吉田修一 作品集

YOSHIDA SHUICHI

套装共5册

《国宝》

《横道世之介》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同栖生活》

《怒》











文景

Horizo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吉田修一 作品集

YOSHIDA SHUICHI

套装共5册

《国宝》

《横道世之介》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同栖生活》

《怒》











文景

Horizon

吉田修一 作品集

YOSHIDA SHUICHI

套装共5册

《国宝》

《横道世之介》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同栖生活》

《怒》











文景

Horizon

目 录

国宝
横道世之介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续横道世之介
同栖生活
怒


YOSHIDA SHUICHI
[日] 吉田修一 著
伏怡琳 译
国宝
こくほう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宝

YOSHIDA SHUICHI

[日]
吉田修一
著

伏怡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宝 /（日）吉田修一著；伏怡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7047-6

Ⅰ．①国…　Ⅱ．①吉…②伏…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66209号

书　　名：国宝

作　　者：［日］吉田修一

译　　者：伏怡琳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廖　婧　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047-6/I·1952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KOKUHO-SEISHUN HEN

KOKUHO-HANAMICHI HEN

By YOSHIDA SHUICHI

Copyright © 2018 YOSHIDA SHUICH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e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第一章　料亭花丸之变
第二章　喜久雄锈刀出鞘
第三章　大阪第一折
第四章　大阪第二折
第五章　新星降世
第六章　曾根崎之森
第七章　袭名进位
第八章　狂澜初心
第九章　迦楠枕
第十章　妖猫
第十一章　恶之花
第十二章　返魂香
第十三章　白鹭姑娘
第十四章　泡沫遗影
第十五章　鞑靼之梦
第十六章　巨星陨落
第十七章　第五代花井白虎
第十八章　孤城落日
第十九章　锦鲤
第二十章　国宝
后记　喜久雄这一生幸福吗？——写于《国宝》连载完结之际
正文主要歌舞伎戏目注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料亭花丸之变

那年元月，长崎罕降大雪，那一条条湿滑的石板坡道，还有那盛装首拜的香客肩头，莫不是雪片堆叠，就跟舞台上翻飞飘舞的纸雪花似的，真个是好一场鹅毛大雪。

在这大雪纷飞之际，长崎丸山町那家私房料亭老店“花丸”门前，几辆黑漆汽车陆续抵达。

料亭正门粉墙黛瓦，青石板路直通门前，“立花组”的一众小弟，在那路上齐刷刷地排了一列。大哥们一身带家徽的黑色和服，陆陆续续下了车来；小弟们毕恭毕敬迎候在侧，那一声声“大哥受累！”，不但语音整齐划一，就连呼出的白气都格外齐整。

过了半晌，虽然不再有汽车开来，可小弟们依旧顶着酷寒，挺立不动，只是偷偷揉搓两下冰透的指尖，或暗地里缩一缩没了知觉的脚指头，贪婪地摄取着些微的暖意。

立花组年年都在料亭花丸办年宴贺岁，那场面真叫声势浩大。

以“二战”前就已扬名立万的“宫地组”老大哥为首，被邀来出席的，有继承了战后著名娱乐大亨熊井胜利之遗业的“爱甲会”，有同在佐世保的“平尾组”，还有岛原的“曾田组”。不单如此，与立花组老大权五郎同辈的兄弟，也都从福冈、佐贺聚了过来，单单是帮派头目，估摸着便有十五六人之多。[1]再要加上帮会干部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这样一来，哪怕是把“仙鹤厅”和“白鹭厅”这两大宴会场的隔门拆了去，围桌欢宴的宾客也免不了要膝腿相碰。

且插一段题外话。要说这料亭花丸，乃江户时代宽永十九年、一六四二年开业。当时幕府拒绝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入港，还明令禁止日本人离境；之后，将荷兰人迁转到了长崎出岛[2]正好是在这前一年、一六四一年。所以说，这花丸开业之时，日本刚刚进入所谓的闭关锁国时期。不过，和森冷的“锁国”二字相反，花丸所在的长崎丸山，跟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同兴共荣，并称三大花街。正如此中大家井原西鹤[3]笔下所写：倘若长崎无此丸山，上方之金银便可平安归家了。不难想见，当年这地方必定是蝶舞蜂飞，莺红柳绿。

说起来，这料亭花丸着实幸运，逃过了原子弹轰炸的浩劫不说，还

在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〇），也就是长崎罕降大雪这年的四年前，被县政府评定为历史遗迹，以古迹料亭的形式开门迎客，国内罕有。

在料亭花丸所在的斜坡上，刚好有一处艺伎管理所(4)，近日出了五大名伎，人称“新丸山五人组”，身姿婀娜，引人注目。顺带一说，当年那个凭一曲《长崎漫步曲》名扬世间的艺伎爱八，正是第一代“丸山五人组”中的一人。

说回立花组这场年宴。等到诸位大哥陆续到场，仙鹤厅与白鹭厅里，宾客们早已聚齐，排坐成列。几个年幼的孩子哪儿见过这般敞阔的宴会厅，兴奋地东奔西跑，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眼看就要被大人的手逮个正着，可又逃了开去，跑个不停。

那些个帮会兄弟，平日只知道裹一条紧身围腰，披一件短夹克，独独这天，全都换上了西装。趁着年末，就近去理发店打理过的脑袋，也是个个清爽利落。他们身边的老婆们，发髻高盘，妆化得跟法国女演员似的，正忙不迭地左颔首、右鞠躬，互贺新年。

就在众人笑闹寒暄之际，终于，立花权五郎一身带家徽的黑色和服，携着模仿艺伎风貌、一身黑色和服礼服的老婆阿松，出现在宴会场。也就只有这个时候，草席铺就的宴会厅里，像泼了水一般，鸦雀无声。

依照往年惯例，权五郎此时展颜一笑，率先给众人拜年：“‘新岁由今始，初春始于斯，瑞雪丰年兆喜吉，好事幸事连连至。’(5)诸位，权五郎在此给大家拜年了！今日这场初春大雪，必定是个吉兆。这刚刚到来的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还有奥运在望。谨愿我立花组，在诸位的帮衬下，勇往直前，荣冠云天！”

话音刚落，只听得席间响起一声声“新年好”，粗壮豪迈，此起彼伏，年宴正式开席。

转眼工夫，杯中已满上啤酒。名门大帮宫地组的老大哥带头祝酒贺岁，众人纷纷随之举杯。

话说这宫地组的老大哥，虽说是战前起家的名门大帮的大当家，可战后时移世易，他遂改了身份，把自家女婿和几个至亲心腹送进了县议会和市议会，自己也改营土木建筑，如今俨然一副实业家的派头。

他和权五郎在战后局势动荡那会儿，同桌共饮结为兄弟，八二分天下。可时至今日，不管是谁都能看出，二人的江湖地位早已逆转，宫地

老大哥分二，权五郎统领的立花组占八。

不过，名义上宫地仍为兄，权五郎仍为弟。明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在讪笑自己，宫地还是开口闭口“这权五郎啊……”，直呼老弟名讳，行众人不敢行之事，想要借此保住颜面。

这老大哥越是虚张声势，当事人权五郎便越是放低身段，洗耳恭听。正如他所料，这姿态反倒向一众列席的人，展示了他权五郎的威仪。

碰杯过后，料亭女侍你来我往，忙进忙出。一班伴奏的艺伎鱼贯登台，三味线拨响，大鼓声阵阵。

每年第一个上演的，必定是寓意喜庆的《花柳三番叟》[1]。这欢闹的长呗一响，年宴便没了礼数位分，众人举杯，开怀畅饮。

“我说权哥，那边坐的那个人，你晓不晓得什么来头？”

冷不丁开口发问的，是权五郎的老婆阿松。只见她那几根肉墩墩的手指，紧紧按在胖胖的脸颊上，只因嘴里有颗虫牙，一早开始便痛得没个消停。

权五郎追着阿松的视线抬眼望去，只见统领爱甲会的年轻头目辻村身旁，坐着一个男人，约莫六十有余，后脖颈那地方显得不落尘俗，清雅秀逸。

“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正如阿松所言，权五郎也觉得此人面熟得很。

既然是爱甲会的小老弟辻村领来的，指不定过去给自己引见过……权五郎心下几番搜肠刮肚，可偏就忆不出个分毫。

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只听阿松“哟”的一声，一个击掌。

“怎么了？”

“我晓得了！”

“是谁？”

“我说权哥，讲了你可不要惊着。不然可就出丑了。”

“我惊着？怎么可能？！”

说话间，台上跳舞的艺伎皆已到齐，翩翩起舞，好不热闹。那个男人也跟着鼓点，表演起了《花柳三番叟》中的动作，一双手舞得兴致勃

勃。妙的是，那手形莫说有多轻灵！

“哟！”那一刹那，轮到权五郎一声低呼。

“晓得啦？”阿松从旁打量着权五郎的神色。

“……是丹波屋[(6)]？”权五郎那嘴张开之后，一时竟合不拢。

“我就说！是他没错吧？半二郎……就是那个第二代花井半二郎[(7)]，对不对？”

“嗯，错不了！”

“可是这半二郎，怎就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你问我？！”

“是不是辻村带来的？”

权五郎二人这一番对话，被一旁平尾组老大的老婆听了去，她立时两眼瞪得溜圆：“你们说半二郎？就是那个，大阪的歌舞伎演员？！”

或许是这“演员”二字本就叫得响、传得快，没多会儿工夫，消息就散遍了宴会场。

其实不光是这阿松，在场的人亦都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只是谁都不曾说破。等到这“演员”二字一传开，前后左右立时响起一片惊诧之声：“我就说是，还真是！”“什么？真的是本人？哦哟哟，见世面嘞！”

至于那个被认作第二代花井半二郎的男人，也不知是否留意到了此番骚动，仍跟先前一样，兴味盎然地比画着艺伎的舞蹈。

虽说在那个时代，关西歌舞伎界萎靡不振，可要说那时的第二代花井半二郎，作为电影演员，那可是家喻户晓。

要问他在片中演些什么角色，多数都是反派。前有嗜财如命的恶棍，后有欺骗银座陪酒女的工厂主。即便是历史剧，屡屡出演的也都是些为非作歹之徒。不过据坊间评说，这半二郎演得最是叫人拍案叫绝的，仍要数《河庄》里的治兵卫和《花柳文章》里的伊左卫门，即那种被人戏称“一推便倒”的商家公子哥。[2]只要由他来演，不论是何等坏男人，身上总归飘着一股子秀雅之气，这或许也是他走红的奥秘所在。

就在这个年底，人气系列历史剧新片上映，题为《十四郎暗杀剑》。权五郎之前在思案桥一带给光子盘了家酒吧，架不住红颜娇推，前段时间刚领着组里的年轻弟兄去看了一场。在这部片里，半二郎扮演

原长崎佐政官，又是个奸邪之辈。

看这情形，第二代花井半二郎似乎也来了年宴的消息不胫而走，由仙鹤厅传到白鹭厅，传遍了房间的角角落落。里头有几个不懂规矩的，甚至抬起屁股半跪半坐，肆无忌惮地伸出手指指点点。

开宴以来，铁了心装聋作哑的爱甲会的年轻头目辻村，到了这会儿，不由轻飘飘地瞥向权五郎，露出一抹嬉笑，像是小把戏露了馅。

“过来！”权五郎当即大手一招。辻村勉力将笑意咬杀在齿缝间，故意绷着一张脸，走到近前说：“大哥，惊着了吧？人可是真的！第二代花井半二郎！”

顿了顿，又道：“说是下礼拜开始在长崎这边拍电影。小弟听人讲，他会提前进片场，就跟他知会了这么些年照顾我的大哥办年宴的事，拜托他露个脸助助兴，没想到真就来了！”

“什么真就来了，你这家伙……”

“人家那可是有情有义的人物，忘不了跟咱家熊井大哥的交情，特意过来打个招呼。”

这么一来，确认系本尊无疑，权五郎心下犹疑，不知如何应对。

这会儿在座的，可都是道上的头面人物，若是起身单单向他一人敬酒，显然不妥。可也不好佯装不知，不闻不问。

就在这当口，莫非是揣度出了权五郎的心思，倒是这半二郎，悄悄下了坐垫，紧走几步，主动来到跟前，开口道：“今儿个承蒙款待，我老头子在此谢过了。”

听到这番关西腔调的谢词，权五郎也笑了笑，说：“客气客气，都怨我这辻村老弟，也不跟我知会一声……要是早点晓得先生赏光，自然要去酒店迎接。”

“不敢不敢。”

“先生住的可是长崎观光酒店？”

“正是。”

“既然是来拍电影，想必要住上一段时日吧？那观光酒店的经理跟我有些交情，先生别客气，有事尽管开口！”

“……您这年宴摆的，真个是好生热闹！”

半二郎将视线转向舞台，那出《花柳三番叟》已经舞完，换成了新丸山五人组里司职跳舞的艺伎园吉和小桃，舞起了《长崎漫步曲》。

“来，我跟先生干一杯。”权五郎说着，给半二郎递过酒杯，满上酒。

半二郎一饮而尽。他似乎对这《长崎漫步曲》并不陌生，喃喃道：“嗯？这歌是……”说着又看向舞台。

“这叫《长崎漫步曲》。长崎人办酒席，唱来唱去都是这歌。”

长崎名物多，斗风筝来盂兰盆

秋呀么秋婆娑，诹访神社奏乐忙

香客悠悠漫步踱，漫呀么漫步踱

权五郎瞧着半二郎的侧脸，仔细打量起眼前之人。相较身边那些世俗男子，此人确实不太一样，可不一样在哪儿，愣是想不明白。

“啊，对了，您这名讳，可是取自《且慢》[3]里的镰仓权五郎？”半二郎冷不丁冒出这么一问。

“没错，不过我这人嘛，完全是对不住这名号了！”权五郎一笑自嘲。

细细想来，个中缘分真叫是奇妙。将这半二郎带到此处的辻村，是爱甲会的年轻头目。而这爱甲会，本是熊井胜利在佐世保靠娱乐业发家所创。与这熊井一道，战后在长崎打出一片天下的，正是权五郎。

要说这熊井，也真是奇男子一个。战后没多久，捧红了一个流行歌手，与那美空云雀平分秋色，他本人也因此在全国出了名。

战后的长崎，经历了原子弹轰炸，遍地焦土。在这焦土之上，最先搭起了一些简陋的棚屋，还出现了黑市。在哪儿都是如此，有了市集，便会冒出地痞流氓，免不了跟战前独霸一方的大帮大派起些小冲突。而权五郎，正是地痞出身。

长崎本地早有一个名门大帮，名为“宫地组”。战争硝烟散了没多会儿，娱乐大亨熊井扬名佐世保，权五郎与之联手，将这宫地组一步步逼进了死胡同。

就在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生出一件事端来。宫地组成员在思案桥的夜总会，被爱甲会的成员围殴。事发后，宫地组向爱甲会下了

战书。爱甲会的五个兄弟去往决斗地点时，宫地组竟派二十人半路伏击。双方一番混战，爱甲会的兄弟个个身负重伤。可消息传出后，反倒是中途设伏、手段下作的宫地组落人笑柄，新兴的爱甲会名噪一时。以这件事为分水岭，宫地组势力渐衰，爱甲会，还有权五郎率领的立花组，倒是在长崎这方土地上威势大涨。这也正是那场史称“长崎之争”的十五年战事的开端。

不过，在这场混战的四年后，也就是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熊井打着纪念爱甲会成立七周年的旗号，操办了一场演出，请来水之江泷子与森繁久弥同台献艺。可不承想，演出当天横生变故。熊井赶去剧场致辞，半道上，被宫地组成员用日本刀一通猛砍。

熊井好容易杀出重围，逃到路面电车通行的主街，虽然连累了几个路人，可他迎着日本刀空手相拼的英勇身姿，之后在坊间口口相传。叹只叹他身中十八处致命伤，咽气前已成了一个血人，年仅二十八岁便做了刀下鬼。事后，正是权五郎带头，发起了一场复仇之战。

方才已经表过，这爱甲会的辻村领着歌舞伎演员来赴年宴，实乃一段奇缘。想当年，正是这位熊井奉劝权五郎说：“你这名字，实在叫不出个威风来！索性改改，怎么样？”当时熊井提议的，便是歌舞伎中堪称“豪戏”(8)之首的勇武奇谈《且慢》这出戏里，主人公的名讳“权五郎”。那时候，在黑市那间卖粗制烧酒的铺子里，这名字刚一入耳，权五郎便觉得这才是自己该有的名讳。

权五郎不由感怀过往，忆起了跟熊井在黑市的这一番对话。而眼下年宴喧哗，他猛地回过神来。

方才还在身边的半二郎，此刻已经坐回原位，正忙着应付那些一心想跟名人搭话而跑来敬酒的兄弟连同他们的老婆。

“先生，不要勉强。”权五郎关切道。

“不妨事。对我老头子来讲，这杯中之物不管多少，来者不拒！”半二郎比了个仰头空杯的动作，展颜一笑。

“八年了，才八年……”不经意间，权五郎嘴里喃喃漏出这句话来。

八年前，熊井咽气那天，权五郎攥着浸染了故人之血的裹腰布，狂奔出了医院，那情景历历在目。

那会儿，熊井的尸骨还停放在医院停尸间，权五郎早早便在笼町的皇家宾馆安营扎寨。立花组和爱甲会的兄弟自不必说，就连佐世保的平

尾组和岛原的曾田组，他也发出联络，请求集结。

而另一边，宫地组也害怕权五郎等人上门寻仇。在收到“下属帮会成员已经从大阪、神户两地，坐着大型卡车赶来增援”的消息之后，组内立马摆开架势，不惜全面开战，意图把爱甲会和立花组一举击溃。

之后不出几日，长崎市内的宾馆尽皆成了黑道中人的天下。那些采取中立态度的帮会老大，纷纷从小仓、熊本闻讯赶来，[9]奔走调停，可当事双方皆不买账，争斗一触即发。直到这时，长崎县警才终于有所行动，包围了市内十六处宾馆。无奈之下，双方只得暂时收手。殊不知，恰恰是这不明不白、胜负未决的结果，埋下了争斗的火种，闹得之后几十年都没个安生。

直到现在，立花组的总部大堂里，依然高高悬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正是当时在皇家宾馆所拍。照片上，权五郎手握出鞘的日本刀，单裹一条兜裆布，赤条条亮出满身刺青。

只见那刺青上的飞龙，起始于两条大腿外侧，经腹、胸、背、双臂，一路爬伸至手腕。最叫人惊骇的，莫过于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对死无所畏惧，反倒像是乐在其中，竟有睥睨天下的气概。

自那以后，权五郎与宫地组针锋相对，这局面持续了几年。趁这空当，老于世故的宫地组老大哥，倚仗交往多年的关西兄弟之力，正儿八经干起了土木建筑，还接二连三安排自家女婿和几个至亲心腹坐上县议会议员、市议会议员的位子，把本县土木基建的预算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宫地组一心想要洗白，迫于他们的势力，当时的权五郎与黑道各派打得更是火热，不但和台湾黑社会称兄道弟，还染指枪支和毒品走私。直到五年前的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形势再度翻转。双方冷战多年，一众血气方刚的年轻弟兄到底积愤日深，最终爆发出来。

争端的源头，便是此前双方在市内宾馆两相对阵被县警包围之际，立花组的一些兄弟因为反抗推搡，而被诉以妨碍公务罪，锒铛入狱。就在这些人刑满释放那天，出狱的成员和前来迎接的年轻小弟们，由宫崎监狱返回长崎。火车中途停靠长崎线肥前山口站时，宫地组下属的少年帮发动袭击。两拨人又是手枪又是匕首，一通乱砍乱射，多数人当场被捕。

所幸最后无人丧命，就是苦了平日里素来祥和宁静的肥前山口车站，在一阵怒潮中，月台化作血海。一个新婚不久的列车员冲入战局，

试图劝架，不想侧腹中刀，伤到了肾脏。还有个主妇，运势不济，被流弹击中，没了右耳。

当时，宫地组的老大哥要亲自进军政界的消息已传开，他心下一盘算，觉得继续斗下去于己不利，遂向权五郎提出讲和。

权五郎接受提议同意讲和，条件是宫地组老大哥留名不留实，抽身退离黑道。此事一出，偷偷摸摸但求自保的老大哥，在成员当中失了人心，宫地组骤然间土崩瓦解。

也有几个离组而去的小弟，心心念念要重振宫地组，另起炉灶建了个小帮会。无奈，最紧要的老大哥已经无心于此，终究未成气候。

趁这当口，权五郎明面上对老大哥掌控的基建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地里则把长崎见不得光的买卖统统攥在了自己手中。到最后，还把位分在他之上的老大哥叫来参加立花组的年宴，故意安排其坐在下座，叫他难堪。

听人说，前年还有个宫地组的老成员，眼见自家老大哥受人羞辱，觉得颜面尽失，在情妇的公寓里上吊自杀了。

一众女侍忙着端酒，在仙鹤厅与白鹭厅之间的长廊上来去匆匆，每往返一趟，这立花组的年宴便越发闹腾几分。

女侍们本来要往里侧餐桌送酒，可长廊走到一半，硬生生被人劫了去。只听得宴会厅里东一呼、西一喊，响起的皆是催要酒饮的声音，且还一阵高过一阵："姑娘，酒呢！这边怎么不给上酒啊！"

与其说人醉，不如说送上桌的酒壶里的酒早已自醉。醉人饮醉酒，醉上加醉，自然醉得更快。

舞台上，像是要煽动宴席间的这股子疯劲，只见几个艺伎将醉了的男人拉上台去，扭动腰肢，跳起了滑稽舞(10)《春心动》。

春心动呀，春心动

土常山哟，春心动

里头有个年轻小弟，上身赤裸，背上的刺青烧得发红。他禁不住众人打着拍子起哄，上了舞台，可到底只能看样学样，那乱舞一气的样子引得各处一阵哄笑，还有人喝起了倒彩。

到了这会儿，年宴早已没了席位次序，几个孩子吃饭吃得腻味，开始在宴会厅里追闹嬉打，还有几个干部围到窗边，悠然闲适地抽起了香烟。

要说权五郎这人，生性也不爱拘谨，此刻正与接二连三过来拜年的兄弟们举杯对饮，喝到兴头上，那一身带家徽的黑色和服，已脱了半边肩膀。

觥筹交错间，《春心动》的闹剧收了场，舞台上突然拉起一块开宴到这会儿从未张挂过的幕布，且这幕布还是黑、土红、葱绿三种颜色，乃歌舞伎用的“三色幕”(11)。

“哦哟！这是要唱哪出呀？”宴会厅里顿时响起期待之声。

只听得幕布后方乒乒乓乓，传来大型道具挪移的声响。就连那些不顾旁人、自娱自乐的宾客，这时也寻思着这是什么阵仗，将目光投向了舞台。

至于权五郎，虽说眼睛同样看向拉起的幕布，可嘴角分明挂着一丝窃笑，似乎对即将上演的大戏了然于心。

“咚咚咚咚。”恰在此时，大鼓擂响，震天动地，宾客们的目光死死钉在了舞台上。里头也有几个知道内情的，心说：来了！今年又有好戏看嘞！不由探出身子。或许是感应到了这份期盼，咚咚的大鼓越发激昂。

这时，幕布骤然拉开。与阴沉可怖的鼓声不同，舞台上漫天飞雪，不知怎的，竟有一株樱花树花开满枝。只见那巨大的樱花树矗立于舞台中央，无数花枝从天顶垂落，花满枝头。

在座之人何曾想到布景竟是这般华美，不由惊叹连连。只听那大鼓敲得越发磅礴，就在此时，在那巨木之上，遮蔽树干的一块黑布哧溜溜翻卷而上，妓女墨染随即出现在树干之中。

在强光的映照下，只见墨染一袭浅灰色和服，饰以垂枝樱纹样，头上绾着卧岛田(12)发髻，插了一支支花魁(13)簪。

这样的戏码显然出乎众人意料，宴会厅里一时间掌声如潮。

“哟，莫不是要演《叩关门》？”就连第二代花井半二郎也不禁低呼一声。

此番上演的，正是歌舞伎舞蹈名作《积恋雪叩关门》[4]中的著名

选段。此刻，舞台左侧下场门处，排坐着一众叙唱净琉璃[14]和弹拨三味线的艺伎；而在那巨大的樱花树旁，守关人关兵卫一动不动，静候出场。

终于，大鼓“咚咚咚咚”，奏向了最高潮。

皑皑积雪深，樱花落影幻亦真

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又见花缤纷

奴自名满花柳街，娉婷如樱立此边……

花街见习几多年，少时已入花巷间

和着常磐津调的净琉璃，妓女墨染由那巨大的樱花树中款步而出，舞得梦幻妖娆，好似花精降世，又像是凡常妓女，意图勾引关兵卫。

但见墨染和服下摆一收一甩，一双眼眸目色幽怨。而最叫人迷醉的，仍要数那轻摇曼舞的小小香肩，大大的发髻随之摇颤。在这偌大的宴会厅里，没有一人不是看得两眼发直，就连滚倒在草席上的酒壶，都似乎要翻身坐起，目不转睛地看向舞台。

“哦哟，这墨染可有看头！没想到长崎还有这等了得的艺伎。”半二郎不由喃喃自语。

“先生，那可不是什么艺伎，是立花老大家的独子，还在念初中呢！”爱甲会辻村据实相告。两人双双回过头去，正看到权五郎和着台上的对白，洋洋自满地哼唱起来。

关兵卫：呵，我看你这女子面相生疏，此乃山阴边关大门，你且报上何时由何地而来？

墨染：官人，小女子我，由那撞木町而来咯。

关兵卫：来此何为？

墨染：来见人咯。

关兵卫：见哪个？

墨染：见官人您呐。

关兵卫：见我！见我作甚？

墨染：见您作欢咯。

台上二人一问一答，引得送酒的女侍也都纷纷停下了步子。

且不说生平第一次看歌舞伎的小毛孩，就连组里的兄弟和他们的老婆，都忘了放下手中杯筷，盯着舞台看入了迷。这时，台上问答越发紧凑，妓女色诱，守关人心疑。

关兵卫：兀那娘子，如何称呼？

墨染：小女子名唤墨染。

关兵卫：墨染？那边的樱花，早先也叫墨染。呵呵，此名甚妙。兀那娘子，我不曾去过花街，着实不懂这花街的门道。

墨染：柳巷恩客几多风流，花街女子百般痴情，一片真心奉于你心。

关兵卫：可旁人多议，此乃虚情假意。

墨染：花街柳巷亦有各中道义。

关兵卫：愿闻其详，进得里巷，入幕成宾。

墨染：既是如此，此处言说即好。

对白方休，乐师手中的三味线齐齐奏响，乃一曲花柳清弹[15]。只见那墨染下了舞台，故作娇俏，似在引诱关兵卫，沿着仙鹤厅与白鹭厅之间用作花道[16]的长廊快步离去。

那身段引得宾客们的掌声愈发热烈。就像是要呼应此番喝彩，三味线嘈嘈切切，弹拨得愈加急促。伴着这段琴音，关兵卫抄起一把纸伞，奔上花道，急追墨染而去。

没多会儿，二人返身走回舞台，场面像极了花魁游行[17]。

霎时间，宴会厅内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就连驻足观看的女侍们，也都席地而坐，索性搁下托盘，看起戏来。

话说这墨染和关兵卫，二人俱是乔装改扮。要说他们的真面目，墨染乃樱花树精；而关兵卫，则是觊觎天下的大奸贼——大伴黑主。

此刻，舞台上的关兵卫眼看便要原形毕露。只见他一个翻衣[18]，由守关人的装束摇身一变，黑衣束带，巨斧高举，面目越发狰狞。

另一边，与之对峙的墨染，同样也是一个翻衣。那身妓女的衣装，立时变作浅粉色樱花纹和服，叫人眼前一亮。只见那手在鬓角长长一

抽，乌发散落，手中忽就多出一根满开的樱花枝，挺身挡住了大奸贼黑主的去路。

台边的净琉璃将二人对决推向高潮，众乐师纷纷以鼓相和。只见樱花树精高举花枝，一点二挥，向着黑主的巨斧迎刃而上。

二人随即怒目而视。台上空气剑拔弩张，就连台下都被紧张的气氛所支配，在场之人皆已忘记了呼吸。

这时，两名黑衣[19]抬了个小方台，出现在舞台上。终于，大戏即将收场，只等二人最后对峙亮相[20]。

只见墨染站上方台，黑主手握巨斧。黑衣拉起二人衣摆，“哗啦”一下撑开展平。那二人好似就等这一刻，立时亮出架子，怒目相向。此番情景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浮世绘，宴会厅内霎时间掌声雷动。

台上乐声回荡，台下掌声不息。就像是要隔断这舞台与客席，那块三色幕重新拉起。

幕布拉起之后，掌声仍是响个不停。在用作花道的长廊深处，有一个人悄悄躲在房柱后头，听着宴会厅里的动静。此人便是权五郎的老婆阿松。

看那表情，真可谓志得意满。只见她从和服袖子里取出一支烟，叼在丰润的嘴唇间，仿佛刚刚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兀自吞云吐雾起来。

要说这内幕，其实每年对这余兴节目费尽心思百般张罗的幕后推手，正是这个阿松。她打骨子里是个戏迷，且已痴迷得无可救药，年年都打着“为妻一年也就找这么一次乐子”的旗号，花言巧语哄得权五郎掏腰包。先不说那些价格不菲的服装、假发、大道具，单是给艺伎们的酬谢，还有给舞蹈老师的学费之类，花销之大已不能和普通年宴的助兴节目同日而语。

阿松叼着香烟，双臂抱胸，穿过外侧连廊，绕到舞台后面，一把拉开了舞台外的拉门。

轻轻薄薄一幕帘，隔开台上台下。观客席间传来的掌声，依旧听得格外分明。

只见扮演墨染的儿子喜久雄，以及扮演关兵卫的住家打杂小弟德次，二人皆是半张着嘴，呆立不动，仿佛能看见幕帘另一侧的鼓掌。

“阿松姐！”

一看到阿松现身，弹奏三味线的艺伎小桃即刻来到她身边，感慨道：“哎哟哟，可真是惊着我了！您家少爷，还有这德次，真演起来倒是半点不含糊！想我给他们排戏的时候，怨这怨那，连个舞蹈动作都记不得……跟您说，刚才这墨染走下花道的时候，那媚得哟！把我都看呆了，害我还弹错音了呢！”

此时此刻，惊的又岂止小桃一人。只听得一众丸山老艺伎，你一言我一语附和开了：“了不得、了不得！”“演到这份上，可以开张收票钱嘞！”

“两个小鬼头，表现不错！”阿松对二人称赞道。那墨染和关兵卫依旧愣在一旁，双双闻声回头。

到底是穿戴着沉甸甸的行头在台上舞了一通，只见喜久雄和德次皆是大汗淋漓，身上简直冒出了热气，脸上厚厚的白粉妆面和着汗水直往下淌。

那樱花树精、儿子喜久雄，似乎终于回过神来，怔愣道：“那幕布一开，身子就自己动起来了，等我反应过来，都已经演完了……”

“阿松姐，小的也一样。觉得才刚开始，就结束了。”大伴黑主、住家打杂的小弟德次，也重重地点头附和。

要说这两个小鬼，喜久雄今年十四，德次刚刚十六，二人相差两岁，却是莫名投缘。相互之间，一个唤“阿德”，一个称“小少爷”。三天两头背着家里那些凶神恶煞的男人，偷偷摸摸干些调皮捣蛋的勾当。

在十多岁的年纪差上两岁，夸张些说可谓形同父子，所以十之八九，那些淘气的把戏都是年长一些的德次所教。不过，这跟着学的喜久雄，也不愧是极道中人的血脉。也不知该说是天赋异禀，一敲即响，还是年纪虽小，却对自身能耐颇有自信。总之各种伎俩，那是一教就会。

“花丸的老板娘给你们烧好洗澡水了，你俩还不快去，把这妆给洗洗掉！”艺伎园吉招呼两个小鬼道，她这回可是扎扎实实给二人教授了一通舞蹈课。

“好嘞！快走、快走！身上都是汗！”两个小鬼一前一后，抬步便走。

只见那方才还是妓女的喜久雄，此刻却把和服下摆揣在腰间，露出小腿上稀疏的腿毛，屈着腿沿长廊而去。

“对了，半二郎先生也在席上坐着呢！”阿松突然叫住他俩。

两个小鬼齐齐回头："半二郎？谁啊？"竟是全然不知。

"小鬼头真没见识。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连半二郎先生都不晓得？！就是那个歌舞伎演员，电影《十四郎暗杀剑》里头也出来的！"

看样子，这电影只怕不是十几岁孩子的喜好。二人听完阿松一席话，仍是一脸茫然，心下急着洗去厚厚的粉妆，继续朝澡房奔去。

"脱衣服的时候当心点，别给我扯坏了！"只可惜阿松这一声叮嘱，已经追不上二人的背影。

转眼工夫，两个小鬼冲进了充当临时化妆间的胡枝子厅，先前帮忙穿戏服的几个女侍早已候在房中。二人摘去假发之后，四面八方忽就伸过无数只手来，直往他们身上抓。细绦带、腰带背衬、宽腰带、伊达狭腰带，一直到最里头的贴身长衬衣，一条条、一件件，被人抽抽转转，剥了个干净。

到最后，二人仅剩一条兜裆布，像事先约好似的，齐齐打了个大喷嚏，把几个女侍逗得忍俊不禁。

"澡房在哪边？"德次嚷嚷着，先一步冲上走廊。只见他背上刺了一幅虎震竹林，割线的创口依旧新嫩，余肿未消。

且说这德次，本是长崎一个经商的华侨和艺伎所生。他刚出世那会儿，华侨在经战火洗涤、劫后余生的东山手一带，给他们母子租下一栋洋房，二人倒也过得衣食无忧。不承想，他这华侨父亲生性爱冒险，战争结束，混乱刚一平息，便迫不及待想要放手一搏。别说是发妻和本家几个孩子，对德次和他母亲也一样不管不顾，去了自己的出生地，故乡中国福建省。

那华侨的发妻、孩子都已自个儿当家，好歹能够维持生计。只可怜德次的母亲，权衡再三到底只能重操旧业，做回了艺伎。到这一步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后来她原子弹辐射病发作，德次未满五岁，她便撒手人寰。

母亲死后，德次被远房亲戚收养。据他说，七岁那年在酒店厨房偷面包，结果被抓，可见他在远亲家中也没能得到多少关爱。

那么这德次怎就住进立花组，成了打杂小弟呢？此话还需说回大约三年前。立花有个小头目，姓真田。有一次，在地盘内的弹珠台[21]房找乐子，刚巧撞见德次，后者正拉着下班来玩的客人招呼道："大叔，买不买弹珠？我这弹珠两折给你，要不要？"

真田见这家伙脸上稚气未脱，剃了个寸头，身上却装模作样穿了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西装，松松垮垮，嘴里还叼了根烟。

“那小鬼是怎么回事？”真田看着有趣，便问店主。

店主也觉着有趣，笑着答道：“这阵子，隔三岔五往这边跑。两三天前我赶过一次，可您猜怎么着，昨天居然粘了个假胡子，又溜进来了！”

据店主说，虽说这孩子尚未成年，但寻思着让他玩两把倒也无妨，所以听之任之。不想这孩子手巧得很，打弹珠很有两下子，总能赢上几局。孩子自己倒是想跟大人一样，拿赢回的弹珠倒换些钞票，可换奖品的地方自然不会理睬此等小屁孩。所以，便在店里物色些面相和善的客人，让对方拿钱换他的弹珠。

“小鬼，过来！”真田唤道。

“叫谁呢？！”小家伙起先气势汹汹，回瞪过来。不过旋即意识到对方真是道上混的，倒也识趣，立马转变态度，改口问道：“大哥，有何吩咐？”足见他圆滑老成。

“兄弟，哪条道上的？”真田故意逗他。

“小弟家遭变故，无父无母，也无兄弟姐妹。”小家伙倒好，直接按道上的规矩打起了招呼。

真田越发觉着有趣，一把抓住德次细嫩的后脖颈，道：“来，带你吃肉去！”说罢，将他领出了店。那之后，只消在弹珠台房撞见，德次便对真田一口一个“大哥”，叫得很是亲热。等到真田意识到时，德次已成了跑腿打杂的小弟，还光明正大地出入起了立花组。

料亭花丸的澡房，虽然处在日光照不到的北侧，但只要打开嵌了磨砂玻璃的多联格门，眼前便是日式庭园，雪中园景一览无余。

德次“哗啦”一下拉开格门，积聚在澡房里的热气，挟着柏木的幽香直往外跑，凛冽的寒风倒灌而入。

“哇，好冷好冷！”两个小鬼嚷嚷着跳进柏木澡盆，二人共用着实挤得慌。人一进去，热水溢出，水雾越发蒸腾，继续朝门外涌去。

“不过，不是咱自夸，今天还真发挥得不错！是吧，小少爷？”德次说着捧起水，哗啦哗啦地洗去大伴黑主的浓妆。

“官人，小女子我，由那撞木町而来咯。”喜久雄也边往脸上抹凡士

林，边跟他打趣。两人左一句“来此何为”，右一句“来见人咯”，笑闹起来。

这种时候，出了澡盆自然冻得慌。喜久雄灵机一动，把抹了一脸凡士林的脑袋伸到澡盆外，让德次用木盆盛水，哗啦啦地给他冲洗。只见一股混了粉妆的浊液，流过瓷砖，被排水口吸将进去。

“对了阿德，文身师辰师傅那儿，你帮我把话带到了吗？”二人互换位置，喜久雄边往德次脑袋上冲水，边问道。

“那件事啊，说是说了，不过辰师傅好像不怎么乐意。”

“不乐意？有什么不乐意的？”

“那还用问，肯定不乐意啦。你这是要他在立花组老大的公子身上动针……不光是这样，还得瞒着大哥和阿松姐。万一出了问题，人家辰师傅，可不是自断几根手指就能交代过去的……”

“这都辰师傅自己说的？看他平时一副狠样，胆子怎么就这么点大？！”

“不不，人家辰师傅也有辰师傅的难处。小少爷你这身份，可比你想的麻烦得多。”

“可我好歹也是黑社会老大的儿子，对这些文身师来说，不该是贵客中的贵客吗？”

“嗯，话是没错……”

德次背上那只猛虎，此刻已经淹没在水中。不消说，这虎震竹林，也是辰师傅的杰作。

“你这背，还疼不？”喜久雄问道。

“洗澡什么的早习惯了。要说疼嘛，也就被女人抱着的时候，会疼上一疼。”德次故作老成，接着又笑问，“小少爷也一样吧？跟春江办事的时候，她抓你背也疼的吧？”

那会儿，喜久雄已经想好要在背上文什么图案。他和春江约好一道文身，二人商定：就文双翼大展的角鸮。

顺带一说，喜久雄那只角鸮，一双利爪上还抓着一条蟒蛇。

这世上文身图案数不胜数，为何偏要选这角鸮？话说角鸮属于野生鸟类，且是猛禽，不但不通人性，给人的印象难免凶残。不过喜久雄听

说，角鸮这种鸟，对施恩于它的人，终生不忘。

据说曾经有个男子，偶然救下一只受伤的角鸮，带回家中救治。捡回一条命的角鸮伤愈飞离后，翌日起日复一日，必定会捕些鼠啊蛇啊带给男子，以报救命之恩。

喜久雄听春江讲起这个故事时，只觉得心头一热。要说心思单纯也确实单纯，可喜久雄一心只想像角鸮这般行事做人。在他眼里，角鸮这份心是世间最可敬最可贵的品格。

“对了小少爷，说起春江，你可还由着她去公园站街？”

喜久雄将热烘烘的身子探出窗外，德次对着他的屁股，啪地拍出一声脆响。

“站归站，不过我每晚都盯着呢。就算有不三不四的家伙凑过来，少爷我也会把他们统统赶跑。”

喜久雄的背伸在窗外，雪片在他背上化开。就在他火烫的身体重新冷却下来，嘴里嚷嚷着“啊，好冷”，再次把身子浸回到澡盆里时，只听得敞开的格子门突然一阵抖动，摇得嘎嗒作响。与此同时，他二人浸在里头的洗澡水忽就晃荡起来，才刚掀起一阵微波，外面便“嗵嗵嗵嗵”地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这步子绝非一人两人，简直就像整座料亭正在被人踩踏而过。

“怎、怎么了？地震？”二人慌忙起身，耳边旋即传来一众男人的咆哮。

“什么事？出什么事了？”德次嚷嚷着冲出澡盆，一把拉开澡房的门。不想门开的瞬间，两个女侍尖叫着逃了进来。

“什么事？怎么啦？”

“救命！救救我们！”那两个女侍手中还端着酒菜，直往一丝不挂的德次身后躲。

“到底怎么啦？怎么回事？”外面的声响盖过了德次惊慌的追问。只听得宴会厅那边，男人的吼叫越发狂暴，里头还夹带着女人们想逃却不知往哪儿逃的哀号。

喜久雄一脚跨出澡盆，吼道：“来寻仇了！没准是宫地来寻仇了！”飞身便要冲出澡房。

“小少爷！”德次叫着，拔腿要追。忽就看见阿松大张着双臂，急奔

而来，头上的发髻已晃得不成样子。

“不能过去！”阿松喝道。那张脸，平日里何曾露出过这般神色。她一挺身，挡住正要出门的喜久雄，嘴里喊着：“德次！快给我拉住他！”德次得令，当即在背后从腋下架住了喜久雄。

“放开我！阿德，你放开我！”喜久雄奋力想要挣脱，混着他的嘶喊，只听宴会厅那边，传来的已不只是怒吼和惨叫，分明还有男人身负重伤、即将断气前的呻吟。人数也绝非一人两人。

喜久雄被德次架得动弹不得，视线前方刚好是外侧连廊。只见女侍们仓皇逃出宴会厅，衣摆凌乱，一个个争相跳下庭院，张张面容惨无人色。里头还有几人，像孩子似的边逃边哭。

中庭的雪积了一地，女侍们逃无可逃，一串串脚印杂乱无序。

突然，庭院一侧的赏雪拉门(22)被撞开一个大口子，两个男人扭打作一团，翻滚着栽进庭院。被追杀的，正是方才半裸身子舞了一曲《春心动》的立花组小弟；紧追在后的，则是一个手握日本刀的宫地组成员。

“臭小子，别跑！”

那滚落庭院的立花组小弟侧腹已经受伤，流出的鲜血将裹腰布和雪地染得一片殷红。

“给我站住！”追在其后的男人嘶吼着，飞身便要扑将上去，不想脚在苔石上一个打滑。他下意识地想借刀撑一下身子，顺势将日本刀插向地面，可没想到竟一刀扎进了连滚带爬想要逃脱的立花组小弟的大腿后侧。

刹那间，雪吞噬了一切声响。立花组小弟一动不动，死死盯着眼前的白雪。

那一刀刺穿了大腿，刀头扎进混了泥的雪中，而那雪正被鲜血染作赤红。

大腿皮开肉裂，悄无声息。立花组小弟额头渗出一层汗来，身子开始不住颤抖。而刺出这一刀的男人，也挂了一脑门子的汗。两个男人就此不再动弹，他们面前温热的血液浸染白雪，升腾起丝丝缕缕的热气。

另一边，宴会厅里，男人们打作一团。在他们脚边，几个女侍吓得腿软，想跑却跑不得。在立花组兄弟的那些个老婆里，也有争强好胜的，为了搭救被摁倒在地的丈夫，竟奋不顾身，扑到宫地组成员的背

上，一口咬住了后者的耳朵。

另有一个宫地组的男人，一左一右夹起两个号啕大哭的孩子，跳下庭院，顺手往雪地上一扔，旋即大喊一声，杀回了宴会厅。

此时此刻，屋内厮杀成一片的，岂止是人。那光景，仿佛酒壶跟盏碟亦加入了混战。只见草席上，鱼肉蛋卷和糖煮黑豆之类的年节菜，早已被踩得稀烂，飞溅的斑斑血点，渗进了洒到餐盘里的酒中。

一股寒风夹带雪花吹刮进来。殴斗作一处的男人们，连喘息都成了白色。而比这白气更加苍白的，却是那一张张脸。到了这会儿，一席春意烂漫的年宴，眼看着一点点褪去了颜色。

只见一条条腿、一截截胳膊，还有数不清的脑袋，乱哄哄地横倒在草席上。扭打成一团的男人们，早已分不清哪条腿是自己的，哪只胳膊是对方的。就在内拉门里侧，一个年纪轻轻的宫地组成员，整个身子颤抖不已。他手中的匕首鲜血淋淋，在他脚边，一名立花组小弟死命捂按着眼看就要破肚而出的肠子。

那宫地组成员双膝打战，小便失禁，满鼻骚臭中，夹杂着血、酒与脂粉的气味。

一股寒风在走廊上呼啸而过，在那尽头，有段楼梯通上二楼。先前开始，一众宫地组的成员铆足了劲儿要往上冲，意图追杀权五郎。不消说，立花组的兄弟们自然拼死阻挠。只不过，宫地组成员持刀带剑，而立花组兄弟却是赤手空拳。对着下方捅刺而来的日本刀和匕首，众弟兄只能单凭一双血手血脚，一通肉搏。

立花组兄弟左吃一刀、右挨一捅，却也无计可施。能做的只有放声怒吼威吓对方，借着叫喊强忍痛楚。

权五郎此刻暂避于二楼客席，小弟们的呼号他断然不可能听不到。这时他已脱得赤膊光膀，满满一个背脊的文身血气冲天，恨不能马上冲回楼下。可明知此战毫无胜算，又岂能让大哥白白送死？所以，众兄弟生拉硬拽，死死摁住了权五郎的手脚。

此时，只听得“哗啦”一声，客席拉门被人拉开。只见爱甲会的年轻头目辻村和脸上已无半点血色的半二郎，由门外冲了进来。后者脸上不知喷溅了何人的血沫星子，活脱脱就像画了一张形似火焰的歌舞伎脸谱[23]。

“半二郎先生，这边！”

半二郎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权五郎刚一将他拽进屋里，转眼工夫，楼梯上临时凑起的防线似乎终于为敌人所破。宫地组的一众成员眼见胜利在望，齐声呐喊，冲上楼来。

千钧一发之际，权五郎大喝一声，振臂一挥，甩开死命阻拦的小弟，顺手从屋里卸下一扇拉门，高举过头，嘶吼道："他娘的，看谁敢上来！"冲上走廊而去。

且说外头那些宫地组成员，一见敌方大将亲自上阵，不免胆怯。权五郎瞅准时机，立时挥舞拉门，攻上前去。

到底是战后黑市起家、赤手空拳爬上今天这位置的猛汉，一旦雷霆怒起，那本就超过六尺(24)的身躯，外人看去，竟还要再壮上一圈两圈。

"半二郎先生，这边！"

在权五郎身后，爱甲会的辻村正要领着半二郎，躲进更里侧的厢房。

眼见那权五郎就像表演了翻衣一般，与先前判若两人，半二郎看得目瞪口呆。他被人又是推后背，又是拽胳膊，手忙脚乱地逃进了里侧客席。透过拉门闭合后的缝隙，仍可以看见权五郎的背影。只见他单凭一扇纸门，迎战一把把日本刀和匕首。只不过，纸门终究是纸门。绘有苍松的贴纸，已在刀下一点点破开，眼看就要变成一扇破门。即便如此，权五郎的威势分毫不减。敌方一个年轻组员拿着匕首捅了过来。权五郎见状调转门角，抵住那人的咽喉往回一压，将之顶在墙上；而另一只手，说时迟那时快，忽就握住了另一边刺来的日本刀，低吼着逼向对方。

权五郎手下的小弟们一哄而上，有人一把从敌方手中夺下日本刀，转而便"刺"的一声，一刀扎进对方背部。

只见那宫地组成员，一个倒栽葱，滚下楼去。形势当即逆转，立花组的汉子们高举日本刀，蜂拥而下。

就在这当口，从拉门缝隙朝外张望的半二郎，忽觉肩头被人猛力一拽。定睛一看，只见辻村站在面前，目露凶光。

"辻村小哥……"

半二郎被辻村粗暴地推到一边，不由打了个趔趄。此时，一把瓦尔特手枪映入他的眼帘。装填小钢珠的玩具枪过去倒也见过，可这真家伙到底是头一回见。

“辻村小哥，你……”半二郎口中嗫嚅道，本想叮嘱他多加小心，可话音未落，辻村已一脚踹破眼前的拉门。

“大哥……”辻村叫道。权五郎扔下残破的拉门，应声回头。

那一刹那，连半二郎都看得真切，权五郎的眼角微微一抽。半二郎满心以为，辻村是要与权五郎会合，赶去援救在楼下拼斗的兄弟。

然而，“……将生……”权五郎叫出辻村的名字，眼里透着困惑与不解。

定睛望去，那把绝不是什么钢珠玩具枪的瓦尔特手枪，枪口竟直指权五郎的肚子。

“你这是？”权五郎动作极慢地想要上前一步，但那张脸，却像是已经死了。

“砰！”

这一声，极度地干巴巴。从喧哗闹腾的年宴到腥风血雨的大战，那之后的这一声干响，不免过于敷衍，无任何气氛可言，那不是一个人死去的声音。若是被日本刀或匕首砍杀，必有大鼓“咚咚”齐鸣。可现在……

“砰！”

此时，权五郎两腿叉开直立不动，腹部又中一枪。他似乎依然百思不解，直直盯视着多年来关照有加的小老弟辻村。没多会儿工夫，权五郎像是终于意识到大限已至，“嗯？”地发出了一声低吟。

(1) 佐世保，地名，位于长崎县。岛原，地名，位于长崎县。福冈，地名，位于福冈县。佐贺，地名，位于佐贺县。——译者注，全书下同

(2) 地名，一六三四年江户幕府为推行闭关锁国政策、阻止外国人入境而在长崎建造的人工岛。

(3) 井原西鹤（一六四二～一六九三），江户时代的小说家、诗人，早期作品以艳情小说著称，代表作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好色一代女》。

(4) 为游乐酒馆和饭店介绍艺伎、结算艺伎费用的地方。

(5) 出自《万叶集》中的和歌。

(6) 歌舞伎世家专属的称号，格式均为“某某屋”，所以也称“屋号”，戏迷观剧喝彩时通常呼喊的都是这一称号，而非演员的名号。

(7) 日本歌舞伎演员正式登台时，必须承袭所属世家中相应等级的名号，该名号取自家族中的前辈或历史上的名伶，等级有所提升，名号也会随之改变，所以有第几

代之分。

(8) 日语原文为“荒事”，原指歌舞伎中极其夸张的表演手法，角色多为武艺超常的武士或法力无边的鬼神，服装、道具、动作编排均有固定套路，带有浓厚的非现实主义色彩，后也指此类剧目。

(9) 小仓，地名，位于福冈县，现已废止，一九六三年与门司市、户畑市、八幡市和若松市合并为北九州市。熊本，地名，位于熊本县。

(10) 一种配合民谣、俗曲跳的动作滑稽的日本舞蹈。

(11) 由三种颜色的竖长形小布条缝合而成，布条三色一组，依序重复，主要在歌舞伎开幕及闭幕时使用。

(12) 全发高高束起后，向上弯折一次重新固定在束起位置的女子发型，出现于日本十七世纪江户时代初期，多见于未婚女性、艺伎或风尘女子。

(13) 十七到十九世纪江户时代，对江户（东京）吉原最高等级妓女的称呼，京都则称“太夫”，下文中出现的“太夫”即为此意。

(14) 以三味线伴奏的说唱曲艺，与歌舞伎等传统曲艺相结合，现已成为歌舞伎表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歌舞伎演员只演不唱，因而净琉璃和奏乐皆由专职人员负责。

(15) 歌舞伎伴奏的一种，仅以三味线第二、第三弦弹奏，曲调急切而热烈，用于表现花街柳巷的艳情即将开始。

(16) 纵贯观众席的舞台通道，为歌舞伎舞台特有的构造，面朝舞台搭建在左侧，与舞台同高，原先主要用于剧中主要人物登、退场，后也用来表演一些辅助场景。据传，名称来源于通道两侧的戏迷向走过通道的演员献花。现在视剧情需要，有时右侧也会搭建同样的通道，构成双花道。

(17) 过去，花魁接客需盛装打扮，从住处前往接客用的酒楼，并有一众妓女陪侍，场面十分热闹。如今，日本多地都会模仿这一情景，进行游行表演。

(18) 日语为“ぶっかえり”，歌舞伎中的变装手法之一，由演员自己或充当辅助的黑衣拉动肩部线头，腰部以上的外衣由肩部翻落，变为另一套装束。另一种常用的变装手法为“抽衣”，日语为“引抜”，指黑衣从演员后脖颈处，抽去原先的衣服，变为另一套装束。

(19) 歌舞伎及人偶戏中，在演出时登台协助搬运道具、帮演员换装等的辅助人，必须蒙面且身穿黑衣，故由此得名。

(20) 日语为“引っ張りの見得”，亮相是歌舞伎中惯用的表演方式，指演员在台上摆好姿势，目视观众，停顿片刻。对峙亮相指多名演员一边演绎相互间的紧张关系，一边停下动作静止在台上，多出现在一幕戏的结尾。

(21) 一种大型博彩类街机，也称桌上弹球，属于弹珠机的变种，日本所用弹珠多为玻璃珠。

(22) 日式采光用木框拉门的一种，上半为传统的纸糊格子门，下半嵌装玻璃，便于观赏外部景致。

(23)　日语为“隈取”，类似京剧脸谱，依照面部血管及肌理描画而成，用于昭示角色身份及性格，大致分为赤、蓝、茶三系。赤系多用于正面人物，喻指勇敢、正义、热情；蓝系多用于反面人物及恶灵女鬼，喻指阴险奸诈、残暴凶狠；茶系多用于妖魔鬼怪。如果某一人物的脸谱同时使用赤、蓝、茶三色，则表示该人物亦正亦邪，庄谐并具。

(24)　日本一尺的长度与中国略有出入，约为30.3厘米，六尺约为1.8米。

第二章　喜久雄锈刀出鞘

“久雄，冻死人了，快把窗户关上！”

听到春江一声催促，喜久雄点点头，嘴上应了声“哦”，可身子还在二楼窗前，俯瞰着下面的小水渠。这铜座川两岸，建了一大片酒馆、沙龙、酒吧，杂乱无序。不过这天到底是除夕[1]，各家小店闭门谢客，无一营业。直到上周，这里还张挂着圣诞装饰，热闹的霓虹辉映着水光，倒也别有一番情致；可如今，又被打回原形，变回成一条野鼠流窜的臭水沟。

从这一年开始，NHK的红白歌会第一次改用彩色电视信号，可春江看的仍是一台黑白电视。此刻她明明冻得厉害，将暖桌上的被褥一直拉拽到脖颈根，但后背上的毛衣偏又高高掀起，露出雪白的腰际，被红外线暖灯照得通红。

家里总共两间房，六席[2]大小，又是暖桌，又是石油暖炉，外带个火盆，屋里早已热得够呛。加上烧水壶冒出的蒸汽，还有暖桌里积聚的热气，要是不开一开窗，直闷得人头昏脑涨。

房子里的气味掠过鼻尖，喜久雄皱了皱眉，可还是点上支烟，抽了起来。刚一抽完，便嚷嚷着“好冷好冷”，发着抖钻回暖桌，撒娇似的抱住了春江。

“久雄！手冰死了！”春江一把将之推了回去，冲着在厨房洗碗的母亲喊：“妈，我们家也买一台彩电吧！”可母亲似乎对彩电提不起兴趣，岔开话题道：“今年红组的压轴，是云雀的《柔》吧。白组呢，是谁来着？”春江对彩电似乎也未见得有多大执念，顺口应道：“不是坂本九，就是三波春夫呗！”

听着母女二人一问一答，喜久雄也不搭腔，自顾自躺倒在地。他望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回想起两个月前奥运转播时的彩色画面，心想：说起来，东京的天倒也挺蓝的。

他总以为东京的天空早已被工业区的烟雾熏得黑乎乎一片。所以，看到彩电上映出的天空蔚蓝如洗，竟莫名地生出些感慨：电影里的蓝天，八成是制片厂做出来唬人的；可这电视里的，总该是真家伙吧。

喜久雄伸手取烟，发现盒子里空空如也。

“阿姨，店里还有烟吗？”

听喜久雄这么一问，春江的母亲拿了块抹布回到暖桌旁，惊道：“这么快就抽光了？！”

“那是，三个人一根接一根，说没就没了。”

喜久雄出了暖桌，正要套上袜子，这次轮到春江追问：“你要去哪儿？”

“下去拿个烟。”

“就下趟楼的工夫，犯得着穿袜子吗？”

“那不就是冷嘛！”

喜久雄嘴上应付着春江，说着这些可说可不说的话，两条腿已开始走下那梯子似的楼梯。只听春江母亲又追来一句：“不要拿‘SHINSEI’，拿‘和平’。”

喜久雄下到一半，轻轻一跃，跳到地上。按说这冬天的夜晚本是极度干燥，可不知为何，他两脚刚一落地，便闻到一股雨水的味道。没了酒客的酒馆，气味大多如此。

房子一楼是家小酒馆，春江母亲开的，店名只取一字“紫”。此刻店里黑咕隆咚，五六张椅子倒扣在吧台上。

喜久雄走进吧台，从货架上取下一罐和平烟，就地点上一支。接着又从吧台上翻下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上去。

“等下歌会结束了，你俩要去諏访神社那儿拜一拜是吧？”

“嗯，妈要不要一起？”

“妈就算了，冻死人了。等下就先睡了……对了，你说久雄他，初中毕业后怎个打算的？”

小房子到底造价便宜，二楼的人即使压低声音，也像穿了底的竹筒，楼下听得一清二楚。

“小——心——火——烛！”

突然，寒空中传来一声夜巡敲梆的声音。

“咦？这大除夕的真稀罕。”

“不晓得是哪边的町内会(3)？”

春江母女的说话声又一次穿楼而落。

按说，这夜巡敲梆本该由远及近徐缓而来，再由近及远徐缓而去。可这一声，端的是来得突然，而且在房前久久不去。

喜久雄心下觉得蹊跷，顺手抄起藏在吧台后的棒球棍。

“小——心——火——烛！”

店外再度响起一声吆喝。那声音，竟好似在哪儿听过。喜久雄半信半疑，单手提棍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店门。

门外却空无一人。平日里，这条窄巷满眼皆是醉汉，此刻却是空空荡荡。只有一只没找到吃食的野猫，横穿而过。喜久雄下意识地看着那只猫。只见它撒腿跑去的方向，有个男人半蹲在地，正要把火腿喂给它吃。

头顶的路灯直射而下，阴影刚好打在男人脸上。

“阿德？……是阿德吗？”喜久雄出声问道。

“小——心——火——烛——”男人一边伸手摸猫，一边吆喝。

“阿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德次突然现身，令喜久雄心头一惊，不料其本人却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句：“刚从观察所[4]溜出来。以前就听人讲，大年夜开溜最顺当，没想到真是一溜一个准！”

定睛细看，德次穿的乃是观察所的囚服，配着块姓名牌，外面还披了件女式外套，也不知从哪儿顺来的。

“溜出来？……你溜出来干吗？”

“干吗？！大哥的一周年忌不是快到了吗！”德次说着猛地起身，那野猫吓了一跳，叼起火腿便跑。

“先进来再说。”喜久雄招呼德次进店。站在他面前的德次，不仅光着脚，还穿了双女人的木屐，身子哆哆嗦嗦抖个不停。

“你这都是哪儿偷摸来的？”喜久雄拽了拽那件白色外套。

“前段时间来了个法务教官，是个女的，去她房里一股脑顺来的。那教官明明是个女人，可这地方居然长了胡子……”

德次说着伸过手，一把捏住喜久雄鼻子底下的皮肉，道：“哎哟，小少爷也长胡子了？嗯？没错没错，是胡子吧？”说罢，还拔拉起他嘴唇上

面的短须。

喜久雄一掌拍开德次的手，不想那手竟已冻得冰凉。

“我给你生个炉子。”喜久雄说着擦亮火柴，点着了石油暖炉。噌一下，蹿起一股蓝色的火苗，屋内顿时弥漫起煤油的气味。

立花组办年宴那天，宫地组的残余势力上门寻仇。自那以来，转眼工夫，一年将过。包括老大权五郎在内，立花组四人丧命，宫地组一人死亡。至于负伤的，双方合计总共五十个。里头有十一人落下残疾，不是缺胳膊断手，就是下半身残废，至今饱受折磨。

开年头一天，两大帮派便斗得这般惨绝人寰，消息立刻上了全国新闻。眼看奥运在即，举国上下本以为新时代即将到来。虽然谈不上“大空无云，山下雷鸣”，但此事一出，终究还是让国民幡然醒悟：不管抬起头看到的是何等样的晴空，脚底下照样电闪雷鸣。

虽然说事端是由宫地组挑起，可立花组的反击断难称之为正当防卫。双方皆有成员被捕，加起来有五十二人之多。

事发后，宫地组的老大哥火速召开发布会，撇清自身干系，道：“我本人对这次袭击一无所知。”这一举动无异于将发动袭击的小弟们弃之不顾。加上被捕的成员不在少数，就结果而言，战前起家的名门大帮宫地组，就此走上了解散的不归路。

而另一边，立花组没了权五郎，也同样是乱作一团。

按照组里的位序，本该由小头目真田接掌大位，可此人也锒铛入狱。剩下的几个干部里，偏又挑不出个出类拔萃的。这样一来，组里便分了派系，明争暗斗不堪入目。更有甚者，居然罔顾现实异想天开，提议把初中还没毕业的喜久雄，推上老大的宝座。

权五郎死后，四十九天斋七刚过，局势一触即发。那时还生出一场风波，竟有人将喜久雄从家中绑走，想要让他宣布继位。

闹到这步田地，因为实在看不过眼，爱甲会的年轻头目辻村将生，出面平息了混乱。他从自己的地盘佐世保火速赶来，即刻与收押在监的真田取得联络，并以后者代理人的身份，管教并统领起了斗得不可开交的立花组成员。

此人手腕确实了得。原本，这场继承人之争已经闹得难解难分，只怕不斗个你死我活断难收场。可权五郎死后不到半年，闹剧不觉间竟消停了下去。

那时，辻村的过人之处在于，最先考虑的乃是权五郎的独苗——喜久雄的前途。

辻村道：“想必各位兄弟也都看到了，如今宫地家的老大哥飞黄腾达，而宫地组土崩瓦解。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以后帮派也必须上得了台面，见得了光。不能再靠什么地盘、保护费之类的，必须要往日本正正经经的经济圈子里钻！我们的这颗希望之星，不就是喜久雄吗？！所以，一定要让他好好念书，积攒学历，等长大了，就让喜久雄带我们去看看新世界。兄弟们说，是不是！”

辻村本来只是个代理，可等众人意识到时，给权五郎选址建墓，加上骨灰落葬等大小事宜，全都掌控在了他的手里。要说身份，他自然是个外人，立花组里也有兄弟提出过异议。可一旦讨论起谁来统筹，局面难保不会倒转，再度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权位之争。于是乎，众人也只能委曲求全，听从辻村指挥。殊不知，此时的权宜之计竟给日后埋下祸根，以至于立花组最终屈居在了爱甲会的麾下。

“久雄，来人了？”

只见一人沿着梯子似的楼梯走了下来，是春江。她口口声声抱怨冷，可偏又不穿袜子，一双玉足被火炉映得通红。

“春江妹子，是我是我！”德次应道。

春江一听，吃了一惊，故意装傻打趣道：“哟，这观察所，新年也给放假吗？”

“怎么可能？！”德次反被她问得呆住。

二人这对话，听得喜久雄都乐了起来，笑说：“哪会有人给喝醉酒打了警察、被扔进观察所的人放新年假？！”

德次被送进观察所，正是在权五郎的骨灰于爱甲会辻村的操持下，顺利落葬后不久。

那天跟平时一样，喜久雄和德次领着一众跟班，去新世界影院看《喜剧　车站前的老板娘》。不想，二楼最前排竟被一群穿校服的学生占了去。

一直以来，这排座位皆是喜久雄等人专用。偶尔也会碰上几个不知情的大人坐在上面，遇到这种情况，德次立马便会将他们赶走。按理说，在附近几所初高中，人人皆知此处乃是立花组少爷等人的特等席，

怎么都不该有学生坐在上头。

“前头几个，干吗呢？”电影已经开映，德次在昏暗的影院里发话道。只见应声回头的是梅冈中学的几个顽劣子弟。本以为对方会落荒而逃，不想里头有个少年，扬声答道：“还能干吗？看电影呗！”那少年满脸冒痘，样子很是为所欲为，说罢还轻蔑地一笑。

这蔑笑的少年，乃长崎第一大建材铺的公子哥，一贯品行不端。说起“痘爷让治”这个名号，在坊间也算小有名气。

就在痘爷让治嘴角上扬、发出蔑笑的那一刹那，德次飞起一脚，踹在他的椅子上。

“啊！”周围几个女客失声惊呼。德次他们两群人恶狠狠地互瞪着对方，女客们赶紧抱起小包，逃也似地往一楼客席而去。

“好了，看热闹的都跑了。来，快给小爷跪下，姑且饶你一次。”德次说着，抬脚踩在痘爷让治的膝盖上，对着他那个油头“啪”地敲了一下。

痘爷让治当即起身，德次满心以为对方是要退让，不想他二话不说，照着德次的正脸抬手便是一拳。

这一拳来得实在突然，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德次的鼻梁上。他旋即捂住狂飙的鼻血，蹲下身去。

“你小子听好了，别以为‘立花’的名头一辈子都叫得响！就你这落魄帮会里住家打杂的小混混，少在那儿自以为是！”

德次蹲地不起，痘爷让治脚上穿着竹皮木屐，踩在他背上。只见地上掉着烟蒂和面包屑，还沾着甜腻腻的果汁，黏黏糊糊。在那上面，德次的鼻血愈扩愈大。

“还有你，也别以为自己永远都是什么立花家的大少爷，神气个鬼！”痘爷让治的脚依旧踩在德次背上，同时伸手朝喜久雄胸前抓来，继续道，“自己老爹被人开枪打死了，却连个仇都不敢报！这没骨气的少爷，还有闲工夫来看电影？你是不晓得外头有多少人在笑话你吧？告诉你，现在你们立花组的那班兄弟，都在夜店给人当小弟，伺候宫地家的老大哥，还有我爸，给他们端啤酒嘞！”

痘爷让治大笑起来，接着道：“你不是要看吗？老子让你看个够！《喜剧　车站前的黑社会》，开演喽、开演喽！”说着，当胸揪住喜久雄的衣服，试图将他强按到椅子上。

“放手！”

不等话音落地，喜久雄伸手便要擒住痘爷让治的手腕。可对方也不是等闲之辈，明知此厢是立花组前老大之子，还偏要故意找碴，身上自然有些功夫。反倒是他，一把擒住了喜久雄的手腕，顺势一扭。

喜久雄身形不稳，双膝跪地。痘爷让治并不罢手，抡起一拳，落在他脸上。

此时，蹲在地上的德次，拼了命想插到二人中间。但看那样子，只怕仍旧晕得厉害，脚底下踉踉跄跄，摇摇欲倒。

这当口，痘爷让治的跟班也壮起了胆子，心知这一架稳赢不输，且对手还是立花家的少爷，日后必定可以吹嘘一番。于是，几个人纷纷扑向愣在一边观望的喜久雄的跟班，大打出手。

等到双方七八个人扭打作一团，影院里自然也顾不得看什么电影了。

二楼的观众自不必说，连一楼的观众都站起来，抬头望向这边。

此时，德次已经满脸是血，他拦腰抱住痘爷让治的腰，一心想要救助居于下风的喜久雄，只可惜使不上力。

而那痘爷让治，竟当着德次的面，脱下竹皮木屐，对着身体无法动弹的喜久雄，在他脑袋上极尽羞辱地一顿猛敲。

喜久雄本人自然百般挣扎，想要脱身。可偏偏运势不济，膝盖被夹在座席之间，抽拔不出。

此刻，就连在德次渗了血、看不真切的眼睛里，都映出了喜久雄遭人用木屐敲头的惨相。

混战之中，也不知是哪个家伙，搬来灭火器狂喷一气。伴着观众们的惊呼，影院里顿时白雾弥漫。

此时，附近岗亭的几个警察闻讯赶到。一时间，亮了灯的影院里警笛轰鸣。只见痘爷让治一马当先，众少年争先恐后，夺门而逃。

“小少爷，快跑！”

蹲在地上的喜久雄，被满脸是血的德次在背上推了一把，站了起来。他赶忙拉住德次的手，想带他一起，却听得一声：“别管我，你快走！”被对方一把甩脱。

下一秒，灭火器的白雾中，忽就冒出一个警员，喝道“别动，休想跑！”，同时抓住两人的胳膊。本以为到这一步万事休矣，不想德次竟憋足最后的力气，朝那警员一头撞去。

只见那警员一个趔趄，德次顺势将他推倒，嚷嚷着：“小少爷，跑！”在喜久雄背上又是一推。

喜久雄旋即骑上栏杆，“嘿”的一声，飞身跳下一楼客席。

“站住，别跑！”另一个警员见状，拔腿要追，被德次一把抱住了腰。就在这两人一个“快放手”、一个“就不放”地纠缠不休之际，喜久雄千钧一发，艰难脱险。到头来，只有德次一人，被三个警员团团围住，因为妨碍执行公务，当场被捕。加之过去林林总总的顽劣行径，到底是被送进了观察所。

“我说你们两个，别杵在这么冷的地方，快上屋里来！”

说这话的仍是春江，语气里带了些嗔怪。可喜久雄和德次全无反应，仍旧在昏暗的店堂里，脑袋凑作一处，围在地上那台石油暖炉前。春江方才已经扔下二人，回到楼上，看了一会儿红白歌会。待她再度想起他俩，歌会都已临近尾声，便又下楼来找二人。

春江催促道：“德哥，叫你上来呢！给你下一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好过年！”

大概是联想起了荞麦面热腾腾的香气，只听到德次那肚子咕咕直叫。

“姑娘好意，在下心领了。不过，在下已是被追捕之身，假如跟我扯上干系，也会给你们带来无妄之灾。”德次说着，腔调十足地抖了抖肩，将外套重新抖正。

“好家伙！遗孀杀(5)！”喜久雄起哄道。

这二人素来一唱一和，没个正经。或许是天气太冷，春江无心陪他们嬉闹，她只说了句：“随便你们啦。德哥，今晚要住这儿吧？等明天，请你吃我们家拿手的煮年糕，包你好吃。”说完，便又回了二楼。

此时楼上，和着美空云雀演唱的那一曲《柔》，还能听到春江母亲跑了调的跟唱。

春江的身影消失后，德次继续放低声音道：“好，我们接着说，小少爷打算什么时候给大哥报仇？这么久了，我德次可都等烦了！”

德次已是急不可耐，不料喜久雄淡淡一笑，道："不说了吗，没打算报仇。"

"不报仇？！小少爷……你这话，不是认真的吧？"

德次的膝盖朝暖炉前探了过来，重重顶在喜久雄的膝头。

"什么认真不认真，我本来就没想过报仇这档子事。"

"小少爷，你怎么……"

"再说了，阿德，你现在这个样子，要是再搅进报仇这种事情里，铁定要被送去少管所。"

"我德次才不怕嘞！别说少管所了，就算网走(6)我也去！反正就算去了，也就是个'撒尿牢'，关不了几年，撒泡尿就出来了。"

"还网走呢……阿德，我还不知道你，明明比谁都怕冷！"

喜久雄本想将这话题一笑带过，可德次不依不饶，继续道："小少爷，我今天逃出来，一方面是为了大哥的一周年忌，但更要紧的，是因为小少爷你实在窝囊得让我看不下去。要我说，小少爷居然没有半点要给大哥报仇的意思，这也太无能、太窝囊了！"

德次这番话发自肺腑，眼底已有泪光。可喜久雄却好像这个话题已经结束，用指尖弹拨起烟盒做的纸伞，骨碌转了一圈，还啪一下放在肩头比了比。

"小少爷，你别闹！"

"对不起。"

这空烟盒做的蛇眼纸伞(7)，本是春江手巧的母亲打发时间所为，喜久雄偶尔也会躺在暖桌里，给她打打下手。

"小少爷……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没有比这更窝囊的了！大哥在天有灵，非得哭出来不可！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可你居然把报仇的事抛在脑后，成天在这女人家里寻开心……"

要做这烟盒伞，首先不能把烟盒捏扁，而要将之展平，叠作三角形。这东西需要叠上一百个，很是劳心费神。等攒够了数，穿进钢丝，组合成伞状，然后在伞骨的地方，一根一根插进牙签。最后，再用线将伞骨一端整个一捆，就可以做出这烟盒伞来。香烟牌子不同，烟盒的颜色和图案都不一样。所以，做成的伞就好似万花筒，世间独此一柄。

“小少爷，我德次这回从观察所跑出来，可是下定了决心的。要是小少爷你真不打算动手，那我德次替你出头。等我叫上几个弟兄，非把宫地那死老头子的脑袋给拧下来不可！”德次沉默半晌后说道，他语声发颤，像是断然接受不了眼下的状况。

那劲头，真恨不得现在便杀去宫地家。只听他嘴里喃喃道：“要是需要‘家伙’，我德次也能搞到手……”

“‘家伙’？我说阿德……”喜久雄试图劝解，手里已将好不容易做成的烟盒伞拆得七零八落。可德次继续道：“我在观察所里认识了一个人。那人讲，要是需要改造枪，可以给我介绍卖家。说是时津那一片的老百姓，可靠得很。至于其他的匕首、日本刀这些，我们自己也可以……”

“改造枪？我说阿德……”伞已解体，喜久雄掬起一捧香烟盒，道，“你也不想想人家是什么人，可不是我们几个小毛孩收拾得了的。”

“可小少爷，要是就这样什么也不做，那也太……”

喜久雄猛地起身，像要摆脱纠缠不休的德次。刚好在这当口，春江下了二楼。

“久雄？”也许是觉察到气氛有异，春江走下楼时一脸关切，微微一笑，道，“德哥，也跟我们一道去拜一拜吧！”

侧耳细听，寒空中回荡着除夕的钟声和教堂的钟鸣。

“就是，阿德。费了那么大劲儿从观察所溜出来，不如跟我们一道，去见见诹访老爷，求他保佑你别再被抓。等拜完了，跟我们一块儿去吃荞麦面呗！”

喜久雄开起玩笑，德次却连头都没抬。

喜久雄上到二楼，春江母亲正躺在暖桌里，看着那档《旧年新岁》。他抬脚从她身上跨过，取过袜子和围巾，连德次的份一并备妥。

这时，黑白电视机上映出一众参拜的香客，在朝冻僵的手上哈着白气，等待神社开门。

“阿姨，这是哪里的神社？”

“现在这个？应该是京都的伏见稻荷吧。这要是彩电，就能看到一大排红红的鸟居，一路排过去，肯定好看死了。”

“阿姨去过？”

“你说京都？怎么可能。你阿姨呀，最最远，也就到过熊本。”

“那等以后，我跟春江一道，带你去京都。”喜久雄低声道。春江母亲看样子很是意外，抬起头喜形于色：“真的？久雄要带我去？那我可盼着嘞！”

不知是不是因为半截身子被暖桌挡着，亦或者，因为脸上没抹夜里工作的浓妆，此时此刻，春江的母亲看上去格外瘦小。

“阿姨的身体，好小哦……”喜久雄脱口而出。春江母亲一个怔愣，抬头道：“久雄以后，肯定是越长越大的呀。”不知何故，她仰起头，看向低矮的天花板。

话说喜久雄的父亲权五郎，虽然腹部连中两枪，可之后整整三天，躺在长崎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挺着不曾咽气。

尽管到头来，人一次都没醒过，但那两条粗壮的胳膊和那两条壮硕的腿，从医院的小铁床里伸出一大截，仿佛充满了生命力，让人觉得他肯定还能站起来。

但就在第三天晚上，这伟岸的身躯，眼看着缩了下去。

阿松几乎不眠不休，给他陪床。那天晚上，到底累到极限，睡得像昏死了过去。病房里只剩下喜久雄。他站起身正要回家，下意识地低下头，看了看权五郎。“嗯？”嘴里不由漏出声来，只见面前这具身躯忽就小了一圈。

权五郎昏迷后，自始至终鼾声不止。那鼾声悠扬嘹亮，哪里像个垂危的病人。这响亮的鼾声，跟长手长脚、从医院小病床里伸出一截的壮汉，自然很是相称；可要是从一具萎缩掉的躯壳里发出来，非但谈不上威严，反倒像在虚张声势，剩下的便只有凄凉。

喜久雄心下一慌，捏住了权五郎的鼻子。被他这一捏，那张嘴顿时张了开来，继续“哼哈、哼哈”，打起了更为滑稽的响鼾。

喜久雄目不转睛，盯着权五郎的脸。对于生身父亲的死，他并不觉得悲伤。可对于生身父亲败下阵来结束人生，他心有不甘，眼里顿时涌出泪来。

据说在那六小时后，权五郎病势急转直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四十一年轰轰烈烈的生涯，到头来，却是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走到了尽头。

权五郎一死，喜久雄举目天涯，孤苦无亲。为何这么说？因为一手将喜久雄带大的阿松，其实是权五郎的继室。而喜久雄的生母，在他两岁时便已亡故。

彼时正是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岁末。经过原子弹那一炸，长崎大学附属医院只能在附近小学开了个临时诊所，接诊非住院的病人。喜久雄的生母千代子，说是死于肺结核。可以想见，她卧病之后，只怕没能得到周全的救治，就已撒手人寰。

当时，权五郎一家住在稻佐山的半山腰，跟繁华闹市隔了一座长崎港，遥遥相对。现如今，那地方已经成了看夜景的好去处。

那个时候，权五郎正跟爱甲会的熊井一道，在复兴热潮正盛的长崎城里，到处寻衅滋事。虽然有了独门独户的据点，可在宫地组一手遮天的长崎，不过仍是个刚刚冒头的小帮会。而那据点，也就是一栋租来的老平房，一没院门，二没外墙。只有一群背上满是文身的年轻兄弟，进进出出。天气好时，大家在房子前斗斗相扑；要是下雨，就聚到屋里打打花牌(8)，日子过得倒也自在。

在那老平房背后，还有一排长屋(9)，铺着波浪形的铁皮屋顶。长屋顶头，有块地方总是积水，遇上下雨，不放块木板都走不过去。喜久雄的生母千代子，就被安置在最顶头的屋子里。听人说，她整天裹一床脏兮兮的被子，从早到晚咳个不停，声中带痰，一头黑发缠结在一起。

结核到底是结核，不管是谁都没办法毫不避忌地跑去看她。那时喜久雄年纪还小，像他这样的孩子，自然是一次都不曾被带进那间屋子。

“靠近那地方，眼睛会瞎掉！靠近那地方，嘴里会吐血！”喜久雄甚至依稀记得，身边的大人曾这样吓唬他。虽然他那时明明还是个孩子，可对躺在那里的生母却是怕得不行，就好像她是什么妖魔鬼怪。

那段时间，权五郎已经不由分说，让日后续娶的阿松住进了家里。

除了偶尔上门的医生，千代子那屋谁也不敢靠近。一日三餐，去给她送饭的，正是阿松。

且说这阿松，本是权五郎熟识的街坊老太家的孙女。自他年轻时起，那老太便帮他打理生活起居。后来，他在稻佐町租下这栋房子，经老太介绍，雇了阿松过来帮佣。或许该说阿松这人本性纯直，每回叫她擦地，便淌着一脑门子汗，毫不羞涩地露出白亮亮的大腿，擦得勤勤恳恳。那姿态，没用多久，便让权五郎欲火焚身。

那会儿，千代子已经病倒。所以，给年幼的喜久雄换尿布，晚上他哭闹时背他出门散步的，全都是阿松。

等到千代子终于在平房后的长屋卧病不起，权五郎对待阿松，更是像对待老婆一样。每每碰上婚丧节庆，需要带老婆撑场面时，不管阿松念叨多少遍“对不住千代子姐姐”，他都会给她换上黑色和服礼服，不由分说地带她同往。

权五郎做事素来随心所欲。他不问昼夜、抱着阿松云雨，有些日子阿松还得在那之后去给千代子送饭。身为发妻，千代子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权五郎的脾性，不可能不曾留意到阿松微烫的身体。那时二人两两相对，心中到底是何滋味，如今已经无从知晓。千代子最后就像被人遗弃一般咽了气。据说正是这个阿松，比任何人都沉得住气，为她操持了葬礼。

虽说两岁孩子的记忆并不可靠，但不知怎的，喜久雄总记得，曾看到这两人在后面的长屋里说话。

不知是他偷偷尾随阿松，还是阿松念着他们母子再难相见，所以抱他过去。在那段记忆里，千代子似乎苦不堪言，阿松一边抚着她的背，一边鼓励说：“千代子姐姐，你可要加把劲儿！我们可是连那原子弹爆炸都熬过来了，这点小病小灾的，怎么能输呢？！”

整个房里，唯独文身师辰师傅手里那柄锥子“咔嗒咔嗒”连声作响，就像时钟慌里慌张，一个劲儿地往前跑。

喜久雄趴在一张硬得跟煎饼似的薄被褥上，脑门上渗着一层汗。他将那汗珠，按压进脏兮兮的枕头里。少年白花花的背上不断有血滴渗出，每每被人用纱布粗暴地擦去，那张脸必定会痛苦地扭曲到一起。

辰师傅的锥子不留半分情面，在喜久雄背上一点一点，钻刻出一只展翅的角鸮。也不知是少年的背过于瘦削，还是猛禽的双翼过于庞大，只见那角鸮仿佛下一秒便要脱离脊背，振翅而飞。

“辰师傅，今天，差不多就收工吧？”

“怎么了？”

“我好像，早上开始有点发烧。”

“发烧？”

喜久雄每回都会找些借口，辰师傅似乎都懒得听，手里的锥子片刻

不歇。只听他道：“人家春江姑娘，今天可是又挨了三个钟头，再有一次就搞定了。小少爷你也太不中用了吧。”

“那不一样，那女人感觉可迟钝了！”

方才，喜久雄刚刚脱去衣服趴上床时，被褥上还留着春江的体温和汗液。

此刻，屋里虽然烧着石油暖炉，但窗户正对中岛川，河上架了座眼镜桥，俯瞰河川的窗户一直开着，冷得跟针扎似的寒风与暖炉里出来的热气交互吹来，双双袭向背上的伤口。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

辰师傅刚一放下锥子，喜久雄绷得发颤的身体，旋即放松下来。

“辰师傅，还要几次能弄完？”

“你要能忍上三个钟头，再有一次就好。要是忍不了，还得两次。”辰师傅说罢，姿势怪异地爬过草席，一个弯腰坐到窗台上。只见他本应长着右腿的地方，却不见了那条腿。

“辰师傅，你被炸飞的右腿上，也文了刺青？”

“那是！密密麻麻，一直文到大腿。”

且说这辰师傅，原是三重县人。战前干过驯鹰师，后来遇上征兵进了陆军，被派去塞班岛编入驻军主力部队。正规战役结束后，他单凭一杆轻机枪打游击，结果在游击战中踩到炸弹，没了右腿，被美军俘虏。

听人说，他在战俘营时，因为满满一身日式文身着实华丽，引得众人议论纷纷。后来，还曾单裹一条兜裆布，被从军摄影师拍下照片，登上了美国的杂志。当然，也有人说其实没登成。

战后，他获准复员，但因为没了右腿，做不回驯鹰师。所幸，自小便有画画的天分，于是转行做了文身师辗转谋生，先去了名古屋，后又去了神户。某个夜晚，酒过三巡一时兴起，他跳上一艘汽船，最后停进了长崎港。那之后，大概是跟这一方水土八字相合，加上在赌场结识了权五郎，得到后者庇护，所以便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

“辰师傅，我听人讲，腿没了以后，还是会觉得脚指头痒。这话，可是真的？”喜久雄问道，他正让辰师傅往他背上抹一层冰凉的凡士林。

“嗯，是会痒。不只会痒，我这腿给炸飞之前，在那塞班的丛林里，被一群蚂蚁爬到腿上了。现在虽然腿没了，可那感觉还一直在呢！”

“那丛林里的蚂蚁，个头很大吧？”

“嗯，是红蚂蚁，可肥了。”

抹完厚厚一层凡士林，辰师傅取出件东西，像是透明薄膜，伸手便要往上贴。

“这什么玩意儿？”喜久雄问道。

“最近刚上市，说是什么保鲜膜，可以用来包吃的。”

喜久雄的背阵阵发痛，背上满是凡士林，这下好，又被裹上一层透明膜。

“听人讲，这鱼啊肉啊的，用这东西一包，就不容易坏。照这么说，总该比纱布强吧。”

不知何故，喜久雄脑中浮现出一幅画面：辰师傅那条在塞班岛被炸飞的右腿，就裹在这保鲜膜里，被运回了日本。

距离花街丸山不远处，有个地方名为思案桥，乃长崎数一数二的烟花巷。想当年，夜总会“十二号馆”和“银马车”座席上千，好不气派。以这两家为主，狭长的街巷里，高级俱乐部和一众小酒馆鳞次栉比，延伸到巷尾尽头。加之，长崎本地的产业巨头三菱造船所业绩蒸蒸日上，乘着这股东风，这里更是夜夜笙歌，欢闹得犹如节庆。

不论什么地方，一旦热闹起来，自然会衍生出独特的文化。

就比如，在“十二号馆”夜总会专属驻唱的高桥胜和克罗拉蒂诺乐队，没过几年，便以一曲《思案桥布鲁斯》华丽出道，在昭和年代的流行乐坛掀起一股长崎热。那之后，先是青江三奈推出《长崎布鲁斯》，再是濑川瑛子吟唱《紫色长崎夜》，一时间名曲不断，佳作纷呈。值此之际，在曾是“十二号馆”竞争对手的“银马车”专属驻唱的内山田洋和酷五乐队，眼见时机成熟，也正式登上乐坛，推出一曲《长崎今日也下雨》，火爆一时，在日本全国无人不晓。

话说这思案桥，名字里虽带“桥”字，可那时河道已被填平，没留下半点踪迹。不过，在那曾是河滩的小路上，独独留了几棵垂柳，夜复一夜，随晚风飘摇，守望着酣醉的酒客，还有那时代的变迁。

这片地界自古便是花街，虽然时代早已不同，可仍旧建着所谓的“幽会旅舍”，成排成片。那会儿路灯稀少，一旁的丸山公园和那些深街小巷，自然也成了夜女郎们绝好的橱窗(10)。

“来，我买了肉包！”喜久雄招呼道。

柳树下，春江在冷风中瑟缩着身子。喜久雄当即奉上热腾腾的肉包，直伸到她鼻子底下。毫不迟疑，打开竹叶，逼人的蒜香弥漫在冬日的夜晚。就连附近那些年长的女人，也都聚拢过来，一只只手接二连三伸向肉包。

“小春，好福气哟！有这么贴心的小哥疼你！”

难道是寒夜领了肉包，所以要聊表谢意？平日里，这些女人只会逗弄喜久雄：“小哥啊，你那小弟弟，能顶事儿了吗？”而此刻，竟稀罕地说起了恭维话。

难得被人当作能顶事的男人，喜久雄自然没什么不乐意，相反，还生出些小得意来，顺口放出大话道：“姐姐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们立花！”殊不知，自从权五郎死后，立花的名字在夜女郎中早已过了保质期，非但得不着半分敬畏，反倒惹人哀怜：“说起来，你们家大哥这一周年的法事啊，庙是三流的，和尚也是三流的，想想真是落寞的嘞！”

喜久雄心里，虽然也想反驳，可事实上，那场法事由爱甲会的辻村一手操办，他选的地方，正如女人们所言，是三流的寺庙加三流的和尚。且不说立花组的兄弟们，就连顾念过往恩义前来观礼的宾客，都因为这排面过于寒酸而哑然失语。

不消说，祭奠时喜久雄和阿松站在最前列，对于这份凄凉，自然比其他人感触更深。可事到如今，立花组的地位就如同爱甲会的从属帮派，再也没有人能对辻村提出异议。

喜久雄两手捧着竹叶，上面的肉包只剩三个。就在这时，肩膀突然被人“咚”地一推，整个人朝前一冲，眼睁睁看着肉包从手上轱辘到了地上。

“喂！当心点！”喜久雄凶神恶煞地转过身。不想面前站的是个壮汉，反对他吼道：“你个小兔崽子，初中还没毕业，就学人家来拉皮条是不是！”说罢，照着喜久雄的脑袋就是一拳，打得他直缩脖子。

这一下着实痛得厉害，令他眼冒金星。就在喜久雄头晕目眩之际，那壮汉再度出手，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其实这壮汉姓尾崎，是喜久雄初中的体育老师。此人可谓是典型的从战后民主主义中走出来的教师，素来对黑社会深恶痛绝。每回碰上什么柔道课，必定指名道姓，勒令喜久雄陪他过招。上一次刚刚示范过背负投，直摔得喜久雄腰腿发软、站不

起身；下一回，又拿他演练绞杀技，不绞到他近乎晕厥，绝不罢手。

喜久雄是权五郎的儿子，其他老师待他如待毒疮，谨小慎微。唯独这尾崎，反其道而行。虽然学校里早有传言，说尾崎迟早要被立花组兄弟修理个半死，但他本人似乎全然不放心上。每每喜久雄在学校犯下什么祸事，他必定会毫不留情把他暴揍一顿，直打到那张脸变形为止。

真要深究起来，这喜久雄不愿去学校上课，多少也跟这尾崎脱不了干系。曾有一次，喜久雄将他这些不近情理、蛮横狂暴的做法，一状告到权五郎那儿。可权五郎反倒感佩说：“哟，不错嘛，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有胆魄的老师。”说罢，还在喜久雄余肿未消的脸上拍了拍，道，“自己的敌人，自己收拾。”

“小姑娘，哪个中学的？”

喜久雄痛到蹲地不起，在他头顶，这一次尾崎又转向毫无还手之力的春江，一把揪住她的头发，训斥道：“初中还没念完，就被这坏小子骗到这种地方来站街！你这姑娘，懂不懂爱惜自己？知道在拿自己的身体干什么吗？！”

尾崎揪着春江的头发，一通猛摇。在他脚边，喜久雄嘴里喊着“快住手”，想要出手相帮，却被尾崎一脚踹在脸上，没了下文。

或许是场面太过惨烈，平日看到这类争斗向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夜女郎们，也都主动开口相劝：“大哥，差不多就收手吧。”

可那尾崎像是余怒未消，又把瘫软在地的喜久雄，生拉硬拽着拖起来，道：“你小子倒给我说说，从今往后，这一辈子，你就打算这么过了？！”

喜久雄两条腿虽在打战，但那脾气偏就不愿服输，嘴里继续逞强道：“等老子我，将来继承了立花组，头一个就废了你的卵蛋！”尾崎仿佛就在等他这句话，一个巴掌瞬间扇了过来，道：“我说你小子眼睛睁没睁开啊？现在哪儿还有什么立花组哟？！”话音刚落，喜久雄再度被砸回地面。

遗憾便遗憾在，尾崎这话不能说全是无稽之谈。权五郎过世一年，这次到底是一周年忌，过去那些兄弟无一缺席，都在法事上露了面，但大部分人皆已出入起了爱甲会的长崎分部。不知不觉，立花总部只剩下阿松和喜久雄，唯独几个和权五郎同桌共饮的干部，仍像以前一样，天天过来报到。话说这青壮男子，如果时时跟在身边，不免嫌他们邋遢，

都挤在一处；可若是一个都不在了，却又好像连原有的热气都凉了一般。那房子木缝里钻进的冷风，还有那木板和木板之间冰冷的空隙，过去从不放在心上，可现在直往身体里钻，冷得寒肤渗骨。

更叫人心酸的是，这世界本就势利。比如数天前，阿松订了鳗鱼饭，本想跟往常一样，对上门送餐的小哥道声“辛苦”，再犒赏些跑腿费，打发他走。不想对方吞吞吐吐，不愿离去。以为有何难处，细问才知，说是店主嘱咐务必当场收现钱。阿松听后又惊又臊，急急忙忙跑回里屋取了钱包。

连鳗鱼店的外卖尚且如此，那些和权五郎来往的生意人，嗅觉自然更是敏锐，急着收手不再和立花做买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大清早，只听组里事务所那台老摆钟敲个不停，声音响彻整栋房子。虽然才刚七点，可若是权五郎在世那会儿，住家打杂的小弟早已起身，或打扫房间，或因为哈欠连天而挨骂受训，总之就是各种闹腾。在二楼喜久雄的房间，绝无可能听到事务所摆钟“当当”的报时。

这天早晨，喜久雄换上许久未穿的校服，下楼来到厨房。阿松和辞了厨师活儿、来立花组住家打杂的小铁，正一起忙着张罗早饭。她一见到喜久雄，本就溜圆的眼睛更是圆了一圈，道：“哟，稀罕了，要去学校？”

小铁也不失时机，插话逗他：“昨晚回来的时候，被学校那个尾崎狠狠修理了一通，少爷该不是怕了吧？”

喜久雄不理二人，坐到桌边，抓起一块煮南瓜扔进嘴里，道了声“饭”，口气很是粗鲁。

所幸，脑袋上被尾崎揍出的大包虽然隐隐作痛，不过眼睛肿胀纯粹只是没睡够的缘故。

想以前，吃早饭的时候那真叫是“人丁兴旺”；可如今，连带喜久雄和阿松，总共不过三四人。且个个都是一声不吭，默默扫平刚出锅的米饭和热腾腾的酱汤。吃完之后，也不问先后，一个接一个离开厨房。

喜久雄也走向玄关，正要套上运动鞋，忽又想起什么，返身冲回事务所，在权五郎的牌位前双手合十。

“哎哟哟，久雄少爷居然来拜灵位，这可够稀奇！难不成，天要下大雪啦？”一个老资历的成员边拿牙签剔着牙缝，边冲喜久雄笑道。喜久雄

也不应声，转身跑回玄关，甩下句“我走了”，飞身冲出门去。可没想到刚一出门，电线杆后的阴影里突然冒出了德次，害他一头撞上，叫道：“哎哟！什么东西？！”

“嘘！”不想却被对方捂着嘴，一把拽到电线杆后面。

“阿德？你这段时间窝哪儿了？观察所的人都来好几次了，就在找你呢。”

“对不住！不过，我躲哪儿可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可不能再给小少爷，还有几位大哥添乱子了！”

自从除夕那日溜出观察所以来，这三个星期，只有权五郎一周年忌法事那天，德次躲在寺院房梁上，合掌祭拜了一下。那之后，也不知他藏身何处，竟是连喜久雄都不曾联络。

“大清早的，你来干吗？”喜久雄忽就觉得蹊跷，问道。

“我听春江妹子讲了，说小少爷今天，难得要去上学。”

“嗯。”喜久雄只听他说，也不接话。

“小少爷，德次我，打算离开长崎，到大阪去。”

“大阪？”听到德次突如其来宣布这么个消息，喜久雄的声音不由高了八度。但细细打量他那张脸，分明就是一副快来劝阻我的表情。更何况，他所谓的什么有朋友在大阪，以前可是一次都没听他提过，想必这逃亡的日子很是艰难。

“我就想来跟小少爷道个别，然后直接去长崎站。”

“这就要去？你先别急，等中午再说。”

“等不了了！”

“我先去学校待到中午，然后我跟你一起去大阪！”

“啊？小少爷也要去？”眼看事情奔着意料之外的方向而去，德次一时有些茫然，不知该不该为之欣喜。

“总之，十二点，长崎站见！”喜久雄刚叮嘱完，便“啪”的一声拍在德次肩上，然后朝学校跑去。

“路上当心……”德次看着他跑远，整个人依然愣在原地。

话说喜久雄一路小跑，拐过零食铺，冲上一条石板坡。跑到长长的坡道中央，他忽就停下步子，站定在烟草店那台红色的公用电话前，拨打的号码竟是“110”。

“喂喂，有个男人叫早川德次，除夕那天从长崎观察所溜了出来。今天中午十二点，会在长崎站等你们。他本人已经深刻反省，也想主动自首，就是没那勇气自己回去观察所。所以还请高抬贵手，多多关照。”

喜久雄一股脑说完，也不理对方“喂喂？是恶作剧吗？”的追问，直接挂上电话，继续朝坡顶冲去。今天这场晨会，他可不想迟到。

从事务所偷拿的匕首，刃长二十厘米。肩头的背包每晃一下，便会传来几分重感。

且说这条坡道，一直通到喜久雄的初中，既长且陡。坡道穿过一片敞阔的墓地，此时此刻，林立的花岗岩墓碑迎着朝阳，像沾了水似的闪闪发光。

回身望去，整个长崎尽收眼底。虽然在这城市吃了败仗，但这里依然是喜久雄出生长大的地方，是他热爱的故乡。

喜久雄跑进学校大门时，同年级的学生已开始往操场走去。众人看到久未露面的喜久雄，皆是一脸惊讶。只见他并不停步，径直冲入一楼厕所，从包里取出匕首，插进裤腰，而后若无其事地加入学生队列，朝晨会走去。

在这天的晨会上，近几年慷慨解囊、援建儿童图书馆的慈善家，以及推动这个项目的市议会议员，要以“心怀梦想”为题发表讲话。这位慈善家不是别人，正是宫地组的老大哥，或称“世纪建筑公司”董事长，宫地恒三。

走向操场的队列散漫无序，喜久雄混迹其间，手里紧紧握着贴在肚子上的匕首。

全校学生列队集合，校长介绍完毕，伴着一阵稀稀拉拉、全无半点诚意的掌声，只见宫地组的老大哥和他当上市议员的女婿，双双走上了主席台。

这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从刚才开始，两只老鹰飞在天上盘旋不止，搜寻猎物。

喜久雄站在前数第五排，他自始至终低着头，时刻准备伺机而动。

这一年来，这份心思喜久雄从未对任何人吐露半分，他一心一意，等的就是这一刻。

人活一辈子，有赢，也有输。喜久雄虽只有十五岁，但也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自己的父亲，输了人生最后一程，就此退场。这样的事对儿子来说，到底不能忍。

台上，做市议员的女婿正在介绍宫地，内容无聊透顶，且还没完没了。喜久雄稍一抬头，刚好望见昨晚将他狠揍一顿的体育老师尾崎。不知怎的，对方竟怒目圆睁，死死盯向这边。

喜久雄赶忙收回视线，继续用脚尖踩着石子，埋进土里。

从这里到主席台大约五米，边跑边拔匕首，跳上台去需要一到两秒。喜久雄在脑中反复描绘行刺的画面：他手握匕首，一刀捅进宫地组老大哥的肚子。

终于等到宫地组老大哥迈步走向麦克风，喜久雄用力握了握匕首。朝阳正盛，老大哥眯起了眼。喜久雄抬眼看他的同时，迈开步子冲了过去。

心下一急，猛地撞上前方同学的肩膀，耽搁了一秒。不过他没有停步，一路呼吼着全力冲刺，不消片刻，便已跃上主席台。待喜久雄回过神，眼睛跟鼻子前方，正是老大哥那张皱巴巴的老脸。虽然眼尾瞥见体育老师尾崎嘴里不知吼着什么，朝这边扑来，但喜久雄脑中一片空白，一刀捅了出去。

手上的感觉真切而分明。但下一秒，肩部感到一阵猛烈的冲击，自己的身体紧跟着凌空而起。

(1) 日本旧历已废，过公历年，除夕为公历十二月三十一日。

(2) 日式房间通常用铺设的草席张数来计量尺寸，一席的大小各地区略有差异，通常约为1.62平方米。

(3) 日本村庄及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组织，旨在协调各方利益，增进地区和睦，类似居委会。

(4) 少年犯观察所，应家庭法院要求，基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对犯事少年进行观察的机构，以研究导致其犯罪的性格及外部因素。

(5) 过去观看歌舞伎时喝彩的固定用语之一，意指连寡居的妇人都会被迷倒。另有“妇人杀”一说，比这句程度略低。

(6) 地名，位于北海道，设有著名的网走监狱，专门关押犯罪情节较重或再犯的囚徒，曾被认为是日本关押条件最严酷、最难脱逃的收监地。

(7) 十七至十九世纪盛行的一种油纸伞，伞面以白色为底，边缘处以红、黑、蓝等颜色绘有宽幅边圈纹，形似蛇眼，故而得名。

(8) 一种类似扑克牌的游戏牌，一套四十八张，绘有十二个月的当季花朵，每个月四张，可两人或三人对战。

(9) 狭长形的木结构房屋，多户共用，居住形态类似现代公寓。

(10) 指妓女接客的地方，取自欧洲的一种橱窗式妓院，以荷兰阿姆斯特丹最为著名。

第三章　大阪第一折

冰冷的雨点敲打着长崎车站教堂式的三角屋顶，世人皆称这屋顶乃是长崎站一绝。车站大楼白色的墙面上装点着豪华的花窗玻璃，但这一日缺了太阳，看上去却有几分悲意。

瓢泼大雨中，一辆出租车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车上匆匆忙忙下来两人，正是喜久雄与阿松。只见二人从后备厢里拖出一只硕大的旅行包，径直冲向了检票口。

“喜久雄，票呢？”

“拿着嘞！”

“去了大阪到半二郎先生家里，要好好跟人打招呼，听到没！”

“听到了！”

载二人过来的出租车之后，另一辆车也跟着停稳。车上下来四人，皆是立花组的兄弟。这四人同样行色匆匆，紧追在二人身后，赶着去给喜久雄送行。

喜久雄亮出车票，穿过检票口。阿松追在后头也想进去，却被检票员一把拦下：“客人，您的票？”

“我就是来送送儿子。”

“那也要买站台票，才能进去。”

此刻月台上已是铃声大作，预告“樱花”号卧铺特快即将发车。两相纠缠间，高大威猛的立花组兄弟赶了上来，插话道：“站长，票等下再补。先让哥几个进去吧！”

“不，那个，我不是站长……”

“小事情，小事情！”

只见阿松和兄弟几个雪崩似的涌入检票口，急急追赶沿月台狂奔的喜久雄。半道上，兄弟中的一人冲着卖便当的摊贩大喊：“等下给你钱，哥是立花的！”顺手抄起了一份便当和冻橘子。

就在铃声停下的前一秒，喜久雄一纵身跳上了列车，阿松和兄弟几个也手忙脚乱地追了上来：“喜久雄……你自己……当……心！”上气不

接下气，词已连不成句。

说话间，兄弟几个忽然开始三呼万岁：“万岁，万岁，万岁！”(1)

阿松虽已喘得肩膀上上下下剧烈起伏，倒也颇为应景地陪着连呼了三声。话音刚落，车门徐徐关起，时机精准得就像列车员有意配合。

“喜久雄！睡觉的时候记得套上围腰，把肚子裹紧喽！”

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别的话想要嘱咐，但阿松脱口而出的竟是这句。喜久雄到底是喜久雄，生性耿直，一时间感动至极。

一轱辘，又一轱辘，“樱花”号卧铺特快徐徐开动。或许火车送行本就会引得人不必要的感伤，竟有个立花小弟扯着袖口抹起了眼泪：“久雄少爷，你自己当心！”在他那用力挥动的手中，还握着本该递给喜久雄的便当和冻橘子。

“喜久雄！到了那边，记得写信！”

“久雄少爷！加油！”

车厢里，喜久雄把脸整个贴在窗玻璃上，朝渐渐远去的阿松和兄弟们不停挥手，直挥到彻底看不见为止。没多久之前，对即将离开出生长大的长崎分明还丝毫无感，可此时此刻，或许是身后不断远离的车站大楼映在眼中格外悲怆，喜久雄也不知为何，只觉得眼头阵阵发热。

想他刚才临出门前，给权五郎的灵位上香时，还说什么“下次见嘞，去去就来”。叮叮、叮——那个开着玩笑胡乱敲铃(2)的家伙，此刻简直恍若旁人，不是他自己。

车窗外，长崎的屋宇草木一路飞逝。喜久雄预感到自己会哭，遂将额头按压在冷冰冰的窗玻璃上。殊不料，情绪这东西真就是个跟人作对的逆天小鬼，在他准备好痛哭流涕之际，偏偏就淡了下去。

喜久雄好似莫名挥了一记空杆，从冰冷的窗玻璃上移开额头，暗自苦笑：“又不是这辈子都见不着了……”遂朝自己的铺位走去。

他的铺席是3号车A8上铺。这感伤的情绪一旦消退，先不管出行的缘由为何，眼下这场大阪之行还是令他万分期待的。

话说这喜久雄乘坐的“樱花”号卧铺特快，往返于长崎、东京两地，总行程约莫二十个小时，在当时人气极高。就在两年后，渥美清主演的电影《喜剧　特快列车》票房大热，故事正发生在这列列车上。

且再多插几句题外话。就在这部列车系列电影上映的第二年，渥美

清拿获了一个令他声名大噪的角色，在《寅次郎的故事》中出演主角车寅次郎，并于多年之后获颁国民荣誉奖。而执导这部列车系列电影的导演，也在日本影视史上影响深远，先是在七十年代参与执导了“红色系列”电视剧，该剧因为力邀山口百惠主演而广受瞩目；之后又在八十年代导演了堀智荣美主演的现象级电视剧《空姐物语》。

言归正传。自从“樱花”号卧铺特快开出长崎站后，喜久雄便在车里一路摸索自己的铺位。车外天公不作美，雨仍未停，而车内倒是颇能感受到一众乘客的激动与兴奋。对于这列人气列车，大家显然心心念念期盼已久。此时刚过下午三点，已经有人在铺位上早早拉起隔帘打起了鼾，难道竟是如此迫不及待？

至于喜久雄，因为之前跟着阿松去大阪看过几次戏，故而对火车本身已提不起多少兴趣。不过，动身远行到底不同寻常，就连背在身上的旅行包，还有那装满土特产的包袱皮，两者沉甸甸的分量都能令他的心莫名地雀跃不已。

喜久雄终于摸到了自己的铺位，运气不错，下铺的人还未现身。他顺手将行李扔到上铺，自己在下铺落了座。

人刚刚坐定，面前便推来一辆售货的小推车。售货员很年轻，围一条带荷叶边的白围裙。喜久雄叫住对方，打算补买刚才没能拿到手的便当和冻橘子。但没想到看起来年岁相差无几的售货员，反倒抢先开了口：“小兄弟，一个人出门啊？”

“姑娘你呢？做到哪站下班？要是在大阪，愿不愿意跟我出来玩玩？”

这种时候若是被人看扁，不免前景堪忧。喜久雄使出浑身解数装出一副大人样。可眼前这售货员颇为冷淡，那份疏离的气场和女演员若尾文子有几分相像，喜久雄被她在脑袋上滴溜溜摸了几圈，便告收场。

小推车刚一离去，火车便进了隧道。喜久雄望着自己映在车窗上的脸，心下不免焦躁：难道在这些都市女郎的眼里，自己仍旧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不用想也知道，此番去往大阪，性质断然不同于以往看戏。这一次可不是什么观光游玩，简言之，乃是为了逃离长崎。

此刻喜久雄有这等闲心招惹售货员，其实正体现出他内心惶惶不安。说起来，他这次等不及初中毕业便要速速动身，究其原因，自然与

晨会上的那场风波脱不了干系。

那天早上，喜久雄捅出的匕首毫无疑问扎进了宫地组老大哥的肚子。不过，不知道该说他运气太背，还是运气太好，那一刀巧得很，偏偏扎在了老大哥腰间的皮革钱包上。匕首倒是刺穿了钱包，但终究没有造成太深的伤口。

相反，因为体育老师尾崎突如其来的一撞，倒是把喜久雄从主席台上撞飞出去，以致肩部脱臼，伤势不轻。

晨会之上众目睽睽，刀光血刃，伤人当场。更何况，对象还是原宫地组的老大哥，连带着他那当了市议会议员的女婿。不论这伤势再怎么无关大碍，总免不了要惊动警察，而喜久雄也脱不了当场被拘的命运。在这紧要关头，机敏而动的正是体育老师尾崎。只见他在一片哗然的师生面前，迅速将面色惨白的宫地组老大哥领去了学校保健室，一边为其简单包扎，一边在他耳边窃窃低语。说的正是下面这番话：

“老大哥，您可愿意将这件事变作一段佳话？

“什么意思？容我给您细细说来。想必您也知道，刚才拿匕首捅了您的，正是那个权五郎的遗孤——立花喜久雄。

“这场拔刀伤人的骚动，传出去一定会被说成替父报仇的英勇之举，而且一定会传得人尽皆知。到时候，老大哥您不管再怎么申辩，都会变成恶人吉良上野介[(3)]；而那喜久雄，就成了年轻有为的大石内藏助的化身。

“这样一来，老大哥您乐善好施的名声不保不说，就连您宫地一族准备把影响力从长崎扩大到全国选区的宏图大业，肯定也要受挫。

“有句话说得好，世间万事有商有量。老大哥您这伤势不重，也是万幸。在这里，我斗胆跟您求个情。这一次，能不能请您暂且忍下这口怒气，把这喜久雄的所作所为，当成是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屁孩一时犯了蠢？

“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当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尾崎保证，这一辈子，都会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会跟他们的家长，还会跟整个社会，称颂您宫地老大哥对这可怜的初中生是何等宽宏大量，慈悲为怀！”

在二人身旁，那位当上市议会议员的女婿早已慌了手脚，满口嚷嚷着：“不成不成，快给我叫警察，我们要报案！”只见他粗声粗气，义愤填膺，指责尾崎这提议不过是为求自保，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老大哥

毕竟是老大哥，通晓世事且一点就通，加上吉良上野介的恶名似乎颇有威慑力，只听他道：“老师讲的确实在理。既然是这样，就当那孩子拿的不是什么匕首，而是竹子削的小刀吧。”没多会儿工夫，这件事便迅速商议了结。

但另一边，难以了结的，却是操场上被几个教师按住了手脚的喜久雄。只见他死命挣扎，叫闹不止：“走呀！有种就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宫地组！爱交给谁交给谁！”

在喜久雄心里，之后的剧情早已定好了剧本，必然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警察带走。正当他在几个教师的臂膀下挣扎嘶吼“磨蹭什么？快叫警察！”时，只见受害人老大哥与尾崎一道，重新出现在了操场上。虽然早就明白这一刀伤得不深，可这回来得未免也太快了点。

混乱间，老大哥走到喜久雄跟前，轻轻将手放在他头上，开口道：“你这孩子，是个心里头装着爹妈的好孩子。自己老爹在暴力面前栽了跟头，你这心里肯定也懊丧得很。可是喜久雄啊，你要晓得，你的敌人不是我们宫地。你的敌人，是直到今天都在日本这片土地上蔓延的暴力。我晓得，你有这份胆量跟它斗。你的人生还长得很，才刚刚开始！怎么可以为了这种事情断送前程呢？！”

宫地老大哥另一只手捂着伤口，发表了此番满是慈爱的讲话，教师中间竟稀稀拉拉响起了几下掌声。想来倒也不难理解，在晨会上拔刀捅人，这等祸事别说是学校教职工会议，只怕连市教委都会觉得烫手。

随后，老大哥再次登上主席台，继续他那无聊的讲话。原本，一大清早便出了这么一桩有热闹可看的事情，学生们正满心期待着停课放假。可不想这会儿竟不了了之，只听得操场各处响起一片失望的叹息。

唯独一人，只有那喜久雄仍旧呼吼着“放手，快放手！”试图挣脱，活像一个搞错了出场时机的演员。

到最后，晨会一如往常平淡收场。众学生拖着沉重的步子，返回了还有课程等待他们的教室。独独喜久雄一人，被尾崎缚住双手遣送回了家。

其实方才在保健室密谈时，老大哥向尾崎提出了唯一一项条件：“必须把立花家那小子，立刻赶出长崎。”

否则，便要报案。

“樱花”号卧铺特快驶出长崎站后，准点开过谏早、佐贺两站，在日暮后的昏暗中，眼看便要抵达博多。

到了这会儿，那些对“樱花”号兴奋不已的乘客总算消停下来。列车驰骋于佐贺平原，车内“吭哧吭哧”地回响着规律的声响。

喜久雄一个翻身躺倒在铺位上，打开了自带的收音机。旋即，轻快的前奏流淌而出：“嘣、嘣、嘣嘣、嘣嘣嘣！”正是坂本九的热门金曲《总会有明天》。

一直都是那车站，一直都不见不散。

水手服和，垂肩的发。

快来了吧，快来了吧，

今日复昨日，等你到天涯。

“打扰一下，麻烦出示车票。”

明明刚刚才检过。喜久雄正哼着小曲，不知为何，竟又传来了检票的招呼声。

“怎么又来，刚刚不都……”喜久雄抱怨着坐起身，不想面前站的竟是德次。

“阿德？！”

德次将一脸惊诧的喜久雄撂在一边，“砰”一声扔下抱在怀里的大包，翻身躺卧到喜久雄下方的铺位上。

“你怎么来了？哪站上来的？”

“小少爷，不要急嘛。这‘樱花’号卧铺特快，可够气派的！想我德次，还是头一回坐。刚刚去餐车遛了一圈，还去小包房瞅了瞅。这不，来吓唬小少爷来晚了嘛！”

德次生平第一次坐这样的卧铺车，看他那样子，玩得真叫一个尽兴。直到此刻，都还在用脖子上挂的廉价相机，对着从上铺探出头来的喜久雄，还有眼前的客席铺位连拍不止。

“阿德，不是巧合吧？”

“哪能啊！那还不巧上天了！我德次，就是要陪着小少爷去大阪嘞！”

“陪我？为什么要陪我？”

“那还用问！没了我德次，小少爷还不是什么都干不了！”

安静的车厢里回响起了德次的笑声。

且再说回刀光血刃的晨会那天。

要说这喜久雄与德次，二人之间冥冥中似有难解之缘。溜出观察所后四处藏匿的德次，特意来告知“小少爷，德次我，打算离开长崎，到大阪去”的那个早晨，偏偏就是喜久雄今生今世或许就那么一次，决意手刃仇敌的那一天。

喜久雄料想德次逃不出观察所的包围网，希望他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能迷途知返，一转手便将他卖给了警察。不想德次打小这方面感觉敏锐得很，刚一走进和喜久雄约定碰头的长崎站，便立刻觉察出情况有异。也不等观察所职员和警察发现其行踪，就已迅速逃离了现场。

紧接着，第二天便传来了晨会上刀光血刃的消息。

不愧是我们家小少爷，是条汉子！德次闻讯欣喜若狂，速速赶往立花总部。当时，犯了事的喜久雄已被软禁在房中。事务所里，阿松、体育老师尾崎，以及从佐世保赶来的爱甲会头目辻村，正团团围坐商谈对策。

德次赶到时，三人已经商定：若是任由喜久雄继续留在长崎，只怕长大了也不成器，必须找个地方寄养出去。不消说，最先摆上桌面的自然是九州和关西的帮会世家，但阿松对此反对得异常决绝，道：“喜久雄的生母、千代子姐姐可是特为嘱托过我的。她说了，绝对不可以再让喜久雄混什么黑社会，一定要让这孩子正正经经地做人！”

于是乎，从那辻村口中蹦出的，便是去年来参加立花组年宴的大阪当红歌舞伎演员，第二代花井半二郎的名字。

卧铺特快载着喜久雄二人穿过关门隧道，准点途经下关、宇部、德山，片刻前刚刚驶入了广岛站。

待到二十三时零五分从这广岛站发车后，再途经糸崎、冈山、神户，凌晨三时五十四分便可以抵达大阪站。

“小少爷，睡了？”

只见下方铺席上，有一人咚咚咚地不停踢踹上方铺位，正是德次。

片刻前不久，因为第一次坐卧铺特快，加之要在大阪开始新生活，这股子兴奋劲委实憋藏不住，德次一边喝着小玻璃罐装的“单杯酒”，一边跟喜久雄打打闹闹。列车员见状，实在看不过眼，奉劝二人：“好歹也去睡会儿！”听了这话，德次才不情不愿刚刚躺回到铺位上。

且说这位列车员，要论相貌，俨然一副如假包换的“国营铁道人”的模样，不过倒也有其通情达理之处。他大概以为喜久雄与德次是进城工作的小青年，对他们手中的酒权当没看见。

“小少爷，睡了？”德次再度踢踹起上铺的床板，只听上头传来一声回应：“醒着呢。”

“我听到小少爷去报仇的消息，心里可高兴了！”

“高兴也白搭，又没报成。”

“没报成又没关系！关键是有这胆还是没这胆。再说了，以后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来过嘛！”

“你跟我去大阪，不就是为了看着我，不让我重新来过吗？”

“这个嘛，话是这么说……”

此话一出，安静的车厢里响起了二人略带困倦的笑声。

“话说我们两个，去大阪那歌舞伎演员的家里头，要做什么呀？小少爷嘛，自然是要去高中念书的……”德次似乎突然感到一阵迷茫，自言自语般喃喃道，将手中那只硬邦邦的枕头抱得更紧。

躺在上铺同样抱着硬枕头的喜久雄，看神色也一样有些茫然。不过，随着列车舒缓惬意的晃动，只觉得眼皮子愈来愈重。待他意识到时，德次嘀咕着要去通天阁和大阪城的说话声，已经一点点离他远去。

突然，肩膀被人一阵推摇，喜久雄睁开眼睛，只听得广播正在播报即将到达大阪。

好心推醒他的，正是那位放了他们一马、不曾追究单杯酒之过的列车员。只听对方催促道：“快，把你朋友叫起来，再不准备就赶不及下车了。”因为怕吵醒对面铺位上不知何时上车的旅客，他说话的声音就像在窃窃私语。

转头看去，只见睡相不堪的德次，半边身体眼看就要滑出铺位。

“阿德！”喜久雄一边收拾自己的行李，一边推摇德次。

“玄关都扫完了……”可德次倒好，满嘴皆是梦话。

列车的速度愈来愈慢，窗外已能看到大阪市区。

“阿德，到大阪嘞！”

这“大阪”二字一出，德次猛一下醒转过来，道了声“小少爷，我们走”，翻身便起。

没多会儿，列车缓缓滑入亮得晃眼的月台，喜久雄和德次各自将对方行李扛在了肩头。

车辆停稳后，车门开启，二人争相跳下了月台。到底是寒冬腊月，清晨四点的月台自然冻到骨子里。可这二人呼出的白气，看上去竟有几分欢快。

“哇！”德次不由自主地漏出一声惊叹。惊的是环车站而建的高楼大厦，这般气魄的大楼长崎可不曾有。

“小少爷，那边那楼，是干什么的？”

“没记错的话，那是阪神，这是阪急，都是百货店。”

说话间，严寒彻骨的月台上响起一声汽笛的长鸣，好似在庆祝二人顺利到达。

这会儿缤纷的霓虹已经熄灭，只见周围排列着一众巨大的广告牌：“东芝收音机”“阿特拉斯毛线”“白鹤清酒”。因为每个字都巨大无比，牌子上的汉字和片假名，简直就像电影《哥斯拉》里毁街灭市的怪兽。

就在二人身旁，一拨拨旅客走下“樱花”号卧铺特快，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向检票口。但德次因为周遭的一切太过新鲜，站定在了月台上，寸步不迈。

“小少爷，新干线在哪边嘞？”

“新干线可不停这个站，停在新大阪站。”

“啊？还有一个站？”

“哪止一个！大阪其他车站加起来，十个、二十个都不止呢！”

“什么？还有十个、二十个？！”

“好了阿德，快走吧。”

被喜久雄在背上推了一把，德次总算迈开了步子。虽然才刚清晨四点，可车站前已被出租车的车灯照得灯火通明。二人跟随其他旅客走出检票口，只见空荡荡的站厅里，一个中年男人孤零零地耐着寒风，站在那里交互搓手。

男人与喜久雄视线刚一相交，便从外套里抽出一样东西，轱辘展开。只见那纸上写着“立花喜久雄公子”。

“啊！”德次先一步叫出了声，“小少爷，看，来接你的。”

“嗯……不过，这人是谁啊？”

德次扔下一脸疑惑的喜久雄，跑到男人身旁。男人问他：“你是喜久雄公子？”

“不不，那边那个才是小少爷。”

男人似乎觉得谁是喜久雄都无所谓，扔下一句：“好了，走吧。站在这种地方，冷死了。”目不斜视，大步走了起来。

喜久雄与德次面面相觑，姑且跟在男人身后。

刚从车站大楼迈出一步，便有一股寒风将街上散落的垃圾吹卷起来。

来接他们的男人迎面拦下一辆出租车，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副驾驶席，对司机吩咐道：“哦，对了，这两个孩子带了行李。后头，给他们开一开。”

喜久雄二人将旅行包塞进打开的后备厢，好似被人连追带赶般匆匆坐进了后排座席。

出租车立刻开了起来，却不见男人和二人搭话。

既然对方拿的纸上明明白白写了名字，自然是来接他们的没错。可毕竟不知对方是何底细，就这样跟着走到底心里发怵。喜久雄开口问道：“那个……叔叔您是……”

男人正准备抓紧时间打个盹，被喜久雄一问，双目微睁，答道：“我是半二郎家管事的。不过，具体事情明天再讲好了。”说罢，再次合上了眼。

转头看去，只见德次整张脸都已贴上窗玻璃，急不可耐地观赏起了大阪风光。

“从今天开始，劳烦叔叔照顾了。”喜久雄姑且依照阿松反反复复嘴巴都说酸了的嘱咐，郑重其事地客套了一下。神色中已带倦意的男子闻声回头，只听喜久雄继续道：“初次见面，我姓立花，名叫喜久雄。这个人和我亲如手足，姓早川，叫德次。”

听到喜久雄这般郑重地介绍自己，德次也赶忙凑过来，下巴直往前探，和对方点头致意。

“不错嘛，这见面寒暄的话讲得有模有样的！叔叔我姓多野，叫源吉。身份是‘手代’，讲了你们大概也不懂，所以叫我‘源叔’就好了。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事，尽管来跟叔叔讲……对了，现在回去也没吃的了。我说你们两个，肚子也该饿了吧？”

男人此言一出，喜久雄二人不由对视了一眼。

“师傅，心斋桥那边应该还有中式面馆开着吧，能不能到那里停一停？”

单单是想到那一碗热气腾腾的中式汤面，二人几乎就要淌下口水来。

听着走廊上女佣的脚步声越走越近，喜久雄跟往常一样睁开了眼。一直以来，女佣必定会拉开拉门，催他道：“小少爷，吃早饭啦！”可这天却不闻其声。不知怎的，那脚步声竟兀自远去了。既然没叫，那继续再睡会儿。喜久雄重新抱紧枕头，但怀里这枕头异乎寻常，硬邦邦的。

“嗯？”喜久雄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不想眼前竟出现了德次全然不设防的睡脸。

这里，是花井半二郎的家……

这可真是糊涂得紧。待他终于想起自己身在何处，耳边顿时此一声、彼一声地传来了房子里的各种声响。

难道厨房边门就开在旁边？最先听到的，是商铺伙计气势过足的声音，正在询问订货数量。除去那个答复小哥的女佣，这宅子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绝非一人两人。不光前后左右能听到拉门开开关关，还有个男人正大声呼喊另一个人，就连厨房里丁零当啷堆叠碗盘的声响都一一入耳。当喜久雄格外分明地听到这些声音时，还真佩服自己：够本事，这么吵都能睡到现在！

不过，在辨明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声响之后，喜久雄心里莫名涌起

一股怀念。因为晨间的此番喧嚣，让他不由回想起权五郎在世那会儿自家的景象。就在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段在长崎立花家从未听闻过的三味线的琴音，方位极远，似有若无。

昨晚，“手代”源吉请吃了一碗汤面后，领着他们来到一片不知坐落在何处的豪宅林立的街区，当时已近清晨五点。喜久雄被源吉推着后背，走进了半二郎家甚是气派的边门。对方劝道：“赶了这么长的路，累了吧？去房里再眯会儿吧。”当时众人早已熟睡，宅子里静得连厨房的水滴都能激起回响，喜久雄二人蹑手蹑脚地穿过了走廊。如今想来，这一切仿佛发生在片刻之前，又仿佛早已过去了数日。

喜久雄躺着未起，正准备抬腿踢一脚身旁的被褥，不想德次不知什么时候也已醒来，竖着耳朵问道：“这声音，是三味线？”

“小伙子们！早啊！”

话音刚到耳畔，枕边的拉门突然被人一把拉开。昏暗的屋子里，前一秒刚刚射进一道阳光，后一秒，便有一人挥着手像要驱赶阳光下飞舞的尘埃般催促道：“都快大中午啦。外头天气好得很！差不多起来了吧？”

是“手代”源吉。他咋咋呼呼地踩过被褥，进到了房里。

只听他继续道：“洗脸的地方，在走廊那头。擦脸布嘛，边上随便找一块用用。旁边就是厕所。我们家老爷已经去剧场了。他说了：‘慢慢来，先在大阪玩个几天，习惯习惯。’等一下，夫人练功差不多也该结束了。你们两个抹把脸，过去打个招呼？我们家夫人是‘相良流’世家的传人，都晓得吧？”

这个名叫源吉的男人，嘴皮子动得真叫利索，同时那手也是半刻不歇。这啊那的说着说着，便将喜久雄和德次的被褥一把收了过去，随手叠作一团，塞进了壁橱。紧接着，又啪嗒啪嗒拉开了拉门和窗户，好似要驱赶手足无措、傻站在原地的两个人。最后，还从窗里探出头去，喊道：“阿势啊！九州的小伙子们起来了，弄点牛奶什么的，给他们喝。”

“晓得啦！……咦？源叔，你怎么没跟老爷去剧场？”

“这个月，不让我进剧场啦。”

“怎么啦？”

“开演那天早上，什么断了、碎了、掉了，不该讲的我都讲了，把老爷给气得呀。”

“哎哟，那怪你自己不好呀。”

“哟，夫人练完功了。快快快，小伙子们，抹脸去！”

说话间，不知何处传来的三味线琴音戛然而止。

喜久雄与德次去洗脸池收拾停当后，源吉似乎已在别处办妥了一桩工作。由他领着，二人沿长长的走廊忽右忽左，往深处而去。要论规模，长崎立花家的房子绝不能算小，但到底不比这戏曲世家的府宅，别有一番韵味。两家的走廊虽说一样被擦得溜光锃亮，但帮会宅子的地板，常年都是一众汉子赤脚踩踏；与之不同，这里的地板叫人联想起女人裸露的玉足。

在那长长的走廊尽头，噔、噔，有两级下行的台阶，前面便是一片敞阔的练功房。

每年，为练习年宴上助兴的歌舞伎剧目，喜久雄二人也曾连日出入丸山艺伎管理所的练功房。不过这片练功房比之更新，散发着去了皮的白木沁人的清香。

刚巧有个女人从练功房走出来，源吉赶忙叫住了她：“夫人！”

“哦哟，源叔啊，来得正好。帮我个忙，到御堂筋路的天马屋那边……”女人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下来，注意到了喜久雄二人，吐出一句“哦哟哟”，双目圆睁道：“睡到这个钟点刚刚起来啊？肚子肯定饿死了吧？”

这位夫人名叫幸子，是半二郎的继室，那时未满四十。只见她一头黑发绾在脑后，后脖颈处散发的风韵，即使和长崎丸山最受追捧的艺伎小桃相比，也不见得有丝毫逊色。

“从今天起，劳烦夫人费心了。我叫立花喜久雄，这是早川德次。我们两个生性愚钝，还请夫人多多担待。”

不消说，又是阿松苦口婆心教给他的客套话。

“这话说得客气了！不过到底怎么回事，老爷还什么都没跟我讲呀。真是天晓得，这么大的两个孩子，要我来照顾，怎么照顾得了嘛！再说了，一直住在这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算了算了，不说这些，要不先吃中饭吧？家里有藤田屋的腌萝卜呀！”

此番初初照面的话说得也真是模棱两可，二人既像是受了欢迎，又似乎早早被当作累赘不受待见。

不知是不是大阪这地方人们习性如此，总之这一大家子上上下下，从女主人幸子到“手代”源吉，再到女佣领班阿势，还有那些年轻的女佣和一众男仆，个个皆是快嘴利舌，真个是话多得很。

比方说，幸子在去厨房的路上，冒出这么一问：“对了，那个装新草履的包袱皮，今儿早上，好生叫老爷带去了没？”

源吉听后应道：“应该是叫新平拿去了。就是那个，红颜色的包袱皮对吧？”

“不对不对，装新草履的，应该是绿颜色的呀？对吧，阿势！”

“哎哟，这个我就不晓得了。不过，新平出去的时候，我就给了他平常用的那个包，是不是装在那里头了啦？”

“不对的呀。这可要命了，怎么办啦。要是真没带过去，我家那口子，今儿在化妆间就没鞋子穿了呀。”

“说的是那双新草履吧？今天早上，新平是要带去的，可是老爷说了：‘那破鞋子，穿起来硌脚，不带了。’”只听一人扬声插话，是屋顶上那个男仆，正在清扫排雨渠。

那之后，一众人等各说各的，什么带去了、没带去，看见了、没看见，老爷说了不带、没说不带……到最后，一想到半二郎此刻正打着赤脚在后台穿梭，众人不由心生同情，但同时又忍不住想笑。

“哦哟哟，你们看呀，是放在这边没带去呀！”结果，幸子到底是在玄关鞋柜里找到了那只装草履的包袱皮，不由叹道，“真是要了命了，我家那口子，这会儿还真打赤脚了呀！”此话一出，府宅上下顿时笑成一团。

说话间，喜久雄二人被领到了半二郎自家用的厨房。饭厅里清一色刷着原色油漆，和纯日式的府邸格格不入。只见里头有个少年，与喜久雄二人年岁相仿，正独坐桌边，闷闷不乐地吃着一碗肉汤乌冬面。

幸子开口道：“俊俊呀，你怎么还在的啦！像你吃那么慢，这乌冬面都要急死掉了呀！”

这位被幸子嗔怪的少年，正是花井半二郎的独子，本名大垣俊介。那时，他已经使用“花井半弥”的名字首登舞台。其人与喜久雄同岁，年方十五。

或许是被母亲当作小孩子对待，心头窝了一团火。俊介急着要在新

来的喜久雄二人面前显一显威风，遂出言讥笑道："哦哟，这新来的下人，年纪怎么都这么小！"

放在平时，喜久雄也好，德次也罢，但凡有人出言冒犯，自当是来者不拒，怒骂回去。然而此刻，二人望着眼前这个白肤少年，对他通透的肤色看愣了神，竟都不曾意识到对方是在出言挑衅。

虽说喜久雄和德次是在长崎的花街长大，但在繁华都会大阪人的眼里，那终究不过是九州的乡野之地。夏天跑去鼠岛下个海，冬天爬上唐八景山放放风筝，身为男孩，在烈日底下跌打滚晒自然理所应当。所以，俊介这肤色在二人看来很是异样。

见喜久雄二人毫无反应，俊介越发窝火，一脸不悦地站起身，扔出一句："这碗，给我收拾干净！"说罢，一掌拍在喜久雄肩头，便要离开。

这时，德次终于回过了神，一把揪住对方领口，怒道："把话说清楚，叫谁收拾呢！你小子，晓得在跟谁讲话吗？！"

德次早已习惯这种场面，被他这般呵斥，世间少年大凡皆要颤上一颤。不过，眼前这个俊介，倒是人不可貌相，胆量不小，回怒道："跟谁讲话？当然是跟你们两个了！蠢货！"

饭桌前，情势一触即发。但凡某一方稍有动作，只怕一场混战在所难免。

此时，幸子插了进来："哎哟喂，烦不烦啦！你们几个小鬼头，过不了两天，肯定就好得不得了了。这较劲的阶段，直接跳过去算了呀……好了好了，随你们便。要吵快点吵，今明两天给我吵吵掉，听见没！"说完，便将面碗端去了洗碗池。

俊介一掌拍开德次抓着他领口的手，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叫唤起了源吉："源叔！源叔！"

"来了来了，这么大声做什么啦？"源吉应着声跑了过来。

"做什么？！要出门了呀！"

"出门去哪儿？"

"去哪儿？！去练功呀！"

"哦。"

"哦什么哦！还不快送我去！"

“送你？拿什么送？”

“拿什么送？！拿车送呀！”

听到这里，幸子忍不住笑出了声：“你发什么神经。源叔什么时候开车接送你练功的啦？！要么像你小时候那样，让源叔用肩膀当车子，你骑着过去好不好？”

对话至此，在喜久雄二人面前，俊介的面子早已挂不住，只见他一张脸涨得通红，像小孩子般气嘟嘟地鼓起腮帮子，朝玄关而去，脚下的步子踩得震天作响。

“夫人，您未免笑过头啦！”源吉对幸子语带埋怨，赶紧追在俊介身后，叫道，“小少爷、小少爷！源吉陪你去练功场好不好！”

喜久雄也是后来才知，其实源吉本是师从半二郎学艺的弟子，可谁承想，比起台上的演艺功力，倒是那份忠义之心打动了半二郎。不知该叫他俊介的“保姆”，还是该称其为“奶娘”，总之早在俊介还裹着尿布那会儿，他就已经代替两位生身父母——当红歌舞伎演员与舞蹈世家的传人，尽心竭力地照顾俊介。

“好了好了，开饭啦……阿势啊！你这会儿，得不得空啦？”俊介与源吉前脚刚走，幸子便叫唤起了女佣领班阿势。

“能不能问问……”在其身后，喜久雄开口问道，“这练功是练什么功？”他又把先前的话题拿了出来。

“今儿嘛……”幸子说着看向墙上挂的黄历，女佣领班阿势闻言插话道：“少爷今儿，练的是‘义太夫’(4)。”

“对对，今儿，是岩见师父教他。”

“练义太夫？”此刻也就喜久雄来了兴致，至于德次，正急不可耐地探头张望阿势刚刚揭开盖子的那口锅。

“你晓得义太夫？”幸子一边从橱柜里动作利落地取出碗筷，一边问道。

“我妈爱看人偶戏。小时候每次来大阪，都会跟她一道去看看。”喜久雄答。

“哟，原来喜久雄家的姆妈喜欢人偶净琉璃呀。那都看过什么戏？”

“市井戏(5)嘛，看过《酒铺》《壶坂》。历史戏嘛，看过《妹山与背山》里的‘追恋’。还有就是，《五条桥》什么的舞戏。”[5]

“哦哟，你还晓得‘舞戏’这个讲法啊？那你自己也蛮喜欢的，是不是？”

被人此般正经八百地一问，喜久雄一时穷于应答，自然不讨厌就是了。

此刻，德次那头早已顾不得喜久雄，他肚子大概饿得够呛，只见整个人都已紧紧贴到正在热味噌汤的阿势的背上。

“你要是感兴趣，吃了午饭，去看看好了。”幸子嘴里说着，手上已开始从木盆里舀出微凉的米饭，听口气像是忽然想到才补了一句。

“去看？去哪里看？”

“这个嘛，当然是去岩见师父那里看呀。你们等会儿自己过去，让师父给你们看看俊介练功。不过话说在前头，那个师父蛮凶的，去了以后要老老实实地看，不可以瞎胡闹！”

“真可以去看吗？！”单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推断，要说喜不喜欢，喜久雄想必还是喜欢义太夫调的。

且容在下调转话头往回说一说。此前决定将喜久雄托付给花井半二郎之际，阿松对牵线搭桥的爱甲会辻村最先提出的要求便是：“不管怎样，一定要让这孩子在大阪念高中！”

辻村将此话转达给了半二郎，后者当即应承下来：“这个好办！犬子跟权五郎大哥家的公子同岁，开了春正好要去私立的天马高中念书。到时让喜久雄跟犬子一道去就是了！”

于是，整件事就此定了下来。

且说这天马高级中学，也算是有口皆碑的名校，不但学业抓得紧，还着力弘扬关西地区的文化艺术。

花井半二郎出生于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由于其父亲一贯秉承的教育方针是：“演员懂那么多学问做什么！有这闲工夫，不如多看一两出前辈们演的戏，那才是真的对自己有用！”所以半二郎连最基础的小学都没念完。不知是不是对这段过往的逆反，他四十过半方得一子，断断不愿儿子俊介以后因学历低下而领受世人的冷眼和屈辱，故而对儿子的教育问题，比同辈的任何一位演员都要热心。

“阿势姐，这是什么菜？真好吃！”德次本就擅长跟人套近乎，而且不知怎的，肚子总是饿得极快，对于那些给他饭吃的人，黏起人来非比

寻常。

“好吃吧！你没吃过肉丸子？这番茄酱可是我们丹波屋自己做的！”阿势一边往喜久雄碗里添入第二碗米饭，一边扬扬自得道。

“打生下来还是头一回吃呢！小少爷是吧？以前在立花家，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嘞！”

听了德次这话，正就着腌萝卜吃茶泡饭的幸子猛然抬起头，笑道：“哦哟，喜久雄也是‘小少爷’啊！我们家俊介也是‘小少爷’呀。那以后就是小少爷一号，跟小少爷二号了！”

只见半二郎府邸的边门处，晃出两个叼着牙签的人影，看样子像要出门散步消食。此二人，正是刚刚饱餐了一顿的喜久雄和德次。

刚一出到门外，德次便停下步子，俨然一副感慨万千的神情，眺望起了蔚蓝的天空。

这一带是大阪数一数二的豪宅区。当红歌舞伎演员半二郎的府邸自不必提，望向那头，还有某电影演员的家宅，转向这头，则是某知名威士忌酒公司老板的府邸。在简素细窄的道路两旁，立着的皆是一排排古雅的黑墙与松木。

“小少爷，这地方不管往哪边看，都看不到山呢！”

在一脸讶异的德次身旁，喜久雄也原地绕转一周，环视着四面的天空。还真是。想长崎无论站在哪儿，俯首皆是海，举目皆是山。相比之下，此处的风景截然不同。

“昨天到的时候，乌漆墨黑的，都没注意到……”德次依旧踮着脚，试图越过一栋栋深宅大院的乌檐黛瓦，搜寻那看不见的山。

“小少爷，你说这条路，是不是不管走多远都这么平？”

“应该是吧。大阪没有海，不过有很大很大的河。那河宽得在长崎都没见过，河里的水就跟不会动一样。”

二人慢悠悠地迈开步子，依旧在天空的彼方找寻着山的踪影。

“对了，小少爷！这里没有坡，自行车想骑到哪里，就能骑到哪里呢！”德次忽然有此发现，开心地嚷嚷道。但他这话却让喜久雄在莫名之处心生感慨：还真就离开了那座满是坡道的城市，那个连自行车铺都不曾有的长崎，来到了如此遥远的地界……

“不过，小少爷骑自行车，德次我要骑摩托车！”

“凭什么啊？凭什么只有阿德骑摩托车吗！”

二人任由笑声回荡在安静的路上。又朝前走出片刻后，正如阿势所说，前方竖着一只快件专用的蓝色邮筒。邮筒右边挂了一块大气考究的门牌，上书“岩见”二字，门牌后的宅子气派得让人以为是什么高级料亭。

门口是座庞大的数奇屋门[6]，钻脚门进去，空气紧绷得很。只听得宅院里传来一阵阵“砰、砰、砰啪啪、砰”的声响。伴着醒扇[7]轻快利落地敲击桌板的声音，空气中回响着俊介练习义太夫调的说唱。

德次伸手便要拉开大门，喜久雄拍他肩膀，一把将之拽回，径直朝传来声音的中庭走去。只见檐廊一侧的赏雪拉门里，俊介已是满头大汗，正在受教练唱。

“想你阿爸哪里会像你这个样子，‘哎’这种音不会放出来唱的呀。声音不可以放出来。好，下一句！”

这——当——此——际——

“错了！是‘正——’，不是‘这——’。”

正——当——

“不对！声音要再收一点！”

正——

“不对不对！你看我肚子，能看到在动是不是？你的就看不到在动！说明肚子没有用力。再来！”

正——当——此——际——

只见一人与汗流浃背的俊介对面而坐，将那桌板敲得砰砰作响。此人便是岩见鹤太夫。他那时虽已年届古稀，但说话音色之饱满，还有那气血充沛的肤色之光润，就连正当璀璨年华的俊介，在那份生气面前都不免显得气息虚疲。

熊——野之——，次龙——

“你看，又来了！不是‘龙——’，是‘郎——’！”

熊野——之——

“下巴！下巴收进去！”

次龙——

“你看看，又错了！是‘次郎——’，不是‘次龙——’！好，来！追了追了，叮！”

追来了——，啊——，啊——，啊——

“不对，是‘来了——，啊——啊啊——’！”

来了——，啊——

“不对不对，不可以拖！听好了，是‘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面前这二人简直如两条吠来吠去的斗犬，看得喜久雄和德次几乎都要喘不上气。

来了——啊——，啊——啊啊——，啊——

“对，要在喉咙口把声音放出来。啊——啊啊——，来。”

来撩——，啊啊——

“哎呀，不可以用这样子的声音唱！不是跟你讲过很多遍嘛，这义太夫，特别是这些个历史戏，绝对不可以把声音全放出来的。全放出来就小家子气了呀！”

“是……”

“好了好了，休息一会儿。去那边喝点茶，把汗擦擦掉。”

此话一出，练功房里就像猝然断了线，气氛幡然一转。就连在一旁

只看不练的喜久雄和德次，也不由双双松了一口气。

二人的动静似乎也传进了屋子。只听一声：“你们两个，就是九州来的俊介的朋友是不是？刚刚幸子来打过招呼了。待在那里冷不冷，到屋里来吧。”

出声招呼二人的，正是片刻前还活像一条土佐犬(8)的岩见鹤太夫。此刻离了练功的状态，只见那双手与深沉素朴的美浓烧(9)陶杯分外相称，整个就是一慈眉善目的老爷爷。

“这两个家伙，才不是我朋友呢！”俊介倒是辩驳了一句，可惜嗓子练功练哑了，未能成声。

“那就打搅嘞！”不拘礼数的德次先一步上到房里，喜久雄紧随其后。

只听鹤太夫道：“你们两个也一道来听听。这歌舞伎演员，要是不懂义太夫跟跳舞，不要说独当一面，就连半面都当不了！这两把刷子，不管怎么讲肯定是要的。不会义太夫，首先就不晓得怎么变换声音。义太夫这东西，非得叫人一听到声音，马上就能知道：哦，这是个坏老头子；哟，这是个俊小伙。做不到这样，是不行的。”

此时此刻，鹤太夫分明弄错了训导的对象。德次这小子听了也只知暗自偷笑，而另一边，喜久雄却是一口一个“原来如此”，挂了一脸心服口服的神色。

所谓义太夫戏，其实就是人偶净琉璃，比如《义经千株樱》和《菅原授道习字鉴》。[6]这些剧目起初皆以人偶戏的形式上演，后经改编转化为歌舞伎，传为经典。

鹤太夫继续道：“所以说，这义太夫戏虽然名字叫义太夫，但如果真的照着义太夫演，那么大家看看人偶戏就可以了。在这歌舞伎里头，要是没有一些人偶戏变成歌舞伎以后才有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歌舞伎是活生生的人在舞台上面演，所以要更加活灵活现，更加有实实在在的感觉。而观众看了以后，又会觉着：哦，原来这东西是从人偶戏过来的，有些个地方确实像人偶。这一点也必须让观众感觉到。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听到此处，俊介喝了一口已经变凉的绿茶，不想呛在嗓子眼，夸张地一通猛咳。坐他身旁的德次赶忙伸手帮他拍背，却被俊介喝止说“别碰我”。后者挥臂想要推开德次的手，不过那手上并未使力。

“你！来一段试试。刚刚都听到了吧？就是那个‘来了——，啊——啊啊——’。”

冷不丁被鹤太夫点名，喜久雄不免有些慌神，却也猴子学人样，唱了一段。

“好，你也试试。”接着轮到德次被点名。

“来了——，啊——啊啊——。”德次唱道，手上仍在帮俊介拍背。

“你多大了？”

“十七岁。”

“就是嘛！你这个声音，彻底变声了。可是这边两个，还没有变好。其实最好呢，是让嗓子休息休息多养养，但一直不用又会钝掉。对演员来讲，这个岁数最麻烦了！”

说完这句，鹤太夫突然举起醒扇，“砰！”一声敲响桌板，张口便是：

来了——，啊——，啊啊——。来！

毫无预兆，练功重新开始。

“会分心的好不好，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俊介抱怨道。

俊介与喜久雄二人几乎可说是头一次照面，这练功挨训的样子被他们看了去到底面子上挂不住，所以他急着赶二人走。可当事人喜久雄已对鹤太夫示范的唱腔听入了迷，而德次也真叫是德次，正忙着将手伸向盘中的茶点。眼下这状况绝无可能遂俊介的愿。

“喂！快来！”被鹤太夫一瞪眼，俊介也无计可施，扬声唱起。在他身旁，德次趁鹤太夫不注意，偷偷塞了一嘴的茶点。而在德次的身旁，喜久雄和着鹤太夫敲的醒扇，手拍膝头打着节拍。

来了——，啊——，啊啊——

“对对，比刚刚好些了！”

练功房内的景象眼看又变回了斗犬场，空气再度紧绷到没有一丝松弛。

故事说到这儿，想必会有看官对这鹤太夫的心思大惑不解：纵然受

训的弟子只有十五岁，这练功房好歹也是神圣之地，岂能随随便便将无关人等放进来？

实不相瞒，此中确有隐情，且将时间拨回到数天前。正是那半二郎，亲自登门来到鹤太夫处，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这一次，受人之托委实推托不掉，有一个男孩子将寄养到鄙人处，还望老爷子准许他和俊介一道，在您这里练功受教。"

顺带一说，据称缘由有二：其一，俊介乃家中独子，免不了娇生惯养，没个对手，练功总也投入不进去，所以想给他树个敌手；其二，这孩子究竟是龙是蛇，眼下还不好说，但凭直觉可知，他天生拥有做演员的资质。

喜久雄自然无从知晓这背后的隐秘。从这一日起，他便迷上了鹤太夫亲授的义太夫调，彻底沦为了俘虏。行文至此，本章页数已尽，至于那些个后话，且待下章分解，还望各位看官耐心作陪。

(1) 日本传统的习俗礼仪，主要用于喜庆场合或表示祝福，每呼喊一声，双手都需高举过头，现在虽不如过去常用，但在公司年会或举行国家仪典时仍可看到。

(2) 指佛音铃，日本人家中常用的佛教法器，放在供奉牌位的佛龛内，祭拜后敲击一下，铃声空灵悠远，喻指驱除邪祟，将祈语送往极乐净土。

(3) 本名吉良义央，供职于江户幕府，一七〇一年受命辅佐赤穗城主浅野长矩接待天皇特使。浅野因不满吉良的态度而在江户城内将其刺伤，结果被命切腹自裁，吉良未受任何处罚。赤穗武士获知此事后，在大石良雄（大石内藏助）的统领下，多次向幕府请愿未果，遂于当年十二月率众攻入吉良府邸取其首级。复仇完毕，大石也甘愿受罚，切腹自尽。该事件被称为"元禄赤穗事件"，也称"忠臣藏事件"。

(4) 日语"義太夫節"的略称，即义太夫调，净琉璃中的一个流派，由十七世纪江户时代前期的大阪艺术家竹本义太夫所创，入选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后还与人偶表演相结合，发展出了人偶净琉璃，也称"文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日语原文为"世話物"，歌舞伎与人偶戏的两大分类之一，以市井百姓为主人公，旨在呈现世间百态，代表作有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殉情》（日语原题为"曾根崎心中"）。另一类为下文提到的历史戏，日语原文为"時代物"，侧重于表现十七世纪江户时代之前的史实典故，主人公多为武士、僧侣及公卿。

(6) 传统日式建筑的屋宇式院门。"数奇屋"原指小规模的茶室，后将融合这一风格的日式传统建筑统称为"数奇屋样式"，该样式承袭日本茶道理念，不尚虚饰，力求简朴。

(7) 日语原文为"張扇"，古典歌舞剧"能剧"、说书、单口相声等日本传统曲艺表演中所用的道具，作用类似中国的醒木，用于敲击声音，引起观众注意。

(8) 日本著名的斗犬品种之一，由四国犬与西方大型猛犬交配而成。

(9) 对日本岐阜县美浓地区出产的陶瓷制品的统称。

第四章　大阪第二折

要说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的大阪，那时正一路迎向五年后的世纪盛会“日本世界博览会”，整座城市如同煮在锅中，沸沸扬扬。假如说那场吸引了六千四百万人的世博盛会，让大阪跻身国际都会，成了一位风雅时尚的成年人。那么这昭和四十年的大阪，便还是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初中生。既算不上大人，也不是孩子，可以谓之曰都市，也可称其为乡村，鼻子底下刚刚生出一层细密的绒毛，说不出的青涩与鲜活。

而在这大阪城里，最最青涩与鲜活的地方当数大阪站前。昼来夜往，总有做着都市梦的年轻男女，一批接一批从乡村来到这里。

这一日，又有一位此般风貌的少女，显然已被车站前纷扰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看那样子，似乎是吸引眼球的东西太多，不知从何看起。百货店前，气球拉起的条幅广告高高伸向半空；大马路上，堵塞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头；街道上，梳着新潮发型的办公室女郎阔步而行，而在其脚边，烂醉如泥的男人瘫躺在地。按理说，初夏的风本应舒爽宜人，可此刻却混进了车站前各式各样的气味，有汽车尾气和发用定型水的味道，还有人醉醺醺的鼻息。

“小妹妹，是不是刚到大阪？”

少女两只手上各提一只包，重新拿稳后正要迈步，身后突然有个年轻男人与她搭话。此人一看便是个小混混，十之八九，是蹲守那些离家出走的乡村姑娘，把人不知贩到何处的无良之辈。

“小妹妹，哪里来的？第一次到大阪是不是？都写在脸上了！”

男人一副自来熟的口吻，少女对此心存戒备，把头扭向了一边。不过，小混混倒也没说错，这位刚从长崎来到大阪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春江。

“小妹妹，是不是出来讨生活的？这边有没有亲戚？”小混混嘴里飘出一股薄荷糖的味道。

“我在这儿等人呢，有人来接的！”小混混的手亲昵地搂过春江肩膀，春江一把将之推开，答道。

那小混混一听，道：“小妹妹，九州来的吧？我妈也是福冈人呀。”还学起了一句福冈话的广告语，“‘晓得吗？好吃的嘞！’[(1)]”说罢，

自顾自笑起来。

顿了顿，那小混混又道：“人家都叫我‘阿倍野的弁天’。小妹妹，我找你讲话不是要骗你。看你一个人也没个方向，所以小哥哥我有点担心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男人还蛮热心的。”

从对方嘴里吐出“弁天”这个绰号的那一秒，便知这男人绝非善类。(2)可听了他这几句玩笑话，春江险些笑出来。

“你说有人接，谁来接你啦？”

“我男朋友……久雄。”

“哟，小妹妹，都有男朋友了？你这男朋友，久雄，在这边做什么？当工人？”

“我家久雄一边读高中，一边学艺当演员的！”

“当演员？就是那些新喜剧的搞笑艺人对不对？要这么说，小哥哥我也认识上台表演的艺人呀！”

这男人嘴皮子动得真叫快，春江单是听他说话，便觉得眼前似乎要天旋地转。

“不是新喜剧！是歌舞伎演员！”

“歌舞伎？就是这个歌舞伎？”弁天说着，摆出《化缘簿》[7]中弁庆亮相的动作，喉咙里顺带挤出一串“咔、咔、咔”。春江到底没绷住，笑了出来。

“喂！”下一秒，弁天的身子突然被人朝后一拉，竟是德次出现了，“你小子，对阿春妹子做什么呢！”

春江一看，也不管德次正对人发着狠，两只眼珠滴溜溜乱转，急忙追问道：“久雄呢？”

“小少爷啊，今天练跳舞，来不了了。我替他来接你！”随话音而来的，是德次那张久违的笑脸。

“喂喂！这位老弟，你插进来做什么！人家姑娘等的又不是你，是男朋友久雄好不好！”这下子，刚刚被拽到一旁的弁天，转而纠缠上了德次。

“你这家伙，烦不烦！哪帮哪派的？晓不晓得小爷我是长崎立花的？居然敢这么说话！”

“什么长崎立花？傻不傻！蠢货！”

这会儿刚好午休，一些吃完饭的上班族，嘴里叼根牙签，围观起了二人对骂。

德次素来爱出风头，看热闹的人越多劲头越足。只见他双手握拳，骨碌碌交替打圈，脚底下还学着人称“疯狂风车”的职业拳手“FIGHTING原田”，踩出一套步法来。而与之对战的弁天，则使出正统的日本柔术，稳步沉腰，一点点逼向德次。

“上呀、上呀！”在围观人群的起哄下，德次先一步出手，孰料那一拳被对手闪身躲过。反倒是弁天，一把扣住了德次的脖颈，顺势将其按倒在地。不过，德次没有就此落败，只见二人扭打作一团，拳头嵌入对方肉脸，可以听到一声声拳拳到肉的钝响。

就局面来看，双方战力五五对开，不相上下。二人在围观者脚边忽而滚到这儿，又忽而滚到那儿。既像两头雄狮抵命厮杀，又像两只小奶猫在嬉闹玩耍。

等到二人打得上气不接下气，围观人群也差不多看腻了这午休的余兴节目，三三两两回去工作了。

只见车站前的人行道上，空留二人躺成个“大”字，大口喘着粗气。

“你看你，德哥……”春江咕哝着，拿出手帕给德次擦去嘴角处的血迹。那个弁天也躺卧在侧，状态如出一辙。从道义上讲，春江本没有义务理会弁天。也不知该说是心慈好善，还是爱管闲事，到最后，她也同样拿着手帕给弁天擦去了鼻血。

“真没事？都肿起来嘞！”春江关切道。德次被她用蘸湿的手帕捂按着眼睛，面无表情地在有轨电车上摇来晃去。

“久雄还在信里讲，已经习惯在大阪过正经日子了。依我看，还不是老样子！”春江道，脚边放着两只硕大的旅行包，塞的都是生活必需品。

“大阪的生活，怎么样？”春江问出这话时，德次掰开了那只说是在车站买的豆沙面包。

“小少爷嘛，天天不是练功就是念书，忙得很！我嘛，自己管自己，有时候跟在源叔后头，学着做些‘手代’的事情。”德次说罢，一口咬在面包上。

“德哥，你说话带大阪腔呢。”

“有吗？”

“有啊。你自己没发现？对了，这‘手代’又是什么？”

“手代嘛，就跟立花组的住家小弟差不多。”

“那这边的生活，跟长崎没两样喽？”

“也是呢。偶尔嘛，会让我跟小少爷一道去练练跳舞。”

“真的吗？德哥也练？”

“嗯，不过是给小少爷他们当陪练。”

“小少爷……他们？”

“还有俊少，就是这边老爷家的公子。”

刚说到这里，电车开到了目的地。二人高呼：“我们要下，我们要下！”慌慌张张冲下车去。

“这地方全是大宅子呢！”春江下车后，环顾四周道。

德次却答：“都已经习惯嘞。”事实上，他简直就像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本地少年，走出车站，钻进一条隐蔽的小巷，再由一座神社横穿而过，朝喜久雄所在的房子走去。

“对了，德哥，一会儿见了那家人，我要怎么介绍我自己？”当从德次嘴里得知没几步便要到时，春江忽然局促不安起来。

“都打过招呼了，说你是小少爷的远房亲戚。”

“装成亲戚没关系吗？”

“没事。我跟小少爷，在外头偷偷给你租了房子。”

“啊？就我一个人……住外面？！”春江惊得停下了步子。在她停步的地方，立着一座气派的数奇屋门，正是花井半二郎的府邸。

“这儿就是我跟小少爷的家嘞！”

这话倒是说得不假。只见德次大模大样推门而入，刚喊了声“我回来啦”，便听得府宅各处女佣男仆的招呼声此起彼伏：“小德啊，你跑哪里去啦？刚刚源叔在找你呀！”“哟，阿德回来啦？今儿晚上，麻将三缺一！”“小德，厨房里头有羊羹哦！”足见其已彻彻底底融入了这户人家。

“走、走！”德次对这些招呼置若罔闻，领着春江忽右忽左，朝宅子深处走去。

“我跟你讲呀，这家的夫人可是日本舞‘相良流’世家的传人。”

“啊，又来了，大阪腔！”

德次无意间脱口而出的大阪话被春江揪个正着，本人不由挠了挠头。

走着走着，先前还是隐隐约约的三味线琴音和鼓声，渐渐清晰起来。德次不由放轻脚步，低语道：“在练功呢。”只见他一边竖起食指按在唇边，比出一个“嘘”的动作，一边挥手将春江招至练功房与邻屋之间的走廊。

走廊上，白色拉门一字排开。德次对着其中一扇，悄无声息地拉开约莫一厘米，道：“从这儿可以看到里头。”

春江闻言，赶忙凑过脸去。她眼中映出的，正是朝思暮念的喜久雄。

“一起站在台上的，就是俊少。”德次说。

此刻，二人正在练习日本舞。按理说，本应穿些浴衣之类的衣服，可不知何故，两人浑身上下皆只有一条裤衩。从方才开始，就和着“啪、啪”的响板(3)，重复着同一套动作。

一双大手——，说张就张——

伴着义太夫调的说唱，喜久雄刚一踏出右脚，便听得一人嚷嚷着“不对不对！不对！”冲上台去。与喜久雄二人一样，他身上也只有一条裤衩，此人便是花井半二郎。

“你要我讲多少遍才懂！像这样，抬起脚踩出去的时候，要在心里头等一等，然后再踩！否则动作就不够大气！把动作做得这么小家子气，你背上文的这个威风凛凛的东西，都要掉眼泪了！”

半二郎说着一把抓住喜久雄的大腿，嘴里喃喃着“这样，这样！”，像摆弄人偶般摆弄起了那条腿。

这动作似乎已被纠正了好几回，只见喜久雄腿上已经起了淤青。

“来，换你！”半二郎旋即转向俊介，“好，下一个动作，脱衣，出右脚，再出左脚。好，右脚伸出来打一个圈，反向挥刀，右手握拳。对，就这样直接亮相……错了！不是讲了吗？手举起来的时候，要这样、这样呀！”

俊介被半二郎抓住的右肩上，也同样隐隐泛青。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戏是一出豪戏，你们演的是梅王丸跟樱丸。真到了台上，那可是要穿好几层重‘肉’[4]的。你们现在什么都没穿，动作就这么小，那还演什么演？！让你们像这样不穿衣服练功，就是为了看骨头！肌肉这东西，以后要多少长多少。所以，要先用骨头记住！像刚才那样保持亮相的动作很辛苦，对不对？肩膀会发抖，对不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让你们用骨头记住手抬到哪个位置会发抖，记住极限，记住自己顶顶好的动作！”

半二郎嘴上训着话，手里也没闲着，拿出一支饱蘸墨汁的大毛笔，在喜久雄的肩胛骨处，唰地画出一道墨线：“就是这块骨头！要让它记住，听懂没！”那气势，简直要将他背上的文身彻底抹去。

“好，再来一遍。啪、啪啪！”

只见喜久雄沉腰半蹲，稳住不动，脑门子上滚下一大串汗珠。

也不知是因为半二郎那番要用骨头记住舞蹈动作的训话，还是因为喜久雄二人刷了墨线的身体为稳住身形而抖个不停、脑门子上汗珠直冒，春江虽说只是躲在一旁窥视，却也觉得全身关节隐隐作痛。

“搞什么，到底要讲多少遍！这些个东西都学不会，还当什么演员？！”这一次，半二郎一个耳光径直甩向喜久雄的面颊。春江不由移开了视线，可在她身旁，德次却若无其事地吮着糖果。

“平时都这么严？”春江问，德次答：“今天还算客气的。要是碰上老爷心情不好，两个人不晓得要挨多少竹尺！”

“挨竹尺？”

“嗯。今天，你没看到竹尺吧？为了小少爷他们，昨天晚上，我偷偷把它藏起来嘞。”德次一脸得意。

“久雄他，没事吧？看着都瘦了。”

“那是长肌肉，结实了！就在前两天，我还跟小少爷掰手腕，头一回差点输给他！”

练功房里，二人仍在重复同一套动作。知晓内情之后，再看这半二郎在里头兜兜转转踱个不停，倒也确有几分像在找那柄竹尺。

“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阿春妹子，我先带你去租的房子吧。”

“啊，又是大阪腔！”春江说着便要发笑，德次慌忙捂住她的嘴，二人再度蹑手蹑脚离开了练功房。

“摆亮相动作的时候，这边这块肩胛骨，要像这样打开来，那才好看！”

“哎哟！疼！”

在春江二人身后，喜久雄的惨叫尾随而至。春江不由回过头，德次一把拽住她的胳膊：“快走。我们在这边，小少爷会分心的。”

虽说时间刚过正午，可这栋建在南海电铁高架铁轨旁的老公寓房里头，已是一片漆黑。

德次摸索着朝低矮的天花板下伸出手去，残破的马口铁灯罩下面，亮起一只裸露的灯泡，仿佛随时可能熄灭。不消说，这灯泡照出的房间也是老旧不堪。

“就只有……这房子？”春江忍不住咕哝道。声音显得惶惶不安，里头还夹杂着深深的叹息。

此处距离半二郎府所在的豪宅区不过两站路，可到底靠近短工聚居的廉租街，二人出站后途经的高架轨道下面，就摆着一片所谓的“小偷集市”。一些出处可疑的收音机和家具物什，皆被摆放在布上等待出售。

德次解释道：“立花家的大姐是有寄生活费过来，可这家里头的老爷规矩多，说什么‘不可以给小孩子那么多钱’。所以小少爷跟我都只能领些零花钱，怎么也存不出大数目的钱来。不过，都是暂时的，你先在这边忍一忍。要是有什么困难，小少爷就不用说了，我德次也保证随叫随到！”

正如德次所言，那段时日每到月末，长崎的阿松依然雷打不动，总会给半二郎汇来三万日元，充作喜久雄及陪住的德次的生活费。那个年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工资不过两万上下，而且高中学杂费等另结，仅就喜久雄和德次的食宿开支而言，此等金额理当绰绰有余。

只不过，依旧如德次所言，老爷半二郎管教甚严。想那时一碗拉面都要卖七十日元，而他发给儿子俊介的零花钱也一样只有每月一百五十日元。这绝非半二郎为人吝啬，恰恰是因为他心里顾念着这些孩子。事实上，阿松寄来的一分一厘，半二郎皆替喜久雄存了下来。只不过，这笔存款日后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此乃后话，且待时机成熟了再表。

先说回他们租的老公寓。等到过道上的伙房因为女人们下厨张罗晚饭的声响而变得喧闹嘈杂时，春江已在长途奔波的疲惫中睡了过去。而德次也是一如平常，因为无事可做，打起了小盹。直到这时，练完功的喜久雄，才终于出现在二人面前。

“阿春！”

听得喜久雄一声唤，春江一跃而起，应了声“久雄”，整个人扑了上去，仿佛要将数月来未能相见的思念一股脑冲撞过去。兴许是练功练得实在辛苦，喜久雄一时没撑住，竟瘫坐在地。

“久雄，没事吧？”

“对不住，我这膝盖不知怎么，抖得厉害。”喜久雄一脸苦笑，德次却从旁插手，粗暴地拉过他的腿：“不好好揉揉，明天又要动不了了！”说着，推倒他便是一通揉按。

“久雄，人家真想早点见到你。”春江道。

“我错了。天天练功忙得很，都抽不出时间来安排。”喜久雄答。

“你这练功也真够严的。我刚刚在外头看了一会儿。”

“你都看到了？这个礼拜是师父教。平常嘛，基本都是幸姨教……不过，还是师父教得好。来，我比给你看……”

喜久雄说着站起身，摆出了这日演练多时的梅王丸亮相的动作，道：“膝盖摆成这个角度，姿势看上去最威猛。可这样一来，这边的右手弯不过来。不过，师父刚刚教我了，只要把这背稍微动一动，手就能弯过来。可神奇了！你看是不是！”

春江已被彻底晾在一旁，喜久雄在她面前一遍又一遍比画着亮相的招式。德次见状插话道：“阿春妹子说了，先到南区的小酒馆做做工。是她妈介绍的，朋友开的店。”

可此刻的喜久雄一心忙于确认投石的动作，德次说的话半个字都不曾入耳。

“所以嘛，是‘起立，行礼’，不是‘新礼’。”

“起立，新礼！”

“不对不对，是‘行礼’！”

“没错呀，‘起立，新礼！’，哪儿不对了？”

“错了啦！就因为久雄你总说‘新礼’，所以大家才会笑得东倒西歪！”

只见校门里面骑出一辆自行车，上面载着两个人，正是喜久雄和俊介。看那情形，俊介似乎在给喜久雄纠正他那半吊子的大阪话。

“阿俊，回了家是不是马上就去京都？”

“说什么呢！现在直接去车站！源叔带了我们的行李，等在车站了。”

“啊？这样的吗？”

“是呀！要去京都了，早就盼着了！”

“嗯！”

这个月，花井半二郎在京都南座剧场参演《土蜘蛛》，饰演比睿山僧侣智筹。虽说距离学期结束尚有一段时日，但本月这几场戏即便是耽搁听课也要让这两个孩子长长眼力。正是因着半二郎的这份心思，自这一天起，直至“千秋乐”(5)的半个月时日，二人皆被叫去京都充任黑衣。

话是这么说，不过两个孩子事后才知，半二郎想让他们看的并非他自己的戏。他无论如何都想让二人到场一观的，是这个月，绝世名伶、当家“女形”(6)第六代小野川万菊在《隅田川》一剧中所饰演的“班女阿前”。

要问个中缘由，只因喜久雄寄养至半二郎门下，一晃已过去一年。虽说是与学业并行，但日常练功不曾有丝毫懈怠。在日复一日的学艺中，也不知是幸或不幸，半二郎自喜久雄与俊介二人身上，窥见的禀赋都不是男角，而是女形。

这种感觉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所谓女形，并不是以男扮女，而必须以男子之身化作女子，然后褪去女子的形骸，留下的方为“女形”。这两个孩子无一例外，皆是本能地把握到了其中的精髓。

“对了，阿俊，你说过到了京都要带我去祇园，不是骗我的吧？”

俊介手握车把，喜久雄三番五次拽他肩膀。从方才开始，那自行车便左歪右扭，眼看就要翻倒。

“不骗你、不骗你。我都关照过源叔了，他会把事情安排好。”

“我都没去过茶屋(7)跟艺伎玩，这可是第一次。”

“有我在，保证什么都教给你！”

“金比罗，船儿哟。[8]是玩这个吧？我都晓得的。话说这艺伎，肯定可爱极了吧！”

“那当然！身上香喷喷的，可好闻了！”

“想想也是。”

“对了，我听源叔说了，久雄，你是不是要到我们家当入室弟子？”等红灯时，俊介停下车，回身问道。

“嗯，这件事嘛……”喜久雄嘴上应着，手上抓住俊介的肩，在后车架上站了起来。

“会摔的啦！”

“没事没事。你骑你的，笔直往前蹬就好！”

“蹬不动的呀！一蹬就倒好不好！”

“那你就得使劲儿蹬嘞！”

且说这入室弟子，简单来说，便是小演员自小寄养到一级演员家中，和他一起同坐镜前并肩梳妆，从化妆间的礼法规矩到舞台上的念白招式，皆可得其口传身授。如果做了入室弟子，即便出身寻常人家，不是什么梨园名伶的世袭子弟“公子哥”也无妨，只要身怀才艺，将来便有希望担当要角。而如果只是普通弟子，那么无论拥有何等惊人的演艺天分，终其一生都只能给人充当配角。

顺带一说，这歌舞伎演员的等级大致分为“名题（一级演员等）”与“名题下”两类。只要荣升为入室弟子，所享待遇便与“名题”同等规格。

关于将喜久雄收为入室弟子一事，其实最早是由半二郎提出，商议的对象正是长崎的阿松。

阿松看罢半二郎的来信，先不论应承与否，她只觉回复之前，必须先见见自家孩子。没过几天，便来了大阪。

在大阪车站，阿松第一眼见到前来迎接的喜久雄，心下就已确信无疑：自家孩子在大阪这地方一定生活得充实无虞。而喜久雄这一厢，看到母亲虽然形容略显憔悴，不过大体依然如故之后，也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就撒起娇来，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学艺以来演练了哪些角色。

不消说，二人之间自然有书信往来，但自从喜久雄离开长崎之后，这是他们母子几乎时隔一年再度聚首。

有些事也是日后才知晓内情，其实阿松当时来到大阪，穿的那件纯丝绸京都友禅染和服，是低声下气央求当铺暂时借来一用的。那时的立花组早已名存实亡，日日遭人催债，不是讨要欠款，便是追收违约金。组里的土地房产皆已被拿去抵押，抵扣之后仍有不足的部分，便拿些家什、和服之类的送去典当，东拼西凑，过一月算一月。不过，唯独喜久雄的生活费，虽说有时会晚个五天、十天，但必定先于其他事项，最早筹措汇出。

也正因为如此，阿松才更需要这身纯丝绸的京都友禅染和服。身为道上帮派的大姐大，去往照管自家孩子的人家登门致礼，这终究是阿松今生今世、仅此一回不得不撑的门面。

对于立花家的困窘，半二郎似乎隐隐有所察觉。想必收入室弟子一事，也是基于这一点思虑考量的结果。说起来，也就只有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喜久雄，对个中内情一无所知。那时，正是这些大人默默无言的庇护，方才成就了喜久雄数年后被一些评论家盛赞为“有着与生俱来的舞台气质”的舞姿。记得有位文坛女杰曾说：“穷亦可穷出风骨，但穷酸毫无风骨可言。”那段时日，得益于阿松倾其所有、忘乎一切的庇佑，喜久雄终于被赐予了或可称之为“演员之魂”的不俗气度。

“久雄，在这里等就好了！”

已经有好一会儿，喜久雄三番五次站起身张望。俊介拉住他，往嘴里塞了根烟，道：“来，你也来一根。”

喜久雄接过递到眼前的烟，借了火，吞云吐雾一番后，再度站起来左看右看。

俊介见状调侃道：“你对那市驹，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嘛！”

他二人已由京都祇园人流穿梭的花见小路转入了一条小巷，此刻正处在祇园甲部歌舞剧场的后方，坐在崇德天皇御庙前的石阶上，已是等得望眼欲穿。所等之人，正是先前在那家名为“井政”的茶屋里，一同欢宴的两个舞伎[(9)]——市驹和富久春。

“阿俊，你先等着，我去那边的水井取点水喝。有点醉了，嗓子干得很。”喜久雄说罢，刚站起身，便听得耳畔有人笑道：“才喝那么点就醉了呀，也真好意思讲！”

款款现身的，正是市驹与富久春。二人皆已褪去和服，换上了便装。

“没叫人盯上吧？”俊介冲着二人身后查探了一番。

“就是怕人盯呀。你们不知道，今天那几个姐姐好半天都不去睡觉。是吧，市驹妹妹？”

“是的呀，我心里也急死了。害两个哥哥，在这种地方等了好几个钟头……”市驹说着秋波一转，朝这边投来一瞥。喜久雄那双眼睛自始至终未曾离过她的身。

先前在宴席上，市驹穿一身深绿和服，与她格外相称，头上那个红色鹿斑头饰也煞是清纯可爱。而这会儿，因为第二天休工，她已卸去粉妆，散开了发髻，吹弹可破的肌肤反倒有了些许成熟的风韵。一头黑发随夜风流动，还带着刚刚沐浴完的水汽。

“去我们住的宾馆，怎么样？”俊介牵起富久春的手提议道，却被对方一口回绝：“这么晚了，去不了了呀。”

“那……做点什么好呢？”

市驹插言道：“我想到那边御庙的院子里，去生个火堆。”说着，指了指身后无边的黑暗。

于是，四人去到御庙院中，在一个大铁皮桶里集了一堆枯叶，生完火还围着火堆坐了片刻。忽然，俊介猛然起身，不由分说地拉起富久春的手，朝暗处走去。二人自以为躲在了石灯后头，可他们接吻的影子却长长地拖在地上。

“阿俊跟富久春，认识很久了吧？”

虽然表面上装作没看见，可心里头到底记挂着。喜久雄与市驹的话题，终究还是绕到了对面那二人身上。

“我听人家讲，这丹波屋的少爷，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来这边玩了。富久春姐姐，好像也是那段时间开始做舞伎的。”

市驹手里拿了根小枯枝，想要用尖尖处聚拢飞散的火星。喜久雄笑问：“火这东西也能集起来吗？”

“我可真是！我呀，就是改不掉这穷酸的毛病。别看现在，有漂亮的和服穿，天天晚上还有好东西吃。可我从小就这样，看到什么都想捡。前段时间，还捡了姐姐她们用旧的腰带，后来被发现了，让她们狠狠笑了一通，都说我‘就是个穷丫头’。”

火星移上枯枝，市驹没来由地递给了喜久雄。接过的瞬间，微微触

碰到她的手指，凉得透心。

“市驹妹妹，你是京都人？”

“不是啦，老家在秋田。一个叫金足追分的地方，讲了你也不晓得吧？就是农村，到处都是雪。十二岁的时候，跟了现在的阿妈。所以，初中是在京都念的。”

“原来你十二岁就来这儿了。”喜久雄也没来由地，把燃起火苗的枯枝递回给了市驹。

“喜久雄哥哥是长崎人吧？那边是不是很热？会下雪吗？”

“基本不下，就是有一年……”

蓦然间，喜久雄脑中闪回两年前那场下着大雪的立花组年宴。对喜久雄来说，雪，会让他直接想起父亲权五郎的死。

“对了，喜久雄哥哥，你刚刚讲今天是第一次来祇园的茶屋玩，是不是？”市驹那张脸被火光映得通红。

“是呀。”

“那好，我决定了。”

“决定？决定什么？”

“我呀，就定喜久雄哥哥了！”

“定我？做什么？”

“就是把我这一辈子，都赌在你身上呀。我也讲不清，就是一种直觉。”

“赌在我身上？可我们才刚认识……”

听得对方这一通自说自话，喜久雄一时间手足无措。而市驹似乎已经毫无保留表明了心迹，一脸释然道：“这种事，也不是多花时间就能怎么样的。一把定输赢。我这艺伎生涯，就赌在你身上了！”

尽管事出突然，可如果有祇园的艺伎对你说今生今世就指靠你了，这世上哪个男人不沾沾自喜？喜久雄心里自然也很受用，道：“你这话，可是认真的？”

“……女人家好话不讲两遍。所以喜久雄哥哥，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名角！我晓得你行的。我呀，直觉可准了。等你出名了，也不用娶我当太太，这么厚脸皮的话我是不会讲的。给我留个二房、三房的位子就好，

你看好不好？”

“什么好不好，现在讲这个太早了吧。”

“不早的呀。一转眼年纪就大了！”

“你该不是，见谁都讲这话吧？”

面对喜久雄不解风情的试探，市驹似乎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猛一下子把脸凑到喜久雄跟前。

喜久雄正色凝望着她。

不知为何，与这市驹在一起，喜久雄觉得自己比现实中要大上那么一两圈，那感觉颇为玄妙。

俊介投出一球，噌一下穿过喜久雄那只老旧的棒球手套，骨碌碌滚向了墙角。二人此刻正站在京都四条南座剧场的屋顶。喜久雄忙不迭地跑去捡球，在他眼前，下方的鸭川樱花盛放。

“久雄，昨天晚上，你跟市驹后来去哪里了？”俊介问道，一边比画着投球的动作。

“哪里都没去。把市驹送回家，就回宾馆了。”

“是吗？看你们两个情投意合的……”

喜久雄闻言也不作答，捡起球扔了回去，道：“差不多该回化妆间了吧？不是要去见远州屋叔叔吗？”

只见喜久雄扔出的球，像主动吸附上去一般，落进了俊介的棒球手套。

二人嘴里的“远州屋叔叔”，说的便是第六代小野川万菊。这一次，半二郎无论如何都想让二人看一看名伶万菊在《隅田川》中饰演的“班女阿前”。

且说这《隅田川》，乃是一部俗称“疯癫戏”的舞戏。

阳春三月，一个失魂落魄的疯癫女子出现在隅田川畔。这个女子，是吉田少将的妻室“班女阿前”。因为亲生儿子被人贩子掳走，女子悲痛欲绝，精神失常，为打探爱子下落而来到遥远的东国。

女子央求船夫载她一程。上了船在河中渡了片刻，只见河对岸聚着一群人，正在诵经念佛。女子向船夫打听，得知就在一年前，有个少年

从京城被人贩子拐带到此，因为长途跋涉精疲力竭，最后被弃尸河滩。

这个少年，正是女子的至亲骨肉。女子获悉儿子的死讯后，找到他的埋骨之所，在荒寂的坟头泣不成声，眼前竟浮现起心心念念的爱子的身影，耳畔传来爱子的说话声。殊不知，女子眼中的爱子，实为河岸边的柳木，而她耳中的说话声，不过是河面上飞来飞去的蛎鹬的啼鸣。

喜久雄与俊介下了屋顶，回到一级演员化妆间所在的楼层。这个月半二郎出场较晚，二人刚一下楼，便撞见了从宾馆来到剧场的半二郎，劈头领了一顿训斥："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把浴衣卷那么高塞腰里，像什么样子！要去见远州屋叔叔了！"二人闻言，忙不迭将腰带重新理好。

"你们两个听仔细了，见了人要好好打招呼，知道吗！远州屋叔叔，向来很重规矩的！"

走廊喧杂，半二郎刚刚迈开步子，便听得发型师、服装师、黑衣等一众演职人员接二连三跟他问候："老师早。"半二郎也礼数周全地一一回应："早啊！早！"

喜久雄一路跟在半二郎身后，心口莫名地躁动不安。不久前，小野川万菊刚刚在欧洲举行公演，扮的正是《隅田川》中的痴母癫女，大获成功。这令喜久雄总也觉得，此刻要去拜会的不是这样一位当代第一的女形，穿过化妆间那道低矮的门帘，等在里头的其实是一个发了狂的女人。

"打搅啦！"半二郎可顾不得喜久雄心下作何感受，毫不迟疑地掀开门帘，向房里招呼道，"是我，半二郎。这个月，儿子跟徒弟上剧场来了。方不方便让两个小鬼过来拜会一下？"

半二郎大步走进化妆间，越过他的肩膀，可以看到小野川万菊对镜而坐，背影纤瘦。在一股似要把人呛出眼泪的兰花香中，喜久雄和俊介相互推搡起来。

"你们两个在那里磨叽什么！"

被半二郎狠狠一瞪，二人同时走进房中。只见镜中的老翁皮肤光润得不可思议，亮出一口饱满健硕的牙齿道："这屋顶上是不是有个棒球场？一早就听到上头跑得可欢了，连我都好像跟着你们一块儿跑了几圈，精气神儿爽利得哟！呵呵呵！"那脸上的笑容似能放出光来。

这话乍一听，也像在说反话。不过老翁那对大得不同寻常的眼瞳，好似方才在屋顶俯瞰的鸭川，清亮生辉。

“你们两个在屋顶上做什么了？”

二人又被半二郎瞪了一眼，齐声答道：“在玩投接球。”话音刚落，万菊一个转身面朝这边，喜久雄二人赶忙跪伏在草席上。

只听半二郎引见道：“我这儿子，你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吧。这个就是俊介。这边这个，叫立花喜久雄。人家托付给我照顾。”

“哟，俊介都这么大了。上回见他还是跟丹波屋老哥你，在歌舞伎座剧场演《隅田川》那一年呢。”

“是吗？那算起来，有五年了。”

“小孩子五年就长成大人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哟，又老了五年！呵呵呵。”

万菊无论言谈还是举止，都亲和得超乎想象。喜久雄绷紧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那感觉就好比刚一踏进游乐园的鬼屋，周遭的灯便齐刷刷地亮了起来。

不承想，下一个瞬间，喜久雄忽就被万菊轻闪而过的视线，一箭射穿。那感觉该如何描述？或该说，那张脸上唯独眼睛不曾带笑。更进一步讲，从半二郎与俊介的角度看，似乎笑意盈盈，可不知为何，单单从喜久雄的方位看去，眸中之色迥然相异。

喜久雄只觉背脊发凉，不由移开了目光。可视线转去的地方，偏偏是万菊那几根长得匪夷所思的手指，齐齐收拢在干瘦的大腿上，仿佛转瞬之间便会像蛇一样，朝这边蜿蜒而来。

喜久雄求救似的看向俊介，但后者眼中的万菊，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只听俊介道：“上次叔叔去美国公演，给我带了个礼物，一顶真皮做的牛仔帽。那帽子是给小孩子用的，现在头都套不进去了呀！”言谈间不曾有丝毫隔阂。

喜久雄再次看向万菊那双手。如果说那是施了粉妆的演员的手，倒也不觉古怪；可一想到那是一双施了粉妆的老翁的手，到底会觉得诡异至极。

言谈说笑间，一位据称追戏多年的小说家来万菊的化妆间探班，半二郎遂起身告辞：“那我们也差不多了。”喜久雄正准备跟着离去，却单独被万菊点名叫住：“是叫喜久雄吧？你留一留。”

喜久雄战战兢兢回转过身，只见万菊直勾勾地盯视着他，道：“你这

脸，长得可真够俊的……”

他一时不知作何反应，只觉如坐针毡，窘得不行。

“不过反过来讲，要当演员，你这脸说碍事也碍事。总有一天呢，你自己会被这张脸给吞了去……”

喜久雄愈加乱了方寸，所幸那位小说家适时现身，他急忙逮住机会，活像一头掉进了陷阱又侥幸脱身的幼兽，慌慌张张追赶俊介而去。

那之后，喜久雄自始至终阴着一张脸，好似脖颈里被人缠了一条湿布。他在半二郎的化妆间吃了鸡蛋三明治充作午饭，换上校服，便去了那天特意为他们预留的座席。

座位靠近花道，视野上佳。剧场里人头攒动，看客们都已迫不及待，盼着小野川万菊早早登场。

“久雄，临走的时候，远州屋叔叔跟你讲什么了？”俊介嘴里飘出一股红茶香。喜久雄才刚刚回了一句“没什么”，场内便响起了拍子木[(10)]敲击的声音，预示下一场戏即将开演。

“……那个人，有点吓人……”喜久雄冷不丁漏出一句。

“那个人？你是说远州屋叔叔？……怎么会！他那人，没什么好怕的。你还没习惯罢了。就跟家里的阿姨差不多，人很好的呀。”

俊介不以为意，一笑而过。喜久雄想把心中的恐惧说给他听，却又苦于不知如何描述。

恰在此时，幕帘开启。转瞬之间，观众席似乎被某种东西囫囵吞了下去。

日暮时分，一片幽蓝的隅田川上，流淌起一段悲楚的清元调三味线叙唱：

世间父母心，本非暗夜事理明。

只道是思儿心切，迷途失本性。

一时间，在这空阔的剧场里，仿佛开出了一只洞，似有某个东西随时会从洞里钻出来。场内观众无不臣服于这毛骨悚然的感觉，眼看便要浑身发颤。就在此时，化身痴母苦苦寻找儿子的小野川万菊，仿若一星鬼火，出现在花道上。

只见这“班女阿前”步履幽幽，悄无声息地由花道走向舞台。那身形，那神色，那暗影，直叫人觉得眼前之人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仿佛出现的是画家圆山应举笔下的幽魂，摄人心魄，可怖至极。

不觉间，喜久雄已被彻底拽进这个诡异的世界，既非现实，亦非梦境。就好像自己正孤身一人，站在一处湿漉漉，且半温不热的地方。此时此刻，其他观众也都一样，每个人皆已化身目不转睛凝注万菊的亡魂。

“这东西，哪里是什么女人！明明就是个妖怪！”

此番观感实在冲击过大，喜久雄内心不由起了拒斥反应。可看着看着，眼前这妖怪竟也愈来愈像一个悲痛欲绝的女人。

“不，这东西，不是什么女形。女形，要更漂亮，更让人陶醉。那才是女形！”

喜久雄似要斩断万菊的魔咒，扭头看向身旁的俊介。只见后者也像被魔物附体了一般，直勾勾地紧盯舞台不动。

“他演的这东西，就是个妖怪呀！”像是急于逃离某种东西，喜久雄笑着打趣。而那一刻，俊介给出的回应却是：“是妖怪没错。不过，也是个美丽的妖怪！”

殊不知，这一日二人在现场所见的小野川万菊的形象，日后将把他们的人生搅得天翻地覆。不消说，那时的他们，自然还无从知晓。

“阿姨，小碟子借来用一用哦。”

甜甜的香气自锅中逸出，只见一个女人揭开锅盖，用勺舀出汤汁尝了尝。此人正是春江。

在她脚边，邻屋的小男孩踩着三轮车转来转去。水池旁站着男孩的母亲，正一边哄着背上的宝宝，一边淘米。

“春江姑娘，你怎么又做一大锅啦！这么多，拿到店里客人也吃不完吧？”借碟子给春江的阿姨，探头看向锅中。

“就这些，一眨眼就没了呀！”春江应道，用筷子夹起一块炖透了的土豆递过去。阿姨“呼、呼”地吹凉之后，放进嘴里：“阿姨是大阪人，春江姑娘做的菜，对我们来讲太甜了啦。”

“在长崎，什么菜都甜的呀。不过，也亏得这样，从长崎过来打工的

客人，好多都会来我们店喝酒呢。”

“听人讲了。都说春江你那个店，生意好着呢！”

“不是我的店啦！我就是给人打工的。”

春江两手端起大锅，正准备回屋，只听得一阵震天动地的脚步声，仿佛整栋公寓都在摇晃。是德次冲上了楼。

“阿春妹子！在不在？你店里要的冰箱，找到一个大小正合适的！”

“真的？！”

“是弁天找的。”

“啊？弁天找的？”春江一听，便起了疑心。德次赶紧补充道：“不是偷的啦！”

“真不是偷的？”

“真不是！而且不要钱！”

“为什么不要钱？”

“人家喜欢你阿春妹子呗！先不说这个，最近，小少爷来过没？”

德次刚问出这句，话头便被方才那位阿姨抢了过去：“那个小白脸啊，好一阵没来了！人家春江姑娘，都被晾了好久了。”

“没有被晾啦！上个礼拜，刚刚来过的。”

春江说罢端起锅。德次跟在她身后，一同朝房间走去，边走边道：“你要去店里了吧？弁天在楼下车里等着呢。冰箱也一起搬来了。”

“是吗？那好，我收拾一下就走。”

“那我也下去等你。”德次说着，抬步要走，春江忽然冒出一句“等一下”，叫住了他：“德哥，你什么时候跟那个弁天混在一起了？我就听你说，那次打架后，在天王寺那边碰巧撞见过他……”

“也没混在一起啦。就是跟他一道，去天王寺村那片找那些搞笑艺人玩，寻点乐子罢了。”

话说这天王寺村，乃是一片街区，就位于当时的大阪地标“通天阁”的塔脚之下，聚集了一众表演漫才(11)、浪花调(12)、杂耍、魔术等的艺人，在这新世界一带撑起了曲艺一片天。这些艺人住的皆是联排平房，故而又名“艺人一条街”。

据德次说，这弁天原本也是艺人所生。日本战败后，他父母流落到了天王寺村。不承想，未等他断奶，母亲便猝然病故。没多久，父亲也跟来历不明的女人远走高飞，只留下弁天一人孤苦无依。一个女漫才师见他可怜，好心收养了他，将他一手带大。

“德哥，你可要想清楚，要是再被抓进去，可不会像上次那么走运了！”春江情真意切好言相劝，但德次却只当是耳旁风。

这德次是从观察所偷溜出来的，按说本是个逃犯。但就在众人决定由他陪同喜久雄前来大阪之际，爱甲会的辻村暗中周旋，做了他的监护人，设法缩短了他在观察所的收监时日。

可问题是，人一旦像他这样，尝到一次溜之大吉的甜头，做事便没了常性。事实上，德次也确实没能例外。这段时日，他已经彻底厌烦了在半二郎府学做“手代”的活计，常常趁着师父源吉一个不注意，便像这样跟着弁天四处找乐子。

老公寓楼下尘土飞扬的巷子里，停了一辆卡车，装货台上放着一台冰箱。弁天坐在驾驶席上，头发用发蜡固定得油光锃亮、紧贴头皮，正装模作样地抽着烟。

“阿春妹子过会儿就下来。”德次走出公寓楼，刚坐进副驾驶席，便听弁天大惑不解地问道：“我说你，这算什么嘛！”

“什么算什么？”

“这阿春，不是那个喜久雄的女人吗？凭什么要你德次来照顾？”

“没办法，小少爷他忙呀。”

“你看你，还管他叫什么‘小少爷’，也很奇怪！”

“哪儿怪了？”

“哪儿怪……算了算了，不讲这个。搞完这档子事，我们一道去听听上次那个事情哦。”

“都安排好了？”

“差不多了。具体的嘛，等到了北海道再说。反正我认识的招工头跟我讲，这么美的差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那还用说！一个月四万！找不到的，这种肥缺，不可能有的！”

“当然，人家也讲了，要会看脸色，还要会动脑子，拿多少钱就得干

多少活。要说轻松嘛，还是闷头做事来得轻松。这差事说是叫‘监工’，可实际上跟招工的差不多。要把全国各地过来的工人安排好，叫他们好好干活，真做起来也不容易！”

“不容易是不容易，可就因为不容易才会挑上我们呀。这可是跳龙门！三个月十二万！等我存够这笔钱，先寄给阿春妹子，叫她自己开个店。到时候，小少爷也可以安心了！”

就在德次自言自语打起如意算盘的当口，他嘴里那位春江出现在二人面前，已摇身一变成了夜女郎。只见她手上虽捧着那口装满炖菜的大锅，可头发已经高高盘起，睫毛纤长，唇膏红艳，身上套了一条超短裙。那身装扮活像美国间谍片里走出来的女演员，在这暗淡无光的廉租街上，立时便开出一朵南国的花来。

那天夜里，德次随弁天一道，听招工头说完北海道的工作后，先跑去新世界的炸串店喝了一杯提前庆祝，而后心花怒放地回到半二郎府，迫不及待准备跟喜久雄汇报此事。可关键人物喜久雄正在模仿能剧动作，为练习稳住下盘而在草席上沉腰半蹲、脚不离地地走来走去。这一成不变的步法他每晚皆要练上一番，这一晚也练得正勤。只见他在巴掌大的练功房里来来回回，从这头“刺啦刺啦”到那头，又从那头“刺啦刺啦”到这头。单单看着，都能叫人发狂。

就这样，德次等了约莫一个小时。喜久雄总算练完了擦地走的步法，紧接着，眼看又要弹起三味线。德次见状，赶忙开口道：“小少爷，你先停一停。再等下去，我就要睡过去了。”

“你待着不走，有什么事啦？”喜久雄半刻闲不住，随手弹拨起了三味线的琴弦。

“小少爷，我不是要拦着你练功，可你这练得也太过头了！你看看人家俊少，该练的时候练，该偷懒的时候也不含糊。他那个样子刚刚好，你说是不是？”

德次好言相劝，但喜久雄无意妥协：“你讲的都对，可我不觉得累呀。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练。对了，到底什么事？看你一直坐那儿。”

“嗯，是有点事。那个，我打算去北海道。有个朋友介绍了个工作。我也想过了，准备抓住这个机会出去闯一闯。不过这样一来，就要跟小少爷分开了。当然，以后肯定还会再见的！我准备到北海道去捞点钱，将来做做生意，等混出名堂了，就来给小少爷捧场，做你最厉害的戏

迷。到时候，给你的化妆间买上一块波斯地毯。要是捞得再大点，就给你造个专属剧场。在那之前嘛，小少爷，你就认认真真练你的功！”

这话实在来得突然，喜久雄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愣了片刻，才道：“先、先别急着定。什么在北海道混出名堂……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别担心，没事的。我有个朋友叫弁天，他跟我一道去。咬咬牙辛苦个一年，就能存下一大笔钱来。等钱到手了，我们筹划着开个贸易公司什么的。”

“贸易……给人当船员？”

“不是啦……反正，我一直待在这儿也不是个办法。当然了，我德次这辈子，肯定都会帮着小少爷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变！虽然说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也挺好的，但我就是想做点大事，想给小少爷帮上些更大的忙。”

“阿德……”

平日里，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反倒少有机会谈论这些正经话题。更何况，来到大阪之后，又是上学又是练功，喜久雄与俊介在一起的时间反倒更长。回想起来，无异于是将德次晾在了一旁。

“就算不在一起，我德次跟小少爷的关系，永远都不会变的嘞！”

突如其来，亲切而熟悉的长崎乡音。

“小少爷对我有恩，德次这辈子都不会忘！我现在能写字、会算数，全都是托小少爷的福！”

喜久雄眼前顿时浮现起德次习字的情景：只见他对着小学生用的五十音图平假名习字本，一边逐一确认每个字的写法，一边歪歪扭扭地抄写下一个个“发抖”的字符。等到他终于能把立花组成员的名字全部用汉字写出来时，那一脸扬扬自得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

“阿德……”喜久雄过了半晌才叫出一声。他心里清楚，即便挽留，这里也并没有德次的容身之所。

“别担心。真要碰上什么麻烦，我德次不管什么时候，都会从北海道冲回来帮你的！就跟以前一样。德次永远是德次！”

德次笑了起来。这一刻，喜久雄忽然觉得似乎已有许久，真的是许久，没见过德次这样的笑容了。

(1) 日语原文为“うまかっちゃん”，是日本HOUSE食品集团仅限九州地区发售的一款猪骨汤方便面，当时颇为著名的一句广告语便是“晓得吗？”。

(2) 歌舞伎剧目《青砥稿花红彩画》中有一个角色名为弁天小僧，生性狡黠油嘴滑舌，惯于男扮女装行骗欺诈。

(3) 歌舞伎表演时的效果音，由专人使用两块方木配合演员动作敲击木板，意在提升表演效果与现场气氛。

(4) 指肉色的戏服，歌舞伎表演禁止演员直接裸露肌肤，所以会使用肉色戏服，如果所饰角色为勇猛的武士或壮汉，戏服中会加塞棉花，分量不轻。

(5) 指同一剧目连续多日上演时的最后一个演出日。在日本，开演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最受重视，常会有知名演员、导演等前去探班。该词也用于相扑比赛。

(6) 又称“女方”，指歌舞伎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演员。传统歌舞伎只有男演员，没有女演员，所以女性角色均由男性扮演。当家女形，即剧团中地位最高的女形。

(7) 原指通往神社的山路上搭建的茶铺，给香客提供茶水，后发展成包厢宴饮，提供场地招舞伎和艺伎陪客欢宴的地方。

(8) 原为香川县的一首民谣，后发展为艺伎侍宴时与客人玩耍的游戏项目，该民谣被用作游戏时的伴奏曲目。

(9) 对仍在学艺、尚未出师的艺伎的称呼，通常年龄不超过二十岁。

(10) 打拍子用的乐器，为两根大小相同的长方形木板，类似中国的响木，用于歌舞伎或相扑比赛等，也称“柝木”。

(11) 日本的一种喜剧表演形式，类似中国的对口相声，也分捧哏和逗哏。

(12) 日本的一种说书艺术，配合曲调独特的三味线伴奏，类似中国的评弹，“二战”后曾在日本兴盛一时，其后式微。

第五章　新星降世

“阿俊，你做什么去了？！要开演了呀！”

俊介几乎是爬着进的化妆间，宿醉未醒，丑态毕露。喜久雄看得瞠目结舌，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变成双人《道成寺》[8]里跳白拍子舞的艺伎花子。

之所以说“眼看就要”，自然是因为戏妆尚未完成。只见他白发罩加白面妆，眉毛底下刷了一抹浅淡的红。身上穿的，乃是一件黑色大长袖和服，垂枝樱纹样，上面的金箔闪得几乎能摄走人的目光。

就因为喜久雄呵斥俊介时整个人是这身打扮，以至于叫人觉得，他这花子莫非已经抢先一步露出原形，从一个翩翩姑娘变成了一条巨蟒。

“好了好了，久雄公子你也少讲两句。少爷这不是来了吗？来来，快准备！大家动作快！”

源吉一如既往护着俊介，喜久雄虽有不满，嘴里嘟哝着“源叔你又惯着他……”，可这种时候纠缠下去毕竟无济于事，开演的大幕可不等人。

“松藏，打桶水来！”

听得喜久雄一声令下，黑衣松藏迅速提了一桶水来。只见松藏一把抓起宿醉未醒的俊介的后脖颈，把他的脑袋推出窗外，喊了声“动手了哦！”，便将桶里的水一股脑浇了上去。

“呜哇！”

只听得俊介这一声哀号，回荡在四国琴平宁静祥和的早晨。眼下，喜久雄二人正跟着戏班在西部巡演，而这戏班挂出的头牌便是花井半二郎。

被浇下一桶水后，宿醉如俊介也总算是清醒过来。只见他一个箭步冲到化妆台前，拿起一把很粗的化妆刷，蘸了白粉便往脸上一通猛刷，像是要惩戒迟到的自己。

“宾馆里里外外大家都找过了，你到底跑哪里去了？”在他身旁，喜久雄帮着用水化开胭脂。

“我两眼一睁，躺在一家小酒馆的地上，也不知道是哪里。自己都吓了一跳。”

“又来了，你讲得倒轻巧。”

据俊介自己交代，昨晚他与喜久雄等人分开后，又独自一人晃去了琴平的花柳街。

“先不讲别的，昨天那场，喝得真是畅快！”俊介画眉的动作分外娴熟，可嘴里喷出的气息仍带着一股酒臭。

若要说这《姑娘舞惑道成寺》里的花子酒气熏天，只怕众人皆会觉得坏了兴致。但神奇的是，只消上了妆，看上去多多少少便有了花子的样子。

“就说爱甲会那个辻村叔，跟他在一道又舒坦又痛快，我认识的人里就没有那样的！昨天那酒宴，排场也够大，琴平这一片的艺伎都给叫来了。久雄，你真是好福气，从小身边全是那样的人。在旁人看来，单凭这一点，你这辈子就铁定比其他人快活上一倍了呀！”

俊介虽然嘴上动个不停，手上倒也因为做惯了一刻不曾停歇。先戴白发罩，后穿花戏服，不多会儿，梳妆的进度便赶上了喜久雄。

这一次巡演规模不大，戏班人数较少，故而特意安排年轻的喜久雄与俊介，同台共舞被誉为“女形舞蹈之巅峰”的名戏《京鹿子·姑娘舞惑道成寺》。

话说，这一章开篇开得匆忙，还请众位看官见谅。在上一章末尾，德次梦想干一番大事业，启程去了北海道。自那之后，到这慌乱间仓促而始的第五章，其实已经过去了近四年的岁月。

就在上个月，那场世纪盛典“大阪世博”刚刚开幕，从每天的入场人次到月亮石，从全自动洗澡机到洋人孩子与父母失散又平安寻获，日本各地街头巷尾，聊的无一不是世博的话题。

顺带一说，在过去四年里，喜久雄与养母阿松商谈之后，到底是拜入半二郎门下做了入室弟子。且就在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喜久雄十七岁时，于京都南座剧场承袭“花井东一郎”的名号，在《迦楠仙台花》[9]一剧中扮演了侍女。虽说只是个末流角色，但终究是首登舞台，可喜可贺。

只不过，那可喜可贺的开演第一日，在喜久雄的记忆里几乎可说是一片空白。

那一天，登台首日，阿松也从故里长崎赶来捧场。她简直就像自己要登台似的，在人员纷杂的化妆间里，一会儿转到东，一会儿转到西，

结果那份紧张彻彻底底地传染给了喜久雄。

虽说是得了角色首登舞台，但扮演的不过是高官妻室荣夫人身边一同陪侍出场的侍女。所要做的就是手提灯笼，陪同荣夫人从花道走上舞台。不消说，台词断然是不会有的。上了台后，即刻退到下场门处，坐上约莫十五分钟，即可离台退场。

不过，有一件事喜久雄倒是记得格外分明，就是自“鸟屋”[(1)]踏上花道的那个瞬间，那难以名状的氛围令他难忘。那感觉恍若走在云端，如果非要套用一个词来形容，或可称之为“幸福”。

不过，那之后的记忆就全然不曾留下了。整整十五分钟，按说喜久雄分明就在同一座戏台上，看着半二郎扮演的八汐与政冈正面交锋。且他也是照着既定的流程坐在了舞台下场门处，照着既定的流程离台退场，然后又照着既定的流程穿过走廊，回到了化妆间。可直到整个人坐定在化妆台前，他才终于回神返魄。

那一刻，他刚刚踩过的舞台地板的触感，台下观众那一张张清晰可辨的面容，还有最重要的，舞台上弥漫的那股甜雅的熏香，突然就重现于周身，令喜久雄不由自主想要躲到旁边那扇隔断的后头藏起来。他为何要藏？只因为那一刹那，一种好似在梦里泄了精一般，不可公之于人前的飘然迷幻的快感，忽然就朝他汹涌袭来。

不消说，同样是第一次登台，世袭公子哥俊介的经历就跟喜久雄全然不同。喜久雄曾问过俊介，据说后者初登舞台是在四岁那年，且袭名致辞的时候，不仅有半二郎相伴，就连关西歌舞伎界另一大名门世家的当家名角儿生田庄左卫门也同台作陪。

话虽如此，就俊介说话时的样子来看，他显然不曾体会到如此这般的快感。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这第一次登台断然胜过俊介。喜久雄心里率直地冒出这么个念头，没有半分嫉妒。

再顺带一说，也就在他第一次登台前后，喜久雄身上还生出了另一场风波。要问是何事由，起因便是他背上背负的那只角鸮文身。

当初高中入学时，半二郎曾亲自去到学校，跟校方解释了喜久雄出生长大的环境，以及养母阿松对他殷切的期望。他还附加了一堆零细琐碎的条件，诸如绝不对他人提起文身一事，即使上体育课也不脱内衣等等，好说歹说总算让校方同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喜久雄念的毕竟是一所男校，学生在教室里脸不红心不跳就能扒下内裤，一面嚷嚷着“痒死了”，一面往生了股癣的地方抹金冠膏。喜久雄这样的文身，绝对不可能

瞒过众人的耳目。

事实上，班里同学也就最初那段时日新奇了一阵子，没过多久便没了兴趣。但为了不让喜久雄为难，他们对父母倒也不曾多言。可是终归有那么些人嘴上没把门。

古往今来不管哪个时代，都不存在什么卑鄙小人。有的只是那些嘴上挂着“我是不介意的啦，只不过到底会有一些家长介意的吧”，表现得不那么卑鄙的卑鄙小人。这样一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这所谓“会介意”的家长，就好似静候多时一般粉墨登场，搬出什么“肯定会把小孩子带坏”的主张，欢天喜地地掀起了一场排挤喜久雄的运动。

当然，校方自然也有所行动，努力游说一众家长。就连喜久雄的恩师尾崎，都受托从长崎赶了过来，向一众家长说明喜久雄的家庭背景，试图动之以情。可他到底只是乡野之地的一介无名教师，自然不会被人放在眼里。而他讲的那些话反倒诱发了对方的被害妄想，就好像单单是喜久雄的身世便会玷污了自家孩子，结果在家长中激起了更为猛烈的拒斥反应。

“已经走上歧途的人，怎么可能重返正道？！”这恐怕便是家长会，乃至世间给出的答复。

幸好，当事人喜久雄完全不曾因为大人们的鼠肚鸡肠而受挫低头。他这个人生性豁朗，知道后也就甩出一句：“要是同意我把读书的时间都拿来练功，那么不读也无所谓啦！”而全然不曾察觉到大人们为他的前途思虑筹谋的一片苦心，随随便便就主动退了学。

话说回来，即便得着机会登上了舞台，也并不意味着之后就能顺顺当当拿到角色。

那时正赶上关西歌舞伎界萎靡不振，剧院的演出场次短时间内减了许多，别说是身为入室弟子的喜久雄，就连世袭公子哥俊介都无戏可演。

不过，半二郎同时也是个电影明星，像他这般能够招揽到观众的名角儿，当然不需要在空寂的关西剧场虚耗时日，自会有人把他请去东京的大剧场登台献艺。不消说，东京也有东京的演员，一样僧多粥少。如此一来，对喜久雄和俊介这般初出茅庐的大阪新人，哪怕是末流的小角色，也不会有人约请他们。

就因为这样，半二郎对眼前的状况深感忧惧。最近几年，为了培养

大阪的梨园新人，也为了振兴关西的歌舞伎市场，他不惜自掏腰包发起了地方巡演。喜久雄二人这一次参加的，正是半二郎发起的巡演。

当然，说是自掏腰包，可终究有个限度。到头来，那些剧场主和赞助人自不必说，归根结底，还是要向诸如爱甲会的辻村这般财大气粗的老戏迷躬身低头，恳请他们慷慨解囊。

好了，题外话暂且就此打住，且容在下说回四国琴平那家小戏院的化妆间门口。之前，俊介在酒馆地板上醒转过来，虽说宿醉未醒，好歹想方设法赶到了剧场。

“你们两个，可准备好了？前面那段‘和尚听说了没’，台上马上就要开始了。”

只见喜久雄和俊介被源吉催赶着出了化妆间，此刻两位演员皆已变身成了《道成寺》中跳白拍子舞的艺伎花子。

二人身上的长袖和服在狭窄的走廊上左右摇荡，一路擦过脏兮兮的墙面，叫人觉得那满是汗臭的后台，仿佛立时弥散起一股繁花似锦的芬芳。

走在前头的花井半弥，即俊介，笑着回身道：“对了久雄，昨天晚上，爱甲会的辻村叔讲，要给我们组个后援会。快些组起来就好了！还是东一郎的‘东’加半弥的‘半’，叫‘东半会’好，比‘半东会’念起来顺嘴。”

“好是好，就是师父脸色不大好看……”俊介眼看要停下步子，花井东一郎，即喜久雄，赶紧将他推转回去，急匆匆朝前赶。

“我阿爸就那样子，别理他。昨天也是阴着一张脸。真是扫兴！讲到底，这巡演靠的还不是辻村叔和他那家公司！”

“公司？……说得倒好听。”

“也不假嘛，人家现在可是大企业家了！虽然刚开始靠的是那些个路数……可是你想想，这一次，辻村叔碰巧到松山出个差，居然就特意绕到琴平来看我们。这么重情义的人，上哪里找嘛！”

回过头想想，当年若不是辻村带着半二郎共赴立花组那场年宴，喜久雄也不会有今天。真要说起来，这两人都是喜久雄命中的贵人。可就像俊介说的，半二郎每每跟辻村碰在一起，吃饭喝酒皆不痛快，就好像肚子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

“少爷，久雄公子，可准备好了？”

听闻源吉一声招呼，喜久雄即刻回过神来。就连观众呼吸的声音都从墙的那头传到了耳畔，真真切切听得分明。

这时，舞台已经化作纪州的道成寺，樱花满开。一众尚在修行、人称“比丘”的僧侣，正一遍遍复诵着这出戏开头的问答：

“听否，听否？”

“知了，知了！”

俊介需由花道出场，所以要去鸟屋。而喜久雄则由花道的升降台亮相，要去昏暗的“地府”[(2)]。就在二人分道扬镳之际，短短一瞬，四目交会。那一刹那，两位演员的脸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皆已是歌舞伎中的女形。那份娇俏，宛若两瓣樱花飘错了地方，从舞台上误落到了此处。

黑衣松藏打着手电照亮脚下，喜久雄循着那束光穿过昏暗的地府，来到花道下方，登上升降台，屏息以待。

月落西天潮汐涨。

伴着三味线幽婉的琴音，舞台上传来一段净琉璃。少顷，只听得扬幕[(3)]上的金属环“咔零”一声响，俊介走上了喜久雄头顶上方的花道，舞得婀娜多姿。地府的天花板上，顿时落下一串踩踏地板发出的嘎吱声。

衣襟斜发丝乱，哎哟羞煞人！

“起了哦！”布景师啪一下拍在喜久雄肩头，后者点头应了声“好”。

即便如是，即便如是。

和着这段净琉璃，升降台缓缓升起。喜久雄眼中，先是看到俊介在花道上舞动的双足，然后是他妖娆的身姿，最后整片观众席迎面扑来。

心有所恋思故人，身似鸻鸟步堤岸。

夜夜思君君不见，泪湿红袖面始干。哎哟！

喜久雄与俊介并肩站上了花道。只见二人嘴衔折扇，故作娇媚地甩

了甩长袖，各自摊开一方怀纸[4]比作手镜，轻拢云鬓……

这一日，二人配合得比以往更为默契。那俊介甩出的长袖，仿佛成了喜久雄的衣袖；而喜久雄伸出的玉指，似乎也变作了俊介的手指。好一出天衣无缝的双人共舞《道成寺》。

啪、啪……啪……

可换来的，却是台下七零八落的掌声。

放眼望去，观众席间稀稀落落。几个孩童在追闹玩耍，而大人们早已迫不及待揭开了饭盒。花道近旁，一个年纪轻轻的母亲正在给小婴儿喂奶，她痴痴地抬头望着喜久雄和俊介，仿佛在赞叹："真漂亮……"

就在数天前，半二郎曾说："下一场去琴平，那地方老早以前就有戏曲了，在当地可是扎了根的。这一次呀，来看的人肯定比我们巡演的其他地方都要多！"

别看这会儿场面冷清至此，半二郎这番话却是所言不虚，可见那时的歌舞伎巡演是何等地凄凉惨淡。

不过，对站在台上的喜久雄来说，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也必定要把这一个人魅得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所以，他根本没工夫偷懒放水，也没有这份油滑的心性。

就比如眼下，这个抬头望着自己的年轻母亲。看到后来，她怀中的婴儿早已松开了口，可她却还袒露着胸脯，抬起头定定地凝视着自己。喜久雄看着这一幕，不由在心底吼道："瞧见了没！"

这天演出落幕后，喜久雄二人正在化妆间卸妆，忽然有个男人道了声"进来了哦"，说着便掀开了门帘。

虽说这化妆间是喜久雄和俊介这样的年轻演员所用，但还从来没有无关人员不经许可擅自闯进来，所以喜久雄二人皆是一惊，双双回头看去。只见面前站的男人宽肩凸腹，一对大大的眼珠滴溜溜转个不停。

"不错啊，你二人这《道成寺》，我算是见识到了！"男人笑眯眯地摘了帽子，也不打招呼便在二人面前盘腿坐下。喜久雄和俊介还傻愣在那儿，男人那一双大手便已冲着他俩的脸径直伸了过来。二人正疑惑这人意欲何为，那双手已经同时捏住两人的耳垂，上上下下揉搓起来："哦哟哟，两个人都是'福耳'，好福气啊！"

男人这手指既热乎又厚实，耳垂被他这样一捏，只觉得火辣辣地发

烫。

“您倒是别急呀，梅木老总！”紧跟着，戏妆卸到一半的半二郎冲了进来。看他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再加上“梅木”这个姓氏，本来还盘腿坐在地上的喜久雄二人，赶忙摆正姿势，正襟跪坐。

要说这位梅木老总，乃娱乐公司“三友”的总经理，那个时代的歌舞伎演出皆由三友一手操办。只听得他开口道：“我这次，就是来神户出个差。听人说这《道成寺》了不得，所以特意往琴平这儿绕了一绕。这一绕哟！我说丹波屋老爷子，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干得漂亮！这俩小子，前途无量！”

梅木说着呵呵大笑，那笑容叫人觉得倘若福神转世，兴许就是这副模样。

据这位三友老总说，早稻田大学那位写剧评的藤川教授，碰巧在岛根看了这次巡演的演出，对喜久雄二人跳的《道成寺》赞不绝口：“梅木啊，我看的时候都糊涂了，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江户时代！”虽然教授本人也说，他是在乡村的一家老戏院看的，大概多少也有些影响。

半二郎听后，似乎有些半信半疑，道：“可我记得这藤川教授，以前还给远州屋挑过刺，跟他讲什么‘你今天起脚的时候差了一拍’。没想到呀，对这俩孩子的表演，他居然会讲这个话……”

“我这说的可是千真万确！藤川教授开心成那样儿，我还是头一回见着，连我都吓一跳。他说了，虽然这俩孩子舞跳得还有些生硬，不过看着倒也不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这东一郎，风姿绰约，举手投足都是戏。”

梅木突然直勾勾地看过来，喜久雄不由移开了目光。只见他面前的镜子里，映出了东一郎那张戏妆尚未卸净的脸，与这“风姿”二字只怕相去甚远。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喜久雄注意到镜子里还有一张不相识的面孔。那是一个年轻男子，俨然就是一副刚进公司的新人模样，正一脸不耐烦地站在化妆间门口。

喜久雄转过身，正准备朝男子点头致意，谁知对方竟故意躲开了视线。只是躲开视线倒也罢了，可那男子竟还冲着墙壁露出一抹冷笑，仿佛在说此时此刻这些人说的话可笑至极。

撞见这一幕，喜久雄岂能不动气，只听他怒喝一声：“什么人？”他

这一喝，硬生生打断了半二郎与梅木的交谈。俊介见状，赶忙插言道：“久雄，你喊什么！”

可喜久雄怒气不减，又道：“那边那个人，一直在偷笑！不知道在笑什么！”那架势已是预备好了要跟人吵架。

面对喜久雄的发难，当事男子倒是面不改色，仅答了句“我没笑”，端的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好像撞见了两只小狗崽在汪汪对叫，梅木对此全然不以为意，正打算与半二郎继续刚才的话题。不过一转念，他忽就改了主意，笑着介绍说：“那边站的那小子，是我们公司的，姓竹野。他一心想做电影，进了我们这儿。可分配部门的时候，给派到了没什么意思的歌舞伎部，所以这工作的劲头啊，一下子就没了。喂，没说错吧？”

“我有工作的劲头！”竹野说这话时口气异常凶狠，简直像要一口咬住对方，跟动了怒的喜久雄颇有几分相似。但不管怎么说，绝不该是新员工跟总经理说话的态度。

“都听到了吧？是不是狂妄得叫人来气？”梅木问半二郎，看那样子显然乐在其中，他又道，“就因为这小子实在气人，反倒搞得我觉得有点儿意思，索性让他跟在我身边……来，竹野，你上回跟我说的话，有本事在这儿再说一遍。”

对于梅木抛来的话头，竹野依旧面无表情，反问道：“我上次说什么了？”

“你小子装什么傻！上回你不是喝醉了酒，缠了我半天，说什么真是搞不懂，歌舞伎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还说这东西无聊透顶，唯一的好处就是比催眠曲叫人睡得快。”

梅木揪着面不改色的竹野一通调侃，看那样子乐呵得不行，活像一个爷爷在跟半大不小的孙儿逗趣。

梅木又道：“对了，还没完呢！他还说，那些个演歌舞伎的，难道真觉得这么无聊的东西了不起？该不是大家伙儿都在自欺欺人，硬逼着自个儿这么想吧！怎么样？半二郎老爷子，您倒说说有没有逼自个儿啊？”

此刻也就梅木一人觉着有趣，化妆间里弥漫起一股尴尬与紧张。

梅木自顾自地大笑了半晌，忽然想到了什么，道：“对了，凡事总得试试，下回就让他俩去京都南座演一出《道成寺》，如何？”

此言一出，比起要登台的喜久雄和俊介，反倒是半二郎吃惊更甚，赶忙道：“这、这可真是多谢梅木老总栽培！可这俩孩子才刚登台，就给他们排那么大的场子，这场面撑得起来吗？”

“撑不撑得起来，我现在也说不好！搞这演出，要么成，要么败。成了，就是新星降世；败了，就是世纪笑柄……”

尽管这一刻，梅木与半二郎这两位大人物已经齐刷刷将目光投射过来，可喜久雄二人尚未搞清状况，对眼前的现实将信将疑。

虽说只演一幕，可毕竟是在南座剧场挑大梁。打个比方，就好比等级还在“幕下”、连发髻都未梳起的相扑力士，突然被告知要在最后一场比赛上对战等级最高的“横纲”。

梅木与半二郎言谈间打着这样的比方，一同走出了化妆间。源吉大概是在走廊上把这些话都听了去，当即冲进来道：“小少爷！听否，听否？”

“知了，知了！”俊介连声应着。

源吉一把拉起他的手，眼泛泪光：“恭喜小少爷，贺喜小少爷！这么些年都没白练呀！是良驹，总会被伯乐瞧见的！”

看着两人喜不自胜的样子，连喜久雄都眼眶一热。可就在这时，他隐隐感到身后射来两道冷冷的目光。回身一看，那竹野还独自一人留在原处。

难得俊介和源吉这么开心，为免得给他们泼冷水，喜久雄起身把竹野推出了化妆间，喝问道：“你这人怎么回事？”

“歌舞伎这东西，不都是世袭的吗？别看现在让你跟他们站一块儿，到头来，心有不甘、死不瞑目的，还不是你自己！”

此人不过是个门外汉、冷笑家。这么想来，自然无须与他一般见识。可不知为何，与生俱来的帮会血脉，让喜久雄的身体怒火中烧。

“有种再讲一遍！”

喜久雄的声音锐如刀锋，这嗓音来到大阪之后少有机会用上，而此刻自然而然便发了出来。与练习义太夫调时所用的部位不同，喜久雄只觉得喉咙深处传来一阵熟悉而久违的颤动。

虽说他平日里多数时候都在勤恳练功，可一旦点着了，到底还是帮会老大的儿子。这个竹野大概真把女形当成了女人，毫不设防。只见喜

久雄一把掐住他脖子，“咚”一声摁到墙上，怒道：“有种再讲一遍！”

不过，这竹野也是个硬骨头，应声答道：“说就说！别看他们现在跟你走得近，到头来，心有不甘、死不瞑目的还不是你自己！听清了没！”

原来是这样。喜久雄终于醒悟到，竹野的话为何会让自己心头蹿起无名火。

心有不甘，死不瞑目……

正是这句话，让喜久雄想起了父亲权五郎弥留时的样子。

“你这混蛋！”

既然如此，让你看看本少爷的看家本事！打起架来，可不讲什么规则。喜久雄毫不迟疑，抬腿便是一脚，直踢对方要害，只见竹野“呜”一声蹲下身去。紧跟着，喜久雄下一脚毫不留情地踹向了他的背。

“久雄，你做什么！”俊介和源吉见状，手忙脚乱地想要插到二人中间。可这喜久雄一旦点着火，只怕没了德次，任谁都拉不住。

经过一番生拉硬拽，二人总算从背后架住了喜久雄。就在三人你一声“放手！”、我一声“不放！”地纠缠不休之际，竹野却又站了起来，一把抓住喜久雄，怒道：“臭小子，老子饶不了你！”

此刻的喜久雄仍有一半是白拍子舞艺伎花子，所以这一架打得他那件贴身衬衣凌乱不堪。只见二人在狭窄的走廊上，忽而撞向对面的墙壁，忽而又捅破了这一侧的拉门，场面陡然间乱作一团。两个人你拉我扯，死不放手，闹得气喘吁吁，简直快要吐了。

喜久雄脸上的戏妆尚未卸完，顺带沾到了竹野的脸上，真个是好一出狂乱双人《道成寺》。

话说这半二郎为振兴关西歌舞伎，自掏腰包年年筹办西部巡演。这一年，在走完中国[(5)]、四国各县之后，戏班由爱媛的八幡滨港出发，经由丰后水路进入了九州。之后，在大分、宫崎两地白天黑夜连轴转，接连演了好几场。这天完成熊本的演出之后，就只剩下博多最后一场，巡演便可以顺利落幕。

在这期间，一地的演出刚一结束，一行人便要迅速收整化妆间，坐上卡车连夜赶赴下一站。入夜后，若是能在卡车装货台上伸开双腿睡上一觉，那已是得了天大的赏赐。眼下，因为交通法规比过去严格了不少，载着一众演艺班子的卡车分外惹眼，极容易被警察盯上。别说是在

装货台上睡觉，就连坐在车后头都会吃罚单。

大家伙儿严重缺觉不说，到了下一处也无暇歇息。戏班人手本就不够，所以并无舞美和演员之分，每个人皆要帮忙布置舞台，收拾化妆间。末了，还得拜访各地的头面人物，一表敬意。尽管扮装、备演的时间仓促，可每场演出仍需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等到台上的幕布一旦拉起，便又没了舞美和演员之分，众人一道拆卸布景，收拾化妆间，动身去往下一个地方。

如此这般，巡演终于要在四天后移师博多，迎来“千秋乐”。这天，喜久雄刚刚结束在熊本荒尾市一家小戏院的演出，正和平常一样在化妆间里卸妆，半二郎忽然探进头来，问道：“喜久雄，在吗？”

半二郎继续道：“我刚才听人说，这边上有个港口，可以坐摆渡船到长崎去。明天开始休息三天，你也有段时间没回家了，要不要回去看看？”

这一问要说唐突，确实有些唐突。但其实喜久雄也已经注意到，这次巡演很是稀罕地夹带了三天休息。所以，他也有意无意地想象过自己坐轮渡或长途汽车回家的情景。

回想起来，上次回去已是三年前。那时巡演恰好经过长崎，可因为时间紧迫，他只来得及在父亲灵位前匆匆上了一炷香。

“好的，那就请师父准我告假回去一次。”喜久雄依从半二郎的建议，率直地应道。

半二郎闻言转身要走，突然又吐出一句“对了”，似乎想起了什么，但那样子总有几分刻意。只听得他继续道：“还有个事情，见了你姆妈，替我给她带个话。你就这样讲：‘每个月您汇过来的钱，给喜久雄作生活费绰绰有余，半二郎收下了，不胜感激。现在，喜久雄虽说还不能独当一面，但好歹已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而且这一次，还被三友公司的老总相中，定下了要跟俊介一道，在南座剧场演主角。所以，这生活费不如就汇到这个月为止，您看如何？’”

听了半二郎一番嘱托，喜久雄这才察觉到自己之所以没来由地想回长崎，一方面也是因为想要当面向阿松汇报这一次鱼跃龙门，将在京都南座担纲主演的消息。

“能记下吗？这些话你一定要亲口跟你姆妈讲。我也写过信，可你姆妈就是不答应。所以，要你自己跟她好好讲一讲。你要告诉她：‘这么多

年，真的谢谢她了，不过喜久雄以后，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听到没有？”

喜久雄自然清楚长崎家里每月都会汇钱过来。也正因为如此，他虽寄人篱下却是好吃好喝，夜夜酣眠。在家时，肚子一饿，便会使唤女佣给他做些吃食；如有需要的东西，也毫不客气拜托幸子置备，那日子过得就跟半二郎的亲生儿子差不多。事实上，阿松每月究竟汇来多少钱，喜久雄连问都不曾问过。

半二郎一走，喜久雄便想着要给阿松挂个电话。可一转念，想到这次有南座剧场演主角这么个好消息，心里顿时生出个顽皮的念头，准备给阿松来个惊喜。

当天晚上，他特意给阿松备了一份礼，把巡演时拍的剧照做成相册，悄悄压在了行李箱的最底下。

第二天，到了长崎站，喜久雄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呼喊，是初中毕业前的那年冬天，他逃也似地从这里启程前往大阪时，阿松和组里几个年轻弟兄三呼“万岁”的声音。

喜久雄出了车站，坐路面电车来到自家所在的街区。穿过那道熟悉的院门，眼前的宅子虽然有些老旧，却依然气派。他冲那宅子喊道：“我回来了！”里面却不见人应声。他自己拉开大门走了进去，可进屋的瞬间，怪异得很，总感觉飘着股别人家的味道。因为多年未归，玄关的布局也已变了样。

“妈！我回来了！”喜久雄一面脱鞋，一面又喊了一声。只听得“噔噔噔噔”，宅子里侧传来一阵急切的脚步声。

“啊？喜久雄……你、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阿松已是彻底慌了手脚，喜久雄倒是镇定自若，答道：“我们在巡演呀。昨天熊本演完了，休息三天，所以就回来了。”阿松仍是一脸惊魂未定，或许是因为穿了便装，而不像过去那般一身和服，总叫人觉得与这大宅子格格不入。

“阿松姐！阿松姐！”

就在这时，里间传来了女人的呼喊。

阿松顿时慌上加慌，急忙道：“来来，喜久雄，这边！”

喜久雄莫名其妙被她推着后背，塞进了玄关近旁给女佣住的屋子。

且他刚一进到里头，门便被“哗啦”一声关上了。

“哦哟，阿松姐，你在这边啊。吸污的就要来嘞，快去准备准备。”只听得门外传来这一声嘱咐。

那时还没有抽水马桶，为便于吸污公司用皮管抽取排泄物，门外的人正在命阿松拿铁桶往粪池里倒水。可明明阿松才是这家的女主人不是吗？

居然敢命令我妈！喜久雄一听火冒三丈，迫不及待就要拉开房门。可阿松却在门外死死按着，怎么也拉不开。

“那我出门了哦。阿松姐，家里头就交给你了。等阿纯回来，给他做个松饼吃。俱乐部训练完，肚子肯定饿死了。”

听到这里，即便是喜久雄，也终于理清了现实。虽然个中曲折不得而知，但此时此刻他所回的家，只怕已不再是他的家。

说话的人离开后，这一次，门从另一侧被拉了开来，只见阿松一脸歉疚。

“妈……”惭愧的是，除此以外，喜久雄嘴里再也吐不出只言片语。

“房子拿去抵押，到底是被人收走了。妈现在，就跟以前一样，继续给人当女佣。”也不知为何，阿松说出这句话时，脸上带着微笑。喜久雄自然搞不懂母亲为何要笑，尽管搞不懂，却也依然能感到这时候若不陪她一起笑，只怕她会哭出来：“对不住，都怪妈没本事，全都被人拿走了。”所以，喜久雄也强压内心翻涌而来的巨浪，道：“已经定了，我要在南座演主角了！跟阿俊一道，两个人跳《道成寺》！”说着，似要安慰母亲一般，同样报以一个微笑。一想到迄今为止寄出的那些信函，即便写了原先的住址也一样能够寄到，他只觉得又有一股热热的东西涌上心头。

权五郎过世之后，立花组每况愈下的景象喜久雄自然也看在眼里。他去到大阪以后，也从阿松写来的信中获知，组里的兄弟皆已由爱甲会的辻村接管，立花组已是名存实亡。即便如此，那曾经叱咤风云的立花权五郎的妻子阿松，竟会被逼得在已经变卖的自家宅子里做女佣，这样的现实却是他断然不曾想到的。

半二郎府上，练功房里射入的阳光，开始隐隐散出夏日的气息。每年这个时候，练功房的拉门都会被暂时卸去，故而能看到庭院里，竹叶

在风中摇曳得格外舒爽。

这一日，一阵风从院里吹来，摇动着檐廊上的苇帘，轻轻抚过练功练得聚精会神的喜久雄的面颊。只听“吧嗒”一声，又一颗汗珠从他额前滴落，被青绿的草席吸将进去。

“哟！呵！”

配合喜久雄的舞步，一段柔雅的三味线琴音仿佛禁不住初夏阳光的邀约，飘进了庭院。无论是化身姑娘翩翩起舞的喜久雄，还是轻柔地拨动琴弦为他伴奏的年轻乐师，二人脑门上汗珠直冒，一颗紧挨着一颗。

“扮姑娘跳舞的时候，要让人看到头顶芯，否则不成样子的，知道吗？”半二郎不知何时现的身，等到舞蹈告一段落，方才开口指点道。

喜久雄闻声，整了整浴衣前襟，双膝落地，跪坐在草席上。半二郎当场转了一圈脑袋，示范给他看。喜久雄瞧过后，迫不及待便要起身重新练，却听半二郎道：“好了，今儿就练到这里。你这样子，天天叫人陪你练，一练就是几个钟头，最粗的弦也要断掉了。你说是不是？”

听到半二郎这一番体己话，乐师不由露出一丝苦笑。

“对了，今儿不是要给海报拍照吗？像你这样慢吞吞的，赶得及吗？俊介已经出门了，你再不走可就迟了。”

被半二郎这么一说，喜久雄抬眼看向挂钟，一见时针已过四点，遂朝乐师躬身道了句“辛苦”，也不擦汗便要离开练功房。半二郎见他要走，赶忙来了句“对了”，一把按住其肩头：“这段时间忙这忙那，也没工夫跟你细聊。上次回长崎怎么样？”

半二郎问出这话时，眼神似乎毫不知情。可喜久雄刚一瞥见他的眼睛，事到如今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所有这些事，师父早已知晓……

“见到你姆妈了吧？汇钱的事情都讲清楚了？”半二郎追问道。

喜久雄低头垂目，点头称是。

“那你姆妈有没有讲什么？”

“没有。”

“这样啊……”

“……对不起……”

“突然道什么歉？”

半二郎凑过头，紧紧盯着喜久雄的脸。后者愈发别过脸去，看向别处，道："师父，可不可以让我在您这边再多待一段时日？"

按理说，这种时候喜久雄本应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他在长崎撞见的情形，禀明阿松眼下的处境，而后立下誓言，保证比以往更勤加练功，努力做个能撑起大场子的演员，争取早些将母亲接来大阪。可就连将这些话说出口，都会令他自责羞愧。对他此刻的心情，半二郎自然有所体察，遂道："讲的什么话，你想待多久待多久。这么见外做什么！"

喜久雄也是日后才知，为了不叫他受人冷眼、缩着肩膀做人，阿松即便做了女佣，也必定会在每月月末汇钱过来，哪怕只是区区数千日元。

喜久雄耷拉着脑袋正要离开，半二郎忽就叫住了他："对了，你跟我来一下。"说着，先一步朝二楼书房走去。喜久雄全然不知所为何事，一脸不解地跟在他身后，却见半二郎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本存折，递了过来："这些，都是你的。想怎么用，自己定吧。"

喜久雄一头雾水，接过存折，谁知金额竟有近两百万日元之多。

"这些钱，都是你姆妈一个月、一个月从长崎那边汇来的，一分都没动过。"

喜久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死死盯着半二郎突然拿给他的存折。

"演员年纪轻轻就要担心钱，以后还混什么混！这脸上缺钱的样子，要是给看戏的人瞧了去，老底一下子就被看穿了。演员一旦被人看穿老底，也就没戏唱了，知道吗！"半二郎说着说着，不由激动起来。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表面上日子过得光鲜奢耀，可私底下，又是地方巡演，又是生活花销，没有一日不为金钱所苦。

"这真的要给我？"喜久雄合上了存折，半二郎道："拿去吧，想怎么用怎么用。要是想把你姆妈接过来，就接她来好了。"

那个年代的两百万，放在今时今日，想必那感觉不亚于手握千万巨款。

"既然师父这样讲，那弟子就收下了，感激不尽！"喜久雄深鞠一躬，出了书房。下楼下到一半，又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存折上的数字：

1,880,888日元

这数字端的是何等吉利，鸿运八方。

“妈，别在这种地方听人使唤了！走，跟我一道去大阪。我接您过去！”

“在大阪给人使唤，和在这边给人使唤，都一样的嘞！再说了，哪儿辛苦了！比起以前，做什么老大的女人，成天抬头挺胸装腔作势，我现在这样做些擦擦扫扫的活计，天天盼着自己儿子演戏演出个名堂，不晓得有多幸福嘞！”

这便是喜久雄与阿松在长崎的对话。

阿松还道：“喜久雄啊，等你以后出了名，用你自己挣的钱，来把妈接过去。到时候，给妈买一件顶顶好的和服，叫谁看了都忍不住回头多瞧一眼。再给妈弄个歌舞伎座的特等席，让妈也风光风光。妈一定要跟人炫耀：‘台上那个就是我儿子，可是我一手养大的嘞！’”

这一日，已是南座剧场开演第一天。只听得后台响起了柝木的敲击声，预告第二幕再有七分钟便要开演。

客席间，那些熟门熟路的老客开始收拾吃完的便当盒与包装袋，静候大戏开场。第一幕上的是《一条大藏奇谭》[10]，由半二郎扮大藏卿，本已颇有看头。可不管怎么说，本月这南座剧场，最大的看点还是在第二幕，由两位跃了世纪之大龙门的新人——花井半弥与花井东一郎——献演双人《道成寺》。

就开演前报纸杂志的评论来看，多半意见认为，要在如此大的场子挑起大梁，这二人只怕功力尚浅。还有人批评说，三友的老总梅木眼见着关西歌舞伎市场萎靡不振，这一次只怕是操之过急，看走了眼。不过，在梅木面前对二人大加赞赏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剧评家藤川，刚好参演了一档NHK全国台的节目。他在节目里宣扬道：“大家若有兴趣亲眼见证名角儿的诞生，不妨在这个月去一去南座剧场。”这句话瞬间燃起一把火，嗜歌舞伎如命的铁杆戏迷自不必说，就连那些阔别歌舞伎剧场十多年的老观众也都争相购票，前来捧场。

闲话到此，后台响起了开演前五分钟的柝木声。

“总之不要慌，沉住气！”半二郎一身西服，拍了拍喜久雄与俊介的背，叮咛道。因为紧张，二人身体已变得僵硬。

半二郎道：“俊俊，你生来就是演员的儿子。为了练功，你都忍着不去跟其他的小孩子玩棒球。不管出什么事情，你身子里的血都会保佑你的，知道吗！还有你，喜久雄。到我们家几年了？五年了吧。这五年

里，练功有歇过一天吗？从来都没有。这出《道成寺》，就你练得比谁都勤快。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就算你上了台忘了动作，身子也会自己动起来，知道吗！”

“好了，要上台啦！”源吉招呼道，比起要登台的两人，他的身体更是僵得厉害。

“好，去吧！放开手脚大胆演就对了！”半二郎的这一声鼓励，激励着眼前这两个妖艳娉婷的白拍子舞艺伎花子。

“两个人加油哦！”

“不要紧张！”

“漂亮，真漂亮！”

两位年轻的新人演员匆匆穿过满是汗味的走廊。一路上，南座剧场的布景师、道具师、灯光师，还有那些做了许多年的舞美皆在鼓励二人。

“阿俊！”俊介正要往花道的鸟屋走去，却被喜久雄一声叫住，只见后者一个深呼吸，道：“阿俊，把额头伸过来！”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要做什么！”

“快伸过来！”

喜久雄不由分说扳过俊介的脸，俊介一脸不情愿：“妆要花掉了！”只听得“啪叽！”一声，一个弹指打在俊介的脑门上。

这一下威势甚猛，一旁的源吉光看着都忍不住叫了声“痛”。其承袭的正是幸子的真传，二人在家顽皮捣蛋时，必定逃不过幸子这一招。

“到我了，快来！”喜久雄说着主动伸过头去，俊介一边按着疼痛未消的额头，一边弹出一下清亮的“啪叽”，似要报仇雪恨。

“好，阿俊，要上啦！”

“嗯，花道见！”

二人互道一声，分头往鸟屋和地府而去。

另一边，从化妆间匆匆赶去客席的半二郎委实坐立不安，不停地咽着唾沫。终于，大幕开启。在观客们等得望眼欲穿的掌声中，竹本，即义太夫调的三味线琴音，配着净琉璃悠缓而起。可就在半二郎后方的席位上，却有两人在谈论方才吃过的便当味道如何如何。半二郎捺着性子

强忍片刻，但说话声始终未停。他忍不住回过头，道了声“不好意思”，终于发话道：“今儿是我儿子跟徒弟第一天登大场子，咱专心看戏，行吗！”

故事说到这里，且容在下稍稍加快些进程。话说这南座剧场的双人《道成寺》，比预想的更加叫座，大获成功。不消说，这二人之舞自然尚显粗陋，同行前辈和那些吹毛求疵的老戏迷里，确实也有人提出了言辞辛辣的批评。可或许该说，人气爆棚的时候，连这些个贬损都会站在自己一方，化敌为友。事实上，关西歌舞伎界的另一位名角儿生田庄左卫门，在看完二人的演出后，点评道：“这么好的苗子不要浪费了，要是叫他们两个拿把电吉他站到场子上去，来看的人肯定还要多，是不是！”此话的本意是为嘲讽，故意将二人揶揄作当红的摇滚乐队“Group Sounds”。不承想，这一来反倒将Group Sounds那些女歌迷的目光，引向了花井东一郎与花井半弥这对年轻的女形组合。

事实上，第一场演出结束后，坊间皆在热议：“听说百年难出一人的女形，这一次居然同时出了两个！”于是乎，一传十、十传百，二十五天的戏票转眼间一抢而空。而且在那之后，年轻女戏迷们等着买当日票的队伍一天长过一天。等到演出过半，甚至有传言说，买票队伍已经沿着鸭川一路排到了五条大桥。所以毋庸置疑，二人的演出在这宁静的京都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不消说，坊间的这份狂热也传进了南座剧场的化妆间。原先二人所用的地方没有半分装饰，无滋无味，但也不知从何时起，突然就排放起了一盆盆蝴蝶兰。而且幕间休息访客不断，不仅有报纸文娱版面和娱乐杂志的记者，甚至还有电视台把摄像机架了进来。在那亮得晃眼的灯光下，二人一会儿换上艳丽的长袖和服大摆姿势，一会儿又被要求并肩坐在化妆台前摆出卸妆的样子。这边刚刚折腾完，那边又被带上屋顶，拍了一组身穿浴衣玩投接球的小海报，以供戏迷贴在墙上。

总之，这二人拍的照、说的话，第二天不是见报，便是出现在电视里。如此一来，演出结束后，围聚在南座剧场演职员出入口等候二人放工的戏迷，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当然，不管日子忙乱成何样，演出仍是重中之重，二人自然不曾忘记这一点。只不过，每每后台堆起的杂志上登出二人的照片，或是化妆间的电视里开始播放二人参演的节目，剧场的工作人员必定会围聚过来，对着屏幕上的人发出一阵阵欢呼。而等到他们离开化妆间上了舞台，那盛况可就不只是欢呼这种程度了。这份狂热简直令人疑心：莫非

这不是什么歌舞伎演出，而是摇滚音乐会现场？

说起来，二人毕竟年纪还小，若要他们戒骄戒傲，只怕绝无可能。更何况，一方是歌舞伎名角儿的公子，另一方原是名震九州的帮会老大的继承人，若要论起自负的天性，只怕两方都不输给任何人。

“话说回来，半弥公子，都这么忙了，听人说你昨天还去祇园玩了，是吧？”

即便接受资深娱乐记者的采访，二人也一样毫不露怯。

“不光是昨天，刚刚玩好回来。这晚饭嘛，也就吃成早饭了！”

“可真够厉害的！”

“话是这样讲，这当演员的，不就是要玩着积累阅历吗？不光要玩，而且玩的、穿的、吃的、喝的，都必须是一流货色。要是不这样，那扁柏做的舞台，谁有胆子站上去！”

“说的也是。东一郎公子也是这么想？”

“关于这个问题，阿俊讲的，我觉得都没错。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心急，希望自己早点变成一流的。要是自己成了一流的，那自然就用不着在身边摆一堆一流品了，您说是不是？”

这正是二人的不同之处。也正是这毫厘之差，使得二人在练功的方式，在对角色的理解，乃至在登台时与其他演员配戏的方法等诸般方面，都生出了些微的差异。即便二人扮作同一造型，饰演同一角色，那两个站在舞台上的活生生的人，看上去几乎可以说截然不同。其缘由便在于此。

且说这京都南座历时二十五天的公演，堪称是上演了一场世纪新星横空出世的大戏。演出落幕后，随着三友老总梅木一声令下，公司方面紧急宣布，原本内部商定于下下个月在大阪中座剧场上演的三友新喜剧《浪花太鼓》宣告延期，取而代之的乃是名戏《曾根崎殉情》，由花井半二郎饰演“阿初”，生田庄左卫门出演“德兵卫”。

丹波屋传人半二郎携手和泉屋传人庄左卫门，就某种意义而言，此举无异于将关西歌舞伎界之大成全都放在了同一座戏台上。不光如此，还要加演先前在京都南座刮起一阵旋风的东一郎和半弥的双人《道成寺》。这般阵仗简直是把家底都翻了出来，无非是要让全国上下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关西歌舞伎！

如此一来，亮相机会越多，宣传的效用越大。所以，喜久雄与俊介接受的访谈数量之多，简直异乎寻常。

这一日，二人正在大阪中座剧场，为下下个月即将在这里开演的大戏拍摄公演海报。另有一个电视台的摄制组，也在一旁跟拍花絮。

“好，换套衣服！”工作人员刚喊出这一声，俊介便抱怨开了：“哎哟，饿死了。便当呢便当！”

“别想了。离便当，还远着呢！”喜久雄一把将他推入走廊。

二人沿着狭长的走道朝化妆间走去，途中经过一处练功房，地上铺满细沙，屋顶则是镀锌的钢板，专供练习“蜻蜓翻”所用。此刻，那些平时共用一处大化妆间的龙套演员正排成一列，轮番演练着蜻蜓翻。想必诸位看官也有所耳闻，所谓“蜻蜓翻”，就是在武戏中，龙套演员被主角斩杀或抛掷时表演的后空翻。对龙套演员而言，亦不失为亮出绝活的高光时刻。

就在喜久雄穿过练功房时，耳畔忽就传来一声“小少爷！”。抬眼望去，只见德次也排在队列里，仿佛在说“你可瞧好嘞”，抬起腿一阵助跑，顺顺溜溜来了个后空翻。

倘若诸位看官还记得此人，真乃这小子之福。没错，这就是那个扬言要去北海道干一番大事业，而告别了各位看官启程远行的德次。

“小少爷，今天也有采访？”德次演练完蜻蜓翻，拍了拍衣服上的沙土，走到近前，“有什么要帮忙的不？我跟你一道去啊。”

“不用了。阿德，这蜻蜓翻，到底还是你翻得漂亮！”喜久雄感佩道。

“就因为太漂亮，反而没我出场的份了呀！”

“啊？为什么？”

“因为就我一个人翻得太高，跟别的人合不到一起。”

“那你翻低一点，不就好了？”

“翻不低，控制没那么准啦。”

“那就说明翻得还不够漂亮呀！”俊介插了一嘴，周围立时响起一片哄笑。

“回见啦。”

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喜久雄二人消失在了去往化妆间的方向。德次重新排回队列，扬声喊了一句：“娶了新娘，洒水庆贺！”

他这声玩笑刚一响起，一众龙套演员便齐声应道：“洒水！”聚作一处，一同表演起了《新薄雪物语》[11]中赏花那一幕的蜻蜓翻。

只见德次在空中一个翻身，一双赤脚踩上冰冷的沙地，感觉分外冰爽。

不难看出，在这大化妆间里，德次已然成了领头人。可是他怎么就出现在了这里？想必诸位看官自然有此一问。

搞不好，万里逢一，会有些个口味特殊的看官偏生对这德次青眼有加，此刻正在心里大呼：“哦哟！那个阿德回来啦！就等他回来呢！”说不定，还真有人盼着他在北海道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倘若果真如此，那可真是羞愧难当，无颜以对众看官。关于那些个羞于启齿的窝囊事，且待下一章由德次本人向诸位做个交代。谨愿诸位看官宽容以待，多少听其辩解一番。

(1) 花道尽头演员候场用的小房间，内设化妆镜，对歌舞伎演员而言，由鸟屋走上花道的那一刻至关重要，几乎可以说，全场演出的状态就取决于这一瞬间。

(2) 日语原文为“奈落”，原为佛经用语，指永世不得超生的地狱，在日本戏剧术语中，特指舞台下方的空间。

(3) 张挂在花道与鸟屋之间的幕布，需用竹竿挑起，由此得名。

(4) 古时日本人穿着和服时随身携带的用和纸做成的纸张，可用作纸巾或便笺，也可折叠后包裹钱物，因为大凡收放在胸前而得名。

(5) 指日本本州岛西部的“中国地区”，包括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和山口县。

第六章　曾根崎之森

正如前一章所交代，故事主角在这里暂且换一换人。

“小少爷对我有恩，德次这辈子都不会忘！”“我准备到北海道去捞点钱，将来做做生意，等混出名堂了，就来给小少爷捧场，做你最厉害的戏迷。到时候，给你的化妆间买上一块波斯地毯。要是捞得再大点，就给你造个专属剧场。在那之前嘛，小少爷，你就认认真真练你的功！”

四年前，德次留下此番豪言壮语，摆了个气势十足的“亮相”动作，会同损友弁天启程去了北海道。若能告诉诸位看官，这德次虽然没有功成名就，但这四年来，他也是扎根北海道勤勤恳恳努力了一回，想必诸位多少会对他生出那么些同情：这德次也不容易！只可惜事实与此相去甚远。先不说别的，这德次与弁天意气风发地去了北海道之后，其实才过了一个月，便灰头土脸地回了大阪。

话说德次和弁天听信了釜崎招工头的那句“北海道有个肥缺”，二话不说便赶了过去，到这一步尚且一切顺利。不承想，这招工头其实就是个混黑道的骗子，在那个年代随处可见。二人去的乃是北海道的工棚，那会儿早已经聚起了一众像他们这样孤苦无依的人，皆是听信了花言巧语被人从全国各地诓骗至此。至于工作内容，也绝非所谓的监工，而是从早到晚在未经开垦的荒地上凿地修路。而且，工地上甚至配有监管员，稍有怠惰便会受罚挨饿，若是试图开溜，更是私刑伺候，杀鸡儆猴。那般惨况，简直就跟明治时代网走监狱的囚徒们死伤惨烈地修建山路如出一辙，几乎可谓那段历史的重演。

“这不是骗人吗！跟当初讲好的差太多了吧！”可不管如何抗议，皆是无济于事。德次与弁天原本已经打算好，等攒够返程的车费就赶紧跑路，可问题是说好日结的工钱，却总是“明天一起”，复又“明天一起”，迟迟不见入手。据那些来了有一段时日的人说，发的工钱犹如鸟雀眼泪，扣除床费餐钱，所剩无几。

二人再一次看着眼前的工棚。周遭这些男人大概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家伙，在他们眼里，只要有床睡、有饭吃，此处便是天堂。

既然如此，这地方多待无益。德次与弁天当即开溜，二人一路躲避着追兵，在北海道残雪尚存的荒原上不管不顾地死命狂奔。

跑到最后，追兵倒是被他们想方设法甩脱了，可二人囊空如洗，别说回大阪的车费，就连当天的午饭钱都掏不出来。

就在两个人正经八百地纠结是否只剩下拦路打劫这一条路可走时，有个农妇知悉情况后，给他们塞了果腹的饭团；还有辆卡车将二人载上装货台，把他们捎到了相邻的城镇。不仅如此，在二人对着往返青森与函馆的渡船无计可施的时候，又有好心人替他们买了船票，告诉他们说："刚打完仗那会儿，我在国外流落街头，也是素不相识的人借了我车费。"就这样，二人靠着陌生人的慈心善念，由北海道的荒原一路朝大阪进发，不知不觉，总算是历尽艰辛回到了大阪。

按说到了这一步，德次也无处可去，理应回到半二郎家。可他偏生是个摔了跤就不肯爬起来拍拍屁股了事的性子，不管使出何种手段，他都想揪出那个欺骗他们的坏心眼的招工头，给他点颜色瞧瞧。话虽如此，那招工头背后自然有团伙与之沆瀣一气，德次之流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就在这当口，他碰巧听人说起了"西成劳动福利中心"，据说是前几年大阪政府为改善釜崎地区劳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开设的。

有了！就跑去这地方告状，让他们帮忙把拖欠的工钱给要回来！

德次抱定了这个念头，遂与弁天一起找上门去。话说命运这东西也真叫是有趣，二人找上门这天，偏巧有个摄制组在福利中心拍纪录片，而他们两个刚好就闯进了镜头里。

说来也巧，当时拍纪录片的导演名叫清田诚，曾在三友公司电影部门任职，可谓是日本战后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旗手，接连执导了多部针砭时弊的佳作。

而这一次清田导演想要拍摄的，正是这家西成劳动福利中心的第一任所长。自从福利中心成立以后，为了保护那些在爱邻——也就是釜崎——这片严酷的土地上艰难求生的劳工，为了守护他们的生命，这位所长真可谓勤勤恳恳，鞠躬尽瘁。

事实上，就在德次二人前来告状之前，摄像机刚刚记录下了一段小插曲：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劳工来到福利中心，想讨要一些零钱。对这东北出生的醉汉，所长虽是巧妙周旋，可到最后还是自掏腰包，借了当晚廉租房的房费给他。

就在清田导演眼看要喊"卡！"的时候，急着想要申冤求助的德次与弁天冲了进来。

当时二人情绪激动，全然不曾留意到周围的摄影机和灯光照明。他们一抓住所长，便开始唾沫横飞，讲述如何被坏心眼的招工头所骗，如何形同卖身地去了北海道，然后又如何抱着必死的信念，靠着两条腿走回了大阪。

不消说，清田导演自然是继续拍了下去。且说这德次和弁天，因为迫切想要讨回辛苦劳作的工钱，哪怕一天两天的也好，所以二人时而泪流满面，时而义愤填膺，讲述的那是张弛有度。不知不觉，近旁的职员也都听入了迷，围拢过来，由着这二人唱起了双簧。就这样，二人在苦寒的北海道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遭遇，以及返程途中那一位位乐善好施的国人出手相助的故事，统统被收录到了胶片上。

不过，就结果而言，二人诉说的问题本就是福利中心所长无论怎么努力都无力解决的事情，更何况欺骗他们的招工头早已经不知去向，即便联络北海道的施工单位，得到的也只是冷冰冰的一句："预付款都已经给招工头了，被骗的明明就是我们！"

这件事过后，站在德次的角度上说，走之前到底是立下了雄心壮志的，事情发展至此，总不能哭丧着脸，道一声"小少爷，我回来了"，便回去半二郎府。于是乎，他便浑浑噩噩留在了弁天的住处。日子一天天过去，清田导演在西成拍摄的纪录片《青春的坟墓》终于上了电视。

没想到这片一经播出，便引起极大反响，还在全国好几家影院——虽说都是小影院——正式公映。在大阪的影院上映那会儿，连日来场场爆满，到了放映最后一天，在片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德次与弁天，甚至被请作嘉宾，与清田导演一道登上了舞台，参加了一场类似公开座谈会的活动。

不消说，来参加此类电影座谈会的大凡皆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着被拉上舞台的德次二人，飞来的净是些劳动及社会福利的问题。结果，他们自然是连对方所问何意都闹不明白，只能搬出在北海道饥肠辘辘的时候，还打算凿开冰层钓几条西太公鱼之类的趣事算作回复，引得会场一片沸腾。

先前就说过，德次这小子摔了跤就不肯爬起来拍拍屁股了事，这之后还真让他施展了一番本领。在一连串风波平息后，德次一如往常在弁天处无所事事，谁知那位清田导演竟亲自向他发出了邀约："有没有兴趣在我下一部电影里演个主角试试？"

当然，这电影自然是小成本且带有试验性质，封镜后也不知有没有

机会在影院上映。是清田导演从那部《青春的坟墓》里衍生出的一些灵感，片名就叫《夏日的坟墓》，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

“我也能当主角？！”

不消说，德次这儿可没有“谦让”二字。或许是因为早年曾在立花组的年宴上登过台，影片开机后，他演戏的感觉之到位，就连清田导演都为之一惊。

最终，这电影在全国七家影院上映，虽说数量不多，可竟登上了《电影旬报》年度十佳文艺片排行榜，还冲到了第六名。

不过遗憾的是，那之后德次并未就此顺风顺水平步星途，反倒是“那个德次居然当上电影演员了！”的传闻，也飘进了在半二郎的训导下勤恳练功的喜久雄的耳中。

“听人讲阿德好像回大阪了……”喜久雄向春江打听，后者这才跟他道出实情：德次说没脸见小少爷，所以央求春江给他保密。其实许久之前，他就已经回到大阪，和一个叫弁天的男人混在一道，住在天王寺村艺人一条街那边，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不过似乎生活无虞。每个月总有一次，他会晃悠到春江的店里喝上两杯，问她：“小少爷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对付不过去的事情？”

喜久雄听后，当即便去天王寺村找人。在联排平房的巷子深处，刚好撞见德次陪着一群孩童玩过家家，扮作奥特曼打怪兽。

“阿德……”喜久雄不由叫了一声。

德次一听拔腿便要跑，却被孩童挡住了去路，只能一脸尴尬地回到巷子里。

“你搞什么，在这里扮什么奥特曼！”喜久雄又惊又恼。

“不是奥特曼，是铁甲人啦！”德次反驳道。

这可真是半斤对八两：哪个都一样！

半二郎一家本就在担心德次，喜久雄姑且将他带了回去。半二郎问明原委，当即找三友通了关系。那意思是：“在艺人一条街那种地方混日子，迟早要学坏。与其日后给我捅娄子，不如现在就把这娄子给摆平了。”说起来，到底是在《电影旬报》十佳文艺片排名第六的电影里演过主角的人，德次就这样光明正大地拿到了聘书，成了一名歌舞伎龙套演员。

“阿德，去不去吃御好烧？”因为早已熟门熟路，喜久雄练完功便来到艺人一条街，伸手推开了一栋平房的大门。

“小少爷，你怎么来了？中座那边，不是下礼拜就要开演了吗？”

只见屋子里头，德次和弁天不知何故，直愣愣地站在那儿。朝里一张望，在那间巴掌大的草席房里，老漫才师泽田西洋正摆着将棋，自己跟自己对弈。

“先不说我，你们两个在做什么？”眼见着德次和弁天强拉硬拽地要让西洋老爷子站起身，喜久雄不由开口问道。这一问才知，原来老爷子这天生平第一次要上电视台录节目，可临到出发，忽然就打起了退堂鼓。

“谁打退堂鼓了！”老爷子倒是回了一嘴，但那声音分明就是在打退堂鼓。

顺带一说，这位泽田西洋乃是弁天从北海道逃回大阪后所拜的师父，他让夫人泽田花菱弹一把三味线伴奏，二人联手演绎的夫妇漫才一度红爆大阪的曲艺剧场。虽说时下因为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而彻底没了热度，可在那之前，二人每天皆要赶上三四个场子。

“要我讲，怪就怪这世博会，把大阪的艺人都给弄死了！那些个东西，哪里有意思嘛！你们看看那个塔，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到底哪里好笑了？！”为了岔开话题不再谈论录节目的事，老爷子又开始了一贯的世博批评论。

就在这时，身穿和服的花菱师傅，手拿三味线下了二楼：“那东西，造起来又不是逗人发笑的。人家那个，叫‘艺术’！”

“什么艺术不艺术的，艺术就不需要逗人笑了？！晓不晓得这里是大阪！”

花菱不再应声，将一个装了西式演出服的包袱皮递到了弁天手上：“我先过去了。”

或许该说到底是相携多年的夫妻，花菱前脚刚一出门，西洋后脚便赶忙站了起来，想必他心里也渴盼着再迎“第二春”。

经此一闹，离节目录制的时间所剩无多。只听得弁天一阵“快呀、快呀”的催赶，结果不光是德次，不知为何，就连喜久雄都跳上了电车，同去观摩。

“时间差不多了，请过去摄影棚吧！”

终于，编导来了一声招呼，此时众人已经身处电视台的化妆间。虽然也是共用的大间，可这天并没有别的人用，房间宽敞得空荡荡的，搞得西洋极度紧张。这份紧张不仅传给了弁天，就连陪同的德次与喜久雄都未能幸免，从方才开始，一行人轮着番地往厕所跑。

“不就是上个电视吗？面前连个客人都没有的呀！”还是花菱沉得住气。

“讲什么傻话！镜头前面坐着一亿个人好不好！”

“就因为这样，所以才要拼一把嘛！要是大家看得高兴，就又可以出名了呀！”

经过花菱这一番鼓励，老爷子似乎终于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地站起了身。

喜久雄几个跟在老爷子身后，为其打气助威：

“师父肯定没问题！”

“就是就是！”

尽管老爷子在按着年轻编导的指示站到摄像机前的那一刻为止，还是有些战战兢兢、畏首畏尾，可到底是天王寺村的老牌笑星，随着一声“开机”，一旦开始表演，那真叫是语声琅琅、张弛自若，没多久便引得一众工作人员笑声不断。

可正当喜久雄几个在心底里默默声援老爷子“不错不错，保持这个状态”的时候，年纪轻轻的编导却兜头泼来一盆冷水：“停一停！可不可以再短一点？”

“短一点？我说你这人……”老爷子应道。

“这样不行，后面的‘百变众生相’肯定进不去。控制在两分钟以内吧。”

“你这也太狠了！我这最好看的地方，总要让我演出来吧！”

可对于老爷子的辩解，编导一概置之不理。

结果，二人开始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一方要求：“五分钟内必须结束！”一方主张：“怎么也要再给个十五分钟吧，否则我老头子这漫才就不是漫才了呀！”

末了，老爷子终于怒喝一声："想我老头子开始演这些的时候，你小子还没进娘胎呢！要是非让我讲一半就停，你这破节目，谁爱上谁上！"说着，一把扯下了那只大大的蝴蝶领结。

到了这一步，莫说是花菱，就连弁天都飞奔上前劝慰开解，可老爷子的怒火却是愈烧愈旺："我老头子，又不是想上你这破电视才跑过来的！我来，就是为了叫大家看看我这漫才好不好！"

与之对峙的年轻编导也是不肯退让，说什么"电视跟剧场不一样，看的人觉得没意思，马上就会关掉开关"。结果更是火上浇油，引得老爷子怒道："你傻啊你！什么开关不开关！剧场里的那些个客人，一没意思就睡过去了呀！……再讲了，你这个'没意思'又是什么意思！你至少也要看我演完'百变众生相'，再来讲有没有意思！"

到最后，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只听得那编导吐出一句："不好意思，今天就请回吧。"老爷子也不甘示弱："你留我，我都不留！不劳您送！"二人到底翻脸作别。

不过，就在众人以为西洋老爷子径直便要离开电视台时，他忽然在走廊上停下了脚步，颇有些落寞地喃喃自语道："想我老头子已经没资本再说这些个大话，所以今儿才跑过来的……"

只见他灰溜溜地掉转头，折返回摄影棚，站在年轻编导面前就是一个深鞠躬："小哥，全听你的，我老头子能缩多短就缩多短。不要说百变了，就是缩成个五十变，不，二十变都没问题。求小哥行个方便，再给我老头子一次机会，你看行不行？"

老爷子心里想必也很清楚：若是能在电视的世界里演出些名堂，或可梅开二度，重新跻身当红艺人之列。此刻的老爷子看在人眼里既窝囊又坦诚，弄得喜久雄几个想哭又哭不出来。

经此波折，两位漫才师背水一战，重新开始了录制。可就在开机后不久，摄影棚内隐隐起了一阵骚动。

当时，喜久雄正站在摄像机后面观摩录制，耳朵里忽然零零散散飘来了"事故""花井半二郎"这些字眼。

"出什么事了？"他不由与德次对看一眼，后者两条腿已经朝声音传来的走廊走了过去。喜久雄见状也追在他身后，只见走廊上有个职员，似乎来自新闻组，正拉着娱乐组的人拜托道：花井半二郎出车祸了，能不能借点最近拍的演出录像，傍晚的新闻要用。

“对、对不起，请等一下！”喜久雄赶忙叫住那个职员，可对方似乎赶得很，理都不理便往楼上奔去。“对、对不起，您刚刚讲师父出车祸了，到底怎么回事？”喜久雄手忙脚乱地追上去，对方大概听出此人与半二郎相识，便答道：“具体情况还没报过来，现在只晓得在御堂筋路上，卡车跟轿车撞了，歌舞伎演员花井半二郎好像被送到医院去了……”

喜久雄一听，脚底便停了步，愣在楼梯中间，喃喃着：“电话，给家里打电话……”一个转身又冲下楼去。

楼梯下方的大厅里刚好有公用电话，身边的德次也一样心急火燎，二人一起轮番拨转转盘，打通了电话。

“哎呀，久雄公子？你到哪里去了啦？老爷出大事情了！碰到车祸了！”只听得女佣领班阿势已经慌得六神无主。

“车祸……人没事吧？就是点皮外伤，是不是？”

“不晓得呀，还没消息。夫人跟少爷，已经去医院了。天马医院，天马综合！”

听到这里，喜久雄对德次道了声“天马综合医院”，二人立刻飞奔出了电视台。可偏生就是这种时候，电视台大门口和马路上，愣是看不到一辆出租车。

“跑吧，还是跑过去快！”喜久雄说着沿浪速筋路狂奔起来。

“老爷他，不会有事的对吧？那么厉害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样认栽，你说是不是！”德次拼尽全力大声喊道，一路追在喜久雄身后。

“啊！出租车！停、停一停！”德次大呼小叫着冲下车道，慌乱间几乎连他都差点成了车下鬼。

待二人赶到天马综合医院时，门外已经聚起好些媒体，可见事态之严重。二人拨开人群，刚一进到医院里面，便看见源吉正朝走廊另一头跑去。

“源叔！”

“啊，久雄公子！”

“师父呢？人没事吧？快说啊！”

“没事没事，没有生命危险！”

听了源吉这句话，喜久雄二人顿时松了口气，一下子气力尽失，蹲

地不起。

“可是骨头折掉了，腿上的骨头。麻烦得很！”

这棘手的骨折固然是个大问题，但只要生命无虞，那就是：“小事情，不就是个骨折嘛！”

走廊前方，只见幸子与俊介也是一样放下了悬着的心，正在听护士讲解单人病房的费用。

“师父人没事，对吧？”喜久雄上前确认道。

“嗯，今天先紧急处置过了，后面看情况还要动个手术，切开来再看……”俊介答道。

“切开来？要切腿？”

“两条腿都要切，得有一阵子……”

话到此处，身后突然一片喧哗。二人同时回过头去，只见一众住院的病人听到消息聚了过来，都想亲眼一睹半二郎的风采。

“啊，下个礼拜，就要开演了……”

这时，喜久雄嘴里轻轻漏出了这么一句话。

“少爷、久雄公子，要不要加点饭？”

在女佣领班阿势的招呼下，喜久雄与俊介默默递上了装咖喱饭的餐盘。此时，半二郎骨折的风波已过去了一夜。

“阿势姐，姆妈有没有讲，她大概几点钟从医院回来？”俊介问道，往第二盘咖喱饭上添了一大堆腌藠头。

“应该就要回来了呀。夫人她讲了，叫你们两个都乖乖待在家，她应该不会去别的……”

阿势话音未落，只听得门口传来幸子的声音：“我回来了。”

“哟，回来了呀！”阿势咕哝了一声，喜久雄与俊介同时端着咖喱饭跑向门口。

“阿爸怎么样了？”俊介忧心地问。

“哭了呀，真是作孽呀……”幸子答道，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木地板上。

“你说阿爸？哭了……”

“那肯定是要哭的呀。你阿爸他，两岁第一次上台到现在，这么多年一次都没缺过场子！他那个人呀，不管发烧还是拉肚子，垫了尿布也要上台把戏演完的。这心里肯定不甘心的哟。”

幸子说完这些，艰难地站起身，忽然注意到二人手里的咖喱饭，遂吩咐阿势道：“阿势啊，也给我装一盘咖喱饭。”说完，抬步便要去换衣服。

“可这样一来，接下去的戏怎么办？”俊介追在幸子身后问道。

“这个事情嘛，”幸子停下脚步，手上已开始拆解和服上的绦带，道，“三友那边，一听到出事了就开始想办法了呀。可是看这样子，补缺的演员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想想也晓得，宣传的时候牛皮吹得太大，什么‘关西歌舞伎的精魂’，这话一讲出去，就不作兴找个东京的演员来顶替了呀。再说，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你阿爸出场子的……”

说到这里，幸子本已准备进屋，可忽又回过头来，先冒出一句：“我就是有种预感，也不晓得对不对……”继而又道，“俊俊，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听到了吗？”

陡然间被幸子死死盯住，俊介不由装起傻来，应道：“做、做什么表情突然这么严肃……”但不消说，母亲已到嘴边的话，他早就了然于心。

出了这样的事，若真要找个人顶替半二郎上台，且还能让一众戏迷心服口服，那必然只有同族血亲。

其实就在昨晚，俊介与喜久雄也曾就此事一直聊到深夜。

喜久雄叹道：“亏得师父天天都叫我们去看他练功。看了那么多遍，这台词跟身段，也都记得八九不离十了。阿俊，你说是不是？”

事到如今风波骤起，真叫人觉得这半二郎莫非是未卜先知。这出《曾根崎殉情》乃是战后关西歌舞伎界最受戏迷追捧的大戏，自练功第一日起，半二郎便命喜久雄和俊介天天在一旁看着，就好似要将这出戏从头至尾统统灌进他二人脑中一般。

“阿俊，你这回可真要登龙门了！绝对是个爆炸新闻！”

面前的喜久雄已是兴奋异常，而俊介那张脸却是一点点愈加苍白。不过，到底是承袭丹波屋血脉的人，在他脑中，自己已经换上纯白的寿

衣，化身为妓女阿初，正与德兵卫一道，在那曾根崎之森中拨草寻路，去往密林深处。等到耳边钟响七声报知拂晓，他便会抱定赴死的决心，双手合掌于胸前，只待德兵卫将那把利刃刺入他的心间……

且说那之后，三人回到厨房用完餐，正吃着阿势端出来的酸溜溜的八朔橙，电话铃忽就响了起来。

不一会儿，去接电话的阿势一脸困惑地折返回来："是三友的梅木总经理打来的，可是……"

"你看，来了呀！"幸子直勾勾地看向俊介，后者似乎已有觉悟，点了点头。

可就在幸子和俊介起身要往电话那边走时，阿势却喊了声"等一下"，叫住了二人，道："要找的不是夫人跟小少爷，梅木总经理叫久雄公子去接电话……"

"叫久雄？找他做什么啦？不是三友的梅木老总吗？"

"是的呀。"

幸子、阿势，还有俊介，不约而同看向喜久雄。可被看之人，不消说，对个中事由也是一无所知。

"算了，我去接好了。"幸子本就是个急性子，当即朝电话走去，好似在说：一众人在这里面面相觑，也觑不出个所以然来。俊介、喜久雄、阿势，一个接一个跟在她身后。

幸子刚拿起电话那会儿，因为久疏问候而与对方简短寒暄，脸上尚且带着笑容，可渐渐地，那张脸眼看着越来越阴沉。言谈间，仅有一次，她回过身，面无表情地凝注着喜久雄的脸。余下的时间，那双眼睛都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墙上贴的旅行公司的黄历。

"嗯……可是……嗯……"幸子应答的声音越来越小，等到她快挂上电话时，就连站在她身边的喜久雄等人，也已经听不到她的说话声。

"咋零！"幸子刚一放下听筒，俊介赶忙追问道："怎么讲？"

"嗯……"幸子似乎已然丢了魂魄，道，"对方讲，要让久雄，顶替你阿爸去演戏。"那语气不带丝毫情感，以至于听的人也不知作何反应。

"久雄？让久雄去？"沉默了大半晌，俊介终于发问道，声音异常嘶哑。

"是。对方讲了，这事情也不是梅木老总定的，是你阿爸自己拍板

的……”

不知为何，空气中忽然飘来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循香望去，只见俊介手中还握着半个已经掰开的硕大的八朔橙。

故事讲到这里，且容在下插一段许久以前的往事。这往事说久远也确实久远，是那种真真切切的久远。时值一七〇〇年前后，也就是江户时代，当政治国的乃是那位因为颁布《生灵怜悯令》而举世闻名的“狗将军”德川纲吉[1]。

若是换作今天的说法，这项法令或可称之为《动物保护法》。当时那些趾高气扬的武士，皆被这项法令搞得没了方向，足以想见那必然是个和平的年代。既然是和平的年代，人心里便会多出些空闲，正因为这样，也才会生出体恤他人的念想。

顺带说些题外话，正是在那个年代，井原西鹤写下了市井小说《好色一代男》；也正是在那个年代，发生了著名的“元禄赤穗事件”，即众人口口传颂的“忠臣藏”事件；同样是在那个年代，松尾芭蕉创作了《奥之小道》，近松门左卫门则写下了人偶净琉璃《曾根崎殉情》。

那时候，关西有一位歌舞伎演员，名号为初代坂田藤十郎，是个响当当的名角儿。据歌舞伎全解《歌舞妓[2]事始》一书记载：“江户名伶初代市川团十郎诫曰：藤十郎生年之内，勿往京都战优伶。”说的便是：初代市川团十郎曾告诫称，只要藤十郎在世一日，江户的演员即便去了京都，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切不可轻易去往关西。

而这位初代藤十郎尤为擅长的角色之一，便是那些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沉溺酒色的世家子弟。

那时，但凡饰演此类角色，演员必定会穿一身和纸做的和服，俗称“纸子”，以表现寂寥落寞之感。据传，藤十郎弥留之际，选了一个承袭衣钵的传人，将代表其自身的“纸子”传授给他。这个人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其门下的弟子，是为一段佳话。

可见，身为关西歌舞伎界的泰斗，藤十郎最为看重的绝非世袭血脉，而是真才实艺。

喜久雄刚一踏出天马综合医院，便有一阵清冽的风吹过，吹散了萦绕在他周身的消毒水的气味。

俊介走在前头快他几步，喜久雄虽然想跟他搭话，可方才在病房，

听半二郎亲口讲述这次替演安排时，无论是过程中，还是结束后，俊介始终只字未发，脸上从头到尾毫无表情，叫人根本抓不着搭话的时机。

肯定是哪里搞错了！也可能是梅木老总会错了意。这次公演的替角，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今后的传人。这世上怎么会有人放着亲生儿子不选，而选个入室的弟子？！

在开往医院的车里，幸子把这些话翻来覆去说了一路，同坐一车的喜久雄也默默听了一路。平心而论，他本人也认为“正是如此”，对幸子的观点频频点头。时不时，他还会看一眼身旁的俊介，虽然没有说出口，却用目光默默传信：“没事，八成就像幸姨讲的那样！”

不过，就俊介而言，他虽然也觉得多半是个误会，但又无法说服自己百分之百无此可能，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病房，也没工夫喘口气，幸子便发起攻势，抛出一大串问题。不消说，那态度与其说是动气，不如说是半开玩笑：这话居然就传成了这样，你说滑稽不滑稽啦！

只不过，听完幸子这些话，半二郎只吐出一句：“不要讲了，都定好了，不会改的。”这话说得简短干脆，加之窗帘后面隐隐传来源吉的抽泣，幸子带着幸子的心绪，喜久雄带着喜久雄的心绪，而俊介亦是带着俊介的心绪，三人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头子，你怎么可以……”即便如此，幸子仍死死缠着半二郎不放。俊介抛下其他人，最先离开了病房。

这种时候，留在据理力争的幸子身边未免尴尬，加之心里到底对俊介放心不下，所以喜久雄也紧跟着追了出来。可俊介即便注意到他的脚步声，也没有叫他别跟着，当然，更不曾招呼他一起回家。

二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出了医院，约莫走了三站路的距离，俊介忽然就站定不动了。

“阿俊，你要走到哪里去？”喜久雄见他停了步，却又不回头，遂战战兢兢地开口道。

这话一出，俊介猛一下子转过身，抬手便打了过来：“你这家伙跟小偷有什么两样！跑到别人家里，把最要紧的东西偷了去！你他妈就是个混蛋小偷！”

喜久雄惊慌之下连忙出手招架。就在二人互相抓着对方衣领，握紧拳头抵住咽喉的当口，俊介的手上忽然就没了力气。只见他苦笑道：“要

是真能像这样，把气撒到你身上，倒还有趣些。”

“阿俊……”

“算了，没什么好讲的。要是说这话的是别人，我肯定要骂他：‘你傻啊你！懂不懂看戏！’可说出这句‘入室弟子比亲生儿子会演戏’的，是那个顶顶厉害的第二代花井半二郎。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阿俊……”

“久雄，你心里别有负担。反过来讲，要是你都可怜我，那我就真的振作不起来了。”

确实有那么一闪念，喜久雄想要找半二郎面谈，说服师父还是让俊介替演。但此刻，他马上意识到这正是俊介所厌恶的怜悯，遂只能狠狠咬住了嘴唇。

“不管怎么讲，这可是我们丹波屋家的大事，也是关西歌舞伎界的大事！不光是我俩那出双人《道成寺》一定要成功，为了让久雄你好好替我阿爸演好他的戏，只要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直到这一刻，喜久雄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将要接下的担子是何等之重。

而就在不久之前，他总以为是哪里搞错了，半二郎的替角非俊介莫属。那些念头究竟是出于自身的怯弱，还是来自敌不过血缘的懊恼，到了这会儿，连他自己都已经分辨不清。

“阿俊，你说我真的可以替师父演好他的戏吗？”喜久雄不由喃喃自语。

俊介听后，笑道：“这个嘛，断断是不可能的啦！”

“这种时候，难道不该安慰说肯定没问题的吗！”喜久雄拿出平时的腔调，顶了回去。这时，刚好有辆公交车开了过来。

“这车，应该赶得上！”喜久雄说着，抬腿便要追上去。

“你先回吧。我再去晃两圈。”

放在平时，喜久雄大凡会应一声“回见”，也不多言，便与之别过。可偏偏这天，不知何故，就是觉得抛不下俊介。只听他追问道：“去哪儿晃？”

“还能去哪儿晃，就随便晃晃呗。”

“你要想晃，我陪你。跟你一道随便晃晃。”

“不用你陪。”

“要不晚上，到春江店里喝两杯？”

“好。”

说话间，公交车已经开到近前，喜久雄也不好意思再做纠缠，便道了声：“那我先回了，一会儿见。”独自一人上了公交。为了不看车外，他故意找个位子落了座。

若是看向车外，想必俊介一定会恪守礼数，目送公交车开出站。但不知为何，喜久雄总觉得还是不看他为好。可偏生就是这样的时候，迟迟不见发车。

“这破车，倒是快开啊！”

就连喜久雄自己都弄不明白，心里究竟在急些什么。

撇开这些是非曲直，既然已经决定顶替半二郎上台，喜久雄自然再没工夫顾及俊介的心情。

距离剧场联排仅剩三日。当晚开始，他便频频出入半二郎的病房，在吃着住院餐的半二郎身边背台词，将病床和沙发推到一边，腾出一个临时舞台，把阿初的步法、身段装入脑中。喜久雄几乎已是不眠不休，半二郎虽然下不了床，使不出拳头，可但凡喜久雄稍一走神，便会有打火机和枕头代替双拳，凌空飞来。

正如诸位看官所知，这《曾根崎殉情》乃是近松门左卫门所写的人偶净琉璃，是其创作的第一部市井戏。所谓市井戏，或许可称之为江户时代的现代剧。那时，大阪堂岛新地的妓女阿初，与酱油批发铺的二掌柜德兵卫，相互恋慕却难为世间所容，最终双双殉情。这部戏正是取材于这桩真实的事件。

此世喧嚣劝别离，长夜漫漫不相惜，以何来比身赴死？

自道是荒原小径结霜露，一步一消影全无，如梦之梦黄泉路。

德兵卫：你且数那报晓的钟声，七声已有六声响。

阿初：余有一声终此生，听罢这一声，便当是寂灭为乐空余响。

恋之深，故殉情。这正是戏中最经典的一幕，阿初与德兵卫两相执手，双双步入了曾根崎之森。

喜久雄演完这一段，已是喘着粗气，肩膀剧烈起伏。扮作德兵卫陪他练戏的俊介体贴道：“久雄，今天也练得差不多了吧。”

可话音刚落，病床上即刻传来了半二郎的怒斥：“你这戏演得就跟白开水一样没滋没味，有什么脸站到戏台子上去！整个人就没活起来，知道吗！你想想，那钟再敲一下，你就要死掉了。想活不能活，这心里头难受呀。可是跟喜欢的男人一道死，又很开心，两种心情混在一道。可是你看你演的，一星半点都感觉不出来。你从头到尾就没在戏台子上好好活过，所以要死也死不掉，懂不懂！”

其实喜久雄心里也清楚，那会儿阿初还只是活在他的脑海中。而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阿初赶出来，好让自己变成阿初，仅此而已。

这三天三夜里，就在喜久雄等人在病房里专心致志排演练功的时候，“花井半二郎选了个寻常人家的孩子做传人”的消息，在坊间已是甚嚣尘上。

有人说，半二郎算是看明白了，亲生儿子才能有限；也有人说，其实那个替演的入室弟子是半二郎的私生子。

这世间众人的想象力真叫是丰富，说到后来，甚至有传言称，是那个入室弟子给亲生儿子下了毒，硬生生抢去了这次替演的机会。

不过，这传闻愈是热闹，中座剧场的戏票倒是卖得愈好。所以，对于这些将之当作丑闻炒作的小道消息，主办方三友公司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就在中座剧场即将开始联排的前一天晚上，喜久雄由医院返家的途中，电车车窗上映出的那张疲倦不堪的脸，在他眼里已不再是他自己的脸，而终于变成了一袭白衣的阿初。

顺带一说，歌舞伎这种戏并不存在所谓的导演。所以联排的次数极少，与其说是众演员共同打造一部作品，不如说是以头牌演员为主心骨，在联排时相互展示各自塑造的成果。

换言之，到了剧场联排的时候，演员已经不是素材，而必须是一件打磨完成的作品。

言归正传，这一日，在中座剧场的舞台上，在头牌生田庄左卫门的牵头下，联排终于拉开了序幕。客席各处，聚起了不少演员、舞美和剧

场人士。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半二郎的替角究竟能有多少斤两。

在这些人里，有一人似乎故意要避开众人的耳目，坐在靠近出口的后方座席上，双手合十，凝目观看着排演。这人正是俊介。他自始至终捏着一把汗，生怕联排会因为庄左卫门的一声呵斥而被打断，那感觉简直生不如死。

话说在这出戏里，酱油批发铺的二掌柜德兵卫，与天满屋的妓女阿初两情相悦。一日，德兵卫的叔父久右卫门上门提亲，说女方愿出一大笔礼金，德兵卫对此自然一口回绝。但不想，他的继母竟背着他收下礼金，允诺了这门婚事。德兵卫知晓后初衷不改，久右卫门遂迁怒于阿初，认为一切皆是她的过错，并逼迫阿初代为偿还礼金。

德兵卫与阿初在生玉神社不期而遇，前者感叹这辈子或难再见，后者则鼓励称二人缘定三生，此世难圆，来世再续。之后，德兵卫想方设法从继母处要回了礼金，偏巧遇上酱油铺的友人九平次找他借钱。对方承诺数日便还，德兵卫遂将钱借给他救急。不承想约定的时日已过，却迟迟不见九平次还钱。德兵卫追问之下，后者竟矢口否认，并在众人面前反口诬陷德兵卫目无法纪、假造字据，以致德兵卫信誉扫地。

这便是戏中著名的《生玉神社》一折。之后，场景转换，德兵卫带着满身的伤痕来到天满屋，阿初让他藏身在檐廊之下。偏巧，这时喝得酩酊大醉的九平次现身，说尽了德兵卫的坏话。德兵卫在檐廊下听得浑身颤抖，出离愤怒，眼看就要按捺不住冲将出来，阿初竭尽所能以脚阻挡德兵卫。九平次咒骂德兵卫为商不公，伪造字据。阿初听后，假意应道："德公子理当以死谢罪。"说出这话的同时，她借用玉足探问檐廊下的德兵卫，可愿以死明志。德兵卫当即握住阿初的脚，比作一把利刃抵在了咽喉处……这便是另一折《天满屋》。

且说舞台上，联排至此一切顺利，并未生出任何枝节。那些在客席上旁观的业内人士，亦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喜久雄倾其所能饰演阿初的那份惶恐与紧张。

或许正因为此，每一个人都觉得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扮演阿初的演员，时时刻刻屏息凝神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迎头飞来庄左卫门的呵斥。但出人意料的是，排演竟然一次都没有中断。

"好，先到这里吧，大家伙儿歇息一下。接下去，咱们直接排《黄泉路》。"

随着庄左卫门一声招呼，只听得客席间那些旁观的人也一齐松了一

口气。

饰演德兵卫的庄左卫门正要走下台时，冷不丁停下步子，站定在早已精疲力竭、几乎伏倒在舞台上的喜久雄身旁，开口道："小伙子，第一次演这么大的角色，入戏入得还不错。能演到这份上，来看戏的客人大概都会夸夸你。"

联排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跟喜久雄说话。只听得他继续道："不过嘛，这一次别人家给你拍手，就跟给小演员拍手是一个道理。意思就是：'哦哟哟，不容易、不容易。'这样的事儿以后不会再有第二次。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小孩子学走路，第一次才有人拍手。第二次嘛，就是理所当然。这一点，你可千万记好了！"

回想数月之前，正是这个生田庄左卫门，曾经讥讽喜久雄和俊介，做什么歌舞伎演员，不如像Group Sounds那样出道卖票更有赚头。就这一点而言，这番话毋庸置疑可算是褒奖。

此时的喜久雄已经无力应声，庄左卫门也不管他，携几位弟子离台而去，剧场内紧张的气氛顿时松缓下来。经庄左卫门这一番点评之后，随处都能听到据此而发的对喜久雄的评论。

俊介只觉得众人议论的仿佛是他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往椅背上缩。只听得耳边传来一波："哦哟，没想到居然可以演到这个程度！""那只伸到檐廊下头的脚哦，感觉既刚毅又妩媚呀！"

大家几乎满口都是溢美之词，俊介一听，态度立时硬气起来，缩下去的脑袋也慢慢抬了起来。可随之而来的还有："不过看了这个，多多少少也可以理解半二郎老先生的心情了。就算自家儿子是亲生的，可真要把这个藏在后头，把那个放到前头，估计也没脸做得出来！"

"倒也不是说有脸没脸，讲到底，人家丹波屋老爷子看重的还是才艺，不是血缘。人家看演员，看的都是本事！"

听到这儿，俊介那刚刚抬起一点的脑袋，不得不又重新缩了回去。可看客们的嘴却是毫不留情："可你说，丹波屋家那个少爷，以后怎么办？我上午也看了双人《道成寺》，到底还是人家东一郎有看头呀！"

"话是这么讲，但这年头做什么都不容易，不太可能让一个入室弟子继承家业吧？"

"可现在，不就挑了个弟子来替演吗？"

"说的也是。想想人家丹波屋老爷子的心情，这事情真叫是为难。就

算只有这一次，也亏他狠得下这个心。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还是叫人佩服啊。”

“都到这一步了，要我讲啊，倒不如丹波屋家那个少爷，自己做个了断，找个地方走了得了，可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说话的二人全然不知话中这位少爷此刻正坐在他们身后，那几声窃笑就像一只只老鼠，在中座剧场的屋顶隔层和地板下面钻来钻去。

而这俊介也像是在客席间钻来钻去一般，逃到了剧场大厅。他朝喜久雄的化妆间走去，嘴里嘟哝着：“我才是丹波屋家的继承人好不好！都给我走着瞧，等我把这《道成寺》演得挑不出半点毛病，好叫你们这些家伙刮目相看！”

化妆间里，或许是因为先前极度紧张，而后又一下子得到了解脱，喜久雄整个人抖得似乎能发出声来。

只听他门牙打着战道：“阿俊，你、你、你看，我这抖得停不下来！”

“怕什么怕，和泉屋伯伯不都夸你了吗！”

“阿俊，有句话讲了，你可不要生气。”

“生什么气！有话就讲。”

“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阿俊的血。我想把你的血倒进个杯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

这一刻，俊介耳边又响起了方才听到的那些闲言碎语。他忽然觉得，自己身上这血管里流淌的丹波屋之血，简直透明如水，端的是无滋无味。

终于，大阪中座剧场的公演拉开了大幕。经过坊间口口相传，媒体也是万分瞩目。更何况，当时正赶上象征自由之未来的大阪世博办得热火朝天，这花井东一郎身为平民之子，却打破了传统世袭制，顺理成章成了时代的宠儿。戏票从开演第一日到千秋乐迅速售罄不说，剧场前面求购当日票的队列也是形同长龙。而且就在日场，喜久雄和俊介那一出双人《道成寺》一旦开舞，俊介便仿佛成了不受待见的反派，客席间那一声声“丹波屋！”的喝彩无一不是冲着喜久雄而去。偶有几次冲俊介而去的，甚至会飞出些令人掩耳的污言秽语。

不过，无论台下如何，台上二人俱是倾尽了全力，根本无心理会外

界的声音。俊介拿出俊介的本事，一心想着要比喜久雄舞得更加出彩。而喜久雄也拿出喜久雄的本事，日场舞日场，夜场演夜场，拼力与那生田庄左卫门“正面交锋”。每一天演出结束后，喜久雄总是径直回到家，仿佛被人抽去了脊椎一般倒头就睡。到了第二日早上，再鞭策着已经无力动弹的身躯，死撑硬扛着来到剧场。

顺带说句题外话，在这公演期间，喜久雄几乎每晚都会做同一个梦。而这个梦，在他之后的演艺生涯里也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每每到了重大时刻必来侵扰。

梦里，演出眼看就要开幕。先是通报十五分钟后开演的柝木声响起，接着又传来五分钟前的柝木声。

可这会儿，喜久雄却在化妆间里急得团团踱步。这也实在容不得他不着急，因为即将扮演的人物的台词，他还完全没有记下。

不消说，这种时候自然不可能跑去找人商量，说台词还没记住。可到了这一步，就算他翻破剧本，也没时间把台词灌进脑子里。那些资历比他老的演员，都已经去了舞台。

“完了。这下真完了！”

他在梦中苦苦呻吟，一身冷汗，惊醒过来。每一次，梦都是如此收场。

这个梦，喜久雄整整做了二十一天。也亏他挺过了极限，二十一天公演结束，回头看去，虽说多少带着些庆贺他临时救场的意味，但这次演出观客盈门，戏评也是赞声一片。千秋乐那天发售的周刊，甚至将喜久雄印在了封面上，还配了个极具煽动性的标题：“东一郎旋风，来势汹汹！”

千秋乐那晚，三友老总梅木特意从东京赶来为公演庆功。在宴请了一顿铁板烧之后，借着庆祝上座率飙高的兴奋劲，他还用包租的豪车带喜久雄和俊介绕大阪一周，兜风赏景。

“久雄，都顺顺利利地结束了呢。”坐着豪车，俊介深有感触地说。

“嗯，都结束了……”只听得喜久雄一字一顿地喃喃低语。

且说到了第二天早上，喜久雄生生饿醒过来，下到厨房，只见阿势已经备下一桌丰盛的早餐，像是要给二人庆祝。

“阿俊呢？还没起？他昨天还讲，吃了早饭要去医院给师父报喜

呢。”喜久雄嘀咕道，顺手抓起一块红白鱼糕，“我去叫他。”说完，便朝俊介的房间走去。

他跟平常一样也不敲门，道了声“进去了哦”，伸手拉开了房门。

可屋子里没有俊介的身影。喜久雄朝隔壁的厕所喊了一声，也无人应答。这时候，他忽就注意到床上的被褥异常整齐，纹丝不乱。

“阿俊？”

喜久雄走进屋去，只见枕头边放着一张字条：

父亲大人：勿寻。俊介

喜久雄拿起字条，冲下楼梯，赤着一双脚奔出玄关，冲到门前的马路上一番张望。可这会儿，哪里还有俊介的踪影。

紧接着，他又迈着脏兮兮的脚，冲回俊介屋里，拉开壁橱，也不见了巡演用的旅行箱。

“幸姨！幸姨！！”

等到他大呼小叫时，家里的人都已聚了过来。大家眼看着他赤脚冲出门去，不一会儿又赤脚冲回屋里，早就已经觉着蹊跷。

“久雄公子，出、出什么事了？”源吉问。

“阿俊不见了……”

喜久雄说着，递出那张字条。接过去的人是幸子，手里还拿着毛掸子。她看完，也不知怎的，解下绑袖带，摘去了头巾，仅吐出一句：“没事的，那孩子肯定没事的……”声音细若游丝，似要消失于虚空。

“先、先报警。不不，老爷、先给老爷打电话！”源吉说着冲下楼去。

“让我来！让我来打！”幸子当即追了下去，阿势等人也紧随其后。转眼间，屋里只剩下喜久雄一人。明知俊介不可能藏在里面，可他还是下意识地翻开了那团被褥……

若是能告诉诸位看官，就在当天傍晚，警方便来了联络，俊介这场离家出走的风波就此安然收场，那自然再好不过。只可惜，数日过去，数周过去，数年过去，始终音信全无，唯独无情的岁月在幸子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让那美丽的黑发徒增了一根根银丝。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关于俊介的出走，留有唯一一条线索。也不知何故，就在俊介失踪的那天早晨，春江也不知了去向。

那时，春江受雇于北新地一家小有名气的俱乐部，已经荣升成妈妈桑。俊介也跟着喜久雄一起，去她店里玩过几次。但说来惭愧，对于这两人的关系，喜久雄却是半点都不曾起疑。

(1) 将军德川纲吉为改变战国时代滥杀狗的陋习而颁布《生灵怜悯令》，但该法令在执行过程中逐渐背离初衷，发展为过分善待狗和动物，就连打蚊子都要获刑，闹得民怨沸腾，所以民众称其为“狗将军”。

(2) 相传歌舞伎起源于出云一个名为阿国的女子在京都表演歌舞，后因扰乱风纪被禁，由此出现了以男性为主要演员的男版歌舞表演，并逐渐融入演技、念白和音乐，发展成现今的歌舞伎。早期歌舞伎汉字写作“歌舞妃”或“歌舞妓”，意指“载歌载舞的女子”，直到一八六八年进入明治时代后，才正式改用“歌舞伎”三字。

第七章　袭名进位

东京，温吞吞的雨打湿了赤坂街边的行道树。这片街区建着一片所谓特供给洋人的公寓，设计考究。听人说，战后没多久，坡顶上还曾盖过美军军用房，人称“杰弗逊洋房”，邻近一带也住着不少美军关系户。眼下，路旁林立的行道树已经被雨淋湿，顺带一说，若是沿这条路再往深处去，还建有举世闻名的“力公寓”，由一代摔跤宗师力道山投资。

此刻，街灯将行道树映得一片橙黄，只见一只飞蛾朝着其中一盏纵身撞去。就在那盏灯的旁边，便是公寓楼二楼的阳台，从那敞开的窗户里，漏出一阵阵推洗麻将牌的喧杂声响，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久雄，你倒是快出呀！让大家干等着也没用，该被吃的溜也溜不掉。”

坐在对家的赤城洋子一再催促，可被催促之人还是两眼死盯那张舍牌不放。此人，正是诸位看官早已熟知的喜久雄。

“打这张，总能溜掉了吧！”喜久雄道。

“和了！”只见喜久雄刚一敲下那张舍牌，荒风关便迫不及待将牌收进，还不停用粗壮的手指抚弄牌面，露出一脸得意的笑容。此人上个月刚刚在国技馆输了大相扑夏季赛，“大关”晋级成了泡影，而此刻，那志得意满的劲头似乎要将那份懊恼抹消得一干二净。

“我说久雄，你今天晚上不行呀。打什么输什么，都在给别人做嫁衣裳。”赤城洋子盘起腿坐在椅子上，膝头有只猫咪正慵懒地打着呵欠。话说这赤城洋子，本是话剧演员出身，后来演起了电影。大约就在两年前，出演了NHK的电视剧，凭着那份娇媚一炮而红，在千家万户的客厅里俘获了一众剧迷。

“反正小少爷手气也不好，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叫碗面垫垫肚子？”话未说完，说话之人已经起身离开麻将桌，朝电话走去。此人正是德次，他今晚可谓赌运亨通。

只听得德次拿起电话道：“对对，就是坡道右手边，白颜色的公寓房。公园洋房二〇一，来四碗拉面。等等，还是来个五碗吧。这边有个关取大力士呢！……啊？你犯什么浑！谁跟你说关取是我妈了！”真不愧是德次，即便叫个外卖，都能如此闹腾。

赤城洋子推散麻将牌，抱起猫咪走出了阳台，喜久雄下意识地跟在她身后。连日阴雨，入夜后闷热的空气令她的脖颈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道不尽的娇润妩媚。

“荒风关明天还要训练吧？玩这么晚不要紧？”喜久雄问。

“他徒弟差不多该来接他了吧……倒是久雄你，明天演出没问题？”

“我？我没事。等荒风关徒弟来了，把德次也打发回去，我今晚就不走了。”

“想得美！今天才不给你住呢！”

“为什么？”

“还不怪你自己！我也知道，你最近在这儿拿不到什么好角色，心里憋气没处撒，可你在床上都是恶狠狠的，半点儿情趣都没有。”

“你说我撒气？”

“哦哟，原来自己都没觉着呀？”洋子故意逗他，把猫举到他面前。那猫受了惊吓，伸出爪子便要抓喜久雄的脸。

“指甲剪剪干净好不好！”

“人家昨天刚剪过，小可可，你说是不是呀？”

“下回再不剪干净，看我把这指甲一根一根统统拔掉！”

“你看你看，这不是撒气是什么？心烦意乱、意乱心烦。在东京拿不到好角色，又不是我们害的！小可可，你说对不对？”

洋子说着用脸蹭了蹭猫咪，回房而去。留下喜久雄拽过淋湿的行道树树枝，将那叶子撕得稀烂，这回可是真真正正在撒气了。

其实无须洋子点破，喜久雄自己也知道他这段时日动不动便会发脾气，而他自己也明白其根源便是来到东京后，总也拿不到像样的角色。

回头看去，他这歌舞伎生涯真叫是一帆风顺。三年前，代替半二郎登上大阪中座剧场的舞台，在《曾根崎殉情》中扮演阿初，好评如潮。虽然千秋乐一过，俊介便离家出走，生出一场轩然大波。他母亲幸子一直失魂落魄、情绪不稳，最终言辞婉约地与喜久雄断了关系：“我也晓得这事情不好怪你，可是一想到那孩子心里的苦，我真是没办法再对着你这张脸……”不过，半二郎却是出言相护：“要怪就怪他自己，这么点委屈都受不住跑掉了！喜久雄没有错！”

话是这么说，可要继续住在那个没了俊介的家里也着实叫人尴尬，喜久雄遂与半二郎商量，在难波站附近租下一间小公寓，趁此机会摈弃杂念，全心全意扑在了歌舞伎上。三友老总梅木见喜久雄如此勤奋，亦是对他大力追捧，索性将那时揽不到客人、眼看便要关门的大阪道顿堀座剧场，从某种意义而言直接充作了花井东一郎即喜久雄的专属剧场。剧场打出“花井东一郎领衔大阪经典歌舞伎”的招牌，八月演《曾根崎殉情》《姑娘舞惑道成寺》，九月演《破官封》《藤花姑娘》，十月演《天网岛殉情》《京人偶》，[12]破天荒地连演三个月，近松戏(1)连带女形舞，可谓好戏连台。

但若是揭开盖子说实话，喜久雄这爆了棚的人气无非是撞了鸿运。一下子排这么些戏，无异于要他临阵磨枪。如此这般的演出与身段，充其量也就头一个月，靠着那些从Group Sounds那边蹭过来的“假戏迷”填满了客席，欢声雷动。可这浪头掀得愈高，退得也就愈快。想来这些年轻女子本就觉得歌舞伎沉闷无趣，等到第二个月过半，无人入座的席位便已颇为扎眼。再到第三个月，终于有那么些日子，客席空空荡荡得几乎叫人想起过去地方巡演时的惨状。就连这些狂热追捧东一郎的追星族们尚且如此，那就更不用说那些地地道道的歌舞伎戏迷了。

更何况，在资历老到的歌舞伎演员眼里，喜久雄之流不过是个嘴上刚长毛的外行。对于此等演员做主心骨的戏，即便是三友的梅木出面，也不会有演员热心肠到愿意过来帮忙演一把。如此一来，支撑这晃晃悠悠的主心骨的，便只剩下一群比之更加晃晃悠悠的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了。就连司职蜻蜓翻的龙套演员德次，分得的角色都能带上一两句台词，也实在怪不得报上的评论言辞辛辣：“与其掏钱去本月的大阪道顿堀座剧场，不如自家边上找一所初中看看学艺表演来得划算。”

就喜久雄本人而言，这连续三个月的演出也并非出自本心。等到演出落幕，就连三友的梅木老总似乎都变了心意，对半二郎道：“您瞧瞧这世道，就算出了个有希望的好苗子也不顶事，在大阪做歌舞伎，我估摸着是做不出什么花头了。老爷子，您看要不要把东一郎送到东京去历练历练？”

听了梅木这句话，半二郎顿时着了慌，赶忙道：“老总这份心意，我老头子真是感激不尽。不过，要是现在就把喜久雄送去东京，那这孩子肯定就废了。他今年刚刚二十，前头的路还长得很。就算要把他送出去，也不急在这一时，您说是不是？”

就这样，喜久雄去东京发展的事暂且搁置了下来。说起来半二郎也

是个电影演员，喜久雄是他的入室弟子，人气飙高到这个份上，电影界自然不可能置之不顾。

在收到的片约里，倒确实有一份令半二郎动了心。邀约来自导演成田启介，半二郎也曾与他有过数次合作，对方有意将热卖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迷雾巡礼乐章》拍成电影，想让喜久雄饰演片中的犯人。

虽然喜久雄本人对拍电影并无太大兴趣，但眼下转战东京为时过早，加之大阪市场低迷，歌舞伎演出少得可怜，用半二郎的话说：只演这么点戏，身子非懒下去不可。既然如此，演总比不演好，于是决定出演。

话说这《迷雾巡礼乐章》，犯人一角用的虽然是喜久雄这样的新人，可其他角色堪称全明星阵容。追查事件的刑警由双叶四郎扮演，发生谋杀案的纪州林业世家的老爷请来了高冈伸，林业世家夫人京田幸子及两个姐妹则分别由高田圭子、阿部透子和赤城洋子出演。不过就结果而言，或许是因为成田导演素以历史剧见长，其拍摄手法与现代剧格格不入，票房收入并不如预期的那般火爆。片中，喜久雄所演的犯人因为一段隐秘、凄凉的身世而痛下杀手，他的演技倒是博得了一些赞许，仅那一年便出演了三部影片，且扮演的皆是片中的三四号人物。

不过，兴许是在电影这条星途上运势不济，又或者，也因为无论演什么角色，喜久雄虽然尽心尽力，可在歌舞伎舞台上几乎必然能够闻到的那种令其飘然欲仙的类似熏香的香气，在拍电影的片场一次都没能感受到。所以，所演作品遭人冷遇时，他本人也不见得有多消沉；而在银幕上的演技得人褒奖时，也不觉得有多欢喜。那段时日，真可谓不上不下、不荣不辱。

不过，就在这期间，却接连出了两桩令半二郎失望至极的事。自他照看喜久雄以来，这也可说是后者头一回伤了他的心。

其中那场大风波，且待之后说回赤城洋子家打麻将的后续时再表，在下先给诸位看官说说另一场小风波。这小风波的源头，便是阿松寄来的那笔数字何等吉利的1，880，888日元的钱款。半二郎将这笔钱给了喜久雄，随他自由支配，谁承想，他居然没将这钱用在留守家乡给人帮佣的阿松身上。令半二郎既惊且怒也实在是情理之中，只因喜久雄竟用这钱买了一辆银光辉闪的二手捷豹。

当他开着跑车去到半二郎家时，半二郎嘴里最先吐出的便是这么一句话：“喜久雄，我算是对你死心了。能明白这话的意思吗？我是不指望

你能做一个通达事理的人了。”

想必半二郎是想说：像你这般不谙人情世故的人，恐怕只有演员这一行才能容下。

不过，喜久雄亦有喜久雄的想法。在他看来，阿松在家乡一心盼他出人头地，所以其他事情皆可暂缓，他只想让阿松坐在这捷豹的副驾驶席上，载她去剧场看自己的演出。他脑中已然描绘出这一番反哺尽孝的情景。

不消说，在世人看来，既然母亲在原先的住所做女佣，先将她接来大阪方为正理。可喜久雄想的却是，在把母亲接来之前，必须先给她置办好要穿的华美和服，预备下带她游赏大阪的跑车。他这男人便是如此，因为心性纯直，发起力来难免用力过猛。

虽然这顺序错得离谱，可若要论起孝心却是无人能及。喜久雄买下跑车之后，靠着演电影等杂活儿刚刚积攒起了一笔小钱，便立刻跑去半二郎长年光顾的店家，买下一套和服寄给了远居家乡的阿松，并叫她尽快搬来大阪。

但喜久雄叫是叫了，阿松却回复称：“妈用你汇来的钱在这边租了个小房子。以后就不在那房子里给人做用人了。妈准备到鱼市边上开个小饭馆。妈这边你莫要担心，你就管好你自个儿，做个更了不起的名角儿。等有一天，你在东京歌舞伎座的剧场里演主角了，妈要穿上你寄来的漂亮衣裳，坐着你的跑车去歌舞伎座嘞！到时候，千代子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会夸你的！不但要她夸，妈还要跟她去邀功嘞！”

正如这一番话所述，之后没多久，阿松便离开了权五郎造的那栋房子，在鱼市旁开了家烹制鱼鲜的小餐馆，取名“喜久”。

“阿荒！下个月名古屋赛季，我第一天和第二天，都去给你助阵哦！”赤城洋子从公寓阳台探出身去，她喊出这句话时，荒风正要坐进徒弟开来接他的车里。只见他抬起头，挥了挥那把女人用的小伞。

“下个月，你要去名古屋？”喜久雄问道，也在洋子身边朝荒风挥了挥手。

“正好要去拍一部片。”

“拍电影？”

“嗯，寺冈浩二，听过吗？”

“就是那个诗人？”

“对，说他要拍个电影。”

“他来拍？什么角色？”

“说是演江户时代的花魁。”

“历史剧？”

“现代剧啦。你说怪不怪？”

“我看是脑子有毛病……”

雨飘进了阳台，二人正准备回房间，下方忽然传来一声呼喊：“小少爷！”

喊的正是方才与荒风一道出门，说要回家的德次。只听他道：“小少爷，我把你车上离合器的踏板给换掉了，你下来看一眼。”

“这东西，以后再看吧。”喜久雄一口回绝，转头便要走。

“就看一眼，你先下来！”德次颇为少见地纠缠不放。

“到底什么事情？”

“你下来再说！”

喜久雄探出脑袋朝下张望，只见德次淋在雨里，正默默冲他招手。因为洋子已经先一步回了房间，他遂低声问道：“什么事？”

“冈……崎……那边的事情啦！”德次那方也压着声，道出了京都的一处地名。

喜久雄闻言，态度马上一转，对洋子道：“我下去一下，看看我那车子。”人走出大门那会儿，还装得不紧不慢，一出到门外，便立刻快步赶了下去。

此时德次早已等在楼梯下方，迎头便问：“明天，小绫乃过生日！小少爷，你是不是忘了？”

经他一提，还真给忘了。

“真忘了。怎么办？”喜久雄问。

“你现在，先去那边的公用电话给市驹妹子挂个电话，跟她说：‘明天绫乃过生日是不是？不好意思，不能过去陪你们。’你就跟她打个招呼，市驹妹子肯定也开心的。”

“说的是。”

“至于其他的，我德次帮你搞定！”

“怎么搞定？”

“我明天，反正要帮老爷回大阪办点事。半道上顺便跑一趟京都，给小绫乃买个生日礼物送过去，就说是小少爷送的。”

“真的？那可帮我大忙了！”

“不过你说，给两岁的小姑娘送什么好？”

“这还真是个难题。那丫头虽然是个姑娘，可给她长毛绒玩具又不要，给她丽佳娃娃还放脚底下踩……”

“说的也是。要不送个汽车模型？”

“那丫头好像不爱待家里，喜欢往外跑。对了，不是有那种给孩子玩的小汽车吗？你就帮我买个那东西，怎么样？”

“就是那种自己用脚蹬地往前跑的小车子？这丫头可真能疯！”德次嘴上这么说，可对绫乃却是万般宠爱，脑中已开始想象他自己给绫乃推小车的画面。

看到此处，诸位看官怕是要问：究竟何时，发生了什么，怎就成了这样？想必心里已是疑念重重，且容在下简明扼要地叙一叙。话说喜久雄十六岁那年，头一遭进了祇园的茶屋，跟那个叫市驹的舞伎情投意合。不知不觉，二人如同过家家般谈起了恋爱。可恋爱归恋爱，一个是在大阪拜师的演员，一个是在京都学艺的舞伎，既要上学又要练功，约会的时间少之又少。不过，这恋爱中人越是会不了面，便越是想要会面。所以，就为了见上那么一面，只要稍稍得着一些空，喜久雄便会去往京都，那市驹也会来到大阪。

二人就这样你来我往，时而在先斗町的公园打羽毛球，时而又结伴去比睿山钻鬼屋。关于二人的传闻，不单是传进了艺伎宿舍以及茶屋老板娘的耳朵里，还弄得祇园一带人尽皆知。喜久雄每每将市驹送回，茶屋老板娘便会邀他进到客席，道：“来都来了，急着回去做什么！喝个果汁再走也不迟！”市驹若是得空，便安排市驹，她若是不得空，就叫来师姐富久春等人作陪。不消说，这费用偶尔也会经由源吉从半二郎的荷包里支出来。不过多半时候，老板娘皆会算作市驹或富久春今日休息，当她们是私下里游戏，分文不取地由着他玩个尽兴。

自然，那时的喜久雄并没有多少钱款可供他自由支配。不过到底是得了花井半二郎垂青的入室弟子，加之茶屋的老板娘多半爱看戏，对演员本就倾慕不已，正所谓：有则付，赊不催。待到赊下的账积到一定数目，便借着庆祝生日或巡演庆功之类的理由，大大方方一笔勾销。这片花街，可真叫是豪爽。

就这样时光流转，市驹由舞伎升成了艺伎，独自一人搬了出来，住到了平安神宫附近的冈崎。而喜久雄每次来京都，必定会留宿于此。二人遂开始了半同居的生活。

说起来，这市驹腹中怀上喜久雄的孩子，恰好是在喜久雄替半二郎出演《曾根崎殉情》中的阿初一角而大获好评之后。倘若这两件事不曾撞到一起，二人也并非没有结为连理的可能。那时，三友老总梅木和半二郎听到喜久雄要在这种时候结婚，那是反对得毅然决然，毫无商量的余地。加之当事人市驹即便生下孩子，也不打算放弃艺伎这条路，她本人没有显露出半点结婚的意愿。所以，身边众人皆是暗自庆幸，在他们的规劝下，最终喜久雄只就认了她腹中的孩子，此事便告了结。

在这场喜久雄与市驹未婚先孕的风波里，周旋于二人之间，比任何人都劳心劳力多方操持的，其实是幸子。

按说俊介毫无预兆地离家出走之后，幸子若是对喜久雄怀恨在心，自然可以恨得咬牙切齿、不绝不休。可事实上，喜久雄演出第一天，正是幸子站在剧场门口，周旋于一众老戏迷之间，与他们寒暄致谢；喜久雄搬出去之后，也是幸子想着没个女人照应必然不便，担心他“若是洗了衣、做了饭，沾染上了烟火气，以后还怎么演‘和戏’(2)里的公子哥”，隔三岔五便遣女佣阿势去帮他料理家务；等到市驹那边出了事，幸子更是主动包揽大小事务，她果然言出必践，将市驹接到大阪家中同吃同住，悉心看护，直到绫乃呱呱落地、市驹坐完月子。

听人说，那些日子但凡有什么不满，幸子便会将这句话挂到嘴边：“那些个男人呀，一个个都靠不住，什么事情都扛不下来，混账得要死！可话讲回来，这肚子里的小孩是没有罪过的呀。”

雨刚刚停了片刻，这会儿又开始淅淅沥沥浇淋起了外头的行道树。敞开的窗户外，飘进一股湿润的泥土的气息。喜久雄先一步躺到床上，慵懒地看着天花板，耳朵里交互听着洋子在浴室里冲淋的水声和雨滴浇淋赤坂行道树的声音，脑海中回想起了跟市驹刚认识那会儿的情景，转而也想到了帮他照料市驹的幸子。

蓦然间，喜久雄一醒神，已经没了冲淋声，而只剩下雨声。他下意识地将手伸向床头柜，取过洋子惯用的香水闻了闻。

这时，只见洋子散着一身热气走了出来，身上只裹一条浴巾，湿漉漉的脖颈还笼着一层红晕。只听她开口道："我问你哦，这演女形的男人……"

她在梳妆镜里与喜久雄四目相对，眸色中隐隐透着一丝挑衅。

话到一半，洋子忽然缄默不语，似乎在故意吊人胃口。喜久雄催问道："演女形的男人怎么了？"说着，取下了那只摆弄多时的香水瓶的瓶盖。

"我就是在想，这演女形的男人下了台，会不会还带着演戏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洋子说这话的语调带着几分玩笑，唯独那双眼眸很是严肃。

"你要是想问会不会对男人起什么心思，那肯定没有。绝对不会有！你这想法，就跟那些上初中的小屁孩一样。阿俊以前就讲过，一直到他上初中，班里头那些个同学，总也拿这个跟他开玩笑。我跟他去同一个学校念书之后，再碰上这种家伙，我们两个就打得他满地找牙！"

"久雄你……该不会生气了吧？"

其实喜久雄也已经察觉到自己语中带怒，可嘴上却不愿承认："生气？没生气啊。我生气做什么？"

"你看你，明明就生气了。"

"都说了，没生气……"

就在下一秒，洋子忽然站起身，哧溜一下褪去了裹在身上的浴巾："你看我，像是初中的小屁孩吗？"

说着，便用那丝缕不挂的微汗的身体寸寸逼近。

"都说了，人家没有取笑你的意思。只不过，有点好奇而已。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也有可能征服一下久雄你……"

"别想了，没戏的。"

洋子爬上了床，一点点逼近，那对乳房异常丰满，喜久雄不由握紧了香水瓶。

"今晚，就这一回，都听我的好不好？只要你点个头，我就给久雄

你，做我一直想让你给我做的事……”

喜久雄一言不发看着洋子，任由她用鼻尖轻轻摩挲他的鼻子。

“好不好嘛！就这样不要动，行不行？”

“不行不行，我不喜欢。”喜久雄说着便要开溜，却被洋子伸出食指，点按住了嘴唇。只听她道：“别怕嘛。我最清楚了，我们久雄是男人中的男人。没什么可怕的，你就这样，别动就好……”

“说了不喜欢！哎呀，痒死人了！”喜久雄道。洋子呼出的鼻息喷在他眼睑上，令他夸张地摇起脑袋，急着要摆脱那股热气，活像个孩子。

“算了算了，真是不解风情。”洋子似乎彻底死了心，钻进了被窝。

“风情都用在戏台子上，拼了命地早放光了！私底下哪还有存货！”

听了这几句玩笑话，洋子干笑几声，将手伸到床头，取过一支烟衔在嘴里，催着喜久雄给她点火。

喜久雄乖乖伸过打火机，点着了那支烟：“你倒说来听听，想我给你做什么？”一面还用手拨弄起了洋子的乳房。洋子被他拨得发痒，笑声由那敞开的窗户飘出，散开在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赤坂的夜空。

喜久雄就着洋子的乳房逗弄片刻后，忽然一声叹息，将身体展作“大”字，道：“又有人来跟我讲，要是师父收我当养子，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这一声对着天花板而去的嘟哝，来得甚是突兀。

“谁跟你说的？”

“三友的高管……其实不用他讲，我也晓得……”

“你师父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

其实三友的老总梅木早就提议：把喜久雄收作养子如何？并劝半二郎：不如趁此机会，承袭了丹波屋的金字名号“花井白虎”，把“半二郎”的名号传给喜久雄。这话初提至今，想来已有半年。

且说这花井白虎，乃是丹波屋最响当当的名号，自明治初期出过第三代白虎以来，一直未有人承袭。作为梨园世家的子嗣，半二郎对这名号不可能不存念想。但若是他同意这双双袭名的方案，便也意味着对出走将满三年的俊介，尤其是对他身为歌舞伎演员的生涯，彻底断了念头。

“你自己也去求求你师父呗？”猫咪可可跳上床来，洋子轻巧地将之抱起，放到喜久雄的肚子上。

“求什么？”

“求他收你做养子呗。”

“这怎么讲得出口。再说现在，师父自己都成了那个样子……”

“先不说你师父怎么想，久雄你是什么态度？难道你不想做他养子，拿到更好的角色？”

“这个嘛，我当然……可是我，也在等阿俊回来……”

“又来了，净骗人。”洋子似乎已对他无话可说，下了床，走去厨房打开冰箱，喝起了冰麦茶。

喜久雄一面瞟着她的屁股，一面对趴在肚子上的猫咪低语道：“我骗人了吗？明明就没骗人，对不对？”

俊介音信全无眼看将满三年，众人也不是不曾设想过自杀这个最坏的结局。但和他一道出走的是喜久雄熟知的春江，也不知为何，喜久雄单单对这件事莫名地信心十足。只听他道：“我讲这话不是为了瞎安慰人。那个春江跟他一道去了，她绝对不会让阿俊死掉的！”这三年来，幸子趴在桌上痛哭欲绝时，他已不知多少次这样宽慰过她。

“下个月名古屋赛季，我要不也去给荒风关打打气？”喜久雄冲着厨房里的洋子说道。

“怎么了？这么突然……”

“没什么。就是想扯着嗓子叫两声，给别人加加油。”喜久雄说完，又冲着肚子上的可可问道，“这话，总没骗人了吧？”

“再往前头来一点，就一点点。”

在新桥演舞场的化妆间里，有一人正嘱咐发型师给他戴假发。此人正是花井半二郎，此刻已经扮作了《菅原授道习字鉴》里的松王丸。只见他将脸凑到化妆镜跟前，双眉高高一挑，道：“好了，走吧。”

松王丸说着一个起身，雄壮威武，身上穿的是一件黑底暗纹缎服，饰以持雪松纹样，配有雄鹰绣。简言之，就是一件苍松积雪图样的和服。而这“持雪”的衣装，隐喻的正是这个人物深藏本心、苦苦隐忍到最后一刻的坚忍与决绝。

半二郎刚在坐垫上站稳，喜久雄便立刻来到他跟前，拉起他的双手招呼道：“走了哦！”说完朝后退去，给他牵手引路，“下一级台阶，然后穿草履。”

半二郎并非一点都看不见，不过他对喜久雄的话已是深信不疑，瞥都不瞥一眼脚下，便迈下化妆间门前的台阶，用脚搜寻起了草履。源吉见状，从一旁推过草履，扶着那只脚套进绳带里。

二人刚一走上走廊，半二郎忽然一阵猛咳，是在为稍后饰演松王丸进行演练。伴着这阵干涩的咳嗽，喜久雄继续牵着他的手，将之引到舞台边的候场区。

半二郎早先便有糖尿病的征兆，上回出车祸骨折住院，顺带又被诊出了轻度的青光眼。一来，因为病势较轻；二来，俊介出走比这病更叫人忧心，结果一直拖着没去理会。不承想，这一拖便拖出了问题。待他本人有所察觉时，他已经重返舞台。在那台上，他只感到昨日分明还能看清的拉门纹饰，今日已是模糊一片；而昨日还能看见的地上的台阶，今日竟已辨识不出。

其实，那之后的一段时间不过是视野模糊，尚有回转的余地，当时就应该立即退演，专心治病。但不消说，在半二郎脑子里，自然不可能有“退演”这两个字。

他因为车祸骨折连续数月未曾登台，复出之后不单在大阪中座和京都南座出演，还要去东京的歌舞伎座客串，接连三个月担的都是要角。虽然他本人也感到视力每况愈下，可只要一登上舞台，上面站的便不再是半二郎，而是一个个戏中人物。奇就奇在，以半二郎之眼虽不可见，但若换作戏中人之眼，诸般事物竟然就明晰起来，如此一来，他对病情愈加轻慢。结果，到了第二年开年，半二郎终于连手边的年节菜点都夹不起来了。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道出：“幸子啊，我最近，这眼睛好像不大对头。”幸子一听赶忙把他领去了医院，可惜为时已晚，回天乏术。

“师父，就到了，再上一小级台阶就是镜子。要过去吗？”喜久雄身穿浴衣手牵半二郎的身影，在这剧场后台早已司空见惯。二人只消出现在候场区，众人无一不是主动给他们让行。

此时，在隔着手绘布景的舞台上，武部源藏被传召去了村官家中，对方命其呈上菅丞相之子菅秀才的首级，而这菅秀才正被源藏藏匿在自家开的私塾里。村官之命不可违，源藏一时也无计可施，只得返回家中，叹道：“比之家世背景，更是环境造人，此地不比繁华之都，私塾孩

儿个个长于山野，训导至今亦是派不上半点用场……”

半二郎所演的松王丸还需等上十五分钟再登场，但因视力受限，他总是早早来到候场区。

“师父，喝水。”喜久雄取过玻璃杯，插上吸管递了过去。半二郎小心翼翼衔住吸管，注意不去擦碰唇部的妆面。因为他吸起水来气势甚猛，为免得水杯见底时发出一阵呼噜噜的响动，眼见杯中之水还剩少许，喜久雄动作迅捷地收回了水杯，正要离去，半二郎忽然用力握住了他的手，唤了声：“喜久雄啊……”

“师父还想喝？”喜久雄问道，不想半二郎更用力地拉过他的手，直到二人脸对着脸。只听他道：“喜久雄啊，师父也是左想右想，想了很多。趁这眼睛还能模模糊糊瞧见一点，师父还想再演一出大戏……”

喜久雄一时未反应过来他所言何事，正准备细问，只听半二郎继续道：“就是袭名那档子事。我改袭‘花井白虎’。你呢，就承了我的名，改袭‘花井半二郎’。”

这话端的是来得突然，喜久雄一时方寸大乱，不知该作何反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却是：“可是，阿俊他……”

恰在此时，有人过来招呼：“差不多了，请到台边候着吧。”半二郎应声而起，未再多言，只是用力握了握喜久雄的手。

这天底下岂会有父母不顾念自家儿子？想必这一决断已是千思万虑，权衡再三。

“师父……”喜久雄不由自主，也用力回握了一下半二郎的手。

讲到这儿，且容在下说一说半二郎这次所演的松王丸一角，向诸位看官简略交代一下这《菅原授道习字鉴》里《私塾》一折的故事大意。

事情发生在延喜帝治世的年间。菅原道真（菅丞相）原本高居庙堂，如今被流放到了太宰府。他的弟子武部源藏与其发妻户浪在此处开办私塾，遂将道真之子菅秀才藏于私塾，谎称是自家孩子。不承想，此事遭奸人密告，源藏被传唤去了村官家中。就在他应召而去的当口，一个自称“千代”的女子来到私塾，将她的儿子小太郎托付于此后，匆匆离去。没多久，源藏由村官家领命而返，面色沉痛，因为村官命他呈上菅秀才的首级，他一时也无计可施。源藏心下盘算，于忠于义，怕是只能在私塾里找个孩子代为受死。可他环视了一圈，这些孩子皆生长在山野之乡，难有一人可以顶替道真之子瞒天过海。就在这时，户浪将不久前

刚刚被送来私塾的小太郎带到了源藏面前。

源藏见小太郎容貌俊秀，毫不逊色于官宦世家的子弟，遂对户浪说：唯有此儿，方可冒名顶替。虽说是为了尽忠尽义，可私塾里的孩子如同己出，一想到不得不对他们中的一人痛下杀手，夫妇二人无不悲叹于奉公从命的艰难。

就在这时，有一人坐着驾笼小轿登场，奉命前来搜寻菅秀才。此人，便是半二郎扮演的松王丸。话说这松王丸，当时虽然听命于藤原时平，不过其父亲却是被流放的菅丞相的家臣。正因为此，松王丸认得菅秀才的相貌，故而受命前来验看首级是否有误。

松王丸站在私塾门前，逐一查验塾中幼子的面容，但菅秀才不在其列。于是，他走进私塾，命源藏呈上首级。源藏痛下决心，去往内室，少顷，提着装首级的木桶走了出来。不消说，桶里装的自然是代为受死的小太郎被斩落的头颅。这时，捕快等人将源藏夫妇团团围住，松王丸开始验看首级，他露出一副确凿无误的神情，证实桶中头颅正是菅秀才，而后率众人离去。

就在源藏夫妇松下一口气时，小太郎之母千代寻上门来。源藏趁其不备，挥刀想要杀她灭口，孰料千代一把抄起信笺盒的盒盖，挡下了这一刀，道：“吾儿是否派上了用场？”

源藏隐隐感到事有蹊跷，此时松王丸再度现身。细问方知，原来松王丸与千代乃夫妻，而小太郎正是他二人的爱子。

松王丸现在虽然为时平效力，但为了报答菅丞相的恩德，他料准了源藏的脾性，故意将儿子小太郎送到源藏手上，让他代为赴死。

虽说两方皆是为了忠义，可这番命运未免过于残酷。源藏告诉松王丸，小太郎似乎已然觉察到了父母等人的用意，临死之时从容不惧凛然就义，众人不由泣不成声。

时值初夏，阳光照得松枝苍翠欲滴，在修剪枝叶的园艺师那一声“哟，久雄公子，稀罕啊！”的招呼声中，喜久雄刚一迈进半二郎府的大门，紧跟着女佣领班阿势也稀奇道：“哎呀，真稀罕。久雄公子，出什么事了？”

“怎么一口一个稀罕！又不是来了上野的大熊猫！”喜久雄脱鞋进到屋里，问起幸子身在何处，“幸姨呢？她叫我两点过来找她。”

“在练功房里头呢。”阿势扭头瞥了一眼静悄悄的走廊答道，随即又问，“家里有水羊羹，要不要拿点过去？”

若在平时，对于阿势的一番好意，喜久雄当即便会点头应下。可唯独今日，他想先探一探幸子那边的情形，遂答道：“不用了，回去之前反正要去厨房的。”

喜久雄在走廊上一路走着，也不知是本就如此，还是因为他许久未归，只觉得窗框上生了锈的沟槽分外扎眼，脚下木地板发出的嘎吱声也格外刺耳。

拉开练功房的门，只见幸子背朝门口，搬了张草席椅，坐在檐廊边。

“幸姨，我来了。”喜久雄招呼道。这几年明显多了不少白发的幸子闻声回头：“热不热？家里有水羊羹。”

“我就不吃了，要不给您拿点过来？”

“你不吃，我也不吃。”幸子的声音里莫名透着一股焦躁，见喜久雄傻站着也不走近，遂又道，“站在那边瞧什么？又不是上野的大熊猫！”

不消说，这二人并非母子，但所谓长年同吃一锅饭，说的或许便是这样的情形。

“也不晓得是怎么了，我这心里头呀，越想越来气，气得都想发一场疯了！”喜久雄刚一在她面前坐定，幸子便粗声粗气地说起来，“要是再憋下去，我肯定是要疯掉的，所以今儿个，我就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来气的原因，归根结底，全都是因为你！要是你没来我们家，所有这些个事情肯定都会顺顺当当，不会跑偏掉！”

若要说俊介出走之后，从未见过幸子生气，那必定是在扯谎。可一直以来，幸子生的气——就算她不曾亮出本心——从来都不是冲着喜久雄，而是冲着她半路脱逃的儿子俊介，冲着认定自家孩子无望的丈夫半二郎所发。隐忍到这个份上，那份责怨终究是深重到了让她不得不专程挂上一通电话，把喜久雄叫到家里来非难一番，就连二人久未碰面，寒暄问候的时间都不曾留给对方。

幸子继续道：“我跟你讲，我真的、真的就是气不过！真想把我这白了的头发狠狠挠上一挠，跟猫一样找个柱子抓上一抓，跟狗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叫上一叫。我这心里头，气得那五脏六腑就跟被热水煮了一样。你也晓得，‘半二郎’这个名号，它就是俊介的最后一根稻草呀！那

孩子现在是不晓得去了哪里，可是有没有这个名号，以后可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就连这最后一根稻草，那死老头子都说要传给你。当然，梅木老总跟三友那些个人是要开心死了……”

幸子的情绪只怕是相当激动，声音和呼吸完全合不上拍，每句话听起来都像要喘不上气。

“你，去把这事回绝掉！”冷不丁被幸子直勾勾瞪着，喜久雄不由垂下了头。

“你听好了，去回绝掉，听到没！这是你欠我的，我这些年为你做的事，也够得上这份恩情了。你想想，这也是为了俊俊。你不讨厌俊俊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在等着你。可是俊俊他……”幸子情难自已，眼看便要发出一阵呜咽，却硬是咬着牙忍了下来。

“幸姨……我晓得了。您不要再苦自己了……我去回绝掉。师父那边，我会跟他讲清楚的。”

早在接到幸子电话的那一刻，在被她叫回家、说有话交代的那一刻，喜久雄冥冥之中已有预感。这份预感或许已经证明，他心里早就明白“花井半二郎”的名号注定不能由他承袭。

不过，在吐出“回绝”这两个字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对什么生出的不甘，他只觉得一种极度苦涩的感觉顺着喉咙一寸一寸蠕动上来。

檐廊外，园艺师修剪松枝的声音，高高回响在梅雨间隙放晴的天空里。

“一个个都贪心得要死……”喜久雄闻声抬头，只见幸子的侧脸悬在眼前，仿佛要从那片晴空中找出剪枝的声响。

只听她继续道：“你们这些个当演员的，真的是贪得无厌！想我们家那口子，都那个样子了，要是没你牵着，连戏台子都上不去。可就算这样，明明都这样了，他还要当什么‘白虎’！不惜把亲生儿子的前途断送掉，都要变成‘花井白虎’站到那戏台子上去。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还有你，你也是。把我们家俊俊的东西抢了去，脸不红、心不跳，你说你贪不贪！……还有那俊俊，也是一个德性。一直都是他唱主角，有一天唱不了主角了，人就跑了。还没认输就跑了。一样贪得无厌！”

最后那几个字简直是从幸子嘴里恶狠狠地吐出来的，她两只眼睛怒冲冲地瞪视着庭院里的竹叶。

“那我先走了……”喜久雄见幸子再无动静，准备起身告辞，幸子却

将他叫住："等一下！"

"你搬回来这边住好了，反正房间也没动过。你住在外头，做起事来都不方便。"幸子道。

"不方便？"

"你到底懂不懂！歌舞伎演员袭名，可是一桩大事情！更何况，这一次还要两个人一道弄。你要是住在外头，跟你知会个事情都不方便。搬回来住二楼，噔噔噔爬个楼梯就完事了。"

"可是幸姨……"

"我算是想清楚了。我这辈子，就是要给你们这些个贪心的演员当老婆，当姆妈，当师父的。既然都这样了，管他多脏的水，都得喝下去。"

晴空中，再度传来一声剪枝的声响。

"师傅，接下去往东洋酒店开。"

袭名前，需要登门致礼。刚一离开日本画家的府邸，一身和服的幸子便钻进了高级包车的副驾驶席，转头看向已经坐在后座上的喜久雄和半二郎，二人这天都穿了一身带家徽的正装和服，配以袴式套裤。只听幸子道："你们两个，瘫在那边做什么啦，可没时间犯懒！下面要去参加助威会，电视台也要来拍！快快快，打起精神！"说着，她自己掏出手镜补起了妆。

这天，三人一大清早便分秒必争地掐着时间，登门走访那些平素对丹波屋多有照拂的老戏迷和关系人士，逐一通报袭名一事。在三人坐的包车后面，只见源吉开了一辆小卡车一路紧跟。卡车装货台上的礼品——饰有家徽的短褂和手巾之类——眼看着一点点少了下去。

"老头子，助威会的流程你可都记好了？"幸子抹完口红确认道。

"啊，我给忘了，现在就跟师父讲。"喜久雄手忙脚乱地翻出流程单，"流程就是……咦？幸姨，这个致开宴辞的津田一郎，是什么人？"

"说是国会议员。九州选出来的，是你辻村叔介绍的。"

只见喜久雄摊开的流程单上，"开宴致辞"的下一项便是"发起人致辞　辻村兴业公司代表董事兼总经理　辻村将生"。

"师傅，前头左转比较快。这阵子梅田车站那边就是个大工地，要绕远路的。"

幸子在前面给司机指路，喜久雄在后面向半二郎说明助威会进出场的流程。也不知是不是真能看见，半二郎那双眼睛始终注视着窗外御堂筋路上一路飞逝的风景。

近些日子，幸子注意到半二郎视力减退之后，他的听觉变得格外敏锐。就说这天早上，用过早餐以后，半二郎怔怔望着庭院出神。幸子问他在看什么，他回道："在听竹叶的声音。"经他一说，幸子也竖起了耳朵，还真就听到一片清凉舒爽的声响。

言归正传，话说这东洋酒店，是大阪三大老牌酒店之一，世博会期间各国名流政要皆是下榻于此。而这次"花井半二郎与花井东一郎助威会"，租借的正是这家酒店最大的宴会厅，场面甚是宏大。单就宴请的人来看，不光是以津田一郎为首的国会议员和大阪府议会议员，还集结了宝冢歌剧团等关西戏曲演艺界的要人。另外，糕点零食厂商和化妆品公司等的老总也都齐齐露脸，真可谓是搬来了整个关西社交界。

"喜久雄！过来过来！"

席间，只听得一人声量过人，在全场各处周旋，此人正是辻村。他每每抓住一个要人，必然要把喜久雄叫过来。被他一叫，喜久雄只能暂时放开半二郎的手，跑到他的跟前。

"来，喜久雄，这位是津田一郎老师。你叔叔我就靠人家照应了。快，好好跟老师打招呼！"

喜久雄被辻村粗暴地摁住了头，深深鞠了一躬，道："多谢老师百忙之中拨冗莅临！"

只听得那津田一郎道："哦哟哟，到底是年纪轻轻的女形，还真有几分姿色的嘞！"

话说这个津田，其实跟黑道出身的辻村半斤对八两，一样举止轻浮。他父亲本是筑丰地区一家煤矿的招工头，负责管理矿工。津田这人虽然不学无术，但精于世故、八面玲珑，年纪轻轻便被出身名门的众议院议员提拔成了秘书，全权接管了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之后，他不知不觉反噬其主，将那议员参选的"三把刀"——地盘、名望和钱包——统统据为了己有。

"刚刚听人讲，你们这次歌舞伎座的袭名演出，要演那个《连狮子》[13]是不是？"津田发问道。

"是。晚辈一定竭尽所能，不拖师父的后腿。"

“那出戏看了以后，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的嘞！”

“老师放心，到时一定为您备好戏票。喜久雄，给津田老师可要准备特等席，听到没！”辻村说着在喜久雄的脑袋上来来回回一通猛挠，就像在嘱咐自己儿子。

且说这《连狮子》，乃众人皆知的歌舞伎舞戏。后半段里，狮子父子一白一红，挥甩着人称“白头”“赤头”的拖地假发。小狮子被老狮子一次又一次踢下山谷，却依然拼尽全力奋勇向上，那份坚韧引人泪目。

“不过讲句老实话，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喜久雄，居然能当上‘第三代花井半二郎’！我虽然不是他老爹，可也跟爹差不多，这回真给我长脸了！”辻村向津田夸耀道。事实上，对喜久雄这次袭名，他似乎比其他人都要开心。

“对了，辻村叔，听说你在大阪中座包了两天的场子是不是？师父也说要谢谢你！”

喜久雄说这话时，忙着招呼宾客的幸子刚好从后面经过，她一听赶忙道：“哎哟哟，辻村老弟，这可真是太谢谢了！你这一包场啊，我们在三友和那些个主办方面前，也都抬得起头了！”

“幸姐，你这话就见外了！还不多亏你，帮我们把这黑帮里的小鬼头养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替喜久雄死掉的老爹，谢谢你！”

“唉，要是他阿爸还活着，不知会怎样。”

“要是大哥权五郎还活着，这小鬼头哪儿能当什么演员啊！不吃几颗枪子，死在路上就不错了！顶多也就是混个臭饭吃。”

就在这时，电视台的摄像机从二人近旁穿过，慌得幸子赶忙改换了话题。若要深究起来，喜久雄是长崎立花组老大的儿子，关于这件事，那时的娱乐记者几乎人人皆知，而他背上的文身也是个公开的秘密。虽说当时演员与黑社会之间的牵连已经传到了坊间，但就时代的风潮而言，比起揭露这些事的道义，似乎是保护演员的道义更占上风。对喜久雄身上的文身，记者和摄影师皆是小心回避，撰文时只字不提，拍摄时绝不入镜。在他们眼里，面前这孩子不是什么文了身的小混混，而是一个投身戏曲、一心从艺的好青年。

那场助威会过后，日子过得飞快。半二郎和喜久雄在主剧场大阪中座的袭名公演，终于迎来了开演第一天。二人的化妆间里，满眼皆是鲜

花、鲜花、鲜花。伴着一声声“恭喜恭喜”，一众关系人士接连来访。只见幸子与半二郎及东一郎一道，又是答谢又是寒暄。没多久之前，幸子刚刚在剧场大厅接待完那些老戏迷，此刻她一会儿叠浴衣，一会儿把化妆间用的草履排了又排，整个人坐立不安，殷切地守望着半二郎和东一郎。只见二人正在换上带有丹波屋家徽的正装和服，为《连狮子》前的袭名致辞做准备。

“喜久雄，套裤下摆翻起来了呀！”幸子话音未落，也不等对方抬脚验看，便自己跑过去帮他捋平。

在一旁的化妆镜前，半二郎不停地舔着嘴唇，嘴里喃喃自语，复诵着致辞的文稿。虽说幸子也知道演员不讲年岁，可看着决计不算年轻的丈夫那湿润的红唇风韵犹在，她不由越发觉得自己这执手偕老的伴侣，的的确确是一位名角儿。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幸子愈发感到所谓歌舞伎演员，其实是全家人的职分。虽然站上戏台的只有演员一人，可事实上一家人就像热带丛林里活一天算一天的野兽一族。不光是三友那样把控演出的娱乐公司，还有剧场、老戏迷、观众和媒体，这些人可为友，亦可为敌。面对他们，全家人必须相互照应，并肩战斗，以期险中求存。

“梨园”二字，原是指唐朝宫廷培养乐师的地方，可今时今日早已经不是那般风雅。在外人眼中，歌舞伎演员的家庭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和乐融融，其实那一家人根本就是栖身丛林的野兽，绝不只是关系和睦这么简单，而必须要抱作一团，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求得一线生机。

那之后，幸子离开化妆间去了客席。她推开一楼入口的大门，找了个不影响其他看客的地方，一个人站在墙边。伴着一声高亢的柝木声，幸子像在祈祷似的，凝目看着三色幕猛一下子拉开。

幕帘开启后，只见舞台上花井半二郎、更名花井白虎伏跪在正中间。东一郎、更名第三代半二郎，还有其他以生田庄左卫门为首的关西歌舞伎一级演员，伏跪在他两侧。

这一天场下座无虚席，雷霆般的掌声几乎要撼动中座剧场。

“丹波屋！”

“白虎！”

“半二郎！”

“第三代！”

观众的呼声交错不息，庄左卫门等人开始致辞，幸子的视线下意识地在客席间游走，只见喜久雄的母亲阿松正不停地抹着眼泪。蓦然间，幸子忽然意识到她想要在客席间寻找的人，其实是她的儿子俊介。她强压下汹涌而来的情感，说实话，内心的怅然大过欢喜。即便如此，此时此刻她最重要的本分是做一个演员的妻子。

台上，一级演员一个个轮番致辞，或沉稳凝重，或诙谐洒脱。等到这些人致辞结束后，终于轮到白虎和第三代半二郎。

剧场内，气氛越发紧张，第三代半二郎先抬起头，正襟危坐。只见他缓缓扫视了一圈客席，开口道：“今日得以在这里，面见各位观客，心中喜悦至极。先前，得列席的诸位前辈之言……”

听着喜久雄略有些紧张的致辞，席间的观众都不由咽了口唾沫，内心的激动足以化作无形的掌声，掀翻整座剧院。看着眼前凛然净雅的喜久雄，在场之人无一不为自己有幸见证新时代的揭幕而欣喜若狂。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喝彩声中，喜久雄结束了致辞。这时，白虎本应抬起头来，正身跪坐，可不知为何，他却还是拜伏在地，一动不动。舞台上列席的演员中间，还有座无虚席的观众席间，都开始流窜起一股不祥的气息。就在这时，只见白虎带着一脸痛悔不甘的表情，终于抬起了头，一大口鲜血从他嘴里喷吐而出。

(1) 指江户时代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净琉璃与歌舞伎戏目。

(2) 日语原文为“和事”，指歌舞伎中演绎多情美男子风流韵事的表演手法，由初代坂田藤十郎奠定，也可指代此类剧目。

第八章　狂澜初心

此时此刻，台下掌声如雷，皆是为片刻前刚刚拉起幕布的《信州川中岛合战》[14]之《辉虎配膳》一折而起。喜久雄站在台边的候场区，这一声声鼓掌也刺入了他的耳膜。

看客们的这一番掌声，是献给戏中饰演阿胜一角的姊川鹤若。阿胜眼见婆婆要被武将长尾辉虎斩杀，千钧一发之际施展琴艺，以曼妙的琴声抚平了辉虎的怒火。

话说这个姊川鹤若，也是一位当家女形，素以娇俏夸张的演绎见长，与正统派的小野川万菊平分秋色。

“小少爷，走了！”德次一掌拍在喜久雄肩头，后者一直在候场区观摩鹤若的演技。在这戏里，喜久雄也分得一个角色，扮演山城守直江的妻子唐衣。每天，他自己的戏份演完后，必定会留在候场区，研习鹤若的身段技法。

喜久雄被德次一推，抬腿便要朝舞台后方的电梯走去，偏巧遇上三友的员工跟他搭话，两人简短寒暄，耽搁了一些时间。等他看到上去化妆间的电梯停到这一层时，鹤若等人已经从花道走回，上了电梯。依照流程，原本应是喜久雄几个先上电梯等候，然后众人一道上去化妆间那层楼，再换其他要准备下一幕致辞的演员坐电梯下来。

看到这里，诸位看官或许会奇怪，这乘个电梯孰先孰后有什么要紧。但其实剧场后台分秒必争，流程顺序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大批演员挤在各层的电梯口，上不得也下不去。

喜久雄见鹤若已经候在电梯里，赶忙拽起和服下摆塞进腰带，疾奔过去。

他火速冲到电梯前，刚从嘴中喊出一句“等一等！”，心下正在庆幸赶上了，就听得鹤若发话道：“上头的人，都要挤作一团了吧！”鹤若的弟子一听这话，不由一慌，赶忙按下了关门键。

“等一……”喜久雄本来眼看便能冲上电梯，可那扇门硬是贴着他的鼻尖，无情地闭合在了一起。在那已经关紧的电梯门后面，他仿佛依然能看到鹤若那双冷冰冰的眼睛，一时僵在原地，动弹不得。德次见状，赶紧推他肩膀：“小少爷，走楼梯！不快些回去，就赶不及换装了！”

喜久雄喘着粗气回到化妆间，发型师和服装师早已等候在此。他由着他们给他摘去假发、剥了外衣，自己则抓起卸妆膏，朝脸上涂抹一气。

“阿花，拿些橙汁来！嗓子要冒烟了。”喜久雄吩咐道。

跟班花代没等他开口，就已经端着橙汁站在一旁，听了这话，迅速从他身后伸过吸管。只见喜久雄一通猛吸，就像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休场二十五分钟，之后便是骏河屋世家承袭鹤若血脉的姊川鹤之助做袭名致辞。以鹤若为首，列席致辞的皆是江户歌舞伎界的头面人物，如吾妻千五郎、伊藤京四郎等，一众名角儿齐聚一堂。喜久雄虽说在去年承袭了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名号，可按说此等场合轮不到他这般小辈插足。不过，花井白虎因病疗养，喜久雄受命做他的代理。而且这白虎病势危重，原先排定的全国袭名巡演不得不全部取消，依照规矩本应当事人走访各地登门谢罪，可眼下这状况实在不允许，于是取了个折中的法子，由喜久雄代为列席这场致辞。也就因为这样，他才领下了这份与他的位分毫不相称的差事。

“打搅一下，第三代小哥，我们家师父叫你过去一趟。”

喜久雄闻声回头，只见鹤若的弟子站在化妆间门口。“现在？”他一边继续往脸上抹乳膏，一边迅速站起身，手忙脚乱地冲去了洗面台。

片刻后，喜久雄胡乱抓过一件浴衣披上，去到鹤若的化妆间，道了声“打搅了”，正要掀开门帘往里走，却听到一声：“不好意思，师父正在卸妆，麻烦等一等。”方才明明就是这人跑来叫他，可这会儿却又让他在门口候着。眼下本就惜时如金，这下倒好，硬是在这门口干等了五分钟光景，才好容易获准谒见。喜久雄刚在鹤若跟前跪坐下，对方便开口道：“第三代小哥，今儿晚上，方不方便抽点时间？”

“……嗯，方便的。”

“那个梅木老总，今儿晚上叫我们吃饭。鹤之助也去，我就想着叫上你一道。”

“好……我去不妨事吗？”

“这不都叫你了吗，当然不妨事了！”

“……哦，是我多此一问了……”

“地方嘛，过会儿我再叫人通知你。”

“谢谢老师，有劳您了。”喜久雄鞠了一躬，候在一旁。可鹤若却回到化妆镜前，准备起了致辞的妆，不说让他走，也不说让他留。

喜久雄一动不动，候在原地。少顷，对方终于发话放人：“还愣着干吗，致辞的准备都弄好了？”他一听，紧赶慢赶地跑回了化妆间。

化妆间里，德次早已等得心急火燎，一见他便催促道：“快快快，幕就要开了！”

喜久雄刚在化妆镜前坐下，德次立马给他套上了发罩，猛一下子将头带收紧：“鹤若老爷子，跟你讲什么了？”

“讲今天晚上跟梅木老总吃饭，叫我一道去。”

“哎哟，这可稀罕了。那老爷子的眼睛里，总算是瞧见我们家小少爷了。”

“他还是别瞧见的好，没他瞧着反倒轻松。”

“就梅木老总、鹤若老爷子，还有小少爷你们三个人？”

“还叫了鹤之助。”

“就这饭局，塞钱给我，我也不想去！”

说到这儿，外头传来两下柝木声，再有十五分钟便要开幕。

“喜久雄他们两个，就吃区区一百克，怕是垫肚子都不够吧？”

梅木老总沙哑的说话声，回响在帝国饭店铁板烧餐厅的包厢里。一行人面前的铁板上，顶级沙朗牛排香气四溢。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三百克吧。也就只有老总在，才能奢侈一把。喜久雄，你也要三百吧！”鹤之助从饭局开始那会儿起，便兴致高昂。

被他一问，喜久雄应道：“好，我也三百。”但他其实并无食欲。要问缘由，只因方才开始，鹤若与老总便在谈论“何为女形该有的样子”，在二人评才论艺的言谈间，性情粗放的梅木似乎全然没有察觉到，鹤若口中所说的“这样子的女形不行”“那样子的女形看不下去”，所举的例子无一不是对喜久雄的冷嘲热讽。

“话说，这喜久雄还真是越长越俊了！瞧他这双眼睛，要是一直盯着看，连我都要把持不住呢……鹤若老师，您说是不是？”开了第二瓶赤霞珠，梅木甚是心满意足。

待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鹤若答道：“说的是。这丹波屋第三代小哥的眼睛，连我看了，都觉得要被吸进去。”

“果然，老师也这么觉得……不过，这人气怎么就旺不起来呢。老师也知道，这小子本来是个入室弟子，我也算是独断专行，一手把他给提拔了上来。所以这心里头，总觉得要对他负点责任……”

“梅木老总，不瞒您说，我是这么想的。这好女人跟漂亮女人，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您想想，漂亮女人个个都是好女人吗？未必见得。对女形来讲什么才重要，道理也是一样的！”

鹤若说到这里，若是朝喜久雄这边瞥过来一眼，那多少还能感受到一丝关爱。只可惜，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自始至终不曾看向喜久雄。

“说的在理。好女人跟漂亮女人确实不是一回事儿。这话从鹤若老师嘴里讲出来，果然更有说服力。”

“不过话讲回来，这第三代小哥倒是很勤奋。不管演什么，整个身子都会舞起来。”

“是吗？喜久雄的身子会舞起来？想想还真是。”

对于鹤若的反讽，梅木非但毫无知觉，反倒率直地感到高兴。在他面前，喜久雄就跟那铁板上的沙朗牛排一样，窘得直冒汗。而一边的鹤之助，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暗自窃笑，若无其事地掏着伊势虾的虾肉，那副模样也看得人很是不爽。其实，这“身子舞起来”的说法，正是昨天演戏演到一半，鹤若在台边的候场区对喜久雄百般数落时所用的说辞。

鹤若训责道：“我说你这人，到底要讲几遍才能开窍！像你刚刚那样演，就变成跳舞了！那段戏不需要舞，就该规规矩矩地演！被你那样一搞，我演的部分看上去都会变得滑稽！你这人，只要一使劲儿，好端端的戏都会舞起来！”

鹤若的口气极度不耐烦，喜久雄自不必说，就连近旁的工作人员中都窜起一股惶恐不安的情绪。那天后面的演出不是忘了放道具，就是布景没对齐，真叫是乱七八糟。

“鹤若老师，今儿请老师出来，其实也是有一事相托。”梅木让服务生在杯中斟上红酒，正了正坐姿，“实不相瞒，老师大概已有耳闻，公司上回开董事会，决定把我调到大阪的电视台当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算是最后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说白了，这调动也是降职，以后我就降格成常务董事了，好歹给我留了些颜面。”

听了梅木这番话，最是惴惴不安的当数喜久雄，他只觉得冰冷的汗滴顺着脊柱一路滑落。

当然，这件事早先也已经传到了喜久雄的耳朵里。说得直白些，无非是梅木在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有传言称，导致他落败的原因之一，正是去年白虎那次袭名演出让公司损失惨重。

如今回想起来，去年正是这个时候，第四代花井白虎与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双双袭名的大戏，眼看着欢天喜地便要开演。可正如诸位看官所知，偏偏就在开演第一天，白虎致辞时口吐鲜血。当时，染了血的舞台上即刻拉起了幕布，一众演员和工作人员疾奔上前，将白虎团团围住，可他本人却捂着鲜血淋漓的嘴，嘶吼道："拉开！把幕给我拉开！"那几声叫喊久久回荡在早已冷到了冰点的客席间。

不消说，幕布自然没有再拉开。白虎穿着那身饰有丹波屋家徽的正装宽肩和服，被救护车拉去医院紧急住院。经过一番检查，给出的诊断无比残酷，糖尿病与胰腺癌并发，只怕活不过半年。自然，这些情况都瞒着本人，可直觉敏锐的白虎不可能察觉不到。刚住院那会儿，他不由分说闹着非要坚持完袭名演出，身上还挂着点滴，就爬也似地想要偷溜出病房。可事实上，他稍一疲累就会呕血，站上五分钟便会头晕，绝无可能担起日夜两出、场场都要登台的袭名大戏。而且这一次，到底是袭名公演，总不好找人代替，所以三友总部也是史无前例地决定，取消当月所有演出计划。

如此一来，原定从后一个月开始的全国巡演自然也只能紧急撤销。虽然也不是没有人提议：不如抛开白虎，就让第三代半二郎一个人登台。但无论在谁看来，这份担子都未免过于沉重。到最后，还是总经理梅木扛下了所有责任，走访各地向关系人士一一致歉。与此同时，公司还把原本安排在下一年的姊川鹤之助的袭名日程提了上来，希望吹散笼罩着歌舞伎界的这股愁云惨雾。

对着烤好切片的顶级沙朗牛排，喜久雄连筷子都没动，只是神思恍惚地听着梅木与鹤若交谈。都说在这歌舞伎界，无"父"形同无"首"。失去了白虎和梅木这两座靠山，自己今后究竟会被推入怎样的境地？一想到这儿，乐天如喜久雄都不免觉得眼前的光明倏然而灭。

只听得梅木道："所以，今晚请鹤若老师出来，就是有个不情之请。老师果然未卜先知，居然叫了喜久雄一道过来。"

喜久雄忽然听到梅木嘴里冷不丁蹦出了他的名字，不由咽了口唾

沫。

梅木继续道：“白虎已经成了那个样子，而我又要被调去子公司。这一来，喜久雄就跟个孤儿没两样。我今儿也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老师能照管一下这孩子。替志向未酬就倒在了半路上的白虎，也替我，对这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多多提携！”

梅木说完，双手抵在吧台上，低头便是一个鞠躬。不想脑袋碰到了餐叉，落地之声分外清脆，余音绕梁。即便这样，梅木还是低头不起，气氛顿时格外凝重。别说喜久雄，就连小跑过来的服务生，都不敢上前捡起落地的餐叉。

“您看您，快把头抬起来。怎么说您也是三友公司的总经理，这样也太折煞我了。”鹤若开口道。

“那老师，可愿答应？”

“什么答应不答应，梅木老总您都开了尊口，我又如何能说不呢。”

得到这句话，梅木终于抬起头，取过手巾擦去了脑门上沾到的肉汁。

“不过，有句话倒是想问问梅木老总，”鹤若取过纸巾，抹了抹皱起细纹的嘴角，“这第三代小哥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居然能让您这样的人这般对他另眼相看？”

“这第三代小哥的魅力……老实说，我也讲不清。只不过，我从没听这喜久雄抱怨过什么。这小子什么事儿都搁心里，从来不说，那双眼睛，不管什么时候都特别真诚。看着他那眼睛，就连我都很想全心全意去相信些什么。”

听着梅木过誉的赞词，喜久雄不免如坐针毡，屁股在椅子上不停地挪来挪去。

“讲得好！梅木老总的这份心意，就由我鹤若接下来了！”鹤若在他那薄薄的胸板上“嘭”地一拍，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正眼看向喜久雄，“第三代小哥，你可愿意？”

直觉这东西，有时真叫残酷。喜久雄也不闪避，直直看向鹤若的眼眸，可在那对眼眸深处，鹤若本人分明在冷冷地讪笑。

“还请老师多多指教。”喜久雄无力地鞠了一躬。

“好！来，我们再干个杯！”梅木喜道。

那一晚在席间朗声大笑的梅木，第二个月便正式接到调令，以三友公司常务董事的身份，被派往刚刚开办的“大国电视台”出任代表董事，去了大阪走马上任。

另一边，那一晚过后，若要问喜久雄与鹤若的关系是否就此转变成了师徒之谊，只能说现实远非如此。相反，倒是叫人忍不住要问，莫非那一晚的事在鹤若心里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他在后台一如既往，逢人便要数落喜久雄的不是：“哎哟，这戏没法演了。若是在大阪，摆出一副丹波屋少东家的架子，讲不定还真能吃得开。可这儿不一样，没那么好糊弄！”

正如喜久雄预感的那样，就在当月演出结束后不久，天象眼看着越发凶险起来。

负责安排鹤若家演出事务的三友员工，将喜久雄叫去了公司：“第三代小哥，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就去外地参加巡演吧。”对方的口气不容置辩，他派给喜久雄的竟是长达一年的地方巡演。不但如此，就连已经排定的下月和下下个月的角色，也都被简单粗暴地替换成了鹤若一族的年轻女形。

“梅木总经理也知道这事吗？”喜久雄问道，仍在做着无谓的抵抗。

“你说梅木董事？应该不知道吧。这种小事儿，犯不着劳动常务董事。”对方从头到尾，态度冷淡至极。

喜久雄在新大阪站下了新干线，看见月台上人头攒动，一时好奇心起，踮脚望去。只见人气漫才组合泽田西洋与泽田花菱，被众人围在中间欢呼追捧。最近这段日子，这二人没有一天不在电视上露面。

回想起来，如今这一切风云突变的源头，正是第二代半二郎遭遇的那场车祸。而车祸那天，喜久雄刚好跟着德次及弁天一道，陪同西洋和花菱第一次去电视台录节目。

那一日，年纪轻轻的编导嫌二人“表演过长”，毫不留情地要求缩减段子。西洋老爷子一度大发雷霆：“我老头子，又不是想上你这破电视才跑过来的！我来，就是为了叫大家看看我这漫才好不好！”可片刻后，他出了走廊便回心转意，重新折返回来，躬身央求年轻的编导：“求小哥行个方便，再给我老头子一次机会，你看行不行？”或许该说不枉老爷子此番忍辱负重，那之后，二人便成了漫才节目的座上宾。

那时，年轻观众刚开始对浮夸逗趣的大阪段子生出一些新鲜感，在

一档热门的整人节目里，节目组故意安排一个醉醺醺的“黑帮分子”在小酒馆跟西洋和花菱纠缠不休。当时，二人吓得不轻，面对面连声惊呼：“老太婆老太婆老太婆！”“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这一幕刚好戳到了观众的笑点。二人这两句“老太婆老太婆老太婆！”“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先是在小学生中流传开来，之后渗透进成年人群体，一时间变作流行语，成了年底聚餐时人们竞相模仿的余兴节目。

那之后虽已过去数年，可如今西洋与花菱只要一上电视，不管是知识竞猜，还是综艺脱口秀，编导只消给出手势，二人一遍遍惊呼的仍是那两句：“老太婆老太婆老太婆！”“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

月台上，喜久雄站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推了推太阳眼镜，远远看着二人被一众漫才迷围在中间。突然，有人“啪”一掌拍在了他的肩头。

扭头看去，站在近前的竟是弁天：“久雄，好一阵子没见了，还好吗？”

“这不是阿弁吗！好久不见！”

“我刚看到你，还以为哪儿来的大明星呢！不过也是，你现在可是第三代半二郎了！光从背后看，都能亮瞎人眼！”

“够了，你就别调侃我了。对了阿弁，你跟阿德一直有联系吧？”

“有啊。每次去东京，都住他那边呢！”

这时，二人身后忽然一阵哄闹。扭头看去，只见西洋与花菱被众人推来搡去，警卫正想方设法要把二人解救出来。

“你不过去帮忙？老爷子他们，都被人缠住了！”喜久雄问道。

“不用帮。老爷子就喜欢那样！要是帮得不合他的意，还会被他嘀咕，说什么‘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下明星待遇’。”弁天说着，悠悠然然地伸了个懒腰。

“跟老爷子他们也好久没见了，也该找个时间去看看。”喜久雄冷不丁冒出一句。

“来啊来啊，随时欢迎！你要在大阪待一阵子？”

“嗯，最近突然清闲了。”

“哎哟，这演戏的人变清闲，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西洋二人开始走下楼梯，弁天见状一面拔腿追过去，一面冲喜久雄

喊道："来之前打个电话。跟以前一样，我们吃烤内脏去！我可等着你哦！"

弁天这些话喊得甚是嘹亮，月台上有几人注意到了喜久雄，周遭响起几声窃窃私语："快看，那人是不是歌舞伎演员？"

与西洋老爷子正相反，下了舞台，喜久雄很不习惯被戏迷或看热闹的人围观，他不由将帽檐压得更低。一个年轻女子走上前来："您是第三代半二郎吧？"只见喜久雄向对方微微一个欠身，随即逃也似地快步离去。

喜久雄对戏迷如此冷淡，是出于害羞的天性。无论白虎和幸子如何训导，实在是与生俱来，想改也改不了。

早先，他与俊介在京都南座剧场表演双人《道成寺》、博了不少人气而被捧为时代的宠儿那会儿，他对这些好奇的目光尚存几分新奇。加之公子哥俊介从小习惯了摄像机，只消把一切推给他应付，那些时间倒也不会觉得无趣。可等到聚光灯统统打到喜久雄一人身上，他瞬间就"在家是老虎，在外是老鼠"了。接受杂志采访，不管对方所问何事，回答只有那两句："嗯，是的。""哦，谢谢。"拍摄宣传照，摄影师要求笑一笑，他那强挤出来的笑容明明白白暴露着本心："有什么可笑的……"好不容易有电视台请他上脱口秀，可不管何人相劝，就是死活不去。唯独有一次，好说歹说被白虎拖去录了一期《明星一千零一夜》。谁承想，他竟全程坐在白虎身边木着一张脸，弄得主持人忧心忡忡，一脸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可奇就奇在，对于扮作剧中人在人前亮相，喜久雄却是极度热衷。哪怕是地方上规模极小的舞蹈汇报演出，只要主办方请他担任嘉宾，他必定会抽出时间欣然前往。

也亏得他有如此秉性，靠着这些小演出上结识的人，以及那些专程赶来给他捧场的人，俊介出走之后苦苦存续的后援会"东半会"，才能勉强维持至今。

喜久雄别过弁天出了车站，坐上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去天马综合医院"。他下意识地从包里取出一张纸，是日前三友员工交给他的地方巡演日程表。虽然他心里也明白，不管什么演出，都应当全力以赴。但无可否认，之所以能在小地方的演出上竭尽全力，皆是因为平日里可以在东京和大阪登上大舞台。这一次虽说是监护人鹤若下的决定，可一想到又要像过去和白虎、俊介等人坐在小卡车的装货台上那般，游走各地巡

回于小戏院，他这心里便格外烦躁。

喜久雄也是日后才知，原来那时梅木托“孤”的首选并非鹤若，而是第六代小野川万菊。

只是这万菊虽是曲艺界人，却素来脾气怪异、特立独行，原则上拒不收徒，是一个性情孤傲的当家女形。即便是梅木相求，他也敬谢不敏：“老总如此高看鄙人，实在与有荣焉。不过这丹波屋的第三代小哥，即便没有我这样的靠山，想必也一定能成个名角儿。”因为相托未果，梅木后来才找上了鹤若，这也正说明他这男人古道热肠，也可说是性情粗放。只可惜，他这一番自以为给喜久雄铺路的决断，反倒让本已险恶的水流更趋浑浊。命运弄人，怎一个残酷了得。

喜久雄在天马综合医院下了出租车，心情沉重地朝白虎的病房走去。只见走廊深处，住院楼里最为宽敞的那间单人病房门缝微启，门里传出了白虎的声音，不知在自言自语念叨些什么。

喜久雄将脸凑近门缝正准备敲门，只见白虎横卧在床，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紧紧盯着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御史驾临，有失远迎，石堂大人、药师寺大人，二位辛苦了！御史来意，在下已然明了，且与在下干了此杯，以解心中烦愁。”

是《四十七武士忠臣藏》[15]第四折里，盐治判官迎候前来下诏命他切腹的御史时所说的台词。

喜久雄站在门外听了片刻。白虎觉察到了他的动静：“谁在外头？”

这时喜久雄才敲门而入：“是我，喜久雄。弟子回来了。”

“特为来看师父的？”白虎说着伸出双手，好似在催促对方再度将他领上舞台。喜久雄强忍下内心涌动的波澜，握住了那双手：“师父念的，可是判官大人的台词？”他明知故问，似乎在借此掩饰心绪。

“对，就是第四折开头那段。你也看到了，师父现在从早到晚只能躺着。躺多了嘛，以前演过的那些个角色，开始按着顺序一个一个蹦到我脑子里来。这第四折的判官，师父总共也就演了两回。对了喜久雄，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了。”

“二十五了啊。想师父头一回演这角色，就跟你现在差不多大。在道顿堀的一个小戏院里头，天天满座，来看的大多是要去参加开拓团的人。演到切腹那段，个个都放开了声哭个不停！”白虎说着，已经失明的

眼睛里忽然落下一串无关悲喜的眼泪来。喜久雄伸出手指，给他抹去。

“对了，你在东京怎么样？可还顺利？”

听到白虎如此一问，喜久雄脑中不由自主浮现起鹤若与鹤之助的脸。可白虎如今已是重病缠身，让他徒增烦忧也是无益，他遂答道：“嗯，大家对我都很照顾。这次刚好有个机会，我也想历练历练，所以打算跟公司要求出去巡演一段时间。”

“顺利就好，师父也就放心了。”

喜久雄见桌上摆了一杯喝到一半的橙汁，遂问道：“源叔呢？”

“刚出去了，说是要给家里挂个电话。”

“师父，要不要再喝点果汁？”这话刚一问出，白虎便要起身，喜久雄赶忙托住他的后背，取过杯子，将吸管送到他嘴边。

这时，他托着白虎后背的那只手，掌心上忽然传来一股难以名状的熟悉的感觉。这感觉究竟由何而来，他不由开始追忆。结果在心中循环往复的，是孩提时代，权五郎隔三岔五背他玩时，亲生父亲后背上的那份触感。

“这感觉，怎么像跟我阿爸在一起。”喜久雄情不自禁漏出一句，白虎闻言，那张脸不由一抽。

喜久雄只当他呛了一下，抬手便要给他拍背。不想白虎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失明的双眼直直看向他：“师父我，日子也不多了。有件事情，按说必须要告诉你。可我就是不晓得该怎么讲。”

白虎那双眼睛本意是要凝视喜久雄，可视线却偏向了身后那堵墙，喜久雄顿时悲从中来：“师父，怎么突然讲这种话。”

喜久雄回握住白虎的两只手，仿佛要再次牵着他重登舞台。

只听得白虎道：“有句话师父一定要关照你。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都要靠演戏跟人决胜负，知道吗？不管你有多委屈，都要靠演戏决输赢。地地道道的戏，比那些个刀啊枪的强多了。总有一天，你要用你的戏，报你的仇。听到没？能答应师父吗？”

那会儿，喜久雄脑袋里冒出的，皆是满脸得意、抢了他角色的鹤若等人：“师父，弟子记下了！”

那之后，源吉过了约莫一个小时才回到病房。那一个小时，喜久雄便坐在白虎床头，静静听他复诵《四十七武士忠臣藏》第四折的叙唱和

台词。

虽然喜久雄从未看白虎演过这出戏，可那时，在天马综合医院的病房里，竟万分真切地浮现起了他一袭白衣，在前来命他切腹的御史面前，准备自行了断的身影。

“喜久雄，来，扶师父在这床上跪起来。”白虎一通咳嗽，在喜久雄的搀扶下，跪坐于病床之上。

力弥听令，上意已至，速速取来备好的切腹刀，放于吾前

白虎道。只见化身力弥的喜久雄，将一只挠痒爪充作利刃，毕恭毕敬地放在托盘上，置于白虎跟前。

开了窗也没有风吹进来，调成强挡的电风扇不过是搅拌着房中暑热的空气。喜久雄在被褥上翻来覆去，似乎要躲开自己的体温，寻觅些许凉爽的地方。翻覆间，他终于打消了睡觉的念头，起身盘坐，用浸了水的手巾擦拭起汗湿的身体。

久未成眠的原因不只是暑热。此刻时钟已经走过子夜，可楼下仍可听到幸子在念诵那怪异的经文，片刻未歇。

这天，喜久雄探望过白虎，回到大阪家中时，已是斜阳西照。出租车堵了一路，他满身是汗地下了车，刚进大门，便听到前厅传来幸子的笑声。

白虎住院后，幸子总也闷闷不乐，喜久雄听了这久违的笑声倍感欣喜，遂问迎他进屋的阿势：“来客人了？”不承想，对方却摆出一副鼻子似乎痒得不行的表情，答道：“还不是西教那个幸田。”

“西教？”

“就是那个叫‘西方信教’的新兴宗教。讲什么人的身体会归于尘土怎么怎么样，要拿净土来洗掉祖上的罪恶、污浊什么的。还讲如果念了这些个经，就可以净化自己跟家里人。反正我是没这慧根！”

虽然阿势这么说，可幸子的笑声听来分外欢快，喜久雄遂拉开门招呼道：“幸姨，我回来了。”

“哟，是喜久雄呀，回得早不如回得巧！来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幸田阿姨，她在给我看上次净土会的照片呢！”

应声看去，桌上确实摆放着一溜照片。

“你看，这人是我呀！哈哈哈！”幸子道。只见她手里拿的照片上，有个人一身白衣，也不知是在哪里的农地，满头满脸都是泥。这人正是她自己。

“您这是做什么？！”

喜久雄一惊，幸子却不在意，乐呵呵地又递过另一张照片：“做什么？这叫净土会。大家一道租了辆小巴，一直开到龟冈那边。回来路上，还到岚山坐了个船，去保津川漂了一圈。幸田老师，那感觉可真舒服，您说是吧！”

幸子说着，冲幸田微微一笑。这个叫幸田的，是一个体态丰腴的中年女人，慈眉善目，自始至终笑眯眯地听幸子说话。

“这就是我常跟老师提起的喜久雄。”幸子介绍道，喜久雄姑且礼貌地欠了欠身，只听得对方开口道：“你不用讲我也晓得。这真人，长得真是俊俏，都能闻出勾魂的味道来。”

幸田粗壮的手腕上，戴了一只高级腕表，似要嵌到肉里去，那表名贵得怕是能买下一辆车。

“你看，老师姓幸田，我叫幸子。我们两个在一道，就是幸田加幸子。听上去多吉利！”幸子这个笑话只怕已颠来倒去说过好几回，一旁的幸田极其熟练地附和着。

喜久雄只觉浑身不自在，没多会儿便退出房来，直接走去厨房问阿势：“到底什么情况？”

据阿势说，从俊介出走到白虎重病，局面本已急转直下，加之幸子自己也身体抱恙，所以她自小相熟的朋友带了一个人来看她，便是这个幸田。此人生得一副福相，说什么换换心情，拽着幸子又是逛南区商场，又是去京都河边纳凉。不知不觉，幸子忽然就变了态度，对她言听计从。等到阿势醒过神来，幸子已是早晚诵经，日日不落。

“这事情，师父可晓得？”喜久雄问。

阿势答：“晓得。夫人还把这个幸田带去过医院。听源叔讲，三个人还一道在病房里，念那个什么尘归尘、土归土的经，说是可以求神明治好老爷的病。”

喜久雄回想着傍晚发生的这些事，楼下已经听不到幸子的诵经声，

府宅上下忽然一片寂静。他再次将手巾浸到床头的脸盆里，这一次索性敞开浴衣，用凉凉的手巾抹了抹胸背。

稍稍觉得舒爽一些后，他重新躺回被褥上，依旧难以入眠。眼前接着浮现起的，便是当天在病房里，与白虎合演的《四十七武士忠臣藏》之第四折。

且说这第四折，讲的是“盐治判官切腹自尽”。戏本身节奏悠缓，不紧不慢，但演绎的剧情却是分外残酷，叫人戚戚然。

戏中，盐治判官（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名为浅野内匠头）静候上命，等待处罚。下达诏令的御史带来的，乃极刑切腹。不过，判官心中早有觉悟，在黑底暗纹的正装和服下面，已经换好了赴死的装束。众人有条不紊备妥切腹的用具，判官跪坐在行刑的地方，焦急地等待家臣大星由良之助（大石内藏助），只盼见他最后一面。

“……由良之助，还未到吗？”判官这一问凄切哀婉。

可惜时不待人，眼看时限已过，不能再等，判官只得举刀刺入腹中。

就在这时，由良之助匆匆赶到，判官气息奄奄，留下一声“抱恨”，猝然而亡。

或许是因为在病房里与白虎合演了这一段，喜久雄脑中浮现的判官（白虎）所在的地方并非舞台，而是医院的病床。而那本应由花道飞奔而至的大星由良之助，跑过的也是医院长长的走廊。

“由良之助还未到吗？喜久雄还未到吗？”

喜久雄睡意全无，耳边一遍遍回响着白虎凄切的声音。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大作，仿佛要把整座城市从睡梦中叫醒。

喜久雄一跃而起，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背脊一阵阵发颤。他冲出房间跑下楼去，阿势已先一步出现在走廊深处。只见她手握听筒，回转过头：“医院打来的，叫大家快过去……”

阿势说完这句，当场跪坐在地。喜久雄点点头，放声喊道：“幸姨！是师父，师父在等我们！”

幸子当即跑出房来，命阿势叫了一辆车，神色决绝，回房更衣收整。喜久雄也跑回楼上，急着脱去吸了汗的浴衣，可偏生就是这样的关头，袖子缠在手上，腰带结到了一起。“妈的！”他不由一拳打在墙上。

在开往医院的车里，幸子一言不发，只有喜久雄一人喃喃自语：“师父，等等我，不要一个人走！师父，我这就过去！”

此时此刻，他耳边回响的依旧是白虎凄切的问询：“由良之助还未到吗？喜久雄还未到吗？”

夜里黑乎乎一片，唯独医院急诊的大门孤单地亮着灯。喜久雄冲进门跑上楼，站在病房前幽暗漫长的走廊上。他在心里再次呼喊着“师父，等等我！”，正准备抬步冲过去。

这时，却传来了白虎的声音：“俊俊！俊……俊！”

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呼唤：“俊俊，俊…俊……”

喜久雄不由站定在原地。幸子将嘴抿作一条线，从他身旁赶超了过去。只见她径直冲进病房，紧接着传来一声声：“老头子！老头子！！”那声音闻所未闻，满是对丈夫的眷念和依恋。

喜久雄只觉浑身发软，几乎要伏跪下去。他死命支撑着站直身子，步履迟缓地朝病房走去。在这幽暗的走廊深处，唯有那间病房亮得耀眼，似乎遥不可及。

他从门缝朝里窥望，只见白虎如梦呓般念叨着俊介的名字，幸子趴在他身上已是泣不成声。

“对不起……”毫无缘由地，喜久雄嘴里吐出这三个字来。

七月十八日，著名歌舞伎演员花井白虎（本名：大垣丰史，享年七十岁）的追悼会暨遗体告别仪式，于大阪四天王寺阿弥陀堂举行。包括歌舞伎界与日本舞蹈界的名家要人在内，约有千人列席追悼会，送别逝者，追思故人。

追悼会上，三友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梅木致了悼词，提及了白虎生前在袭名演出时，伴着观众如雷的掌声倒在舞台上的一幕。梅木颤声道：“演艺人生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实在有您一贯的风范。”

日本演员协会理事长吾妻千五郎也致了悼词，追忆了他与白虎之间的逸闻旧事。吾妻说：“想必你走的时候，心里还留有遗憾吧。不过你放心，你播下的种子、一手栽培的幼苗，总有一天一定会开出最美、最芬芳的花朵。不光是承袭了第三代半二郎名号的喜久雄，还有现在虽然不知身在何处，但也一定在奋力拼搏的你的儿子俊介，对于他们，我们这些前辈必当鼎力扶助。你两岁第一次登台，自那以来，在这戏台上流过

多少汗，洒过多少泪，我们都看在眼里。阿丰，你就安安心心地休息吧，以后都不用再操心了……”一席话说得列席者无不为之落泪。

仪式最后，第三代花井半二郎（本名：立花喜久雄）作为丧主致辞说：“我敬师父花井白虎如同父亲，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敬重他……”说到这里，他悲不能言，在众人面前毫无避忌地痛哭流涕。

花井白虎，即大垣丰史，是“二战”前后演绎关西传统歌舞伎剧目的一代名角儿。为了与他做最后的告别，众多戏迷顶着炎炎烈日来到追悼会现场，敬香的队伍宛如长龙，延绵不绝。敬香结束后，戏迷们依依不舍，不愿离去。出殡送葬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呼喊：“丹波屋！”“白虎！”“第二代！”“半二郎！”即便在殡葬车远去之后，呼声仍未减弱，久久回荡。

摘自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七月十九日《朝日新闻》晨报

摹人范本，学人爱恋。

朱唇黑齿(1)，谁人来见。

几番装扮，只盼君怜。

心悦君兮，我心乐哉！

喜久雄一身粉紫色暗纹和服，配一圈黑色腰带，朱唇轻启，口衔手巾，在台上舞得娇羞可人。台下客席虽说满是空位，但毫无疑问，在这宇都宫市民音乐厅里，到场的观众无一不是看得聚精会神。

德次在化妆间帮喜久雄换装完毕，紧赶慢赶着飞跑上二楼客席，准备给他喝彩助威。巡演开始至今，即便在他眼里，喜久雄这舞都是一天比一天娇媚，直看得人神魂颠倒。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客席，不由叫人愈加愤懑。二楼客席，上座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是一楼，一些地方也空了整整一排。而且这演出的场子，并非歌舞伎专用的戏院，就连跳白拍子舞的艺伎花子出场用的花道都不曾有。即便如此，喜久雄仍是舞得专心不二，反让德次更觉悲怜，就连他高呼“第三代！”“半二郎！”“丹波屋！”的这几声喝彩，都不由自主憋足了力气。

虽说许多年前，在立花组的年宴上，德次也曾一年一度依样学样地

演过歌舞伎，可到底不曾学过专业知识。不过，在喜久雄身边伴了十年之久，如今的德次已能凭直觉判断出舞蹈的优劣。

德次向来不掩饰他对这位小少爷的喜爱与仰慕，就连他都觉得，喜久雄在这出《姑娘舞惑道成寺》里所跳的舞蹈，似乎能让人看见某些肉眼不可见之物。那是角色内心或煎熬、或喜悦的阴晴不定，也是姑娘嘴里衔的那一方手巾所描画出的白色轨迹。就连那个并未现身的令花子芳心暗许的对象，似乎也已经出现在了戏台上。

尤其是像今日这般，由喜久雄一人在台上独舞时，德次觉得眼前上演的仿佛是一幕人偶净琉璃，喜久雄正被几根线绳牵动着手脚。

这段舞蹈过后，跳白拍子舞的艺伎花子换上上半身奶黄色的衣装，先是敲击羯鼓，边击边舞，而后手摇铃鼓，演绎一段插秧歌。等舞到兴起时，便用手中铃鼓击打地面，不觉间已是神情大变，只等最后登上大钟。在那一幕里，喜久雄仰头凝目，眼望大钟，奋力甩开一众比丘（僧侣），露出蛇精狰狞的本性，攀上钟去。

最后那个亮相分外妖娆，足以把人震住。即便如此，客席间的掌声仍是零零落落。只听得德次高声呼吼：“第三代！半二郎！”那声音简直像在与人怄气。

幕布拉起后，德次回到化妆间，只见跟班花代等人正在帮着喜久雄摘下假发，除去衣装。他一如往常，开口便是：“小少爷，迷死人了！”可忽然注意到房间一隅有个不相识的、穿西装的男人，遂赶紧致歉：“啊，对不起。”说着，退回了化妆间门口。

“这是三友公司的木下先生。”喜久雄介绍说。

“刚才失礼了。”德次说着，已跪坐在门前。

在这之前，德次自然见过不少三友的员工，可眼前这位姓木下的男子，端的是与其他人气质迥异。要说不同在何处，以往相识的三友员工虽说供职的是大型股份公司，可从事的到底是娱乐行当，或可谓之曰不沾烟火气，总能给人以摩登洒脱之感。而这个估摸着应该年过五十的男子，身上全然感受不到那份潇洒。

“木下先生讲了，他在三友是做会计的。”看这样子，喜久雄与木下也是初次见面。

德次听后也无话可接，只能应了一声：“哦，是会计啊。”

喜久雄姑且摘去假发，换下戏服，带着一身汗湿，总算消停下来，

跪坐到木下跟前。或许真的是新奇得不行，这木下就像以视线舔舐一般，观摩着更衣的过程。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道：“白虎老师斋七还没结束，实在过意不去……”

木下偷瞄了德次几眼，德次盘算着要不要回避，可看喜久雄那样子，似乎希望他留下，所以故作迟钝，反将两腿并得更拢。

木下继续道：“这次来，想商量一下白虎老师在大阪的那栋宅子……”

不用说，幸子、源吉和女佣阿势，如今仍住在那栋宅子里。白虎过世后，门下的几个弟子何去何从，一应琐事堆积如山。可幸子已是心力交瘁，喜久雄又开始了地方巡演，一时也没有时间细细商谈，只好决定等四十九天落葬之后再做商议。所以眼下，这些杂事都被搁在了一边。

“那栋宅子有什么可商量的？”喜久雄见木下迟迟不接下文，遂催问道。

“其实那栋宅子，因为一笔借款，已经抵押给了三友……”

听了木下这话，喜久雄倒并不意外，不慌不忙道：“哦，这件事我听师父讲过。他自己也说：‘等我死了，这宅子就没了。’”

德次也听喜久雄提过，为了不让关西歌舞伎失传灯灭，白虎将自家府宅拿去抵押办巡演。不单如此，他毕竟是大阪当红的歌舞伎演员，生活排场自然不能叫人看低，所以日常花销从不吝啬。也正因为这样，方才成就了“花井白虎”。

“所以，这白虎老师斋七还没结束，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木下的话头终于又绕回到起点，按他的说法，倒也无须赶在这几日，但希望最晚在年内能将大阪的宅子交付给三友，也希望喜久雄将这些话转达给形容憔悴的幸子。

“当然，这并不是我的意思，都是上头定下来的……”木下解释道。

“你等等，这算什么意思！”喜久雄已是怒火中烧。德次当即支起一条腿，随时准备冲过去拉住他，只听他叫了声“小少爷”以示劝阻。

喜久雄定了定心绪：“那您倒是讲讲，师父他欠了多少钱？”

“粗粗算下来，大概有一亿两千万日元。”

木下道出上亿的数字时，颇为夸张地喘了一口气。可与之相反，喜久雄却笑道：“就这么些？以师父的手笔，我还以为怎么也要赶上国家预

算才是！”

德次听了，一方面感佩于喜久雄笃定从容，一方面又为他不经世故而感到难为情。

“就不能想想法子吗？”喜久雄那口气就像在央求对方便宜个一千日元，这一来反倒是木下慌了：“当然不行！又不是小数目。”

可喜久雄却似乎觉得这件事已无须多谈，开始往脸上抹起卸妆膏：“现在这种时候，要幸姨搬出那宅子，这种话谁敢讲？换作是鬼，都没这胆子。”

他抹了一脸卸妆膏之后，忽然想到什么，回身道：“对了木下先生，师父这笔债，能不能由我第三代半二郎替他背下来？”

“啊？”

别说是木下，任谁听了这话，都会惊出一声：“啊？”德次也一样慌了手脚：“小少爷！这种事情，怎么可以一边抹膏一边讲！”

可喜久雄心意已决，不会轻易改变：“木下先生，您看呢？能不能麻烦您回去，跟三友上头的人商量一下？我也是个男人，只要你们答应，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不管什么工作，绝无二话！”

“等、等等！”德次情急之下，匆匆爬到二人中间，先是伸出两手对木下示意，让他别当真，而后又掉转头，对喜久雄道，“小少爷，这事情儿戏不得！”

但无论德次如何拼了命地劝阻，这件事最终还是由木下汇报给了公司。且就在数天之后，三友一通电话打到仙台的宾馆，告知仍在巡演的喜久雄，公司同意照他提议的做，顺带走个形式，立一份字据，让喜久雄巡演中途去一次东京，到本社报个到。

在此且插一段后话。这笔欠款放在今天足有两亿之多，那时喜久雄虽然小有名气，可毕竟袭名演出出师不利，没能放出绚烂的烟花，三友公司之所以同意让年资尚浅的他背下这笔债务，背地里也打了一套算盘。据说，白虎在大阪的宅子年头已久，即便出售也收不回一亿资金，加之公司方面并不急缺这笔钱，所以决定，不如先将这笔欠款挂在喜久雄身上，保不准将来他能闯出什么名堂。

喜久雄接到三友的电话，当即松了口气。当晚，德次带他去了仙台的国分町，在去夜店寻欢之前，先找了一家小酒馆。

“小少爷，你可想清楚了？”德次再度规劝。

但喜久雄一口喝尽杯中的冰啤，很是动情地低语道：“你想想，我们两个得了师父多少关照？关照我们的人欠了债，这笔债自然就是我们的债。”

“说的是。看来小少爷也是好好想过的。”

“那是当然……再说了，受了别人的恩，就要知恩图报。我俩不都是道上出来的吗？阿德你也懂的，是不是？”

听得喜久雄如此肯定他自己的身世背景，德次莫名地觉得自豪：“好嘞！既然小少爷发话了，你的债就是我德次的债。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会帮你！”说着，便在小酒馆烟熏火燎的吧台旁，拍了拍胸脯。

就这样，东北巡演告一段落后，喜久雄去了东京三友总部，签立借款字据。而德次与之作别，先一步回到关西，径直便去了京都冈崎的市驹家。

话说这天，恰好赶上绫乃的幼儿园办文化表演，德次早早便盼着了。

他连夜赶到京都，下车直奔市驹家。生性活泼的绫乃一如往常，大清早便在家门口和一众男孩扮忍者，玩过家家。看那情形，绫乃似乎是众忍者的首领，只见她拿着德次之前用小传单给她做的飞镖，“啪、啪、啪”，接连击倒数名“敌人”。

“大小姐！”德次叫了她一声。

“天狗！天狗快来！”绫乃毫不客气，当即给德次分派了角色。德次一听，当场使出一记拿手的蜻蜓翻，引得一众孩童连声喝彩。

“阿德，你真来了呀？”市驹听见德次的声音，从家中探出头来，“一晚上都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做早饭去。”

“你看我这打扮，够不够格？”德次这天特意穿了那身最名贵的西服。

“你这样子，太夸张了！领带解了吧。”

听了市驹这话，德次抽去了领带。在他身旁，绫乃眼巴巴地盼着天狗再度登场。

“大小姐，今天文化表演演什么？”德次问道。

“我们演《大灰狼和七只小山羊》！我演主角，大灰狼！”

此话一出，周围那些男孩哄笑开了：“主角是小山羊好不好！”

“这大灰狼，不该是男孩子演吗？”德次不解道。

“我们桃子班，谁最厉害谁来演！要说最厉害，那不就是我吗！”

绫乃这话答得真是何等地豪气冲天。

(1) 在古代，日本女人结婚后必须将牙齿染黑，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明治时代。青楼妓女为表达对客人的敬慕，也会染黑牙齿，暗指一夜为妻。

第九章　迦楠枕

窗外，隅田川沐着夏日的阳光铺展在眼前。四下无风，只听得房子正下方，首都高速公路向岛线上车来车往的噪声。

喜久雄一面用手巾拭去发际间不断淌落的汗滴，一面伸出手，指向前方："过了那边那座桥，就是藏前国技馆。"

在他身旁，荒风关年迈的双亲踮起了脚："还真是！能看见小半拉子屋顶！"

三人身后，只见荒风轻巧地举起那只看上去很有些分量的皮革沙发，抬步便要往外搬。"阿荒，我来帮你！"喜久雄说着打算搭把手，可反倒挡了去路，于是迅速转换角色："你先出去，我帮你抵门。"

公寓走廊上，搬家公司的小哥们接二连三将纸箱搬入楼下的卡车。喜久雄也抱起一只，正要随荒风一道下楼，只听得对方道："久雄，谢谢你，帮我这么多。"尽管那口气一如往常冷淡生硬，但心意已经传到。

"今天不巧，赶上千秋乐，要是放明天，就能帮到底了……对了，我让银座的'政寿司'备了三份什锦寿司饭，你们等下顺路去拿，也好在车里垫垫肚子。"喜久雄嘱咐道。

"嗯。"

按理说，这种时候本该客套一句"这怎么好意思"，可荒风却只应了一声"嗯"，足可见其性情。喜久雄不由对他更添好感。

话说这荒风，乃喜久雄麻将桌上的牌友。早几年前，外界一度对他寄予厚望，盼着他晋升"大关"级力士。只可惜，那之后时运不济，膝盖受了伤，眼见着连降数级，从"关胁"一路掉到"小结"，最后又降格到了"幕下"。最近这一年，他更是接连休赛，到底是被逼到了退役的境地。这天，他便要和接他的双亲一起，回秋田老家去了。

喜久雄与这荒风初次见面，是在俊介出走之后。那时他刚到东京，演了几部本人也提不起多大兴趣的电影。那一日，有个资助人摆生日宴，委实推托不掉。到了现场，便注意到有个人跟他一样，也在酒店敞阔的宴会厅里孤零零地傻站在墙角。此人便是荒风。

主动搭话的是喜久雄一方。他平日爱看相扑，遂端着啤酒上前

道：“我喜欢看你的相扑，干净利落。”

那时荒风还只是“幕下”级别，若要问喜久雄为何会知道这么个人，原因便在于同样喜欢相扑的市驹。她与荒风乃同乡，都出生在冬雪皑皑的秋田金足追分。

且说这个荒风，虽然他本人从未抱怨过只言片语，但其实，自从十五岁初中毕业来到东京，便没少受人欺负，亏得忍辱负重才走到了今天。

他本就是个寡言少语的雪国少年，拜入师门之后，也不懂得恭维拍马，讨好同门师兄，更不知道耍什么手段赢得师母的垂爱。结果一众师兄对他欺侮日甚，且越发阴毒。有一次竟用被褥将他裹了个严严实实，眼看便要窒息，据说还惊动了救护车。

即便如此，荒风没有落荒而逃。为了对他信任有加、送他出来闯荡的双亲，他一心一意刻苦训练，心想总有一天要让父母看到自己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赶上了那几个趁他酣睡往他脸上撒尿的师兄，将他们甩在后头，率先晋升“幕内”。叹只叹，就在好不容易晋级到“关胁”的当口，不想膝盖出了毛病。那些年正是力士“三保之湖”独占鳌头的时代，世人都说他“强得叫人咬牙切齿”。比赛时，不管荒风冲上去多少回，次次都被对方像耍猴一般，推抓着摔翻在地。那光景竟惹得本就凉薄的世间流行起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议论某人无用时，都会说“比那荒风还不中用”。

喜久雄将纸箱堆上卡车，再次回到屋里，只见荒风的母亲正拿着抹布仔仔细细地擦拭地板，就好像她儿子不是要搬走，而是要入住。

“半二郎小哥，昨儿太谢谢了！居然给俺们两口子留了这么好的位子。”荒风母亲道。

“阿姨客气了。下回儿等我演个好角色，您和叔叔可要再来看！”

听了喜久雄这句四不像的东北话，荒风母亲不由笑起来。冷不丁，她忽然正襟跪坐，一脸肃然道：“半二郎小哥，俺家拓雄多亏你关照，俺们两口子感激不尽！”说着，便五指并拢，两手撑在地上，弯下腰去。

喜久雄见状，也赶忙在她跟前跪下：“哪里哪里。托您家荒风关的福，我在东京的日子过得可快活了。”

“俺这当娘的这么说，大概有点儿王婆卖瓜。俺家这娃儿虽然不惹眼，不过跟他在一块儿，就是觉得心定得很。”

“阿姨讲的，我都明白。”

“是吧？半二郎小哥也这么觉着吧？”

见荒风母亲一脸欣喜，喜久雄点点头，应了声“是”。

喜久雄看了看时间，已近正午。虽说明治座剧场离这里走路不过二十分钟，可若是磨磨蹭蹭，只怕会误了扮装的点。这个月，明治座上演《迦楠仙台花》，小野川万菊饰政冈，姊川鹤若演八汐。到底是辉炳梨园的两大当家女形联袂登台，不消说，像喜久雄和承袭鹤若血脉的鹤之助这些资历尚浅的小辈，自然不可能分得什么好角色。不过，也不知暗地里有过何种交易，演员名单出炉后，分给鹤之助的侍女澄江虽是配角，却有几句台词，而派给喜久雄的，反倒是本应由龙套演员饰演的无名侍女。

喜久雄所受的此番不公待遇极端露骨，任谁看来皆是一目了然。可这到底不是找准了地方、用对了法子，便能立刻拨乱反正的问题。即便有人打抱不平找鹤若抗议，对方也必定会装傻充愣，推脱得一干二净：“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也觉得对不住小哥。要是丹波屋家的大哥还在，这种时候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不过，就喜久雄而言，虽然也是心有不甘，但如今他已暂且放下这些，振作精神，重温着在久违的东京大剧场登台的感觉。这一个月来，他日日往返剧场，近距离观摩万菊的演绎，一心只想着偷师学艺。

此处是金泽的一家观光酒店，宴会厅里回响着《藤花姑娘》的江户长呗。虽说是放录音带，按说转录的音质也还过得去，但此刻扩音器里传出的歌声竟像是有人声嘶力竭地在嘶吼。

不单如此，舞台上的灯光也是闪得俗不可耐，用的滤光片竟是低级夜总会都不屑使用的玻璃纸。这一次，尽管是在地方小城的观光酒店给人做营销，可哪怕是这种地方，喜久雄也一样舞得一丝不苟。德次站在台边看在眼里，觉得心疼得不行。

藤花绕松听风吟，

好似痴男怨女诉春情。

不过，当喜久雄手执藤花，娇羞地舞完最后一个动作，宴会厅内立时掌声大作。

德次盖上了点在台边的迦楠香炉，牵着走下舞台的喜久雄的手，步履匆匆地朝临时辟出的化妆间而去。

“阿德，那香太浓了。”

走廊上，其他宴会厅的客人正在吞云吐雾。德次一面将人拨到一旁，一面领着低头垂目的喜久雄，一路往化妆间而下：“我也晓得。这个场子这么小，随便点个火，马上就起烟了。”

顿了顿，德次又道：“不讲这个。小少爷，今天真委屈你了。这灯就跟个夜总会似的，叫人看不下去。要是日程松着点，能早点过来，就可以提前看一看。三友那边也真不够意思，半点都不给通融。”

说起来，这次到金泽给人营销，三友也是三天前才知会喜久雄。虽说实际登台是在傍晚，可到底需要做些准备，喜久雄本希望早一天过来。但就连这点要求，都因着节省住宿费的名目而被驳回。

当初背下白虎那笔债款时，喜久雄本人确实曾表态：“做牛做马都可以。”不承想，只要他一得空，三友便将他派到地方上给人做营销。对于此等做法，比起喜久雄，德次心里更是怒得像五脏六腑都被放进锅里煮了一遍。

再说回这酒店的临时化妆间，不过就是几块薄板隔了一隔。德次正在里头帮喜久雄卸妆更衣，谁知那主办活动的阳光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竟半点不懂礼数，径直推开隔板走了进来：“第三代小哥，差不多了吧？”

“不好意思，再等五分钟就过去。”德次应道，急着把老总往回赶。

不想喜久雄却道：“可以了，这就过去。”他刚换了一身带家徽的黑色和服，说着便在腰间插了把折扇，又将嘴里含的硬糖声势浩大地吐进铝制的垃圾桶，只听得一阵“咔嚓咔嚓”的声响。

老总叮咛道：“对了，小哥啊，今儿个可不能再像上回对人爱理不理的哦！没人逼你一定要把这些个珠宝卖给客人。你就帮个忙，让那些个客人开心一下。比方说，叫那些个太太们站到镜子前，小哥你嘛绕到她们后头，把那项链往她们脖子上一戴，然后夸上一句……”

“‘您瞧瞧，这项链跟您多般配！’是吧？都记下了！”

听到喜久雄这话，阳光生活的老总心满意足道：“今儿个呀，托小哥的福，金泽这一片的阔太太们来得可真不少！刚刚就听她们在外头谈笑，说什么要是小哥挑的都不买，那才是丢了女人的脸！今儿个就指靠

小哥你啦！”

三人眼看便要走进特别开设的珠宝展销会场，喜久雄忽然停下步子：“阿德，我一个人能应付。”意思是让德次先走一步。

难道说喜久雄表面若无其事，可心里头却是连德次，都不愿让他看见自己阿谀奉承着讨好那些阔太太？想到这里，德次不由眼眶发热，却也只能暗暗把眼泪咽进肚里，与之道别：“那好，我去边上玩玩小钢珠，结束了再过来。”

不消说，德次自然不会去玩什么小钢珠。但为免喜久雄蒙受更多屈辱，他躲在了会场的隔板后面，一如往常时时监看着场内的动静。

厕所小窗外，能看到一条水渠。水面上，酒馆和酒吧的霓虹灯晃个不停。几杯浓烈的威士忌兑着冰水下肚，此刻的喜久雄已然上头，他所站的地方是金泽闹市一家高级俱乐部的厕所。他在狭促的洗脸池边抹了把脸，忽而注意到开着的小窗外，映入眼帘的水渠似曾相识。

喜久雄再一次动作粗暴地掬起水，搓了搓脸，喃喃道：“那会儿在长崎，从春江家里头看出去也是这个样子……”他忽然莫名有些伤感，不屑地看着自己映在镜中的醉容。

厕所门外，只听得阳光生活的老总像个助兴的陪客百般阿谀，而那对据说祖祖辈辈在这一带经营房地产的夫妇亦是笑得格外粗俗。

这对夫妇姓蜂谷，似乎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酒店那场珠宝展销会上，二人挥金如土，毫不当回事地买下一堆高价首饰，弄得阳光生活的老总等人，简直可以说是伏跪在了二人脚边。展销结束后，夫妇俩提出难得第三代半二郎大驾光临，想请喜久雄等人吃个便饭。吃完了饭，又趁着兴头来到了这家俱乐部。这二人身上的那种粗鄙，其实是喜久雄最避之不及的类型。先前去料亭吃饭，二人就满世界宣扬：“今儿个来了个美男子！”让闻讯前来的女侍们像参观展销品一般，轮着番地观赏喜久雄。

不过，应付此类营销到底时日已久，对于这些粗俗的富人，喜久雄已经不再一次次为之胸闷。只不过这天晚上，他心情实在有些沉重，感觉像身后拖了个铅块。要问是何缘故，只因这天傍晚三友来了通知，告诉他直到年末，都不再安排他去歌舞伎座这样的大剧场演出。

细究起来，喜久雄近些年被分派到的都是些末流角色，实在是令“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名号蒙羞。可即便如此，只要想着能与万菊、吾妻千

五郎等江户歌舞伎界的名角儿站在同一片戏台上，无论是何等微不足道的角色，他都会潜心推敲，勤加练习。如此这般一年、两年，日升月落，反倒惹得监护人鹤若对他越发冷漠。如今，第三代花井半二郎演侍女跑龙套，几乎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假若关西歌舞伎界依然兴盛，喜久雄好歹承袭的是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名号，即便再无资历，也必定能分到一些要角。只可惜，白虎过世之后，景况不佳，道顿堀一片的剧场接二连三关了门。仅存的那些，上演的也都是让人笑中落泪的三友新喜剧。惨淡至此，以至于生田庄左卫门一家都把根基转移到了东京。

喜久雄最后再一次看向厕所窗外的水渠，嘀咕着："这会儿究竟去了哪儿，在做些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走回那片闹哄哄的沙发席。

"哟，回来了！快看，第三代小哥上完厕所回来了！"阳光生活的老总拉过喜久雄的手，不由分说让他坐到蜂谷夫妇身旁。只见那蜂谷已是醉得两眼发直，竟煽动一众陪酒小姐哄闹起来："好，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就请第三代小哥舞一个吧！"

喜久雄自不必说，在场之人也都以为蜂谷不过是开个玩笑，本打算一笑置之。可人似乎愈是醉酒，对这样的氛围便愈是敏感。那蜂谷竟不肯罢休："你倒是快跳啊！上次那个弁天，不就当场来了一段嘛！"他不依不饶，硬生生要将喜久雄从座位上拉起来。

见此情形，阳光生活的老总也忍不住插进来打圆场："蜂谷老板，这舞无论如何跳不起来的呀。上回那个弁天讲的是单口相声，给他一个麦克就够了。可这第三代小哥，跳舞不光要三味线，还要……"

然而到了这一步，那蜂谷似乎也不可能就此退让："就跳跳高潮部分。来来，小哥来一段嘛！"他死死揪着喜久雄的外衣不放，打算靠蛮力将他拉起。在那只布满汗毛的大手之下，被揪得变形的，恰是外衣胸前那一轮丹波屋的家徽"光琳露根松圆纹"。

也不知为何，在那扭曲的丹波屋家徽上，竟浮现起了白虎的面容，浮现起了俊介的面容。喜久雄不由自主，猛一下子站起来："你个神经病！他妈发什么疯！"

只见他一把抓住蜂谷那头抹了发蜡的黏糊糊的头发，抡起了拳头。就在他对准那张脸便要打下去的当口，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小少爷！"

德次原本坐在靠门那桌，跟蜂谷的属下和其他那些跟班喝得正欢。眼见着苗头不对，他一个箭步便冲了过来，一把拽住喜久雄举在半空的手，在他耳边低语道："半二郎声名在外，在这种地方动手，有失颜面。

小少爷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我德次帮你把这男人宰了泄愤！”

听了这话，喜久雄猛地回过神，举起的手陡然间没了力道。也不知是对谁说，他嘴里轻轻吐出一句“失礼了”，走了出去。

刚出店门，德次便追了上来，在他肩头轻拍两下：“小少爷，忍得好。了不起！”

“‘了不起’这三个字听了，非无语不可。”喜久雄推开德次的手，情不自禁长叹一声。

“小少爷，我德次不一直在说嘛。管他是鹤若，还是刚刚那老板，要是你真咽不下这口气，我随时帮你收拾了他们。宰了都成！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你可别脏了自己的手！”

也不知此话有几分当真。看着德次一脸严肃，喜久雄忽然没来由地想笑：“你讲的不错。那种男人，就算揍一顿，心里头也不会畅快。反倒对不起把这工作介绍给我的弁天，丢了他的面子……”

喜久雄拍了拍外衣上被蜂谷捏皱的家徽，弯腰坐到路旁的护栏上，从怀里摸出一盒烟来：“阿德，我刚刚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德次在他身旁坐下，也点上一支。时值夏夜，吹来一阵清风，拂过一旁的柳树。

“我在想要是换成阿俊，他是不是就跳了？”

“俊少？在那种地方跳舞？”

虽然德次一脸惊诧，可喜久雄似乎对此深信不疑：“我就是有这感觉。”

“俊少可不会那么没用！”

“这我当然晓得。我讲的不是这个，更像是一种自信吧。”

“自信？”

“像我，就是一棵树。”

“一棵树？”

“对。因为只有一棵树，所以要是这树被人看不起，就会觉得窝囊、不甘心。可假如我是一座山，要是有人看不起山上的一棵树，那我大概根本不会往心里去。我现在，是继承了第三代的名号没错，可讲到底还是只有一棵树。但要是像阿俊那样，一生下来肩上就扛着丹波屋，那就

是一座山。所以我在想，要是换成阿俊，碰到这种乡下粗人发个酒疯，大概都不会放在心上，随随便便比画两下子，也就糊弄过去了……”

这番比喻也不知德次听懂了多少，只听得他颇为少见地感伤起来：“可这座大山，在丹波屋家的紧要关头，究竟跑哪儿去了，又在做些什么呢……”

话说先前提到了弁天的名字，追根溯源，阳光生活这份营销的工作是弁天介绍的。他听德次说，喜久雄在戏台子上拿不到角色，别说还债，就连每月给住在大阪的幸子寄生活费都成问题，故而引介了这份差事。

要说那时的弁天，就好似跟他师父西洋及师母花菱传棒接力一般，在二人凭着那两句“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老太婆老太婆老太婆”的流行语风光一时之后，弁天眼见着开始崭露头角，渐渐成了电视上的红人。

开端便是一次电视直播。这弁天是在天王寺的艺人一条街长大，自小便精通人情世故，同时又鬼灵精怪。那次参加文艺节目直播，单口相声讲到一半忽就撂了挑子，来了一句：“算了算了，讲这些个也没意思。反正你们这些人，就晓得坐在家里挖着鼻屎看电视。”他说着一屁股坐在台上，把那些跟编导排演过的段子扔到一边，津津有味地说起了他自己。说他是个遗孤，刚出生便被丢弃在艺人一条街；说小时候饿急了眼，把魔术师的鸽子烤成了盘中鸟；还说有个漫才师吸冰毒成瘾，放了个小火惹出一场风波。

因为事发过于突然，编导想拦也拦不住，所以他说的这些便直接在全国播了出去。不消说，节目播出后，训斥问责的电话多得几乎让制作人丢了饭碗。但同时，弁天这率性坦荡的样子，却也在伴着电视长大的年轻人里赢得了极大的支持。或许可以说时势助人，偏巧在那前后，明治大学有个知名教授出了一本电视媒体论集，题为《门外汉的时代》。而这本畅销书的封面，竟起用了弁天的照片。那之后，他便被捧为所谓的“毒舌笑星”，成了电视界的宠儿。

正是这个弁天，主动联系说他要演一部电影，还拜托导演也给喜久雄分派一个角色。而他发来联络的时间正是那晚，喜久雄与德次去金泽市区喝了两杯换换心情，刚刚回到酒店之后。

接到电话的德次细细询问了一番，这电影的导演居然是那位清田诚。没错，就是当年德次与弁天梦想着一夜千金跑去北海道，之后却仓皇逃回时结识的那位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旗手。

且说这位清田导演，执导的影片决计算不上多，但那之后一路稳扎稳打，佳片不断。近些年，他可谓是戛纳与威尼斯电影节的常客，俨然已成了享誉世界的名导。

而这次要拍摄的影片，更是被传为其个人的集大成之作，片名叫作《太阳卡拉瓦乔》。影片聚焦太平洋战争末期的冲绳战役，就业已敲定的演员而言，也不知该说是不负世界级大师的声望，还是不负新浪潮电影运动旗手的称号。据传，男一号美军上尉，起用的是人气不输“甲壳虫”乐队的美国摇滚乐队主唱查理·哈德森；而日军上尉一角，邀请的则是从“读卖巨人队”退役后，转行混起娱乐圈的原职业棒球运动员重田敦士。

根据弁天的消息，在片中登场的一众日本兵里，正巧有个角色入伍前是歌舞伎里的女形。要说这位清田导演，即便不考虑弁天这层关系，德次也曾在他执导的影片里演过主角。依照弁天的说法，这绝对就是命运的安排，所以权当背水一战，不如去央求导演把这角色派给喜久雄，岂不正好？

德次挂了电话，暂且按捺下急着告诉喜久雄的冲动，自行琢磨了一番：对小少爷而言，这是否真是一条康庄大道？

因为鹤若的打压，喜久雄拿不到好角色，这状况确实苦不堪言。可眼下，别说关西，就连东京的歌舞伎座，有些剧目都是看客寥寥，剧场空寂得令人掩目。近些年歌舞伎的衰败凋零，就连德次这样级别仅排在“名题下”的演员都看得一清二楚。也正因为如此，三友更倾向于炒冷饭，上演的皆是名角儿吾妻千五郎和姊川鹤若等一级演员拿手的剧目，公司内部根本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再说这喜久雄，过去虽然也曾把脚迈进过电影界，可他那漫不经心的态度到底瞒不了人，如今已无人发来片约。

自然，德次心里万分清楚，喜久雄想登的依然是歌舞伎的舞台。可眼下身陷泥船，长吁短叹也不是办法。

德次想到这里，终于朝喜久雄的房间走去。

他眼前已能看到喜久雄唉声叹气的样子：“演电影啊……”可即便如此，总也强过四处奔波给那些珠宝展销站台。更何况，今时不同往日，这次可不是对方盛情邀约，而是我们诚意相求。小少爷，你这次可得横下心来，破釜沉舟！

德次一面给自己打气，一面来到喜久雄房前，抬手正要敲门，却听门内喜久雄一声惊呼："啊？你说什么！"

德次赶紧连敲数下，只见喜久雄面色惨白，刚一开门便是一句："阿德，不好了！洋子……洋子她上吊了……"

"啊？你说洋子？她人在哪儿？"

"不晓得……说是跟相好的男人一道，在酒店里上吊了……"

喜久雄双膝一屈，跪倒在地，德次一把从他手里抢过电话："喂喂，我是半二郎这边的人。"

"阿德！"电话那头说话的，是从前跟着洋子的女发型师。她此刻怕是已经慌得六神无主，嘴里一遍遍重复着洋子送医的医院。

德次连声安抚，让对方冷静下来，问道："人在哪儿发现的？"

"夏威夷，在夏威夷的酒店里。"

"跟她一道跑掉的，那个搞乐队的男人也在一起？"

"对，伊藤哥也……跟她一道……"

"一道什么？一道上吊了？"

对方那边没听到回复，反倒是身后传来一声："这又是何苦……"是喜久雄痛惜的哀叹。

算起来，喜久雄与洋子亲近那会儿，距今已有四五年的光景。二人拍电影相熟后，他开始频频出入她那间坐落于赤坂的公寓。虽说现在两人的关系早已自然消亡，可他内心的震惊终究掩藏不住。

且说这赤城洋子，就在两年前，给她自己主演的电影配唱主题曲《月光》，引爆了乐坛。

那时正值少女偶像组合"糖果合唱团"与"粉红淑女"当道，洋子穿一袭高开衩旗袍，领一支乐队，以她那性感沙哑的嗓音，如耳语般低吟浅唱爵士乐风格的歌曲。这一番演绎在年长一辈的受众里颇有市场，最后竟被捧上了那一年的红白歌会。但之后没多久，专属乐队里的贝斯手被指吸食大麻，忽然有一天，洋子便和那人一起失踪了，引得世间物议哗然。

那时喜久雄已是她的老相好，自然未曾接到任何联络。但据娱乐新闻报道，外加经由熟人打探来的消息，事件起因似乎是洋子有意转去别

家经纪公司，结果被所属公司的老板软禁。不走运的是，这老板从前在道上混过，洋子的专辑热销七十万张，于是被卷进了版权之争。情急之下，她走为上策，和交往的乐手双双出逃，那之后便断了行踪。

其实在洋子失踪后，据说有一次，大阪的幸子处曾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报的正是洋子的本名，只可惜当时喜久雄离家在外。

那之后，关于洋子失踪的各种报道甚嚣尘上，九州的辻村还曾主动联系喜久雄："那个叫什么赤城洋子的，以前是你的女人吧？要是有什么难处，叔叔这边讲不定可以帮你摆平。"事实上，那时的辻村不但与关西的帮派巨头往来甚密，他所执掌的帮会也已经壮大成九州第一大帮。若是找他相商，或许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洋子那通电话，讲不定也正是想求喜久雄给她牵线搭桥。

等喜久雄接到联络，得知洋子和那乐手捡回一条命时，已是第二天早上。

一夜未眠的喜久雄，在酒店敞开的窗户前，迎着光线已经变强的旭日，不知不觉，哼唱起了洋子那首大热的金曲《月光》。

回头看去，假若那时没有发生这两件事，喜久雄或许也下不了决心，去演那部《太阳卡拉瓦乔》。而这颇为关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他初到东京时一同玩闹的伙伴荒风退役；第二件，便是赤城洋子自杀未遂。

事实上，当德次搬出演电影的话题征询他的意向时，喜久雄起先确实一口回绝："电影还是算了。不适合我。再讲了，要是真演了，岂不正中鹤若的下怀？到时候，那老头子肯定又要四处宣扬：'你们看看丹波屋家的第三代小哥，嫌我们歌舞伎不景气，已经打算另投明主了！'"

"可是小少爷，现在这个样子熬下去，事情只会越来越糟。你就当赌一把！要是这电影真火了，小少爷就红了，三友那边肯定不会不用你。到时候，管他鹤若再怎么耍阴招，也不会有公司放着个当红的演员不用的！"

"话是这样讲……"

"我晓得小少爷演现代剧没什么信心。可这次不一样，演员都是外行！你看看，一个是美国的摇滚歌手，一个是巨人队的重田。在这些个人里，小少爷的演技不可能不发光，是不是？再说了，你是个演员，有句话本来不想挑明了讲，可小少爷，你今年已经二十八了。再眨巴两下

眼睛，就要三十了！”

话虽如此，正如诸位看官所知，这次可不是清田导演那边求上门，而是这边靠着主动求上门的弁天引介，拜请导演恩赐一个机会。

到最后，喜久雄总算是下了决心，在弁天举荐外加旧友德次的介绍下，定了个日子，与清田导演会面。不想，导演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这歌舞伎演员，不管演什么都做作得很。”此话不遮不掩，说得甚是直截了当。

德次听后，赶忙插言补救道：“可电影里这角色，不就是一个当过歌舞伎女形的士兵吗？”

“角色设定是这样没错。但又不是要在战地跳什么《道成寺》，演的就是生活里身为男人的女形，关键是要把这个演得自然不做作。”

喜久雄听到这儿，已然觉得无望，一句都不曾插话。

虽然和导演说的略有不同，可对喜久雄而言，要他把平常日子里生活的姿态展现给人看，他实在很不擅长。

不过言谈间，也不知导演内心起了何种变化。只见他挑了挑眉毛，仿佛蓦然间计上心头，最后竟同意起用喜久雄扮演这个角色。

诸事一旦敲定，之后的进程真叫是迅捷无比。

第二个月，查理·哈德森便结束全球巡演来到日本，在帝国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制作发布会。不单是日本国内，外国媒体也竞相到场。在那面被闪光灯照得黄灿灿的金屏风前，清田诚导演站在正中间，叼着烟卷的查理·哈德森，略带紧张的原巨人队队员重田，还有穿着重田选手时期的球衣、一脸玩世不恭的弁天，以及一众享誉影坛的资深演员一字排开。虽说占的只是末席，不过喜久雄也穿了一身正装家纹和服配以袴式套裤，跻身于这些人中间。

这发布会的光景可谓非同寻常，在三友总公司内部自然也引起了一些议论。不消说，那鹤若果然如喜久雄所料，在背后对他恶语相向：“看来丹波屋家的第三代，已经看不上我们这歌舞伎了！”不过，就好似反驳他的说辞一般，虽然为时略晚，却也涌现出一些质疑之声：这些年，安排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参演的剧目为何如此之少？

且再说回电影。那之后，影片开机的地方乃冲绳的一座小岛，时节是在太阳几乎能把人烤化的盛夏。岛上自然也有岛民，不过却没有可以称之为酒店的地方，几乎所有演职人员都只能挤在民宿里睡通铺。拍摄

便在这般严酷的条件下拉开了帷幕。

“停停停！你他妈要我说几遍！什么破女形！就因为你演得拿腔拿调，人家哈德森先生跟重田老师演得再好也不顶事儿了，你知道不！”

眼下这情形可真叫是过分。骄阳似火晒得人虚脱无力，只见尘土飞扬的广场上，聚着一众装扮成士兵的男人，浑身上下几乎连汗水都已被蒸干。要说过分在何处，首先自然是暑热之中，导演清田诚已不知喊了多少次“停”。他那一声声谩骂尖厉刺耳，简直像踩死了一只猫，可怖至极。而比这更为凄凉的是，对于导演训责喜久雄的污言秽语，在场的演职人员早已经习以为常。

就比如这次停机，任谁看来，问题都出在哈德森和重田身上，明明是二人台词接得不够顺当。可不知为何，这些失误皆被算到了喜久雄的头上。

导演这会儿已经发起了脾气：“不拍了，拍什么拍！就这德性，电影没法拍了！”像先前很多次一样，他又准备撂挑子不干。制片人见状，赶紧飞奔过来。在场的一众演职人员，早就烦透了这样的场面。刚开始，对于孤身一人承受了导演全火力猛攻的喜久雄，众人无一不是倍感同情。可不知是习惯了，还是被洗脑了，最近这阵子，大家伙似乎开始觉得，在这盛夏酷暑里虚耗时日，这电影总也拍不完，原因并不在于导演动辄发怒，而就应该归咎于喜久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失误。甚至有人赤裸裸地把喜久雄当作了不受待见的人，而那些冷漠的群众演员居然还对他说什么“不会演戏的话，早点滚回家去”。

更给这状况火上浇油的是，喜久雄演的虽然也是士兵，可却是一个改不了娘娘腔的歌舞伎女形。在这清一色全是男人的摄制组里，空气里的杀气眼见着一天天浓重起来。说是说演技，但喜久雄那绵软柔弱的身姿，毫无疑问看得这些男人愈加烦躁。

片场艳阳高照，唯一一顶帐篷遮挡出一片阴影，导演仍在里面喋喋不休地跟制片人抱怨。也不知从哪儿飘来，喜久雄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倒是快去啊！”

站在近旁的哈德森和重田，到底顾虑着喜久雄的感受，假装没听见。可众人心里都很明白，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没有过失，喜久雄也只能主动去给导演赔罪，否则拍摄就继续不下去。

就某种意义而言，喜久雄便是那只替罪的羔羊。为了统率这一众大

男人组成的班底，需要一份祭品，而这祭品正是扮演娘娘腔的喜久雄。

喜久雄呆呆地看着脚边自己落下的浓重的影子，耳边又传来一声不知什么人的催促：“快去啊！”

他心里也清楚，只要跟以前一样，去给导演道个歉，便可万事皆休。可不知为何，单就这一天，打了绑腿的脚怎么也抬不动。

先前那许多次，喜久雄知道自己没有错，可想着为了让戏拍下去，两条腿自然就迈开了。但不知何故，唯独这天，他忽然觉得也许他的演技真的糟糕得无可救药。

“久雄，我陪你过去，随便认个错就好。”也扮作士兵的弁天招呼道。听到这句话，喜久雄终于抬起头，周遭的视线好似一道道利箭。

“久雄，你就忍一忍！导演也是想拍出个好片子，也是在往死里拼！”

“可我就是照他说的在演……”

“这些个我都晓得。不过你想，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专业演员。既然是专业的，那导演对你要求就更高，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弁天这句兜着圈子的慰藉，在热得人晕头转向的酷暑下，并没能进到喜久雄的耳朵里。

即便如此，他还是拿出最后的力气，朝导演那边走去。只因他一心想着，都已经费了这么大力气拼到了这一刻，还是希望这电影能拍得更好些。

此时，导演依旧面红耳赤，嚷嚷个不停。喜久雄走到他跟前，一个深鞠躬：“导演，对不起，是我没演到位。”只见一颗颗汗珠，吧嗒吧嗒，从他下巴滴落到滚烫的地面。

“跟我说干吗！你倒是跟大家伙儿道歉去！说都怪你演起戏来做作得要命，进度一拖再拖，大家伙儿睡觉的时间都少了，这都是你的错！还有人家哈德森先生跟重田老师，这么忙来拍我这片子，你倒是跪着去给他们道歉啊！”

吧嗒吧嗒，又一串汗珠从下巴尖滴落。

此刻这份懊恼，不是对导演不近情理的数落，而是对他自己接下这份工作，却又没能让人满意所生出的不甘。

等了片刻，不见喜久雄有所行动，导演心头怒火中烧，竟按住他的

头想要逼他下跪。

对方蛮横无理到这个地步，喜久雄的身体自然本能地予以抗拒，不过他内心却已经败下阵来。莫非真是自己做得不对？他甚至想着，要是索性在这里下跪认错，说不定到现在为止的那些沮丧懊恼，那份装模作样苦苦维持的自尊，所有这些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乐得换个干脆痛快……

就在这时，哈德森似乎终于忍无可忍，扔下一句“NO……”，不知去了哪里。一众男人觉得这一切实在不可理喻，戏也半途而止，现场留下的只有他们的怨怒、失望、疲惫和焦躁。

结果，这一天拍摄就此中断。当天没拍完的戏份，改在原定休息的第二天上午补拍。当剧组宣布这个消息时，片场四处充斥着愤愤不满和毫不掩饰的叹息。

小岛的夜晚到底宁静，静得乱糟糟的心反倒更吵了，让人不由想捂上耳朵。

拍摄的这段时间，喜久雄住的是岛上唯一一座民宿。这里十一间屋子，归清田导演和主演的演员使用。而哈德森一人独享特殊待遇，在一辆专为他用渡船运来的房车上起居。

分给喜久雄的，是一楼一间六张草席大小的屋子。屋子隔壁就是所谓的“大浴场”，里面的浴池若是挤上三个人便休想动弹。而且直到半夜水声都没个消停，很是烦人。

刚开拍那会儿，喜久雄领着德次和一名弟子，外加跟班花代一同上的岛。这在歌舞伎界本是常事，并不稀奇。可在电影界，尤其是在清田导演这般不租借大摄影棚的独立电影人这里，这么大的阵仗在外人眼中端的是匪夷所思。那时候片场拍摄还算轻松，于是流行起了“扮二郎过家家”。一人扮作喜久雄，其他人则给他穿衣脱衣，一会儿摇摇团扇，一会儿喂喂果汁，模仿着喜久雄等人的行事做派，笑得前仰后合。

气氛轻松时，玩闹一下倒也无妨。可之后，先是工作人员中暑昏倒，后来拍摄用的戏服散发出一阵阵像是阴干后的刺鼻气味，随着一个又一个长夜闷热无眠，而且还找不到可供消遣发泄的娱乐项目，片场气氛眼看着越来越凶险。众人玩起“扮二郎过家家”时，也不由带上了几分躁怒。制片人渐渐察觉到气氛不对，于是把德次几个劝离了小岛。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清田导演对喜久雄的苛责愈发变本加厉。

这天晚上，喜久雄依旧缩在吹不进风的屋子里，听着墙壁另一头大浴场里哗啦啦流个不停的水声，在被褥上无望地翻来覆去。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传来了某个人的耳语：“喂，木头！只要你退下来别演了，这戏就能拍顺溜！”

喜久雄不由一个翻身，坐了起来。

可坐起之后，无论怎么侧耳静听，听到的都只有浴场的水声。

他意识到是自己幻听，火热热的身上陡然间渗出一层冷汗。

他捂住耳朵，重新睡下。可这回，眼前又浮现起了幸子在大阪的身影。他再一次坐起身，心说这洗脑可真是恐怖，不由咽下一口唾沫，润了润燥热的喉咙。

这段日子，幸子已是身心双双沦陷，彻底拜服在西方信教的那位幸田女士的脚下，对她可谓言听计从。不单把自家练功房借给她充当祷告堂，据阿势说，还让外乡来的信徒住进了家里。借用阿势的原话便是：“人多的时候，夫人还把卧房借给幸田和那几个干部，她自己就睡在俊少爷的那张小床上！”

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可那幸田还是对幸子说：家中祸事不断，皆是因为你祷告不力所致。对她这番言论，幸子似乎深信不疑。就连阿势都不由叹道：“这些个事情怎么可能是夫人的错！夫人怎就想不通呢！”

喜久雄回过神时，浴场的水声不知何时戛然而止。他将脸探出窗外，在细叶榕的枝叶间，点点繁星布满夜空。没多久之前，不管片场发生什么，这片星空足以抚平他的心绪。可如今，即便将头探出窗外，心里依然郁郁不畅。

带着沉重的心情，喜久雄翻了个身。紧接着，脑中浮现的是明天将要拍摄的场景。这一场正是他扮演的中野上等兵戏份最多的部分，却也是最难的关口。美军终于要登陆的传言流散开来，兵营里剑拔弩张。士兵们一腔焦躁和迷惘无处安放，统统发泄到了喜久雄所扮演的行为举止脱不了娘娘腔的中野身上。他被士兵们团团围住，哄闹着“跳啊跳啊”，衣服被扒得仅剩一条裤衩。接着，他要忍受他们残虐至极的暴行。

“我怎么可能演得来……”喜久雄不由喃喃自语。此时此刻，他早已没了一定能演好的自信，也丢了就要演给你们看的气势。这时，窗外响起一声踩踏沙石的脚步声。

“什么人？”喜久雄下意识地问道。就在他缓缓坐起身的时候，身后

的拉门哗啦一下被人拉开。他正要回头，却被一块湿手巾紧紧捂住了嘴。他本能地想要挣脱，可按在他身上的手臂绝非一条两条。挣扎间，另有一串人影从窗户外面翻了进来，一个，两个，三个。一时间，他搞不懂发生了什么。待他稍作镇定，在他那张被手巾按住的面孔前，出现了几个用毛巾遮去下半张脸的男人。

“就他妈因为你小子，这戏拍也拍不完！害我们几个都回不了家！”

伴着一阵阵酒臭，能听到男人们发出了轻蔑的耻笑。下一秒，肚子上被人全力打出一记重拳。喜久雄不由一声闷哼，胃液逆着喉管翻了上来，酸腐的气味刺破鼻腔，这一拳痛得他不得不咬紧了牙关。

若是铆足了劲呼救，兴许也能喊出声音。若是铆足了劲抵抗，大概也能逃出去。但这一刻，喜久雄的心境怕是跟大阪的幸子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这样的念头压倒了一切。

什么都不要想……

这个人不是我……

等到再度醒过神，他发现自己正屈膝抱坐在墙角，静静看着那个任人围殴，毫不抵抗的自己。

“来啊，用你那女人一样的脸，给大爷几个笑一笑！”

他捂住耳朵，拒绝去听传来的声音，只是告诉自己：落到这步田地，都怨自己演得不够好。他一动不动，看着男人脏兮兮的脚踩过他为备演而添了迦楠香的枕头，看着男人相互碰撞的胳膊和肩膀，看着窗外射进屋子的点点星光。从头到尾，静静旁观。

那几个男人陡然没了兴致，离屋而去。那之后，喜久雄依然静静望着横卧在床的自己。

他对着那个躺在床上、两眼看着天花板的自己轻声低语：“对不起，是我不好……都怨我……”然后双手抱膝，嘴里喃喃重复着，“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德次冲上楼梯出了地铁站，银座入夜后灯红酒绿的街头扑进他的眼帘。头顶上，一块块酒吧、酒馆的招牌密密麻麻，似乎随时可能翻落。他穿过这些招牌，朝这阵子喜久雄流连忘返的“俱乐部萩”走去。

德次在并木路口刚一右转，便看见“俱乐部萩”的侍应小哥站在路中间，给一辆高级包车引路，遂问道：“阿茂，我家少爷还在不？”

“今天店里一周年派对，请了乐队，你家少爷不要太会闹哦！”小哥应道，不紧不慢地朝德次竖起了拇指。德次留下一个无力的微笑，搭着香得叫人窒息的电梯上到店门口，只听得门里传来一阵激越的山地摇滚。他轻轻推门进去，便看到喜久雄站在沙发上，让一众花枝招展的陪酒女郎围侍在侧，玩得比谁都欢闹张狂。

“小少爷……”虽说近来夜夜如此，可德次还是看得瞠目结舌。

且说这喜久雄，自从那部《太阳卡拉瓦乔》杀青回到东京后，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夜夜出门寻欢买醉。

刚开始，片场拍摄严酷至极的消息也传到了德次的耳朵里。所以，当喜久雄形容消瘦地回到东京，起初那几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时候，还是德次主动提议陪他去夜店玩玩，换换心情。可那时候，他没有半点要去的意思。但就在某一天，仿佛胸中郁结之气一扫而空，喜久雄忽然就跑出去喝了几杯。那之后，他便日复一日夜出昼归，什么醉倒在酒馆、路边，已是家常便饭。不但被人偷过钱包，还跟小混混纠缠不清，结果被人打肿了脸。更有一次，也不知道其间经历了什么曲折，竟然大半夜的，一个人在日比谷公园的心字湖里险些淹死，幸好被一对路过的男女救起。

闹到这个地步，就连德次都忍不住要对他说些狠话。可电影杀青之后，歌舞伎的戏台上也没见派来什么好角色。看着喜久雄这般借酒浇愁，说这些狠话时，语气难免不会缓和下来。

不管怎么说，等这部辛苦拍成的《太阳卡拉瓦乔》公映之后，若是能得到世间的赞誉，讲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每天早上，德次必定要对着家里的神龛祈祷。也算不负他这番诚心，这一晚，总算是等来了这份喜报。

德次欢喜得几乎要一步一跃，他强压下这份激动，看着喜久雄在沙发上，和一众陪酒女郎自暴自弃似的纵情狂舞。这首激越的乐曲结束后，众人纷纷归座。喜久雄也在众女郎的搀扶下，步履飘忽地走回了座位。德次见状拨开人群，挤到他身边：“小少爷，好消息！”

可喜久雄却以为是要带他回家，抬起脸便是一句：“本少爷不回去！还没玩够呢！”

“不是来接你，是来报喜的！刚刚电影公司来消息了，说《太阳卡拉瓦乔》在戛纳电影节上得奖了！”

德次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传得店里角角落落都听见了。之前，电视报纸就曾大肆报道过这部大作参展戛纳电影节的消息。等到众人反应过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而且参演的演员就在这里时，店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祝贺祝贺！”

“而且人家讲了，得奖的理由就是因为小少爷你演得好。你看，这传真上都写了！‘歌舞伎中的女形代表传统文化，往往出身梨园世家，但在战争这一极端状态下，也只能无奈沦为一介普通士兵。‘Mr Banerlang Huajing’将女形被赤裸裸地打回一个普通人的境遇，演绎得无比真实。’看到没？夸的就是小少爷！小少爷的演技，全世界都觉得棒！”

听了德次这番话，店里各处又响起一声声道贺的鼓掌与喝彩。

“小少爷，苦日子就要熬出头了！”

喜久雄两眼死盯着那张通知得奖的传真。德次看着他的侧脸，不由热泪盈眶。可转瞬间，喜久雄竟把那张纸揉作了一团。

“开什么玩笑……”喜久雄这一声就像从喉咙里绞出来一般，那张传真在他手里痛苦地扭曲着，“开什么玩笑！什么‘Mr Banerlang’。什么演绎得无比真实。这些个人，眼睛都长哪儿去了……”

“小少爷，你这是做什么？怎么了？喝醉了？你再好好看看，这纸上都写……”

德次不由分说，想从喜久雄手里抢过那张纸。可喜久雄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够了！”那只手异常剧烈地颤抖着。

“小少爷……”

二人虽已相识多年，可喜久雄此刻的表情，德次却从未见过。就好像他认识的那个喜久雄，正一寸一寸，从面前这个喜久雄的身体里滑脱出去。德次不由紧紧抓住了喜久雄的肩膀。

一夜过后，世间谈论的皆是影片荣获戛纳最高奖项的消息。电视上反反复复播放着清田导演参加影展时，登上颁奖台领取奖杯的影像，还有查理·哈德森在洛杉矶的豪宅里拍摄的道贺视频。原巨人队的重田和弁天等几位主演，也在一派喜庆的氛围中，连日参演电视和广播节目，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片场的辛劳和获奖的喜悦。可这些人里，独独缺了喜久雄。

这绝对是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别说是发行公司，就连三友都发来联

络，问喜久雄能不能上一上媒体的节目。只可惜，当事人早已没了这份气力。在这场欢天喜地的狂欢中，只有他一人与先前没什么两样，往返于剧场和自家，扮演着那些分派给他的末流角色。

不消说，这些日子德次依旧陪在他身边。可即便粗钝如德次，都仿佛能听到喜久雄的身体里，似乎有某种东西一天天溃散下去，那声音端的是叫人毛骨悚然。

没过多久，喜久雄的身子到底是垮了，连白粥都难以下咽，最终住进了东京的医院。就在住院的前一天，他硬撑着演完了当月派给他的剧目。

“小少爷，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哪儿痛，怎么个痛法，你要讲出来！你不讲，谁能晓得吗！”喜久雄生性如此，本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一次，到底是连德次都对他束手无策。

虽说是住进了医院，可身体也不会立刻好转，反倒因为无戏可演，养病的时间越拖越长，德次看在眼里愈发觉得心痛。也许是为了安慰德次，喜久雄强打起了精神，可聊的尽是二人刚到大阪时，那些分外久远的回忆：“记得刚到那天，源叔请我们在心斋桥吃中式汤面，那面味道真不错。还有阿势做的茄汁鸡饭，记得吗？阿俊可能吃了，就是个大胃王！”那情形，简直像在陪一个时日无多的绝症病人。

也有三友的员工前来探视，说要借着《太阳卡拉瓦乔》趁热打铁，给喜久雄安排一些大角色。可看着他躺在病床上的憔悴模样，只怕任谁都没办法付诸行动，离去时皆是神色黯然。

“阿德。”

有一天，德次把吃剩的午餐连带托盘送回配餐室，刚回到病房，便听到喜久雄夹带着叹息地叫了他一声。

“要是跟市驹讲，我想去她那边住一阵子，你说她会答应吗？”喜久雄问道。

“这个嘛……最近这段时间，小少爷都没怎么去看她……”

“是有点没心没肺。”

“你晓得就好。我帮你问问吧。”

德次嘴上应着，心里却分外沉重。倒不是因为他最近跟绫乃走得亲近，担心那小姑娘会被亲生父亲夺了去。而是因为他总有一种预感，觉

得喜久雄一旦回了关西，只怕以后再也不愿离开。

第十章　妖猫

杂乱的店堂里，放眼望去皆是酒客的一张张醉脸。墙上贴了一溜的菜名：腌茄子、章鱼烧、鱿鱼干天妇罗。

店面统共没多大地方，交织着酒客们狂笑、点菜、嘶吼的声音。在这声声震耳的喧嚣中，只听得一个嗓音盖过了众人："大叔！你这破电扇，倒是好好修修啊！我就坐它下面，可一丁点儿风都没有！"这位口出怨言的，是三友的竹野。如今，他被梅木董事带着一道调去了大阪的大国电视台。

不知诸位看官对此人是否还有印象。这个竹野，正是喜久雄二十岁那年，在四国琴平巡演途中，被时任三友总经理梅木带去化妆间的那个新入职的员工。这男人当时便口出毒言："歌舞伎这东西，不都是世袭的吗？别看现在让你跟他们站一块儿，到头来，心有不甘、死不瞑目的，还不是你自己！"结果，愣是跟喜久雄在化妆间里惊天动地地干了一架。

话说竹野这张臭嘴，直到今天在大阪做起了电视人，也依然未见收敛。事实上，就算在这种地方，他都在用那口标准语不停嚷嚷着"热死了、热死了"，引得店中人甚为反感。有人不由出言相讥："小哥，你那口拔凉拔凉的东京口音，听得我倒是蛮凉快的！"

"说什么呢！刚刚说话的是哪个？有种给老子站出来！"竹野怒喝着便要起身，同事松浪赶忙将他拉住："算了算了。"虽然回回皆是如此，可松浪此刻不免又在后悔，就不该应了竹野的邀陪他出来。

"我说竹野，亏你还有心思跟人打嘴仗。这次的节目，打算做什么？可没剩几天了！"松浪强拉着领带让竹野坐回座位，夹起一块鱿鱼干天妇罗，一口咬了下去。

松浪所说的节目，指的是二人一起负责的一档大众参与类节目，说白了就是请普通人表演绝活。就眼下的内容而言，不是边打嗝边放屁，就是站在菜刀上，趣味甚是低俗。

节目刚启动那会儿，竹野等制作团队的初衷，本是希望从全国各地征募一些正经八百表演才艺的普通人，比如擅长评弹，或者拥有绝对音感之类。可节目开播之后，观众喜闻乐见的偏偏就是打嗝放屁。有个公务员把三味线弹得连行家都赞不绝口，但像那样的，根本没人多看一

眼。

“反正我是受不了了。上礼拜那个，什么秒速喝牛奶，看得我都想吐……”竹野叹气道，本打算吃一块明石鸡蛋烧，却又放回了盘子里。

“可有什么法子呢，只有那样的才能拉高收视率。”松浪应道。

“依我看，接下去就要变成：看我家猫咪露一手。以后电视上放的铁定都是这些个玩意儿！”

“怎么可能！”

“要不就是实况直播夫妻吵架，吵到两个人精疲力竭！”

“不会的啦！”

“怎么不会！就是有人要看这些。这世上，多的还真就是这样的人！”

“那猫不也一样。猫又不想露一手，还不是因为主人要看，所以才露！”

二人无奈地笑起来。桌上送来一盘蚕豆，早已没人记得点过这道菜。

“对了，说到猫，还真有件事。”松浪抓起一颗热乎乎的蚕豆往嘴里一扔，突然改变话题道，“听人说，有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剧团最近还挺火。说白了，就是个猎奇的小戏班子，不过好像在演什么妖猫。”

竹野也抓起一颗蚕豆扔进嘴里，咕哝道：“好嘛，猫也开始作妖了……”

“这段时间，说是在三朝温泉那地方演。接下去有个连休，你过去看看吧！我得回东京哄老婆。”

“三朝？在鸟取吧？这么远！”

“你就跑一次嘛！反正你在大阪也不干别的，还不是大清老早就跑去新世界那片喝酒！”

竹野剥了颗蚕豆，一个没拿稳从指尖滑落，偏巧被走过的店员踩得稀烂。

氡温泉汽化后，浓重的雾气蒸腾缭绕。竹野赤身裸体，一骨碌躺倒在宽竹席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似乎在消解舟车劳顿的疲累。这片浴

场形似地窖，天顶上热热的水滴“吧嗒吧嗒”直往肚子上掉。

旅店老板诚不我欺，若是在这里搓弄皮肤，那脏东西真是源源不断一撮一撮往外冒。虽说近些日子彻夜赶工没怎么洗澡，可连竹野自己都惊呆了：怎就脏到这种地步？

出了氡温泉，竹野要了份简餐，点了当地酿的小酒，对付完晚饭。紧接着，便朝戏院走去。这三朝温泉街就是个小镇，说是戏院，不过是个演戏的小场子，若看客超过五十人，便得有人站着。近些年，看客们已经腻烦了半老徐娘们的脱衣舞，反倒是上映情色电影的日子更多些。

不过这天到底是周末，竹野裹着一身浴衣，带了几分醉意踩上温泉街的石板路时，前后左右的宾馆旅店里也陆陆续续走出些人来，踱着小步吹着晚风。他瞥了两眼路边的土特产店和气枪射击场，转进一条细窄的小巷，只见一栋小房子前吊着一排粉艳艳的灯泡，第一眼便能感受到一股淫靡的气息。

巷子里，还有些不学好的顽童在嬉闹，学着脱衣舞娘的腔调冲过往的路人乱哼哼。竹野在他们脑袋上滴溜溜挠了一通，到售票处买了张廉价的门票后，接过一份油印的节目单。只见上面印着：

本日戏目

第一场　有马猫变　地道传统曲艺演绎妖猫传说

第二场　迷情歌舞（现场伴奏）　俏女郎之香艳魔术与脱衣舞

竹野穿过厚重的绵绒布帘进到里面，场子里已聚起了好些人。只见前排座席上，几个醉醺醺的男人正仰头干着小玻璃罐装的单杯酒。而其他客席上，也坐了一群像是同一个单位集体出游的人，单手摇着团扇，伸长了脖子等着开演。

竹野在最后一排落了座，刚一拉开啤酒罐的拉环，耳畔便响起了低沉的蜂鸣，客席随之转暗。场内的喧杂像潮水般慢慢退去，突然，一道强光照出一座窄小的舞台。只见舞台上，掌事嬷嬷岩波领着一众宫女将藤妃团团围住，无论是脸上的白面妆，还是胭脂、戏服、假发，服化道之廉价简陋，在那强光下面无所遁形。

虽说节目单上号称“地道传统曲艺”，可上演的分明就是乡村野戏，叫人实在看不下去。戏中，掌事嬷嬷岩波污蔑藤妃图谋不轨，称其意图唆使宠物猫咬杀大夫人，眼下这一幕正是岩波率一众宫女拷问藤妃。然

而，这几个宫女皆是男扮女装，形同女形却又不伦不类，就连竹野都看得兴味索然。

尽管如此，台上的戏却是片刻未停。伴着一阵夸张的音效，岩波嬷嬷拔出一柄短刀，带着宫女与藤妃打斗起来。那几声“呵”“哈”“呀”的呼喝，也端的是有气无力。不过无力归无力，到底还是把东躲西逃的藤妃给虐杀了。岩波等人发出一阵尖厉的笑声，下了舞台。

竹野抓起一块鱿鱼干，不由嘟哝道：“什么破玩意儿，这路费算是打水漂了……”

可就在下一秒，女婢阿仲从舞台上场口疾奔出来，快步冲到横躺在台上的藤妃身旁。也不知为何，一看见此人，竹野那只抓起鱿鱼干的手忽然就停了。

这女婢阿仲，不见得扮装的手法就比其他人高明，身上的戏服、头戴的假发同样不比旁人金贵。可不知何故，此人登场的瞬间，台上的空气陡然间紧绷起来。这感觉绝非竹野一人所有，其他看客似乎也都如此，甚至有人不自觉地探出了身子。

之后这一幕，讲的是藤妃所养的爱猫因为饲主蒙冤而死，愤懑之下，附身到了女婢阿仲的身上。伴着三味线不同寻常的“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的曲调，再配上大鼓“咚咚咚”的鼓点，只见扮演阿仲的演员目光如炬，眼珠子骨碌一转扫视了一圈客席，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变装，瞬间化作了一只妖猫。

台上人变装的那一刹那，客席间鸦雀无声。紧接着，爆发出一片沸腾般的掌声。这鼓掌不是大剧院里那种礼节性的拍手，而是观众忘我的喝彩。

不难想见，这一招变装端的是精彩迅捷。想必那演员俯身低泣时，已经用指尖上事先备好的多色油彩，把脸化成了妖猫的妆容。之后，又趁着愤愤然起身的当口，动作麻利地褪去女婢的衣装，变成了一只一眼看去便让人觉得狰狞可怖的妖猫。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只见那妖猫和着三味线独特的曲调，在舞台上翻来滚去。不过，那动作绝不仅仅是在模仿猫，翻滚间隙偶尔亮出的几个身段，分明就是个娇媚的女子。

竹野自从进了三友，嘴上虽没少抱怨沉闷无趣，可这些年到底是跟

着梅木看了不知多少场歌舞伎，眼光自然比普通看客来得毒辣。可即便在竹野看来，此刻台上都既有妖猫又有女子，无异于二者共舞。只见那妖猫就像手里牵了根丝线，轻轻一个招手，先前跑走的掌事嬷嬷岩波，便仿佛叫那丝线缠上了身，重又被拖回到舞台上。

演到这里，台上的气氛愈发阴郁。想来这小戏院断然不可能开什么空调，可舞台上竟有一股阴风吹向客席，寒得人浑身直哆嗦。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面对虐杀饲主的岩波嬷嬷，妖猫开始动手复仇，随心所欲地操控起她的身体。只见那岩波一会儿在台上痛苦地扭曲翻滚，一会儿又披头散发一通狂甩，忽而倒地，忽而站起，到最后竟整个被倒吊起来。到了这会儿，台上已没了什么自然法则，不管你信与不信，有的皆只是妖猫的妖术。若是一个不留神，只怕连旁观的看客自己，都会被这份散发着浓烈气息的仇恨给吞了去。

竹野几乎全程凝神屏气，两眼死死钉在舞台上。等到他哆嗦着回过神时，脑袋里竟又混沌一片，弄不清自己方才所见是为何物。难道真的只是脱衣舞戏院里上演的一出乡村野戏？又或者，是这山阴温泉街上惊现的一场幻影？他姑且拿起啤酒罐送到嘴边，想要平复一下心绪，可手却一直抖个不停，连他自己都诧异莫名。

另一边，舞台上风貌大改，五颜六色的气球滚了一地，一群身着红色紧身衣的女郎笑意盈盈，表演起了魔术。不过，多数看客皆已被方才那只妖猫摄去了魂魄，此时依然神游在外。

就在这时，竹野像个如临大敌的武将，身子突然一阵战栗。他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已感到，片刻之前，自己在这里撞见的东西实在石破天惊。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人亮绝活儿，绝非那种下三烂的节目配得上的。

等到竹野醒过神时，他人已经走出戏院。他把头探进拉起帘子的售票窗口，叫了一声，里头不一会儿便亮起了灯，出现的女人怎么看都像个走到穷途末路的妓院老鸨。

“我想去化妆间跟演员打个招呼，可以从哪儿进去？”竹野问道。

“化妆间？我说你这人……”女人失笑道，“这边进吧。”说着，开了旁边一扇门，告诉竹野钻过短门帘，往里走便是。

竹野道过谢，穿过门帘，眼前出现一间不脱鞋的房间，确实说不上

是什么化妆间。只见地上铺了一片草席，一众演员正在上面卸妆。

离得最近的化妆台前坐了一个男子，竹野在镜中与他四目相对。没错，此人正是先前扮演妖猫的演员。可就在下一秒，竹野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恰好在这当口，只听得里间一个女子唤了一声：“阿俊！”

海岸边立着一片松树林，林子另一侧，若狭海滨浴场在夏日炽烈的阳光下波光闪闪。

一辆敞篷的捷豹跑车迎着海风一路飞驰，手把方向盘的正是喜久雄。只见副驾驶席上，绫乃早已急不可待，朝海的方向探出了身子。

“要是姆妈一起来就好了！”绫乃的声音被风切割成无数细小的碎片。

“你姆妈是艺伎，晒不得太阳！”喜久雄也大喊着回应。

“这么讲的话，阿爸也晒不得呀！”

“为什么？”

“那还用问吗！演歌舞伎的要是晒黑了，情调也没有了呀！”

竹野在三朝温泉撞见俊介的前一年夏天，在东京折腾得身心俱疲的喜久雄，回到了京都。市驹见喜久雄回来，也没多问，只是给他做了一件新浴衣。

一贯以来，阿爸总是出现个几天便没了踪影，而这一次居然久居不走，绫乃起初有些不适应。不过这二人虽说平时不住在一起，可终究是父女，一旦习惯了，有事没事便能听到绫乃用她那响彻四邻的声音喊着“阿爸！阿爸！”冲喜久雄撒娇，还拖着他去到家附近的神社，不是玩躲避球就是溜旱冰，非要闹到太阳下山才肯罢休。

而这喜久雄，就这样伴着女儿闲散度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原本沉郁的心境实实在在地变得通透明朗起来。且对于成全了他这段闲暇时光的市驹，初见时的那种感觉也渐渐去而复返。

“阿爸，说好在沙滩上吃便当的，对吧？”

“爸爸帮你拿着，你先把泳衣换上，好不好？”

“阿爸，你又来了！讲话跟个东京人似的……”

“有什么办法呢，谁让爸爸一直在东京工作。”

听着喜久雄一本正经的东京口音，绫乃皱起了眉头，就差没蹦出一句“不搭调”。

这天是工作日，喜久雄问小卖部借了椅子和遮阳伞，摆放到闲寂无人的海滩上。小卖部里过来帮忙的几个少年，畏畏缩缩地问他能不能看看他的跑车。喜久雄听了便答，若是帮忙洗车，就借他们在停车场里开几圈。说着豪爽地递过钥匙，目送少年们欢呼雀跃着跑远了。

“绫乃，阿爸带你游泳去！”喜久雄一把抱起绫乃，迎着海浪冲过去，顺势往前一倒，扑进了海里。

“冷！”伴着绫乃一声尖叫，二人被海浪推到东又揉到西。只听得“呼”的一声，二人同时从水里钻出脑袋，迎着当空照下的艳阳，没来由地放声大笑起来。

“阿爸，你这次要待到什么时候？”

“怎么了？”

“就问问。”

“那阿爸就一直陪着绫乃，不走了吧。”喜久雄本以为绫乃一定会很高兴，不想她那张小脸上竟飘起几丝阴云，“怎么了？不想阿爸陪你？”

“嗯。”

“嗯？……嗯是什么意思？”

“阿爸陪着绫乃当然好了，可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阿德……阿爸一直在家，阿德就来不了了呀。我晓得，阿德肯定想我了。”

“阿爸在，阿德也可以来嘛。”

“阿德不会来的。他怕打搅到我们呀。”

听着绫乃故作老成的口气，喜久雄不禁笑起来。

就在那天晚上，二人所说的德次出其不意地露了面。绫乃满心以为是喜久雄为了她，特意把德次叫了来，所以铆足干劲，嚷嚷着今晚要请大家吃大餐。她就着附近鱼铺借来的大木桶，做起了色彩斑斓的什锦寿司饭。

大家齐齐聚在一起兴许真叫绫乃开心得忘乎所以，她那晚一直疯到大半夜，加上白天下海的疲累也助了一把力，不一会儿就跟断了电似的，在客厅的草席上沉沉睡去。那之后，德次便将杯中的酒换成白兰地，取上蚊香，叫喜久雄一道去檐廊边喝一杯。喜久雄往杯中添了两三块凿碎的冰块，下了檐廊走进小院子。脚下传来木屐冰凉的触感，他不由仰头看向夜空："夏天也快结束了……"

"小少爷，气色不错嘛！"

听了德次的话，喜久雄似乎心中一喜，回过头："真的吗？"顿了顿又道，"对了，绫乃那丫头在担心你呢。问我，难道阿德就没个合适的对象吗？"说着，一屁股坐在檐廊边，从德次手里抢过团扇。

"是吗？大小姐居然会问这个？"德次的神情很是感慨，深深看向睡在一旁的绫乃。

"她都这么问了，我就帮你回了。告诉她，那个阿德啊，换女人换得可勤了，跟个走马灯似的。"

"我说小少爷，不需要讲的话不要讲。"

"事实如此，不是吗？"

"事实归事实，可你跟一个小孩子讲这些做什么嘛！"

德次急得张皇失措，那样子很是滑稽，喜久雄朗声大笑起来。像是被这笑声勾了过来，市驹把新凿的冰块装进小桶，从厨房走回来："总算收拾干净了。今儿个晚上，也带我一道喝一杯。"

市驹递过她的杯子，让喜久雄给她斟上白兰地："在讲什么？笑那么欢。"

"也没什么，就是在讲我们家绫乃担心阿德找不到好女人结婚。"喜久雄继续玩笑道。

"何止是绫乃，我也挂念着呢！"不想市驹也掺和进来，"不过阿德会体贴人，想嫁的女人肯定不少。我那些做艺伎的小姐妹里头，就有好几个中意阿德呢。"

"是吗？阿德那么招女人喜欢？"

见喜久雄一脸惊诧，德次不满道："下了舞台，我跟小少爷五五开，打成平手的好不好！"说着，也朗声大笑起来。

喜久雄跟着也笑了。杯中冰块发出一声脆响，融裂开来。

“……差不多也该回东京了……”喜久雄喃喃道，也不知这话说给谁听。在场的二人都清楚，就算他回去也未必有机会重登歌舞伎舞台，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

“在这边住了这么些时日，感觉脑袋跟身体好像都变年轻了！怎么讲呢，就像回到了当年刚来大阪的那个时候，跟阿俊两个人，随着师父练功，看的、做的，不管什么都特别新鲜。对歌舞伎喜欢得不得了，练功也好玩得不得了。我现在这感觉，就跟那时候差不多……说起来，应该多亏了你和绫乃……”喜久雄说着说着忽然有些难为情，故意移开视线不看市驹。

“能这样最好。不过也犯不着那么心急嘛。”市驹担心道。

“没关系，我没事了。现在想想，跟阿俊一道拼了命练功那会儿，不要说什么继承第三代半二郎的名号，我都没想过能站到歌舞伎座的舞台上去演戏。那时候，功练得越多，就越是喜欢歌舞伎。回过头想，自己都不敢相信，真是无欲无求，半点杂念都没有。不过我现在的心境，还真就跟那时候一个样。”

德次见喜久雄心意已决，怕是已经劝他不动，遂往三人杯中添了些酒：“那好，干杯！祝小少爷演艺生涯再逢第二春！不过小少爷，不中听的话我们说在前头，这第二春的起点可不像第一春那么容易。那歌舞伎座的大舞台，指不定比以前还要远了。”

迎着德次深沉的目光，喜久雄应道：“这些我都晓得。谁让我，到底还是痴迷歌舞伎呢！”

听了这话，市驹举起手中的酒杯碰向喜久雄的酒杯，只听得一声脆响。

特快列车开出福冈的小仓站后，片刻前刚刚经过大分的中津站，一路朝温泉乡别府驶去。

没多会儿之前，车窗外还是阳光灿烂、一望无际的周防滩。也不知什么时候，线路就偏离了海岸线，此刻正在撕开一片绿得晃眼的农田，一路呼啸而过。

眼下刚好到了饭点，只见三友的竹野打开一盒方才在小仓站买的什锦鸡肉饭便当，毕恭毕敬地递到小野川万菊跟前：“要不要给老师买点果汁什么的？不过那推车的妹子也真是，刚刚还在这儿转悠来转悠去，真要买的时候怎么就没影儿了。”

见竹野屁股已经离座，伸长了脖子四下张望，万菊劝道：“不急，先坐着等等吧。”说罢，伸手取过那只小小的便当盒。

竹野姑且在万菊身边重新坐定，正准备打开另一盒便当，忽然就怔怔地看起了自己的手。

不管竹野这么些年对歌舞伎再怎么提不起兴趣，此刻他身边坐的到底是被誉为绝世名伶的当家女形小野川万菊，按说总该有几分紧张才是。可这竹野倒好，心里头却在暗想，对方一旦卸了妆，“不就是个身形瘦削的小老头”。不过有一点，此刻万菊端着便当的手大得出奇，与他那瘦小的身板极不相称，仿佛单就只有那双手上附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万菊至今独身，关于他的性取向，自然也是议论纷纷。在与这样的女形打交道时，竹野总不忘提醒自己：“就当对方是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女人！”如此一来，便可将对方当作女人对待，一来不会有失礼数，二来也可以减轻生理上的厌恶。

不消说，这一次竹野的态度也是殷勤有加。只不过，他这些个小心思似乎已被万菊看透，搞得他有失常态，动不动就乱了阵脚。

言归正传。话说二人这一趟坐特快列车去别府，全都是竹野一手策划。他在山阴温泉街意外撞见了俊介的演出，此番出行正是为了让万菊也亲眼瞧一瞧。

当然，竹野虽然名义上是三友的员工，可现在毕竟在大阪的电视台任职，像万菊这样的名角儿，绝非他这种小职员一时起意便能搬得动的。所以，他最先商谈的对象是梅木。他告诉梅木丹波屋失踪多年的少东家就藏在地方上的小戏班子里，还声情并茂地讲了对方演的那出戏是多么了不得，以及他自己看过之后又是何等被震撼到。

竹野道：“您想想，他本来是丹波屋的少东家，可却被一个入室弟子偷去了第三代半二郎的名号，失意之下，只能沦落到小戏班子里去当演员。他要是能重新回到舞台上，那绝对有轰动效应。假如我们电视台可以跟在后头，把这过程全给他拍下来做成一档特别节目，保不准就能一炮而火！”

梅木一言不发，听着竹野唾沫横飞地说完这些，最后终于吐出一句：“是吗……还活着就好。”顿了顿，又道，“这事儿我知道了。你就去做做看吧。有什么我能做的尽管说，一定帮你。”

于是，这便成了一项绝密计划，竹野就这样拿到了通行令。

那之后，他时而在自家公寓散发着汗臭的被褥上，时而又在道顿堀炸串店闹哄哄的吧台边，绞尽脑汁拟定了一部“复出大戏”。这出大戏的内容，便是搬出小野川万菊这张王牌作为后盾，让俊介跟他一道，站在正统的歌舞伎舞台上，由俊介自己向世人证明他才是丹波屋世家的源流本宗。

那时，竹野脑中还设想着，把夺去第三代半二郎之名的喜久雄，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以满足世人喜欢善恶对垒、黑白分明的心理，也好博取更多关注。

于是，经由梅木引荐，竹野先去拜会了万菊。

万菊听后，幽幽地吐出一句：“是吗……这丹波屋家的半弥，果然还活着。”稍顿，便回复道，“很好。且让我去会会他。”就此接下了这个要角。

此处乃别府最大的酒店，竹野候在大堂，万菊比约定时间早了一些从房中下来。

“这屋顶上有个露天浴池，老师去泡过了没？”竹野亲昵地搭话道。

万菊似乎对正事以外的东西皆无兴趣：“丹波屋家的半弥，不知道我们今晚要来，是吧？”

“是的，我没告诉他。不光不知道我们来，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丹波屋家的这位少东家，以前跟我也就见过一回，看那样子已经不记得我这人了。上回我随口扯了个谎，说是自由撰稿的记者……”

上一次，竹野当面告诉俊介，看了他的戏很受震动。俊介听后，特意整了整浴衣的衣襟，弯下腰给他深深鞠了一躬。

也就是在那一刹那，竹野脑中灵光一闪，冒出了策划这场复出大戏的点子。他当即感到不要打草惊蛇为好，遂只是表了表敬意，掉头便回了大阪。

出租车载着竹野和万菊，沿别府的主街一路北上，开到铁轮温泉乡时，转进一条细碎的石子巷道，停在了一座小戏院门前。万菊下了车，故意不去看那些贴得到处都是的艳舞广告。在一阵带着硫黄味的晚风中，他抬头望了望在风中飘摇的老旧的戏目宣传旗。

戏院门口已经排起一群穿浴衣的人，像是同一家单位集体出游的员

工。只听得一个年轻男子在逗同事们开心："要是有现场实演秀，你们可别拦我，我非去不可！"

竹野二人跟在这群人后面进了戏院，客席眼看就要坐满，也真是不巧，已经没了连在一起的空位。竹野先找了个正对舞台的位子，安排万菊坐下。他自己则站到墙边，挑了个能把万菊的脸看得一清二楚的位置。不一会儿，随着一声低沉的蜂鸣，客席的灯光由明转暗。

幕布拉开后，窄小的舞台上当即便演开了，正是竹野前些天在三朝温泉的戏院里看的那出《有马猫变》。台上，掌事嬷嬷岩波等人开始欺凌妖猫的饲主藤妃。看着他们这不入流的粗野表演，万菊那张脸眼看着痛苦地扭曲到了一起。

老师，还请忍一忍！竹野祈祷似的在心里默默求告，可那些喝醉了酒的看客怎顾得上他这份心思，哄闹着对这乡村野戏喝起彩来："千两名伶[(1)]！遗孀杀！"竹野忍不住想怒喝一声"闭嘴"，却也只能死命克制。

不过，等到台上稚拙的打斗结束之后，万菊也总算定下心来，一面摇着扇子扇风拂脸，一面静静地凝注舞台。

终于，稍后即将变身成妖猫的女婢阿仲出现在台上。与上回如出一辙，客席间松缓散漫到了极点的空气，陡然间绷了起来。那一刹那，戏院里的时间停止了。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三味线奏响了不同寻常的曲调，大鼓"咚咚咚"响彻席间。

客席顿时安静下来。只见女婢阿仲目光如炬，在席间扫了一圈，说时迟、那时快，使出了那招叫人看得凝神屏息的妖猫变装。

竹野不觉间两眼也钉在舞台上看入了迷，回过神时，赶忙将目光转回到万菊身上。

只见万菊手中摇动的扇子已经停了下来，一双眼睛睁得溜圆，定定地注视着舞台上的妖猫，不，该说是俊介。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铿铿铿，铿铿铿，铿铿铿。

台上，妖猫开始向虐杀饲主的嬷嬷岩波复仇。只见妖猫操控着岩波，令其在舞台上翻来滚去。不过，那身段动作皆有章法可循，非具备扎实的舞蹈功底而不可为。

就在这时，凝目看着舞台的万菊那双大手忽然动了起来，似乎在跟随妖猫的动作一同舞蹈。他简直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一般，在座位上又是挥手，又是歪头，还时不时怒目瞪一眼周遭，舞得可说是专心不二。

俊介舞在台上，万菊舞在席间。而注意到这二人共舞的，就只有自己一人。竹野一想到这儿，身上立时蹿起一股寒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出戏好似把看客们的意识连根劫了去，端的是惊心动魄。表演刚一落幕，鸦雀无声的客席间，陡然像着了火一般掌声雷动。在场之人，只怕任谁都还没闹明白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此刻还在恍惚中彷徨游走。

掌声响了许久都不见停，竹野快步走到万菊身边，将他领出了戏院。此时若是开口问感想，那可真是不谙风雅到了极致。竹野一言不发看着万菊，万菊也是默不作声点了点头。

“老师，我们去化妆间吧。”

戏院里依旧掌声回荡，那声音已然漏到温泉街古色古香的街巷里。

二人绕到后门口，朝里头招呼了一声。戏班子的年轻演员告知，化妆间在里面，给二人领了路。走廊的墙面上，贴满了来过这里的人气脱衣舞娘的照片。

走廊尽头，不脱鞋的地方前面，有一小片地方高出一截。几个演员背朝这边，坐在化妆镜前。

其中一人，灯泡的光打在他汗淋淋的背上。错不了，正是俊介。

“叨扰了。”竹野招呼道。俊介应声回头，眼睛当即捕捉到了万菊的身影。

俊介那双眼睛，看的似乎并不是万菊，而是某个站在更远处的人。二人之间，延伸出一段极其漫长的静默。

还是万菊先开了口：“首先，让我替丹波屋老哥给你道个谢。谢谢你，活了下来。”他说着，在高出一截的地方跪下，指尖并拢，弯腰施了一礼。俊介愣愣地看着他的手指。

“你刚刚演的戏，我都认真看了……你对这歌舞伎，可真是恨之入骨啊。我没说错吧？”

那一瞬，俊介的目光晃了一晃。

“没关系，你可以恨。但就算恨，也一样要演。就算恨，也必须一天不落地站到戏台子上去。这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命！”

竹野第一次听到万菊发出这般炽烈颤抖的声音。

“阿德，你快点！磨叽什么呢！”

喜久雄把车停在自家公寓门口，引擎空转着，就他一人焦躁地坐在车里。片刻前，德次的屁股明明已经沾上了副驾驶席，可又惊叫一声：“啊，忘了个东西！”冲回了公寓，叫喜久雄心急如焚地一通好等。

就在他等得心焦的时候，只见德次跌跌撞撞滚也似地进了副驾驶席。喜久雄正在纳闷他到底忘了什么，就看到他从手拿的包袱皮中取出一件东西，是当年分灵位时喜久雄分得的白虎的牌位：“最想见俊少的，应该就是老爷了！”

“说的也是。”喜久雄小声应道，一脚踩下了油门。

也就大约一个小时前，三友总部突然联系说：“找到俊介了。”据说是那个姓竹野的碰巧撞见的，一道生活的春江也安然无恙。三友那边还提出，虽然事出突然，不过俊介定了今天傍晚到三友总部，也确实需要商量一下今后的安排，幸子在大阪怕是赶不过来了，只希望人在东京的喜久雄至少能过去一趟，跟他见上一面。

“一晃都十年了。”车在主干道上吃了红灯停下来，坐在副驾上的德次忽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

他顿了顿，又道：“这时间也太久了，叫人都没办法笑着迎接他，跟他讲：‘俊少，欢迎回来！’而且，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都觉得，小少爷落得今天这样，只能演些个小角色，其实都是他俊少害的，都怪他跑掉了！要是那时候，他可以忍一忍留下来，那你们两个肯定就可以一道努力，克服掉这些个困难！”

喜久雄知道德次在看他，却也不知该如何接话，只能死盯着面前总也不变绿的红灯。“听说找到阿俊的，是那个姓竹野的家伙。”他索性换了个话题，“以前，我跟那家伙还干过一架。记得是在琴平吧。那会儿，还在跟阿俊演那出《道成寺》。那时候的竹野，可真是讨人嫌。不过，这次就算功过相抵，两清了吧。”

车好容易开出了堵车路段，等开到三友总部时，只比约定时间略早了一小点。二人由地下停车库搭电梯到对方告知的会客室所在的楼层，

只见竹野和另外几人已经聚在了走廊。一看到喜久雄来，那竹野便走了过来。

“阿俊……不，俊介呢？”喜久雄问道。

“在那边那个房间。”

听了竹野的回复，喜久雄抬腿便要和德次一道过去，却听对方又道：“俊介说了，想先单独见见第三代小哥……”

那好吧。喜久雄从德次手中接过装了牌位的包袱皮，他站到门前的那一刻，过往十年纷繁复杂的心绪像滚水般翻涌上心头，可又没有一个化作看得见的影像。

“请进去吧。”

在竹野的催促下，喜久雄缓缓打开了门。只见俊介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银座街区，转过身时，头依然埋得低低的。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俊介终于抬起了头，喜久雄情不自禁叫出一声“阿俊……”之后，话便哽在了喉咙里。

“久雄……这么多年谢谢你了。阿爸，还有姆妈，多亏你照顾。真的真的谢谢你。”说完这几句，俊介也不由语塞。

这十年来纷冗繁杂的心绪再一次涌上喜久雄的心头，让他的胸口一阵炽热。眼看俊介忍着内心的苦楚跟他道谢，他也知道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可浮上心头的词句，却又不足以道尽此刻的心情。

就在这时，喜久雄忽然不由自主地走向俊介，站到他跟前：“误场了好不好！当演员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缺场子！”

也不等话音落下，他便狠狠揪住俊介的脸，对准眉心，使尽浑身力气赏了他一个弹指。

“也不晓得为什么，见到了俊少，这心里头感觉安心了许多。”车子开出了三友总部，德次幽幽地感慨道，“还以为他会变得不认识了，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没变。小少爷，你说是不是？”

和他那斩钉截铁的口吻不同，德次投来的目光分明带有几分试探。喜久雄一面打方向盘，一面回道：“嗯，还是跟以前一个样。”

虽然嘴上这样应着，可男人二十岁跟三十岁又怎么可能毫无变化。若是只有样貌随年岁而变，倒也罢了。只是方才重逢时，俊介除去样

貌，分明还有些别的变化。比如，二十岁时会笑的笑话，如今他已经笑不出来。再比如，尽管两人还是会互拍肩膀，可手上的力道却已经不同于以往。诸如此般，隐隐多了几分冷淡。

“对了，我就在这边下！”路灯刚一转红，德次突然冒出一句，也不等车停稳，便要去开车门。

“你别急！危险！”喜久雄劝阻不及，德次已经下了车，穿过前面的横道线，朝马路对面走去。

就在刚才，跟喜久雄二人短暂重聚了约莫十五分钟后，俊介很快便被竹野等人带走了。临走时，他告诉喜久雄，他和春江住在三友安排的帝国饭店的客房里，并问喜久雄接下去若有时间，能不能去见春江一面，他已经提前知会过春江。

除此以外，关于春江，俊介没有道歉，也没有责备喜久雄靠不住，只是低眉垂目补了一句：“还有个孩子。”

德次很是知趣地下车后，喜久雄将车交给酒店的门童，走进了大堂。他正准备朝前台走去，忽然注意到在通向二楼的铺了红毯的楼梯上，有个母亲正一面守着一个小男孩玩耍，一面定定地看向这边。

二人四目相对，中间隔了一座巨大的花台。虽然时日尚早，不过似乎是在营造赏月的氛围，那花台上插了数不清的芒草，好似一片荒原。

花台对面，只见小男孩一个劲地想要往楼梯扶手上爬。那个握着男孩的手，目不转睛看向这边的母亲，的的确确就是春江。和刚才见到的样貌比之过去并无变化的俊介不同，站在眼前的春江分明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喜久雄并不认识的、风姿绰约的女人。

“久雄……”春江先开口唤了一声。喜久雄已是百感交集，憋了半晌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他绕过那片芒草丛，走向母子二人。只见小男孩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抬起头愣愣地望着他。

“小家伙，几岁了？”喜久雄问道。

“快满三岁了。”春江答道，摸了摸男孩的小脑袋。

“三岁啊……那看来不是我的了。”喜久雄浅浅一笑，春江也轻轻点头，露出一脸久违的似乎能沁到人心里头的笑容。

“……久雄，这么些年你也不容易，虽然离得远，可我都看着呢。”

“我那些不值一提。倒是你和阿俊，吃了不少苦头吧。”

小男孩摇摇晃晃又要往扶手上爬，喜久雄见了，一把抱起他小小的身子："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Dà——yuán——Yī——fēng！"几声童音几乎传遍了整个大堂。

"Yīfēng？哪两个字？"喜久雄问道。

春江伸出手指，在空中比画道："一二三四的'一'，公公名字里取过来的'丰'，'一丰'。"

喜久雄重新转向怀里的小男孩，将脸凑到他跟前："好名字……这名字就像一座气派的大山！"说着，也不顾男孩闪避，将他紧紧搂进了怀里。

德次握着吸管一下接一下地戳着冰激凌球，已经戳了好一会儿，杯里的蜜瓜汽水眼见着被他捣成了一杯甜腻腻的糖水。

"阿德，你要是不想喝，再点个别的饮料好了。"

喜久雄似乎已经看不下去。也不知有没有听到他这句话，只听得德次问道："小少爷，你后来见过俊少没？"

"后来？"

"就是上次，我们仨在银座喝了一杯之后。"

"没，那之后就没见过。"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总不好跟以前一样，天天叫着'阿俊，出去玩'，你说是不是？"

"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怪怪的。就像上次，总也热络不起来……"

俊介回来不过两周，除去那次在三友总部碰面，这段日子跟他统共也就见了两回。虽说两周见两回，频度不能算低，可在他失踪之前，三个人毕竟同住一家，亲如手足。所以这短短几天的空白，于喜久雄而言，也同样有些生疏见外的感觉。

听人说，在这两周里，俊介带着春江回大阪见了幸子。虽然不知道谈了些什么，不过那之后，春江和儿子一丰便留在了大阪家中。就这结果来看，多少也能想见幸子在苦了许多年后，这一次该是何等地欢喜。

那个时候，想必他们也说起了喜久雄担下巨额债务的事。之前连同德次，三人相隔十载举杯共饮的时候，俊介忽然神色肃然鞠了一躬，说等到时机成熟，一定把那笔欠款转到他头上，望喜久雄再等些时日。

喜久雄听了，故意玩笑道：“都是我自个儿乐意，你就让我把这英雄逞到底嘛！”

可俊介迟迟不愿抬头。德次见场面尴尬，只能插话说：“这钱的事也不急在这一时，下次再讲好了。”才总算暂时收了场。

虽说谈论演员的家底实在有失风雅，可既然说到了金钱债务，且容在下约略提一提当时丹波屋的情况。首先要说的，自然是喜久雄担下的那笔一亿两千万的欠款。这笔债款非但不见变少，反倒是每月每月都在往上加。要说缘由，只因从白虎那时候起，丹波屋便有三个比喜久雄先入门的师兄，分别取了花井半藏、花井友勘、花井崎之助的名号登台演艺。因为喜久雄袭了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名号，所以给这些个师兄发月钱便成了他的责任。不仅如此，大阪家中除去幸子，还有源吉和阿势，而喜久雄身边也跟着德次和跟班花代，这些人都要靠他养活。

也不知是幸或不幸，自从那部《太阳卡拉瓦乔》博得赞誉之后，三友总部对鹤若堂而皇之地打压喜久雄多少表现出了一些顾虑，近些日子也会分派些略有分量的角色过来。不过，说到底终究还是配角，无论喜久雄如何东奔西跑去地方上帮人营销，挣得的收入就像一杯水洒在滚烫的石头上，无异于一粟之于沧海，而他从三友预支的钱款反倒是越积越多。要是再碰上岁末年关，支出更是胜于平日，若实在撑不下去，便只能指靠后援会幕后的会长辻村。当然，喜久雄从未主动开口提钱，不过，他去九州做营销往返途经时，只消到辻村的事务所露一露面，那辻村必定会美酒佳肴请他饱餐一顿。然后也不多问，递上一只塞满大钞的纸袋，抛下一句“拿去”了事。

白虎亡故之后，喜久雄便是如此这般勉强维持着丹波屋的体面。虽然也有人好言相劝，给出的意见入情入理：与其伸手拿黑社会的钱，裁了几个弟子下人岂不更好？

可喜久雄对此一概不予理会，反而驳斥道：“讲什么蠢话！那些个龙套演员入行几十年，对歌舞伎那可是一心一意。师父以前就一直教导我们，那些个人组成的根基越厚，这戏也才越有味道！”他就是这样踩着钢丝颤颤悠悠地走到了今天。

且说德次终于就着那杯化了冰激凌的蜜瓜汽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

干的时候，花代走进店来，专程来找喜久雄二人。只见他取出一张纸往桌上一摊，是三友定期发来的传真。

“你怎么来了？还特意跑一趟。”

“这上头写了，俊介哥要在明治座下一季的演出复出，我寻思着还是早点儿拿过来给少爷看看为好。”

二人闻言朝纸上看去。正如他所说，下下个月的戏目确实有所更改，日场变成了《加贺见山旧锦绘》[16]。这乃一出妒心深重、阴谋诡谲的宫斗戏，俊介被委以要角，出演剧中备受欺凌的女官尾上。而那名伶万菊居然给他配戏，饰演欺侮俊介的掌事嬷嬷岩藤。

“什么？怎么可能？万菊老师居然扮岩藤，不演尾上？！”德次的声音不由高了八度，稍顿又道，“虽说这演出是万菊老师自己策划，但真不会出岔子？俊少可是有十年没登戏台子了。就算他在地方小场子上巡演没断过，这未免也太胡来了吧？”

“不过你要想，这演出可是万菊老师自己定的。他为人向来谨慎，阿俊到底有多少斤两，他肯定仔细掂量过。”

听了喜久雄这两句冷静的分析，德次转而愤愤不平起来：“可这也太气人了！……真叫我越想越气！这不等于在说，这一行归根结底看的还是血缘！讲白了，有的只是门第血脉！我不是讲俊少有什么不好，可我们家小少爷兢兢业业辛苦了十年，现在是个什么待遇？你再看看俊少，一个不顺心就走没影了，然后说回来就回来，得到的又是什么待遇？这差别，叫谁看了都只能这么想！”

德次这一席话说得愤懑不已，喜久雄理智上想要反驳，但不知为何，这些词句却直往他心里头渗。

此刻若是开口接话，只怕自己也会吐出一腔怨言恨语。喜久雄只好转向起身要走的花代：“吃个栗子蒙布朗再走吧。”那声音端的是有气无力。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演出结束，喜久雄正在化妆间卸妆，俊介突然不请自来。

这个月，由吾妻千五郎的班底上演《花街醉醒之笼钓瓶名刀斩情丝》[17]，喜久雄也被叫来客串。不消说，自然上不了主演级别，不过他演的妓女七越，好歹可以和万菊所演的名妓八桥站到同一片舞台上。

早年在大阪，喜久雄不是独享一间化妆间，就是和白虎二人共用一个大间。可在东京，境况大不相同，多为三四个人共用。还有好几次，因为剧目或演出阵容，这袭了名的第三代半二郎甚至被扔进了七八个人的大间里。

“久雄在吗？”

镜子里，只见俊介钻过短门帘，看着这共用的化妆间，脸上分明闪过一丝惊诧。没来由地，喜久雄既有些愧疚又有些难为情，一时竟有点不知所措：“来来、快进来，这么突然，什么事？”

“就是来打个招呼。你来了好几次电话我都没回，不好意思。”俊介道歉说。

“我猜你也忙得很。也没什么事，就是想叫你有空的时候一道喝个小酒罢了。”

“你也晓得，春江他们还在大阪。为了把他们接过来一道住，很多事情都要准备。”

“那你房子找在哪儿了？搬家记得叫上我，给你帮忙去。”

“已经租好了。三友的人牵的线，在代代木那边，独门独户的小房子。”

“这样啊，要是离我再近些就好了。”

俊介这天来剧场，说是跟万菊有约，之后要在楼上的练功房由万菊亲自指导他排练。喜久雄特意给他取了坐垫，可他连屁股都没沾，没说几句便离开了化妆间。本以为俊介的疏离会随时间而消退，不承想反倒一天天与日递增。喜久雄坐回镜前继续卸妆，他忽然意识到此刻他的内心对俊介竟是无比羡慕，羡慕他能得到万菊身传亲授。

俊介回来后，二人自然也单独见过面。只是无论喜久雄等上多久，俊介都不曾主动开口，讲述这十年来在哪里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心境。喜久雄也曾像抛出引子一般，跟他说起白虎临死时的情景，可对方只是一味道歉：“真对不住，有劳你了。”要说理所当然也实在是理所当然，二人之间十多岁时的那份亲密已经荡然无存。

喜久雄收拾完走出化妆间，两只脚迈去的方向却是楼上的练功房。狭窄的楼梯上堆着标了演员世家及名号的道具箱，没走上几级，便传来了万菊的说话声。

喜久雄蹑手蹑脚沿走廊走过去，三味线乐师奏的是那出《姑娘舞惑道成寺》。许多年前，他曾和俊介一道演过这出戏，博得了满堂彩，那时的景象历历在目。

只听得万菊训道：“停一停。你这样跳，看上去不够细巧。你看好了，这样一挥，再这样一转。看清楚没？你跳这个舞的时候，袖口往下掉，手臂都露出来了。你再看我这袖口，是不是像吸在手腕上似的？”

乐师再度奏响了三味线。这一次，俊介遵从万菊的训导，舞动时袖口紧紧吸在了手腕上。

“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技巧。你要是真把自己当成个姑娘，肯定羞也羞死了，不可能会把小手臂露出来。你跳着跳着就露出来，说明你根本就还没变成个姑娘。”

万菊的指点借木窥林，听得喜久雄心下赞叹不已。可听着听着，却有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郁结的感觉，死死交缠在他的心口。

俊介这十年想必是吃了不少苦。可他喜久雄也绝对没有游手好闲，虚掷光阴。但事到如今，他们中的一个即将和这小野川万菊一同登台，献演这出二人多年前共舞的《姑娘舞惑道成寺》，而另一个却只能躲在走廊里，偷偷摸摸地看他们排练。

极度的不甘令喜久雄握紧了拳头。等他回过神时，那只拳头死死抵在墙上，早已忘却了疼痛，也忘却了流血。

“我他妈到底在干吗……”他嘴里咕哝着，拳头依然按在墙上。

“我他妈到底在做什么……”这一次，他换了一种说法，拳头依旧抵在墙上。

说来也端的是不可思议，前一句大阪话这时候听起来竟空洞得很。那段跟阿俊亲如手足，时时以丹波屋为重而把自己抛在脑后的日子，忽然就跟这大阪话一样，变得极度不真实。反倒是这些年早已习惯了的东京话，听起来要顺耳得多。

“我他妈到底在做什么！躲在这种地方，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永远都别想翻身！……我要从这儿爬上去。给我从这地方爬上去！”

喜久雄那只拳头一路擦着墙面，下了楼梯。这几句话，将他的心占得满满当当。那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却连他自己都是第一次听见，声声震耳，响得可怕。

喜久雄下到化妆间所在的楼层，沿狭长的走道一路走过去，心绪郁郁难平。服装间，发型室，他似看非看地看着那些还留在房里的舞美师傅。之后，是他和别人共用的化妆间，浴室，叠了一层层外卖盒的茶水间，再前面便是一排一级演员用的小单间。这里明明没有风，可其中一道门帘却猛一阵晃动……门帘后头冷不丁冒出了一个年轻女子。她的视线刚一捕捉到喜久雄，脸上立时笑靥如花："喜久雄哥哥！"

女子飞扑过来，差一点便要抱住喜久雄。这女子，乃江户歌舞伎界的头牌吾妻千五郎的二女儿彰子，在大学攻读社会学。

"喜久雄哥哥，你还在啊？我刚刚还去化妆间找你了呢！"

看着彰子喜笑颜开，不知为何，方才那声音再度响起。

"我要从这儿爬上去。"

不过这一次他听到的，毫无疑问是他所熟知的，他自己的声音。

(1) 江户时代对人气歌舞伎演员的称呼，据说由年薪超过千两白银而来，之后演变为观看歌舞伎时喝彩的固定用语。

第十一章　恶之花

在大阪那栋已故花井白虎的宅子里，只听得一片诵经的声音低低回响，乃是幸子所痴迷的“西方信教”，说什么肉身归于尘土将如何如何，必须借由净土洗涤先祖的罪恶与污浊等等等等。这天刚过正午，幸田便领着几个信徒像到了自家一样，大模大样鱼贯而入，拖着幸子一道窝进了宅子深处的练功房。

厨房里，春江削了柿子，正在喂给儿子一丰吃。在她身旁，阿势也漫不经心地拿着柿子往嘴里送。春江问道：“你说那些个人，今儿是不是也要赖到大晚上才走？”

“万一又说要住一晚，那才叫烦死人！”阿势叹了口气，又道，“我还记得上回，那个幸田叫少奶奶你跟她们一道念那些个经文，结果少奶奶干干脆脆地告诉她：‘想我在新地开店那会儿，早早就定了个规矩，什么宗教、推销、保护费之类的，一概不理！’哎哟，那话讲得，连我都觉得痛快！”

据阿势说，自从白虎过世之后，这幸田便花言巧语，想要窃夺幸子的家产。可一旦等她探明底细，才发现这宅子其实挂在三友名下，家里能够自由花销的现钞也不是什么大数目。眼看着如意算盘落空，幸田也曾窝了一肚子火，有段时间对幸子甚是冷淡。可幸子到底是舞蹈世家的传人，虽说人数不多，好歹也带了几个弟子。且这家里若是翻上一翻，总能挖出些白虎的老戏迷送给他的古董字画。于是，幸田便使出各种招数，哄骗幸子将这些东西拿来变现，充抵布施。不但如此，对于这栋深宅大院，她也借着这个势头随心所欲地想用便用。

吃腻了柿子的一丰，轻轻一蹦下了椅子，撒开腿便跑。

“一丰少爷，别去那里头！”阿势急着想要拦阻，可春江反倒拦住了她，对一丰道：“来，朝里头那个房间冲呀！”说着，一巴掌拍在小屁股上。

一丰顺着这股劲头一路冲过走廊，停也不停地朝那间练功房跑去。只见门上贴了张字条：“祷告时间，严禁入内。”乃是幸田的笔迹。随着拉门猛一下被拉开，只听得幸子等人一片惊呼，那幸田更是皱紧了眉头：“阿姨几个正在祷告，懂不懂规矩！”

“哎哟哟，你看你，把奶奶吓了一跳！”幸子见状，一把拉过一丰，紧紧搂住了他幼小的身子。

“春江妹子！跟你讲了多少遍！做祷告要紧得很，把你家小孩子管管好，不要吵到我们！否则，幸子这杂念怎么可能除干净！”

听到幸田声色俱厉的训责，春江嘴上道了个歉：“不好意思，这小家伙就是个捣蛋精。”暗地里却朝一丰吐了吐舌头。

顿了顿，春江又道：“对了，妈，我刚削了几个柿子，要不要拿点过去？”

“我说春江妹子，我们这边还在……”幸田一听，马上插了进来，可幸子却道：“好了好了，幸田老师，大家也休息休息吧。丰丰，来，要不要跟奶奶去公园？”

若是跟幸子去公园，便可以滑最高的滑梯，一丰开心得蹦了起来。屋子里紧张的气氛似乎也消散了。

一丰已经迫不及待，拽起幸子的手便往外跑。二人刚走，幸田便和另外三个信徒围堵到春江面前：“春江妹子，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有些话就让我跟你讲讲清楚！”

春江故作茫然，同意一听，顺手还把练功房的窗户开了个遍，就好像要把什么邪气散出去似的。

“我说妹子，你大概是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对头，可真要追究起来，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把这个家里继承家业的儿子给挑唆得离家出走了，所以才害得幸子遭了那么多罪！”幸田道出这一番话时，神情狠辣，似乎在说：要是你再不识好歹，看我活活咒死你！

可春江对幸田的威胁毫不畏怯，应道：“既然是这样，为了赎我这罪过，以后就让我尽心尽力，好好地孝顺我婆婆好了！”

被她这么一顶，幸田顿时怒不可遏，一身赘肉颤颤悠悠抖个不停，肥厚的耳垂上那对看起来分量不轻的红宝石耳环也晃荡不止。

春江摆出一副已经与她无话可讲的样子，朝玄关喊了一声：“一丰！太阳下去会冷的，记得把外套带上！”

“放心，我拿好了啦！”传来的是幸子欢快的应答。

“妈妈，我们走了哦！”

“好，注意安全！要跟着奶奶，不可以乱跑哦！”

春江把戏做足，让幸田等人听完了这一番对话。她拉开房门之后再没关上，就像在说：“请回吧！”直接下了一道无声的逐客令。

“算了，今儿个就到这里。反正也不关春江妹子的事，这都是我们跟幸子之间的事情！”幸田心里只怕很是不甘，又悻悻地扔出这么一句。

“还真是托了幸田老师和各位的洪福，我婆婆现在天天都那样，可精神了！”春江也是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到了最后一刻。

撵走幸田一行人后，阿势连忙从厨房冲了过来：“少奶奶可真了得！夫人她们念经的时候，我可没胆子进练功房。”

“光凭我一个人也不行。说来也怪，有小孩子在，脸皮就厚了呀！”

二人说笑着回到厨房。

“要不要重新泡壶热茶？”

“好呀，那我去拿些海苔米饼出来。”

二人在餐桌边坐定后，阿势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热茶，语带关切地问道：“少奶奶，这话本来不该我问，不过你跟俊少爷两个人，这么些年都跑哪里去了，又是怎么挨过来的？”

话说春江在俊介家中之所以能过得如此自在而不拘束，最重要的固然是幸子得了第一个孙儿，对他百般宠爱，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也要归因于她与这阿势甚为投契。阿势到底是家中的老人，对婆婆幸子的嗜好和痛处了若指掌，春江从她这儿不知得了多少助力。

也正因为二人关系亲近，不拘于主仆，阿势此刻才会问出“你跟俊少爷两个人，这些年都跑哪里去了，又是怎么挨过来的？”这般问题。

阿势坦言道：“少奶奶，我跟你就不绕弯子了。坦白讲，我本来已经快不抱希望了。我们家这个俊少爷，我也是从小看到大的。他那性子往坏里说就是‘少爷脾气’，我全都看在眼里。当然了，这也是俊少爷良善的地方。可讲到底，终究靠不住。没人相信他离了这丹波屋，可以自力更生活下来。谁都想不到的呀！”

阿势这番话要说直白也着实说得直白，不过这恰恰是出于对俊介的疼爱。春江自然明白这一点，遂应道：“这男人家啊，一旦惯着他们，撒起娇来根本没个底。”

“就是这话。何况我们家俊少爷，向来都是撒娇的一把好手！”

听了阿势这话，春江不由苦笑，脑中浮现的正是十年前那个夜晚，

在北新地租的公寓门前，一屁股跪坐在地的俊介的身影。

“阿俊，你来这边做什么？”春江嘴上虽有此一问，可心里早已猜到了俊介出现在这里的缘由。何况他身边还放了一只硕大的行李箱。

“我不是要逃避。”

那时，俊介说的乃是这样一句话。虽然脸上已是失魂落魄，可嘴里清清楚楚吐出的正是这句话。

“我，不是要逃避。”

“……嗯，我明白。”

“我真的，不是要逃避……我要当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

“春江，现在可有时间？”

好容易哄睡了一丰，春江正忙着把要寄去东京给俊介的东西收进纸箱，便听到了幸子的声音。

“有时间的，妈有什么事？”春江赶忙打开了拉门。

“方便跟你讲两句吗？”幸子刚洗完澡，一头湿发裹了毛巾包在头上，她说着便跪坐到了敞着口的纸箱前，“春江，你跟俊俊回来以后，姆妈也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不如就借这个机会把这房子处理掉，全都搬到东京去，你看怎么样？”

这话提得要说突然也确实突然，但由幸子的神色可知，她已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她继续道：“俊俊这次就要在明治座重新登台了。不光是你春江，我这个当妈的，也想到东京去，能帮的尽量帮一把。现在不比从前，这大阪几乎都见不着歌舞伎了。以后俊俊要演戏，肯定都在东京演。要是继续像这样，一边大阪一边东京的分在两地，我这心里头急都要急死。所以我想好了，要再托俊俊一把。当然了，我讲的这个‘托一把’，意思就是要把你春江手把手地教导成一个歌舞伎演员的贤内助，不管碰到什么大场面都不会丢面子。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幸子说这些话时，手上片刻未歇，把春江还没来得及塞进纸箱的俊介的内衣之类一股脑地装了进去，末了还从春江手里一把夺过了胶带，就差没说：“你倒是快给我呀！”

“听到妈这样讲，我这心里也有了底气。”这乃是春江的肺腑之言。

“好，只要你点头，姆妈我一定毫不手软，给你当个管头管脚的梨园婆婆！”

“只要能做的，我也一定全部照做。”

“不，不能做的硬着头皮也要做，听到没！”幸子言辞虽然辛辣，但那双眼眸深处隐隐闪动着几分欣慰。

“既然定下了，接下去可有的忙了！”幸子说着站起了身，那架势简直像要马上冲到东京去，不过那双脚眼看就要迈出屋时，忽又停了下来，“对了，春江……有句话我就问你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春江即刻猜到了幸子想问何事，当即双膝并拢，正身跪坐。

“你对久雄，已经彻底断了念想了，是吧？”

面对幸子这一问，春江毅然决然且口齿分明地道了声“是”。

幸子下楼而去，等到再也听不到她的脚步声时，春江的身子猛地一松，两腿一歪瘫坐在地，长长吁出了一口气。

来到这家里后，虽说她并不感到拘谨，但直到方才那一刻，她才终于觉得幸子不再视她为一丰的母亲，而是真的认她做了丹波屋的儿媳妇。

回想这十年，日子过得决计不算轻松。何为真正的演员，只怕问谁都答不上来，这东西虚无缥缈又捉摸不透，可俊介却被它摄去了心魂。他煎熬纠结的样子，就像要在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清他自己的模样。春江虽是有心相助，却也无计可施，只能日复一日捺着性子静静等待。

春江这些年等的，是否就是片刻前幸子的那一番话，她自己也弄不清。不过先不论其他，她和俊介一度狠狠地偏离正道但还是拼死走过来的这条路，看来总归还是和他们今后应该要走的那条路，连在了一起。她那颗心也总算是定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为了把丹波屋迁往东京，事不宜迟，幸子当即采取了行动。她着手操持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丹波屋的新任女主人春江，向这些年来靠着一人之力维系丹波屋的喜久雄，就过往表示感谢，就未来言明方向。于是，春江整整花了一天伏案疾书，给喜久雄写了一封长信。

那之后，定下的事情自当从速。春江等人草草收拾了一些随身物品便去了东京，住进了俊介在代代木租下的房子。想他们在大阪的老宅，

即便屹立在一片深宅大院之间也依然古雅醒目，而相比之下，这栋独门独户的小房子甚是简朴。所幸，房子后头便是代代木八幡宫，神社里的绿意恰好可以当作借景，且房子地处高坡，通风也还不错。

就这样，以俊介为首，春江、一丰和幸子在新家安定下来后，将阿势和源吉也从大阪召了过来，安排两人就近租了公寓住下。至此，全新的丹波屋宣告诞生。

不过，下个月明治座的复出公演在即，俊介忙着练功备演，从早到晚没几刻工夫待在家里。所以，将大阪那栋宅子移交给三友的各类手续，只能由春江和幸子一手操办。在忙活这些事务的间隙，二人还要走访一众关系人士，向长年支持丹波屋的老戏迷登门致礼。这之间，幸子对春江严加训导，从和服的穿法到寒暄的礼仪，一样一样言传身教。

二人每走访一处，听到的皆是对头牌名伶白虎亡故后，丹波屋声名凋落的哀叹和惋惜。自然，承袭了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名号的喜久雄拿不到出彩的角色也是原因之一，但老戏迷们众口一词道出的症结乃是：俊介才是丹波屋的源流本宗。其中更有几个性急的，已经开始问起将来一丰首登舞台的计划。也正因为这样，一众人等都表示：下个月明治座公演首日，天大的事都会放下，一定去给俊介捧场。回复得甚是铿锵有力。

就在这奔波忙碌的当口，春江收到了喜久雄的回信。信文极短，简明扼要：同意将大阪的宅子归还给三友，也愿意与俊介谈一谈债务移交的事宜。信函末尾，还附上了这样一句话：“承蒙丹波屋照拂，才有了今日的喜久雄。对此，心中唯存感激。”

另一边，到了这会儿，三友的竹野为俊介暗中策划的复出大戏，也终于要拉开大幕。

竹野最初设想的剧情是“沦落地方戏班的丹波屋少东家，精彩复出舞台”。可细细探究起来，他马上便意识到，若是歌舞伎戏迷自然能懂，可大多数受众对这歌舞伎毫无兴趣，甚至都搞不清丹波屋为何物。不消说，就算跟他们讲丹波屋家的少东家，他们也不知其分量，最终只能留下个模模糊糊、不知所云的印象。

一想到这，竹野心下不免一慌，赶紧改换了作战策略。为了在世间引发轰动，他选作范本的乃是职业摔跤[1]，于是决定让“反派”提前登场。不消说，这“反派”还是照着最初的剧本，正是抢去了第三代半二郎名号的喜久雄。如此一来，要让这喜久雄如何登场才能叫世间为之沸

腾？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当口，竹野忽然灵光一现，想到的正是喜久雄和京都艺伎之间诞下的那个私生子。

竹野把这个念头说给身边的同事听，自然，众人对此皆是嗤之以鼻：“演员有个把私生子再平常不过，天底下哪会有人觉得稀罕！”不过那段时间，正赶上做给家庭主妇看的综艺节目遍地开花，竹野任职的大国电视台也不能免俗，从娱乐新闻到家常烹饪，内容五花八门，甚是热闹。据这类节目的制作人说，观众最容易上钩的便是婆婆使坏和丈夫出轨。若是这丈夫胆敢跟情妇生了个孩子，那么电视台的电话铃便会响个不停，都是对这丈夫的声讨抗议，收视率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打探到这些情况后，竹野第一步先找电视台的领导商量，申请就“人气歌舞伎演员的私生子风波”发布独家报道。说来，总经理梅木好歹也是喜久雄的再造父母，听了自然感到不悦。不过，因为他心下也一样料定，歌舞伎演员被曝出个私生子不会有什么关碍，所以便将俊介复出的那些个事情，姑且交给了竹野负责。

到了这会儿，某个梨园世家出走的少东家被人发现在地方戏班子卖艺的消息，先一步不胫而走，开始在坊间不温不火地传了开来。

只不过，这位少东家名不见经传，即便告诉众人他即将在明治座剧场登台复出，绝大多数人的反应也不过是：那又怎样？

然而，不论古今，这世间之人对于名门世家的钩心斗角总是喜闻乐见。竹野等人颇为巧妙地借着电视和杂志，揭示了喜久雄入室弟子的身份，指责他抢走了给白虎替演的机会，现如今更是冠上了第三代半二郎这么个宝贵的名号。经过这一番炒作，就连那些对歌舞伎一知半解的人，也都朦朦胧胧地开始觉得：俊介是好人，喜久雄是坏人。

等到万事俱备，竹野便在私底下将喜久雄育有私生子的内幕推销了出去。推销的对象，乃是当时创刊没多久，以配发照片为特色的周刊杂志。

起初，杂志负责人也一样不以为意：“演员有个把私生子，可发不了文章。否则，边上那公园里找到棵四叶草，都可以算爆料了！”

不过，竹野这人素来不肯轻易退缩，进一步煽动道：“你就当是被我骗了，登出来试试呗！保证你可以见证历史，看着这社会的伦理纲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现在这世道不比过去，对那些个特权阶层可没那么宽容。你们这杂志不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吗！”就这样，这消息如他所谋，登到了杂志上。

结果，竹野的直觉正中靶心。在漫长的日本娱乐史上，这篇报道成了第一篇从贬斥的立场出发，大篇幅揭露演员私生子内幕的文章。

杂志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书店里，上面登的正是喜久雄在海滩边怀抱绫乃的照片。而且照片上，单只有绫乃那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像个罪犯一般被打上了一道黑条。

紧接着，竹野的下一步，便是安排俊介在电视上露面。

他原本策划的复出亮相，乃是在自家大国电视台的荧幕上。可谁知，对这出波澜万丈的世家少爷复出大戏，NHK竟然主动咬钩，约请俊介参演一档访谈节目。

从长远考虑，比起自家的地方台，自然是覆盖全国的NHK更具优势。竹野想都没想便应承了下来，但条件是不能只请俊介一人，必须带上妻子春江，还有肩负丹波屋未来的儿子一丰，让他们一家三口同时出镜。

竹野的这一番谋划，再度契合了世人的心理。

那时，日本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播出的正是下面这段影像：

首先，主持节目的乃是以通晓歌舞伎著称的资深主持人佐渡毅。只见在一片如晴空般蔚蓝的布景前，摆放了一张沙发。沙发上，三人并排而坐，盛装打扮的一丰被夹在中间，一边是凛然秀雅的俊介，穿一身带家徽的正装和服配以袴式套裤；另一边则是春江，披一条淡紫色京都友禅染的和服外褂。

“真不愧是丹波屋的少东家夫妇，只要往那儿一坐，就已经美得叫人说不出话了。”佐渡主持人对三人赞不绝口，稍顿又道，“现在回想起来，将近三十年前，丹波屋家的第二代花井半二郎先生和夫人幸子女士，也曾带着刚好跟现在一丰差不多年纪的儿子半弥，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记得那时候，我也一样被他们身上的那种美，那种超凡脱俗震得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再一次体会到了当时的那份感动！”

访谈节目便由这段开场白拉开了序幕，内容编排可谓是对丹波屋家族史的一次回顾，不仅播出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半二郎在歌舞伎座登台献艺的珍贵影像，还穿插了一段私家拍摄的八毫米胶片录像，可以看到当了祖父的第一代半二郎怀抱着年幼的俊介。俊介身处这一脉相承的历史，却没能继承第三代半二郎的名号，观众们看着看着，对他越发感到

同情。而对那个设下计谋抢走了名号，甚至还生下一个私生子的喜久雄，也越发地感到憎恶。

节目里，佐渡主持人自然也问起了那次长达十年的出走。俊介从一开始便寡言少语，答得甚是简略，关于这一问，他那张嘴就闭得更紧了。到最后，还是春江代为道出了实情，说当年那次出走始于俊介的那一句话："我真的，不是要逃避……我要当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

其后，佐渡主持人又抛出一问："听说您加入了一个走南闯北的戏班子，这十年来，您一直在那个戏班子里吗？怎么说也是丹波屋的少东家，总该有人留意到吧？"

这一次，俊介总算是开了金口："没有那么久，那个戏班子收留我，也就是这三年左右的事情。因为离开大阪之后，有段时间没有从艺。演员，尤其是舞台演员的脸，眼睛一眨，大家也就忘掉了。"

"那么，加入戏班子之前，您去了哪儿，又做了些什么呢？"

"要说那之前……"俊介那样子就像在追忆久远的往昔。在他膝头，一丰早已听厌了大人们说话，正憋足劲想要往上爬。俊介见状，轻轻一揽，将他抱入怀中："这十年，真是去了不少地方，得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在水上温泉的酒店里，我们夫妻俩曾经帮人生过火，晚上如果有宴会，还会跳个舞给客人们助助兴……说到底，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把戏演好、把舞跳得大气，我自己一点概念都没有。没有老师，也没有教科书。所以，我决定把来看戏的每一个客人当作我的老师，不管去到哪里，也不管演什么戏，只要面前的客人眼睛里的神色变了，那我就算是及格了。我就是这样，在舞台上尽我所能，一场一场地演过来的。"

节目最后，佐渡主持人又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十年来，您都在想些什么？"

只听俊介答道："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会生在丹波屋，为什么生来就是继承人……"

正如竹野所料，少东家俊介言谈间没有半分倨傲，而美丽的春江更是一心扶助夫婿投身演艺事业，二人的身姿在电视上一经亮相，各地观众都对他们抱有好感。

那之后，接连数日，娱乐新闻报道了喜久雄育有私生子的风波。各路专家又是谈论女性独立，又是抨击娱乐圈陋习，可谓争先恐后地评说这一问题。而他们评得越多，局面也就越发明了：这喜久雄便是所谓守

规矩之人的公敌，相反，俊介的口碑则是扶摇直上。

事实上，就在节目播出后的一个星期，明治座剧场前后二十五天的戏票，日场夜场几乎场场售罄。最近这些年，总也萎靡不振、愁云惨淡的歌舞伎界，这一次总算是展露出了一方小小的晴空。

“春江，你跟人打招呼急匆匆的，这心意可传达不到。要紧的不是人数，一个一个都要诚心诚意地讲，记住没！”

客流断档的间隙，站在一旁的幸子提醒道，春江点点头，应了声“晓得了”。此刻，二人所站的地方乃是明治座剧场的大厅，这天正是俊介和小野川万菊共舞双人《道成寺》的第一天。

剧院开场后，老戏迷和关系人士接踵而至。春江和幸子只要一瞧见熟悉的面孔，便赶忙分头迎上前去与他们寒暄。不消说，里头也有几个说话直截了当的，劈头便是一句：“才刚复出就跟万菊老爷子搭戏，这丹波屋的少东家只怕要落下风了吧。”二人对此也只能恭谨地应一声：“俊介定会全力以赴。”

这时，开演前五分钟的蜂鸣声响了起来，春江正急着与幸子一道，往她们自己的座位上赶，忽然瞥见喜久雄快步穿过了空无一人的大厅。春江也未多想正要打招呼，可那一刹那，喜久雄那方却陡然垂下了眼睛，消失在了那扇去往后台的门里。

“久雄也特为过来了呀……”看样子幸子也留意到了。虽说竹野再三告诫这一切都是为了俊介，可近些日子世人一窝蜂地痛批喜久雄，到底叫幸子感到语塞，神情中不免渗出了丝丝歉疚。

另一边，喜久雄像要避人耳目似的，钻进了去往后台的那扇门。进门之后，他忽然停下步子回过头去，透过缓缓闭合的门缝，可以窥见春江和幸子快步走去了客席。他望着二人的侧脸，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连他自己都尚未体会清楚，门便彻底合上了。

这时，舞台上大幕似乎已经拉开。

月落西天潮汐涨。

伴着三味线的琴音，传来一段净琉璃的叙唱。喜久雄三步并两步下到“地府”，径直走向用作花道出入口的鸟屋。

没多会儿之前，小野川万菊穿戴着那身白拍子舞艺伎花子的装扮，

刚刚迎着雷鸣似的掌声，从这里上了花道。看到喜久雄突然现身，万菊的弟子不由一惊："第三代小哥？你怎么来了？"

"容我看两眼。"他打了个招呼，便将脸凑向了那扇可以望尽整个舞台的小窥窗。

衣襟斜发丝乱，哎哟羞煞人！

即便如是，即便如是。

台下为万菊而起的掌声久久不息，只见花道上升起了一座升降台，载着同样扮作白拍子舞艺伎花子的俊介。戏迷们苦等十年终于盼来了丹波屋本宗的复出，这一刻爆发出的掌声和喝彩居然盖过了给万菊的，响彻剧场。

心有所恋思故人，身似鸻鸟步堤岸。

夜夜思君君不见，泪湿红袖面始干。哎哟！

台上，俊介与万菊并肩而立，那娇俏可人的模样，那嘴里衔着折扇时的慌乱，还有那摊开怀纸比作手镜、拢一拢鬓发时的妩媚。这一切的一切，比起十年前那个与喜久雄一道表演同一出戏的俊介，显然已有天壤之别。

"阿俊……"

喜久雄不由自主把额头紧紧贴到窥窗上，屏住了气息。仿佛他此刻的感受也传到了客席上，这时席间早已没了方才的欢声雷动，忽就变得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统御着整个剧场。

这紧张端的是震人心魂，毋庸置疑，源头便是俊介。那感觉叫人真真切切地觉得，此刻在台上跳舞的，乃是某种极度危险之物。

就好像这时候，若是有哪个看客只要发出一星半点的声响，俊介便会立刻停下舞蹈，走下台，直逼那人而去……但同时，若是看客将视线从舞台上移开哪怕只是片刻工夫，转瞬之间，俊介又好像会当场消弭于无形……此刻的舞台危机四伏，充斥着两种分属于两个极端的凶险。

不消说，即便有看客发出声响，演员也决计不会跑下来训责。即使看客稍微走走神，演员也不可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

这些道理虽然理智上都懂，可看着俊介在台上舞得全神贯注，那样

子一方面吓得人不敢靠近，另一方面又像是转眼便会消失，端的是既阴邪又柔弱。

不单如此，和俊介共舞的乃是风华绝代的当家女形小野川万菊。他看上去好似在由着年轻的俊介肆意而舞，可一到亮出身段的紧要关头，却又故意虚虚实实地漏出些许破绽，将观众的视线统统集中到自己身上。

而他那略有几分背离常规的演绎，不只是美，还美得撩人心魂。

这一切自然都看在俊介的眼里，动作中不免透出几分心焦。不过，他愣是将这心焦化作了指尖的微颤，好似少女心生了一丝惹人怜爱的妒意，处理得着实高明。

喜久雄透过窥窗久久凝注着舞台，就像一个被关进了牢笼的犯人。等他冷不丁回过神时，戏已经演到最后一折，两位花子眼看就要攀上大钟。即将响起的掌声必定会撼动整个剧场，也不知何故，喜久雄刚一产生这种预感，便逃也似地离开了鸟屋。

而追在他身后的，正是一阵无比热烈的鼓掌，远远超过了他方才听到的虚幻的掌声。

喜久雄从昏暗的“地府”冲上楼梯，刚一走进敞亮的大厅，浑身上下便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俊介的演技居然突飞猛进得叫人骇然，到了这会儿，他的身体才反应过来。

因为掌声过于热烈，连大厅里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朝客席张望，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喜久雄离开大厅去了地下车库，就在他正要上车的时候，一道闪得人头晕眼花的闪光灯陡然打在了他的脸上。

喜久雄眯起眼睛，冷冷瞪视着那道白光，眼前的摄影师和记者似有几分眼熟。

他不去理会对方，自顾自便要上车，可又有一道闪光灯毫不留情地打在了他身上。

“半二郎老师，就问一个问题！”记者的声音回荡在昏暗的车库里，消去了原先残留在喜久雄耳内的三味线琴音和看客们的掌声。

“听说大阪那栋房子要卖了是吧！那房子是白虎老师留下的，有人说是你擅自拿出来卖的，是真的吗？！还有人说你自作主张，把丹波屋的人都赶出了那房子，这些都是真的吗？！”

摄影师把手臂探进了车里，喜久雄一把将之推了出去，正准备艰难地关上车门。不过，记者这一问着实叫他心头一怒，关门的手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有那么一瞬，他确实想冲对方吼上一声：“怎么可能！”但这一声简直跟这记者片刻前回荡在车库里的声音毫无差别。

我是一个演员。岂能在这种地方叫出那样的声音？

喜久雄转念闭拢了嘴，狠狠瞪了一眼摄像机，直接关上车门，一脚踩下了油门。

伴着引擎低沉的轰鸣，车开上一条长长的坡道，朝地面出口驶去。第二天，这段影像便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电视上。

“看那样子，他是偷偷来看半弥演戏了，不过没看完就跑了。都说这复出公演精彩绝伦，只怕是他看了之后，心里头不是滋味了吧。”

“不过，这丹波屋在大阪的房子，要真是第三代半二郎自作主张拿出来卖的，那丹波屋怕是要分家了。”

这电视节目愈是煽风点火，观众们心里头便愈是偷偷盼着丹波屋分家的闹剧能闹得更激烈一些。

本月明治座剧场的看点无疑是那出双人《道成寺》，由冠绝当代的当家女形万菊，与经历了十年空白之后重返舞台的花井半弥，共同演绎白拍子舞艺伎花子。通常这出戏仅由一名演员担纲，而这次两名演员同台共舞，不仅视觉上更具冲击力，且还能尽情地品评两人迥异的个性。

笔者观戏之后，确实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出惯常由万菊独舞的《姑娘舞惑道成寺》，因为半弥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谓是出其不意的加入，其魅力非但不减，反倒平添了几分姿彩。万菊破而不乱的演绎，以及那段不言不语的手舞，那气场简直就像只有他一人在舞。

当然，半弥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叫人眼前一亮。他独具个性的演绎，不仅让人联想到其父第二代半二郎，更是唤起了人们对第一代的记忆。但同时，他的演绎又有着截然不同于先人的鲜活与逼真，那份妖媚仿佛是将看客诱进了一片浓雾弥漫的深幽老林，叫他们迷困在森林深处。

不过，二人之后一同表演的那出《加贺见山旧锦绘》，不得不说略逊一筹。

这本是一出所谓的宫斗戏，因妒生恨，钩心斗角。戏中，万菊甘做陪衬，饰演掌事嬷嬷岩藤，对半弥所演的宫中女官尾上百般刁难。可观剧时，不管愿不愿意，脑袋里总会闪过近来在电视新闻里甚嚣尘上的丹波屋之争，一想到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市井纠纷，这戏看得人心里就不怎么舒坦了。

当然，笔者这戏评或许有偏题之嫌，毕竟二位演员的演技无可指摘。只不过，这出戏的编排并非承自正统的义太夫戏，而是试图基于现代观感对角色加以诠释。就万菊这般的名伶而言，要说他在这出戏中的演绎是否正统，实在让人难以点头称是。其实，对歌舞伎戏目进行现代诠释无可厚非。但就本次上演的《加贺见山旧锦绘》而言，这种现代诠释终究没能狠狠地撼动歌舞伎这一剧种，而仅仅停留在了对角色赋予新解的层面上。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月重登舞台天天与这万菊搭戏的半弥，在一众新生代歌舞伎演员当中，毫无疑问已经胜出了一筹。

以上便是早稻田大学教授、剧评家藤川老师在公演第一天观剧之后，当即给《朝日新闻》写的剧评。

幸子看完晚报，摘下老花镜快步走到厨房，对正在跟阿势一道张罗晚饭的春江说：“你快看，这个月的剧评登出来了。把俊俊狠狠夸了一通！”

乐不可支的幸子赶忙摊开了晚报，春江在围裙上擦了把手，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你说俊俊看到了没？现在这个点，夜场的戏刚刚开演，估计还没看吧？”幸子一个人开始干着急。

“源吉叔会去买的。阿俊讲过，这个月轮到早稻田的那个藤川老师写。”春江应道。

“也真叫是缘分！早些年，最先注意到俊俊他们的就是这个藤川老师呀，还把他们推荐给了梅木老总呢。”幸子感怀万千地忆起了过去。在她面前，春江总算看完了剧评，心里那口气一松，人不由蹲了下去，吓得她忙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抓住了桌角。

“看完了？上面写我们俊俊胜出一筹，是吧？……我看我还是给剧场的源吉挂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底看报了没有。”幸子说着朝电话走去。在

她背后，阿势轻抚着春江的背："少奶奶，这下可安心了！少爷这功夫没有白费呀！"

二人说话间，只听得幸子举到耳边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了源吉在化妆间的说话声。幸子听完，便将源吉的话原原本本转述给了春江二人："源吉讲俊俊看过了。看了以后，再去演的夜场……因为点评《加贺见山》的那一段没说什么好话，俊俊上台之前还在嘀咕：'写成这个样子，能算表扬吗？'"

"今儿个晚上，俊俊演完戏是不是直接回家来？"幸子挂了电话，心下盘算着要不要加个菜，开了冰箱东看西看。

"阿俊讲了，今儿有人要来吃饭，要么是和他一道回来，要么自己先上门。"春江道。

恰好在这时候，门口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阿势赶忙过去应门，接着便通报说："来人是三友的，姓竹野，说是少爷叫他来的。"

"还当是谁呢，原来是竹野！"幸子与春江一道去到玄关，只见竹野怀里抱着只大纸箱，站在门口。

"不好意思，来早了点儿。本来想边上找个咖啡馆打发打发时间……可那店今天休息是吧？你看我带了东西，也不方便在外头……"竹野一开口，便絮絮叨叨解释了一通。

"快请快请，进来吧。都是约好的，阿俊肯定一下台就会往回赶！"春江说着，伸手便要接过纸箱。

"这东西重，还是我来吧。"竹野谢绝了春江的好意，别看方才解释得絮絮叨叨，此刻脱起鞋来倒是干脆，"哦哟！好香啊！"这男人一有便宜就卖乖。

"你这箱子里，都装了什么呀？"幸子问道。

"家用录像机，送给少东家的。"

"录像机？就是那个可以把电视上的东西录下来，随便什么时候想看几遍看几遍的机器？这东西，价钱可不低吧？"

幸子吃了一惊，竹野也不理会，大模大样穿过走廊，将纸箱放到了客厅的电视机前："要不趁着少东家没回来，我先把这玩意儿接好吧。有了这东西，以前那些名角儿的戏，就可以看个痛快了！"说着卷起了袖

子。

这时候，门铃又响了起来。

“这么晚了，会是谁呀？”幸子一脸疑惑，前去应门的阿势走回来道：“那个，少奶奶，有个姓野田的人，说要找你……”也不知为何，就连阿势都是一脸疑惑。

“……野田？”春江站起身，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可幸子分明已经有所觉察。

幸子冷不丁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下意识地岔开话题道：“竹野啊，这录像带可以录几个小时？”

春江也没多说什么，几乎可以说是趁着这个当口溜去了玄关。

“什么人？”幸子朝阿势递了个眼色。

阿势压低声音道：“不晓得，是个又寒酸又猥琐的老头子。”言辞间也是半点不留情面。

幸子到底放心不下，跟出了走廊，视线前方，就看到春江推着那个又寒酸又猥琐的老头子的背，正准备去到门外。

按说人不可貌相，可在幸子活了大半辈子的世界里，还从未与这样的老人有过交集。由此看来，这人莫非来自春江的世界？刚一想到这儿，幸子忽就悟道：“对了，肯定是他们两个离开家那几年认识的人。”

不过那之后，幸子虽然一度回到了竹野身边，可因为到底惦念着门外那两个人，她遂谎称要去解手，悄悄出了后门。只听得下行通到大马路边的昏暗的阶梯那儿，传来了春江的说话声：“……你招呼也不打就过来，不是存心添乱吗！”

春江的语声压得极低，像要把声音绞杀在喉咙口，语气里的烦躁不遮不掩。而那老头似乎在唯唯诺诺地应承着什么，声音里莫名透着几分惶恐。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响动，幸子心下一惊回头看去，不知为何，竹野居然也一脸担心地从后门那里探出了头。

幸子猛一下子慌了神，赶忙掩饰道：“应该是店里来问要订什么东西的！”说着，按住竹野的肩膀，把他推回了屋里。

“彰子，你是十六分的车吧？要赶不上了哦！”

楼下传来母亲桂子的催促，彰子一面用吹风机打理着卷发，一面应道："这就下去！"这位彰子，便是吾妻千五郎的二女儿。

费了好一番功夫总算把卷发打理成形，彰子很是满意地冲下了楼。

"至少把牛奶喝了！"母亲桂子从厨房拿来一瓶牛奶，彰子接过便要往嘴边送，桂子赶忙拦住了她，"姑娘家的，没规矩！用杯子喝！"说着，又跑去厨房取来了玻璃杯。到这一步还算顺利，可谁承想，她居然把那杯子底朝天扣在桌上，冲着杯底倒起了牛奶："哎哟哟，倒出来了！彰子，快拿抹布！抹布！"自己一人唱起了一出独角戏。

"妈妈……人家都已经要赶不上车了。"彰子手忙脚乱地跑去了厨房。原本在院子里练习高尔夫的千五郎，这时也把脑袋探进了客厅："你们闹够了没！大清早的，吵死了！"虽说此番景象已是家常便饭，可他还是忍不住要吼上一嗓子。

千五郎直接回到屋里，对忙着擦去桌上那些牛奶的彰子问道："对了，你最近，可有跟达夫见面？"

"啊？……哦，嗯。"

"什么哦嗯？我说你这孩子……"

听了这话，一样在忙着擦去地上那些牛奶的桂子插话说："俩孩子都订婚了，我们女方家里说这说那难免招人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亲家去操办吧。"

"话是这么说，可你想啊，他们那边是寻常人家，仓促点儿也没什么。可我们家不一样，虽然是嫁女儿，但到底是富士见屋的红白喜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准备好的！"

"你这话说的，寻常人家听了非吓死不可。对方可是证券巨头家的少爷。比起我们家，要应酬的人肯定多了去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千五郎这一声似乎应得不紧不慢，语气里却隐晦地流露着"两家门第保不准孰高孰低"的意思。父母这样的对话早已是司空见惯，彰子似乎迫切想要逃离，一仰头喝空了瓶里剩下的牛奶，扔下一句"我走了"，便朝公交站跑去。

现在回想起来，早在彰子刚开始懂事那会儿，父亲千五郎便隔三岔五教导她："结婚一定要找个稳重可靠的男人！""我千五郎的女儿绝对不

能嫁给演员！”

他之所以这么说，自然是因为深知嫁给演员，尤其是嫁给歌舞伎演员的女人是何等辛苦。可彰子却有彰子的看法：妈妈不是挺幸福的吗！被她这么一顶，千五郎总不忘炫耀他对妻子的疼爱：“你个傻丫头，还不是因为爸爸一直在保护妈妈！”

不过，千五郎所言也确实不虚。他的母亲，也就是彰子的奶奶，生活在明治大正年间[(2)]。也是因为赶上了一个世事惊变的年代，关于她那一辈子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留下了好几本传记。

就在大约一年前，彰子依从父母的意思，与久住达夫相了亲。达夫这人性情敦厚，彰子对他抱有好感，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达夫从小学开始读的便是名门庆应，随后又考进了东京大学攻读经济学，这等学历让只念完了初中的千五郎对他青眼有加。于是，二人这桩婚事便干脆利落地定了下来。

当然，彰子毕竟年纪还小，倒也不是说急着想要嫁出去。只不过，在她就读的学校，同学多为富家女，那会儿刚好陆陆续续听到几个同年级的人说，已经有人上门提亲。更何况，说起久住的家世背景，她的同学也都钦羡不已，彰子那时候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这门婚事。

这天，换乘电车颇为顺畅，彰子到广尾的学校时，离上课还有二十分钟。她见时间尚早，便跑去校园里的公用电话亭，极其熟练地拨通了一个号码。话筒里传来的乃是喜久雄的声音，听着像是刚醒。

“你还没起啊？要误场了吧！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到很晚？”

听到彰子清脆的声音，喜久雄宿醉后的烦躁稍稍缓和了一些。他抱起电话去到厨房，套着水龙头喝起水来，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咕嘟咕嘟的声音。彰子简直像能看见喜久雄似的，等他刚一喝完，便立刻发话道：“对了，阳台上的花花，也要记得给它们浇水哦！”

“你不说都忘了……水壶在哪儿？”

“不就在冰箱边上吗？”

喜久雄应声看去，确实有一只塑料小水壶悬吊在那里。

“对了，喜久雄哥哥。”

“不说了以后不要叫我哥哥了吗！”

“对哦，又忘了。”

伴着彰子欢快的笑声，喜久雄拉开了窗帘，只见彰子种的那几盆植株正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

“那……喜久雄，上回说的那件事，我觉得不能再拖了，越快越好。今天早上，我爸妈又说起达夫了……”彰子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你说得对，确实不能再拖了。”喜久雄应道，目光投向了他自己片刻前刚刚起身离开的乱糟糟的床铺。

“爸爸这个月休息。跟要演戏的月份不一样，情绪确实更平和一点。”

“彰子。”

“嗯？”

“我都想清楚了。富士见屋伯伯——就算你父亲不允许我们在一起，就算他要把我赶出歌舞伎界……”

“不会的啦，爸爸不会那样的！而且，我也想好了。不管什么人反对，我都要嫁给喜久雄哥哥！”

挂断彰子的电话，喜久雄走到洗面台边，冷冷盯视着镜子里映出的自己那张脸，自言自语道：“不是你自己决定要做的吗！那就去做啊！”

俊介倚着万菊这座靠山登台复出的公演，在一片赞声中迎来了千秋乐。那之后，他亦是好评不衰，在万菊的提携下，第二个月便进了歌舞伎座，之后又是国立剧场，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大角色。

相较之下，喜久雄这边即使有人叫他去演，也依然是些不知名的小角色。而他那监护人鹤若，更是借题发挥，对他穷追猛打：“这歌舞伎演员啊，要是像这个样子，私生活在电视上被人扒个不停，那上了台不管演什么角色，看的人都会扫兴的呀！”

不过在喜久雄自己看来，不管在娱乐新闻上如何被人嘲讽中伤，演员的归宿终究还是舞台。所以，他对待每一场戏皆是比之前更加尽心尽力。只可惜，这一切就像湿了水的大鼓，任你敲断手，声音都传不到任何地方，也进不到任何人的耳朵里。

喜久雄知道彰子早已经跟人订了婚。不仅知道，以他和千五郎的关系，还曾经送过贺礼。

这也是喜久雄生平第一次因为另有所图，而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本以为，对于自己欺骗女人这件事，内心会更为拒斥……可听着女人全

然不知上当受骗而发出的一声声娇喘，他居然感受到了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淫靡的快感。他同时也在冷眼旁观着这样的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吾妻千五郎这座靠山。他并不爱彰子。但若是为了歌舞伎，他可以爱她。

喜久雄恶狠狠地瞪着他自己映在洗面台镜子里的脸，手上猛一用力，捏爆了手里的牙膏。

“……去做啊……你倒是去做啊！”

他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把漏在手背上的白色牙膏，一点接一点，黏黏糊糊地抹到了他自己的脸上。

门外传来的，乃是一连串烦躁的汽车喇叭声。嘀，嘀，嘀，嘀，嘀，嘀，嘀，嘀。那烦躁看不到头，刚消停没多会儿，马上又“嘀，嘀，嘀，嘀，嘀”地响起来。这一声声叫人不快的声响，就这样回荡在世田谷这片独门独户的高级住宅区里。喇叭应该是卡车喇叭，可以想见，八成是喜久雄那辆停在小路上的车挡住了去路，害得那卡车动弹不得。而此时此刻，就在吾妻千五郎的脚边，喜久雄也一样伏跪在地，动弹不得。

“你、你他妈开什么玩笑！你这个畜生！什么让我把女儿交给你！你、你他妈想都不要想！”千五郎几乎上气不接下气的怒吼，和门外片刻不停的喇叭声重合到了一起。

“爸爸！别这样！爸爸！算我求你了！”千五郎对着伏跪在地的喜久雄的肩膀一脚踹了过去，彰子早已经吓得不知所措，想也不想便抱住了父亲的腿。

“你放开。我叫你放开！”

千五郎把脚一蹬，彰子被他远远甩了出去。母亲桂子忙不迭上前，想要扶起女儿，她的身体也眼看着颤个不停。

“你他妈到底对我女儿干了什么！”千五郎一把揪住喜久雄的头发，将他原本死死贴在地上的脑袋硬生生拽了起来，“我他妈一看你这双眼睛就知道！一看你这双烂了根的眼睛，就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他妈以为能瞒得过我！你这品性早就烂到了骨子里，你以为我看不透吗！”千五郎死死揪着喜久雄的头发，把他整个人拖来拖去，他自己喘得甚是厉害，肩膀剧烈起伏，简直像在失声痛哭。

门外的汽车喇叭依旧不依不饶，嘀嘀嘀嘀嘀嘀嘀嘀，鸣响的皆是卡

车司机进退维谷的焦躁。

“你他妈想都不要想！想都不要想……想都不要想……”千五郎死死拽着喜久雄的上衣，一屁股跌坐在地，他一面喘着粗气，一面使出最后的力气重复着这句话。

“爸爸……求你了，女儿求你了……”彰子就跟个孩子似的泣不成声，她离开母亲的怀抱四肢并用爬了起来，但所去的方向却不是气喘吁吁的父亲千五郎，而是依旧伏跪在地的喜久雄。

“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我告诉你，他就是在骗你！你这孩子怎么就不识好歹呢！这家伙，这个畜生，根本就是在利用你！这么明显，你怎么就看不出呢……”千五郎说出这些话时，喘得几乎像要断气。在他面前，彰子紧紧抱着喜久雄的头，后者脸上淌下的鼻血，正一滴接一滴落在白色的地毯上。

“我说彰子，你怎么就不明白？怎么就不相信爸爸呢！你跟达夫在一起，肯定会幸福的。爸爸绝对不会看走眼！你嫁给演员，特别是嫁给这种混蛋，不会有好日子过，一辈子都要活受罪！这家伙一天到晚脑袋里想的只有戏。管你是病了，还是遭了多少罪，管你怎么哭、怎么求他，他最后还是要站到戏台子上去，根本就不会把你放在心里……”

千五郎的声音几乎已经成了哽咽。在他面前，彰子和喜久雄像要抱团保护彼此似的，蜷着身子缩在一起。门外的车喇叭又响了起来，嘀嘀嘀嘀。到了这一步，邻居们终于忍无可忍聚到了路上，只听得院墙外传来一声不耐烦的询问：“富士见屋老师，在家吗？这车是不是您家的？”

“我不同意，绝对不同意！你要是铁了心跟这混蛋在一起，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千五郎怒喝一声，出了房间。门外继续响起一阵“嘀嘀嘀”的车喇叭，就像要给这怒气火上浇油。

“彰子，今、今天……还是先让他回去吧。”母亲桂子也已经吓得气息不畅。

“不要，我不会让喜久雄哥哥一个人走的。要走，我跟他一起走！”彰子应道，那眼神分外坚毅。喜久雄不由移开了目光，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1) 职业摔跤比赛为了制造看点，通常会将参赛选手分为正反两派。“正派”选手形象光明磊落，多使用规范招式；“反派”选手常常装扮得凶神恶煞，也会使用不规范的险招。

(2)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为明治时代，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大正时代。

第十二章　返魂香

一丰趴在源吉背上来到化妆间，刚一扔下书包，便像个老演员似的，迅即坐到化妆镜前开始扮装。说是要扮装，可他毕竟刚上小学，单凭他自己做不了什么。所以，帮他脱下那身可爱的校服，外加调匀白粉这些工作，皆是气喘吁吁的源吉的差事。

“一丰少爷乖，我们先上妆，上完妆，奖一块巧克力夹心饼！”

其实无须源吉再以零食作饵，在这出父亲俊介饰演政冈的《迦楠仙台花》里，一丰扮演年幼的鹤千代已非一天两天。如今演出已经过半，他虽说年纪尚小，可登台退场的那一套流程，早已清清楚楚地印在了小脑瓜里。

这白粉敷在脸上很是冰凉，一丰忍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忽然听得一声：“一丰，来了？今儿个在学校乖不乖？”话音未落，便有一人快步走进了化妆间，正是俊介。他出去给下个月的戏目拍海报，看样子已经冲了一把澡，刚剃过的眉毛涩涩发青。

“我今天跳绳拿了第一名！”一丰说着下意识地便要睁眼，源吉用化妆刷轻柔地按住了他的眼皮。

“这么厉害？真拿了第一？不是有个小朋友叫真由美，跳绳跳得特别好吗？”

“她今天请假，没来。”

听了一丰这一声回复，俊介不由笑起来，跪坐到他身边，半刻也不耽搁，同样开始更衣扮装。才刚坐下没多久，便看到春江一身正装和服，结束了演出过半的寒暄，回到化妆间来：“哎哟，一丰今儿个真乖，已经让源吉叔帮你上妆了呀。”

“妈妈，书包里有张通知，学校要组织郊游。”

“郊游啊……一丰，对不起，我们家去不了。”

“嗯，一丰明白。不过，老师说要写了贴到联络本上。”

春江打开书包，只见那张通知伴着吃剩的面包和一些零碎东西，一并滑脱出来。

“打搅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畏畏缩缩的声音。

“又是野田吧？”源吉给一丰敷完白面妆，颇不耐烦地朝门口探过身子应道。只见那野田由短门帘的下方露出一张脸来：“请问，有没有什么差遣？”

且说这野田虽说已经年过花甲，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实在太瘦，脸上一道道皱纹格外醒目，比他那年岁该有的还要深，简直像一根木棍套了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

“这会儿没事情可以差遣你。”春江面无表情地打发道，倒是俊介接过了这简短的对话：“野田叔，这边有便当，你拿去好了。看，还剩两三盒呢。”

因为要拍海报，给俊介几人订的高级便当未曾动过。只见俊介用手一推，将便当从榻榻米上滑了过去。这种时候野田倒是分外机敏：“那小老就不客气了。”

正如诸位看官所知，俊介在明治座剧场登台复出的那段时间，这个野田冷不丁地冒了出来，造访了他们在代代木租下的那栋房子。俊介给众人介绍时说得甚是暧昧，只道是“这人从前帮过我们”。那之后，他便三天两头出现在代代木的家中，最后居然就这样赖在全新的丹波屋讨起了生计。

不消说，幸子等人对这来路不明的野田自然抱有几分戒心。不过，先不论背后有何隐情，他这个人倒是老实本分，所以幸子最后也松了口：“既然俊俊说了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吧。”如今，也会使唤他做些跑腿的活计。

等到野田小心翼翼地捧着便当出去后，春江先在郊游通知上签了字，贴上联络本，然后便抖开了一丰即将要穿的鹤千代的戏服。

“对了，听人讲，久雄小哥这次要演八重垣小姐，跟我们这边拼戏。”源吉忽然开口道，他正竖着小指往一丰那张小嘴上点胭脂。

“什么？”俊介一听，猛地回过头。

“……他演八重垣小姐？到底怎么回事？”春江也是一惊，忙跟源吉追问道。

“说是定了十一月，歌舞伎座上《本朝廿四孝》[18]，少爷演八重垣小姐。同一个月，新桥演舞场也上新派(1)的《本朝廿四孝》，久雄小哥演八重垣小姐。”

“可是这歌舞伎座跟演舞场离得这么近，不就等于眼睛贴鼻子吗！”

“还不就是三友那个竹野，他就是要让客人两头都来看。到时候自然会争起来，有人觉得‘还是半弥好’，有人会说‘更喜欢新派的第三代半二郎’。他打的不就是这个算盘吗！不得不讲，竹野这个人啊，这地方可真灵光！”源吉说着，用那蘸了胭脂的手指，指了指他自己的脑袋。

要说这时的俊介，似乎铁了心要跟对方一较高下，已是瞪直了双眼看向化妆镜，开始在脑海中想象自己扮作八重垣小姐登台的情景。

近些年，喜久雄不再出演歌舞伎，而改登新派戏的舞台。在跟诸位禀明个中原委之前，且容在下简略说一说俊介与喜久雄将在同年同月一同扮演的这位《本朝廿四孝》中的八重垣小姐。

话说这八重垣小姐，乃是大领主家的千金。扮演这个角色自然需要修炼淑雅华贵的气度，同时还必须刻画出人物内心秘而不宣的思慕。不单如此，在《深庭狐火》一折的后半部分，还糅合进了“人偶式”这一固定的表演样式。所谓“人偶式”，便是像人偶戏中的人偶一般做动作，这种表演方式旨在以机械的动作反衬人物波澜起伏的内心。表演时，演员必须面无表情，不得眨眼，整条手臂只有肘部以下可动，且必须五指并拢，同屈同伸。整个人都要化作一只人偶，来表现八重垣小姐深藏在心底的恋情。这角色演绎难度之高，绝非寻常角色可比。

“他们那边是不是要用新样式来演？”俊介一面画眉一面问道。

“那边是新派，应该会有女演员登场。不过听人讲，样式还是保留原来的。”源吉应道，他那只手正按在一丰的脑袋上，小家伙此刻已是昏昏欲睡。

就在这番对话的数天后，新桥演舞场十一月的新派戏、由喜久雄出演八重垣小姐的《本朝廿四孝》，举行了制作兼宣传发布会。

发布会上，站在金屏风前的，正是新派戏的头牌名伶曾根松子和一年前正式转入新派的喜久雄。二人一道，接受着叫人头晕眼花的闪光灯的洗礼。面对记者们例行公事的提问，松子答得干脆明快。到了最后一问，忽就有人提出：“前两天，我也采访了歌舞伎座的‘八重垣小姐’，对方说：‘容我斗胆与演舞场的八重垣小姐切磋，一定会倾尽全力演好这个角色。’能不能请第三代半二郎老师也对歌舞伎座的八重垣小姐说上两句？”

这一问直接冲喜久雄而来，无奈之下，他只得拿起话筒，静静答道：“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斗胆与半弥老师切磋，我也会尽我所能演好这个角色。”

说到此处，且将时间稍稍拨转回去。大约在四年前，喜久雄试图利用彰子的感情拉拢吾妻千五郎，不想却触了他的逆鳞。起初，众人都以为千五郎出于对女儿的溺爱，最终会认可二人的关系。不承想，他这一怒居然久久不见平息，到最后还发话说，要与自作主张跟喜久雄同居的彰子断绝关系，所幸被妻子桂子苦口婆心劝了下来。可闹到这个地步，三友也不便再安排喜久雄与千五郎同台，无奈之下只得观望。如此一来，转眼便过去了半年。不消说，喜久雄也曾带着彰子，数度登门拜访千五郎想要赔罪示好，但都吃了闭门羹。那段时间，偏又赶上舆论诋毁喜久雄最甚的时候。一边是丹波屋有了俊介回归，另一边又惨遭吾妻千五郎封杀，喜久雄眼看被逼入了绝境，演艺生涯只怕行将断送。不过，正所谓有神弃之，亦会有神救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彰子的母亲桂子的远亲、新派戏名伶曾根松子，向喜久雄伸出了援手。

可援手归援手，喜久雄自然不愿轻易离开歌舞伎的舞台，他本想一口回绝松子的邀约。但身为一个演员，接连好几个月登不了台终究叫人心灰意冷。加之松子言辞恳切，劝他哪怕一次也好，姑且试一试。喜久雄最终被其说动，客串出演了《妓女夕雾》。

喜久雄在戏里扮演薄命的妓女，一方面，这与他本人在现实中被世间逼得走投无路的形象颇有几分相似，而更重要的，就像要一举宣泄掉长年在戏台上演不了主角的悲愤，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与生俱来的主演气场，到底在这出戏里喷薄而出。开演第一天，气氛便异常热烈，引得戏迷赞声连连。

那段时日，喜久雄已经脱离全新的丹波屋。正是彰子，不顾世俗眼光，一心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

在彻底触怒千五郎之后，喜久雄也不免焦虑、彷徨、迷失自我，纠结着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在这当口，德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不消说，这些年德次也一直伴在喜久雄左右，但他全然不曾料到，他所认识的这个叫作喜久雄的男人，居然会使出如此卑劣的手段，试图利用女人对他的爱以求出人头地。当喜久雄破罐子破摔跟他实话实说时，也不知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只听得德次先低声嘟哝了一句：“我这会儿要是不这么做，以后绝对后悔一辈子！”说着便扑过去，一把揪住了自暴自弃的喜久雄，吼道：“你他妈要是真这么打算，就不要再当什么破演员了！”说罢挥拳便是一顿狂揍，管他是脸还是身体，没给他留半分情面。

喜久雄自然也有出手反击，不过德次几乎已是声泪俱下：“我真是看错你了！我认识的小少爷，可不是这么龌龊的男人！”最终，接下德次那

几拳的，不只是喜久雄的脸或身体，还有他那颗心。

至于彰子后来为何求助于远亲曾根松子，或可说是出于女人的执念。在跟德次大干了一架之后，喜久雄脸上带着红肿，跟彰子一五一十道出了实情。彰子听后，只喊出了一句话："你做事不要做一半好不好！既然要骗，就骗到底啊！"

就这样，喜久雄接连在新派戏里客串了一个又一个角色。毫无疑问，化身成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人站上舞台，让喜久雄又闻到了那股久违而熟悉的香气。

当然，新派所演的戏目与喜久雄所爱的歌舞伎不同。比起样式，新派更注重写实，追求的并非样式之美，而是鲜活的情感。可即便如此，在接连出演《歌灯笼》《梦之女》及《白丝瀑布》等新派名戏之后，喜久雄十七岁那年在京都南座剧场以"花井东一郎"之名首登舞台时所闻到的那股甜雅的香气，还有那好似在梦中泄了精一般、不可公诸人前的飘然迷幻的快感，终于又再度向他袭来。

而且那时，喜久雄已经三十过半。到了这个年岁，也不知该说是隐隐带上了几分阴郁，还是该称其为与生俱来的邪魅，他身上的那种气韵和他本就俊美的容姿相得益彰，简直到了臻于纯熟的地步。他那男人所特有的令人垂涎的美艳，不论演妓女还是铁娘子，都一样藏无可藏。而被这美艳一击而中的看客，离开剧场时莫不是面色绯红，双颊火烫。如此一来，就连之前那些电视节目和杂志给人灌输的所谓喜久雄的恶行劣性，也都在不久之后反转成了一种魅力。

时下，越来越多的演员开始参演电视综艺，打趣卖笑讨好观众。在这股风潮中，喜久雄不苟言笑的性情，反倒显露出了老派英俊小生所特有的风骨。结果，他出镜亮相的次数越少，那些戏迷们对登上新派舞台的喜久雄便越是狂热。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眼见着千五郎态度依然没有回转，重返歌舞伎舞台近乎无望，在曾根松子屡次三番的邀请下，喜久雄终于同意正式转为新派戏演员。不过，事实上也引出了一个难题。在那之前，从歌舞伎转投新派的演员倒是不在少数，不过依从惯例，必须更改名号。

而喜久雄，却与这更名的规矩斗上了。

依照他自己的说辞："花井半二郎这个名号，是已故的花井白虎师父传给我的，于我而言极其珍贵。我知道也有人责怨说，像我这样的人没

有资格承袭这个名号。但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更希望背着这个十字架，把我这一辈子都赌在演戏上。”

最终，出面说服众人允许喜久雄任性而为的，乃是梅木。那时，他已经从大阪大国电视台退休，以顾问的身份回到了三友。

过去，他出于一己之善念而为喜久雄做的种种安排，到头来反倒陷他于困窘。为了做出补偿，梅木不仅竭力游说三友高层，对吾妻千五郎也可谓是三跪九叩，极尽了各种礼数。

就在喜久雄正式转投新派之后，命运的风向来了一个大转变。首先，因为喜久雄的加盟，新派开始积极上演歌舞伎的剧目。如此一来，虽然不同于过去竹野为俊介策划复出大戏而采用的摔跤模式，但这一次，吹起新风的新派和捍卫传统的歌舞伎，两者的关系偏巧就如字面所示，演变成了世人最是热衷的二元对立。观众们也是分出了新派派与歌舞伎派两大阵营。甚至在不知不觉间，还诞生出了一批人称“半半族”的戏迷。这“半半”二字，取的便是新派的“半二郎”之“半”和歌舞伎的“半弥”之“半”。

正是顺应了这股潮流，才有了这一次喜久雄在新桥演舞场出演新派版《本朝廿四孝》、俊介在歌舞伎座出演歌舞伎版《本朝廿四孝》这样的同月共演的安排。且说这演舞场和歌舞伎座离得极近，正可谓是鼻子贴着眼睛。二人过去倒也有过在同一月份分别在这两座舞台上演出的先例，但若要说扮演同一出戏里的同一个角色，还真是前所未有。向新派提议这次演出的正是竹野，如今他已从大国电视台荣升回了三友总部，进入企划部任职。而接到这项提议的曾根松子，也是一位承袭了赌豪血统的女中豪杰，当即便跟竹野一拍即合，欣然应下了这件事。

这个时候，由此又生出了一件让喜久雄和俊介的人生峰回路转的大事。推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带着俊介重返舞台，之后还一直给他充当后盾的小野川万菊。万菊听说竹野要让二人同月共演《本朝廿四孝》，顿时觉得有趣，遂提出：“哦哟，这倒是有意思！既然是这样，拿一只瘦死的青蛙跟一只喂饱的青蛙斗，可没看头。不如我来插一手，给他们两个好好练一练，叫他们把看家本事统统都拿出来！”

正是应了这句话，此处便是宣称要指点二人排练的万菊所住的公寓。只见俊介站在前厅的那扇自动门前，按响了门铃。

没多会儿，便传来了帮佣妇人的应门声。俊介搭电梯上到公寓上方的某一层，走廊到底最后一间便是万菊的公寓。几年前，万菊抱怨一个

人住实在不便，卖掉了世田谷那栋独门独户的房子，搬进了这间坐落在番町[2]的可将皇居绿植尽收眼底的公寓。

起初，也有些老戏迷对此颇有微词，责怨说当代首屈一指的歌舞伎名伶住进洋房公寓实在有失风雅。可万菊本就偏爱新鲜事物，决定迁居后当即找了个著名的家居设计师，将装饰风格改成自己中意的模样，之后还添置了一整套由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家具和灯具，转眼间便打造出一座惬意舒心的府邸来。

万菊这间公寓足有近两百平方米，里面还有一间标准规格的练功房。当然，若是跑跑跳跳，难免会吵到楼下居民，但就常规排演而言，已是绰绰有余。

且说俊介被领进练功房后，换上浴衣等了一会儿。只见万菊嘴角沾着糖粉走进屋来，迫不及待开口便是："人偶式这个东西，到底还是要演出跟人偶不一样的地方来，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说完这话，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过于心急，遂补了一句，"那个，我刚刚正好在跟喜久雄讲这个。"

这时，大概跑去别处休息了的乐师也回到屋里，调好三味线，排练正式开始。

这天指导的正是《深庭狐火》一折中的人偶式。俊介二话不说，照着他自己平日练习的样子，和着三味线跳了起来。可没跳多会儿，万菊便打断道："你现在跳不好也情有可原。不过，你跳的这东西，不是人偶戏里的人偶，而是一个吊了线的木偶。"

"对不起。"俊介说着单膝一弯，准备跪听万菊指教。可万菊却拉着他的手臂，将他扶了起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因为你这脑袋，一直在晃。你看好了，像这样站起来的时候，你是这个样子的，脑袋会晃。不能这样，要这样。"

万菊身形利落地跪下、站起，做了个示范。就如他所说，那双手脚确实在晃，但唯独脑袋稳稳地盘踞在脖颈之上。

俊介也迫不及待地试了一遍。可不知为何，他越是急着想要变作人偶，这脑袋便越是左摇右摆晃得厉害。

"你自己想想，光是学人偶的样子，这怎么行呢？不能去学，要变成人偶。"万菊道。

俊介脑子里也明白这个道理，可偏生就是做不好。

“就人偶式这一段来讲，喜久雄真是要比你好上一两分。”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万菊排演时总会提到喜久雄，“说到底，喜久雄那个人，长得就跟人偶戏里的人偶差不多，这一点有好也有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特别适合这个角色。不过呢，人若是一天到晚都顶着一张俊俏的脸蛋，也是很可悲的！你想想，等到那光鲜亮丽的戏演完了，被扔到仓库昏暗的角落里，那张脸也还是那么俊俏。现在这世道，不管什么都可以一笑了之，这么一来，就更可悲了。”

不知为何，俊介在那面巨大的镜子里映出的他自己的身上，叠了喜久雄的身影。

在东京赤坂的电视台的走廊里，春江走着走着，忽就听到有人叫她：“阿春妹子？”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竟是许久未见的弁天，身后还带了一众跟班。

“果然，是阿春妹子没错吧？好多年没见了！你来这里做什么？”弁天一认出她就分外热络，任由过去那份亲近瞬间炸了开来。细细看去，只见弁天从头到脚皆是时下流行的设计师品牌。相不相称不好说，但那一身就像缠了块黑布般的装束，早已没了过去他跟俊介和喜久雄他们一道，来大阪北新地的俱乐部喝酒玩闹时的影子。

“阿春妹子，你可以啊！真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梨园女主人的样子了！”弁天将一众弟子和跟班打发去了化妆间，看春江的眼神似乎更多了一层怀念。

“弁哥，真是好多年没见了！我总在电视上看你的节目呢！”

“阿春妹子，你可真是一丁点都没变！”

“嘴巴真甜，别以为我会信你。”

“我这可是真心话！坦白跟你讲，我以前，还喜欢过你呢。”

“少来了！”

“不骗你。你住西成那栋小破房子的时候，我还给你送过冰箱，你不记得了？”

“好像是送过。那冰箱是偷来的吧？”

“什么话！怎么可能吗！”

说来也真叫是不可思议，不过就是跟弁天聊了这么几句，那一年离

开长崎去大阪之后的事，竟一幕幕浮上了心头。

“对了，你来这里做什么？”弁天似乎又想起了方才的问题，再一次问道。

“来拜会一下业务部的人。”

“跟资助人联络感情，是吧？”

“嗯，算是吧。”

“不过话说回来，这感觉也够奇妙的。我现在这个样子跟你讲话，还是觉得久雄才是你男人。”

走廊上到底人来人往，春江也实在不好接茬，弁天迅速反应过来，改变了话题：“对了，他们两个正在演的戏，听人讲叫好又叫座！是在歌舞伎座跟演舞场演同一个角色，对吧？我也一直想去看看，可像我这样的，就算去了大概没几分钟便睡过去了。而且，那德次也跟我讲：‘你就别来了，给你那么好的位子，来了也是张着嘴睡大觉！’”

弁天的装扮虽已大改，可越聊越能感觉到，他还是过去那个弁天。

“阿春妹子，现在可有时间？”

“我没安排的呀，但你不是要录节目吗？”

“走，到下面的咖啡厅聊聊去！”弁天不由分说拽起春江的手，朝电梯走去。过了这么多年，他终究还是曾经那个和春江搭讪的小混混。记得那年春江离开长崎，自己一人站在了大阪站前，弁天上前便是一句：“小妹妹，哪里来的？第一次到大阪是不是？都写在脸上了呀！”

不过如今，弁天到底是红极一时的笑星，二人刚一走进咖啡厅，客人们便开始交头接耳。在玻璃窗外的马路上，没多会儿便有人停步看起了热闹。

“搞什么，来这边就是想跟你安安静静讲两句话。这下好，反倒更闹腾了。”弁天说着，要了一份水果芭菲，春江感慨道：“弁哥以前就喜欢吃甜食呢。”

“记得那时候，你总给我们炸甜甜圈，现炸现吃，好怀念的……”

“是呀。你还要蘸黄豆粉，蘸蜂蜜呢！”

春江似乎在回想久远的过去，弁天出神地看着她的脸，忽然感怀万千地说：“不过，阿春妹子，你可够厉害的！虽然我不晓得你跟阿俊一道

消失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可他现在又回到了戏台子上，还演得特别好。”

“是呢。想我们在那小破房子的公用厨房里炸甜甜圈那会儿，做梦也想不到……不过弁哥，你才厉害！什么《弁天搞笑电视台》《弁天棒喝世界！》，到底有多少节目直接冠了你的名字呀？”春江率直地钦佩道，弁天回她：“我也蛮努力的，是吧？”虽是半开玩笑，却也颇有些得意。

“现在开了电视，没有一天不看到你！我就在想，弁哥也是梦想成真了。记得你以前喝醉的时候，还讲什么‘我就是讨厌那些大人物，讨厌那些个被这世上的人当成大人物的家伙’，还说‘要把那些个人身上的画皮一层一层剥干净，把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地方给推下去’。”

听着春江道出这些熟悉的话，弁天似乎有些羞臊。他原本是个遗孤，在天王寺村的艺人一条街长大。正因为春江知道这些内情，所以在她面前，心中的感慨更深几分。

就在这时，几个弟子过来接人了。只见他们在弁天身边一字排开：“师父，快要开录了。”

“晓得了。”

“哎哟，弁哥现在可不就是个大人物吗！”春江故意逗他。

“什么？你说我是大人物？”弁天听了陡然一惊，简直像遭人羞辱一般涨红了脸，“我这样的可差远了！退一万步讲，要是我真变成那个样子，那我立马撂挑子，不再当艺人！”

“看你讲的，又来了。”

“我可不跟你开玩笑。万一我要是真变成了什么大人物，我就给他来一个‘著名艺人弁天行窃被捕’，或者‘著名艺人弁天猥亵被抓现行’！反正怎么丢脸怎么来，叫这个圈子名正言顺地把我给封杀喽！”

“我说弁哥，你才是一点都没变！”

“我这讲的可都是认真的。嘲笑天王老子，可是我们艺人独享的特权。要是艺人自己变成了天王老子，那还搞什么搞？！”

单是听着弁天干脆利落的声音，就足以让春江回想起过去在大阪的那段叫人怀念的时光，仿佛只要她转一转头，便可以看见年轻的俊介和喜久雄。

眼看录节目的时间便要到了，弁天最后说：“难得这么久才见一次，

搞半天都在讲我的事，真对不住。不过，想想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不管是我还是德次，还有阿俊跟久雄，只要对着阿春妹子，我们讲起自己的事来，就没完没了。你们出走那阵子，阿俊没少跟你撒娇吧？我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

听了弁天这话，春江不由苦笑，挥手道：“弁哥，有空再聚。”可也不知为何，直到弁天的身影消失不见，他那一句“阿俊没少跟你撒娇吧？我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依然在耳边久久不散。

那年跟俊介跑出大阪后，二人最终在名古屋落了脚。当然，他们并不是想好了去的。离开大阪之后，季节由夏入秋，二人颠沛流离了好一段日子。先是从城崎温泉开始，去了有马和皆生。之后又渡往四国，去了道后和钝川。然后一路进到九州，去了黑川和雾岛。二人走到哪里算哪里，过了好一段流浪生活之后，最终落定在了名古屋。

说来也怪，如今回想起来，在那段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流浪生活里，春江究竟跟俊介说过些什么话，记忆里居然什么都没留下。唯独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格外强烈地印在她脑中：那时明明只有她和俊介两个人，可就是莫名觉得喜久雄也和他们在一起。

就比如，俊介起床去洗澡，春江在旅馆客房等他的时候，总感觉俊介会跟喜久雄一道回来。那感觉很是奇妙，春江猜想，那时的俊介恐怕也有同样的感受。

在那段浪迹四方的日子里，二人谁都没有提过死。也有几次俊介深夜未归，春江不免忧心。可即便那时，她心里仍有依靠，觉得俊介身边始终有喜久雄相伴。

“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的事全都自己做。”这便是那段日子俊介最常说的一句话。因为出生在歌舞伎世家，这么多年，本应亲力亲为的事几乎全由他人代劳。这话绝非夸大其词。小到日常起居的琐事，大到练功排演的日程安排，他生下来到现在，根本就没靠自己的腿走过一步路。据俊介讲，他父母总说：“这些个事情就是在浪费时间，不做也罢。”从不给他尝试的机会。听到俊介道出这些话时，家境贫寒的春江简直被他那份幼稚给惊呆了，不敢想象眼前这个男人居然就为了这么点事，便从大阪离家出走。不过反过来，她也同情俊介的处境，他不得不活在恐慌之中，就好像什么都没学便被逼着握起了飞机的操纵杆。

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二人一路南下，去到九州指宿那一带的时候。某一天晚上，他们一如平常同床共枕，俊介忽然冒出一句：“现在就算看

着这个东西，也不会想起久雄的脸了。”说着，用手指轻轻抚弄起春江背上的文身，“对了春江，你怎么会想到要刺这个？就那么喜欢久雄吗？”

春江那时喜欢喜久雄固然不假，但在文这个文身时，十五岁的她苦苦忍耐着一针一扎的刺痛，在心里默默念叨的却是：“我不会输！不会输给任何人！”

短短两句话，道尽了她的心声：不管是今后遇到的瞧不起自己的人，还是那些在背后对这文身指指点点、嘲笑自己的人，都不能输给他们！

“差不多，该出去找些活计做做了。”也就是在那时，俊介嘴里冒出了这句话。窗外的红叶已经染上了秋色，连九州都已迎来深秋。

后来二人之所以去了名古屋，一是因为这么些日子在乡野的温泉乡转了一大圈之后，二人开始意识到年轻男女长期逗留难免会招来异样的目光；二是因为偶尔也有几次曾被人搭话：“你是歌舞伎演员吧？”若想要避人耳目隐居一段时间，只怕还是都市来得方便。

就这样，二人姑且在名古屋落了脚。俊介二话不说，做起了所谓的“日结工作”。他似乎一心想避开歌舞伎，暂时远离那个世界。

然而，那段时间春江到底是看明白了，俊介归根结底也一样不是一个忠厚可靠之人。不过话说回来，这“忠厚可靠”与“吊儿郎当”的区别，跟世人惯常的认知其实略有偏差。世人眼中忠厚老实的可靠之人，其实都懂得在关键时候、关键地方偷个工，放个水。相反，那些并不可靠的人，不知为何大凡不谙此道，所以不管做什么，到最后都会把自己逼上死路。

在下这么说，想必会招来许多人的驳斥。但真要说起来，会耍些小滑头的才能忠厚可靠；相反，耍不了小滑头，迫不得已只能耍大滑头的，最后就成了吊儿郎当。难道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话说在名古屋做起了日结工作的俊介，偏偏就属于后者。开头那两天，他上工比谁都早，流汗比谁都多。可三天一过，到底是做不惯的活计，遍体酸痛不说，早上甚至都起不了床。这种时候，若是忠厚可靠之人，想必会说明原委，告个假休息一下。可骨子里就不可靠的人，不懂得此类变通，生来非黑即白，总以为请假便是认输，以至于对自己心生厌弃，想着真要请假还不如辞职，到最后便甩手不干了。

那些个夜晚，春江每每被人踢到脚睁眼醒来，便会看到俊介抓挠着

自己的身体，像是被梦魇所苦。

他那样子极度诡异，就像要抹掉生来黏在身上的某种东西，可又无论如何抹不干净，所以便狠命地想要将它撕扯下来。

到最后，还是春江出去谋了份差事。她在名古屋荣地区找了家酒馆，奉茶待客不出两三日，过去在新地坐台的经验便展露无遗，没过半年，就接管了一家不小的店铺。

前文里阿势也曾评点过，说从小看着俊介长大，他那性子往坏里说就是少爷脾气，一旦惯着他，撒起娇来没个底。事实上，在名古屋那会儿，自从春江出去工作后，俊介马上原形毕露，在二人租借的廉价公寓里，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难得见他出门一次，不承想，大白天的便跑去玩小钢珠。春江终于忍无可忍怨了两声，可最最感到其人一无是处的，终究还是俊介自己。生下来到现在，事事皆由旁人代劳，忽然有一天要他自己行动，自然不知该从何做起，如何行动。面对这样的自己，他不免从心底感到失望，那份沮丧和颓废叫人目不忍视。

俊介虽说是自己离家出走，但他内心的某个角落似乎打着算盘，准备先修行一两年，然后再重回他的梨园世家。而他所谓的修行亦是简单至极，他似乎认定了问题出在自己娇生惯养上，缺的正是脚踏实地的生活历练。所以便打算早出晚归，干活干到汗流浃背，借此来弥补不足。可正如前文所说，他这第一步便踩了空。到头来，就连这位富家少爷所设想的天真幼稚的人生疾苦，现实世界都不曾给他。事事皆想尝试，却又事事无能为力。没过多久，他心里便像伸出了无数条蜘蛛腿，乱如麻絮。

所幸，那时租的那间廉价公寓的房东倒是个风雅之人，一有空闲便拉着俊介聊戏曲、侃历史。偏巧俊介对这些方面涉猎甚广，故而两人相谈甚欢。一来二去，那房东便对他提议道：“你一个年轻男人成天窝在家里算什么事。我在鹤舞开了家二手书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来帮帮忙？”房东这一问一举扭转了暗流，俊介当即便去店里帮工。比起做不惯的体力活，这工作显然更合乎俊介的性情，于是他第一次时日长久地做了下来。说来也巧，这二手书店倒卖的正是曲艺表演类的专业书籍，涵盖能剧、狂言、歌舞伎、木偶戏以及日本古典乐，乃至传统舞蹈。

那段时间，不管工作还是在家，俊介都在翻看店里的书，拿到哪本读哪本。书里的内容对外行的春江而言一窍不通，俊介却是啃得津津有味，脸上的神情充实而满足。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感觉妙极了！就像我

小时候得着了一堆零散的拼图，现在一片一片都可以拼起来了！”

总之，就是他懂事之后听来的那些关于歌舞伎的东西，这一刻终于被拆解、串联到了一起，仿佛可以一窥全貌。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就在二人离开大阪快满一年的时候，春江腹中怀上了俊介的孩子。俊介得知怀孕的消息后，那欣喜的样子超出了春江的想象。他迫不及待便道出了今后的计划：等到孩子呱呱落地，他便准备带着春江回家里去，一切从头来过，到时登记结婚和更改户籍这些个正规的手续也要一应补齐。春江听了这话，才醒悟到原来俊介这场出走所下的决心不过尔尔，心下不由凉了半截。可一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她转而又现实起来：在这种地方再怎么逞强也没意义。

那个时候，正是俊介出走之后，三友的梅木多方斡旋，准备捧一捧喜久雄，安排他在道顿堀座剧场连演了三个月，可最后却以失败收场。之后，低迷不振的喜久雄，跑去参演了社会派推理电影《迷雾巡礼乐章》，博得了些许赞赏。可以想见，俊介或许曾在心里轻巧地盘算过：要是喜久雄就这样转行去了电影界，那么他重新回到丹波屋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二年，春江诞下一个男婴，取名丰生。因为早产，孩子很是瘦弱，只有四斤上下，但那清亮的哭声毫不逊色于其他婴儿。

春江至今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她和俊介给丰生裹上老式的婴儿服，三人搭着新干线去了大阪。也不知是有多紧张，俊介一路抱着丰生，那双手自始至终抖个不停。

那时他们没有去到大阪的家里，去的是那个月俊介的父亲第二代半二郎登台演出的中座剧场，因为俊介希望能先求得父亲的谅解。

二人算准演出结束的时间，从热闹的御堂筋路转进了剧院旁的小巷，来到后台的出入口，像躲着人似的等在路边。没多会儿，便看见俊介的父亲半二郎走了出来，不过脚底下似乎有些飘忽。二人默默看着，只见源吉本打算送他上出租车，可半二郎却一句话将他打发了：“没事，我能走。这眼睛再不用用，可就越来越瞎了！”但等源吉真的走了，半二郎却又不得不用手摸着剧场的外墙和路边的自动售货机，一步一探地走过来。

虽说那之后又过了一些时日，半二郎的眼睛才因为糖尿病恶化而彻底失明，登台退场都需由喜久雄牵手引路。但俊介眼看着父亲一年半没见，竟成了这般可怜的模样，不由哑然失语。而春江望着丈夫的侧脸，

也是觉得分外心酸。

俊介抱着丰生上前叫了一声，半二郎先是看了看俊介的脸，而后又看向他怀里的丰生。这期间，他脸上的神色丝毫未变。

“父亲，儿子回来了。”俊介说着深鞠一躬。半二郎倚电线杆站着，两眼直直地盯着他。

俊介又道：“这么久都没跟家里联系，是儿子做得不对。”

也不知双方沉默了多久，只见一群醉汉从御堂筋路转进巷子，像要把二人吞没似的蜂拥而过。就在那之后，半二郎终于开了口：“这是你的孩子？”有那么一瞬，他几乎要伸手去摸丰生的额头，却硬生生忍了下来。

“是个男孩，叫丰生。”俊介将怀里的孩子朝前一送，想让半二郎抱上一抱。可半二郎却挪开了视线：“现在你还来做什么？”说罢，又重新摸着墙壁和店铺招牌，步履蹒跚地走起来。

“儿子有些话想跟父亲讲，不会占用太多时间，父亲可愿意听一听？”

听了俊介这句话，春江也下意识地走到二人身边。半二郎忽然停下了步子，死死盯着春江，简直要把她这个人盯出个洞来：“这孩子是你生的？”

“是我们太不懂事。我是……”春江本想介绍一下自己，半二郎却伸手打断了她，两眼凝注着丰生的睡脸道：“多亏你照顾俊介。我老头子在这里谢过了。”说罢，便是一个鞠躬。

“您千万别这么讲。反倒是我……”

“姑娘，我想跟我儿子单独谈一谈，你看可以吗？”半二郎甚是礼貌地打断了春江，慌得春江赶忙闭上了嘴。

“俊介，跟我去喝一杯？”半二郎说着，只带了俊介一人上了出租车。

那之后，二人去了一家名为“花见楼”的料亭，俊介小时候便常常跟着半二郎来这里。老板娘一见半二郎父子隔了这么久再一次双双现身，不由大喜过望，也顾不得夜色已深，不但为二人备下了酒菜，还应了半二郎强人所难的要求，叫来了弹唱的艺伎。

然而，等那老板娘刚一出了包厢，半二郎便冷冷地问道：“说吧，你

现在跑回来，到底为了什么事？”

“儿子回来，就是想要从头来过。”俊介答道。

“也就是讲，你现在跟当年那个夹着尾巴逃掉的男人不一样了，是吧？”

“儿子平日里一直有练功。儿子相信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歌舞伎有了新的理解。”

俊介话音刚落，便有一个老艺伎快步走了进来，脑门上微微渗着汗珠。

“哎哟，君鹤姐，你怎么特为跑过来了！”半二郎又惊又喜。

“我听人讲俊俊回来了，所以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呀！”君鹤此时已是声中带泪。

“那浴衣可有帮我拿来？”半二郎问道，君鹤赶忙解开了包袱皮。

“来，俊介，把这衣服换上。”

“啊？”

“啊什么啊，别给我装傻！总得验验水准吧？又不能你说回来就回来，你自己也晓得没那么简单的，是吧？”

半二郎的态度不容置辩，俊介也想不出如何反驳，只得去往隔壁屋子换衣服。

“君鹤姐，上次大阪舞蹈节是不是演了《本朝廿四孝》？你就弹弹那里头的《深庭狐火》那一段……俊介，这一折你总该会跳吧？”

半二郎隔着拉门扬声问道，俊介听了不由心焦：“这么突然都没个准备……”

“你就跳跳那里头的人偶式，跳错了也不妨事。只要看看你这身段，我马上就能晓得，你骨子里到底变了没变。”

俊介换上浴衣回到包厢时，君鹤已经将三味线抱在了怀里。

“都准备好了？”

半二郎示意开始，随着君鹤“哈”的一声呼喝，俊介应声而舞。虽说他的成长都来自书里，只有脑袋鼓鼓囊囊，可还是迫不及待想要跳给父亲看。

诸位看官也已经知道，这《本朝廿四孝》里的八重垣小姐乃是极难演绎的一个角色，更何况，他要跳的还是那段人偶式。尽管俊介已是倾尽全力拼了命地在舞，且君鹤的三味线也在以琴音相助，可他越是焦急，他那颗心就与所演的角色离得越远。短短一瞬，君鹤那张脸映入眼帘，面颊上分明已有两行清泪。虽然她手里的拨子依旧弹拨得强劲有力，可她内心却已经知道希望渺茫。

抬眼看去，半二郎也已转开目光，看向了别处。俊介姑且把舞跳完，君鹤已在一旁背着二人低低抽泣。只听得半二郎道："我再给你一年。一年以后要还是不行，就说明你确实不是这块料。今儿个在这里，我就把话跟你讲清楚。你再去练一年，假如到时候还是不行，我就把这半二郎的名号传给喜久雄。听明白了吗？你可记好了。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半二郎静静放下喝清酒的小杯，先是扶着木柱，后又摸着拉门，自己便要走出包厢。君鹤见状赶忙起身："慢些个！有台阶，一个人危险！"说着便要追过去，可又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向一言不发看着榻榻米发呆的俊介，语速极快地说："你阿爸就是个刀子嘴，别看他那样子讲，心里头是盼着你回来的。你要晓得这一点！"

那天在料亭发生的一切，俊介也是过了许久，才原原本本告诉了春江。那天晚上，他回到宾馆见到等在那里的春江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考试没考过。不过，我不会放弃。"说着，便一把抱起了已经睡去的丰生。

想必那时的俊介心里依旧在盘算着，就像父亲说的，再有一年便可以回到丹波屋，当然前提是必须比现在更加努力。

那次回到名古屋之后，俊介越发热衷于研究歌舞伎，他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而对各地乡村从江户时代开始传续下来的所谓"乡土戏"萌生了兴趣。从北部山形县酒田市的黑森歌舞伎，到福岛县南会津的桧枝歧，从埼玉县小鹿野的长野大鹿，到香川县小豆岛的肥土山，俊介趁着节假日走访了不少地方，开始对歌舞伎寻根溯源。

虽说是俊介自己选的路，可他那时的生活很是清贫。所幸，在这清贫的日子里，丰生一天天健康长大。与此同时，对令他爱恨交织的歌舞伎，他的造诣也是一天深过一天。或许对俊介而言，他活了那么些年，从没有哪段时间可以过得像那段日子那般充实。

那个晚上，丰生也跟平时一样沉沉睡了过去，俊介陡然注意到孩子

呼吸越来越急促。他合上看了一半的书，手刚摸上丰生小小的脑袋，掌心里便传来一股火烧般的滚烫。俊介慌忙卷起被褥，只见那晶莹白嫩的皮肤上，已经扩散出一大片红红的湿疹。

那时已是深夜，春江上班未归。俊介手忙脚乱地抱起痛苦不堪的丰生，冲下廉价公寓的楼梯，嘴里念叨着："医院、医院……"他那时已是仓皇失措，抓起一楼的电话听筒便想叫救护车，可忽然想起房东关照过电话线被老鼠咬断了，要等到明天才能修好。若是这样，还是附近的诊所快。俊介一转念，急奔出公寓，拔腿便往诊所跑，中途跑掉了草履，赤着一双脚到了诊所前。他对着门一通猛捶，可那玻璃门里头就是迟迟不见亮灯。还是找个公用电话吧。俊介再一次拔腿狂奔，但在这一排排建的都是廉价公寓的落魄街区，要想找一部公用电话谈何容易。刚巧这时有辆出租车开过，俊介马上喊着"停车！停一停！"急追上去，可对方似乎没有察觉。到了这会儿，俊介已是心急如焚，他看了看怀里的丰生，那张小脸已经没了血色，方才急促的呼吸也变得孱弱无力。这种时候，也不知是招了谁的怨恨，偏偏还落下了冷冰冰的雨点。

"丰生，坚持住！丰生，一定要坚持住！"

俊介紧紧抱着丰生，飞奔到大马路的车道上，朝隔壁街区的综合医院跑去。管他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快给我停一辆下来！每每有车灯逼近，俊介便会高高扬起手。可在这样一个雨夜，又是一个徘徊在车道上的男人，谁又敢停车搭理？响起的只有不耐烦的喇叭声。即便这样，俊介还是呼吼着"救命！救救他！"苦苦哀求着一辆辆从他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而就在他那双臂弯里，也不知带着什么样的念想，承受了什么样的苦痛，丰生走完了他短暂人生的最后一程。

虽然已是无力回天，俊介还是浑身湿透地冲进了那家综合医院，嘴里不停呼喊着："来人！快来人救救他！这孩子是丹波屋的继承人！他可是丹波屋最重要的继承人！"

关于丰生的死，若是一定要安上一个病名，或许可以叫"婴儿猝死综合征"。这病原因不明，也没有先兆，患病儿童大多身体康健，没有明显的病症，却会在睡梦中突然夭亡。

俊介在自己怀里痛失爱子，他的悲恸无以言表，那份绝望眼看着化作了对丰生的悲悯：和他这个富生富养、衣食无忧的丹波屋少爷相比，丰生住的是廉价公寓，睡的是薄薄的被褥，最后还在阴冷的风雨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俊介哀叹："要是我忍下这口气继续留在丹波屋，这孩子就可以被很多人护着，这辈子都可以过得很幸福！退一步讲，就算他这辈子不幸福，可至少……至少也可以死得比这体面！"他心中懊悔，难割难舍，即便眼泪哭干了也还是悲泣不已，短短几天，一头青丝便熬出了白发。

春江强忍着悲痛给丰生操办后事，她哭着央求俊介："你就给大阪的阿爸他们捎个信吧，也好叫他们给我们家丰生烧一炷香。这孩子在这边开心地笑过，睡着以后那张睡脸别提有多可爱。我希望你阿爸，还有全世界的人都能记得才好！"

可俊介却一口回绝："不、不不，不要通知他们。丰生死得这么惨，都是因为我……因为丹波屋……因为那该死的歌舞伎！"

那一刻，这个年轻、也远未成熟的父亲急需一个迁怒的对象。他抱着丰生幼小而冰冷的身体，久久不愿撒手。

"丰生献出了他小小的生命，肯定就是为了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演员。"

许多年后，俊介进了戏班，时不时便会念叨这句话。而在他领悟到这一点之前，等待他的却是失去丰生之后，长达数年颓废自毁的生活。

春江和阿势二人正在张罗晚饭，忽就听到玄关处传来一声开门声。"大概是阿俊，我去好了。"春江说罢，就着围裙擦了擦手，走上了走廊。回来的果然是俊介。

"今儿个晚上，东亚玻璃公司的老总不是叫你应酬吗？"春江一面取出拖鞋，一面问道。可俊介只是点了下头，便朝走廊深处走去。春江见状，跟了过去，只见他对着佛龛两手合十，嘴巴里念念有词。

"出什么事了？"春江不由跟进房去，打开了佛龛上的灯，将丰生那张跟白虎并排而放的小小的遗像，稍稍往灯光下面挪了挪。

"你倒是讲句话呀，到底出什么事了？"春江又问。俊介似乎已经向佛龛汇报完毕，伸手取过了丰生的遗像："刚刚接到消息，因为《本朝廿四孝》的八重垣小姐，我得了'艺术选奖'(3)。"

"什么！"

"你也不用惊讶成这个样子。就是之前演的八重垣小姐，让我得了'艺术选奖'。"

"真的？"春江膝盖一软，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乱讲。”俊介说着微微一笑，那神情真是何等明朗。

“真的是真的？阿俊真的得了这么厉害的奖？！丰生你听到没，爸爸得奖了呀！”春江一把从俊介手里抢过丰生的遗像，“要欢呼万岁！万岁！丰生，来，你也跟我们一道欢呼万岁！”

大概是听到了春江欣喜若狂的呼喊，本来在二楼的一丰和幸子，还有阿势，也都一个个聚拢过来。春江刚一说了得奖的消息，幸子当即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一丰显然还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阿势手里则握着一柄汤勺附和道：“这个当然要欢呼了！”于是，众人便将俊介围在中间，三呼了万岁。

“我去打个电话。”俊介说着朝走廊上的电话走过去，春江不觉竖起了耳朵，只听他道：“喂，请问喜久雄在吗？”

一听到喜久雄的名字，幸子也赶紧来到走廊上，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只听得俊介继续道：“没什么事，就是想跟你道个贺。久雄，恭喜了……嗯，是呢。谢谢。彼此彼此，都可喜可贺……嗯？说的也是，再会了。”

没说几句，俊介便挂了电话。看到春江等人都已经聚到了走廊上，他不由苦笑道：“久雄也得了同一个奖。我是歌舞伎，他是新派戏，同一个月，演了同一个角色，得到的认可也都一样。他那边也有人在欢呼。那声音，八成是德次。刚刚彰子接电话的时候，好像也带了些鼻音。”

“那你们两个岂不是要站在一道？领奖的时候，要站在一道的吧？”春江脱口问道。

俊介接下去还要回去应酬，春江将他送到门口：“阿俊，你跟久雄可有联系？”

“没，好几年都没联系了。刚刚总算又听到他的声音了。”

这四年来，为了重新回到歌舞伎的世界，想必俊介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即便那角色是由竹野一手安排的，他也一样演得尽心竭力。

“那么久雄在电话里讲了什么？”俊介眼看便要钻进出租车时，春江追问道。

“久雄也跟我道贺了。不过，他叫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他讲‘我们两个注定是对手’，就是要相互较劲，客人们才会觉得有意思，才会来看我们的戏。”

到头来，为了在这一方天地里博得一线生机，喜久雄也一样下了决心，去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1) 即“新派戏”，由歌舞伎派生而来的剧种，题材比传统歌舞伎更广，演绎世态炎凉与人情风物，更迎合大众趣味。

(2) 指东京千代田区的一片高级住宅区，坐落于皇宫外围护城河“千鸟渊”以西，江户时代将军家直属武士的房子便建在这里，明治维新后也有许多大臣及文人居住于此。

(3) 日本文化厅设立的奖项，每财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在不同艺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艺术家，下设“文部科学大臣奖”和“文部科学大臣新人奖”。

第十三章　白鹭姑娘

执迷不悟阴云笼，月晕满夜，

痴心一片，情之所惑。

在一片寂寂而落的雪花中，只见白鹭化身的窈窕女子，一袭白无垢和服(1)执伞而立，随之响起的正是那首满含哀怨的长呗名曲。

此番场景如梦似幻，由此揭幕的乃是一出《白鹭姑娘》[19]。

戏目开场，先是一段女子爱到走火入魔、心怀痴怨的舞蹈。随后一个抽衣变装，女子化身娇俏活泼的市井姑娘。由此，台上气氛一转，以舞蹈演绎豆蔻女子的春心萌动。之后，等到戏目过半，气氛再度翻转。女子换上绣有鹭羽图案的白底长袖和服，演绎在地狱里饱受煎熬的苦痛，身体也随之越发虚弱，最终殒命。戏中这一段段舞蹈，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版画。

最先凭着这出《白鹭姑娘》在世间赢得满堂彩的乃是俊介。他得了“艺术选奖”后没多久，便在国立剧场的舞台上献演了这出戏。要说这《白鹭姑娘》，若是追根溯源，大致可分为三个版本。其中上演最多的，当数宝历十二年（一七六二）第二代濑川菊之丞在市村座剧场表演的《雏鸟柳上鸣》版的选段。而这一次，俊介则还原了文化十年（一八一三）上演之后失传已久的《四季咏寄三大字》版，全由他自己钻研古籍，并加入新的诠释后编排而成。

俊介的这出《白鹭姑娘》古典而庄重，他所演绎的白鹭化身，不但演出了白鹭的梦幻和优美，还颇为传神地展现了鹭之化身所具有的野性。普通看客自不必说，就连那些眼光挑剔的老戏迷们，也是对之赞不绝口。

就在这当口，闻风而动的仍是那个竹野。现如今，此人的身份与其说是三友职员，不如说更像一个独立的王牌策划人，在娱乐圈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另一边，这时的彰子虽然仍未得到千五郎的谅解，但已在喜久雄的个人工作室做起了总经理。那时，竹野抛给彰子的提议便是：“能不能请第三代半二郎，用一种更加新颖的方式，演一演这《白鹭姑娘》？”

彰子听了，当即找到喜久雄商量。而这喜久雄早已经听说俊介那出

《白鹭姑娘》博得了满堂彩，身为演员的斗志已被点燃：“其实我还真有个想法。”他迫不及待道出的方案，竟是与歌剧演员同台献演。用喜久雄的话说：想在女高音的咏叹调中舞一舞这出《白鹭姑娘》。

然而，彰子毕竟出身梨园世家，对于那些尝试失败受挫的消息，看过也听过，当即表示反对。不过，和喜久雄争着争着，她忽就转了念头：“我们不要在国内小打小闹，索性找个世界级的歌手一起合作，没准真的有戏。”

这般无所畏惧的性格，恰恰是富家小姐的优点，也是缺点。要说这彰子，母亲不谙世事、悠游自在；父亲专事演艺，一门心思扑在歌舞伎上。或许正因为是这二人养育出来的孩子，彰子虽是娇生惯养，却有种说不出的沉稳干练，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身为演员经纪人，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手腕。这一次也是如此，事情一经商定，她便迅即行动起来。先是从一众富家小姐妹的父亲里，挖出了一个和柏林爱乐乐团搭有人脉的伯伯。之后又兜兜转转多方斡旋，打探到名扬世界的歌剧女高音莉莉安娜·德琦素来对日本文化颇有兴趣，似有合作的意向。彰子二话不说，孤身一人直接去了莉莉安娜居住的巴黎，居然一举谈成了合作事宜。诚然，莉莉安娜那时已经年过半百，声望不可与鼎盛时期同日而语，但无可否认，她仍是一位名扬世界的歌后。彰子前脚刚回国，后脚便去找了竹野。之后，便有条不紊地筹备起这出喜久雄与莉莉安娜同台献演的大戏。

且说这次东京公演虽然只有短短七日，却引得媒体竞相报道。不说别的，莉莉安娜哀婉凄切的声线，与喜久雄所演的白鹭化身那举世无双之美两相呼应，一时间竟抢走了俊介的风头，压过了他那出被人盛赞野性洋溢的《白鹭姑娘》。

如此一来，没过多久，巴黎的剧场便盛情相邀：希望此剧务必移师巴黎。

“咦？阿德哪儿去了？”

话说这巴黎之行，去的乃是巴黎歌剧院。

剧院化妆间的梳妆台上，装饰着一圈华丽的金色镶边，虽说只是演员换衣上妆的地方，可天花板高得要人抬头仰望。喜久雄问出上面这句话时正一面抹着白粉，他这一声引出了一连串的回响。在他身后，《世界报》的记者和摄影师定定地注视着一身浴衣的喜久雄，还有他脸上涂

抹的白面妆，那神情简直像在窥探一座深不可测的东方之渊。

“德哥刚刚还在的……”嘴上回着话，手里正用红茶壶泡着日本煎茶的，乃是喜久雄的弟子花井蝶吉。此人年方十七，几个月前刚刚拜入师门，第一次侍演来的便是巴黎歌剧院，这少年真是何等的造化。

在国外演出难免会不适应，喜久雄特意提早过来上妆，可换戏服的时候没了德次到底不方便，他遂吩咐道：“阿德那家伙，搞不好又去看天花板上的夏加尔[2]了。蝶吉，你快去找找！”

蝶吉领了喜久雄之命，急匆匆冲出化妆间。彰子进门时险些跟他撞个满怀，只听得她道：“婆婆她们说已经从酒店出来了，想早点儿过来，到这歌剧院里头转一转。”这“她们”说的是阿松和她几个朋友。为了给喜久雄捧场，几人不远万里从长崎赶了过来。

“出酒店了？一群乡下老阿姨，不会走丢吧？”喜久雄忧心道。

“我说去接她们，可她们硬说没几步路，不会有事的。还说路上要顺道去一下咖啡馆。”

母亲几个倒是悠哉，喜久雄不禁哑然。这时德次回到了化妆间，他刚才果然在那空无一人的音乐厅里看夏加尔的穹顶壁画。“这也太抓人了，感觉要被吸进去！瞧多久都瞧不腻。我这人叫是不懂画，都这样了，要是来个懂画的，还不得死在那下头？！”看样子这边这个也一样悠哉。

“阿德，你倒说说，看夏加尔的穹顶画看出了什么感觉？”喜久雄顺着他的话问道。

“要说感觉嘛，像是能听到‘啦啦啦、啦、啦啦——’的旋律，觉得自己背上也长了对翅膀，正轻快地飞来飞去，可自在了！”

法国记者从陪同翻译那里听了德次的感言，笑了起来，继续采访道：“请问登台之前，有没有什么仪式之类的？”

喜久雄一听，画眉的手忽就顿住了：“登台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我十七岁开始，一直在登台。早上起了床，进剧场，上妆，然后登台，天天如此。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像这样在化妆间里过。一天的大部分，其实也就是人生的大部分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身在异邦，喜久雄答问时，话多得不同寻常。记者带着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扫视了一圈化妆间，与德次、彰子，还有蝶吉相视而笑：“也就是说，这地方就跟你们的家一样。你们休息在这儿，

说笑在这儿，吵架、庆祝也都在这儿。我们这些人在家做的事，你们就在这儿做，是这样吧？”

“要这样说的话，还是吵架吵得多！”德次应道。

这种时候若想故弄玄虚，大可以吹嘘什么“化妆间是个神圣的地方，化着化着，角色就会慢慢降临到自己的身体里”。可事实上，每月二十五天，无关周六周日，剧院皆要开演。而那剩下的五天，则要排演下个月的剧目。因为一整年几乎都是如此，所以别说笑闹争执，就连吃饭、剪指甲，甚至看个牙医，都是从这化妆间过去。正因为这样，演员必须具备超越常人的专注力。有些人从迈出化妆间的那一步开始，有些人则是站到台边候场区的那一刹那，而若是吾妻千五郎这个级别的老戏骨，哪怕上场前一刻还在台边跟人闲话相扑，可只要身子从小方凳上站起来，那一瞬间他就会化身成地地道道的女装小哥菊之助(3)。

巨大的水晶吊灯辉映着夏加尔的穹顶壁画，灯光悠缓地洒落而下。话说这巴黎歌剧院，建于一八七五年，乃是新巴洛克样式。围着那座瑰丽奢华的舞台，建了一圈金碧辉煌的二层及三层座席与包厢。此刻，席间已涌入大批看客，大家皆想亲眼看一看这只从东方展翼而来的白鹭。少顷，舞台渐暗，只见纱幕后方隐隐现出一排穿正装宽肩和服的长呗歌者。那一个个身影，好似苍茫雪原中朦胧浮现的古老日本的幻影。

执迷不悟阴云笼，月晕满夜，

痴心一片，情之所惑。

第一声长呗刚一唱响，涌来巴黎歌剧院的看客们，便迫不及待地热烈鼓掌。舞台上，闪出几片白色雪片，喜久雄一袭白无垢和服，由舞台正中的升降台缓缓登场。霎时间，响彻剧院的掌声戛然而止。望着这只飞降到巴黎歌剧院的美丽白鹭，莫有一人不曾敛住了呼吸。

片片白雪中，白无垢和服的裙底静静探出一只白色分趾袜，还有那喜久雄的指尖，就连最上层的看客都仿佛觉得触手可及，看客们的心魂转眼便被摄了去。台上，只见一人吟唱着哀婉的咏叹调，一步步走向白鹭，她便是在这方土地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莉莉安娜·德琦。看客们只觉得像是自己登上了舞台，正伸手抚触着那只白鹭。

起初世人都觉得长呗和咏叹调根本唱不到一起，但实际上了台，二者在人类情感这一点上产生了共鸣。无法言说的白鹭，心声化作了咏叹调；而无法飞翔的歌手，情感化作了鹭之舞。两方天衣无缝地交汇成了

同一个世界。

且说这次历时七天的巴黎歌剧院公演大获成功，反响远超预期。在千秋乐那日的庆功宴上，不单是日本驻法大使，就连法国著名女星和世界顶级设计师也都齐聚一堂，歌剧院的墙面上还亮起了“BANERLANG”半二郎字样的灯饰。那一夜的巴黎，被清一色染上了“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色彩。

即便在喜久雄一行自法国凯旋之后，这番闹腾也不见收敛。走进书店，杂志排了一排，封面皆是站在巴黎歌剧院舞台上的喜久雄。打开电视，弁天那些笑星搞怪模仿的，也都是喜久雄所演的白鹭姑娘。如此一来，就连对歌舞伎毫无兴趣的年轻人，也都知道当代最美的女形当数花井半二郎。他们甚至习惯了这样的说法，在学校将美少女直接赞为“班里的半二郎！”。

而另一边，若要问那时的俊介是不是人气低迷，倒也并不见得。俊介的外形本就谈不上出彩，比起美艳，他的戏素以共情为卖点。这边喜久雄愈是演得华美热闹，反倒愈加反衬出他如亚光银器般朴实无华却深藏底蕴的风采。这样的戏路亦颇为资深戏迷所好，自有人对他青眼有加。

说起来，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九州的辻村亲自给喜久雄挂了一通电话。

在化妆间里，最先接起电话的乃是德次，只听他咕哝道：“这可真稀罕，辻村叔打来的。”

喜久雄接过听筒，里头传来了辻村的声音，却没了往日呼风唤雨的气势：“喂，久雄啊？混得不错嘛！”

“辻村叔，从巴黎捎给您的红酒还凑合吗？”

“你不晓得，我那医生一直关照我不要喝酒，可我一晚上全给它喝光了！”

“您直接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吗？”

“那个，还真有件事，想找你给辻村叔帮个忙。讲起来也真叫快，到今年，你辻村叔接手爱甲会就要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恭喜恭喜啊。”喜久雄嘴上如此应道，脑海里想起的却是二十年前，在那场帮派火拼中饮弹而亡的父亲权五郎，还有那之后，他和德次二人坐上卧铺车来了大阪的那段日子。

“这次，我们辻村兴业要办创立二十周年的宴会，我想索性热闹些。你那《白鹭姑娘》现在不是很火吗？所以想请你到宴会上，给你辻村叔跳一出。”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当时黑社会帮派的处境。那段时间，日本警察厅牵头，发起所谓的“灭顶作战”，成果渗透到了全国各地。但凡在警方看来有那么些影响力的广域黑社会组织，其首领及干部，包括还在服役或受审的，皆被列入了稽查名单。警方意图切断帮派与社会的联系。

辻村过去曾在九州威震一方，自然一早便上了黑名单。不过，因为他善于交际，年轻时起便与本地声望卓著的政客名流多有往来，这些人脉自不用说，加之他还一手创办了涉足金融及土木行当的常规企业“辻村兴业公司”，在组织架构上独立于爱甲会，且规模不断壮大，这些年来可谓钻尽了法律的漏洞。

依照辻村的说法：“跟权五郎大哥在世的时候比，我自己都觉得我这黑帮老大做得无情无义、卑鄙无耻。这些个，我都承认。可现在，混得开的就是那些比我还要卑鄙、还要无耻的混蛋！这世道，只有卑劣、龌龊的小人才能够活下去！”

确如他所言，这些年九州的势力格局一直在变。大约三年前，辻村的根基尚且坚如磐石，不管大事小事，只消暗地里使个手段皆可摆平。可自从被检方诉以违反《刀枪管制法》之后，形势便急转直下。

在这等风口浪尖，辻村要给辻村兴业办宴会庆祝二十周年，且要办得盛大隆重。若是一语道破，这恐怕也是辻村亮出家底、东山再起的最后一次机会。

“辻村叔您放心，这二十周年的宴会，我一定给您好好跳！”喜久雄的答复几乎没有片刻迟疑。

“我就晓得你一定会答应。你要是能来，可真是给我长脸了！”辻村的声音里，带着发自内心的欣喜。

然而，喜久雄刚一挂断电话，德次便道：“小少爷，我不同意你去！”

他劝喜久雄道：“这么些年，我们确实受了辻村叔很多恩惠。可你要想想，在这么个风口上，去帮他这样一个忙，对小少爷你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德次在这种时候横插一嘴，自然有他的道理：“小少爷，我跟你说个

事，你听了心里头可不要不舒服……”据他讲，其实这次去宴会表演，对方最先请的并非喜久雄，而是弁天。

德次道：“这也合情合理。这年头，管你再怎么大红大紫，比起一个歌舞伎演员，那肯定是请弁天这种天天在电视里露脸的笑星，更加受人欢迎。”

不过，德次接着又说，弁天已经一口回绝。要问缘由，对于这些个风声，弁天那鼻子别提有多灵敏。据传，这次宴会或许会上演一出逮捕大戏，警察厅准备借此向世人展示他们为清剿黑社会帮派付出的努力，顺便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帮派组织。近些日子，这消息在坊间已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喜久雄一面朝手心呼气，吹干化妆粉里调入的酒精，一面听完了德次的劝告。他故意打趣说：“看来二十年的时间到底够长的，居然能让我们混黑道的阿德讲出这些话来！”

“这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警察真来抓人，你被卷进去试试？！你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起色，到时候可就前功尽弃了！”

“……阿德，”喜久雄打断了唾沫横飞的德次，“辻村叔是什么样的人，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做事情滴水不漏，比起我，自然会先找弁天。但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么多年还是靠他渡过了不知道多少难关。”

“话是这样讲，可小少爷……”

“不，阿德，你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要是我这次不帮辻村叔，那我这个人，就不配活在这世上。”

“你这话，夸张了啦……”德次语声渐弱，他深知喜久雄素来如此，一旦心意已决，多少杠杆都撬不回来，“算了算了，拿你没辙。要是真出了事，我德次给你当盾牌，当利箭！”

偏巧就在这当口，德次接到了市驹从京都挂来的电话。近些年，市驹不单做艺伎侍宴，还在祇园开了家小酒吧，生意兴隆，忙得不可开交。喜久雄自不必说，德次也同样奔忙于各地的剧场，还飞去了巴黎的歌剧院，总也抽不出时间去京都露一露脸。市驹打来电话说，绫乃已有好一段时间不曾归家。

那时绫乃十三岁，若只是住到女同学家里倒也罢了，只可惜现实情况似乎并非那般单纯。事实上，德次早在半年前便听市驹诉过苦：“绫乃

那丫头进了中学以后，开始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搞在一起。前段时间放暑假，居然招呼也不打，就开始在外头过夜了！”据市驹说，绫乃每每夜不归宿，她便会出言训责，偶有几次也曾忍不住动手。可她越是训得厉害，绫乃便越发变本加厉，回家的时间愈来愈少。按说这种事本该找喜久雄商量，但市驹坦言：“你也晓得，那丫头讨厌她阿爸讨厌得不得了。这事情单靠我这个当妈的，实在对付不过去。所以也顾不上什么家丑不外扬了，只能找阿德你想想办法。”

回想起来，过去那个活泼可爱、几乎可说精力过剩的绫乃肉眼可见地起了变化，正是在喜久雄因为私生子风波遭到世人唾骂的那段时间。那时电视上翻来覆去播放着喜久雄在若狭海滩怀抱绫乃的照片，她脸上像个罪犯似的被打上了黑条。据市驹说，绫乃只是一动不动，呆呆看着屏幕上自己的脸。

市驹也曾关切地问她：“学校里的小朋友有没有讲你什么？”

绫乃却答：“要是他们敢讲，我就加倍还给他们！”

看那样子，似乎也不曾在学校里遭遇霸凌。加之她母亲到底是祇园当红的艺伎，从小到大一有机会便教导她：“你可听好了，我们都是祇园的女人，很多地方跟平常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才特别，懂了吗？”也不知是不是这教导奏了效，那时候，绫乃身上并未像身边人忧虑的那样起什么变化，反倒是她一直以来比男孩子都要争强好胜的性子，看似收敛了几分，以至于有人逗她：“总算有点女孩子样了。”想必那时的绫乃虽然年幼，却也在苦苦压抑着自己。

然而，就在她升入初中后不久，这场风波的影响到底还是爆发了出来。最先变的乃是发型和服装。当时正值痞子文化当道，绫乃刚上初一便染了红发，烫了爆炸卷，还顶着一脸般若鬼面[4]似的妆容，长长的裙子拖曳在地。没出几天，那身装扮便引起了高年级学生和外校一些小流氓的注意。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都要惹些事端，前一日刚在某地跟人打了群架，后一日又换个地方学人飙车。弄得市驹去警局接人的路上，都忍不住在出租车里哭出声来。

不过即便如此，绫乃肚子一饿，终归还是会回到家来。加上那阵子酒吧刚刚开张，市驹本就忙得晕头转向，所以忧心归忧心，却也只是以为孩子到了叛逆期，一心等着这地狱般的日子自己结束。殊不料，时间一天天过去，绫乃的行为反倒变本加厉。市驹忍无可忍，只能向喜久雄求援。喜久雄忙里偷闲好容易回了家，可面对他的责骂，绫乃甩着头发

乱发脾气，发疯似的将家里的碗碟砸了一地。看到女儿这副模样，喜久雄也只是怔愣着不知所措。到最后，绫乃鞋都没穿便夺门而出，还是德次想尽办法，把人给找了回来。

那之后，德次对绫乃也很是挂念，但无奈他与喜久雄二人每天都不得闲。好不容易下周开始总算能告假休息一阵，他也正盘算着要去探望一下绫乃的情形，不想先一步接到了市驹的电话。

“好，我明天就坐头一班新干线过去！”德次已顾不得其他，当即应道。市驹听了，已是声中带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总觉得这次要出大乱子。阿德，真是麻烦你了！”

不消说，喜久雄心下也明白，理应赶过去的本该是他。可第二天的戏总不能缺场，遂只能道一声：“阿德，拜托了！”忍下心中断肠般的煎熬。

就这样，德次将各项事宜悉数交接给蝶吉后，动身去了京都。

第二天，德次赶到冈崎家中时，只见市驹一脸倦容，憔悴不堪，不知是不是已经找了一圈。只听她道：“阿德，不好意思，每回都要麻烦你……”

“这种见外的话就不要讲了，有什么线索没？”

德次一问，市驹便道：听人说，近些日子绫乃和一个飞车党的男人打得火热，那男人去哪儿都带着她。

“至少先吃个早饭吧。”市驹挽留道，德次却把旅行包往她怀里一塞：“这种事情一秒都耽搁不得！我是过来人，蛇爬过的路，到底是蛇最清楚。”

德次匆匆出了门，直奔而去的乃是一个混混的家。弁天在京都的黑道上多少能说上些话，此人正是昨晚德次找他介绍的，说是“京都那些事，找这家伙准没错”。德次找上门时，弁天似乎已先一步知会了对方，只听那人开口道：“大哥您要找的妹子，我猜是飞车党‘疯石’里头，那个叫阿隆的男人一天到晚带在身边的丫头。”

且说这弁天引介的小哥，年纪轻轻就没了门牙，裤子上还留着漏尿的痕迹。用弁天的话说，能从帮派全身而退已是万幸。

“多谢了。小兄弟，看你也是个俊小伙，现在这模样可惜了。这钱拿去，把门牙补上。”德次说着，从钱包里抽出三万日元递了过去。

“谁让这门牙不能用医保呢！”小哥笑着接下大钞，“大哥，我看您也是道上混过的，应该晓得要把那妹子弄出来，可没那么简单。”

“说的也是……”德次闻言静静点头，“不过这门牙不能用医保，都是鬼扯！”说罢，笑着转身离去。

紧接着，德次去了阿隆父母家。二老在桂一带开了家小铺子，正在收银台边吃着便当。德次上前打听绫乃的去向，乃是阿隆母亲应的声：“我们跟那不孝子已经断了关系。房子就在这后头，你自己找去吧。”那双眼睛已是了无生气。

德次依她所言，绕到铺子后面，一把拉开房门。只见玄关的水泥地上，满是少男少女脱得乱七八糟的鞋，几乎无处落脚。莫非阿隆父母平时就住铺子二楼？这房子显然已被阿隆和他的同党霸占。

说来诡异，门前虽有那么多鞋，房里却无半点动静。德次踩过鞋阵，鞋也不脱，直接踏上了飘着灰尘的走廊。客厅里，吃剩的零食、即食汤包的袋子，还有便当的残骸扔得到处都是。只闻得一股腐肉发馊的气味，跟近旁厕所的恶臭交杂在一起。

陡然间，德次想起了进立花组之前，曾住过一阵的同伴的家。他们这些人总算从那地方逃了出来，可现如今，难道绫乃又被人拖了回去？一想到这，德次只觉痛心疾首。可痛心归痛心，他还是走上了狭窄的楼梯，这次冲入鼻腔的乃是油漆稀释剂刺鼻的气味。只见楼上房门大开，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屋内放了一张暖桌，一众年轻男女横七竖八躺卧在地。里头有个女孩已是半裸，还有个男孩翻着白眼，口吐白沫。

屋子里闷着稀释剂的味道，夹带着年轻男女唾液的气味。

德次一眼扫去，只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没有睡进暖桌，自顾自躺靠在拉门边，正是绫乃。

他不由在心里喃喃道：“大小姐，对不起，德次来晚了！”

德次留意着不踩到这些孩子，走进房去。他轻柔地推晃绫乃，在那一脸浮夸的妆容下面，浮现起的仍是幼年时那张桀骜不驯的女童的面容。

“这不是白鹭姑娘吗……”

听到德次的声音，绫乃睁开了眼睛。那一刹那，她尽管心慌意乱，可嘴上仍旧回应道：“……啊，天狗！”在那涣散的眼神之下，道出的正是二人碰面时的暗语。

“大小姐，我们回去！”

“……嗯。不过，我感觉好累，站不起来。”

绫乃连自己站起身都已做不到，那天，德次将她抱去了医院。遗憾的是，此事并未就此了结。

因为吸了油漆稀释剂，绫乃症状不轻，头痛、晕眩、呼吸困难、耳鸣、幻觉，一样不落。在她住院接受吸氧和其他一些治疗期间，那个叫阿隆的少年带着几个跟班来了医院，意图将绫乃带回去。

所幸，那天碰巧是德次守在病房。他在走廊上截下了阿隆几人，拽着对方的头发径直拖去了停车场，正色告诫说：以后再敢靠近绫乃，看我德次宰了你！

“这事儿跟你个大叔有屁关系！”那阿隆偏就不听，还想再去病房。德次对着他的脸一通猛揍，直打得他眼睛出血，将之赶跑了。可惜到了这一步，事情仍未收场。人要偏离正道可谓轻而易举，但要回归正途却又谈何容易。

阿隆几个隶属的飞车党被一个名为“南组”的黑社会帮派认作了分支，没出几天，南组组员便领着脸上缠满绷带的阿隆来了医院。随着几下平静的敲门，德次开门一见这阵仗，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我们上外头去吧，别吵到其他病人。”

德次领着一行人去了医院大楼外的吸烟处，找了张长椅坐下，给围站在他身边的三个男人也递上了烟。

领头的男人接过其中一根：“老哥，那姑娘可是我们一直在照管。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你们可晓得，她是花井半二郎的女儿？……看这架势，肯定晓得吧。否则，区区一个离家出走的初中小丫头，也劳动不了哥几个。”

说话间，已有一些住院的病人远远打量起德次几人。

这时，德次用指尖揉灭烟头，吐出一句：“麻烦哥几个带我去事务所走一趟吧。”

领头的男人，仅在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在开去事务所的奔驰车里，手握方向盘的少年看样子才上初中。

德次坐在车里，若要说他脑海中不曾冒出过辻村那张脸，那绝对是在扯谎。只不过，他决意不向辻村求助，理由有二：一是因为前不久他

还劝喜久雄别去参加辻村的宴会；不过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么多年，喜久雄一次都不曾借助过辻村所掌控的暴力。如今想来，无论是鹤若不近情理的欺压，还是媒体真真假假的爆料，喜久雄若是有意，完全可以仰仗辻村当时一手遮天的势力，不管是将鹤若生吞活剥，还是暗地里操纵娱乐新闻，按理说皆是易如反掌，随心所欲。可喜久雄没有那么做。凭着这一点，德次从喜久雄身上感受到的，乃是他对自己出身极道的血脉所秉持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尊严。

南组事务所设在京都市区，房子奇形怪状，好似木结构的老商铺上直接加放了一座崭新的简易拼装房。门前别说门牌，就连电力和煤气公司的贴纸都见不着。

德次由几个男人领进屋去。事务所里烟味弥漫，单就一张巨大的皮革沙发分外扎眼。只见一人坐在一幅达摩祖师的挂轴前，体态样貌跟画里的达摩一模一样，此人便是南组头目。

那个头目圆眼一瞪，盯着德次道：“……老子没工夫跟跑腿的闲扯，要谈就叫那丫头的父亲半二郎自己过来。”

头目说罢便要出去，像在宣告跟你已无话可说，德次赶忙叫住他道：“在下今天过来，身份就是半二郎的代理。还望大哥不要驳人面子。”

头目闻言停下步子，那对仿佛随时可能掉出来的眼珠子里，眼见着渗出一道道血丝：“你什么来头？”

“在下是半二郎的跟班。”

“可以啊！这演员的跟班都像你这样，这么有胆魄的吗？”

转眼间，头目那对眼珠忽就没了气势，反倒笑起来：“你这家伙，今儿过来是准备把命搁这里了啊？现在帮派里的小喽啰，都没几个能像你这样的！”

听了头目这话，德次不由露出一丝苦笑。他也是到这时才恍然悟到，原来他站在这里，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

“你也晓得，这丫头的父亲就是那个半二郎。我本来都盘算好了，以后就指靠这丫头，结结实实地捞些好处。不过看这样子，以后不管干点什么，你这家伙都会跑出来搅局啊……”头目忽就换上了一副热络的口吻。

“谁叫我十七岁开始，就跟在那半二郎后头，隔三岔五给他擦屁股

呢！”德次回笑道。

“你别看我这副模样，我也看过些歌舞伎。正所谓‘尽忠守义，命不足惜……’。”

头目嘴里道出的这段念白，乃是《四十七武士忠臣藏》第九折里，名为加古川本藏的武士的台词。德次迎着他投来的目光，接续道：“‘……舔犊护子，父母亦然。’”

歌舞伎剧目多的是家臣为了忠义舍身，而这句台词极不寻常，竟在宣称：既然为人父母，吾亦不惜为子女舍命。

“……你这家伙有点意思，我喜欢！管你是忠义还是护子，老子敬你这份心，那丫头我不要了。断个指头回去吧。”

头目嘴里轻轻巧巧地蹦出这句话时，反倒是南组的兄弟们一片哗然。至于当事人德次，在道出那句“舔犊护子，父母亦然”的时候，心里便已有了觉悟。或许，早在他让人把他领到事务所，甚至，早在他决意要从帮派撑腰的飞车党那里带回绫乃的时候，这份觉悟就已经在他心里了。

那之后，德次面前仅放上了两样东西：一块白木砧板和一柄光可鉴人的凿子。

只见德次卷起袖口，含了一口酒，面不改色地准备停当。

头目不由感慨：“你这家伙，给演员当跟班，可惜了！”

“没办法，谁叫我跟那么个美男子拜了把子呢。”

此刻德次已将那柄锋锐的凿子对准了小指的指关节，他说着话，便将自己的体重压在了那柄小小的凿子上。

福冈最热闹的街区当数天神，由此延伸开去的主干道上，种植的红叶已染上了秋色，正当秋意最盛的时节。那红艳艳的叶片飘飞着落下，直往来来去去的路人肩头上掉。

格兰酒店就建在这条主干道上，从方才开始便有一辆辆黑色汽车陆续抵达。酒店门厅承袭日本现代建筑风格，庄重典雅。只见那门厅前，爱甲会与辻村兴业的年轻小弟一字排开。宾客们一身带家徽的黑色和服或纯黑大衣，下了车来。小弟们毕恭毕敬地迎候在侧，只不过，那一声声“一路辛苦”并不那么整齐划一。这都是因为这次宴会排场大得超出必要，实在腾不出人手迎送宾客，遂只能胡乱纠集了一批附近的飞车党，

临时雇来凑个人数。

且说眼下，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里，到场的不单是“二战”后与爱甲会素有往来的九州各地帮派的头目，还有那之后辻村涉足的土木与金融业界的关系人士。另外，那些在这类正经业务中出任顾问等职位的本地政治家，其本人自然不可能出席，不过也都派了秘书代为露面。不同的桌子，围聚的男宾风貌迥异。他们的妻子个个盛装华服，只消出现在宴会上便足以令场面生辉。再加上几个虽算不上一线却也是小有名气的演歌歌手和演员，以及一众青春靓丽的侍酒女郎，墙边还架起了拍摄用的摄像机和照明器械，如此一来，气氛愈发地隆重起来。

这时，辻村领着多年的发妻走进了宴会厅。二人迎着耀眼的灯光，从那扇双开门里走出来时，现场顿时淹没在一片掌声中。

辻村被引到舞台上，他在刺眼的灯光下眯缝起眼睛，从容不迫地扫视了一圈敞阔的宴会厅，显然已习惯了这等场面。只听得他开口道：“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拨冗出席我们的宴会。我在过来的路上，从车里看着外头，看到这门口大马路上的叶子都已经变得通红，忽然就想起了这些年发生的许多事情。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原来我这男人也是会怀旧的……”

伴着辻村这番略有些湿腻腻的讲话，宴会正式开席。几个来宾先后上台致了辞，推杯换盏间，酒也下了肚，座次也乱起来。在一片冉冉散开的紫烟中，众人穿梭往来，这厢忙着交换名片，那厢拉着合影留念，气氛很是祥和。

若要追究起来，辻村这固若磐石的根基最早出现裂缝，正是因为那个和他长年交好的众议院议员津田一郎陡然失势。辻村与这津田关系很不一般，甚至还曾把爱甲会的小弟借给津田充任秘书。可就在数年前，津田的选区与另一选区合并。而他被并入的地方，乃是所谓奠定日本现代体制之根基的名门望族代代世袭的地盘，那个在明治时代靠着冶铁炼钢发家致富的旺族素来根基稳固。不消说，对方往来的帮派乃是令爱甲会望尘莫及的广域大帮星野组。结果，那津田一郎很快被挤出了先前加盟的众议院派系，当即便丢了饭碗。而爱甲会也是遭了池鱼之殃，地盘皆被星野组下属的分支帮派瓜分了去。

虽说近况惨淡，可就眼前这场二十周年贺宴的盛况来看，关于辻村日薄西山的传言竟有几分让人不敢轻信。而辻村自己虽说脚底下的钢索随时可能说断就断，可心里却依然抱着莫名的乐观和狠绝的执念。一方

面想着兴许还能雄风再起，另一方面则打定了主意即便要摔，也一定要拽着不管是谁的胳膊，拖个人一块儿陪葬。

“各位来宾，请恕我们冒昧地打断您。接下去将进行舞台表演，宴会厅内的灯光将会变暗，还请诸位回到自己的座位，感谢您的配合。”

广播响起，宾客们纷纷回桌入座。宴会厅内顿时暗下来，仅剩下那片紫烟弥漫于四周。与之相反，一层纱幕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从那后面传来的乃是一排长呗歌者的歌声，以及三味线的琴音。

定睛望去，舞台上已是白雪纷飞。

执迷不悟阴云笼，月晕满夜，

痴心一片，情之所惑。

纱幕后方，只见喜久雄一袭白无垢和服，缓步走向已化作雪原的舞台。他每踏出一步，都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此番景象美得令人窒息，宾客们甚至忘记了鼓掌。仿佛在那白鹭无言的注视与展翼中，连他们自己都被夺去了发声的能力。在这一片雪景里，唯独台上那只白鹭的体温似乎隐隐传到了指尖上。

此刻辻村也是一样，两眼定定地望着舞台，感受着那些微的体温。但不知为何，在他眼里，台上飘飘而落的不是雪花，而是外面飘舞的红叶。

他眼前忽就浮现起了生母红肿溃烂的后背。年幼的辻村挥着一双小手赶了又赶，却还是有一群黑乎乎的苍蝇聚在那背上。

八月的长崎，教堂的礼堂密不透风，笼着一股臭气，简直能把人的鼻子熏歪过去。地板上满是烧伤的病患，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不论年幼的辻村怎么哭喊“救救我娘”，他一个孩童的声音，瞬间便被淹没在重度烧伤患者凄厉的呻吟，以及大人们四处寻找骨肉至亲的呼喊中。接连好几个晚上，辻村不离不弃一直守着母亲。可偏偏就是他唯一一次出去解手的那个短暂的间隙，母亲咽下了反反复复喘了许久的本就微弱的气息。

父亲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却上了战场不见回来。那时的长崎被原子弹炸成了一片焦土，辻村无家可归。那之后，究竟去了哪里，靠什么为生，他已经没了记忆。不过，在黑市遇见喜久雄父亲权五郎的那个瞬间，就像是一条分界线。那之后的战后的经历，再度色彩鲜明地回归到

他的记忆里，和童年时那些幸福的回忆重又连接到了一起。

那天，饥肠辘辘的小辻村，在黑市里像条野狗似的，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复员士兵津津有味地啃着中国人卖的蒸馒头。

“饿了？”年轻的复员兵忽然开口问他。辻村赶忙爬过去，可迎头而来的却是：“小鬼！要是不想饿死，有种就撕开我的脖子，把这馒头抢过去！”

男人说着一把揪住辻村的脑袋，把那张小脸往他散发着汗臭的脖子上摁。那一刹那，辻村眼前的景象第一次鲜明地染上了色彩。为了吃上馒头，辻村一口咬在了男人的脖子上。他那时是真的铁了心，要把眼前这个男人、也就是权五郎的脖子撕个粉碎……

辻村猛地回过神，舞台上已经演到了最后一幕，乃是白鹭为爱坠入地狱，饱受煎熬苦苦挣扎的场景。伴奏曲调越发激昂，女子变回作鸟身，肩上撕裂的伤口渗出了血迹。在漫天的飞雪中，白鹭已是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却仍死命扇动翅膀，想要再次飞上天宇。这一幕引得看客们无限哀怜。

但那白鹭，到底是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偏巧就在那一刹那，宴会厅内亮起一片廉价到叫人扫兴的白光。那一刻，白鹭正要再颤一颤羽翼，与此生做最后的诀别。

难道是舞台效果？该不会搞错了吧？霎时间，宴会厅里交头接耳，一片喧杂。就在这当口，传来一声用扩音器喊话的声音：“所有人，不要乱动！保持肃静！”

有人疑惑地回过头，也有几个反应机敏的已经离了席，想要离开宴会厅，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员拦了下来。

紧接着，宴会厅内一阵骚动，扩音器里再度喊出：“保持肃静！”

白光的光量进一步增大，像是要照穿伪装用的画皮。光亮中，警员们一个接一个跑进宴会厅。众目睽睽之下，辻村的表情好似只有他一人还沉浸在白鹭姑娘的世界里。

喜久雄在台上坐了起来，愣愣地看着刑警走向辻村，听着那人嘴里道出一连串逮捕的罪名：涉毒，违反《劳动基本法》，违反《刀枪管制法》……

白光强得没有分毫怜惜，精疲力竭的白鹭越美，映现出的便越是魔

法消失之后，凄凉落魄的惨状。

刑警们押着辻村和几个干部便要离去。这时，喜久雄几乎下意识地下了舞台，冲到辻村身旁。不单是宾客，就连警员的视线也都齐刷刷地汇集到了白鹭身上。

“辻村叔……”

听得喜久雄一声唤，辻村回过身，默默地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多言。

那之后，福冈这出逮捕辻村的大戏，作为警察厅打黑运动的宣传案例，转眼便成了爆炸新闻。在这新闻里，登台的正是时下声名大噪的“半二郎”。虽说另外也牵扯了几个有那么些知名度的歌手和演员，但世人的关注点直接便聚焦到了喜久雄的身上。最先被曝出的，乃是喜久雄的后援会与辻村之间的牵连。接着，喜久雄和爱甲会多年有染的事也浮出水面。从那会儿开始，这场揭底爆料的大比拼便再也刹不住车。说起来，过去演员与媒体，尤其是和娱乐媒体之间相扶相帮、风雨同舟的关系，在如今打击黑社会的舆论呼声中，怎么看都成了一种陋习。终于，喜久雄的身世到底还是被公之于众。

十五岁开始踏入歌舞伎的世界，喜久雄自己倒从来不遮不掩。父亲立花权五郎从一个地痞流氓混成了帮派老大，而他自己背上刺着一幅文身，这些早已为人所知。只不过，在这之前，记者写稿时会故意模糊身世背景，摄影师拍照时也会刻意避开背上的文身。众人皆为他着想，对他护佑有加。然而这次事情一出，刹车陡然间便失了灵。最先流出的，乃是在化妆间拍摄的文身照片。偏巧照片上的喜久雄穿的是浴衣，手里还握了柄短刀。而且和照片一起刊出的，正是“二战”后人称“长崎之争”的那一系列暴力事件，其中就有当年长崎本线肥前山口车站发生的那场帮派殴斗。当时在场的新婚不久的列车员侧腹中刀，伤到了肾脏，另有一个主妇被流弹击中，失去了右耳。也真叫是巧碰巧，偏偏就在那一阵子，大阪出了类似的事情，结果这惨无人道的印象便被直接套到了喜久雄的头上。

如此一来，NHK以及各家民营电视台，还有那些介意舆论影响的企业，别说是跟喜久雄合作，就连对赞助他所属的新派都是一口回绝。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新派组织本就没有丰厚的家底，很快便被逼入了绝境。

到最后，新派领头人曾根松子为求自保不得不做出取舍，考虑暂且让喜久雄停演。她命喜久雄“闭门思过”，将他推入了一个很是暧昧的处境，依她的说法：姑且等这热度退下去再说。过去，因为没有世袭的血脉，喜久雄被逐出了歌舞伎的世界。之后好不容易捞了他一把的新派，这一次，却又因为他与生俱来的血脉，再次将他放逐。如此命运，真是何等讽刺。

在闭门思过的那段时间，应一位相交甚笃的记者所求，喜久雄接受了唯一一次采访。对于自己的身世，他仅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毕竟生在长在那个世界，不太愿意恶言相向。不过，也正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绝不是什么美好的地方。”

就在喜久雄接受采访的那段时间，德次救下的绫乃也依然徘徊在回归正途的路上。绫乃出院后，确实曾被德次领着，回到了市驹的身边。可没过两周，也不知是想要吸稀释剂，还是想去会男人，她又再度离家出走。不过，她去找的那个男人，因为被南组严令禁止与她会面，所以将她赶了出来。如此一来，不明就里的绫乃一时间没了方向，遂在红灯区徘徊来徘徊去，不想却招惹上了更为恶劣的家伙。就在她眼看便要染指那些碰了只怕再难回头的毒品时，所幸被警察带了回来。

接到市驹张皇失措的联络，连喜久雄都坐不住了，带着德次当即冲去了京都。绫乃将自己关在房中，喜久雄与德次二人不由分说把门撬开之后，眼前这个还在念初中的女儿，竟已憔悴得像个中年女人。

“那些混蛋对你做了什么……都是谁干的！”喜久雄脱口便是一声嘶吼。

“还不都怨你，是你不要我了！”

听得亲生女儿愤怒如阿修罗般吼了回来，令喜久雄再次认清了自己的血脉：生你养你的就是这么一个极道世界。

若就这样将绫乃留在京都自己回去，必然只会重蹈覆辙。既然如此，喜久雄决定与德次二人，带着绫乃同回东京。回头想想，当年那场私生子风波那会儿，若能像现在这般把当时读小学的绫乃揽进怀里，若能将她接到东京哪怕一次也好，或许有些东西就会不一样。可现如今，任谁都能看得分明，他显然已经错失了时机。在开往东京的新干线里，看着女儿依旧一脸抗拒，那盒便当连一筷子都不肯动，残酷的现实直接摆在了喜久雄的面前，仿佛女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对他恨之入骨。

这些年来，喜久雄心里有的只是歌舞伎，对女儿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他姑且将绫乃带回了东京，在跟彰子同居的公寓里腾出一间房先让她住下。可二人之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亲父女第一次住在同一屋檐下，倒不如说是爸爸把女儿给囚禁了起来。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春江忽然来电话说有事相商，问方不方便见上一面。有那么一瞬，喜久雄担心莫不是俊介出了什么岔子。他带着彰子去了春江指定的酒店大堂，没想到对方竟主动提出：“能不能把绫乃交给我，让她到我那边住一阵子？”问其缘由，只道是：“久雄，你且想想你自己。十三四岁的年纪，其实什么都懂了不是？若再把她当个孩子，可解决不了问题。”

春江顾忌着彰子的感受，如此这般做了一番铺垫，而后坦言道：“毒品这东西，就是个无底洞。若不趁现在彻底给她断了，以后可就没得救了。不瞒你们说，我最重要的人也曾受过这份苦，跟毒品恶狠狠地斗了一回。”

春江虽未明说，但显然她这最重要的人便是俊介。想到她二人在出走的十年里竟曾受过这样的煎熬，喜久雄不由深深看了一眼春江。

“总之，绫乃就交给我吧。”

春江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在她眼眸深处，喜久雄重又看到了他二人初见时的那个女子。

要问当事人绫乃态度如何，且说数日后，她瞟了一眼前来接人的春江，收拾好行李，干干脆脆就出了家门，好似在说去哪儿都一样。

过去，身为人父未免太不尽责。喜久雄从那一日起，几乎天天给春江挂电话，询问绫乃的情形。

“对不住了，你家姑娘在给我做苦力呢。”

春江的这句玩笑倒也不假，据她说，绫乃现在一早开始便被使唤着忙这忙那，又要收拾房间，又要洗衣做饭。刚去那会儿据说也有反抗，可禁不住春江追在屁股后面盯着不放，现在一到早上便会乖乖起床。有几次，喜久雄打电话时，分明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明快的声音：“春江姨，这百合焯水要焯多久呀？”

不管怎么说，无论状况如何，自己除了上台演戏别无所长，既然新派演不成，那么就算自己租个小剧院也要把舞跳下去。喜久雄这边也开始有所行动。

然而，大势当前，一个因为与黑社会有染而被勒令闭门思过的演员，即便是第三代花井半二郎，也找不到什么剧场愿意出租。先问了公营剧场，直接没戏；接着又接洽了一些小剧院，这一次租金却被抬成了天价。到头来，愿意接纳他的只有那些供业余剧团表演的小剧场，以及地方上的温泉酒店那一类的场子。

“我们在这儿愁白了头也是白搭。先让这热海的酒店安排我演一场。再说了，又不是去给宴会助兴，他们那儿还是有一个正正经经的戏场子的。”

喜久雄做出此番宣言时，彰子和德次二人都黑着脸。就在他起身离座的当口，走廊里电话响起，蝶吉接起来后道：“那个，师母，是个凶巴巴的老头子，说什么‘叫彰子听电话’。”

“凶巴巴的老头子？”彰子虽是一脸疑惑，但似乎很快便猜到是她父亲千五郎，赶忙朝走廊上跑去。喜久雄如今已是穷途末路，想必做父亲的至少还是想把自家闺女救出火坑吧。

不一会儿，彰子没说几句便挂了电话，走回房间：“是爸爸打来的，叫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回去一趟。”

果不其然啊，喜久雄垂下头去。

“我跟他说了，想叫我们分手的话，我们不去。可他坚持，叫我们去了再说。”大概是眼前浮现起了母亲在父亲背后忧心忡忡的样子，彰子说得没有那么坚决。

“好，我们去。”喜久雄应道。

“真要去？肯定没好脸色看哦。”

“想想也不会有。”

虽是强颜欢笑，可喜久雄那一笑似乎笑走了所有的不快，别说彰子和德次，就连蝶吉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且说喜久雄把心一横，去了千五郎家。千五郎一如既往木着一张脸，待二人在面前站定后，开口便是：“你，给我回来！”

不消说，彰子当即应道：“爸爸，我都说了……我这辈子跟定他了。”

“没说你。说的是他！”

孰料千五郎竟蹦出这么一句，喜久雄不由一愣。千五郎瞪着他，又

重复道："曾根家的松子姐那儿，我都打过招呼了。你退出新派，给我回来。"

"您，您这是什么意思？"喜久雄不及多想，脱口问道。

"你小子，够义气！那个大哥帮衬了你这么多年，你也够给他面子的，让他保住了体面。你也知道去那宴会表演，搞不好会中个下下签吧？我这人，偏就中意你这样的。这年头，是个人就只知道算计利弊得失！"

说完这些，千五郎便要走出房间，似乎言尽于此。

"爸爸！"彰子情不自禁叫住了他。

"你这丫头，要是像你姐姐典子那样，嫁个银行职员，哪儿用得了遭这些罪！"

千五郎丢下这句迈步离去，对着他的背影，彰子不由得低下头去。

三友这边自不必说，千五郎接纳喜久雄的消息转眼便在歌舞伎界传了开来。但即便如此，眼下正赶上舆论批驳喜久雄最盛的时候，众人都料想他要复出绝非易事。就在种种臆测开始流散之际，千五郎居然亲自找上了三友的高管："你们倒是说说，这世上谁有资格批评我女婿做的事。批评他，就是在批评我们自己！就是在玷污我们的戏！演员装模作样充好人，有什么意思！你们听好了，人有时候就是因为没那么正派，所以才了不起。"

面对义正词严的千五郎，虽说在场之人无人提出异议，可终归有意见认为，若是简简单单便让喜久雄回归歌舞伎界，只怕逆了时势。所以最后决定，不得不施以苦肉计，安排喜久雄开个发布会，说明生养他的立花组已经解散，并当众起誓今后不再与黑社会有任何瓜葛。

喜久雄心中虽觉得有愧，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

"从十五岁起，我就只活在戏里，不谙世事。这之后的人生，我也希望继续为歌舞伎而活。"

那一天，喜久雄对着数不清的相机，道出了这一番话。他的态度征得了世人的谅解，到头来也让世人看到了从艺的艰辛。

发布会过去一年后，三友的竹野终于等到时机成熟，公布的演出计划竟是由喜久雄与俊介同台共演《源氏物语》。所用的剧本乃是以昭和二十六年首演，舟桥圣一编写、谷崎润一郎监修的戏曲本子为蓝本，堪

称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绘卷。而最让世人惊讶的是，这出戏不采用一贯的演出形式，没有邀请男角出演光源氏、让喜久雄与俊介分饰藤壶中宫和空蝉等女形。而居然安排演员轮演，先由喜久雄出演光源氏，俊介饰演女角；接着在第二天轮换，俊介出演光源氏，喜久雄饰演女角。此等妙想，真乃是闻所未闻。

(1) 女子穿的纯白色和服，附白色头罩，原为武家女子的嫁衣，现在也用作神道教婚礼的礼服，喻指纯洁无瑕，如白纸一般嫁夫从夫。

(2) 马克·夏加尔（一八八七 ~ 一九八五），画家，出生于俄国，以超现实画风著称，游离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一切流派之外，巴黎歌剧院的穹顶壁画出自他之手。

(3) 《青砥稿花红彩画》中的角色，“白浪五男子”之一，喜爱男扮女装逗弄他人。

(4) 日本传统戏曲能剧中的女鬼面具，头上长有两角，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多用于表现女性的嫉妒与愤恨。

第十四章　泡沫遗影

剧院后台这地方，有一股说不清的热乎劲儿。灯光照不到这里，在一片恍惚的昏暗中，担任女形的演员身上尚且留着男人的味道，反倒是抹了白粉的男角不知为何看上去却有几分像女人。布景师和黑衣们来来往往，脚上的分趾袜和竹皮木屐简直像踩在雪路上，声音都被扁柏地板吸了去。这地方，只怕是一处介于男和女，有声与无声，现实与虚幻，还有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所在。

就在这舞台边的候场区，正有一人一动不动地等着出场。此人裹一身浅紫色的平安时代装束，乃是剧中的光源氏，也就是喜久雄。他那张脸白得通透，兀自浮现在射过来的微弱的灯光下，那份美惊世绝伦，俊中带媚，就连站在一旁的德次都不由感慨："小少爷，你扮这光源氏，看得我心里头怪怪的。"

且说舞台上，第一幕已经结束，年幼的光源氏遇见了相貌酷似亡母的藤壶中宫[(1)]。此时已进入第二幕，年届十七的光源氏一次次暗中私会嫁作人妻的空蝉[(2)]。

叹奴不幸之身命不定，

倘是闺中未嫁时，

若能得君此般浓情意，

……

台上传来的乃是空蝉万分煎熬的内心独白，叹息自己未能在待字闺中时如此这般遇见光源氏。

"小少爷，喝口水？"

喜久雄含了一口德次举到他跟前的水，又从提盒里取出手镜，看了看点了一星赤红的眉毛，轻轻吐出一声"好"，挺起胸膛缓步走上台去。

那一刹那，只听得剧场里一片惊叹，既像欢呼又像骚动。紧跟着，便是一阵轰鸣般的掌声。

"……那一日，你已然准许了我的鲁莽。我只道是即便有过一次拒斥，可对许身之人断不会再拒第二次，遂偷偷离了二条院来此相会。

……你究竟何故，竟是如此这般痛恶我、疏远我？”

光源氏的表情愁苦万分，他这段被思慕折磨得身心似要撕裂的念白，听得台下几乎满座的看客凝神屏息，静得就连最高一层只看一幕戏的座席都能听到演员身上袴式套裤的摩擦声。

“若是过去，奴家并非像现在这般嫁作人妻，而仍是命数未定的闺中女子，奴家亦会存个非分之想，凭着对公子的痴迷说服自己，即便此刻是为调笑，日后必叫公子留下真心。可如今，奴家已是一介无名地方官的妻室，如此仓促地一夜欢好，又叫奴家如何信得公子是出于真心？更何况，若此前那一夜的露水姻缘，不慎传入伊予介的耳中，奴家倒也罢了，倘是给源氏公子您招来祸端，叫奴家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世！”

俊介所演的空蝉如此应道，那满含深情的念白，以及那因为爱而不得不拒绝的神情，亦是让看客们领会到了女人的业障。

“空蝉，你的心意我已明了。恕我年幼，明辨是非之力尚有不足。那一晚，纪伊守牵头，得了众人的盛情款待，我遂乘兴一杯赶一杯，不由美酒上头。而你空蝉，偏生在那时舞了一段狂言小舞，舞进了我的心，令我情难自已，顺着酒意淹没在那断难回头的爱恋深渊中。或许，行事间难免对你有所冒犯。”

说完此话，光源氏唤来为他安排此次私会的空蝉弟弟小君，命其取来了一套笔砚。

空余禅衣树下，睹物更思人。

光源氏感叹：你就如那金蝉脱壳一般，仅留下一袭小褂，可即便如此，却依然叫我思慕不已。

面对光源氏的这份情意，空蝉泣道：“奴家愧不敢当。”

“为解我心中寂寞，还望你将平素穿的小褂赠一件于我，以资纪念。”

“可女子的衣衫污浊不堪……”

弟弟小君闻言，不禁插话道：“姐姐，切莫这么说。难得源氏公子心有此愿，你理当赠给他的。”

“是吗？”空蝉应着，脱下了小褂。

露凝空蝉翼，寂寞树下隐，愁肠万缕心，相思泪无尽。

吟的便是：就像那凝露落在蝉蜕的薄翼上，隐没在树荫之下，我为你愁肠百结，如同一只丢了魂的空蝉，不得不背人耳目掩面落泪。

对喜久雄与俊介时隔十六年同台共演的这出《源氏物语》，剧评家藤川教授日后做了这样一番评点：

此戏由半二郎与半弥这两大当红女形轮流饰演光源氏与空蝉等剧中女子，二人日日轮替，这一趣思妙想姑且可说取得了成功。戏中对原作的大胆改编，暂不论其他，单就吸引看客的效应而言，无疑也是卓有成效。而且，看客若分别看了两位演员所演的光源氏，便能直观感受到同一角色由不同演员演绎竟会如此迥异。这对近年动不动便让演员吊钢索的恶趋势，以及那些误以为吵吵嚷嚷便是倾情演绎的“伪”歌舞伎迷们，应该也颇具教育意义。

先来说说第三代半二郎塑造的光源氏。那倾世绝代的美早已凌驾于天赋的才能之上，只能说是某种东西上了身。概言之，从半二郎这位光源氏身上，逸出的正是一股美艳之气。但若要问半弥是否略逊一筹，情况绝非如此。半弥所饰的光源氏，散发的乃是荷尔蒙的气息与年轻男子的情欲。插一句题外话，笔者倒是很想见识一下半弥饰演的头中将[3]。

且再说说二人所饰的剧中女子。半二郎饰演的女人，即便是明石姬[4]，亦是气度华贵；相反，半弥所演的女人，即便是葵之上，也流露着女人的执念。无论如何，笔者不得不承认，距今将近二十年前，笔者在山阴那座老戏院里初次邂逅的两个少年，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死死咬住了歌舞伎，现如今也都被这歌舞伎附了体。

这一日，新桥的一众艺伎来化妆间探班，喜久雄与她们多聊了两句，待他冲完澡来到歌舞伎座的后台出入口，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些。就在他等着管鞋的帮他取过鞋的片刻工夫里，俊介出现在他身边：“真稀罕，怎么这个点才走？”

“有客人，多聊了一会儿。”

两人穿上鞋，正要往地下车库走去，俊介忽然主动开了口：“难得碰上，要不要去喝一杯？”

二人虽说同演一出戏，从联排那会儿开始几乎天天碰面，自然也有交谈，但要说正儿八经地单独出去小酌，却已是许久未曾有过。

“那好，去吃烤鸡串吧。”

喜久雄领着俊介，去了歌舞伎座近旁的一家名为“阿武”的小店。在炭火缭绕的烟雾中，吧台的客人几乎肩碰肩，二人在角落里落座后，姑且先要了啤酒，各自给自己斟上一杯。

“是不是应该碰个杯？”俊介问道，嘴分明已沾到杯口，可又将杯子拿了开来。

“为了什么？”喜久雄反问道。

“那还用说，当然是预祝公演成功。”

“哦。”

“哦？……‘哦’算什么嘛。你这人聊起天来还是这么搭不上调，就跟以前刚从九州出来那会儿一个样。”

俊介的嘲弄带着股怀旧的味道，喜久雄不由苦笑。他正要跟俊介碰杯，举起的手忽就停在了半空：“对了阿俊，先让我说一句。绫乃那丫头，真是多谢你们费心了。我跟你夫人，倒是在电话里道过几次谢。不过说起来，都没好好谢过你。多亏你们，那丫头才总算安稳下来。”

“绫乃她自己也很努力。不过先不说这个，春江你还是叫‘春江’吧。被久雄叫什么‘夫人’，春江听了铁定要难受死。”

回想起来，二人第一次碰面，还是在大阪那座如今叫人分外怀念的大宅子里。那时两人各自鼻子底下才刚生出一层绒毛，一切都始于俊介那句讥笑：“哦哟，这新来的下人，年纪怎么都这么小！”出身乡野的喜久雄，对着俊介那通透白皙的皮肤，直接看傻了眼。而另一边，眼见着“牛若丸”喜久雄带了德次这么个弁庆似的跟班，[5]其实俊介也是被他的气宇所慑才吐出的那句讥笑。想到这段过往，自然便会想起那时双方眼看便要斗起来，危急关头亏得幸子嚷出了那段话：“哎哟喂，烦不烦啦！你们几个小鬼头，过不了两天，肯定就好得不得了了。这种较劲的阶段，直接跳过去算了呀……好了好了，随你们便。要吵快点吵，今明两天给我吵吵掉，听见没！”

那之后，转眼已是二十余载。那一架究竟是“今明两天”便吵完了，还是拖拖拉拉拖到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当年那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如今已背负起了在自己怀中痛失爱子这般壮绝的悲痛；而当年那个出身黑道的牛若丸，摸索着走过来的这一路也同样绝非顺风顺水。

鸡腿肉，鸡肉丸，二人一言不发，将鸡串塞进嘴里。此时不管哪一

方，只消开口吐出一句“好怀念啊”，那一段段令人感怀的回忆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满溢而出。但同样的，也不管是哪一方，都有某种东西在阻止他们。因为只要沉浸到那一点点的怀念里去，隐匿在那背后的便是和某人悲恸的别离。

“阿俊，”还是喜久雄打破了漫长的沉默，“等这《源氏》的全国公演结束以后，下一部不要演什么新戏了，我想跟你一道演演那些经典的老戏。”

“……就比如《四十七武士》的第九折？”俊介嘴里即刻蹦出了戏名，可见他也在为下一步筹谋打算。

“第九折？说的也是，我俩都三十过半了。论年纪，确实可以演一演这一折了。”喜久雄说着一仰头，看上去很是美味地喝干了那杯冰日本酒。

且说这《四十七武士忠臣藏》，想必毋庸多言诸位看官也已知道，这出歌舞伎取的正是赤穗武士复仇的故事。全戏统共十一折，里头这第九折亦被称为“女版忠臣藏”。

戏中说道：在一个飘雪的早晨，户无赖领着小浪造访了由良之助位于山科的隐居之所。户无赖一心想让继女小浪嫁给由良之助的儿子力弥，但由良之助的妻子阿石执意不肯点头。这一折的看点之一，便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决。户无赖与小浪双双威胁称，若不允诺这门婚事，便要当场自尽。而阿石责怨道，主君在殿中之所以未能一刀结果师直的性命，皆是因为户无赖的丈夫本藏抱住主君拦阻了他。阿石进一步要求道：若真想嫁过门来，必须提上本藏的首级来见。

“久雄，不如找个日子，我们一道上竹野那里跟他说说？”俊介说完，咬着一串松茸和鸭肉吃得津津有味，不想喜久雄却是一脸茫然，他只得补充道，“说说这《四十七武士》第九折的事呗，告诉他我们想一起演演看。”

俊介拿他没辙似的笑了笑。喜久雄不知为何，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盯得俊介赶忙用手拍了拍脸：“怎么了？我脸上沾东西了？”

“没有，就是有些感慨。你想想，现在只要我们两个去找竹野，跟他说让我们演这第九折，他估计绝对没有二话，一定会点头的。”

“说的是。”俊介很快便领悟到了喜久雄的意思，“这会儿，我跟久雄可是要给那歌舞伎座定剧目呢！”他此刻也同样感慨万千。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一天。”喜久雄接话道。

“是呢。”

“对了，师父在道顿堀座演户无赖那次，可还记得？”

“那时候是万菊叔演的阿石吧？”

“真叫人怀念啊。”

先前二人分明踌躇再三不愿回首往事，可只要跟戏沾上了边，却又另当别论了。

且说这喜久雄与俊介联袂献演的《源氏物语》口碑绝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歌舞伎座首演之后，第二年便在大阪、京都、名古屋三地陆续举办了公演。演完之后，这股“半半组合的源氏风潮”依然不见衰减的迹象。三友的竹野等人见状，赶紧趁热打铁，追加策划了西至九州的西部巡演，以及北至北海道的东北部巡演。等到这一轮历时一整年的全国公演宣告终结，累计上座人次居然多达五十万，生生创下了一个划时代的数字。

待这《源氏物语》告一段落之后，紧接着要上演的戏目便是那出《四十七武士忠臣藏》之第九折。喜久雄与俊介二人从东北的巡演地刚一回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练功排演。此后的数年里，这“半半组合”正可谓势如破竹，在全国各地联袂献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名剧。

说起来，这二人合作的《源氏物语》首演乃是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根据一些书里的定义，此后人称“泡沫经济”的那段时期，正是由这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开始，直至一九九一年二月为止的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在这场持续了四年有余的狂热中，二人最初的那一年皆活在《源氏物语》中，而那之后的三年多，也几乎没有一个月休演。在合作演绎了《四十七武士忠臣藏》的第九折后，喜久雄被叫去吾妻千五郎的戏班，先后出演了《义经千株樱》中的静夫人，《花街醉醒之笼钓瓶名刀斩情丝》中的妓女八桥，以及《斩不死的与三郎》[20]中的阿富。在与千五郎对戏的过程中，喜久雄逐渐奠定了新一代当家女形的地位。而另一边，俊介也跟着万菊，先后出演了《杀女油地狱》《迦楠仙台花》《四谷怪谈》。[21]虽说演的皆是女二号，却可以在近旁偷学万菊的身段技法，有时亮出的演技甚至被戏迷盛赞压过了名伶万菊。

那段时日，比起别处，电视行业最是讴歌着泡沫时代的浮华盛景，按说邀请歌舞伎演员上节目的机会着实不少。事实上，也确实有些演员见着报酬丰厚便主动上了钩。不过在这股潮流中，倒是竹野发了话："那两个人，且让他们专心留在舞台上吧。"并在经济上施与了诸多援手。

话虽如此，时代的气息到底挡无可挡，热度越高，便越是无缝不入。

事实上，当时喜久雄等人玩起来也真叫豪迈。整个日本都是纸醉金迷飘飘欲仙，即便一年到头，只是在往返剧场和自家的路上从车里朝外张望一下，都能感受得到城市里的这番光景。更何况，伴着一声声"开演大吉""初演成功"的道贺，从那些老戏迷手里接下来的礼金，足足比以往多出了一位数。

喜久雄这人虽说对金钱不怎么上心，不过回家时，若能带着被礼金塞得沉甸甸的纸袋，心情自然格外舒畅："阿德，你不是讲要换辆车吗？这钱拿去，买辆新的好了！"说着便连纸袋一并递了过去。

"我晓得小少爷最近生意红火，那我就不客气了！"德次笑了起来，"对了，小少爷好像只有讲到发财的事情，才会变回大阪话。"

"不管发不发财，讲到钱的时候，还是用大阪话来得顺当。"喜久雄也跟着笑起来。

顺带插一句，当时喜久雄的母亲阿松住在长崎，生活过得悠闲自在。喜久雄在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给她买了一间度假公寓，他本人自然忙得无暇去住，于是便等着阿松给他来信，看看顺带寄来的海滩照片聊以解乏。

其实真说起来，喜久雄倒也去这公寓住过那么一次。那时他很是稀罕地得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当时住在春江那边的绫乃上了高中，刚好赶上放春假。于是，喜久雄半拖半拽地将她约了出来，虽说是六天四晚的强行军，不过父女二人终究是单独旅行了一场。

绫乃虽然已是高中生，但遗憾的是很难说变回了从前的样子。也不知道她在学校有没有好好念书，说是跟朋友组了个摇滚乐队，论起来，只怕是乐队练习优先于学习。即便如此，绫乃倒也遵守着春江定下的规矩，每天最晚八点回家，陪着一丰做作业，还会帮春江干些家务活。

自然，单靠这场六天四晚的旅行，断然不可能消除父女之间的芥蒂。不过，开着租来的敞篷跑车，深更半夜在岛上飞车的时候，绫乃似

乎也和喜久雄一样，觉得分外酣畅。就算她对别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但只要叫她出去兜风，必定来者不拒。喜久雄踩着油门，吹着夏威夷的晚风，绫乃用大音量放着喜欢的音乐，两人即便没有交换只言片语，也毫无疑问度过了一段只属于父女二人的时光。

另一边，要说那时的俊介，刚好听说万菊之前那旧宅子的地皮原本是卖给了一个熟人，近日那地有一半又要转手卖掉。俊介觉得这是天意也是缘分，决意将它购下。如此一来，免不了要找三友借上一大笔钱。幸子深知白虎生前因为欠债没少吃苦，故而反对得很是坚决。但这个时候，倒是春江少有地忤逆了幸子的意思："姆妈，您心里想的媳妇都明白。不过，阿俊说要买那块地，我觉着代表的正是他的决心。他就是想做给列祖列宗看。对他这份心，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也不管要我做什么，我一定支持到底。"

且说这些年里，在喜久雄与俊介同台共演的一出出戏中，若非要举出一个二人之最，无疑当数一九九〇年"平成"改元之际，为庆贺新天皇登基而演的那出《兴春镜狮子》。

这出戏里有个侍奉贵人的小丫鬟，起先舞得惹人怜爱，可舞着舞着却被狮子精附了身，变作一头豪迈的雄狮再度现身台上。换言之，演员若不能在女形和男角两方皆具备出色的演技，便不足以撑起这台戏。那个时代朝气勃发，不消说，这个戏目的热闹华美与时代氛围甚为贴合。且这出戏通常仅由一名演员独舞，而这一次却由喜久雄与俊介并肩共舞。戏中最出彩的一些演绎，诸如从花道跑向扬幕退场，也都由二人在主花道和副花道上双双飞跑，恰如照镜子一般，营造出一派精彩纷呈的戏中世界。就连本没有习惯站起来鼓掌的歌舞伎看客们，都情不自禁地全场起立，毫无保留地为二人送上掌声。

且让我们说回上演这出《兴春镜狮子》的舞台，也就是江户城内的大殿。作为镜饼游行[6]的余兴节目，小丫鬟弥生奉命献舞，众家老[7]等着一饱眼福。

东国时来百花艳，春风漾，人心痒，

情郎有话怀里藏，宫廊怎么这般长？

唱到此处，只见两个弥生被一众女官牵着手，不情不愿地领了出来，此二人正是喜久雄与俊介。二人先是羞涩推托，一度逃了回去，重又被人领出来后，才断了开溜的念头，开始舞动双手。

只见二人一袭浅紫色长袖和服，施以几帐[8]花草纹刺绣，意趣高雅，乃是江户时代武家女子常穿的长袖和服款式。头上则盘以文金高岛田髻，总之舞得那叫一个清新雅致。可这二人即便跳的是同一种舞，外人看去却是截然不同，这正是他们叫人匪夷所思之处。二人接着挥舞起了两把扇子，一边是喜久雄的弥生，美得叫人春心迷荡；一边是俊介的弥生，别有一种凛然素雅，亦是令人赞叹不已。

这出戏妙就妙在，两位弥生起初还有些羞羞答答，可舞着舞着渐渐舞出了兴头。就在二人全身心地投入舞蹈，拿起摆放在祭台上的狮头准备起舞时，忽然便起了异象。只见二人手中各执一只小小的狮头，乖巧可爱地鼻子碰鼻子。不承想鼻头相碰的刹那，那狮头竟自己动了起来，开始追赶无意间误闯进来的蝴蝶。

其实，这狮头因为文殊菩萨托梦，上面附了狮子精。狮头紧追蝴蝶不放，两个弥生亦是被那蛮力忽而拽到东，又忽而拖到西。

此处正是戏里的一个小高潮。禁不住手中狮头强有力的拖拽，喜久雄的弥生由花道朝着扬幕，俊介的弥生则在那条副花道上飞奔起来，快得如同被疾风吹刮着一般。那速度，那美艳，还有那拂过现场的秀雅之风，令看客们浑然忘我，不由站起了身：

“丹波屋！”

“双名伶！”

霎时间，喝彩声响彻全场。

两位弥生由花道跑向扬幕暂告退场后，台上开始表演女童之舞。其实，这两个女童皆是蝶精所变，正是先前狮头所追的那两只蝴蝶。

问世间，花香不止，

何处栖身？

两位女童天真可爱，活脱脱便是两只蝴蝶。正当看客们怡然自得地看着女童翩翩起舞时，一阵鼓点将不祥的气息敲上了舞台，其间还夹杂三味线的琴音，将气氛煽动得愈发紧张。这时，又响起一段尖厉的笛声，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下一个瞬间，只听得“咔零”两声响，只见花道和副花道两方扬幕同时挑起，喜久雄与俊介由那幕帘后方缓步登场。此时，二人已不再是惹人怜爱的小丫鬟，而变身成了白头雄狮，豪迈地甩动着一头长毛，身上

穿的则是靛蓝织金的宽袖外褂。

只见二人在花道和副花道上，分别走到七三分界处时忽然止住步子，竟面朝前方，倒着退回了扬幕后面，速度也同样快得叫人瞠目。就在看客们看愣眼的时候，二人再度雄赳赳地从幕帘后面现身，走上舞台沉入了梦乡。

蝶落叶萌下，

徘徊牡丹间。

可爱的蝶精轻轻推摇起两头狮子精。

蓦然间，狮子精们睁开双眼，发了狂似的甩着那头长长的毛发，对两只蝶精穷追不舍。

只见那两条长长的白毛一圈赶一圈地画着圆圈。接着两只狮子精踏上二席台(9)，抖开宽袖，亮出上面的金丝纹饰。那架势，俨然便是两头狂性大发的百兽之王。紧跟着，二人在台上狂躁地转来转去，转得那舞台看着都叫人嫌小。

戏花间卧枝头，翻来滚去任我狂。

毋庸疑真狮王，唯我独尊谁能挡。

一时间，手鼓、三味线、笛子、大鼓齐齐奏响，似要与两位狮王一争高下。而那两位狮王亦像在回应一般，一左一右甩动起长长的白毛。

二人使出浑身气力，甩头甩得久久不停，看客们也都将掌声鼓得几乎要掀翻屋顶。等不得掌声平息下来，只听台上唱道：

待我重返那狮王座。

大幕静静拉了起来。

这舞台上的戏演得愈是热闹的日子，落幕之后空无一人的剧场，便愈是说不出地凝重。直到片刻前还响彻剧场的欢呼，简直像淤泥一般沉积在舞台和客席的地板上。

当然，这样的剧场其实谁都不曾见过。毕竟，这都是大戏落幕、人去座空之后的事了。

且说在离歌舞伎座没多远的银座六丁目，入夜后，等着载客的黑色私家车将小巷堵了个水泄不通。这繁华盛世，断然是拦不着出租车的。只见那一家家店里走出了一个又一个银座女郎，挽着客人转来转去找寻自己订的私车，真乃名副其实的夜间彩蝶。

就在那一辆辆私车的夹缝间，有一人双手插兜，灵活地穿了过来，正是德次。他这是要去朱栾俱乐部与喜久雄等人会合。也真不愧是德次，这一路走来遇见的熟人着实够多，只听得前后左右传来一声声银座女郎的招呼：

“阿德，最近怎么都不来找人家！”

“阿德，这几天你可想好了过来一趟，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枚小炸弹！”

每每听得有人招呼，德次便随口应着“好”“是”，但对这炸弹，到底没法听过就算，不由停下了步子：“什么炸弹？”

只见一个将自己弄得香喷喷的女人，把嘴凑到德次的耳边：“你来了，我就告诉你。”

“哦哟，这是拉客的新套路吧。有你的啊，我赌你一眨眼就能有自己的店了！”

德次春风满面地笑着，进了一栋满是高级俱乐部的大楼。那些身着礼服、刚刚在寒夜里送走客人的陪酒女郎，正人贴人地挤进一台电梯。德次嚷嚷着“来来来”，伸手推在她们的屁股上，一块儿挤了上去：“肩膀可别冻着，都露出来了。”

“阿德，怎么这么晚！喜久雄哥哥他们早就到了！”说这话的女人入行才第三个月，本职是个钢琴教师。

走进俱乐部，简直像被花束包围了，店内几乎满座，只见喜久雄和弁天坐在里侧的沙发席，中间夹着妈妈桑素子，正大张着嘴不知笑些什么。

“我说你们能不能喝得文雅些。”德次冲上前，蹦过去似的与众人会合到一处。

“来得正巧！刚还在说阿德讨媳妇的事儿呢！”向来对德次抱有好感的素子妈妈道。德次过了四十依旧单身，她动不动便会念叨他的婚事，这会儿又开始了：“我这店里的女孩子，你要是有中意的，直接带走！反正大家都喜欢你。”这话说得可真叫豪迈。

“素子妈妈，你这就不对了！好处怎么尽叫德次一个人占呢！”弁天闻言插了进来，不解道，“我还真是看不懂，德次在这风月场上怎么就这么吃香？身为男人，这家伙从头到脚到底哪点好？怎么就能比过我，比过这位帅绝天下的半二郎了？”

“这个嘛，不可言传！”素子妈妈应道。

“哎哟！您真要夸，就夸得再具体些行不行！”当事人德次也只觉得像是挥了一记空拳。

其实，这德次年轻时起便在风月场上左右逢源。无论是银座还是祇园，或者中洲，在阅人无数的夜女郎眼里，德次似乎就是与众不同。他自然不可能在风月场上玩真格的，其实也就是这里拈拈花，那里惹惹草。可据说连他这种寻花问柳的方式，都深得夜女郎的心。总之一句话，这男人命带桃花。

且说这一席欢闹略见消停之后，弁天像是冷不丁想起了什么，道：“对了，这次有个叫鹤若的歌舞伎演员，要上笑星组合‘拼死活到底’的那档搞笑情景剧综艺，说是要当常驻嘉宾。”

“鹤若”这名字一出，有那么一瞬，喜久雄和德次脸上一僵。不过，席间并没有人知道这段内情，那些女孩子当即兴奋起来：“拼死活到底！我这阵子最喜欢他们了！”

“等一下，你说的这个鹤若，可是那个姊川鹤若？”鹤若跟搞笑情景剧，怎么想都连不到一起，德次忍不住插嘴道。

“就是他。怎么，关系不错？”虽说不知情，不过弁天这口气实在有些漫不经心，“我晓得的也不多，就是听人讲，这鹤若好像急着用钱。说是在市区哪个地方买了一栋楼，本来倒也没什么，就是借了一笔钱，利息高得很。以前呢，楼里一楼二楼开了个超市，光是租金都够他赚得盆满钵满的。不过前一阵子超市倒了，门面一直没租出去，说是降了租金就会赔本。而且，那楼现在不值钱了，房价跌了一大截，想脱手也脱不掉。这么一来，欠的债自然就还不上了呗。”

弁天一口气说完这些，又加了句：“这事保密，可别传出去！”便继续跟女孩子们讲起了荤段子。

那之后，喜久雄与德次姑且又热热闹闹喝了一阵，弁天说要去电台录深夜节目，二人便和他一起出了俱乐部。为了醒酒，二人避开喧嚣的银座，朝日比谷的方向走去。半路上，德次打算在自动售货机上买包

烟，手伸到一半忽就顿住了：“痛快！那鹤若也会有今天！”

无须旁人提醒，喜久雄从鹤若那儿受的打压数不胜数，他此刻的心情自然跟德次一样，不由脱口道：“还记得吗？鹤若欺负我最过分的那阵子，出过一次车祸。”

“嗯，记得。后来才晓得，不过是他自己撞了电线杆罢了。可消息传过来那会儿，还说是什么大事故。”

“我那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死吧’。真心咒他：‘鹤若，去死吧！’”

喜久雄难得吐露心声，德次听了默默点了点头，稍顿道：“虽然时间花得久了些，不过小少爷，你现在总算赢过了鹤若那家伙。”

“我赢了吗？”喜久雄问道。可德次似乎觉得胜利之人谈论手下败将有失风雅，遂转了话题：“小少爷，去那儿吃碗面吧。喝多了，肚子有点饿。”说完，便进了一家挂着流苏短门帘的中式汤面馆。

不过，命运这东西也真叫不可思议。当年喜久雄被托付给鹤若后没多久，明治座剧场曾上演《迦楠仙台花》，万菊饰主角政冈，鹤若与之演对手戏，扮演八汐。在那出戏里，鹤若的血脉鹤之助分得了一个有台词的角色，出演侍女澄江，而派给喜久雄的，却是本应由龙套演员饰演的无名侍女。那之后，过了这么些年月，明治座这个月又要演这部《迦楠仙台花》，俊介扮演当年万菊演的政冈，喜久雄则扮鹤若饰的八汐。最要一提的是，听说那个鹤若主动请命：“只要让我上台，不管什么角色都好。”而他演的竟是侍女澄江。

话虽如此，梨园这一行素来讲究论资排辈。每天开演前和结束后，喜久雄必定要去鹤若的化妆间行礼问安：

“请多关照。”

“感谢指教。”

日复一日，喜久雄跪在化妆间门前，深深一个鞠躬，从不间断。不过到目前为止，鹤若从未给过他一次回应。

之后没多久，搞笑艺人组“拼死活到底”的那档节目开播了。

这“拼死活到底”素来对年长的人傲慢无礼，这种做派似乎很对年轻人的胃口。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第一期便创下了不俗的收视率。没过多久，关于这节目的风言风语，甚至都传到了平日不怎么看电视的喜久

雄的耳朵里。

要说这风言风语的内容，听到的不外乎是：“这叫人怎么看得下去！他们居然让那鹤若老师脑袋上顶一口大锅，模仿那些个战队故事扮什么‘粉色女形战士’！”

不过，传言也说鹤若虽被安排演这些搞笑情景剧，但他本人似乎并不见有多抵触。按说鹤若这人心气甚高，知道的人总有些不太相信他是出于本心。但若不是出于本心，那他便是拿出了一个演员最一流的演技，对着坐在客厅里讪笑自己的观众，还有那些一同上节目的年轻艺人，故作开心地演给他们看。虽说他这么做是为还债，可若想到这一层，不由叫人心酸到了极点。

几天后，喜久雄自己也看了这节目。若是能说因为耳闻在先，所以没那么震惊，倒也罢了。只可惜，场面之惨远远超出喜久雄的想象。虽说是一档搞笑情景剧，但只要鹤若没能击败敌人，一同演出的年轻艺人便会揪着这个理由，给他各种惩罚。诸如提一桶水兜头浇下，或者用钢索将他吊起来。不但如此，还要和着三味线的琴声，让他在那钢索上一圈圈打转。末了，待他刚被放下、犯晕犯得正厉害的时候，还故意叫他飘忽着步子跑东跑西。

坦白说，喜久雄全然不明白这东西究竟哪里好笑。但在一旁一起看的蝶吉似乎已被逗得忍俊不禁，咯咯咯地笑出了声。

“这玩意儿究竟哪里有趣了？”

到底是喜久雄发了话，蝶吉大概以为自己挨了训，遂只能拼命忍住，不敢笑在脸上。

即便如此，一想到过去从鹤若那里领受的种种打压，喜久雄心里不可能没有不甘、气愤和怨恨。他本以为亲眼看着鹤若如此这般沦为世间的笑柄，内心的积怨多少可以云开雾散。可不知为何，此时此刻喜久雄却感到，仿佛是他自己被一桶水兜头浇下，被吊在那钢索上面，被一起上节目的年轻艺人们耍得团团转。

看了节目没几天，喜久雄便联系了弁天，问能不能见一面。

他把用意也告诉了德次：“我打算找弁天商量下。他们那样对鹤若，委实叫人看不下去。”

“小少爷，你还是别插手的好。你要是那么做，我觉得那鹤若，反倒比被人浇了一桶水还要惨。”

尽管得了德次这样的答复，可喜久雄到底放不下，最后还是把弁天叫出来说了一说。

“说的是，我也觉得过分了。”弁天似乎也有同感，“归结起来，那几个家伙的心里头，对鹤若没存着一星半点儿的敬意。说起来，这鹤若三岁就登了台，小学都没念，这么些年都是在戏台子上过来的。这些他们都不晓得，也没兴趣晓得……放心吧，我去跟他们打招呼，叫他们别太过火……不过久雄，话说回来，”弁天说到这，声音忽就低了下去，“这搞笑艺人总被人瞧不起，也是事实。我跟你打了这么些年交道，当然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可有些地方，你们歌舞伎演员进得了，我们搞笑艺人就进不得。”

姊川鹤若，昭和五年（一九三〇）生，骏河屋家的次子，乃是上一代传人第四代姊川鹤若与新桥的一个艺伎所生，据说刚落地便被父亲接回了本家。当时，其父与正妻之间已有一个十岁大的儿子，听人说这长子对鹤若疼爱有加。战时，长子参军去了中国，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殒命异乡，年仅二十二岁。

鹤若第一次登台，是在昭和八年（一九三三）三岁时。虽说血统优良，可因为其父体弱多病，那时的骏河屋据说已是强弩之末。所以他初登舞台的时候，在一众小演员里并不怎么惹人注目。即便如此，他战时战后几乎都在舞台上，勤恳练功，个中辛苦不为外人所知。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时，他承袭了第五代鹤若的名号。尽管背地里没少被人批评念白念得像在咆哮、缺乏格调，“演技浮夸，舞蹈笨重”，可他在台上总是演得尽心尽力，流的汗水比谁都多。三十多年来，他死死咬着正统派的万菊，在这歌舞伎的世界里拼得了一席之地。这，便是演员鹤若。

此处乃是京都南禅寺。天授庵前秋叶尽染的美景素来闻名遐迩，不过如今日这般粉雪飘飘，静静伫立上一会儿，也是别有一番情致。无声无息积起的白雪，与乌黑的寺门形成反差，恍如迷失在一幅山水画中。就连参观的人印在雪道上的足迹，仿佛都莫名带上了超尘出世的味道。

在这一派幽玄的雪景中，只见一人慢慢悠悠信步而行，正是喜久雄。他这个月参演京都南座每年十二月例行的贺岁“颜见世公演”[10]。那出《源氏物语》火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行程满满当当排过了头，三友方面体谅地表示偶尔也该歇上一歇，所以这个月的演出只安排了夜场。这一来，时间反倒多得不知如何打发，于是他差不多天天如此，在冬日的京都东游西荡。

上午出门散个步，到了中午，便给冻得发冷的身子灌上一碗放了大把九条葱的暖暖的荞麦面，然后再去南座剧场。说起来，已不知有多少年未曾享受过如此悠闲的京都的冬日。喜久雄还叫上了市驹，说跟她难得聚聚。这天，两人在南禅寺附近的店里用了午饭，一起吃了汤豆腐和现炸的“飞龙头”。这种加了许多银杏和百合的飞龙头向来是喜久雄的最爱，回想起来，这味道还是十多岁时，和市驹一起在京都四处转悠时第一次尝到的。

且说这一日，别过市驹后，喜久雄去了南座的化妆间。见他一副恬然自乐的样子，也不知为何，德次很是焦虑。问其缘故，一开口便叹道：“小少爷，我觉着你最近这状态也太闲散了。什么南禅寺很漂亮，飞龙头很好吃，你都讲了三十分钟了。”

“你这话，市驹刚刚也说过。她说：‘我们这些人，到底也上年纪了。’”喜久雄笑道。

“我刚才可是听三友的人讲了，阿俊他，这次要用女形来演那出《土蜘蛛》。还说他现在，备演备得连觉都不肯睡。”

顺带说说《土蜘蛛》这出戏。这乃是一出由能剧《土蜘蛛》改编而成的舞戏，主人公是一只蜘蛛精。这妖怪意图将日本纳入魔界，遂设计谋害豪杰源赖光。戏中的打斗格外激烈，蜘蛛精两手“咻咻”地放出白丝，试图缠绕住敌人将之捕获，其周身邪气弥散，气势逼人。

这戏的主人公实为蜘蛛精，不过在戏中变身成了比睿山的僧侣智筹。这一次，俊介准备将之改成女形的版本进行演绎。

“这可真想见识见识。”喜久雄不由脱口道，那等着看戏的安闲样子又招来了德次的一番数落。

“不过，他到底会怎么改呢。”喜久雄兴致勃勃地问道。

“说是要把比睿山的僧侣变成尼姑，改一版《女蜘蛛》出来。”德次也不是全然没有兴趣，连他自己都一时没忍住，道出了一句“真想早些瞧瞧”。不过话音未落，便又告诫道：“小少爷，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再这样闲散下去，过不了多久便要被阿俊甩在后头了哦！”

这提醒虽然在情在理，但其实喜久雄身为一名演员，自然也不可能满足于那《白鹭姑娘》和之后一系列演出取得的成功。他想要登得更高、走得更远，这份贪念与俊介无异。只不过，若条件许可，喜久雄并不准备在新戏中追寻这更高、更远的目标，而希望求之于古典。其实，

早在去巴黎歌剧院跳那出《白鹭姑娘》时，他便动了这份心思，且私底下已经盘算好要演一演那折《阿古屋》[22]，并以他自己的方式下起了功夫。

这《阿古屋》，正式说来应该叫《坛浦兜军记之阿古屋琴审》。

戏中说道，源氏一族正在追捕素以刚勇著称的平氏余党景清，值此之际，畠山重忠领命出任宫禁护卫(11)。他召见了景清的情人、五条坂的妓女阿古屋，后者腹中已怀有景清的骨肉。畠山严审阿古屋："快快供出你失踪恋人的藏身之处！"

这阿古屋一身奢华炫美的花魁装扮，头簪饰物一应俱全，被众捕手团团围住。审问人威胁要用绳索将其捆绑，且不惜动用水刑。可阿古屋回绝得甚是干脆：本就不知的事情要我从何招起？之后，审问用起了古琴、三味线、胡弓三种乐器。畠山命阿古屋当场弹唱，料想她琴音中必定会流露出阴郁之色，准备借此拆穿她的谎言。这一折故事实乃一出华丽优美的审判戏。

为将这阿古屋演得无可挑剔，喜久雄暗地里正忙着练习胡弓。虽说他十多岁起便跟随老师学习三味线与古琴，可即便有了这些，仍不足以演绎这折《阿古屋》。所幸，有三味线、古琴和日本古典弦乐器的底子在，师父也夸他天分极佳。不过，这年过七旬的古典胡弓师父也是个完美主义者，拜师入门那天便与喜久雄做了约定：

"半二郎先生来找老妇，无非就是为了那出《阿古屋》吧。很好，老妇愿意从零相授。不过有一个条件，在老妇点头认可之前，先生切不可在戏台子上演这出《阿古屋》。先生若能答应，老妇青野三津惠虽然不才，但定当搏上这条老命倾囊相授。"

且说喜久雄便这样一弓一弦地练起了胡弓，练着练着，日历便翻到了第二年。就在先前那段浮华盛世被正式安上"泡沫经济"这么个称呼的时候，俊介备演的新戏《女蜘蛛》终于也要在京都南座首度与戏迷见面。

听人说，那阵子在与三友商洽时，对方还征询了俊介，要不要在这《女蜘蛛》演出成功之际，开始准备他与儿子一丰双双袭名的事宜。

俊介如今也已年过四十，不论如何眷恋，总不能一辈子都用"半弥"这个名号。可另一方面，又不好从喜久雄那里把"半二郎"抢过来。既然如此，尽管为时尚早，也只能横下心将半弥传给一丰，而他自己则承袭丹波屋那个响当当的金字名号"白虎"。

在京都南座剧场的门厅里，只见一人站在一侧，自那厚实的地毯退开一步之遥，正谦恭有礼地迎候着到场的老戏迷们。此人便是幸子，一头乌发已彻底变作银丝，剪成了齐整的短发.她身上一袭浅橙底梅花染纹样的访客和服，白色绣花腰带打得服服帖帖。近些日子，她这优雅挺拔的身姿已成了剧场里一道小有名气的风景。尽管本人辞谢推托，可从方才开始，还是接连有看客走到近前，邀她一道合影。不消说，她身旁也站着春江，且还正当女人最美的年岁，可在多数女客人的眼中，绝对是年过花甲依旧清雅不凡的幸子更受欢迎。

在与一群热热闹闹结伴而来的客人拍完照后，幸子瞧见一个男人携着两个娇俏水灵的舞伎进了剧场，赶忙拉上春江迎了过去：“哎哟，西岛老板，这次真是承蒙您捧场。听半弥说，今儿个您摆宴席又叫了他，就数您这宴席乐子多，他可盼着呢。”

幸子招呼的这个姓西岛的男人，开了一家连锁居酒屋，店铺开遍了全国各地。和现如今那些不懂得玩乐门道的新兴企业的老板不同，此人一旦玩起来，演员们自不用说，还会叫上祇园所有的艺伎舞伎大摆宴席，乃是一个一掷千金的豪客。

“这回南座演出可是丹波屋公子头一回演这角色，我从东京赶过来捧个场倒也没什么。就是你们看，今晚要在祇园摆宴，明天又要带大家伙儿一道去城崎温泉。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能回东京去呢？”西岛朗朗的笑声回荡在四周，真是何等景气。

春江将西岛一行送到席位上，回来汇报称：“刚听化妆间那边说，西岛老板派人过去了，给了初演的贺礼。”

“有多少？”幸子脱口问道，春江一面不动声色地朝其他到场的客人欠身致意，一面对着幸子竖起了一根手指。

“春江，他们明儿起去城崎，依姆妈看，你还是过去露个脸吧。”

“晓得了。听说祇园井政的老板娘也一道去，我一会儿找她探探情况。”

“真到了袭名的时候，好多事情还是得靠西岛老板多多帮衬。”听到自己嘴里冷不丁冒出“袭名”二字，幸子不由“啊”了一声。在这之前，即便听人说起袭名，自己也都有意无意回避这个话题，可到头来，内心的某个角落终究还是做起了准备。对这不知是否该称之为惯性，简直如同本能似的反应，幸子自己都不禁哑然。

要问为何如此纠结，只因“袭名”二字最容易令幸子想起的，到底还是丈夫第二代半二郎袭名白虎，以及当时仍是东一郎的喜久雄袭名第三代半二郎的那段日子。一想到这次也能让春江体会到自己当年的那份喜悦，幸子心中固然抱有几分期许，可再一想到当年那份辛劳也要统统再来一遍，连她这个做婆婆的都不免于心不忍。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她脑中总会不断浮现白虎在袭名首日致辞的席间，吐血倒地的情形。

事实上，听到俊介说三友提议让他们两代人同时袭名时，幸子想也未想便插嘴道：“犯不着那么急吧。”俊介当场一愣，但幸子又说不出像样的理由，只是嘀咕着：“就是这么觉得而已……”若可以直言，她心里想的其实是：“总有不祥的预感。”可一想到上次袭名，结果带来的是白虎的死，还有喜久雄一连串凄惨的命运，这话自然更不可能说得出口。

“春江，姆妈想好了，这次袭名之前，姆妈打算去胜光寺一趟，到瀑布底下修行一番。姆妈最近洗澡的时候，就在练习冲凉水。”幸子如此说道。

“瀑布修行？”春江先是一惊，随后便道，“既然这样，我也陪姆妈一起。能做的，都得给他做了！”

春江那气势似乎准备今晚洗澡时便要开始练习冲凉水。就在这时，开演五分钟前的蜂鸣声响了起来，幸子与春江赶紧快步朝座席走去。

“好了，走吗？”

俊介披一件紫色袈裟，此刻他乃是一介尼姑，削去了那头对女人而言堪比性命的长发，脑袋上戴一顶白帽。他手里拿着一长串念珠出了化妆间，心里挂念的却是今夜继续登台为他助演的源吉。

“源叔，要不要喝点水？润一润嗓子，不容易咳嗽。”

面对俊介的关切，源吉那一声回应很是叫人安心：“你源叔我再老再不中用，也不会在那戏台子上咳嗽的。”

就在数月前，源吉因为大肠癌动了手术。虽说一切顺利，可到底已经七十高龄，袖子里伸出的那双手，无声地言说着他的病情。

此刻台上戏已开演，故事发生在源赖光的病榻前。在一个漫长的秋夜结束后，赖光归家途中，望着被露水沾湿的胡枝子，忽然遍体生寒，一病不起，药物、祷告皆不见效。正当众人无计可施之际，侍女胡蝶带着朝廷赏赐的药物出现在赖光面前。应赖光所求，胡蝶为其献舞，以优

雅的舞姿展现红叶名所的秋日风光，不想赖光却隐隐感到一丝痛苦。定睛看去，只见一个尼姑隐匿于黑暗之中。这个悄无声息突然现身的女子，便是俊介扮演的蜘蛛精所变。

尼姑假借祈祷之名接近赖光，其在灯火中映出的影子诡异至极，绝非人类。赖光的贴身侍卫就此质问她时，灯火顿时一暗，尼姑暗示自己是蜘蛛精所变，立时甩出蜘蛛丝袭向赖光。

其后，赖光拔出祖传的名刀“膝丸”与尼姑拼斗起来。尼姑见形势不妙，一转眼消失在黑暗中。

“源叔，你还好吧？”俊介刚一冲进舞台候场区，自己还喘着粗气，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方才在台上打斗时，源吉在舞台一角踉跄了一下。

“脚底绊了一下而已。”

二人嘴上简短交谈，手里则忙着快速变装，将俊介由一介尼姑变作一只蜘蛛精。俊介脱了袈裟扔在地上，在昏暗的后台照起了镜子，先是大口喘气背部剧烈起伏，接着在脸上画起代表妖怪的褐色脸谱。画完之后，只见他迅速起身穿上戏服，往手掌里装上了“千缕白丝”。

“我去了！”

诸事准备停当，俊介正要走向舞台时，原本端着方凳、先他一步跑起来的源吉，忽然就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

“啊！”俊介漏出这声惊呼时，他差点要一脚踩在倒地不起的源吉身上。俊介慌乱间想要蹲下，可戏服硌着腿，根本曲不了膝。

“源叔！源叔！”俊介不由喊出了声。

“上台！少爷，赶紧的！”源吉抬起头，脸上的汗珠眼看便要滴落下来。

“源叔……”

“别管我，赶紧上台！”

俊介再度挨了一声吼，已是慌得手足无措，弟子们用力推着他的后背。

“晓、晓得了。我去去就来。”

俊介回到台上，藏身在蜘蛛精栖身的古墓里，等着轮到他出场。可就连这片刻工夫，他都忘不了面无血色的源吉，只觉得今日等待的时间

比以往都要漫长。快了，就快了。他等得焦躁难安，也不知为何，脑中想起的却是父亲白虎在世那会儿，只要自家人同席欢宴，源吉便少不了要表演给俊介等人看，逗得众人乐不可支的那段裸舞。记忆中的源吉两手拿扇，嘴里哼着三味线的调调，一边扭动身子一边挡住要害。那时源吉年纪尚轻，在丹波屋族人与门徒齐聚一堂的宴会上，总是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给宴席热场。

就在这时，领命剿灭蜘蛛精的四天王终于找到了蜘蛛精的住所，这便是俊介出场的信号。

在一布之隔的古墓里，俊介在心中一阵低吼，那张脸已扭曲变形，瞬间化作了一只异于人类的魔物，张牙舞爪地朝台上扑去。

女蜘蛛高声报上名号。为将整个日本纳入魔界，其找上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源赖光。只见女蜘蛛操纵千缕蜘蛛丝时而蛊惑，时而折磨四天王，台上简直就是一片魔界。经过一番激烈打斗，女蜘蛛在台上痛苦地翻来滚去，最后终于精疲力竭，被四天王斩杀于刀下。

落幕后，俊介刚一冲回化妆间，便听幸子说，源吉已由春江陪着被送去了医院。幸子道："看来得让源叔歇息一阵子了。"

"歇息？什么意思？"俊介少有地有些激动，追问道。

幸子虽是一怔，却还是换上了一副训导似的口吻："源叔都一把年纪了，你还要他给你这打斗做助演，未免太胡来了。"

可俊介却似乎不愿接受："这次袭名，我打算让源叔跟我和一丰一道参加，给他升格成一级演员。三友那边，我去跟他们说。从父亲那一代起，五十多年了，源叔这一辈子都贡献给了丹波屋。要是三友那边有哪个不识趣的跳出来反对，我就算跟他干一仗也要把这事给谈下来。"

有俊介这般一出生便是一级演员的人，也有五十年如一日扶助他们的人，正因为如此，这歌舞伎的大幕才能拉开。

"说的是。袭名致辞的时候，叫源叔跟你们排在一道，升格成一级演员，正正经经地说上一段。"

幸子此言一出，俊介才总算顺从地点了点头。

那之后过了一个小时，春江从医院挂来电话，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因为病愈没多久，医生严令要求静养。俊介在化妆间洗完澡，听了这个消息，总算松了口气，围着一条浴巾嘭一声坐到坐垫上，不停用手揉起了脚背。

“怎么了？”幸子见状不免担心，关切道。

“没事。也不晓得为什么，明明刚泡过澡，可脚还是觉得冷。”

“怎么不再多泡会儿？”

“那不就是后面还有西岛老板的宴席吗？对了，让源叔升成一级演员的事，我也要告诉西岛老板。他肯定要乐坏了，那老板，就喜欢源叔。”

俊介盯着镜子里自己那张红彤彤的脸，仿佛已经看到在这一次的袭名演出上，源吉位列舞台侧席，半是紧张半是自豪，堂堂正正地向看客们致着辞。

(1) 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登场人物，也称藤壶皇后，主人公光源氏的继母，因为相貌酷似光源氏过世的母亲桐壶更衣，而深得其父桐壶帝的宠爱。光源氏与她仅相差五岁，思母之情不觉间演变为男女间的恋慕，终于有一次，藤壶告病回娘家休养时，光源氏强行求欢，与之有了一夜情缘，并诞下一子。被蒙在鼓里的桐壶帝高兴之余，将藤壶册封为中宫。

(2) 《源氏物语》中的登场人物，原为高官之女，但因父母双双离世不得不带着弟弟小君下嫁给年老的地方官伊予介当续弦，成为伊予介之子纪伊守的后母。在原著中，光源氏借住纪伊守家时，强行与寄宿在此的空蝉有了一夜情缘，但其后无论源氏如何筹谋和她私会，空蝉总是找借口断然拒绝，甚至留下一袭外衣，兀自溜走。本书中的故事对原著做了一些改编。

(3) 《源氏物语》中的登场人物，光源氏的挚友，也是一位风流男子，父亲是左大臣，母亲是桐壶帝的妹妹。他的妹妹葵之上出身高贵，气质高雅，嫁给了光源氏。

(4) 《源氏物语》中的登场人物，光源氏流放至须磨时迎娶的侧室，前地方官的女儿，相较光源氏交往的其他女子，身份低微。

(5) 牛若丸是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经的乳名，弁庆（武藏坊弁庆）是舍命效忠于他的仆人。此二人的主仆之谊在日本家喻户晓。

(6) 幕府将军后宫每年正月初七举办的新年活动，仆人们将各地领主“大名”进贡的“镜饼”（葫芦状的年糕）排放在一大块木板上，拖着在城堡内游行，以贺新年。

(7) 武家家臣中地位最高的官职，通常由多人担任，合议政经事务，辅佐主君。

(8) 平安时代之后，皇室公卿等的宅邸中常用的一种隔帐，由两根T字形立柱垂挂丝绸构成，其后演化为一种装饰图案。

(9) 歌舞伎表演用的大型道具，约为两张榻榻米大小，高约24厘米，装饰华美，多为高阶武将或皇族公卿出场时所用。

(10) 指剧场每年十一月签约主演集体亮相的第一轮演出，带有与观众见面的意思。自江户时代起，日本歌舞伎的演出年度均为十一月至翌年十月，京都南座的演出兼具贺岁的意味，故而安排在十二月。

(11)　江户时代末期，皇室经幕府许可设立的职位，负责守护天皇居所“京都御所”的安全。

第十五章　鞑靼之梦

雨点敲打在出租车窗上，此刻下的已是冬雨。在快到筑地市场的地方，喜久雄下了车打起伞，将和服下摆稍稍提起免得沾湿，快步朝竹野叫他去的“新喜乐”料亭赶去。

他轻轻一跃跳过一摊积水，忽就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久雄”。应声回头，只见伊藤京之助也是一样，提着和服迈着罗圈腿，跨过水洼走了过来。

“京之助哥，你也这个点来？”喜久雄一面与京之助一起跨过又一摊积水，一面问道。

“这下雨天穿和服，够麻烦的。”

二人这天穿的皆是特等绉绸面料的单枚家徽简礼服，此刻衣肩和下摆已经湿透。

且说这伊藤京之助还是第一次登场，他乃是伊藤京四郎的长子，其父与吾妻千五郎齐名，并称江户歌舞伎界的双璧。这京之助比喜久雄还要年长七岁，相貌俊朗，专饰男角，在戏迷中颇有人气。喜久雄平日出演的多是千五郎剧团的戏，这么些年京之助几乎没什么机会与他同台。不过，到底是吃同一行饭的歌舞伎演员，且又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之间交情甚笃。

“久雄，今天这宴席，说有什么人来着？”

这京之助虽说相貌英俊得只消被他深深看上一眼，只怕便会慌得手脚发凉，可性子里却不知哪儿缺了一根筋，而且依大阪人的说法，一逗就乐。在舞台上，一旦笑意涌上来，任他拧大腿还是咬舌头，怎么忍都忍不回去。不消说，每回都少不了在化妆间里挨那些老演员的训。不过，在喜久雄这些辈分低于他的演员眼里，京之助在舞台上忍笑忍得浑身发颤的样子，怎么看都煞是可爱，莫名地讨人喜欢。

“今天竹野做东，跟矢口建筑的少东家他们吃饭。”喜久雄告诉他。

“对对，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少东家。”

二人到了料亭，前来迎接的老板娘一瞧两人的分趾袜上沾了泥污，便嚷嚷着“哦哟，真作孽”，速速给他们拿来了替换的新白袜。

如今，竹野已是三友最年轻的董事。这一晚以他为首，在料亭的日式包厢里聚起的，有伊藤京之助和喜久雄，还有矢口建筑公司的少东家夫妇，以及他们的三个部下。

话说这矢口建筑公司“二战”前便已成立，乃是一家大型建筑承包商，时至今日一直没有上市，仍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位少东家也是被彻彻底底地灌输了那套“帝王学”，一副热衷风雅的做派。

“我会喜欢上歌舞伎，还真多亏了我老婆，头一回就是她带我去看的。”

此人说是少东家，其实已经五十过半。他夫人虽说与他年纪相仿，可那清丽秀美的模样，引得同席的艺伎们都看直了眼。

少东家话音一落，竹野便接茬道：“说起来，应该就是上个月吧，女明星娜塔莎·波特来日本，您夫人在法国大使馆给她开宴会接风，听说把我们京之助也叫去了，有这回事儿吧？”

话题忽就转了过来，夫人闻言应道：“先生您说笑呢，那宴会哪儿是我开的。您也知道，这几年我同法国大使馆一道，在箱根办美术馆。不过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对方才叫上了我。”

“那宴会气氛真叫不错。能办成那样，仰赖的全是夫人的品性。我那天还在中庭的草坪上临时搭了个戏台，跳了一小段舞，大家伙儿看得可高兴了。”京之助早已习惯这样的场面，欣然附和道。

听他这么一恭维，少东家打趣似的插了进来：“别的不说，我家这口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迷的就是京之助老师。那宴会若不是老师赏光，她会不会这么卖力还真不好说。”

“你看你，又乱说话……”

夫人脸上泛起了红潮，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帮闲(1)似乎不想夫人难堪，当即站起了身：“众位客官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来几局游戏高兴高兴吧。难得今儿个，新桥这边出了名的都到齐了。”

“好嘞！那还是我打头阵吧。要是让京之助或第三代小哥这两个美男子先上，只怕其他人就只有败兴的份了。”竹野应道，与艺伎玩起了“猛虎、猛虎、猛——虎、猛虎”的游戏。

且说这游戏乃是宴席助兴的传统项目，俗称“虎虎”，取自近松门左卫门写的那出人偶净琉璃《国姓爷合战》[23]，这戏后来也成了歌舞伎的剧目。游戏规则甚是简单，做游戏的两方各自躲在屏风后头，一面唱

着“猛虎、猛虎、猛——虎、猛虎”，一面各自扮成武人、老婆婆或者猛虎，从屏风后头走出来。决胜负的规则，就跟划拳差不多。

其实这游戏里的三个人物正是《国姓爷合战》里登场的角色。简单说来，这戏讲述了明朝遗臣与日本女子所生的热血男儿和藤内，远渡中国奋发图强，努力复兴大明的故事。戏中主人公的原型乃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郑成功，整出戏气势恢宏，还带着些异域情调。

戏中有一幕，说的是和藤内在千里竹林降伏猛虎。当时，和藤内刚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不承想在竹林里遇见了食人虎。他凭借神力降伏了猛虎，并让老母骑到虎背上，直奔狮子城而去。这“虎虎”的游戏正是取自这个桥段。老母无法敌过猛虎，但和藤内强于猛虎，而老母则可以压过和藤内。

连着少东家在内，一众人等借着微醺的酒劲将这游戏轮番玩了一圈。

“呵，今儿个真是尽兴！我老婆喜欢伊藤京之助，而我喜欢第三代半二郎。我们夫妻俩居然能像这样，跟各自最喜爱的演员疯玩疯闹，这一晚过得也太奢侈了！”少东家说着，一口喝干了江户雕花玻璃杯里斟好的冰日本酒。

这一晚，这么些人物聚在一起，自然不是为了玩什么游戏。发端便是竹野与少东家小酌对饮时的一席谈话。二人聊起近些年问世的镭射光碟之类的影像技术，说是品质相当不错，遂想着能不能雇些一流的摄制人员，以一种地地道道的形式，将喜久雄这些人演的当代歌舞伎留给后世。二人就着这个话题越聊兴致越浓。

那时，少东家提出的要求便是，这拍摄的第一出戏他想看看他最喜欢的《国姓爷合战》，由伊藤京之助演和藤内，半二郎饰锦祥女。

“哎哟，这一拍就拍到了年底，真是辛苦各位了！只怕是过年也回不了老家吧。”

车后座上载着电视台的摄制小组，只见一人潇洒地把着方向盘，正是春江。明年秋天俊介和一丰便要迎来袭名公演，为了给这两代演员同时袭名的盛事宣传造势，摄制团队正在拍摄一档纪录片，整整一年几乎天天跟着丹波屋，可谓是一次大手笔。

春江此刻手里握着方向盘，关心着年轻的摄制人员过年回不回得了家。不消说，她那张侧脸也被收进了镜头里。

“虽然说这活动年年都有，可明儿就要过除夕了，篮球队还要打什么友谊赛，也真会挑时候！”春江忍不住怨了一声。

“一丰小老师是首发吗？”年轻的电视台编导发问道。

“今年刚当上。”

“对了，这衣服，是夫人您要穿吗？”

“是呀。跟他几个队友的妈妈一道做的，大家一样的外套。可儿子们都说太艳，被嫌弃了。”

年轻的女编导展开了那件粉红色的运动外套，确实够艳，车里一时间笑声四起。

“你们也晓得，这当演员的不管做什么都要长个心眼，万万不能伤着。所以一丰他提出想打篮球的时候，我们夫妻俩纠结了好一阵，不晓得该不该答应。后来还是他阿爸讲，等毕业了真当了演员，就再也没机会做这些个了，所以才点的头。”

“您儿子真是很懂事呢！”

“你也这么觉得？可他这孩子，实在太乖了，反倒叫人觉得不放心。念书也好练功也罢，做起事来都挺认真的。可他到底是开心还是无趣，从来都不放脸上，也不跟人说。”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

“要都这样倒也罢了……说起来，这孩子主动说要做的，就只有这篮球了。”

车开到一丰就读的高中时，已经过了开赛时间。春江迅速披上那件粉红的运动外套，直奔体育馆而去。摄像机半刻不曾耽搁，紧追着她的背影。

话说这为了纪念袭名而跟踪拍摄的纪录片，起初自然是以明年将要袭名“白虎”的俊介和即将从现在的花井虎助荣升成“半弥”的一丰为主角。或许一部分也是因为负责的是个女编导，等到开拍之后，反倒是忙里忙外跑东跑西的春江，还有简明扼要下达指令的幸子这两个女人的幕后花絮更叫人感兴趣。最近这段时间，摄像机尽围着这两个人转。

这一日也是如此。春江来到体育馆的后援席，跟一丰队友的母亲们一起，举着彩球一字排开，跳起了事先排练好的啦啦队舞。这景象拍到镜头里倒是很有看头，可比完赛，摄制团队将镜头转向一丰时，当事人

却道："可丢人了！一投篮就会看到我妈她们，球都拿不稳了。像她们这样，绝对是在给对手加油！"

他嘴上虽在抱怨，可那微微泛红的白皙的脸上，挂起的正是一个在满满关爱中长大的梨园公子最典型的笑容。

之后按照计划，除夕和元旦也要拍摄。丹波屋的新宅子建在过去万菊住过的那片地上，这梨园世家在新居迎接正月的景象也将被记录到影像中。

且说这俊介力排众议建起的新宅子，论规模说不上大，不过数奇屋样式的造型，总叫人觉得和大阪那座令人怀念的老宅有几分相似。

此刻，在厨房里，太夫人幸子做起了阵前统帅。以春江为首，丹波屋厨事烹饪的活字典阿势，以及弟子半之、半祐、半政的妻子们也都聚了过来，正在镜头前忙着给那桌关西式的年节菜完成最后几道工序。

"师母，您看下雅格(2)的挂轴用这幅好不好。"

"师母，是不是用这套碗？"

丹波屋上上下下的女人们聚作一处到底闹腾，不过指挥发令的春江倒是干脆利落，叫人佩服。只听得她道："挂轴就用那幅。这碗不对，正月用的在二楼。"

就这样，在一派忙乱间到了元旦这天，东京碧空如洗，晴阳高照，比往年都要暖和。

只见俊介换上了正装，一身藏青色单枚家徽简礼服，携着一丰在镜头前迎候访客。与他们一同迎候的，还有穿着纹样喜庆的高级扎染和服的春江，和近些日子在家中偏好亚光柞绸和服的幸子。

"新年好！"

一大早，弟子们便正装华服陆陆续续上门拜年，俊介一家笑盈盈地将他们迎进屋里。依照丹波屋往年旧例，门下众人一齐集中到练功房，由门主俊介率先致新年辞："大家新年好！今年总算是要迎来袭名这桩大事了。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携手并进。我本人将要承袭花井白虎的名号，也希望大家带着各自的目标和心愿，在这一年里取得一些值得自己铭刻在心的成就。"

名门世家自有一套规矩，不过这一番话说得亲切熟稔，犹如一家人。俊介刚一说完，便由一丰领头，门人一个个走到俊介跟前，从他手

中接过辟邪贺岁的屠苏酒，再由春江那里领了一份压岁钱，只不过还附带一声训诫：“可不许乱花哦！”待这一套略有些严肃的习俗规程结束之后，门人以外的客人也三三两两上门来。屋里的草席上架起了长桌，桌上摆起了丰盛的年节菜。此时端出来招待客人的，乃是幸子最得意的西京白味噌煮年糕。

这天草席上共摆了四张长桌，首尾相接。客人们一拨赶一拨，前脚走后脚来，一席流水宴吃得好生热闹。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欢天喜地的通报：“源叔来啦！”

俊介当即飞奔到门口，便看到还在住院从医院赶了过来的源吉，在妻子的搀扶下出声道：“少爷，源吉来领压岁钱喽！”

不知是不是源吉这一声也传到了屋里，只听得里头炸开了一片欢笑。

这丹波屋门人汇聚一堂的年宴眼看着渐入佳境，进进出出忙着端酒送菜的女人们，也围聚到厨房一角，小憩了片刻。

“惠美，那个等一下再送。快来坐下，我们几个也干一杯！”春江叫住了俊介的跟班，她正要给席间的男人们送些鱼子干过去。

春江从冰箱里取出冰好的罐装啤酒，再拿出一堆小玻璃杯，给女人们人手一只摆到桌上：“今年总算是要袭名了。讲句掏心窝的话，能帮我的只有你们。要是有哪天，我顾不过来皱起了眉头，或者说话粗声粗气，大家千万别客气，一定给我指出来。总之这一年，就请大家多多帮衬了！”

众人碰完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啤酒。

“师母，野田叔来了，在边门那儿。”半祐跑来通报，春江一脸不耐烦地站起了身。因为电视台的摄像机眼看也要跟来，春江当即制止道：“哎，不好意思，这段就别拍了。”

说话人的神色从未有过地冷峻，摄制组的人不由停了步。

春江独自走到边门口，只见野田应景地穿了件西装，看样子该是他最体面的衣服了。他畏畏缩缩地站在那儿：“过年了，来打个招呼。”

“今儿有客人在，你明儿再来吧。”春江此言一出，野田当即垂下头去。

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了俊介的声音：“大过年的，让他进去吧。”看

那样子，似乎正准备领着几个弟子，上门去给辈分更高的演员拜年。

“野田叔，进去吧。也真叫不巧，我们几个正要出门，屋里有酒有菜，你慢慢吃。”

得了俊介这句话，野田一边偷瞄着春江盯他的眼神一边进了屋，整个人紧挨着走廊墙板朝里走去。

“春江，算了，好歹是养大你的阿爸。这大过年的……”

“我可从来没把那人当成过爸！”春江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带了怒气。

说起来，那还是俊介在臂弯中痛失长子丰生之后的事。当时他已彻底没了活下去的欲念，渐渐地，终于堕落到春江一人难以应付的地步。

俊介那时沾染上了毒品，真真是眼看就要变成一个废人。尽管春江努力避人耳目，想尽办法悉心照料，可严重时他整个人几乎是屎尿失禁的状态。到最后到底撑不下去，春江联络了故乡长崎的母亲，向她求了援。

春江姑且拖着好容易才能站起来走路的俊介回了母亲家。不想到家一看，这野田已跟母亲重修旧好。

原本，春江出生时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在她三岁那年，野田跟母亲结了婚。她上小学五年级之前，三人一直住在一起。

不消说，与这野田一起生活，没留下过一星半点美好的回忆。岂止没有好回忆，他只消一喝醉酒，便会对春江和她母亲拳打脚踢。有一次，甚至还把母女二人一道扔进了臭水沟。

就因为这样，春江小学时皮肉伤不断，被同学安了个“红药水”的绰号，没少遭人欺负。直到上了中学，结识了喜久雄这么个黑社会老大的儿子，她才终于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呼吸了。这便是她过往的人生。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野田。

当春江带着俊介再度见到野田时，他已彻底成了一个糟老头。因为长年酗酒不懂节制，肝脏已有损伤，胃也切掉了一半。唯独那副好吃懒做指靠母亲吃软饭的德性，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

尽管如此，俊介发起疯来不得不靠蛮力按住他时，有个男人在也确实能帮把手。而替俊介编了个假名字，找无照行医的赤脚医生给他看病的，也确确实实就是这个野田。虽然春江羞于承认，但她那时的确需要野田的帮助。

男人们准备动身去前辈家中拜年了，俊介注意到春江送他们时一脸不悦，不由怨道：“大过年的，凶巴巴的做什么。”

春江当即把箭挡了回去：“还不是你惯他，那家伙岂不是要得寸进尺？”

“话是这么讲，可你不也一样不忍心看他自生自灭吗？”

“就他那德性，我天天盼着他在外头找个地方，趁早死了干净。”

“你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这么些年了，还不是让他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

“我这就是把他当成一只野猫。不过是来讨吃的，施舍一点罢了。”

“算了，随你怎么说吧。对了，长崎岳母那里，今年该是十三周年忌吧？”

“我都托给寺院的人去办了。”

“我也一道去吧。”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别这么讲，今年有好事情。把一丰也一道带去。”

出租车似乎已经到了门口，半祐几人来叫俊介。

“好了，我去去就回。”

“嗯，路上当心。今儿可不能喝多哦！明儿开演第一天。今年就要袭名了，可得打起精神好好演！”

“晓得啦！”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冬日的天空格外晴朗，春江看着俊介悠然地挥一挥手出了门，不由小声感慨道：“真是个好年。”可不知为何，她脑中浮现的却是那年在长崎火葬场，给母亲捡拾遗骨时的光景。

你这当妈的，可真没用。从来都不晓得帮一帮女儿。想指靠男人，被男人抛弃。想指靠女儿，又被女儿抛弃。我绝对不会变成你那个样子。

……阿妈，你可还记得那年我俩在寒冬腊月被人丢进臭水沟的事，你说我俩到底走出来了吗？那水沟，可真够冷的，是吧？

君仁义，亦不养无能之臣。

莫犹疑，只赶那赤诚之道。就在赤壁山麓。

练功房里摆了一台显示器，传出一阵粗杆三味线响得叫人肚皮发颤的琴音，还有这段《国姓爷合战》里竹本(3)叙唱的净琉璃。

此刻播放的录像，乃是在“二战”后重建的歌舞伎座所拍。虽说是黑白画面，画质也很粗糙，却依然能感受到当时那些演员如潮水般层层递进的演绎与激情。

这间练功房离喜久雄家不远，已经租用了好几年。据说本来是个有氧操教室，所以四面墙全是镜子，很适合演练身段。

“这上上代的伊藤京之助，果然了不得！”

令喜久雄情不自禁小声感佩的，正是戏中的主人公和藤内由花道登场时亮出的那个架子。也不知该说是血气方刚，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藤内的这些性格特点，仅凭这刚登场的一个亮相，便清清楚楚地传达给了观众。

顺带提一句，这录像里的第十一代伊藤京之助，正是这次将与喜久雄合作演绎《国姓爷合战》的第十三代伊藤京之助的祖父。他是一位备受追捧的名伶，素以《化缘簿》里的弁庆和《且慢》里的镰仓权五郎景政这一类豪戏中的角色见长。而喜久雄的亲生父亲权五郎的名字，正是取自这《且慢》里的镰仓权五郎。不难想象，在当年权五郎看的那出《且慢》里，扮演这个角色的应该正是这位第十一代伊藤京之助。

看完《门楼》一折的最后一幕，喜久雄不禁感慨：“这缘分也真叫奇妙。这次我就要跟老师的孙子京之助哥，一道演这出《国姓爷》了呢。”

他本以为身边没有旁人，自言自语了句，可一抬头，镜子里映出了德次。若在平时，对于这类录像，德次通常都不会陪他看到最后。喜久雄表示了诧异，德次却是一副不同寻常的开诚布公的表情：“小少爷，我有话要跟你讲。”看样子，是在特意等他看完。

“什么话？这么严肃。”喜久雄下意识地关了录像机，也郑重地转向德次。

“小少爷，我晓得你热衷于研究，我也不是说你不好。可你昨天才下了戏台子，今天就开始看以前的录像，要给下一出戏练功，我说你这也太过了吧。好歹歇个一天松松筋骨，别以为你那身体永远都是二十来岁。”

“可我就算逼着自己休息，满脑子想的还是戏。还不如顺着本心练练功，反倒有益身心健康！”喜久雄打趣道，而后又不解地问，“你等这么久，就为了说这个？”

“对了，说正事。那个，我打算，到中国去。倒也不是说有什么奔头，就是最近，总觉得身上有力气没处使，怪难受的。我也想过了，准备再趁这个机会出去闯一闯。不过这样一来，就要跟小少爷分开了。当然，以后肯定还会再见的！我准备到中国去做点生意，等挣到大钱了，就来给小少爷捧场，做你最厉害的戏迷。到时候，给你的化妆间买上一块波斯地毯。要是搞得再大点，就给你造个专属剧……咦，这话怎么觉得在哪儿听过？”德次顿时歪过了头。

喜久雄拿他没辙：“你以前跟弁天去北海道的时候，也这么说过！”但一转念，他忽然想到德次既已开口，那必然已经考虑再三，只怕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顿时心下一慌，“阿、阿德，你先别急。怎么突然就要去中国做生意呢……”

“你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去了总能倒腾出点名堂的。更何况，托小少爷的福，我也存下了一些小钱。”

“就你那些钱……我那些个存款都整不出啥花样，更不要说你那几个小钱了。”

“小少爷，你还真是一讲到钱，就会变回大阪话啊。”

“你别扯这些，这事可不能开玩笑。你到底什么时候起的这个念头？”喜久雄越发慌了神。

“就算不在一起，我德次跟小少爷的关系，永远都不会变的嘞！”

突然间，德次嘴里冒出了亲切而熟悉的长崎乡音。

“像我这人，本就是无根的浮萍。现在能像这样落定在一个地方，全都是因为小少爷你。因为小少爷，我德次不晓得见识到了多少普通人一辈子都见识不到的风景。我德次，居然能在那歌舞伎座的大戏台子上，在那聚光灯底下表演蜻蜓翻。小时候认得我的人，谁能想得到呢！托小少爷的福，我这半辈子真是没白活！……可就算这样，德次我，还是想趁现在再出去拼一拼。这大概也是浮萍的天性。想当年，我阿爸丢下我跟我阿妈，一个人去了中国，从此没了音信。或许我这身上，到底流着他的血吧。”

喜久雄也知道此刻必须说点什么，可就是不晓得该说什么、怎么

说，才能让德次明白自己对他的情谊。其实只消一句话，告诉德次“我一直把你当作兄长”便已足够，但真正的兄弟又从来不说这样的话，所以喜久雄终究没有说出口。

“你倒是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啊。这么突然说要走，接下去的戏也不好安排……”喜久雄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明白这些都无关紧要。毕竟这种时候，他总不可能轻易就点个头，应一声“知道了”。

“再怎么着，我也不会说明天就走。我都打算好了，会好好儿地陪你演完下面这出《国姓爷合战》。不管怎么说，这戏打来打去激烈得很，也正好让我德次显显身手。”德次说着，嗖一下站起来，当场一个回旋来了个蜻蜓翻，“你看看，凭我这岁数，还能这样干净利落。管他是中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保管都能混得开！”

德次朗朗笑道，离开了练功房，那样子简直就像表演“六方飞”[4]的和藤内。

且说那之后时日如梭，喜久雄与伊藤京之助的这出《国姓爷合战》在盛大的宣传中揭了幕，好评如潮。这一日，刚好演出过半。

这天正巧赶上《歌舞伎影像大全集》的拍摄日，五台摄像机与座无虚席的看客们一起，静候着大戏开幕。

此刻台上依然拉着三色幕，气派威严的狮子城布景已经完工。眼下离开幕还有三分钟，仍可以看到布景师和黑衣们来来往往穿梭不息。

在这狮子城门楼的二楼，等待出场的正是扮演锦祥女的喜久雄。那一身中式戏服格外艳丽，毫不逊色于朱红色的门楼。在他左右还陪侍着四名侍女，手里的中式团扇亦是精巧雅致。

就在这喜久雄身后，担任助演的黑衣德次正蹲在地上，动作娴熟地给锦祥女拉平裙摆。

“阿德。”

脑袋上方忽然落下喜久雄的声音，德次赶忙站起身凑过脸去：“什么事？”陡然间飘来一股妆粉的味道。

“是不是不管我怎么留你，你都要走？”离开演只剩一分钟，喜久雄极不寻常地主动说起了话。

“嗯，应该会走。”

为了不叫其他演员听见，二人几乎是在窃窃私语。而锦祥女那一头发饰叮叮当当的撞击声，更是将二人的话语掩盖了下去。

“入这一行到现在，一直站在我这边的就只有阿德。”

“这些我都明白。就要开幕了！”

幕布另一边，看客们盼着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快快登场的急切，犹如一股股波动传了过来。

“你走那天，叫上绫乃和市驹，热热闹闹地给你送个行。”

“不用不用。小少爷，你还不晓得我吗，最怕这些个了！真的不需要。倒是你，可一定要答应我。”

终于，黑竹帘(5)里响起了预告开幕的笛声和大鼓。

“答应你什么？”喜久雄回过头，发饰又是一阵叮叮当当。

“我希望小少爷你一心一意在这演戏的路上走下去，希望你有一天当上日本第一女形。”德次说着，啪一声拍了拍喜久雄的肩，“而我呢，就到中国再去闯一闯。对了，好像说那边有一条老大的河是吧？”

“大河？你是说长江？”

“对对，就是长江。要是小少爷真当上了日本第一女形，我就往那长江里放白妆粉，把它染得雪白。这就代表我在向你道贺。”

德次这么一说，喜久雄险些喷笑出来，赶忙捂住了嘴，转而正色道：“那好，你也要答应我，可千万不能把那河给染红了！”

“晓得了。再说，我也没那么年轻了。”

笛声与大鼓越发高亢，就在这时，幕布拉开了。先是伊藤京之助饰演的和藤内，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由花道冲上台去。

且说这《国姓爷合战》里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名为“染红流”。简单来说，锦祥女的夫君甘辉乃是五常军的将军，她若能劝服夫君助和藤内一臂之力，她便会往河中放入白色妆粉作为暗号，反之则放胭脂。戏中，锦祥女未能劝服夫君，一边是孝顺双亲，一边是忠于夫君，面对这忠孝不可两全的处境，她决意赴死，以自己的鲜血染红河水通传消息。

之后，就在那个月的戏顺利迎来千秋乐的第二天，德次如他自己所言，背着所有人悄无声息地没了踪影。

他本人似乎早有准备，租借的公寓也都认真清理过。据说在那收拾

一空的屋子里，只留下了一双在后台奔忙时穿着的竹皮木屐，早已被踩得残破不堪。

“来，你自己跟阿爸好好讲。”

此处乃是明治座的化妆间，只见春江领着一身校服的一丰走了进来。此刻日场结束夜场尚未开始，俊介正趁这间隙在吃误了点的午饭。在他面前，二人似乎有些畏畏缩缩。

“要说什么？”俊介迅速扒了两口外送的炸猪排饭，问道。

“阿爸，我……还是想读大学。”一丰应道。

话音未落，春江便急忙补上：“不是阿妈叫你读，是你自己想好了要去读的，是不是？”

“嗯，是。”一丰虽有些忸怩，但还是点了点头。

“你‘嗯，是’也没用。阿爸不是以前就跟你讲过吗，现在时代变了，已经不讲什么‘做演员不需要那么多学问’了。所以你去上大学，阿爸没意见。但问题是，不管你再怎么想去，大学那边不欢迎，那也是没辙……”

“就是这个理。所以接下来要上补习班，拼了命也得把功课补上去，是不是？”春江再次插话道。对此，一丰还是一样，忸怩不安地点了点头。

依着春江的意愿，一丰升初中时参加了私立中学的考试，进了一所原本有机会保送本科的一贯制学校。可或许因为考初中时就已是勉勉强强，进去之后也没怎么追在屁股后面督促他好好学习，所以成绩常年居于下游。加之他还要参加演出，出勤率也是刚过红线。上回跟班主任面谈，对方就已明说，想保送大学只怕是无望了。

俊介自己没上过大学，所以特别希望儿子念个本科，总在教导他：“你想想，这大学里聚着全国各地的孩子。阿爸就是希望你进了大学，能交上一大堆朋友。等你以后当了演员，这些个可都是你的财富。”

可一丰的回答狂得很：“要什么朋友，有一个死党就足够了。”

待猪排饭扒得差不多了，俊介将春江拿来的补习班广告大致扫了一遍：“要不再拜托一下绫乃，让她帮忙教教？这些个补习班，演戏的月份肯定去不了，到最后又是他一个人落在后头，只怕还是没戏。”

这意见虽说一针见血，可春江应道："人家绫乃正找工作呢，忙得很！"

"也是，绫乃一转眼也要大学毕业了。"

"听她说，之前还是卖方市场，形势一片大好，可没想到泡沫说破就破，现在找个工作可不容易。那丫头说想去出版社。"

"嗯。想她在我们家那会儿就成天捧着本书不放。那是跟阿德学的吧？"

"没错。别看阿德那副样子，可是个标准的书虫。因为读书写字学得晚，所以会了之后，读什么都津津有味的。"

"话是这么说，他最爱看的还不是那些个舞刀弄枪的武侠小说。那才真叫砍砍杀杀，忠肝义胆。"

"说的是。要是不走运，碰到书里喜欢的人死了，整个人都要消沉上两三天呢！"

不觉间，父母二人话题一偏，唠叨起德次的陈年旧事。一丰见状站起身，打算离开化妆间。

"哦哟，你们两个也来了呀？"只见一人说着话，钻过短门帘走了进来，正是幸子，"来得正好！"说完一弯腰，跪坐在了一丰刚站起来的坐垫上，"我说俊俊，听人讲你袭名准备演那出《曾根崎殉情》，这话是真的吗？你这心里头的感受，姆妈也不是不明白。想当年，你阿爸出车祸受了伤，叫喜久雄替他演这出戏，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离的家。姆妈不管你是要争这口气呢，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幸子的口气毫不避讳，这反倒让俊介莫名地涌起一种真切的感觉，觉得他们这些人总算是走到了今天，离当年已是分外遥远。

"不是为了争什么气，刚好相反。说起来，要不是那件事，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俊介既已道出本心，幸子似乎也无意多说："你要是这样想，那姆妈也没意见。你们这一次，又是两个人同时袭名，又是《曾根崎殉情》的，闹得姆妈我动不动就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近些日子幸子总爱想东想西地瞎操心，就连俊介都招架不住，连忙转移话题："对了，姆妈，你以前是不是讲过你有个一起长大的朋友当了出版社的老总？绫乃想到出版社去工作。"

“这事我晓得。我也跟绫乃提过要把那朋友介绍给她，可那丫头不是不喜欢这种事情吗。还记得不，是哪一年来着，那丫头中意的美国乐队跑日本来开演唱会。那种票子，随便托个人都能弄到的呀，可那丫头反倒说什么不好意思。”

憋到这会儿，一丰到底是听得无趣，准备开溜。

“丰丰，要回去了？回家的话，跟奶奶一道？”

“打车吗？”

“坐电车啦。不过，你要是陪奶奶买点东西，奶奶就再给你买车的小金库赞助一些。”

“说白了，还不是要我拎包。”

一丰嘴上不乐意，可到底架不住零花钱的诱惑，还是跟去了，看那样子，终究还是个孩子。不过据春江说，似乎已有几个比他年长的演员把他领去银座和京都玩了几次。有一回，俊介带一丰去祇园的茶屋，一丰跟前来接待的舞伎已经见过面，二人还相约一起看电影。俊介看着他们，仿佛瞧见了自己与喜久雄年轻时，和富久春还有市驹情投意合的样子。那感觉又酸又甜，且隐隐带着几分危险，甚是奇妙。

“对了，关于戏票的事，石崎老总跟田丸大哥那边，求他们帮忙的数目还挺多，你可得跟我一道去露个面。”

春江这一声嘱咐，猛一下将俊介拉回到现实中。

就这样，在这好不容易迎来的父子二人同时袭名的年份，该筹备的事情正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备妥。前头这些事的后续就近的说，先是一丰为了考上大学恶补了一番功课，总算打着擦边球挤回了保送名单。而众人担心的绫乃也自有其厉害之处，凭着本事拿到了一家老牌出版社的录用函。听到这个消息，喜久雄和市驹真叫是大喜过望，一块儿冲到绫乃住的大学女生宿舍，给她在帝国饭店的铁板烧餐厅里办了一场庆功宴。一边是将要承袭白虎名号的俊介，一边是为拍摄《歌舞伎影像大全集》而在大舞台上兢兢业业的喜久雄。这两位名伶的孩子也是各显其能，倒也不输二位父亲。

且说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一桩叫人高兴的事。起因便是某一天，喜久雄难得去看了一次相扑赛。虽说平日里几乎没工夫去国技馆，可毕竟年轻时便是个狂热的相扑迷，这天没到中午就出了门。国技馆的观众席上基本没坐几人，他从序二段[6]的比赛开始看起。在这些人

里，有个年轻的力士使出的招数虽说还不成章法，可开赛时气势十足的起身动作总叫人觉得既眼熟又亲切。只可惜那一日，他那气势反倒成了败因，被对手反身一扭，只得了颗黑星(7)。喜久雄回家后还记挂着此人，便查了一下。原来这力士名叫“荒木”，年纪尚小，才十五岁，没想到竟是年轻时与他相交甚笃的那个荒风的儿子。

喜久雄一时感慨万千，当即经由几个故交打探到荒风回秋田后的联络方式，一通电话打了过去。荒风说，他如今在秋田经营一家小酒馆。虽然还是跟从前一样口拙辞钝，可喜久雄这一通电话也是让他感怀万千。

“这一行太辛苦，我是反对的，可死活拗不过那小子。”

“他蹲着刚站起来的那两下子，简直跟过去的关取一模一样哦！”

听了这话，听筒那头仅传来几声腼腆的笑声。就跟十五年前一样，二人都不善言辞，却莫名投缘。虽说这次叙话也没持续多久，可相互之间都觉得很是舒坦。

且说喜久雄与这荒风电话叙旧之后，还有一段后续。请恕在下讲述的顺序稍有颠倒，其实喜久雄在国技馆撞见荒风的儿子，恰好是在给绫乃设宴庆祝她找到工作之前。在这庆功宴上，喜久雄不知怎的就说起了荒风和他儿子。

“阿爸，你到现在还喜欢相扑呢？”绫乃吃了一惊。

“说起来，你这丫头不也从小就喜欢相扑。这大概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吧。”市驹不知为何也颇为感慨，继续道，“想你念小学那会儿，十两以上级别的力士，名字全都能背下来呢。”

可当事人绫乃被人翻出了儿时的往事，脸上不由露出一抹厌烦。

“对了，以前我们是不是还叫了阿德，四个人去看过大阪赛季的比赛？”喜久雄问道。

“没错，就是三保之湖第八次全胜夺冠的时候。”绫乃答得没有半刻犹豫。

之后，喜久雄又提到答应请荒风的儿子和几个年轻力士吃大餐。他明知可能被拒，还是问了绫乃：“有没有兴趣来露个面？”

绫乃迟疑了一秒，反问道：“去哪儿吃？”看来并非全无兴趣。

“那几个孩子说要吃肉，大概会在浅草那片吃烤肉吧。”

“烤肉啊。只要不是什么装腔作势的店，我就去。”

看绫乃那样子也不见得有多想去，但还是答应同往，喜久雄听了，不知怎的心里喜滋滋的。

且说吃饭当天，除了荒风的儿子，还有他带来的三个师兄。虽说提前跟店主打了招呼，可到最后还是差点把店里的肉一扫而空。即便如此，看着几个年轻力士对酒肉来者不拒，外加绫乃也不知像谁，酒量甚好，且喝的时候仪态优雅，喜久雄心下一高兴，借着酒劲也闹腾起来：“店主！再给上些酒肉来！”

化妆间里，俊介正在上妆，跟班惠美走了过来：“老师，单子印出来了！”

递过来的乃是京都南座袭名公演的宣传单，演出的日子眼看一天天临近。宣传单中间用了一张尺寸特大的照片，正是日前俊介与一丰双双站在金屏风前拍的。二人穿的皆是正装宽肩和服，上面饰有丹波屋那枚“光琳露根松圆纹”的家徽。

花井半弥袭第五代花井白虎

花井虎助袭第二代花井半弥　袭名公演

在这两行正经八百的公告下方，列出的剧目简直像在宣告：关西歌舞伎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日场

一、藤十郎之恋

二、白鹭姑娘

三、曾根崎殉情

夜场

一、太功记第十折

二、袭名致辞

三、花柳文章之吉田屋

四、连狮子

“这事情，也真亏久雄肯答应。还说什么袭名是大事，不光同意来跳那出《白鹭姑娘》，连致辞的时候都要陪我们一道上台。”俊介不由咕哝道。

“可半二郎老师不也是丹波屋门下的吗？”年轻的惠美到底不熟悉内情。

“这个嘛，名分上是这样，可毕竟发生了很多事。这次袭名致辞，久雄愿不愿意一道上台，那意义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俊介解释道，看惠美还是一副似懂非懂的表情，他忽而想起什么，问道：“对了，源叔情况怎么样？”

“听说不太好呢。他本人自然是打定主意，非要参加袭名公演不可的。夫人前天应该又去探望过才是。”

“春江去过？那家伙，什么都不告诉我。”俊介这话刚一出口，便凭直觉预感到源吉的状况不太乐观，“我趁这会儿先去解个手。”

俊介站起身，肩头飘飘悠悠落下一块手巾，惠美替他捡了起来：“老师，您这块都紫了！是撞哪儿了吗？”

俊介应声看去，也不知道算不算脚背，只见小脚趾根那块确实有些微微发紫。“什么东西？”他心想该不是沾了上妆用的色粉吧，用手拍了拍，却没拍掉，“还真没注意到。难不成是演打戏的时候，撞到什么了？”

俊介疑惑不解地去了洗手间，一面解手一面下意识地动了动小脚趾。与其说痛，不如说痒兮兮的。

终于，这个月的演出顺利落幕之后，袭名公演的各项工作正式拉开了大幕。

一些关系紧要的地方，春江和幸子已经姑且走访了一圈。不过，也有几处无论如何必须由俊介和一丰亲自登门，否则不便商洽。于是，便由弟子半祐开了一辆面包车，一家四口整整花了一天，把那几位资助人的宅邸和公司转了个遍。日后，再由春江再度登门，与其商量购票包场的事宜。

在这间隙，俊介和一丰还要录制电视和广播节目，给公演做简短的宣传。二人还上了知识问答类的综艺，一丰提出想去，可俊介到最后都不情不愿。总之，天天忙得晕头转向。

在这里头，宣传的重头戏乃是NHK的一档访谈节目。如今回想起

来，可说正是这档节目，让世人知道了离家出走的俊介再度回归了歌舞伎界。这一次，节目主持与十三年前相同，仍是称冠NHK的“歌舞伎通”、主持人佐渡毅。当年，俊介一身带家徽的正装和服配以袴式套裤，怀抱快满三岁的一丰，与披一条淡紫色京都友禅染和服外褂的春江坐在一起。这位主持人张口第一句话便是：“真不愧是丹波屋的少东家夫妇，只要往那儿一坐，就已经美得叫人说不出话了。”也正是他，通过节目让世人了解了丹波屋的历史。

正因为有了这层渊源，这一次节目组提出，俊介和一丰自不必说，希望春江和幸子也能一道出镜。此前电视台跟拍纪录片时，幸子为把春江推到幕前，在片中几乎没怎么亮相。但这次节目准备回顾丹波屋的历史，且要一直回溯到十八世纪中叶，如此一来，自然没有理由拒绝。既是这样，幸子想着这也是丹波屋一决胜负的紧要关口，遂准备周全参加了节目录制。

这般忙忙碌碌间，终于到了京都南座袭名公演的开演第一天。前期宣传时，丹波屋到底是集体出动，到千秋乐为止的戏票差不多都已售罄。这关西歌舞伎界，已有许久不曾有人承袭如此重要的名号。开演首日，只见南座剧场的雅座特等席上，一溜过去坐的皆是祇园、先斗町和宫川町的舞伎。而以八坂神社为起点的人力车游行，竟然引来了一万人观摩，现场欢天喜地，热闹非凡。

看着“白虎”这一关西歌舞伎界的金字名号即将复苏，京都市政府也是喜出望外。在市政府的支持下，这次游行规模盛大，四条大道整整半边实施了交通管制。望着俊介和一丰坐在人力车上，摇来晃去地朝沿途人群挥手，就连走路跟在一旁的春江都情难自已，眼中涌出泪来。

且说这次袭名公演，日场那出《曾根崎殉情》由俊介饰演妓女阿初，而扮演其心上人平野屋德兵卫的，正是关西歌舞伎界的另一名门世家“和泉屋”的传人生田庄左卫门。

顺带提一句，本次登台的乃是第五代。许多年前，喜久雄给白虎替演时，对他严加训导的正是上一代第四代，当时已经年届七十。那第四代一看便是个钻在戏里的“戏虫”，与之相比，这第五代自有一种超脱世俗、高深莫测的味道。他这气质倒是与西边的和戏格外相称，这次这出《曾根崎殉情》也因为他身上似有若无的诙谐意趣，反倒让最后的悲剧看着更叫人心酸。

除此以外，剧目还包括喜久雄那出令看客们垂涎已久的《白鹭姑

娘》，夜场更有俊介父子同台共舞的《连狮子》，真叫是好戏连台，红红火火。在那之前，自然还有盼了许久的袭名致辞。

此刻，俊介正站在化妆间的穿衣镜前。他一身灰紫色的正装宽肩和服，背上与胸前两侧皆饰有丹波屋的“光琳露根松圆纹”家徽。在他身旁，一丰也是一身同样的装束。

“一会儿不要慌，慢慢讲，听到没？”春江嘱咐道。

“嗯，知道了。”一丰应着，声音里到底带了些颤。

“能不能麻烦大家回避一下，让我跟一丰单独待一会儿。”

虽说离上场已经时间无多，但听了俊介这句话，任谁都会觉得这袭名事关重大，想必在此之前父亲有些话要交代给儿子，所以在场之人都依言出了化妆间。

“一丰，阿爸有件事必须要跟你坦白。”

“坦白？什么事？非得在这时候吗？”因为俊介说话时神情严峻，一丰顿时慌得没了方向。

“上次玩将棋百局定胜负，最后不是阿爸赢了吗？”

“啊？”

“其实那次，阿爸作弊了。趁你去厕所那会儿，我偷偷挪了那颗桂马。所以，赢的应该是你。”

看着父亲摆出一副异常严肃的嘴脸坦白认错，一丰脱口便是一句大阪话：“这些个事情，有什么可讲的！你可真会挑时候！”儿子是真被气到了。

俊介瞧见自家小子这副模样，也放声笑起来，拍了拍他的背：“好了，走吧。”

“都你害的，身上这股劲儿都松了。”一丰尽管嘟着嘴，可还是挺起胸膛，跟在了俊介身后。

出了化妆间，等在外头的春江和幸子连声嘱咐：“千万别慌！”

二人闻言点了点头，忽就瞥见走廊一角，有一人被半祐和半之搀扶着，正是源吉，穿的也是丹波屋的正装宽肩和服。

“好，我们走。”俊介这一声令下时，丹波屋的门人都已聚齐，狭窄的走廊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一行人从化妆间穿过走廊，进到昏暗的舞台候场区。此刻，拉着幕布的舞台上，已竖起了一面亮得晃眼的金屏风。

这一次，列席舞台上场口一侧的，不仅有领衔关西歌舞伎界的第五代生田庄左卫门，还有从东京赶来的长老级人物吾妻千五郎，以及近些年几乎已不再上台的小野川万菊等人。而下场口一侧，则由喜久雄和伊藤京之助等中坚力量坐镇。借着这次机会晋升一级演员的源吉，伏跪于后方，与众人稍稍拉开一些距离。

演员们一面让自家弟子理平袴式套裤的褶皱，一面急匆匆上台就位。这时，万菊顶着一方紫色绉绸野郎帽[8]，出现在了台边。俊介刚一瞧见，便最先一个走到近前，拉起对方的手："这次真是劳烦老师了！"

"老了不中用了，行礼估计趴不了太久。到时说不定会先抬头，还请你多担待。"虽然万菊嘴上这么说，可俊介知道，不管身子多痛多难熬，万菊是断然不会先抬头的。

另一边，喜久雄正陪着千五郎说话。他还叫上了一丰，让他恭恭敬敬地跟千五郎打招呼。

且说一众人就位之后，每个人面前皆放上了各自的扇子，一字排开。待黑衣、发型师、化妆师各自完成最后的工作，只听得丹波屋门下的弟子们声势浩大地呼喝起了"东西！东西！"[9]，幕布另一边，客席间立时起了一阵骚动。

俊介一个深呼吸，不由自主看向喜久雄。只见喜久雄正定定地望着这边，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直到幕布拉开的前一刻，演员们有的还在咳嗽，有的还在整理衣装。可等到幕布拉开的瞬间，每一个人皆是额头贴地，身子恭敬地蜷曲成一小团，纹丝不动。

耳边传来的，乃是观众们激动得像抽搐了一般的掌声。

"东西！东西！"

这一刻，丹波屋两代人同时袭名的致辞正式揭幕。

致辞由庄左卫门起头，现场弥漫着一种异样的兴奋，一丰那段清脆爽利的致辞结束后，终于轮到了第五代白虎——俊介。

"诸位看客在席，承蒙恩典，且容在下致辞一二。今日得以在此，面见各位看客，心中喜悦至极。方才，以和泉屋兄长与远州屋叔伯为首，

得列席的诸位前辈同道赐言鼓舞，实在感激不尽。”

伴着这段谦恭流畅的致辞，俊介重重拜伏在地，只听得客席间“丹波屋！”“白虎！”的欢呼声四起，一时间掌声如潮。少顷，俊介缓缓抬起了头，却叫人觉得他喉咙深处似乎正强忍着什么东西。

只听得他道：“过去……过去我曾一度逃离这个世界。不敢正视自身的软弱，总以为只要会哭会闹，便一定会有人来救我。那时的我真的无可救药。就因为那样，我没能列席见证我的父亲承袭丹波屋的这个金字名号。这世上怎可以有如此不孝的儿子？！直到今天，无论我如何痛悔，都抹不去这份悔恨。我就是这世上最最不孝的不孝子。不但如此，其实我……”

说到这里，俊介再也忍耐不住呜咽起来，拼了命地挤出声音：“其实我还有一个长子，名叫丰生。我就在这双臂弯里杀死了那个孩子。不是在臂弯里失去他，而是我这个软弱的父亲，活活杀死了他。我没能让那个孩子活着站到这个舞台上，见证今天这一切。我就是这世上最最愚蠢的父亲，可即便这样，却仍可以在如此喜庆的舞台上，领受诸位如此温情的掌声……”

俊介的泪水止也止不住，戏妆花在了脸上，他已顾不得场合，肆无忌惮地哭泣起来。那带泪的话语引得客席间抽泣声四起，就连台上伏跪在侧的一丰，肩膀都在抖个不停。

俊介继续道：“我多么希望那个孩子，希望丰生也能在这里。所以，在这开演的第一天，只要今天就好，请允许我和一丰，还有长子丰生三人，一起为诸位献上这一台袭名演出。”

(1) 宴会上专门负责说笑助兴、调节气氛的男人，由妓院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职业。

(2) 传统日式房间里辟设的装饰用空间，用于垂挂挂轴，并装饰有插花，也译作壁龛。

(3) 特指歌舞伎演出中表演义太夫调的人，取自义太夫调的创始人竹本义太夫，可细分为负责叙唱的“太夫”和负责演奏的“三味线乐师”。

(4) 歌舞伎表演动作之一，演员同手同脚大幅度地单脚跳跃向前移动，每跳两下换一次边。该动作多用于耿直豪迈的人物，借由戏剧夸张的手法展现其性情。同手同脚向前移动的动作，称为“六方”。

(5) 负责伴奏及效果音的乐师藏身的地方，从观众席看去位于歌舞伎舞台左侧，通常用木板围起，上部开有小窗，挂着黑色的竹帘，由此得名。

(6) 日本相扑力士分级下数第二级别，由上到下依次为幕内、十两、幕下、三段目、序二段、序之口。其中，幕内又细分为横纲、大关、关胁、小结、前头五个等

级。

(7) 日本相扑赛标注胜负的方式，黑星负，白星胜。如果级别在小结以下的力士战胜了横纲，则标金星。

(8) 一种搭在额头前，形似手巾的小帽子。江户时代，歌舞伎中担任女形的演员为遮掩额前剃发的痕迹，会在额头上放一块手巾，由此演化而来。多使用紫色绉绸面料。

(9) 歌舞伎及人偶净琉璃演出致辞前，幕布后方响起的呼喝声，提示致辞即将开始。这一传统据说江户时代中期已经形成，因为剧场通常坐北朝南，观众席东西向展开，所以“东西”二字可理解为呼请整个观众席注目。

第十六章　巨星陨落

石板铺就的参拜道从刷了朱漆的仁王门一直延伸向观音堂，一眼望去仿佛时间静止了。难道是因为此处护国寺的历史，还是因为这城中心的地方冷到了骨子里？

一众人边踩着这冰冷的石板路，边朝冻僵的手上呼着白气。他们此去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今晚在桂昌殿举行的第六代小野川万菊的守灵式。

喜久雄与俊介也在仁王门前下了出租车，快步穿过媒体人手里闪得人眼晕的闪光灯。脚踩上石板路的那一刻，世界仿佛没了声音，二人整了整大衣的前襟。

接待宾客的地方站了一排年轻的三友职员，待喜久雄二人签完到，便招呼了一声“二位老师辛苦”，将他们领到了守灵式的席位上。

灵堂布置仿的是万株白菊的意象，万菊虽说已过鲐背之年，但摆出的遗像上，皮肤依然光艳润泽。按说他乃是歌舞伎界的泰斗，就其身份而言，这葬礼办得实在简朴。究其原因，只因万菊生前自己表示不愿张扬，希望秘密落葬。

可即便本人如此表态，葬礼实际上并没有秘密操办，照常接受各界人士吊唁献花，结果就成了这般不上不下、中等规模的样子。说起来，这里头也有隐情。其实这万菊并非留了遗言，死在医院或自己家中。警员接到联络，在东京山谷[1]那片至今都未消失的贫民窟里的一家廉价小旅馆里，找到了他的遗体。

且容在下回过头表一表。这万菊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还需回溯到大约三年前，正是俊介袭名公演的那几场致辞。

那个月，万菊勉勉强强坚持完京都南座的演出后，感冒加重住进了医院，这些事倒是尽人皆知。他在医院足足疗养了三个来月，而后一度回到了家里。那之后，其本人似乎不太乐意与外界来往，所以三友几个负责人也都猜想他身体抱恙，未去叨扰。等到众人再想起他时，发现他已经辞了几个跟班，别说外人，就连自己人都不再亲近。

当时，俊介收下了几个被辞退的跟班中的一人，周围的人也都尽一己之力能帮则帮。可帮忙归帮忙，却始终没人能联系上万菊本人。就连

他是否还住在东京番町那间他买的公寓，都没人知道。那之后传来的，便是万菊独居的高级公寓闹出的垃圾风波。说是万菊住的屋子飘出了一股恶臭，所以公寓管理员上门查访，不想却发现万菊连澡都不洗，终日跟垃圾为伍。

三友担心传出丑闻，当即找了清洁公司，也不顾万菊乐不乐意，强行将屋子清扫了一遍，到这一步局面尚且可控。问题是那之后，三友方面疑心万菊该不会痴呆了吧，不由分说将他送去了医院。结果不出两天，万菊便抛下家产私物，什么也没带便出走了。

所幸院方表示，认知障碍检查的结果并无异样，且他的身体就九十岁老人而言相当健康。这也就意味着，万菊毫无疑问是出于自身意愿离开的。如此一来，便也没法报警说他失踪。就这样，众人一时间无计可施，只能由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据说万菊的遗体被发现时就像睡着了一样，发现地点乃是一家名为中松屋的廉价旅馆的一个单间。不消说，这旅馆就是贫民窟里的一间小旅社，可不像万菊去地方上演戏或参加活动时住的那些高级酒店，进了房间还会有穿和服的女服务员泡个煎茶递到你跟前。这单间与邻屋仅隔了一道纸门，住一晚两千日币都不用。顺带一提，这价格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领取的住宅补助的限额之内。可是，这名伶万菊为何要在这寒酸简陋的小旅社里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程，给他那辉耀梨园的歌舞伎生涯画上这么一个句号呢？谁都想知道答案，但万菊故去前，关于这一点本人未曾向任何人吐露，所以一切皆隐没在了丛莽中。

但若撇开这一点，旅馆里倒是有几人在万菊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与之打过交道，也留下了一些说法。

有人说：“他以前不是在草台班子里演女形的吗？看那样子似乎存了些小钱，偶尔也会请我们哥几个喝个小酒。大家伙儿一道喝酒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他是个豪气的老爷子，还是个老太婆，总之快活得很！”

也有人说：“你说那老婆子呀，以前在银座开了家女装同志酒吧，兴隆了好一阵子不是吗？说那时候还常有演艺圈的人来光顾呢，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老婆子只要两杯酒下肚，就会穿个和服，在房间里头跳舞给我们看。虽然步子歪歪扭扭，跳得真不咋样，不过八成是想到以前的事了，每回都跳得可欢了。”

还有人说：“哎哟，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有一回菊哥他躺倒了起不来，我就到旁边的酒铺子让人做了一杯鸡蛋酒，给他送了过去，可给

他乐坏了。我还坐枕头边陪他说了一会儿话。那时候说到什么来着，他忽然来了句：‘这地方真不错！’我就笑了，问他：‘这小旅馆脏兮兮的，有什么好？’他回：‘脏兮兮的才好呢！’还说什么‘你看，这地方什么漂亮东西都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待着就是叫人觉得安心，可以松下一口气。就好像终于有人来跟你说：可以了，歇歇吧’。”

平日里，万菊一大清早便会出现在洗漱房，像是要送那些做日结工的舍友出门。可那一日，到了中午都不见人影，旅馆主人心想别是又感冒了，便开了门看看情况。那一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难不成前一天晚上，又给人表演余兴节目了？只见万菊那张脸上抹了白面妆，嘴上还擦了胭脂。大概也因为屋里光线不足，虽然只是短短一瞬，可看上去简直像个妙龄佳丽入睡了一般。

“菊哥！菊哥！”

然而，不管旅馆主人如何喊他，万菊都没有再睁开眼睛。待旅馆主人慌慌张张地上前一摸，他的身子早已冰成了一块石头。

不论是“二战”前，“二战”时，还是“二战”后，这位举世难觅的女形第六代小野川万菊，始终以他妖魅的表演称冠歌舞伎界。国内外的媒体都声势浩大地报道了他的死讯。只不过，那些悼念的文章只字未提那家贫民窟里的廉价旅馆，而仅写着：在挚交密友及门下弟子的陪伴下，他于此生最后的居所、其本人购置的公寓里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三岁。

“好个榛泽！你可真叫本官失望！罪妇当前，不缚绳索，再细细瞧着，连受审的疲累之色都不现分毫……”

“停一停！”

此处乃歌舞伎座前厅，众演员正穿着浴衣排演剧目。扮演岩永左卫门的演员刚开口没念几句台词，便有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念白，正是饰演主角阿古屋的喜久雄。

“因为排练就放水，这戏叫我怎么演嘛！”喜久雄忍不住嘟哝了一句。

扮岩永的演员听了，忙解释道：“对不起。我没想放水……”

“难道你上了台也打算这么演？！”

“不是……”

“这一段只有岩永这个角色用的是人偶式，是有他的道理的。我这边正在受审，性命攸关，你在边上做人偶式，这样看起来才有意思，才能显出这部戏的味道来！可像你刚才那么演，有个鬼的味道！”

喜久雄这几声斥责令排练场的气氛紧张至极，真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发出响来。

“算了久雄，离开演还有段日子，今天就不要在这么细的地方较真儿了。”总得有人打破这凝重的气氛，否则排演怕是进行不下去。既是如此，能出面的便只有最年长的、饰演重忠的伊藤京之助。

京之助到底是前辈，喜久雄不好驳他面子，虽不情愿，还是让了一步。排演继续进行。倒是三友那几个职员，渐渐耐不住这叫人透不过气的氛围，装着有事要办，离开了排练场。几人不约而同，聚到了走廊的烟灰箱前。

“半二郎老师，心情很差啊。”

“听人说，万菊老师那葬礼，从守灵到出殡，他整晚都在棺材前头敬香，一宿没合眼，大概是累的吧。”

“这也有点关系。不过最近几次排练，他确实苛刻得很。”

“这个嘛，就叫优等生的悲哀。总也觉得‘这么简单怎么就不会呢’，看谁都不顺眼。”

三友职员们窸窸窣窣的话语，随着香烟那几缕青烟一起，升向了歌舞伎座高高的天花板。隔了一段距离的前厅那边，传来了喜久雄扮演阿古屋的念白：

“官人在上……奴家早有耳闻，都说官人通晓四劫[2]，明断事理。奴家本还口出狂言，道官人所言之理不言自明，什么观四劫、成五相[3]，不过小袖配迦楠，鱼目混珠。可今日闻听官人一席话，奴家甘愿顺服。”

只听得那鼻腔共振的音色宛若琴弦，那抑扬顿挫的念白好似琴弓。还真是，在如此舒心悦耳的世界里，若是进来一个像刚才岩永那般的演员，配上那不伦不类、就跟榫卯没对上似的拙劣演绎，这世界也就毁于一旦了。话虽如此，可毕竟不是随便哪个都能演成喜久雄这样。如此一来，便只能是喜久雄收一收念白、敛一敛身段，否则便合不成一台戏，也造不出一个世界来。喜久雄为此心烦意乱，这一点任谁都看得明明白白。

且说这一日排演结束，喜久雄回到化妆间正在更衣，蝶吉突然递上

了无绳电话，说是“绫乃妹妹打来的”。

喜久雄思忖着会是什么事，接过电话，只听得绫乃道：“爸，这两天有时间吗？”

“晚上的话，今明两天都闲着，怎么了？”

“想让你见一个人。”

“啊？”

喜久雄自然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可实在来得突然，除了这声“啊？”，他一时竟反应不出其他话来。

绫乃进了那家老牌出版社以后，似乎负责外国文学。偶尔几次，喜久雄拿铁板烧跟寿司作饵把人约出来，只听她抱怨：“天天一大堆事儿，忙都忙死了，吃的都是便利店的便当。”不过工作似乎还挺快活，说什么接下去要做某某某的译本，上回采访了英国那个叫什么什么的作家，满脸充实。

喜久雄姑且和绫乃约定后天晚上，连带那个想让他见的人，三人一起吃饭，然后挂了电话。可他到底等不到后天，未及多想便又拨通电话，打给了春江。

运气不错，春江在家。喜久雄问她可曾听到什么消息，春江却答：“这种事情，我就算晓得，也不好从我这张嘴里讲出来的。再说了，你后天不就能见着本人了吗？”

这话答得虽然冷淡，却很在理。喜久雄捺下性子等了两晚，排演结束后直奔日本桥，去了绫乃指定的寿喜烧店。

进到店里，日式包厢脱鞋处摆的鞋，就先让喜久雄吃了一惊。不是女式浅口皮鞋加一双男士皮鞋，而是一双竹皮木屐，且那尺码大之又大。

“来了。”绫乃觉察到动静开了拉门，喜久雄只觉得在她身后，有个什么硕大的东西背朝这边，慢吞吞地动了起来。霎时间，鼻子一冲，飘来一股盘发髻用的发油的味道。

“先进来吧，会好好给你介绍的……哎呀阿健，你就别站起来了，这地方小得很。”绫乃一人指挥着两个大男人。

只见那个相扑力士缩着硕大的身躯，不停地躬身低头，喜久雄姑且在他面前坐定下来。

“这位是大关大雷关。爸，你知道他吧？”绫乃引介道。

“当然知道，可喜欢看他比赛了。”喜久雄脱口而出，转而想起眼下这状况，赶紧在眉间强挤出几道褶子来。

“他本名叫渡边健介，我俩正在谈恋爱。”绫乃汇报说。一旁，当事人大雷只顾着一个劲地赔不是，很是惶恐。

“好了，这位就是我爸，第三代花井半二郎。本名，立花喜久雄。”绫乃说到这儿，忽就喷笑起来，“我们这见家长可真够怪的。什么本名、艺名，还有四股名[4]。”她倒好，放着两个局促不安的男人，自己一个人乐了起来。

之后据二人说，绫乃第一次见大雷关乃是大约三年前，正是喜久雄在浅草请荒风儿子吃烤肉那回。经此一提，喜久雄也记起荒风儿子带来的几个师兄里，确实有这大雷，他那时还夸他开局起身的动作特别漂亮。

二人汇报着相识的经过，聊着聊着，寿喜烧熟了，酒也下肚了，喜久雄与大雷关的拘谨多少缓和了一些。言谈间，喜久雄这厢也对大雷关渐渐生出了好感，越看越觉得他那举止和荒风有几分相似。而更要紧的，绫乃在他身边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飞扬跳脱不服管束，却也活泼开朗闪着光似的。不知不觉，喜久雄便默许了这两个孩子的关系。

然而，就在加点的肉也差不多扫荡一空时，风云说变就变。

“爸，其实我现在，肚子里怀了孩子。”绫乃没头没脑地突然就摊了牌。到底兹事体大，那一刻大雷关马上下了坐垫，伏跪在地，一大个人眼看着缩成了一团。这也未免太突然了，喜久雄已是慌乱无措。

“我打算生下来。”

“生下来？你这丫头……那、那工作呢？”

“不干了。”

“不干了？你这丫头……哪有那么简单！”

“我俩都商量好了。我要让他当上横纲！”

“当横纲？你这丫头……”

明知向当事人求助也是徒劳，可喜久雄还是忍不住看向大雷关，只听得他一遍遍重复着：“晚辈错了！晚辈错了！”

“所以今天，请爸爸过来，是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你也知道，相扑这行跟歌舞伎一样，各种规矩严得很。所以婚礼的时候，能不能求你作为父亲站在我旁边，只要那一天就够了。求你在我出嫁的时候，给我一个第三代花井半二郎女儿的名分。”

那天晚上，喜久雄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就这样回了家。彰子在客厅，伏桌给老戏迷和资助人写感谢函。也不等对方提问，喜久雄便自己开始倒豆子。彰子默不作声，听他倒完，只吐出一句：“要当外公了呢！”

经人说了才意识到，这神经也真叫大条。可喜久雄还真是被她一语点醒，这才反应过来心里为何如此不是滋味。

“当什么外公啊……”默了半晌，憋出的却是这么一句。

“可不就是嘛！”彰子笑道。

“可我才四十六啊。”喜久雄仍在抗争。

“谁让你比别人都早熟，那自然是要比别人都早当外公的！”彰子这玩笑里也像撒了花椒，又麻又辣。

喜久雄自己对继承人并无多大念想，而岳父千五郎也不是那种得了外孙便一定要培养成演员的人，所以自家内部从未谈起过子嗣的事。可就当事人彰子而言，她不仅是吾妻千五郎的女儿，还是花井半二郎的妻子，这压力可想而知。且那些老戏迷也不是没有催过：“继承人的事儿可得抓紧！”

“你这当父亲的，可要好好地把绫乃送过门！”

耳边冷不丁传来彰子这句话，喜久雄也“嗯”了一声，点了点头。但如此一来，站在自己身边的就是市驹。他不由问道：“没关系吗？”

“什么没关系？”

“到时办起婚礼来……”

“这么多年，绫乃因为你没少受委屈吧？这还是她头一次来求你这个当父亲的不是？相扑这行也有许多繁文缛节。你可不能让绫乃面子上挂不住啊！”

之后没多久，便到了这个月《阿古屋》揭幕开演。戏还没上，评论已是一片期许，说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终于要挑战女形中极难驾驭的阿古

屋一角。开演之后接连数日，客席坐得满满当当。

都说女形出场最关键。那一瞬间能否抓住看客的心，决定一场戏的成败。这出《阿古屋》也不例外，出场一幕很是抓人。在前后六名捕快的押送下，喜久雄似要反过来镇住对方，一袭华美绚丽的刺绣长罩袍，配一条立体孔雀纹饰腰带，以妓女中最高阶的“倾城”的装扮现身花道。从他身上，看客们瞬间便感知到了这女子不惜赌上性命，也要护住所爱男子的那份决然。

这次与喜久雄演对手戏的乃是伊藤京之助，如今二人无论演什么，举手投足已是相当默契。而那些配戏的年轻演员，也因为得了喜久雄严苛的训导，在台上情绪饱满很是投入。当然最最值得称道的，仍要数喜久雄受审时被勒令弹奏的那几段古琴、三味线与胡弓。他的演奏已不只是出色，琴音里甚至流露着惊慌、恐惧与不屈。看客们无不被他高超的技艺所折服，只能一遍遍惊叹在那万菊过世之后，这位与花井白虎一道，共同背负着当代当家女形招牌的歌舞伎演员，所呈现的演绎竟可以如此登峰造极。

鉴于看客们反响极佳，戏评里也都是近年少有的褒奖之词，演出日程过半的时候，谨慎如喜久雄也终于松下一口气。虽说慢是慢了点，但亲生女儿即将嫁给王者大关的喜悦，到了这会儿，总算一波波涌上心头。欢喜之余，他不由连日连夜豪饮起来。喜久雄酒量本就胜于常人，更何况喜庆之酒自是不同。那段时日，银座、新桥、六本木，他轮着番地喝了个痛快，还借着酒力四处拈花惹草。说得好听些，不管身为演员、男人，还是父亲，他都走到了人生巅峰，正是命里最旺的时候。但若换个角度，也有些年轻时起就与他熟识的艺伎姐姐一针见血：“他那样子呀，不就是年纪不大得了第一个外孙，这心里头慌得不行吗！”倒也由着他任性，对他宽忍以待。

另一边，差不多同一时期，俊介挑战《女蜘蛛》一剧后，身边也开始热闹起来。谁都不曾想到竟会飞来邀约，说要将这《女蜘蛛》改拍成古装连续剧。迄今为止，俊介对这些剧集、电影之类的企划并无多大兴趣。这一次，又是三友那个竹野颇为少见地动了念头，让俊介姑且先看看故事大纲。俊介依言通读了一遍，不想这故事竟与歌舞伎版的《女蜘蛛》截然不同。女蜘蛛原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妖怪，可在这电视剧里，竟然化身成了操纵妖术维护正义的卫士。当然，邀请俊介扮演的正是每集高潮变身女蜘蛛的主角与力。虽说剧中角色并非女形，不过这变身女蜘蛛的设定足够新颖。此剧制作方亦是花了大力气，编剧起用的乃是当红

的年轻剧作家。此人在上一季执笔了一部快节奏的青春喜剧，该剧连带主题歌红遍全国，可谓是部现象级作品。

虽说就关系而言，俊介和喜久雄平日里很少商谈各自的工作，但这一次到底拿不定主意，俊介遂给喜久雄挂了一通电话。可得到的回复既说不上反对，也算不上支持："这歌舞伎跟电视剧，时间的感觉不是最不一样了吗？"到最后，俊介还是跟着自己的直觉，应下了这份工作。

待他应下之后，便发现确如喜久雄所言，他这边虽是第一次出演电视剧，可对方那边已有一套周密的流程。从演职人员碰头，到演员集体对台词，俊介按着要求一步步参与下来，没多久第一集便开机了。顺便交代一下，这剧虽说是历史剧，剧中的对话却是现代语。不仅如此，这位剧作家的特色就是对话异常紧凑，就跟吵架似的。俊介起初不太适应，动不动就NG。等到拍了一半多，导演忽然觉得用这些NG镜头反倒更有意思。结果这戏就变得怪异起来，既像在演，又像在排练，既像在念台词，又像是临场发挥，叫人摸不清路数。

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历史剧是这样拍的，第一集开播时虽然收视率不算高，不过关于这新剧特别古怪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开来。第二集播出时，收视率上了两位数。那之后，收视率集集攀升。待剧中俊介从手心放出的白丝开始在孩子们中间流行开来时，终于口碑爆棚。剧里辅佐俊介匡扶正义、人称"四天王"的四位男演员，为这剧临时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他们演唱的那首《女蜘蛛摇滚》不仅出了唱片，四人还扮成剧中人的模样，以一身江户百姓的打扮参演了歌唱节目。甚至有人猜想，年底的红白歌会说不定也会向他们抛来橄榄枝。

就这样，小小的旋涡转着转着便将周遭裹挟进去，转成了大旋涡。但若身处其中，是觉察不到那股劲头的。等到俊介依照最初的合同拍完十一集，他上街走不出几步，前后左右便会有人找他拍照、握手，或是签名留念。总之，已成了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鉴于反响如此热烈，不消说，制作方马上决定筹拍续集，俊介自然也没理由拒绝，姑且应承了下来。在这股热潮的助推下，歌舞伎版《女蜘蛛》也决定复排。且这一轮巡演以新桥演舞场为首，不光是几个大城市，就连地方上的音乐厅都准备一个不落地转一遍。正所谓："不管上哪儿，只要演这出，不愁没客人！"看那架势，是彻底把俊介当成了一棵摇钱树。

而且，在这巡演间隙，俊介还必须见缝插针地跑去京都的摄影棚拍

摄电视剧续集。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安排，俊介的身体到底是露出了疲态，这也实在理所当然。

事情便发生在九州熊本那场文化音乐厅的公演上。

戏目一如往常临近尾声，俊介变身成女蜘蛛，从手心放出道道白丝，周旋于四天王之间，和他们激烈拼斗。演到此处，女蜘蛛本应在四天王的追逼下冲上花道，跑到半途后重整旗鼓，反扑回来。可就在俊介从舞台猛冲向花道时，他的脚像被什么绊了一下，突然不听使唤了。这么一来，因为假发和戏服分量不轻，他自然稳不住身形，不承想，竟一个倒栽葱摔下了客席。

所幸，摔下去的地方坐了两个体格健硕的男人，没有伤到看客。但这一摔到底极不寻常，座无虚席的音乐厅里顿时一阵骚动。四天王见状，手忙脚乱地下了舞台，不得不当着一众看客的面将女蜘蛛拉回台上，这一幕甚是滑稽。若是后来戏又照常开演，倒也罢了，可那时，俊介的右脚像骨折一般剧痛钻心。即便如此，他依然咬着牙、淌着汗把戏演了下去，但终究没法像平素那般打斗，也摆不出功架。

四天王们到底看出了异样，尽可能用动作护住俊介。这一来，招式便乱了套，给动作配效果音的响板什么的也都踩不到点上。总之最后这一幕，任谁看来都是漏洞百出。

幕布拉起后，不只是搭戏的演员，半袷等几个弟子也都冲上前来。只见俊介一屁股瘫坐在地，半步都挪动不了。

“师父，是扭到了，还是骨折了？”弟子们都已慌了神。

“对不住了，压根站不起来，麻烦弄个担架来。”俊介咬着唇应道。

众人用担架将他抬进化妆间，连扯带拽地给他脱去了戏服。说来也怪，他那只疼痛的右脚，看上去既不像骨折，也不像扭伤，就是血色极差。不过，他这只脚前脚掌血色差，也已不是一天两天。查看议论间，音乐厅的人慌慌张张叫的救护车已经开到，准备将俊介送去市里的医院。俊介躺下后，脚便没那么痛了，上了担架还不忘发指示：“记得叫他们把化妆间收一收！”准备要去往巡演下一站。

救护车开去的是一家大医院，给他诊治的医生倒很年轻，像是大学刚毕业。诊断完，俊介坐在轮椅上，与年轻的医生面对面，只听得对方道：“实在很遗憾，您这病情相当严重。右脚前脚掌已经坏死。”

有那么一瞬，俊介将“坏死”听成了“画师”，还比画了一个执笔作画

的动作。但年轻医生木着一张脸，也不顾俊介跟没跟上，只是例行公事地开始解释坏死是指什么状态，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结果，以及为避免这一结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更确切地说，是只能采取什么措施。

“医生，打断一下，”俊介忍不住插言道，“能不能先给我讲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这一刻，医生说的都是接下去怎么办，而俊介别说接下去，他甚至连当前的头绪都还未理清。

简单来说，所谓坏死，就是身体的一部分组织或细胞因为事故或疾病而死亡。细菌及病毒感染、毒品造成的损伤、药物副作用以及神经功能障碍等，都可能造成这种状况。也有说法认为糖尿病患者出现此类症状，特别是腿部坏死的比例较高。

而且，腿部的病变很容易发展成重症，每年都有一万多人因为腿部坏死或形成坏疽而不得不截去下肢。且这一万多人还不包括只截去脚指头的，全都是低位或高位截肢，甚至截去了髋关节。

俊介静静听完年轻医生的讲解，脑袋里只有三件事：毒品造成的损伤，父亲也得过的糖尿病，以及最后一件，赶紧回东京，找个经验老到的医生看一看。

喜久雄听到春江用这般六神无主的声音跟他说话，怕是过去不曾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唯独这一次了。

电话打到了化妆间，喜久雄接到时正逢日场演出休息的间隙，嘴里还吸溜着外送的鸭汤面。

“不好意思，这会儿讲话可还方便？”

春江问出这句话时，声音发着颤。喜久雄最先想到的，是绫乃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阿俊他刚刚，做了个检查，说什么右脚坏死，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晓得，就说什么，右腿不截肢不行，那个医生他……”

俊介巡演时摔下花道的事，喜久雄也有耳闻，所以只当是那时受的伤，反问道：“截肢？不是骨折吗？”

可这之后，春江的话越发不明不白，喜久雄只好说：“算了，我一会儿过去。等我演完下一折，夜场开始前有两个钟头空着。”

其实到下一折出场，中间约莫空了一个小时。而俊介的医院就在筑地，从歌舞伎座过去，开车不到五分钟。但喜久雄总不能顶着一脸白面妆跑过去。

那一日，待喜久雄一丝不苟地演完戏，再去到筑地的医院时，已是两小时之后。

有人将他领去了病房，春江刚好走开了，俊介一人躺在床上。

“怎么回事？”喜久雄上前问道。

“哟，久雄，特意过来的？对了，绫乃的事情，我都听说了。那丫头，以后可就是相扑道场的师母了！也不晓得为什么，总觉得跟她还挺般配！”俊介这番欢迎词不免有些避重就轻。

“绫乃的事以后再说，你这腿……”喜久雄说到这，到底续不下去了。

俊介闻言，哗啦一下掀开了腿上盖的布：“……说膝盖以下都得截了。”

那条说是已经坏死的俊介的腿，顿时横在了喜久雄面前。

“医生讲了，到我这阶段，按理说皮肤颜色应该发绿，看上去更吓人才是。可我这人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也不晓得是皮肤本来就厚，还是因为这么些年，脚上总抹白妆粉，这颜色就是比别人淡些……你看看，是不是就跟崴了差不多？就因为这样，所以一直没去管它。”

喜久雄一时间哑然失语，这时春江冲了进来：“太好了，你可算来了！久雄，你说现在要怎么做？是不是带他去别的医院看看？要是跑去美国或别的地方，应该还有什么先进疗法。你说是吧？”春江死死拽着喜久雄，就好像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似的。

“你冷静些。医生刚刚不都说了？除了截肢，没别的法子。”

“医生是说了，可阿俊……腿截了，就真的截了呀！”

“这我当然晓得，否则还叫什么截了。”俊介不合时宜的笑声充斥在逼仄的病房里。

“久雄，你倒是帮我想想，可有什么角色一条腿也能演？”

俊介这一句话突然让喜久雄有了切肤之感，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不成，绝对不成。这要截腿，不成不成……”喜久雄一张口，出来一串大阪话。

“什么成不成的。医生说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没办法的事儿！”俊介反倒操起了不伦不类的标准语，故意逗他。

“总之大家再想想，肯定还有别的法子。”喜久雄急道。

“医生讲了，没别的法子。到这一步，就得早动手术，早一秒是一秒。再拖下去，截的就不只是膝盖下边了。”

反倒是当事人俊介，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来得镇定。可即便如此，这样的事毕竟不是叹一声没办法便可以点头接受的。三个人一时间都没了言语，耳边传来了通知晚饭即将开饭的声音，还有一股带了些铝箔味的饭食的气味。

“久雄，有件事，想拜托你。”默不作声的三人中，到底还是俊介先开了口，“落到这步田地，也只能狠狠心做决断了。我就先动个手术，听那医生的意思，以后装个假肢好好做复健，也不是动不了。总有一天，我要回那戏台子上去！只不过，大概要花上一阵子……”

“你是想说一丰吧？”不等俊介说完，喜久雄已经体察到了他的用意，“我明白。我一定好好照看他。”

“得了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只要我能办的，一定都给你办到！不过阿俊，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回到戏台子上来！”

听了喜久雄这话，俊介默默点了点头，像是想起了什么，脸上忽然浮起一丝笑意：“反正这复出大戏，也不是头一回演了。”

俊介已经演过一次复出的戏码，对于他今后将品尝到什么样的艰辛，只怕心底已有觉悟。即便如此，他仍然说着要重返歌舞伎的舞台。

之后没多久，俊介便动了手术截去了右腿。万幸，手术颇为成功。但麻醉失效后，据他本人说，截肢的地方就像被炸飞了一般剧痛难忍。即便从背部持续进行硬膜外麻醉，那里还是疼得像被人用混凝土块砸碎了脚踝一样。据说这叫幻肢痛，是截肢部位产生的幻觉。复健医生给出的建议只有一句话：“请接受现实。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不过这痛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化妆间里，隔扇另一边欢言笑语很是热闹，是一丰和他那群来探班

的玩伴。虽说这声音听上去倒也不至于叫人不快，且因为知道喜久雄就隔着这面隔扇在上妆，所以只要声音一响，一丰便会提醒他们小声些。可尽管如此，要说在往脖子上抹白妆粉时，听了这声音半点都不介意，那绝对不是真话。

喜久雄到底也是歌舞伎演员，自然知道来化妆间探班的戏迷有多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演员与他们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角儿的大小和演出的成败。所以，这样的戏迷多多益善，关系愈亲密愈好。可问题是一丰和他这些玩伴之间，该怎么说呢，少了那道将演员与戏迷区分开来的界线，全然没有绷着的感觉。

说得再透彻些，若这些人无论一丰在台上演成什么样子都站在他这边，那这样的戏迷只会毁了演员。

看样子几个玩伴总算回去了，隔扇另一侧当即传来了一丰的道歉："久雄叔，吵到您了，对不起。"

这一来，喜久雄便没了训诫他两句的机会，遂转了话题："对了，你这次要在浅草公会堂演那出《姑娘舞惑道成寺》是吧？"

伴着一阵擦过草席的响动，一丰冒出头来："父亲关照过了，还请久雄叔好好教一教晚辈。"

"教你倒是没问题，让我教多少都可以……对了，你爸怎么样？"

"在做复健，天天喊着疼。"

"那假肢呢？"

"总也调不好，方便动的话就不稳当，调稳当了又不方便动……"

"不是专门有人给他弄吗？"

"是有。"

说耿直倒也耿直，但要说敷衍也不免有些敷衍。这便是喜久雄对一丰最直接的感受。正如诸位看官所见，如今喜久雄已代替一丰的父亲，将他安排进了自己的化妆间。

"你今年二十岁了，是吧？"

"是。"

"像你这般大的时候，我跟你爸还一块儿演过《姑娘舞惑道成寺》呢。"

岂止演过。那时候，喜久雄与俊介正跟着上一代半二郎，去到地方上艰苦地做巡演，正是这出戏得到了剧评家藤川教授的赏识。他们二人能有今天，还真得感谢这出《道成寺》。

喜久雄本以为这段过往一丰总该听过，所以才起了这个话题，不想得到的回复却叫他大失所望：“是吗？久雄叔还跟父亲一道演过《姑娘舞惑道成寺》呀！”

想那会儿，去的都是地方上看客寥寥无几的小戏院，来看戏的人不但毫不避忌地吃便当，还有女人给乳儿喂奶。可即便这样，他们二人那时在戏台子上舞蹈时的那种兴奋，如今回想起来都叫人心跳加速。

喜久雄一时感怀，正想开口说说这些往事，却被一丰抢了先：“啊！对了久雄叔，父亲说他也想参加绫乃姐姐的婚宴。他最近复健的时候，好像就奔着这个目标在努力呢。”

“赶得及吗？那边婚宴的日子提前了，说要趁着肚子还没显出来赶紧办。”

“这宴席应该很隆重吧？来的客人，还有办的场地都不一般吧？”

正如一丰所言，大雷关去年宣布与绫乃订婚之后，在赛场上的表现叫人惊叹。虽说离优胜还差一口气，但回回杀入总决赛。下一赛季若是拿下优胜，晋级横纲十拿九稳。即便没有拿下优胜，只消继续保持这状态，宴席说不定就可以结婚与晋级双喜同庆。

给二人做媒人的，乃是出任过外长的前众议院议员。相扑界与歌舞伎界的人自不必说，演艺圈、体育界乃至政界、财经界皆有名人出席。单就宴请客人的身份而言，那排面已是近年少有。而将这些大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正是绫乃本人。那架势，俨然已是相扑道场雷厉风行的女主人。

看到这婚宴排场如此之大，其实喜久雄心里有过犹疑。因为他所认识的绫乃，绝不是一个喜欢这般大肆张扬的人。很显然，她做这些与其说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让大关大雷维持应有的体面。

有一次，绫乃来化妆间与喜久雄确认婚宴流程，他曾关照她说：“你们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

绫乃却一脸无语地应道：“要能这样还办什么婚礼？拿这钱出去玩一圈，剩下的存起来多好。”

喜久雄看着她，猛然就醒悟到，这丫头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

为她丈夫，为即将出世的孩子而活。想到这一层，他不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女儿这出一辈子只唱一次的大戏，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出彩。他身为父亲虽有失职，却也一样有一颗父母心。

且说这场婚宴，各方也是百般配合，排面豪华归豪华，氛围却祥和欢乐，办得颇为成功。原先众人都对新娘绫乃并非婚生子的身份略感担心，幸好头一个在婚宴上致辞的弁天，拿出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青涩的初恋一边打趣逗乐，一边巧妙地将这故事套到了喜久雄与市驹身上。经他这么一说，婚宴现场本有些拘谨的氛围，顿时就变了样。

在这婚礼上，最叫宾客们感动的要数大雷关。他听师父致贺词时泪流满面，自始至终都不曾抬手擦一下。瞧着他那个样子，喜久雄也终于相信绫乃嫁对了人。

事实上，这婚宴还出了一桩喜事。就如俊介本人宣称的那样，他动完手术第一次戴着假肢出现在公众场合，正是在这场婚宴上。也不知道他究竟忍下了何等痛苦的复健，这天他既没拄拐杖，也没让春江搀扶，单就靠自己的脚一步步走着。喜久雄自不必说，那些歌舞伎界的人士应该也从他身上清晰地看到了复出的希望。

话说这喜庆之事，有一便有二。这感人的婚宴过去数月之后，绫乃在预产期临近时说肚子发胀，保险起见进医院做了个检查。就在周围人惴惴不安的当口，她诞下了一个六斤多重、健健康康的女婴。

不单如此，若这世上真有神明，只怕是格外慷慨豪气。居然就在女婴降世这天，大雷关接到通知晋级横纲。

先是人生第一个外孙女平安诞生，后又是女婿晋级横纲，喜久雄在化妆间里同时接到了这两个喜讯。他一时间乐得忘乎所以，从化妆间冲了出去，对着这些日子一早一晚天天祈祷的歌舞伎稻荷神社，整了整浴衣胸前凌乱的衣襟：“多谢神明保佑，母子平安！也多谢神明保佑，升上了横纲！”说着一弯腰，鞠了一躬。

那一日下了戏，喜久雄撂下戏服直奔医院。他赶到时，绫乃正躺在床上，怀里抱着跟个小猴似的女儿。大雷关像是刚开完发布会便匆忙赶了过来，还穿着那身带家徽的正装和服。还有市驹，看那样子比谁都放宽了心。

“看，外公来了！”市驹迎上前。喜久雄点点头，可不知怎的，腿就是迈不开。大雷见状，从绫乃怀中抱过女婴，像要交托这世上最最贵重的东西一般，将睡得正香的外孙女抱给了喜久雄。

怀里这外孙女真是小得很，沉睡时的脸庞仿佛对这世上的一切深信不疑。待喜久雄发觉时，自己眼里已是热泪盈眶。

“哦哟，外公哭鼻子了耶！小xǐ chóng，你说这外公奇怪不奇怪？”市驹似乎有些诧异。

“xǐ chóng？”喜久雄反问道。答话的是绫乃：“双喜临门，喜上重喜，所以叫‘喜重’。这名字不错吧。”

喜久雄再一次深深看向了外孙女。

素雅黑墙里，高出半截松

娇媚婀娜把长发洗

阿富哟，你怎还活着未成空

轻快的旋律配上春日八郎的歌声，昭和二十年代（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四年）快结束那会儿，这首曲子红遍了日本。其实这首流行歌乃是从一出著名的歌舞伎戏目中诞生出来的，这戏目便是《虚话横簪艳闻情》。说的乃是江户时代，日用杂货批发铺的少爷与三郎容貌俊朗，性情和善，这美男子与帮派头目的小妾阿富一见钟情。不想二人私会时被人撞见，遭头目追杀。与三郎以为阿富跳海身亡，但其实她死里逃生，流落他乡嫁给另一个男人做了小妾。旧日的美男子如今满身伤疤，沦落到以敲诈勒索为生，这时他再一次遇见了阿富。

话说这个月，在这出风流香艳的情爱戏里，饰演阿富的正是时隔一年重返舞台的俊介。他那假肢还未全然适应，虽说这戏一不用舞二不用打，腿脚没什么负担。但这角色的看点之一，却是要对着一只火炉展现女人的风情。俊介忧心动作不多，反倒会引得看客们去注意他那只没有血肉的假肢。

话虽如此，开演首日揭幕后，戏迷们满心期盼着花井白虎复归舞台，剧场当天座无虚席。而主角俊介千辛万苦为的就是这一天，在这复出的舞台上自然也演得全情投入，身段动作虽略显生疏，但到底是演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娇媚动人的阿富，客席间热烈的喝彩不绝于耳。俊介曾在电视剧里担纲主演，本就是个电视明星，所以这复出大戏也是得到了各方的褒奖，赞他“复出堪称奇迹”，将他誉为“假肢名伶”。

且说就在俊介举行复出公演的同一个月，喜久雄正在办他年轻时起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日本舞表演。他也趁着休演日特意从京都赶回东京，

来看俊介这出戏。喜久雄借着花道鸟屋的小窥窗看完了整场演出，确如外界所传，对俊介扮演的阿富，看客们毫不吝啬他们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喜久雄去了化妆间。不知是不是因为外界基本赞声一片，让俊介长了信心，这么多年从未问过喜久雄观感的他，这天竟征询起了喜久雄的感想："怎么样？"

"像你那样，不管什么动作都掩着那条腿，哪里还有什么风情嘛！"

这种时候，说恭维话毫无益处。俊介闻言，脸色一变："还是能看出我在掩着腿？"

"依我说，你不要一个劲地藏，索性就把它亮出来。反倒更娇媚。"

"你讲的是与三郎拿手巾那段吧？"俊介不假思索便问了出来，想必他自己也心存疑虑。

"这个样子？"换了浴衣的俊介在坐垫上歪过身子，稍稍探出了一条腿。说是腿，其实已经拆了假肢，浴衣下隐隐露出一截皮肉已经变形的膝盖。"你等一下，我把腿装上试试。"

俊介装假肢那会儿，喜久雄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化妆镜前的小架子。只见上面放的药袋子上写着止痛的字样，旁边还扔了一只空药瓶，里面的胶囊像是刚刚吃完。

"这样过来，然后这样是吧？坐着的时候因为有火炉，倒是不费力。先不管这么多，这样坐没错吧？然后，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要是光想着坐正了，就会有一小段空当……还真是。这时候要是像这样，索性把腿亮出来反倒好。确实，这个样子更娇媚。"

俊介说着，也不为做给谁看，只是在那面穿衣镜前一遍遍重复这个动作。突然，镜子里的他猛地抬起了头："久雄，我现在这样子，像这种坐着不动的戏还能演演，跳舞那些个的怕是演不了了。"

"你这不是才一年就能像这样走动了吗？以后《道成寺》也好，《藤花姑娘》也好，很快就能跳了啦！"

"你真这么觉得？"

对话忽就莫名带上了一层悲意，喜久雄想换一换气氛："哟，阿俊，你也？"他笑着取过了化妆镜前那罐遮盖白发的染发剂。

手机响了。喜久雄不知怎的，只是眯眼看着隔壁床上的彰子摸摸索

索地坐起身。说来也怪，方才明明已经睡去，可不知为何，手机响起前不久，他忽然就醒了过来。

“春江打来的……”彰子似乎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声音里带着几分睡意。

喜久雄忽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不由自主地翻过身去。

“喂……没事，别介意……嗯……嗯，他在。啊？好。”耳边传来了彰子的这一串应答。

“久雄，快起来。是春江。她说俊介哥正在家里发脾气呢。”

“什么？”喜久雄猛地掀开被子，从彰子手里一把夺过手机：“喂喂！”

“久雄？这么晚了实在不好意思，你能不能上我们家来一趟？”

“怎么了？”

“阿俊他，稍微受了些刺激。”

“什么刺激？”

“这个……一小会儿就好，能不能麻烦你过来一趟？”

春江答得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喜久雄还从未接到过她如此紧迫的电话。

刚一挂断，喜久雄便脱了浴衣：“我过去一趟。”

换衣服时，脑中浮现的皆是俊介因为在台上总也演不成他想要的样子，所以对自己焦躁苛责的身影。

“都说了，不要心急。会好的！”

喜久雄坐上出租车时，已经在心底默念起了这句话。偏偏这天碰上的司机开得格外谨慎，那车不紧不慢地朝俊介家开去。而在那里等着喜久雄的，却是他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的状况。

喜久雄来到俊介家时，出来迎候的是一个年轻的住家弟子，面色惨白。不知是不是在厨房发的脾气，只见走廊上一片狼藉，碗碟和玻璃杯碎了一地。

“阿俊！”喜久雄喊了一声，穿着鞋径直走进屋里。

不一会儿，一扇拉门开了，春江探出头来：“真是麻烦你了！”

喜久雄朝那屋里一张望，只见俊介蹲在地上，肩膀剧烈起伏，一看便知片刻前还在砸东西。

“阿俊，出什么事了？”喜久雄对着俊介的背影关切道。大概因为春江背着他向喜久雄求助，让他心里气不过，俊介半个字都没应他。

“一丰和幸姨呢？”喜久雄转而问春江。春江告诉他，一丰去参加大学社团旅行不在家，幸子被她安排去了二楼避一避。

“阿俊，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喜久雄再度问道。

被他这一问，原本硬撑着站在他面前的春江，一屁股瘫坐在地：“今儿个，又去医院做检查了。因为天天要演戏，所以就让医院特别通融了一下，一直都是晚上帮我们看。”

春江的声音虽已疲累到极点，可她那双手却下意识地动起来，将散落在草席上的茶叶聚拢到一起：“今儿这一查，说左腿也要截……说左边的腿也坏死了，不截掉不行。”

话音落下的一瞬，走廊深处传来一阵呜咽，应该是幸子在偷偷窥探这边的情形。喜久雄一时间想不出回应的言辞，只是愣愣地望着俊介一动不动的背影，听着幸子嘤嘤的低泣。

记得就在俊介决定截去右腿的时候，彰子似乎是查了《家庭医学》那一类的书。她告诉喜久雄，做人工透析的病人进行腿部截肢后，五年后的存活率不到两成。不过就俊介的情况而言，虽然家中有糖尿病史，但毕竟没做什么人工透析，所以喜久雄一直乐观地以为没问题。

他定定地看着俊介的背影，始终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春江用手掬起草席上的茶叶，简直像捧了一手的骨灰，去了厨房。

屋里只剩下喜久雄和俊介二人，俊介的背影看上去愈发遥远，喜久雄脑中也愈加想不出可以说的话。

厨房那边传来了春江吩咐年轻弟子打扫走廊的对话声。只听得弟子问道：“要不徒弟去拿吸尘器吸一吸？”春江回话说：“这些碎玻璃和碎碟子不先收拾了，拿了吸尘器也吸不了。”那声音听起来既像不耐烦，又像是带了哭腔。

“我先去拿个扫帚扫一扫。你去找些旧报纸来，把这些个碎了的包一包。当心别割着手。”到了这会儿，甚至还冒出了幸子的声音……

喜久雄关上了身后的拉门。此刻，他不想让俊介听这些讨论怎么收

拾残局的话。可这拉门一关，他愈加找不出话说。

二人也不知究竟沉默了多久，最先开口的乃是俊介。不过，那声音实在太轻，没能进到喜久雄的耳朵里。

“你说什么？”喜久雄追问道。

这一次，那些话总算传了过来：“久雄，我不行了……虽然不甘心，可我这路已经走到头了。”

还没有！

喜久雄想这样告诉俊介。但此刻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膝盖下面两条腿都将不复存在的歌舞伎演员。

不知为何，喜久雄这时突然就想起了两眼几乎完全失明的上一代白虎，想起了他牵着白虎那双手，从化妆间一步一步将他领上舞台的那些日子。他忽然醒悟到，这一切师父本是要做给儿子俊介看的，只不过他替俊介看在了眼里，那正是一个演员对戏的执着。

“阿俊，师父他直到最后的最后，都是一直站在戏台子上的！”喜久雄最终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1) 指台东区东北部靠近浅草的地区，并非正式地名，过去也是著名的吉原红灯区的所在地，建有大片供日结工栖身的廉价旅馆，与大阪西成和横滨寿町并称日本三大贫民窟。

(2) 指“成住坏空”，对应事物“生住异灭”、人“生老病死”的四个阶段。

(3) 指修行密宗之人为了成就本尊身所应具备的五相，即通达菩提心、修菩提心、成金刚心、证金刚身、佛身圆满。

(4) 指相扑力士入行后起的名字。

第十七章　第五代花井白虎

要说这十八大歌舞伎戏目(1)之《助六结缘江户樱》[24]中的“扬卷”，那可是象征吉原鼎盛时期的一位“倾城”，乃是个大角色，戏服之豪华亦是当世无双。为了体现“倾城”身为最高阶妓女的尊贵，扬卷穿的是正月贺岁纹样的长罩袍，不仅装饰了门松和羽子板图案的刺绣，衣袖上方的折叠线与肩顶部分还缀着一排“注连绳”(2)，垂落的绳帘犹如瀑布。

此刻，只见一名演员身着这一身华服，脚踩三齿高木屐，扶着男侍的肩膀袅袅婷婷地退回到了后台，正是喜久雄。而就在他先前站过的舞台上，助六与之交替由花道登场，引得看客们又是鼓掌又是喝彩。

喜久雄刚刚演完《驳斥》一折，将剧中的恶人“白胡子意休”痛斥了一顿。这之后，离他下一幕出场约莫有一个小时的空闲。他先下了高木屐，脱去那身沉甸甸的长罩袍，戴着假发径直便往化妆间走去。

喜久雄眼看就要走下楼梯，弟子蝶吉赶在他前头，一面招呼着“借过、借过”，一面从狭窄的楼梯一路下到走廊，客客气气地请人让出一条路来。

“蝶吉，今天跟着我的那个男侍，是谁来着？”

“啊！师父对不起，弟子忘说了。傅吉哥突然病了，临时换了三国屋家的公子顶一顶。”

“我说呢！怪不得看着眼熟。”喜久雄说着一回头，可这会儿哪里还看得见舞台。

“傅吉他怎么了？什么病？”

“说是盲肠炎，已经住院了。”

“这可够他受的。”

喜久雄回到化妆间，等候在此的发型师小心翼翼地替他卸去了那头满满当当插了一堆发笄和梳子的伊达兵库髻假发。

喜久雄身上陡然一轻，两腿一盘坐到化妆镜前的坐垫上，又问起了三国屋家的公子：“那么那个武士，大学已经毕业了？”

蝶吉闻言笑了出来：“没有。听人说读到后来学分不够，升不上去就退学了。”

且说这三国屋一门，与江户的吾妻、伊藤以及关西的花井、生田等名门相比，虽说稍稍游离于本宗之外，但这个家族自江户时代后期便已入行，代代扮演着所谓的经典配角，也是难能可贵的歌舞伎世家。要说这三国屋的当家人，正是与喜久雄同辈的第九代三国屋权十郎，膝下有一独子，便是方才对话中提到的“武士”。

武士到底是演员的儿子，自小便在后台长大，总在化妆间周围跑来跑去，与喜久雄自然也打过照面。若用一个词概括，这小子就是个淘气包。不是去这边化妆间偷摸别人冰柜里的冰激凌，就是在那边跟着来化妆间探班的艺伎，伺机掀人家和服下摆，掀完开溜。总之，小时候就没见过他不被人追着训的。

“师父，您问三国屋家的公子是有什么事吗？”蝶吉拿过浴衣叠了起来。

“没事，随便问问。”喜久雄嘴上这么应道，脑袋里却还想着方才将手搭在武士肩上朝前走时，映入眼中的那青年的后脖颈。武士扮的是给花魁引路的年轻男侍，脖颈自然很是俊挺。可那俊挺中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纯净，而这纯净又化出了一种说不清的美艳。

就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清朗的笑声，喜久雄下意识地朝短门帘外张望了一眼，探进脑袋的竟是俊介：“久雄，在不在？”

“阿俊！”喜久雄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因为念着俊介没了双腿必须有人搀扶，所以身体不自觉就动了起来。此时俊介已经穿过短门帘，手虽然撑在墙上，但腿上装了假肢，连个拐杖都没拄，直挺挺地站在他跟前。

“你不会一个人来的吧？”喜久雄脱口问道。

“让一丰陪我过来的。其实一个人也不妨事，我都已经自己跑东跑西了。”

但俊介口中的一丰似乎并不在场，只见他动作熟练地脱去了钩在假肢上的拖鞋，迈上台阶进了化妆间。

“怎么样？你这假肢可还用得习惯？”喜久雄往草席上扔了个坐垫，很是随意地将他迎进屋来。

“坐下的时候，像这个样子先弯这边这条腿，最是方便。”说是这么说，可俊介一屁股落在坐垫上时，分明像是摔下去的，“你也看到了，还得再练练。春江那家伙才过分呢，居然笑话我‘就跟一头刚出娘胎的小鹿

似的’。”

俊介似乎心情不错，说着乐呵呵地笑起来。不过，他转而想起喜久雄没多会儿便要登台：“对了久雄，今儿来找你，是想跟你当面商量一件事。”

“商量事儿？”

“嗯……我还是想回戏台子上演演戏。”

“我明白。所以才要你耐心些，好好花时间……”

“嗯，我以前也这么寻思。可久雄，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到底不可能再跟从前一个样子。”俊介说着拍了拍他那双没有血肉的假肢，像是憎恶，又像是怜爱。

没那回事儿！只要继续做复健，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可这世上再没有比这些信口而出的话造孽更深的东西。

“你想跟我商量什么？”

“那个，我一直在琢磨有没有什么戏像我这样也能演，琢磨来琢磨去……我想试试，演一演那出《隅田川》。当然，我也晓得，以我现在这副身子骨演那戏不容易。可就算这样，能试的我还是想试他一试。”

喜久雄冷不丁感到有人在看，遂朝穿衣镜里望去，只见里头映出了一丰的身影，正躲在走廊里听他们说话。

其实喜久雄也已经听到消息，说截肢手术很成功，但术后，关系到糖尿病的数据却在一点点恶化。糖尿病病人如果做腿部截肢，五年以内的死亡率超过六成。这件事虽然俊介闭口不提，但他本人心知肚明，家里人也都清楚得很。

若撇开场面话挑明了直说，以俊介目前的状态，怕是根本不可能站到舞台上。更何况，在这出《隅田川》里，主角班女阿前不仅从头到尾没有歇场，还必须对着与其配戏的船夫，几乎就是自说自话地演一场癫狂的独角戏。

“想跟你商量的事情，其实也没别的。我就是在想，要是他们同意上《隅田川》，让我演这班女阿前，久雄，能不能拜托你给我演一演船夫？当然我也晓得，在这戏里主角是班女阿前，而且这船夫还是个男角，按说怎么都不该拜托你来演。可就是……”

“我演，我乐意演。”喜久雄像打断俊介似的，插进来应道。也不知俊介那颗心是不是一直悬着，得了这句话，他肩膀一下就松了下来。

之后据俊介说，这件事三友方面还未点头。最要紧的，他自己必须先调整到能够登台的状态。这样一来，只怕真要实现还得花些时间。可如此这般筹措准备，另一边的时间却不等人，实打实地一天天少了下去。

“没必要按部就班照老规矩演。”喜久雄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转瞬意识到这么说未免失礼，赶紧解释道，“你别误会，我不是叫你放水。阿俊只要把这班女阿前演出阿俊的味道就好！”

“久雄，你可记得我们还一道看过万菊叔演的《隅田川》。那时候，我俩才十六岁吧。”

“只有十六？我怎么记得还要再成熟些？”

“看你说的。那会儿，我俩都已经在祇园跟富久春和市驹好上了，也不是什么小孩子了。”

闭上眼，万菊演绎的班女阿前，举手投足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

一个失魂落魄、苦苦寻觅吾儿行踪的疯癫女子。

那时候，喜久雄感慨：“这东西，哪里是什么女人！明明就是个妖怪！”但俊介却说：“是妖怪没错。不过，也是个美丽的妖怪！”

眼看快要轮到喜久雄登台，发型师和服装师，还有蝶吉等人接连走了进来，开始准备下一折要穿的长罩袍。这些人一进来，俊介便搭着一丰的肩膀出了化妆间。

“要我做什么都行，记得跟我联系啊！”喜久雄赶忙冲他喊了一嗓子，算是匆匆道了别。

在下一场戏里，喜久雄穿的是一件模拟七夕祈愿条随风飘舞的大罩袍。说来真叫不可思议，他手探进衣袖，戏服披上肩膀，穿着穿着，眉目慢慢就柔了下来。

“好了，走吧。”

四人合力给喜久雄装扮齐整后，他沿狭长的走廊朝舞台候场区走去，一路小心着不让衣裙擦碰到墙壁。到了候场区，刚好撞见三国屋家的武士。按说这小子已演完今天的戏份，可他还是一身男侍打扮，站在黑竹帘旁看着台上的戏。

“武士。”

听见喜久雄叫他，武士赶忙快步冲到他跟前：“半二郎叔，刚才是晚辈失礼了，都没跟您打招呼。”

“听说你大学退学了？”

“是，晚辈大概没有念书的天分。”

“让你爸爸、三国屋大哥失望了吧？难得他之前那么开心。”

看样子像是被喜久雄说中了，武士也是一脸羞臊。

“武士，你以后改扮女形吧！”

“啊？”

喜久雄这话太过唐突，也怪不得武士心头一惊。这么多年，他子承父业，演的都是男角。虽说年纪不大，可若从初次登台那会儿数下来，到底也有近二十年戏龄。喜久雄这一句话，就某种意义而言，几乎就是在说他不是演男角这块料。

从武士抹了白面妆的脸上，从他那表情深处，喜久雄也察知到了他的心情：“你就当是从头来过，跟着我试试。三国屋大哥那边，我会跟他说的。”

嘱咐完这句，出场的信号一起，喜久雄的表情瞬间柔缓下来，走上台去，那步子简直能踩出一串清脆的铃声。

其实，要说喜久雄为何会对武士提出这么一桩建议，首先毋庸赘言，自然是因为他看出武士身上具备了当家女形所必需的那种类似绝对威仪的气质，尽管武士本人尚未察觉。再有就是这么些年，喜久雄代替一丰的父亲将这孩子照管在身边，他感到若论禀赋，一丰似乎更适合男角，而非女形。如此一来，在同辈分的演员中给一丰物色一个与之相配的女形，也是他这位临时父亲的职责所在。而能够入得他法眼的，便是这个武士。

方才提到当家女形必须具备绝对的威仪，这话说起来简单，可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威仪，不消说，就连喜久雄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地描述出来。不过，倒是可以举个例子。假设这武士站在化妆间外的走廊上，可能有前辈找他，所以候在此处，也可能只是闲得无聊，正在发呆。总之，他人倚在墙上，无所事事地抖着腿，那双眼睛定在脏兮兮的地板上。

说得直白些，整个人就是空的。

一没在看，二没在想，身体就是一具空壳。但是他这空壳子底下，和其他那些人的空壳子不同，深不可测。这一点，任谁都能看得分明。

上一代白虎在世时，有句话常常挂在嘴边：所谓女形，并不是以男扮女，而必须以男子之身化作女子，然后褪去女子的形骸，留下的方为“女形”。

若果真如此，那么连这化成的女子都褪了去，剩下的就应该空空如也才是。

且说此刻在舞台上，喜久雄坐在一张铺了红毛毡的木凳上。在他面前，助六和他的兄长及母亲，正在上演一场滑稽的骨肉相逢。

自己此刻是不是彻底变空了？喜久雄心里忽然就没了底。他眼前密密麻麻排了一千多张看客的脸。而这一张张面孔，从这亮得晃眼的《助六》的舞台上看下去，清晰得叫人害怕。

喜久雄在化妆镜前上完扬卷的妆，将手伸向电视，调响了大相扑赛直播的音量，决赛终于要开打了。

“好嘞！就看你的了！”他两手一击掌，就像在给自己鼓劲。

这天是九州赛季的千秋乐，决赛由东部横纲(3)鹫之滨对阵西部横纲大雷关，二人战绩打平，皆为十四胜一负。只见那土台场上，虽然开局对峙的时限已满，但两位横纲仍是怒目而视，尚未出手。

且说这喜久雄的女婿大雷，自从升上横纲以来，便一直被这鹫之滨压着，始终没能拿下优胜。所以此刻，喜久雄观战的心情无异于祈祷。

“看，大雷肩上的汗珠闪了一下。从他那表情里，可以感觉到他现在已经铆足了劲儿！好，时限到了。”解说员的口吻还算平静，但电视里观众们的助威却如声浪一般，一波盖过一波。

“好！大雷，上啊！”正当跪坐的喜久雄在电视机前屈起一条腿时，两位横纲在一片助威声中冲撞到了一起。

只听得解说员播报道：“两人抱在一起，都是左手在下。大雷手臂上来了！鹫之滨翻不上来。右手在上了。两人换了一换，又是左手在下。鹫之滨，这样下去形势不妙啊！”

“好样的！上、快上！”

“看，大雷进攻了。顶上去了！大雷顶上去了！大雷赢了！大雷优胜！”伴着解说员兴奋的呼喊，观众们的欢呼也经由电视传了过来。大雷尝了这么久的败果，终于喜得桂冠。

喜久雄喜不自禁，猛一下子站了起来：“万岁！万岁！”

看着他振臂高呼，和服衬衣的袖子都已乱作一团，在一旁观赛的蝶吉等人，也不由跟着三呼了万岁。

“久雄，赢了啊！”

喜久雄闻声回头，只见伊藤京之助一身助六的装扮站在门口，看样子也在隔壁化妆间里帮忙加油鼓劲来着。

“可算赢了！替我争气了！”喜久雄一时间百感交集，称赞着自家女婿。

且说自这一日起，庆贺大雷与宿敌鹫之滨正面对决斩获优胜的活动，一连持续了好些日子。在播报庆祝游行的新闻里，也出现了绫乃的身影。她虽然已是稍加克制，却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喜久雄接到绫乃联络，问有没有时间陪外孙女喜重过七五三节[4]时，恰好《助六结缘江户樱》的公演也马上便要迎来千秋乐。

“既然这样，不如和服什么的就由我这边替你们准备吧。”喜久雄毫不犹豫应了下来，不过外孙女的和服到底已经由大雷关的父母准备妥当。

七五三节这天，喜久雄也穿了一身带家徽的和服。待他赶到神社时，一身桃红色全扎染和服的喜重，梳着娇俏可爱的发髻，活像一只小巧玲珑的彩线球冲他蹦了过来：“外公、外公！”

喜重一头扎进喜久雄怀里。喜久雄抱起小外孙女的那一刹那，感受着胳膊上的重量，嗅闻着她发丝上甜甜的芳香，仿佛独自一人占据了世间所有的幸福。

大雷的双亲和从京都赶来的市驹，也一起来了神社。参拜结束后，一行人在阳光明媚的神社里拍纪念照。可到底是不久前刚刚夺得优胜的大雷，外加花井半二郎站在一道，一转眼便引得其他参拜客将他们团团围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神社这地方有些陌生，平日里一向大大方方的喜重，单就这天瞧见这么多人围着自己，不知怎的被吓得不轻，结果草草拍了几张便告收场。

“爸，你最近见过俊介叔吗？”喜重睡过去后，绫乃一边抚弄着她额

前的刘海一边问道。这时，他们已经坐上出租车，正从神社开去酒店吃午饭。

“上回，他倒是来化妆间找过我。怎么了？”

“我也是从春江姨那里听来的，说俊介叔做复健，好像不要命似的。我也晓得俊介叔是想早点回到戏台子上……”

据绫乃说，春江讲俊介的复健计划似乎有些轶于常轨……不消说，喜久雄很容易便能想象出俊介苦苦折腾自己的样子，而且也知道这样做于身体无益。绫乃也说：“爸，你也劝劝俊介叔，叫他别那么较劲。否则这身子要是恢复不成他想要的样子，那精神上可就受不住了。他这年纪，到底不比年轻的时候。”可不管她说什么，喜久雄一想到俊介做这些时抱的是什么样的心境，便实在没办法轻巧地应一句：“好，我去跟他说说，叫他别那么拼。”

喜重总算又开心起来，众人围着她吃了一餐祝福宴。餐毕，喜久雄闲来无事，邀市驹去酒店咖啡厅小坐。市驹刚喝了一口她点的红茶，便感叹道：“也不知怎的，我这老花眼突然就变厉害了。”

喜久雄也跟着应道：“我也是，这阵子总也提不起精神，所以听了彰子的劝，去了浅草的一家汉方药房。店里人问我症状，我说：‘身子发沉，动起来只能到以前的七成左右。’结果对方笑我：‘那是自然的，总不可能永远都跟二十岁一样。’不过说来也怪，知道自己没病以后，反倒精神了。”

“你在吃汉方药？”

“姑且吃着。你呢？身体还好吧？”

“我这身子骨可结实了。风韵也还在呢！”也不知是认真的还是玩笑话，市驹说着挺了挺脖子。

“那可还有男人找？”喜久雄也来了兴致，顺着她的话问道。

“托您的福，时不时还有些约请。”市驹一面说一面取出手机，翻出刚才在神社给喜重拍的照，拿给喜久雄看，“你看这侧脸，多像你！”

这些照片构图实在不敢恭维，而且手抖得厉害。即便如此，喜久雄二人还是翻了一遍又一遍，看小外孙女看得津津有味。

此后又过了一段时日，经过一番下了狠劲、劳心舍命的复健，俊介终于定下来要重返舞台，演他心心念念的《隅田川》。不过，从主办方

三友的角度来说，勉勉强强拉开戏幕倒也未尝不可，但幕一旦开了便没有退路，不可能反悔说“还是动不了”。所以，三友方面开了个条件：倒也说不上考核，就是希望当着内部人士的面，从头到尾演一遍看看。

于是乎，俊介租下歌舞伎座夜场下戏之后的舞台，先为通过这场考核开始了排练。排练第一天，看着俊介一招一式地演，喜久雄最真实的感想却是，如此颤颤悠悠地站到戏台子上，那光景未免太过惨目。

问船人可否把妾身载，

船人他握了握手中桨。

在这段戏里，俊介扮演的班女阿前央求船夫载她一程。但俊介似乎对自己的动作很是不满，三番五次停下重来。

歌舞伎座的灯光打得台上明晃晃的，照在他们两个穿浴衣的人身上未免强过了头。且这一照，更是把俊介的动作照得叫人不忍入目。

“阿俊，先从头到尾过一遍吧。要是现在揪着细节不放，那整个戏的感觉反倒抓不住了。”

俊介虽也同意喜久雄说的，但他似乎对扇子掉落时腿的动作就是不满意，嘴上虽然应着“说的是”，身体却又在重复同一个动作。

且说这出《隅田川》，先是能剧，后来才有了歌舞伎。之前也曾说过，这出戏讲述了一个女子因为亲生儿子被人贩子掳走，结果悲痛欲绝，精神失常，为了打探爱子下落，一路找寻到遥远的东国。女子来到隅田川畔，看见河岸边聚了许多人，不知为何在诵经念佛。女子向船夫打听，得知就在一年前，有个像极了她儿子的少年，被人贩子从京城拐带到此，因为长途跋涉精疲力竭，最后被弃尸河滩。

俊介近乎偏执地确认着他自己的身段动作。喜久雄故意移开目光不去看他，眼睛扫向空无一人的客席。

每次像这样，站在歌舞伎座静默无声的舞台上，喜久雄总会觉得有谁在看他。

此刻在这里的，只有他和俊介。当然，后台说不定还留着一两个工作人员，不过他想说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有谁正从他们身处的这片歌舞伎座舞台的正上方，目不转睛地看下来。不消说，就算他抬起头，也不可能与其四目相接。但确确乎，就在那里。那感觉倒也不是说什么戏剧之神满怀慈爱地俯瞰舞台，当然，也并没有目光严厉地瞪着他们，而更

像是带点兴致勃勃的味道，望向这边。

而且从喜久雄第一次站上这舞台开始，不，从更久远的过去开始便一直在那里。这感觉真是无从描述，但喜久雄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阿俊，要是索性倒回去，回到最早的能剧《隅田川》那样，你觉得如何？”喜久雄从空无一人的客席上收回目光，冷不丁吐出这句话。

俊介摆动的手顿在了半空：“重新变回能剧《隅田川》？”他虽然反问了一声，但似乎已经明白喜久雄想说什么，“你是说发疯那段吧？其实我也觉得还是能剧那样子演更顺当。”

在歌舞伎的版本里，这班女阿前乃是在寻找被掳走的吾儿的过程中发的疯，成了所谓的“疯女人”，一路南下到了东国。正因为设定如此，所以角色刚一出场，便已是一副叫人毛骨悚然的模样，那氛围简直无异于圆山应举笔下的幽魂。但其实，在最早的能剧版本里，这“疯癫”二字，取的乃是早先的意思。说得再透彻些，此处的“疯”表达的是醺醉迷蒙之际，疯歌狂舞的那种沉醉。

为此，在能剧版《隅田川》里，班女阿前与船夫有这样一段对话：

班女阿前：艄公艄公，求载吾身。

艄公：尔乃倡女，原籍何方？

班女阿前：原居帝都，寻人来此。

艄公：纵是帝都，既为倡女，欢舞疯之。不予舞者，不能载也。

（船夫，也请载我一程吧。）

（看你这样子应该是个卖艺人，哪里来的？）

（我从京城来，寻人寻到了这里。）

（就算你是京城人，既然是卖艺的，就跳一段舞乐一乐吧。若你不给我跳，我也不能让你上船。）

这段到了歌舞伎版，演变成了班女阿前刚一登场就已没了人样，成了一个疯女人。当然，歌舞伎版也有歌舞伎版的妙处。在歌舞伎版中，本已发疯的女子一听见死于非命的爱子的声音，陡然间便恢复了神志。这段演绎表现了人心的深幽莫测，正是建立在角色一出场便已疯癫的设定之上。

有好一会儿，俊介一直在细数歌舞伎版《隅田川》与能剧版的不同，他突然像是理清了所有的头绪，啪的一个击掌：“久雄，我晓得了！我总感觉自己动作不对劲，这下总算明白什么缘故了。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这副模样，两条腿全没了。但我就算死，也不愿叫人看我笑话。可在这歌舞伎版的《隅田川》里，我要演的偏就是个疯女人。这么一来，别人不但会看到我发疯，还会注意到我没了腿。我抵触的就是这个，所以摆身段、做动作怎么都觉着怪怪的。我不想别人讲，这演员没了腿，合着就该演这疯女人。我不觉得自己这模样有什么丑。我就是要用我现在的样子，去演一个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一个美丽、温柔的母亲，我非要把她演活了不可！”

俊介的假肢在浴衣下摆处若隐若现，喜久雄的视线定在那里挪也挪不开。和先前不同，这一刻那对假肢在他眼里仿佛逐渐生出了血肉。

排练片刻不歇，又继续了大半晌工夫，终于到了班女阿前从船夫那里得知吾儿已经命丧河岸的一幕。

莫不是梦否？心惊万念寂。

且看她伏身空悲泣，也不把旁人避。

在这一幕里，班女阿前呼天抢地，悲恸欲绝。不知是不是因为动作幅度大过了头，只见俊介后仰时一下没撑住，膝盖啪的一声就跟折断了似的，整个人朝后倒去，背部直接撞在地上。

喜久雄赶忙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拉起来。可俊介倒好，躺倒在地，一面喘着粗气，一面反手拽住喜久雄的胳膊用力一拉。喜久雄一个没站稳，也翻倒在了俊介身旁。

到底还没习惯戴假肢排演，俊介的胸脯上下起伏，简直像跑了一场马拉松。喜久雄想等他顺过气来，耐心等了片刻，而后主动招呼道：“今天就到这儿吧。”

俊介仍在喘着粗气，愣愣地看着头顶的天花板：“我俩这么练着，倒是叫我想起了以前，阿爸教我们练功那阵子。记得老头子讲过，要用骨头记住舞蹈和身段……”

“浑身上下就一条裤衩。”

“他讲‘要用肩胛骨来记着’，还拿个墨笔往我们身上做记号。”

“从头到脚，青一块紫一块。”

“苦是苦，可天天都很快活。”

待二人醒过神时，他们不约而同，都在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方才这灯光还是那么刺眼，可不知不觉眼睛便习惯了，叫人觉得特别温暖。

紧着开演时间踩点赶来的看客们匆匆冲进了剧场，待这波忙乱也像潮水一般退去之后，在这铺了红毯的歌舞伎座的门厅里，有那么一瞬，流淌起一股安闲的气息。

春江片刻前还在忙着应酬老戏迷，这会儿在听了丹波屋的人汇报完今天的看客人数之后，也招呼起了彰子：“彰子妹妹，要不要去喝个咖啡？”彰子方才同样在跟看客们寒暄，直到这会儿才歇停下来。

“春江姐，你都忙完了？”

“我这边都完事了。你呢？在等人？”

“没。”

“那走吧。咱去找些甜的吃吃。”

“好，就让春江姐破费一下吧！”

二人将后面的工作托给了剧场工作人员，从门厅出到外面。她们身后的厅堂空空荡荡，但一出来世界就变了样，银座马路上喧杂热闹的声响一下子全扑进了耳朵里。眼前，银座的主干道晴海大道堵车堵得水泄不通。剧院门口也是人头攒动，一群群国内外的游客正忙着与歌舞伎座的剧场大楼，还有那块图绘戏目牌合影留念。

春江和彰子穿的都是和服，到底惹人注目，转眼便被海外旅行团的游客围在中间，开始了人像摄影。

二人配合着给他们拍了一阵，而后去了歌舞伎座近旁的一家老牌甜品店。在茶饮区里侧的位子上落座后，两人争抢着似的点了饮品和蛋糕的套餐，各自长出一口气。

“开演到现在，今儿第五天，也算能稍稍喘口气了。”春江查看着电子邮件叹道，“哦，彰子妹妹，你抽烟的吧？别客气，尽管抽。等下又得忙上一阵呢。”她说着，将烟灰缸推了过去。

“那妹妹恭敬不如从命，一会儿吃了蛋糕就来一支。”

应完这句话，只见彰子目不转睛，直愣愣地盯着春江。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在想，春江姐真厉害。”

“我厉害？这话怎么说？”

“可不是嘛。你看你，这么劳心劳力地为俊介哥张罗。”

“瞧你说的，这些事我不做谁做。还不是为了自家男人。”

“可换作是我，能不能做到真不一定。假如我们家久雄变成俊介哥那样，我可没有信心能像春江姐这样支持他。换作是我，讲不定会劝他‘你就别折腾了’。”

“别说笑了。被你这么一讲，我这老婆岂不跟个母夜叉似的？”

不消说，春江也明白彰子话中的意思。正因为明白，才说不了其他，只能回给她这一句玩笑。

若是一个正在康复的人，自然是想怎么鼓励都可以。但俊介的身体眼见着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对着这样一个人，却不得不跟他说“再加把劲”，个中辛酸彰子也是深有体会。想必正因为深有体会，所以才会像这样，在此刻两人难得独处时，以她自己的方式体恤春江。

要说这一次俊介复出舞台的《隅田川》公演，摸着良心讲，这开演的大幕真该说是千难万难才拉了开来。

不消说，与俊介和喜久雄二人合力排演时相比，俊介的身段动作几乎已是判若两人。可即便如此，距离其本人的期望似乎还是相去甚远。虽然俊介也曾因为痛恨自己不中用而彻夜无眠，但既已决定要演，他真真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于是乎，开演第一天大幕拉起后，在这出前所未有的被赋予新诠释的《隅田川》里，正如俊介殚精竭虑想达成的那样，不是一个失去了双腿的演员的演绎，收获同情或肯定，而是一个痛失爱子的女人，在那舞台上汹涌而出的悲恸，收获了最高赞许的掌声。

只不过日复一日，这剧场越是被看客们的感动所包围，幕布拉起后，俊介显露出的疲累便越是叫人心惊。每一次，不只是喜久雄搀扶，他甚至需由几个弟子抱着回到化妆间。这天只是开演第五天，状况便已至此，这通往千秋乐的路途，任谁看来都会觉得漫长无比。

即便这样，这戏幕一旦拉开，不管有什么理由，不到千秋乐都不会落下。纵然这出《隅田川》是俊介的复出公演，但若他本人登不了台，也一样要不留情面地换人替演。

顺带一提，这次为防万一，三友那边已经绕着弯子谈妥了预案。如

果俊介中途退下，便由生田庄左卫门一系中堪当要角的女形出面替演。这绝不是什么冷面无情，办演出者自当如此。不过，俊介这赌命的复出公演倒是演得勤勤恳恳，一场接一场。终于，离千秋乐只剩最后三天。

喜久雄一身船夫的装扮出了化妆间，像惯常一样掀起隔壁的短门帘："阿俊，我先去了。"说着，朝屋里张望了一眼。

演出开幕以来，俊介几乎就没有过状态万无一失的日子。可即便这样，喜久雄还是能依凭他说话的声音，窥探出他状态是否有异，身体是好是坏。

"久雄，等下到了上船那段……"

这天，镜子里的俊介主动发话，所以喜久雄赶紧抢过了话茬："今天我扶你一下吧。"

喜久雄松开短门帘，像平素那般抬步便要朝舞台走去，可陡然间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脚下顿了一顿。有那么一瞬，他也一闪念，犹豫要不要回去俊介的化妆间。但转而又担心，这时若回去，只怕这不祥的预感便会成真，于是反而加快步子离去，走向了舞台的候场区。

至此倒还一切如常，可眼看幕布便要拉开时，先前那不祥的预感越发涌上来，堵到了喜久雄的心口。"阿俊他应该进鸟屋了吧？"都到了这会儿，他总不见得自己去查看，于是便命蝶吉赶紧去花道的鸟屋跑一趟。可等不及蝶吉回来，场内便响起了开幕的鼓声，紧跟着开始了清元调的叙唱。

世间父母心，本非暗夜事理明。

只道是思儿心切，迷途失本性。

喜久雄忍不住将脸凑到手绘布景的缝隙前，怀着近乎祈祷的心情，死死盯着此后俊介即将走出来的花道。

白雪寄忧思，片片沾身哀无尽。

诉与何人慰吾心？

下一秒，"咔零"一声拉起的扬幕后方，出现了俊介一如往常的身影。喜久雄被自己这杞人之忧搞得身子一软，差点没有当场跪地。可就在这当口，看着俊介在花道上缓步走来，他当即感觉到情况有异。也不

知该说是重心不稳，还是眼神在抖，总之俊介看上去颤颤巍巍，像是随时都会倒下。

然而在看客眼里，这大概被当成了演技，客席那边掌声雷动。

紧接着，俊介本应走到花道的七三分界处，挥动手里的竹枝跳一段舞。不承想，他竟没能在伴奏时间内走到那儿，遂只能在花道中间舞了起来。

“阿俊……”

喜久雄不由轻轻叫出一声，耳边也传来了一些目光敏锐的看客交头接耳的声音，看样子也同样注意到了俊介的异样。但俊介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把戏演下去，拼尽全力在那里跳舞。

一路南下往东国，

穷打探，心忧发凌乱。

就在这时，舞着舞着，俊介双膝跪到地上。按说本该立刻站起来，可他却晃了一晃，一屁股坐了下去。为了不叫旁人察觉，他本人坐在地上片刻不停地舞动身子。可他那样子，怎么看都像是在犯晕，额前渗出的汗珠大得不同寻常，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闪闪发亮。

依照剧本，本该是俊介在花道上跳完舞，上到舞台上来，方才轮到喜久雄撑船出场。可此刻，俊介在花道上想站站不起，双目都已经翻起了白眼，却还在竭尽全力表演舞蹈。

“快，我要上了。把船拉出来！”

听到喜久雄突如其来地发了一道不同于寻常流程的指示，布景师们一时间慌了手脚。

喜久雄在舞台候场区上到船里，凭着眼神示意将船立刻朝上场口方向拉过去，而后执篙撑船出了场。

尽管这船夫的登场与平日不同，弹唱清元调的乐师们到底资历深厚，三味线的琴音丝毫未乱，灯光也不偏不斜地打在了船夫身上。

喜久雄这一出场，看客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舞台。他故意动作夸张地撑着篙，放眼扫了一圈客席，好似在说“看这里！”，引得看客们争相喝彩。

可在心里，他简直像在求告：“俊介，快站起来！”

喜久雄心下已盘算好，若真到万不得已，他便早一步下船，若无其事地走去花道，将起不了身的俊介迎过来。他转头看向俊介，不想俊介回给他的却是一个异常倔强的眼神：“别过来！”

喜久雄下了船，走向舞台中央。映入眼角的，正是俊介一面跳舞，一面想尽法子试图站起来的身影。

起来！阿俊，快起来！

喜久雄不由自主在心底发出了呼喊。他死命克制想要喊出声的冲动，扭过身子摆出一副极目远眺的样子。

若在平时，此刻应该已经演到班女阿前央求船夫载她一程。可俊介依旧动弹不得，唯独大鼓的鼓声越发高亢。正是在这时，俊介到底是扑倒在了花道上。可谁都不曾料想到，他竟然拖着两条不能动的腿，靠着两只胳膊朝前爬起来。

过来，到这儿来。

只要你到我这儿，接下去我自有办法。快过来，阿俊。

快到这儿来！

客席的气氛彻底变了样。俊介不顾一切地爬过来，那张脸因为痛苦和不屈，已经扭曲得没了人形。

从花道到舞台上喜久雄等候的地方，还有五米。喜久雄不由闭上了眼。演奏清元调三味线的乐师看到台上这番光景，很是配合地重复起了同一段旋律。

就在这时，客席间缓缓响起一片掌声。喜久雄慢慢睁开眼，在他脚边，俊介继续演起了下一段戏：“艄公艄公，求载吾身。”

就在俊介将他心心念念的复出公演《隅田川》演完千秋乐的第二天早上，他因为贫血而晕了过去，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想必这一个月的公演，已是令他心力交瘁。据身边人说，前一天晚上，俊介演完千秋乐的戏回到家时，手已经连筷子都拿不住。

虽说在千秋乐三天前的公演上发生了一桩糗事，他刚一出场便倒在花道，最终只能爬着上了舞台。但即便如此，那之后，对三友劝他以身体为重就此退演的提议，俊介始终不愿点头，几乎是靠着那口气撑完了剩下的演出。

紧急住院之后，俊介就此开始了长期疗养。约莫疗养了两个月，体力渐渐恢复过来，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总关在小小的病房里到底忍受不住，他不管不顾逼着医生让他出了院。之后，搬去了喜久雄问岳父吾妻千五郎借来的镰仓的别墅，继续过起了疗养生活。

大概是因为别墅窗前由比海滨的景色分外宜人，又或者，因为夫妻俩时隔许久再一次亲密无间地度过二人世界，俊介虽然卧病在床，心情倒似乎十分舒畅。喜久雄也听说他跟春江打趣逗乐，没半句正经话。差不多就是那阵子，飞来了一条大新闻。看来神明也不忍心对俊介弃之不顾，因为先前那出《隅田川》的表演，俊介将被授予日本艺术院奖。

话说这日本艺术院奖，乃是国家荣誉机构日本艺术院颁发的奖项，自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很有些来头。颁奖仪式也是规格极高，能得到天皇与皇后两位陛下亲临现场。

不消说，俊介这欣喜也是异乎寻常。第一次接到通知时，他那具病体竟在床上蹦了起来，而告诉他这消息的春江也高兴得不知所措。听俊介说，四十年前，上一代白虎也曾拿过同一个奖项，二人更是情不自禁拉起了手。

得奖的消息也传到了在东京演出的喜久雄的耳朵里。他无论如何都想当面跟俊介道一声贺，遂决定那天下戏后开车去一趟镰仓。春江听了，便拜托他能不能顺路把腿脚不便的幸子一道载过来。于是，他速速拐去世田谷的房子接上了幸子。

那晚首都高速公路车流稀疏，穿过第三京滨公路去往镰仓的路途并不算长。一路上，无须旁人提问，幸子嘴里便蹦出了上一代白虎的陈年往事。喜久雄一路无言，只是嗯嗯啊啊地应和着她的话。这种微妙的距离感令喜久雄莫名地怀念，他年轻时一度暗下决心，要代替离家出走的俊介，将此人当作自己母亲承欢膝下。这一次俊介喜获艺术院奖，就好像是他这份孝心时至今日终于在眼前结出了硕果，那份欢喜自然非比寻常。

“像这样子坐你的车兜风，指不定也是最后一次了。”幸子冷不丁冒出一句伤感的话，喜久雄到底不想坏了气氛，宽慰道：“兜风简单，只要幸姨乐意，我随时都能带您出来。”

“也不晓得怎么了，自从这腿脚不利索了以后，身子骨一下子就不行了。这人啊，命数到头的时候，是不是自个儿都能看得清呢？”

幸子说着揉了揉膝盖。跟从前喜久雄和俊介调皮捣蛋，她房前屋后

追着请他们吃弹指时相比，她的身子看上去缩掉了不止一两圈。

“喜久雄，有件事你就当是幸姨交代遗言，求你答应。”

幸子说出这句话时，车已开过镰仓站，眼前出现了皓月朗朗的由比海滨。

“幸姨要拜托你的，就只那么一桩事情。你也看到了，俊介已经成了那个样子。这么一来，一丰这孩子真是叫我挂心得不行，只怕是死都死不瞑目。喜久雄，这是幸姨最后一次求你。一丰那孩子，以后就指靠你了。求你了！”

幸子在副驾驶席上深深弯下了腰，清亮的月光照在她那一头银发上。

俊介好容易养足精神，坐着轮椅参加了在上野的日本艺术院举行的颁奖仪式。那之后没两天，幸子便决定搬去逗子的一家养老院，理由是春江照料俊介已经足够操劳，不想再给她添麻烦。不消说，春江到最后都不同意，但幸子一旦拿定主意便没人能劝得动她，还说什么“镰仓和逗子没几步路”，半是逞强地付诸了行动。不过，真住进去之后，幸子虽说腿脚不便，可跟其他入住的人相比，足足年轻了一两轮。加之她性情开朗，还带些大姐大风范，也不知是不是这些因素帮了忙，没多久便成了养老院里的红人。据春江说，每回去探望，幸子必然是在娱乐室，身边围了一大群朋友。

“讲句良心话，要是身子骨还硬朗，我是想去镰仓陪儿子呀。可你看，都这副德性了，去了也是给儿媳妇添乱。不瞒你讲，我儿子他日子不多了，我也想多陪一天算一天。就因为这样，所以才来了这逗子的养老院。”

幸子这段话，是春江私底下从养老院职员那儿听来的。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在镰仓别墅里疗养的俊介，被周刊偷偷拍了照。照片里，俊介瘫靠在轮椅上，坐院子里晒太阳。他自然不曾想到会有人偷拍，所以头发翘得东一撮西一撮，裹了一夜的睡衣也皱皱巴巴。那副瘦骨嶙峋的身子骨在睡衣底下隐隐现出来，叫人不忍直视。这照片真是何等悲凉。

自然，他们托三友出面表示了抗议。可被媒体当作玩具消遣，本就是名角儿的家常便饭。而看着名角儿成了那般模样还要被拿出来曝光，心中虽有怜悯却也想窥探更多，这也正是世人的家常便饭。说到底，世

人本就残酷。这花朵开得越是美艳，便越想看看最后的结局。且还觉得，给人看本就是戏子的本分。莫非对这朽落凋零的艺人的哀怜，同时也是世人的一种优越感？

说来也真是命运弄人，这段时日喜久雄所演的，正是当年跟着上一代白虎去地方巡演时，和俊介同台共舞、赢得一片喝彩的那出《道成寺》。这戏原题为《京鹿子·姑娘舞惑道成寺》，本就是单人独舞，这一次喜久雄便是一人担纲。如今回想起来，他与俊介的歌舞伎生涯正可谓是从这一出戏开始的。

这一日，喜久雄跟平常一样，将车停进了歌舞伎座的停车场。也不知从哪里进来的，陡然间，他就被电视台的摄制组罩在了一片炫目的灯光里："请问关于白虎老师的病情，您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喜久雄挥手拍开了突然伸到他跟前的麦克风，不作任何回应径直朝后台走去。走了一半，只听得过道上另有一个媒体人握着手机不知在跟谁说话："……嗯。看样子还没呢。昨晚进了医院，这消息应该错不了……我看还得有些时候吧。这要是拖上个两三天，总不见得一直守在这儿，你说是不是？"

喜久雄本想视而不见，直接打开后台入口处的门。可伸出去准备开门的那只手，偏就不肯乖乖握到门把上。

就在那一瞬间，喜久雄由着冲动转过身去："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还没呢？！你们这群混蛋，一个个聚在这里，在等什么！"他一把扯住对方领口，连带着那股子无处可去的怒气，把拳头砸了过去。

霎时间，一众相机的闪光灯齐齐打在了喜久雄身上。与此同时，——不，也不知孰在先，孰在后，剧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将他拉了开来。

喜久雄几乎是被工作人员拖拽着带去了后台门口，直到最后一刻，仍有无数闪光灯闪动在他身上。

不消说，俊介昨晚紧急住院的事，喜久雄已有耳闻。近几个月，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但没了俊介究竟意味着什么，喜久雄或许还根本未能理解。

俊介住院的消息，已经给各个化妆间蒙上了一层凝重的气氛。不知是不是错觉，每个人都像在竖着耳朵。在这样一派氛围中，镜子里映出了喜久雄自己的身影，一身垂枝樱纹样的红色长袖和服，系一条黑色腰

带，活脱脱就是个美丽的白拍子舞艺伎花子。可不知为何，独独今日喜久雄忍不住挪开了目光。即便如此，他还是理了理心绪，朝花道的鸟屋走去。

穿过堆放小道具和服装箱的“地府”，走上一段狭窄的楼梯，进到漆黑一片的鸟屋之后，在拉着黑色幕布的准备间里，又是一面孤零零的穿衣镜。天花板上吊下的那只裸露的灯泡，再次将喜久雄抹了白面妆的脸孔映进了那面镜子里。

舞台上，道成寺的僧侣们已在“听否，听否？”“知了，知了！”地排作一排，商量着要给钟楼上烧毁的佛钟做法事。

“以前，我俩常在南座剧场的屋顶上玩投接球。”

喜久雄没头没脑地说起来，鸟屋里负责拉扬幕的人呆了一呆。

“阿俊和我总敞着个浴衣跑来跑去，万菊叔他们就在楼下的化妆间里，所以没少挨训……这些个事情，真就跟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拉扬幕的年轻人越发不知该怎么办，视线闪躲着不与喜久雄目光相触。

舞台上，僧侣们的对话眼看便要结束，即将轮到白拍子舞艺伎花子出场。拉扬幕的人像是绝处逢了生，正准备把注意力放回到本职工作上，可就在这当口，蝶吉气喘吁吁地从那窄小的楼梯上冲了上来：“师父……”

他招呼了一声，却又把话咽了回去。

喜久雄给了个眼神，示意他快说。

蝶吉咽下一大口唾沫：“来消息说，丹波屋老师他，刚刚过世了……”

那一刻，喜久雄像被吸过去一般回到了穿衣镜前。他一动不动，死死盯着自己已经变作白拍子舞艺伎花子的那张脸瞧了好一会儿，而后对着镜子里映出的花子的脑门，啪一声打了个弹指。

月落西天潮汐涨。

舞台上，和着三味线幽婉的琴音，唱起了一段净琉璃。登场的时间越逼越近，拉扬幕的人心急火燎：“怎么办？”

就在那人的手握上幕帘的那一刹那，喜久雄一如平常，轻轻发了一

声令："起！"在他脸上，好似飘落了一枚樱花的花瓣，重又带上了一层娇媚。

咔零！扬幕猛一下子拉开，喜久雄出了鸟屋走上花道。看客们齐刷刷回过头来，他们想看的乃是当代最最美丽的女形——第三代花井半二郎。舞台上不接受任何辩解，也容不得半分推诿。

衣襟斜发丝乱，哎哟羞煞人！

即便如此，在嘴衔折扇、故作娇媚地甩甩长袖舞动身姿的喜久雄眼里，看见的却是久远的往昔，在他身旁跳着同一段舞蹈的年轻的俊介。错了一个动作，俊介吐了吐舌头，只有喜久雄能够看到……为了让喜久雄更容易放开动作，俊介在花道上让了一让……那些个身影，历历在目。

心有所恋思故人，身似鸻鸟步堤岸。

夜夜思君君不见，泪湿红袖面始干。哎哟！

摊开怀纸比作手镜，轻轻拢一拢云鬓。从过去到现在，他与俊介的配合总是那么天衣无缝。俊介甩出的长袖，仿佛就是喜久雄的衣袖；而喜久雄伸出的玉指，似乎也就是俊介的手指。

"所以嘛，是'起立，行礼'，不是'新礼'。"

"起立，新礼！"

"不对不对，是'行礼'！"

"没错呀，'起立，新礼！'哪儿不对了？"

"错了啦！就因为久雄你总说'新礼'，所以大家才会笑得东倒西歪！"

耳边传来的，是他们二人刚刚相识那会儿，骑在同一辆自行车上，那生了锈的刹车的声音。

"阿俊，回了家是不是马上就去京都？"

"说什么呢！现在直接去车站！源叔带了我们的行李，等在车站了。"

他们俩便一直骑在那车上，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两人被上一代白虎领去京都的南座剧场，看的正是万菊演

的那出《隅田川》。

回头望去，他们二人既像是从那里走出了极远极远，又像是一直死死赖在原地，未曾离开过半步。

在对着一众僧侣舞完一段白拍子舞后，喜久雄下一段舞蹈需变身市井姑娘，抛彩球、击羯鼓。他冲回到舞台候场区换戏服。

“师父，您站的位置比平时往左偏了一个人左右。”蝶吉一面手脚麻利地给他脱下戏服，一面提醒道。

“知道了。放心，没事了。”喜久雄重重点了点头，换上那件奶黄色戏服，抽开验看了一下象征蛇精原形毕露的鳞片纹变装。紧接着，他轻轻吐出一声“走”，在震天响的喝彩中回到了台上。

喜久雄打着腰间的羯鼓，踩着舞步一个抽衣，戏服陡然一变。这招若是顺利，看客们的兴头也会愈发高涨。一时间，一种异样的兴奋笼罩了剧场。

戏演到这一段，剩下的便一气呵成，就等着攀上大钟做最后的亮相。只见喜久雄扮演的花子将手中铃鼓敲打在地，浑然忘我地和着插秧歌舞动身子。舞着舞着，脸上露出了蛇精的本性。

紧接着，花子仰头凝目看向大钟，奋力甩开一众僧侣，朝这口钟攀了上去。

想当年，就是这可恨的钟藏起了自己心爱的男人。花子在钟上化身成蛇，再一次紧紧缠住钟体，以泄心头之怨。

待喜久雄返过神时，他已经不顾一切攀上了大钟，狠狠瞪视着一众僧侣，亮出了戏中最慑人的架子。

他这一个亮相着实狰狞可怖，客席间的喝彩简直如沸腾了一般。

“阿俊，依我讲，这个地方要是右脚再往前一点，是不是更有气势？……你说呢，阿俊？”

(1) 指江户歌舞伎世家成天屋的第七代市川团十郎在十九世纪天保年间，作为“家戏”选定的十八出歌舞伎剧目。

(2) 用秸秆编结成的绳索，通常悬挂在神社正殿上方及举行神道仪式的场所，象征圣洁、神圣。

(3) 日本大相扑赛过去曾采用东西对抗制，由东部阵营与西部阵营的力士对战，所以排名有东西之分。虽然现行比赛制度已不再区分东西，但这一排名方式沿用至今。

(4) 日本传统习俗之一，定于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年满三岁、五岁的男孩及三岁、七岁的女孩，需穿上和服跟随父母到神社参拜，以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第十八章　孤城落日

每年一月，这浅草公会堂都会打着“新春经典歌舞伎”的旗号上演一些戏目。演出的目的，就是将当代年轻一辈的歌舞伎演员聚到一处，让他们凭着年轻的身体和悟性，热情饱满地演一些平日里在歌舞伎座等大舞台上怎么都轮不上他们演的大角色。对刚刚起步的梨园小辈们来说，这无疑是个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另一方面，算是先下手为强吧，不少戏迷都盼着在这儿发掘到一两个心仪的好苗子。总之，这演出有的就是活力，很是热闹。

且说这新春经典歌舞伎的日场，今年在《三人吉三美飞贼》[25]一剧中扮演大哥吉三和尚的，正是承袭了“花井半弥”名号的一丰。

就因为这样，此刻春江正从雷门大街转入熙攘的小巷，步履匆匆往浅草公会堂而去。虽说一月眼看没几天便要结束，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人行道角落里还留着上周下过的雪，抑或是因为鼻子底下飘来了浅草寺焚香的气味，这清冷得叫人浑身一激灵的空气里，直到这会儿都还带着正月的味道。

春江踩着佐贺锦缎带的草履，一路留意着避开残雪快步紧走。终于来到公会堂入口时，她忽然收住步子，举头看向了冬日碧蓝如洗的晴空。

头顶的蓝天上，飘着一排写有演员名号的彩旗，位置最醒目的正是一丰那一面。春江拜佛似的对着那面旗合掌施了一礼，又重新快步朝后台出入口走去。

虽说这演出都是年轻演员，但在这一个月的戏里，一丰的地位无异于领衔的主演。春江在去一丰化妆间的路上，经过其他演员的化妆间时，也都一一探进头去，礼数周全地问候了一声。

走完这一路，终于到了自家儿子的化妆间，不想却看见一丰摆明就是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一面犯着恶心打着嗝，一面用左手支着右手描眉毛。

“阿妈也不是要你滴酒不沾，可凡事都有个度，这话你难道就不明白吗！”春江数落道，取过那只看样子是被一丰用作枕头的坐垫重新展平。

“嗷！”一丰这一声回应倒是坚守立场，不见动摇。

“又是跟武士那些个人一道？”春江边问边收拾着化妆镜周围的细碎物品。一丰虽然对她点了一下头，可这一次似乎恶心犯得厉害，一个箭步冲进了洗手间，传出的那几声干呕端的是生气勃勃。

“惠美啊，这些个照片是不是要登到下一期《戏剧界》上的？”

听了春江这一问，去准备擦手毛巾的跟班惠美应道：“对，说是用八号那张。”

“八号，这张吗？这都怎么挑的！你瞧瞧，人跳了起来，这假发都歪了。”

“老师说，其他几张的话，另外两位的表情不太好。”

还真是。另几张照片上，不是吉三小姐就是吉三公子，总有一个眼睛半睁半闭。顺带说一句，这个月演吉三小姐的，乃是三国屋的年轻演员武之助。想必有些看官还记得，此人便是从前得了喜久雄的青眼，改扮女形的那个武士。

不消说，以喜久雄的为人，说了要栽培，那绝对是言出必行。那之后，他便安排武士住到自己家中，给他做了一段时间的跟班，天天在化妆间同进同出。三国屋门下的演员们实在看不过眼，抗议道：“把我们少东家当个跑龙套的使唤，也太目中无人了！”可抗议归抗议，喜久雄直到最后都是我行我素，将一整套身段念白传授给了武士。亏得如此，如今在众人口中，武士已是年轻一辈里最最拔尖的女形。

顺带一说，那时候之所以能把三国屋一族的抗议千难万难地压下去，也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喜久雄将一丰交托给了扮男角的伊藤京之助，且同样从化妆间的跟班做起。也亏得如此，近些年这二人已经成了新春经典歌舞伎的两块金字招牌。

“哎哟一丰，你是不是有肚子了？”一丰出了洗手间，还挂着一副反胃的表情，春江啪一声拍了拍他的肚子，“你才三十，现在是不打紧。可这吃的东西要是再不上点心，眼睛一眨非胖起来不可。”

一丰像要逃开春江似的回到化妆镜前，几乎全凭本能握起了眉笔。

“对了，阿妈找你有正事呢。今年，是你阿爸六周年忌。”

听了春江这话，一丰放下眉笔，瞪圆了眼：“都六年了……好快！”这话说得可真叫没心没肺。

“所以，阿妈就找你奶奶，还有喜久雄叔合计了一下。今年也是赶

巧，还碰上你爷爷三十二周年忌，我们几个合计下来，觉得不如放在一道办。”

“嗯，这样也省事。”

“什么省事不省事，你这叫什么话！”

“我不是那意思。这不是做儿子的不好意思吗！”

“给自个儿阿爸做法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算了，不跟你这孩子计较。我们就在讲，难得两个大年份撞在一道，不如就让你喜久雄叔牵个头弄个‘白虎祭’，办一次纪念演出怎么样。”

这演出若是办起来，在歌舞伎座撑门面的便是丹波屋，那可是一场大戏。听到这儿，一丰的酒不醒也醒了。

“对了，奶奶最近还好吗？”像是急着要躲开这份重压，一丰转了话题。

“今儿没到中午就去健身房做运动了。”

就在俊介过世前没多久，幸子膝盖出了毛病，主动住进了逗子的一家养老院。她本人似乎已经断了念想，一心准备在那养老院里聊度余生。可等到俊介的葬礼等杂事接二连三地办完之后，春江断然不肯依从幸子的意思，说什么“只有这里才是姆妈的家”，半拖半拽地把她接回到了世田谷的家里。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当然不可能就此抚平，但也不知是不是这么做起了些作用，幸子回了家便给自己打起气来，决意再为孙子发挥一下余热。现如今，她又继续在丹波屋做起了女统帅，帮着春江统领门众。

剧院开场的广播响起，春江赶去大厅，恭恭敬敬地迎候着。到底是新春经典歌舞伎，捧角儿的戏迷大多年纪很轻。

春江刚一站到门口，便有几人围了上来，是入了一丰后援会的几个女白领。这几人不光交了一万日元的入会费和一万五的年会费，每年还会买好几次戏票，乃是热心的捧场客。她们不在同一公司，年纪也说不上相仿，就因为后援会的活动亲近起来。每年办这新春经典歌舞伎时，必定会穿上华丽的和服前来观戏。

“哦哟，结子妹妹，你们这扎染的衣裳是一道买的吧？可真好看！”春江的目光被三人身上的和服给吸了过去，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刚好有花色不一样的，我们三个一狠心，就给它买下了。”

“真不错！三人个个都很合衬。”

“能得到春江夫人的夸奖，好开心啊！”

“实话实说嘛！”

跟她们这么聊着，春江觉得似乎连她自己都年轻了几分。这时，另一个老戏迷从她面前快步穿了过去，她赶紧招呼了一声：“不好意思，结子妹妹，过会儿再聊！”而后紧赶几步追了上去：“齐木夫人，承蒙您回回都这么捧场！”

这位夫人也是一身名贵的友禅染和服，春江继续道：“今年又蒙夫人送了贺礼，实在感激不尽！”

“哪儿的话，一点心意不足挂齿。”

“您这么说可就折煞我们了。我们家白虎还在世的时候，夫人您就没少捧过场！”

“说句心里话，我差不多也想给一丰包一个新婚贺礼了。”

“这话您可务必亲口跟他本人说说。”

“我这人嘛，平常也不太看那些个娱乐八卦。不过，现在跟一丰谈恋爱的那个女演员，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怎么看得上。”

“以后还不晓得会怎样呢……一丰也真是，都三十的人了，还是喜欢跟那几个演员混在一道，总在外头喝酒，我也拿他没办法。等下看完戏，您也去化妆间瞧瞧吧。”

春江一路陪着说话，把人送去客席之后，又紧赶慢赶着回到了大厅。

那晚听到那阵哭声时，时钟已经走过一点，春江正揉着酸涩的眼睛，在自家客厅里确认后援会会报用的文稿。有那么一瞬，春江只当又跑来了一只野猫。但那抽泣似的声音怎么听都像人发出的，春江只觉背脊一凉，握住了桌上的手机。那天晚上，家里只有她和幸子，而幸子已在二楼睡下。春江的手指按下了“110”，可又顿住了。

她终于听出厨房外的内院里传来的这阵抽泣，似乎是一丰的声音。春江霎时间身子一软，蹲到了地上：“大半夜的，搞什么鬼……”

她啪一声用手拍了拍手机，但也无可奈何，打开了厨房后门。果不其然，那只大塑料桶后头，蹲的正是一丰。他素来有这毛病，喝醉了有

时会哭。

“你蹲在那里做什么？吓死人了。”春江招呼道，可一丰的背抖个不停，她顿时感到事情非比寻常。

春江想也未想，赤着一双脚跑了出去，推了推一丰宽厚的背脊。

“阿妈，完了，都完了。”一丰抱着脑袋，已经吓丢了魂。

“怎么了？什么事？一丰，你倒是说话啊！”春江声音是压低了，可手上狠狠摇晃起了一丰的肩膀。

稍顿，她耳边传来一句：“撞了……撞到人了……”语音很是沉痛。

“啊？什么？”春江把他肩膀摇得愈加猛烈。

“那边，公园后头的小路上，明明是绿灯，那人突然蹿出来，我没来得及……”

“啊？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我一害怕，就溜回来了。”

“溜回来？！你这孩子……”春江死命忍着没喊出声，手里下意识地在一丰背上一连捶了好几下。偏就这种时候，自家儿子这后背看上去特别宽厚，却无半点用处。

“走……我们得去看看。”没多会儿，春江站了起来。

可一丰没来由地拽住了她的手：“要是死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下全完了。什么都没了。闯祸了……啊啊，我闯大祸了……”

看着儿子疯了似的挠着头，春江的身子这会儿也猛烈颤抖起来。

下一秒，春江嘴里蹦出了一句：“有人看到吗？”

“啊？”

“我问你，有别的人看到吗？”

“没……没有。”

那时候，其实连春江自己都不知道她想说什么。

“你听好了，给我在家待着！听见没？”

春江站起身，抓起后门口那双草履，直接跑了出去。跑去的地方，乃是对面一栋隔了一条巷道的简陋公寓。她一口气冲上楼梯，停在最靠外的一扇门前，将嘴凑上去一遍遍重复着：“开门、开门、开门。”

没多会儿，屋里亮起了灯。门锁一解开，春江便一头冲了进去。跟前站的乃是野田，显然刚从床上爬起来。

“什么事？”野田先是一惊，很快便在椅子上坐下。他如今已年过八旬，屋子里满是一股积了多年的霉臭味。

“这么些年，我没亏待你吧？也算养活了你是吧？你要是念着这些恩义，就帮我一次，一次就好！帮帮你女儿……一丰他，开车撞到人了。所以……”

春江说着说着，话音越来越弱。她自己也明白，这种花招根本不可能瞒天过海。也就在那一瞬，她真真切切地感到一切都结束了。

“那车是我开的。”

这时，野田嘴里吐出了这句话。

在那沾了薄薄一层灰的一闪一灭的荧光灯下，野田默默无言换起衣服。春江心头隐隐浮出一丝希望，说不定这下一丰有救了。可另一边，她也保留着几分清醒，靠这种手段得救的一丰，还有什么价值？

春江失魂落魄地跪在玄关那一小片地方。蓦然间，就像附体的鬼魅离了身，她猛一下子站起来。春江兀自冲出门去，在寒冷的冬夜一身单衣撒腿狂奔，朝一丰撞了人的公园后面跑去。她穿过小巷，冲上坡道。不知何故，这一路上听不见半点声音。只有她自己诚心诚意念叨的那一声声“对不起”，一遍遍回响在心底。

春江冲到坡顶时，救护车血红的灯光染红了她的视野。没有路灯、常年昏暗的路上，围聚起了住在附近的人，那一张张面孔也被染得鲜红。这时，她看见一副担架被抬进救护车里。春江脑中几乎一片空白，挤开人群，朝担架走去。

“都是我的错！是我唆使儿子做了这么卑劣下作的事情。”

春江已准备要喊出这句话，跪倒在众人面前。不承想，越过那副抬入救护车的担架，却看见一丰被几个警察围在中间。

春江停住了步子。

一丰低垂着头，面无人色，即便隔这么远，都能感受到他的身体在颤抖。

春江继续朝救护车跑去。只见一个年轻男子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整张脸疼得都已扭曲。

“对不起！对不起！”春江把额头紧贴到了车窗玻璃上。

急救员见状顿时一慌：“快退开！车要开了！”

春江被人拉开后，嘴里还一刻不停地道着歉。一丰注意到了她，整个人愈发颓丧。他的身影映入了春江的眼角，就在这时，春江耳中终于响起了救护车的鸣笛声。

喜久雄和彰子的手机几乎同时响起时，还不到清晨五点，太阳都未升起。

彰子先一步接了电话：“什么？！”

喜久雄听到她这一声惊呼，却依旧闭着眼。他自己的手机也在枕边响个不停，但不知为何，就是不愿将手伸过去。可即便如此，凭着直觉还是能预感到出事了。他缓缓爬起身坐在床上，背对着接电话的彰子，伸手拉开了窗帘。

“说一丰他，开车撞到人了……”

喜久雄最先听到的是这句话。他垂着头，闭上了眼。

“那边说一丰现在还在警察那儿接受调查。说他撞了人以后，把车开跑了。你听见没，给句话好不好？……啊？哦，说一丰很快又回去了出事的地方，不过还是脱不了肇事逃逸的嫌疑……你倒是给个话呀！”彰子传着电话那头说的话，声音颤了起来。

“……对方呢？”这一声很是微弱，喜久雄盯着自己冰凉的脚趾，幽幽地问道。

“啊？”

“被撞的人呢？”

“哦……喂喂，被撞的人呢？被撞的人怎么样了？……嗯嗯。说是个在公园跑步的学生，闯红灯突然冲上了车道。嗯，那人呢？有没有事？啊？那人没事吧？……被撞晕过去了，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说没有生命危险！什么？肩膀骨折了，接下去还要查一查脑电波。说意识很清醒，倒下的地方刚好是片草丛！”

话音落下时，喜久雄身上的力气猛一下放空了，瘫了似的蹲到地板上，长长舒出一口气。但很快，他就像自己抽了自己一鞭子，站了起来。

之后，喜久雄让彰子拿来一套西装，换上去了三友总部。虽是一大清早，但员工们已经得到消息，聚到了公司。他们将喜久雄迎进门后，因为要等稍后赶到的竹野，所以先领他去了总经理办公室。一路上，一个姓汤本的职员跟他汇报了新得到的消息。此人之于一丰，正如竹野之于喜久雄。汤本与一丰本是一拍即合，雄心勃勃想要将年轻一辈的歌舞伎做得风生水起，但此刻那神情中分明夹杂着绝望。

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汤本依循礼数要去沏茶，喜久雄默默摇摇头，拍了拍他的肩。

汤本继续道："那我接着说，公司律师已经去了警署，听他的意思，说是一丰离开过事发现场，所以要直接放出来到底有难度。不过，一丰没喝酒，而且很快自己回去报了警，应该没留下什么坏印象，估计可以交一笔保释金申请保释。另外，律师还说因为我们这边是演员，考虑到社会影响，不太可能庭外调解。如果要上法庭，大概率可以争取到缓刑。"

喜久雄一言不发，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那学生后来怎么样？"

"哦，那个，到目前为止没听说伤势恶化。本人意识很清醒，父母住在千叶，公司的人已经把他们接到医院了。"

说到这儿，走廊上传来一阵人声。不一会儿，门被粗暴地打开，竹野走了进来："最好今天上午就开个记者会，我跟第三代老师一道。"

喜久雄听后，默默一颔首。

竹野又道："汤本，你快去准备记者会的事，给我把人都叫到公司会议厅里。还有，事故情况也汇总一下，马上做个资料出来。"

竹野片刻不耽搁，干脆利落地开始善后。喜久雄像要给他让出地方，在总经理办公室的窗前，用手指扩开百叶窗片，定定看着被旭日染成一片浅粉色的东京。

几小时后，聚到三友总部的媒体人员超过了三百人。

竹野办事素来滴水不漏，站到门口迎候各大媒体的记者。但总不好让喜久雄也站过去，所以记者会开始前，喜久雄先等在办公室里。孤零零一人候在房里，他眼前浮现的净是一丰撞到人的那一幕。

路段就是世田谷路岔出的下坡道向左弯折的地方，左侧是一大片公园，视野倒是够开阔，可入了夜反而漆黑一片。弯道快到头时有一处横

道线，正在慢跑的大学生突然从公园冲了出来。想必在车撞上人的前一秒，车头灯才刚刚照见对方。一丰和那个学生做笔录时都说，当时车道是绿灯，行人是红灯。只怕是连急刹车的工夫都不曾有。一丰说过，撞到学生后，他一度把车停下过。可心里一怕，便从事故现场跑开了。

“第三代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总经理在楼下等您。”

冷不丁听到这声招呼，喜久雄也不作答，从沙发上站起，跟着领路的汤本去了会场。

一丰究竟在怕什么？难道是怕失去现在的大好人生？可倘若这样的人生建立在别人的牺牲之上，到底有何价值？

“第三代老师，您还好吧？”上了电梯，汤本关切道。

喜久雄轻轻一点头，一下电梯便直接跟竹野一道，在一片照得人头晕眼花的闪光灯里，走进了赔罪记者会的会场。可即便到了这会儿，他脑袋里先前那个疑问仍未消失，竹野握着麦克风说话的声音，就像在水底下传来一样。待他醒过神时，没等竹野说完开场白，他自己已经深深弯下了腰。这毫无默契的尴尬，引得更多闪光灯闪在他身上。

且说汤本和一些员工在另一间房里，通过屏幕观看了这场记者会。他们看的是新闻直播，寻思着这样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世人的反应。也不知是谁，情不自禁嘀咕了一句：“这种时候看上去都这么美，第三代老师要说不幸也真是不幸。”这话倒是一针见血，从屏幕里最先感受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印象。

如今，这辉炳梨园的花井半二郎已有五十七岁。他与一丰父亲这对“半半组合”，以一出《源氏物语》迷得整个日本如痴如醉，已是二十年前的事。对汤本这些年轻职员来说，那早已成了历史。可即便如此，时至今日半二郎身上的俊美仍是分毫不逊于当年，由此确实能感受到这位举世难觅的英俊演员惊世出尘之处。但眼下遇上这种场面，他那与年岁不相称的清俊，反倒叫人看着觉得虚浮而没有分量。

话虽如此，这场赔罪的记者会自始至终顾念着被撞伤的学生，即使说不上有多成功，至少没有招来世人更多的反感。三友方面与监护人喜久雄当时做了一项决定，要求一丰无限期停演思过。今后即便要重返舞台，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征得受害方的同意。

不消说，肇事逃逸这一点自然也被记者们穷追猛打。每每提到此事，喜久雄便深深一个鞠躬：“我方无言辩解。这行为实在愚蠢至极！身

为同门长辈，连我都觉得怒不可遏，也羞愧难当。不只是受害人理当感到愤怒，对于悉心养育他的双亲，我也由衷地表示歉意，恳请给予宽恕。”说来讽刺，喜久雄如此这般一次次鞠躬致歉，倒确实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他心里惦念的乃是一丰的前程，可惜事不遂人愿，只怕这场记者会过后，世人宽谅的是喜久雄这位世间罕有的女形。至于那个犯下肇事逃逸这等不可饶恕之过错、本应前程似锦的青年演员，却反而被抹杀了。

这出戏题为《沓手鸟孤城落月》[26]，“沓手鸟”乃杜鹃之别称。

此剧由日本近代文学鼻祖坪内逍遥所作，其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有《小说神髓》《当世书生气质》。在歌舞伎界，这出戏于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在大阪被首次搬上舞台，讲述了繁盛一时的丰臣家族所经历的史称“大坂夏之役”(1)的那场战役，是一出历史戏。

戏中，大坂城眼看便要陷落，淀夫人得知德川家的“人质”阿千小姐已逃出城后，顿时在火光熊熊的大坂城内陷入了癫狂。这个角色也是已故小野川万菊被奉为经典的角色之一。而定下由喜久雄挑战新角色演一演这位淀夫人时，一丰那件事虽说过去未久，却差不多已被世间淡忘。也算不幸中之万幸，被撞的学生年轻体壮，术后恢复良好。传来的消息也叫众人吃了颗定心丸，说是经过三个月的康复治疗，现在已重新参加起了皮划艇社团的训练。顺带一说，对方每每有些动静，喜久雄便屡次三番上门探望，弄得学生及其双亲反倒觉得惶恐。再加上送去的慰问金依从对方索要的金额，分文不少，这似乎也赢得了一些好感。开庭时，被撞的学生主动承认过失在他，一丰虽被裁定有罪，但也加上了缓刑。

就这样，林林总总姑且算是尘埃落定。到底是这之后定下的演出，喜久雄想凭着这出《沓手鸟孤城落月》提振歌舞伎的形象，那份斗志相当昂扬。也不知是不是他这气场传染给了周围的人，从排演那会儿开始，他身边的空气就像带了刺一般，前所未有的紧张。过去看万菊演这戏，喜久雄就曾冒出过许多念头，寻思着若是他自己可以这般这般演绎。所以，不单是服装，就连背景幕布他都要插上一嘴，还正经八百地给布景师和舞美人员出难题，说什么城里着火时，真的烧些烟出来怎么样。

且说这一日便是《沓手鸟孤城落月》开演第一天。剧场里，只见一人出了化妆间朝电梯走去，正是穿一袭过花扎染和服(2)、扮作淀夫人的喜久雄。那份威仪震得走廊上走过的其他演员和黑衣们一见他现身，便

速速让出一条道来。

喜久雄穿过走廊，上了电梯，可候在那里的其他演员却没有一人与他同乘。

“上来啊，我又不会扑上去吃了你们！”

尽管喜久雄微笑着招呼众人，可众演员还是挂着礼貌的笑容不愿上前。两相客气间，电梯门像要把双方隔开似的合了起来。

“你也跟他们说说，就这一架电梯，以后一块儿搭吧。”喜久雄略感不悦，不由嘟哝道。

“大家也是客气，没别的意思。”蝶吉早已见怪不怪回话道。喜久雄也未多想，那颗心已经转向了第一次演的淀夫人。

正如诸位看官所知，不管对着的人是老资历的戏迷，还是长一辈的演员，只要喜久雄自己不觉着有趣，脸上便不会露出半分笑意。这冷淡不讨喜的性情，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里既扭转过困局，也招来过灾祸。但若要问，难道喜久雄这男人从早到晚不苟言笑？事实又并非如此，想必这一点诸位看官也已经有所察知。尤其是对那些让他卸下心防的人，他比谁都关怀备至。且不说别的，您只消回想一下他年少时起是如何与德次相处的，便可明白喜久雄这人骨子里实在是个热情爽朗的男人。

只不过，他这对内不对外的热情很难让世人感知到，所以幸也不幸，喜久雄给世人的印象让他看起来仿佛拒人千里。不过，那些演员和戏剧界人士到底跟他同吃一行饭，朝夕相处自然能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所以许多人对这世间的评定大惑不解。大概就是从俊介过世那会儿开始，喜久雄的化妆间里不再能听到从前德次陪在他身边时那般的笑声。而为了想方设法让没了俊介的歌舞伎界重现昔日盛景，喜久雄花了比旁人更多的心思，也下了比旁人更多的功夫，却总带些陀螺空转的感觉。不知不觉，那些辈分在他之下的演员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兴起的时候便会跑到喜久雄的化妆间来，缠着他道：“半二郎叔，带我们去喝两杯嘛！”

那时候，喜久雄本人若能有所察觉，倒也还有转圜的余地。可他脑袋里装的，净是下一出戏。就因为这样，他与彰子的结婚纪念日便也罢了，就连绫乃和外孙女的生日，都能忘得一干二净。俊介过世后的这六年，不管去到哪一座剧场，也说不出什么原因，独独喜久雄的化妆间像和别人隔绝开似的，孤孤寂寂。不消说，现实里化妆间自然都在同一条走廊，可唯独喜久雄那间散发出一种气息，好似一个异世界。

据说有一次，一个进公司才刚半年的新入职的发型师被叫去喜久雄的化妆间帮忙，那人竟一脸认真地问：“可第三代半二郎老师的化妆间，不提前一天打好招呼是不可以随便进的，不是吗？”事情都已到了这般地步，不管喜久雄再怎么招呼那些年轻演员跟他同坐一班电梯，只怕也不可能有人欣然应一声搭上来。

也就因为这样，在这次开演的《沓手鸟孤城落月》一剧中，身为当世女形毋庸置疑已经站上众山之巅的喜久雄的那份孤绝，与秀吉死后为了保护年幼的秀赖而一步步将自己孤立的淀夫人的形象不谋而合。看戏时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业内人士只怕不在少数，单就只有喜久雄本人对此毫无知觉。戏中，眼看城池将要陷落，德川家的后人阿千小姐试图逃出大坂城。淀夫人察知后，手执一把长柄宽刀，对着阿千小姐就是一通狂挥乱舞。在那出离的愤怒与癫狂之下，淀夫人一把揪住阿千小姐的头发，将之拖到东又拽到西。这一番演绎逼近极限，勉强保留着淀夫人身为关白(3)之妻的最后一丝体面，若不是喜久雄而换作别人来演，只怕看上去会变得歇斯底里。淀夫人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难以接受大坂城陷落的事实，喜久雄演绎出了此种大格局。那些长年追戏的歌舞伎迷自不必说，就连平素偏好前卫艺术的话剧迷们都被吸引了过来。世间顿时为之一热，甚至流传起一种怪异的说法：“第三代半二郎超越了歌舞伎。”

顺带一提，当时因为这出戏大获好评，喜久雄本人也是心旷神怡，对这说法倒不见得那么抵触：“说我超越了歌舞伎？听着就像被歌舞伎给扔出来了似的，这叫什么话嘛。”

在一条勉强只能开进一辆车的小巷子里，只见彰子提着些礼品转了进来。这片街区直到现在还留着老城厢的风貌，一些房子前停着自行车，一些则摆了些花架子。巷子尽头是一座相扑道场，门口停了辆气派的奔驰车，只见一人站在那儿不停挥手，正是在这道场当上了师母的绫乃。

“彰姨，你还是这么会打扮！我这样子都招自己嫌弃了。”绫乃迎上前来，看样子她正在给年轻的徒弟们洗衣服，那张不加粉饰的脸上，明明白白写满了生活的充实。

“我这不是刚去访完客吗？在家的时候，也都是一身运动服。”彰子一边递上礼品，一边应道。这天拜访的老戏迷刚巧住这附近，她遂一时起意过来看看绫乃。此时土台场上空无一人，彰子很是好奇地张望了两

眼。

“阿爸这次的戏，评价很不错吧？”绫乃将彰子引到对门自家住的房子，可刚一拉开门，便看见一个年纪不大的力士蹲在玄关那一小块地方，简直像卡着动不了了似的。

“你这家伙，怎么又挤在这么小的地方打游戏！”

年轻力士被绫乃一训，立即噘起依旧红润的嘴唇：“就这地方有信号嘛！”扔下这句便跑了出去。

“绫乃，你这师母也不好当啊！”彰子不由嘟哝道。

“没什么不好当的。我有话就讲，从不往心里搁，天天都痛快得很！”这话答得可真叫游刃有余。

彰子跟着进了客厅，房间倒说不上特别宽敞。不知是不是给徒弟们准备的，餐桌上摆了一大盘蒸红薯，包了层保鲜膜。

彰子在椅子上坐定后，才对忙着烧水的绫乃，给出了先前那句话的回复：“没错，你爸这次演的淀夫人，评价很不错呢！”

“听人讲，前段时间来日本的那个法国大总统也夸个不停，好像还在欧盟的什么会议上夸了一通，有这事吧？”

“是有这事呢。那总统本来就是个亲日派，每回来日本都要去修善寺住那家浅羽酒店。听说他读书的时候还看过《万叶集》，对日本文化熟悉得很。有人说在那会议上，他还说了这么句话：‘第三代半二郎生年之内，勿往日本战优伶。’”

“啊？生什么？”

“生年。意思就是，只要半二郎还活着，欧洲的演员就算来了日本，也没有用武之地。这句话是从江户时代那本《歌舞妓事始》的书里来的，说是初代市川团十郎夸赞关西的初代藤十郎的话。”

“这么有来头啊。”绫乃泡了壶煎茶，也坐到餐桌边，顺手揭开了大盘子上的保鲜膜，招待彰子吃蒸红薯，“彰姨要不要也来一个？我们这边有个孩子是鹿儿岛人，这是他父母寄来的，可甜了！”

彰子刚好也有些饿，也不客气伸手取过一只。之后的片刻工夫，二人专心往嘴里塞起了蒸红薯。

吃着吃着，绫乃忽然冒出一句：“阿爸他，身体还好吧？”

“嗯，挺好的。你别多心，我今天来真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你。”说完这句，彰子冷不丁自问了一声：真是这样？可若要说有什么正事，却又想不出来。

“前阵子，有天晚上……”她心里虽这么想，但嘴却不由自主动起来，“你爸他半夜醒过来，去了厨房。起先我以为他渴了去喝水，可怎么等都不见回来。我就寻思着难道是肚子饿了，跑去看了一眼……”

彰子走过去时，只见喜久雄站在厨房的冰箱前，按说丈夫的背影她本应熟悉得很。可不知为何，那背影看上去遥不可及。他站的地方明明是自家厨房，但看上去却好像孤身一人伫立在一片荒野中。

“以前，我阿妈也讲过类似的话。”不知是不是因为彰子的口气听着像在说笑，绫乃冷不丁也想起一段往事，“在彰姨面前提我阿妈实在有点失礼，”她补上这句后继续道，“不过阿妈讲，她看到阿爸一个人在一条路上朝前走。阿妈叫了他一声，阿爸很快回过头，很开心地跑了回来。可快要跑到跟前的时候，阿爸好像看不见阿妈，突然开始东张西望，然后一脸疑惑地转身回去了。阿妈见了，就又叫他，阿爸就又跑回来。就这样，来来去去好几回，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远。刚开始，阿爸回头的地方很近，可后来，他慢慢地就去了很远的地方。不过就算再远，只要叫他，他还是会回来。阿妈讲，就算离得很远很远，阿爸还是会很开心地跑回来。”

“这是梦？”彰子忍不住插问道。

“不是梦。阿妈讲她有一次在发呆，等回过神，发现脑子里就在想这些。”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响动。上了小学四年级的喜重，欢蹦乱跳地出现在了客厅：“哇，彰子阿婆好！”她这一躬鞠得真叫豪放，简直要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散出来。小姑娘打完招呼便飞奔上了二楼，抱着一只足球一溜烟跑出去了。依喜久雄的说法，那样子跟绫乃小时候一模一样。

“……够闹腾吧！”绫乃叹道。

看着她这做母亲的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连彰子心里都生出一股疼爱。

“这个小丫头最近到了叛逆期。学校里流行杰尼斯的那些个偶像，可你也看到了，我们家净是些胖男人。所以她就抱怨家里太老土。”

绫乃嘴上这么说，神情却毫不介怀。彰子一想到多年前，被喜久雄

搀扶着来到东京的那个有些神经质的姑娘，跟眼前这姑娘是同一个人，她不由越发深切地感恩起岁月的宽宏大量。

“老师，下礼拜录的《弁天小子》嘉宾定了，是米田首相。您可有听到消息？”

在东名高速开往东京市区的堵车路上，弁天坐在一辆黑色厢型车的后座，专心致志地看着本杂志。听到副驾驶席上的经纪人这么一说，他随口应道：“是吗？这节目又不好做了。”接着又道，“先不说那个，你瞧瞧这文章写的，一点分寸都不讲！什么‘嗜人鲜血的旷世女形’，说的就跟个吸血鬼似的！”

在这弁天扔给经纪人的杂志上登了篇文章，回顾了喜久雄出道至今的经历，篇幅不短。可那论调很是武断，丝毫不顾及他人感受。文中称喜久雄今日之成功，皆是以身边人的不幸为代价换来的。

文章依照时间先后细数了喜久雄这些年来被戏迷们大加赞许的剧目，《道成寺》《曾根崎殉情》《白鹭姑娘》《阿古屋》，这些自然不能不提，就连最近饰演的淀夫人也不曾略过，这倒也无可诟病。可文中偏要牵扯上演出前后发生的那一起起悲剧，从前一代白虎出车祸，到他罹患糖尿病失明，再到后来在袭名致辞时吐血，最后不治身亡。除此以外，还列举了俊介离家出走，复出后双脚坏死，以及他的最终殒命。这还没完，文中写得就像那诅咒又落到了俊介儿子一丰的头上一般，将淀夫人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与一丰肇事逃逸摆到了一起。

“下个出口能不能下去一下？我去看个朋友。”弁天说出这话时，车刚好开到用贺出入口。司机打了方向盘，弁天命他开去了春江一家住的丹波屋。

且说那时的弁天，已是举世公认的头号笑星。俗语云“若非平家，皆非人也”[(4)]，那个时代搞笑综艺之兴盛，完全可以套用此话。弁天每周都有几档用他名字冠名的节目，就如先前提到的，不单是那些年轻的搞笑艺人和偶像明星，就连给国民代言的政治家，为了提升好感度，都不惜低声下气上他的节目。

事实上，俊介死后，弁天与喜久雄已有好一阵子不曾来往。要说缘由，多年来在二人之间传话牵线的德次不在了，这自然也是一方面原因，不过另外还有一层缘故。俊介葬礼结束后过了些时日，弁天曾邀喜久雄见过一面，说想跟他两人单独送送俊介。席间，弁天聊起了他一直

很是敬佩的职业棒球手野茂英雄。聊完一通，他忽就嘀咕道：“如今这世道，像我们这些个能说会道的反倒混得有模有样，真他妈恶心……就算再无趣，我也还是相信那些个笨嘴拙舌的家伙。”

自然，那时候这个话题很快便被一带而过。但也不知为何，自那以来，这些话便在弁天心里筑了巢。

因为路上在车里提前联系过，所以车开到时，春江已经候在丹波屋门口。她动作娴熟地指挥司机，将车引进了半封闭的停车场。而后领着弁天朝家里走去，路上还吩咐帮佣的人给留在车里的经纪人和司机送去了咖啡。跟过去一样，她打理起这些事来依旧井井有条。

弁天先到俊介灵前拜了一拜，而后漫不经心地问春江：“怎么样了？”

“还能怎样，活受罪呗！”春江瞥了一眼时钟，“还早，喝个茶吧。”说着，将弁天带去了客厅。

“你儿子呢？”

“在楼上。”

“复出的事情还没眉目？”

“等个一年那叫万幸，等上两年也都是祖上积德了。”

“哟，这么吓人！换作是我，这么久不给上电视，非死透了不可！”

弁天本想开个玩笑，可对春江而言却是横亘在眼前的难题，实在笑不出来。

“这丹波屋，真快保不住了。”春江叹了口气，“话说弁哥，看你三天两头上电视，真叫人佩服！”

“阿春妹子，对你我就说句掏心话。别说什么一年，三天没在电视上露脸，我这心里头就怕得不行，生怕被人给忘了。”

“瞧你说的，哪能那么快就忘呢！”

“我不跟你说笑。要是一天不上节目，我晚上睡着睡着都会吓醒，忍不住要从床上跳起来。”

“这也没什么，反正都是电视台那边求着你上节目！”

“其实也不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晓得，我这人已经没那么有意思了。所以，每回都会安排几个自己人跟在身边，故意哈哈大笑给我造势。对

电视台的那些个人，也都得赔着笑脸，小心翼翼的。”

“就算这样还是想上电视？”

“还是想上啊。不过，我这阵子冷不丁就会想起师父他们。”

弁天眼前浮现起了当年只有两层楼的大阪电视台。那时候，他师父西洋虽说人生正处于低谷，可当年纪轻轻的编导逼着他把拿手段子缩减到五分钟以内时，老爷子一把扯下蝶形领结，怒道：“想我老头子开始演这些的时候，你小子还没进娘胎呢！要是非让我讲一半就停，你这破节目，谁爱上谁上！”之后还气势汹汹地来了一句，“我老头子，又不是想上你这破电视才跑过来的！我来，就是为了叫大家看看我这漫才好不好！”

“阿春妹子，如今这时代，已经没有那样的人喽！大家就是挖空心思想上电视，我也一样。只要能在电视上露露脸，管他是政治家还是新闻主持人，做什么都可以。不过，这样子长久不了。这蒙混糊弄的世道不可能长久……但话说回来，阿春妹子，我明白归明白，等明早两眼一睁，肯定还是想上电视。要是不让上，连气都透不过来。”

弁天还跟年轻时一样，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春江看着他，眼睛里满是怀念。她往弁天杯子里添了些红茶，弁天一口喝干，似乎还没说够，又继续道：“现在，我说的做的，不管什么都成了对的，就跟个山大王似的。可我明明是个搞笑艺人。我们这样的人，就因为不正确才有价值。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阿春妹子，我那些个事，你也都晓得的吧！”

“是呢。想你以前做人做事，没一样是对的。”春江不禁也笑起来。

“可那时候才叫有意思吧？”

“嗯，那时候才叫有意思！”

“可你看我现在，做什么都被当成正解。动不动就被人抬出来，成了个直言上谏的元老。真要我说，我其实就跟那些个人渣没两样。”不知是不是说着说着自己也终于压抑不住，弁天眼中泛起一层浅淡的泪光。

春江故作不察，往弁天喝红茶的茶碟里放进一块小点心。

弁天也不客气，一把抓起送进嘴里：“哟，这东西，味道不错嘛！”

“这蛋糕叫费南雪，在法语里是金融家、有钱人的意思。”

“是吗？我也买点带回去。”

“保质期长得很，下回给你寄些过去。”

不知是不是转了话题，心绪多少平定了些，弁天又跟从前一样道起歉来：“哎哟，真对不住！本来是过来看你的，可到最后又在讲我自己的事。”

“你跟我这么客气做什么！这人哪，年纪越大，能这样说说心里话的人就越来越少。自从我们家阿俊走了以后，我是越发这么觉着了。”

“说的是。现在久雄那边一个都不剩了。阿俊不在了，德次也走了。”

“就是呢。”春江说着又从袋子里取出一块点心，放进了弁天的茶碟里。

此处乃青山大道一角，东宫御所的绿林近在眼前，一辆阿斯顿·马丁车的引擎，被人踩出一阵阵低沉浑厚的轰鸣。在这刚交付的新车上，坐在驾驶席里手握方向盘的，正是喜久雄。已有好一会儿工夫，他屡次三番不知厌倦地踩着油门，排气管的震动令他兴奋地舔舐着嘴唇。

提车手续已经办完，喜久雄正等着销售去取一份遗漏的文件。他那颗心早已跃跃欲试，在他的想象中，车已经飞上了青山大道。

顺带一说，这款跑车还有一点声名在外，它是电影《007》里邦德的座驾。自从用母亲阿松寄来的生活费买下那辆二手捷豹之后，喜久雄前前后后换过好几辆车，这已是他第九位拍档。

喜久雄从销售手中接过文件，关上车窗，才刚把脚轻轻搁上油门，车便像飞鸟振翅一般迅即加速，他激动得身子一颤。车迅捷得像一阵风，吹刮在青山大道的车流间，鼻子底下流淌着真皮座椅散发的气味。一阵阵震动好似从路面顶撞上来，喜久雄感受着这令人愉悦的震感，用力握紧了方向盘。

这一次喜久雄买新车，彰子自然极力反对。

原因都不用人说。一丰肇事逃逸，惹了一身大麻烦，眼下还在停演思过，不知何时是个尽头。这种时候，身为监护人的喜久雄居然满不在乎地要买新车。别说妻子彰子，换作旁人也一定目瞪口呆。

事实上，就人之常情而言确实如此。且对于一丰那件事，喜久雄比任何人看得都重。可他似乎很难将这桩事情，和他自己推迟买新车联系到一起。到最后，彰子几个都哭出了眼泪，求他“再等等”，但喜久雄无

论如何等不了。彰子最终怒道：“你爱怎样就怎样！反正我死也不会坐你那辆车！”

这些年，对于喜久雄的任性妄为，彰子多多少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唯独这次，她实在无法原谅。

当然，喜久雄爱车也不是一日两日。爱车之人也分许多种，就喜久雄而言，比起跟车友聚在一处谈车论车，他更偏好自己兜风，这才是他最享受的时刻。这种感觉他从不曾向外人吐露，唯独一次接受杂志采访，他谈起过车。

当时俊介已经离家，想必这多少也有些影响，当被问及“有没有哪个意气相投的演员朋友”，他答道：“前辈们对我都很照顾，我也很喜欢跟小一辈的演员一道喝酒。不过要说意气相投，好像又有些不一样……对了，听到意气相投这四个字，我脑袋里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速度。飙车的时候，那感觉倒真是跟我意气相投。路上那些个东西飞快地退到后头。慢慢吞吞的车子，一辆辆超过去。不需要语言，也不用讲话。可就是觉得我懂它，它也懂我。”

且说这一日，喜久雄连千秋乐都等不了，趁着幕间休息那么一小会儿工夫，去把新车给提了回来。这个月，他在歌舞伎座出演《藤花姑娘》。

近些年，不管参演什么剧目，喜久雄总显得突兀，单就他一人独放异彩。这一点不单是业内人士，就连外行的看客都看得分明。喜久雄若是不能稍稍放一放水，这戏根本演不到一块儿。可问题是，当事人喜久雄对演戏怎么可能放水？如此一来，给他安排的剧目不免越发集中到《藤花姑娘》这一类单人独舞的戏上。当然，演这样的剧目可以尽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喜久雄自然不会有什么不满。事实上，他只消将这《藤花姑娘》里女人的那些小心思娇俏可人地演出来，看客们便会任他摆布，一千双眼睛心醉神迷地投向舞台。

偏巧就在喜久雄提回新车的这一天，《藤花姑娘》的舞台上生出了一场风波。

《藤花姑娘》这出戏没有明确的故事情节，戏的开头乃是一段斗笠舞，演绎了女子因男人用情不专而闹起别扭的可爱场面。

这一日，喜久雄一如平常，扮作藤花精化身的豆蔻女子上了舞台。那份清雅与娇美，引得最前排的看客不由两颊飞红。这股红潮好似会传染一般，一排排传向后方看客。

每一次，看客们眉目间的变化，都会化作一股带着体温的暖风吹回舞台，拂过喜久雄的面颊。那一刹那，他总能体会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仿佛他与客席间的距离嗖一下拉远了，唯独他自己处在另一个别样的空间里。

第一折临近尾声时，喜久雄再度被这种感觉包围。跟往常一样，看客们那一张张面孔映在眼里无比清晰。这里面，第五排靠通道的座席上坐了个年轻男子，莫非是这辈子头一回看歌舞伎？男子神情如痴如醉，两眼目不转睛，那沉醉的样子便是给演员最高的奖赏。

喜久雄退回后台迅速换装，跳起了第二折戏的舞蹈。不知何故，年轻男子再度进入他的视野。不知是不是入戏太深，男子的表情简直就像是他亲自动手灌醉了藤花姑娘。喜久雄很是受用，单就只对他一个人舞了起来，变故便发生在这个时候。

顺着一系列舞蹈动作，喜久雄将和服长袖挽上胳膊，一度背朝客席，很快又转过身来。可这时，客席上那男子不见了。喜久雄心下一急，转而想到看客离席解个手也是常事，遂稳住心神继续跳舞。

十返花，是返花，君将返，我意乱心烦。

喜久雄像要故意惹得人心焦似的，动作徐缓地背对客席，然后再回转过来。不承想，那男子竟站在喜久雄面前。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定定凝注着喜久雄。

这时，客席间人声鼎沸，像是惊呼，又像骚动。演唱长呗的歌者一时间乱了调门，笛声与三味线也同时戛然而止。

喜久雄面前，依旧站着冲上舞台的男子。那双失焦的眼睛，仍死死钉在喜久雄身上。

就在这时，喜久雄的视野远近倒错。毫无疑问，这男子上到舞台的时候，打破了舞台与客席间本应存在的某种东西。

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事到如今，毁于一旦，喜久雄也已看不见，忆不起。

但他知道，那里有东西，一直都有。喜久雄真真切切地感到，从他初登舞台的时候开始，不，还要更早，从歌舞伎这种戏剧形式问世之初开始，那东西就已存在，而这一刻，在他眼前被击破了打落在地。

突然，男子的脸倏一下子从视野中消失了，座无虚席的客席再度出

现在眼前。那一刻，舞台上霎时间吼声四起：“按住他！快按住他！”

一众黑衣和负责布景的员工连推带拽，将男子拖下了舞台。喜久雄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师父，您没事吧？”

耳边冷不丁传来一声问话，喜久雄“哦”了两声回过头，只见蝶吉已是面无人色。喜久雄将目光转向客席。看客们脸上惊魂未定，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吓得不轻，浑身颤抖停不下来。

即便如此，几个长呗歌者仍尽心竭力想要平复乱局，又继续叙唱起来：

十返花，是返花，君将返，我意乱心烦。

紧接着，三味线、笛子和大鼓也匆匆跟进。见此情形，蝶吉那些人手忙脚乱地退回到了舞台候场区。就这样，台上只留下了喜久雄。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就像个断了线的人偶，想舞舞不起来，想退退不回去，只是孤零零地被遗落在了那里。

(1) 江户幕府（德川家族）与丰臣家族之间于一六一五年爆发的战役，与前一年爆发的“大坂冬之役”合称“大坂之役”。在此战役中，丰臣家族灭亡，大坂城在火中化为灰烬。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的妻子、德川秀忠的女儿阿千小姐被德川家康命人救出大坂城，而秀赖与其母淀夫人在城池陷落后自尽身亡。

(2) 指工艺最精湛繁复的高级扎染和服，并不特指某种图案纹饰，除扎染外，也会使用手绘、刺绣等工艺。

(3) 古代日本辅佐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

(4) 《平家物语》中平时忠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如果不是平氏一族的人，就不能称之为人。彰显了平氏一族击败源氏一族后，盛极一时的景象。

第十九章　锦鲤

“你瞧你，左张右望怕什么？”

“来人……快来人！”

也不待她惨呼一二，

扑将上前便是一刀，

身中此刀心焦乱，手脚颤。

“我若死了，可怜我儿年幼便要流落街头。我断断死不得……你且饶我一命……与兵卫……”

“你家闺女固然娇怜可爱，疼惜我的老父又何尝不叫我挂怀。妇道人家，自当舍财供男人花使……你且断了俗念，纳命来吧。出口成声，叫人听去恐要坏事，我且在心下念佛送你……”

南无阿弥陀佛声声念，拉近前，

右刀起左刀落，软腹一刀扎，

扎一刀拧一把，抽刀复又扎。

黄泉冥土起夜风，迎阿吉，

灭了灯火，漆黑一片暗夜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与兵卫举刀相向，仓皇躲避的阿吉慌乱中踢翻了油桶。漆黑之中油泼满地，只闻阿吉声声惨号。狰狞如厉鬼的与兵卫，循声追在她身后。

油四散，血滴淌。

与兵卫一把揪住阿吉浸满油液的黑发，手上、刀上串串油滴不住地淌落。阿吉逃向一边，与兵卫扯散她的腰带，二人在满地油泊中摔了起，起了摔。

屋前溪荪朵朵，露滴摇摇欲坠。

惊得此玉露纷乱，命绝黄泉。

“啊，啊啊啊！”

阿吉下腰后仰，命断刀下。她那两颗眼珠，好似要脱出眼窝啪嗒一声掉落在地，在舞台上骨碌碌滚起来。那股子阴气化作缕缕阴风，淌入客席。

剧场外，初夏的艳阳煌煌然照在天上。这个月，在这国立剧场的舞台，上演的乃是近松门左卫门以江户时代大坂(1)真实发生的油铺掌柜之妻遇害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剧作《杀女油地狱》。伊藤京之助饰欠债累累、遭人追债的与兵卫，喜久雄演惨死刀下的油铺掌柜之妻阿吉。连日来，剧中这油洒满台、惨绝人寰的高潮，瘆得看客们后脊梁一阵阴寒。

这天也同往日一样，席间看客仍在惊颤，幕布就已徐徐拉起。喜久雄与京之助满身油污汗液，滑腻腻湿漉漉，在一众弟子的搀扶下匆匆走向候场区。

弟子们给二人抹去满腿油污时，喜久雄也好，京之助也罢，皆是气喘吁吁，肩背上下起伏。虽说二人在台上演的是俊男倩女，可彼此都已过花甲之年，乱了谱的呼吸到底不是喘上几口就能缓下来的。

喜久雄先一步披上浴袍回去化妆间，一身浴衣的一丰跟在他身后，京之助冷不防一把拽住了一丰的胳膊。顺带说一下，这几年一丰主动提出，只要有时间便陪在喜久雄身旁，跟着他学戏。

“一丰，问你个话。久雄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待喜久雄走得看不见了，京之助问道。

“您是说久雄叔？为什么这么问？”

“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台上一块儿搭戏的像换了个人。不过没事，你从早到晚跟着他，都没觉出不对劲的话，那应该没问题……”

“您是说今天吗？”

“嗯？也不只是今天，就最近这阵子吧。彰子她也没说什么是吗？”

京之助虽有疑惑，但也不见得会出什么性命交关的岔子，所以这话到此便不了了之了。就因为心头的隐忧无以消解，所以他这时才会毫无根由地向一丰道出，觉得台上搭戏的像换了个人。若要说得再具体些，

一同站在台上的毫无疑问的确是喜久雄，但京之助心里清楚，虽然站的是同一片舞台，可他看到的景象，与身旁喜久雄看到的景象似乎全然不一样。这绝不是他的主观臆想，就比如他二人在黑暗中三番五次摔倒那段，毕竟是在台上，说是一片漆黑，但到底不可能什么都看不见。可喜久雄似乎真的目不能见，仿佛他眼前确确乎弥漫着无尽的黑暗，按说那拉门滑轨应该能看见，但他却会被绊到脚。

话虽如此，倒也不是说喜久雄得了什么眼疾。事实上，拉了幕下了戏，别说是眼疾，喜久雄的眼睛可靠得连老花镜都不需要，叫替他担忧的京之助直叹自己瞎操心一场。

不过，尽管大家碍于喜久雄的情面，没有人再像京之助那样直说出来，但其实这段时日，与喜久雄同台的其他演员，有不少也都察觉到了他的变化。

换言之，黑暗在他眼中是真真切切的黑暗，台上飘舞的樱花到他眼里会比实际落得更加缤纷，戏服也比实际更为华美。他仿佛会给那本来的景象多加一点色彩，给本来的舞台多添一抹真实。归结起来，也可以说喜久雄看到的世界比现实更加丰实。演员眼中的世界若变得丰实，则看客们看到的戏也会随之丰盈起来。

回过头追溯大约是从三年前开始，喜久雄除登台演戏以外，其他演艺工作一概不再应接。发端便是他四十过半以后代言了许多年的日本清酒广告合约到期，酒庄跟他签订的专属代言合同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点。自那以后，别说电视广播节目，就连给演出做宣传的杂志访谈他都不再参加。到最后，甚至连春分豆打鬼和大阪松竹座剧场夏日公演前的花船游行(2)这些常规例行的季节性活动，也都统统不再露面。

不过，对于喜久雄的这番任性，那些同行演员和三友的职员，乃至媒体都鲜有微词。一方面，自然是因为那时的喜久雄已经是冠绝当代的当家女形。另一方面，他这位女形只有在歌舞伎舞台上方可拜观，这种神秘幽幻的形象毫无疑问给现代这平平无奇的舞台艺术界，塑造起了一个玄虚莫测的幻影。同时也吸引了看客，直接促成了演出的成功。

喜久雄站在舞台上，他眼中的黑暗和落樱，比任何人所见都更加幽深、更加炫美。要说必然也实属必然，他的身姿不仅在看客眼里，在同台表演的演员眼里都散发出了一种神性。如此一来，用不了多久，喜久雄本人便被捧上了神坛。

“久雄，还在吗？进来了哦。”

说着话掀起化妆间那道短门帘的，乃是京之助。他回化妆间洗过澡后，往肩上贴了块膏药，那味道此刻仍一丝丝往鼻孔里钻。

“师父，京之助老师来了。”蝶吉在门口朝里通传了一声。

“是京之助大哥啊，快请进！”

只见一人从里间探出头来，是彰子。看来哪儿都一样，敌不过岁月的浪涛，她那手里也正拿着喜久雄方才在台上用过的护膝。

京之助大步上到屋里，只见他要找的人正趴在一排坐垫上，让专属按摩师给他按摩。喜久雄一见他，手忙脚乱便要起身。

“别起来，趴着也一样说话。”京之助按住喜久雄的背，一屁股坐到他身旁，“我那个，过来就是想找久雄你商量个事儿。这次给我们家老爷子办纪念公演，我寻思着能不能请你来跳一出《藤花姑娘》。”

听了京之助这话，喜久雄又要起身。

“说了，趴着就好！”京之助一把按住，“那个，我也知道，自从上回，该有六年了吧，那客人突然跑上台以后，你就一直没演过这《藤花姑娘》。但这次老爷子办纪念公演，大家想把戏目定成跟我祖父那时候一样。这一来就必须得演这出戏。这戏除了你，我也实在想不出还能找谁演。”

京之助自顾自一口气说到这儿，按摩大概刚好告一段落，喜久雄爬起身，整了整凌乱的浴衣衣襟：“只要京之助哥开口，小弟很乐意演。”

“真的？可你这么些年，不是一直都没演吗？”

“其实，也不是我不愿意演，身边那些人顾念我也是一方面原因。”

“这有客人跑到台上，算不算晦气不知道，但到底不吉利。”

“到现在，我都还会梦到，吓醒过来。”

“想想也是。”

话到此处，那按摩师很是机灵，自觉回避到了另一间屋。与此同时，彰子团起用过的手巾，也要离开化妆间。

京之助见状叫住了她：“对了，彰子！我家那口子说，有条腰带想给你。下回找个时间，到我们家来一下。”

“是吗？那我给姐姐挂个电话。”

“嗯，别忘了。”

京之助冲门口伸长脖子嘱咐完，回过头来。在他面前，喜久雄摊开了一本看着有些年头的谈戏剧心得的老书："京之助哥，你看这书，是阿俊老早以前给我的。这里头记录了文政九年（一八二六），应该是江户后期，《藤花姑娘》这出戏首演时的样子，写得还挺仔细。这内容可有意思了。你也知道，这戏本来是从大津绘[3]里头的《纱衣[4]姑娘》过来的。首演那会儿，戏里这姑娘真就跟画里走出来似的，跳的是五种变装的舞。演到最后，姑娘摘了假发、脱了戏服，直接就变回了剧团当家的样子，实在有点煞风景。不过，这里头可以感觉到这歌舞伎的趣味。你看，就是这儿！"

厚厚一本书被推到了跟前，京之助盯着喜久雄用力按在书页上的手指，想起过去喜久雄便是这样，常跟俊介聊歌舞伎聊得兴味盎然。这么说来，如今的喜久雄已经没了可以说这些话的人。他心里忽就生出一股怜悯。

"你答应演《藤花姑娘》就好，至于怎么演，全凭你定。"京之助道。

"啊？哦。"

话头很快被掐断，喜久雄满脸失落。京之助不忍看他，漫无目的地将手探向化妆架，翻开了那本销量惊人、卖到现在都长销不衰的喜久雄的写真集。题目很是直接，名为《第三代半二郎》。京之助哗啦啦地翻起来，里面不仅有东一郎时期的剧照，还收录了喜久雄年轻时在化妆间拍的小海报。

"这可真叫人怀念，是在南座屋顶上拍的吧？"

照片上，喜久雄与俊介二人浴衣下摆塞在腰间，正在玩投接球。

"我说久雄，偶尔也出来跟我们喝两杯！这戏固然要紧，可也犯不着从早到晚，成天都想着歌舞伎，你说是不是？"

京之助合上写真集，待他回过神时，这一溜话已经从他嘴里掉豆子似的蹦了出来。

"说得是，我自己也明白。就是这阵子，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想找却找不到。就算硬逼自己干些别的，心里也还是惦记，总也放不下。"

"找东西？找什么东西？"

"我也想知道，到底在找什么。"

“啊？你自己都不知道要找什么？”

“要说是风景，也可以说是一种风景。”

“风景？”

“对，风景……那风景特别漂亮。漂亮得叫人觉得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就是想以那风景做舞台，演一出戏。要是能在那里头跳一段舞，就算不当演员了，我也愿意。”

“可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

“就因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才头疼！”

喜久雄说着呵呵笑起来，他一笑，京之助也只好跟着笑笑。

京之助好歹办完了正事，得了喜久雄亲口允诺出演《藤花姑娘》。他在喜久雄肩上拍了一拍，站起了身。转眼工夫，按摩师便回到原位，继续开始按摩。

“久雄，打搅啦！”

就在京之助穿上竹皮木屐，钻出短门帘的那一刹那，站在走廊里的彰子和蝶吉，身子猛一下子分了开来。二人的手并不曾牵在一起，不过就是肩并肩站在一处。可京之助到底年轻时习惯了寻花问柳，这二人之间散发的那股男欢女爱的气息，不可能逃过他的眼睛。

“彰子，别忘了来我们家一趟！那腰带，说是个好东西。”

京之助叮嘱道，脑中浮现的却是喜久雄孤零零一人，对着那册摊开的戏剧老书，横卧在按摩师身前的那一方背影。

且说这个月，就在喜久雄以这一出《杀女油地狱》，连日来引得满席看客沸腾了剧场的当口，在别处另有一项大工程眼看便要启动。那便是俗称“国宝传人”(5)，正式名为“重要非物质文化财产传人”的评审工作。

说来也真叫是天作之缘，要说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正是喜久雄在焦土尚存的长崎呱呱坠地的年份，也正是那一年，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而这“国宝传人”的制度便是基于这项法律设立的。评审对象按大类分为表演艺术和工艺艺术，前者包含能剧、歌舞伎、人偶戏及大众曲艺，后者包括陶艺、染织、漆艺及金属工艺，共十四个小项。

歌舞伎乃一项重要无形文化财产，表演者如掌握高度体现其精髓的“技艺”，便能被认证为“国宝传人”。不单是佛像那些有形文化财产，把这些无形的“技艺”也留给后人，由这项制度里窥见的想法理念，可谓极其日本。

不消说，这“国宝传人”在实际得到认证之前，需要经过漫长而审慎的调查与讨论，专项专议。而进行审议的关键人物，便是文化厅传统文化科室里负责实务工作的那几个文化财产调查官。他们会协同一些专家学者，起草一份呈交文部科学大臣的意见书。意见书出炉后，再由国立及私立大学校长、文化厅前长官、报社社长、艺术大学校长等这一级别的人物，会同那些熟悉业界状况的戏剧研究家、评论家及多个领域的专家等严查严审，层层把关，最后方能正式获得提名。这一次，终于时机将至，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名字将被提上议程。

顺带提一句，俊介过世后，喜久雄顶着当家女形的头衔孤军奋战了这么些年，迄今为止已经拿获了不少戏剧奖项，前年还荣享了“文化功劳者”这一殊荣。可时至今日，依旧有那么些专家学者对喜久雄的身世感到不豫，甚至有人在多年后重翻旧账，扒出喜久雄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拿来说事。先前评上文化功劳者时就已经如履薄冰，与之相比，这次评选国宝传人，路途更是凶险。

话说前年，在被授予文化功劳者这一荣誉时，尽管坊间一派欢天喜地，可喜久雄本人几乎没怎么在媒体亮相。唯独一次，他给NHK录制了一档简短的访谈节目，问题答得言简意赅：“获此殊荣，我由衷地感到荣幸。谨愿今后继续在演艺这条路上不断精进。”当时，采访这位绝世女形的主持人紧张得不行，见喜久雄不愿多话反倒暗自庆幸，遂讲述起了喜久雄跌宕起伏的前半生。而喜久雄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听着，眉宇间似乎透着说不尽的寂寞。

主持人语：“本次荣获文化功劳者称号的第三代花井半二郎老师，打破了江户与关西歌舞伎的藩篱，在这两方的剧目中成功塑造了众多为人称道的经典角色，是现今歌舞伎界首屈一指的女形。半二郎老师出生于长崎，当时原子弹轰炸的硝烟尚未散尽。他出世没多久，便失去了亲生母亲，其后又遭逢劫难，没有了父亲。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他拜入关西歌舞伎名伶第二代花井半二郎的门下，成为入室弟子，由此走进了歌舞伎的世界。半二郎老师年轻时据说备尝艰辛，那时关西歌舞伎界萎靡不振，没有机会出演好角色，他便与和他情同手足的已故第五代花井白虎老师一起，日复一日在地方巡演。之后，半二郎老师拜别师门独立出

来，移居东京寻求转机。他曾一度涉足电影界，老师说如今回想起来，也不失为美好的回忆。半二郎老师曾与已故的白虎老师一起演绎《源氏物语》，反响空前绝后，在世间席卷起了一股‘半半热潮’，相信许多观众一定对此记忆犹新……”

主持人特意事先调查了喜久雄的生平经历，喜久雄对此由衷感激。但听着对方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前半生经历过的种种，他脑袋里忆起的却是那些未被提及的部分，只觉一阵寂寞紧紧压在心口，仿佛这些宝贵的回忆正哗啦啦地从他手心里溢落出去。

喜久雄道：“我之所以能像现在这样站在舞台上，全是拜各位观众所赐。我会把这次的荣誉看作是诸位对我的鞭策，提醒自己‘切不可居功自满’。”

微光蒙蒙的纸灯下，舞台上一片昏暗，暗得发紫。幕布尚未开启，布帘另一侧传来了看客们喧杂热闹的说话声。他们都在等，等着《杀女油地狱》的最后一折——残虐杀戮的《丰岛屋油铺》。

只见一人由蝶吉打着手电照亮脚下，从候场区上到舞台，正是扮作油铺女主人的喜久雄。虽说这晚已是千秋乐，但他依然要和与他对戏的年轻演员，最后过一遍开幕后在铺子门前与收账伙计对话的第一场戏。

“小哥来，这里是三百七十钱。你可数仔细了。”

“好嘞！数目不差，收下了。夫人您也早些歇着吧！”

“那你路上慢走。”

对完这句，只听得背景幕布后不知哪个位置似乎起了争议，声音很是急切：“还是跟半二郎老师说一声为好！”“不行，就要开幕了！”

“到底什么事？”喜久雄心下难忍，发问道。一名三友职员跑上台来，面色煞白，握着手机的手不住地颤抖。

“什么事？快说！”

“是，打搅老师了。刚刚，总部来消息，说您女儿家的房子失火了……不是相扑道场，是自家住的那栋。”

“绫乃他们呢？！没事吗？”

“嗯，没事。不，那个……”

“有话直说！快！”

“是。绫乃夫人没事。就是您外孙女喜重没有及时逃出来，说是被火烧伤了。现在在医院。”

“什么？！”喜久雄险些一把揪住年轻的职员，恰在这时，他耳边响起了宣告开幕的拍子木的敲击声。

“帮我给绫乃捎个话，说我一下戏就过去。”话音未落，喜久雄一把将对方推去了舞台候场区，自己整了整凌乱的衣襟。扮演伙计的年轻演员，慌得几乎要打哆嗦。喜久雄冲他低喝一声：“镇定！幕要开了！”

随着一段乐师伴唱(6)，幕布徐徐拉开，客席间掌声如潮。喜久雄眼前似要燃起熊熊烈焰，他死命驱赶着这些幻象：“小哥来，这里是三百七十钱。你可数仔细了。”

他念出片刻前演练过的台词开始了这场戏，可精神到底集中不了，那股袭向喜重的热浪，仿佛正灼烧着他的皮肤。

“好嘞！数目不差，收下了。夫人您也早些歇着吧！”

“那你路上慢走。”

即便如此，戏台上的时间可不通人情。就算皮肤在火下灼烧，台词也依然要往前走。喜久雄在门口送走了伙计，屋里又传来了自家爱女阿光的呼喊：“妈！妈！梳子上的齿折了。”

喜久雄两腿发软，硬是将力气注到腿上，站了起来：“什么？梳齿折了？真是晦气！”他一边去找女儿，一边念出这句台词。话一出口，脸上唰一下没了血色。

也真叫不走运，这第三折一旦开幕，喜久雄扮演的阿吉片刻下不了台，一直要演到跟与兵卫滚一身油污追逃厮杀的大结局。不消说，他自然没机会打探喜重之后情况如何，而且一想到那些心心念念盼着今天这出戏的看客，为了不乱戏，就连想要打探的这个念头都不得不强压下去。难挨归难挨，总算是撑到了大结局。

油四散，血滴淌。

眼前便是这油地狱，苦痛满身伤。

与兵卫一把揪住阿吉浸满油液的黑发，手上、刀上串串油滴不住地淌落。阿吉逃向一边，与兵卫扯散了她的腰带。

“啊，啊啊啊！”

喜久雄连声惨呼，在舞台上挣扎翻滚，仿佛他就是传话人口中那个被火舌吞没了的外孙女。那灼热，那痛楚，那煎熬……

“喜重！”喜久雄一时不能自已，险些叫出这个名字，慌得他赶紧把沾满油的手塞进了嘴里。

幕布拉起后，喜久雄连用湿毛巾擦去白面妆的时间都舍不得，匆匆钻进备好的车子，开往筑地，赶去了那家说是喜重被送去的医院。

他在车里换了衣服，也顾不得衣纹拉没拉平，车刚停进医院地下的停车场，便冲了下去。脚一沾地，喜久雄便注意到这里正是俊介当年截去下肢、辞别人世的地方。直到此刻才察知这一点，他心头忽就蹿起一股无名火，忍不住一拳砸在了久等不开的电梯门上。

“拜托一定要平安！拜托一定要平安！”

待喜久雄回过神时，方才戏没演完他便开始在心里一遍遍复诵的这句求告，此刻就像怦怦的心跳一声声变响。

他穿过聚着大批患者的候诊大厅，一时间众人哗然。喜久雄不管不顾，继续跑上了通往重症监护室的走廊。只见墙上那面镜子里，他自己那张还抹着白面妆的脸一闪而过。

这时，他看到走廊前方，绫乃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听人说，绫乃一度打算冲回火里去救喜重。她的头发已被烧得蜷曲，哭肿的眼睛里，淌出的简直就是血泪。

“绫乃！”喜久雄心下感慨，唤出了女儿的名字，抬起腿便要冲到她身边。

不承想，绫乃竟张开双臂，喝止道：“别过来！阿爸你别过来！”

喜久雄不由自主，停下了步子：“绫乃……”

他这一声名字唤得细若游丝，可绫乃看他的眼神，却像在看那场要夺走她女儿的大火：“够了！你别过来！不要靠近我们！为什么？你倒说说，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得遭这些个罪？为什么好事全落到阿爸一个人头上？每回你交好运，我们就会遇到不幸！总有一个人要倒霉！够了！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阿爸，算我求你，别从我身边抢走喜重！阿爸，你也该满足了吧……”

那一刹那，喜久雄看到在绫乃那双狠狠瞪着他的眼瞳深处，浮现起

了一幕他早已忘却的景象。

这么多年，原来这丫头一直在恨我。我心里很清楚，却装作不知道。

那是在拍完电影《太阳卡拉瓦乔》之后。喜久雄结束了叫他生不如死的拍摄，身心俱疲，投奔到了京都的市驹家。

那晚，他带着才刚小学二年级的绫乃，去了家附近的澡堂。回家路上，顺道去了白川岸边一座小小的稻荷神社。父女二人并肩而立，合掌拜了一拜。

喜久雄那一拜长得不可思议，绫乃不由在一旁笑道："阿爸，你怎么有那么多事情要求神仙！"

"阿爸刚才，不是在跟神仙说话，是在跟恶魔做交易。"

"这里有恶魔？"

"嗯，有。"

"那你跟这个恶魔，做了什么交易？"

"阿爸求他'让我把歌舞伎演得更好'。阿爸说'要做日本最好的歌舞伎演员'。还说'只要能实现，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

那一瞬，绫乃的眼睛里唰一下失去了光彩："……那恶魔他……怎么说？"

"他说'明白了'。交易做成了。"

回家路上，喜久雄按说应该一路牵着绫乃的手，可却一次都不曾去看她的脸。不，就真实情况而言，应该是看过的。因为喜久雄还记得，他感受到了绫乃脸上浮现的悲伤。只不过，喜久雄故意视而不见。比起爱女的那一份惆怅，他更想要守住自己那个孩子气的、和恶魔的交易。

这时，在张开双臂的绫乃身后，重症监护室的门打开了。绫乃紧紧拽住年轻的主治医生，几乎要抱住对方。医生告诉她，喜重没有生命危险，肩膀上留下的烧伤需要花些时间，通过皮肤移植等手段做些治疗，疤痕应该不会那么明显。喜久雄远远听着这些话。他身旁的镜子里，映出一张男人的脸，一半抹了白面妆，活像一个恶魔。

绫乃为了医院这出苦涩的闹剧写了一封道歉信，寄到喜久雄手上时已是那年秋天，正值京之助家族的纪念公演热热闹闹开幕那会儿。

信写得情真意切，说她当时慌了手脚，情绪激动，所以口不择言，她为自己说的那些胡话感到羞愧，那绝非出自本心。于喜久雄而言，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能责怨自己的亲生女儿，更别说是这般敢于认错致歉、难能可贵的好女儿。那一日，看着绫乃在医院张开臂膀护犊心切，喜久雄非但不觉得怨恨，心头翻腾的唯有歉疚。

那段时日，彰子去医院探望得很是勤快。据她回报，也算万幸，喜重的烧伤愈合得很快，据说已经开始商量皮肤移植的事，不过要花上几年。虽说没有伤到脸，可到底是豆蔻少女花样年华，肩上负的又是会留下疤痕的烧伤，喜重本人的心情只怕绝非旁人可以体会。不过，这位小当事人倒是格外坚强，脸上从没断过笑容，据说还常跟身边人打趣，说什么“可惜了我这个花井半二郎的外孙女，看来女演员是当不成了”。彰子将这话说给喜久雄听时，眼中隐隐泛着泪光，喜久雄更是哑然失语。

就在那前后，京之助家族的纪念公演拉开了大幕，喜久雄时隔六年演了《藤花姑娘》。他的戏中世界本就是所有的美都已精雕细琢，这一次又再度经过了打磨。倒也不是说被绫乃言中，但在喜久雄那完美演绎的最深处，那些被活祭的累累尸骨若隐若现。归结起来，要说喜久雄这一时期的表演，一骑绝尘无人能及已是必然，甚至还神乎其神入了化境，叫人想批评他一声孤绝，都不免心生忌惮。他就像被神明附了体，动一动手指，便会有清铃脆响；乱一乱发丝，便会引得风暴骤起。如若六年前，那场迷得看客失了神志、冲上舞台的表演可用完美来形容，那他现在的演绎已经远远凌驾于完美之上。

凌驾于完美之上的完美表演。

然而，若要问这意味着什么，事情便有些棘手。这完美二字，归根结底，是人创造的境界。

人。

既包含站在台上的演员，也包括为演员鼓掌的看客。

因为有看客想要一睹完美的表演，所以才有演员来演绎这完美的表演。

但喜久雄的表演却将这完美超越了过去。那一刹那，那些渴慕完美的看客，只怕眼中不再能看见喜久雄。同样，喜久雄眼中，只怕也不再能看到看客。

换言之，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若为表演故，看客皆可抛”的极度本

末倒置的状况。

如此一来，保不准就会有看客愤愤不满，觉得自己掏了那么贵的票钱，换来的却是这种孤芳自赏的表演，断不能忍。且容在下说几句僭越之言，大凡这一类看客，平素喜好的就不是什么出神入化的表演，而只是一种共鸣。若想要化解这种不满，只消演员本人上上电视犯些无伤大雅的小错卖个乖，或者在舞台上蹦出几句剧本上没有的调笑逗个趣，这些不满倒是很容易被抛诸脑后，且还能让那些看客对原本看似自命不凡的演员生出几分好感。可正如诸位看官所知，喜久雄这男人全然做不来这一套。就这层意义而言，他这位当代名伶只怕怎么说都有失名伶的本分。

话虽如此，正是连着这些不擅人情世故的地方在内，才成其为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理解这一点的纯粹的歌舞伎迷依然大有人在，也正因为这样，喜久雄才会不懈地磨炼技艺，只为让这些看客看到，他明日的表演必定胜过今朝。

闲话到此，宣告开幕的拍子木已经敲响，敲得人神清气爽。今天，在这歌舞伎座的舞台上，马上又要开演《藤花姑娘》。在下这无趣无味的艺术论就此打住，今晚且请诸位看官在喜久雄这出最臻于化境的《藤花姑娘》里，酩酩酊酊地醉上一场。

不过观戏时，有一点请务必留意。断断不可与台上的喜久雄眼神相触。若您这目光被他那视线捕了去，保不准到最后，不会跟六年前那个意乱神迷闯上舞台的看客一样，被舞台给吸过去，将这副躯壳整个拜伏到演员脚下。

白浪无风琵琶湖，

春光能有几多好？

灯光转暗未起，台上擂响了鼓声，伴随着长呗清雅的叙唱。

岁岁今朝花开时，

近江地，藤花缠松共等待。

这句唱词一出，漆黑一片的舞台立时灯火通明。耀眼的光亮下，只见一棵参天巨松几乎占满舞台，紫藤花串挂了一树，看得人心醉神迷。另有一众长呗歌者穿着带家徽的黑色和服，一字排开。而领着这一众

人，在这唯美的世界里君临天下的，正是那一位举世无双的当家女形。

“第三代！”

只见这女形沐浴着此起彼伏的喝彩，一身黑色长袖和服，一顶黑色斗笠，大枝紫藤扛在肩头，似要回头却又故意不回，欲擒故纵惹得人心焦，好容易才回过头来。正乃诸位看官早已熟知的花井半二郎也。

“妈，我等会儿过去演舞场，到一丰的化妆间露一露面。回来的时候，要不要顺道把车开去奶奶的医院？”

春江正在玄关找那双搭配和服的草履，只见一人追了出来，乃是一丰的妻子美绪。她在踮着脚的春江身旁探手一够，给春江取下了那只鞋盒。

“今儿个就不用了。我去完医院，还要去别的地方办些事。”春江动作很是匆忙，因为要赶公交车的时间，“对了美绪，你去演舞场可别忘了……”

“带红包是吧？我都写了名字备好了。”

“备妥就好。这些事就托给你了。”

春江一面留意脚下以免打滑，一面快步冲下一小段石阶，朝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跑去，刚好来了一辆开往车站的车。她缓了缓急促的呼吸，挥起手里的小帕子打起手势。

没错，正如诸位看官所察，此处乃丹波屋本家，这里的时光也在流逝。一丰娶了名为美绪的女子，婚前是个模特。二人完婚时，一丰刚刚结束长达三年的“停演思过”，正打算振作精神、东山再起，虽说只是个小配角，但到底重新回到了舞台上。当时也有人提出复出倒也罢了，办喜事未免操之过急。但这个美绪，别看她以模特为业，听起来很是招摇，可其人精通厨艺，性格平易近人、爽朗直率，说不上红遍全国，好歹也博得了不少人气。有鉴于此，众人最终认定，若娶的是她，应该能给一丰的复出助一些力。

只可惜，二人的婚事并没能应身边人的期许引发多大关注。即便如此，多少也算给世人认可一丰复出添了一层谅解。只不过，复出后的一丰很难说顺风顺水。停演期间，他得了喜久雄的严格调教，毫无疑问对表演萌发了欲望，身段念白也都有所长进。但演员这行当说来说去卖的还是人气，年轻演员缺场达三年之久终究是致命伤，所以直到现在，一

丰还是没拿到半个称得上他这丹波屋继承人身份的角色。

话说回来，也算不幸中的万幸，这次停演倒是让一丰尝到了精进演技的快乐。春江几个已经打定主意，姑且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撑着这孩子一步步走下去。美绪是个典型的新生代，机敏伶俐。春江与她一道，不遗余力地尽着本分，时时恪守幸子的教诲：从舞台最前端的照明，也就是“面灯”[7]开始，客席这一侧靠的全都是女人。

且说这丹波屋的太夫人幸子，这些年腰腿到底不及当年，不过头脑仍是异常清醒，一直以来都在自家二楼擦亮了眼睛，时而宽容，时而严苛地监看家中大小事务。但就在大约半个月前，她把脚给崴了，为保万全，现在还住在医院里。

就在幸子住的医院，春江跟她说了说带来的保鲜盒里装了些什么吃的，然后开始准备给护士们的小点心，拿纸分包成小份。

“春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姆妈？”幸子问道，她的直觉甚是敏锐。

“啊？没有啊。”春江故作不知，那样子分明没说真话。她脑袋里同时在琢磨，究竟是幸子称呼她时，没了那种招呼外人的生分在先；还是她对待幸子，抛却了那份莫名的客气在先。

蓦然间，春江脑中闪回出一个片段，那还是在一丰重返舞台之前。有一天深夜，春江夜不能寐，在自家厨房发呆。幸子也一身睡衣下了楼，随手泡了壶茶，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她聊起来。说着说着，幸子忽就冒出一句：“姆妈嫁到这丹波屋来，只有那么一件事情可以拿出来炫耀。就是给这歌舞伎演员的世家，调教出了你这么个儿媳妇。”

春江总觉得，得了幸子这句话的那个夜晚，便是这条分界线。

“算了，不讲也罢。你这张嘴，向来严实得很。”出其不意地试探过后，幸子像是死了心，意识到春江不会说。她从保鲜盒里取出一小只麸皮豆沙馒头，一口扔进嘴里。

“姆妈，你当心别噎着。我这就给你泡杯茶。”春江念着幸子喉咙细窄，却要咽下这整只馒头，赶忙往茶壶里灌进了开水。

这天离开医院，春江去了三友总部。她被领进董事长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竹野。据说他这几年又重了十来公斤，看那样子连站起来都嫌麻烦。

“坐、坐！”竹野招了招手，也不等春江在椅子上坐下，便开了口，“材料都在这儿了，你当真想清楚了？我上回就说过，犯不着死守着

世田谷的那栋房子，想想开、松个手，反倒图个轻松自在。当然了，你想守着俊介那份心愿，这想法本身很了不起。可反过来讲，最后这些负担，全都会落到一丰身上。”他一口气全给倒了出来。

“是呢。您说的这些个，我十二分明白。”春江顺从地应道，那份决心却不曾改变，“按常理来讲，就应该是您说的那样。可我们家，到底是顶着这片天的丹波屋。上一代也好，我家那口子也罢，究竟是怎么打肿了脸来当这名角儿的，您也都看在眼里不是？”

“自家房子要拿去抵押，一丰知道吗？”

“钱这些个事情，怎么好让当演员的去操心呢！”春江逞强道。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竹野一笑而过，其实他心里也清楚，正是这一线之隔决定了演员是成是败。

春江翻看起她让三友帮忙备齐的材料，竹野又问：“真的不能找半二郎商量商量？”

在这之前，他已屡次三番问过同样的问题。春江摇了摇头：“……不能再给那个人添麻烦了。”说着低下头去。

竹野道：“就我这职位来说，也不好只偏心一丰一个人。”

“竹野董事长，瞧您说的。在这演艺的圈子里，图的不就是看客的偏心吗！现在的一丰，不过是还没这么大的魅力罢了。”

春江吐了真言，竹野不由苦笑。

这一年，东京这场初雪入了夜依然鹅毛满天，积了一地，把那些冷硬的混凝土和沥青路统统盖得严严实实。市中心平日里从来不起眼的行道树，也都变作一棵棵雪树，重又在风景里扮起了主角。

这歌舞伎座的门前也是一样。夜已深，断了人迹的马路上仅留下几道车轱辘印，遥遥呼应着剧场大屋顶上的白色积雪。明天《祇园祭礼信仰记》[27]便要迎来开演第一天，喜久雄饰演阿雪小姐，这番景致简直就是上天给他的赏赐。

且说这歌舞伎里有三位特别出名也极难演绎的小姐，俗称“三大小姐”。一位是《镰仓三代记》[28]里的阿时，她舍生父而择心上人，在当时塑造了一个划时代的女性形象。之前喜久雄也演过两次，但因为角色本身朴实无华，与喜久雄的气质不甚相合，所以未能传为经典。第二位小姐，便是《本朝廿四孝》里的八重垣。过去，喜久雄与俊介一个代表

新派，一个代表歌舞伎，在戏剧界各分半边天比拼演技时，曾在同一个月里一同演绎过这八重垣小姐。之后，还因为戏中的表现双双获得了艺术选奖，这角色于二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里程碑。若再往前追溯，俊介当年离家出走后，曾抱着刚出生的丰生找到上一代白虎求他原谅，那时在大阪的料亭里，白虎命他跳一段来看看的，也正是这八重垣小姐的人偶式。如今回想起来，这角色与俊介的人生也是千缠百结，断也断不开。而剩下的最后一位小姐，便是这个月喜久雄即将出演的《祇园祭礼信仰记》中的阿雪。

这《祇园祭礼信仰记》乃是一出以倒错为美的剧目，戏中散见着一些残虐倾向的桥段，可谓是此戏的看点。戏里，谋逆的叛臣劫持人质躲进了金阁寺，阿雪小姐便是人质之一。叛臣逼她就范，阿雪抵死不从。到最后，在一棵花开如云、落樱飞舞的樱花树下，阿雪惨遭非人的对待，被以绳索缚身。身为画师雪舟的孙女，阿雪心有不甘，一边扭动身子一边集起一些樱花瓣，用指尖拼绘出一只老鼠。不承想天降奇迹，这老鼠竟动了起来，为阿雪咬断了绳索。(8)

就在这歌舞伎座一带被染作一片银白，红绿灯机械性地变换着灯光，将车道上的雪忽红忽绿地染上颜色时，在离开市中心的住宅区里，有一人漫步在雪路上，正是喜久雄。

与市中心一样，这一带的雪也是下得纷纷扬扬，不见止尽。路灯照在雪路上，只看见一串喜久雄留下的脚印。间或有一阵风摇动电线，哗啦啦地落下一堆雪来，将这几个脚印也遮了去。

喜久雄被这雪景所吸引，忽然就跑出了家门，这大约已是一小时前的事。

他看着刚开始飘落的雪花，先是染白行道树上的叶子，紧接着在墙垣上堆积起来，而后又开始给房顶上色，就这样看了许久。到最后终于按捺不住，也不顾彰子一脸诧异地劝他“会感冒的！”，戴上一顶绒线帽，便跟个孩子似的跑了出来。

那时已是凌晨一点，街上空寂无人。之后的一个小时，喜久雄像要细细体味自己的双脚踩在雪路上的触感一般，一步一步、嘎吱嘎吱地走个不停。不时还会仰一仰头，对着那划破夜空迎面飘落的粉雪，发出一声声赞叹。

不消说，明天戏目开演，断断不能摔出什么伤来。他走上一小段后，自然而然便停住了脚步，再沿来时的路折返回去。这段距离他已熟

知，路上留下的喜久雄的足印，只在他自家公寓门前来了去、去了来。即便如此，他依旧嘎吱嘎吱珍而重之地踩在新雪上，似乎越踩，脑袋里越是清明透亮。该回去了，这次走到家门口就回去。虽然他心里想要打上休止符，可身体就是不愿停下来。

就这样走着走着，喜久雄突然刹住了步子。那双眸子清澈通透得叫人害怕，在周遭缓缓扫视了一圈："真美……"

他喃喃自语，好似要抱住来自夜空的粉雪，将双臂伸向了天空。

一夜过后，天空一早便已放晴，不过大陆来的大寒潮尚未退尽，东京置身于美丽的残雪之中。这一日，歌舞伎座迎来换戏开演第一天，尽管雪天路滑，却仍是门庭若市。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来场的每一个人都带进了外面的寒气，开幕五分钟前的蜂鸣声响过之后，待最后一批看客匆匆跑去了客席，大厅顷刻间没了声音，霎时间冷到了骨子里。

伴着拍子木的敲击，舞台上幕布开启，开演的正是诸位看官翘首以待的《祇园祭礼信仰记》。伊藤京之助扮躲入金阁寺的叛臣松永大膳，他刚一登场，客席间便似乎早早沸腾了起来。

今日且容在下稍稍改一改趣味，不像平日那般从一楼客席为诸位说戏，而带您去一去可将整座剧场尽收眼底的三楼客席。进门后，先由大厅走上一段铺着红毯的楼梯，这时会有一幅日本画跃入眼帘，高高挂在楼梯转角处，乃是川端龙子的《蓝狮子》。画中的蓝狮叼着一朵硕大的白牡丹，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那模样不知哪里透着一股娇憨，仿佛只要一招呼，便会从画里蹦出来，念叨着"我偶尔也想欣赏欣赏歌舞伎"，紧紧跟上来。

上到三楼后，且先压一压迫不及待的心情，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扉，便有一股歌舞伎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还请诸位看官乘着那香气飞一飞天，哗啦一下升上顶棚，朝下望去，舞台犹如一座龙宫。此刻，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喝彩声中，一身桃粉色长袖和服配一头银质发饰美艳登场的，正是喜久雄扮演的阿雪小姐。

只听那大膳软言相劝，

"阿雪小姐你且听好，你夫君直信下了牢狱受尽折磨，皆因他不愿在这天花上染墨绘龙。你且替夫君为我绘龙，如若不然，便依从于吾，你说如何？"

贼人苦苦相逼，小姐迟迟不语，百般思量才把头抬，

“大人此问出人意料，难煞人也……”

叛臣大膳命阿雪在这金阁寺的天花板上用水墨画一条龙，阿雪拒不从命。

阿雪身为画师的孙女，自然知书明理，而此刻又是遭幽禁之身，更显美艳动人。喜久雄仅凭那俯首低眉的一道目光，便将这一切展现得淋漓尽致。

台上，奢豪绚烂的金阁寺高高耸立在大升降台上。庭园里，即将满开的樱花树下，片片花瓣随风飘舞。在这漫天飞花中，叛臣大膳粗蛮无理，命人将忤逆他的阿雪用绳索捆缚起来。真是何其残暴，阿雪被绑得动弹不得。她叹息，她绝望，她羞愤，却又是何等妩媚。那绳索好似勒进了她的肌肤，看客们都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痛楚。

贼人将绳索的一端绑到樱花树上，将阿雪一人丢在了庭园里。

“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兀自哀叹，忽低忽高，那声音又怎是一句无可奈何可以形容！

阿雪两手被捆在身后，试图逃走。可绳索一紧，将她拉了回来。即便如此，为能见上夫君一面，她又再度想要逃离。那身姿，那情意，看得人心有戚戚。

若是可以，真想放她离开此地。若是可以，真想让她会一会夫君。

喜久雄演得愈是投入，这念头便愈加强烈。

台上，纷纷扬扬的樱花花瓣越飘越多，看得人几乎癫狂错乱。阿雪一心想要逃离，被这念头折磨得痛不欲生，那花瓣眼看便要遮去她的身姿。按说演到这里，阿雪应该将飘积在地的花瓣集起来，用指尖拼绘成一只老鼠。

这三楼客席上坐的多是精通歌舞伎的老戏迷，只怕断然不会看漏了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那一刹那，阿雪的动作顿住了，就好像喜久雄本人从那角色里跳将出来，站到了舞台上。他脸上挂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惊诧，抬起头死死盯着剧场的这片顶棚：“……你，什么人？”

喜久雄望向这边，那张嘴看上去像是这般动了一动。但几乎在同一

时刻，阿雪又重新动起来，用指尖拼绘出一只老鼠，这段小高潮引得场内的看客们高声喝彩。

“第三代！”

“半二郎！”

而这时，置身于此起彼伏的喝彩声中的，已不再是喜久雄，千真万确还是那位阿雪小姐。

这天，竹野难得地来看了这场戏。幕布刚一拉上，他便去了喜久雄的化妆间，因为他心里也莫名地一阵发慌。他匆匆赶到化妆间门前，只见一众年轻演员排成一排，等着跟喜久雄问安。竹野也不理会众人，插进队伍朝屋里走去。

“稀客啊！”喜久雄招呼竹野进屋，他正对着化妆镜在卸妆。

“你还好吧？”竹野迎头先是一问。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就是‘指尖画老鼠’那段，你好像顿了一顿。”

“有吗？今天第一天嘛！”

竹野看着镜子里的喜久雄，看他一点点卸去戏妆。他猛然注意到，就连这名震梨园的花井半二郎，到底也敌不过岁月的浪涛，那披了浴衣的肩膀已经单薄了许多。他不由背过脸去。

回首往事，他与这喜久雄还真是打了许多年的交道。

那已是久远的过去，竹野还是个新入职的员工，年轻气盛，在四国琴平的小剧场里，煽风点火地说了一句：“歌舞伎这东西，不都是世袭的吗？……到头来，心有不甘、死不瞑目的，还不是你自己！”结果便跟人打成了一团。而与他干架的正是面前这个喜久雄，那时也不过二十出头。两人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结果就这样一同走过了四十余载。倒不是说要回应春江日前说的话，竹野直到此刻才有所自觉，别看他嘴上没一句好话，但其实这四十年来，他自己一直在“偏心”这个名叫喜久雄的演员。这样说来，那些从更早以前便垂青于喜久雄，陪着他一路成长起来的老戏迷，岂不是更早就感受到了竹野方才看戏时体会到的那种心慌？不知为何，竹野忽然觉得极度内疚。

说起来，最近这段时日他也确实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这阵子，第三代半二郎老师怎么看着像被困住了，很难受似的！”

喜久雄演阿雪，就仿佛阿雪在演独角戏。他演别的戏也是一样，就好像一条锦鲤被人养在了一只小鱼缸里。虽说把喜久雄养成这样一条锦鲤的正是他们这些人，而这个结果也符合喜久雄本人的愿望，但这条锦鲤越是美丽，那落寞憋屈的样子便越是叫人目不忍睹。

想必那些长年给喜久雄捧场的老戏迷，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今天在台上，阿雪被拴在绳索上的那一幕幕景象，恰恰就跟喜久雄成了鱼缸里一条锦鲤的样子重合到了一起。如此一来，更是叫人觉得“若是可以，真想放他离开此地”。众人对阿雪的这份怜惜，或许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喜久雄本人。

在化妆台上的那面镜子里，竹野冷不丁撞上了喜久雄的视线，只见喜久雄一个劲地在瞥他，好似在问“想什么呢”。

“哦，我就在想我俩认识也够久的了。”竹野实话实说。

“确实挺久了。”

也不知喜久雄有没有听懂他的这份感慨，回这话的口气很是淡然，依旧是从前那个和他大打出手的少年。这么说来，这男人从那时候开始，便一直在这歌舞伎的世界里孤孤单单一个人？

竹野心头一痛：“我该走了。”他被自己的啤酒肚绊住了脚，艰难地站起来。

喜久雄抬头看他，莫名地带了些落寞：“啊？这么快就走？”

“嗯，我就来看一眼。”

“哦，那下回再来。”

“还是免了。你这化妆间，不管什么时候待着都不舒服。”

“哪能像你，一天到晚瘫在董事长办公室的那张椅子里！”

喜久雄笑起来，竹野抬抬手，出了化妆间。

出到走廊，只见伊藤京之助那些一级演员的化妆间一路排去，明明没有风，短门帘却在晃动。竹野趿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拖鞋正要离开，步子忽然停住了。他身后站着穿一身浴衣的一丰，这个月也照例跟着喜久雄。

“……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那样的？”竹野这一问像在嘟囔，声音似乎极度疲惫，又像蓄着怒气。

然后他感到身后的一丰似乎已经理解了这一问的意思，这让竹野越发绝望。

“……半二郎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成了那样的！”他再一次追问，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一般。

回给他的却是：“也不是一直都那样……”一丰这一声轻得几乎像要消散在空气里，“有些时候，真的只是有些时候，会那样。”

听了这句回复，竹野眼前出现了他刚刚见过的喜久雄的那双眼睛，眸子简直就跟玻璃珠似的。

“他那眼睛，可不是正常人的眼睛……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那出《藤花姑娘》……有客人上了舞台那次……那以后就那样了。”

“那个时候？！都六年了……你、你怎么不早说！”

猛然间，竹野脸上唰一下没了血色：“注意到这事的，不只你一个吧？”

一丰默不作声，垂下眼帘。

“彰子，还有你妈，也都知道？”

“……是。”

“其他还有谁……”

一路排去的一级演员的化妆间门前，短门帘再一次猛地一晃，明明就没有风。

“等、等下……你们……难不成，你们都知道，就故意放着他不管……”

竹野惊愕失色，一丰两只手紧紧攥成拳头，许久都没有放开：“不能没有他。大家都离不开久雄叔！我们丹波屋，还有现在的歌舞伎界……”

一转眼的工夫，竹野便明白了一丰这话的意思。他想起了当年万菊死在山谷贫民窟时，他自己东奔西跑忙着掩盖消息的情景。在那之上，他看到的正是喜久雄全然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之后，歌舞伎界不知何故一直超乎必要地将他护起来的样子。一大群人聚在一处，手里攥着几根线，操控着一只奄奄一息的人偶，那光景锥人心窝。

就竹野来说，他不难想象现在的歌舞伎界若是没了喜久雄会变成什么样子。可即便如此，即便是这样……

“不过久雄叔，他很幸福……”冷不丁，耳边响起了一丰这一声断言。

就在竹野以为自己听错了的时候，一丰继续道：“他不回来也没关系。现在的久雄叔，每一分每一秒都站在歌舞伎的舞台上。站在那个飘着樱花和雪花的唯美的世界里。这正是他想要的。所以久雄叔……现在很幸福。”

竹野心想，任你说得再有道理，鬼才会相信疯人是幸福的这种浑话。然而，他越是拒斥这套说辞，从前那个跟他干架的少年便越是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辉闪着一双眼睛：“我还能演！我还能舞！快给我搭个更好的舞台，给我造一个更美的世界！”

倘若说疯人看到的世界是完美的，那么喜久雄终于站在了他一直渴慕的世界里。这个一辈子只为戏而生的男人，终于站上了一座永不落幕的舞台。若真是这样，谁又能生生劝他接受常人的价值观回归常道，要他在这个不合他心意的世界里活下去呢？

这一刻，竹野脑中再度出现了那条被装进小鱼缸里的锦鲤。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那锦鲤左扭右摆，用尾鳍拍打着鱼缸，可谁都不曾留意，不，应该说谁都装作没看见。不知何时，这条无人理会的锦鲤，只怕是在那一方小小的鱼缸里，想象起了明洁清澈的河川。它应该是想象着自己自由自在地畅游在了明洁清澈的河川里。

(1) 大阪的旧称。

(2) 起源于江户时代的歌舞伎传统活动，每年在大阪夏季公演开演前举办，由参演的江户和京都两地歌舞伎演员乘船游行，向沿途观摩的戏迷们招手问候。该活动在昭和时代曾一度中断过五十五年，其后于一九七九年恢复举办。

(3) 江户初期起，于近江国（今滋贺县）大津岔道一带兜售给旅行者的一种民俗绘画，多为墨线粗略勾勒，着色简洁明快，内容诙谐幽默，主要题材有佛像、鬼念经、藤花姑娘等。

(4) 平安时代后，出身高贵的女子外出时从头披到脚的薄纱做的衣物，用以遮挡面容。

(5) 日语原文为“人間国宝”。

(6) 日语原文为“下座唄”，指由演奏三味线以外乐器的乐师们哼唱的伴奏曲，多在演员进出场及打斗时烘托气氛。

(7) 歌舞伎演员上花道表演时，前后会有黑衣执长柄烛台照亮演员的脸，相当于手打的追光灯。

(8) 雪舟是日本室町时代著名水墨画家，据说幼年时曾在冈山县的宝福寺修行，该寺流传着一则传说：寺中和尚为了教导雪舟专心修行，曾将其绑在佛堂柱子上，稍后再看时，发现雪舟脚边有只老鼠，便急忙上前追打，可那老鼠纹丝不动，和尚定睛一看，原来那老鼠是雪舟用脚趾蘸着眼泪画出来的。

第二十章　国宝

丹波屋已是许久不曾有过叫人心头一亮的话题，这次总算喜从天降。春江四处奔走好容易保住了丹波屋的宅子，喜讯降临时，宅子里一如往年，转眼又要到忙忙碌碌的年关。

开年之后，歌舞伎座便要开演“贺岁初春大歌舞伎”，一丰这回还是一样，没能分得什么大角色。情势紧迫，聚到丹波屋来的那一张张面孔，都隐隐藏着一丝阴云，并不见晴阳高照。

即便如此，一丰还是叫住了忙着在屋里跑前跑后的春江：“阿妈，能不能来一下？”说着将她引向二楼。也不知这次又有什么坏消息，春江心里七上八下，跟在他身后。

上到二楼，只见儿媳美绪也等在那里，张口便是：“妈，我们有孩子了，是男孩儿。丹波屋有后了！”

春江得了这突如其来的吉报，又喜又惊，还有些怨气，怪这俩孩子怎么瞒她瞒到现在，不由眼前一阵发晕。

“妈，对不起，一直瞒着您。上回流过一次产……所以，没到安定期都不敢说……”儿媳美绪抱歉道。

“傻孩子，你道什么歉！这一茬又一茬的，真是苦了你了……谢谢，谢谢你！”春江一把握住美绪的手。说完，便急匆匆跑去找在自己屋里休息的幸子，仿佛稍有耽搁，这份喜庆便会化作一阵烟消失不见似的。

“姆妈！丹波屋有后了！姆妈，你要做曾祖母啦！”春江凑到幸子耳边大声报喜。

“真的？真的吗！”幸子眼中也泛起了泪花。

这一天，正赶上丹波屋门众集体清扫宅子和练功房的日子。聚到家里的门人也都听了消息，近些时日的阴郁晦暗一扫而空。几个年资较老的弟子，还说起了距今已是二十年前，俊介和一丰双双袭名的老话。

“这回轮到师父袭名白虎，生出来的儿子袭名半弥，又是双袭名啊！”众人甚至迫不及待，爆发出一片欢呼。

第二天，春江便去了葬在多摩的俊介的墓地，跟他汇报儿媳怀了长孙的喜讯。她在墓园门口下了公交车，冒着严寒一路疾走。只见在那棵

离开花还有些时日的梅花树下，竟然有人先她一步，对着墓碑合掌而立。定睛一看，乃是竹野，正要给故人供上小玻璃罐装的单杯酒。

“竹野董事长。”春江想也未想，跑上前去。

“哟，春江啊。年关了怎么有空来扫墓？……我那个，就是突然想跟丹波屋老师说说话。”

因为竹野那样子格外忸怩，春江故意逗他：“董事长要说的该不会是男人之间的体己话吧？要不我这女人家的还是回避一下？”

竹野听后笑了笑，似有几分失落，接着又咕哝道：“半二郎这国宝传人的事，到底有点悬。”

一霎工夫，春江的神色里隐约露出几分如释重负，她试图掩饰，却没能逃过竹野的眼睛。

“你果然这么想？觉得不应该再拴着半二郎，再拴下去太残忍是吗？”

不消说，竹野打心底里盼着喜久雄能评上国宝传人。事实上，当年如履薄冰选上文化功劳者时，也就数这个竹野比任何人都来得兴高采烈。

“其实我都明白，可心里头的某个角落，还是希望半二郎能选上国宝传人。所以，我就思忖着还会有谁跟我有一样的念头，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跑这儿来了。”竹野说着，摸了摸墓碑。

“抱歉，董事长。您想听的话，我说不了。”春江垂下眼帘。

这时，竹野不由自主吐出了心里话：“不过那状态，也真是不正常……”

春江对此反倒异常决绝，应道：“董事长，事到如今怎么讲起这种话。这一行都做了多少年？就说我吧，现在骨子里都是个演员的老婆。自家那口子管他发烧，还是没了两条腿……就算精神不正常，哭也要哭着把他推到戏台子上去。这做法够残酷，这老婆够狠绝，是吧？可既然是个演员，我就想看他站在台上，看那些看客给他鼓掌。”

就在春江和竹野在俊介墓前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在离多摩墓园没多远的武藏野，一辆出租车正朝一家综合医院驶去。车上坐的乃是喜久雄，还有被他临时叫来作陪的一丰。

“还是先跟三友那边打个招呼再去，比较好吧？”一丰念叨着很是忧

心，喜久雄却不理会，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路上陌生的风景。

大约就在两小时前，有个女人来了通电话，自称是爱甲会辻村将生的女儿。据她说，辻村卧病多年，病情恶化，到底撑不了多久，他本人漏出一句，说“想见见喜久雄”。

“我这就过去。”喜久雄应着挂了电话，一旁的彰子几乎死死抱住想要阻拦。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喜久雄这么多年依然可以继续演艺生涯，当初定下的条件就是和这辻村断绝来往。

顺带一提，关于辻村的一些传言，喜久雄时不时也有耳闻。那个红叶飘飞的秋日，辻村被捕，距今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那之后，他服完八年刑期出了狱，凭着天生百折不挠的性子风风光光地东山再起。在那片一度被逐出局的福冈地界，几乎从零开始办起了一家建筑承包商，然后又花十年做大成了独当一面的企业。可就在那当口，与他同甘共苦的发妻抛下他先走一步，他自己也癌症病发。据说他把公司传给了早在爱甲会那会儿便一直跟着他的小弟，自己则投奔嫁到东京的独生女儿，住进了武藏野的这家医院。近三十年来，辻村从未跟喜久雄有过任何联络。想必他也清楚，只要开口，喜久雄必会帮他。

且说此刻，喜久雄正朝病房赶去，可一走出医院电梯，步子忽然停了下来。在他面前，延伸着一条长长的走廊。

“怪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熟悉。”喜久雄嘟囔了一声。

“可是，这医院才开没多久……”一丰说到一半，忽然决定打住，闭上了嘴。

这时，走廊前方一位白发妇人朝这边欠了欠身。一丰拍拍喜久雄肩膀，喜久雄赶忙走过去。想必这妇人便是辻村的女儿，只见她很是惶恐地致礼道：“老师贵人事忙，为难您跑这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客气了。”

透过门缝，看见的乃是一个粗野暴躁的男人大限将至的样子，身上的豪气仿佛已被榨干。病房四人一间，以布帘隔断，薄薄的帘子对面，传来喝茶和咳嗽的声音。一想到辻村这男人竟要在这种地方辞世，只怕最后都苦了这独生女儿为他操劳，再念及妇人爱恨交织的心情，喜久雄不由咬紧了嘴唇。

“辻村叔。”

喜久雄独自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在那张还留有妇人体温的铝合金折

叠椅上坐下，之后便不再言语，只是握着辻村瘦骨嶙峋的手。被握着手的辻村也不知看不看得见喜久雄，那双浑浊的老眼盯着天花板一动未动。

“喜久雄来看您了。”

此话一出，辻村那眼睛里淌下两行无关情感的眼泪，滑过面颊：“……老天爷终于也要派人来接我了吗？也好，我也没什么遗憾。这辈子，过得值。”

辻村喃喃自语，眼睛里没有欺瞒，几根干瘪的手指回握住了喜久雄的手。

下一个瞬间，辻村道出了他瞒了一辈子的真相：“……喜久雄，你父亲，是我杀的。是我，咬断了你父亲的脖子。”

也不知孰先孰后，喜久雄的视野倏然间一片白茫茫。

或该说，正是这封藏了整整五十年的真相，成就了现在的喜久雄。可如今在知道实情之后，也不知为何，喜久雄眼中看见的却是德次冲他亮出的笑脸。

“阿德……”

他情不自禁叫出声来，地点正是过去他与德次二人在立花组年宴上，演那出《积恋雪叩关门》的地方，那叫人怀念的料亭“花丸”的白木澡房。

打开嵌了磨砂玻璃的多联格门，眼前便是银装素裹的日式庭园，蒸腾的水雾一团接一团朝门外涌。

“不过，不是咱自夸，今天还真发挥得不错！是吧，小少爷？”德次说着捧起水，哗啦哗啦地洗去了大伴黑主的浓妆。

“官人，小女子我，由那撞木町而来咯。”喜久雄学着最高阶妓女“倾城”墨染的腔调跟他打趣，二人一时间笑闹作一团，就连升腾的水雾都带了几分欢闹。就在那时，响起一阵脚步声，“嗵嗵嗵嗵”，好似有人擂响了大鼓，是宫地组前来寻仇了。喜久雄二人手忙脚乱冲出澡盆，身上热气腾腾，只听宴会厅那边传来女侍们一声声哀号。二人顾不得其他，拔腿便要冲过去，可一身黑色和服礼服、装扮华美得像个艺伎的阿松，大张双臂挡住了二人的去路。

然而，喜久雄抓过一件浴衣，推开阿松冲上了走廊。只见白雪积了

一地的中庭里，无处可逃的女侍们一片悲呼惨号。凌乱的衣摆间，露出的裸足没有半分血色。猛然间，赏雪拉门被踹开一个大口子，两个男人翻滚着栽进庭院，其中一人正是方才半裸身子舞了一曲《春心动》的立花组小弟。为了避开宫地组成员挥砍而来的日本刀，小弟在雪中匍匐着想要逃开，可那刀还是猛一下子扎进了他的侧腹。雪白的裹腰布上血迹越扩越大，还冒着丝缕热气，这一幕何等血腥。小弟倒在雪中，将雪地染作一片殷红，火烫的背上刺了一幅般若鬼面，雪花消融在鬼面上，格外美丽。

喜久雄定定站着，耳边传来的不是男人们的嘶吼，更不是雪天的寂静，只听得一阵大鼓“咚咚咚咚”越敲越响。与此同时，二楼瓦房顶上出现一个人，已是雷霆怒起火冒三丈，将一扇巨大的糊纸拉门高举过头。正是父亲，权五郎。

只见他先右后左各一瞪眼，放声吼道：“喜久雄！给我看好了！睁大眼睛看好了！”

也不知孰先孰后，顷刻间，他脱去半边和服露出的胸口处，喷溅出一股血潮，唰一下子染红了庭院里的雪，染红了水池里的冰，还有喜久雄白色的面颊。

喜久雄像要卸除戏妆似的，抹了抹脸上的血迹。这时，他眼前重又出现了躺卧在床的辻村。

“喜久雄……我对不……”辻村想要道歉，却咳了起来。待他咳完回过神，喜久雄已经回握住他的手：“辻村叔，都过去了。我阿爸，讲不定是我杀的。”

“喜久雄……”辻村困惑不解，却连起身的力气都已使不出。

喜久雄按住了他的肩：“这么些年，都是辻村叔在帮我……真谢谢您了。”对着自己的杀父仇人，他口中自然而然吐出的却是这么一句话。

喜久雄出了病房，一丰等在走廊稍远处的一张长椅上，赶忙跑了过来：“这么快就说完了？阿姨刚刚到水房去了，说要给您泡壶茶……”

一丰出言挽留，可喜久雄的步子并不见停，反倒是嘴里嘟嘟囔囔地咕哝起来。一丰凑过耳朵，只听他道：“你看看，这多美啊！要是一丰见了，肯定也要吓呆了……我呢，就是想站到那地方去。在那样的戏台子上舞一舞！”

喜久雄沿走廊走去，步子踩得坚毅沉稳，那气势简直像要朝他所谓

的那什么地方径直冲过去。

“……久雄叔？先等等！您说的那地方是哪里？”一丰情急之下，一把拽住了喜久雄的肩膀。

喜久雄神色平静，看着他道：“一丰，你抓痛我了。又没说现在就去。你这孩子，犯什么傻嘛！”说着，还无奈地笑了笑。

“可久雄叔……总之，您千万要好好的！大家都等着您！等着看您的戏呢！”

一丰这句话仿佛也说到了喜久雄的心里，只听他低低应了一声：“……嗯，我知道。”

这一声听来既有些落寞，又很有力量。

弁天家的宅子所建的地方，在元麻布这一带也是一等一的地段。他这座白壁豪宅，即便跟周围那一排商贾显贵们的府邸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宅子的铁门缓缓开启，有一人走进门去，乃是春江。她刚踏上楼梯朝宅门走去，迎头便传来一声招呼：“阿春！”

招呼的人乃是弁天的妻子正子。弁天年轻那会儿，在天王寺艺人一条街的小饭馆里一眼相中了她。那之后，她虽跟着弁天经风历雨吃了不少苦，但到底是陪他走到了今天。

“正子嫂子！我俩真有些时日没见了。”春江一口气冲上了楼梯。

“阿春，瞧你多精神，跟只兔子似的！”

“像我这么长命的兔子，哪里找嘛！”

到底是老相识，两人刚一碰面便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亲昵地互拍着肩膀进了宅子。进到屋里，便看见弁天一身运动服，顶着刚起床的乱发迎了出来。

“你说吧，什么要紧事求我？”弁天也是个急性子，不等走到客厅便问开了。

“就是有件事，想求弁哥帮忙。”春江也一样急性子，迫不及待进入了正题，“弁哥是不是有一档比试胆量的节目？”

“你是说《弁天之千钧一发》？”

“对。我就寻思着，有没有可能让我也上上那节目？”

“上节目……那节目里可都是些刚冒头的小年轻，玩着命就为了博人一笑。”

“我晓得，不就是进水槽里打个手势，或者提醒五大三粗的小哥不要乱停车吗？我每期都看呢。”

“每期都看就更不用我讲了！你都过六十了，那节目可不是给你这样的老太太上的。”

“要是节目里有个像我这样的老太太，难道不好玩？”

“不成不成。一来不好玩，二来我会有顾虑。”

“弁哥，你倒说说，这么些年我春江可有求过你什么？一次都没吧？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

春江这请求要说唐突也着实唐突，弁天见她如此恳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可恳切归恳切，春江要上电视必然不可能是为了出风头。既是如此，可以想见的理由，只有眼下丹波屋的窘况。

“我讲这话你不要不开心。要是为了钱的事，我这边多少可以帮衬些。”

相识的年岁越久，这话就越不容易说出口。可春江却摇摇头：“一丰有孩子了。丹波屋总算后继有人。一丰这孩子虽然不叫人省心，可现在也是铆足了劲在练功。只不过，那晴阳照到他身上，还得等些时日。”

“阿春，你这心情我明白。可我们这行没那么简单。这年头的电视节目，就算你一整个钟头讲的东西都好笑，最后放出来的就只有一不留神淌鼻水的那一个镜头。可偏就这么个镜头反响最热烈，于是又有人来找你上节目。什么包袱抖得好不好，一概不问。看的就是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弁天的话里又带上了发牢骚的味道。

“……我说老头子，”老伴正子插了进来，“你难道就看不出来？阿春她今儿过来，心里早有准备。”

确如正子所言。来这里之前，春江思前想后不知斗争了多久，唯一商量过的人便是幸子。幸子道：“这一来，必定会有人讲你丢了丹波屋的脸……不过，出去丢人现眼，指不定就是我们这些演员老婆的本分……春江，要是有人敢笑话你，我头一个绕不过他！管他是泼水还是撒粉，你只管挺起胸膛接下来！”

若不是幸子这番话在背后推了一把，春江也拿不出勇气上这儿来。

“……阿春，你今儿来，真是打定主意要在电视上淌一淌鼻水？”弁天不由追问道。

“咱不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淌到现在吗！”春江答。

“说的是……咱其实一直都淌着呢。”弁天忽然莫名就释怀了，只觉心头一阵舒畅。

这天，东京的早晨冷进了骨子里。黎明时分下起了雨，夹带雪子，冷冷地打湿了地面。

大陆来的冷空气盘踞了整整三日，这歌舞伎座屋顶上的瓦檐自不必说，门前大马路上堵车的车流，连带过往的路人，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冻了起来。

保安呵着白气暖了暖冻僵的手，在他引导下，一丰开车停进了地下车库。车刚停稳，蝶吉几个便迎着喜久雄下了副驾驶席。

“对不起，借过！借过！”

从车库到后台入口，在入口处拜一拜神龛，然后穿过走廊走去化妆间。这一路上，蝶吉几个不停吆喝着请人让路，所以喜久雄的前方真就像大海里分出了一条道来。不过，进到化妆间换上浴衣之后，跟惯常一样，好一会儿工夫喜久雄什么也不做，只是定定看着化妆镜里映出的他自己的脸，就好像那脸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虽说就这么定定看着，可身体到底记住了。到了出场前五十分钟，一分不差，只听喜久雄唤了一声“一丰”，命其调开白妆粉。他自己则哗啦一下敞开浴衣衣领，跟着便动作熟练地挥动起了化妆刷，嘴里还怡然自得地哼起了三味线的小曲。

翠帐红闺共枕眠，

彻夜同衾爱无边。

正是他接下去要演的《阿古屋》中的一段净琉璃。

估摸着喜久雄上完妆的时间，彰子也来到化妆间，这已成了近几年的惯例。这一天，彰子一如往常准时现身，也不跟喜久雄说话，直接在穿衣镜前给他换上和服衬衣，打上腰带，跟一丰二人默默无言地整衣系带，从无到有装扮出妓女阿古屋。按说这本不是妻子分内的事，也不知

从何时起，彰子主动打起了下手。同样不知何时起，喜久雄也不再让彰子以外的人近身。

“怎么样？”

“这腰带再给我拉紧些，再紧一点点。”

“这样？”

“好，可以。”

二人的目光，只在镜子里交会在一起。

且说这一日，恰恰就是喜久雄在化妆间里为《阿古屋》一剧梳妆换衣的时候，一份文件寄送到竹野处。可惜不巧竹野这天有事外出，秘书签收后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这份通知函里记载的审议结果如下：

此次，文化审议会就附录中重要非物质文化财产的认定及其传人认证一事，向文部科学大臣陈述了相关意见，特此通知。

歌舞伎女方　立花喜久雄（艺名：花井半二郎）

一、关于重要非物质文化财产之歌舞伎女方

歌舞伎这一剧种始创于江户时代初期，博采既有戏剧之所长，发展成了自成一派的舞台艺术。歌舞伎在表演及舞台呈现方面拥有诸多别具一格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在戏剧艺术史上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歌舞伎女方系歌舞伎中扮演女性角色的演员，角色类型丰富，包括年轻女子、富家千金、已婚妇人，其表演技巧是歌舞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传人特点

以上方和戏与义太夫狂言中的写实戏为首，所演角色涵盖江户歌舞伎与新歌舞伎，该人对歌舞伎中类型丰富的女方角色皆有造诣，高度传承了传统歌舞伎女方的表演技巧。

三、传人生平

该人于昭和二十五年生于长崎，系立花喜美的长子。昭和四十年，拜入花井半二郎二世门下修习演艺技巧，昭和四十二年袭花井东一郎之名首登舞台。其后，主要在上方地区积累歌舞伎舞台经验。自昭和四十八年起，赴东京演出的机会渐增，在姊川鹤若及小野川万菊等前辈的熏陶下，进一步精进演艺，熟练掌握歌舞伎女方的传统表演技巧。该人不仅擅长以《姑娘舞惑道成寺》《白鹭姑娘》为代表的歌舞伎舞蹈，在要

求以念白展现人物内心之复杂心绪的义太夫狂言等写实戏中也有精彩演绎，尤其是《源氏物语》及《阿古屋》等戏目，在修习与传承形式美的技巧方面，系当今歌舞伎界首屈一指的女方。该人过去在《曾根崎殉情》中扮演天满屋阿初等角色时，精湛展现了上方和戏之名门世家丹波屋的表演技巧。

综上所述，特此认证该人为重要非物质文化财产传人。

“差不多了吧？”

平日里，喜久雄总是在出场前十五分钟招呼这一声，一分不早一分不晚。可独独这一天，提前了约莫五分钟。

“要不要早些过去？”一丰顺水推舟地问道。

“一丰，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跟你彰姨单独处一会儿？”喜久雄提出这要求着实稀罕。

“有事吗？”彰子闻言赶忙过来，像与她交接似的，一丰出了化妆间。

“没什么事。就是觉得最近这阵子，都没好好跟你说说话。”喜久雄道。

彰子很是意外，盯着他的眼睛瞧了又瞧，但那样子显然比平日里更为清醒。她不由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说了，真没事……就是觉得这么些年辛苦你了。”

“什么辛不辛苦，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彰子似乎有些羞臊，想要跑开。

这时，喜久雄一把捉住了她的手：“你说，这世上有没有演员可以不再做演员？”

若演员只是谋生的活计，自然想罢手便可以罢手。但若演员是那个人的天性，这世上又哪里有人能够改变天性呢？

“你不想演戏了？”彰子静静问道，问的不是眼前的喜久雄，而是镜中的阿古屋。

“不，正相反。我不想停下来。可是那幕布，终归会拉起来吧。我就是怕，怕得不行。所以……”

“所以什么？”

喜久雄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彰子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所以，我就是想永远站在那戏台子上。希望那幕布永远不要拉起来。”

这时，响起了一丰的提醒：“久雄叔……时候差不多了。”只见他人躲在短门帘后，偷偷抹了把眼泪。

“好，过去吧。”喜久雄招呼他道。一丰在短门帘后吸了吸鼻子，将门口那双喜久雄的草履摆放整齐。

“我去了。”喜久雄对彰子道，平日里从没见他说过这话。

“好好演。”彰子也应了一声以示送别。

今天也会有看客生平第一次来看你半二郎的戏！对着这些客人，你有何颜面请他们看不温不火、无功无过的表演？！五十年来，这两句话喜久雄上台前回回都要说给自己听，此刻再度敲击着心口。一袭蝶舞牡丹、华美绚丽的刺绣长罩袍，一条孔雀羽装饰腰带。待他头上那顶盘作伊达兵库髻的假发上，插上那些彰显当世第一“倾城”之品级与格调的发饰后，这一刻，无论先前在化妆间里发生过何等湿腻的对话，此处都已是《阿古屋》的世界。喜久雄在歌舞伎座的走廊上迈开了步子，周身萦绕着一股凛然，仿佛不是他在走向舞台，而是那整座舞台在被他给吸过来。

差不多同一时间，竹野回到三友总部，裁开了文化厅发来的那封将喜久雄选为重要非物质文化财产传人的通知函。

竹野内心一半已经不抱希望，另一半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万一得到这个荣誉，对如今的喜久雄究竟是好是坏。尽管如此，等到真的收到了通知，他此刻想起的却又不是现在的喜久雄，而是当年在地方小戏院，跟俊介两人在后台蹿来蹿去的那个身影。竹野的心情忽然变得急切，迫不及待想把这消息告诉给那个爱演戏爱得如痴如醉的少年。

竹野看了看时间，歌舞伎座的《阿古屋》没多会儿便要开演。若现在过去，可以在舞台候场区等待落幕，待幕布拉起后，直接在舞台上向喜久雄报知这条喜讯。喜久雄年少时笑起来是什么模样，一想到这儿，那张笑脸顿时无比清晰地浮现在了竹野眼前。

同时，他心底也冒出了一个最真实的念头：“不过，这就够了。半二郎，这总该够了吧？你做得很好。真的很好。这五十年来，你一路拼搏

的样子，不只是我，大家又怎么可能忘得了！”

且说，在等待《阿古屋》开演的歌舞伎座前厅，片刻前刚刚演完的乃是一部由当红青年剧作家创作的歌舞伎新剧，戏里又是吊钢索，又是跟看客们打趣，那股子热闹劲直到这会儿还留着余韵。这个月一丰也在戏里扮了角色，候在前厅的春江和美绪，这天也是心无旁骛，忙着招呼前来捧场的老戏迷。就在这时，一个隐隐有些不怀好意的妇人，朝二人走了过来。春江凭直觉察知到了状况，半是不由分说地推走了美绪：“你先到位子上坐着去。”

美绪刚走，那妇人便到了近前，愣是装出一副偶然注意到的样子，站定在春江面前：“我看电视了。你这人，倒蛮会逗乐子的嘛！”

对方显然话中带刺，春江对此也心知肚明，却仍摆出一副受褒奖的样子：“多谢夸奖！”此话一出，这妇人似乎对春江近些日子参演弁天的节目积了一肚子牢骚，竟对身旁与之同来的女人抱怨开了，说什么电视上那些个综艺她平时不怎么看，前些天碰巧看了一眼，没想到这春江身为歌舞伎演员的母亲，居然跟个女笑星似的，和那弁天一唱一和，净说些不入流的段子。妇人说这些话时，春江自始至终站在眼前，而她只当没看见。

春江心里虽有不甘，但这种时候若冒出一丝愧疚便无异于认输，不消说，她仍继续站在那里。

两个妇人言辞毒辣，就在两人的对话渐渐归结为“这年头就连歌舞伎都没了格调”这种肤浅的论调时，忽然响起一声招呼：“春江，要不要来看看印宣传单用的照片？”

招呼她的乃是伊藤京之助的妻子，对春江上电视一事，她一直避而不提。且不论事情本身是好是坏，正因为她深知这一行不是只靠光鲜亮丽便可以撑下去的，所以此刻才会施与援手。

少顷，开演前五分钟的蜂鸣声响起，大门那儿涌入一股寒风，春江不由缩了缩身子。就在这时，她看见绫乃从门外冲了进来。

“绫乃！”春江伴着蜂鸣声，从匆匆赶回座席的看客中左躲右让穿过去，走到绫乃身边。

“春江姨！”绫乃看见她后，却仍在东张西望找寻什么人。

“你找什么呢？”

“春江姨，有没有看见阿德？”

“阿德？你是说那个阿德？”春江很是意外。

“……就在刚才，摩托快递给我送了这个，我立马就跑来了。”

绫乃递过一张当天的戏票，上面用回形针夹了张便条，写着“给大小姐　天狗呈上”。

绫乃姑且朝座席走去，春江也跟在后头，戏票上指定的位子和相邻的席位都还空着。

“不好意思，请问这位子上的人有没有来过？”绫乃问了另一边邻座的客人，对方回称两个位子一直没见人坐。

“先坐下吧。就要开幕了。”春江催绫乃入座后，赶紧走回靠近出入口的自己的席位，两只眼睛也在左右张望搜寻德次的身影。

从后方朝前看，绫乃仍在伸长脖子找寻德次。她那席位乃是七八九排正中，正是一等一的好位子。

“真的会是德哥吗？”春江不由嘀咕了一声。

想那德次突然辞别喜久雄，说要去中国闯一番事业，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事后回想起来，那时绫乃住在春江家，决意要考大学，所以在上夜校补习班，德次说夜路不安全，几乎天天去接她。他是特意等到绫乃顺利进了大学，看着她开开心心享受起校园生活之后，才从众人面前消失的。德次走后音信全无，这一点春江自然也知道。那个德次，突然给绫乃寄来了戏票？这虽然唐突，可越是唐突，便越叫人觉得像是德次的做派。

在此，且有请诸位看官跟我站上这歌舞伎座的大屋顶，看看门前银座的主干道“晴海大道”，从这位置一眼望不到头。

这条干道甚是敞阔，单向便有三车道。向右，乃是三越与和光百货所在的银座四丁目路口。向左，通往东京人的“后厨房”筑地市场。

要说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人们口中虽然嚷嚷着文明开化，但街头巷尾仍保留着江户遗风。也就是在那会儿，这京桥区木挽町诞生了一座最时新的剧场。外观西式风格，内部日式装修，舞台进深号称十三间[(1)]，所以比当时最大的地方戏院“新富座”还要大上五间。这便是歌舞伎座。

尽管建成之后，先是漏电失火，后又经历了关东大地震，还赶上太平洋战争，三番五次烧毁重建，但以明治时代的歌舞伎黄金发展期为开端，这歌舞伎座与此前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戏院不可同日而语，乃是一座问鼎梨园的权威大剧场。据说“二战”后曾有一度存亡堪忧，幸得麦克阿瑟的贴身副官鲍瓦斯鼎力相救，逃过一劫。[(2)]在歌舞伎人气低迷的时期，这里也曾上演过歌舞表演及歌唱演出。目前的建筑虽已是第五代，但时至今日，依然以其威严肃穆的姿态坐镇银座街头。

且说当年歌舞伎座刚建起时，这一带的马路还是未经铺筑的土路，马车穿梭，尘土飞扬。而建起歌舞伎座的人，乃是一个名为福地源一郎的男人。这福地生于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后一脚踩进了新闻界，同时也翻译些戏曲本子。后经涩泽荣一引介，与伊藤博文意气相投，一度进入大藏省[(3)]任职。就跟明治维新那时代的人一样，这男人身上也洋溢着一股活力。等到建起歌舞伎座的时候，福地到底是自己写起了小说。待剧场正式开演，这“病入膏肓”的戏痴，直接便成了剧场专属的剧作家，创作起了活历史戏[(4)]和新舞蹈[(5)]等的剧本。总之，也是个奇人。

要说这福地源一郎生于何地，其故乡便在长崎的新石灰町，也就是现今的长崎市油屋町。而这油屋町恰好与另一片街区相对，中间隔了一座小桥，正是诸位看官熟悉的、在战后“情调歌谣”中登场的“思案桥”。

而这隔桥相对的另一片街区，便是与江户吉原、京都岛原并称三大花街的长崎丸山。没错，距今五十年前，喜久雄在立花组年宴上表演《积恋雪叩关门》的地方、料亭花丸，便坐落于此。

好了，闲话到此。我们在这歌舞伎座的大屋顶上，望着晴海大道堵得水泄不通这会儿，下方舞台上，叫一众看客痴痴念念的《阿古屋》眼看便要开演。

此刻太阳已经西沉，寒意更甚。所幸，早晨那场雨夹雪已彻底转晴。今晚，就连东京的夜空都明明灭灭闪出了几点星光。怕只怕这夜空越是明亮，空中闪耀的星星便越是闪得卖力，不惜粉身碎骨。

看官且听，念白已然响起。第三代花井半二郎的《阿古屋》，终于拉开了大幕。

“将游女阿古屋，带上来！”

“是！”

轿箱囚笼门前落，

轿帘起，人离座。

“走快些！”

身披伊达袍，

两手缚徽索。

这段净琉璃声似哽咽，如泣如诉。伴着叙唱，花道上的扬幕“咔零”一声拉起，座无虚席的看客们齐齐回首。只见倾城阿古屋前后围了六名捕快，可她却似乎反过来震住了对方，右一步、左一步，一步一顿地从花道走向舞台。那份决绝好似在说：从此刻起，为了护住心爱的男人，无论何等酷刑加身，奴家甘愿承受。

“第三代！”

喝彩此起彼伏，响彻剧场。阿古屋沐着呼声，继续右一步、左一步，徐缓而坚定地走向舞台，走向即将开始的审问。那目光中隐隐藏着一丝悲凉，仿如一潭湖水，失去挚爱之后渗出几许悲意，失去的人越多，湖面的悲色便更添一分，宛如黑珍珠般释放着幽钝的光芒。

终于，阿古屋被带至殿前，即便如此，仍不失凛然傲气。

但见那榛泽六郎上前回禀，

“依大人之命，属下解了徽索，宽慰再三，怜其人抚其心，温言煦语诸般盘问。可这游女从头至尾只道是不知景清去向，再无其他言语，故带来面见大人。”

差不多就在这会儿，竹野的车总算脱离了堵车路段，开进了歌舞伎座的地下车库。竹野正在跟部下通电话，刚准备挂断，忽又想起一茬，吩咐道：“明天说不定要紧急开个发布会，宣布一下半二郎评上国宝传人的事，你先去跟宣传部打个招呼。还有，发布会半二郎本人也会出席，想提问的让他们提前把问题发过来。”

竹野刚想挂断，部下又问：“刚才那件事怎么回复？”

“哦，矢口建筑公司少东家夫妇是吧……”

“对，说想请您吃个饭。”

“这二位来请，总不好拒绝。过不了多久京之助老师要袭名，到时还得请他们帮忙。”

“对方说想给您引介一个人，方便的话希望下周找个时间。”

“下周？有哪天空着吗？”

“周三周四可以。”

“那你就这样回给对方。他们要给我介绍什么人？”

“说是什么中国白河集团公司的老板。”

“中国的公司？做什么的？”

“简单点说，差不多就是中国版的亚马逊，在中国国内市场排行第三，规模相当大。总部设在新加坡。”

部下似乎正一边查着电脑一边汇报，竹野回了句“回头再说”挂断电话，上了楼梯朝后台出入口走去。此刻在剧场里，因为专注于喜久雄的表演，客席间鸦雀无声，那凝神屏息的感觉甚至传到了这里。

竹野抬腕看了看表，应该才演到一半，正是相继用古琴、三味线、胡弓验明心迹的那段，这会儿估计在演最开始的“抚琴受审”。如此一估算，竹野耳中仿佛也听见了喜久雄用手指静静拨动琴弦，放声悲歌的声音。

影与月，形相伴。

清与月，名相随。

影也罢，清亦然，虚名一场月何关。

泪洒袖，好映月，衣袖尽湿终不见。

此刻，游女阿古屋已是被囚之身，对方命其供出情郎的藏身之所。为了验明心迹，阿古屋被勒令弹奏古琴。只见其人正对琴身，面露羞色，借着衣袖的遮挡戴上了指套。为了润湿指尖(6)，其轻轻呼出的那一小口气息，仿佛都散着异香。

看客们的视线集于一身，喜久雄拨动起了琴弦。

“铮……铿……”

那音色，仿如堕入青楼的游女发出的叹息。

“铮……铿……”

但紧跟着，拨响的下一段琴音，又分明是誓守情郎的女人紧咬牙关的决绝，瞬间将一众看客拉入了戏中的世界。

被拉入戏的看客们，隐约间仿佛嗅到了几许雅致的芳香。阿古屋抚琴时，长袖每摇上一摇，发饰每侧上一侧，那典雅的芳香便会一路飘入客席。

喜久雄永远都忘不了头一回闻到这香气时的情景。那年他才十七岁，第一次以花井东一郎的名号登上舞台。那是在京都南座剧场，他在《迦楠仙台花》一剧中扮演一位侍女。他生平第一次在看客们的注目下踏上花道的瞬间，忽就体会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简直像漫步在了云端。如果非要套用一个词来形容，唯有称之为“幸福”。他便沉浸在那样的感觉里，浑然忘我地演完了自己的戏份。回到化妆间之后，隐约间闻到的香气，正是这股清雅的芳香。

换言之，在这漫长的五十载岁月里，喜久雄应该一直被这股芳香所环绕。不觉间，这芳香便成了喜久雄的香气，哪怕他只是挥一挥长袖，这香气也会弥散而出。

喜久雄奏完古琴，客席间一片响动，仿佛看客们转眼工夫又被拉回到了现实中。也不等响动平息，阿古屋便奉命供述起与情郎景清相识的经过，正是那段特点鲜明的七五调念白，运腔吐字听得人心神荡漾。

“……去去来来五条坂，人变道不变。三日五日偶相见，天缘一线牵。外褂衣袖走了线，穿针缝衣献。天降急雨把伞劝，小事不足言。”

这一路从羽田机场一直堵到东京市区，直到此刻车流都不见松动。蜿蜒于芝浦楼群间的首都高速公路上，红亮亮的尾灯排成了一串。

“老总，您有多久没来日本了？”年轻的秘书坐在副驾驶席上问道。

男人看着窗外，干脆地抛出一句“二十年了”，说罢回身看了看刚刚开过的彩虹大桥。

“虽然到银座是没多远，可还是应该包一架直升机。老总，对不起！”

听了秘书这一声道歉，男人默默摇了摇头，问道：“小陈，你看过歌舞伎没？”

“看过，不过只看了一次。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大学上课组织去看。五分钟就睡过去了。”

年轻的秘书答得实诚，男人顿时来了兴致：“这歌舞伎里有一出戏叫《国姓爷合战》，里头有个著名的桥段叫作‘染红流’。讲的就是如果计划失败，把河水染成红色报信，如果成功，就把河水染成白色。”

“把河水染白……白河集团公司。这不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吗？”秘书在副驾驶席上回过头来，越过他的肩膀，前方可以看到亮着灯的东京塔。

“不过老总，您怎么突然想到来日本呢？”秘书又问道。

“因为有个人，成了日本的国宝。我费尽了人脉跟手段，让他们一得到消息，马上通知我。”

“有个人？”

“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很着迷的一个演员。”

想当年九十年代初，这男人刚到中国那会儿，比起什么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还是红色的沙尘更抢眼些。这片土地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才什么都有可能。男人姑且凭着手上的蛮力干起了运输业，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出来务工的瘦瘦的青年。男人对这青年很是赏识，出钱给他上了大学，这便是男人飞黄腾达的开始。

“大哥，你听没听过互联网？咱兄弟俩一块儿开个公司，做电子商务怎么样？”

男人听了青年的话做起了电商，那年头就连日本都还有许多人不知Windows系统为何物。

既然上了船，自当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男人押上身家财产在上海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名“白河公司”。

本就身在异国，连言语都通不上几句。男人此番奋斗可谓磨难重重，只怕就连《国姓爷合战》里的和藤内都要为之慨叹。不过，因为男人小指缺了一截，背上又文着“虎震竹林”的割线刺青，结果便引出了一段怪异的传言，说这男人其实是日本一家势力庞大的黑社会组织派来的，既然如此，资金方面想必很是充裕。不光如此，这男人的运势也着实够旺。他当年赏识的那个瘦瘦的务工青年，本来无财无势，不过是个典型的俊小伙，没想到竟撞了大运，娶了大人物的独生女。如此一来，接下去便真叫是势如破竹，乘势而起。

“老总，就快到银座的高速出口了，不过前面的路好像也很堵。”

听了秘书这一声通报，男人寻思着前方应该就是新桥演舞场了，向前探了探身子。

“对了老总，您在日本的时候是做什么的？之前一点儿都没公开过吧？”

“我吗？一直在做弁庆。”

“Biàn qìng？”秘书迅速拿出手机查了起来，边查边问道，“话说这次成了日本国宝的那位歌舞伎演员，是个什么样的演员？”

“关于这演员，一句话就能给你讲清楚。看那演员演戏，感觉就跟过年一样。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就让你觉得，接下去肯定会走好运。这样的演员，世上还能有第二个吗？”

也不知年轻的秘书有没有听懂男人的意思，他手机上似乎显示出了“弁庆”的搜索结果：“您说的是武藏坊弁庆吗？……总不会是拉面店‘弁庆’吧？”

这时，首都高速公路银座出口已经近在眼前。

男人眼中清晰地看见了站在歌舞伎座舞台上的那位演员的身姿。

翠帐红闺共枕眠，

彻夜同衾爱无边，

空嗟叹，四时门闭[7]梦杳然。

一室厢房，挂纱垂帐，一对鸳枕，两床寝被。忆当年，游廓闭门，彻夜缠绵浓情蜜意。可如今，往事消散，无迹可寻……

阿古屋弹奏起了三味线，一双眼瞳仿佛在虚空中游走，嘴里道出的是与情郎缱绻旖旎的情爱。

阿古屋不过是将视线垂落到了地面，阿古屋不过是用三味线奏响了一个高音，可就只是这一动一响，却让紧盯着舞台的看客们，眼前真切地出现了凌乱的被褥，耳边清晰地传来了女子的欢言。

奴心念，问情郎，

郎道是秋节未至必相见，奈何无心付空言。

天宇遥遥问彼方，

天宇空空不复还。

临别之际，奴家追问何时再见，那人曾说，不等秋来必能重逢。怎奈何，奴家举头遥望远空，思量那人可在彼方，终究是，不见谁人应声归来。

冷不防，面颊上淌下一串温热的东西。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舞台的春江，自己也心下一惊，忙用手拭去。

词中唱道，无论如何呼唤，也无论等上多久，独独不见故人归来。春江正寻思这唱词让自己想起了什么人，心底不由一慌，转念又道“没关系”，眼前顿时浮现出一张脸庞。

“我真的，不是要逃避……我要当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

正是那年在北新地的公寓门口，等着春江收工回家的俊介，那张令她无比怀念的脸庞。

……阿俊，看到了吗？你最喜欢的久雄，终于成了一个这么了不起的演员。你在那边，肯定没少给他加油吧？你是个少爷，爱撒娇的少爷，可我晓得你的心胸却是很大的……对我这样一个长崎来的丫头，也就数你，最把我放在心里……阿俊，我好想你。想你想得不行。

龙田红叶吉野樱，更科月夜越路雪。

梦醒了无痕。

吉野山上的樱花，龙田川畔的红叶，更科山头的秋月，还有那越路的雪景……

阿古屋奏了古琴，弹了三味线，却仍不能打消官家的疑虑。最后终于拉起了胡弓，是生是死，在此一曲。想必喜久雄眼中也映现出了吉野的樱花、龙田的红叶，如云似火。他静静拉奏着胡弓，奏出的是一个女人送恋人远赴沙场后，割舍不下的牵挂与执迷。

久久不来相会，莫非是死了？亦或者，是变心了……

仇野清露鸟边野[8]，

葬烟袅袅无绝期，

浮世至理皆在此。

即便如此，鸟边野上火葬的灰烟从不间断。只叹世事无常……

喜久雄拉奏的胡弓，回响的正是这无常之音。他定定地看向地板，目光盯在一处，专心致志地拉着弓。弓弦间流泻而出的，正是那悠远的岁月。

在《阿古屋》这出戏中，阿古屋最终经受住了古琴、三味线、胡弓“以乐明志”的考验，换得一句：“本官判明此女确实不知景清去向，并无虚瞒。日后不再追究！”阿古屋无罪开释，全剧至此落幕。但其实这出戏的要点并不在于判明阿古屋供述的真伪，而在于一介游女的顿悟。心爱的男子浴血沙场，游女忧其生死却不得见，煎熬得眼泪都已干涸。然而，世事有变迁，人心难恒久，人生终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即便如此，那美丽往昔的回忆却任谁都夺之不去。正因为顿悟了这一点，游女不只是免于绳索的捆缚，更是从那份煎熬中解脱了出来。所以，这出戏乃是一部心路物语。

也正因为此，无论古琴与三味线的琴艺如何高超，也无论怎样苦练胡弓精进演技，若演员不曾体会到这最最要紧的美丽往昔的回忆，那么他决计不可能化身为阿古屋。

一曲吟出浮世至理，

重忠听罢情难自已。

“阿古屋就此审结。本官判明此女确实不知景清去向，并无虚瞒。日后不再追究！”

看客们方才还沉浸在胡弓的旋律中，此刻，无罪开释的宣告传遍了客席。

席间，零星几处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既献给刚刚奏完的胡弓乐曲，也献给浮现于眼前的吉野的樱花和龙田的红叶。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献给以一己之身演绎此世无常的第三代花井半二郎。不过，绝大多数的看客还都愣怔在喜久雄那撼人心魄的世界里，没能回过神来。

得此恩赦，阿古屋感激涕零，

拜伏在地，恩谢不已。

阿古屋获释的喜悦，操控着扮演这一角色的喜久雄的身体。

“我就是想永远站在那戏台子上。希望那幕布永远不要拉起来。”

这便是喜久雄向往的地方。

“可是那幕布，终归会拉起来吧。我就是怕，怕得不行。”

这也是喜久雄惧怕的地方。

就在这时，真的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喜久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叫人觉得他仿佛松下了一口气。

客席前排也有人留意到，他们应该都以为这一抹小小的微笑，是演员顺利演完这些大场面后，情不自禁露出的一丝安心。但唯有一人，像被戳了一下心口，背脊发凉。正是两眼死盯着舞台的绫乃。

她切肤地感到，此刻台上的阿古屋，台上的花井半二郎，台上的她父亲，正站定在那里，看着其他任何人都不曾看到的东西。

按说演到这里，接下去该由岩永左卫门对这场黑白不分、无果而终的审讯表示不服，重忠将之斥责一通后，阿古屋终于无罪获释。紧跟着，阿古屋尽显倾城之冷艳，洒脱地穿上那件蝶舞牡丹、华美绚丽的刺绣长罩袍，和着净琉璃与连声击打的拍子木，亮出最后的架子，幕落戏终。可这会儿，就连不懂戏的人都能看出，喜久雄没有照既定的行事。

即便如此，当喜久雄洒脱地穿上那袭长罩袍时，客席间仍旧响起了掌声。就在幕布眼看便要拉起的那一刹那，掌声戛然而止，仿佛全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一片滴水可闻的寂静中，喜久雄的右脚轻快地朝前迈了出去。拍子木虽已停下，可幕布却拉不起来。不只是全场看客，就连同台的演员都一动不动，死死盯着喜久雄。

只见喜久雄站在舞台中央，从上场口到下场口，从一楼到三楼，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就在这时，他脸上又一次缓缓地绽开了笑容。

“真美……”

喜久雄喃喃吐出这两个字，余音未落，他居然像走在云端似的，下了舞台。

那一瞬，客席间一片哗然，全场停住了呼吸。扮演重忠的伊藤京之助顿时慌了手脚，想要追过去。可喜久雄在客席过道上缓步走起来，步子里没有丝毫犹疑。那光景叫人觉得不是一个演员走下了舞台，而是这

演员片刻前站着的那一方舞台，随着他每走一步，便向外扩出了一分。

喜久雄带着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凛然威严地从看客中走过。

这时，响起一阵轻微的鼓掌。循声望去，只见绫乃孤身一人站了起来，泪流满面也不去擦，只是一个劲地拍着手。

然而，其他看客依旧目瞪口呆，愣怔在那里。绫乃赶忙补叫了一声“第三代！”，可就连这一声响亮的喝彩，都显得空洞无力，被剧场吸得无影无踪。

喜久雄穿过喧杂的客席，径直朝外走去。此刻，他已向着春江几个坐的地方走了过来。春江不由自主站起身，还拉起了邻座的美绪，轻抚着她的肚子道：“宝宝，你好好看看。这就是跟你爷爷比个高下的人。”

这时，迫于喜久雄步步逼近的气势，剧场工作人员下意识地推开了大门。那一瞬，喜久雄看着门外微笑起来，仿佛在欣赏无边的美景。

喜久雄走进了铺着红毯的前厅，一丰站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想要阻拦。喜久雄对他点了一下头，像在嘱托“你留下”，而后继续一脸幸福地出了剧场。

眼见着那扇大门里突然走出一个花魁装扮的人来，过往行人不由都在歌舞伎座门前停了步。也不知是谁，冷不丁拍了张照。闪光灯亮起的刹那，迅速围聚起一大群人，都在好奇发生了什么。到了这会儿，喜久雄仍是一脸满足，举头望向银座的夜空。而后，他拉了拉身上的罩袍，摇着发饰再度迈开了步子。

路上堵满了车，只见那一双赤足轻盈地走下了车道，真是何等白净。潮湿的路面上映出了他的身姿，又是何等美艳。

喜久雄左弯右绕，穿行在堵作一串的车队中，他身上的罩袍下摆一路扫了过去。

此刻，映入喜久雄眼中的，究竟是银座的霓虹，还是纷纷扬扬雪片翻飞的世界？传入他耳中的，究竟是银座的喧嚣，还是永不停息的笛声与鼓点？

就在全向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变了色的时候，喜久雄踉踉跄跄地冲了出去。

人行道上响起几声惊叫，与此同时，数不清的车喇叭齐声鸣响。

一道道车灯如同一柄柄利剑射向阿古屋，将那张脸照得愈发雪白。

就在那一瞬间，喜久雄如惯常那般道了声“好”，微微一个颔首，给出了登场的信号。

龙田红叶吉野樱，更科月夜越路雪。

只消唱出这一句，剩下的身体全都记得。何时哭，因何笑，动怒的样子，欢喜的神情，一切全都记在了这一副身体里。需要的，只有炫目的灯光和雷动不息的掌声。有了这些，演员站到哪里都是舞台。只要有看客说想要看戏，哪怕只有一人，其他再无须任何东西。

我们这演员实在生性笨拙，连做个笑脸讨好人都不会。眼睛里只看得见自己走的路，这些年来也领受了诸多看客的训责，只怕根本不配做什么当世的名角儿。可即便如此，从这歌舞伎座的大屋顶上看下去，这笨拙的演员，和当年那个为了替父报仇，而在学校晨会上冲将出去的心性纯直的少年，仍是同一个人。

所以看官，请主动与他搭个话。所以看官，请把灯光照在他身上。所以看官，请为他鼓一鼓掌。

此时此刻，站在您面前的，正乃日本第一的女形，第三代花井半二郎。

(1) 日本度量单位，一间为六尺，约等于1.8米，这里所说的十三间约为23.4米。

(2) 据传，“二战”后，盟军对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率占领军占领日本期间，负责文艺审查的部门认为歌舞伎中的忠君、复仇、剖腹等内容属于日本封建残余，对民主改革极为不利，甚至可能威胁占领军的安全，因而主张禁演。当时，鲍瓦斯任麦克阿瑟的日语翻译兼贴身副官，他酷爱歌舞伎表演，因而多方奔走，使得歌舞伎得以传续下来。

(3) 现财务省，二〇〇一年更名。

(4) 歌舞伎中的一类戏目，特指一八七八至一八八八年间第九代世川团十郎等演员开创的历史戏，受明治时期理性主义风潮的影响，情节、演绎及扮装更尊重史实，故而得名。

(5) 由坪内逍遥、小山内薰等人倡导的新舞蹈运动确立的一种日本舞样式，以传统日本舞的舞蹈动作为基础，配以演歌、流行歌曲、民谣等现代歌曲进行表演。

(6) 据说润湿指尖后再戴指套，演奏时不易脱落。

(7) 江户时代，日本的游廓（青楼）都在夜晚四时（现晚上十时左右）击鼓关门。

(8) 公元七九四年，恒武天皇在京都建平安京时，曾将东部的鸟边野和西部的仇野定为火葬场。

献给亡父

后记
喜久雄这一生幸福吗？
——写于《国宝》连载完结之际

写完了最后一篇连载，直到这一刻，我依然在想着喜久雄。想着他在银座的主干道上，被无数车灯照在身上的样子。想着他是不是幸福，他这一生是不是幸福。

没了俊介之后，喜久雄在演艺的路上走得太远。渐渐地，连给他捧场的看客，他都看不见了。就像那些遗世独立、坚守信念的艺术家一样，到最后，或许反感他的人比捧他的人还要多。如此一来，作为一个戏台上的名角儿，是不称职的。然而，在他这不懂变通的笨拙的演员身上，我却总能看见另一个身影，那个在学校晨会上全力冲刺、一心想要替父报仇的少年的身影。

连载期间，有幸收到读者来信。信中既有温情鼓励的话语，也有热烈的掌声。这些人是真心捧喜久雄的戏迷，一直在剧场的某个角落默默支持着孤立无援的他。

喜久雄幸福吗？他这一生过得幸福吗？不论我想上多久，都想不出答案。一位绝世女形的幸福，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幸福？身为一介常人的我，怕是思之而不及的。不过这一刻，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能遇见第三代花井半二郎这样一位演员，我是幸福的。

这部作品的连载，得到了许多人士的支持和协助。首先要感谢连载负责人，写稿期间总是想我所想，急我所急。感谢束芋老师，用画笔游走于美丑之间，为杂志连载绘下了一幅幅酣畅淋漓的插画。另外，还要感谢儿玉龙一先生不吝赐教，为我监修书中歌舞伎相关的内容，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述这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对于他们，如何感激都不为过。

除此以外，最要感谢的当数第四代中村鴈治郎老师。若不是结识了他，就不会有《国宝》这部作品的诞生。

大约三年前，我找鴈治郎老师商量说，想以歌舞伎演员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虽然当时我们只是初次谋面，但老师竟特意做了一套黑衣的服装供我私用，并告诉我："穿上这个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你，在后台想看什么尽管看。"那之后，我几乎月月不落，以黑衣的身份跟在鴈治郎老师

身边。不单是歌舞伎座，还转遍了全国各地的剧场戏院。他们给了我一把演员专用的椅子，让我端在手里。我就这样不问冬夏，跟着鴈治郎老师和他的弟子，奔走于化妆间和舞台之间，奔走于“地府”和花道边的鸟屋之间。在剧场后台，我看见了演员的汗水。在花道边的鸟屋里，我听见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而在舞台上，我闻到了歌舞伎，不，应该说是喜久雄的香气。

终于，这一切都要结束了。最后，请允许我衷心感谢每一位读者，感谢诸位看官陪同《国宝》走完了这漫长的一程。这一年零五个月，我真是何其幸福。

吉田修一

（刊载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三日《朝日新闻》）

正文主要歌舞伎戏目注

[1]《花柳三番叟》，日语原题为“廓三番叟”。《三番叟》原为能剧《翁》、即《式三番》的后半折，以祈求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舞蹈为雏形，故而带有喜庆色彩。该剧目被引入歌舞伎后，演化出各种版本的剧情，其中尤以《花柳三番叟》最为与众不同，故事地点必为花街柳巷，但无固定情节，演出内容脱离原有雏形，主要演绎男欢女爱。

[2]《河庄》，全名《天网岛殉情之河庄·纸铺内》，日语原题为“心中天網島～河庄·紙屋内”，又名《天网岛殉情》。故事梗概：大坂天满的纸铺老板治兵卫虽然家有妻儿，却与北新地的妓女小春坠入爱河，二人约定殉情。可没过多久，小春忽然反悔，称不愿赴死，并同意让其他客人为她赎身。原来治兵卫之妻阿产偷偷致信小春，央求她与治兵卫分手。但其后，当阿产得知小春同意他人赎身后，遂意识到小春已经动了自杀的念头。出于女人对女人的道义，阿产拿出家中的积蓄交予治兵卫，让他为小春赎身。十五日满月夜，治兵卫与小春如约殉情，但为了顾及阿产的颜面，二人并没有死在一起，而是各自了结生命，相约聚首冥府。《花柳文章》，全名《花柳文章之吉田屋》，日语原题为“廓文章～吉田屋”。故事梗概：藤屋少东家伊左卫门与妓女夕雾相恋。为能天天见到心上人，伊左卫门偷拿了自家店铺七百贯银两，家人一怒之下与他断绝了关系。听闻夕雾因为担心他而身体抱恙，伊左卫门遂在年末来到吉田屋，想见夕雾一面，却听说夕雾正在侍宴。夕雾闻讯赶来与伊左卫门相会，不想他竟闹起别扭，冷语相向，夕雾不由倍感委屈，与他拌起了嘴。所幸，二人最终冰释前嫌，互诉衷肠。这时，伊左卫门家中送来白银千两为夕雾赎身，同意二人喜结秦晋之好。

[3]《且慢》，日语原题为“暫”。故事梗概：武将清原武衡意图篡权夺位，在镰仓鹤冈八幡宫前故意刁难武将源义纲及其未婚妻。他胁迫义纲归顺于他，并要其未婚妻给他做妾，被义纲断然拒绝。武衡勃然大怒，命家臣将这些人全部斩首。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武将镰仓权五郎凛然现身，大喝一声“且慢”，救下了众人。权五郎当场揭穿了武衡的真面目，称其敬献伪造的宝刀意图谋反，并故意从义纲处窃取宝物，以陷害忠良。权五郎大刀一挥，将武衡的家臣一一击

倒，惩恶扬善。

[4]《积恋雪叩关门》，日语原题为“積恋雪関扉”。故事梗概：先帝的忠臣良峰少将宗贞被卷入政变，孤身隐居逢坂山的关门边，与守关人关兵卫为邻。一日，他的恋人小野小町碰巧来附近寺院参拜，二人重逢，喜极而泣。他们与关兵卫交谈时，后者身上竟掉出了宫中遗失的官印和银票。其后，因老鹰衔着写有血书的袖子报信，宗贞得知弟弟安贞已经死于政变。二人悲伤之余，又在庭院中发现了大伴家的传家宝“八声镜”，遂怀疑关兵卫实乃谋逆的大伴黑主。入夜后，关兵卫饮酒大醉，怀中的官印忽然飘上樱花枝头，他正准备砍去树龄三百年的樱花树，忽就一阵晕眩，昏死过去。周遭转暗，出现一个美女，自称妓女墨染。关兵卫虽心中有疑，却敌不过诱惑，向其讨教寻花问柳的门道。墨染说着说着，无意间瞥见关兵卫怀中的血书，面色顿时愈发阴沉。其实墨染乃樱花树精所变，与宗贞的弟弟安贞情投意合，而安贞之死，大伴黑主脱不了干系。一心复仇的墨染与觊觎皇权的大伴黑主，二人露出原形，缠斗在一起。

[5]《酒铺》，日语原题为“酒屋”，系人偶戏《艳容女舞衣》中的一折，改编自真实的殉情事件。故事梗概：半七是大阪上町的酒铺茜屋老板半兵卫的儿子，与舞女三胜坠入爱河，诞下一女。但家中其实早已定下婚事，无奈之下，半七依照婚约迎娶了阿园，二人的婚姻有名无实。阿园最终被愤怒的父亲带回娘家，可她心里始终思慕着半七。半七失手杀人，一时间走投无路，遂决定将女儿托付给家人，与爱人三胜一起殉情。阿园得知后，连声悲叹命运弄人，无法让半七爱上自己。就在半七与三胜离家赴死后不久，官役前来通报说半七所杀之人乃江洋大盗，故而可以无罪开释。

《壶坂》，全名《壶坂显灵记》，日语原题为“壺坂霊験記”。故事梗概：泽市与阿里是一对夫妇，相濡以沫。泽市目盲，喜爱弹奏三味线，而阿里勤于女红，靠着一双巧手养活二人。每天入夜后，阿里必去壶坂寺求告，祈祷泽市能够重见光明，不想竟引起泽市猜忌，怀疑阿里对他不忠。二人开诚布公说清事实后，泽市道歉，与阿里同去壶坂寺祈祷。泽市决意独自留在寺中断食三日，却因感到双目复明无望而投崖自尽。前来寻夫的阿里发现了断崖上的拐杖，遂跟着跳下了山崖。当天夜里，观音菩萨念二人潜心礼佛，现身崖上施法相救，并让泽市的双目重见了光明。

《妹山与背山》，日语原题为“妹背山婦女庭訓”。故事梗概：贵族

苏我入鹿觊觎帝位，将天皇赶出皇宫，暴虐无度。入鹿的政敌藤原镰足等暗中布局，想要伺机助天皇复辟。一日，大判事清澄之子久我之助与太宰少贰之女雏鸟一见钟情，但两家素来不和，二人自知有缘无分。此时，入鹿命雏鸟嫁他为妃，并要求久我之助做他的臣子，不从便要取二人性命。久我之助被勒令前往背山别府闭门思过，同时雏鸟也来到一川之隔的妹山别府修生养性，两个恋人隔着吉野川伸手“相拥”。两家人隔川约定，如果子女愿意追随入鹿，便折下完整的樱花枝放入河中告知对方。大判事允许儿子舍生取义，眼见着他切腹自尽，但为了不让雏鸟伤心，仍在河中放入了花枝。而另一边，雏鸟也是痴心一片，家人在河中放入花枝后，挥刀砍下了她的头颅。忽然，妹山传来悲鸣宣告二人已死，两家父母尽释前嫌，祈祷儿女泉下得成眷属。另一边，杉酒铺老板的女儿三轮爱上了名为求女的青年。一日，她撞见一个公主模样的女子来找求女。求女在公主身上偷绑白线，尾随其上了三笠山，三轮也在求女身上偷绑红线，跟在二人身后。此时，在入鹿于三笠山修建的宫殿里，突然冒出一个自称鳙七的渔夫，入鹿疑心此人乃政敌镰足派来的刺客，对他百般试探，不想鳙七长枪加身仍面不改色。求女追赶公主来到宫殿，这位公主乃是入鹿的妹妹，而求女则是镰足的儿子。三轮眼见二人进了宫殿，而她却遭到阻拦，遂试图硬闯。此时鳙七现身，对她持刀相向。他告诉三轮，为击败入鹿，他需要心怀嫉妒的女人的鲜血。三轮心知击倒入鹿也是求女的心愿，遂心甘情愿献出了生命。

《五条桥》，日语原题为“五条橋”。故事梗概：武将源义经（乳名牛若丸）一心希望振兴源氏家族，遂在入夜后游荡于五条桥附近，物色可以收归己用的帮手。不久，世间流传起了“五条桥有怪人出没”的传言，这话也传入了僧兵武藏坊弁庆的耳朵里。于是，弁庆手持大刀来到五条桥，决意会会这个怪人。源义经在逗弄他一番之后，四两拨千斤，击落了弁庆手中的大刀。弁庆甘拜下风，从此奉义经为主。

[6]《义经千株樱》，日语原题为“義経千本桜”。故事梗概：武将源义经剿灭平氏一族后，夹在明争暗斗的后白河法皇和执掌镰仓幕府的哥哥源赖朝之间左右为难，不得不暗中出逃。义经的正室为平氏一族养女，生父效力于幕府，也同样为身份所扰，为证明夫君清白而举刀自尽。侧室阿静追来，欲伴义经左右，却被义经绑在树上，留下法皇御赐的初音鼓作别，并命家臣佐藤忠信护其周全。殊不

知，此忠信却是妖精所变。义经一行偷偷渡往九州，偶遇死里逃生的平氏族人平知盛，经过一番恶斗将其击败，义经向其承诺绝不危害天皇。平知盛眼看妻子自尽，自知平氏复族无望，遂绑上重石投海自尽。另一边，平氏武将维盛与妻儿隐姓埋名居住在高野山。家臣小金吾寻上门来，却死于追兵之手。平维盛帮工的寿司铺的主人弥左卫门心生一计，砍下了小金吾的头颅，打算假称是平维盛，将之献给幕府追兵。可献头之时，桶中人头竟变成了一堆钱币。弥左卫门手足无措，儿子权太突然现身，献上了维盛的首级及其妻儿。弥左卫门盛怒之下，大义灭亲刀斩权太。权太临死前告诉父亲，献上的仍是小金吾的首级，而所谓的平维盛妻儿实则是他自己的妻儿。平维盛一家因此获救。随后，众人发现权太获赐的封赏中藏有袈裟和念珠，方才醒悟其实赖朝也有意放维盛一条生路，维盛顿觉世事无常，决意出家。另一边，阿静在忠信的陪伴下来到义经的藏身处，不料却撞见了另一个忠信。阿静敲响初音鼓，假忠信露出原形，竟是狐狸所变。据狐狸说，这鼓的鼓皮取自其父母的皮毛。义经感念狐狸孝心，将鼓相赠。作为回报，狐狸告知幕府追兵已在路上。忠信在狐狸的帮助下击退了扮作僧侣的平氏猛将。经此一役，源义经化险为夷，吉野山复归宁静，千株樱花绚丽绽放。

《菅原授道习字鉴》，日语原题为“菅原伝授手習鑑”。故事梗概：菅原道真、人称“菅丞相”有一心爱弟子，名为武部源藏，但因不慎犯上，被逐出相府，和妻子一起经营私塾为生。菅丞相赏识源藏的才华，私下将书法心得悉数传授于他。之后，菅丞相获罪流放太宰府，源藏夫妇悄悄收养了其子菅秀才。侍奉菅丞相的白太夫育有三子，长子梅王丸追随菅丞相，次子松王丸追随藤原时平，三子樱丸追随斋市亲王。藤原时平设计陷害菅丞相与斋市亲王，梅王丸与樱丸欲寻时平复仇，被松王丸拦阻。三兄弟与时平约定，在父亲白太夫七十大寿之前不动干戈。白太夫大寿当日，梅王丸与松王丸发生口角，折断樱花枝离去。二人走后，白太夫拿出切腹刀，命樱丸自行了断，以谢连累斋市亲王与菅丞相之罪。武部源藏将菅丞相之子菅秀才藏在私塾内，时平欲取小儿性命。源藏无奈，杀了私塾里的另一个孩子小太郎冒名顶替，前来验看小儿首级的松王丸并未揭穿。其实死去的小太郎乃松王丸之子，为报菅丞相之恩，松王丸夫妇不惜将亲骨肉送入私塾做替死鬼。菅丞相在白太夫的陪伴下于太宰府平静度日，来访的梅王丸听说时平意图篡位，遂化身震怒的雷霆劈向京城。

[7]《化缘簿》，日语原题为“勧進帳”。故事梗概：源义经在源氏与平氏两大家族决一死战的“源平一役”中立下战功，获后白河法皇赐官，不想因此惹上祸端，被指意图谋反，妄想取代其兄长、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有消息称义经欲乔装出逃，幕府遂命武士富樫左卫门守在其必经的关卡上。此时，义经与家臣武藏坊弁庆等一行确实已动身投奔藤原家族。弁庆原为露宿山野的行脚僧，遂将一行人扮作云游僧人，让义经扮成挑运行李的担夫。一行人来到关卡，被富樫拦下，弁庆谎称在为重建奈良东大寺而化缘筹款。富樫命其读出化缘簿，弁庆取过假卷轴一边杜撰一边“朗读”。富樫找不出破绽，又追问其密宗九字真言的深意，弁庆对答如流。富樫心生感佩，布施了银钱财物准备放行，却有部下禀报称担夫长相酷似义经。弁庆闻言，为打消富樫疑虑，杖打义经。富樫虽已看破这一行人的真实身份，但感念于弁庆的忠义，下令放行。众人称赞弁庆机敏，可弁庆却因杖打主君而自责流泪，义经见状好言劝慰，感叹时运不济。这时富樫尾随而至，为表歉意而请众人饮酒。弁庆暗中让义经等人先行离去，他与富樫把酒畅谈并表演醉舞。最后，弁庆向富樫与佛祖致谢，由花道离场，追赶众人而去。

[8]双人《道成寺》，《姑娘舞惑道成寺》的双人演绎版，由两位演员同台饰演花子这一角色，日语原题为“京鹿子娘道成寺”，又名“娘道成寺”，故事取自安珍与阿清小姐的传说。故事梗概：少女阿清小姐单恋僧人安珍却得不到回应，因爱生恨变作蛇精，放火烧死了化身道成寺佛钟的安珍。其后，道成寺于樱花满开的季节为新佛钟举办法事。一名为花子的女子盛装打扮，前来拜谒佛钟。花子乃跳白拍子舞的艺伎，寺中僧侣见其貌美，且对禅宗问题对答如流，遂破例放她入寺，条件是必须当场献舞。花子欣然应允，变换各种装束，并配合小道具，先后跳起白拍子舞、少女情动之舞、手鞠球之舞、红斗笠之舞。接着，又化身坠入爱河的女人，以舞蹈展现恋爱中人的苦恼、嫉妒及心碎。她打起腰鼓祈求天赐良缘，随后敲起手摇的铃鼓，可敲着敲着面色突变，等到众僧侣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原来花子正是阿清小姐所变，此刻终于原形毕露，化身蟒蛇盘踞佛钟之上。这部剧作重在舞蹈，在同一部剧中糅合了较多的歌舞伎舞蹈元素，故而被视为女形展示舞蹈功力的作品。

[9]《迦楠仙台花》，日语原题为“伽羅先代萩”。故事梗概：领主足利赖兼沉迷酒色，从妓院归家途中遇恶人行刺，幸得人出手相救。其后，赖兼被迫将家业传给了幼子鹤千代。为避免奸人暗算鹤千代

篡夺家产，乳母政冈处处提防，谎称幼子身染怪疾，不可接近成年男子。八汐为帮助哥哥仁木弹正夺取足利家产，命人诬陷政冈才是夺权的主谋，不想鹤千代竟出面维护政冈。一日，政冈为鹤千代及其子千松做饭，幕府高官的妻室荣夫人突然来访，并赐下一盒糕点。政冈担心糕点有毒，却又不可不接，左右为难之际，千松察觉到母亲心意，抓起一块糕点放入口中，并将剩下的打翻在地。此时八汐现身，为避免下毒的事曝光，用匕首刺死了千松。政冈一方面悲叹亲骨肉舍生取义，另一方面又为千松深明大义主动救下鹤千代而感到欣慰。荣夫人等以为暗杀鹤千代得手，遂向政冈发出一纸传票，勒令其与仁木弹正公堂对质。主持堂审的判官与弹正沆瀣一气，眼看政冈将被奸人诬陷，这时细川胜元突然现身，指出证据中的漏洞，还政冈清白。弹正恼羞成怒，举刀想要杀人，被当场正法。至此，足利家重获安泰。

[10]《一条大藏奇谭》，日语原题为“一条大藏譚”。故事梗概：平氏家族崛起，源氏家族没落。源义经之母常磐夫人被平氏所俘，沦为平清盛的小妾，其后又被赐给了平氏贵族大藏卿一条长成。在世人眼中，这位大藏卿乃一介愚人，不分昼夜沉迷戏曲。一日，效忠源氏的忠臣吉冈鬼次郎与妻子阿京设计潜入大藏府，想要确认常磐夫人是否已经忘记源氏一族。入夜后，常磐夫人吐露心声，说她只是故作逍遥瞒人耳目，暗地里夜夜诅咒平清盛。殊不料，她吐露心声时隔墙有耳，被家臣八剑勘解由听了去。八剑听后准备悄悄离开伺机通报，却被大藏卿所杀。原来，大藏卿乃源氏一族的血脉。他假装愚钝，内心一直盼着源氏东山再起，并将源氏宝物交给了常磐夫人。之后，大藏卿重又披起愚人的外皮。

[11]《新薄雪物语》，日语原题为“新薄雪物語”。故事梗概：园部兵卫之子左卫门与伊贺国守将幸崎之女薄雪小姐相识相恋。左卫门要向主上献上一柄太刀，野心家秋月大膳获悉后，暗中命刀匠团九郎偷偷在刀上凿下了一道寓意降伏天下的凹槽。在大膳的谋划下，左卫门与薄雪小姐被控私通叛国意图谋反。所幸，审理此案的官员通情达理，同意二人相互寄养至对方家中。二人的父亲护犊心切，擅自放走了二人，并双双引咎切腹自尽。

[12]《破官封》，日语原题为“封印切り”，《冥途信使梅川忠兵卫》中的一折，日语原题为“冥途の飛脚～梅川忠兵衛”。故事梗概：大坂镖局龟屋的养子忠兵卫风流倜傥，与妓女梅川私定终身，想要为

她赎身，遂挪用八右卫门家的银票兑换的五十两银钱付了定金。八右卫门上门催讨，龟屋女主人妙闲觉出事有蹊跷。忠兵卫与八右卫门本是好友，眼见要被拆穿遂如实相告。八右卫门心下不忍，当着妙闲的面签收了假银两。此时，梅川却因忠兵卫付了定金再无下文而黯然神伤。又一日，忠兵卫给官府送三百两银钱，半道上不由自主去了梅川处，恰好听见八右卫门在说他挪用钱款的事，还说忠兵卫无力为梅川赎身，希望梅川劝他死心。忠兵卫不堪其辱，不顾梅川拦阻，当场拆封公款交清了赎身费，带着梅川双双出逃。二人逃至忠兵卫故乡，忠兵卫的生父孙右卫门听到消息，归家时路遇梅川，猜到忠兵卫躲在附近，遂向梅川倾诉了他对儿子的思念。忠兵卫虽心有戚戚，却无颜相见。孙右卫门走后，二人双双被擒。《藤花姑娘》，日语原题为“藤娘”，舞戏，无故事情节，主演变换各种装束及曲风，以舞蹈展现女子或春心萌动，或吃醋赌气，或不舍恋人离去时娇羞俏丽的模样。舞台布景挂满串串紫藤花，美若仙境，戏中女子由藤花精所变，故此得名。

《京人偶》，日语原题为“京人形”。故事梗概：雕刻师左甚五郎倾倒于花魁小车太夫的美艳，做了一个真人大小、京都风格的人偶。甚五郎甚是得意，和妻子及人偶玩起了妓院的过家家。不承想因为制作时过于用心，甚五郎的一部分魂魄竟附到人偶身上，人偶自己动了起来，不过动作却像五大三粗的男人。甚五郎见状，拿出路遇小车太夫时捡到的镜子塞入人偶手中，人偶的动作才终于如花魁般千娇百媚。这时，一个名为栗山大藏的人闯入甚五郎家中，命其交出过去侍奉的旧主之胞妹井筒小姐。甚五郎设计拖延，欲暗中放走井筒小姐，孰料井筒家的家奴照平也找上门来，误以为甚五郎欲行不轨，一刀斩落了他的右臂。井筒小姐慌忙现身澄清事实，照平谢罪后带走了小姐。此时又有一群木工前来追问小姐下落，甚五郎独臂挥动木工工具，将众人打得落荒而逃。

[13] 《连狮子》，日语原题为“連獅子”。故事梗概：狂言师右近与左近分别持白色与红色狮毛登场，扮作文殊菩萨的使者狮子，在灵山清凉山上跳起庄严的舞蹈，演绎狮子戏牡丹。右近为父，左近为子。为锤炼儿子不屈不挠的精神，父狮忍痛将幼狮踢下山谷。幼狮艰难爬上，却再次被踢了下去。这一次久久不见幼狮冒头，父狮担心地遥望崖下。幼狮见父亲身影倒映于水面，感知到父狮的良苦用心，遂再次鼓起勇气爬上了坡顶。父子二人牵手追蝶，跑向花道。少顷，父狮与幼狮换上“白头”与“赤头”长假发，化身雄狮再度登台

豪迈劲舞，又一次戏起了盛放的牡丹。

[14] 《信州川中岛合战》，日语原题为“信州川中島合戦”，目前仅上演《辉虎配膳》一折。故事梗概：越后领主长尾辉虎（即上杉谦信）为战胜甲斐领主武田信玄而有意拉拢敌方军师山本勘助。长尾家重臣、山城国守将直江的妻子唐衣正是勘助的妹妹，辉虎遂命唐衣寄出家书，邀勘助的母亲越路和妻子阿胜前来相会。越路与阿胜到来后，辉虎大献殷勤百般拉拢，先是赠予将军赐下的华服被越路拒绝，后又亲自端菜上桌，被越路一脚踢翻。辉虎盛怒之下，拔刀便要斩杀越路。阿胜眼看形势危急一心想要救婆婆，却苦于生来口吃言语不畅。情急之下，阿胜抚起古琴，借琴音替越路赔罪，并表示甘愿代为受死。辉虎听后，哀怜其一片孝心，最终收刀放人。

[15] 《四十七武士忠臣藏》，日语原题为“仮名手本忠臣蔵”，“仮名手本”原指古代孩童习字用的字帖，总共收录四十七个平假名，与忠臣藏故事中为主君复仇的武士人数相同，该戏目由此得名。故事梗概：（序幕~第四折）足利尊氏被册封为征夷大将军后，家中重臣高师直狐假虎威，因垂涎出云守官盐冶高贞、人称“盐冶判官”之妻的美貌而威逼其改嫁。与判官同盟的桃井若狭之助看不过眼，欲斩杀师直，被判官制止。若狭之助回府后怒不可遏，告知家臣加古川本藏，他准备明日进江户城拜谒时伺机斩杀师直。本藏闻言偷偷前往师直处奉上重金，谎称系若狭之助所赠。第二天，师直见到若狭之助态度甚是殷勤，弄得若狭之助无从下手。但此时，判官带着妻子的拒函来见师直，师直火冒三丈破口大骂，判官忍无可忍拔刀砍向师直，因本藏拦阻而未能将其杀死。在江户城殿内拔刀触犯大忌，判官被命切腹谢罪。家臣大星由良之助匆忙赶至，见了主人最后一面，决意向师直复仇。（第九折）由良之助的儿子力弥原与本藏的女儿小浪订有婚约，母亲户无赖带小浪上门，但因本藏在江户城阻挠判官斩杀师直，由良之助的妻子要求交出本藏首级，否则便要退婚。母女二人听后，以死相要挟。这时本藏突然现身，对阿石恶语相向，力弥盛怒之下用长枪刺向本藏。由良之助现身，看破了本藏是故意求死，遂允诺了力弥与小浪的婚事，并在本藏临死前告知其复仇大计。本藏取出师直府邸的地图交给了由良之助。（第十一折）复仇当日，众人聚到师直府前一一报上姓名，在由良之助的带领下冲入府邸，大战至次日凌晨，终于用判官切腹的短刀斩下了师直的首级，随后前往判官所葬的泉岳寺告慰其在天之灵。

[16]《加贺见山旧锦绘》，日语原题为“加賀見山旧錦絵”，被视为日本宫斗戏的鼻祖。故事梗概：大夫人赏识年轻正直的女官尾上，将旭阿弥佛像托付于她。掌事嬷嬷岩藤深感不快，命尾上与其比剑，想借此羞辱尾上。不想，尾上的婢女阿初代为上场，击败了岩藤，令她碰了一鼻子灰。又一日，尾上负责保管的珍贵香木不翼而飞，盒中放的竟是岩藤的单只草履，而另一只被发现藏于尾上房中。岩藤怒斥尾上监守自盗且意欲嫁祸，用草履狠狠责打尾上。尾上写下密信，连着岩藤的单只草履一起装入盒中交由阿初，命其送回她父母家。阿初半道路遇争斗，信函与草履掉了出来，她心知不妙遂急忙赶回尾上处，却发现尾上已拔刀自尽奄奄一息。尾上告诉阿初，岩藤趁虚盗走了旭阿弥佛像。阿初找到岩藤将其斩杀替主报仇，而后接任了尾上的女官职位。

[17]《花街醉醒之笼钓瓶名刀斩情丝》，日语原题为“籠釣瓶花街酔醒”，“笼钓瓶”乃名刀的名称。故事梗概：佐野的绸缎商次郎左卫门因父母杀过人，天道报应，容貌异常丑陋。他来到吉原的妓院寻欢，恰遇花魁之首八桥出街游行，顿时被其倾城一笑摄走了魂魄。此后，次郎左卫门每次前往江户必定要与八桥相会，不久便成了上宾，提出要为八桥赎身。但其实八桥有一恋人，乃浪人武士繁山荣之丞。荣之丞得知此事后，逼八桥与次郎左卫门断绝来往。八桥无奈，依言在众人面前与之断交，次郎左卫门大为震惊。数月后，次郎左卫门再访吉原，神色如常，八桥向其致歉。二人单独饮酒时，次郎左卫门忽然凶相毕露，取出名刀“笼钓瓶”一刀砍死了八桥。

[18]《本朝廿四孝》，全名《本朝廿四孝之十种香·深庭狐火》，日语原题为“本朝廿四孝～十種香・奥庭狐火”。故事梗概：甲斐领主武田信玄与越后领主长尾谦信素来不合，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晴为促成两家和解而赐婚，命武田之子胜赖娶长尾之女八重垣小姐。可婚事未办，义晴便遭暗杀。由于限期内未能抓获凶手，两家依照约定献子祭主，胜赖切腹自尽。不过，死去的胜赖实乃武田家臣之子，因为长相酷似而自小调换了身份。真正的胜赖化名蓑作，与假胜赖的恋人濡衣一起暗中供职于长尾家。八重垣得知胜赖死讯，调和十种名香供于假胜赖的画像前，日日思悼。她无意中撞见蓑作，疑心此人实乃胜赖，遂以死相要挟逼迫濡衣告知实情。濡衣无奈，反逼八重垣交出长尾家的祖传宝物，八重垣愈发坚信自己的直觉。但此时，其父谦信也识破了蓑作的真实身份，命人追杀。八重垣获悉后，去到自家奥庭取出祖传宝物，借诹访明神的使者白狐之灵力令

诹访湖冻结成冰，穿越冰封的湖面奔赴心上人所在之处。

[19] 《白鹭姑娘》，日语原题为“鷺娘”，舞戏，以白鹭化身的女子为主角，无故事情节。舞蹈起始于茫茫雪原，白鹭姑娘单相思无果，因爱生恨。随后，姑娘换上艳丽的市井服装，时而演绎豆蔻女子的春心萌动，时而舞出身陷爱河的痴缠幽怨，时而又娇俏轻快地执伞而舞。最后，白鹭姑娘重返雪原，因堕入俗世的恋情而被打入地狱饱受煎熬，忍着滴血的伤痛，挣扎着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20] 《斩不死的与三郎》，即《虚话横簪艳闻情》，日语原题为“与話情浮名横櫛”。故事梗概：江户时代，日用杂货批发铺伊豆屋的养子与三郎容貌俊朗，性情和善。为了将家业让给养父之子、弟弟与五郎，他故意寻花问柳放浪形骸，逼得家人与他断绝了关系。与三郎与帮派头目的小妾阿富一见钟情，但二人私会时被人撞见。与三郎眼见着阿富跳海，他自己落入了头目手中，脸上身上被砍出三十四处刀伤。昔日的美男子满身疮痍沦落街头，与人结伙以敲诈勒索为生，这时他竟再次遇见了阿富。原来阿富死里逃生，流落他乡嫁作了别人的小妾，衣食无忧。与三郎亮出一身伤痕，要挟阿富交出所有财产，这时阿富的丈夫多左卫门现身。情急之下，阿富谎称与三郎是她兄长，多左卫门告诉与三郎他与阿富有名无实，并拿出大笔钱财让他做些买卖。与三郎走后，多左卫门向阿富坦言自己才是她的亲兄长。阿富和与三郎感激涕零，再次走到了一起。

[21] 《杀女油地狱》，日语原题为“女殺油地獄”。故事梗概：油商河内屋的公子与兵卫风流成性，游手好闲，这一日又为了相熟的妓女与人大打出手，还将弄脏的衣服托给同行油铺丰岛屋的女主人阿吉代为清洗。与兵卫的继父性情敦厚，不愿将家业传给放浪的与兵卫。与兵卫遂起歹念，耍诈想要骗取继承权未果，被母亲逐出家门。但与兵卫仍不罢手，偷用父母印章在外举债，欠款累累。迫于债主追逼，与兵卫找阿吉借钱，恰好撞见继父与母亲塞给阿吉八百文铜钱，想借她之手接济与兵卫。但这笔钱终究杯水车薪，解不了与兵卫的困局。与兵卫恼羞成怒自暴自弃，威逼阿吉借钱给他还债。阿吉不从，二人在油铺扭作一团，弄得满身油污，与兵卫用刀将阿吉杀害。阿吉死后第三十五天，与兵卫罪行败露，被抓捕归案。

《四谷怪谈》，全名《东海道四谷怪谈》，日语原题为“東海道四谷怪談”。故事梗概：四谷左门原为盐治家的武士，“忠臣藏”事件后沦

为浪人。他膝下有一对女儿阿岩与阿袖，貌美如花。阿岩与盐冶家臣民谷伊右卫门同居，阿袖则与佐藤与茂七私定终身。左门找到伊右卫门，欲将阿岩强行带回，却被伊右卫门杀害。阿岩对此毫不知情，与伊右卫门完婚，盼着夫君替父报仇。而阿袖则获知与茂七死于非命，遂嫁给了与茂七的家臣直助，也盼直助手刃仇敌。阿岩诞下男婴，体态臃肿年老色衰，日日催问伊右卫门报仇之事。伊右卫门不胜其烦，暗中巴结富豪伊藤，欲迎娶其孙女。被蒙在鼓中的阿岩喝下了伊藤家送来的毒药，容貌尽毁，并获悉了伊右卫门的背叛。她死时心怀怨愤，死不瞑目。在阿岩的怨灵作祟下，伊右卫门迎娶新娘时，眼中所见竟是阿岩，心虚慌乱之余斩杀了新娘。之后，他日日被阿岩的亡灵搅扰得不得安宁。另一边，与茂七突然现身，原来他九死一生躲过一劫，而害他之人正是直助，阿袖闻言羞愤而死，直助自尽谢罪。伊右卫门为躲避阿岩的亡灵而逃入竹林，被与茂七等人所杀，阿岩终于冤仇得报。

[22] 《阿古屋》，全名《坛浦兜军记之阿古屋琴审》，日语原题为“壇浦兜軍記~阿古屋”。故事梗概：源氏一族追捕素以刚勇著称的平氏余党景清，领命出任宫禁护卫的富山重忠召见景清的情人、五条坂的妓女阿古屋，后者腹中已怀有景清的骨肉。阿古屋华服来见，虽有众捕手相围却面无惧色。协助审问的岩永左卫门欲用绳索将其捆绑，并威胁要动用水刑。重忠却道妓女素以情义为买卖，不应以常法待之，遂命人取来古琴、三味线及胡弓三种乐器，命阿古屋当场弹唱，听琴音辨心境。阿古屋依言逐一演奏三种乐器，并借由唱词道出与景清相识相恋的经过，一再重申景清别后再无音信。重忠听后，不顾岩永反对，命人释放阿古屋，并让手下榛泽抚恤安慰。

[23] 《国姓爷合战》，日语原题为“国性爺合戦”。故事梗概：明朝旧臣老一官亡命日本娶妻生子，取名和藤内。和藤内长大后靠打渔为生，一日在海岸目睹鹬蚌相争，忽就领悟了兵法的精髓。他偶然在岸边救下明朝皇帝的妹妹，得知明朝皇帝死于鞑靼国的诡计，遂决意携双亲返回复兴大明。和藤内来到中国后，与父亲兵分两路，途经千里竹林时凭神力降伏了猛虎，让老母骑上虎背。他领着鞑靼族的猎虎人一行，去狮子城寻访同父异母的姐姐锦祥女，希望得到其夫婿甘辉将军的助力。和藤内在狮子城前与父亲会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锦祥女。但因甘辉被鞑靼王召见不在城中，锦祥女只允许和藤内的老母入城，并约定她若说服甘辉相助，则向河中撒入白粉将

河水染白，反之则染红。甘辉回城后获悉原委，他虽有意与和藤内联手光复大明，却又不甘落人口实说他为美色所惑，遂要杀锦祥女。锦祥女也甘愿以死促成兄长和夫君的大业，但被和藤内之母拦阻。和藤内见河水变红，不愿死心，闯入狮子城，与甘辉对峙。这时锦祥女现身，她以自身鲜血染红了河水，临死前央求二人并肩成就大业。和藤内之母不忍锦祥女泉下孤寂，舍命相陪。甘辉感念于妻子的忠义决意相助，和藤内则改名郑成功，换上唐装立志推翻鞑靼国。

[24] 《助六结缘江户樱》，日语原题为“助六由縁江戸桜”。故事梗概：说戏人登场，宣告一出荒诞的喜剧开幕。春风拂面樱花满开，江户吉原倾国倾城的名妓、花魁扬卷出街游行，婀娜娇俏间似有几分醉意。扬卷进屋安坐，读着恋人、美男子助六的母亲满江写来的信函，感慨万千。此时，千方百计想赢得扬卷芳心的富豪意休现身，当着扬卷的面数落助六的为人，扬卷不由反唇相讥，愤然离席。助六紧跟着登场，引得一众妓女大献殷勤，助六嘲讽意休不通情趣。陪伴意休同来的门兵卫一时怒起，欲拿送汤面的小哥撒气，助六出手相救，与意休等人大闹了一场。助六的兄长十郎前来劝架，反被助六三言两语迷晕了头，竟与他一起为非作歹，戏弄过往行人。这时扬卷屋里出来一人，竟是助六的母亲满江，她给了助六一件纸衣，劝诫他收敛性情勿再生事，带十郎一同归去。意休仍对扬卷死缠烂打，助六藏在扬卷的外褂里侧，气不过意休的恶言恶语，欲冲出来与之对决，被扬卷劝阻。

[25] 《三人吉三美飞贼》，日语原题为“三人吉三巴白浪”。故事梗概：少女登势在妓院帮工，为送还客人遗落的百两银钱而在街上寻访，路遇吉三小姐道出原委。不想这吉三小姐竟是个男扮女装的匪人，抢去了银钱，登势无奈投河。此事被路过的吉三公子撞见，也打起了银钱的主意，拔刀与吉三“小姐”缠斗起来。吉三和尚见状，上前劝说，方知三人同名，遂结拜为兄弟。吉三和尚的父亲左卫门传吉见女儿登势迟迟不归，倍感心焦。这时，久兵卫将从河中救起的登势送了回来，意外发现儿子十三郎竟在传吉家中。原来十三郎便是遗落百两银钱的客人，绝望之余投河，被传吉救起。登势与十三郎本就一见钟情，此刻重逢很是欢喜。久兵卫告诉众人十三郎乃其养子，在寺院门前所捡，他的亲生儿子自小扮作女孩养育，却在五岁时不知所踪。传吉听后大为震惊，因为登势有一兄长，乃龙凤胎，自小寄养在寺院不慎走失。登势与十三郎实为亲兄妹，而吉

三“小姐”正是久兵卫走失的儿子。吉三公子的父亲原任职将军府，但因奉命保管的名刀被传吉所偷而切腹自尽。传吉偷刀后失手将刀掉入河中，辗转落入吉三“小姐”之手。而吉三和尚将百两银钱交予传吉后，阴差阳错被吉三公子所抢，传吉欲夺回银钱却死在了吉三公子刀下。吉三“小姐”与吉三公子遭官兵追捕，躲入吉三和尚的寺院。吉三和尚从登势和十三郎处获知父亲已死，且由线索推知系吉三公子所杀。他不忍告知登势和十三郎二人实为兄妹，于是谎称家仇旧恨杀死了真心相恋的两人，准备让他们给吉三“小姐”和吉三公子做替死鬼。可惜这招未能骗过官兵，三人陷入重围，将名刀与百两银钱托付给久兵卫后，共赴黄泉。

[26] 《沓手鸟孤城落月》，日语原题为“沓手鳥孤城落月”。故事梗概：大坂夏之役开战，德川家康率大军来袭，大坂城眼看便要陷落。主将丰臣秀赖的母亲淀夫人撞见有人欲带秀赖的妻子、家康的孙女阿千小姐逃出城去，遂挡住去路竭力拦阻。未久，德川大军兵临城下，大坂城内火光四起乱作一团。淀夫人躲入粮仓，却得知“人质”阿千小姐已趁乱逃至城外，顿时急怒攻心陷入了癫狂。秀赖见母亲精神失常，欲弑母自尽，众人劝其忍辱负重开城投降，以保丰臣家的血脉，但秀赖最终选择了与母亲一起殉城。

[27] 《祇园祭礼信仰记》，全名《祇园祭礼信仰记之金阁寺》，日语原题为“祇園祭礼信仰記～金閣寺”。故事梗概：效力于足利将军的松永大膳意图谋逆，劫持将军之母庆寿院与画师狩野雪村的女儿阿雪小姐及其夫婿直信，软禁于金阁寺。大膳与主动投奔的武将东吉下围棋不敌对方，盛怒之下将围棋盒投入井中，命东吉不湿手将之取出。东吉引来瀑布之水轻松办到，大膳感佩其智谋将其收入麾下。大膳一直垂涎阿雪的美貌，威逼其或在寺院大殿的天顶上绘龙，或追随于他，阿雪抵死不从。大膳遂命人将阿雪绑在樱花树下，并处死了直信。阿雪回想起祖父雪舟画鼠的故事，遂收集樱花花瓣用指尖拼绘老鼠。天降奇迹，老鼠竟动了起来，为阿雪咬断了绳索。此时，东吉窃得了大膳盗取的狩野家祖传的宝剑，交予阿雪。阿雪拔剑自尽，追随夫君而去。东吉实为织田信长麾下的武将，为救出庆寿院而假意接近大膳。他计划得手后，带庆寿院离去，并与大膳约定战场决胜负。

[28] 《镰仓三代记》，日语原题为“鎌倉三代記”。故事梗概：京都皇室与镰仓幕府争权夺势，两相争战。效忠皇室的三浦之助顾念母亲

病重从战场归家，却发现敌方大将北条时政之女阿时小姐在侍奉他母亲。阿时素来倾慕三浦之助，不惜背弃家门，求三浦之助娶她为妻，但遭拒绝。阿时本想一死了之，镰仓幕府的兵卒藤三郎突然现身，自称奉时政之命来带阿时回家，并告知说事成之后便可以迎娶阿时。阿时闻言怒而挥刀砍向来人，藤三郎遁入枯井。阿时再度举刀自尽，被三浦之助拦下。三浦之助答应阿时，若她能暗杀其父，便娶她为妻。阿时内心苦苦纠斗，最终决意舍亲情而助恋人。三浦之助见计谋已成，招出了井中的藤三郎。原来此人真名叫佐佐木高纲，花钱买下平民藤三郎的性命，让其替自己受死，而他则扮作藤三郎混入了时政麾下。阿时举起长枪，表明心意已决。三浦之助的母亲撞向阿时的枪口，以死勉励儿子与儿媳。三浦之助再度赶赴战场，阿时则与高纲一起去找时政。

主要参考文献

尾上菊五郎『おどり』時代社、一九四八年

寺島千代·岸井良衞構成『亡き人のこと·六代目菊五郎の思い出』演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加賀山直三『ある女形の一生　五代目中村福助』東京創元社、一九五九年

中村鴈治郎著·藤田洋編『鴈治郎の歳月』文化出版局、一九七二年

中村鴈治郎『役者馬鹿』日本経済新聞社、一九七四年

片岡仁左衛門『役者七十年』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六年

中村勘三郎『自伝　やっぱり役者』文藝春秋、一九七六年

片岡孝夫『とにかく芝居がすき』大和書房、一九八一年

松竹制作協力·佐藤英世写真撮影『桜姫東文章　孝夫·玉三郎』旺文社、一九八五年

中村歌右衛門·山川静夫著『歌右衛門の六十年』岩波書店、一九八六年

円地文子『女形一代　七世瀬川菊之丞伝』講談社、一九八六年

松山重子『おとうちゃんは女形国太郎』新潮社、一九八七年

寺島千代『私のこんちきしょう人生　夫　六代目菊五郎とともに』講談社、一九八七年

難波利三『てんのじ村』文藝春秋、一九八七年

津田類·吉田千秋『女方　歌舞伎のヒロインたち』朝日新聞社、一九八八年

六代目尾上梅幸『女形の芸談』演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尾上松緑『松緑芸話』講談社、一九八九年

尾上梅幸（七代目）『拍手は幕が下りてから』NTT出版、一九八九年

廣末保編著『桜姫東文章』白水社、一九九〇年

波野好江『三人桃太郎』扶桑社、一九九三年

渡辺保『歌舞伎劇評』朝日新聞社、一九九四年

『松竹百年史　本史』松竹、一九九六年

『松竹百年史　演劇資料』松竹、一九九六年

『松竹百年史　映像資料·各種資料·年表』松竹、一九九六年

中村鴈治郎·土岐迪子聞き書·秋山勝彦構成制作『一生青春』演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中村芝翫『芝翫芸模様』集英社、一九九七年

藤間紀子『高麗屋の女房』毎日新聞社、一九九七年

瀬戸内寂聴『源氏物語〈新装版〉』（全十巻）講談社、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

辻脇保夫『辻脇保夫写真集　てんのじ村の芸人さん』東方出版、二〇〇一年

荻田清『笑いの歌舞伎史』朝日新聞社、二〇〇四年

小川陽子『言わぬが花』主婦と生活社、二〇〇六年

小玉祥子『二代目　聞き書き　中村吉右衛門』毎日新聞社、二〇〇九年

渡辺保『渡辺保の歌舞伎劇評』角川学芸出版、二〇〇九年

世阿弥·竹本幹夫訳注『風姿花伝·三道　現代語訳付き』KADOKAWA、二〇〇九年

君野倫子著·市川染五郎監修『歌舞伎のびっくり満喫図鑑』小学館、二〇一〇年

浪速魚菜の会·笹井良隆編著『大阪食文化大全』西日本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松井今朝子『歌舞伎の中の日本』NHK出版、二〇一〇年

産経新聞社写真撮影『昭和の大阪　昭和20～50年』光村推古書院、二〇一二年

波野好江『中村勘三郎　最期の131日　哲明さんと生きて』集英社、二〇一三年

鎌倉惠子監修『一冊でわかる歌舞伎名作ガイド50選』成美堂出版、二

〇一三年

池田芙美·丹羽理恵子·井垣万里子編『歌舞伎座新開場記念展　歌舞伎 江戸の芝居小屋』サントリー美術館、二〇一三年

『歴史読本』編集部編『カメラが撮らえた大阪の昭和』KADOKAWA、二〇一三年

産経新聞社写真撮影『昭和の大阪II　昭和50～平成元年』光村推古書院、二〇一四年

丸山伸彦監修『演目別　歌舞伎の衣裳　鑑賞入門』東京美術、二〇一四年

山田庄一·渡辺保『二人の名優　二代目實川延若と三代目中村梅玉』演劇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中村扇雀『三代目扇雀を生きる』論創社、二〇一七年

渡辺保『戦後歌舞伎の精神史』講談社、二〇一七年

鳥越文蔵監修·人形浄瑠璃文楽座企画編集外題解説『人形浄瑠璃文楽 外題づくし』工作舎、二〇一七年

橋本治　文·岡田嘉夫　絵『仮名手本忠臣蔵』ポプラ社、二〇〇三年

橋本治　文·岡田嘉夫　絵『義経千本桜』ポプラ社、二〇〇五年

橋本治　文·岡田嘉夫　絵『菅原伝授手習鑑』ポプラ社、二〇〇七年

橋本治　文·岡田嘉夫　絵『国性爺合戦』ポプラ社、二〇一〇年

橋本治　文·岡田嘉夫　絵『妹背山婦女庭訓』ポプラ社、二〇一二年

「演劇界」演劇出版社

「ほうおう」松竹

上坂信男「舟橋聖一『戯曲　源氏物語』上·下」(『日本文芸論集』一五号·一六号)山梨英和大学、一九八六年

「別冊太陽　歌舞伎　源氏物語　十一代目市川團十郎·十二代目團十郎·新之助――三代の光源氏」平凡社、二〇〇一年

「大阪人」(第五八巻五月号)大阪都市協会、二〇〇四年

「Pen」(第一九巻第一二号)CCCメディアハウス、二〇一五年

「ぎをん」（第二二八号）祇園甲部組合、二〇一六年

「シグネチャー」（第五六巻第六号）三井住友トラストクラブ、二〇一六年「完全保存版　古事記　日本の神様と神社　日本最古の神話物語と八百万の神々」英和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羽田澄子監督『歌舞伎役者　片岡仁左衛門』BOX　OFFICE、一九九五年

平野英俊·柏原靖典監修『歌舞伎公演　舞台裏の基礎知識』全国公立文化施設協会·芸術情報プラザ、二〇〇三年

『歌舞伎名作撰』松竹·NHKエンタープライズ、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七年·二〇一三年

『小学館DVD BOOK　シリーズ歌舞伎　歌舞伎のいき　第一巻　基礎編』小学館、二〇〇八年

『人形浄瑠璃文楽名演集』国立劇場·NHKエンタープライズ、二〇〇九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三年·二〇一六年·二〇一八年

『NHKスペシャル　新生　歌舞伎座　檜舞台にかける男たち』NHKエンタープライズ、二〇一四年

横道世之介

Yokomichi Yonosuke
-
YOSHIDA SHUICHI

[日] 吉田修一 著

林雅惠 译



横道的青春里没有大事件；
横道的青春本身，就是大事件。

《怒》《同栖生活》
《平成猿蟹合战图》作者
吉田修一
令人爆哭爆笑的
青春缅怀大作

全新译本还你真实横道君，
同名电影口碑绝赞。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横道世之介

[日]吉田修一 著
林雅惠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道世之介/（日）吉田修一著；林雅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203-8

I.①横…　II.①吉……②林…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53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010-52187586**

书名：横道世之介

作者：[日]吉田修一

译者：林雅惠

责任编辑：卢茗

封面设计：@broussaille私制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203-8/I·172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

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Email：info@wenjingbook.cn

目录

四月 樱

五月 黄金周

六月 梅雨

七月 海水浴

八月 返乡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四月
樱
五月
黄金周
六月
梅雨
七月
海水浴
八月
返乡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一个年轻人步履蹒跚地走到新宿车站东口前面的广场。步伐沉重的原因似乎不是身体有恙，而是肩上的背包太重了。不过才走了十步左右，年轻人便把肩上的行李从右肩换到左肩，又走了十来步，再把行李从左肩移到右肩。

背包里头装了高中的毕业纪念册、穿旧了的学校运动衫、从小用到大的台式闹钟。说到这个闹钟，由于底座是大理石制成的，所以沉甸甸的相当有分量。年轻人一开始并没打算把这些东西从九州的老家带出来，谁知道今天早上出发之际，突然觉得少了什么似的，便急急忙忙把它们通通塞进背包里。

新宿Alta[1]偌大的电子广告牌映入年轻人的眼帘，回头望去，触目所及尽是摩天大楼，到处都有台阶通往地下楼层。人潮汹涌，人多到比高中全校师生集合时还要多。年轻人一脸稀奇的表情，不停地东张西望，以至于没有半点前进的迹象。

他再次把背包换到另一边，正准备跨步向前时，广场的中央传来巨大的声响。年轻人定睛一看，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有位少女站在灯光下，似乎在替新上市的口香糖做宣传。舞台前面零零落落地站了几个观众，大多数人并未驻足，直接经过。

年轻人被麦克风传出的少女声音吸引过去。他走向舞台，由于观众不多，轻轻松松就来到了最前排。少女对台上的男主持人说：“只要嚼一片我手中的口香糖，马上就会精神百倍、压力通通不见……”

年轻人不由得发出“咦？”的一声，站在他旁边的男人露出惊讶的表情，瞟了他一眼。

年轻人很喜欢看漫画，有一个叫作相田美羽的艺人最近常上漫画杂志的写真页。现在站在舞台上的那个女孩子不就是相田美羽吗？

年轻人环顾了一下四周。

假如台上的少女真的是相田美羽，广场上的群众怎会视若无睹、漠不关心？今天要是相田的本尊驾临他念的高中，不引起天大的骚动才怪。

年轻人想了一想，得出一个结论：“哈，肯定是山寨的相田美

羽。”虽然这里是东京，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有能够碰到明星、偶像之类的机会。

想到这儿，男主持人的嘶吼声突然窜进他的耳朵：“谢谢相田美羽小姐，各位观众，请送上最热烈的掌声！”只见被他认为是山寨版的相田美羽，轻轻地挥手步下舞台。年轻人急忙踮起脚尖、瞪大眼睛望着逐渐消失的背影。

真的是相田美羽本人。

年轻人顿时懊恼万分，因为他误判台上的少女是山寨版偶像，所以看得相当漫不经心。原来在东京，真品也会被看成赝品，以后可得多小心一点才行。

年轻人仍然带着一丝后悔，兀自向舞台后面看了又看。他的名字叫作横道世之介，今年十八岁，为了念大学，今天刚到东京。

世之介并没有马上走开，心想也许相田美羽待会儿会再度现身。他从小就是个不肯轻易死心的孩子。但等啊等，露脸的只有拆舞台的工作人员。世之介万般无奈，正准备离去时，这次看到了对面的树篱下，有一个年轻男子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他本来打算靠近一点，听他唱首歌，但想到一直这样走走停停的话，恐怕今晚会到不了新家。再者，从今天起就要住在这个城市了，也并非一定要一开始就急着到处走走看看。

世之介开始沿着山手线的高架段向前走，走到地图指示的大马路，果然看到了西武新宿站。车站上方是共构的高层酒店。两个月前，世之介来东京参加考试时，就和朋友小泽住在这家酒店。酒店紧邻声色场所歌舞伎町，到东京之前，两人兴奋得想去逛一晚，但等到真的踏上了东京的土地，小泽突然改变主意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进去逛了，一定考不上。”结果，两人在歌舞伎町入口处的乐天利打住脚步，决定不再前进。

西武新宿站前的广场有一株樱花树。考试那会儿枝头应该还没有长出花苞。樱花树孤零零地伫立在水泥丛林间，相形之下，显得十分矮小，夹在绚丽多彩的广告牌当中，花瓣都失去了颜色。刚刚的相田美羽看起来不像本人，眼前的樱花树看起来也像假的。

世之介站在樱花树的正下方，两眼发直地注视着开了七分的樱花。

每到这个季节，世之介家乡的樱花也会应时绽放。花朵岂止是绽放，盛开的樱花整个占据了附近的中学、神社，漫天都是花瓣雨。不过，世之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过樱花。

啊，樱花确实很美。

他不禁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也是第一次觉得日式酱瓜好吃。

世之介在西武新宿站搭上准急电车。电车沿途停靠高田马场、鹭之宫和上石神井。他从车窗内眺望这些停靠站外头的景色，只看到冷冷清清的街道。

感觉好像才到东京，却又已远离了东京。

实际上，世之介租的住址也很微妙。

房子位于东京都东久留米市。

想要以每月四万日元的价格在市中心租到一间有浴室，又是钢筋水泥建造的房子，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这对只靠电视节目认识东京的世之介来说，根本无法理解。签约时，世之介一次又一次地向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老伯确认：“这里真的是东京吗？”

“不过骑个十分钟车就到埼玉了倒是真的。”

中介费收得那么高，态度还不好。

搭准急电车约三十分钟可到达花小金井站。由于上个月已经先来看过房子了，所以今天再次目睹车站前的景况，反倒不觉得失望。这里虽然不是东京，但只要搭三十分钟的电车就可以到东京，换个角度想，心情豁然开朗。

世之介在车站前换乘公交车。公交车沿着宽阔的小金井街道一路北上，沿途也有平价的连锁餐厅、便利店、占地辽阔的仓库，还有越看心情越畅快的风景。

他在第八站下车。一下车就可以看到一栋三层楼的公寓，一楼是卖什锦面的小吃店，他租的一室户在二楼，世之介即将在这里展开全新的东京生活。

世之介的东京生活终于要拉开序幕了。

公寓的入口处并排停放了很多自行车，地上散落着传单、广告信。整栋三层楼的建筑物大约隔出五十间一室户，信箱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地塞满了整面墙。世之介找到了自己的二〇五室的信箱，信箱门上写着“葛井”，应该是前一任房客留下的杰作，他用手指沾了口水企图擦掉上头的笔迹，却怎么也擦不掉，大概是用油性马克笔写上去的吧。

世之介开始沿着台阶往上爬，隐约听见类似警铃的声音，而且每往上一阶，声音便越清晰可辨。到了二楼，左右两边都是紧紧相邻的房间，各自向两侧展开，连成一道长长的走廊。当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口时，终于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声音了。

不知道是谁在隔壁二〇三室的大门上贴了一张纸条：“闹钟吵死了！”看样子住户并不在家。

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就要开始了。打开房门的刹那原本应该是令人激动的时刻，谁知隔壁吵个不停的闹钟把气氛都破坏了。

咔嚓。

世之介终于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王城。闹钟还是很吵，不过，他的心情很好。房间只有六张榻榻米左右大小[2]，走进房间以后，闹钟的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依然清晰可闻，又因为空无一物的关系，声音更显响亮。

大概没有人打电话到物业投诉吧？

世之介暂且坐在地板上，随手一摸，发现上头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他想起背包里有一条抹布，那是今天早上母亲硬把它塞进行李里的。对儿子来说，新生活代表着希望，但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新生活似乎只是条抹布而已。

世之介开始擦地板。说也奇怪，身体一动起来，对于隔壁闹钟的噪声，竟然可以变得充耳不闻。心情显得有些浮躁的世之介，连纱窗的沟槽都没放过。

快递定于晚上七点左右把新棉被送到，离这个时间大约还有一个小时。世之介想打通电话给母亲，谢谢她替他准备了一条抹布。

二〇三室的闹钟依旧响个不停，抱怨的纸条也还在。

世之介走出公寓，然后走进对街的公共电话亭。接电话的人是父亲，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棉被送到了没有？”

母亲眼中的新生活是一块抹布，不过看在父亲的眼里，又变成了一床棉被。

“还没。”世之介答道。

“还没到啊，不管它了。你妈从早上一直哭到现在……”

“一直哭？为什么？”

“只有当妈的才知道她在哭什么。”

有点不耐烦的父亲隔着话筒叫母亲听电话，而母亲本人似乎就在旁边，现在也是用哽咽的声音跟他说话。

儿子只是到东京而已，为什么要这么悲伤呢？实在令人不解。

世之介的心情也不由得沉重了起来。“对了，行李里面有几节闹钟用的干电池？”听到儿子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母亲暂时把哭泣搁在一边。

不过，她还是把当年生世之介难产的事从头讲一遍，讲着讲着一遇到空当，便又低声啜泣起来。母亲本来就很有表演天分，无论是在亲戚的葬礼上，还是儿子离家独立之类的场面，绝不会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每每参加亲戚的葬礼，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来找母亲签收账单，因为她实在哭得太惊天地泣鬼神了。

和母亲打完长途电话，世之介筋疲力尽地走出电话亭，刚刚母亲在电话里缓急交织、娓娓道出的往事，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回旋，以至于忘了闹钟的存在。猛一回神，隔壁房间的闹钟又开始响个不停。

世之介一爬到二楼的走廊，就看到一位身材纤细的女孩站在二〇三室的门口。她的一只手还戴着印花隔热手套，可能正在做晚餐。

女孩听到脚步声也转过头来问道：“你住这间？”同时用还戴着隔热手套的胖手指指了指二〇三室的门。

“不是。”世之介连忙否认，并指着二〇五室。

“那一间？二〇五不是空的吗？”

“我今天……”

“刚搬进来？”

小泽跟他提过，在大都市搬家不需要向左邻右舍打招呼，因此，他没有把家乡的蜂蜜蛋糕带来当见面礼。女孩的目光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站得直挺挺的世之介。

“我是来东京念大学的……”

世之介最后也只告诉了她这么多。

“是啊，都四月了呢。”

女孩的印花隔热手套在她的手上一开一合地动着。

“……我听到门开开关关的声音，以为是住在这里的人回来了，可是等了好久，闹钟还是一直叫。”

这情景看起来就像隔热手套在说话一样。女孩注意到世之介的视线落在隔热手套上，于是说道：“我正在做奶油炖菜。”隔热手套又一开一合地动了起来。

她长得有点像小泽的姐姐。每次世之介到小泽家过夜，她就会向小泽的爸妈告状：“妈，那些小孩整晚都在看A片。”其实，小泽的姐姐称得上是美女。

女孩似乎没要离开的意思，世之介问道：“这个闹钟响了很久吗？”女孩一面把玩着隔热手套，又让它开开合合地动着，一面皱起眉头说：“很久了啊，听到就火大。对了，你要吃奶油炖菜吗？我做了很多哦。”

“嗯？”

“一个人独处，会觉得焦虑不安，两个人共处，就能彼此解个闷，不是吗？”

“啊，只是……”

“你吃过饭了？”

“还没有，只是……只是待会儿有人会送棉被来。”

“棉被？”

“是的。快递会送棉被来……”

“你就贴张纸条在门上，告诉快递说你人在二〇二室就好了啊。”

女孩边说边用下巴指了指“闹钟吵死了！”的字条。

“对啊，贴张纸条就行了。”

根据小泽传来的情报表明，住在东京这种地方岂止是左右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者，连隔壁住了什么人都没有人知道，现在看起来，小泽说的话似乎不可尽信。

难得有人邀约吃饭，世之介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快写好了一张纸条，并把它贴在门上，然后走到女孩的住处。他一按门铃，立刻有人来应门。“贴好了吗？”女孩问道。“贴好了。”世之介回头看了自家大门一眼。

女孩的房间格局跟自己的房间一模一样，但跟他目前家徒四壁，连棉被也没有的房间比起来，油然生出一种压迫感。定睛一看，墙上挂了几张不知道是非洲制的还是波利尼西亚制的木雕面具，造型颇为奇特。世之介觉得这里一点都不像女孩子的房间，倒像是部落酋长的家。

她一面盛饭，一面告诉世之介她的名字叫作小暮京子，在附近的健身俱乐部教瑜伽。

“瑜伽？”

世之介坐在房间的角落，双手环抱膝盖复诵了一遍。

“你有兴趣吗？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叫横道，横道世之介。”

京子拿起汤匙在奶油炖菜锅里画着汉字，笑着说：“你爸妈真是替你取了一个了不起的名字。”

世之介直到初中一年级上语文课时才知道自己名字的由来。他的小学老师们当然早就知道井原西鹤的旷世名著《好色一代男》里的男主角就叫世之介，只是要他们说给一个还在穿短裤的小男生听，内心必定挣扎得不得了。

教他语文的初中老师是一个快要退休、看起来色眯眯的老伯伯，大家都叫他“稻爷”。稻爷在第一堂课点名点到“横道世之介”，他大声回答“到！”的时候，稻爷笑嘻嘻地说：“哇，了不起的名字。”接着问他有没有请教过父母亲这个名字的由来。

“报告老师，我爸说世之介是古人写的一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名字，这个男主角一直在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

世之介毫不犹豫地把父亲解释给他听的话铿锵有力地说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太直接、太干脆的回答方式激起了老师的兴致，一时兴起的稻爷居然花了整整一个钟头，在一群还是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面前，毫不掩饰地讲述书里的世之介如何“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

当讲到妓院、妓女这一段时，班上的女班干们纷纷提出抗议，男生却是喝彩叫好。虽然课堂上闹哄哄的一片，稻爷依然兴致不减，最后总算讲到主人公世之介造了一艘名叫“好色丸”的船，满载着催淫道具出海寻欢，因为内容实在露骨不堪，他的同桌女同学终于按捺不住哭了起来。而世之介本人实在是坐立难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稻爷心满意足地离开教室，留下一整个教室骚动不安的学生。世之介听到女生说回家后要向爸妈告状，还有几个男生作势想脱掉他的裤子，大声嚷着：“有那么厉害的东西，让我看看！”

“咦？隔壁的闹钟好像不叫了呢。”

世之介的思路突然被打断，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京子。刚才他见京子咯咯笑个不停，也就顺势把稻爷的事拿出来讲。餐桌上京子的盘子已经见底了，他也吃了三大盘。

“哎，真的，听不到闹钟的声音了。”

他模仿京子的动作把耳朵贴在墙壁上聆听，一张脸也跟着埋进木雕面具堆里。闹钟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住户发出的若有若无的声响。

“你的故事还真有趣。对了，世之介，你真的是今天才到东京的吗？”

京子的耳朵离开了墙壁，然后一边收拾杯盘，一边换了个话题又问道。

“是啊，刚到五个小时。”

“……你从今天开始就要过全新的生活了。男孩子是很浪漫的，像这样的晚上，就会像青春小说里的男主角，一个人在屋子里偷偷想着喜欢过的女生啦，替将来打算啦，想要多愁善感一番吧，对不对？”

京子站起身来，把盘子拿到小小的厨房里去。

“不，没什么特别好想的……京子小姐，你在这里住了很久吗？”

世之介伸手去摸墙上的面具，没想到面具的眼珠子竟然掉了下来。他赶紧捡起来，把它藏在椅垫下面。

“住了快一年了。这里房租便宜，离俱乐部又近，所以就搬来了。不过下班回家顺道会去逛的地方只有西友超市。”

“那你之前住在哪里？”

“孟买。”

“什么？”

“印度的孟买，我去留学。你不知道孟买吗？”

“不不不，我知道。只是我问你之前住哪里，没想到会听到‘孟买’这个答案。”

“我老家在横滨。我念的是免试直升的学校，一路读到大学。大学毕

业以后，在一家食品工厂上班。进入社会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唉，别提了，现在还不是一样，什么都不是。”

世之介的目光落在电视柜上的照片上，看起来应该是印度留学时期拍的。

“大学毕业，然后就业、辞职，接着到印度留学，学成回来当瑜伽老师……总觉得这样很了不起呢。哪像我，每次自我介绍只能说世之介由来的笑话。”

“你怎么这么说呢？从现在开始，你生命里的事物会一个一个地增加，不是吗？”

“也对哦。”

京子利落地洗着碗盘。世之介感觉身心都得到了彻底的休息。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

“啊，应该是棉被送来了……你看，多快啊，马上就增加了一个。”

京子暂停洗碗的活儿，微笑着说。

人生只是多了一床棉被也没什么用，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只是一条棉被，好像也足以让人引以为傲。

才几天光景，染红整个东京街头的樱花已然开始凋谢。落樱如雪，乘风飞舞的花瓣轻轻地落在一群穿着新西装正朝武道馆走去的大学新生肩上。

今天是新生入学典礼。

蔚蓝晴空下，大批的新生仿佛被旋涡吸引一般进入武道馆。距典礼开始只剩五分钟，原本蜂拥的人潮就要散尽。可是，同样具有新生身份的世之介却还没有出现。

“穿上深蓝色的西装，看起来真是又挺拔又有型。”

西装是祖母在家乡的百货公司定做来送给他的礼物，眯着眼睛频频点头的祖母非常满意世之介盛装的模样。世之介心想如果今天入学典礼不穿，以后就没机会穿了。

距典礼开始还有一分钟，负责引导的工作人员陆续撤离并向会场移动。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匆忙奔向九段下车站前的坡道，因为脚上的皮鞋不合穿，使得脚后跟沿路发出噗噗的声音。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他，赶紧招手催促：“快一点！典礼已经开始了！”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世之介。他也很着急，但越急越乱，脚后跟脱出了鞋。

“你进去以后，往左边走，然后上西侧的楼梯！因为正面的门已经关闭了！”

工作人员推着他的背交代该怎么走，但喘到上气不接下气的世之介根本没记住左边、西侧、正面这些话，反正先赶快跑进去。世之介终于进入了会场，可是该往哪边走呢？他想不起工作人员指引的方向，最后决定往右边走。

典礼正在举行。一个严肃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回荡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走廊上有很多扇门，世之介不知道要从哪道门进去。“这扇门？那扇门？怎么办？”他一面向前小跑一面寻找入口，总算看到一扇没有关上的门。“哈，就是这里啦。”世之介二话不说，马上冲进去。

下一秒钟，他的眼前骤然开阔。

今年的新生有七千多人，为什么七千多双眼睛全部朝他这儿看呢？他似乎走错了门，出现在正于摆着金屏风的讲台上致辞的校长头顶上方。

台下的学生发现有人一脸惊恐地从校长头上冒出来，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没多久，整个会场响起低低的窃笑声，此起彼落。世之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更加无所适从。

“喂，你过来，这边！”

忽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拎了出去，台下顿时哄堂大笑。难得的新生入学典礼，以及穿起来又挺拔又有型的全新深蓝色西装，就这样被白白糟蹋了。

工作人员把他带到新生座位的最后一排，折腾了半天总算是入座了。隔壁正在打瞌睡的男生突然睁开眼睛向他问道：“典礼结束了吗？”一样是新买的深蓝色西装，可是他的领子都被口水沾湿了。

“不，还没有。”

世之介答道。他仿佛要做给背后还瞪着他的工作人员看似的，刻意拉了拉被对方抓皱的衣领。

祖母送的西装被抓得皱巴巴，隔壁同学穿的西装被口水弄得湿答答，武道馆里聚集了七千多个这样的新生。

冗长的典礼没完没了地进行着。照理讲这群新生应该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充满兴奋与希望才对，可是台下的新生十之八九都在睡觉。受到隔壁男生香甜的鼾声影响，世之介的眼皮也愈来愈沉重。就在睡眼蒙眬、意识模糊中，典礼结束了。

一直处于昏睡状态的邻座男生，睡梦中竟也能听到礼成散会的广播，他悠悠醒转，笑着对世之介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小弟弟都站起了呢，哈哈。”世之介装作没听到的样子，亦步亦趋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出会场。

走出武道馆，世之介总算完全清醒了。接下来的安排是回到学校参加新生入学教育，因此，一群穿着全新西装的新生络绎不绝地走下坡道。其中，有几个小团体走在一块儿，他们应该是附属高中直升上来的毕业生。因为绝大多数学生都还没交到朋友，大家都是形单影只地走。

世之介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正要跨步向前，突然冒出一个声音问道：“你是哪个系的？”世之介看了一眼声音的主人，原来是刚刚坐在邻座睡觉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的。

“工商管理系。”

世之介并不想和这个人有交集，不过还是下意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很明显地摆出一张臭脸，对方也不以为意，继续说道：“嘿，那不就跟我同系？”然后毫不客气地拍他的肩膀。

“说来说去，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择友。”

世之介忽然想起跟他一起到东京的小泽在飞机上说过的这句话，感觉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那个入学典礼实在是又臭又长，不过典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不知哪来的笨蛋跑到校长头顶上缩头缩脑的，还真好笑。”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想不到自己正在跟那个笨蛋交谈。

“我叫仓持。你呢？”

看起来我行我素的仓持，从口袋里拿出口香糖递给世之介。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的世之介，应该拒绝才对，可还是收下了，并且自我介绍：“我是横道。”

“横道，这里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仓持很快就把“同学”啦，“君”啦这一类礼貌性的称呼给省略了。世之介心想，就算是路边的野猫要亲热之前，也得花点时间互相熟悉一下，不是吗？

“我还报考了早稻田，不过没考上。”

“哦？我也是呢，没想到我们两个还真合得来。”

世之介当然知道合得来不是用在两个人念同一个科系的时候，也不会用在两个人同时落榜的场合，但听仓持这么一说，他居然产生了合得来的感觉，真教人感到不可思议。

世之介和仓持嚼着口香糖，穿过外濠公园的樱花道，一起走回学校。两人问了彼此的出生地等等，虽说合得来，不过话题多从这个跳到那个，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深入。

世之介来到东京后第一个交到的朋友，就是仓持一平。他和父母一起住在新宿区上落合，今年十九岁，因为复读了一年，所以和世之介同年级。

“老实说，我还是想进早稻田。”

前一秒钟世之介说想要考驾照，仓持还像个经验老到的过来人，跟他介绍哪个驾校的教练教得又好人又亲切，下一秒钟两人登上河堤的台阶时，仓持又跳回了之前的话题。

“是吗？”

世之介虽然做了回答，但他根本没在认真听。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河岸两旁摩肩接踵的赏樱人潮给吸引住了。

“所以，我想大三的时候去参加早稻田的转学考。”

“转学考？还要考啊？”

“我打算再去考。我当初就是为了进早稻田才决定复读的，人生的路还很长，如果这么早就妥协，算什么人生？”

对世之介来讲，“人生”这类字眼，除了开玩笑时会用到，平常哪里说得出口。眼前的仓持却是人不可貌相，他的认真态度恰好和他的外表成强烈对比。世之介目不转睛地看着仓持。他给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但在谈到“人生”之后，世之介痴痴地望着他光滑的侧脸，忽然觉得他简直就是释迦牟尼的化身。

“老师，东京有没有那种不必太用功也考得上的大学？介绍给我吧。”

他想起了自己在升学咨询时说的话。原来世界上有像他这种“先妥协再说”的人，也有像仓持那种“先考虑人生”的人。

堤岸旁的行人步道上都是蓝色的塑料布，一块块铺在樱花树下。樱花花瓣漫天飞舞，飘落在地。美则美矣，可掉在蓝色塑料布上，就什么情绪也引发不了了。

行人步道直通学校正门，一走进校园，立刻发现校内热闹非凡。每一个身穿深蓝色套装、正要前往各自教室的新生，无不被成群的开展社团招生的学长学姐包围簇拥。有拿网球拍的学姐，也有做美式足球运动员打扮的学长，还有在依旧寒冷的天气里穿着泳衣的前辈，他们并不是游泳社团的成员，似乎是摔跤同好会。

“横道，你决定加入哪个社团了吗？”

听到仓持的问题，世之介摇头说：“还没有。”

社团活动应该很有趣，不过对世之介来说，不先找到勤工俭学的机会，别说网球拍了，他连一个网球都买不起。

“你高中时参加了哪一个社团？”

仓持避开招生学姐学长的重重包围，一边闪躲一边问。

“应援部。不过，我就是个有名无实的队员。”

“应援部？就是穿着学生制服，喊着‘呼咧呼咧’的人，是吗？”

虽然世之介不确定是不是还有其他类型的应援部，但仓持问话的表情十分认真。“是的。你呢？”世之介也反问他。

“我是曲棍球社团的。”

“曲棍球？你是说冰上曲棍球？”

“不然还有什么曲棍球？”

朋友果真是物以类聚。

他们总算冲出了学长学姐的招募重围，来到了日照不良的校舍区。不知道是地板铺大理石的关系，还是天花板太高了，感觉上校舍就像洞窟一样阴暗。两人按照新生手册上的说明，一起走进指定的教室，同学几乎已经坐满了。黑板上贴着新生名单，座位也事先做了安排。

“唉？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仓持嘴里嘟囔着。世之介也帮忙确认了一遍，真的找不到仓持一平的名字。

“我不是这个班的吗……？”

他从皮夹里拿出学生证换领券，边看边搔着头说。

“……啊，算了算了。新生培训结束后，我们在外头碰面。总要去逛逛社团招生的摊位吧。”

仓持说完，拔腿冲出教室。世之介目送他的背影离去，才回过头看向教室内。因为大家都还是陌生人，世之介目光所到之处，都是冷漠的眼神。教室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全班大概有四十个学生，女生只有两个。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好和班上仅有的两个女生同一排。也难怪，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横道”这个姓氏一向都让他排在男生的最后一个。

她们一个在听随身听，另一个低着头读新生手册，看见有人走近，连头都没抬一下。

世之介一坐下，老师就进来了。那是一位很滑稽的老师，特意想把气氛弄得热络一点，但学生们只是肃静地记录着注意事项。无趣的教室里，世之介越发怀念仓持的开朗。

老师做完如何选课的说明以后，便走出教室。有人马上起身离开，也有人和隔壁的同学简短交谈。世之介正准备站起来时，邻座的女同学叫住了他。

“这个要拿到学务处，是吗？”

她的耳机已经拿下来了。

“刚刚那个老师说寄去也可以。”世之介点了点头。

“寄去也可以啊，谢啦。”

她是个个子娇小的女生，水汪汪的眼睛好像刚哭过似的。想到这里，世之介不由得“咦”了一声，为什么水汪汪的眼睛看起来有些怪异？印象中有一种叫作双眼皮胶的东西，只要把白色的胶水涂在眼睑上，可以把单眼皮变成人工双眼皮。

“什么嘛，大学的老师也跟高中时候的老师一样，根本就没有变嘛，老想逗学生发笑，结果，搞得大家都很扫兴。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啊，嗯。”

世之介明明一脸尴尬，但女同学浑然无觉。世之介眨眼眨个不停，仿佛自己的眼睑被胶水粘住一般。

“我刚才看了一下名单，你叫横道，对吧？你好，请多指教。这个班上只有两个女孩子，另外那一个看起来很不和蔼可亲。”

她皱起眉头说，手中折着简介资料。世之介瞄了一眼姓名栏，上面

写着“阿久津唯”。

“喂，你待会儿要去逛社团的招生摊位？”

“是、是啊。”

“如果不麻烦，可以带我一起去吗？你要跟刚刚那个走错教室的男生去，对不对？我都没有可以一起逛的朋友。”

阿久津唯站起来，身高只到他的胸口，也不等世之介回答，便一个人往外头走。这是一间阶梯教室，阿久津唯的身形也就越走越小。

“横道同学，你是应届毕业生吗？”

阿久津唯回过头来问道。世之介点了点头，并且应了一声“嗯”。

“你看河堤旁的樱花，很美吧？”

“嗯。”

校园的广场上，依旧是热情的招生社员团团围住大一新生。

“那是他吗？”

顺着阿久津唯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果然看到了仓持。与其说他是按照约定在那儿等世之介，毋宁说他是被穿着桑巴舞衣的女生拉住手臂动弹不得。

“他好像加入了桑巴舞社呢。”

阿久津唯笑着说。

仓持听到了他们两个的脚步声，回头一看，马上跟穿着桑巴舞衣的女生说：“你看你看，来了吧，我早就说过我是在等朋友嘛。”

“好吧，那记得待会儿回摊位来哦，我等你。”

这位桑巴女生抹在脸上的五颜六色，好像不是化妆，倒像是涂的油画。她叮咛仓持还要回来以后，便又赶着去拉别的新生的手臂了。

“干吗画成这样？”

被浓得不像话的彩妆吓呆了的世之介喃喃问道。

“这个社团太惊人了。她一直怂恿我加入桑巴舞社，说我的体格适合跳桑巴舞。怎么样？看一下适合跳桑巴舞的身材吧。”

仓持一边说，一边将视线移到阿久津唯身上。

“啊，她是我的同班同学阿久津唯。”

仓持耳朵听着世之介的介绍，眼睛则是眨也不眨地盯着阿久津唯的脸。然后，毫不掩饰地大笑出声：“你干吗？这是……你把自己的眼皮翻过来做什么？”

世之介强忍住不愿戳破的事情，没想到鲁莽的仓持竟然就这样毫不避讳地挑明了。

“你、你……这……”

阿久津唯恼羞成怒，顾不得急得发慌的世之介，气得对仓持大叫：“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没有怎样啊，是你的眼睛、眼睛翻过来啦。”

仓持再也忍不住了，开始捧腹大笑。

“住口住口，不要再笑了。你、你太没有礼貌了！”

世之介急忙推开仓持，让他离阿久津唯远一点。气到七窍生烟的阿久津唯，身高似乎因此拉长了一点。

“我这样很没有礼貌吗？你说……”

“喂，这种事不要当着本人的面说啦！”

“不说不是很奇怪吗？……咦？噢！你明明注意到了，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你这样才叫作没礼貌，不是吗？”

仓持现在已经笑到失控、不能自拔了。阿久津唯的身高因为愤怒又拉长了一些。

仓持笑到完全停不下来，世之介逼不得已只好伸手捂住他的嘴巴，

同时拼命地向阿久津唯道歉。其实，他的内心正在天人交战，一个声音说：“好不容易才交到的朋友，要好好珍惜。”而另外一个声音说：“大学生活刚开始不久，不要管这两个人了，赶快归零，让一切从头开始吧。”

阿久津唯总算冷静下来了，世之介好说歹说劝她在长椅上坐着休息一下。想不到一个在教室里看起来那么开朗积极的女生，竟然会为了双眼皮胶这种小事气到快要掉眼泪。

站在一旁的仓持开口对阿久津唯说：“对不起啦，你干吗那么生气？”仓持的道歉真是不痛不痒，“……对不起，我诚心道歉。不过，我相信不管是谁，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翻过来的眼睛，一定都会……”

“够了，不要再说了！”

世之介瞪了仓持一眼，责备他连怎么道歉都不会。

“……我只是想要改变一下形象而已，却被你嘲笑成这样，实在太过分了。”

坐在长椅上低头不语的阿久津唯突然开口说道。

“……我想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这样也不行吗？”

阿久津唯两手放在膝上，紧握双拳，眼泪扑簌扑簌掉下来滴在拳头上。世之介心里嘀咕，难道她的高中生涯过得很悲惨吗？

由于眼前的阿久津唯和刚刚在教室里印象中的她，反差实在太大，世之介的脸上堆满了尴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本来想向仓持求救，但心想仓持一定也束手无策——才想到束手无策这四个字，耳边就响起了仓持的声音：“好啦，别哭了，是我不对，不应该乱开玩笑，请原谅我。”仓持人也坐到阿久津唯的旁边，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说道。

“……每个人都有重新做自己的权利，我也不例外，让我们一起改变吧，把从前的自己完全忘掉，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的。”

听得目瞪口呆的世之介，虽然一下子成了局外人，但气氛霎时变得很好。世之介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落幕了，谁知仓持竟然又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说：“不过哦……那个双眼皮胶不要再用了，那个胶啊……”

世之介正想踢仓持一脚，但是，阿久津唯的脚比他快一步。

沐浴在春阳下的广场仍然人声鼎沸，各个社团依旧使出浑身解数，热情有劲地向新生招手。

按照学生手册的指示进行选课登记、奖学金申请等等，整个四月眨眼间就结束了，日历一张张被撕去，仿佛凋谢的樱花一般零落散尽。

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脸上还带着睡意的世之介急急忙忙地冲出公寓的大门。他中午约了表哥清志见面，现在要赶去幕张表哥住的县民学生宿舍。昨天，他确实把闹钟设定在九点，闹钟也准时响起，结果世之介无意识地按掉响铃声，又安心地睡了三个小时。

出门前，母亲一再交代他，到了东京以后，要立刻去找表哥，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彼此也有个照应。

世之介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等他真正采取拜访行动时，已经又过了三个星期。清志比他大三岁，两家人住得很近，也曾有一段时间，世之介把清志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崇拜，所以并不会不想见他。

清志这个人简直就像三年后的世之介。如果世之介经常给人呆头呆脑的印象，那么，清志就是在世之介的基础上再添了三年份的痴呆。因此，两人在一起，怎样都不觉得累。

清志念的大学正是仓持念念不忘的第一志愿，他今年四年级。当年发榜，乡亲父老得知他考取早大时，无不跌破眼镜，大家都强烈怀疑，清志要不是靠作弊怎么考得上？

当世之介正式在东京展开独立生活后，注意到了一件事。先举个例子来说，他平常把闹钟设定在七点起床，每天闹钟响起时，却只会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把它关掉，然后告诉自己再睡五分钟，结果眼睛连一下也没睁开过，继续呼呼大睡。虽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意识到再不会有人把自己从赖床中叫醒。

他在九州岛家里的时候，母亲总是在楼下扯开喉咙叫起床。如果这一招不见效，她就会踩着惊天动地、足以撼动整座屋子的步伐跑上楼来。世之介一向认为这是母亲的嗜好，她就是爱这么做。直到前些日

子，仓持到他的住处过夜，第二天早上他整整花了半小时，才把有严重赖床病的仓持弄下床，这时世之介总算明白，这么多年来自己没被母亲宰了，实属万幸。

跟早上起床一样，大学也不和善。世之介只要哪天逃学，那一天就像是被丢弃在东久留米的套房里一样，无人问津，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以前的高中老师会抓着他的鬓毛啰里八嗦地唠叨：“横道！你的选修科目怎么还没去登记？！”从前老觉得这些老师就像念经一样烦，现在却怀念不已。

自己的事自己做。

喊口号很简单，但一个人在东京过日子才知道，“自己的事”竟然多到连做梦也想不到。

世之介抵达幕张车站，已经是下午两点半过后了。他昨天晚上事先查过地图，想着走到清志的宿舍一点也不困难。谁知一出车站，明明只要花五分钟就可以走到的地方，居然怎么走、怎么找，也看不到目标建筑物。他往东找不到，便再折回向西走，等到他找到门口挂着小小招牌的学生宿舍时，已经过了一个钟头。

世之介走进宿舍大门，眼前有一间开了小窗，挂着粉红色布帘的小小传达室。玄关附近散落着几双经常可以在爆笑短剧里看到的墨绿色拖鞋。世之介把头伸向传达室的小窗。

“你好，我是来找川上清志的。”

一位背对着他，正在看电视的男人开口说道：“咦？他刚刚不是还在那里吗？”然后指了指世之介背后的方向。世之介转头往里面瞧了一下，有一处看起来像接待室的场所，沙发上丢了几张看过还来不及收拾的体育报，桌子上则摆了一个主人不详的脸盆，里面塞满了盥洗用具。

“他应该马上就回来了，你进去等一下吧。”

“好的，谢谢你……”

“世之介？”

世之介正弯下身去想找双比较干净的拖鞋来穿，忽然听到有人在背

后叫他的名字，一回头就看到清志提着便利店的购物袋站在自己面前。

“对不起！我睡过头了。”

“哦，没关系，你有你自己的时间流速。”

“什、什么？”

世之介觉得清志有点怪异。

“你没在生气吗？”

“生气？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我认识的清志表哥，这时候一定会碎碎念。”

“人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他对别人有所求。”

“什么？”

“因为对别人有所求，一旦求不到、希望落空时，就会转变为愤怒。说起来欲求啊什么的都是身外俗物，而且，生气一点用处也没有，只不过会让我们丧失公正、公平的判断力罢了。”

“啊、啊？”

面对性情丕变的亲戚，世之介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向管理员投以求助的目光，当然没有人理睬他。

世之介虽然不知道有什么内幕让清志完全变了个样，不过，还是跟着他爬上三楼。走廊上的每一个房间几乎都是大门敞开，从各个屋里传出的电视音响四处流窜。

清志朝世之介的背后推了一把，直接把他推进屋里。清志的房间比想象中的来得宽敞，阳光也可以跨过阳台照进屋来，日照十分充足。地板上堆满了书，一本叠着一本，学校福利社堆得跟山一样高的畅销书也在其中。清志之所以行事作风大异于前，大概跟这些书脱不了干系吧。世之介随手拾起一本，啪啦啪啦地翻着书页。

“清志表哥，我不记得你这么爱看书啊。”

“我想早日习惯别人的绝望。”

世之介愈来愈觉得同自己讲话的人不是清志，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

“习惯了以后又怎样呢？”

世之介其实可以置之不理，偏偏他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么说好了，如果习以为常的话，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就不会想太多、钻牛角尖了。”

“不对啊清志表哥，你以前就不是那种会深思熟虑的人啊。”

只要是认识清志的人，通通都会举双手赞成世之介的话，就连清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尴尬。

“清志表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怪怪的？”

“没有啊，不曾发生任何事。不过，倒是有一件事可以告诉你，我遇见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女孩。”

看到清志凭靠在窗边喟然叹息的样子，世之介快要忍俊不禁了。他极力克制自己不要发笑，因为憋着肚子强忍笑意，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清志表哥，你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奇怪。”

世之介再也克制不住了，终于放开了哈哈大笑。清志只是冷冷地看着笑到不能自已的表弟，然后按下窗台边的音响开关。

音乐开始播放，世之介听到了非常经典的爵士曲目。

“清、清志表哥，你什么时候开始听这种音乐的？”

世之介捧腹大笑，已经笑到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每个星期都会把十大金曲录下来，录了一段时间了。”

清志似乎忘记了世之介对他的过去知之甚详，径顾着用手跟着音乐打起拍子。

“你今年十八了？”

“嗯，是啊。”

“有一天你也会明白的。”

“明白什么？”

“失去的痛苦。”

“啊，原来如此。”

谈到这里，世之介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简单说，就是清志被他心仪的女孩子甩了。

世之介遵照母亲的嘱咐前来拜访表哥，不过，当他得知表哥性情大转变的理由以后，反而觉得跟清志谈不上话。清志就是清志，表弟难得来一趟，他居然自个儿躺在床上看没看完的书。两个人在一起既然无话可说，不如各自解散，可是，世之介并不急着表态“我要回去了”，清志也没有开口表示“你可以回去了”。

“世之介。”

“嗯？”

“跳舞吧！”

“啊？”

“我说‘跳舞吧’，趁年轻的时候。”

“什、什么？”

“不要去想为什么要跳舞，尽管跳舞就对了。脚步一旦停了下来，就会往另一个世界走。”

“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就是另一个世界，以后你就会懂了。”

清志啪嗒一声合上书本，叹了一口气。

“世之介。”

“嗯？”

“记住了吗？跳舞吧！”

“好好好，我跳我跳。”

世之介懒得再问，敷衍地回答。

“喂，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知道啊，就是叫我跳舞啊。”

“正是如此。”

“跳舞就对了，其他担心什么的都是多余的。”

清志霍地从床上弹起来看着世之介。

“我加入了桑巴舞社。”世之介向清志说道。

“什么？”

“桑巴舞社啊，你不是叫我跳舞吗？”

“跳桑巴舞？”

“是啊。”

“为什么？”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怎么个流法才能流进桑巴舞社？”

“说来话长。”

即使世之介本人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加入桑巴舞社。仓持取笑阿久津唯用胶水粘出来的双眼皮，把阿久津唯气哭了，仓持拼命求对方原谅，于是阿久津唯提出条件说：“如果你是真心道歉，就加入桑巴舞社。”仓持当然一口回绝，但阿久津唯也相当坚持，仓持看到哭回单眼皮

的阿久津唯只好认输，打算暂且加入，以后再退社。到现在世之介还是不懂为什么自己会被卷入他们两人的冲突之中。

结果，仓持和他在阿久津唯的监视下，一起在入社申请表上签了名。只是，站在旁边盯着他们签名的阿久津唯也被赶鸭子上架加入了桑巴舞社。总之，演变到最后，看起来就像三个好朋友志同道合地加入了桑巴舞社一样。

“喂，你也找个正经一点的社团嘛。”

世之介很快地交代完入社的前因后果后，一脸诧异的清志开口说道。

“桑巴舞社很正经啊，它可是一个有历史、有传统的社团呢。”

“那么辛苦才考上大学，干吗挑个桑巴舞社？难道没有其他社团了吗？”

“清志表哥你刚刚不是告诉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太多，只要跳舞就好了吗？”

“那是小说里的对白。”

“你耍我？”

“耍你？我可没那个意思。”

有些人开口闭口净说些厌世的话，可是，一看到厌世的人却会气得直跳脚。

“好了，不要说这些了。世之介，要来点啤酒吗？我这里有比利时的啤酒。”

“我还未成年。”

清志从小冰箱里拿出比利时啤酒。

“什么未成年？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不是在家乡的居酒屋碰过面吗？”

“啊，我想起来了。”

那是高二那年的事，世之介在市内的居酒屋巧遇清志。那一次，他跟小泽他们总共五个人跑到居酒屋试酒胆。不过，清志并不知道世之介离开居酒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时候，世之介非常喜欢一个叫作大崎樱的女孩子，才两杯黄汤下肚就不胜酒力的世之介，借酒壮胆跑到她家去进行爱的告白。

初尝酒精滋味的五个人，个个情绪亢奋，原本说要去电子游戏厅大展身手，后来又说要去电影院看色情片，趁大家七嘴八舌进行讨论的时候，世之介悄悄走开，一个人搭公交车到大崎樱住的街上去。

世之介坐在车里醉到不时傻笑，说也奇怪，到了目的地一跳下公交车，竟然酒意全消。世之介心里十分明白，假使错过了今天，以后就不可能再鼓起勇气告白。为了让自己继续沉浸在醉意当中，世之介不停地自我催眠：“我醉了，我醉了。”还故意走得东倒西歪，一会儿碰到这根电线杆，一会儿又晃向下一根电线杆。晃呀晃地终于来到大崎樱的家门前，此时此刻别说找不到半点醉意，头脑甚至比平常还要清醒千百倍。

大崎樱的家是位于都市新兴住宅区的白墙住宅，她的房间在二楼。世之介看到二楼亮着灯，而且运气不错，窗户是开着的。

“大崎！”世之介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一样。他喊得这么小声，对方应该听不见，但世之介还是继续站在楼下等待。可能这股意念太强烈了，大崎樱也感受到它的可怕，居然出现在窗前。

“横道？”

大崎樱充满疑惑的声音自二楼窗户飘了下来。

“对，就是我。我、我有点喝醉了。”

世之介开始念出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明明说自己喝醉了，站姿却跟军人一样标准。

“你喝醉了……等我一下，我现在就下去。”

站在窗前的大崎樱先是一愣，接着露出了笑颜，又转眼失去了踪影。世之介大概只等了三十秒，而这三十秒对世之介来说，仿佛延续至

今。

“世之介，黄金周有什么节目？”

正沉浸在回忆中的世之介，突然被清志的声音打断了思绪。

“……黄金周哦，我要跟社团的人一起去清里……”

“去清里跳桑巴舞啊……我正在读的书，概括说来确实是这么个思想，但从你嘴里说出来，总觉得哪儿不对。”

“清志表哥，不要再读书了，读书跟你的形象不符啦。”

“读书哪有符不符的？”

“怎么没有？原本就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却硬要看寓意深远的书，这对当事人的身体来讲，是一种毒害。”

“你这样讲太过分了哦。”

“我说的全是实话……”

从窗外看出去，对面正巧是京叶线的高架桥，宛如地平线一般向蔚蓝的天际延伸开去。原来东京也有天空，更严谨地说，应该是千叶的天空。



五月
黄金周
六月
梅雨
七月
海水浴
八月
返乡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大伙约在新宿站中央本线列车尾端的站台碰面。眼前是人潮拥挤的车站中央大厅，世之介无法笔直通过，不自觉地便斜向前进。其实，他大可以穿梭在人群之间，循着空隙迂回前进，但不知道是不是生性胆怯的缘故，竟被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推得更远。假如有高尔夫球童在旁边，一定会大叫："偏了！偏了！"

尽管如此，世之介还是慢慢地接近目的地。再过去一点就是通往站台的阶梯，世之介突然瞥见仓持和阿久津唯两个人站在柱子后面不知道谈些什么。他本想出声叫他们，但眼前人潮汹涌，就算喊破喉咙，声音也传不到。世之介心想反正他们也会到集合地点，于是直接爬上台阶，先行走向中央本线的站台。

跟中央大厅恰恰相反，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十位左右桑巴舞社社员。新生入学后在学生会馆举行的社团会议，他也参加了，所以认得每个人的脸。

"早安！"世之介开口道早。

"啊，来了来了。"清寺由纪江一听到招呼声立即回头说道。

清寺由纪江就是入学典礼那一天，拉仓持进桑巴舞社的学姐。这位学姐在社团招生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五颜六色的舞蹈服装，脸上画的也是五颜六色的浓艳彩妆，火辣得令人吃惊，不过，她平日却是个戴玳瑁眼镜的朴素法律系大三学生。世之介他们私底下都叫她"桑巴阿姐"。

"另外两个呢？"清寺问道。

世之介正要把在中央大厅看到他们的事告诉清寺时，背后传来招呼声："大家早。"仓持来了，不过，却没见到阿久津唯的踪影。

"咦……"

世之介正想开口询问，阿久津唯现身了："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他们两个看起来就像各自前来一般。

"都到齐了，我们去搭电车吧。"

清寺比了一个手势，其他人开始行动。而仓持和阿久津唯两人竟然

寒暄起来，还说一些什么“好久不见”之类莫名其妙的话。

“横道，你是第一次去清里吗？”清寺问道。“是啊，我以前只听说过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些艺人开的店，对吧？”世之介答道。

一进车厢，仓持和阿久津唯自然地双双相邻而坐，本来打算跟仓持一起坐的世之介，一下子不知道该坐哪里才好。“来坐这儿。”开口邀请他入座的人是法律系大三的石田健次。

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石田可是桑巴舞社的尖子社员。

世之介把背包放在头顶的置物架上，坐了下来。“你叫横道对吧？桑巴舞社虽然是狂欢作乐的社团，不过，像这种集合的时候，应该要早点到才对。”石田冷不防地叨念了一下。

世之介看了背后的仓持和阿久津唯一眼。他们两人明明坐在一起，为什么要将脸别开，各自把视线转向不一样的方向呢？

“唉，没关系。桑巴舞社这个社团，做得越认真，看起来就越散漫吧。”

“不，不是这样的……”

“我有时也会这样想啊。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来跳桑巴舞。之前开会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跳。”

根据上次开会时的说明，桑巴舞社一整年的练舞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目的是为了参加八月举办的浅草桑巴舞嘉年华会[3]。其余十一个月的主要活动，不是打网球、滑雪，就是吃吃喝喝。

“石田学长，你参加这个社团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参加……？清寺拉我来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自己也想认真地做件事，只是啊，现在认真做事反而显得很傻。所以我就想，把很傻的事情做得很认真，大概就很帅了吧。这叫作逆向思维。”

什么逆向思维，世之介根本不了解，只好发出“嗯”的声音，装作认同的样子。

“对了，之前你说正在找打工的地方，找到了吗？”

“还没有。”

“我现在在饭店替客人送餐，要帮你介绍吗？这个工作的性质是客房服务，所以大部分时间要上到很晚，不过很轻松，钱也很多哦。”

“一小时大概多少钱？”

“一五。”

“一五，你是说一千五百块？！”

世之介正想去花小金井站前面的一家西式居酒屋应征。石田说的数字比那家店给的时薪足足多出一倍。

“我要做！”

“你答应得好快啊……”

按照石田的经验，一星期只要上两天的夜班，一个月就有十万日元左右。像石田就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做到今天清晨，仔细一看，他果然睡眼惺忪，满脸倦容。

“我下星期也有排班，如果你要做，我就去跟组长说一声。”

石田说到这里，世之介低头鞠躬说道：“万事拜托了。”

他一边吃着从前面座位传过来的糖果，一边和石田聊天。从谈话当中得知，石田也在东久留米市租房子住，还跟人同居。

“这么说，你回家以后，家里就有人啰？”

听到世之介多此一问的问题，石田笑着说：“下次欢迎到我家来玩。”

桑巴舞社的外宿团练行程并不是一整天都在跳舞。世之介一行人在中午前抵达清里以后，便先到车站前一家充满教堂气息的餐厅享用午餐，然后在办理酒店入住前，租自行车骑到树林里驰骋游荡。

世之介心里嘀咕，都是大学生了，真不想做这种事。但高原上凉爽

的风，教人心旷神怡。待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正开心地朝着骑得老远的仓持和阿久津唯大喊："喂，等等我啊！"

在柜台办妥入住手续，社里马上安排大家欣赏去年的浅草桑巴舞嘉年华会的录像带。回放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新社员观看，不过，清寺和石田这些学姐、学长可能太久没看了，竟自顾自地看得津津有味。

"喂，你看，就是这里，羽毛掉下去啦。"

"快看快看，等一会儿就会跟警察相撞。"

新社员完全被晾在一旁。

说到新社员，也只有世之介、仓持和阿久津唯三个人而已。所以，像局外人的当然也只有这三位。

看完录像带后，大伙儿轮流沐浴梳洗。石田等人具有学长、学姐的身份，所以先洗。依序排到最后，自然只剩下世之介和仓持两个人。世之介已经很久没有泡澡了，此时此刻，他把自己浸在大浴池里，尽情地伸展手脚。

"我觉得我们两个跟这个桑巴舞社还蛮合得来的。"正在洗头的仓持笑着说。

"我今天本来不想来，可是，每次在校园碰到阿久津唯，她就跟我说非来不可。那家伙真是个桑巴舞狂。"

讲到阿久津唯，世之介忽然想起早上集合时，仓持和她之间的怪异举止。

"我今天早……"

世之介正想发问，仓持好巧不巧地打断他的话："喂，横道，你还是处男吗？"

"我？你干吗突然问这个问题？怎么了？"

"没有啊，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早就不是了。你呢？"

“你问我？”

仓持转过头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肥皂泡沫跑进了眼睛，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刚遭人痛殴一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世之介突然灵光闪现。

“哦，你跟阿久津唯该不会已经……？”

“没有！前些时候，我们在路上碰到了，然后就一起回家。她跟我说买了一个书架，可是组装不起来。事情就从这里开始。”

“嗯？噢！你们正在交往？”

“唉，问题就在这儿，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正在交往……我老觉得她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

看来那副惨遭殴打般的表情，似乎不是因为泡沫跑进眼里那么单纯。

仓持说有一天上完产业概论后，他一个人沿着外濠公园的散步道往饭田桥站的方向走，远远地望见了一个背影。背影的主人也是一个人信步而行，和他欣赏着相同的风景。仓持觉得前面的背影好眼熟。

“阿久津！”

自从上次发生双眼皮事件以后，两人虽然没有正式握手言和，但后来大家一齐加入了同一个社团，偶尔上大课或在学校餐厅遇到了，倒也会点点头、打声招呼。

听到仓持的呼唤，阿久津唯回过头来。从那天开始，她便以有点浮肿的单眼皮示人。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因为被仓持取笑，受到刺激的缘故。仓持赶了上来，一开口又口无遮拦地说：“这就对了，你还是保持单眼皮比较好。”阿久津唯瞅了他一眼，全然没有欣喜的表情。

饥肠辘辘的仓持跟阿久津唯说自己正想去车站前的乐天利，阿久津唯附和说：“那我也吃点东西再回家好了。”

“好啊，一起走吧。”就这样，两人面对面坐在人声鼎沸的店里，一边吃薯条一边聊天。

当聊到哪一科的成绩是交报告，哪一科是考试时，阿久津唯提及刚买了一个书架，自己一个人组装不起来的困扰。

“你住在哪里？”仓持问道。

“中野。”

“中野，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嘛，我帮你装。”

于是仓持跟着阿久津唯回到她的宿舍。

一开始，仓持既没有紧张的感觉，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和一个单身女子独处一室，因为他还没有明显地感受到阿久津唯的女性魅力，只是觉得有事情做、可以打发无聊的午后时光，心里还挺高兴的。

阿久津唯租的房子是一栋小型的独门独户，房东住在一楼，她的房间则位于四楼的正中央。

在往阿久津唯住处的途中，仓持得意扬扬、口沫横飞地讲述自己在高中文化祭活动时，组建乐团演出的光荣事迹。当他走进狭窄的玄关，脱掉鞋子的那一刹那，仓持猛然惊觉自己的运动鞋散发出极具杀伤力的恶臭。从这一刻开始，仓持变得不敢和阿久津唯视线接触，自己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这个。”

只见白铁管制的书架材料仿佛占领了狭小的房间一般，四处散落。不过是组装书架而已，仓持却感到身体的动作极不自然。阿久津唯站在一旁看他工作，他的目光无法避开阿久津唯赤裸的脚丫。“步骤1”才刚开始，仓持已是大汗淋漓。明明只是把书架顶板翻过来，仓持却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胆大妄为的事。

蹲着做事的时候还好，但接下来要进到“步骤2”，必须站着才能组装。

“唉，这个要先装啦。”

仓持愈来愈后悔，今天早上他不该嫌换衣服麻烦，就直接穿着运动裤出门。

“你怎么了？怎么满脸通红？”

阿久津唯侧着头询问迟迟不站起身的仓持。到底要佯称肚子痛，还是干脆承认算了？仓持的脑中掠过好几个念头，最后猛地站了起来。像是在现场监工的阿久津唯，这一瞬间视线刚好不偏不倚地落在仓持的胯下。

“啊，啊！讨厌！”

“我、我哪有办法啊！谁叫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尽管又羞愧又难堪，仓持弯着腰躲闪却仍理直气壮地回话。不知道是太过震惊还是吓呆了，阿久津唯的单眼皮眼睛睁得好大，一双手紧紧地握住书架的支柱。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仓持根本无从记忆。

“我回过神以后，发现自己站在她的旁边。大白天呢，窗帘还拉开了，我不是在组装书架吗？可是，我居然抱着阿久津唯！”

“那阿久津唯的反应呢？”

“她刚开始用力挣扎，拼命想把我推开，她越是抗拒，我就越用力地抱紧她。如果我放手，我那元气十足的小弟弟只能孤零零地立在那儿了。”

没有人知道仓持究竟认真到什么程度，其中玩笑的成分又有几分。可是，他那张被肥皂泡折腾得挤眉弄眼的脸，看起来那么正经。

“然后，我就吻了她……我吻得脑中一片空白，觉得书架好像快要倒了，还有，我的手里还抓着一大把螺丝。”

下一刻，阿久津唯终于推开了仓持，手足无措的仓持则仓皇地夺门而逃。

“螺丝呢？”世之介忍不住开口问道。

“对呀，问题是螺丝还在我身上。”仓持点了点头，一脸认真地回答。

原来仓持回到家后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把螺丝带走了。没想到单纯地帮忙组装书架竟演变成强行索吻、落荒而逃，此时此刻怎么能够若

无其事、恬不知耻地拿去归还呢？

结果，仓持一连三天都把螺丝带在身上，打算在学校巧遇阿久津唯的话，就还给她，然而，他们两个一直没有碰到面。仓持没有勇气拿去还她，带着螺丝的这三天，脑海里整天盘旋的都是她的影子。强吻时嘴唇互相碰触的感觉，还有从横亘在彼此胸前的那根支架传来的冷硬触觉，宛如昨日事般鲜明。

三天后，仓持终于鼓起勇气打了一通电话给阿久津唯。桑巴舞社的通讯簿第一次派上用场。阿久津唯在电话的另一头埋怨道：“书架你到底打算怎样？”组装到第二个步骤的书架，还原封不动地躺在房间里。

“我现在就过去装，好吗？”仓持问道，手里的螺丝被握得很紧。阿久津唯答道：“你如果不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仓持在三天后再次走进阿久津唯的房间，草草打过招呼后，马上开始组装作业。两人之间除了确认组装的顺序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书架总算装完了，阿久津唯为了表示感谢，特地做了奶油炖菜请仓持吃。他和她绝口不提三天前发生的事，两人聊的都是世之介的睡相如何如何之类的趣事。

“那女人，自己煮的东西自己也不吃，害我吃了三大碗。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接下来就那样啰。”

接下来到底怎么样，世之介很想弄清楚，但他也明白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于是改口问道：“所以，你们在交往，对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而且从那天开始，我也去她家过了几次夜，可是，她老爱问：‘仓持，你没有心上人吗？’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这是在确认。”

“确认什么？”

“确认你的心意啊。”

“我明明白白说了喜欢她呀，还要怎么确认？！”

“我、我哪知啊。”

就在这时候，浴室门打开了。石田露出一张脸不悦地吼道：“你们两个洗太久了吧？要吃饭了！”

.

停在D栋入口前的警用巡逻车已经开走了，刚刚被车子占据的地方只剩下路灯发出苍白的光线。虽然没有下雨，但柏油路看起来却是湿漉漉的一片。朝向东南一字排开的阳台，只有疏疏落落的零星光点，绝大部分走廊都是漆黑一片，还挂在晒衣绳上的衣架正附和着夜风摆荡不止。

加完班离开公司回到家大约十点。整个黄金周假期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拖着疲累指数已达临界点的身体从车站走回家，竟看到一辆没有人的巡逻警车停在D栋的大门前。与其说是不祥的预感，不如说是确信警车必定为我而来，于是立刻掉头折返车站。

我走进位于车站前面的一家连锁居酒屋。黄金周已经结束了，店里冷冷清清的，服务生见我一个人上门，明明店里没半个客人，还是直接把我带到吧台的位子。

吧台的位子很小，坐在这里，就好像做错事被罚面壁思过似的。我叫来点餐的女服务生说：“你们店里都这么空吗？”女服务生愣了一下，随即答道：“不是的，我们店里的客人大多是全家一起来用餐，所以休息日人比较多。”

“你是工读生吗？做很久了吗？”点了生啤和几样小菜后，我继续问道。

“没有很久，我四月才来的，只做了一个月而已。”女服务生答道。听她讲的日语语调有些异样，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她别在制服上的名牌，上面写了一个“张”字。

“你是留学生？日语讲得很好。”

“没有，还要加强。”女孩摇了摇头说，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容，其中

又掺杂着几分自豪。

“真的，你真的讲得很好。在念大学吗？”

“是的。”

她点了点头，同时说出一个令人怀念的学校名字。

“哈，这么巧，你是我的学妹哦。哪个系的？”

“国际文化系。”

“现在有这个系啊？我那时候还没有。”

“是吗？”

“虽然没有这个系，但是有留学生，只是我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几乎都是年过三十的男人，没有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他们大多已经结婚，所以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很少打交道，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啊，那时候应该多跟他们聊聊才对。”

时光倏地拉回大学时代，往昔一幕幕跃然眼前，我滔滔不绝地回忆起当年。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年轻人，对中年男子的陈年往事应该都不会感兴趣，女服务生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我还想往下讲，但厨房传出呼唤声。服务生微笑着说道“我去拿生啤”，随即转身离去。女孩奔回厨房后，和一个看似店长的男人愉快地说笑，望着她露出洁白牙齿的侧脸，我忽然觉得身体的疲惫通通不见了。

一直待到快打烊才离开居酒屋。其间，店里进来了几组客人，一下子变得好热闹。一个人忙进忙出的女工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了踪影，大概是下班了吧。虽然喝再多也醉不了，不过，原本如针扎般的胃痛倒是消停了。

通过方才巡逻车停驻的地方走进大门，已经十二点多了，四周只剩下前台旁边的自动售货机发出低沉的电机运转声。进入电梯，闻到一股淡淡的、甜甜的香水味。这一瞬间，脑海里突然浮出女儿智世站在警官的身旁，一起搭乘电梯的画面。

一打开门，便在走廊的另一头看到妻子阿唯，正一只手撑着下颚坐在餐桌前。她应该已经回来很久了，可身上的衣服还没有换下。

“我回来了。”我招呼道。

妻子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转身走向厨房。前头的房间传出嘈杂的音乐声，间歇夹杂着智世的说话声，应该是在和朋友打电话。

我经过走廊，来到餐厅。

“我打了好几通手机给你。”妻子在厨房说。

“对不起，我关机了。之前跟你说过了，今天晚上约了浦和商店街协会的理事长见面。所以，一直到下电车，才听到你的留言。”

妻子似乎一开始就不打算听我的解释，厨房的灯也没开，就开始切葡萄柚。“智世呢？”我来到妻子背后问道。“在房里。”妻子没有多说一个字，握住手中的刀子咻的一声切开葡萄柚。

“你去接她回来的吗？”

明知道只会得到否定的答案，我还是问了。妻子摇了摇头，扎在背后的马尾当然跟着左摇右晃。

最先察觉到女儿异于往常的是妻子，那是智世念初中三年级的时候。

“最近那孩子怎么老写一些奇奇怪怪的字？”

原来妻子无意中看到智世上课时抄的笔记，“她写的字就像我们在闹市区店家的铁卷门上，还有天桥上看到的那种涂鸦的字体。”

“可能是学校流行写这种字吧。”我毫不在意地回答。

“大概是吧。可是，那种字看着就教人精神萎靡、心情不好，怎么会去写呢……？”妻子皱着眉头回应。

妻子发现笔记本上的怪字之后不久，智世开始隔三岔五地在不同的朋友家留宿。不过她的朋友也会时不时到家里来过夜。朋友来了，她们也只是在房间里压低嗓门、嬉笑谈天聊到凌晨一点多而已，所以，我认

为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到家里来的朋友个个都是有教养、有礼貌的好孩子，偶尔还会一起做料理，代替加班迟归的妈妈煮晚餐，让我这个一样很晚才下班的爸爸回家就有饭吃。

女儿暑假结束、开学以后的周末也依旧如此。智世在学校的成绩不错，既没有染发，也不穿奇装异服，我还常笑着跟妻子说："跟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比起来，现在的孩子认真多了。"

因此，当辖区的警察局第一次打电话到家里，说智世被带回警局教育时，我和妻子不约而同地认定是一场误会。担忧当然免不了，不过，我们还是认定智世顶多是三更半夜从朋友家外出到便利店买东西，然后被巡逻的警察看到，因而被带回警局保护。

我和妻子立刻赶到警察局。

"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以后我们会特别注意，不会再让孩子深夜到便利店买东西了。"我已经拟妥了台词，内容只是这样。

可到了警局一看，除了被警察带回的智世以外，还有一个脸上冒出一层薄薄胡楂、年仅十八岁的少年。我和妻子从头到尾都认定智世和朋友在一块儿，所以妻子问道："你不是和小桃她们在一起吗？"智世一脸歉疚地只顾摇头。既然没有和朋友在一起，那么，一定是这个男生强行要把智世带到哪儿去。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幅画面，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瞪着站在一旁的男孩。"爸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正在交往！"智世开口说道。

根据警察的描述，智世和这个少年一起在车上，因为男生开车闯红灯被拦下来。警方觉得可疑，所以将他们带回警局。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事后回想，似乎应该当场甩女儿一个耳光，或者一把揪住那个少年的衣领，要他交代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载着只是初中生的女儿在外面游荡。然而事发当下，脑中轰然一片空白，全然无法思考与反应。

面对还没弄清楚状况的父母，智世表现出不曾有过的沉着与冷静，反倒是那个长了一层薄薄胡楂的少年，方寸大乱、急躁不安。

回家的路上，三个人在车上都没有开口说话。我当然可以把女儿痛

骂一顿，但在内心深处，应该要狠狠教训的女儿和自己心目中的女儿根本无法联结在一起。

回到家后，妻子首先开口：“让我们两个先谈一下。”说完便把自己和智世关在房间里。

什么时候认识那个男生的？到朋友家过夜都是胡说八道？情窦初开的初中女生口中说的交往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急于知道的事情排山倒海般涌来。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何非得向女儿提出这些露骨的质问。

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妻子才从智世的房间走出来，满脸倦容地喃喃说道：“我们两个要先冷静下来……生气发飙、破口大骂也没用，那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熟。”

“不可能，她还只是个孩子……”

这是那天晚上进家门后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脱口而出的话将自己的心情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

妻子说跟智世在一起的少年是个高中辍学生，十八岁，目前在加油站上班。两个人是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认识的，交往了大概三个月左右。

“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没有告诉她，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吗？”

我打断妻子，问道。

“都说了，骂也骂过了，没半点用处……”

“所、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继续见面？”

“你不要那么大声。”

“智世呢？去把她叫来！”

妻子使劲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而我已经无法分辨遏止不住的颤抖，究竟是来自自己的身体，还是妻子的双手。

“那孩子自己也很清楚，现在定下来还太早了。”

“什么？什么现在定下来……？鬼扯，鬼扯！她以后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她现在什么都还不懂，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啊。”

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全身瘫软，再度清醒时，发现自己正抱头发怔。

“这些话我都说了。我说女儿你以后还有很多事必需去做，谈恋爱这种事将来要谈几次都可以，不用急于一时。结果智世问我：‘那要等到几岁比较好？’‘几岁谈恋爱才OK？’‘喜欢就是喜欢，我也没办法啊。只要一想到这个人，心就会痛，请问究竟要到几岁才有资格遇到这样的人？’”

“这不是几岁的问题，她现在瞒着我们半夜偷偷跑出去约会，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初中生该有的行为。”

“她不让我们知道，就是怕我们担心。她还没有把那个男生介绍给我们认识，就是因为还没想到可以让我们接受的说法。”

“初中生不需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我和妻子一直谈到不得不出门上班才各自解散。不管妻子怎么劝我，我都无法认同，她说要给女儿时间，但我觉得这只会让她离我们愈来愈远。

那天晚上，智世虽然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但我知道她从头到尾都在听我们的谈话。隔天早上，我并不是舍不得休假不想和智世谈一谈，只是妻子一再交代要给女儿时间，再加上原本就安排了一个工作，要替客户新开幕的店铺配置清洁管理系统，于是洗了把脸，准备出门。在玄关穿鞋时，智世打开房门走了出来。可能是整晚都没有睡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哭得太伤心，浮肿包住了整张脸，眼睛也充血发红。

“爸爸不会答应的，你不要再跟那个男生见面了，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一定要见他，现在就出去，出去了以后就随便你了。”

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敢正视女儿。认定女儿会逞强地回应：“好，我现在就出去！”然而，走出房间的智世却说：“……我懂的，我会忍耐。可是，可以请你告诉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吗？”

“要忍耐到什么时候……”

一时为之语塞。

到初中毕业？不行，还太早了。那就到高中毕业？也不行，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正要展开。从今而后，还有很多这个孩子没做过、不知道的新事物在前面等着她去体验。

“这、这个问题，你自己想！”

声音不由得慌张起来。

“你这样太、太不讲理了。”智世现在又是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

“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什么都不会，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你叫我现在出去，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也不想给恭平添麻烦。可是，只要我能够工作，我一定会认真养活自己，请你让我住到那时候。”

说到最后，女儿满脸眼泪鼻涕，嗓子更是哽咽到无法再说下去。看着女儿紧握拳头、凄然落泪的模样，直教人错愕又傻眼。我脑中一片空白，只能气急败坏地大吼：“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绝对不可以再见面！”然后逃也似地夺门而出，狂奔而去。

回想起自己大学念到一半退学，然后到一家小型的房屋中介公司当业务员的往事。找到的是一份酬劳不稳定的工作，幸好从小就不怕生，口才也还不错，业绩算是差强人意。当然，也不是没遇到过不如意的事，例如，谈好要签约的客人，在签约的前一刻变卦不签了；上司喝醉了，就殴打自己一顿。尽管如此，还是咬紧牙关撑下去，因为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会用小手抚摸自己被揍过的脸颊，安慰道“不痛不痛”的小智世。

和妻子是在大学的社团认识的，当初是同学之间很轻松的交往。有一天，她说她怀孕了，虽然做了避孕措施，但事实就摆在眼前，怎么能够否认？我还记得自己在被告知的瞬间，胆子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大了，大到掩盖了惊慌与焦虑。两个人连续讨论了好几天，最后得出“生下来”的结论。其实，彼此都是怯懦的人，女人害怕假如听到男人说生下来吧，自己会说出拒绝的话，不敢面对这样的自己。而男人也害怕如果听到女人说想生，自己会反对。所以两人根本从一开始就都没有勇气说

出“拿掉”之类的话。

父母当然是反对到底，而且扬言不给任何援助。然而，大人反对得越厉害，男人的意志就越坚定，就算真的被父母说中没有未来也在所不惜。这一定是年轻气盛在作祟。

我离开大学校园，马上投入职场。和妻子的日子过得很苦，幸亏还有朋友帮助。如今回想起智世平安出生的那一天，仍然会泪水盈眶。虽然周遭的人依旧冷言冷语，说什么把婚姻当儿戏、人生就此断送，但当自己怀抱着智世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嘲讽都烟消云散，算不了什么了。

智世上幼儿园之前，我不曾有过假日。妻子说想念夜大，完成大学学业，为了达成她的心愿，我拼命地赚钱。没多久，妻子开始一边带孩子，一边念书，最后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因为已婚已育的身份，妻子在求职的过程中到处碰壁，后来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在瑞士独资的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成为双薪家庭以后，生活变得轻松多了，每个月也都能够存下钱来，作为智世将来的准备金。智世曾经在小学的作文簿里写道，非常尊敬在工作的母亲，也很钦佩让妈妈去上大学的爸爸。或许都是一些有口无心的童言童语，但我的内心还是塞满了笔墨无法形容的喜悦，那种感觉就像女儿给了我们一张毕业证书，宣告我们这对年纪轻轻就有孩子、饱历人世风霜的父母苦尽甘来了。

也许是这个因素，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又因为任职的房产中介公司景气不好、生意冷清，于是在智世升初一的那一年，我断然辞去工作，自行创业，开设了一家专门为餐厅的厨房提供清洁服务的公司。

虽然号称公司，但实际上只是在赤坂的写字楼里租了一张桌子、请秘书代接电话而已。尽管跑起业务来无法如预期般顺利，也常常睡眠不足，不过由于之前在中介公司上班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负责店面租售业务，因此公司经过一番惨淡经营，也渐有发展。常觉得自己在公司大有一国一城[4]之主的气势。

智世被警察送回来就是这之前不久才发生的事。

开导女儿俨然成为妻子每天晚上的例行公事。智世似乎吃定了妻子婉言相劝的温柔态度，后来连“初中毕业就出去找工作，然后跟那个男的

结婚”之类的话都说出口。我的做法跟妻子恰好相反，从警局领回智世的第二天早上，就对她咆哮嘶吼：“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绝对不可以再见面！”从此父女俩无法再好好对话。

我深信此时此刻父母必须展现决不妥协的坚定态度，而且，讲到为女儿的将来打算，更有着满满的自负，天底下没有人会比我更替女儿着想。

促使我主动去找那个少年的，是智世开始不去上课，成天把自己关在房里。那次我发觉智世正在和那个少年打电话，便飞也似地冲进她房间，夺过话筒，强行叫那个少年约定以后不会打电话给智世，也不会接智世的电话。这些话在智世听来当然刺耳，那之后她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里。

我单独前往妻子打听出来的加油站找那个少年。看到他时，他正满身大汗地在工作。少年认出我来，与我四目相接时愣了一下，但很快挺直腰杆，低下头去。少年没有染发，也没有穿耳洞，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就是个老实的孩子，倒是个头长得很高。

少年说快要到休息时间了，于是我约他到附近的家庭餐馆说话。少年说要到办公室讲一声，没多久一位大概是店长的中年男子快步跑过来，郑重地向我鞠了一个大躬说道：“这孩子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真的很抱歉。”这一瞬间还让人误以为他们是父子，但从两人之间的互动来看，感觉又不像有亲子关系。

我们一同走进家庭餐馆，坐定之后，少年也不等点完餐，就深深地低下头去，似乎在为智世被警察带走的事情赔罪。

“你既然知道要道歉，就不应该三更半夜把一个初中生带出去。”

我不知不觉地越说越大声，害得正要走过来的服务生刹住脚步不敢靠近。

妻子告诉我，那天恰巧是少年的生日，可是少年必须工作到很晚，原本不答应智世的见面要求，是智世无论如何都要见上一面，少年拗不过女儿，才会深夜还在外头逗留。

服务生端来咖啡，我不留情面地说：“总而言之，智世只是一个初中

生，她现在这个年纪不是交男朋友的年纪。”

少年除了用手搔搔汗水流个不停的脖子，身体连动也不敢动一下，两眼发直地盯着面前的咖啡。

“你也只有十八岁，不是吗？”

“是的。”少年答道，头依旧是低得不能再低。

“十八岁，人生正要开始，不是吗？从现在开始，你有很多事情要学、要做，从现在开始……”

“可是……”

少年首度抬起了头，目光中闪动着一丝诘问的眼神，似乎在质疑我：“你自己不也年纪轻轻就结婚了吗？”智世可能跟他提过我和妻子的故事。

“你听好，我和她妈妈当时已经上大学了，跟你现在和智世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我知道，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可是，我并没有游手好闲，我很认真地在加油站工作，很努力地存钱，因为我将来想开一家小小的修车厂。”

“我已经说过了，智世还只是个初中生！”

一听到这个不知民间疾苦的少年随口说出的天真想法，我当场拍桌怒吼。

“我很认真地想过了，所以，我会等到智世初中毕业……”

“认真？认真什么？你知道什么叫作认真吗？你只想到自己，根本没有替智世想过，不是吗？”

“不是的……”

少年紧紧咬住牙关，额头上瞬即青筋暴露。

“请你想一想，请你替智世想一想，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吗？她

才念了初中而已，不久要去念高中，然后会交新的朋友，会发现自己想上大学，一切的一切都正要开始，你应该让她看到自己的未来。正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替智世想过，才会动不动就把认真这种话挂在嘴边。你有把握现在的你可以给智世幸福吗？”

全身僵硬的少年缓缓摇头。

“如果你真的为智世好，请立刻从她面前消失，你希望智世将来能够幸福吧？如果是，请给她时间，让她冷静下来。她还只是个初中生啊……”

少年抬起头来，泪水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

一个月以后，得知少年辞去加油站的工作后便失踪了，智世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少年果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城市，没有告诉任何人去处与下落。

披头散发的智世怒不可遏地跑来兴师问罪：“爸爸，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我连对妻子都不曾提过那天的谈话内容，况且也找不到少年的人了，所以坚持自己只说过“希望两个人不要再见面”。

少年失踪后，智世濒临崩溃边缘。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竟然用那种听了叫人心痛欲裂的声音，每天哭到天亮，她的内心真的感到那么绝望吗？

少年明白了我的苦心。

少年对智世的珍视程度，也远超大人的想象，所以他悄悄离开了。一个才十八岁的大男生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他曾想带着智世一起去看看那个不确定的未来。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越想就越对自己的判断没信心，越想就越觉得是自己亲手毁掉了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

智世三天两头不去学校，最后总算是初中毕业了。但她过得十分痛苦，分不清楚究竟是父母还是男友背叛了她。她也不再升学，任凭我和妻子说破了嘴，终究不肯念高中。

从这一年的四月开始，智世无处可去，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突然心血来潮就跑出去，然后好几天不回家。偶尔会像今天一样，被巡逻的警察带回警局教育一番，再用巡逻车送回来。

我洗完澡出来，妻子倒了一杯刚榨好的葡萄柚汁给我，说道：“我今天到市谷办事，好几年没去过了。”

“市谷？”

“因为还有点时间，就顺道走去大学附近看看，原来校舍全部改建成大楼了啊。”

“是啊，我也见过改建后的照片。”

“那里原本有什么来着？”

“是啊，有什么来着？”

妻子喝了一口葡萄柚汁，接着喃喃自语道：“对了，刚刚警察送智世回来，智世一脸忧郁地站在我面前时，我突然想起了横道。”

“横道？”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

“横道世之介，还蛮想念他的，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其实，我们两个会认识、在一起，还得谢谢他咧。你还记不记得桑巴舞社聚会，去清里的那一次？”

“嗯，我也去了啊。”

“那一次，我在澡堂里跟他聊你的事。”

“聊我？什么事？”

“早忘光了。”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累到睡着了的缘故，刚刚还从智世房里传出来的音乐声，已经听不见了。

一个年轻人被人群推着走出涩谷站的站前广场。在一波又一波各有去处的人潮中，年轻人大概没办法顺利地迈开步伐，所以，他有时候是蹦蹦跳跳地迂回前进，有时候又是同手同脚地跨步。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世之介。

今天他约了和他搭乘同一班飞机到东京，好久不见的同乡小泽。他明知道自己迷路的概率相当高，应该直接走去约好的咖啡馆，但不知道是不是好奇心太重了，经过电子游戏厅，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往里瞧；看到旧衣店，就顺便进去逛一下；碰见有摊子卖章鱼烧，也跑去买来尝了。一如以往，老是前进不了。

明明荷包空空，世之介还是在旧衣店里东瞧西看，有位晒成小麦色的长发店员殷勤地招呼他，让他差一点就买下一只连用途都不知道的银质别针。

他们约在PARCO大楼里面一家叫作“Renoir”的咖啡馆见面。世之介到的时候，店里的客人很多，但并不见小泽的影子。世之介不得已，只好让服务生带位。这里的椅子大到整个人躺上去都绰绰有余。世之介摊开菜单随手放在椅子上，菜单咻地自动弹回合上。一看到菜单上的咖啡价格，世之介也被吓得从椅子上咻地自动弹起。

他心想，与其花那么多钱买一杯咖啡，还不如把钱拿去买两个炸鸡便当当晚餐。

邻桌坐了几个好像跟演艺圈有关的客人，正在讨论下次的碰头会时间。

“下个星期，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行程都排满了。”

“我也是。星期一、二要去地方采访，三、四要去录像，星期五要去轻井泽，偶尔总要玩一下嘛。哈哈哈。”

说到约日子，只要各自把有空的日期说出来，不是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吗？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拿出一本《圣经》一般厚的日程本，告诉彼此这一天要做什么，那一天又要做什么。

咖啡送来了，世之介正想喝一口的时候，发现眼前站着一个穿豆沙色套装、打扮得相当花哨的男生。因为邻桌的男生也是类似的打扮，让世之介当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坐错位子了。

“不好意思，前一个约会拖了会儿。”

话音一落，世之介马上抬起头来，穿着豆沙色、双排扣西装的小泽，也把他那张长了青春痘的脸凑了过来。

“你干什么啊，穿成这样！”

世之介差点把喝下去的咖啡喷出来。

“你是说这套西装吗？因为最近很多场合都要穿，所以我就买了，在丸井用分期付款买的，才分十期而已。”

除了入学典礼需要穿西装，世之介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机会能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泽看。

“我加入了大众传播研究社。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今年的学园祭，要和学长他们一起去拜访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

“是啊，像S MUSIC……”

小泽一边说，一边把那本厚到不行的日程本摆在桌上。

“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

小泽从那本厚到不行的日程本里抽出一张名片。

豆沙色的双排扣西装、日程本，还有名片。

如果小泽是为了自娱娱人故意搞笑，那他可真是下足了功夫。世之介老早就知道小泽喜欢打扮成潮男，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就会拿压岁钱去买COMME ÇA DU MODE[5]的T恤。不过，看到他今天这样子，世之介蓦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总觉得小泽会走偏。

“……对了，你这个星期六有空吗？”小泽问道。

“有空啊。”世之介回道。

“你回答得好快啊。”

小泽露出嘲弄的笑容继续说道：“有空的话正好，这个星期六，我们社团办了一个舞趴，我这儿有多出来的票，你带朋友一起来。”说着便把入场券放在桌上。

“舞趴？”

“就是舞会、热舞派对啊。”

“我知道啦。”

听到跳舞、社团这几个字眼，世之介马上联想到桑巴舞，他看着桌上的入场券，读出地点是在六本木的迪斯科舞厅，而且连入场的服装都有规定。

世之介正看得入神，忽然有只手高举过他的眼前，原来是小泽向服务生招手。

“如果你要叫咖啡的话，我这杯只喝了一口，剩下的全部给你，不过，钱要一人出一半。”

听到世之介的提议，小泽脸歪嘴斜地说：“不要讲那么小气的话，好不好？”接着，十分大方地说，“这杯咖啡，我请。”

“你为什么要请客？”

“嘿，我卖舞会的票，赚了蛮多钱的。”

“什么？这张票是要卖给我的？”

世之介急忙把入场券推回给小泽。

“你的票是免费的。我们社团办的舞会很受欢迎，我不需要卖给你，我只要拿去女子大学卖，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这么好卖啊？那一定赚很多啰？”

“还真是赚不少，以我们整个社团来算，几百万日元跑不掉。”

“几百万日元？”

“你到底要不要？”

“要要要。”

“要几张？”

“给我三张。”

另外两张要分给仓持和阿久津唯。

走出Renoir，世之介问小泽：“接下来要干吗？”高中时代，他们很爱一问一答，一个问：“接下来要干吗？”另一个就答：“没有要干吗。”一个又问：“那回家好了？”另一个就会回答：“回家也没事做。”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动动嘴巴打发时间而已。现在，世之介准备重温一下旧梦，他先开口提问，正等着小泽回答“没有要干吗”，不料却听到小泽说：“不好意思，我还有约。”

“啊？你说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这有什么？你都已经拿到免费的票了啊。”

主动约人见面，又要放人鸽子，连世之介都不高兴了。不过，就算硬把小泽留下来，两个人也只是不断地重复“接下来要干吗？”“没有要干吗。”“那回家好了？”而已。

世之介用无可奈何的眼神目送小泽离开，看着身穿豆沙色双排扣西装的小泽，潇洒地走在斑马线上横过马路。

世之介觉得一个人被丢在涩谷街头，孤单无依地站在路边，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不如就此打道回府，但想到回家以后，还不是变成一个人自问自答“接下来要干吗……”

于是，他循着看起来忙碌不堪的小泽刚走过的路线，信步走到公园路，正巧瞥见路边有个红色电话亭，心想何不打个电话给仓持。

他认为仓持现在必定跟他一样，正在一个人自问自答“接下来要干吗……”，不过，接电话的是仓持的妈妈，而且告诉他：“平平不在家。”仓持妈妈的语调听起来非常高雅。

听到仓持的妈妈叫仓持“平平”时，世之介强忍住不许自己笑出来。

“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最近他很少回来。你是他学校的朋友吗？”

“是的，我叫横道。”

“咦？平平偶尔也会去你那儿过夜对不对？有没有给你添麻烦呢？”

“没有、没有。”

“听平平说，你厨房的锅碗瓢盆那些东西都还没弄齐全是吗？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到我们家来吃饭，不要客气哦。”

“谢谢。”

“平平最近好像交了女朋友……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清楚呢。”

“有女朋友应该介绍给大人认识啊，大概是害羞吧，什么都不告诉我。”

为了解决时间过剩的问题，世之介才想要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才发现别人好像也有时间过剩的问题，而且比他的还严重。

终于结束了和仓持母亲的通话，世之介走出电话亭，继续沿着坡道往上爬，打算到代代木公园看看。

他慢慢地爬上坡道，一边走一边不自觉地喃喃叨念。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右脚、左脚，每踏出一步就无意识地念个字，待蓦然回神，才察觉自己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碎念，也就刻意地越念越大声。

“有什么不一样。”

“是、什、么、呢？”

“有什么不一样。”

“是、什、么、呢？”

配合心灵发出的节奏，世之介试着去探询答案的所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人是自己，寻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哪里不一样”的人也是自己，那么，一定要有另外一个自己跳出来回答问题给出答案，否则不就没完没了吗？

“有什么不一样。”

“是、什、么、呢？”

按着步调一步一字往前迈，不知不觉走到了代代木公园的入口。世之介站在坡道的高处回头往公园路方向眺望，似乎在确认自己刚刚走过的足迹。

来到东京快两个月了，眼看着五月就快过完了。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还是分辨不出来究竟有什么东西哪里不一样，他还没有对这块土地产生落地生根的感情。他当然明白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才认识几个新的朋友，新的生活也不过起头而已，不能期盼所有的一切一开始就要一拍即合，但总也不能任何事物都像沙子从指间滑落一般，那么轻易地就溜走了吧？明明许多事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他却感觉不真切。

世之介挑了一个离他最近的护栏坐下。从代代木公园出来的情侣经过他的身边时，免不了好奇地看一眼好似坐困愁城的他。

那应该是发生在初二那年暑假的事吧。那时候学校流行男生不穿内衣，直接穿开襟的衬衫制服去上课。影响所及，连一向都温驯地穿着母亲买给他的运动衫去上学的世之介，也迫不及待换上开襟衬衫，露出胸前的肌肉去学校。学校里面一定有流行什么，就想阻止什么的老师。大隈就是一个视敞胸露肌为大敌的老师，而且是一个很粗暴的体育老师。每次看到袒胸露乳的学生，大隈就会用他那肥肥短短的手指死劲地拧当事人的乳晕。有人痛得呼天抢地地号叫，胸部马上瘀青一片，也有人得意地炫耀：“看，多了一个乳头。”

有一次，世之介在走廊碰到大隈迎面走来，心中暗自叫苦，该来的还是来了，终于轮到自己了。他想象乳头被捏的痛感，想到嘴歪眼斜。大隈一步步地靠近，就在两人擦肩交错时，大隈烦不胜烦地说：“来学校记得穿内衣！”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世之介当然不是被虐狂，一心一意想被捏乳头，可是，没有被捏又感到一丝失落。说大隈带着厌烦的口吻或许不太恰当，总之，那是一个颇像大人数落小孩的声音。

大隈的猎物都是一群在学校赫赫有名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不良少年。被大隈盯上的不良少年，在乳头被捏的当下，夸张的哀号声，俨然变成一种现场秀，每天的午休时间定期在走廊上演。而且，这些学生都敢对老师说：“少管我！”老师当然不会因此撒手不管。世之介那一年正值十四五岁的叛逆期，他也很想放肆一下，跟老师抬杠：“不要管我！”谁知道不用他开口，老师就放过不管了，世之介居然连挑衅的机会都没有。

哎呀，那时候我只要跟大隈说“喂，捏我的乳头啊”，不就有机会了吗？

坐在护栏上的世之介突然灵光闪现，想到这个主意，不过下个瞬间急忙摇头连呼“不对、不对”，再次坐正身体。




六月
梅雨

七月
海水浴

八月
返乡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加油，好好干！”

前辈拍了拍他的屁股，就像在拍一匹出闸比赛的赛马一般。年轻人推着客房服务用的餐车转身走向客房。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世之介。目送他披挂上阵的人是社团的学长石田。石田面露忧色微微点头，一直看着世之介走进员工专用电梯里。从今天开始，世之介就得独当一面，自己一个人送餐到客房了。

“都记住了吗？总而言之，饭店里的客人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你进到房间以后，一定要巧妙利用防盗扣，绝对不可以让房门完全关起来。”

已经在这儿打工很久的石田学长告诉他，这里虽然是赤坂知名的高级饭店，但入住的客人里面，也有喝醉酒纠缠不休的男客人，还有把送餐的服务生当作酒店男公关的女客人，更教人跌破眼镜的，竟然有做爱做到一半嚷着要人喂饭、丝毫不把羞耻当回事的客人。

“……你想想看，说不定还有想自杀的人，那你的工作就是在给他送最后的晚餐。总之，在客人没签名、你还没走出房间之前，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当初石田介绍他来这里打工时，乐天的世之介并不认为送餐到客房有什么大不了。现在，听到石田以及其他前辈同事们语带威胁、恫吓一般的殷殷叮嘱，他觉得这家在赤坂数一数二的高级饭店跟鬼屋一样可怕。

在此之前，他和石田一起送过几次餐，但并没有碰到前辈口中那种棘手的客人。只有一次，一对从乡下来东京参加婚礼的老夫妇问他们：“我们不想泡那种可以躺的浴缸，有公共大浴场吗？”

总之，饭店里有各式各样的客人。有喝得烂醉如泥的，有特殊职业的，还有暴露狂，前辈们异口同声地提醒他小心再小心。不过老实说，世之介觉得有一种人比这些人都来得可怕，那就是肯花两千日元买一个饭团的人。

电梯停在二十楼，世之介走出电梯，踩着又厚又软的地毯前进。二〇一五，确认房号后，他按了一下门铃，马上就得到了回应。

“您的餐点送来了。”

打开房门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已经凌晨两点了，这位客人仍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世之介照着石田交代的话去做，利用防盗扣使门半开着，再进入房间。“请问要放在哪里呢？”世之介问道。“桌上乱七八糟的，先放在电视机前面好了。”客人答道。

整个桌面的确都被一些画着建筑物图面的文件占据了，世之介猜想中年男子从事的可能是房地产之类的工作。

“不好意思，那么晚了还麻烦你。”

中年男子一边按遥控器找电视频道一边说。

“不麻烦、不麻烦。请问味噌汤要倒到碗里吗？”

“不用，放着就好。”

世之介把包在价值两千日元的饭团上头的保鲜膜剥掉。中年男子站在窗边，眺望窗外的夜景，喃喃说道：“好不容易谈妥了一笔大生意，我却独自一人在这种地方吃饭团，真是情何以堪。”

一笔大生意，一个人吃饭团。

世之介连忙在脑袋里翻开《客房应对手册》，搜索标准答案，可是记忆中并没有写到这一条。世之介决定当作没听见。

“您用完餐点以后，只要拨9，我们会立刻来撤走。”

“啊，我知道，谢谢你。”

中年男子在账单上签完名，世之介正准备退出房间时，中年男子开口叫住他：“等一下！”

“还有什么吩咐吗？”

世之介转过身来，看见中年男子从西装的内口袋拿出皮夹说：“我给你小费。”跟在石田身边实习的时候，曾经收过美国客人给的一百日元小

费，倒是没碰到过给小费的日本人。

“哎呀，没有一千日元的纸钞，算了，这个拿去吧。”

中年男子居然掏出了一万日元的纸钞！世之介当然没办法找零。

“这、这……”

“不用客气，拿去拿去。”

中年男子把一万日元塞给他。

“可、可是……”

“你放心好了，这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

一万日元，世之介得做一天工才赚得到。桌上还摆着两千日元的饭团。

“都拿出来了，你就拿去吧。”

“那、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谢谢。”

一开始想要拒绝的世之介，还是很干脆地收下了。

世之介一退到走廊，就立刻拿出客人给的一万日元，迎着天花板的灯光举起钞票看个不停。那是一张半点折痕都没有，几近全新的一万日元纸钞，当然不会是假钞。

上次，世之介拿到美国人给的一百日元硬币，马上跑到休息室投进了自动售货机。这次拿到的是一万日元，可就不是自动售货机能够解决的了。

想到这里，世之介大约在一个月前看到的一则新闻突然从脑袋里蹦了出来，那则新闻是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越美国。

世之介又想到另一则东京招不到出租车的新闻。新闻报道说因为东京经济繁荣，所以民众在深夜很难叫到出租车，你得手挥万元钞票，才有空车肯停下来载你。当时正在租屋处斤斤计较到底要不要买一台录放机的世之介，看到这则新闻时的反应就是嗤之以鼻，不相信有这种演小

品似的事情会发生，而他也绝对没想过自己居然在这种地方亲身感受到了。

世之介跑过走廊，高高挥舞着一万日元纸钞，在天花板下方左脚、右脚单脚跳个不停。员工专用电梯迟迟不来，不过因为拿到了一万日元小费，世之介等再久也无所谓。岂止是无所谓，简直心花怒放到想唱歌。

“不、不、不，该有的地方就会有——。一万日元的钞票，飞——呀飞——。东久留米不会有——请到东京赤坂六本木——该有的地方一定有——。

“嘿，不要留在家乡——嘿，不要留在家乡——快来——东京啊——。

“如果你来东京——请做客房服务哟——来买NTT的股票哦——。”

当的一声，员工专用电梯的门打开了，世之介连忙立正站好，一动也不动。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人是正要去送餐的石田。他皱起眉头问道：“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傻笑什么？会吓到人呢。”世之介急忙把一万日元钞票藏进手心里。

“客人给你很多小费哦？”

石田一眼就识破他的心事。

“……不要声张，不然小费会被没收。”

“学长，你常常拿到小费吗？”

“偶尔啦。不过，多拿几次，就不会有心情认真工作了。”

“对呢，像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NTT的股票。”

石田不屑地瞄了瞄眉开眼笑的世之介，继续推着餐车往长长的走廊走去。餐车上摆的是一个要价两千五百日元的汉堡包。

第二天早上九点刚过，世之介值完夜班，搭上准急电车回到花小金井站。天空正在飘雨，这场雨从天快亮时开始下，雨势离都心越远就越强，现在正乒乒乓乓地打在刚好和高峰车阵反方向、零星开在路上的三

两部车的车窗上。没有带伞的世之介走出检票口，倏地爬上恰巧停在车站前的公交车，至于平常代步的自行车，他决定暂时寄放在自行车停车场。乘客只有世之介一人，公交车就像在等他似的，他一上车，便开动了。世之介坐在摇晃得相当厉害的公交车上，再次从裤袋里掏出昨晚客人给的一万日元钞票。

他摊开钞票看了又看，越看越觉得钞票上头的福泽谕吉[6]都在笑。他打算今天晚上去Volks，大啖一客好久没吃的牛排。

下车以后，世之介迎着雨跑向自己的公寓。上了一整夜的班，全身上下都黏糊糊的，这时候让冰冷的雨水浇一浇，实在是畅快极了。

他一个箭步冲进公寓的门厅，一脚踩在散落一地、早已湿透的传单上面，踉跄了一下，差点摔个四脚朝天。世之介一爬到二楼，就看到两名年轻男子站在走廊上，正用锐利如刀的眼神注视着他。眼前这两个人虽然穿了西装打着领带，但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般的上班族。

世之介特意不去看他们，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你住这个房间？”其中一位脑袋上有剃痕的男子开口问道。

“嗯。”

“我们是来找住你隔壁二〇三室的人。”

连一面都没见过的邻居，只知道那个闹钟。

“……他不给我们开门——！我知道他在里面，假装不在家——！”

年轻男子越叫越大声，当他说到“假装不在家——”时，还狠狠地踢了二〇三室的门。世之介目睹这一幕，不由得惊声尖叫。

“给你们这些邻居也添了不少麻烦吧。”

年轻男子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世之介的肩膀。世之介二话不说，马上逃回自己的房间。不知道是不是着急过度使然，他差点就把打工时的习惯搬出来，一进房立刻扣上防盗扣，但让门半开着，逃进去也没用啊。

世之介在屋内仍然听得见那两名年轻男子破口大骂的吼叫声。他打

开电视，想要转移注意力，电视正巧在回放水户黄门[7]。说到害怕，的确是害怕得不得了，不过，电视多多少少替他分散了一些注意力，再加上整晚没合过眼，世之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梦半醒之间，世之介仿佛听到男人说话的声音；也依稀记得自己在拼命地找印笼，大概是受了剧情的影响吧。

大约下午两点多，世之介被电话铃声吵醒。雨还没停，不过，走廊上已经没有叫嚣声了。世之介睡眼惺忪地拿起话筒。

“喂，喂，世之介吗？”

原来是穿豆沙色西装的小泽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没有来？”

小泽劈头就问了一个不知头、不知尾的问题，世之介很快想到应该是指免费的舞会入场券。

“我去了啊。”

“咦，你来了？可是我找遍整个会场，都没有看到你啊。”

“不是，你听我说。我被挡在门口，没办法进去。”

“你穿错衣服了吧？”

“不是我，是跟我一起去的另外两个人，他们都穿牛仔裤。”

“那就难怪了。”

“参加舞会的服装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啊？”

仓持和阿久津唯穿牛仔裤，被判定不能进场；而世之介穿入学典礼那天的西装，入场就没问题。

那晚遭到谢绝进场的三个人，决定接受仓持的建议，改去新宿的迪斯科。

“新宿的舞厅我们是可以进去，不过，反过来你这身会很抢眼哦。”

仓持说得一点也没错，世之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原来那是一场冲

浪社团办的舞会，只有世之介一个人穿着正式服装，那景象就好比穿着西装去海水浴场一样，真是蠢到抢眼。

一直到凌晨，他们跳到手脚不听使唤才走出舞厅。可是，已经没有电车可以搭回家了，世之介当然也没有可以搭出租车回东久留米的钱。阿久津唯对他说：“你也到我那儿去睡。”

听说仓持最近都在阿久津唯那里过夜，两人已处于半同居状态。世之介怎么会想躺在他们身边睡觉，不过，他也不会想带着身上仅有的一千日元留在歌舞伎町度过下半夜。

最后，三个人还是各出四百日元，搭出租车一起回阿久津唯的宿舍。

阿久津唯的房间里摆着仓持提过的书架，床放在靠窗的位置，床上有两个枕头并排在一起，床下有一盒面纸。那是一盒极其普通的面纸，但说也奇怪，世之介就是不敢用正眼去瞧它。

由于三个人都跳得很累，所以一到家便轮流洗澡，好赶快上床睡觉。其实，仓持和阿久津唯大可以跟平日一样，一起躺在床上睡，但阿久津唯抵死不从，好说歹说就是拒绝和仓持同床，大概是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跟男朋友一起睡吧。

“我们平常不就睡在一块儿吗？”

世之介火速把坐垫铺在地板上，并迅速躺下。

那两个人继续拌嘴，世之介把他们的口角当成摇篮曲，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世之介醒来一眼就看到仓持躺在矮脚桌的桌脚边，正蜷着身子睡觉，看样子人家还是没有让他上床。清晨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洒了进来，仓持和阿久津唯沉睡的呼吸声，不经意地重叠在一起。

小泽的电话并没有谈到什么重要的事，挂断之后，世之介很想知道外头的现况。他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确认人声全无一片寂静；接着扣上门锁链，打开一条门缝往外窥看，隔壁的房门口多了两个空饮料罐，应该是昨晚那两个男人留下来的，除此之外，确认没有人

影。

世之介松了一口气，心情一放松，肚子就叫起来了。他想，是先到Volks去享受欢乐美食，还是啃片吐司填个肚子就好，先把法语作业做完，再慢慢品尝垂涎已久的牛排？

这次的作业是翻译一位叫作列维—斯特劳斯[8]的学者的作品，世之介只知道这位大师用一堆他完全不认识的字，写些他完全不懂的东西。老实说，他连自己究竟哪里不懂都不清楚。

还是先去吃牛排好了。

虽然烦恼，但还是干脆地做出了决定。他沙沙沙地搔了搔屁股，电话铃声又响起了。由于房间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他觉得不是只有电话在响，而是整个房间都在叫。

“喂、喂。”

世之介一听是母亲的声音，心头震了一下，为了节省电话费，母亲通常都会等到晚上八点以后，费率较低时才会打来。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现在打电话？”

“你听说了吗？”

母亲的语气异常兴奋。

“听说什么？”

“清志说了不找工作，要去写小说。”

“嗯？”

“就是你那个表哥清志啊……”

“我知道他是我表哥。”

“我叫你去看他，你去了吗？”

“去过了。”

“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说一些什么想要习惯绝望之类的话。”

“什么？”

世之介的陈述也很奇怪。

“该不会想去自杀吧……？”

“为什么要去自杀？”

“他说要成为小说家啊。”

“妈，如果每个想当小说家的人都跑去自杀，天底下就没有小说家啦。”

“说的也是。”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按门铃，同时听到住在二〇二室的邻居——小暮京子的声音。

“谁来了？”母亲在电话那一头问道。

“住对面的邻居。”

世之介拉着电话线，走过去开门。“啊，你在家，太好了。”京子的声音从打开的门缝钻进屋里。

“好久不见！”

他向京子打招呼，手上还拿着话筒，世之介的母亲也听到了，连忙问道：“你刚刚讲什么？”

“啊，没有啦，有人来找我，我要挂电话了。”世之介对母亲说，京子看见他正在打电话，连忙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打电话。”

“咦？有女孩子的声音？”

世之介根本弄不清楚谁在跟谁说话，只好先把电话挂了。

“对不起，害你电话讲一半。”

“没关系，是我妈打来的。”

“你妈妈打的？独生子一个人住在东京，她一定不放心。”

“跟我没关系，是我表哥他……”

“表哥？”

“算了算了，没什么……对了，你找我什么事？”

“啊，是这样的。”

京子双手按在世之介的肩膀上，侧身走进狭窄的玄关。

“……你今天早上碰到了吗？”

“碰到什么？”

“讨债公司的人啊，来找你隔壁二〇三室的人要钱啊。”

“啊，那两个人真的是来讨债的？”

“是啊，就是来讨债的，吓得我都不敢离开房间。”

京子问也没问一声，就擅自走进别人的家里。她现在仍然全身发抖，指着墙壁压低嗓音说：“你看隔壁那个人还躲在里面吗？”

世之介后来也发现，二〇三室的邻居一大清早，他还在梦周公时就出门工作，直到晚上快十二点才会回来。尽管知道邻人的作息时间，但他始终没见过邻居的庐山真面目。有一阵子，世之介实在好奇隔壁到底住着什么样的人，只要一听到那边响起开门声，就立刻跑到玄关门从猫眼往外看，可不知是他反应太迟钝，还是对方动作过于敏捷，世之介没有一次成功捕捉到对方的身影。

“你最近晚上好像都不在家？”

进到屋里的京子席地而坐，开始折世之介换下来随手扔在一旁的衬衫。

“我开始打工了，在饭店做客房服务。”

“难怪一天到晚不在。”

“讨债公司的人晚上也会来吗？”

“会啊，大概两三天前半夜一点多的时候，还来闹过一次。你看我们要不要打电话给物业？”

“……这个吗……”

对于小暮京子的提议，世之介不置可否。

“你待会儿要去上班吗？”

世之介看京子提着运动背包因而问道。

“我今天只有一堂课。”

“我是不是也该去练个瑜伽，最近运动不足。”

就在这时候，隔壁传来开门的声音，他们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

“喂，快出去看一下，顺便跟他说，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京子突然伸手去推世之介的肩膀。

“我？”

“你是男人吧？喂，快去啦！”

京子站了起来，使劲地拉世之介的手臂。用拉的不成，京子改用推的，世之介也顽强抵抗，不过，一下子就被推出门外。

走廊上半个人影也没有，看样子二〇三室的邻居应该已经走了。

“都是你啦，畏畏缩缩的，人都跑了。”

京子从门缝探出头来，世之介一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

世之介冒着倾盆大雨走出原宿站，凝视着眼前的街道，感触颇深。这条街道叫作竹下路，即使是不上班的周末，仍旧被熙来攘往的人群挤

得水泄不通。五颜六色的伞在狭窄的通道里相互碰撞着，即使是站着不动的世之介的伞也难以幸免。他只是轻轻握着雨伞的把手而已，经这么一撞，手中的伞骨碌骨碌地转了好几圈。

对世之介而言，说到竹下路，就会联想到竹笋族[9]。竹笋族，早就是明日黄花，不复存在了，但他记得很清楚，小学时听过这个群体的名字。有一年，伯父家的堂姐离家出走，回来以后告诉大人“自己加入了竹笋族”。

他也记得父母亲在第一时间，从伯母那儿得知堂姐平安归来的欣喜表情，又在同一时间听到这个来历不明的竹笋族的慌乱样子，像极了热锅上的蚂蚁。

“小明回来了，可是，莫名其妙地进了什么竹笋。”

伯母用夹杂着愤怒和不安的语气，还有抖个不停的声音向母亲报平安。母亲挂上电话，马上告知父亲。

“钻进竹笋里了？哪里的竹笋？”

因为母亲自己就没听明白，即使再怎么危言耸听，父亲也感受不到事态的严重性。不过，因为接到报信电话的人是自己，母亲觉得有义务转达情况，因此也很努力地说明。

“东京，东京啊。”

“确定是竹笋吗？不是竹子？”

“难道是竹子……？竹子就能钻进去吗？”

“你说小明吗？”

“应该进不去吧？”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哑然失笑。不过当时，世之介听都没听过竹笋族这个名字，他站在一旁聆听父母的对话，心里一直在想堂姐到底钻进哪里去了，想到全身汗毛直竖，害怕得不得了。

那个原竹笋族的堂姐现在已经嫁作人妻，堂姐夫是任职于地方政府单位的公务员。世之介回想着堂姐的往事，脚下的步伐不曾停下。其

实，竹下路是出了名的艺人商店街和可丽饼街，人潮汹涌，绵延不断，哪里有空隙让你停下不动？世之介好不容易挤出了竹下路，开始寻找和小泽约定的地点。从竹下路出来走明治路，到表参道转弯，看见巷子走进去，没多久就可以看见一家店……

商量见面地点时，世之介要求小泽换个比较好找的地方。不过，深染演艺圈习性的小泽，连与朋友约会的地点都很讲究，也很坚持。

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地点不变，但小泽会到路口来接他。世之介抬头望着被雨淋得湿漉漉的行道树，往前走不到几步，就看到了小泽，他今天穿了一身翡翠绿的套装。

“你迟到了。”

“对不起，对不起。”

小泽带着世之介来到一家充满时尚感的咖啡厅“竹”。这是一家标榜设有露天咖啡座的名店，经常高朋满座。不过，在这种倾盆大雨的日子，户外的桌伞全被收了起来。“今天的关键词是‘竹’字。”世之介一边想，一边走进店里。

店里的展示柜前，有好几个女孩排成一列正在点餐。店里卖的餐点只是一般的三明治，不过，站在柜前的那些女生却不是一般的女生，她们明显与在电车上或校园里看到的女孩不同。全国各大小乡镇最正点、最漂亮的美女都在这里排队了，不是吗？

小泽推了裹足不前的世之介一把。

“你紧张什么啊？”

“我没有紧张，只是这里……”

“这里？啊，很多圈内人都会来这里。”

“圈内人？”

“就是模特儿啦，明日之星啦。”

“啊，模特儿！”

听到世之介惊叫的女孩，纷纷转过头来露出嫌恶的表情。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听到小泽的质问，世之介急忙点头说：“在在在。”其实，小泽说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世之介现在正置身于一个左边是模特儿、右边是明日之星的时尚咖啡店，小泽的话又算什么呢？

“所以，我想和大我一届的学长跳出来，自立门户。”

“哎？从哪儿跳出来？”

“你这个人……我讲了那么多，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世之介完全没有在听的那段内容，大致是说小泽现在是社团里面辈分最小、资历最浅的一个，社团举办的舞会，他得负责张罗一切，但分到的钱却最少，因此，他打算和大一届的学长另组一个新的社团。

“……就是这样了，你也一起来。”

“什么？我？”

“很简单啦，先定下场地，接下来卖票就好啦。”

“我？不行不行。你还记得高中学园祭的游园会吧？我站在摊位前面，结果一块可丽饼也没卖出去。我一旦想要卖点什么给别人，就会目露凶光。”

“学园祭的可丽饼不能和舞会的入场券相提并论。你没问题啦，再说你来东京后，也变帅了那么一点点。”

“真的？”

“我是说一点点、一点点啦。有些人先天过度不良，能改变一点点就不错啦。”

“你要夸人，就应该夸到底才对啊。”

世之介的一双眼睛一直在店里忙碌地来回穿梭，忽然间停了下来。

靠窗的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一位女性，一个人静静地凝视着滂

沱大雨中的露天咖啡座。直到刚才，大雨只是落个不停的雨水，但现在落在她目光前方的雨滴却像是掉入玉盘里的大珠、小珠一样，奏出美妙的乐音。店里的女客哪一个不是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可不知为什么世之介的目光独独停驻在她的身上。

世之介这辈子第一次禁不住想把语文课学到的一句成语讲出口："美若天仙。"

世之介的视线太露骨了，小泽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看，歪着脖子嘟哝："咦，那个人是……"

小泽歪着头站了起来，然后保持歪着头的姿势朝那位让世之介两眼发直的女子走过去。

小泽话讲到一半，就抛下世之介。世之介一个人被丢在座位上，心里委实焦虑难安。

小泽走到那位小姐身旁，用非常客气的声音跟她说话。她抬起头来用非常凶悍的表情瞪了他一眼。小泽则是神情慌张地自我介绍，接着从外套内口袋里掏出皮夹，取出之前给过世之介的名片递给她。

那位小姐接过名片，"嗯、啊"地不耐烦地点着头，随手把名片丢在一旁。

小泽不知道又在跟她说些什么，但那位小姐已经连头都不愿意抬了，自顾自地吃着三明治。世之介看到小泽的窘况，也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

几乎遭到视若无睹般对待的小泽无功而返，重新回到世之介身边。其实，不能说小泽无功而返，因为他的情况更接近兵败溃逃的程度。

"她、她是谁？"世之介迫不及待地问道。

"啊，我们刚好认识，她叫片濑千春。"小泽连一点虚张声势的机会都不放过。

"片濑千春……你们两个真的认识？我看她根本无视你的存在啊。"

"像她那种女人……"

小泽压低嗓门开始说三道四。

“哪种女人？”

“哪种女人，怎么说才好……？你知道交际花吧？”

“交际花？那是做什么的？”

“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真正来历，只知道她们会陪有头有脸叫得出名字的男人，参加各种舞会、派对。”

“她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真正来历。”

“哪些是有头有脸的男人？”

“譬如说演艺圈的人啦，有名的演员啦，有钱的少爷啦，硬叫别人搬家的拆屋大队啦。”

“硬叫别人搬家的人……难道是大哥的女人？”

“不是啦，交际花就是交际花。”

世之介再度将目光投向那名女子，虽然小泽的解释无法让他全盘了解，但他越看就越觉得对方充满了危险的吸引力。

片濑千春吃完三明治，瞟了他们一眼。世之介不知道心虚些什么，赶紧拿起菜单遮住自己的脸。

片濑千春起身离开座位，手上拿着账单晃啊晃地走近。世之介怀疑自己的视力是不是瞬间退化了，否则怎会看到她一直盯着自己瞧个不停呢？

啊——唉。

世之介大大地叹了一口气。他明明没有在听教授上课，但一张脸看起来却比上课的人累一倍。这堂课是产业概论，下课后，学生们纷纷走出大教室。

久违的太阳终于露了脸，校园里的树木仿佛吸取了晴天日照一般，

散发出新绿的光芒。带着夏日香气的微风吹进空荡荡的教室，只有曳地的窗帘跟着轻轻摇摆。透过窗帘洒向室内的光束，仅仅触及黑板的一隅。

世之介趴在一张有女性性器官涂鸦的桌子上。他才把脸颊靠在冰冰凉凉的桌面，就有人咚咚地拍他的肩膀。世之介抬头一看，原来是阿久津唯，嘲讽地对他说：“这是做什么？脸上大写一个丧字。”

世之介重新把头埋进臂弯里，阿久津唯坐在他的旁边继续说道：“喂，你偶尔也要来练习一下嘛。”一面说一面还用圆珠笔戳世之介的侧腹。

“我现在哪有什么心情去记桑巴舞步。”

世之介趴在桌上回答。

“你没有在打工的地方遇到石田学长吗？他都没有教训你？”

“班表改了，我们最近都碰不到。说到这个，我最近也都没有看到仓持，他来上课了吗？”

“他几乎都没有来上课。岂止是没有来上课，他还把自己整天关在家里，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今天星期二，他大概又关在家里看《From A》[10]。”

“那家伙要开始打工了？”

“想打工倒还好，不过他并不是。杂志每一页的最边上不是都有一行励志格言吗？他竟然是在读那行字，而且一个人边读边笑，超可怕的。”

世之介发觉阿久津唯站了起来，自己也跟着抬起头来，看着她劈头就说：“仓持真好，喜欢上的是你这种女生。”

“你什么意思啊？存心损人吗？”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觉得同年级和同年级谈恋爱挺不错啊，就不用像我这样烦恼了……”

“所以？你碰到了喜欢的人？”

阿久津唯问了问题，却不等世之介回答，径自往教室门口走去。

“喂，你都开口问了，就让我回答嘛！”

“我下一节还有课。”

“你们两个还不是我撮合的！”

“我又没求过你。”

阿久津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但此时此刻，世之介哽在喉咙里的话一定得找人倾吐才行。他环顾了教室一周。

之前在学生餐厅向他借了五十日元的一个男生，现在刚好和他的视线撞个正着。世之介竖起小指[11]，对那个男同学微笑着说道：“我现在正在为这个烦恼。”

那男生立刻撇开视线，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拿出随身听换磁带。可人若是碰到想说话的时候，就非说不可。

“你下一节有课吗？”世之介不依不饶地问道。

“没有。”那男生迅速回答了世之介的问题。

世之介离开座位，然后满不在乎地坐到那男生的旁边。对方虽明显露出不欢迎的表情，但世之介见他把耳机线绕起来了，似乎有意和自己对话。

“你吃过午饭了吗？”世之介问道。

“还没。”那男生摇着头说，眉头一皱反问世之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

“你忘了吗？上次在学生餐厅，我借了你五十日元。”

“五十日元？”

“是啊，你站在餐券售货机前面说：‘糟糕，缺五十日元！’正想走开的时候，我借你了。”

“那个人不是我。”

“不是吧！”

世之介羞得面红耳赤，那男生没有理会，站起身来掉头就走。如果让他这样离开，自己不就成了笑话？世之介想到这一点，赶紧开口叫住他。

“喂、喂，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我有车站前面那家乐天利的招待券，我请你吃薯条。”

“不必了，我待会儿跟朋友还有约。”

“你们约什么时候？”

“傍晚。”

“那还早。走啦走啦。”

不知道是世之介友善示好奏功，还是当事人懒得拒绝了，那男生在半推半就下答应了世之介的邀约。

“你叫什么名字？”

“加藤。”

“我叫横道。”

两人一起走出校园，沿着外濠公园的散步道前行。加藤大概是横下心硬聊了起来，话也变多了。

原来他在大阪出生，也在大阪长大，不过却很讨厌大阪腔，所以才要来东京。其实，他说的每句话句尾，还是带着大阪腔。

加藤的自我介绍告一段落后，世之介暗自窃喜，因为终于轮到他开口讲话了。他兴冲冲地开始陈述原本要说给阿久津唯听的事。

“老实说……我正在为这个烦恼。”世之介再次竖起了自己的小指。

加藤对世之介讲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自己刚刚讲完，也不能不顾人情义理，不让他说下去。

窗外依旧雨势惊人。世之介在原宿这家叫作“竹”的咖啡厅里，吓得

拿起菜单挡住自己的脸。片濑千春正一步步靠近他们的桌子。

“喂，你可以假扮成我的弟弟吗？只要一个小时就好，我会付钱给你。”

片濑千春走到世之介的面前向他提出要求。世之介想或许这话是对小泽说的，但他把菜单从脸上稍微挪开一点偷窥了一下，发现片濑千春的一双眼睛果然在盯着自己看。

“我介绍一下，他是我高中时候的朋友……”

片濑千春制止半路插嘴的小泽，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只要一个小时就好。”

“哎？哎？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世之介用假音问道。

“是啊，不然还有谁？”

小泽在她的面前，似乎成了隐形人。

“装作你的弟弟一个小时，是吗？是弟弟吗？”

“你这样正好适合。拜托你啦！”

片濑千春突然双手合十，恳求世之介答应。

“可、可是……”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边走边告诉你。快一点，没时间了。”片濑千春催促着。

“唉？可是……”

“求求你啦！”

片濑千春又双手合十，对他眨了一下眼。世之介看在眼底，当下说道：“这、这有什么？！我答应你！”其实，世之介之所以会答应，并不是被她眨眼的动作打动，而是抵挡不住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若有若无的香味。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

“啊，这、这没什么……”

片濑千春一把抓起世之介他们的账单走向柜台。小泽吃惊地向一头雾水、尚未搞清状况的世之介确认：“你真的要去？”

“不不不，我不去！”世之介连忙摇头否认。

“可是，你刚刚答应人家说要去？”

“嗯，是说了……”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世之介朝柜台望过去，片濑千春刚好回过头来，一看到世之介随即露出魅力十足的笑容，粉面含春地向他招手：“快点、快点。”

“抱歉，我先走一步了……”

“哎？你真的要去？”

世之介像掉了魂似的站起来，小泽说什么，他已经完全听不到了。

片濑千春走出表参道，马上叫到一辆出租车。她钻进后座，告诉司机到某家饭店，而那家饭店恰巧是世之介打工的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

片濑千春拿着蕾丝手帕，一边擦拭被雨水淋湿的颈子，一边看着世之介说话。司机冷不防地转了一个大弯，片濑千春的性感双唇倏地凑了过来。

“喂，你叫什么名字……？我在问你，你有没有在听啊？”

片濑千春重新坐正身体，又问了一遍。

“啊……哦，我叫横道，横道世之介。”

两人之间的距离明明只有一步之遥，可世之介却觉得她的声音好远。现在的感觉跟初二那年冬天，感冒发高烧的状况好像。

世之介用昏昏沉沉的脑袋听完她要他帮忙的事，一件非常简单的

事。原来片濑千春想和某个男人分手，现在就是要去找他谈判的。如果她一个人去，按照那个男人的个性，一定会上演一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她正在想该如何处理时，刚好看到了世之介，于是灵机一动，假如带弟弟一起去，那男人多少得顾一下自己的面子，也就不会执拗不休了。

“所以，我要装作你的弟弟？”

世之介反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他真的是一个死缠烂打的男人。”

“要提分手，所以你们本来在交往？”

世之介正经八百地问，千春愣了一下。

“那个人有老婆、有儿子，这样你了解了吧？”

“啊？是吗？”

千春没有回答世之介的问题，兀自转头看向窗外。窗外依旧大雨倾盆。

就在沉默当中，出租车缓缓地驶入饭店的正面玄关。

“为了谢谢你的帮忙，你回去的出租车费，我也会帮你出。”

千春一说完，世之介立刻接口说道：“可是，我住在东久留米呢。”

“那就请你住得近一点。”千春微笑着说。

“刚刚没机会说，其实我就在这家饭店打工，做客房服务。今天晚上刚好有班，不过现在时间早了一点。”

“你在这里打工呀？”

千春走进铺着大理石的门厅，骤然响起嗒、嗒、嗒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啊，他在那里。”

一位坐在大堂酒吧最里面的中年男子，一看到他们马上站起来。中年男子身穿白色真丝夹克，虽然打扮得很年轻，但年纪看上去至少也有五十岁。

“唉，人一旦失去了自信，连衣服都穿得那么寒酸。”

千春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失去自信？”

“那个人的公司快倒啦，谁叫他净做一些欺诈的生意。”

钢琴的乐音行云流水般回旋在大厅的酒吧里。

“哎，不好意思，打断你说话，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讲你的小指啊？”

加藤忍不住插嘴问道。世之介拈起一根薯条放进嘴里，歪着脖子自言自语道：“我的小指？”

他们现在正坐在乐天利饭田桥店的二楼。放眼望去，店里几乎坐满了学生。不知道是谁把自动点唱机的磁带换成了凯莉·米洛的新单曲，播到现在。

“你不是在为女朋友的事情烦恼吗？不是要讲给我听吗？忘记啦？你刚刚不是比了小指？”

加藤咬了一口鸡块。

“喂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

世之介不满地质问不情愿的加藤。

“当然在听啊，你说你跟朋友去表参道的一家咖啡厅，在里面碰到了一个长得很漂亮、很像蛇蝎美女的女人，她要你冒充她的弟弟，你们一起坐出租车去赤坂，去你打工的饭店，去找一个中年男人……我听着呢。”

加藤说着把手中的鸡块蘸满烤肉酱，正准备塞进嘴里时，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突然停止动作。

“……难道……你说的小指就是那个女人？”

“就是她呀，不然还有谁？我就是为千春小姐的事在烦恼啊！”

世之介无奈地拈起鸡块。

“等、等一等。你跟她后来怎么了？”

“后来？”

“是呀，你们在赤坂的饭店，跟那个专门做诈骗生意的男人见面以后呢？”

“我正要说，你就吃着鸡块打断了我的话啊。”

“啊，对哦。抱歉抱歉……不过，那个女的大概几岁？听你讲的内容，我觉得她应该很大了吧？”

“几岁啊？我不知道。”

“用眼睛看啊，多多少少也猜得出来。”

“用眼睛看？”

世之介的脑海里浮现出千春的影子。当她坐在窗边凝视外面的大雨时，看起来只有二十一二岁。可是，在出租车上时，世之介闻着她身上微微散发出来的香水味，感觉上她应该不止这个岁数。

在赤坂那家饭店里的大堂酒吧，片濑千春和中年男子面对面坐下，她简单地介绍世之介是弟弟后，旋即导入正题。

自称根岸的中年男子抬起充满恨意的眼睛，瞪着这个不懂回避、任性地跟到这里来的弟弟。千春说得没错，这个男人专做欺诈之类的不法勾当，仇家不知道有多少，他先用锐利的目光确认没有人跟在他们后面，后用几近疯狂的眼神望着千春，再次确认他们的背后确实没有其他人以后，又带着憎恨的眼神看着世之介。

千春的谈话归纳起来就是，她要求中年男子把借给她的车过户成她的名字。这部车应该是一部宝马，千春管它叫“BM”，那男人却一直喊“宝马”，光从两人对车名的叫法不同来看，也知道他们很难达成协

议。

事实上，这件事本身也错综复杂。男的说车子从一开始就只是借女的用而已，女的却坚持从一开始就说好要送给她，还指证历历地说男的当初说过虽然车子登记在公司的名下，但将来一定会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你就是这样拖拖拉拉，才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千春怒吼道。坐在他们附近的客人无不吃惊地回头看。

中年男子试图从车子的话题跳到自己和千春的未来。

“我知道在你弟弟面前说这些话很丢脸，不过我是真心的，公司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想带着你一起走，尽管没有把握让你幸福，但如果未来是不幸的，我也希望陪在身边的是你。”

对中年男子而言，这可是一番用情至深的告白，但千春今天带了一个假弟弟在旁边，更何况她本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继续下去的意思，她听完后立刻转移话题，又向那个男人提出车子过户的事。

两人持续争吵了大约半小时，最后，男人同意把车子过户给千春。得出结论后，千春站起来就要走，中年男子苦苦哀求，拼命挽留，但千春一丝眷恋都没有，无情地拂袖而去。

扮演弟弟的世之介也追了上去，跟着假姐姐一起离开。

“有你在真好，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只是坐在那里而已。”

“那个男人把一些没有任何用处的土地硬卖给一些老人家，赚了不少黑心钱。”

听到千春这么说，世之介又回头向酒吧望去，不过因为盆栽挡住了视线，已经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身影了。

“世之介弟弟，你在这里打工？几点开始？”

外头依旧大雨倾盆。千春请泊车小弟帮忙叫出租车，趁这空隙问了一下，世之介回道：“五点半到就可以了。”

“那就没办法喝杯茶了。”

出租车缓缓地驶入上下客的地方。

“世之介弟弟还是学生吗？”

“是的。”

“希望你将来做个好男人。”

自从进饭店后都没笑过的千春，正甜甜地笑着跟世之介说话。

“好男人？”

出租车的门打开了。

“是呀……会让我迷恋的男人。”

这一瞬间，千春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青涩少女。呆头鹅似的世之介不由得回头看了一下酒吧。

“别闹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刚才那种男人？”

浅笑盈盈的千春一头钻进出租车里。

“谢谢你，再见！”

“啊，不客气……”

世之介目送渐行渐远的出租车，千春始终不曾回头。

那天晚上，世之介满脑子都是千春的身影，他一边送昂贵的饭团、汉堡包、肋排到客房，一边想着乘车扬长离去的千春。等工作结束回到家时，已是翌日早上七点。

他回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东久留米的公寓，突然很想找人说话，下意识地打了一通电话回家。接电话的是准备出门上班的父亲。一大清早就接到电话，父亲以为出了什么事，语气中透露着担忧。

“没什么事。”世之介笑着说。

“东京怎么样？”父亲问。“没有什么特别的。”世之介答道。

父亲猜想他这么早打电话回家大概是缺生活费。就在快要挂电话的时候，若无其事地说：“我会寄钱给你。”

“我差不多要回去了。”

加藤把汉堡包的包装纸揉成一团后说道。他脸上的表情明显地告诉世之介“听腻了、听烦了、不想再听了”。加藤听到后来，只有在世之介和片濑千春话别的时候，才产生一点点兴趣，没想到期待中的剧情没有上演，千春毫不留恋地搭出租车离去，之后世之介打电话回家，根本是虎头蛇尾、脱序演出。

世之介一把拉住准备离开的加藤：“我好不容易说完了，给我一点意见嘛。”

厌倦到极点的加藤不耐烦地说：“你会碰到那个女人是命运的安排。”

“是、是吗？我也这样想呢……”

世之介话才说完，加藤随即冷冷地啐道：“命运个鬼哦！你们才认识多久？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不要忘了，那个女人是向诈骗犯要宝马的女人啊。对了，说到宝马，你有驾照吗？”

世之介无力地摇头。

“既然你要为开宝马的女人烦恼，最起码先拿到驾照再说吧。”

世之介也不甘示弱地反问自以为是的加藤：“这么说，你有驾照啰？”

“我没有，不过，我打算下个月去驾校。”

“咦？哪里的驾校？”

“小金井。”

“没骗我吧？！我可以骑自行车去那里呢，学费很贵吧？”

“我当然是用分期付款……对了，要不要一起去？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现在打九五折。”

两人之间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驾校的学费折扣。加藤重新坐下，从背包里拿出简介，世之介也很认真地阅读着。关于学费的部分，为符合打工族的实际情况，还可以分成很多期缴纳。

“你什么时候去报名？”世之介问道。

“明天。”

“明天的话，我可以在打工前先绕过去。”

“那就一起去，5%的折扣很多呢。”

两个人又站起来，收拾餐盘后，一边传阅简介，一边走出乐天利。

在走向饭田桥站的路上，加藤说如果拿到驾照，想开迷你罗孚上路，世之介耳朵听着加藤的话，脑袋里居然在幻想自己正开着千春的宝马四处兜风。



七月
海水浴
八月
返乡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一辆自行车疾速狂飙，车身倾斜着冲进练车场。骑手不是别人，正是世之介。因为内外高低落差的关系，世之介又来不及刹车，导致车体整个腾空而起，世之介“啊”地惊叫连连。自行车冲到停车场刹住，世之介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直奔教室。尽管全身汗如雨下，但他没有时间擦汗。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待会儿要上课的大楼，接触到强烈冷气的瞬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走廊上，加藤正站在自动售货机前面投币买饮料。

“赶上了、赶上了……”

世之介滑步来到加藤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不是上过这个课程了吗？”

加藤转头看见满身大汗的世之介，忍不住退后一步问道，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上一次只迟到三分钟，就不让我进教室。”

加藤不想听世之介发牢骚，径自走向教室。

“……才三分钟而已呢！”

世之介跟在加藤后面走进教室，马上发现坐在前排的某个女生一直盯着加藤看。其实，那女生不只是一直看而已，简直已经看到出神忘我的地步。

他们两人找了最后一排的位子坐下。

“前面那个女孩子，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看你。”世之介拍加藤的肩膀说道。

“哦。”

虽然那个女孩假装对邻座的女孩笑，但世之介非常确定她的笑靥是冲着加藤绽放的。

“哦什么？你们认识啊？”

“刚刚被搭讪。”

加藤回答得很干脆。

“搭、搭讪？为什么？”

“找我去约会啊，你看，这是电话号码。”

“约会？！”

看加藤的反应这么冷淡，世之介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那个女生。他又定睛仔细地看了一下，那女生长得不错啊，挺可爱的，坐在她隔壁的女生也很可爱。

“她叫我找朋友一起去，你要去吗？”

加藤语气平淡地问道。

“唉？两对一起？跟那两个女生？我也可以去？”

“不想去也没关系。”

“怎么会不想？！”

世之介正准备探出头去再看一眼，很不凑巧，教练进来了。

接下来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大家全被关在拉上厚厚窗帘的教室里，观看车祸现场的幻灯片，没有一张不是触目惊心、鲜血淋漓的画面。尽管如此，世之介还是不敌睡魔。而坐在隔壁的加藤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例如“有拿到驾照的人，也有因此死于非命的人”，拜此之赐，世之介边睡边做噩梦，连打个盹都不安稳。

课程结束，厚重的窗帘也被拉开，夏日的阳光迤逦进教室内。世之介伸了个懒腰，加藤在一旁喃喃自语：“啊，是蝉呢，今夏的第一声蝉鸣。”

“蝉？”

世之介侧耳倾听，果然有唧唧的蝉鸣声声入耳。

“蝉不重要啦，约会的事情到底怎么样？”

坐在前面的女生已经站起来往教室外头走，目光还有意无意地瞥向加藤。

“喂，去啦去啦，先把日期和时间定下来啦。”世之介猴急地催促。

“你不是对那个开宝马的女人念念不忘吗？”

加藤嘲讽地对焦急的世之介说道。

“又见不到面有什么用？何况我连怎么联络她都不知道。”

“哎？你没有问吗？”

“哎？一般都要问吗？原来要开口问啊。这个先放一边啦，快，约会！约会啊！”

加藤看着急躁的世之介，一脸不耐地站起来，把包挎在肩上走出走廊，世之介连忙追上去。被加藤叫住的女孩喜滋滋地回到走廊。

“刚刚你跟我提的事情，你看这个星期六好不好？顺便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叫作横道，他也想一起去。”

那女生扭扭捏捏地走到加藤身前，简直在用身体动作诠释“扭”这个字。另一个女生，也就是世之介的约会对象，仍站在走廊的另一端。世之介迫不及待地将视线抛向她。不抛则矣，一抛刚好四目相交。她跟加藤的对象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毫无羞涩之态，而是如恶犬发动攻击要猛扑过来似的瞪着世之介，吓得世之介赶紧别过头去。

“那就这个星期六下午一点下北泽车站见。”

名叫睦美的女生决定了碰面的地点后便向加藤道别，又“扭”着走回朋友的身边，而她的朋友到现在仍然像恶犬一般瞪着世之介。两个女生并肩走向阳光刺眼的教室外头。加藤轻轻地挥着手。

目送两人离去后，世之介一把抓住加藤的肩膀。

“你到底是左右逢源、应接不暇，还是我行我素、目中无人？”

“干吗这样问？”

“女孩子主动找你约会，这不是随随便便碰得到的，你也稍微表现得慌张一点嘛。”

“正常该慌张吗？”

世之介更仔细地看了看加藤，这才发现他有张明星脸，很像最近当红的一个偶像演员。

“我对女生不太有兴趣。”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你突然这样问，我也说不上来。”

“我可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同学。”

“是吗？”

两人一起步出室外，夏日的艳阳火辣辣地照着地面，一丝风都没有，练车场四周树木枝丫上的叶子，就像画上去的一样，一动也不动。如果世之介现在回家小憩一会儿，醒来刚好赶上上工的时间，可是，他的房间别说没有空调，就连电风扇也没有，这种天气根本就没办法在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好好睡觉。

“加藤，你的房间有空调吗？”世之介问道。

“有啊，房东装的。”

“离这里很近吗？”

“不远。”

“我过去待一会儿可以吗？”

“你不是打算回家睡一觉就去打工的吗？”

“我骑自行车回去再出来很麻烦……我不会打扰你的，我会安安分分地躲在角落里睡觉。”

“你这样，就叫打扰。”

加藤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所以，世之介就把它朝好的方面解释。

加藤租的房子离练车场只有三分钟路程。房子盖在小溪环绕、绿荫夹道的河畔，从房间的窗户还可以看到流水潺潺的河岸风景。

世之介在沿途的便利店买了一个便当，很快地吃完以后，便把加藤借给他的毛巾毯裹在身上，准备就寝。

“你刚刚说对女生没兴趣，可不要趁我睡觉的时候偷袭我。”

加藤对世之介的冷笑话采取冷处理，哼都不哼一声，一骨碌跳上床倒头就睡。世之介闻到自己身上的汗臭味，不过因为有空调的关系，汗液一下子就干了，他的眼皮已经沉重得抬不起来了，空调吹出来的凉风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窗外的小溪淙淙呢喃。世之介从小就是一个上床容易下床难的人，很容易入睡又很不容易叫醒。

“什么？现在去练舞？不可能、不可能……”

第二天早晨六点，世之介刚结束工作准备离开饭店时，石田伸出双手从背后架在他的腋下，硬要带他去排练桑巴舞，世之介当然抵死反抗。最近已经习惯了打工的生活，躺在休息室的椅子上就能熟睡，但要通宵达旦工作后的第二天一早接着去练舞，精神、体力无论如何都吃不消的。

“你身为桑巴舞社的一员，难道一点自觉都没有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今年的新社员只有三个人而已，你跟仓持几乎都不来社团，所有的杂务全是阿久津一个人包办，你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我会参加桑巴舞社，又不是因为自己喜欢……”

浅草桑巴舞嘉年华会下个月就要登场了，社团的彩排、练舞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几天前，世之介才被阿久津唯硬拉去跳了一次。

世之介所属的桑巴舞社由于人数太少，没办法自成一队，因此，每年都会和喜爱桑巴音乐的社会人士团体“忘我”合组一队报名参加。这个社会人士团体真的认真到忘我，根本没有节制、不知限度。他们竟然要求世之介这种在迪斯科舞厅只敢面对墙壁挥舞四肢的超传统日本人，表现出和拉丁民族一样的热情奔放。

嘴巴嚷着不要、不要，抗拒不从的世之介，最后还是被石田揪住衣领，拖去汤岛的里民文化馆练舞。

在公交车上，世之介累到手抓吊环呼呼睡去，石田看到这一幕也于心不忍，于是在进文化馆之前，先请世之介到吉野家吃了顿早餐套餐。

两人迟了一些时间才抵达文化馆。那群上班前先来集合练跳的“忘我社”社员，还有桑巴阿姐清寺由纪江已经到了，他们正随着活泼热闹的节奏忘情地扭腰抖臀。世之介瞥见阿久津唯站在礼堂的角落，朝一堆瓦楞纸箱里瞧个不停，不知道在看什么。发觉有人走近，阿久津唯抬起头来：“哎呀，你来了，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说着说着，她用手从箱子里拉出一条鲜橘色、剪裁怪异的布，递给世之介，“这是男生的舞衣……把它套上去，从头顶开始套。”

“什么？套、套这个？”

从阿久津唯手上接过来的布，有点像向日葵，也有点像太阳，总之就是一块怪模怪样的布，中间开了个洞，好让人露出头跟脸。

“要穿这个？”

“是啊，没看见箱子上写着男用舞衣吗？”

世之介摊开了这件奇怪的衣物。

“我好不容易才考上东京的大学，如果爸妈知道我穿这种东西，一定会痛哭流涕……”

世之介被迫套上了舞衣，接着阿久津唯又硬把一顶巨大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这时候，离他稍远、原本在跳舞的“忘我”人纷纷靠拢过来，对着他指指点点。世之介恨不得立刻脱掉身上的衣服，可能是尺寸太小了，他怎样都解不开扣在下巴的纽扣。

“哎，你不要乱拉，会扯坏的！”

“绑在下巴下面的绳子再长一点比较好。”

“整体的颜色还蛮协调的。”

一群人围着面红耳赤的世之介认真地讨论服装。巴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的世之介总算把衣服脱下来了，他把衣服丢给阿久津唯走开了。

世之介看到在礼堂的另一个角落换运动服的石田，哭丧着脸走过去。

“学长，我不敢穿成那样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

“你太夸张了吧？夹道围观的人里面，有谁认识你呀？”

“万一碰到认识我的人，我一定会当场死去。”

“那就死啊，我会帮你收尸。”

“学长，去年也穿这个吗？”

“去年的服装不是这种感觉，颜色更鲜艳，是鲜紫色的……”

“鲜紫色……从争奇斗艳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惊人的焦点。大家可真是不怕死。”

从头到尾都认为不像话、不成体统的世之介，转身就要离开，石田一把抓住他的衬衫，挡住去路。本来这些一大清早就在文化馆热舞、狂舞的人是罕见的异类，不过，在这一群人的面前，害羞拘谨的世之介反倒是少数中的少数，站着不跳舞的人反而变成了异类。

虽然世之介连舞步的步字怎么写都还搞不清楚，但还是先进入舞圈之中，看着别人的动作，依样画葫芦地摆动腰身。小幅度的扭腰倒也还好，但当动作进行到必需举起双手，搔首弄姿、纵情狂舞时，世之介无论如何都放不开，只会站得直挺挺的，僵硬得像一个只有腰部会动的奇怪玩具。

“你到底要害羞到什么时候？”

石田冷不防地朝他的臀部踹了一脚，世之介向前倒去，摔了个狗吃屎。

“……把一切都忘掉，只要快乐就好，渐渐地、渐渐地你就能够享受桑巴舞的乐趣了。”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快乐地跳啊！”

“你要去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世之介重新调整了姿势，而站在他身边的石田已跳出了华丽的舞步。

走出下北泽车站检票口的世之介，迈着O形腿匆匆忙忙地跑下阶梯。今天并没有迟到，不过，看起来冷酷薄情的加藤完全不能信任，万一晚到一分钟，说不定他就会先走一步，把自己丢在车站。

世之介赶到站前广场，幸好加藤还在，旁边站的正是在驾校邀他约会的户井睦美。为什么他们两个都穿蓝色的牛仔布衬衫呢？

“啊，来了来了。”

加藤迎了上去，世之介向他和睦美打招呼。

“祥子应该也马上要到了……”

睦美望向人山人海的广场。

“请问你们两个为什么穿一样的衣服？”

不识相的世之介问道。睦美马上红着脸解释：“啊，这、这纯属巧合啦……”站在一旁的加藤则说道：“穿这种衬衫的人，多到你拿石头随便丢，都会丢中。”加藤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薄情郎。

睦美站在加藤的身边显得很紧张，老实说，连站在一起的世之介都觉得别扭。他们两人开始聊驾校的课程，世之介蹲在地上重新绑好运动鞋的鞋带。

“那个可能是祥子……”

听到睦美的话，世之介抬起了头。

一辆黑色的丰田世纪[12]竟然横冲直撞地开进了商店街狭窄的道路。

“你、你是说那辆车？”

连加藤都吃惊地向睦美确认。睦美点了点头，并向车子挥手。

站起身来的世之介和加藤互望了一眼。黑色的丰田世纪也不管是否会造成行人的不便，径自斜停在广场上。

“开车来下北？有人会开车来这种人挤人的地方？”

加藤的看法是正确的。

只见一位穿着制服的司机从车上下来，快速走到另一侧打开车门，走下车的人果然是和睦美一起上驾校的祥子。

祥子一脸焦急的样子。既然心里也急，为何不直接下车，非要等司机来开门呢？但她不管就是要等。

“非常、非常抱歉，我迟到了。”

祥子一面挥手，一面跑向世之介他们。她对周遭的事物漠不关心，摆地摊卖杂货的年轻人不悦地瞪着她，她也视若无睹，岂止是视若无睹，还一脚踩在摆满商品的塑料垫上。

“哇，气势惊人啊！”加藤忍不住抱怨，又冷冷地附加了一句，“……既然有司机开车，何必去考什么驾照。”

睦美向世之介介绍这位刚跑过来的女生。

“她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叫作与谢野祥子。”

介绍仅止于此，睦美又转向加藤，继续他们的谈话。

“好棒的车啊，是你家的车吗？”

世之介看着开进商店街拥挤道路的黑色丰田世纪慢吞吞地离去。

“我本来也想搭电车来，可是出门的时候，碰见了安住先生。”

“安住先生？”

“就是您看到的那位司机先生……安住先生最近刚结婚，太太长得很漂亮，安住先生高兴到一定要对我秀恩爱，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安住先生一路讲个不停，连下车的时候，都还在讲。”

这个话题太突然，世之介并不是听得很懂，不过，他猜想，即便是她这样的女生，生活中也肯定有自己的烦恼。

“我们走吧。”

加藤一声令下，各自与各自的对象并肩前进。

“世之介先生，您已经开始上路练习了吗？”

与谢野祥子主动和世之介攀谈。

“哎？”

“我是说驾校的上路练习。”

世之介当然不是听不懂她的问题，只是不太习惯她的措辞用语。

“还没……对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叫我世之介先生，听起来很像做油纸伞的失意浪人，不是吗？”

“哈——哈哈，您说像浪人？哈——好好笑。”

“喂，你一直都是用敬语、用那么客气的语气跟人家说话吗？”

走在前面的睦美回过头来看着吃惊的世之介，连忙替祥子道歉：“不好意思啦，不过，你听久了就会习惯了。”

“讨厌！睦美小姐，您这么说，简直是……”

祥子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由于话讲到一半就打住了，让还在等待后续的世之介一行人乱了步调。

“……等一下，简直是什么？”

等不下去的睦美回头反问，祥子则若无其事地答道：“哎呀，实在很抱歉，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要说什么。”

明明是自己话说到一半就没了下文，祥子却丝毫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加藤选的餐厅叫作卡布里乔莎，看起来应该是很有名的意大利餐厅，等候用餐的队伍已经从店门口排到楼梯口了。

“如果我们也跟着排队，可能要改吃晚餐。”

世之介很快就举白旗投降，于是加藤又提议道：“那去意大利番茄，可以吗？”

祥子和睦美都没有异议。

四个人又改到意大利番茄，结果也是人山人海，服务生表示店里只剩下两张分开的双人座。似乎想快一点和加藤独处的睦美，忙不迭地说：“分开坐就分开坐，有什么关系？”并且快速走向座位。

“哇，睦美那么喜欢加藤啊？”

就这样，四个人分成两组人马各自带开。世之介一边用叉子戳着先送上来的色拉一边说。祥子望了望坐在窗边的另外两人，毫不在乎地说：“睦美小姐本来就只看脸。”

“嘿，你直接这样讲，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咦？难道……难道你们其实感情不好？”

“才不是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一起，而且，我常常梦见睦美小姐发生车祸，没办法走路，都是我帮她推轮椅……”

世之介听不出来哪些是真心话，也许字里行间另有隐情，不过，交浅不言深，世之介也就不再多问。

“祥子，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很有钱对不对？”

“我的爸爸吗……？有点难以解释……”

“该不会是做黑道生意的吧？”

“不是黑道生意，您听过废土处理业者吗？就是负责填东京湾的人。”

“还好是填土的，不是填人的。”

“哈——哈哈哈。”

祥子对世之介讲的笑话非常捧场。露齿而笑的笑容的确魅力十足，不过，笑声的分贝未免高了一点。

“很好笑吗？”

“是啊，我今天晚上要跟爸爸说，把人填到东京湾的笑话。”

“不可以，你不要说啦，如果你爸爸知道我和他的宝贝女儿约会，我不被他填到东京湾才怪。”

“哈——哈哈哈。”

“这个也很好笑吗？”

“世之介先生，您真的好幽默哦。”

总比被人认为无趣要好。但邻座的情侣显然对他们的对话厌烦至极。

“祥子，你参加什么社团？”

“吟诗社。”

“这么巧，我是桑巴舞社的。”

“哈——哈哈哈。”

“别笑啦，我真的参加了桑巴舞社。”

“嘻——嘻嘻嘻。”

世之介觉得自己愈来愈心里没底。他将目光转向窗边，意欲求救，却只看到加藤冷漠的背影，以及失魂落魄地盯着加藤看的睦美。

祥子总算收敛了笑声，服务生也端来了他们点的意大利面。一看到意大利面，世之介立刻联想到一个谐音双关语，不过，他怕祥子又会笑得惊天动地，竟然说不出口。

世之介打开柜子拿出毛巾毯当凉被，接着把坐垫卷成一团当枕头，咚的一声躺在地板上就要睡觉，简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竖耳倾听，窗外有潺潺的流水声。这里是加藤的房间。

“唉，这个房间的租金多少？”世之介问道。

躺在床上准备午睡的加藤答道：“六万八。”

“那我每个月伙食费少花一点，也能租个这样的房子吧。”

“你每天都吃我的喝我的，还要怎么少花？”

“哎呀，不要这么说嘛。”

学校的期末考陆陆续续开始了。世之介要值大夜班，又要去驾校上课，还要被逼着去跳桑巴舞，所以，他的日子过得飞快，别说每一天，就连一个星期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想要节省时间也是原因之一，总之，世之介最近都泡在加藤的房间里。虽然加藤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但他的父母在大阪开了一家很大的超市，每个星期都会寄一大箱食品给他。有世之介这个吃白食的帮着消灭，总比他一个人吃不完让食物坏掉好，所以加藤内心也挺欢迎世之介的。

“对了，加藤，我都还没问过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世之介又擅自将空调的风量调到“强”。

“雄介。”

“……很普通嘛。”

“比起你世之介三个字，的确是很普通。”

窗外传来扩音器的声音，原来是沿街叫卖的豆腐店摊车经过楼下。

“对了，最近怎么都没看到祥子来驾校上课？”

等摊车走远后，加藤才开口问道。

“她上第一堂驾驶课，就跟教练吵架，所以放弃不考了。”

“你们有联络吗？”

“她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不过，最近我都假装不在，没有接电话。”

“为什么？”

“那个人怪怪的，我随便说一句谐音梗，她就笑到要趴到地上……不要说她啦，你跟睦美发展得怎么样了？”

“啊——啊。”

“啊——啊是什么意思？”

“自从我跟她说我有意中人以后，她在练车场碰见我也当作没看到。”

“加藤，你有意中人？”

“嗯，在大阪，我单恋人家。”

“哎？是怎么样的人？”

世之介等了老半天，并没有得到加藤的回答。远处又传来一阵一阵愈来愈清楚的叫卖声，看样子刚刚走远的豆腐店摊车又绕回来了。

加藤晚上得到花店打工，因此，傍晚四点过后，他和世之介一起离开住处。出门前，加藤还做了炒饭，世之介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准备好自己要用的盘子和汤匙。

加藤一边吃炒饭，一边跟他聊打工的事。他打工的地方是一家开在银座的花店，每到傍晚便会有坐台小姐之类的女客来买花，说要买回去

装饰在店里；入夜以后，就换成中年男子来买花，一面看一面询问花语，说要买去送给哪家店的小姐。

世之介边听边拿起盐罐往炒饭上头撒，接着又撒上胡椒粉，最后还拌了番茄酱。他的抗议动作已经做到这么明显了，加藤就是毫不在意。

事实上，加藤本来就不擅做菜。不仅今天做的炒饭如此，上一次炒青菜还炒出一股臭水沟的味道。世之介不满地抱怨，结果他居然用“我本来就不擅长食欲”这种答非所问的理由来回应。

“你知道人有五欲吧？就是指色欲、财欲、食欲、名誉欲和睡眠欲，五欲当中，我最不擅长的就是食欲。”

“我听说过有人不擅长吃青椒，不擅长食欲？倒是第一次听到。”

世之介只是想知道青菜到底要加什么调味料，才能炒出这种怪味道，加藤却提出难解的佛教问答来搪塞。

两人在公寓前分开，加藤要走路到车站搭电车，世之介则跨上自行车骑回自己的住处。自行车只要沿着小今井的大马路一直往北走就可以到家，不过，世之介想到回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而且晚上又热得不能好好睡觉，自行车也就越骑越慢。世之介有气无力地蹬着车，一辆掀斗式的大卡车飞也似地疾驶过他的身旁，引起一阵风压，差点害他连人带车一起被卷入车底。

大约骑了三十分钟，总算到了公寓门口。他跳下车，挥汗如雨，全身湿黏不已，连把手伸进裤袋里掏钥匙都觉得不舒服。世之介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龙头，把浴室里那个小巧迷你的浴缸注满水。对连电风扇都没有的世之介来说，洗个冷水澡，可以换来两个小时的凉快。

浴缸的水量注满三分之一以后，世之介脱掉衣服，慢慢地把脚放进冰凉的水里。刚刚在小今井的大马路上，一面顶着呼啸而过的卡车所排出来的废气，一面费劲踩自行车的世之介，全身上下就像着火似的热到冒烟，不过就在脚指头浸到水里的刹那，汗水、热气瞬间消退。他再下沉到腰际，然后一屁股坐下去。

“哇——噢——”

小小浴缸的水位因世之介的体积而上升，他捏住自己的鼻子仰着头

钻进水里。头部一潜入水下，双脚只得跨到浴缸外面，水龙头哗啦哗啦流不停的水正巧打在他的胯下，让世之介在水里疼得吱吱叫。叫声和着水声化成气泡浮出水面，波波作响。

第二天早上，世之介感觉到屋里那一股热气像盯着自己的睡脸那般，不由得睁开了眼睛。

虽然窗户整晚没关，但在这种热带的夜晚，如果连电风扇都没有，怎么睡都不会舒服。世之介翻来覆去，一整晚都在窄窄的床垫上寻找比较凉的部分，热醒了又睡，睡了又被热醒，直到天亮。

他把被体温烘得热乎乎的枕头丢到一旁，把头埋进刚才放枕头的地方，让自己稍微凉快一点，准备再睡。

就在这时候，听到有人按门铃的声音，世之介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看了一眼摆在床边的闹钟，还不到八点。

他心想，大概是家乡寄来的快递吧。

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世之介先生！请问这里是世之介先生的住所吗？”他认得这个声音。

祥子？

世之介睡觉的姿势很奇怪，再加上老睡到脖歪颈斜，所以有点落枕的感觉。

“等、等一下！”

他只穿了一条内裤，赶紧捡起丢在脚边皱成一团的毛巾毯，围在腰间走去开门。门一打开，就看见祥子戴着一顶帽缘宽到不像话的白帽子站在眼前。

“哎呀，您还在睡觉啊？”

“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早来找我？”

祥子并没有回答，闪过焦急的世之介就想进屋。

“等、等一下！”

世之介连忙挡住她的去路。“难道里面还有别人？”祥子露出狡黠的表情，往屋内探头窥视。

“没有别人……就是这个！你看，我的房间那么小，你的帽子这么大，进不来啦。”

“哎哟，您又在说笑话了，哈哈哈。”

“喂，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打电话问加藤先生的啊。我打给您，您都不在，原来您一直住在加藤先生那里。”

“我没有一直住在那里……说真的，你这么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啊，我都忘了。我想找您一起去海边。”

“海边？现在去？”

“对呀，去海边心情会变得很好，那里的天空好蓝、好漂亮。”

祥子那顶白色大帽子仿佛压顶而来似的，世之介往后退了一步。

“你突然找我去海边，不行啦……”

“难道您已经有其他安排了吗？”

“没有，没有什么安排……”

其实，世之介只要回答“有”就结束了，偏偏他又照实说，这究竟是因为诚实过头还是脑筋不够灵活呢？

“反正你先在这里等一下。你看，我现在衣衫不整，而且房间里面都是黄色书刊。”

世之介当然是开玩笑，但祥子听到这句话却愀然变色、铁青着脸。

“你、你怎么了？”

“……我拒绝听下流的笑话。”

带着愠色的祥子看起来很可怕。平时听到谐音梗就大笑的祥子也有死穴，世之介根本弄不清哪些事对祥子来说，是千万不能踩到的地雷。

“反正你等一下就对了，我换衣服很快。”

世之介把脚套进昨晚脱下来扔在一旁的牛仔裤。他感觉背后有一道视线紧盯不放，回头一看，祥子正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喂，你转过头去，不要这样盯着看，我会害羞。”

“没关系啦，我哥哥在家有时也穿成这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

世之介一面发牢骚，一面拉上裤子，再把手臂穿过T恤的袖子。房间还是像火炉一样炽热，只要稍微一动，就汗如雨下。世之介蓦地想起扑向大海、投入万顷碧涛中的痛快，开始想象瞬间冷却的肌肤，接受头顶上太阳热情亲吻的画面。

“海边……去海边好像也不错。”

世之介一边将鼻子凑近穿过还来不及洗的T恤，确认汗臭味的程度，一边对祥子说。

“是啊，说不定会很好玩哦，一起去好吗？”

祥子稍微用手抬了一下白色帽子宽阔无比的帽缘，微笑着邀请世之介同行。

世之介是那种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拖拖拉拉的人。他很快从柜子里的瓦楞纸箱中找出泳裤和泳镜。

“车子在楼下等我们，从这里到海边大概要两个小时。”

“车子？你是说那部全黑的高级车？搭那种车去哪像要去海边游泳？根本像老人家坐车玩嘛。”

“啊，这样啊？”

“年轻人就是要带泳圈和泳镜，然后搭电车。”

其实，世之介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不料祥子欣然接受："对，搭电车才像年轻人。"世之介急忙否认："没有、没有，我是开玩笑的。"这次轮到祥子摇头，并用坚定的态度说："不行，年轻人就是要搭电车。"

司机一直拜托祥子让他载他们去海边，祥子则一再坚持要像年轻人一样搭电车，世之介当然明白坐车去最轻松，但他也害怕穿短裤短袖坐在真皮座椅上，最后折中三个人的方案，由司机开车送他们到东京站，他们再从东京站自行搭电车去目的地。

钻进车内的世之介，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为什么要到东京站？……不是要去湘南海岸吗？"

世之介身穿短袖T恤，外罩短裤，膝盖内侧满是汗水，他坐在真皮座椅上，皮肤跟皮椅都粘在一起了。

"我们要去稻毛海岸，您不方便吗？"

"没有不方便，只要是海边，哪里都可以。不过，请问稻毛海岸在哪里？"

"浦安再过去一点……"

"浦安？迪士尼乐园在那里对不对？那个地方有海吗？"

坐在奔驰的车内，御风而行的快感，超乎想象的畅快。明明是同一条道路，但是，坐在天皇级座车里的视野跟搭公交车所看到的风景，就是不一样。

"我在短裤里面穿了泳裤，硌着肉不太舒服。"

世之介好几次抬起臀部，拉扯夹进股沟里的泳裤。

"……我老家那边的海，大多是岩岸，很少有沙滩，我们都是从大石头上跳进海里采海胆、挖海螺，这就是我们那边的海水浴，一点都不浪漫，所以，我对东京的海水浴还蛮期待的。"

世之介勾勒出自己躺在遮阳伞下做日光浴的景象，祥子却听得一脸困窘。他们在东京站搭京叶线直达稻毛海岸，然后换乘出租车到目的地。一下出租车，世之介霎时明白祥子窘从何来。

“咦？这里是……？”

世之介睁大了双眼，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极其豪华的游艇港。

“因为世之介先生您一直在想象海滩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您才好……不过，请放心，游艇出海以后就可以游泳了。”

“游、游艇？”

世之介刚才在稻毛海岸车站前的便利店买了一个游泳圈，现在已经套在自己的腰上了。一对披着夏季针织衫的情侣从他的身旁经过。

碧海连天，不过，眼前并非只有海水绿而已，世之介的脸更绿。祥子使劲地拉着他的手臂往前走，他抓着腰间的游泳圈，也使劲地抵抗不肯走。这当然是白费力气。

“等、等一下，祥子，你刚刚提到了游艇，对吧？”

世之介被拖着走到停满了顶级车、高级车的停车场。

“是啊，不过，只是一艘小型游艇而已。”

“小型游艇也是游艇啊，就像斗牛犬，就算是小型的，也是斗牛犬，不是吗？”

“哈——哈哈哈。”

“不好笑！”

“今天是我哥哥和他的朋友开船上派对，我哥哥他们都是性格随意的人，世之介先生您一定会觉得很愉快。”

放眼望去，停车场里的车竟然只有奔驰、宝马、捷豹，还有兰博基尼……兰、兰博基尼啊！

“祥子，你也见过我住的地方吧？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都跟游艇扯不到一起。像我这种人，还是比较适合海边小吃店的清汤乌冬面！”

“啊，您要清汤乌冬面的话，可以在船上的厨房煮。”

“噢，不是乌冬面的问题！”

世之介已经被拖到栈桥了。眼前又是另一番游艇、帆船参差泊岸、闪着耀眼光芒的景象。此情此景，世之介只在每周五晚上的电视节目——西洋剧场的片头看到过。

“啊，在那里，看，我哥哥正在跟我们挥手。”

顺着祥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有一艘白得发光发亮的游艇在水面上晃动，甲板上则有七八名男女手拿香槟跟着摇晃，当然，没有人像世之介一样腰间挂着游泳圈，别说游泳圈了，连穿泳装的人都没有。

以前世之介看到设计给男性穿的夏季针织衫，曾感到不可思议，到底有什么人会在什么地方穿这种衣服？啊，原来这里有……这里就看到了三四个人穿着这样的衣服。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因为我们是搭电车来的。”

祥子拉着其中一位男性的手，跳上了甲板，那男子应该就是她的哥哥。甲板上的人无不瞪大眼睛看着初来乍到的世之介，起码把游泳圈拿掉也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发窘的瞬间，世之介的视线无意中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千春小姐？

毋庸置疑，他看到的人确实是片濑千春。那个在赤坂的饭店向中年男子索讨宝马，告诉世之介“要做个好男人”之后便扬长而去，令他日思夜想的女人。

世之介套着腰间的游泳圈走到甲板，他的打扮显然并不适合这个场合，不过，这次他没有被明示谢绝入场，大家是用一种更隐晦、更不露声色的方式，表面上亲切地招呼他，“哎呀，真难得啊，祥子带了男朋友来呢”，眼睛里却不带一丝笑意。

甲板上，祥子的哥哥和两位男性朋友都穿着夏季针织衫，一手拿着香槟，一手取用小菜。女性包含片濑千春在内共有四位，全都穿着小礼服。光是这几件小礼服的送洗费就足够世之介买一套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游艇派对的习惯，新加入的世之介并没有被特意介绍给大家认识，相对地，也没有人上前来向他进行自我介绍。

世之介在只会摇来晃去的船上备感无聊，祥子递给他香槟，他取过香槟也只能笨手笨脚地和祥子干杯。

“我去拿太阳眼镜。”

祥子走进船内，失去踪影。正在眺望海面的千春，仿佛等待这一刻似的立刻靠过来。

祥子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绕到船头，潮风带着他们的笑声轻拂过耳畔。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人家请我来的啊。”

千春在世之介的耳边嗫嚅，声音听来很可怕。

“你真的在跟胜彦的妹妹交往？”

“没有，我们没在交往，我没有女朋友。”

“你、你不要那么大声说话嘛。”

“对了，片濑小姐……”

“总之，之前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可以吗？”

千春用纤细的手指放在自己性感的唇上，比了一个“嘘”的手势。

“你们两个认识？”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谈话，世之介回头一看，祥子的哥哥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后面。

“是、是的。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原来他就是上一次我住的那家赤坂饭店的服务生。”

虽然祥子的哥哥微笑以对，但看得出他不相信千春的谎言。“你跟祥子是在哪里认识的？”

祥子的哥哥伸手去揽千春纤细的腰肢，世之介不自然地将视线瞥向

别处。

“在驾校，汽车驾校。”世之介答得很快。

从大家在甲板上的畅谈当中，世之介对片濑千春这个女人到底从事什么工作，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他顶多只能从这一群手拿香槟的游艇客的天南地北的闲聊内容里去获取只言片语的情报，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旁若无人的祥子，不停地问他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世之介先生是天蝎座的吗？”“世之介先生的血型是B型吗？”使得他很难整理出一个头绪，大致就是千春任职于专门替个人或企业团体筹划、举办舞会、派对（例如LV展店的开幕庆祝酒会等）的公司。

她跟祥子的哥哥胜彦刚认识不久，两个人就是在千春公司所策划的六本木派对上认识的。

不知道是不是世之介想太多了，他觉得其他女人看千春的眼神很不友善，她们应该是胜彦和其他男性的旧识，很明显把千春当成突然闯入的局外人，只要千春一开口说话，就不约而同地露出不耐烦的表情，还一直在聊千春不知道的往事。

“到底可不可以啊？”

世之介忽然听见祥子的声音。他敷衍地点了点头，随口应了声“可以可以”，始终没有把盯着千春的视线收回来。

堆在天边的积雨云，看起来都像是为了衬托千春美丽的侧脸。“真的可以吗？世之介先生，您刚刚说可以，对吧？”

“对对对。”

“真的？”

“真的。”

“太高兴了！我还没有去过九州岛呢。”

“你要去九州岛？”

“世之介先生的故乡不是在九州岛吗？”

“是啊。”

“您放暑假的时候不是要回去吗？”

“是啊。”

“就是我刚跟您提的事啊，您回家的时候，我也要一起去玩。”

“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谈到这件事的？

世之介连忙收心，正要向祥子问清事情原委，胜彦站起来宣布：“我们现在就收锚出海去！”甲板上随即响起一阵小小的欢呼声。世之介也因此错过了时机，再也无法取消这个莫名其妙的约定了。

世之介因为不知道要参加游艇派对而穿错衣服，心里原本不太舒坦，不过想到自己即将搭游艇乘风破浪，机会千载难逢，也兴奋地等待起航。期待之情甚至盖过了心里的不痛快，但万万没想到游艇的下锚处并不是离陆地太远的海域，让他油然生起一种期盼落空的失落感。

虽然船行不远，但洋面的水就是和港口里浮着垃圾和藻类的水不一样，这里的海水能见度大增，从甲板上往下看，大海既深邃又透明，而沐浴在夏日艳阳中的海面，波光粼粼，无边无际。

第一个从停泊的船上跃入海中的人是胜彦。胜彦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伴随着欢呼声一起迸开四散，船上的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胜彦深深潜入海里的洁白身体。

“世之介先生，您也跳下去！”

被水花溅到脸颊的祥子兴奋地催促，并推了推世之介的背部。不久，胜彦浮出水面，大叫一声：“好冷！”声音传遍了整个海面。

世之介不再迟疑，飞快地脱掉T恤和短裤，站在甲板的前端，踮了踮脚尖，随即一鼓作气，纵身跳起。世之介只觉得胸膛一热，原来是太阳轻啄他的胸口，接着身体很快地接近水面。

世之介以脚尖先入水，冷冽的海水迅速没过他的头顶，汗流浃背的肌肤倏地冷却下来，他尽情地划动双脚，徜徉在大海中。

世之介浮出水面，甩了甩濡湿的头发，眼前是一艘悠闲地飘荡在海面上的游艇，千春和祥子双双站在甲板上，不约而同地露出灿烂的笑容。“千春小姐也一起下来！”他很想这样说，但硬是把这句话吞回去，强迫自己改口叫道：“祥子也下来玩！”洪亮的声音回荡在海天一色间。

接下来，世之介和祥子两人一起跳进海里，然后一起回到甲板，再次跳水，再次回到甲板，不停地重复跳水、回甲板的动作。

虾跳、章鱼跳、蜘蛛跳、空中转体三周半跳、飘移跳。

想得到的跳法，两个人全跳过了。千春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世之介多少有些害臊，不过，碰上了拼命问“下一个要怎么跳？”怎么跳都跳不腻的祥子，他想不跳都不行。

世之介拿起笔在考卷的背面写下“Je suis somnolent, Je suis somnolent……”，写到第五遍时，考试时间到的铃声响起。他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想睡觉”，也是他这三个月来唯一学会的一句法语。

助教开始收答卷，教室内也接二连三地传出叹息声、哈欠声以及呻吟声。这一群仿佛身上长虫一般开始躁动的学生当中，有人迫不及待地对起答案，世之介听到的每一个答案都跟自己写的不一样。突然肩膀被人砰地拍了一下，世之介抬头一看，竟然是难得来学校的仓持。

“看你这样子，大概得重修了。”

仓持用卷成一团的问卷，敲了敲世之介的脑袋。

“重修就没有暑假了啊——”

“不要讲这个啦，最近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

仓持说着说着就坐了下来，然后递给世之介一粒曼妥思。

“又要打工，又要去驾校，忙得要命啊。”

“之前唯不是找你出去吗？”

“那天我刚好跟别的朋友有约。”

“别的朋友？”

世之介口中说的别的朋友就是指加藤。其实，那天世之介一如既往赖在加藤家过夜，对方一脸不快，但他还是跟加藤说“游艇事件”一直说到天亮。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懒得说给仓持听，最后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一个叫加藤的人，你不认识。”

“对了，你最近都在忙什么？阿久津唯跟我说，你没来学校，也没去打工，一天到晚都关在房间里。”

“唉，这要怎么说才好？简单地说，就是纵欲过度。”

“纵欲过度？你还真坦白。”

“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要发誓不可以讲出去。我现在就像刚学会打手枪的猴子一样，每天从早到晚都……唉，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出毛病了？喂，你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唯。”

“我哪说得出口啦。”

“哎，你难道没有类似的经验吗？啊啊，我想大概没有吧。”

“也不是完全没有啦……”

世之介心虚地喃喃自语。仓持又拿起卷成团的考卷敲了敲他说：“没有就没有，干吗那么爱面子。”

其实，事情发生到现在也还不到两年，但世之介回想起来，却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高二下学期，他借酒壮胆，跑去向大崎樱告白。大崎樱看到世之介半夜忽然出现，心里觉得诧异，于是从二楼的房间跑下来。世之介开始做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告白，大崎樱也很认真地听着。告白告一段落后，大崎樱困窘地说：“你突然跑来跟我说这些话……”

女生不禁要问：“你喝醉了吗？”男生连忙否认：“没有，我没醉！我只是装作喝醉的样子！”

世之介事后问起大崎樱才知道，当时打动她的话，并不是第一段的告白：“我一直很喜欢你。”而是后来他那听了也似懂非懂的解释，“我会装醉，是因为清醒的时候就会一直喜欢你。”

世之介已经记不太清，那天晚上大崎樱说了什么话来回应他的告

白。不过，他很清楚地记得大崎樱目送他离开，而他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自言自语："我有女朋友了！""哎，我真的有女朋友了？"所以，应该是令人满意的答案才对。他还记得，他高兴到沿路只要碰见电线杆，就会跳起来。

翌日，大崎樱和平常一样坐在教室靠窗的位子。对世之介来说，每天到校后先确认大崎樱有没有来，再走到自己的座位，已成为例行功课。告白后第二天，世之介一如以往先看一下窗边。不过，今天的情形跟以往大不相同，以前只是世之介单方面行注目礼，但那天早上大崎樱不但与他相视，还向他道早安。

第一节下课，休息时间太短促，世之介来不及跟她说话。第二节下课、第三节下课，不仅没有讲到话，连人都看不到。到了午休时间，小泽硬把他拉去学生餐厅，害他又错过了交谈的时机。下午的第五节课、第六节课和选修课，他和大崎樱分别在不同的教室上课。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交往了。

世之介不停地自我暗示，即便如此，两个人还是没有说上话。终于等到放学了，世之介留在教室里头。小泽总是一下课就不见人影，偏偏这一天他就是不走。好不容易等到小泽离开，他满怀期待地回头看，教室里只剩下大崎樱一个人，她为他留了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世之介不好意思地说。

"你太慢啦。"大崎樱笑着回答。

这应该是双方宣告交往后的第一次对话。从那天开始，世之介每天都和大崎樱一起回家。他虽然因为捧小泽的场加入了应援部，不过基本上属于不现身的幽灵会员，而大崎樱初中参加的游泳社，高中部并没有，所以实质上，两个人都是"回家社"的，放学以后，几乎都是自由时间。

他们从学校搭公交车到热闹的市区，再各自搭公交车回家。不过，交往之初，两个人难分难舍，刚好候车亭有板凳，便坐了下来，也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讨论，就只是坐在椅子上一会儿聊初中时的好朋友，一会儿共同数落老师的不是，一坐就是好久。

世之介还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虽然是在说老师的坏话，但因为陪他聊天的对象是大崎樱，自己的下半身竟然会变得兴奋。

交往两个星期后，世之介第一次踏进大崎樱的家。两个人在公交车站牌下越聊越起劲，天气也愈来愈冷，他们实在没有钱天天去麦当劳。

“去我家好吗？”

世之介先开口邀约。其实，他很担心母亲看到大崎樱可能会反应过度，甚至于非要烤蛋糕给他们吃不可，说到蛋糕，母亲平常根本就不可能做。

“可是，你家好远哦。”

大崎樱说得没错，世之介的家从市区搭公交车过去，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扣掉乘车来回的时间，再加上大崎樱必须在七点以前回家，算起来她只能在他家待半个小时。

“虽然你在我家只能待三十分钟，不过，我们在公交车上就可以讲话了啊，坐在这里很冷，还是坐在公交车里面比较温暖。”

大崎樱于是对不死心的世之介建议说：“这样吧，我家比较近，去我家好了。”

大崎樱的家是双职工家庭，她的妈妈在美术馆上班，下班后回到家的时间最快也要七点过后，如果去她家，两人还可以单独相处一段时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比回自己的家吃不好吃的蛋糕好。

从市区搭公交车去大崎樱的家，七八分钟就到了。她家是一栋落成还不到三年的白墙独门独户，玄关前面的庭院种了很多玛格丽特。世之介还记得在玄关脱鞋时，深感害臊，为了隐藏害羞之情，故意高声喊叫：“我回来了。”先行爬上楼梯的大崎樱回头骗他说：“我爸爸在家哦。”吓得世之介抓起鞋子就想往外跑。

大崎樱的房间看上去就是十足的女孩家的闺房。她不好意思地说：“所有布置都是我妈妈的嗜好。”世之介笑着回应：“我老妈的嗜好就是在房间里塞满参考书。”

几天前，世之介借给大崎樱的唱片，静静地躺在这个可爱的房间

里。这张唱片是麦当娜的专辑，世之介曾经一连好几个夜里，一边听着专辑里的歌曲，一边想念大崎樱。

而现在这张唱片就摆在大崎樱的房间里。

把书包放在书桌上的大崎樱问他："要喝什么？"世之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脑中一片空白。他连大崎樱的手都还没有牵到，此刻却在她的房间里。大崎樱那双只穿袜子踩在地毯上的脚，充满诱惑。他不停地吞口水，一步一步地靠近一只手还放在书包上的大崎樱。一靠近才发现大崎樱好娇小。世之介紧张得不得了，他也知道一开始就把嘴唇凑过去，会显得难看，但还是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大崎樱娇小的身躯。大崎樱的发旋就贴在他的鼻尖，闻起来真是香甜无比。

"世之介，你的书包……"

大崎樱笑了出来。原来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什么时候出嘴亲吻，并没注意到书包还背在身上，以至于变成连人带包一起熊抱住大崎樱。

他当然想把书包放下来，可是，又不愿意离开搂在怀里的大崎樱，于是肩膀一沉，让书包自由落地，没想到运气太差，书包的锐角竟然不偏不倚地正好击中他的脚指甲。

无论如何一定要忍耐。世之介痛到泪水都要溢出来，但他缩着脚指头，拼命地忍耐。对世之介来说，初吻的滋味只有止不住的疼痛。

那一天，他在大崎樱的房间待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大崎樱的妈妈下班回来。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只要一听到麦当娜的歌，他就凑过去亲吻大崎樱，两人的鼻尖互相磨蹭，睫毛互相触碰。世之介还战战兢兢地伸出舌尖去探寻大崎樱小巧而洁白的前齿。

始终认为初吻那一天就只是亲嘴、接吻而已的世之介，事后回想起来，觉得也许那天应该吻到床上去冲本垒才对，不过，毕竟一切都是头一遭，而且杂志上也都说女孩子不喜欢太猴急的男生，再加上自己一直在不可轻举妄动和再进一步之间拉扯，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除了吻个不停以外，什么事也没发生。

从那一天起，下课后到大崎樱家成了世之介每天的例行公事。每天一放学，世之介就直接去大崎樱的家，一直待到七点左右，也就是大崎

樱的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对大崎樱的妈妈表示，两个人利用这段时间温书、复习功课。大崎樱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她明知自己回到家一定会碰到世之介，还故意带一些色情画册回家给他看，然后含笑看着形迹可疑的世之介。

那一阵子，只要放学后一跨进大崎樱的房间，世之介猴急的性子就会发作，一发作起来连放书包的时间都不愿意等。

“你也先让我把书包放好嘛。”

“好好好，快放、快放。”

“我现在一点儿心情也没有，你不能稍微等一下吗？”

“稍微等一下？既然你问了，我就老实告诉你，你知道我每天要等多久吗？从上课开始等，等课全上完了，还得等搭公交车来你这里的时间，我每天都等得快要死掉了。”

“你太夸张了。”

“一点儿也不！我每天早上会起床，不是为了去上课，而是为了来你这里。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从昨天跟你说拜拜开始，就一直等、等、等，等到现在了。”

世之介当时说的都是真心话。对那时候的他来讲，在大崎樱房里的两个小时，就是他人生的全部。

时序进入冬季。两个人冷得直打哆嗦地回到家里，大崎樱的房间也冷得像冰窖。在电暖器还没温暖冷空气之前，他们一起钻进冷冰冰的被窝，靠谈天说笑来取暖。

两人会聊到，将来结婚以后，房子要如何布置？要用什么方式教养子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在床上认真地讨论，讨论到没有时间下床。世之介以为床上的两个小时就是未来幸福人生的保证。

他万万没想到大崎樱突然终止了两人的关系。冬去春来，升上高三后不久，有一天，大崎樱丢下了一句分手宣言：“我们只是在逃避未来吧。”

直到昨天为止，还跟自己耳鬓厮磨的女生，怎么一夕之间完全变了个样？那个世之介一直认为是永远的幸福所在的地方，被大崎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还加上了重锁。大崎樱大概是恢复了理智吧？可是，在铁石心肠的大崎樱面前，世之介始终精神恍惚。

世之介睁开了眼睛，他刚刚梦到自己抱了一大堆换洗衣物，在路上徘徊，寻找自助洗衣店。开了一整天的空调，让他的手脚感到些许凉意。

世之介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急忙跳下床，连滚带爬躺到地板上去，假装睡在地板上的样子。

这里明明是加藤的房间，他却当成自己的家。

“我已经看到了！你睡在我的床上……”

加藤站在玄关冷冷地说。

他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由此看来，世之介今天又没去上驾驶课。

“你不是打算上午去练车场上课，才先来我这里睡觉的吗？”

加藤手上提着超市的购物袋，板着脸、厌烦透顶地呵斥世之介。今天早上离开饭店后，世之介就直接到这里来了。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忙着练舞的石田要求他代班，让他变成天天都有班得上，加上还得去驾校上课，世之介实在抵挡不住到加藤家睡觉的欲望，当然，加藤这儿有空调也是很大的诱惑。世之介打工也有一段时间了，因此，现在已经不是买得起或买不起电风扇的问题，而是他忙着赚钱根本没时间花钱，如果他挤得出半小时去逛电器行，他宁可拿来睡觉。

“别人家的空调，就不用省电是吧！”

加藤拿起遥控器，哔一声关掉空调，又唰的一声拉开窗帘，接着打开紧闭的窗户。西日正斜，夏日的余晖仍然刺得刚睡醒的世之介睁不开眼。

“最近，我竟然真的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干脆帮你买个空调，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怕。”

坐在床边的加藤开始享用刚在路上买回来的冰棒。

夏天的热风从窗户吹了进来，拂过世之介因空调而感到凉飕飕的身体，令他觉得舒畅无比。

“对了，今天早上我看你困得要命，也就没告诉你，我已经考出了临时驾照。如果继续等你，恐怕暑假过完了也等不到，所以我就先考了。”

加藤咯吱咯吱地用前齿啃着冰棒，冰棒冒出了一团白色的雾气。

“我也只要再上一个小时就可以考了，所以只要再等我一星期嘛。”

但说到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世之介不但天天排班，还要去练车场上课，而且下星期就是浅草桑巴嘉年华会了，世之介抓了抓小腿，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分身有术。

由于已经很久没有睡足十个钟头，所以，世之介现在感到身体十分轻松。他看加藤吃完冰棒，便伺机站起来去开冰箱，当然没向冰箱的主人打招呼。

“这个水蜜桃可以给我吗？”

也不等主人回答，世之介就一口咬下去，加藤这才说：“不可以。”

“加藤，我忘了告诉你，洗发精没了。”

“被你用光的。”

“你怎么了？吃了炸药吗？该不会是欲求不满吧？”

水蜜桃甜而多汁，沁人心脾的果汁一口接一口滑入干渴的喉咙。

“晚上我要出去，你回去吧！”

加藤转身躺到床上。世之介看到他脚上穿的脏袜子，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借我冲一下澡。”同样不等主人回复，就进浴室去了。

他加了一些水到所剩无几的洗发精里，开始洗头。水声加上抓头声让他听不清楚浴室外面的声音，不过，加藤好像在跟别人说话，大概是来拜托订报纸之类的推销员吧。世之介不以为意继续洗头，突然听到加

藤咚咚咚的敲门声："世之介，祥子来找你了！"

自从上次从稻毛搭游艇出海做"海水浴"以后，祥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音信全无。世之介心想可能是海水浴那一天，自己对千春的爱慕之意表现得太明显了，因而遭到唾弃。世之介顶着洗了一半的头，从浴室的门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果然看见一脸无所谓的祥子站在狭窄的玄关入口。就跟上次一样，她戴着那顶帽缘大得惊人的帽子，使狭窄的玄关显得更狭窄。

"找我干吗？"

世之介用手擦了擦跑进眼睛里的泡沫问道。

"是这样的，这两三天我请旅行社到我家来介绍长崎附近的饭店，我想住风格可爱的饭店，再顺便替我排一下有效率的观光行程，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还不知道世之介先生是哪一天回去呢。"

祥子就在满头满脸都是泡沫的世之介面前，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

"等、等一等。有效率的观光行程？祥子，你真的要去我们那个乡下地方？"

"是啊，我要去啊。饭店我都选好了，很可爱哦。"

祥子并没有意识到世之介婉转的拒绝。加藤听到他们两个站在玄关的对话，乐不可支，忍不住插嘴说道："哎，祥子，你要跟世之介回九州岛吗？既然如此，饭店就不用订了嘛，住他家就好了呀。"

世之介马上瞪了他一眼。祥子则是眉开眼笑又羞答答地说："哎呀，如果加藤先生去就可以啦。我的脸皮还没有那么厚。"

"你要知道我哪一天回去，打电话问就可以了，用不着跑到这里来啊。"世之介勉强抗议道。

"我打过电话了啊，可是您都不在家，您的电话语音信箱里都是我的留言。"

"我的语音信箱可以录十通三分钟的留言呢。"

"咦？有三分钟这么长吗？我一直以为只有三十秒呢。"

世之介觉得越讲越离题，于是决定回到浴室，至少先把泡沫冲掉再说。

他一边冲水，一边想象祥子出现在他家附近的情形。世之介的老家倒也不是什么穷乡僻壤，是十五年前填出来的海埔新生地，原本是座小岛，自然有拥有渔船的人，不过，绝对没有拥有游艇的人。别说没人有游艇，恐怕连见过游艇的人也没有。世之介曾经带大崎樱回去过一次，碰巧被鱼市场的大婶阿婆们看到，每个人都兴奋地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喝彩声。

世之介凝视着被排水孔团团卷入的泡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走出浴室，祥子还在外头等着，也不好当作没看见、不知道。跟加藤说再见以后，他走出房间，果然看见一辆黑色的丰田世纪停在公寓前面，祥子就坐在后座，喜滋滋地看着旅行社的旅游简章。

世之介敲了敲车窗，随即钻进车内。刚坐下，就看到司机安住把车上的电话话筒递给祥子说：“小姐，您哥哥的电话。”

“今天晚上？不行啦，今天晚上我要整理去玩的行李，没有时间。”

世之介坐在忙着说话的祥子旁边，透过后视镜向安住打招呼。

“……是啊，我现在跟世之介先生在一起。哦，是吗？可是真的不行啦。嗯，那就拜托你替我向千春小姐问好。”

一直在等祥子讲完电话的世之介，一听到千春的名字，马上精神抖擞。

“刚刚你说千春，是跟我们一起搭游艇的那位千春小姐吗？”

祥子把话筒递还安住，世之介几乎是吼着问她。

“是啊，就是她。我哥哥今天晚上要搭直升机绕东京湾一圈，问我要不要带朋友去，可是，今天晚上我一定得把行程定下来。”

祥子对世之介的激动心情置若罔闻，又开始翻阅旅行社的简章。

“只有你哥哥和千春小姐两个人？”

“我哥的朋友，就是上次也在游艇上的大河内先生他们，本来也要去，但临时有事，都不能去了。”

“我要去！我也想飞！”明明话已经到嘴边了，但世之介心想在祥子面前，不应该把自己对千春的感情表现得太露骨，当下硬是把话吞了回去。他故作镇静，改采声东击西的策略：“祥子，你们兄妹的感情很好哦。”

“大概因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吧。”

祥子不以为然地回应道。

“什么？同父异母？”

“是啊。我爸爸是非常热情奔放的人，我妈妈是他的第三任太太。”

“原、原来如此……你哥哥特地找你去玩，就这样拒绝，不好吧？”

“你说什么不好？”

“直升机啊。”

“世之介先生，你想搭直升机吗？”

“我？搭也可以，不搭也没关系啊……”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千春小姐相处。”

“为、为什么？她人看起来不错啊。”

“我哥哥觉得有趣，所以想跟她交往看看。可是，她好像是高级应召女，您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高、高级什么女？”

世之介心里一震，那吃惊的模样，仿佛要是这辆车有天窗，他马上就会像直升机一样飞出车外。在如此错愕的世之介面前，祥子依然语气平静地重复一遍：“高级应召女。”

“她、她不是派对的策划吗？”

“好像那家公司就是负责介绍这类生意的。我也是听大河内先生说的，其实她专门……好了好了，我们不要谈她了，您看，这是我挑的饭店，很可爱对吧？虽然离市区有点远，可是离您的家很近哦，它是仿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建筑哦。”

祥子把画了记号的那一页摊开摆在世之介面前。世之介一直想着高级应召女，心中的震惊久久挥之不去。


八月
返乡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时序进入八月，连日溽暑逼人。初次在东京体验盛夏凌人的世之介，简直就像无处可躲的流浪狗一样，每天对着一日热似一日的天气吐舌喘息。世之介的家乡现在当然也是夏天，不过，白天把人和地面一起晒得发烫的太阳，偶尔也会被云朵遮蔽，到了晚上，还有习习凉风扫去炎夏酷热，这些都是东京没有的。在家乡或许有较难入睡的夜晚，但从来不会彻夜无眠。

七月的最后一天，桑巴舞社翘盼已久的浅草嘉年华会终于登场了。世之介当然也是表演者之一，不过，他的学长石田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最佳状态下参与演出，不容分说地硬叫世之介代班。接连好几天没日没夜工作的世之介，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在中午前赶到集合地点准备上场。就在“忘我社”等待出发的空当，世之介竟然因为睡眠不足和中暑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世之介恢复意识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主办单位临时搭起的急救帐篷里。世之介依稀记得自己在意识尚未完全清醒的时候，心里还挂记着游行的事，还向其他队员梦呓道：“我没关系，你们出发吧。”

世之介以为大家会因为放心不下，最后决定取消游行，一起围在床边守护他。很显然，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忘我社”的舞者就不用说了，就连硬要学弟代班的石田，也只是目送担架把世之介抬出去而已，大伙儿仍旧高高兴兴，又无情无义地跟随游行队伍到大街上去狂舞了。

嘉年华会圆满落幕。傍晚时分，全体与会队员一齐在浅草的居酒屋举行庆功宴，世之介这才知道自己被如此无情地对待了。全体队员仍然情绪高亢，大家手举啤酒互相干杯，只有世之介一个人躲在角落，为自己的遭遇长吁短叹，感慨自己竟碰上一群没心没肺的人。

世之介虽然在嘉年华会昏死过去，不过，接下来的几天也发生了令他喜出望外的事。原本他一直以为自己没办法在回九州岛老家之前拿到驾照，没想到笔试及格，路考也通过了。

“喂，你又在看嘉年华会的录像带了？”

加藤刚从公共澡堂回来，世之介一如往常，厚着脸皮赖在有空调的加藤家里。其实，世之介靠打工也存了一点钱，最近正在考虑要不要搬

到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他心里盘算着与其在现在的住处装一台空调，不如再咬牙忍耐一个月，找一间有空调的房子。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只要设法不被加藤赶出去就可以了。

世之介躺在地板上爽朗地说：“欢迎回来。”加藤笑着说：“你不是说跳桑巴舞很丢脸吗？结果还不是去了。”

加藤看到屏幕上的“忘我社”随着轻快的节奏，在浅草的大马路上扭腰摆臀的舞姿，打从心底感到无趣。他随口问了世之介：“对了，你后天要回老家是吗？”

“是啊，不过，只待两个星期就会回来。”

世之介眼神含恨地看录像带，现在的他非常后悔当初没能好好练习，更是憾恨自己不能在嘉年华会上露脸。

“叫你不要来，你还是来了。你来了不打紧，还随便动我的录放机。我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做梦都梦到你在跳舞。”

“我在你的梦里跳成了吗？”

“什么？”

“我没有在出发前昏倒？”

面对还不死心的世之介，加藤只能感到错愕。他转身走进浴室，想看看从傍晚就浸在浴缸里的西瓜冰凉了没有。

“喂，加藤，你看千春的事是不是祥子捏造的？……就是祥子之前说她是高级应召女的那件事啊……我一直在注意千春，祥子该不会因此嫉妒吧……？”

世之介躺在地板上，一边做着蹬自行车的运动一边说。加藤抱着西瓜从浴室走出来，啧了一声说道：“你又要说她的事了？……我知道你现在不用去打工，也没有事情可以做，可是，像这样不是每天看嘉年华的录像带，就是讲千春那个女人的事，你这个人，一点建设性也没有！”

“建设性？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没有那种东西。”

“你既然那么在乎那个女人，直接去找她确认心意不就得了？要不然

就拿你打工存下来准备搬家用的钱，买她一晚嘛。”

“哇，你这样讲很过分，我可从来没有打过那种歪主意。”

“鬼扯！你连说梦话都在跟她讨价还价，不记得了吗？”

“……我有吗？”

抱着西瓜的加藤一脚跨过世之介的身体。

“看吧，你根本就打算要跟她做买卖。”

高级应召女这个行业究竟在做什么，世之介自己也调查了一番。自从入学以后，世之介不曾踏进过学校图书馆一步，为了查“高级应召女”，他特别去办了一张借书证，第一次进图书馆借了爱弥尔·左拉写的小说《娜娜》。

“娜娜出生在贫穷的劳动阶级家庭，原本是演员，后改卖淫当高级应召女，凭借淫荡的肉体魅力征服上流社会。那些跟她一起厮混的上流社会绅士，纷纷沦陷在性欲中，一个个破产并失去地位，落魄潦倒在街头。而恣情纵欲又穷奢极欲的娜娜，悲惨的结局已经在前面等着她了。最后，娜娜凄凉地死去……”

摘要写得很清楚。世之介光是看完摘要，就觉得自己简直像在诅咒千春会死于非命一般，他实在读不下去。

“喂，加藤，这本书你能不能替我先看一下？”

西瓜应声被剖成两半，加藤已经开始拿汤匙挖果肉吃。世之介把《娜娜》朝他扔了过去。

“我待会儿吃完西瓜要出去。”

加藤霍地改变话题，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已经十一点多了，你要去哪里？”

“去哪里……？只是出去散一下步。”

“如果是散步，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有空嘛。”

“你不要跟来，还是留在这里看高级应召女的小说比较好。”

“我看不下去啦，太恐怖了。”

世之介走到厨房拿出自己的汤匙准备对西瓜下手，实际上，加藤从未表示他可以吃另一半西瓜。

“我想千春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那种女人，说不定她的背后有个大哥什么的，逼良为娼、逼她下海。”

世之介开始大口大口地挖着西瓜吃。加藤不理也不问，打开房门就要出去。

“等一下，我也要去。”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要跟来。”

世之介捧着西瓜、带着汤匙紧跟在加藤后头。

“你连西瓜也要带去？”

“西瓜还没有吃完啊，而且只是去散步，有什么关系？”

加藤懒得再说什么，不发一语直接走出玄关。

世之介边走边吃西瓜，亦步亦趋地跟在加藤后面。“那个千春哦……”他对着加藤的背影喊话，试着绕回这个话题，不过，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两人默默地走了三分钟左右，加藤突然停下脚步，开口说道：“还记得之前我告诉过你我对女孩子没兴趣吗？”

“哦，记得记得。”

“你说你第一次跟同年级的女生约会，还问我对什么有兴趣。”

“对啊，我确实说过。”

“我……喜欢男生。”

加藤说得还是很干脆的，但冷冷的语气里透着一丝紧张。

“哦，是吗？”

“哦，是吗……这就是你的反应？”

这下换加藤吃惊地看着世之介。

“啊……？难道……你真的趁我睡着的时候对我上下其手？”

“你想太多了，像你这种型的，完全不是我的菜。”

“……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

“……总而言之，我喜欢男生就对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没办法继续和我往来，那就这样吧。”

加藤又开始往前走。

“啊……你这是在拐弯抹角地叫我不要去你那儿借地板睡觉？”世之介急着问道。

“不是啦……我说了这些，你一点都不震惊吗？”

“震惊啊，我马上要没有空调吹了。”

“因为这个原因？”

“对啊。”

“反正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我知道、我知道。那……以后还是可以去你那里睡觉的？”

世之介的话又听得加藤张口结舌，他回过头来看了看世之介。

两人走到一个林木茂密、苍翠蓊郁的公园。夜晚的气氛在园内灯光与群树枝叶相互掩映下，更显得梦幻迷离。

“世之介……”

加藤挡在正悠哉地挖着西瓜吃的世之介面前。

“……唉，算了算了……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像我们这种放浪形骸的人，每晚都会到这个公园来寻求一夜的刺激。今天，我也来了。”

加藤的情绪逐渐攀向焦躁的峰头，在他背后的是一个幽暗无光的公园。

“什么？这里是干那种事的地方吗……？”

连世之介都仓皇起来。

“没错。”

“那我在这儿不是不合适吗？”

“没错，很不合适。”

加藤的情绪已经超越了焦躁的界限，几乎暴怒地咆哮道。

“……那我坐在那边的长凳上等你好了。”

加藤原以为世之介会就此离开，不料他竟然一边捧着西瓜一边走向公园。为之气结的加藤也一时无语。

“等我？”

“我不会妨碍你的，你赶快去啦！”

走进公园的世之介找了一张最靠近的长凳坐下。总的来说，吃西瓜还是坐着吃比较顺手、容易。

就这样，世之介在加藤的住处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又一天，转眼暑假也过了快一半。假如不是早已计划返乡，他一定会继续赖在加藤的房间，吹着凉飕飕的空调，直到铃虫开始鸣叫。

说到返乡，这可是世之介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世之介顶着一张睡脸走出当地机场的航站楼。第一次回家，他的肩上扛了一个很大的背包，里面装了一个大理石台式闹钟。四个月前，他带去东京的闹钟，现在又带回来了。

他在航站楼外等着搭利木津巴士到市区。在等车的空当，世之介忽然抬头看着天空，今天看来也是个大热天呢！他不经意地转了转脖子，一副悠哉样。不过，除了炙热，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湛蓝无垠的天空以

及洁净壮阔的高积云，看得世之介忽然感动得要掉泪，多么令人怀念的夏日晴空。不过，煞风景的世之介很快就感到不安，生怕自己会中暑，一定是之前参加浅草嘉年华会，临出发前昏死过去所留下的后遗症。

世之介搭上利木津巴士前往市区，到了市区得再换公交车。从市区到家里，搭公交车大概需要一个多钟头。说到世之介的老家，连住在乡下的当地人都说他们那里“很乡下”。摇晃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到达目的地，因为世之介在公交车上呼呼大睡，所以下车时还不停地揉着惺忪的睡眼。他没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才走两步，就低头猛看自己的脚，怀疑自己是不是错穿了别人的鞋。

世之介环顾四周，这一带的景物明明是从小看到大的故乡风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太一样？四个月前还是每天都得走的路，说它是世之介的专属道路一点儿也不为过。

可是，这条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窄？

他的身高应该和四个月以前一样才对，但道路两旁的石墙为什么变矮了？世之介再次确认自己并没有穿错鞋，他脚下踩的的确是自己天天穿、早已布满脏污的运动鞋，然而，不论是道路、石墙，还是小时候曾经跌下去过的水沟，看起来都变得好小，就连杂货店的店面，尺寸也缩小了一号。

世之介从高二暑假后，身高就停止生长了，怎么可能到东京四个月又突然长高呢？

世之介晃呀晃地朝家里走去。坐在豆腐店前面晒太阳的葛井大婶一看到他，马上叫道：“哎呀，世之介，你从东京回来了呀。”

“啊，大婶，你好。”

豆腐店的大叔听到他的声音，也赶紧从店里走出来揶揄一句：“世之介，你变得有气质多了啊。”

“噢，大叔，你好。”

世之介爬上陡急的斜坡道，终于望见了自己从小住到大的老家，没想到自己的家变得比道路、石墙，还有跌落过的水沟还要小。

啊，对哦，我现在住在东京……

世之介恍然大悟，不禁脱口而出。他抬头仰望天空，第一次发现原来九州岛夏季的天空蓝得如此透彻，九州岛夏日的蝉鸣一波又一波，如此喧嚷鼓噪。

搭飞机时忙着看空姐的世之介，一双眼睛简直累坏了，此时突然眼前一亮，因为令人怀念的家就在眼前，浓浓的乡愁排山倒海般袭来，老实的世之介根本招架不住，他几乎是含着眼泪拉开玄关的门，迫不及待地朝屋内大喊："我回来了！"

他一踏进玄关，熟悉的味道立即扑鼻而来。斑驳磨损的窗框、摆在鞋柜里的除臭剂，所有的陈设都跟四个月前离家时一样。

四个月前，他独自背着沉重的行李，带着即将展开新生活的心情走出家门。

各种情感交织，在世之介心中隐隐涌动，就在这时候，屋里传来母亲的声音："你回来了。"世之介闻声很快将视线从鞋柜里的除臭剂移开，看到穿着围裙的母亲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好想对母亲说："妈，谢谢你把我养育成人。"不料，母亲只看了感慨万分的世之介一眼，就连珠炮似的念了一串："你怎么这么慢？跑到哪儿去玩了？祥子小姐人都已经到了。"

"我哪有跑去哪里玩……"

世之介话说了一半，突然打住。

"……咦？你刚刚好像说到祥子？"

世之介歇斯底里地大叫出声的同时，祥子也冷不防地从他母亲的背后探出头来。

"祥、祥子……"

"欢迎回来！"

"为、为什么？……你、你不是明天才来吗？"

"本来是预定明天……哎呀，说来话长，你知道skymate[13]吧？"

祥子还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自顾自地说话。

“知道啊，学生优惠票嘛，我就是买这种机票回来的啊。”

“就是说嘛。可是，我不知道有这种机票啊……学校的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我知道了以后，当然很生气，我是学生，本来就有权用skymate，对吧？可恶的商人为了赚取佣金，竟然没告诉我，还叫我买一般的机票，您不觉得他们很过分吗？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旅行社，请他们更改。因为明天的机票很紧张，恐怕排不到，所以就临时改成今天了。”

祥子愤愤不平地陈述着，听得世之介的乡愁啦，感慨啦全都消逝无踪。母亲从看起来精疲力竭的世之介手中接过背包，还不忘称许祥子：“实在是一位很有金钱观念的小姐，了不起。”世之介则在心中呐喊“不是！不是！”，可惜这等心声母亲根本感受不到。

“既然如此，你也该先来个电话打声招呼吧？”

世之介明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但向来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他自然不会就此罢休。

“您说得没错，可是，我一直在机场等退票，今天早上才排到的。”

“你特意等别人取消订位，就为了改搭skymate?”

“有什么不对吗？当省则省本来就很重要。”

母亲用理所当然的口吻在一旁插嘴说道。

就在你一言我一句中，世之介踏进了久违的客厅，可是，为什么端冰麦茶给他的人是祥子？从进门抬杠到现在，世之介总算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今天早上，祥子运气很好排到了早班机的退票，她立刻打电话给旅行社更改饭店的入住日期。虽然拿到了机票折扣，却也需多付一晚的住宿费，但祥子对这个矛盾视而不见，仍旧欢天喜地地强调skymate的折扣有多高。

祥子从机场搭饭店的接驳车，抵达饭店、办好入住手续，不过早上

十点。祥子在饭店绕了一圈，游泳池也去过了，咖啡也喝完了，土产店也逛遍了，百般无聊之下，她打电话到世之介家，想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

接电话的是世之介的母亲，她第一次听到祥子的名字，以为是世之介在东京交的女朋友，惊喜得不得了，转念又想儿子的女朋友特地从东京来找他，却一个人孤孤单单待在饭店，实在太可怜了，于是问道："要不要现在来我们家？"

母亲还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传真到饭店给祥子。

算起来，她们两个人也不过相处了几个小时，为什么感情如此融洽，看不出半点隔阂？看来看去，反倒是他这个儿子像客人。

"爸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自觉像外人的缘故，世之介的口气明显不悦。

"大概七点吧……啊，祥子，砂糖不是放在那里，在那个橙色的橱柜里面。"

"知道了！啊，找到了。哇，从料理台的窗户看出去，风景好漂亮啊。"

"因为我们家的地势比较高，连海都看得见。"

祥子和母亲的心情都很好。

"你都不问我在东京过得怎么样吗？"

世之介终于按捺不住。母亲回应说："你不是一天到晚往朋友的家里跑吗？你那个朋友叫作加藤。还有，你参加了桑巴舞社，就在重要的公开表演那一天，昏死过去。我说的对不对？"

关于独子在东京生活的状况，看样子她已经问过祥子了。

阔别四个月之后重返故里的感动，通通不见了。世之介他们等父亲回家吃晚饭，由于儿子很久没有在家吃饭了，所以今晚的餐桌上有世之介最爱的汉堡肉。不过，看到站在厨房的母亲和祥子两个人越聊越起劲，他心里就越来越有喧宾夺主的感觉，也就越想越不舒坦。

尽管如此，世之介也有新发现。他发现出门都有司机接送、硬将游艇派对当成海水浴的祥子，其实很擅长烹饪。煎汉堡肉就不用说了，就连父亲爱吃的炖菜，她也能够在母亲的指点下做得有模有样。

世之介看着她们在厨房忙进忙出，越看肚子越饿。他决定带着“既然此处容不下他”的心情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的一切都不曾改变，就和四个月前一模一样。他躺下来睡觉，似乎明天早上又要顶着睡眠不足的脸去上学。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意识逐渐蒙眬。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被父亲叫醒：“喂，你回来了！”

“爸，你下班了。”世之介边揉眼睛边说道。

“晚餐煮好了。”父亲说道。四个月以前，父亲也是这样招呼他吃饭的，一点都没变。

“好，我马上下去。”

他的回应也跟四个月前一样，一个字都没变。

正要关上房门离开的父亲，忽然停住脚步，回头问道：“……你，应该没有对那个女孩子做什么奇怪的事吧？”父亲问这句话时，眉头都纠结在一起了。

世之介打了一个大哈欠反问：“什么奇怪的事？”

“就是……让人家怀孕之类的。”

“你说什么？”

父亲问得非常认真。

“别闹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没骗我？”

“绝对没骗你。”

世之介拉高了嗓门回答。事实上，他本来就问心无愧。

父亲露出了安心的表情关上房门。世之介听到他一边下楼一边对母亲说："孩子他妈！世之介说没变胖。"这句话恐怕是他们夫妻俩传递信息的暗号。

晚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把吊扇的叶片吹得团团转。世之介走出房间，才下了一半楼梯，就看见祥子露出脸说："世之介先生，吃饭了哦。"

"嗯。"

"对了，伯父说吃完晚餐，要带我们去他跟朋友常去的小酒馆。"

"小酒馆？是那家叫作'幸'的店吗？"

"伯父说他的梦想就是等世之介先生考上大学，然后父子俩一起去喝酒唱歌。"

"我爸真这么说？"

"不是伯父说的，是伯母偷偷告诉我的……像这种令人感动的时刻，如果我也能够在场一同分享，一定会很幸福。"

真是个我行我素的女生，世之介仿佛是推着祥子的肩膀走向餐桌的。而他的父母挥别怀孕疑云后，笑得更加开怀。"世之介，东京来的小姐说话就是好听、有礼貌。""没错、没错。"夫妻俩心花怒放，高兴地干杯喝啤酒。

.

冰箱里找不到红酒，原本冰红酒的地方摆了几盒即食蘑菇浓汤。不记得自己买过浓汤，应该就是他买来的。自己开开关关冰箱也有好几天了，为什么完全没有注意到呢？

幸好整箱买来的法国桑塞尔葡萄酒还剩下一瓶。把蘑菇浓汤往里推，腾出空间放葡萄酒。已经七点了，现在才放进去冰，待会儿他来了一定不够冷，或许应该到楼下的便利店买包冰块。

这套房子大约是在三年前买下的，很幸运抽签抽到顶楼的一间，有前后阳台，所以，新宿的夜景从阳台就可一览无遗。只比自己的房子低一个楼层的深川夫妇，偶尔在晨跑时会遇到，总是抱怨他们的房子正对隔壁栋的散热塔，视野全部被挡住，害他们根本看不到新宿的摩天高楼群。

买这套房子时，正巧是房价荡到谷底、房贷利率最低的时候。以距地铁新宿站仅两站的地理位置来说，能够用五千万日元买到六十平方米两室两厅卫的房子，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大学毕业后，我很快在一家知名的中型广告公司找到工作，一做就是八年。这八年间，主要负责手表、汽车和香水等奢侈品的营销业务，因而累积了不少人脉。后来，有一家新创刊的杂志大力延揽我出任广告业务主管，我顺势跳槽并在杂志社待了四年。之后便自立门户，目前拥有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

当时之所以会兴起购屋买房的念头，一方面是因为公司的经营已上轨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大四开始交往的对象，突然因为身体不适，住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入院的原因是心脏异常。

或许是他生性高傲，向来不轻易示弱，可是那一次，他竟然在病床上低声啜泣。看到他那个样子，我禁不住脱口而出道：“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离开你。”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话也许是自己的求婚宣言。所幸手术很成功，术后的复原状况也不错，因此三个月后平安出院。出院以后，我们很有默契地都不去谈住院时发生的事情。只是每个星期在家里的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天马行空无所不聊时，偶尔会觉得彼此并没有忘记当时说过的话。

那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倒在房里无法动弹，要我“快叫救护车”。我马上拨了急救电话，并飞奔到医院，但医生却将我挡在门外。

可能是激动过度的关系，我竟把两人交往已经超过十五年的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医生。医生不但不为所动，反而露出嫌恶的表情，冷酷地告诉我：“你并非家人，看着也不像妻子或未婚妻，无权见病患。”

院方已经通知他的家属。两个小时以后，他母亲赶到医院。等他情

况稳定下来后，开始抱怨：“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一直要你们赶快结婚，不是吗？”我也只能苦笑着回答：“他太受欢迎了，不愿意安定下来。”

蓦地又想起他住院那会儿的情形。当时，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揪着心抱头枯等，不知道他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治疗的状况。由于走廊上偶尔会有护士经过，我勉强还能够保持正常，要是四下无人，眼噙泪水的自己一定是当场跪地，浑身战栗。来到一楼的便利店买冰块，顺便站在书报架前翻了一下杂志，眼前忽然掠过了白天发生的事，再也无法集中精神读完手中的文章。

今天下午，我约了饮料公司的客户在青山的咖啡厅见面。我们在业务上已经往来很久了，今天主要是为了讨论饮料公司下个月即将举办的新品发布会，除此之外，她还聊到最近迷上了越南。

我坐在窗边的位子，正好面向十字路口，熙来攘往、纵横交错的行人一一映入眼帘。一面听她叙述如何在越南认识那位画家，一面眺望人来人往的街景，忽然瞥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穿越马路。

“哎？”我不由得叫出声来，却想不起来那个年轻的男性身影究竟是谁。不但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就连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也都无从记忆。

“怎么了？”

她话说到一半被打断，也立刻转头朝着外面的马路望。

“刚刚过马路的那个人，我好像认识……”

我的目光始终停驻在马路上，当然，年轻男子早已走远。

“是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吗？”

“不是，那个人很年轻。”

“是你喜欢的那一型吧。”

她又眺望了外头的大马路一会儿，看见有服务生走过来，便请服务生续杯红茶。

“也许是吧。对了，你们俩最近还好吧？”

“我们？还是老样子。”

“之前你才因为她三心二意的事大发雷霆，不是吗？”

“唉，那件事早过去了……只是想到她都这把年纪了，还一心以为自己很受欢迎。看了只觉得可悲而已。”

“什么话？你们都正值壮年不是吗？”

“碰到这种事的时候，你必须用普通女性的生理年龄来看。”

“哦，是吗？……啊，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我也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啊。”

“那家伙也这么说。”

“可不是吗！自己跟自己说这种话倒还好，可是如果换作同年纪的普通女性跟我说这些话，我就会觉得有点悲哀。”

“你也有这种感觉，对吧？”

接着，两个人的话题又回到越南，并且约定下次协调好休假的时间，一起去越南走走。走出咖啡馆时，那个在无意中发现、万分眼熟的年轻男子身影，已自脑海悄然退去，不留痕迹。

提着冰块回到家里，一开门就看见他人已经到了，正端着小菜去阳台。“今天怎么这么早？”我开口说道，对方则一面抱怨“怎么又是伊势丹的菜色”，一面把切好的鸭肉盛到盘子里，顺便用手拈了一块放进嘴里。

“你不是去大阪出差了吗？”

我把冰块倒进冰桶里问道。

“是啊，这次的工地就在你老家那个超市附近。”

“什么老家？早就卖掉，变成别人的店了。”

“超市还是超市。虽然重新装潢，也换上新潮的西式招牌，但我问附近的人，他们还是叫它‘丸万’。”

他任职于大型跨国建设公司，因为工作的关系得跟着建案的地点到处跑，老早就把整个日本跑遍了。近几年来除了日本，还得飞到亚洲各国频繁出差。频繁出差往返的地方，一定会经过数年的建设，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据点。这几年，我已经完全不回老家了，但从他频繁出差大阪的现象来看，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应该有很大的变化。

抱着冰桶走到阳台，他已经安坐在椅子上了，而且还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到卧室换了运动衫。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用餐，虽然天色微暗，却可以享受晚风的轻抚，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幸福的感觉溢于言表。

“酒还没有冰透。”

看见他拿起开瓶器就要拔出软木塞，我连忙出声阻止。他则叼着烟皱起眉头说：“没关系啦，我快渴死了。”

我发现自己忘了拿筷子，站起来准备回头去拿的瞬间，不知道在什么魔法的催化下，顿时想起下午在青山咖啡厅看到的那个年轻男子到底像谁。

“啊……”

他葡萄酒开到一半，听到我的叫声，不由得停住手抬起头来。因为力道还没自固定在开瓶器上的软木塞卸除，所以喉咙里发出咿呀使劲的声音问道：“怎么了？”

“没有，没什么……”

所有回忆既鲜明又地熟悉地跃然眼前。那个走在路上，被我无意中看见的年轻人，不就像大学一年级时的好朋友世之介吗？只是二十年过去了，世之介不可能一如当时的模样就那样走在路上。

“喂，你到底怎么了？”

他一边拔软木塞，一边偏着头问。

“我今天下午约了丸野在青山喝咖啡，看到了一个过马路的年轻人。那个人……”

我话都还没有说完，便忍俊不禁，自个儿笑个不停。

“你在笑什么？真吓人。”

“我念大一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很好的朋友。”

“男的吗？”

“是啊，我们念同一所大学，他真的……啊，对了，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他一开始认错人，主动跑来跟我讲话。”

我想起了世之介明明睡在别人的床上，却假装睡在地板的样子，也想起了他在深夜的公园，坐在长凳上吃西瓜的模样。

“……他的名字叫作世之介。对了，我都忘了，我们还一起去考驾照哩。”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傻笑，看了让人心里发毛。”

“对不起啦……”

我拿起他倒的酒，啜饮了一口，又禁不住笑意浮现，掩也掩不住。

“……那个叫世之介的家伙，那时候对一个女人一见钟情，那个女的好像是高级应召女，比他大好几岁。咦，当时好像正值泡沫经济的高峰期。反正世之介就是对她念念不忘，连睡觉说梦话都在出价讨论夜渡资。啊，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千金小姐对他一往情深……世之介还跟着她带着救生圈去参加她哥哥的游艇派对呢。”

明明知道他听得索然无味，但话匣子打开了就是停不下来。

“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高兴地聊大学时代的事情。”

“是吗？”

“是的。我们是在大四那一年认识的，从那时候开始，你总是说‘我念的大学很无聊，没半个有趣的人’。”

“我说过这种话？”

“说过，我记得很清楚。”

“是吗……？那一定是我当时没发现。”

“没发现什么？”

我不禁陷入沉思，如果没有遇见世之介，自己的人生是否会不一样？我思索了一下，自己应该不会因为世之介的存在与否而有不同的人生。年轻时没遇到过世之介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想到这一点，我突然觉得自己比别人多了一份幸运。

“喂，赶快去拿筷子啊，肚子饿扁了。”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向厨房的途中，又笑了起来。两个男人围着阳台的小桌子说说笑笑，璀璨的新宿夜景，正在眼下展开。

.

“等一下，你真的可以吗？”

世之介的母亲冷不防地把头伸进车内，嘴巴则跟着世之介的一举手、一投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世之介就是世之介，胸有成竹地频呼：“没问题、没问题！”因为父亲的车和在驾校学开车时用的车种不同，他甚至连车钥匙都插不进去。

“你车上还载了祥子，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他想调整一下后视镜的位置，一按按钮，才知道是车窗的开关，差点就夹到母亲的脖子。

祥子并没有坐在副驾驶座，他正想开口问为什么，坐在后座的祥子抢先一步说：“我坐在司机的旁边容易晕车，而且，坐在后面跟司机说话比较容易。”

虽然她和世之介还不是男女朋友，不过世之介第一次开车，她也不应该坐在后座。

“对不起……可以请您先开一下空调吗？”

昨天晚上，世之介打电话告诉朋友栗原：“我回来了。”栗原是他的高中同学，念的是当地的大学。原来不管是东京的大学生还是九州岛的大学生，到了暑假都无所事事，备感无聊。因此，栗原提议说：“世之介，那我们明天一起去海边玩，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次郎和小池。”

想到四个月以前，四个人还凑钱合买色情杂志轮流看；四个月以后，其他三个人都成了当地大学的新生，也都交到了女朋友。初步决议各自开车带女朋友一道去。

“你呢？在东京有没有女朋友？”栗原问道。

“没有。”世之介原想如此答道，但祥子正和母亲在厨房吃西瓜。

“说到女朋友嘛，有个朋友从东京来了。”

“男的？”

“不，是女的。”

“女的？是个女生？……那跟你讲应该没关系。”

栗原拐弯抹角地说。

“别兜圈子了，什么事快说！”

“嗯……那我就说了哦，次郎正在交往的女朋友是大崎樱。”

“什么？！”

“他们一起在比萨店打工，然后就看对眼了。就是那家叫Zattsu的比萨店啊，你以前也去过。”

怎么会没去过？当然去过，而且，还是跟大崎樱一起去的。

“走一下就到海边了，为什么还要特地开车去呢？”

世之介还在一毫米、一毫米地调整后视镜，坐在后座、等得有些不耐烦的祥子忍不住出声问道。

“我家附近的海全都是岩岸，没办法游泳。”

“世之介先生的朋友都要带他们的女朋友去，是吗？”

“是啊，大家一起去，连我们在内，总共八个人。现在要走了，可以吗？”

“可以呀，我都坐在车上等了十五分钟了。”

世之介总算放下了手刹，脚也离开了刹车踏板。等到耐性全失的母亲早就离开了车库。世之介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慢慢将车子开出昏暗的车库。一出车库，马上碰到陡坡。这部车的刹车和驾校的练习车比起来，实在是灵敏太多了，世之介稍微一踩，坐在车内的两个人就跟着前后晃动。

“我好紧张哦。”

“啊，对不起。”

“世之介先生的朋友应该都是很有趣的人，对吧？”

“啊？你是因为这个紧张呀。”

“嗯？不然呢？”

世之介集中精神开车，没空搭理祥子。车子滑下陡坡，转进狭窄的乡村小路。世之介学开车的时候，最拿手的就是L弯道。他穿过村庄，进入县道。除了出发前耽搁了一点时间外，上路之后可说是一路顺畅。

“世之介先生的朋友都有车吗？”

“大家都有哦。你看，这里跟东京不一样，家家户户都有停车场，所以一拿到驾照，就会去买车。”

他们沿着临海县道继续前行。世之介暗想：“啊，原来这就是兜风。”世之介对自己生平第一次开车就上手，感到十分骄傲，当然，如果同行的祥子能够坐在驾驶座旁边，就更美好了。

“祥子，你热吗？”

“不热，很舒服。”

“要听音乐吗？”

“哎呀，车上有石川小百合的专辑呢，是您父亲在卡拉OK点唱的歌。”

“拜托，别闹了。这是我第一次开车兜风呢。”

“那听渥美二郎的好了。”

世之介再踩油门持续加速，车子犹如在冰上滑行一般行驶在县道上。他开始尝试人生的第一次超车，被他追上并且超车的是以前上下课时搭的公交车。

第一次开车兜风，超乎世之介想象地顺心惬意。

他们约在亚热带植物园前面的大马路集合，世之介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三辆车并停在路边，栗原一群人正坐在烈日下的栏杆上说话。世之介把车开到最后面停妥，大伙马上朝他一拥而上。

“等了很久呢。”

先一步跑到的栗原向世之介抱怨，同时看向后座的祥子。

“你好，我叫栗原。”

“您好，敝姓与谢野，名叫祥子，今天承蒙您的招待……”

“够了够了，可以了。”

世之介急忙下车，叼着香烟的小池向他打招呼：“好久不见。”世之介“哦”地应了一声，眼睛不停地搜索次郎和大崎樱。栗原和小池的女朋友则继续坐在栏杆上，向世之介问好。

“次郎呢？”世之介开口问了栗原。

“最前面那辆车就是。”栗原扬了扬下巴。

世之介踩在热腾腾的柏油路上，慢慢接近白色丰田卡罗拉。次郎和大崎樱也从后视镜看到世之介正一步步靠近。世之介看到副驾驶座的瞬间，忽然犹豫了一下，发觉自己走错边了，下一秒钟很快地绕到驾驶座

那一侧。

世之介敲了敲驾驶座的门，车窗马上打开了，次郎“噢”的一声露出一张脸。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当然是大崎樱，她穿着雪白的Polo衫，顶着日照、闪着光影的脸上有轻微的晒痕。

“好久不见。”

这句话是对次郎说的，不是说给大崎樱听的。但，开口回应他的却是大崎樱：“你回来了。”

“嗯……唉……啊，你们两个的事，栗原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们一起在那家比萨店打工，对吧？卖跟白开水一样的咖啡给客人哦，哈哈哈。”

次郎听到世之介的玩笑，脸上的表情才放松了下来。

“你在东京去找过小泽吗？”次郎转换话题说道。

“小泽那家伙总是穿得光鲜亮丽，在搞什么大众传播研究社。”

“他以前也说过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

“哎，真的吗？”

背后忽然传来一阵笑声，世之介回头一看，祥子和栗原、小池的女朋友不知道聊到什么事，笑得花枝乱颤。

世之介跟着其他三辆车，各自载着朋友，开往位于半岛突出处的海水浴场。大家的女朋友都坐在副驾驶座，只有祥子坐在后座。一行人在十一点左右抵达目的地。高中时代常去的海边店家“小滨屋”，在沙滩上临时搭起一座可以一览整片美丽海景的看台。趁女生走进更衣室的时候，栗原问世之介：“你跟祥子吵架了吗？”

“为什么这么问？”

裹着浴巾换泳裤的世之介偏着头反问。

“因为她没有坐在副驾驶座啊。”

“她说她坐在副驾驶座会晕车。”

世之介挑了一个最简单的理由说，栗原“哦”了一声表示理解。

栗原和小池的女朋友都是擅于交际的人，所以，新加入的祥子也很快和她们打成一片。她坐在后座开心地说：“我是第一次跟情侣档一起出游呢。”

世之介换好泳裤，先到小滨屋设置的洗脚池等祥子她们。没多久，女生全都换上泳装依序走下楼梯。世之介平常看到的祥子都穿着饰有褶边之类的衣服，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但他从来没见过祥子的胸部竟如此丰满壮观。这实在是一个令他吃惊的发现。当然，祥子今天穿的也是一件镶了荷叶边的连体泳衣。

栗原的女朋友和小池的女朋友高中时就认识了，她们不约而同地穿了分体式泳衣，最后下楼的是身穿白色比基尼的大崎樱。

世之介仿佛特意不去看大崎樱似的，他牵起祥子的手，故意孩子气地朗声对她说：“沙滩很烫哦，所以我们要快速跑着去海里。”两人手牵手奔向快被太阳烤焦了的沙滩。“好烫、好烫！”祥子一边尖叫，一边紧紧地跟在世之介的后面。世之介一头栽进万顷碧涛中，祥子也跟着扑进海里，突然一个大浪打来，祥子险些被吞没、卷入汪洋大海，吓得世之介赶紧把她捞起来。大伙站在水边，看见他们俩嬉闹玩耍，笑得好不开怀。

大家开始玩沙滩球，世之介则一个人朝海面上的浮标游去。游到一半，他翻过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脸部马上感受到太阳的热度，清凉的海水伴着阳光不断舔舐他的胸膛，令人感到无比舒畅。世之介一边踩水，一边隔着晃荡摇曳的水面眺望沙滩，只见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还有，穿着白色比基尼的大崎樱正向自己招手。

哎？

世之介迅速地搜寻祥子的身影，结果看见她追球追得比其他人拼命好几倍。世之介也对大崎樱挥挥手，海面的风轻轻拂过他被海水润湿的肩膀。

大家很晚才到小滨屋吃午餐。世之介当然不否认游艇上的鱼子酱很美味，但他还是认为游完上岸以后，来一碗清汤乌冬面加饭团才够味。

刚刚太阳还当空高挂，不一会儿工夫已缓缓隐入背后的山。在沙滩上跑来跑去的孩子们，后背一个个被阳光染成了橘红色。

用餐结束后，大家感到一丝凉意，纷纷披上浴巾和衬衫，慢慢踱步返回沙滩。在往岩岸的路上，一群人很有默契地拉开彼此的间隔。世之介离大家最远，他和大崎樱并肩同行。风一吹来，大崎樱绑在腰间的T恤就这样贴在被水濡湿的腿上。

“祥子个性很开朗。你们交往很久了吗？”

“算交往吗……”

世之介并没有继续说下去，大崎樱见状又说：“祥子很喜欢你，对不对？”

“你看，她这个人有点怪怪的呢。”世之介答道。

“你讲的那是什么话？我不是也和你交往过吗？”

大崎樱瞄了一眼世之介的侧脸，害世之介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胸口。

“别光说我的事。次郎怎样呢？”世之介故意转移话题。

不知为何，大崎樱突然收敛起笑容。

“是次郎向你告白的吗？”

“我们的事没什么好聊的。”

大崎樱跳了一下，跃过被海浪推上岸边的海藻。

“你们交往得很顺利吧？”世之介问道。

“当然啰。”

大崎樱又露出了笑容，不过，那并不是世之介熟悉的笑容。

“先别聊我和次郎的事啦。祥子真的很喜欢你。”

“是吗？”

“你看她为了让你的同学喜欢她，多拼命啊。”

听大崎樱这么说，世之介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祥子。

“她平时就是那样啊，我行我素。”

“世之介，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迟钝。通常，年轻女孩子是不会在紫外线这么强的海边，像祥子一样跟男生玩在一起、打成一片的。”

世之介又抬头看了一眼祥子，发现她的肩膀不知为何晒得比其他人还要红。

“总觉得你和祥子真的很般配。”

大崎樱喃喃低语。一波潮水冲走了祥子他们留下的足印。

“配吗？”

“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多的笑容。”

“哎哟，误会大了。我会笑是因为她老在搞笑，状况很多。”

“你看，还说没有？一讲到祥子，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是吗？”

不知道是不是感应到有人在自己的背后指指点点，祥子忽然转过头来大喊：“世之介先生，那家海边商店有卖烤整只海螺呢！”

“哎！你还要吃啊？！”

世之介吃惊地大叫回道。他的声音伴随着错落有致的浪涛声回荡在黄昏的沙滩上。

晚餐一定是祥子和世之介一家人共进，已成为这几天的惯例。当然，祥子仍然住在饭店，只是她的三餐，从早到晚都在世之介家解决，甚至于沐浴洗澡，也都在世之介家做完才回饭店。

“你送祥子回饭店之前，先帮我把这盒水羊羹拿去给初野大婶。”

母亲一面就着腌萝卜吃茶泡饭，一面吩咐世之介。正在吃饭后点心

的世之介，一面吸着凉粉，一面应道："方向恰好相反，不顺路啦。"

阔别四个月后，回到家的当天以及第二天，餐桌上还有庆祝的气氛，但接下来的几天，世之介自不用说，就连祥子，他们两夫妻也不太把她当成客人。

"你现在正在吃的凉粉，就是初野大婶拿来的。"

"是吗？早知道不吃了。"

"你们听听看，这孩子说的话多可恨啊。"

世之介的父亲早就习惯了母子俩的斗嘴，所以悠哉游哉地在客厅看棒球。初来乍到的祥子应该不会跟世之介的父亲有相同的反应才对，可是，她也把这对母子的口角当成耳边风，若无其事地咬着腌萝卜，继续吃茶泡饭。

"世之介先生，绕过去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就当作散步嘛，我跟您一起去。"

"祥子要是我的女儿就好了。我才不要你呢。"

"好好好，我去，我去！"

一个母亲已经够麻烦了，现在连祥子都跟她站在同一阵线，世之介毫无胜算可言。

就这样，世之介吃完晚餐，带着祥子，状似亲密地踏出家门。夏天的晚风熏熏然地吹在刚沐浴过的脖子上，令人身心舒畅。

"既然出来了，要不要到海边走一走？"

"去海边？风景一定很美！"

"虽然都叫作海边，不过不是沙滩，是岩岸哦。"

"您是说防波堤那边吗？"

初野大婶的家就在通往防波堤的路上。世之介走进院子，看见玄关门敞开着。他懒得进去，直接把水羊羹放在玄关处，朝屋内叫道："大

婶，我把水羊羹放在这里了哦。”初野大婶连忙从屋里走出来：“哎呀，你带女朋友回来啦。”

“没办法，谁叫我在东京那么受欢迎。”

世之介看准了祥子等在门外听不到，所以随口胡诌，信口开河。

世之介和祥子沿着陡峭的斜坡往海边走，只花了些许时间，便来到了低矮的防波堤。两人一翻过防波堤，脚下立刻踩在海岸线的礁石上。

海滨的礁岩在皎洁的月光映衬下，发出幽幽的蓝光，让祥子连呼“好美！”。祥子明明是为了美景沉醉，但世之介却越听越飘飘然，觉得祥子完全是在为自己陶醉。他拉起祥子的手往更突出的海岸尖端走去。

“哇！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这么近距离地看海。”

世之介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让祥子坐下。祥子眺望着远方若隐若现的水平线，月光静静地洒在她的身上，晚风也轻轻掠过她的发梢。

世之介蓦地想起大崎樱在海水浴场跟他说的话：“祥子为了让你的同学喜欢她，多拼命啊。”

祥子出神地看着海浪撞击在脚边的岩石上，激起朵朵浪花。世之介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在祥子的身旁坐下。由于石头的面积不太，他们只能屁股紧贴着屁股坐，而且只要稍一失衡，自己就会被祥子的屁股挤出去。世之介用力夹紧人字拖，鞋绊都快嵌到趾缝里去了。

“祥子，大崎樱对你大为称赞呢。”

“大崎樱小姐？”

祥子转过头来，两张脸的距离倏地变得很近。海水不停地在脚边的礁石间摇来晃去，碰到礁石又破碎成无数水花，不断发出嘭、嘭、嘭的单调声音。

“你很在乎我的同学，所以他们玩什么，你就玩什么。你看，你也去坐香蕉船，还跟着一起游到跳台。”

“哎呀，我并没有特别花心思在他们身上，香蕉船和跳台都是我提议的啊。”

看到祥子满不在乎的反应，世之介不由得感伤起来，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接话。

晚风撩起阵阵舒爽，海面遍洒月光，气氛很是浪漫迷离，但在这种氛围的熏染下，两人却相对无语。

“……我、我就说嘛，真的是大崎樱想多了。”

世之介尴尬地笑了笑。他原本以为祥子会跟着一起笑，不料祥子出其不意，深深地垂下头去，沮丧得都能听到她低头的声响。

“你、你怎么了？！”

面对祥子突如其来的反应，世之介显得手足无措，眼睛直盯着祥子。

“世之介先生，您一点儿都不了解女孩子的心。”

“什么？”

“我是个女孩子，看见您跟前女友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怎么会不难过？”

“没有的事……嗯，如果让你心情不好过，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我已经向您表示过我心里的难受了。”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哎，可以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吗？”

“我不是很大声地跟您说‘世之介先生，那家海边商店有卖烤整只海螺’吗？那时候，我就已经……”

“咦？是吗？我听不出来啊——实在是太奇怪了……我还一直以为你嘴馋想吃呢。”

“我对贝类过敏！”

“啊，对不起哦。”

世之介此时觉得坐在身旁的祥子，看起来比平常幼小很多。

“世之介先生……谢谢您带我到您的家乡来玩，实在是太好了。”

“真的吗？一开始我也在想，你来了会怎么样。到头来，我也觉得很快乐。”

远方的水平线上缀着点点星光。

世之介伸出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搭在祥子的肩上。被圈在臂弯中的祥子，感受到世之介手臂上传来的缓缓力道，似乎连一秒钟都无法再等，急切地扑进他的怀里，结果用力过猛，一头撞在他的肩胛骨上。

“好痛！”

“哎呀，对不起。”

“没、没关系。”

两艘船通过海面。由于船行速度飞快，所以不是渔船。不过，船只双双并行，一起投射在水面的船灯波光，煞是美丽。

“我对大崎樱已经没有感觉了。”

“嗯。我知道啊。”

“可是，你刚刚……”

“我想套您的真心话啊。”

“啊？是这样吗？”

“两个人像现在这样一起看海，心情实在很好。”

“祥子，我可以……可以亲你吗？”

四下鸦雀无声，一片寂然。

世之介终于忍不住，一把将她拥在怀里。

“祥子……”

世之介双臂用力，紧紧地箍住她的身体，不过，祥子没有回应世之

介的热情拥抱，取而代之的是用如梦初醒般的声音询问世之介：

“哎……？这个时候怎么……”

“你说什么？”

“……那里啊，刚刚有船靠岸呢。”

“船？”

“嗯，在那里……您看，大家都下船了……”

祥子的眼神呆滞、恍惚。世之介心想那附近一带沿岸确实有渔港，不过，船并不会在这种时间收网回港，就算是渔船返航，也不应该在布满暗礁砾石的岩岸停靠下船。他以为祥子又在搞笑、说莫名其妙的话了，一边纳闷一边回头看，只见月光照满海岸，岸边的岩石微微透着绿光。世之介再顺着祥子的视线朝更远处看去。

“咦？哎？！”

祥子并没有胡说八道。

“哎？那是……到底是什么？”

离他们不远处的岩岸，停了一艘奇形怪状、从未见过的小船。在月光的照射下，世之介清清楚楚地看到小船又破又旧，好像随时都会沉入海中似的。污秽不堪的船上，用合板隔了一个看起来像房子的小舱，舱房打开了一部分，祥子一点儿也没有说错，一个又一个的人自船内钻出，从缺口处跳到遍布礁石的岸边。

“那些是什么人？”

祥子望着那群从船上迅速移到岸上的男子，慢条斯理地问道。她完全处于状况外。

“不、不知道。”

事出突然，世之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先行上岸的男子已经攀着礁石，冒险沿着陡峭的岩石往上爬，直逼他们而来。这一群人的人数超过二十人，每个人都衣衫褴褛，骨瘦如

柴，泛蓝的月光照得他们个个身影分明。

“反、反正快走就对了。”

世之介急忙抓住祥子的肩膀。大概是太急着站起来，世之介用力过猛，使得脚下的石块晃了一下，脚步随之踉跄，身体紧接着向前栽倒。

“那些人看起来不像住在这附近的人。”

彻底处于状况外的祥子，仍旧慢条斯理地说道。

“反、反正快走就对了。”世之介又强调了一次，“他、他们是难民！坐船漂流到这里的难民！”

“难民？”

祥子总算是搞清楚状况了。她紧张地抓着世之介的手臂。

“应、应该是。反正我们赶快回到镇上去……”

“等、等一下！您看！好像有一个抱着婴儿的母亲呢。”

“不、不要看了，快走！”

定神一看，那一群人和世之介、祥子的距离已经近到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带头的年轻男子在石隙间匍匐前行，一爬上高处的某个大凹洞，马上看到了手牵着手的世之介和祥子。男子立时停止不动，跟在他背后接连爬上来的其他人，也跟带头的男子一样，一个个当场定格。

两阵营之间的距离只剩下几米。世之介直接弯着腰站起来，并把手伸进祥子的腋下，以便随时可以把她抱起来。

全部趴在岩石上停止不动的男子当中，有一个看起来比任何人都要瘦弱的女人，精疲力竭地抱着一个婴儿。就在双方对峙的当下，她打破僵局，开始摇晃着脚步朝世之介他们走来。

海风将她的黑色长发吹得四散乱飞，纷飞的头发遮住了她那张略嫌黝黑的脸。那女人也不去拨开脸上的头发，只顾着用世之介他们听不懂的话不停喃喃自语。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想要喊叫却无力喊叫。她每跨

出一步，都需要用尽全身的气力才办得到，而这么做只为了让世之介他们看一看她怀里那个奄奄一息的婴儿。

女人吃力地走到半途，那群男人纷纷在她背后咆哮、怒吼起来。然而，她丝毫不予理会，仍然一步步接近世之介他们。一个大浪打来，浪头冲向礁岩，破碎成无数浪花，飞溅在世之介和抱着婴儿的女人之间。

“世之介先生，小婴儿……小婴儿……”

世之介猛回神，发现自己紧紧地抱着祥子，而祥子正在他的臂弯里一直重复念叨着小婴儿。

“您希望我们救这个婴儿，是不是？是不是？”

祥子几乎是哭着问已经来到眼前的女人。

“世之介先生，如果他们被抓到了会怎么样？我们要救那个小婴儿！世之介先生，您快说要怎么办啊？”

听到祥子的嘶吼声，世之介也吼回去：“不、不知道！”下一个瞬间，抱着婴儿的女人踩到一块松动的岩石，眼看就要摔倒，世之介下意识冲到她面前，从她那软弱无力的手中接过奄奄一息的婴儿。

女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却还在不成语调地拼命说话。世之介无言地点头，女人推了推他的背，似乎示意他们快逃。忽然，四周有如白昼般光亮，两艘状似巡逻艇的船只不知何时开到附近的海域。

只见两盏强力探照灯，从摇晃的船上发出太阳般的光芒，朝他们直射而来。探照灯照亮了每个角落，那一群男人慌了手脚，到处都是亮晃晃的一片，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巡逻艇透过扩音器发出阵阵怒吼，却因为受到涛声、风声的干扰，连一句话也传不到世之介的耳中。

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从巡逻艇上跳下来，由于他们身手太过矫健、机敏，相形之下，那些四处乱窜的男子，动作慢得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镜头一般。

而那位瘦到脱形的女人，此时竟似万般绝望地蹲在世之介的脚边，嘴巴虽然不停地开合，但已经完全发不出声音，只能用手势要世之介他们“快逃，快逃，快救小婴儿”。

揽在怀里的婴儿好轻，手臂又细又小，正和世之介不断冒汗的手臂紧紧贴在一起，体温真实地从手臂传到世之介的胸前。小婴儿还活着。

世之介如坠梦中，开始拔腿狂奔，躲避从巡逻艇下来的警察的追捕。他一只手抱着婴儿，一只手抓着几乎一路都在尖叫的祥子。

这里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即使黑暗中也知道该踩哪一块石头。警察在他们的背后高声叫喊、奋力追赶，世之介一跃而起，企图跳过两块巨石之间的大缝隙，祥子的手竟然在跃起的刹那松开滑落。世之介落到对面的岩石，回头一看，祥子被石头绊倒了。

“祥子！”

世之介用双手抱着婴儿呼喊祥子。海浪扑岸，海水在两人之间激起偌大的飞沫。

“快逃啊！您快逃啊！不要管我，快跑！您一定要救小婴儿！快跑！”

仿佛要掩盖海浪不时碰撞所发出的声音一般，祥子扯开喉咙狂喊，喊声响彻整个海岸。世之介转身想跳回祥子的身边，却目睹原本跑在祥子后面的那群难民，一个接着一个被逮捕。另外有几名警察一脚跨过仍然蹲在地上的婴儿的母亲，很快地追了上来。

“赶快逃！”

祥子这一叫，让世之介恢复了神志。他马上改变方向往前跑，每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怀中婴儿的细小手臂就会剧烈地晃一下。

“等一下！不要跑了！”

除了警察要他停步的声音以外，还夹杂着祥子的叫声：“快跑！不要停下来！”世之介不由得停下脚步，被警察抱住的祥子无力地挥舞着双手，想要甩开他们的手。

“你们是日本人？”

扶着祥子的警察远远地向站着不动的世之介高声问道。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世之介仍然抱着婴儿，同时目不转睛地注意着祥子的状况。祥子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身子瘫软到站都站不起来。防波堤的另一边刚刚还是一片黑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灯火齐明，把附近一带照得通亮。白色的防波堤上还有红色的警车灯不停闪烁，世之介思忖着下一步该往哪里逃，左思右想除了回到镇上以外，哪儿都没有藏身之处。从镇上赶过来的警官接二连三地翻过防波堤。

“你们是在这里等这些人吗？”

面对警官的询问，世之介无力地摇头。他想要开口讲话，喉咙却像着火似的烫到发不出声音。

“你想逃到哪里去？不要再轻举妄动了，我现在到你那里去。”

世之介以为自己踩到了一块不稳的石头，而实际上，嘎啦嘎啦地晃动、不停颤抖的是他的膝盖。

“你不用担心！这是我们的责任，请把那个孩子交给我，否则你带着他能逃到哪里去呢？”

世之介在听警官劝说的同时，也听到了逐渐靠近的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刚才翻过防波堤的警官个个手握腰际的手枪，躲在离他仅有数米远的岩石后面，正全神贯注地窥伺这边的一举一动。

“你们应该是恰巧路过这个地方吧？”

“是的。”世之介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警官的问题。

“你仔细听一下，可以吗？我们会马上带那个孩子去医院检查，孩子的妈妈也会一起去。你不用担心，你如果是这附近的人，应该知道有一个叫大村的临时收容所。他们在医院接受适当的治疗后，就会被送到那里去，暂时给予保护。总之，请你冷静下来。我去你那边，你不要动，可以吗？”

世之介安静地听警官说话。虽然警官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都明白，但话里的内容他却怎样也听不进耳朵里。

扶着祥子的警察忽然松开了手，祥子的身体软绵绵地当场瘫倒在岩石上。

“祥子！”

世之介见状慌张地高声大叫，而声嘶力竭的祥子早已哭成泪人，哑着声音喊：“世之介先生……”

警官一面试探脚下石块的稳定性，一面移步到世之介所在的岩石。豆大的汗珠顺着警官的颈项淌落。一看到警官站到世之介的面前，原本躲在礁岩后面的两名警察也在电光石火间闪出，前后围住世之介和警官。防波堤的对岸传来一阵骚动，望过去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镇上的人都赶来看热闹了。警官催促世之介快把婴儿交给他，然而，世之介的双手不停颤抖，竟无法顺利地将婴儿抱给对方。



九月
新学期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时序已然进入九月，气温却没有下降的迹象。世之介这一觉已经睡了超过十个小时了，但他仍然把脸埋进满是汗臭味的枕头里，似乎还可以继续睡。如果说这是三天没睡的现象，自然可以理解，然而，他从九州岛回到东京以后，一直郁郁寡欢，成天大睡。夕阳余晖穿过窗帘的缝隙照了进来。

世之介从被窝里伸出手，找到闹钟拿近一看，闹铃的确设定在早上七点半。

七点半……

世之介真想不到自己会把响铃的时间设在七点半。他看了一整晚电视，直到清晨六点才上床睡觉，怎么有可能在一个半小时后起床呢？他只是凭着一股“上课去吧”的冲动，愚蠢地设了闹钟，说穿了根本是徒劳。

总之，这两个星期以来，世之介天天过这种日子。每天看综艺节目看到天亮，明知道自己绝对爬不起来，还是把闹钟设定在七点半。果不其然，他天天睡过头，而且一睡就是十个小时以上。

唉，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

咬咬牙整晚不睡，然后去上课，说不定可以恢复原本的生物钟，可是，世之介没有力气付诸行动。相反，他还在想怎样才能连续睡二十个小时。

因为睡了十个小时，肚子自然会饿，饿了当然就要填饱肚子。世之介嫌出门太麻烦，所以都在住处楼下的小吃店解决。他每天吃套餐，吃到哪一天的配菜是什么，闭着眼睛都背得出来，像星期一是紫苏泡菜，星期二是萝卜干，星期三是腌小黄瓜等等。

世之介的脸不曾离开过臭气冲天的枕头。门外忽然有人按门铃，世之介心想一定又是来推销报纸的业务员，根本连下床开门的意愿都没有。

“世之介！是我，加藤。你在家吗？”

世之介听到了加藤的叫门声。向来只有他往加藤家跑的份儿，加藤

还不曾来过他这里。

“加藤？”

世之介磨磨蹭蹭的，加藤就从门上的投信口朝里头瞧。

“我在我在，等、等一下。”

世之介从被窝里爬了出来，一边用手挠背一边走去开门。门一打开，就看见加藤穿着崭新的Polo衫，一脸明快地瞪着他。

“你现在才起床？！”

不等世之介开口，加藤径自走进屋里。

“你房间里的空气怎么这么混浊？”

加藤提着超市的购物袋。眼尖的世之介倏地伸手去取：“这是什么？”

“章鱼小丸子。我在车站前面的超市摊车买的。”

“我刚起床，你就叫我吃章鱼小丸子。”

世之介并不是不想吃，只是爱发牢骚而已。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新学期刚开始，就不来上课，连打工也不去了，竟然从暑假一直休到现在？”

加藤毫不客气地踩过世之介的棉被，好不容易在电视机前面看到一小块地板露出来，随即坐了下去。

“你该不会是担心我，特地带章鱼小丸子来看我吧？”

虽然对章鱼小丸子不是很满意，但世之介还是打开了包装盒。

“你给我找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哪有？”

“你和祥子在长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世之介拿着竹签正戳着章鱼小丸子的手，霎时停止动作。

“快点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祥子去过你那里了？”

“不是祥子，是睦美，你还记得吧？就是祥子的朋友，上次我们四个一起去下北，跟我约会的对象啊……她每天打电话给我，说祥子从长崎回来以后，变得很奇怪，每天都闷闷不乐，一直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

世之介把章鱼小丸子塞进了嘴里。第一个章鱼小丸子竟然没有放章鱼。

“怎么没有章鱼？”

“嗯？”

“就是章鱼嘛！我刚吃的第一个章鱼小丸子，里面没有章鱼。”

“你干吗？心情不好吗……？”

加藤逃难似的跑进厕所，一边上一边抱怨厕所脏兮兮。从厕所出来后，又继续刚才的话题。他说祥子从长崎回来后，几乎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睦美放心不下，便到她家去探望，见面后不管问她什么，祥子的回答除了“嗯”以外，就是“哦”，还动不动就唉声叹气。

“祥子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睦美还说祥子到厨房端红茶给她时，忘了拿糖包，只是忘记拿糖包而已，她就哭得稀里哗啦，一直说自己是个没用的人，连端个茶给客人都做不好。睦美越想越不安……你在长崎到底对她做了什么事？”

世之介的脸颊因为嚼章鱼小丸子而鼓胀。讲到最后，加藤伸出脚冷不防地抵住正要将章鱼小丸子往嘴里送的世之介的背部，章鱼小丸子就这样咚地从竹签前端掉落到棉被上。

“你干什么啦？”

“啊，对不起。快点，这里有面纸。”

“我也要哭啦！”

“啊？”

“我是个连章鱼小丸子都不会吃的人……我也要大哭特哭啦！”

加藤一直盯着世之介看，世之介却故意移开视线。这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压在他心中的某种莫名的块垒，终于随着祥子“连端茶给客人也不会”的悲叹，一股脑儿地全部宣泄出来了。

“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一无所悉、难得为别人的事焦急的加藤，这下子也发急了。

世之介的记忆只到自己把奄奄一息的小婴儿交给海巡署的警察为止，至于之后的事，几乎毫无印象。他猜想警方应该是带他们从礁岩越过防波堤，回到了村子里。不过，他连当时自己和祥子究竟是一起被带走，还是分别被带走，也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当他惊魂甫定时，发现自己坐在警车的后座。虽然夜已深沉，但车窗外仍明亮可辨。世之介猛一回神，看到了好多住在附近的熟面孔，他们都把脸贴在车窗上瞧着他。俄然惊醒后，世之介连忙询问驾驶座的警官：“祥子在哪里？”警官透过后视镜答道：“她在前面那辆车上。”世之介一眼就看到了祥子的后脑勺，她和女警并肩坐在前车的后座。

警车里的无线电不时传出连珠炮似的指令。突然，车窗玻璃好像快要被打破似的遭到外力的猛烈敲击，世之介吓了一大跳，抬头一看，看见了面无血色的母亲。由于母亲实在是拍得太用力了，世之介只好向旁边的警官说：“对不起，那是我妈妈。”

“原来是你的母亲。”较年长的警官摇下了世之介那一侧的车窗。

“等、等一下，你做了什么事？”

母亲发出了几近惊声尖叫的声音，然而，世之介却觉得母亲的声音离他十分遥远。

“这位太太，请您冷静一下，我们只是带他到署里做个笔录而已，笔录做完就可以回家了。”

那位警官似乎被母亲来势汹汹的样子给吓住了，使劲地想把车窗关上。

“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我只是叫你把水羊羹拿去给初野大婶，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母亲也受到了惊吓。围在警车四周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们，听到母亲的话以后，全都掩面窃笑起来。

警车沿着防波堤缓缓前行，前面还有一辆警车，祥子就坐在上面。车内空调很强，世之介不禁感到全身发冷，可能是因为衣服被海水和汗水弄湿了。冷得打战的身体，却有一处烫得跟火焰一样，那就是刚刚抱着婴儿的手臂。小婴儿的体重明明很轻，但它留在世之介手腕上的重量感，却始终存在，挥之不去。

他只记得在侦讯的过程中，警官问到他和祥子的关系。

“你们是男女朋友吗？”

“不是，不过，当时她似乎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几个小时后，世之介被释放回来。

那个晚上，祥子住在他家，没有回饭店。一直到快天亮才回到家的世之介，一踏进家门，就被父亲押着去客房看祥子。他悄悄地拉开纸门，从门缝里看见哭到睡着了的祥子。

第二天，祥子决定回东京。母亲替他们做了早餐，两个人面无表情地吃着，完全像扒石头一样地把饭扒进嘴里。

在前往机场的巴士上，两个人也很少开口讲话。

“……对不起，你特地来长崎，却……”

“世之介先生……”

一直低头看自己脚边的祥子，用沙哑的声音叫世之介。

“什么事？”

“那个时候，您看到那位妈妈的眼睛了吗？那位妈妈真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救她的孩子，所以，她抱着必死的决心，把小婴儿托付给我们。”

世之介也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边。如果这时他抬起头看祥子，泪水会流下来。

“我们背叛了那位妈妈，对不对？我们真的很没用，对不对？那个小婴儿……”

“小婴儿……已经被送到医院了。”

“真的吗？”

“……已经在医院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彼此的抽泣声。前面坐了一对情侣，正兴高采烈地计划到了东京迪士尼以后，要怎么逛才能全部玩遍。

可能是因为终于把海边发生的事说给了前来关心的加藤听，也可能是因为加藤请他到乡村风的居酒屋吃饭，喝了几杯啤酒，世之介总算好好地睡了一觉。他昨晚并没有设定闹钟，不过第二天早上八点不到，世之介就起床了。虽然赶不上第一堂课，但可以好整以暇地准备上第二堂的“综合体育”课。

下学期的体育课主修篮球，世之介想着正好可以锻炼一下生锈的筋骨。说到上课，世之介读的大学分成两个校区，一个是地处都心的市谷校区，另一个是位于市郊的多摩校区。本来体育课都安排在多摩校区上课，不过，每个班级还是有几个人可以留在市谷校区的体育馆上课。谁要去哪里上课，就靠抽签决定。世之介的同学都不愿意从市中心花两个小时搭电车到多摩校区上课，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世之介也希望自己不要抽中多摩校区，结果，他很幸运地成为多摩校区的中签者。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世之介住在离市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东京郊区，对他来说，多摩校区才是首选，搭电车到市郊校区绝对要比搭公交车到市中心的校区近很多。

世之介很久没有搭电车了。他坐在电车里头摇呀摇地摇到了学校，暑假刚结束不久，校园里还是一片寂静。他悠闲地走在校园里，漫不经心地想着，其他学生也像自己一样很久没踏进校园了吧，大家度过了各自的夏日时光，现在也还沉浸在假期的余韵中，无法立刻回归校园生活。世之介思忖着，仿佛在思考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世之介走进体育馆，已经换好运动服的仓持一看到他，立刻狂奔而来。看仓持匆忙的样子，他的暑假似乎并没有什么意犹未尽的事。

“你在干什么？不是早就从九州岛回来了吗？我才在想如果今天还碰不到你，晚上就要到你住的地方去找你。”

世之介站在体育馆的角落一边换运动服，一边听仓持连珠炮似的说着。

“我打电话给你也不接，你不是在家吗？”

世之介把换下来的衬衫卷成一团塞进袋子里。球场上已经有学生开始练习投篮了。

“有什么急事吗？”

世之介蹲下身系着鞋带问道。

“……也不是多急的事，不过，你说它急，也的确很急。”

“到底急不急？”

世之介系好鞋带，体育老师也来了，吹了一声哨子，提醒全员集合。世之介站起身来就要跑过去，却被仓持一把抓住肩膀。

“下课以后，我有话跟你说。我请你吃午餐。”

“我要B餐加乌冬面。”

“你这么会吃啊？”

“你说有话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

世之介边跑边问。

“唉……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跟她有关就对了。”

“她？阿久津唯吗？”

“对啦。她……唉，要怎么说才好？她、她怀孕了。”

“什么？！”

世之介光顾着大叫，竟忘记下一步该踏左脚还是右脚。仓持应该伸手去扶他一把，但他被世之介的叫声吓到停住脚步不敢动，双脚不听使唤的世之介就这样砰地摔了一大跤。

汗水从头、脸一直流到胸前，满身大汗的世之介和仓持跑到体育馆旁边，用清洁池的自来水冲洗。体育课一结束，满腹疑问的世之介迫不及待地想向仓持问个究竟，不过，他认为还是找个学生餐厅坐下来慢慢讲比较好，所以，特意和仓持保持距离。

未婚先孕！

这是经常出现在电视连续剧里的桥段，不过，世之介倒是第一次碰到。他擦干身体，换好衣服，便朝学生餐厅走去。

“你要B餐加乌冬面，对吗？”仓持问。

“对。”世之介回答。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两人一言不发地走进学生餐厅，跟着长长的人龙一起排队买餐券。

“你要B餐加乌冬面？”

“你已经问过了。”

“我点C餐好了。”

“喂，是阿久津唯告诉你的吗？会不会弄错？”

世之介终于按捺不住了。

“是阿久津唯告诉我的，她很确定，自己用验孕棒验过了，而且也到医院检查过了。”

仓持也巴不得快点全盘托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么，你对阿久津唯怎么说的？”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都没说啊。”

“阿久津唯当着你的面说她怀孕了，你却什么都没说？一般总得说点什么吧？”

世之介压低嗓门问道，仓持认真地回想，最后还是答道：“我真的一句话都没说。”他的语调里夹杂着心虚。

“……她呀，自己说完也不等我回答，只丢下一句‘反正我决定了’就扬长而去了。”

“决定？决定什么？”

“决定把孩子生下来？是这个意思吧？”

听到这个答案的世之介呆了半晌，正要再度开口时，刚好轮到他们买餐券。他记得仓持说过，和阿久津唯在一起的时候，都戴了安全套。只是他后来又补上一句：“尽量啦，尽量戴了。”仓持究竟尽量到什么地步，世之介当然不知道。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老实说，连自己要烦恼什么、该怎么烦恼都搞不清楚……”

仓持边说边吸着淡而无味的味噌汤。他真的在烦恼吗？

“……她感觉也跟我一样。唉，到底要怎么说呢？遇到这种事情，如果立刻想到打掉孩子，感觉很不人道，所以她也是在逞强，抢着说‘我决定了’。”

“阿久津唯是这么说的？”

“不是，就是因为没法直接说，所以，来了一招曲线救国……”

“曲线救国地要把孩子生下来？……那么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嗯……”

“你虽然重考了一年，但也才十九岁，不是吗？”

“啊，上个星期刚满二十岁。”

“真的？那恭喜啦。”

“谢谢。”

仓持就是在二十岁生日那一天，得知阿久津唯怀孕了。

“二十岁，就成年了，算大人了。”

“算吧。”仓持说道。

讲到这里，两人都注意到自己偏离了话题。

“喂，你还没说，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世之介连忙把谈话拉回正题，却见仓持深深地垂下了头，“呼”地叹了一口气。“我接下来要说的是认真的，你听了以后不要笑哦。”仓持先替世之介打了一支预防针，然后语气平静地接下去说，“我只要在她面前，就会变得很有自信。其实，她并没有特别跟我说过什么，可是，她让我觉得，即便我这种人，也一定能有所作为。”

“你考虑结婚吗？”

“我的确不想分手，但要说到结婚还言之过早，毕竟上星期才过完二十岁成年礼……唉，既然有了就生吧，生下来也好啊。”

面对支支吾吾的仓持，世之介突然焦虑起来，他再次感受到手臂上有重量，那重量正是他在海岸边所怀抱的婴儿的体重。

“小婴儿可是很拼命的，拼命想要活下来。”

“哎？”

“反正你们两个要好好谈一谈，要开诚布公。”

“……啊，嗯。”

他们吃完，把餐盘送到回收台，一起离开学生餐厅，一路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走出校园，踏上外濠公园的散步道，朝车站走时，仓持先开口说道："这么年轻就把以后要走的路都决定好了，是不是很愚蠢？"世之介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我撑得下去吗？"

"这要看你自己。不管你最后决定怎样，我都挺你到底。"

"世之介，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不正经、爱扯淡的人。说真的，本以为跟你讲完，你会云淡风轻地一笑置之，我也能暂时逃避，心里轻松一些。"

新生入学典礼那天，他们并肩走这条路回家，这不过是五个月以前的事。就是在这条路上，仓持说："升上三年级以后，我想去参加早稻田的转学考。"

世之介在员工专用置物柜前换好制服，迅速到工作人员休息室报到。休息了一个月，再度回到职场的世之介，看到了几张新面孔，当然也看到了桑巴舞社的学长石田，他正坐在墙边的电视机前，认真地读赛马报纸。

"早安！"

"噢，你还活着啊？"

"活着啊，我只是趁暑假回了一趟老家而已。"

"你自从嘉年华会那一天昏死过去以后，就音信全无，我们都好担心哦。"

"是吗？那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联络？"

"那是因为大家的脸皮都很薄。"

"脸皮薄的人才不敢穿那种衣服在大街上走呢。"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哎，又加薪啰。"

"真的吗？又加薪了？"

“所有人的时薪一律调高七十日元。”

“哇塞，我赚的钱该不会已经超过这附近的上班族了吧？”

“你说什么傻话啊？这附近的上班族一次奖金领下来，就是好几百万日元呢。反正打工就是打工，你要是被时薪的糖衣给骗了，不去找工作，到头来就是那样。”

石田用下巴指了指前面，原来是一看到本人，就会令人呼吸困难的主任。这位主任性情十分乖僻，听说连参加洛杉矶奥运女子马拉松比赛，即使摇摇晃晃还是奋力抵达终点的安德森—希斯[14]，他都能批评。

明天是周末，客房服务直到清晨都没有停过。一整夜下来，世之介不知道送了几次一瓶好几万日元的葡萄酒到客房。他还推着餐车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餐车上载的当然是比外头的价格贵十倍的餐点。一接到用餐完毕的电话，世之介就立刻赶到客房收拾餐具。绝大多数客人都会把餐盘、碗筷放在走廊上，有时候他会觉得客人叫餐并不是为了用餐，而只是想用刀叉把做好的料理弄得一塌糊涂，使食物变成大量的厨余，再让他用餐车送回厨房而已。

厨房的垃圾桶一下子就被残羹剩饭塞满，而这些残羹剩饭十分钟前都还是美味可口的料理。垃圾袋根本来不及换，世之介每次换垃圾袋就觉得自己在喂这家饭店吃饭，装食物残渣的垃圾袋好比饭店的胃袋，客人们吃剩的饭菜全被这栋盖在市中心的大楼吃了进去，大楼也就越长越高。某几个晚上，世之介还会听到这个大楼怪物的打嗝声。

清晨五点刚过，世之介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揉了揉厚重的眼皮，走出饭店。因为是星期六的早晨，亮晃晃的地铁站台好不热闹，到处都有昨晚不知到哪儿玩到现在的上班族男女，男的脸上浮出一层薄薄的油脂，女的妆都花了，个个神情疲惫。除了疲态，他们的脸上还有醉态，更有着一份意犹未尽。

世之介从地铁换搭私营铁路，一坐上座位就开始睡觉，一路睡到花小金井站，然后从花小金井站骑脚踏车回家。由于工作了一整夜，加上还得骑一大段路的关系，世之介老觉得家在远方呼唤他：“不用回来啊。”

虽然越骑越慢，他还是挤出全部力气，使劲踩着踏板沿花小金井大街北上。明天就是星期天了，只要回到家，就可以睡一整天，甚至可以睡到星期一。他在每天经过的十字路口左转，住处楼下的拉面店立马映入眼帘。说也奇怪，世之介觉得拉面店的附近不太一样，可是，招牌、景物等并没有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是拉面店前面停了一辆全黑的高级车。

祥子？

世之介当下一阵加速，果然看到祥子坐在后座，专心地织着毛线。

“祥子！”

世之介拼命敲车窗，祥子似乎吓了一跳，将手上的棒针挡在胸前。

“是我呀，我啊！”

祥子发觉敲窗的人是世之介，于是开始叽里呱啦说话，却没有摇下车窗。

“哎？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世之介比出开窗的手势，祥子这才摇下车窗，他终于听到祥子说：“……就是这样！”

“哎？什么？”

“真是的！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

“祥子，你刚刚在车子里面讲的话，我全部都听不见。”

“哎呀，我忘了……对不起哦。”

“怎、怎么了？你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小婴儿……”

“小婴儿……是海边那个小婴儿？”

“是的！那个小婴儿获救了。他后来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虽然有严重的脱水现象，幸亏救治得当，身体状况恢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被送到

一个叫大村的保护中心，回到母亲的身边了。”

“真的？你说的都是真的？”

世之介几乎是用快哭出来的声音向祥子确认。从那天开始，祥子一定也是每天都过着辗转反侧、夜不成眠的日子，不然就是成天蒙着头睡，睡到日夜颠倒、不辨晨昏。祥子很快就感受到世之介的心情，她也哽咽着说：“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世之介先生，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祥子……”

“世之介先生……”

再也按捺不住的世之介一头钻进车窗，努力把上半身塞进车内，硬是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扑倒在他怀里的祥子。他的胸部正好抵住窗框，当然是痛得要命，但再怎么疼痛难当也敌不过雨过天晴的喜悦。

“你知道吗，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担心、一直担心……”

“我也是。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担心、一直担心……”

祥子的眼泪已经溅湿了世之介的衬衫。

“祥子大小姐，您还是下车比较好。像现在这个姿势，横道先生可能撑不住。”

听到司机语气平静的建议，两人的身体总算是分开了。

祥子告诉世之介，自己虽然回到了东京，但一直无法忘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吃饭的时候，她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小婴儿吃了没有；洗澡的时候，也在想小婴儿洗了没有。当然，最重要的是，小婴儿是不是还活在世上。想到这些，不管是在家中餐桌前，还是浴室里，就会开始号啕大哭。不过，祥子有一点和世之介不同，那就是她多了一份行动力。

世之介坐立难安的时候，他会选择遗忘，祥子刚好相反，她会拜托拥有坚实人脉的父亲打听消息。

根据祥子的父亲打听到的消息，世之介和祥子在海边所遇到的，是来自越南的海上难民。他们驾着船从越南的一个小港口出发，前前后后

在海上漂流了三个星期，船上早已没有食物，也没有饮水，大家拼着最后一口气撑到世之介家乡附近的海岸，不过，也有人撑不下去死了。虽然有关部门还没有决定要让他们留在日本，还是送他们到第三国，但他们现下被收容在保护中心，衣食无缺，身体有异状的人也都得到了妥善的治疗。

听完祥子的叙述，世之介再次喃喃自语："太好了、太好了……"

祥子接受司机的建议下车后，世之介带她到对面马路边的一家麦当劳。不过早晨七点的光景，店里已经有好几位母亲在叽里咕噜地交谈着，她们的孩子个个看起来都精力充沛，正在户外快乐地溜着滑梯。

"世之介先生，经过这次的事情，我才明白自己多么没用。"祥子望着窗外那群玩得不可开交的孩子幽幽说道。

世之介也看着那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孩子答道："我还不是一样。"

上完贸易概论课，世之介仍然留在大教室里，用一双半闭半开的睡眼看着外面。虽然阳光还很刺眼，不过，从窗外钻进窗内的风送来了些许凉意。难得偷闲，此时此刻应该好好欣赏一下秋天的跫音才对，无奈饥肠辘辘，已经饿到无暇他顾，世之介只好背起书包离开教室。

他走下楼梯，打算到地下室的学生餐厅去祭五脏庙，背后忽然响起几近悲鸣的呼唤声："啊！世之介，你果然在这里！"只见仓持三步并作两步狂奔下楼，差一点就跌倒了。

"你跑到哪里去了？！"

世之介不记得自己跟仓持有约，不过，仓持的语气却显得十分愤慨。

"……你不是去上贸易概论了吗？手嶋说刚刚还在教室看到你，大概到学生餐厅去了，所以我就赶快跑来这里看看。"

"手嶋？"

仓持径顾着说了一大串之后，世之介问了他第一个问题。

"手嶋？啊，对，反正你不认识这个人啦……手嶋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接下来都没课了，可以借你一点时间吗？”

“我今天晚上有班，可以跟你到六点。”

仓持看了一下手表。

“还有两个小时，绰绰有余了。”

“你要跟我说阿久津唯的事吗？现、现在怎么样了？有结论了吗？”

“结论……大概是双方像两条平行线朝生下来的方向走吧。”

“平行线朝生下来的方向走？”

“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再说，咖啡店也行，我请你。”

两人走出学校。一片枯叶飘呀飘，正巧落在世之介的头上。

结果，为了省咖啡钱，仓持带世之介到外濠公园的散步道，找了张可以俯瞰护城河的长椅坐了下来。途中经过自动售货机时，仓持硬要世之介选一样：“你要喝什么？别客气，自己挑。”世之介拗不过，一面说“那就芬达好了”，一面按下按键。

两人坐定之后，仓持劈头就说：“我想休学。”

“休学了以后呢？”世之介问道。

“我以前呢，觉得景气不错，想找一份听上去就很酷的工作，像是广告文案撰写人，或是助理。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找一份实在的工作更要紧……”

“阿久津唯真的要把孩子生下来？”

“嗯……”

仓持一边踢着小石子一边点头。世之介实在无法从他的表情去判断他的心境究竟如何。

“办不到就说办不到，不要逞强，不要意气用事啊。”

一直盯着小石子看的仓持听世之介这么一说，马上不同意地回

道："我没有意气用事……只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本来以为结婚啦怀孕啦，会发生得更戏剧性一些。"

"你们还不够戏剧性吗？"

"不，我的意思是……该怎么说呢……"

"你到底要说什么？"

"总之一句话，我觉得一切都太仓促了。像我这样的心情，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吗？一般来说，当爸爸不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吗？"

"对了，跟双方父母谈过了吗？"

"还没。"

仓持还在用脚踢着小石子。踢这些小石子有什么用呢？小石子也不可能给他指点迷津。不过，世之介其实跟这些小石子没两样，他也不知道该给仓持什么意见。

奶奶情况不佳　速回电　母

一大清早打完工、回到家，世之介就看到了这封电报。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正要开门，发现投信口夹了一个不曾见过的信封。他从来没有收过电报，因此心里极度恐慌，恐慌到连钥匙都还没有拿出来，就使劲想推门进去，后来赶紧伸手到背包里找钥匙，一掏出来就掉到地上，正要去捡，脚尖却不小心把它踢得老远。好不容易捡起钥匙插进钥匙孔里，门终于打开了，世之介一个箭步冲了进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起话筒就要拨号，但竟然忘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电报上头说的奶奶是母亲的妈妈，也就是世之介的外婆，一个人住在市区。说起这位外婆，大概是年轻时就在饭店工作的缘故，一点也不像生在明治时代的女性，她喜欢一切新鲜事物，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世之介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九州岛开了第一家麦当劳，外婆马上带他去见见世面。他生病住院时，外婆也赶了趟时髦，叫了比萨店的外卖到病

房，让他尝到人生中的第一口比萨。上次暑假回去，听说她身体硬朗如昔，世之介也就没有特别去看她。

世之介总算是想起了家里的电话号码。铃响后母亲接起电话说“喂，喂”。母亲没去医院而在家里，世之介判断这是一个好兆头。

“喂，喂，是我，是我！奶奶怎么了？喂，喂！”

“世之介？！你看到电报了？”

母亲的声音显得急促不安。

“看到了，所以我才打电话的呀。”

“啊，哦，对对对。我正要出门去医院，你今天赶得回来吗？”

“哎？今天？情况这么糟吗？”

“唉，嗯……不对不对，孩子他爸，不是那一个，要放在这个红色的袋子里！”

通过电话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一头母亲慌乱的心情。

“喂？喂喂？妈，你还在听吗？”

“总之，奶奶的情况很不好。我现在要去医院，你赶快回来就对了。有钱买机票吗？”

世之介还来不及回答，母亲就挂上了电话。看母亲连电话都没办法好好讲的慌张模样，世之介不难想象外婆的情况有多危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做起。首先要确保机票没问题，然后去银行取钱，接着简单收拾一下行李。世之介在脑海里定出应执行的步骤，可是，手上还一直握着话筒。

他想起四月要来东京之前去向外婆道别的时候，外婆称赞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奶奶的八个孙辈里面，奶奶最喜欢世之介了，虽然你这孩子老是少根筋，有点傻，可是一点都不贪心，很好很好。”

世之介乍听之下，不好意思地说：“谁说我不贪心？我想要讨奶奶欢心，得到奶奶的遗产。”这真是触霉头的话，但是外婆却笑呵呵地

说：“你贪心的程度就只是想要奶奶的遗产而已，这样更讨人喜欢。”

世之介一回神，发现自己仍然紧紧握着话筒蹲在地上。眼前必须马上去做的事情多如牛毛，譬如订机票、收拾行李等等，然而一想到外婆的点点滴滴，手脚硬是不听使唤。

世之介做了一个大大的深呼吸，然后打电话给104问到了全日空的订票电话。就在他拨电话到全日空的时候，突然鼻头一酸，哽咽起来。

“对不起，我奶奶快死了。请问今天飞长崎的班机还有空位吗？”

对接电话的人来说，世之介实在是个不祥的客人。不过，接他电话的客服人员仍然以客为尊，十分亲切地替他想方法。


十月
十九岁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外婆的遗照已经安放在祭坛上。遗照里的外婆戴着一顶缀满花朵的帽子，淡紫色的帽子应该是为了搭配太阳眼镜的颜色，浅色镜片后的眼睛，看起来好像两条在游泳的迷你小海豚。

难道外婆早已预知自己的告别式将在“紫云厅”举行，所以特地拍了这么一张清一色紫色调的照片？外婆的照片被数不清的花朵团团包围，她笑得十分慈祥，世之介越看越觉得那笑容分外明亮。

已经过了凌晨一点，只有世之介一个人还坐在空荡荡的礼厅里。外婆的女儿们，当然也包括了母亲，刚刚还在休息室里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为什么要租这么大的会场？”

“你们一个说这样，一个说那样，一下子要这个，一下子又要那个，我都听得脑袋一片空白了！”

“大姐，你从以前就是这种个性！”

“好啊，那全部由你来决定！”

这会儿收敛了音量是怕吵醒稍作休息的姨丈们。她们正在商量归还丧服的时间，音量很低，只能听到嘀嘀咕咕的低语声。

老实说，这间可以容纳一百五十人的“紫云厅”，对外婆的告别式而言，真的太大了。外婆正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那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一四年，享年七十二岁。她从女校毕业后，或许有什么缘由吧，一直拖到二十九岁才结婚，二十九岁在那个年代可说是相当晚婚的年龄。外公开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在他被征召入伍之前，外婆生了两个女儿；外公打完仗退伍回来，又生了两个女儿，所以，外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总共生育了四个女儿。

世之介不久前才点的香已经燃尽了，他站了起来，打算再上新的香，忽然感觉到背后有人，猛一转身，面对的是清志。

“是你啊，世之介……”

“啊，清志表哥，你现在才到？”

“我买不到末班机的票，只好飞到福冈，没想到这个航班延误了很久、很久。”

“你从福冈搭火车回来的？”

“不，我搭的出租车。”

“从福冈搭出租车？哇塞，你花了多少钱？”

“刚好五万日元。”

清志走过整齐排列的简便座椅。

“奶奶……”

清志目不转睛地看着遗照，叹息似的低声喃喃自语。

“世之介，你赶上了吗？”

“嗯，差一点就没赶上。”

清志上了一炷香，又双手合十做了很长的默祷。

“要看奶奶吗？”世之介问道。

“啊，唉。对了，你穿这身套装，看起来好像哪儿来的大叔。”

“哦，就算是我也知道参加葬礼要穿丧服啊，因为这一间礼厅的租金比较贵，为了节省经费，我老妈差点叫我穿以前的学生制服。”

“你呀，穿学生制服就绰绰有余了。”[15]

他们俩当然不是特意要在打开的棺盖前说笑。外婆躺在棺木内，面容看起来又小又安详。清志伸出手去轻轻地摸外婆的脸颊，不由得喃喃念道：“……奶奶，谢谢。”然后笑着对世之介说，“奶奶是个美女。”

“现在告诉你也无所谓了，奶奶曾经称赞我，说我是她所有孙辈中最棒的那个。”清志一边抚摸外婆的脸颊一边说。

“不是吧！”

“你有必要这么惊讶吗？”

“因为奶奶也跟我说过，所有孙辈中，世之介最好。”

“不是吧！”

“是真的！奶奶说：‘虽然你这孩子老是少根筋，有点傻，可是一点都不贪心，很好很棒。’”

“奶奶是这样跟我说的：‘清志很会照顾人，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两人不约而同地睨了棺内一眼。不怕哄小孩的话有朝一日会穿帮的外婆，看起来好像在暗自窃笑。

“奶奶，你好坏哦。”

清志走到后面的休息室向阿姨们打招呼，里头又喧哗起来。

“哎呀，你回来了。”

“看过奶奶了吗？”

“大概还没吃饭吧？”

“来，这里有饭团。”

曾经有一段时间，亲戚们都很担心不去找工作，立志要当小说家的清志。可一旦人回来站在大家面前，这些长辈还是先关心他有没有吃饱。

世之介盖上棺盖，又上了一炷香后，重新回座坐好。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宽敞的礼厅显得更加空旷。

几个小时以前，刚在这里举行完守灵仪式。虽然外婆的许多朋友都来上香，但足以容纳一百五十人的大型礼厅还是到处都有空座位，结果，仪式进行到一半时，现场工作人员还要忙着撤去后方的椅子。

世之介接到母亲的电报后一个小时，即出发前往羽田机场。他在机场买票值机，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在最后一刻冲到登机口。他一直担心自己是最后一位乘客，没想到刚开始办理登机，准备上飞机的队伍

排了一长列。不过，世之介还是等到走进机舱、坐上自己的座位以后，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然而，飞机却迟迟不起飞。空服员已经广播了好几次，说还有旅客没登机，请大家稍待。等啊等，已经等过了出发时间，飞机仍然一动不动，又等了十分钟、十五分钟，还是等不到人。世之介也明白航空公司一向以客为尊，即便是对待迟到的乘客，也是友善之至。如果今天迟到的人换作自己，也会对航空公司的耐心等待感激涕零。然而，现在机上应该有跟自己一样在和时间赛跑、分秒必争的人吧，应该有人希望飞机赶快起飞吧。

平常，世之介若是在餐厅碰到态度恶劣的服务生，总是自认倒霉，从来不会去投诉，不过今天——

“不要管迟到的人！我赶时间！”

世之介猛一回神，发现自己居然解开安全带，站在迟迟不飞的飞机上，气急败坏地大吼。

机舱内的空气瞬间为之冻结。明明大家都很焦急，却没有人出声附和，只有空服员大惊失色地跑过来，向世之介郑重地再三道歉，然后婉言相劝，拜托他回座坐好并系上安全带。

世之介正要坐下，令人感到不快的汗水又倏地喷出。周遭的乘客冷冷地打量着他，就在这一瞬间，原本还存于心中的乐观霎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不祥的预感，世之介直觉自己刚才要求航空公司抛下迟到乘客的行为，似乎会引来死神带走外婆。世之介心头一震，吓得面无血色。

结果，外婆一次都不曾再清醒，而且就在凌晨两点刚过，生命画下了休止符，连天亮也没有挨过。而外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瞬间，世之介偏巧离开病榻，到一楼休息区的自动售货机帮大家买饮料。

被父亲推着走进病房的世之介，眼睁睁地看着连同母亲在内的外婆的四个女儿，围在病榻的四周，像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呼天抢地地喊：“妈妈！妈妈！”

世之介站在后头喊“奶奶”，原以为母亲会注意到他，然后挪个地方

让他看看外婆，然而在这种时刻，母亲已经不是母亲，她不过是外婆的女儿而已，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理会身旁的儿子，只是一味地抚摸外婆瘦弱的手，不停地落泪呜咽："妈妈！妈妈！"

母亲四姐妹围着外婆做最后的话别，世之介则跟着姨丈和其他表兄弟一块儿退到走廊上等待。看到自己的母亲哭倒在外婆的枕边，犹如孩子一般哭到上气不接下气，世之介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候他才体认到，原来自己和外婆的关系浅之又浅，不对，应该说母亲和外婆的关系，远超他所能想象地深。

姨丈他们正在走廊上低声讨论今天晚上几点开始退潮。

那个晚上，世之介一个人在灵堂点香，直到天亮。偶尔从休息室出来的姨丈和姨妈看到他，劝他稍事休息："世之介，你最好去睡一会儿，明天要忙一整天哦。"不过，他并没有离开灵堂一步，他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赶回来，却没能在外婆临终时陪在她身边，现在这样做可以减轻一点罪恶感。

破晓的阳光从走廊的窗子透了进来，世之介正打算稍微闭目养神一下，香又燃尽了。一直到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陆续出现时，姨丈和姨妈也回到了礼厅，接下来就交给他们了。世之介走进休息室，一碰到棉被，马上像昏死般沉沉睡去。

告别式从上午十点开始，世之介大约睡了三个钟头。他被母亲叫醒，换好丧服后，和清志一起担任签到接待。大概是没睡饱的关系，世之介一坐下去就昏昏欲睡，让清志踩了好几次脚提醒。

所有的表兄弟负责为外婆抬棺。世之介没想到外婆的灵柩竟然轻到让他感到泄气，不由得脱口叫了一声："好轻！"站在身边的清志又踩了他一脚。

灵柩抵达火葬场后，姨丈们开始在休息室喝带来的酒。由于火化需要两个小时才会完成，所以，世之介便和清志走到火葬场外。他们默默注视着自火葬场的烟囱不断升起的白色轻烟，清志开口问道："世之介，有一张照片叫作'火场的少年'，你有没有看过？"

"'火场的少年'？"

“嗯。那张照片是原子弹爆炸后，一个随军的美国记者拍下来的。”

根据清志的描述，照片上的少年背着一个熟睡的幼童。少年身体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眼前的熊熊火焰。火焰来自一个大坑，坑里正在火化战争死难者的尸体。据说记者拍完这张照片后，执行火化的人员走向少年，从他背上抱起幼童，一把丢进火坑里，原来幼童早就死了。少年咬着嘴唇，一直盯着燃烧的火焰，因为用力过猛，嘴唇都咬破流血了。

外头传来小货车沿街叫卖蔬菜的声音。外婆的葬礼已经结束了好几天，憔悴的母亲既没跟他说“没事了，你可以回东京了”，也没有给他任何指示，世之介也就继续留在家里。

小货车的叫卖声听得更清楚了，连带着也听到了左邻右舍的大婶们出来买菜的声音。世之介昨晚帮着母亲整理外婆的照片，整理到很晚才去睡觉。他从至今放在饼干盒内、尚未贴到相簿里的照片中，挑出只有外婆的照片，按年代做了一本外婆的照片专辑。伤心欲绝的母亲每拿起一张照片，就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又压抑不住地哭得死去活来。

世之介被电话吵醒已经是中午过后的事。家里大概闹空城吧，一楼的电话响个不停。他爬出被窝，并不是为了接电话，而是为了上厕所。世之介下楼走向厕所，电话铃声刚好断掉，当他经过话机前面时，电话铃声又响起了。虽然尿意急切，他还是先接了电话。

“喂，你好，我是大崎樱……”

“小樱？你怎么打电话来？”

“世之介，你还没回东京？我听说你外婆的事了。”

“所以你特地打来。”

“嗯……辛苦了。”

大崎樱没有问他“很难过吧”，也没有对他说“请节哀”或“很遗憾”之类的话，只是一句“辛苦了”，这三个字却落到了世之介的心坎上。

“我今天早上才听说，所以连告别式都没去。”

“没关系、没关系。”

“我很喜欢你的外婆。”

世之介之前和大崎樱交往的时候，常常带她到市区去找外婆。外婆每次都会请他们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会给他零用钱：“世之介，拿着，带小樱去看电影。”大崎樱似乎和外婆很聊得来，偶尔还会跳过世之介，自己跑去找外婆学织毛线。

“我没有去告别式，可以去给奶奶上香吗？”

“上香？你是说墓前上香吗？骨灰都还没有入塔呢。”

“噢，是吗？”

“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我阿姨那里。”

“阿姨？”

“喔，就是清志的妈妈，我那个表哥，你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乐天派的表哥吗？”

“对对对。我那个乐天派的表哥，现在可是立志要当小说家哦。”

“小说家？”

“他说从现在开始要习惯绝望。”

世之介讲到这里，开始跺脚。他还没去厕所呢。

“对不起，我要去小便了。”

“什么？”

“反正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世之介抓着胯下，直奔厕所。

世之介跟大崎樱约好在附近超市前的公交车站牌见面。他算了算，等待期间总共遇到了六位认识的大婶。

“咦？世之介，你不是在东京吗？”这是对他的近况有些了解的大婶；“哎呀，世之介，你长大了呀，读哪一所高中啊？”也有大婶对他的印象一直停驻在过去的某一点。

第一班公交车走了，没有看到大崎樱，第二班公交车来时，总算等到了大崎樱。市区到这里的公交车，一个小时只有两班，因此，世之介起码等了三十分钟。

“我不是跟你说到了再打电话给你吗？”

“因为清志表哥的家离这里很近，我想先过来比较快。”世之介指着对面的坡道说。

几年前，对面路口处还是个养牛的牛栏，现在已经变成了汉堡店。

“世之介，你要待到什么时候？”

经大崎樱这么一问，世之介才想到重要的“回程日”都还没有决定。

“那么多天没去学校，不要紧吗？”

“不要紧，我已经请好假了，连打工的饭店也都说好了。”

坡道的尽头就是清志的家。世之介来之前，已经先在家里打过电话了，所以，到了以后也就没按门铃，直接走进去。

“姨妈！”

世之介开口叫道，马上从二楼阳台传出响应：“世之介，你来了啊？姨妈正在收衣服，你随便坐一下。”

“清志表哥呢？”

“奶奶的葬礼一结束，他就回东京了。”

“他绝望了吗？”

“哎？你说什么？”

外婆的灵位就设在玄关旁边的房间。房间没有开灯，遗照上的外婆在略显昏暗的房间里盈盈微笑。佛坛用的蒲团大概被姨丈拿来当枕头，

已经折成了一个く字形，世之介用脚踩回原状，把它推到大崎樱的脚边，说了声："请用。"房间里飘散着一股混合了红烧鱼和线香的味道。

大崎樱在灵位前屈膝端坐，然后从包里拿出奠仪，世之介连忙上前阻止："不用、不用，不需要。"

"为什么？"

"为什么……？"

世之介原本想回答："因为我们还是小孩子。"可是，话到嘴边又觉得，以现在的年纪来讲，哪里还有资格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还是小孩子"？大崎樱不理世之介，径自把奠仪放在漆盆里。

"你都会这么做吗？"

世之介问正在点蜡烛的大崎樱。

"你是指奠仪？"

"对呀。"

"很奇怪吗？"

"不，不奇怪。"

世之介到现在还不曾一个人独自去参加过葬礼，应该说除了亲戚以外，他尚未遇到过身边的人死亡。如果是亲戚的告别式，他总是跟父母一起出席，自然不用考虑奠仪之类的事。

大崎樱闭上双眼，在外婆的遗照前双手合十了好久、好久。世之介觉得真的太久了，正准备开口提醒她"够了，可以了"，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脚步声，他的姨妈抱着一大堆洗好的衣物从楼上下来。

"哎呀，抱歉抱歉，世之介说要带朋友来，我一直以为是男生。我马上去泡茶。"

姨妈把手上的衣物通通抛在脚边，急忙转身到厨房去。

"我们这就走了。"大崎樱说道。

世之介也赶紧呼应道："不用了，姨妈，我们真的要走了。"

"是吗？"

"姨妈，为什么男生就不用泡茶，女生就要泡茶？"

世之介偏偏纠结在奇怪的问题上。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两个人朝公交车站的方向，沿坡道往下走时，世之介说道。

"真的吗？那就麻烦你啰。明明以前经常搭公交车来这里，根本不觉得累。现在习惯坐车了。"

"我在电话里问要不要去接你，你一口拒绝……我还以为次郎会送你过来。"

"次郎这个星期不在家，他去参加研讨会合宿了。"

"那家伙已经加入研讨会啦？我们大三才有呢。"

"他念的是理工科啊，这次的课题是要让自己做的机器和人造卫星交换信号。"

"哎？"

除了哎以外，世之介也没有其他话可说。

他带大崎樱回到家里，拿了车钥匙准备出门。家里没有人在，应该不会有人用车，不过，世之介还是留了一张纸条："车子借一下，马上回来。"

他钻进车内，手忙脚乱地检查刹车，调整驾驶座的位置、后视镜和侧视镜等等。大崎樱担心地问道："你在东京也开车吗？"

"从来没开过。虽然想要车，可是停车位很贵，像我们这种乡下地方，也要三万日元才能买到一个大车位，换作东京市中心，可得花上十万日元。"

"这种事情听得多了，你难道不会想自己怎么就没出生在东京呢？如

果在东京有套房子，现在可就是亿万富翁了。”

“这样说是没错，不过，把房子卖了要住哪儿？想再买一套，得花更多钱。”

“说的也是。”

总算一切就绪，世之介把车开出车库。这里的车位不仅不用花钱，而且占地很广，因此车辆非常容易进出。

“你在东京没有租过车载祥子去玩吗？”

“没有没有，祥子可是那种会坐全黑的高级车去租车店的女孩。”

车开上县道后，沿海岸线开往市区。今天是工作日，车子在无人的午后县道上畅行无阻，两旁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虽然只是防波堤和地平线。以前认为百般无聊的景色，现在看来都觉得是奢侈的享受，因为想要在东京兜风，必须先忍受并通过绵延数十公里的堵车车阵，才能一窥这样的景致。不可否认，从打工的摩天饭店鸟瞰东京的夜景，也是美不胜收，不过，对世之介来讲，还是家乡的风景最美。

世之介蓦然想起生在东京、长在东京的仓持，是否见过这样的风景？即便他见过，他会觉得这样的景致是乏味无趣的吗？也不知道哪一种才叫奢侈。

“世之介，你待会儿有什么安排吗？”

“安排？没有、没有，我哪会有什么安排。”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大崎樱突然开口问道：

“如果没有，兜个风可以吗？”

“……好啊，可是……”

“可是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你是不是像这样，常常和次郎一起去兜风？”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也只能兜兜风啊。”

“什么意思？”

“这里又不像东京，有那么多可以约会的地方。”

大崎樱也没说错。县道的地平线和东京的夜景比起来，美则美矣，但没有办法在地平线上玩，东京就不一样了，可以玩到天亮的地方多得很。

沿路几乎都是绿灯，世之介愉快地握着方向盘。这是父亲的车，所以车上不会有自己喜欢的录音带，不过有收音机，只是离市区越远，FM频道的收信质量就越差，能接收到的电波只剩下专播超市促销广告的AM频道。

虽然是大崎樱找世之介去兜风，但一路上她却不怎么开口。

“你想上厕所吗？”

世之介以为对方不说话是因为想上厕所，又不好意思说。

“还好，不想啊。”

“那肚子饿不饿？”

“世之介呢？”

“我中午吃了很多，所以不饿。不过，如果你饿了，我们可以找一家公路餐厅，我还吃得下一客蛋包饭。”

大崎樱并没有回答世之介的问题。世之介看她没有反应，心想大概还不饿吧，于是再次集中精神，专心开车。

“你在东京过得快乐吗？”

“东京？快乐吗？”

世之介歪着头想了一下，他试着回想快乐的生活景象，不过，那景象怎样也浮现不出来。

“……快不快乐，我不知道，不过呢，倒是忙得很。”世之介笑着说。

“那就是快乐啰。”

“是吗？”

“是啊。我在这里都快无聊死了。”

他正想转头去看大崎樱，后方的车却毫无预警地超了上来，世之介也就不敢乱动。

“之前和次郎开车兜风的时候，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次郎开车，我坐在他旁边，我们的孩子坐在后座吵翻天。”

世之介透过后视镜看到大崎樱朝没半个人影的后座望了一眼。

途中，他们经过当地一家非常出名的点心铺，于是停车进去吃了冻米粉。这是一种先把汤圆泡在当地涌出的冷泉中冰凉，然后捞起蘸果糖吃的甜点。世之介小的时候，爸妈曾经带他来吃过，现在自己开着车来吃，旧地重游，着实感触良多。

他们再度上路，走国道南下。从沿着海岸线修筑的国道放眼望去，不论近看、远看，都是海天一色的风景，车子再怎么开，还是躲不过单调的地平线。虽说刚才还觉得，和东京的夜景相比，眺望水平线也饶具趣味，但每一转弯看到的还是单调划一的景色，不免心生厌倦。

“要不要搭渡轮到对面去？”

一块竖在路边、画了渡轮码头的立牌倏地往后退去。大崎樱突然提议搭船渡海。

“……好是好，不过，今天赶得回来吗？”

“嗯，好像不太可能赶回来。”

“如果回不来，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晚上睡觉的地方啊。”

“哦。”

“哦是什么意思？”

大崎樱应该不是真的想到对岸去，只是偶然看到了渡船口的广告牌，随口问问罢了。

“我不想就这样回去……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并不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才这么说，换作真纪，或是我爸爸，我也会这么说。”

“我了解，你不用解释那么多。”

“抱歉、抱歉。”

“没关系。要去吗？要搭渡轮过去吗？”

“哎？你是说真的？”

“不是你说要去的吗？”

“是啊，可是，晚上要住哪里？”

“情人旅馆啊，我都还没去过呢。”

“瞧你说得脸不红、气不喘的。”

车子继续前行，已经看得到远处的渡轮码头了。

“怎么办？去，还是不去？”

“都到这里了，就去好了，可是先说好，我可不要去住什么情人旅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次郎说。”

“不要说就好了啊。”

“世之介，你对我还有意思吗？”

“没有。”

“哎呀，我就是没办法跟你一起去情人旅馆啦，万一我们真的去了，

一起躺在床上睡觉时，我一定会捧腹大笑。”

“捧腹大笑？什么嘛！”

“哎，这里要左转，不是往停车场，是往码头！”

听到大崎樱这么说，世之介连忙打方向盘。

码头的登船处停了几辆车。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告诉他们，前一班船刚开走，下一班船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开。他们只好坐在车上等。

“世之介，你会一直留在东京吗？”

“这种问题，我还没想过。”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想？”

“什么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再想好了，对吧？”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这种问题，不会现在就决定啦。”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决定？”

“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嘛。”

海面上波光粼粼，闪烁着夕阳余晖。

从码头到对面岛的航程很短，只需三十分钟。世之介牵着大崎樱有些冰凉的手走到甲板上。海风扬起阵阵凉意，远处被夕阳染上一抹淡淡嫣红的风景，还有乘风破浪的船只搅起白色浪花的景致，真是百看不厌。

“我们以前交往的时候，如果稍微有点钱，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到处去玩。”

海风把世之介说的话吹得断断续续。

“你说得倒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一有空，你就会把我推倒在床上……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钱才觉得快乐。”

渡轮抵达对岸时，太阳已经没入地平线了。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岛，不过，住家只有稀稀落落的几间。世之介走错路，开到了连盏路灯都没有的山径。偶尔碰到有照明的地方，就是情人旅馆。别说想找一家像样的餐厅了，连普通的小吃店也遍寻不着。

“你不打电话回家，这样好吗？”

车子走在黢黑的山路上，大崎樱问道。

“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车子，你忘了？你一声不响地就把车子开出来了。”

“对哦……哎呀，没关系啦，我留了纸条啊。”

“纸条上写的是‘车子借一下，马上回来’，对吧？”

“啊，是这么写的。别说这个了，今天真的回不去了，你不要紧吧？”

“我刚刚在码头打过电话了，我跟我妈说和你在一起，你猜她说什么？”

“向他问好之类的吧。”

“差不多啦。我妈比较喜欢你，她一直觉得你比次郎开朗。”

“你看，伯母真是有眼光。”

“看什么啊。重要的是我，我觉得次郎比较适合我。”

世之介觉得和大崎樱聊天是一件快乐的事。说得更正确一点，两个人在一起，即使不说话也很快乐。

前女友。世之介只和大崎樱交往过，前女友这个称号当然非大崎樱莫属。不过，这时他才蓦地发觉自己生平第一次拥有“前女友”。

“那里好像有什么。”

世之介朝大崎樱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招牌灯在黑暗中兀自亮着，原来是一家汉堡餐厅。

“得救了，我们到那里吃点东西吧，我都快饿死了。”

世之介一进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汉堡牛肉饼店，马上点了一份超级芝士汉堡牛肉饼，又加上三碗饭。吃到第三碗时，盘底已经没有菜了，他拿起桌上的盐罐，撒在白饭上，照样吃光。

“哇，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超能吃的。”

大崎樱看得目瞪口呆，想起以前跟世之介一起吃饭时，曾经对他说过：“我很怀疑等一会儿是不是连我都会被你吃掉？”虽然她觉得世之介食量大得夸张，但其实她也一吃就吃掉了一份加大汉堡牛肉饼，只是不自觉罢了。

享用完饭后的咖啡和蛋糕、走出餐厅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整座岛都进入了梦乡，四下一片寂静，只有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叫声。

餐厅附近有一间古老的教堂。他们想既然来了，就该去看一看。两人沿着昏暗的阶梯往上走，覆着瓦片的砖造教堂小巧可爱，可惜上了锁无法进入，不过，沐浴在皎洁月光下的彩色玻璃窗，玲珑剔透，十分美丽。由于教堂建在高台上，因此可以俯瞰港口的点点渔火及零星灯光。

他们离开教堂，再度上车。世之介担心起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办？”他心知肚明吃完汉堡牛肉饼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搭头班船回去的这段时间，无事可做。

“你真的不去情人旅馆睡觉？”世之介问道。

“干吗去呢？我们把车停在港口附近的岸边，在车上待到早上就好了。地平线的日出，一定很漂亮。”

“你是说真的？”

世之介不死心地追问，大崎樱则是一副心意已决的模样，他只好把车开到岸边。辽阔无垠的海面布满银色的月光，车子熄火后，收音机也没电了，只剩下海浪拍打海岸的潮声。

“咦，今天是二十三号吗？”

世之介把手伸到后座，想拿靠垫来当枕头时，大崎樱突然问道。

“是啊……哎？”

“你想到啦？明天是你的生日呢。”

这几天每天都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世之介早就忘了今夕何夕。

“没错，明天是我的生日。”

“不会吧，你自己都忘了？”

世之介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刚好走到十二点的位置。

“啊，生日快乐！”

大崎樱瞟了世之介的手表一眼，连忙出声道贺。

“谢谢。”

“十九岁了。”

“嗯。”

世之介心里也明白自己不会永远停留在十八岁。只是，十九岁来得太唐突了，使他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当然，之前也过过十五、十六、十七和十八岁的生日，可是，每次都是跟大家（例如班上的同学）在一起，感觉上是每个人都大了一岁。独独十九岁这一次，为什么会跑到海的另一边，置身于陌生土地的堤岸边迎接呢？世之介竟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变成了十九岁。

“你的生日还没到吗？”

“嗯，我的生日在二月……咦，你怎么了？”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世之介却显得闷闷不乐，大崎樱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

“没什么、没什么。”

世之介凝望眼前的大海。浪头在明月的照耀下仿佛有了生命。

“啊，我想到了。”

大崎樱想起什么似的，把手伸到后座去，不知道要从纸袋里拿什么东西。

“你在干吗？”

“……啊，找到了，找到了。”

大崎樱拿出在码头的店里买的蛋糕卷。

“哎？又要吃？你刚刚吃掉一块超大的芝士蛋糕呢。”

“这是代替生日蛋糕的，虽然没有插蜡烛。”

大崎樱把蛋糕卷放在仪表盘上，问道：“要唱生日快乐歌吗？”世之介干脆地拒绝：“不用，不用！”说也奇怪，明明是一条蛋糕卷，但有人说它是生日蛋糕，它看起来就像生日蛋糕了。

“真教人感叹啊，我们都已经不是高中生了。”

大崎樱盯着蛋糕卷一脸严肃地喃喃说道。

“是吗？”

“跟你一起兜风、一起搭船，我觉得很快乐，可是，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结束了。”

“……明天，我该回东京了。”

世之介口中喃喃自语。猛一回神，心头震了一下，因为他发现刚刚自己说“回”东京，而不是“去”东京。这是他第一次对东京用“回去”这个字眼。

午后的学生餐厅挤满了逃课的学生，还有从午休开始就聊天聊到忘记时间的学生。世之介又没去上他觉得无聊的课，独自留在餐厅里打发时间，等待下一堂课。不过，打发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无聊的事，他当然倍感无聊，却又没有其他可做的事。

很久没有去桑巴舞社了，去看看吧。

世之介带着这个念头离开了学生餐厅。

到了学生会馆，走进活动室一看，里面也是清一色看起来无聊透顶的社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石田。他一看到世之介，马上叫道：“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上个星期啊。”

其他社员纷纷对形同幽灵社员的世之介投以冷淡的目光。世之介一点儿也不介意，仍然朝他们走去。

“主任上个星期还在念叨：‘横道那小子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下星期开始排班，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主任通过电话了。”

“对了，我还忘了问，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这位稀客？难不成你也觉得自己已经变成桑巴舞社唯一的新生，应该负起责任了？你呀要是闲着没事，就去招揽新社员。你有没有对桑巴舞感兴趣的朋友？”

听到石田滔滔不绝的叨念，世之介想到了加藤。夏天的时候，为了吹空调，天天厚着脸皮赖在人家家里，现在天气转凉了，又现实到完全没联络。

“喂，都没半个人有兴趣吗？惨了惨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变成末代社员了。”

世之介能够理解石田的烦恼，可是，对任何事物都是冷眼旁观、敬而远之的加藤，怎么可能对桑巴舞感兴趣？

“……唉，没有可以找的人啦。”

这一瞬间，世之介突然察觉石田刚才的话有哪里不对劲。

“石田学长，你刚刚怎么说我是唯一的新生？”

“唉！”

“阿久津唯和仓持不是吗？”

“你还不知道啊？他们两个不但退社，而且休学了。”

“什么？”

“早就休学了。没错吧？”

石田向背后的社员确认道，大家像是对陈年旧闻已感到索然无味似的点了点头。

世之介为了去找仓持，翘了第四堂课。仓持的家从高田马场换搭地铁，只要坐一站就到了。这一带的地铁车站和世之介住的西武新宿线车站截然不同，一通过检票口，爬上阶梯，马上就是一般的民宅，不像其他路线的车站至少还有超市、商店街和停自行车的地方。感觉就像硬在住宅区的下面挖了个洞，盖了座车站，显得十分突兀。

世之介抬头望着立在人行道上的地图，重新翻开自己的通讯簿。通讯簿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世之介越看越后悔，因为他并没有认真把仓持的住址记到所属的那一页，而是随手记在第一页，字还写得歪七扭八、潦草难辨，怎么看也看不懂。

总算确认了门牌号码，还好仓持家离车站不远，不过，他家附近并没有醒目的路标，而且位于窄窄的巷弄里，得左转、右转好几次才到得了。

“第二个路口右转，然后马上左转，再走三个路口右转，一直走到底。”

世之介离开地图，小声地复诵路径走法，开始向目的地前进。

世之介沿途看到的都是老房子，虽然不是什么豪宅，不过，每一户人家都有藩篱或石墙，围着小小的庭院，还有小小的门。看过去是一排排的纱窗门，但有缘廊的人家也很多。

跟其他房子一样，仓持的家也有低矮的围篱，而且还是山茶树篱，看起来品位独具。

世之介走进关得不太紧的门，站在玄关的拉门前，朝庭院的方向探头叫道：“请问有人在吗？”

很快地，有人打开玄关旁边的小窗应道：“谁呀？”应该是仓持的母亲。

“您好，我是横道，请问一平在吗？”世之介话还没说完，玄关的拉门就被拉开了。

“你是平平的朋友？”

世之介点点头说“是的”，响应仓持母亲的问题。

仓持的母亲是个身材娇小纤瘦的人，有着明显的鱼尾纹，看起来十分温柔。她大概在插花吧，因为手里拿着一朵还在滴水的菊花。

“平平应该在房间里……平平，有朋友来找你了！”

仓持的母亲对着走廊的另一头喊道。虽然走廊有点暗，但仍然可以看到地板擦得光可鉴人。

“要进来吗？”

听到仓持母亲的招呼声，世之介正想踏进玄关时，这次听到了仓持的声音：“世之介？你怎么突然来了？”仓持从黑得发亮的走廊尽头走了出来，可能正在午睡，头发翘得一团乱。他也不把世之介当外人，当着世之介的面就把手伸进内裤里，咯吱咯吱地挠着屁股。

“没什么，就是很久没看到你了。”

世之介原本想直截了当地问：“听说你休学了？”可是，气质高雅的仓持妈妈还微笑地站在一旁，他实在无法单刀直入。

“哎呀，先进来再说吧。”

“打扰了。”

走廊干净得像打了蜡似的，走起来滑不溜丢的。世之介跟在仓持后头，他的母亲交代说：“平平，记得来拿蛋糕给客人吃。”

仓持的房门上贴了一张“谢绝会客”的纸条，世之介用手指弹了一下说：“这样有点蠢呢。”仓持似乎忘了自己贴过这张纸条，只是面无表情地“啊”了一声。

仓持走进一间有太阳夕晒的西式房间，约六张榻榻米大小。与其说这是一间西式房间，不如说是一间采用西式装潢的房间，房子已经很老了，窗框还做了圆拱的造型。

仓持又躺回刚刚一直躺着的床上。世之介拉出书桌的椅子坐了下来，书架上没有一本教科书，只有一字排开的唱片。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世之介想要先声夺人，所以一开口就没好气地问，还踢了床一脚。仓持抱着裹着印花布巾的枕头苦笑着说：“我现在是单身的最后一次归乡。”

“你真的办休学了？”

“办了，办好了。”

“阿久津唯也一起？”

“没错，一起办了。”

“你们两个真的要……？”

“嗯。先登记，然后去找工作和房子。”

“你爸妈怎么说？他们赞成吗？”

“我爸已经不跟我说话了，我妈气急攻心，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幸好还有小唯的妈妈肯帮忙，她们家是单亲家庭，她妈妈问我要不要过去一起住。”

看仓持在床上躺得那么随心所欲的样子，实在看不出来他马上就要被逐出家门了。

“所以，你要搬到阿久津唯家去住？”世之介问道。

“会暂时过去住一阵子。在外面租房子也要钱，反正我得先找到工作才行。”

“我看你一点儿也不着急。”

“谁说我不急？我就是急过头了，早就急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仓持重新抱了枕头说道。

仓持说阿久津唯已经见过他的父母，因为肚子还不明显，所以两位老人家还算平静，不过，之后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在仓持看来，父亲似乎以为只要自己不理不睬，那么这件事终有一天会自行落幕，问题也会随之消失不见。至于母亲，她似乎也幻想着只要像往常一般插插花，儿子的朋友来访时，像招待世之介一样准备蛋糕，那么这场风暴自然就会过去。

“你爸妈是这种态度，那你自己呢？”

世之介插嘴问道，不想再继续听仓持对父母的抱怨。

“我自己？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找工作，养她和孩子啊。”

仓持虽然抱着枕头，但是他的语气相当坚定。这一瞬间，世之介突然迷惘起来，因为他赫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所为何来。

他在学生会馆听石田说他们两人退学了，内心一阵慌乱地匆匆赶来，但抵达仓持家前，他完全没有思考过自己到底怀抱何种心情而来。是为了阻止两人退学？或者是觉得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跑到了自己前面，唯独自己被丢在原地，所以才焦急不安？仓持说他计划下星期就搬到阿久津唯家去。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世之介问道。

“借我钱啊。”仓持不假思索地回答，玩笑中又带了一半认真。

“我打工也存了一点钱，不是很多，但借你没问题。”

“真的？世之介，只有你，只有你站在我这一边，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这后一句应该全是玩笑话。

最终，世之介还是不知道自己去仓持家的目的，吃完仓持母亲做的蛋糕后，就告辞离开了。他原本打算直接回家，可心里老觉得不痛快。他决定到新宿看场电影再回家，借此转换心情。

世之介出了新宿车站，在通往歌舞伎町的地下街吃了一碗猪排饭和荞麦凉面。他用餐的店虽然是卖面条、快餐的小吃店，但装潢得颇具时尚感，店里以黑色和白色做基调，其中一面墙还做了一整面的镜子。店里设计了一长排吧台式的座位，那些恐怕是入夜后才出勤的客人，每个人都自动空一个座位坐着，然后各自对着镜子默默吸着面条，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五一十地映在眼前的镜子里。从入口看过去，仿佛所有的客人都在跟另一个自己一起吸面条。

世之介吃完了猪排饭和荞麦凉面套餐后，独自走向歌舞伎町的电影街。他在路上绕进书店找了本《Pia》杂志翻了一下，可是，从头翻到尾都找不到有趣的电影。

看样子只能看忠犬八公的故事了。

他想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还是先到电影街吧。世之介再度迈开步伐，忽然看见公共厕所的前面站了一位像是从乡下上京的大娘。那位妇人并没有把在田里干活的作业服穿在身上，但她那一头吹得极不自然的发型，加上手上的包袱巾，明显与这充斥着流行色彩的地下街格格不入。

世之介不由得边走边看着妇人，此时从厕所传来高跟鞋嗒嗒嗒地踩着地板的声音，有位女子从厕所里走出来。她的侧脸被长发遮住，所以看不太清楚长相，不过，世之介却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千春小姐？

走在世之介后面的大叔没想到他会突然停下来，就这样撞了过来。“啊，对不起！”那位小姐听到世之介的声音，好奇地回过头来，果然是片濑千春。千春也看到了世之介，同时惊讶地“哎？”了一声。

“你、你好！我是横道，横道世之介。”

他飞也似地跑向千春。“哎呀，好久不见，上一次还是在千叶的游艇派对上碰到的，对吧？”千春微笑地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

听千春这么一问，世之介语无伦次地答道：“不是，忠犬八公……”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像乡下村妇的大娘忽然走到千春身边。

“这是我妈，到东京来玩。”

千春发觉世之介正在看妇人，不太情愿地向世之介介绍道。

“您好，初次见面，请多指教。”世之介向千春的母亲鞠了一个躬。

“你是千春的朋友？”

她的妈妈一问完，千春不耐烦地接口回答：“学弟，学弟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千春和站在她身旁的妇人都不像母女。此刻站在地下街的千春妈妈，就好像伫立在田地里的千春，只给人突兀和不协调的感觉。

可能是世之介的目光太赤裸裸了，千春连忙转移他的注意力说：“待会儿有空吗？”

“有空？有有有！”

“我现在送我妈去车站，待会儿一起吃饭。”

“真的吗？好啊。”

世之介明明刚吃完猪排饭和荞麦面不久，却答应得毫不迟疑。

“你先到那家咖啡厅等我，我送一下我妈，很快回来。”

“好！”

千春说到这里，用手推了推母亲的背部。

“千春承蒙你照顾，谢谢，谢谢。”

千春的母亲冷不防地低下头去行了一个大礼，世之介急得澄清道：“没有照顾，没有照顾，我们没那么熟。”千春的母亲露出了怅然若失的表情，千春又推着她的背催促说：“好啦，快走。”

“临走前能碰到你在东京的朋友，妈妈很高兴。”

千春的母亲话还没说完，就被千春拉着往前走。

“你在那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没问题。”

“我回去了，再见！”

千春的母亲又向世之介行了一个礼，世之介也深深地低下头去回礼。千春和母亲一起通过人来人往的地下街，千春拨着头发往前走，她母亲的步伐显得凌乱不稳，好几次都差点被出站的人迎面撞上。每一次她拉住母亲时，脸上便流露出关心的温柔表情，和方才与世之介讲话时的表情迥然不同。

世之介目送她们离去，直到她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他走进千春指定的咖啡厅，很不凑巧，已经客满，而且还有三个人在等位。世之介放弃排队，决定到店门口去等千春。


十一月
学园祭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窗外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仿佛为了触碰到教室的窗子而生长的银杏，叶片已悄悄染上颜色，似乎风一来，就要满地飘散。教授知道快要下课了，课也就越讲越快。坐在窗边的世之介正在听教授上课，一颗脑袋还随着落叶飘飘飞坠的节奏摇来晃去，一副幸福洋溢的样子。

“喂，你的头不要一直摇，我看不到黑板啦。”

坐在世之介后面的同学突然用圆珠笔戳他的背。世之介猛回头，戳他背的男生顿时提高警戒，准备听他回骂，岂知世之介一边摇头，一边笑嘻嘻地说“对不起”，仍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你、你怎么了？好可怕……”

听到同学这么说，世之介也无所谓，继续有节奏地摇头，然后转过身去坐回原来的姿势。任谁看了都觉得世之介举止怪异，有些瘆人。下课铃声响起，铃声一结束，教授立即合上课本，学生也三三两两起身离座。

“松井，这个星期六的校际联谊到底怎样？”

戳世之介后背的男生向邻座的男生问道。

“我们要跟哪一校联谊？”

“大妻女子大学。”

“我要去！我要去！大妻离我们学校这么近，我们最适合和大妻的女生交往了。”

世之介听到他们的对话，回过头来说：“不好意思，我这个星期六已经有约了。”

“咦？”

“你谁啊你？”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瞪着世之介问道。

“我就是这个星期六要和千春小姐约会的横道世之介。”

世之介径自抛下两个听得目瞪口呆的人，扬长而去。他的头又开始像飘飘飞落的银杏叶那样摇摆，韵律感十足。

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出教室，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站住，世之介！”只见石田肩上披着一件看起来硬邦邦的白色毛衣，寒着一张脸走过来。

“石田学长，你好！”

“好你个头！昨天已经开始排练了，你知道吗？”

“排练？排练什么？”

“当然是桑巴舞啊，难道我跟你还有其他需要排练的东西吗？”

“哦，排练桑巴舞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学园祭的时候我们要表演桑巴舞，顺便招收新成员。”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今天晚上记得到学生会馆的活动室来。”

“哎？！在那种地方跳桑巴舞？”

世之介跟在石田的后面走下台阶。

“石田学长。”

“什么事？”

“你披着这件毛衣，看起来好像背了一头羊。”

“你到底懂不懂啊？这是现在最流行的造型呢。”

“是吗？”

明明是一件这么臃肿的衣服，但自诩为潮男的石田说这是流行，那就一定是流行。

“这件毛衣多少钱？”世之介问道。

“你要买吗？”

“看价钱啰。”

“别闹了你，我才不要跟你穿一样的衣服，多丢脸啊。”

石田一口气咻地跳下最后几个台阶。

“那我跟你借，一天一千日元。”

世之介也想学石田三级跳。然而，不知道是不是运动不足的缘故，落下着地时，膝盖剧烈颤抖，差点跪在地上。

“你要穿去哪里？会流汗的地方不行。”

被石田这么一问，世之介歪着头喃喃自语：“流汗？”先是一脸苦恼，没多久就笑逐颜开地连呼，“流汗……”

“你干吗？笑得那么恶心。我才不要借你衣服。”

石田快步走到户外，世之介追了上去。日照移进校园，落了一地秋天的光影。他们两人从外面走进学生会馆，立刻感到些许昏暗。就在入口处最显眼的地方，桑巴舞社的社员正围成一圈练着舞。

副社长清寺由纪江一看到他们，马上跑过来叫道：“喂，石田，你排的这是什么练习进度？这样根本赶不上正式演出。”清寺手上拿着应该是计划表的纸张伸到石田眼前，同时注意到了站在石田身后的世之介，于是脸上的表情越发难看，“哎呀，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清寺学姐，你换眼镜了啊？”

世之介试着缓和气氛，却得到对方冷冷的响应：“已经换了半年了。”

“世之介君，你越来越吊儿郎当了，想跟石田越来越像，是吗？”

听到清寺这么说，石田赶紧撇清道：“别闹了，好不好？”

“你们要怎么样，我没意见。反正，这个排练计划不行。”

石田心不甘情不愿地接过清寺丢给他的纸张，嘴里嘟囔着抱怨：“又不是要登台表演！”

“没有舞台吗？那要在哪里跳啊？”世之介问道。

“校园啊，就只是在校园里走一圈嘛。”

石田回答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走一圈？！”

世之介明明用高八度的声音惊呼表达内心的动摇，却没有半个人理他。石田和清寺两个人开始讨论进度，他左顾右盼想找个人做伴，可是，其他社员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世之介不得已，只好离开桑巴舞社的排练点，看到靠窗的桌子边围了一群貌似苦闷的男生，便靠了过去，碰巧里面有一个男生和他一起上体育课，于是开口问道：“这里是什么社？”那名男生答道：“电研，电影研究社。”

“啊，我当时进了这个社团就好啦，充满了文化气息。”

“你喜欢电影吗？最近看过什么电影？”

“本来想去看《忠犬八公的故事》。”

“那条小狗的故事？那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

“《壮志凌云》。”

聊到这里，电研社的社员们全部将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

算了，算了。

世之介在心里嘀咕着。找了一张晒得到太阳的沙发，一屁股坐了下来。

世之介回想起上个星期，他站在因满座而无法进入的咖啡厅前面等千春回来。千春送她的母亲去乘车，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千春的人。店里陆陆续续有客人离开，原本在入口处

排队的客人也一组一组依序进去。

世之介不由得懊恼起来，懊恼自己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老老实实跟着大家一起排队，虽然排队的客人进去了好几组，但在等待期间又来了好几组，如果现在去排队，还是排在最后面，而前面有五六组人马在等。

千春回来的时候，到底是要让她看到跟着大家一起排队的自己，还是让她看到在店门口等待的自己？世之介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哪一个自己看起来比较英明睿智。世之介想了想，最后决定不排队，选择等在店门外。

过了整整半小时，就在他怀疑自己与千春的咖啡之约是一场幻觉时，千春终于回来了。

不慌不忙从地下道走过来的千春，劈头就问："你还没排到座？难得有机会一起喝咖啡，好可惜。"

千春说得好像已经放弃了喝咖啡似的，世之介赶紧说道："要喝咖啡，还有其他店可以去！"

"嗯，其他店……"

迫于世之介的气势，千春后退了一步。

"我对新宿不那么熟，世之介君呢？"

"我？我也不熟……"

"那你平常都去哪一带？"

"哪一带哦……"

此时，世之介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在校园里踢罐子的自己。千春等不到答案，只好往前走，世之介见状，急忙追了上去。

"走这个台阶出去，有一家王子饭店，你知道吧？它连着西武线的车站，我们去那里的酒吧，可以吗？"

"有有有，有一家饭店，连着西武线车站！"

“你为什么要重复一遍？”

世之介跟在不知所以然的千春后头，绷着一张脸，十分认真地回答：“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饭店酒吧的空位很多。他们被带到靠墙的L形沙发座位，墙上挂了一幅很大的画作。世之介显得局促不安，一坐下就东张西望。千春向点餐的服务生点了洋甘菊茶，世之介开口要了一杯“金汤力”，满以为那是鸡尾酒之类的饮料。

服务生面无表情，不过，千春却夸张地惊呼：“大白天的，你就喝这种酒？”

世之介骑虎难下，只好说：“没错，喝了能放松心情。”事情被他越弄越糟。

“我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喝完茶以后，有事得先走一步。不好意思，明明是我找你来的……我猜，跟你喝酒，一定会很快乐。”

“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向都是自己一个人喝酒。”

“是吗？那找个时间一起喝吧。”

“真的吗？！”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点也没错。世之介摆出紧咬不放的态势问道，千春慑于这股威势，不由得连连点头。

“什么时候？哪一天？”世之介再问。

“哪一天……？现在就要决定吗？”

“好，那什么时候决定？”

“现、现在决定也可以。”

“那就这个星期六。”

“这个星期六……可以是可以……”

“那就星期六见。”

“星、星期六，哦？”

世之介为了逼出这个结果，只觉得自己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顿时感到全身瘫软。刚刚在咖啡厅前面等千春的时候，满脑子都在想待会儿见到千春要做些什么。虽然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现在已经订下了周末的约会，油然生起达阵成功的成就感。

“对了，你最近跟祥子还好吧？”

世之介端起服务生送过来的金汤力，正一小口一小口啜饮时，千春问起了祥子。

“最近？很久没见面了。”

“是吗？”

“千春小姐跟祥子的哥哥……？”

“胜彦先生吗？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千春点了一根烟。

“我到底想要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毕竟我们是那样认识的，我对你说谎也没什么用，所以就告诉你吧……”

千春凝望着吐出的烟雾，世之介凝望着她。说到这里，千春沉默了。

在灯光的照射下，酒吧里到处弥漫着香烟的紫色烟气。离他们不远处坐着一位世之介在电视上见过好几次的某大学教授，正被几个看似学生的年轻女孩团团包围，教授仿佛身在龙宫似的乐得咧嘴而笑。

“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地方。家乡虽然不是很落后的穷乡僻壤，不过，全镇只有一栋五层楼建筑物，就是车站前面的保龄球馆。我就在那种地方待到高中毕业……”

“你一定是风靡全校的万人迷，对不对？”

世之介忍不住插嘴。他看着眼前一边搔弄着飘逸长发，一边落寞地抽着烟的千春，想象几年前她扎着两条辫子，骑自行车上学的样子，想

着想着，问题就脱口而出。

“是不是万人迷，我不知道……可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只要一入学，高年级的男生就会跑来看我。”

这些话如果出自别的女生口中，一定是教人听不下去的自我吹嘘，不过说也奇怪，从千春口中道出时，却教人感觉到她是真的为此困扰。

“……不过，我总觉得不对劲。该怎么说呢？我可以在小镇里头找一个喜欢的人，然后结婚生子，过幸福的日子……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从小好强、好胜，我并不是想要什么，而是想丢掉一些东西。”

讲到这里，千春又静默了，而世之介也没有勇气打破这个沉默。千春在烟灰缸里摁熄烟头，抬起纤细的手腕看了一眼手表。

“我先走一步，星期六再见。”

已经约好了，当然还会再见面。然而此刻，世之介把所有的气力都拿来品尝幸福的滋味，以至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千春伸手去取账单，世之介连忙制止说：“我付就好。”千春拒绝道：“有什么关系？是我约你的啊。”

“可是……”

“下次让你请。”

千春拿着账单匆匆忙忙离开酒吧。世之介独自一人静坐冥想，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方程式：下次让你请＝完美的餐厅＋酒吧＝马上去买《Popeye》[16]。

一眨眼到了周末。若说世之介这一个星期都是为了星期六的约会而度日，一点也不为过。

星期六早上八点多，世之介打完工回到家里。他觉得为了晚上的约会，应该立刻钻进被窝睡饱一点，不过回头一想，还是再确认一次行程，才能睡得安心。他快速把《Popeye》和《BRUTUS》[17]翻到贴有浮签的那一页。

他订了一家看得见东京塔的意大利餐厅，虽然靠窗的座位全部被订

光了，不过，订位的人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一定会替他安排只要伸个头就可以看到亮灯的东京塔塔尖的座位。另外，写着葡萄酒名称的纸条已确定放进皮夹里，因为酒名很长，他打算在去六本木的电车上背熟。

他们定于晚上七点在六本木Almond甜点店前见面。世之介打电话告诉千春见面的地点时，千春扑哧笑出声来，但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哪里是比较显著的地标，也只能这样了。

世之介计划用完餐后，往六本木里面的巷子走，去一家洞窟造型的酒吧。当然，世之介还没想到喝完酒之后的节目。总之，之后就顺其自然吧，万一操之过急，可是会让好不容易才从天上掉下来的幸运之神溜走的。但就算是顺其自然，只知道Almond甜点店、Wave唱片行也太不像话，因此，他也买了一份东京都宾馆地图，而且已经调查过了，待会儿要去的酒吧附近就有两三家情人旅馆。

幸福满溢的一星期。世之介觉得自己对千春的爱情，终于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

世之介提早了一个小时抵达约定的地点，为了打发时间，他走进Wave试听英国摇滚歌手斯汀的新歌，当然，这其中也含有镇定紧张情绪的目的。顺便一提，到Wave听歌一开始就在计划里。

世之介在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时回到Almond甜点店。当然，这也在计划内。周末将近晚上七点时分，Almond甜点店的门前站满了等待的人，一旦等到相约的人，便很快离开消失在六本木的夜色里。每走掉一对，世之介心里就窃笑一次，因为每个来到的女性，都不及千春的万分之一。不知道为什么，世之介甚至觉得连通过十字路口的法拉利和保时捷，看起来都平凡无奇。

头顶上的时钟终于走到了七点，世之介整理了一下服装仪容。

七点零五分、七点十分。

因为有上一次在新宿地下街等待的经验，所以，世之介还能够从容以对，想象着千春等一会儿就会不急不缓地走过来跟他说："抱歉，我迟到了。"

七点二十分。世之介一直在脑海里勾勒的千春款款走来的影像，已

经有点模糊不清了，他也开始怀疑六本木是不是还有第二家Almond甜点店。

时间无情地流逝，来到了七点三十分。

跟世之介差不多时间到的人，全部走光了。当然，世之介并不记得所有人的脸，只是有好几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性，世之介原本等着看他们见到千春出现时的表情，结果，一个个等到约会对象也都离开了。

他想打电话联络一下，可附近的电话亭没有一个是空的，甚至还有大排长龙的。

世之介大可以过马路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找电话亭，可是，他又担心万一这期间千春来了会找不到他，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就在他不敢离开、站着枯等的时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也开始担心餐厅的座位不保。要是千春再慢一点才到，说不定连只能看见东京塔塔尖的座位都没了。斑马线的通行绿灯开始闪烁，世之介无意间瞥见马路对面的电话亭空了，当下采取行动，用手拨开人群冲了过去。他怕千春这时候出现，还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甜点店。

说时迟那时快，世之介一个箭步冲进电话亭，刚好比另一个手上拿着电话卡的男人快一步。他翻开通讯簿，迅速按了电话号码。虽然他认为千春正在赶来的途中，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语音留言，但当“嘟——嘟——”的接通声响起后，电话的另一头居然传来千春的声音：“喂，喂！”

“喂，喂？我是横道。”

“啊，世之介吗？太好了，我打电话去你家，没人接，我想你可能已经出门了……”

咕哝！世之介忍不住吞了吞口水，眼前只看得到塔尖的东京塔，越看越黯淡无光。

“我好像感冒了，今天没办法去了，对不起啊，真的很对不起。”

感冒了就无可奈何，而且电话里头清清楚楚地传出咳嗽声，只不过听起来很假罢了。

“没关系啦没关系，请你不要勉强……”

世之介竭尽全力掩饰，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他挂上话筒，怅然若失地走出电话亭，恍惚地挪动自己的脚步。不管是《Popeye》还是《BRUTUS》，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碰到约会对象不来时，该如何是好。

.

在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正准备搭电梯上楼时，背后传来导播前原的呼声：“千千！”前原挺着鲔鱼肚跑了过来，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不过看样子他刚吃完午餐。

“最近真是愈来愈像大腹翁了。”前原自嘲似的摸了摸肚子说道。

“你穿Polo衫不就更明显？还有，已经十一月了，穿成这样不冷吗？”我一边说一边走进电梯。

“录音室里面暖气很强，热得要命。”

电梯无声地载着两个人一直往上。置身于六本木新城这栋巨大建筑里，常让人搞不清楚一楼在哪儿。有时候以为自己在地下楼层，可是往前走几步却有照得到太阳的门廊。既然如此，那往上就应该是二楼，谁知上去以后，看到的竟是正面玄关。在六本木新城里面的广播电台上班已经五年了，到现在还是经常弄错，不知道要到哪一个门去接来宾。

“咦，那个雷曼兄弟的广告牌还不拆掉？”

电梯停在应该是一楼的时候，前原指着入口的外面说道。自从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以后，有一阵子电视新闻天天出现这块写着公司名的广告牌，还有人站在广告牌前拍照留念。

每个星期日下午，我都会在这个频道主持十五分钟的音乐节目，今年已迈入第五年。十五分钟的节目，基本上有十分钟是在接听听众热线，剩下的时间则是选播配合咨询内容的歌曲，偶尔需要插播重大新

闻。当初因缘际会替一位请产假的知名广播主持人代班，或许是好胜心驱策，我展现出明快流畅的主持风格，回答听众的问题一再引起共鸣，因而大受欢迎。最后，电台决定为我另开一个新节目。“拥抱欲望，但不肤浅！”这句自己喊出来的口号，不但佳评如潮，也带来更多的人气，尤其深受年轻女性听众倾心。

电梯直达设有录音室的楼层，一走进接待处，就能看到窗外的东京塔，距离近得仿佛触手可及。东京塔的灯光变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记得高中毕业刚来东京的时候，东京塔只是用橘色的小灯泡拼出一个塔形而已，而现在打上璀璨灯光的铁塔好像浮在半空中一样。

拿着咖啡一走进音控室，助理导播冈本马上递过来一个简单的脚本。其实，节目都做了五年了，所谓的脚本，不过就是歌曲播完之后电话导购的广告词罢了。这个月主推的商品是洗面奶。

“我也是用这一支呢。”我对还在长青春痘的冈本说道。对方坦率地赞美道：“片濑小姐，你皮肤超漂亮的。”

“小冈，你会出人头地哦！”

“真的吗？”

“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

“这一套？”

“称赞女人的方式啊。”

“你又拿我寻开心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的皮肤真的很漂亮嘛。”

我拿着剧本敲了敲冈本的头，转身走进录音室。从三十三楼的窗户向外望去，东京街景尽收眼底。

前原导播一进音控室，节目就要开始。我们已经是合作了五年的伙伴，默契好到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还曾差点和他发展成密切交往，那时候我刚从伦敦的艺术学校短期游学回国，前原只是个小小的助理导播，已是有妇之夫。

“千千，可以了吗？”

耳机里传来前原的声音，我轻轻点头，耳边马上响起节目的片头曲。窗外，火红的夕阳正一点一点地沉入摩天楼群的狭缝里。

“各位听众好，我是片濑千春。星期天的下午，各位朋友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录音室就在六本木新城里面，前一阵子才把全球金融搞得天翻地覆的雷曼兄弟之前也进驻于这栋建筑物。刚刚我在入口处买咖啡，还看到来这里玩的游客，兴奋地和雷曼兄弟公司的广告牌合影留念呢。”

讲到这里，我抬头看了一下音控室，前原正在苦笑。

大约一分钟的开场白结束后，紧接着就是热线电话时间。因为是现场直播，又是第一次和打进电话的听众交谈，在听到对方的第一句话之前都神经紧绷。

“接下来是听众热线时间。各位朋友有什么烦恼呢？说出来让我跟你们一起想想办法。现在就来接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喂？”

一个听起来还很稚气的男生声音，透过耳机传进耳中。

“可以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裕太。”

“裕太先生，你好！请问你的年龄和职业？”

“我还是学生，今年十九岁。”

“十九岁的学生……嗯，光听这个头衔，就让人觉得烦恼只会多不会少。”

“是吗？”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不要介意哦。请问是什么样的烦恼让你打电话进来呢？”

“我很喜欢一个人。”

“我想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是吗？”

“抱歉、抱歉……请继续！”

“她的年纪比我大，每次跟她在一起，就觉得好快乐；只要见不到面，就觉得心慌不安，我知道一个男生这样说实在很丢脸……虽然我想跟她一起到处去走去看，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顺利走下去？”

“她拒绝你，不肯跟你一起出去吗？”

“不是她不愿意，而是跟她在一起我很快乐，那她呢？她到底开不开心？我很烦恼这个问题。”

“你没有自信吗？”

“自信吗？举个例子来说，我和她在一起，不管做什么，都觉得很新鲜，但她肯定以前就已经跟谁一起做过相同的事。当然，她没有这样对我说过，不过，她表现出来的样子会给我这种感觉。”

“裕太君，先听我讲一句话好吗？”

“请说。”

“假设裕太君第一次品尝的食物，她早就吃过了，但我认为对她来讲仍然是第一次，因为她跟裕太君你一起品尝是第一次，不是吗？”

面对麦克风一边回应，一边不经意地望向窗外，玻璃帷幕上映出自己戴着耳机的脸，正好和东京塔重叠在一起。

节目进行到一半，助理导播冈本拿着一张新闻稿，表示有新闻快报需要插播。广告结束后，我开始念新闻稿：“代代木车站傍晚五点十三分左右发生人身意外，一度造成电车系统停摆。受到这起事故影响，目前山手线内环线仍暂时停驶，外环线的发车时间则大幅延迟。这起事故正好发生在下班高峰时间，请各位听众注意本台的后续报道。”

见前原打了一个手势，我接着介绍起斯汀一首令人怀念的老歌。

“辛苦了！”

离开录音室一走进音控室，前原和冈本不约而同面露忧色地看着

我。“千千，你怎么了？”前原问道。“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反问道。“因为你接完热线电话后，声音突然沉了下来，变得有气无力。”

“是吗？抱歉，我待会儿约了人见面，先走了。”

穿过他们两人中间走出音控室。在他们面前，还能够强自镇定，装作平静无事的样子，但实际上，我内心深处早已掀起阵阵涟漪。刚刚那个大学生在电话里提到自己的姐弟恋，我始终觉得这个情节似曾相识，可是，却怎么也勾勒不出一个具体的所以然来。

那个大学生的声音好像在哪里听到过，难道之前也接过类似的热线电话吗？

和新晋画家海野约好在饭仓十字路口附近的日本菜餐馆见面，六本木新城离那儿不远，所以，可以好整以暇地散步前往。第一次看到海野的画是在某美术大学校友会所举办的作品联展上。海野的画不是摆在主展场，而是挂在最里面的小房间。邀请我来参观的人是之前便一直很照顾我的镰田。镰田是一家老字号画廊的老板，诚如他所言，挂在主展场展示的画作，不论哪一幅都具有超完美的技巧，不过，也同时让人感受到创作已濒临界限的遗憾。镰田碰到朋友聊了起来，我一个人走向会场最里面的房间，海野的画孤零零地挂在白色墙壁上，绝不是惊为天人、教人叹为观止的那一种，却有一股气势直逼而来，令人不敢忽视作画者那颗想要超越极限、追求突破的野心。我对稍后进来的镰田使了个眼色，微笑说道：“不虚此行。”

回首年轻的时候，自己漫无目的地把精力都放在结交朋友与来往应酬上，过着以收集名片为乐的生活，举凡大企业的第二代、名医、大律师、艺人等等的名片，我都有。拜此之赐，除了累积了不少人脉，如今那段日子只剩下厌恶和恶心。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竟会乐此不疲，甚至被别人当成妓女看待。就简单地把一切都归咎给时势使然吧，再说当时一起饮酒作乐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人找到了合适的归宿，现在正过着所谓“幸福”的婚姻生活。

不可否认，当时的确为自己能够攀龙附凤感到兴奋不已。除了兴奋，也找不出其他的形容词。就在兴奋过头，开始意兴阑珊的时候，我遇见了本间礼。本间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钱也没有生活能力的男人，他只会画画。

我交游广阔，拥有坚强的人脉，想找人买下本间的画并不困难。当然，我也相信他确实有潜质。不过，越是才华洋溢的人，就越没有生意头脑。

我动用所有的关系，把本间介绍给各种不同的人。当时日本经济正走下坡，他那似祭典落幕后般的一系列风景画，获得佳评。

本间于是拜托我做他的经纪人，我便也舍我其谁地承担了下来。我既不懂画，也不懂美术，对艺术又没半点素养，可是凭着一股要让本间礼成为重量级画家的冲劲，开始踏上艺术经纪人这条路。年轻时常常一起喝酒的酒伴镰田，原本就开了一家画廊，在他的支援下，我自个儿在代代木开了一间小小的画廊。每天都有想要成为第二个本间礼的创作者带着画前来。以前用来交际应酬的时间，自此以后，通通拿来学习美术。虽年近三十，仍然拼命读书，不但考取了大学的美术系夜间部，还兼做本间的经纪人，最后连学艺员[18]的资格也拿到了。老朋友前原认为我的经历与众不同，便邀请我在广播节目里开一个单元，专门介绍东京都内举办的各项展览会。

没有人知道人生这条路究竟会在哪里转弯。正因为对这句话有着深切的体认，所以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节目，扮演称职的人生顾问。纵使自己无法提供所谓的正确答案—如果人生本就无解—那么我也能满怀自信地提出建议。

走进和海野约定的餐馆，一眼便看见海野坐在吧台的座位喝啤酒。从一幅作品也没卖出去的事实来看海野的生活，他在店里应该不会感到轻松自在才对，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天生大胆的关系，他在开店已经四十年的老板面前毫不羞怯，两人一直谈笑风生。

“抱歉，等了很久吗？”

“我想每次出门都会迷路，所以就提早出门，没想到今天竟然没有走丢，真稀奇啊。”

海野笑着说，嘴唇上还沾着啤酒的泡沫。

我在海野的邻座坐了下来，并且向老板使了个眼色。老板笑吟吟地说：“这孩子了不起，赞！一定能成为大画家！”态度半是认真半开玩笑。

“这话听起来怎么带刺啊？”

海野非常夸张地响应老板说的话，似乎连人带椅子都要一起向后倒去。

“喂，你喝醉了吗？”

“我没醉，我才喝了两公分啤酒而已。”

我向老板点了生啤，然后取出一根烟点燃。

“片濑小姐，看你抽烟的样子，好像很美味、很享受。”

“是真的很享受啊。”

老板拿来了啤酒，放在白木吧台上，说道：“大概只剩下我这个店还可以让客人在吧台抽烟，你们要是不好好珍惜的话……”

“我今天去做节目，电台全面禁烟，也不能在六本木路上边走边抽。所以，现在一次就想抽个两三根。”

老板把色香味俱全的鳕鱼炖芋头盛到小碟里，我和海野当着老板的面干杯，我提醒海野说：“其实现在干杯还早了点。”海野马上反驳道：“我是越干杯越有灵感，喝了才画得出好作品。”

“那你到底画得怎么样了？开舞会、开派对都没关系，可是，要是没有上得了台面的作品，就什么都甭谈了。”

“没问题，这次画的肯定没问题。”

“完成了？！”

我惊讶得猛地将脸凑过去，海野则是自信满满地点头。

“太好了，我刚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发邀请函呢。”

“你不相信我？！”

“这下子我们真的要干杯了。”

“没错，干杯吧！”

“老板，不要啤酒了，有没有香槟？”

我打从心底想要早日看到海野的画。一个青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作品，自己可以比任何人都早一步看到，这项工作可说是奢侈之至。自年轻时起就一直追求奢侈的东西，如果最后得到的是此等奢侈，这一生也就有意义了。

享用完老板的拿手料理和辛辣的日本酒后，带着飘飘然的微醺感离开餐馆。刚刚在用餐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海野的画，所以一走出店门，随即拦下出租车。

为了让海野专心作画，以公司的名义在清澄白河的仓库街为他租了一间画室，最近一个月，海野都在这里闭关作画。

“你真的要现在过去？白天有太阳还好，现在太阳下山了，画室很冷啊。”

海野一坐进出租车，就嘟嘟囔囔地说道。

“你现在是对所属的画廊不满？因为公司没有帮工作室装暖气？”

“啊，对哦，我现在也是和画廊正式签约的画家，所以我可以像本间礼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本间才不会这样。”

“那他为什么现在人在冰岛？”

“他是花自己的钱去的。”

“什么？原来是自费啊。”

本间礼原本就是擅长表现“不可思议的白色”的艺术家。据他本人表示，自己还有十种白色尚未了解，为了把这十种白色通通找出来，他决定周游列国，第一个造访的国家就是冰岛。

“还有，本间已经不是专属于我画廊的画家了，他还跟很多国家的画廊签了约。从现在起，我不靠你赚钱不行啊。”

“啊？你怎么可以跟艺术家讲这种话？”

“你说的又是什么话？只要为了赚钱，管他是艺术家、艺人，还是什么人，我都可以做他的经纪人。”

海野一脸无奈地看着车窗外头。一片静默当中，只有收音机不停地播送。

“……稍早为您报道的代代木站意外事故，有了进一步的消息。山手线内环侧代代木站今天下午五时发生一起人身意外，一名女子不慎自站台跌落轨道，当时刚好在附近的两名男子，奋不顾身跳下去想把人拉上来，却被刹车不及的进站列车直接撞上，造成三人当场死亡的惨剧。落轨女子的身份尚待确认，两名见义勇为的男性死者分别是二十六岁的韩国留学生朴顺炯，和四十岁的日本摄影师横道世之介。”

“片濑小姐，已经到了。”

“啊？”

飘远的思绪被海野的叫声拉回现实。出租车已经停在租来当画室使用的仓库前面，我急忙付钱下车。画室位于老旧仓库的三楼，我们搭着老旧的电梯上到三楼。

“片濑小姐，你怎么了？”

“哎？”

“我觉得你的样子有点怪怪的。”

“是吗？……我好像想到了什么事，却又什么也想不起来。”

“没办法，年纪大了嘛。”

“没礼貌！”

我们走出电梯，海野用力推开厚重的门，“啪”地打开灯，原本漆黑的屋子瞬间大放光明。海野的最新作品就摆在被照得亮晃晃的画室中央。那是一张两米多长的超大幅画作，却只在正中间画了一个快要消失的人影。

我在画前呆立良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海野终于沉不住气问道：“你觉得怎么样？”语气里尽是担忧与不安。

眼前的作品让人无可挑剔。在凝眸注视的当下，只觉得自己几乎要被画面中即将消失的人影拉进画里。

“我想去抓住那个人的手。”

“是吗？……只要抓住他的手，他就不会消失了吧。”

“你画的你最清楚啊。”

“作画的人是当局者迷。”

海野的声音在偌大的室内回荡。

这一瞬间，我感到躬逢其盛，因为又有一位画家诞生了。想到这里，我不禁为眼前的作品内心激荡不已。

.

花小金井车站前的大众澡堂附设有投币式自助洗衣店，里面有八台洗衣机和五台烘衣机，空间说宽不宽，说窄不窄，用来练习刚学会的桑巴舞步倒是刚好。配合着烘衣机的隆隆电机运转声响，开始练习跳桑巴的人正是世之介。洗衣店开在略微阴暗的巷子里，使得店里的落地玻璃窗成了视野良好的镜面。不过，正因这样对着镜子跳，世之介才发现自己就像石田大动肝火骂他的那样，舞动中腰部还是放不开。

他进桑巴舞社已经八个月了，自认为已经抛开了害羞和自尊，但或许残留在心头的那一丝迟疑还是束缚住了自己的腰肢，怎么扭都不自然。

烘衣机的蜂鸣器响起，世之介踩着扭腰摆臀的舞步靠近烘衣机，查看衣物烘干了没有。半湿不干的运动衫拎起来颇重，果然尚未干得彻底。他又扭着腰从裤袋里掏出硬币，又扭一下腰，投入硬币，烘衣机开始嘎啦嘎啦作响，他也随着嘎啦声扭腰并且转动身体的方向。世之介本来想在玻璃窗上检查自己的舞姿，却看到另一个年轻女孩的身影。看她抱着一个大塑料袋，应该是要来洗衣服，可是女孩的表情却显得紧张不

安。

“哎呀，惨了……！”世之介连忙停下舞步。

原本打算跨进店里的女孩也裹足不前。

“抱、抱歉！我不是什么有毛病的人，请、请进！”

抱着一大袋衣服好不容易走到洗衣店门口，却看到一个男人在店里跳舞，如果转身就走，直接把衣服抱回去又嫌麻烦，可是，进去又觉得不安，女孩的心思流转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连世之介都看得懂。

“我是大学桑巴舞社的社员，因此要在学园祭的时候表演，所以稍微练习一下。”

世之介大可不必向陌生人交代这么多，但不这么说明，又觉得无法让对方了解状况。

“原来如此。突然看见有人在店里跳舞，吓我一大跳……”

女孩的面部肌肉总算放松下来，并且回以苦笑。

“对、对，是我也会吓一跳的。”

世之介也挤出一个笑容响应苦笑的对方。

“之前我还曾在这里碰到过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孩子，当时也吓了一大跳……难道说洗衣店是会让人这样的地方？”

女孩一边说，一边咚地放下塑料袋，然后从里面拿出混杂着男生运动短裤的衣物往洗衣机里丢。

“会让人这样，是指会让人怎么样？”

“就是会让人敞开胸怀，情难自禁啊。”

“不不不，我是因为身为桑巴舞社社员的关系，才在这里练舞，绝不是因为情绪亢奋而跳舞……而且，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跳桑巴的心情，我说真的！”

对于世之介的解释，女孩面无表情地听着。

“……唉，最近我和一位女性朋友讲好要约会，结果却被放鸽子。她告诉我说因为感冒不能来，我问了八个人，有学长也有朋友，其中七个人斩钉截铁地说：‘根本是故意放鸽子！’只有一个人说：‘应该不是故意放鸽子。’那个人刚好那一天也说自己得了感冒，正想请假不来练跳舞。”

年轻女孩一直盯着世之介看，听到这里，忽然开口道：“够了够了，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你别误会，我也没有要特意告诉你的意思。”

“真的够了。”

女孩受到惊吓似的走出洗衣店。世之介不死心地对着女孩的背影大喊：“我真的是桑巴舞社的社员！”

“没想到还蛮有趣的！”

世之介拍着石田的背，用兴奋的口吻说道，嘴里塞满了鸡肉，他正在吃社里准备的炸鸡便当。学生会馆的活动室腾出一个角落给桑巴舞社作休息区，社员们就在这里吃便当，因为空间狭小，盛装打扮的石田挨近世之介坐下，长长的羽毛不停搔他的脖子。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只要放开了跳，根本没空理会别人的目光。”

“我自己也想不到跳桑巴舞会这么快乐啊。既然这么快乐，就不应该在小小的校园里跳，一下子撞到这个，一下子扫到那个，好想在浅草嘉年华会上跳给广大观众看啊。”

“是你自己要贫血昏倒的。”

“老实说，那时候还觉得庆幸，幸好昏倒了。”

桑巴队伍上午从正门出发，经过排列着很多炒面摊的校园，再进入正在举行各种展示的校舍。虽然世之介偶尔也会感到犹豫，但仍然奋力演出，尽情舞动，以至于到现在依然情绪高涨。

“下午的路线是什么？”

还有多出来的便当，一群人决定用猜拳来决定便当的归属。世之介

一边忙着猜拳，一边问石田。

“体育馆不是有现场演唱会吗？我本来打算抢占演唱会开始前的那段时间去那儿表演，不过，被太鼓社的人抢先了。”

“哎？有这种事？”

“所以，稍事休息后，我们反方向走回去，到正门口结束。”

结果，世之介没赢到多余的便当，又蹲回地上。因为他站着嫌背后的羽毛装饰累赘，而坐着，太阳形状的头套又会刺到石田的脸。

“没想到我还挺能跳的。”

“是啊，腰确实在扭动就好。还有，快找新社员，不然等我们毕业，桑巴舞社就要关门了。”

今天是学园祭的第一天。学生会馆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学生的笑声和呵斥声。不论是在炒面摊忙进忙出的学生，还是正在舞台上准备演唱会的学生，每个人的情绪都比平常更亢奋、更激动。

“啊，世之介先生！找到您了！”

世之介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连忙转头朝入口处望去。岂料用力过猛，头上戴的太阳头套正好戳到石田的眼睛。

“好痛！”

世之介赶紧向捂着眼睛的石田道歉，又看向入口处。只见祥子跨过话剧社散落一地的道具，朝他跑过来。

“祥子！”

地上躺着一颗泡沫塑料做的佛像头，祥子有点迟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一脚跨过去，最后还是跨了过去，然后一边挥手一边喊：“好久不见！您好吗？”

“我很好。祥子你呢？”

世之介也跑向祥子。自从上次在长崎遭遇难民事件以后，一直到今

天，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就是上次祥子来告诉他婴儿和婴儿母亲的现状。这段期间，一方面因为祥子极度沮丧，一方面世之介又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也就鼓不起勇气打电话。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突然跑来了？”世之介问道。

“我从加藤先生那儿听说您要在学园祭的时候跳桑巴舞。”

“加藤？哎呀，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见面了，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我们两个现在一起上英文会话课，是补习班的同班同学。”

“那家伙偶尔也要跟我联络一下嘛。”

“加藤先生说：‘世之介只有夏天需要用到空调的时候才会想到我。’啊，对了，加藤先生最近好像恋爱了，他可没有空理您哦。”

“加藤那家伙恋爱了？”

“我请他下次把恋人介绍给我认识，他说：‘介绍没问题啊，可是怕你会吓一跳。’我很好奇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加藤的恋人当然是男生，世之介觉得如果是祥子，知道了这件事应该也不会太惊讶。

“……世之介先生，我实在忍不住要问，您头上戴的是什么，向日葵吗？”

“不是，是太阳。”

“啊，对哦，您在跳桑巴舞。”

“……啊，因为是跳桑巴舞，所以才戴着太阳……我现在才意识到。”

桑巴舞社的其他社员目不转睛地盯着世之介他们看。方才置身于社员中间时，还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现在从远处看桑巴舞社的摊位，才明白它有多醒目。

和祥子互相聊过近况之后，下午的活动也差不多要开始了。吃完便

当，直接穿着夸张舞衣就地休息的社员们也开始走动，准备出发。

“祥子，不好意思，我得再去跳舞了。”

“我要看您跳。”

“可是，我不是在舞台上跳。”

“那是在哪里？”

“在哪里？就是在校园里边走边跳。”

“要站在哪里看得最清楚，屋顶吗？”

“在外面跳的时候，站在屋顶可以看见，不过，进校舍以后就……”

“那我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了。”

“这样好，这样就可以一直看到了。”

桑巴队伍开始整队，扛着一台巨大录音机的石田站在最前面，世之介则退到队伍的最后一排，以便和祥子走在一起。音乐响起，队长一声吆喝，全体队员一起扭腰款摆。

正在学生会馆休息的学生不是摆出“受够了”的表情，就是用“没救了”的眼神目送这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队伍离去。

“世之介先生！”

“什么事？”

听到祥子的呼唤，世之介一边扭腰一边回头。

“请问活动结束后您有空吗？好久没见面了，我想和您一起吃个晚餐，不知道可不可以？”

祥子毕恭毕敬的口吻实在和桑巴舞的调性非常不符。

“跳完以后，我还有事。”

“要去参加庆功宴吗？”

“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叫仓持，我要去帮他搬家。”

世之介一说话，就跟不上音乐的节拍，或者应该说他没办法配合乐曲的节奏来说话。

“您要帮朋友搬家，那就没办法了。下次再约好了。”

“抱歉、抱歉。”

无法和祥子共赴晚餐约会的世之介，继续扭着腰走进热闹得不可开交的校园里。他每扭一次腰，就掉一根羽毛，祥子急急忙忙地跟在后面捡。

“这么说，你和那个叫作祥子的女孩现在在交往啰？”

坐在副驾驶座的仓持，一边摸着裂开的指甲一边问。世之介重新握了握方向盘，喃喃说道：“应该不算交往吧。”

小货车载着仓持的行李，沿着山手路开往仓持的新居，一路顺畅。社团在学园祭那天跳完舞后，移师到神乐坂的居酒屋举行庆功宴。世之介婉谢参加，心甘情愿来帮仓持搬家，不过，人到现场却让他感到泄气，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

首先，让他吃惊的是，仓持的行李出人意料地少。当初听说要搬家，世之介脑海中马上浮现书桌、书架等大型家具，可是，仓持整理出来的行李竟然只有十个瓦楞纸箱，而且箱子里装的几乎都是衣服，三下五除二就搬上了小货车，完成了所谓的搬家。

除了行李少得让世之介吃惊外，仓持父母的冷漠态度也让他震惊。仓持的父亲明明在家，却始终没有露脸，仓持的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纸箱，却不肯送即将自力更生的儿子出门。总之，他们的表现让世之介不寒而栗。

唯一的儿子重考一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因故退学，才二十岁而已，就要和有孕在身的女孩共组家庭，展开新生活。像这样的情节，当然不能要求做父母的高呼万岁欢送儿子，但无论怎样，儿子收拾行李离开家门都是一件大事。他还记得要上东京的时候，母亲就像舞台剧女演员一样，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父亲就像热血青春电视剧里的老师，真情流露地拍着他的肩膀，两相对照之下，仓持实在可怜极了。

“啊，那里！那个红绿灯左转，然后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沉默了半晌的仓持有气无力地指着前方的信号灯说。

“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我打包行李一整晚都没睡。对了，谢谢你借我钱，幸亏有你这笔钱，替我出了一半的搬家费，让我在小唯妈妈面前稍微有点面子。”

“就算阿久津唯之前租的公寓不允许有小孩入住，你们也没必要两个人出来租房子住啊，为什么不跟她妈妈一起住呢？”

听到世之介的询问，仓持叹了口气。

“她妈妈住在两室户的公房，我们如果住进去，房门一打开，就看到岳母在睡觉哦。”

世之介一面听仓持说，一面转动方向盘。

“……不过，这次租的公寓离她妈妈家很近，走路一分钟就到了。住近一点，将来孩子生下来了她妈妈也能帮着照应。”

“唉，‘怀孕了’真的就是到了时间，孩子就会生下来呢。”世之介嗫嚅着。他自以为所言深刻，道出了真理，不过，却没能打动直面现实问题的仓持。

“对了，找到工作了吗？”世之介问道。“那里、那里，就是那栋公寓，就把车停在电线杆的前面吧。”仓持连忙指示世之介停车，然后回答刚刚的问题：“暂时找到了，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领半薪。”

“半薪也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房产中介公司。”

“房产中介公司？就是那种玻璃门上贴满房产广告单的小屋子？”

“不是，我是做房产经纪人。”

“房产经纪人？听起来就觉得不太正派。”

“那可是一家正规经营的公司，虽然很小，只有六个人，不过，现在

似乎很景气。”

世之介停得太靠墙壁了，以至于没办法打开驾驶座的车门，只好从仓持坐的副驾驶座下车。“我先去开门，是二〇二室。”仓持跑上楼梯说道。果然如猜想一般，仓持租的房子是一间没有公共门厅的老旧公寓。

世之介抱起看似重量最轻的箱子爬上楼梯。二〇二室房门大开，世之介探头瞧了一眼，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仓持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的正中央。

“这个要放在哪里？”

世之介正想把箱子放在墙边，却听到仓持哽咽地对他说：“谢谢！”他吓了一大跳，赶紧抬起头来，竟然看见仓持哭了。

“……世之介，我一定会努力的，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努力。只有你愿意帮我，还替我搬家。总而言之，我跟小唯一定会加油的，谢谢。”

仓持突然落泪，世之介也慌了手脚，双手仍抱着箱子想放下却放不了手，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十二月
圣诞节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世之介的父母从老家寄了一箱包裹给他，里面除了杯面等食品，还有一件蓝色条纹的宽袖棉袍。高中三年都是这件棉袍陪着世之介过冬，所以，棉袍上面有世之介偷偷背着父母抽烟，烟灰掉到衣服上的烧焦痕迹，也有一边念书一边吃泡面，汤汁滴在衣服上的油渍痕迹。这并非世之介的父母主动寄来，而是他开口要求的。

“棉袍又不是很贵的东西，你在那边买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从家里寄那件旧棉袍去呢？”世之介的母亲说。

的确，母亲说的没错。车站前面的西友百货卖的全新棉袍又漂亮又便宜。不过，棉袍是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家里有现成的就会拿来穿，没有也就罢了，不会特意去新买一件。

世之介从箱子里拿出棉袍，一解相思之情似的飞快穿上。手刚穿过衣袖，突然无来由地很想吃橘子。说不定箱子里面有，世之介一边想一边在箱子里翻找，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白色塑料袋，打开一看，真的是橘子。

不愧是我妈。

上个星期，世之介用打工赚的钱买了一个便宜的被炉。他租的房子是三层楼的建筑物，跟老家那种老旧的独门独户当然不一样，不但建材采用钢筋水泥，而且还有坚固的纱窗、纱门。他原本以为只要电暖器就足以应付东京的冬天了，不料他想要倚赖的水泥房子却出奇寒冷。

世之介穿上棉袍，坐在全新的被炉前，翻开西洋史的教科书。明天就是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

“从城邦的角度综述希腊的没落”。

不知是题目的关系，还是穿了棉袍使然，世之介一摊开书本，眼皮就沉重起来。他一再提醒自己明天非交作业不可，所以绝对不能睡，然而，他的脚伸进暖乎乎的被炉里，一伸手就能拿到橘子吃，等到再度有意识时，赫然发现自己早已躺平一段时间。

原来世之介嘴里还含着橘子，就进入了昏睡状态。棉袍加上暖和的被炉，让他昏昏欲睡，朦胧之中，他梦见自己变成了最近很红的一部动漫——《心形鸡尾酒》的男主角，站在充满现代感的海滨饭店，不过身

上穿的是棉袍。

他被电话吵醒的时候，正梦见自己开着敞篷车奔驰在滨海大道上。

世之介像青虫一样从被炉里爬出来接电话。太阳已经下山了，不过，被炉的电热器发出的红光，却染红了小小的房间。

“喂。”

世之介的声音听上去就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喂？世之介吗？是我啊！”电话的另一头传来高中同学小泽的声音。

他大概打的公用电话，因为同时传来了尖锐的电车发车警示音。

“小泽？”

“好久没联络了，你在干吗？”

“我在被炉里睡觉。”

“喂，你想不想上电视？”

“什么？”

“我说上电视，就是上电视嘛。有一个节目叫作《红鲸团》[19]，我们社团要替制作单位找人来试镜。这个节目很受欢迎，报名想参加试镜的人一大堆，可是，他们突然要做一个特别节目，男主角一定得是来自日本各地方的男生，他们要和东京的女生配对。虽然试镜在后天，但人员还是召集不够，制作单位于是联络了各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社，看有没有人可以来试镜，可惜我们社里找到的人几乎都是东京土生土长的男生，所以我就想到你啦。”

小泽只顾着自己说话，全然不理会世之介的反应，说完再次叮嘱一遍：“别忘了后天星期四试镜！”

“喂？”

“我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马上跟你联络的。对不起，电车来了。”

“喂，喂……等一下啦！”

“干吗？你后天没空吗？”

“不是有空没空的问题。你刚刚说《红鲸团》，是吗？”

“是。”

“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是石桥贵明和木梨宪武搞笑兼歌手二人组，对吧？”

“对呀，不然还有别的吗？”

世之介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能用仍处于头昏脑涨状态的脑袋整理小泽刚才说的话。

“我可以上电视？”

整理的结果，只关心这一个问题。

“我不是说过了吗？”小泽不耐烦地回答。

“你说我只要通过试镜，就可以上电视？”世之介问道。这句话的逻辑是对的，所以，小泽答道：“是的，没错。”

“不过，我话说在前面，你可能没希望，因为你长得普普通通，又没什么特殊才艺，应该不会入选。”

听小泽这么说，世之介陷入了深思。他的长相的确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也找不出值得夸口的才艺。

“反正我一知道详细的时间和地点，会马上跟你联络。”

小泽挂上了电话。电话明明已经断线，但电车关门的警示音仍然萦绕在世之介的耳际。

世之介放下话筒，开始想象自己上电视的样子。虽然他对演艺圈从来不曾有过憧憬和向往，不过，一辈子要是能够上一次电视倒也不错。

记得念初中的时候，有一年的正月初一，他和朋友一起到市内的神社走春参拜，恰巧遇到地方电视台做新闻采访，也就接受了他们的访

问。回到家以后，自己的父母就不用说了，附近的邻居、朋友们全都赶来，就为了告诉他：“世之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呢。”不过是小小的地方电视台，威力都如此惊人了，现在可是全国播送的节目……

世之介想到这里，又钻回被炉里。因为他越想就越觉得自己没有可以通过试镜的条件，一个穿着棉袍、咬着橘子的大学生哪里上得了电视？

大约有一百位男学生塞在挤到不能再挤的空间里。这里是试镜的会场，制作单位只准备了一半的座位，剩下的人只好靠着墙壁排成长长的人龙。世之介当然也是靠墙壁排队的一员，要他像小泽一样厚着脸皮往中间挤，他不但办不到，而且眼看着就要被挤到门外头去了，因为他现在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正跨着门槛。

他到底还是想上电视的。

“待会儿每十个人分成一组，到另外一个房间参加面试。听到唱名的人，请站出来。还有，我们不会再回到这里，带行李的人，请带着一起走。”

仿佛三天三夜没合过眼的年轻工作人员，有气无力地宣布接下来的流程。最先被叫到名字的十个人，缓慢地站起来，然后被带出房间。

工作人员一离开，会场就开始传出谈笑声，世之介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只能伸长脖子找小泽。小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开始和某某大学看起来很像现场指挥的男生交换名片。

方才小泽在电视台的大门口一直等不到世之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世之介明明看到小泽经过自己的面前，可是因为对方忙着低头看那本随身携带、厚如《圣经》的记事本，再加上一身光鲜亮丽的打扮，一度让世之介误以为是电视台的人。

世之介长这么大第一次到电视台，显得相当紧张，小泽正好相反，一派轻松地告诉前台自己的来意，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电梯。

电梯十分拥挤，世之介迫不及待地对小泽说：“有艺人呢。”小泽一句话也没回答，脸上尽是嫌弃他丢人现眼的表情。

世之介倚墙而站，无聊地打量着其他对手，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刚刚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又出现了："下面叫到名字的同学请出列。"

叫到第十位的时候，世之介听到自己的名字。由于他就站在门边的位置，与其挤到前面去，不如退到走廊比较快，所以世之介就先到走廊上等他们出来。

"这十位同学请跟我来！"

世之介和其他九个人，一起跟在那位没什么干劲的工作人员后面。

正在进行面试的房间里，摆了一排椅子，数一数刚好是十张，椅子的前面坐了五位评审。这些评审当中，有人西装笔挺，也有人着装休闲，好像等一会儿要去参加网球比赛似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有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大家按照唱名的顺序一一坐定，很快地从一号开始自我介绍："我叫疋田高志，早稻田大学三年级"；"我是久保真矢，专修大学二年级"，等等。

各自报完姓名和就读学校后，那些长得像凶神恶煞的评审会挑一两个问题，例如"你的兴趣？""有什么特殊才艺？""目前有女朋友吗？"之类的。

大家都回答得很空泛，像"我的兴趣是车子，我有国内B级驾照"或"我很会吃"这样的答案，实际上究竟是名副其实，还是言过其实，实在无从判断。

其中有一个人说自己"曾经打进甲子园的总决赛"时，那些凶神恶煞纷纷瞪大了眼睛，不约而同地发出"哎？"的声音。

终于轮到自己上场了。世之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报上姓名和就读学校。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的缘故，已经有评审合上档案夹，等待下一梯次的面试。

世之介一报完姓名，评审中一个长得最凶狠的人问道："你的特殊才艺是什么？"他左思右想苦觅答案，结果，一个也想不出来，只好回答："没有。"话才说完，又有一个评审合上档案。

“没有特殊才艺……难得有机会来到这里，展现一下自己吧。”另一位评审开口道。

不习惯这种场合的世之介坐立难安，哑口无言。

“那你在大学参加什么社团？”

问话的人问完问题，也合上了档案，同时用眼睛示意工作人员去带下一批人来面试。

“你没有参加社团吗？”

“有、有啊……学了一点桑巴舞。”

“哎？”

“学了一点桑巴舞。”

“桑巴舞？你会跳吗？”

“……会、会啊。”

评审用眼睛告诉他：“跳一段来看看！”事到如今，现场的氛围不容世之介说“我不会跳”。于是，他双手插腰，转了一圈以后，开始扭腰摆臀。可是，没有音乐的桑巴舞实在跳不起来。

跳了一会儿，最后一位评审也无情地合上了档案。任何人一看就知道，世之介落选了。

下午四点多，世之介搭准急电车来到西武新宿站。他和祥子约好了在这里碰面，他们两个已经有一阵子没见面了。因为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世之介也就在新宿街头漫步闲逛。

他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蓦地想起今年四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初到东京时的情景。那一天，他在西武新宿站往靖国路方向的出口处，看到一株开了七分的樱花树，背着沉重行李的世之介忽然停下脚步，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樱花。

今天，世之介出了车站又走到相同的地方，樱花树当然还在，只是花朵凋谢了，叶子也掉光了。不过，树看起来好像比八个月以前长高、

长壮了一点。他还想起那一天是自己生平第一次目不转睛地盯着樱花瞧，尽管家乡的学校、神社等地方到处都有盛开的樱花，但他都不曾像这样看到两眼发直。

世之介突然感到背后有一股视线袭来，倏地回头，原来是一个在寒风中铺着纸箱、躺在地上睡觉的流浪汉诧异地打量着正望着樱花树的他。这一幕让世之介想起自己来到东京以后，才知道有流浪汉的存在。记得刚到东京不久，每次在车站的百货公司或市中心的公园看到铺纸箱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世之介总会多看好几眼。老实说，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在外头流浪。他曾百思不解，想不透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也曾纳闷他们难道都没有家人、亲戚可以伸出援手帮忙吗？生平第一次和流浪汉那么接近，他们的存在对世之介而言，除了匪夷所思，还是匪夷所思。

尽管讶异不解，也只是头几个月的事而已。后来，世之介也在上课的路上、打工的路上，不管走到哪儿的路上，都能看到流浪汉的踪影，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不再为他们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而感到疑惑了。

世之介又想起有一次他要从原宿去涩谷，路过一座小小的儿童公园，看到一个流浪汉躺在树下。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倒在地上。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世之介初到东京的那一天，他一定会大声呼救，有人倒在路旁是何等不得了的事。然而那一次，世之介只是看了一眼就走过去了，习惯成自然，早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世之介从歌舞伎町走地下通道横穿靖国路，来到JR新宿站。因为走到口干舌燥，所以在Alta地下街的咖啡馆喝了一杯橙汁，然后踩着狭窄的台阶走出地面。

Alta前面人山人海。由于离约定的时间还早，祥子应该不会在此时出现，不过世之介依然不自觉地往人群里探头探脑，寻找祥子的身影。寒风中，人们无不瑟缩着身子站在那里。世之介看着看着，再次强化了他认为东京鲜少不良少年的想法。

那是和加藤一起上驾校时聊过的想法。有一次驾驶课中场休息时，他问加藤：“东京好像没有不良少年呢。”加藤疑惑地说：“是吗？”世之介又笑着说：“在我们家乡的闹市区，捡起石头随便一丢，都可以丢中不

良少年。”这时，加藤回答道：“其实是因为东京的不良少年都很会打扮，所以就不觉得特别突出、特别醒目吧。”

世之介又往人群看了一眼，或许加藤说的对。既然有年轻人，就一定有不良少年。世之介家乡的不良少年不是剃三分流氓头，就是留着流里流气的发型。不过，东京的不良少年既不剃头也不留着流里流气的发型，他们都把自己的头发烫得像杰尼斯的偶像一样蓬松柔软。

“时髦归时髦，不过不良少年就是不良少年，走在涩谷或哪里，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恐怖。”

对于加藤的看法，世之介点头如捣蒜，深表赞同。光是从造型容易辨别这一点来说，世之介觉得乡下的不良少年可爱多了。

从Alta前面信步而行，经过My City百货，沿旁边的通道直走，不过数百米的距离，就会来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甲州街道的高架段下方，有一处在都市更新中没有被铲平的断崖残壁，陡峭的残壁下方有几栋很像战后的黑市、地下钱庄的建筑物，全是居酒屋。

世之介没有钻进高架下方，而是左转往巷子里面走。这里的风景和矗立着Alta、伊势丹的新宿路迥然相异，时间仿佛停止在二十年前，狭窄的巷内有小酒馆、古老的小钢珠店，还有专门播放色情片和黑社会影片的电影院。往右看是手捧着丰满胸部的裸女广告牌，往左看是袒胸露点的古惑仔海报，世之介每次经过这里，就觉得胯下蠢蠢欲动，全身热血奔腾，生理、心理都忙得不得了。

六点半终于到了，但祥子并没有出现。Alta前面人潮涌动，当然有可能祥子人已经到了，只是世之介没看见而已。其实在这种到处人挤人的地方，只要稍不留神，连自己都会走失。

世之介在某处站了一分钟后，便会换个地方再站一分钟。只要祥子不是巧到刚刚好晚他一分钟到同一个地方，他就可以利用走到新地方的三四分钟从各个角度搜寻Alta前面杂沓的人群。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世之介发现路边停了一辆全黑的高级车。由于先前祥子在电话里头说：“司机安住先生那一天刚好请假，所以我会搭电

车过去。”他也就没去理会车道上的情况。

偏偏这时候来了一辆全黑的高级车，世之介心想应该是，于是穿过拥挤的人群，走近一看，从驾驶座下来的不是安住，而是一位比安住年长的司机，他很快绕到后座并打开车门，只见一位披着像刚做好的皮草大衣的中年女性走下车。

啊，搞错了。

世之介喃喃自语，正准备走回原来的位置，突然瞥见祥子跟在那位女性身后下了车。

“祥子！”

祥子抬起了头，拍拍身边女性的肩膀说：“啊，他在那里！”世之介一脚跨过护栏，朝车道跑去。

“真的很抱歉，我们迟到了，明明算好时间出门，没想到路上塞车塞得好严重。”

站在祥子身旁的女性抢先祥子一步向世之介赔不是。直觉告诉世之介，眼前的女性应该是祥子的母亲，可是，祥子的母亲怎么会出现在两人约会的地点？世之介感到困惑，不知道该不该认定她就是她的母亲，祥子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我妈妈，不好意思，她今天一定要跟来。”

“啊，初次见面，您好您好，我是横道世之介。”

世之介连忙打招呼，还装作现在才知道的样子，其实心里早就有谱了。

“今年夏天，我们家祥子去你们家玩，谢谢你们那么照顾她。”

“啊，没有、没有！”

世之介慌张地直摇头。

他想待会儿要跟祥子约会，祥子的母亲已经打过招呼了，应该就要搭高级车回去，可是，她却迟迟没有回到车上的意思。

“现在要去吃饭，是吗？”

祥子的母亲为什么往混杂的Alta前面看个不停？

“……订位了吗？有没有预定哪家餐厅？”

哪家餐厅？毫无心理准备的世之介急忙答道：“没、没有订位！”

“哎呀，你看我！这样才像年轻人的约会，感觉真好。我们一起找餐厅吧！”

祥子的母亲眼中闪烁着光芒。世之介看着祥子，发出求救的信号，可是，祥子不但连一丝要救男友的意思都没有，还追问道：“您怎么了？世之介先生，在想什么？”

“没、没有……”

实际上，世之介稍早才从一栋商住混合大楼走出来，正在斟酌要吃里头便宜的大阪烧还是平价的意大利面。虽然他可以不用考虑祥子，但是，他没有勇气带胸前别着一朵大玫瑰花的祥子妈妈去那里吃饭。

“久保先生，我们还没有决定到哪儿吃饭，需要你来接的时候，我再打电话告诉你。”

祥子的母亲根本不理会世之介的犹豫。趁她和司机说话的空当，世之介赶紧把祥子拉到旁边。

“你妈妈真的要一起来？”

看到世之介那么吃惊的样子，祥子也很吃惊，道歉说：“我妈妈也没事先告诉我。”世之介看不到祥子有一丁点想要改变现状的意思。

“我们先往前走吧，站在这里很危险哦。”

祥子的母亲似乎现在才注意到他们站在车道上，赶忙催促大家离开。

“既然你们还没有决定，我倒是想去一家餐厅看看，可以吗？”

“在哪里？”

“三越百货后面。我当学生的时候，常和男朋友去那边的一家天妇罗店吃饭，现在应该还在。”

看她们母女俩往前走，世之介只好默默地跟在后头。祥子的母亲一边说大学时代的往事，一边走向炸虾店，看起来是家有历史的老店。他们钻进布帘，祥子的母亲问道：“世之介先生，这里可以吗？”

“可、可以……”

世之介偷瞄了一眼贴在墙上的套餐价格，一客要三千日元。如果点三千日元的套餐，三个人要九千日元，世之介心想皮夹里有一万两千日元，还够付，但要是加点饮料，就岌岌可危了。

世之介一面暗中计算，一面跟在她们母女身后走进店里。吧台还剩三个空位，正好可以让他们三个人依序入座，不料祥子的母亲说：“我是左撇子。”世之介只好坐在两个女人中间。服务生端茶上来的时候，这位母亲看也不看菜单一眼，就直接说：“麻烦厨师替我们配菜。”

理着小平头，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内场人员很有元气地应了一声：“没问题！”贴在墙上的菜单中也有“厨师精选套餐”，价钱是六千日元一客。世之介恨不得张口说“我只要茶就行了，因为肚子很饱”，这时祥子的母亲先开口说道：“今天让我请，祥子在你家的时候，每天都吃山珍海味呢。”世之介的视线越过祥子母亲的肩膀，看了祥子一眼。

“让我妈妈请吧。”祥子附和道。

“这样好吗？”

真是虚伪，还问什么好不好，明明祥子母亲点的菜，他身上带的那点钱根本付不起。

“当然好啊。不够的话再点，不要客气。世之介先生的妈妈很会做菜吧？”

“没有啦，普普通通而已……”

“不过，很大条的鱼也可以片得干净利落，对不对？”

“我们家附近有个小渔港，因此常常会有邻居送鱼给我们。一直到高

中，我还会跟朋友划小舢舨去捕鱼玩，有一次还抓到大龙虾。”

“哇，野生的龙虾？这种东西在东京根本吃不到。”

“怎么可能？东京要什么有……”

世之介突然说不下去了。经祥子的母亲这么一提，他才注意到自己的确尝遍了珍馐百味。他想起最近只要在电视上看到美食节目和旅游节目，就忍不住垂涎三尺，可是以前住在家里的时候，从来不觉得那些料理有什么好吃。以前在家随时打开冰箱，都可以看见螃蟹，他实在搞不懂电视上那些年轻主持人为什么一见到螃蟹，就要大惊小怪、夸张地叫喊：“螃蟹！螃蟹！”现在，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东京生活，总算有点明白了。世之介看着盘子里刚起锅的炸虾，立刻说道：“哇，看起来好好吃哦，我先开动了！”说完立刻伸出筷子去夹。

仿佛受到世之介的引诱一般，坐在两旁的祥子和祥子的母亲也食指大动。

“刚炸好的炸虾就是好吃。”

“妈，那个鱼的名字要怎么念，公的鱼？”

“公鱼吗？应该念作wakasagi，对吧，师傅？”

母女俩一边吃天妇罗，一边鼓着双颊说话。被询问的年轻工作人员答道：“是的，念作wakasagi没错。”手上还忙着把香菇下油锅。

“对了，世之介先生。”

“什么事？”

“我们家祥子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吗？我今天见到你，觉得你跟祥子实在很合适。”

世之介正鼓着腮帮子嚼第二只炸虾，想都没想过会听到这么突然的话，害他一下子吞咽不及，结果卡在喉咙，引起一阵剧咳。祥子的母亲吓了一跳，连忙端茶给他。

“为什么这么吃惊呢？……你不是已经带祥子回过老家了吗？”

祥子的母亲一面替咳个不停的世之介拍背，一面笑着说。

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他主动带祥子回去的，而是祥子自己硬要跟去的。不过，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世之介应该已经在夏天的九州岛海岸亲吻了祥子。从这一点来看，也就不方便反驳祥子母亲的话了。

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的世之介抬起了头。

“找个时间到我们家来玩，我好好把你介绍给她爸爸。”

世之介忍不住望向祥子。祥子正在认真地为撒两种盐中的哪一种而为难，犹如事不关己的其他客人。

不久，端上桌的是公鱼天妇罗。炸得金黄酥脆的公鱼，吃得世之介的嘴巴怎么也停不下来。

这是一家人气餐厅，入口处大排长龙，很多人等着进来。世之介只要知道有人排队等用餐，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不过，祥子和母亲却是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仍然慢条斯理地嚼着白饭和酱菜。看在形同狼吞虎咽的世之介眼底，她们两人简直就是一粒米一粒米在嚼。

“世之介先生，你年底会回九州岛过年吧？”

祥子的母亲咯吱咯吱地咬着酱瓜问道。世之介回答说：“会啊，留在东京也只是排班打工而已。”

“说的也是。你的母亲他们一定很期待和在东京自立自强的儿子共享天伦之乐。”

“看起来不像。被当成宝的也只有回到家的那一天而已，从第二天开始，就会叫你做这个、做那个，做完一件又一件。”

“这也是母亲爱你的表现啊。看你吃东西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一定把你从小捧在手掌心。”

听到这里，世之介开始担心，祥子的母亲是不是拐着弯在嫌弃他刚刚狼吞虎咽的吃相。就在这个时候，祥子突然插嘴说道：“妈妈，您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只要看到世之介先生吃东西的样子，就会觉得东西很好吃、非常好吃。”

之前有人嫌过他吃相难看：“你三天没吃过东西，是吗？”“拜托你多嚼两下行不行？”因为吃相被人赞美倒是第一次。

“吃饱了吧？我们该走了。”

祥子的母亲喝完杯子里的茶，站起身来，很快拿起账单走向柜台。世之介故意慢一拍站起身，并悄声询问祥子：“真的要让你妈妈请客吗？”世之介明明压低了音量，祥子的母亲却回过头来说：“我请有什么关系呢？你还是快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世之介接下来想说“您先回吧”，但说不出口。

“祥子，如果世之介先生愿意，我们请他去家里玩好吗？时间还很早，而且，你爸爸应该已经回来了。”

世之介在心里拼命祈祷：“祥子，不要答应，快拒绝！”但是，事与愿违，祥子还补充说明：“对呀，世之介先生，我家没有这么吵，你觉得怎么样呢？”“不，我……已经很晚了！”

“咦？才八点半而已，不是吗？”

正在柜台付钱的祥子母亲，一句话就解决了世之介微不足道的抵抗。

付完钱，祥子的母亲向店家借电话联络司机。世之介再怎么不愿不想，也没有机会拒绝了。

世之介坐上了停在三越百货前的黑色高级车，将被载往位于世田谷的祥子家。母女俩心情很好，一路上吱吱喳喳说个不停，还跟司机一起讨论如何走、要抄哪条小路才不会塞车。

坐在一旁的世之介只能暗自纳闷，本来不是要和祥子约会的吗？怎么会被她们母女俩牵着走，演变到最后，竟然要去她家见她的父亲？

祥子的家是不折不扣的“闹中取静的高端住宅”。附近的住户无论哪一户都有大庭园，还有后门。车子停在一栋东西合璧的建筑物前，房子以古老的日式家屋为主体，又融入了西式洋房元素。大门居然是自动门，还设有一条虽然不宽，却可以让人上下车的回车道。祥子的家根本不像民宅，说它像小型美术馆也不为过。

“这、这里？”

世之介忍不住问道。祥子答道：“看起来很老，对不对？这原本是我妈妈娘家那边的别院，我读小学的时候，爸爸把它买了下来。”

司机打开车门，祥子的母亲先行下车。世之介趁机问道：“祥子，你妈妈的娘家是做什么的？”

“也没有做什么啊，如果一直往上追溯，妈妈的祖先是萨摩藩的武士。”

祥子回答得十分无所谓。虽然是武士，但也有等级的分别，光是别院就这么大一栋，可见一定是不得了的高阶武士。

世之介走进玄关。玄关的氛围和房子的外观显然不同，带给他比较庶民的印象，也许这个庶民印象只限于出来迎接他们的用人吧。世之介蜷着脚尖蹑着脚走过铺着高级地毯的走廊。

把两间和室打通，改成洋室的客厅，空间并没有很大，不过，到处摆满了看起来价值不菲的茶壶和花瓶。世之介暗想，万一发生地震，到底要先救哪一个？忽然，屋里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什么？祥子的男朋友来了？”嗓门大得像打雷。世之介连吓一跳的时间都没有，一个理着五分头、身材和野猪没两样的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在他眼前。

“爸爸，这位就是之前我向您提过的横道世之介先生。”

猎人应该是枪不离身才对。不过，他们毕竟是父女，所以，祥子仍然撒着娇跟他说话。

“您、您好！”

世之介用比平常高八度的声音问好。祥子的父亲看了他一眼，就走到一张像法国公主坐的洛可可风沙发一屁股坐下。现在不是笑的时候，世之介赶紧别过脸去。

“你是学生？”祥子的父亲问道。不，应该说咆哮道。

“是、是的。”

“你跟祥子交往多久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算是交往吗？世之介也搞不清楚，可是他没有带枪，只能顺着对方的话回答。

“从夏天到现在吧？”

“爸爸，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不是吗？我们还是学生，我们的交往和你们想象的交往不一样啦……”

“管他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男的跟女的交往就是那么一回事。”

世之介第一次遇到能够打断祥子讲话的人，竟然觉得有些感动。

“你在大学念什么？”祥子的父亲问道。不，是咆哮道。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祥子的父亲是企业家，念工商管理算得上是先驰得点吧？没想到他说：“大学念什么工商管理，还不是念到不知所云。有前途吗？说来听听看。”

“哎？”

“我在问你，身为一个男人，你觉得自己有前途吗？”

前途？

任何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状况下被问到这种问题，应该没有人能立刻答出来。世之介世当然也是吞吞吐吐地说：“前途嘛……”

“爸爸，您问完一个又一个，世之介先生没办法回答啦。”

祥子终于伸出援手。可是，她的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竟然和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交往？”

“谁说世之介先生没有前途？他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有前途的人！”

啊，不对……

世之介噤若寒蝉。

“你说有前途就有前途，用不着那么生气嘛。难得到家里来玩，不要拘束哦。我去下围棋了，等一会儿再来。”

听了祥子的话，祥子的父亲端出令人生畏的严父面孔。他从洛可可风的沙发站起身，拍了拍世之介的肩膀，便离开了客厅。世之介目送他的背影离去，仿佛潜水多时终于露出水面一般，“呼”地长长叹了一大口气。

“对不起，我爸就是这个样子。他一直认为我交往的对象，就是他将来的左右手。”

祥子说了一番话安慰他，只是，这些安慰的话语令他心情更加沉重。

“有些话我本来想留在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说。嗯，就是我们……正在交往，是吗？”

被世之介这么一问，祥子害臊起来，而且还是非比寻常的害臊。她用洛可可风的窗帘布把自己的身体一圈又一圈地卷在里面。

“祥、祥子？”

“……世之介先生，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我……”

世之介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心情显然和与大崎樱开始交往时不同。和祥子在一起的时候，虽然都是她噼里啪啦地主导一切，不过事后总是回味无穷、饶具乐趣。

“我、我喜欢你！”世之介说道。

“我也是！”祥子也给出肯定的回复。

“那算在交往啰……”

“……不好吗？”

世之介几乎看不到被窗帘布层层裹住的祥子。他一个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用另一面窗帘布也把自己裹了起来。

“祥子？”

“什么事？”

“我们从窗帘里面出去吧！”

把自己卷在窗帘布里面的祥子，做了一番爱的告白，从窗帘出来后又莫名其妙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世之介当然明白互吐心声后的羞怯心理，可是也用不着躲在房间里啊，这样一来，世之介该如何自处？

幸好祥子的母亲端了红茶来，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世之介便告辞离开了。

说到两人的谈话内容，聊祥子父亲的事比聊祥子还要多。祥子父亲的公司最近准备上市，假如上市成功，就会有一大笔获利进账云云。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和女朋友的妈妈聊这种话题实在奇怪。

后来直到圣诞节，祥子都音信全无，打电话找不到人，请接电话的用人转达，用人竟直接回说“小姐让我转告您她不在家”。世之介无法理解女孩子的心思，与其说他不懂女人心，还不如说愈来愈不了解祥子。两个人还没有交往时，祥子一天到晚来找他，一旦正式交往，祥子却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音信全无。

今天是平安夜。世之介来到西友百货二楼的杂货卖场，琳琅满目的圣诞节饰品看得他眼花缭乱。世之介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过像样的圣诞节。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电台、电视台就会强力播送圣诞歌曲，受到感染的也只有心情而已。高三，也就是去年，世之介已经和大崎樱分手，所以一个人穿着棉袍在圣诞夜复习，准备隔天的考试。前年虽然和大崎樱是男女朋友，但圣诞夜那一天，世之介补习补到很晚，下了课匆匆忙忙赶到大崎樱的家，结果最要紧的人物小樱却得了重感冒，症状还很严重，讲不到两句话，鼻子就像关不紧的水龙头一样鼻水直流，世之介只好早早离开。至于高一的圣诞夜，可就没有印象了。初中三年，他每年都借机向母亲索礼：“买圣诞礼物给我！”母亲也没好气地一口回绝：“你

早就知道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不是吗？”世之介依稀记得童年时，父亲从城里的小酒馆喝完酒回来，总会顺便把店里的圣诞帽带回来，手上还拎着一个被撞得一塌糊涂、早已不成形的蛋糕。光是这些，就足以让仍然相信有圣诞老人存在的世之介，对圣诞节的到来充满期待。

要有圣诞节的气氛……

世之介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杂货卖场里绕来绕去。今天晚上，祥子要带亲手做的蛋糕来和他一起过圣诞节。鸡肉已经在途中买好了，当然不是火鸡，而是肯德基的炸鸡，剩下的工作就只是房间布置了。虽然世之介不认为买一棵便宜的圣诞树回去摆，就可以让十九岁男生的房间变得充满圣诞气氛，不过，在聊胜于无的心理作用下，他还是挑了一棵最小的圣诞树。无意中瞥见旁边有白色喷漆，可以在窗户上喷圣诞图案，他也随手拿了一罐放进购物篮。这样一来可就愈来愈有圣诞气氛了。最后，他又买了纸制的三角锥帽和圣诞老人造型的蜡烛，然后离开人山人海的西友百货。

世之介踩着自行车转回住处，一路上纳闷不已，怎么今天尘埃这么厚，满天都是白蒙蒙的一片？再仔细一看，是雪，下雪了！

世之介惊讶到叫出声来，忙不迭地跳下自行车，抬头仰望天空。九州岛当然也下雪，但他却像在路边捡到一千日元那样稀奇、兴奋。

雪花从黄昏的天空纷纷飘落，世之介张开嘴巴想要尝尝它的味道，不用说当然是淡而无味的。

他刚完成房间的布置，门铃就响了。一如以往，祥子仍旧搭着黑色的丰田世纪翩然到来。

世之介一个箭步冲到玄关，一打开门就兴奋难抑地对祥子叫道：“你看！雪，下雪了！”不过，他的兴奋并没有传染给祥子，毕竟每年正月祥子都要和家人一起去滑雪。对祥子而言，下雪并不值得兴奋。

“别管下雪了。世之介先生太棒了，把房间变成圣诞屋了！”

“全部都是从西友买回来的。”

祥子没等对方开口，就自个儿走进室内，歪着头站在窗前看写在玻璃上的英文。

“Merry少拼了一个r。”

“少一个r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快坐下，快坐下。”

世之介把毛毯折了折当成坐垫，要祥子坐下。

“蛋糕在这里，虽然样子不好看，可是味道保证好。”

世之介飞快地打开纸盒，果然是一个歪七扭八的畸形蛋糕，但是上头排了一圈鲜红欲滴的草莓，还正确拼写了“圣诞快乐”几个字。

“我本来没什么自信，现在看了你做的蛋糕以后，突然觉得好有圣诞节的氛围。”

“哎呀，世之介先生，您好有品位哦。”

“什么品位？”

“圣诞节的品位。”

圣诞节的品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品位，世之介根本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两人吃了很多炸鸡，蛋糕也吃了一半，这时候世之介参加试镜失败的配对节目开始播出。自己没有参与演出的节目一点也不好玩，可是，他们两人还是盯着屏幕看。祥子问道：“世之介先生，这几个女生里面，您喜欢哪一个？”

“哎？这里面？”

祥子只是心血来潮随口一问，世之介却想到自己原本也是这些男主角里头的一个，当下走到电视机前面。

“我很想知道世之介先生究竟会选什么样的女孩。”

女生组总共有十几名，世之介一个个仔细斟酌，花了相当的时间。

“世之介先生，您不需要那么认真……”

祥子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会让世之介认真到这种地步，连忙提醒他，可是，世之介一动不动，仍然紧盯着画面。

世之介就这样斟酌、沉吟到节目结束。一旁等得不耐烦的祥子，就在世之介贸易理论的笔记上开始画漫画《凡尔赛玫瑰》里的奥斯卡。节目打出“下周再见”的字幕时，世之介终于离开了电视机。

“我决定了。”

“什么？”

祥子正为自己笔下栩栩如生的奥斯卡感到心满意足。

“你问我什么？你刚不是问我喜欢哪一个女生吗？”

“啊，是啊是啊。”

祥子早就没兴趣知道，现在奥斯卡比答案还要重要。她连头都没抬地直接问道：“您选哪一个？”

“就是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十九岁女孩，她的兴趣是油画。”

“啊，是那一位啊……世之介先生，原来您喜欢不食人间烟火、像千金大小姐的女生啊。”

世之介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仿佛刚完成一件大工程似的。他伸着懒腰，目光不经意地瞥向窗外，似乎发现了什么古怪。他用手指头擦了擦布满热气的玻璃窗，清清楚楚地看到窗外隔壁人家的屋顶积了一层雪。

“祥、祥子！雪！积雪了！”

世之介连忙打开窗户，一股冷冽的空气瞬间蹿入屋内，又飞快地掠过阳台向外逸去。雪在不知不觉间染白了街道、染白了行道树。稍后才探头张望的祥子也禁不住发出赞叹声：“哇，好漂亮哦。”

“我们去踏雪，好不好？”

世之介牵起祥子的手。

外面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不知道是降雪的时间太短，还是原本就行人较少的缘故，积了三厘米厚白雪的步道还没有人踩过。

出得门外，世之介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步。沙沙沙踩在雪上的声音仿佛鼓励他再往前走。

“世之介先生的家乡不下雪吗？”

祥子跟在后头，踩着世之介的脚印问道。

“下呀，可是自从初三下过一场大雪以后，我就没见过这样的雪景了。下大雪归下大雪，我们用雪堆出来的雪人，还不都沾满了泥巴。”

街灯清清楚楚地照着世之介的脚印，他正在想积雪被自己这么一踩，美景岂不是被白白糟蹋了？想着想着，天空又飘下了雪花。

“冷吗？”世之介问道。

“没关系，我们去那里买热饮好吗？”

“好啊，买了热饮以后，到儿童公园看看好不好？”

世之介买了两罐热咖啡，牵着祥子的手走进公园。雪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熠熠白光，连垃圾箱罩上一层雪后都显得美不胜收。双手握着咖啡取暖的世之介和祥子站在灯下。

“世之介先生，您后天就要回九州岛了，是吗？”

“嗯，这次回去还要去奶奶的坟前上香。你要去滑雪了吧？”

祥子吐出来的气息就像摸得到、抓得住一样浓厚。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用敬语跟你讲话。”

“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

“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直呼你的名字。”

祥子说完忽然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咬着柠檬般的表情。虽说从小就听说接吻的感觉和吃柠檬的口感差不多，但也该是吻完才是柠檬的味道。

世之介无暇瞻前顾后，只确认了脚下安全无虞后，便缓缓地将自己的唇靠近祥子的唇。四片唇瓣若有似无地轻触在一起，是刚吃完的蛋糕

的香甜滋味。世之介温柔地拥抱着祥子。

“祥子……”

“嗯？”

“你还没喊我呢。”

祥子再次合上双眼，安心地依偎在世之介的怀里。雪花轻轻地、静静地自天空飘落。

今天是世之介回家过年的日子。他准备搭下午两点二十五分自羽田飞长崎的班机，为了打发时间，世之介逛到了机场书店。书架上摆满了《沙拉纪念日》[20]，他随手拿起一本，啪啦啪啦地翻着，心想自己也来试吟一首诗，只可惜文学素养不够，又缺乏韵律感，结果，作出来的东西连短诗都称不上，只能说是内容空洞的无病呻吟之作。世之介无奈地把书放回架上，走到柜台买了一本周刊便离开了书店。买来的杂志原本是要在飞机上看的，但坐在候机楼等待登机的时候，一下子就翻完了。

杂志的封面是大韩航空飞机失事的照片，内文有大篇幅的报道。说到韩国，世之介跟它的接触顶多是韩资企业在他打工的饭店聚餐，饭店因为人手不足，把他调去补餐点而已。至于对它的印象，也仅止于韩国人在聚餐结束会一起合唱《阿里郎》而已。当他看到报道里自称是日本人、口咬着防自杀器具被引渡到首尔的女性嫌犯照片时，只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就像他怀疑另一个世界是不是也存在着另一个自己，是与跑到西友百货买圣诞节饰品的自己完全不同的人。

世之介合上杂志，走到附近的公用电话拨了电话给祥子。很难得的，今天接电话的竟然是祥子本人。“到了吗？……世之介？”祥子用不熟练的语调问道。

“还没有，现在刚要登机。”

圣诞夜那一天，他们在雪花纷飞的公园里亲吻。回到世之介的住处后，祥子竟说：“今天就到这里，我先回去了。”世之介以为是自己不会接吻、吻得不是时候，所以让祥子早早打道回府。第二天清晨六点，祥子才来电告知昨天是因为害臊才提早离开。

“我晚上再打电话给你。”世之介说。

“替我向伯父、伯母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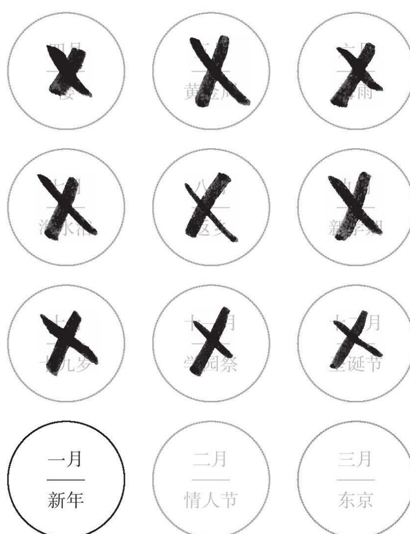
“嗯。你去滑雪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受伤了。”

“嗯，我知道。”

“我走了，等我回来。”

“一路顺风。”

世之介挂上话筒，通知登机的广播同时响起。他默默走向登机门，蓦地想到现在东京也有一个可以让自己说“等我回来”的对象了。


一月
新年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世之介整个人窝在客厅的被炉里看电视，怎么看都看不腻。他的正月新年就是典型的吃饱睡、睡饱吃。被他拿来当枕头的坐垫还很新，以至于头一躺下去，四个角立马上翘，因此老是遮到他的视线。世之介只要把头稍微往前挪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偏偏他连移动一下身体都懒，只好任坐垫翻翘，又忙着用手把四个角压下去。角一压下去，坐垫马上膨胀起来，结果，缝在四角犹如马尾般的流苏又挡住了他的视线。

从元旦开始，家里接连几天都有访客，大家一起围炉用餐，倒也热闹。不过，喝屠苏酒的新年氛围已经结束了，就连二十四小时无休的搞笑节目已经开始重复昨天的梗了。世之介伸手到枕边想拿遥控器，却遍寻不着。他一边摸一边喊着人在厨房的母亲。

“妈！遥控器呢？”

世之介当然得不到任何回应。他找的明明是遥控器，却摸到了一个橘子。虽然晚饭吃得很饱，不过既然拿到了，就把它吃了吧。世之介于是利落地翻了个身，在肚皮上剥起橘子皮，接着便一瓣一瓣品尝着甜美的果汁。

电话铃声响起。

“接电话！”

母亲在厨房叫道，世之介半晌不出声，母亲从厨房走出来一探究竟，差点踩到他：“哎呀，你这个讨厌鬼，原来你在呀？”

“在呀。”世之介答道。

“在为什么不接电话？”

想象不到儿子竟会懒成这样的母亲拿起了话筒。世之介一边看着母亲的背影，一边伸手想拿第二个橘子。结果这次却摸到了遥控器。

电话好像是父亲打回来的，他和学生时代的朋友一起去参加新春聚会了。母亲对世之介说：“你如果没事，就开车去接你爸爸回来。”

“什么？我才不要呢！”

母亲丝毫不理会表态拒绝的儿子，自顾自地回复电话道：“马上就

去。”

“我不要去。”

“那家叫作‘幸’的小酒馆，你知道吧？”

“不知道！”

“暑假的时候，跟祥子一起去唱歌的那家店啊。”

“哦，是那一家呀。”

“赶快去！”

“干吗不搭出租车回来？！”

“特地打电话回来，就是为了跟儿子喝酒啊。”

“谁？”

“当然是你爸爸啊！”

想象不到儿子竟会懒成这样的母亲，一边走回厨房一边说：“你爸爸提过好几次了，他做父亲的梦想就是等你长大，跟你一起喝酒。”

“好小、好小的梦哦。”世之介笑着说。

“你爸爸也绝对想不到，他的儿子会变成这样。”

世之介无计可施，只好离开被炉。大概连要弃壳的寄居蟹都比他要来得干脆吧。开车到市区接人当然麻烦，不过，待在家里继续看电视，看来看去还不都是相同的戏码。世之介总算站起来了，直接把牛仔裤穿在睡裤上面，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母亲说道：“哎，你变胖了？”

“是吗？”

世之介不由得摸了摸肚子。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发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只好把皮带孔往后放松两格，并且用力吸气憋住，收紧小腹，好不容易扣上了，一吐气，皮带整个勒进肉里。“对了，回去的机票订好了吗？”

“还没。”

“来得及吗？”

“订不到票。”

“那怎么办？”

“阿鲸要回福冈的时候，我跟他一起乘车去，然后在他的公寓住一晚，再从福冈回去。福冈飞东京的航班好像还有空位。”

“阿鲸现在在福冈念大学？”

“不是大学，是补习班。”

世之介拿着汽车钥匙走出家门。自海上吹来的冷风仿佛受人之托，要把挂在门上的新年稻草绳饰摇下来似的，拼命对着它吹。

世之介开车来到市区，把车停在中华街的停车场，然后步行前往母亲交代的小酒馆。由于还在年假期间，很多店家还没有开市营业，整条街显得冷冷清清，至于开店做生意的店家则不约而同地传出热闹的歌唱声。河川沿岸的商店里，其中一家挂着“幸”的招牌。

暑假的时候，世之介和祥子、爸妈四个人逛完中华街要回去时，喝醉酒、心情万分愉快的父亲硬拉着他们去“幸”。一进到店里，之前最嫌麻烦的母亲就握住麦克风不放，祥子则是兴高采烈地嚷着：“我第一次来这种店呢。”坐到一半，甚至还走进吧台学做服务生，跟着店里的人一搭一唱一起怂恿老客人开新酒。

“幸”是一家小小的酒馆，店里只有五十几岁的妈妈桑和她的侄女美加。世之介一走进店里，马上看到坐在里头包厢座的父亲和一位看起来像父亲同学的大叔，大叔身边还坐了一个年轻人。

“哎呀，世之介你来了啊。”

妈妈桑拉开嗓门向他打招呼，音量一点儿都不输给正在唱《冰雨》的客人。

“我来接爸爸回去。”

世之介赶紧说道，一开始就表明无意久留。当然，没有人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妈妈桑从吧台走出来，手推着他的背把他带到包厢座。

“我马上要走。”

美加在吧台陪两位大叔。

“噢，世之介，坐这里！妈妈桑！给世之介调一杯威士忌。”

结果，世之介被迫在心情好得不得了的父亲身边坐下。妈妈桑飞快地把冰块放进杯子里，看着世之介说：“哎呀，你好像变胖了啊？”世之介一脸不开心，坐在他旁边的父亲则咯咯笑着说：“每天不是睡就是吃，不胖才怪。”

父亲的同学中尾伯父就坐在他前面，中尾伯父旁边的年轻人则和世之介一样，是被叫来接父亲回家的。他叫正树，是中尾伯父的儿子。世之介向他们两人问好。

“世之介，你和东京的女朋友交往得很顺利吧？”妈妈桑喊了一声干杯后问道。

世之介喝了一口威士忌，整张脸被浓烈的酒精呛到变形，只好嘴歪眼斜地回答：“嗯，托您的福！”

“什么？世之介已经交到女朋友了？”

中尾伯父用吃惊的语气夸张地问道。他的脸好像是画里头喝醉酒的人脸。

“那位小姐对这小子来讲，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父亲一边忙着捡从手中掉落在桌上的花生一边说道。

“那位小姐很有教养，虽然说起话来谦卑恭敬得教人忍俊不禁。”

听妈妈桑这么说，世之介点头如捣蒜。

“她说话很奇怪，对吧？我还以为没人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怪呢。”

“这次为什么不带她来过年？”

“她们家每年正月新年，都要到那须高原的别墅去滑雪。”

“去别墅滑雪？哎呀，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啊。”

“是啊，像世之介这种小子，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甩。”

故意挖苦世之介的父亲，毫不避嫌地抱着妈妈桑的肩膀。世之介一开始还会想，当着儿子的面，好歹也该顾一下形象，但吧台的客人正在唱《白兰地酒杯》，实在是不忍卒听，加上刚刚喝了浓烈的威士忌，渐渐地，世之介进入了怎么样都无所谓的状态。

沙发上有几处烧焦的痕迹，世之介早先忍着不去管它，有点醉意以后，就巴不得用手指头去戳那些痕迹。

“……你也是好不容易才能上东京，下次也带个女朋友回来看看嘛。”

中尾伯父翻开歌本，突然对儿子正树说了这些话。世之介一直认为这里是饮酒作乐的地方，在座的人只有快活的份儿。现在他才注意到自从自己来了以后，这位正树先生还没开口说过话。

正树看起来比他大一两岁。世之介于是用敬语跟他说话：“您住在东京是吗？”

是的，我现在住在哪里哪里。

啊，您住在那里啊。

世之介原本以为他们会如此展开交谈，没想到对方竟一脸不悦地瞪着他。

世之介又想该不会是自己看走眼，对方大他不止一两岁，而是更年长，于是改用更客气的敬语又问了一遍：“请问您府上在东京吗？”世之介心想要是这样问还不行，就用英文问，想着想着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东京的大学生，没一个正经的。”正树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一瞬间，场面显得有些尴尬，不过，很快就被吧台客人正在唱的《白兰地酒杯》掩盖过去。

“东京的大学生，都不是正经东西。拿老爸老妈的钱到处玩，还自我感觉良好。”

正树似乎嫌气氛不够尴尬，又加重语气强调了一次。

“对了，正树已经在上班了，听说是在羽田机场对吧？冬天在飞机跑道上面工作一定很冷哦？”

妈妈桑出面打圆场，不过，几杯黄汤下肚的正树开始发酒疯，已经制止不了了。

“只要到涩谷走一趟，就可以看到满街都是这种白痴大学生，用父母辛苦赚来的钱，一天到晚不是去校外联谊就是去参加舞会，成何体统！走在路上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这么了不起，干吗不自己去赚钱？”

世之介的父亲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上班族，中尾伯父看起来也不像大学生，妈妈桑就是妈妈桑……如此看来，正树口中的“这种”白痴大学生不就是指世之介吗？

“喂，闭上你的嘴！”

中尾伯父终于注意到自己的儿子满口胡言乱语，连忙出声制止，但早已无济于事。

“你倒是说说看啊！全部被我说中了，所以哑口无言，对不对？”

正树猛地站了起来，而且作势要出拳揍人，妈妈桑赶紧按住正树的肩膀。基本上，世之介并不擅长与人争吵，不过，要他视若无睹，若无其事地说“妈妈桑，拜托帮我输入C-C-B的《停不了的浪漫》”，他也办不到。总而言之，正树的一番话连世之介都激怒了。

“在下我并没有一天到晚都在玩！学校的课，在下我都去上了，下了课也去打工啊！”

说也奇怪，世之介从小只要一发火，就会用奇怪的敬语说话。

“打一下工也叫工作？你唬我啊？”

“在下我为什么要唬大哥您呢？”

世之介越讲越语无伦次。他吼完“在下我为什么要唬大哥您”后，情绪更加激动，怒火也愈发猛烈。

“看到像你这种样子的大学生，我就一肚子气！”

“你根本是来找碴的，我才一肚子气！”

世之介还嘴声刚落，正树的手就像冷不防弹出来吓人的惊吓盒子玩具一样一拳挥过去。他已经接近烂醉，脚下一个踉跄，桌上的玻璃杯砰地掉地摔成碎片，妈妈桑应声发出沙哑的惊叫。

下一个瞬间，世之介相当走运，一出腿就踢中正树的肚子，正树惨叫一声，倒在妈妈桑的膝上。

“喂，住手！”

两人的父亲不约而同地开口呵斥。

客人的《白兰地酒杯》也唱不下去了，只剩音乐继续流转。

正树从妈妈桑的膝上爬起来叫嚣：“你把我惹毛了！”气得出拳狂殴，世之介也不甘示弱地上前狠踹了几脚，可惜他的脚没有正树的手快，正树扎扎实实地一拳正中世之介的脸颊，如果用松竹梅来区分轻重程度，这一拳应该有竹的档次。

“好痛！”

“喂，住手！住手！”

两位父亲同时站起来，试图拉开扭打成一团的两个儿子。不过，刚刚挂彩的世之介，痛感还没消失，恨得牙痒痒，见正树跌倒在地，马上扑到他的身上，用尽吃奶的力气一拳打在他鼻梁上。

“有种到外面去！现在就去！”

脸色惨白的正树大声挑衅道。世之介心里暗叫：“老子跟你走！”然而，说出口的却是：“在下跟您走！”

正树用手抓住世之介的肩口，正为自己刚刚的措辞后悔不已的世之介也抓住正树的袖子。一个搭肩、一个抓袖，看上去就像在跳土风舞一样。

“出去，出去！真是受够了！”

两位不堪其扰的父亲异口同声地说。

“所以，你就到外面去，然后和正树打了一架？”

在厨房听得目瞪口呆的母亲问道。世之介回道：“是啊，没错。”他正在被炉前替眼角的伤口换新的创可贴。

“这我听懂了。我想知道的是后天的航班不是全部客满吗？为什么后来突然订到了票，这和你们打架有什么关系？”

“我刚刚也讲过了嘛。”

世之介一脸不耐地一边回答，一边皱着眉头撕创可贴。胶布拉扯到伤口，让他忍不住哀号出声：“好痛、好痛！”

昨晚，世之介和正树两个人煞有其事地相偕到“幸”的外面。不过，一个天生不是打架的料，另一个早已喝得烂醉如泥，老实说，这两个人的单挑就算野猫经过都不会多看一眼，连看热闹的酒客都抱怨说：“看你们打架，看到都要打瞌睡了”。不过，正在你推我挤、缠斗不休的世之介和正树却很认真，不管看热闹的人如何挖苦，他们仍然互不相让，以至于打完后，两个人都觉得全身虚脱，筋疲力尽。其实，他们也只打了五分钟而已。之后便互相肩靠着肩瘫坐在路边。两个人的父亲就在店里面，照理说应该出来瞧一瞧才对，可是，“幸”的大门纹风不动，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什么时候回东京？”安静了半晌，正树突然怒吼似的问道。

“本来是后天要回去，但是订不到票！”世之介也吼回去。“你去排退票，我能把你的等座顺序提前。”正树咆哮道。

“为什么？”

“我在羽田机场上班，有熟人！”

“要是没有人退票，我还不是一样没飞机可以搭！”

“你只要排在一号或二号，一定搭得上飞机！”

不打不相识的两个人，尽管说起话来依然生硬粗暴，不过，世之介却因此订到了回东京的机票。

“这么说，你要跟正树一起回东京？”

人在厨房的母亲笑着问道。

“嗯，座位一定要分开。”

“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有座位了啊。”

世之介把揉成一团的创可贴丢向电视机旁边的垃圾桶。世之介一向屡投屡不中，没想到今天居然擦板得分！

就这样，一场打斗得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让世之介和正树搭同一班飞机回到东京。他们俩名义上虽然是分开坐，不过，因为世之介拿到的是候补机位，运气差到刚好和正树隔着走道相邻而坐。正树脸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辨，世之介的右眼也还带着红肿。隔着走道并排而坐的两个人都带着伤，谁都能看出这伤是两人斗殴的结果。说到固执的程度，两个人倒是不相上下，明明彼此之间的距离只要伸个手就勾得到对方的肩膀，却偏偏谁也不肯拉下脸先开口，一直到东京，始终一个字也没有交谈过。直到飞机降落羽田机场，在出关的途中，世之介追上走在前面的正树，想跟他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不然我就回不了东京了。”

就在通关的时候，世之介语气僵硬地向正树道谢。

“哦。”

正树一脸不耐地应了一声。

“那我告辞了。”

世之介转身正要往单轨电车的乘车站台走，正树叫住他：“你住哪里？”

“东久留米。”世之介答道。

“是在田无的隔壁吗？”

“没错……”

“什么嘛，你住在那种地方？我现在要去田无，有车，你要搭吗？”

世之介实在搞不清楚，这个叫正树的年轻人到底是和蔼可亲还是鲁莽失礼。

“你住在田无吗？”

“不是我，是我女朋友，她家在田无，待会儿会来接我。”

“你有女朋友嘛！”

既然有女朋友，在“幸”的时候为什么不大方说出来呢？说出来说不定就可以避免那场冲突，也不必互殴受伤了。世之介有点恼火，不过，他也不是笨蛋。如果自己从这里搭电车回家，得先搭单轨电车到浜松町，再从浜松町换山手线到高田马场，然后再换西武线，光搭电车就得花上一个钟头。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绝对是搭正树女朋友的便车来得轻松。

“真的可以吗？”世之介小心翼翼地询问。

“不可以干吗问你？”

“说的也是。”

世之介跟在正树的后头走。在家乡跟人家打架，出外又要靠人家帮忙，世之介也替自己感到汗颜。

“哎，不好意思。”世之介叫住了正树，“……我想给女朋友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回来了，可以吗？”

老是做无谓争执的两个人。世之介绝对不会因为打了一通电话给祥子“报平安”，就比正树多一份男人的价值。

被叫住的正树扬了扬下巴，告诉世之介公用电话的方向。世之介跑

了过去，从皮夹里拿出电话卡，拨了祥子家的电话。自从初一那天祥子从别墅打来“恭贺新禧”以后，这几天两人都没有通过话。电话响了几声，一如往常，祥子家的用人接起了电话，世之介请她去找祥子来听电话，“麻烦您稍等一下！”世之介听到话筒被放下的声音，然后等了很久，终于有人拿起话筒说“喂”，然而，怎么是祥子的母亲呢？

“新年好。我是横道，请问祥子在吗？”

世之介慌慌张张地向祥子的母亲打招呼，眼睛瞥向外面，看到正树在和一个女孩子讲话，女孩应该就是他的女朋友，他们也正朝他这儿看。

世之介刚才在想，不肯介绍给父亲认识的女朋友，该不会是太妹之类的坏女孩吧？不过，正树的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害正在跟祥子母亲讲电话的世之介一下子心不在焉起来。

“……喂？喂？世之介先生？你听到了吗？”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祥子母亲的呼声，世之介连忙出声回应。

“是、是、是。”

“祥子怕你担心，所以叫我不要告诉你。”

“哎？”

“就是祥子啊，过年的时候去滑雪，不小心骨折了。”

“啊？”

“你怎么这么惊讶？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对、对不起。不、不要紧吧？”

“没什么大碍，只是那孩子一个人穷紧张，说什么‘也许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

和祥子的母亲通完电话，世之介跑回正树身边。正树和他的女朋友看到脸色大变的世之介，不由得后退一步。

“发、发生什么事？”

“我女朋友受重伤了，不，不是重伤啦，反正现在人在医院就对了。”

世之介边说边喷口水，两人又往后退了一步。

一场架打下来，演变到后来又成了正树和他的女朋友送世之介到医院。虽然世之介向他们表示：“不顺路，我自己搭单轨电车去就好。”可是，正树的女朋友是个非常体贴的人，她说：“反正我们要先去新宿买完东西才回家。”一听就知道是故意安慰人的谎话。

开车的人是正树。不过，看摆在后座的靠垫和仪表板上的装饰，车子的主人一定是他的女朋友。

三个人在车上的时候，正树的女朋友问：“是你家乡的学弟吗？”正树也不好好回答，反而一脸不耐地说：“算是吧。”其实，两人在“幸”偶遇，发生争执互殴，然后他替世之介弄机票这一段，要说明也很麻烦。世之介也只好装作正树的学弟，他们两人在她的眼中，可能是感情很好的朋友吧。

正树的女朋友说：“在滑雪场受伤，既然已经转到都内的医院了，应该不用太担心。”她和正树不同，非常细心体贴。

世之介也这么想。不过，自己连感冒都很少得，所以，一听到住院就不由得心生恐惧。

世之介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个男生出车祸，一辆正在倒车的轿车撞到他的自行车，幸好只是小小的擦撞意外，人受了点轻伤而已。班上要派三个人去医院探望这位受伤的同学，世之介莫名其妙被选中。其实他心里暗自窃喜，因为课都不用上了。到了医院以后，他一想到马上就要看见包着绷带的同学，想到绷带渗着血渍的画面，竟然在走廊上晕死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和同学躺在同一张病床上。相形之下，他的同学比他还精神。

多亏正树一路上横冲直撞，让世之介比搭单轨电车还要早一步抵达新宿的医院。下车后，世之介向驾驶座的正树和他的女朋友深鞠一躬，目送他们的车子离去。他没有向正树要电话，他女友的姓名也没有问。

车子缓缓驶出院区，汇入车流，成为大道上的一分子。也许以后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两人了，世之介的脑中忽然闪过这个念头。

直到看不见车影了，世之介才走进一楼的前台询问祥子的病房号码。他按照前台人员的指示，搭电梯来到祥子病房所在的楼层。他一心一意以为走出电梯门后，自己将在略为阴暗的长廊走道找病房，最后在走廊的尽头找到和其他病人同住的祥子。没想到电梯门一打开，眼前就是祥子的病房，门没关，里面还传出祥子的笑声。

世之介的心情百味杂陈，一半是如释重负，另一半又觉得虚脱无力。他敲了敲打开的门扇，出来应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护士，她对着里面说："有人来探望你了。"

"知道了！"里面再度传出祥子的声音，听起来元气十足。"祥子，是我！"世之介在门口喊道。

"世之介先生？……不对，是世之介，你已经到了？"

看样子她还是不习惯直呼世之介的名字。"我先出去了。"护士几乎同时说道。护士走了出来，向世之介点点头，两人仿佛交换班似的一出一进。刚刚站在外面的时候，世之介已经先探头张望了一下，病床上的祥子上半身坐起，左手左脚夸张地缠了一圈好大的绷带。

"祥、祥子……"

除此之外，世之介不知道该说什么。

"请你放心，我已经没事了。"

世之介小心翼翼地走向病床。

"……刚刚护士就是来告诉我，世之介先生，不，世之介可能会来，是我妈请她来传话的……对了，你不是从羽田过来的吗？怎么会那么快？"

"我乘车来的。"

"出租车？"

"不是，是朋友的车。"

“朋友？”

“……怎么说呢，我家乡的学长啦。”

世之介也懒得解释自己和正树的事了。

祥子的病房是VIP室。床头边的桌子上摆了一个大花瓶，插满了百合花。和煦的冬阳透过打开的窗户恣意洒落。世之介把附电视、浴室的房间看了一遍后，忽然愤愤不平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络？”

“你难得回家过新年，我怕你担心，所以……”

“这种时候不担心，要什么时候才担心呢？”

“嗯……”

世之介忍不住抱怨，祥子的表情沉了下来。

“……我要是受伤了，一定会马上告诉祥子你的。”

应该还有更合适的说法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但祥子已经充分了解了世之介的心意。

世之介双目无神地望着前面的使用者。他正在等图书馆的复印机，看到前面的人脚下摆着一大堆资料，恐怕还得再等上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他要复印的是花了五百日元向同学借来的地理学笔记，这个周末以前必需交一份报告——“文化和地域”，笔记就是参考资料。同学上课抄的笔记拿在手里十分有重量，稍微翻一下，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字、一丝不苟的图表，笔记的主人还用透明胶带贴上了各种补充资料。

世之介顿时感到向头脑灵光的人借笔记，实在是一大失策，因为他认为如果是马马虎尾的人做的笔记，一定只会写重点中的重点。

成日昏睡的寒假已经结束了。假期一结束，世之介的生活就变得异常忙碌。

先是遇见正树，之后是一回到东京就得知祥子住院的消息，他每天去探病，又刚好碰上学校的考试期间，实在没有理由再逃学。除此之外，现在每周的打工时间增加为三天，似乎要把寒假期间没去的份补回来。

前面的用户总算把脚边的资料复印完了，世之介从钱包里掏出零钱准备复印，没想到那个人竟然又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新的教科书放到复印机上头。

“请问你大概还有几页要复印？”

世之介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问道。那个人回过头来，顶着一脸青春痘既无奈又烦闷地把书翻到最后一页让世之介看，大概有五十页之多。

“有这复印的工夫，如果能够当场把它们全部装进脑袋里就好了。”那人叹了一口气说。

世之介也啪啦啪啦翻着借来的地理学笔记响应说：“我真想撒点盐把它吃下去。”

那人用苦笑代替回答，转过身去继续复印。现在他连复印机的盖子都懒得盖上了，因此，每按一次按键，就有一道绿光扫过他长满青春痘的脸。

世之介蹲了下来，翻开自己的日程本：英语一、英语二、西洋史、法语、经营学、产业概论、贸易概论……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要交的报告、要测验的科目写了满纸满篇。

又过了一会儿，总算轮到世之介复印。印完之后，因为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他便到医院去看祥子。祥子只有脚部属于复杂性骨折，医护人员建议她最好下床拿拐杖练习走路，忍痛做复健。可是，祥子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穿睡衣的模样，自然就不肯走到外面去，在病房里又不能拄拐杖步行，所以，世之介不管什么时候去探病，祥子都是带着一脸疑惑的表情在看报纸。

这一天，世之介又在车站的小卖店买了三份体育晚报，当礼物带去给祥子，因为一般的晚报在医院的便利店都买得到。

“祥子，我买体育报来了。”

一踏进病房，就看到祥子果然在看报纸。不晓得她又看到了什么新闻，似乎看得一头雾水。“京成杯的比赛结果出来了吗？”祥子问了赛马的事。

“你又没有买马券，干吗那么关心比赛的结果？”

世之介把晚报递给她，顺手拉出椅子坐下。

“我就是无聊啊。日本的政治已经陷入僵局，一天到晚在喊经济改革，也只是口号而已，都是旧闻了，没半点新鲜事。”

“所以，你就猜测赛马的冠军？普通人不会是这个脑回路吧。”

“对了，世之介……考、考试考得怎么样？”

“你要是说得不顺口，就把先生再加回去，像以前那样就好了。不然，你每次都要停顿一下，我都想替你加‘先生’了。”

“不行，我一旦决定的事，就不会再改变。”

“……随你、随你。”

“啊，对了，我可以出院了。”

“真的？什么时候？”

“这个星期天，以后只要复诊就可以了。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要往返医院，真是一件大工程……”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会陪你来啊！”

“那来医院之前，车子先到你那儿去接你。”

“不用不用，那样要绕一大圈，我去你家就好了。”

“可是，这样你不就要到新宿来了吗？”

“那倒没错。”

“我看我们直接在这里会合好了。”

“这里？你是说医院？”

“对啊，这里刚好是中间点。”

“啊？你说的没错，是中间点。”

世之介瞄了一眼祥子看完的报纸。她的确非常空闲，连讨论消费税的报道，都用红笔在上面写了个大大的“反对”。

每天忙着期末考、打工和探望祥子的世之介，今天晚上哪儿也不想去，只想早早上床睡觉。就在准备钻进被窝的时候，接到了仓持打来的电话。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不知道是不是上次仓持突然掉泪，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今天仓持的声音听起来开朗了很多。

“真的很不好意思，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我却都没跟你联络。”

仓持一开口，就说了些正经八百的话，实在与他的个性不符，世之介听了，不知不觉也跟着客套起来：“我也很担心你，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新年期间，世之介整天游手好闲，年假过后，一下子忙得焦头烂额，老实说，世之介根本没有空想仓持的事，不过，用嘴巴说就是这么方便，自己说什么，对方就听到什么。

“谢谢，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向你借的钱都还没还呢。”

“钱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反正我现在也用不到。”

“十二月的奖金，我领不到，不过，七月的奖金，我好像有，到时候一领到，一定马上还你。”

“什么时候还都没关系。有时间再一起去喝酒。”

虽然世之介嘴巴这么说，但是一只脚已经偷偷伸进被窝里了。

“你看我都忘了，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跟你喝一杯。我现在人在武藏小金井车站，刚刚下班，最近我都在这一带工作，心想你家离这里很近，假如你有时间，一起喝个酒好吗？”

世之介一只脚已经伸进被窝里了，而且仓持出奇客气的邀约方式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打算婉拒，看了一眼时钟，才七点，“今天很晚了”之类的借口实在说不出口。

见世之介沉默不语，仓持接口说道：“抱歉，你明天还要上课。”明天的确要考法语，不过，睡得再饱，也无助于提高分数。

"走吧，去喝酒。"

"真的？"

"我二十分钟可以到。"

"我等你。"

世之介把运动衫当睡衣穿，所以，他直接穿上牛仔裤、披上在丸井分期付款买的棒球外套就出门了。出门的时候，还叼了块吃到一半的天使派在嘴里。就在下楼时，刚好碰到住在对面的京子从外面回来。

"哎呀，是世之介啊！"

"啊，好久不见，你好吗？"

"你房间一天到晚乌漆抹黑的，我还以为你偷偷搬走了。"

"我整天忙着打工，回来倒头就睡，家只是睡觉的地方。不过，这不就是大都市的生活吗？"

"你在说些什么呀？"

"像我家那样的乡下地方，最多不超过三天，就一定会碰到邻居的婆婆。"

世之介似乎想继续聊下去，京子连忙提醒他说："你不是要出去吗？"

"哎呀，差点忘了。我跟朋友约好了在武藏小金井见面小酌一番。"

"真的很忙呢。"

"都是白忙。"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还真替你担心，怕你这样没办法在东京过日子。你看现在，感觉就是如鱼得水、正在挥洒青春，不是吗？"

"我看起来像吗？"

"像啊。我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你还为没收到棉被心神不宁呢。"

“是啊，现在想起来，京子是我到东京以后，第一个说话的对象。”

“可不是吗？我是世之介在东京的第一号朋友。”

“你看我有没有变？”

针对世之介的问题，京子开始上下打量世之介，一番审视之后，点头说道：“变了！”

“是吗？”

“如果你是现在才搬来这里，我大概不会主动跟你说话。”

“哎？！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刚产生了这种想法。”

“我变得面目可憎了吗？”

京子表情认真地思索起来。

“……你不是面目可憎。”

“那到底是什么？”

“嗯……你跟刚到东京的时候比起来……”

“比起来怎么样？”

“……没那么缺心眼了？”

“缺心眼？”

“对，没那么缺心眼了！”

“不是我自说自话，大家都说我缺心眼。”

“当然是这样啊。说到世之介，肯定就是缺心眼的，但似乎比以前多了几层防备……”

“听起来像是半吊子啊。”

“你如果不是半吊子，就不是世之介了。好好保持下去哦。”

“半吊子该如何保持呀？……等一下，我才不想保持半吊子呢。”

看到世之介着急的样子，京子笑了出来。

“你不是约了人吗？”

“啊，对呀。”

他告诉仓持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可以到，结果自己还没跨上自行车，却已经过了十分钟。

他跟京子说再见后，立刻到一楼的停放场牵车。踩着自行车的世之介，蓦地想起自己初到东京的第一个晚上。

他遇见了曾到印度留学、拥有精彩经历的京子，而自己在她的面前只能讲述世之介这个名字的由来，深为自己的乏善可陈感到惭愧。

“你怎么这么说呢？从现在开始，你生命里的事物会一个一个地增加，不是吗？”

当时，京子说了这些话安慰他，现在京子说他“比起刚到东京的时候没那么缺心眼了”。世之介不由得思索自己究竟增加了什么。只是不管怎么想，都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其实，即便找到了答案，谁又能保证这个增加的“什么”会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呢？

小金井街道正在塞车，不过，骑自行车往南走的世之介并没有这个困扰。途中经过一处交通量很大，车道却缩减的场所，狂啸而去的大卡车扬起一阵风压，让他抓不稳把手，差点就被卷进车底。

世之介心想，如果刚刚手滑一下，自己不就连人带车瞬间翻覆并被大卡车卷入车轮下了吗？想到这里，世之介竟觉得眼前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白线，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踩了二十分钟自行车后，世之介到了和仓持约定的车站检票口。他东张西望，寻遍整个站前广场，就是找不到仓持。难道会在另一侧出口的检票口？他正想换个方向，一个大叔走过来开口叫住他：“喂，你要去哪里？”世之介朝他看了一眼，大叔怎么变成了仓持？

“仓持？”

“是我啊。我从刚才就一直对你挥手，可是，你都不理我。”

“误会了，我以为是哪里的大叔这么有精神地一直挥手……”

“大叔？”

世之介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把“颓废”这个词语用在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身上，可是，对词汇贫乏的世之介来说，除此之外，他实在没有其他词语可以形容眼前的仓持。

“大概是提了个公文包下班回家的关系吧。”

“你这样子也太夸张了吧。”

即使只在入学典礼那一天穿西装，之后便不曾再穿过的世之介，也忍不住伸出手去重新调整仓持松掉的领带，接着把好像脱臼似的西装垫肩挪回原来的位置。

“这是谁的西装？”世之介问道。

之所以会这么问，就是因为尺寸太不合身了。

“我只有一套西装，社长就把他的旧西装送给我。”

“难怪，怎么看都觉得是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的房产公司老板的尺寸。”

仓持不想再谈这套旧西装，没接世之介的话，径自往前走。

“要去哪里？”世之介对着仓持的背影问道。

“这条暗巷里有红灯笼，去那里可以吧？”

暗巷。红灯笼。穿着别人不要的旧衣服，连讲出来的话都嗅得到老气。

他们来到一家生意不错的居酒屋，找了吧台的位子坐下后，世之介马上问起仓持的新婚妻子—孕妇阿久津唯的近况。服务生送来生啤酒，两人干杯后，仓持回答说：“现在肚子变得好大。”同时用双手比了一个

大肚子的形状。

“是不是像电视演的那样，害喜害得很严重？”

“孕吐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你们住在一起对吧？”

仓持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多亏有阿唯的妈妈照顾她，帮了我们很多忙。要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绝对过不了这种生活。”

“那肯定，你们两个自己都还是小孩呢。”

世之介突然冒出了这句话，正伸出筷子要去夹关东煮鸡蛋的仓持，筷子霎时停在半空，然后用力点了点头。

仓持一边点头一边咬着蛋。世之介望着他的侧脸，觉得和他所熟悉的仓持并没有什么两样。纵使他现在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但只要脱掉，换上T恤、夹克，似乎马上就会说出：“喂，翘了下节课，一起去打台球吧。”

不过，换成是大腹便便的阿久津唯应该就不会跟他们一样，世之介想得入神，昨天还只是个“孩子”，怎么一夕之间就变成了父亲母亲？

那大概是在阿久津唯告诉仓持怀孕了之后，仓持说过“一般要怀抱更神圣的心情去当爸爸吧”之类的话，但那种心情绝不是说有就能有的，世之介看着正在吃鸡蛋的仓持幽幽地想。

“现在是考试期间哦。”

跟仓持现在面对的问题比起来，学校的考试根本不算什么。不过，对世之介而言，目前想得到的“难题”也只有考试而已。

“升上大二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我和你不一样，我课都去上了。”

仓持把另一半鸡蛋放进世之介的盘子里。世之介蘸了酱汁，一口塞

进嘴巴里。

“你真的有大人的样子了。”

“因为我分了一半鸡蛋给你？”

当然不是，不过，世之介也无法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电梯来到了二十五楼。一走出电梯，映入眼帘的是窗外染红天际的灿烂朝阳。世之介推着客房餐车，准备送汉堡包给客人。这个时间点汉堡包，当早餐太早，当消夜又嫌晚。

站在市中心的高层饭店内，世之介凭窗眺望，东京街景尽收眼底。现在已经不是夜景，而是晨景了。世之介整个晚上都在地下层的休息室，所以一看到窗外的景色，心情就特别雀跃。冷灰色的建筑物被朝阳染成一片绯红淡紫，还没点灯的窗户在旭日的照耀下，宛如鱼鳞般闪闪发光。城市慢慢地苏醒过来，街道也活跃起来。

点这个汉堡包不知道是要当早餐还是当消夜的客人，好像是来日本洽商的美国人。

世之介走进房间，照本宣科地把手册上的英文问候语背了一遍，房客用流利的日语回答说：“谢谢，谢谢。我等一下再吃，请放在那儿就可以了。”

之后世之介靠在休息室的椅子上小睡了半小时左右，接下来又是手忙脚乱的晨间工作。一如既往，他和石田一组，按照客人指定的时间送早餐到各个房间。

“世之介，你考完试了吧？”

搭电梯的时候，石田顶着一脸睡容问道。石田习惯把好几张椅子拼在一起睡觉，他刚刚从椅子上爬起来，蝴蝶领结还在，不过已经歪斜凌乱。

“一直考到前天，总算全部考完了。”世之介叹了口气说。

“难怪你这张脸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呆。”

石田看不到自己睡到头发东翘西塌、乱七八糟的样子，怪不得会五

十步笑百步。

“学长，你春假有什么计划？……大学生有两个月的春假，大家都是怎么过的？”

“我嘛，就是打工存钱啊。”

“存钱做什么？”

“我想去旅行。等到大四那一年，我要找时间去环游世界。”

“啊？”

“一旦步入社会上班以后，就不可能有这种机会了，一个人一辈子大概只有一次吧，你呢？”

听到环游世界这个答案，世之介着实无言以对。

既然没有任何计划，那就排班打工吧。可是，赚了钱又没有像石田一样有明确的目标等待执行。

“整整两个月呢，要做什么……？”

“你还是计划一下比较好，不然，两个月也是咻的一下就过去了。”

电梯来到他们送餐的楼层，世之介推着餐车走在长长的走廊里。不过三十分钟的时间，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晨光正从窗外摩天楼群的缝隙间射下来。

“啊，对了，你要A片的录像带吗？”

他们继续往前走，石田突然问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要啊。”

世之介被问得措手不及，下意识地就答“要”。

“我家要重新装潢，那些带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又不能拿到和女朋友同住的公寓去，丢掉又觉得可惜。”

“给我，给我！”

“那你找时间来拿。”

“大概有多少？”

“三十片左右吧。”

“真的？没有特殊癖好之类的吧？”

“什么特殊癖好？”

“例如鞭打、滴蜡烛这种啦。”

“你不看那种东西？”

“相比之下，还是穿着泳衣在海边晃来晃去比较赏心悦目。”

“太小儿科了吧。”

他们来到了订餐的客房，世之介敲了房门，敲到第三次，才得到响应。

“早安！客房服务。”

明明无心道早安，但因为每天都要说上好几次，习惯也就成自然，因此只要一开口，语调自然铿锵有力。

世之介结束工作，步出饭店的时间，大约是七点刚过。按照平常的习惯，他会直接走向车站，不过，今天太阳露出了脸，难得有一个温暖的冬天早晨，世之介信步走到饭店后面的小公园。一踏进公园，就听到小猫的叫声。虽然觉得不妙，但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也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声音的来源。

不出所料，世之介找到了一个纸箱，发现了一只小猫。他本想当作没看到转身离开，不料素未谋面的小猫竟对着他发出悲惨的叫声，仿佛是在伤别离一般。世之介无可奈何只得抱起了瘦弱的小猫。

世之介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外婆带他去参加庙会，世之介跟着大家一起钓小鸡，结果钓到了一只毛茸茸的紫色雏鸡。他喜出望外地把小鸡带回家，爸妈泼冷水说：“这么可爱的小鸡，大概活不过三天。”世之介丝毫不受影响，铆起劲来饲养小鸡。也不知道养了多久，小鸡开始

换毛，一天比一天茁壮。

世之介的雏鸡终于变成成鸡了，他一边享受成鸡“咕——咕——咕——”的叫声，一边盼望鸡生蛋的日子快点来临，后来才知道庙会卖的鸡全是不会下蛋的公鸡。

世之介养大的鸡虽然不会下蛋，不过，他把庙会上的雏鸡养大成鸡的事很快传开，一下子变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每天放学，都有同学跟他一起回家看鸡，就连住在附近的大人也倍感稀奇似的跑来看。

世之介抱起箱子里的弃猫后，心想接下来要怎么办。他租的公寓禁止养宠物，而且还不晓得它是否上得了电车。被世之介抱在怀里的小猫露出安心的表情，开始舔他的手。

他想这个时间从都心开往郊区的电车很空，至于小猫最后的归宿，等自己睡饱了再想也不迟。于是，世之介把小猫藏在外套的口袋里，带回了住处。

小猫一开始在外套的口袋里不安分地乱抓乱动，不过，要进车站的时候渐渐安静下来，等到搭上电车以后，小猫出奇地安静，一动也不动地窝在口袋里，害世之介一度怀疑它是不是死了。当他偷偷地往口袋里头望时，小猫也睁着一双眼睛忧虑地看着世之介，似乎在为自己的去处担忧。

世之介感觉到别人的视线，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原来是坐在他对面的高中女生发现了口袋里面的小猫，对他笑了一下。世之介收下了这个亲切友善的微笑，并用唇语说：“被丢掉的小猫。”有着一张圆润、可爱脸庞的高中女生“嗯”地点了点头。

回到住处以后，世之介喂小猫喝温牛奶，又看了它一会儿。由于工作了一整晚，身体也疲倦了，世之介便直接躺在被炉里睡觉。

小猫的叫声吵醒了世之介，这一觉他睡到了下午两点。一起床就觉得肚子饿，他开始做没有放肉丝的炒面，炒到一半，忽然想到小猫也许可以养在祥子家。事不宜迟，他马上打电话给祥子。

还必须仰赖拐杖行动的祥子当然在家，世之介一边炒没有肉的炒面，一边告诉祥子。

“小猫那么可爱，我也很想养，可是，我们家真的不行。”祥子抱歉地说道。

“为什么？这只猫真的很可爱。”

“我妈对猫过敏。”

“有这种过敏吗？”

“是猫的毛，一碰到猫毛，我妈就会不停流鼻水。”

要人家整天整年流鼻水来养猫，世之介也说不出口。他和祥子约好了三天后医院见，便挂上电话。

仓持和阿久津唯那里也不是养猫的时候……世之介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饲主。

小猫似乎已经将被炉当成自己的落脚处，闭着眼睛打盹，一点儿也不知道世之介的烦恼。他吃完炒面，又准备躺回被炉睡觉时，突然想到了加藤。

为了吹空调，整个夏天都泡在加藤家的时候，他曾经看到过好几次，不知道哪来的猫跑到加藤房间的窗边来玩，还记得加藤说过：“一楼的房东养猫，所以，这栋公寓允许养宠物。”

加藤也是倒霉，不该多嘴说这么一句。世之介拿起电话，已经很久没有和加藤联络了，最近一通电话还是好几个月以前打的，尽管如此，世之却觉得两人昨天还在一起说笑。

“世之介？你还好吗？”

“好好好。问你件事儿，你要养小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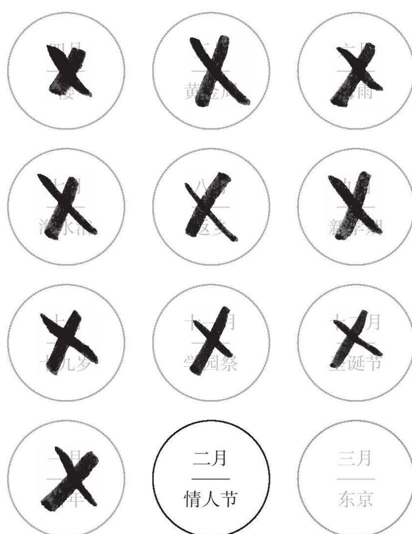
“不要。”

“我找不到人养它。如果你愿意养，我附赠一大堆A片。”

世之介想到石田要送他的A片，就这样脱口而出。不过，他很快就察觉到加藤兴趣缺缺。

“我会尽量帮你找都是肌肉猛男的片子。”

世之介一面抚摸无处可去的小猫，一面说道。


二月
情人节
三月
东京

世之介把小猫放进大衣口袋里，踩着自行车前往加藤的住处。可能是被关在家里好几天的缘故，小猫从浅浅的口袋里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流逝的风景。这几天，小猫都是世之介在照顾，又碰巧遇到世之介休假不用上班，这一人一猫便成天黏在一块儿。小猫很安静，不吵也不叫，让他一度产生何不继续养下去的念头。只是，如果养在这里，小猫就会被关在六张榻榻米不到的狭窄房间里，从此与世隔绝了。

世之介前思后想，决定不替小猫取名字。理由之一，是怕取了名字以后会舍不得放手，另一个理由则是好名字难求。他曾试着用自己去过的一家迪斯科舞厅的名字——“特利普”去叫它，结果，小猫毫无反应。他又试着喊它“小花”“球球”，小猫竟伸长脖子喵喵叫，实在是一只对时尚流行完全迟钝的猫。假如取小花、球球这类名字，恐怕很难找到愿意收养的主人。

到了加藤的公寓，世之介替小猫擦掉眼屎，又替它把乱翘的毛抚平，设法使它看起来可爱讨喜。加藤在电话里头说：“我不会养，不过，房东太太或许会收。”原来有一次他去缴房租的时候，房东向他透露之前常跑来的小猫现在都看不到了，好寂寞。

世之介抱着猫走向加藤的房间，正好碰见加藤在走廊上使用洗衣机。他虽然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不过，一看见猫，马上把它抱在怀里，看起来似乎不讨厌。

“你在哪里捡到的？”加藤一边抚摸小猫一边问道。

“赤坂的公园。”

“赤坂那种地方会有流浪猫？”

眼前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房东的意愿。对世之介来讲，他恨不得马上确认是否有人愿意收养这只猫。加藤抱起小猫下了楼。

“你还在跟那个傻乎乎的女生交往啊？”加藤说。

他是指祥子吗？所谓今非昔比，祥子现在可是他的女朋友，世之介佯装糊涂地反问：“傻乎乎的女生是谁？”

“她叫祥子，不是吗？”

“哪有说人家的女朋友傻乎乎的啊！”

“我只是觉得你们不合适。”

“为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既然没有，就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两个人聊着聊着，已经走到了房东家门口。

“有人在吗？”

加藤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直接走进屋里。

“你怎么好像回自己家一样？”世之介惊讶地问道。

“房东家以前也提供寄宿，住户们都习惯了随意进出。”

加藤拉开房间的拉门，朝着里面喊：“房东太太好！”世之介伸长了脖子趁机往屋里瞧了一眼。简单地说，房间十分肃穆，屋里有佛坛，有被炉，桌上当然有橘子，还有一个像画里画的典型老太太，正拿着烟管吸烟草。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个画面的确唯独还差一只猫。

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加藤来之前已经跟老太太说明过，世之介把小猫抱到连站起来都嫌麻烦的老太太面前。“哎呀，真是个小美人啊。”她说完就把小猫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小猫也不认生，趴到一半便蜷起了身体，仿佛要在膝上待一辈子似的。

“小猫就麻烦您了。”世之介向房东太太鞠了一躬，过河拆桥的小猫看也不看他一眼。世之介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不过，与其见不得人地养在小小的套房里，不如让它待在老太太的膝上，看起来幸福多了。

“它叫什么名字啊？”房东太太问。

“还没有取名字。”世之介回答。

“那就叫小花好了。”房东太太说道。

小猫一听到这个名字，马上喵了一声。

房东太太收下小猫后，世之介跟着加藤回到他的住处。因为加藤没有主动邀他来，也就对他不理不睬。加藤自顾自地在窗边晾脱完水的衣服，晾完后拿出读了一半的书开始看，还是本英文书。

“你这样对客人不会太狠心吗？”

“啊，抱歉抱歉。”

语气里一点儿诚意也没有。

“哎，你在看什么？”

“《紫禁城的黄昏》。”

加藤一面翻书一面回答。

“紫禁城？中国的紫禁城？”

“是啊。”

世之介若是稍微有点知识，还可以切入这个话题跟加藤聊一聊，可惜除了“中国的紫禁城”之外，其他毫无所悉。

“你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因为我看了《末代皇帝》这部电影，觉得很有趣。”

“啊，那部电影啊，我听我们桑巴舞社的学长说很好看。”

“我今天想再去看一次。”

“去哪里看？”

“吉祥寺。”

说到世之介爱看的电影，不是《夺宝奇兵》就是《尼罗河之宝》之类的动作片。不过，跟加藤一块儿到吉祥寺走走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我也要去。”世之介说。

“你别跟来。”

遭到断然拒绝的世之介委实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一直认为妥协的人是自己。

“为什么？”

“我喜欢一个人看电影。”

“电影院里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人？”

“在电影院里，有熟人坐在我旁边，我很介意。而且，电影演到一半，你一定会问东问西。”

加藤还是跟以前一样难伺候。

“那我们分开坐，隔远一点。”

世之介并不是很想看电影，也没半点当真的意思，可是，不知不觉中就脱口说出这句话。

“所以，你们后来分开坐看了同一场电影？”

听瞠目结舌的祥子这样问道，世之介点了点头。今天是祥子拆石膏的日子，世之介陪她到医院复诊。

和祥子约在医院见面，今天是第三次。两人坐在候诊室的长椅上聊天，度过等待看诊的时间，诊察结束后又回到长椅上再待上一个小时左右。

对世之介来说，虽然祥子拄着拐杖，但他一点儿也不介意跟她到附近装潢时尚、风格不凡的咖啡厅去小憩一番。然而，想带连住院时都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穿睡衣的祥子到外面去，可是千难万难。所以每次到最后，总是世之介到便利店买咖啡回来，和她一起坐在候诊室硬邦邦的椅子上喝。

“祥子，石膏拆了以后，你想去哪里吗？关在家里这么久，要不要出去散一下心？”

祥子想了一下说：“除了滑雪场以外，哪里都行。”

“那我们就去一个跟雪完全相反的地方，你看海边怎么样？”

“海边……”

世之介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但祥子的表情为什么瞬间沉了下来呢？

“……好是好，不过，最近只要看到海，就会想起那件事。”

“那件事？”

“就是去年夏天，在你老家发生的事。”

“哦，原来是那件事。”

“嗯，是的。”

“你是怕到海边以后，又遇见难民吗？”

世之介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蠢问题，但还是问出了口。

“不是这个原因……该怎么说呢？我一看到海，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海的那一边，到底有多少困苦无助的人……”

祥子的想法，说单纯的确很单纯，但对世之介而言，多少有点感同身受。

“不过，我们也无能为力。”

“你说的没错，可是……”

祥子越说表情越忧郁。这时候，护士出来叫祥子的名字。

祥子进入诊室后，世之介百般无聊地在候诊室东张西望。由于看诊时间已近尾声，所以，刚刚还坐在椅子上大排长龙的患者身影少了许多。

世之介没生过什么病，能想到的病痛顶多就是上次参加桑巴嘉年华会时，因睡眠不足引起的贫血晕倒。说实在的，他连伤风感冒都没得过，身体好到让他不觉得身体健康硬朗有什么可喜可贺或值得感激的地方。

世之介在走道的墙壁上看到一张生理解剖室的海报，那是一张人体

解剖图，画了心脏、胃部、肝脏等各种脏器，并以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世之介果真无聊透顶，开始用手抵在胸口，像医生触诊一样边摸边对照着看：“这里是心脏，这边是胃，肝脏在这附近……”

他闭上眼睛感受心脏的存在，心脏的鼓动清清楚楚地传抵掌心。他忽然想到：“这里如果停止了，人就死了。”

世之介初到东京时，曾有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因为觉得说出来很丢脸，也就不曾向任何人提起。那是他生平头一遭置身于新宿站的站台，他沿着站台的白线走，耳畔蓦地响起列车即将进站的广播，前方随即出现疾驶而来的电车。电车咻地通过他的身边，和他的距离仅几十公分，电车卷起强大的风压，将他完全笼罩其中。

“我如果不是站在这里，而是站在那边，就被撞死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世之介却想得入神。他第一次体认到“生”与“死”原来只有一线之隔。

世之介津津有味地数着心跳，而且百数不厌，不知道数了多久，诊室的门打开了，祥子走了出来。虽然还拄着拐杖，但拆掉跟了她好几个星期的石膏，整个人看起来轻盈了不少。

“石膏总算拆掉了。”世之介说道。

“感觉光溜溜的，好奇怪哦。”祥子涨红了脸，仿佛是赤裸的胴体被窥见一般。

“祥子，今天晚上我想跟你在一起。”

听起来像心血来潮的随口一问，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好啊，到我家来吧。”

祥子熟练地用拐杖支撑着身体，爽快地应允。

“我是说只有我们两个人。”世之介补充说明。

这个提议来得太唐突，祥子不是不懂世之介的心意，原本涨红的脸更红了，而且几乎红得发紫。

“怎、怎么了？太……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一向顺着祥子的意思，从来对她言听计从的世之介，说也奇怪，今天就是坚持到底，寸步不让。

“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可以去这附近或是哪边的旅馆……”

“旅、旅馆？！”

祥子失声大叫，恰巧经过走廊的护士们无不投以注目礼。

“不、不要那么大声嘛。”世之介连忙提醒她降低音量。

“世之介先生，您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

祥子的反应实在太过激烈，世之介先扶她到椅子上坐下。

“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又不是要去杀人放火。”

“可、可是……上旅馆……”

祥子激动到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愤怒。

“如果吓到了你，我向你道歉。但是，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

“这、这个我知道，可是，我刚在诊室拆掉石膏。”

“这我也知道，但今天晚上我怎样都想和你在一起。”

世之介毫不退缩地着盯着祥子的眼睛看。

“我……我对这一天的事……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您这样是不是太急了一点？”

被祥子这么一问，世之介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毕竟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提议，如果非要给个理由，就归因给受到心脏跳动的鼓舞吧。

“……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世之介罕见地打死不退。

化完妆，离开梳妆镜，窗外，出租车就到了。车顶的黄色信号灯一明一灭，照得古老的门柱亮晃晃的。

好久没回自己的房间了，总觉得房间变得异常寒冷。母亲说，房间的窗户每天都会打开，去年岁暮年终还做了大扫除，不过，少了体温的房间似乎连各种感觉也跟着消失了。房间冷得出奇，除了自己长期不在家，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几天前，人还在白天气温超过三十度的坦桑尼亚，一下子回到二月的东京，难怪什么都觉得冷飕飕。

穿上之前就拿出来放在床上的外套，走到一楼。母亲听到脚步声，走出起居室。

“祥子，你真是的，好不容易回来了，却每天往外跑……”

“下次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想见面的朋友又那么多。”

“说的也是……今天晚上要赴谁的约呢？”

“睦美。”

“哎呀，好久没见到睦美了，她好吗？人家一定跟你不一样，我想她应该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了吧？”

自从父亲离开后，偌大的宅院便只剩母亲和帮佣两个人。一想到这些，就恨不得抛下还等在门口的出租车，留在家里陪母亲一直聊下去。可是，如果现在不走，母亲肯定会对我仍然单身的事实，还有现在做的工作念叨个不停。

“我明天一整天都在家，晚上我们两个一起做晚餐来吃，好吗？”

“好是好，不过……祥子，你要穿那种鞋子去吗？”

母亲的视线紧盯着我脚上的运动鞋不放。

“没关系啦，又不是要去什么高级餐厅。我走了。”

“回来的时候小心一点，最近这一带不太安宁。”

母亲一边叮咛一边送到玄关。难道她忘了自己的女儿在非洲的难民营工作吗？是真的忘了还是想遗忘呢？看到母亲因为世田谷住宅区不安宁而替自己担忧的面容，不禁怀疑我是在这个家长大的吗？

坐进出租车之前，回头望了一眼背后的家。这个家现在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和长期帮佣的女管家居住了。每隔一段时间回国，就觉得房子又老旧了一点，似乎整座屋宇就要随着岁月的流逝尽数凋敝。

父亲因脑溢血离开人世，一晃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得知这个晴天霹雳时，我已经完成了都内的公主养成教育，正在伦敦留学。一接到消息，连行李都没有收，便立刻赶最快的航班回到东京，可惜仍然晚了一步，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重要的亲人过世却未能见最后一面，或许是宿命吧。

父亲刚走不久，我就像和母亲比赛哭泣一样，日夜不停地哭，怎么哭都嫌不够，终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十五年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在他人生中最灿烂辉煌的时刻谢幕的，不是吗？

当时正值泡沫经济时期，父亲却大幅扩张事业版图，以致进退失据。如果全部放手，退回年轻时白手起家的废土处理业务也未尝不可，然而，膨胀了的不仅是事业蓝图，还有父亲的虚荣心。但时不我予，新事业陷入胶着，进退两难。

父亲离开后，扩张的事业几乎被清算、裁撤殆尽，幸好最后仍保住了本业。不过，公司的经营无法托付给哥哥胜彦，也不能交给连家计簿都看不懂的母亲，最后直接让渡给曾与父亲同甘共苦、一起打拼的常务董事。这样一来，一向养尊处优的母亲依然可以不愁吃穿地安享余年，父亲也算是让他心爱的女人得到了幸福吧。

而我每每想到自己后来变成联合国的职员，转战各个难民营工作，便会为这人生变化感到不可思议。在日本接受完整的公主养成教育，一路直升到大学，毕业后就待在家里，也不用上班工作。倒不是特意要到所谓的新娘学校学做贤妻良母，只是时间太多了，为了打发时间便去上插花课和烹饪课。不过，无论学什么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提不起劲来，所幸身边还有个每天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母亲，也是出生至今连一天班都没上过的人。

我每天过着悠哉的生活，一旁的母亲可是成天打算，一见时机成熟，便要求我去相亲。宜嗣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一表人才，彬彬有礼，脚踏实地，脾气又好，说他是“名门子弟”一点也不为过。而事实上，他的家族拥有庞大的纺织事业，宜嗣正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接班人。

“他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是不喜欢。”

相完亲以后，我老老实实地向母亲表达毫无意愿。母亲也直截了当地说：“结婚的对象就是要好人，只要对方人好，很快就会喜欢了。”

事情进展得很快，来年六月，我与宜嗣举行婚礼，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婚后的生活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只是真的连一点火花都没有。

在平淡无味的新婚生活中我察觉到一件事，那就是宜嗣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是“婚姻体系”，即便结婚对象不是我也可以。婚后大约一年，我向宜嗣提出想到海外留学。

当时正好宜嗣任职的商社派他到纽约工作，听说公司替他安排的宿舍站在阳台就可以俯瞰中央公园。坦白说，我有点动心，但最后还是摇着头告诉自己：“不，这不会是我要的留学生活。”

宜嗣绝不是个差劲的人。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与我促膝商量、讨论，纵使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有“我想重新遇见你”这种荒诞的愿望，最后还是顺着我。

我和宜嗣从此一个在伦敦念书，一个在纽约上班，形成暂时分居的局面。无论是纽约或伦敦，两地的距离都比任一地到东京近，但我们两人几乎没有联络。

我在伦敦一心扑进政治学的课业，而宜嗣在异国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收到信时，我忍不住替他高兴：“宜嗣先生总算碰到命中注定的人了，太好了、太好了。”

父亲过世时，讲得难听一点，我们趁机把婚离了。不过，对母亲来说，女儿离婚和选哪张照片做遗照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就这样，自二十四岁开始，我在伦敦的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后来又接受指导教授的建议，读了研究生。蓦然回首，自己竟成了联合国

的职员。

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睦美，约在市谷一家小小的法式餐厅。由于开在住宅区，出租车在窄窄的巷子里绕来绕去，司机没把握地说：“不是这里吧？”又一次右转，继续前进。走到底，总算找到了约定的餐厅。

走进餐厅，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窗边的睦美。将近两年不见，睦美愈来愈有女主人的架式，洁净的白色桌巾，桌上的餐前香槟，和她相得益彰。

“抱歉，我迟到了。”

我一走近，睦美就睁大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不可置信地笑着说道：“祥子，你怎么愈来愈像野人了？”

“你是说我晒黑了吗？没办法，每天都在非洲的草原上跑来跑去。”

“原来如此……对了，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现在是冒险家，你知道吧？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不过，你给我的感觉就像她那样……”

服务生趋前推荐餐前酒，我还是要了库存酒目录，因为想喝冰得沁凉又香醇够味的白葡萄酒。说也奇怪，自己几天前还津津有味地喝着井水，盛赞它的甘甜可口呢。

“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两人举起白葡萄酒干杯后，睦美问道。

“还不错，可是，最近很容易累。”

“当然啰，都已经四十岁了。”

“回国前，还在为分配蚊帐的事忙得团团转……”

“哎？什么？”

“蚊帐啊！”

看到睦美一副吃惊的样子，我也不想对难民营因为蚊帐问题发生暴动的始末多做解释。蚊帐的数量本来就不够，难民们平日累积下来的不

满，终于被这条导火线引爆。难民们不再听从指示，最后是通过和难民的领袖卢班加对话，才解决掉这个烫手山芋。

“对了，小爱好不好？”

话题一改变，睦美的话随即变多。

“那孩子真叫人伤脑筋。原本以为只要在幼儿园让她考个好学校，以后就可以放心了，谁知道……”

“应该念初中了吧？”

我向不断唉声叹气的睦美问道。

“是啊，都念二年级了。”睦美的表情越发凝重。

“她不喜欢学校吗？”

“不是这个问题……认真说起来，祥子你也有责任。”

“我？”

“就是你啊！你在联合国那么活跃，上次我收到的联合国难民署杂志，上面还有你的照片。”

“啊，你是说那篇报道啊，那是我去视察新营地时拍的。那张照片怒发冲冠，很像面目狰狞的女魔鬼吧？”

“是吗？我觉得很有活力、很有生气啊。小爱从看到照片的那一天起，就把你当成偶像，现在还跟我说要去瑞士念住宿制高中。”

“这样很好，不是吗？”

“事情说说都很简单，但她都无法独自一人待在家里，像这样的孩子……”

看到睦美愁眉不展的表情，我不由得微笑说：“何必想这么多呢？既然本人想做，就让她去试试嘛。至于你担心的问题，你看我，当初比小爱还糟糕，更是什么都不会，不是吗？”

睦美闻言，凝视了我老半天，最后总算露出了笑容，似乎接受了我

的说法。

睦美只有小爱这个女儿，我十分清楚小爱从小就被睦美捧在手掌心般照顾，包括择校在内，睦美拼了命也要给她最好、最珍贵的。这样的妈妈当然很了不起，不过，我自从进入社会工作以后，愈来愈深切地体认到真正捧在手掌心上的栽培，并不是给孩子“珍贵的东西”，而是要让孩子学会在失去“珍贵的东西”时，如何承担、如何渡过难关。大人必须教给孩子这样的韧性和坚强，不是吗？

“你还会在日本待一阵子吧？”

听到睦美询问归期，我点头说道：“嗯，下个星期还在。”

“那可以找个时间跟小爱聊聊吗？”睦美脸上仍然挂着愁容。

“当然可以啊，我也很久没看到小爱了。”我答道。似乎松了一口气的睦美去叉端上桌的一块鹿肉。

我们聊到九点多才离开餐厅。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先送住在代代木的睦美回去，再回自己家。车子经过新宿御苑时，往新宿方向看，可以看到一栋奇形怪状的大楼。

“那栋长得像茧的大楼是什么？”我向睦美问道。“最近才盖起来的，好像是学校。”睦美不确定地回道。“那一带是哪里？”我从车窗望出去问道，睦美随即说出一个令人怀念的医院名字，并且表示大厦就在医院附近。

出租车一会儿就到了六本木，司机按照睦美的指示开进窄巷，停在一栋石造的华厦前面。

“再联络，我随时都有空。”

我向走下出租车的睦美挥手再见。

出租车钻出小巷，再度回到干道。下意识地又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蚕茧一般的摩天大楼不停地后退。大楼附近就是当年滑雪受伤，接受骨折治疗的医院。

我回过头来坐正身子，目光一下子黯淡下来。事隔二十年，但此刻

世之介在那家医院候诊室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却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仿佛我不久前才拆掉石膏一般。世之介用少有的认真表情告诉我：“……今天晚上我想跟你在一起。”世之介的声音像刚刚听到一般新鲜复苏。一开始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所以不加思索地回答：“好啊，那就来我家吧。”没想到世之介听到这个天真的答案脸色煞白。想起他那慌慌张张的表情，至今仍会哑然失笑。

接下来，事情如何发展呢？世之介以罕见的顽固，毫不退让地带着拄拐杖的我，到医院附近一家有钟点房的城市宾馆。当世之介说要去旅馆时，我还以为去的是京王大饭店或凯悦大饭店之类的豪华饭店。

“世、世之介先生……我已经做好了要去旅馆的心理准备，可是，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要来这种地方，应该是要到那里吧……”

我站在只有十层楼高的小宾馆前面一边说，一边指着身后的京王大饭店。

“什、什么！京王大饭店？！”世之介瞪大了眼睛，表情无比夸张。

“不一定要京王，凯悦也可以……”

看到我一脸不安，世之介赶紧接口道：“你、你没说错，一提到这附近的饭店，当然会想到京王、凯悦啦。”

“我并没有非去那里不可的意思，只是在下定决心和你去旅馆的时候，我脑海里想到的就是京王饭店……”

“祥子你没有错，怪我，我对那些大饭店只有打工的印象。”

感受到别人的视线，我顿时自回忆中醒来，从后视镜望见司机满脸狐疑的表情，才发现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傻笑出声。

“司机先生，麻烦你过环八以后，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为了缓解尴尬，我一脸正经地说道。司机重复了一遍“第二个红绿灯右转”，随即将视线移向前面。我稍微挪了一下身子，好让自己离开后视镜的视野。车内还依稀留着睦美身上的香水味。

那一天，世之介在城市宾馆前的公用电话亭拼命打104，询问饭店

的电话号码。他没办法记住那么多数字，于是一边听一边喊：“祥子！帮我记一下号码，344—01……”世之介急躁的模样倏地浮现在眼前。

结果，那一天不仅京王、凯悦没有空房，其他喊得出名字的饭店也全部客满。颓然走出电话亭的世之介，一张脸垮得比刚从洗衣机里拖出来的全绵针织衫还要长，还要乏力。我实在不忍心说出“下次再去好了”之类的话。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眼前的小宾馆，也就是情人旅馆，而且还拄着拐杖。

我记得很清楚，世之介在前台挑选房型的时候十分紧张：“我要这间！”最终，他选了一间以天空为主题的房间。房间很小，门一打开就看到正中央摆了一张床，床与地板之间还有五个台阶的距离。这间房的设计理念是“云端上的梦乡”，然而对刚拆掉石膏，还拄着拐杖的我来说，这个梦乡显然太高高在上了。

那一晚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心上人共度。不过，我只记得世之介光着身子一下子从床上爬下台阶，一下子又从台阶爬到床上，就这样在台阶之间来来去去好几回。毕竟我还是个必须借助拐杖的行动不便者，床又高高地摆在云端，口渴了想喝果汁，只好请世之介去拿；嘴馋了想吃包里的糖果，只能拜托世之介去找；三更半夜肚子饿了，还是得叫世之介拿菜单给我看，消夜送到了，也得麻烦世之介下去端上来。

当初的自己向往浪漫的爱情，曾无数次幻想过躺在情人怀里沉沉睡去的情景，然后第二天早上，情人会端来热腾腾的早餐，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状况下美梦成真。

当然，世之介的亲吻也令人心醉神迷，他的手则是不停地在我身上游移，开始觉得痒痒的，后来便也陶醉其中。总之，是世之介让我了解到原来男人的身体竟然可以火热到烫人。

我回到家，母亲立刻从自己的房间下楼。“睦美好吗？”母亲问道。“好啊。”我简短回答后，转身正准备进浴室，母亲从柜子上拿出一个包裹喊道：“对了，快递送了一个包裹来，是给你的……这位横道多惠子女士是什么人？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我从母亲的手中接过包裹。包装盒的体积很大，分量却很轻。

“我念大学时的男朋友——横道世之介先生，你还记得吗？她是世之介先生的妈妈。”

“啊，记得记得，就是那个个性很开朗的世之介先生。当然记得啊，你们还交往了一年多，对不对？”

“嗯。”

“你们一直保持着联络？”

“没有。前几天我忽然想起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他九州岛的老家去。”

“好想念世之介先生那个人啊。他好吗？”

我没有回答母亲的问题，拿着包裹不发一语地走回自己在二楼的房间。轻轻地摇了一下盒子，听到盒内发出沙沙的声响。边爬楼梯边拆包裹，从盒子里掉出了好几张照片。

四驱车行走在颠簸不平的路段，头灯照着前方的道路，只见红土路面满是裸露的石砾。路况很差，一踩油门加速，四驱车就弹跳得更厉害。坐在副驾驶座的希薇亚，因为长得高，两手直接撑在车顶，以免撞到头。

“祥子，青霉素还是要叫达累斯萨拉姆那边快点送过来比较好。”

我一边响应着希薇亚的期望：“刚刚已经跟办公室联络过了。”一边往反方向使劲地转方向盘。月亮出来了，四周虽然没有陷入一片漆黑，但视线所及之处仍晦暗不明，偶尔经过孤零零地矗立在荒野中的树木，常误以为是人影。

“你刚从日本回来，第一天上班一定很累吧？”

对于希薇亚的体贴，我回以微笑。希薇亚自己已有大半年没回法国了。

从工作人员的宿舍到难民营，开车只要十分钟。其实，和大家一起住帐篷也很轻松愉快，不过，只要一想到营区没有电器用品和通讯设备，便很难留在帐篷里过夜。

最近有一对从刚果逃出来的十多岁的姐妹住在营区。我傍晚结束工作，和希薇亚一起回去，刚踏进宿舍，就接到通知说妹妹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于是我们现在正在返回营地的途中。

“那对姐妹到今天还是没有开口讲话，看样子先前的遭遇一定很凄惨。”

希薇亚在摇摇晃晃的车内喃喃说道。

逃进难民营的女性通常每个人都有一段惨绝人寰的斑斑血泪史。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时，每每听她们陈述自身的遭遇，常听到失神恍惚得无法自已，每次都得靠其他前辈当头棒喝，才能从中抽离。

世界上有很多人同情她们，替她们感到悲哀。不过，对我们这群人来说，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同情她们或为她们伤心难过。既然不是为同情而来，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必须靠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

道路的前方透出一块光明，广袤无垠的大地只有零星散布的帐篷，帐篷灯宛如坠落人间的星光一般。

我们一抵达营地，马上到帐篷去看那个喊肚子痛的女孩。女孩可能疼得呼天抢地了吧？帐篷四周挤满了前来关心的人。希薇亚用英文对难民的领导人卢班加说：“我先了解状况，会很快让你们知道的。”卢班加于是走出帐篷向其他人翻译说明。

帐篷内，忧形于色的姐姐蹲在满头大汗的妹妹的枕边。卢班加的妻子温柔地用毛巾替她擦去汗水，卢班加被叫进来做翻译，希薇亚一边听，一边准备注射青霉素。

不知道谁在帐篷外唱歌，曲调十分悲沉。卢班加解释道：“那是祈求消灾解厄的祝祷歌。”

给女孩注射了青霉素以后，她原本紊乱、急促的呼吸逐渐缓和、均匀，人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冷汗直冒。卢班加的妻子松了一口气，和希薇亚一起到公共水井换干净的水。

看着煎熬万分的妹妹解除痛苦，沉沉睡去，一直握着她的手的姐姐终于松开手，安心倚靠在帐篷的柱子上。我用当地的语言跟她说：“没事

了，你不要担心。”姐姐疲惫不堪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宽慰，并用英文回答：“谢谢。”

“你会讲英文？”我惊讶地询问。

“嗯，我去学校读过书。”姐姐用流利的英文回道。

“她也会吗？”我转过头看着沉沉睡去的妹妹问道。“会！”女孩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帐篷外头传来开心的嬉闹声，一群男生正在踢爱心团体捐赠的足球，玩得不亦乐乎。

“还不习惯是吗？你们先暂时在这个帐篷住下，好好调养身体。如果你有什么事或想说什么，随时都可以找我讲。”

女孩静静地听我说话，不断地点头。我于是接着说：“……等到稍微安定一点，我们再来聊聊以后的事。”女孩十分吃惊地反问：“以后的事？”

“是啊，你和妹妹两人以后的事啊，我就是为了安顿你们的未来，才来这里的。”

女孩累到无力的嘴角，微微泛起笑意。

“想找我的话，告诉卢班加一声，我们马上就会到。”

我双手搭在女孩的肩上再度叮嘱。女孩抱着行李站起来，虽然惦记着睡梦中的妹妹，但仍然送我到入口。

“加油！”

我用当地的语言跟女孩说。身形单薄、弱不禁风的女孩轻轻点头。

希薇亚和卢班加正在车上谈话，也不知道谈些什么，不过借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人脸上凝重的神情。

上车后把手提袋塞进行李箱，侧耳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好像是营地转移遇到了阻碍。原定下个月要搬去新营地，但有多户人家顽强抵抗，拒绝迁移。

新营地不论在居住环境、生活设施等各方面，都比这里好上数倍。不过，这里是临时避难所，新营地的兴建则是以永久定居为目的的，换句话说，一旦搬过去，就等于宣告短期内不能回归祖国了。

希薇亚从计划之初，即不遗余力地劝导难民加入搬迁的行列。以身为工作人员的判断，搬家才是明智之举，但她仍希望最终是难民认同此举自愿前往。

两人谈完后，由希薇亚开车回宿舍。心情郁闷的希薇亚开起车来显得有些粗暴，她并不是恼怒卢班加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苦心，而是为了自己明明了解他们的想法，却还是得继续执行迁移计划而生闷气。

“那么久没回日本了，这次回去有什么感想？”

希薇亚突然冒出这句话，大概是想转移情绪吧。

“……嗯。”我并没有多做表示，径自将目光投向窗外。沐浴在月光下的荒野看不到边际，星空隐没的附近便是地平线。

“有什么坏消息吗？”

见我沉默不语，希薇亚又问了一句。

“希薇亚……你还记得自己的初恋情人吗？”

“初恋……？小时候我曾经喜欢过大我五岁的表哥。”

“不是那种。再长大一点以后。”

“那就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匪夷所思，搞不清楚自己当初怎么会喜欢上那种人。”

方向盘一转，车子驶进没有铺设柏油的道路。每转一次弯，两个人的身体就跟着摇晃。

“你突然问我初恋情人的事，难道是这次回日本见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

我简单地回了她一句：“没有。”

“……他是什么样的人？”希薇亚问道。

车灯照得道路两旁的碎石闪闪发光。

“什么样的人……？”

我试着在一望无际的星空下、荒野中回忆世之介。二十年前的世之介面带笑容跃然眼前，仿佛时空交错一般。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

“能够让祥子动心的男人，一定很优秀。”

“优秀？一点也不，他刚好相反，老是成为别人的笑柄。”

“是吗？”

“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反正别人说什么，他都是‘YES’。”

希薇亚握着方向盘，朝我瞥了一眼。

“……所以，他常常失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说NO，还是继续说YES……”

“祥子，你真的喜欢他吗？”

“……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有时候太喜欢了，喜欢到连我自己都生气。不过，都已经分手很久了，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分手。毕竟那时候才十几岁而已，也不是什么需要做决定的年龄。”

“你们大概交往了多久？”

“一年多……现在想起来，分手的理由肯定很无聊。”

“像我们这种在富裕国家长大的年轻男女，分手的理由除了荒唐、无聊以外，找不出第二个……”

听了希薇亚的玩笑话，我无奈地笑了笑。希薇亚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竟慌张地急踩刹车：“你、你怎么了？”

我自己也没有察觉。辉映在后视镜里的满天星斗什么时候因泪水而模糊不清了？我并不想哭，但泪水就是如此止不住地从脸颊滑落。

我对希薇亚说了一声“抱歉”，慌忙转身下车。辽阔的荒野只有隆隆作响的引擎声，以及往黑夜尽头坠落的星空。

去年十一月，世之介在代代木车站发生的意外事故中死亡。他为了救一位因贫血而跌落站台的女性，和一位韩国留学生奋不顾身跳下去，当两人合力抬起失去知觉的女性时……

或许是一种感应吧。自从大二那年暑假，因为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的鸡毛蒜皮小事和世之介吵架、分手以后，我们就不曾联络过了。这一次回日本，无来由地忽然很想听听世之介的声音。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住处，不过还保留了他老家的电话。

世之介的母亲娓娓道出整起意外的始末，这件事当时还是轰动全日本的大头条。一直到挂上电话，世之介的母亲都没有哭，反而笑着说：“我都已经哭累了。”电话的那一头隐约传来大海的声音。大海，依旧漫无边际。

几天后，我收到了世之介母亲寄来的包裹。包裹里面有一个很旧、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世之介的字，写着“非与谢野祥子本人，严禁拆阅”。世之介的母亲在电话中表示，大信封是她在整理世之介房间时发现的，也许世之介自己都忘了这个东西。

拆开了这个老旧泛黄的信封，从里头掉出几张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一位年轻男性和一位老太太站在婴儿室，隔着玻璃窗看着一整排睡得香甜的婴儿；还有一张应该是在成田机场拍的吧，照片上有一个小男孩远远地看着一对忘情接吻的白人情侣，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另一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应该也是成田机场，因为画面上是一位年轻人把机票交给一位长者。还有一张，为什么连狗屁股都要拍呢？接下来的一张是拿着铁盘子的老婆婆的背影，看不出来是在哪里的公园拍的。再往下是一张樱花的照片，只拍了一根从树干长出来的枝条，枝条上面只开了一朵樱花。最后一张一看就知道地点是在新宿站东口广场的派出所，照片里是一位打哈欠的年轻警官。

照片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不明白世之介为什么要留这些照

片给我。我把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世之介走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了。我凝视着这些照片，不禁胸口一紧，世之介是何等出色的摄影家，因为他的镜头里从来没有绝望，而是不断地呈现全日本，不，应该说是全世界的希望。

.

“祥子——！”

把自己裹得很臃肿的祥子站在驹泽公园的入口。而毫不避讳别人的目光，一面大声呼喊，一面跑过来的人，当然是世之介。人行道两旁尽是装潢摩登、充满现代感的咖啡厅，以及打扮时尚，牵着毛发梳得整齐发亮的圣伯纳犬散步的情侣。世之介破坏气氛似的大呼小叫，引来情侣们回头向他行注目礼。“你迟到了！”又是一声吼叫，这次情侣们把目光转向同样大呼小叫的祥子。

世之介全然不把这些时尚、优雅的情侣之流放在眼里，只顾着冲到祥子的身边。春寒料峭，祥子冷得直打哆嗦，不过，她为什么不是左摇右摆，而是上下颤动呢？

“电车里面太温暖了，不小心就睡着了……对不起。”

提议到这个寒风中的公园来约会的人是祥子。世之介一开始当然持反对意见，因为“户外太冷了”。祥子拆掉石膏那一天，他拉着半推半就的她去旅馆。自从两人有了亲密接触后，世之介就说什么都想只待在房间里，于是祥子只能使出苦肉计，到户外约会。

“跟世之介先生……哎呀，要怎么说才好……？总之，我并不是不喜欢跟你做那件事，可是，我的个性是什么都要分得很清楚，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读书的时候就是读书，再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意大利面的旁边摆了饺子，或者炒饭的旁边放着比萨，我就会觉得乱七八糟、没有心情。所以，像你这样不知道是要吃饭，还是要做那件事，我的心里实在很不舒服。”

原来世之介就像刚学会手淫的中学生一样，在房间里吃饭吃到一

半，就靠过来亲吻祥子。祥子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不能不考虑她的心情。

所以，今天就到外头约会了。

“我们进公园吧。”

祥子冰冷的手拉着世之介就要往公园走，世之介这时猛然想起自己刚才一边喊祥子，一边急着跑过来的原因。

“啊，对了，差点忘了。先别着急进去。”

原本是祥子拉着世之介的手，现在反过来换世之介拉住她。

“怎么了？”

世之介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盒子。盒子上的缎带已经被解开又重新绑上，所以缎带歪七扭八的。不过，这显然是一个礼物盒。

祥子喜不自胜地问道：“咦，这是什么？”她误会了。

“……不是给你的，是有人把这个盒子投进我的信箱。”

“投进你的信箱？”

“是啊。我想大概是情人节那天，不知道谁投进去的。”

“情人节不是上个星期吗？”

“是没错，不过……”

“你现在才发现？”

“我又没有订报纸，而且每天都只有广告单而已，所以一星期才会开一次信箱。”

“是巧克力吗？”

祥子一把抢过世之介手中的盒子。

“是巧克力。”

“谁送的？”

“一个叫作井内芳子的人。”

“她是谁？”

“我也不知道。”

“不认识的人会送巧克力给你？”

“什么？我还以为是你在恶作剧……真的不是你送的吗？”

两个人盯着礼物盒注视良久。其实，情人节那天，祥子做了一个超大的心形巧克力送给世之介。世之介越吃越高兴，当天就把巧克力全部吃光，结果，当晚就流了鼻血。

他想这盒巧克力该不会也是祥子要给他的惊喜吧，不过，祥子并不喜欢拐弯抹角。除了祥子，他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个女孩会送自己巧克力。他想了整整一晚，还是茫无头绪。

“你真的想不出来吗？”

世之介站在满腹疑惑的祥子旁边，自己也满腹疑惑。

“……不对，情人节有别的女孩送巧克力给你，所以你故意拿到我的面前来炫耀，是吗？”

祥子才想到似的咆哮起来。

“我哪有炫耀！”世之介连忙否认。

“不是炫耀是什么？”祥子越说越火大。

“你是我的女朋友，难道你不清楚吗？我看起来像那种万人迷吗？你想会有人爱慕我、偷偷送巧克力给我吗？……虽然，我很不愿意这样说自己。”

“你看起来当然不像！……我也很不想这样说我的男朋友。”

“是、是吧？我看起来哪会像万人迷呢？”

“我说过了，不像！”

“对吧！所以，我担心的是……”

“担心什么？”

“……这会不会是别人的礼物，误投到我的信箱？”

世之介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祥子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世之介，冷不防地把手中的盒子塞回给他。

“……我打开过了。”

“又来了！不是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打开？”

“它就躺在我的信箱里……”

“你不是一星期才开一次信箱吗？”

“这跟那没有关系啊……”

两人原本要到公园约会，却始终没走进园内。

“现在要怎么办？”

“怎么办？当然重新包好、绑好缎带啊。”

“一看就知道已经打开过了。”

“会偷偷放进信箱，一定是很喜欢这个人……”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没有人会偷偷送义理巧克力[21]，偷偷送的巧克力就不是义理巧克力啦。”

两人站在公园外面讨论到最后，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不能让这位井内芳子希望落空，而且只有一个方法可行，那就是挨家挨户去敲整栋公寓五十间套房的门。

“去掉我和住在对面的京子……还有四十八间……”

祥子听也不想听，径自往车站走。

两人取消公园约会，回到世之介的住处。他们站在公寓入口处的信箱前面，不多不少刚好排列着五十个信箱。

“光看这些信箱，就知道这是一件大工程……”

五十个信箱里面，一定有一个的主人是“井内芳子小姐”思念的人，想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恐怕是旷日费时的事。

“从一〇一室开始一间一间问，好吗？”

祥子点点头，赞成世之介的提议，不过，她却裹足不前，迟迟没有行动。

“……世之介的房间是二〇五，如果真的是投递错误的话，应该是二〇五附近的一〇五或三〇五最有可能，所以，从这两间开始比较能够事半功倍。”

虽说从祥子口中听到事半功倍这个词很没说服力，不过世之介也同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如果房号有‘五’的房间都找不到，我们就再按顺序找起。”

“就这么办，祥子真的很聪明。”

“……啊！”

他们才往走廊跨出一步，祥子突然大叫一声。

“怎、怎么了？”

“没、没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会叫得那么大声……？祥子，你有话就说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不是你想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不是……我只是突然想到，万一这位井内芳子小姐不是弄错房间号码，而是弄错整个住址的话……”

假如有钢琴，这里就是个不协和音。

“别闹了……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万一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只好从这个町的一丁目找到五丁目。”

世之介的双脚不由得沉重起来。

“是、是啊。不过，应该不会有人迷糊到这种地步。我们先从一〇五问起吧。”

祥子重新调整好心情，开始往前走。世之介望着她的背影，怎么看都觉得她喜不自胜。

“祥子，你很高兴，是吗？”

“不，我很严肃。”

分明口是心非，祥子根本就是一副很起劲的样子。

他们按了好几次一〇五室的门铃，始终没有人应门。想不到满怀希望的第一役，竟然扑了个空，世之介和祥子的心情霎时由云端跌落。

“我们接着去三〇五室吧？”世之介问道。“嗯……”祥子的眼睛一直盯着隔壁的一〇六室。

“祥子，你刚才不是说从房号有五的房间开始问，比较有效率吗？”

“我是这么说的没错，可是……现在一伸手就按得到一〇六室的门铃，不是吗？再怎么看，都是先问一〇六比较有效率……”

“哎，你又……要按吗？要先按一〇六室的门铃吗？”

“房间都长得一样，到后来我们会搞不清楚哪间问过了，哪间还没问，所以，一定要拿纸笔记下来……”

世之介等不及祥子打开包，立刻按了门铃。这一次很快得到了响应，应门的是一位男性。

“你好，我是住在二楼的横道。”

一〇六室的门打开了，从门后露出一张长满胡楂的脸。眼前的男子

大概二十四五岁，看起来刚刚才起床的样子。

“冒昧打扰你，请问你认识一位叫作井内芳子的人吗？”

“嗯？”

“井内芳子，你认识吗……？”

世之介很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应门的男子说明。他不认为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才问了第一家便误打误撞，正中红心。所以讲到一半，就随随便便交代过去了。

男子大概还没睡醒吧，连个回答也没有。站在一旁的祥子见状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〇六”，正要打叉时，突然听到男子喃喃自语：“井内小姐把巧克力……”

“不好意思，打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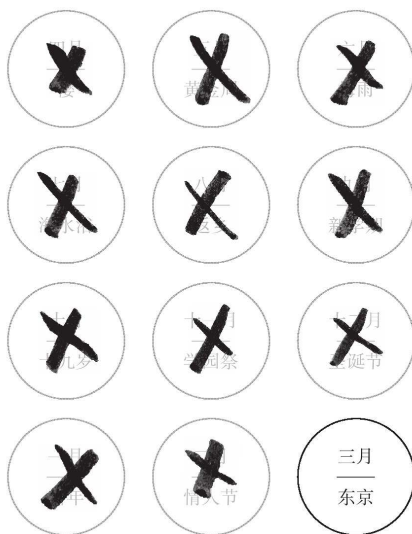
不认为自己有好运气的世之介，话都已经到嘴边了，却听见祥子急忙插嘴问道：“井内芳子小姐……您认识是吗？”

“确定是井内芳子？”

世之介赶紧把装巧克力的盒子递给他。

“对不起……就像我刚刚跟你提过的，我是在我的信箱发现的，所以就打开了……不过，里面的巧克力我都没有吃，一块也没有少。”

接过巧克力的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盒子。


三月
东京

世之介坐在新宿站东口的咖啡店，望着楼下的站前广场发呆。苦涩不堪的蓝山咖啡早已喝得一滴不剩，掉落在盘子上的配咖啡的黄油曲奇饼干的饼干屑也用手指头沾起来舔光了，世之介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几天前，他和祥子挨家挨户去找巧克力的主人；此刻，他等的人正是巧克力的主人，也就是和他住在同一栋公寓的邻居——室田惠介。

原来巧克力是室田分手两年的女朋友送给他的，却被误投到世之介的信箱。早先，室田已经在家庭餐馆向世之介道过谢了。当时他只说："分手时，我对她很残忍。"然后就再也没提此事。世之介不懂恋爱的微妙之处，身旁的祥子更不清楚，短暂的沉默之后，世之介装作完全了解的样子说道："感情的事本来就很难说清楚。"老实说，怎样做才称得上"残忍的分手"，世之介连半点想法也没有。

和室田道别后，祥子问他："什么样的分手方式叫作残忍？"几分钟前才装出一派了然的样子，现在可不能回答不知道，他只好硬着头皮说："当然是把对方伤得很重。"自己究竟在说什么，连本人都搞不清楚，不过，祥子却有感而发地说："室田先生看起来不像是会伤害别人的人……"

"越是好好先生，一旦做出伤人的事，越会使对方加倍受伤，不是吗？"世之介说道。

"哇，世之介，你这句话说得好有哲理哦。"

祥子看着世之介，眼神里尽是钦佩之情。

世之介边和祥子说话，边回想自己是否伤过谁。念小学的时候，弄哭过班上的女生，不过，应该还不到伤人的地步。和仓持约好一起逃学打台球，结果自己爽约了，仓持虽然对他说"我受伤了"，但两个人都明白此受伤非彼受伤。世之介很快得出结论，直到今天，他不曾伤害过任何人。这时，走在旁边的祥子走进了他的视线。

世之介顿时恍然大悟，其实不是自己没伤害过别人，而是还不曾与谁亲近到能伤害对方。

挂在咖啡店门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世之介赶紧转头去看，进来的人不是室田，而是几个上了年纪的女客人。她们还没就座，就告诉

服务生："我要柠檬茶。""我要咖啡。"

世之介又俯瞰了一回新宿站东口的站前广场。车站吞吐聚散了大量人流，进站的人和出站的人在交会的瞬间，近乎完美地错身而过。

大约一年前，自己抱着一大袋行李也是从这个出口走出来的。世之介突然意识到，经过了一年，自己如今也成了在那个台阶上来来往往的一分子了。

他看了店里的时钟一眼，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室田明明告诉他："十分钟可以到。"他向经过的服务生加点了一杯咖啡。

室田是个摄影师。不过，他和世之介住在同一栋公寓，租相同格局的房间，由此可见不是什么知名的摄影师。其实，室田现在应该还称不上摄影师，用未来的摄影师形容他更贴切。室田立志做一名摄影记者，只要存够了钱，他就要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一边摄影一边做报道。

最近新宿的一个小画廊举办了一场摄影联展，室田也有作品参展，所以，世之介挑了今天前往观赏，恰巧碰到室田本人也在会场。室田便邀他："看完后如果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吧。"

室田这次参展的作品，是摄于前年阿基诺当选总统的菲律宾。室田的镜头一开始就对准了支持的民众，拍下他们的神情、面容。世之介明明只是在看照片，却觉得自己听到了激情的吼声。

说到拍照，世之介一直认为就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说："笑一个！"朋友要拍照，他就勉为其难地配合演出，每每看到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只有一个感觉——自己从照片里瞪着镜头看。

服务生送来第二杯咖啡时，室田终于出现了。原来他要离开会场时，朋友正好来找他，也就耽搁了一些时间。室田再三道歉，反而让世之介惶惶不安。为了追查巧克力的主人，第一次看到满脸胡楂的室田时，世之介心想这个人怎么如此不修边幅；而一旦得知他是个摄影师，顿觉邋遢的胡子不再邋里邋遢，而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家胡子。人真是奇怪的动物。

"你觉得我拍的照片怎样？"

要了一杯咖啡的室田一面点烟一面问道。

“哎……很好……很好……”

刚看完展，被问到这种问题是意料中的事。世之介要是脑筋灵活一点，早一步想到，也能准备几句中听的话，可惜他一点儿也不机灵，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室田见状马上改变话题。

“对了，刚刚跟你提到的照相机，我带来了。”

室田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台二手的徕卡相机。虽然是旧型机身的相机，但一眼就能看出是被妥善保管的。

“你真的要借我吗？”

世之介接过室田手中的相机，沉甸甸的颇有分量。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世之介觉得这台相机很适合他的手，拿得非常习惯。

“当然啰。不过，就像我刚跟你说的一样，这台相机的速度比不上现在的相机，你可能会觉得不好用。”

方才在会场，室田曾就自己使用的相机向世之介略作说明，两人聊着聊着就变成了世之介想要借相机一用。在此之前，世之介从来不曾对相机、照片产生过兴趣。不过，很容易受人影响的世之介，在看过室田充满震撼力的作品以后，也跃跃欲试。

“你要是有兴趣，我还可以向朋友借暗房，教你怎么洗照片。”

“真的吗？”

世之介一面听室田说话，一面点头，眼睛很快地瞄准相机取景框。从取景框看出去，画面上出现了坐在墙角的一群中老年女性，镜头清清楚楚地捕捉到她们每一个人的表情，明明刚才还挺喧哗吵闹的一群人，怎么在镜头下看起来悲伤多过吵闹呢？

“你打算拍些什么？”

看到世之介举起相机屏气凝神对了老半天焦，室田忍不住问道。

“没有特别想拍什么，大概就是拍人吧……”世之介答道。

“要替你的女朋友拍裸照，对不对？”室田笑着说。

“不可能、不可能！她连穿睡衣的样子都不愿意让别人看到。”

世之介把镜头朝向外面，被取景框框取的东口广场依旧拥挤，但似乎和他最初看到的有所不同。

春风初拂。

大概是密闭性不佳的缘故，风一直从铝合金门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咻咻咻地叫个不停。世之介却丝毫不以为意，因为他的全副心思都摆在向室田借来的相机上。祥子正红着一张脸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祥子之所以面红耳赤，当然事出有因。他们刚刚聊到世之介去参观室田的摄影展，然后向他借徕卡相机，室田还在咖啡店跟他开玩笑说：“要替你的女朋友拍裸照，对不对？”明明是一句玩笑话，祥子却十分认真。

“……室田先生说初学者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可是，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一台相机，还是要有主题比较好。”

世之介言者无心，却让听者羞红了脸，他也不管对方的反应，又自顾自地说别的事，仿佛自己也是个摄影师似的。

“祥子，你觉得呢？刚开始拍风景之类的主题，你看好不好？”

相机还没有装底片，世之介边按快门边抬头。这一抬头，顿时大惊失色，高叫出声：“祥、祥子，你怎么了？噎到了什么东西吗？”

世之介虽然着急，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把相机放在桌上后，才跑过去抓住祥子的肩膀。祥子的脸的确像吃年糕被噎到一样涨成大红色，不过，世之介当然是误会了。

她推开了世之介的手，用冷静的口吻回答：“我没有噎到任何东西。”

“吓死我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脸怎么红成这个样子？”

面对世之介的质问，祥子极不自然地别过头去，看到被炉的被子缝线绽开了，便用手指去拉它。

“啊，不要再拉了……”

“……我现在很认真地在考虑你刚提到的事。”

“我？刚提到的事？”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裸体……模特儿……”

对世之介而言，这个话题已经是昨天的过去式了，现在旧话重提，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响应才好。

“……如果你要练习拍艺术作品，我可以答应。”

按理说相处了这么久，世之介也应该对祥子的脑回路见怪不怪了，但该如何形容她这种思维模式才好呢，总之就是眼看着她一步步在变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感觉，世之介至今无法泰然应对。他只是很单纯地转述室田的玩笑话而已，绝对没有其他意思。但现在看来，“要替女友拍裸照”竟变成了正式邀请，而且对方还有条件地答应了。

“……祥子，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看你这么有心，我很感激……”

在爱钻牛角尖的祥子面前，世之介不得不小心措辞，以免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若是对方硬要胡思乱想，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

“……没关系，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事情愈来愈复杂，世之介也愈来愈搞不清楚祥子的思考回路，但他能感受到，祥子为了满足男友的要求，可说是下了天大的决心。

“相机我才借来不久，我想应该稍微练习一下再来拍祥子比较好……”

听到这里，祥子又脸色丕变。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要去拍别的女孩，我是想从风景或其他什么开始练习。”

世之介面对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的裸体模特儿，又是解释，又是说明，搞得满头大汗。

“你说的也对。在还没有把底片装进相机的摄影师面前，也不能太心急。”

“没错没错……对了，祥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等会儿带相机出去散步，好不好？”

“好啊。散步的时候，说不定就会找到你刚刚说的摄影主题了。”

祥子飞快地站起身。

“哎？现在就要去？”

说要去散步的人屁股就像有千斤重似的抬也抬不起来。祥子伸手去拉世之介的手臂。

“要去哪里呢？机会难得，你看去六义园怎么样？”

“又不是要拍相亲用的照片。”

“也对。那就拍些日常生活吧。”

世之介半推半就地被拉到外面。被拉着到外头走走倒也没什么，可是，说到要拍照，到底要拍什么呢？世之介一点头绪也没有。公寓外面的风景平淡无奇、千篇一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如诗如画的意境。世之介想烦了，开口叫住祥子。祥子则是一心惦记着拍照的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被拍，以至于走起路来怪模怪样，极不自然。

“祥子，请你坐上那边的护栏。”

“护栏？为什么？”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拍照啊。”

“坐是没问题，可是，你的主题就这么简单吗？”

“还没有到设定主题的地步，我只是想试拍一下。”

尽管祥子十分不以为然，但还是配合地坐在护栏上面，她原本想让世之介抓拍自己自然走动的样子，因此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要自然一点比较好吗？”

“嗯，对。”世之介答道。祥子随即一脸倦怠地凝望远方。

“啊，抱歉！还是不自然好。”世之介修正了自己讲的话。

世之介把镜头一下子拉近，一下子又拉远，前一秒钟把祥子摆在画面的正中间，下一秒钟又把她摆在画面的最边上。他试着用取景框做各种构图，早已坐得不耐烦的祥子突然说：“……我下下星期要去巴黎游学两周，上语言课。”

“哎？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

“我太晚申请，早就没有名额了。没想到有人取消不去，学校就通知我了。”

“你要去学法语？”

世之介提了一个多此一问的问题。不过，祥子也一本正经地回答：“是啊，因为是去法国嘛。”接着又回到拍照的事，“你找到主题了吧？”

“我才看了一会儿，没那么快啦。”

“那位室田先生在菲律宾拍照，那么，世之介就在东京拍，这样不是很好吗？”

“东京？拍东京的什么？这里又没有革命。”

“……你可以拍东京的真实面貌，或是世之介眼中的东京啦。”

“这也算主题吗？”

“当然算啊，你可以用犀利的观点披露社会黑暗的一面。”

连坐在护栏上的女友都拍不好，怎么可能拍出祥子说的东西？

“世之介，我肚子饿了。”

“再忍一下嘛。”

“你感受到了没有？是春天的气息呢。”

世之介一张照片都还没拍，祥子却早已没了兴致。

上午八点，世之介结束工作，离开赤坂的饭店。明明是尚未出现车水马龙的早上八点，世之介却觉得自己的生理时钟走到了晚上八点。不知道是不是前天睡得太多的缘故，即使整夜工作到天亮，世之介也没有半点睡意。说得更明白些，世之介还有充沛的精力可以去夜游。只可惜，他并没有可以在早上八点陪他一起去“夜游”，不，是陪他去“晨游”的朋友。以前又要上课又要打工的时候，一下班只想赶快回宿舍蒙头睡觉，连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现在学校放春假，只需打工，不用上课，世之介完全过起了日夜颠倒的生活。

他从饭店的工作人员出入口走向地铁车站，一路盘算着该如何挥霍这些多余的精力。他正走下台阶，要到地铁站台时，一位孕妇慢慢地步上台阶迎面而来，世之介顿时想起了仓持。自己已经有一阵子没和仓持见面了，偶尔会在电话语音留言里听到仓持的留言，但因为对方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事，也就没有回电。世之介不是不想回电，而是怕仓持误会他打电话是为了讨债、催钱，也就迟迟没有付诸行动。世之介希望仓持再打来，只是仓持打来的时候，他都不在家。

母亲曾经责怪父亲把钱借给朋友，那是发生在世之介念小学的时候，他还有印象，父亲借出去的钱并不是什么大数目，父亲说：“都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才跟我借这么一点点钱，他也不会觉得别扭的。”母亲不赞同地回道：“欠钱的人不会觉得别扭，会觉得别扭的人是借钱给别人的你啊。”当时，世之介百思不解，一直在心里嘀咕：“为什么？为什么？”如今把钱借给了别人，才体会到母亲说的一点儿也没错。

世之介看到附近有个电话亭，于是打了个电话给仓持。接电话的人是阿久津唯，简短的问候之后，阿久津唯说仓持今天不用上班，所以还在睡觉。

“我刚刚下班，有点无聊，可以过去找你们吗？”

“当然好啊，横道，你还是老样子。”

大概是怀了孩子的关系吧，阿久津唯讲话的口吻简直跟做妈妈的没两样。世之介说：“待会儿见！”便挂上了电话。

他换搭地铁，在离仓持家最近的车站下了车，然后先到便利店，因

为马上就要做妈妈的阿久津唯托他买牛奶和黄油。买去了以后，当然能蹭一顿早餐。

世之介上次帮仓持搬家，因此，他知道怎么从车站走到仓持家。现在正好是上班的高峰时间，赶着上班的人行色匆匆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车站。气温还很低，呵气成雾，飘散在暖暖的阳光中。

拐个弯就是仓持租的房子。世之介悠哉地继续往前走，一转弯就看见刚睡醒的仓持顶着一头乱发，匆匆忙忙地跑下老公寓的楼梯，一看就知道事态紧急。这一幕来得太突然，世之介毫无心理准备，以至于微张着嘴巴愣在原地。

跌跌撞撞跑下楼的仓持，仿佛想到自己忘了拿什么似的，又转过身去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

“仓持！”世之介总算叫出声了。

下一秒钟，表情痛苦的阿久津唯抱着肚子出现在楼梯上。不用别人多做解释，世之介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忙向两人奔去。

“仓持！”世之介站在楼梯口大喊，仓持扶着阿久津唯朝他大叫：“要生了！要生了！快叫出租车！出租车啦！”

听到仓持的吼叫，世之介又连忙转身，正想跑到路口拦车时，阿久津唯开口叫他：“横道，我不要紧！”

到底是要出去拦车还是回到两人身边，世之介着实无所适从。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仓持已经扶着阿久津唯走下楼了。

“预产期根本还没到！”仓持对着世之介大吼，世之介被吼得莫名其妙，却依旧无所适从。

“门锁了吗？”

相对于两个男人的慌乱无章，当事人阿久津唯显得冷静多了。

“世之介！快去锁门！钥匙在玄关的架子上！”仓持又对他咆哮，不过，这一次他知道要往回走上楼。世之介看了和他错身而过的两人一眼，发现仓持只穿了一只拖鞋就出了门，但眼前的状况不适合指正，世

之介只好当作没看见，飞也似地跑上楼。

世之介在楼梯上狂奔，这时仓持家隔壁的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男子探出头来。应该是被他们吵醒的吧？世之介赶紧向他低头道歉：“对不起。”

“小唯他们呢？”年轻男子问道。

他说的日语有口音，八成不是日本人。世之介用手指了指楼梯下面，年轻男子赤脚走出来往下瞧，抱着肚子的阿久津唯一看见他，立刻说道：“小金，要带去医院的袋子！”站在她身旁的仓持马上接口道：“在衣橱！衣橱的旁边！”

叫作小金的邻居听到两人的话，连忙跑进仓持他们的房子，世之介也焦急地紧随在后。

“我先带小唯去医院！”楼下传来仓持的叫声。

冲进屋内的小金毫不犹豫地往最里面的房间跑，一把抓起衣橱旁边的波士顿包，同时告诉正在玄关翻箱倒柜、找不到钥匙的世之介：“就在那里！鞋柜的上面！”

世之介几乎是和小金撞在一起似的走出屋子，大概是着急过头，门怎么都锁不上。好不容易锁上了，一转身就看见小金穿着运动鞋也锁好了自家的门。

“走吧！”小金说道，世之介也点头应允。

两人迈着O形腿跑到楼下，已经看不到仓持和阿久津唯的人影，接着又跑到路口，刚好看见对面马路的仓持正要钻进出租车里。

仓持也看到了世之介他们，于是高声叫道：“小唯产检的医院！”人一坐进出租车，司机立即加速疾驶而去。

两人目送出租车离去，直到车子消失在转弯处。这时，世之介问道：“小唯产检的医院？”

“在车站的另一边，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小金答道。

“我们拦一辆出租车去吗？”世之介又问。“跑过去比较快。”小金回

道。

“那就跑吧。”仿佛一声令下似的，两人开始在小小的巷弄里穿梭奔跑。世之介边跑边问：“你是留学生吗？”

“嗯，从韩国来的。”

“跟仓持很熟？”

“嗯，就住在隔壁嘛。”

偶尔为了避开电线杆，两人会收不住脚步撞在一起。

“我叫横道，跟仓持是大学同学。”

“我姓金。”

“大学生吗？”

“是的。”

“几年级？”

“三年级。”

两人跑得相当快，世之介逐渐感到上气不接下气。不过，体格壮硕的小金跑步的速度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后来，交谈的次数慢慢减少，世之介勉勉强强还跟得上。

这一年多以来，世之介几乎没做过运动，不过，他想自己平常赶上班、赶上课，经常在车站的台阶上拔腿狂奔，应该还应付得了。

小金越过铁道口，回过头来指着前方一块很大的医院广告牌。“那家？”世之介气喘吁吁地问道。他以为目标在望，可以减速慢慢跑过去，没想到小金竟然加速向前。

“不行了，不行了……”

世之介决定各跑各的，只见小金的背影离自己愈来愈远，他深切感受到了运动不足的弊端。

结果，世之介比小金晚了很多才赶到医院。这是一家很大的医院，一大清早，候诊室就坐满了等待看诊的人。世之介沿着地板上指示妇产科方向的粉红色贴纸往里面走，来到中庭就看到了面不改色的小金。他手上的波士顿包不见了，应该是见到仓持并交给了他。

“小金，他们两个呢？”世之介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小金回过头来，指着走廊最前面的待产室。

“马上要生了吗？”

“大概吧。”

两个大男生也帮不上忙，于是就近找了张长椅坐下来等。刚坐下来，待产室的门就打开了，他们看见松了一口气的仓持走出来。

“……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我先跟岳母联络一下。”

仓持说完便走向公用电话，忽然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对小金说：“小金，谢谢你，不好意思把你搞得鸡飞狗跳的。”接着又对世之介说：“世之介，不好意思，也谢谢你。”

“没什么！没什么！”世之介和小金不约而同地答道，像二重唱似的。

仓持要打电话给小唯的母亲，很快消失在候诊室，留下世之介和小金面面相觑。早上的紧急警报算是暂时解除了，应该可以各自解散了，可是，仓持并没有做任何表示，就这样一走了之好吗？

“生孩子大概要花多久？”世之介忽然开口问道，仿佛要掩盖沉默。

“我姐姐上次生小孩，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小金回答道。

“你有姐姐？”

“我还有弟弟。”

“哎？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

“哎？”

谈话中断之际，两人将视线转向诊室的门，门始终没开。

“对了，你跑得好快哦。”

“我去年刚退伍。”

小金若无其事地答道。

“你待会儿有事吗？我闲得很，可以留下来。”世之介问道。

“现在在放春假，没关系。”

“对哦。”

早上九点，前台已是大排长龙。刚才还静悄悄的妇产科，现在也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个孕妇。

世之介闲得发慌，从包里拿出徕卡相机。这几天他天天背着相机走，虽然一张照片也没拍。

“哇，徕卡相机呢！”小金兴奋地说。

“我跟朋友借的。”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世之介径顾着把玩相机。小金说要去便利店，问他要不要买什么回来，世之介托他买面包和拿铁咖啡。

小金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两人吃完面包、喝完饮料，阿久津唯的诊室仍旧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要不要先回去？”

耐不住百般无聊的世之介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小金听了似乎松了口气，也点头表示同意。

“可能要到晚上才会生。”世之介提醒了一句。

两人很有默契地同时站起来，走到待产室请护士把仓持叫出来。走到门外的仓持一脸吃惊地问：“你们怎么还没回去？生了的话，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听了仓持的话，世之介和小金静静地点了点头。

当天傍晚，世之介收到了小婴儿诞生的消息，阿久津唯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打电话通知他的人不是仓持，也不是阿久津唯，而是不久前才在医院分手的小金。仓持拜托他通知世之介。

世之介离开医院回到家，便开始睡觉。他在睡梦中接到小金的电话，揉着惺忪的睡眼说："终于生了，太好了！"

沉默了半晌，小金问道："你要去看小宝宝吗？"

今天晚上没有班，世之介也不是不想看仓持和阿久津唯的孩子，只是懒得出门。

"……你要去吗？"世之介反问小金。

"如果你去，我就跟你一起去。"

小金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应该和世之介有一样的心情，想去却嫌麻烦。

"那去好了？"

世之介问道，内心期待听到否定的答案。

"要去吗？"

小金也反问道，语气听起来带点迟疑。

"哎？你不去吗？"

"去也可以呀。"

"那就去吧……从我这里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可以到医院。"

结果，事情反向发展了。

世之介挂上电话，开始准备去医院。他一面刷牙，一面回想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一个刚刚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转瞬之间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生命的诞生不过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也实在太神奇了。

世之介瞪着眼前的镜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刷牙刷得满嘴泡沫，又一副睡眼蒙眬的模样。自己原本就在这个世界，现在突然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闯入了这个世界。他一想到这里，反而觉得不是婴儿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是阿久津唯的身体创造了另一个新的世界。这么说来，这个新世界是仓持和阿久津唯共同创造出来的。当然，那两个人一开始发现他们即将创造一个新世界时，是多么惊慌失措啊，但还是成功地创造了这个全新的世界。

……太厉害、太伟大了。

世之介不由得脱口而出。他又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眼角堆着眼屎，刚睡醒的刘海像向日葵一样仰天乱翘。

世之介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很久才到达医院。他和小金约好在大厅碰面，小金当然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询问了走近的护士，直接到病房探视阿久津唯。在通往病房的长廊上，有一扇门上挂着写有“婴儿室”的名牌，世之介开门走了进去。

小金和一位老太太脸贴在婴儿室的玻璃窗上，朝里头指指点点。玻璃窗的另一边有好多刚出生的婴儿躺在高脚推床里，满足地酣睡着。

世之介看到小金眯着眼睛往里瞧，想必仓持和阿久津唯的小宝宝就在里面。他向室内跨了一步，正想出声叫小金的时候，站在小金身边的老太太对他说：“好可爱哦。”

“……你看，那个眼尾长得跟你多像啊。”

小金听到老太太的话，眨了眨眼睛答道：“那是我朋友的小孩，不是我。”

“哎呀，原来不是你的小孩，真是不好意思。”

老太太连忙道歉，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温柔慈祥。世之介以为老太太是阿久津唯的妈妈，原来只是个陌生人。

不论是小金，还是老太太，都眼含爱意地隔着玻璃眺望别人的小孩，他们那深情的样子连世之介看了都觉得害羞起来。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连忙从包里拿出照相机，心想第一张照片就拍婴儿室，于是咔嚓一声按下快门。

听到快门声的小金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最靠窗的婴儿床说：“啊，你来了。快看，这个小婴儿就是仓持和小唯的宝宝。”

世之介也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里面张望，裹着毯子、包在襁褓中的婴儿露出一张小小的脸。小婴儿睡得深沉香甜，看到她安稳的睡脸，就仿佛听到了轻匀的呼吸声一般。

“长得很可爱吧？”

偶然邂逅的老太太问了世之介，他点点头答了一声：“对！”站在一旁的小金也跟着点头，最后连发问的老太太也一起点起头来。

世之介坐在西武新宿线的快速电车上，望着自己摊开的双手，不知道看了多少回。刚刚抱了仓持和阿久津唯的小孩，现在双手还感受得到婴儿的重量。

世之介正在回忆怀抱婴儿的那一幕，不过，他一脸沉思、摊开双手的样子，看起来也像极了杀人犯望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等他回过神来，一抬起头就瞥见前座的女士神色惊恐地别过脸去。

刚刚在医院也碰到了仓持的父母。虽然他们一直无法接受年仅二十岁的儿子和别人同居、奉子成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长大成人，完成人生大事，但家中的第一个孙辈出生可就另当别论，他们比任何人都早一步赶到医院。

病房里，最重要的主角婴儿，婴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婆，大家都到齐了，之前的种种已烟消云散。和乐融融的团圆气氛让世之介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他和小金都觉得留在这里当电灯泡不太好，于是同时向仓持说：“我们有事先走一步了。”便相偕离开了医院。

世之介又低下头去看自己的双手，车内开始广播花小金井站到了。他站起身，想着婴儿的重量走出电车。

他看见站台上的公用电话，下意识地走过去，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手中握着话筒。世之介掏出只剩下两百日元通话费的电话卡，电话拨通后，另一头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喂，是我啊。”世之介应声说道。

“世之介？有事吗？我正在洗衣服……”

“没事，打个电话而已。”

“上次寄给你的八朔橘，收到了吗？”

“早就吃光了。”

“那些橘子有点酸对吧？”

“是吗？”

说到这里，世之介发现自己没有话要对母亲说。

“祥子下周要去法国游学两星期。”世之介向母亲报告祥子的事。

“哎？要去法国？”

“嗯，去法国。”

还是没有话对母亲说。

“我衣服洗到一半，如果没什么事，我要挂电话啦。”世之介闻言，也不再啰嗦地放回话筒。刚刚提到祥子，那就顺便打个电话给她。接电话的人依旧是祥子家的帮佣，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叫人，等了好久，总算听到了祥子的声音。

“世之介？”

“下周就要出发了吧。”

“是啊，行李都还没有准备好……”

“现在到我家来玩吗？”

“哎呀，我还没出国，你就觉得寂寞了吗？”

“还好啦。”

“好的，我现在过去。”

“真的？对了，仓持的宝宝今天出生了，母女平安。”

“哇，太好了。”

“那个跟我一起逃学打台球的人，现在竟然当爸爸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世之介说着说着，想到了他在婴儿室拍的第一张照片。

“还有，我今天终于用那台相机拍了一张照片。”

“拍小宝宝吗？！”

“不是，我拍的是去看小宝宝的留学生小金，和一位刚好也在婴儿室的老太太。”

电话的另一头并没有任何响应。

“喂？喂？”

难道是线路不良？世之介摇了摇话筒。

“……好创新的题材！”

“什么？”

“世之介果然有艺术细胞。”

祥子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是、是吗？”

会拍留学生表示有国际观，会拍偶然在场的老太太又能让人感受到他者的视线，祥子的解释满是赞美和褒奖，世之介也很想再多听几句好话，可是，他的电话卡余额已经全部讲完了。

“你应该要进去了吧？”

世之介在成田国际机场的离境大厅不时东张西望。生平第一次到国际机场就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见什么都新奇。他当然在电视上看到过国际机场，不过，实地看到写着世界各地名字的巨大航班告示牌，以及在大厅穿梭往来的各色人种，对世之介来讲，是一连串的惊奇。反观祥子，从领登机牌到进商店买变压器，都是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而世之介就像个小孩，踩着碎步跟在祥子的后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祥子出发前几天都住在世之介那里。世之介不曾有过女朋友要去法国两个星期之类戏剧性的分离经验，因此他希望和祥子浪漫地度过最后几天。不过，祥子可就完全缺乏世之介的浪漫想法。对她而言，去法国游学两周，就跟说“下星期要到轻井泽的别墅度假”差不多。祥子难得到世之介家小住了几天，哪知道她一心挂念法国的学业，每天都埋首于预习功课。

世之介因此电视也不敢看，连洗澡哼歌也要降低音量，他要的浪漫变成了束缚。又因为是自己主动请祥子来家里的，也就不好意思赶人家回去。

“你现在不去登机口，真的没关系吗？”

世之介望着啪啦啪啦翻转的巨大航班告示牌，忍不住再次询问祥子。

“我已经说过了，时间还没到。”祥子继续看她手上的留学指南。离他们不远处的长椅上，一对白人情侣应该正在吻别，一个年约三岁的日本小男生经过他们的身旁，露出一脸诧异的表情。世之介飞快地从包里拿出照相机，对着小男孩按下快门。小男孩的表情看起来担心多过疑问，或许他也疑惑那两个人在做什么，但更担心待会儿谁会吃掉谁。世之介又将目光转向别处，这次看到一位貌似参加团队游的老人家，他的机票不小心从西装外套里掉了出来。

世之介下意识站起身，立刻看到一个走在老人家后面的年轻人，快速捡起机票并追上去还给他。世之介赶紧用相机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你在拍什么？”

祥子讶异地问道。“没什么。”世之介答道。他的答案显然触怒了祥子。

“反正艺术什么的，我也不懂。”

“我拍的东西不是什么艺术。刚刚有一个人机票掉了，另一个人捡起来，我只是把捡机票的那个人拍下来而已。”

“哇……果然是创新的题材。”

“是、是吗……？”

“对了，我有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答应。”

祥子露出异样的表情，啪的一声合上手中的指南。

“……什、什么愿望？”

“相机里的底片还是第一卷，对吗？”

听了祥子的问题，世之介低下头去盯着膝上的照相机看。

“是第一卷没错。”

“世之介的第一卷底片拍出来的照片，我希望自己是第一个看到的人，可以吗？当然，你第一个看，我第二个看也可以。”

“没什么不可以啊……”

“那就这么约定啰？”

“需要约定吗？我想我拍的照片，除了祥子以外，应该没有人想看。”

“我想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看到你作品的女人。”

世之介觉得祥子夸张的说法，反倒像在取笑自己。

“说作品太夸张啦……总之，我知道了。在你回国之前，如果照片冲洗出来了，我就把它们密封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我还会在封套上面写‘非与谢野祥子本人，严禁拆阅’。”

两人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约定之后，祥子终于站起来：“我得走了。”世之介也立刻站起来，本来想送她到边检的关口前，但祥子却对他说：“我不习惯别人给我送行。”

“什么？！那你应该来机场之前就说啊。”

“你可以先回去吗？我送你。”

“什么？这……”

祥子相当坚持，世之介无奈，只好答应："那祝你一路顺风，多保重！"随即转身离开。他边走边回头，只见祥子不停地挥手说："我走啦！"

"一路顺风！"

世之介也高声回应。

"我走啦！"

祥子不甘示弱，提高分贝喊道。

两人的话别演变到最后，似乎成了"扩音器"比赛。世之介原本想再大叫一次，不过，料想也喊不赢祥子，当下决定不再回头，直接走出机场。

漫长的春假终于要在下周结束了。春假一结束，世之介就是大二的学生了。不过，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实际上，他都没做好迎接新学期的准备，大概是值大夜班的缘故，他依旧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昨天晚上接到祥子从巴黎打来的电话，两人已经很久没有通话了。世之介到成田机场送行回来的第二天早上，祥子打电话来报平安，说她已经到了目的地。世之介本来还有些担心，不过，电话那头虽然杂音很多，仍听得出来祥子精神饱满，她正为多年不见，变得更美的巴黎感到兴奋。

想象祥子所在的巴黎街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世之介总觉得没半点真实感。他们的确通过电话在交谈，此时此刻祥子就在那个遥远的国度给自己打电话，但世之介却无法把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与祥子所在之处联系在一起。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和世之介一起在塞纳河畔散步。"祥子说道。"好，那我从今年开始，一定认真上法语课。"世之介答道。

世之介今天比平常早结束工作，清晨五点刚过便离开了饭店。朝阳从空中直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出刺眼的眩光。这几天白天愈来愈长了，世之介把脸朝向在群楼大厦间升起的太阳，仿佛正在接受阳光洗礼一般。

路上几乎没有车辆，马路因此更显宽阔，高架桥也更形巨大。世之介正要走下通往地铁的台阶，忽然停下了脚步。市中心难得见到流浪狗，但眼前就有一条狗正在过马路。它原本的毛色应该是黑的，只是沾染了灰尘，看起来就像一条灰狗。它的脖子上还戴着项圈，可见应该不是流浪狗。

小狗跑过斑马线，只顾着走自己的路，一点儿也不把世之介放在眼里。小狗前进的方向明明和车站相反，但世之介却下意识地跟在它身后。小狗频频回过头来瞪着他，似乎警告他说："不要跟来！"世之介不以为意，一边配合小狗的步调，一边从包里拿出照相机，咔嚓一声给小狗的背影拍了一张照片。小狗根本不介意被拍，继续往前走，一个转弯便从步道走进林木蓊郁的公园。

小狗进入的公园正巧是世之介上次捡到弃猫的地方。公园的四周尽是高楼林立的知名饭店，公园是土地开发后仅存的一小块绿地。

世之介跟着小狗走进公园，才清晨五点，园里空荡荡的渺无人烟。悠哉而行的小狗来到广场，找了张角落的长椅便安分地窝在椅子底下。世之介靠近一看，原来有人在那里放了食物。不知道是谁准备了一个铁盘，盘子里放了满满的狗粮。

世之介心想："小狗会不会逃走？"他试着在旁边的长椅坐下，小狗不动如山，继续享用它的早餐。世之介看了一会儿，觉得腻了就躺在长椅上。整个人一躺下来，视野豁然开朗，明明是被高楼大厦包围住的狭小公园，上头的天空竟也如此开阔。

"啊……"世之介不禁低声沉吟起来。

小狗听到声音，抬头望了世之介一眼，但很快又把注意力移回食物上头。

世之介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观看天空，看到入神处，竟感到天旋地转，觉得自己快要掉下去了，心里一惊，急忙伸出手抓住长椅的边缘。世之介吓了一跳，小狗也吓了一跳，瞬间往后跳开。他翻过身来，把手臂当枕头再度躺下，然后又盯着继续吃东西的小狗看。小狗从不介意世之介的目光，仍然只管享用美食。

世之介忽然感觉到一股视线，连忙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位

老婆婆坐在旁边的长椅上。老婆婆看他坐了起来，便开口说道：“这条狗好能吃啊。”世之介再次把目光投向小狗。

“……不知道是谁家养的狗，我把食物放在这里，它每天都来吃。”

小狗吃完美食，舔了舔嘴角，满足地离开长椅。老婆婆看小狗吃饱走开了，也从长椅上站起来，弯腰捡起空盘子。

“它连一声谢谢都没有！”世之介笑着说。

老婆婆望着小狗离去的背影，也笑着说：“就是啊。它只要汪一声，我会更疼它。”

老婆婆仿佛要去追狗似的走出公园，世之介无来由地拿出相机，拍下了老婆婆的背影。

世之介离开长椅，慢慢地走出公园。微风迎面而来，轻抚双颊，带来春天的气息。这气息不正是他初来东京时嗅到的气息吗？世之介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东京的春天气息和九州岛不一样。

虽然工作了一整夜，但世之介的脚步还是很轻盈。他自忖应该可以一直走到花小金井的住处。从这里回去，光搭电车就得花上一个多小时，照道理光靠步行可能走不到，不过，此刻的世之介安步当车。

他清楚路途遥远的事实，所以决定走到走不动为止。先从赤坂走到新宿，走累了就到西武新宿站搭电车回去，假如还有力气，就往下一站高田马场走，还可以的话，就继续沿着西武线再往下落合、中井、新井药师前……一直走到走不动、不想走为止。

世之介沿着饭店旁边的坡道，意气风发地往新宿方向前进。爬上陡急的坡道后便是河堤，河堤从这一带开始一直延伸到市谷，也就是世之介的学校附近。堤岸旁的樱花开时尚早，但枝头已有小小的花苞露出，随风轻轻地摇曳在晴空下。世之介似乎受到了花苞的引诱，一口气爬上了河堤，一到高处，视野大开，堤下的运动场和棒球场一览无遗。

世之介在俯瞰运动场的同时，发现一枝纤细的枝丫自横亘在眼前的樱树树干伸展出来，枝丫的末端开了一朵还未完全绽放的樱花。

世之介用指尖轻触樱花的花瓣，修长的枝条婀娜轻垂，花朵微颤。

他拿出照相机，将这朵迫不及待的早开樱花收录在自己的底片里。满树都只是小小的花苞，唯独这朵樱花已开。世之介蓦地想起了祥子，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朵早开的樱花会让他想起她。世之介用指尖弹了一下细细的枝丫，又开始他的回家之路。远处传来电车的声音。世之介一时兴起，模仿附近的乌鸦叫声，结果引得其他乌鸦也跟着叫起来。

他又突然想到清晨的那位老婆婆，每天都会带食物来喂那条狗。老婆婆笑着说："它只要汪一声，我会更疼它。"世之介环顾左右，确定四下无人后，压着嗓子低低地叫了一声"汪"。

有心要走就走得动。世之介从赤坂穿过四谷，一回神，新宿车站已然在望。也许他走得十分悠哉游哉，远眺挂在车站东口的大时钟，都快七点了。这个时刻距上班的高峰时段还很早，站前广场显得寂寥而空旷。昨晚留在歌舞伎町玩到天亮的人，个个顶着苍白的脸走进车站，他们比出站的人不知醒目多少倍。

世之介走到东口广场，看见两个初中女生坐在护栏上。挑这个时间到这里来玩未免太早，如果是玩乐结束准备回家，这个时间又嫌太晚。她们满脸倦容，染了颜色的头发早已失去了光彩。

派出所前面站了一位年轻的警官，世之介按下快门，捕捉警官强忍哈欠的瞬间表情。两只鸽子停在警官的脚边，低着头忙忙碌碌地不知道在啄些什么，碰巧行人经过，惊得振翅飞起。世之介的目光追随着展翼高飞的鸽子，突然间觉得围绕在广场四周，由摩天大楼串起的天空轮廓，犹如旋涡般疾速旋转，令人头晕目眩，吓得世之介赶紧闭上双眼。一闭上眼睛，便只剩下盘旋在耳际的声音。

有呼啸而去的汽车引擎声，有穿着高跟鞋踩在地砖上的脚步声，还有乌鸦的叫声，以及风卷起塑料袋的声音。

绿灯一亮，过马路的人潮涌向横道线，犹如万马奔腾，原本逗留在他们脚边的鸽子，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往哪儿逃。眼看着要被踩到了，结果有惊无险；看似要被踢到了，却又安然无恙。

世之介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于是，他通过新宿站的东口广场，沿着电车路线向前走，很快就抵达西武新宿站。世之介过站不入，继续沿路线往北走，这样一路可以走

到新大久保、高田马场，走累了就进站去乘车。

世之介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一带。平常总是搭电车从车窗眺望经过的地方，现在自己就置身于平常眺望的景色中，世之介油然生出不可思议的感觉。一列自己天天搭的电车隆隆地通过高架桥，世之介站在下方往上看，每一扇车窗都看得既清楚又分明。

目送电车离去以后，世之介又开始前进。或许是决定还要继续走的缘故，肚子也突然开始饿了。

世之介走到职安路，找了一家咖哩店填饱肚子。为时尚早，店里空无一人。世之介走到吧台的最角落坐下来，菜单都没看，直接点了一碗大份的猪排咖哩饭。

从世之介进店到吃完饭，始终没有其他客人进来。女服务生闲到发慌，从刚才便一直盯着自己的指甲看。她大概感应到世之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便走上前来替他加水。

世之介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眼前的女服务生会对他留下多少印象呢？纵使女服务生不会当他一离开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但不多久，客人便会一个接着一个上门，等到过了午餐的高峰时间以后，她必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同样，世之介会记得女服务生多少，他也没把握。就拿上星期闲逛随意进入的拉面店来说好了，世之介连服务生是男是女都不记得了，更遑论他对服务生的长相还有多少记忆。

世之介从大份猪排咖哩饭得到了满足，摸着肚子走出了店。本打算继续前行的世之介，一吃饱喝足，就懒得动了。他的运气不错，前面就是新大久保站。

今天就走到这里吧。

世之介站在横道线等绿灯，冷不防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一回头，小金满脸惊讶地站在前面。

“咦？小金！”世之介也大吃一惊。

自从上次两人一起去探望仓持和阿久津唯的宝宝以后，便再也没见过面。

“世之介，你在这里做什么？”

“小金，我才要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现在还很早呢。”

绿灯亮了，两人一起走向横道线的另一头。

“我昨天晚上住在亲戚家。”

“哎？你亲戚住在这里？”

“就是那家烤肉店。”

“我打完工，正要回家。”

“你在新宿打工？”

“我在赤坂的饭店打工，因为今天心情很好，所以下班后就一路走到这儿来了。”

“从赤坂走到这里？”

“我今天精神不错，觉得可以走回家，可是，刚吃完咖哩饭，就懒得走路了。”

听完世之介的说明，小金“哈哈哈”地笑起来。

“你后来去医院看过仓持他们吗？”世之介问道。

“他们早就回家了。”

“这么快？”

“因为小唯和小智世都很好，不用住在医院里啊。”

“智世？”

“就是小宝宝的名字。”

“哎？仓持的小宝宝叫作智世啊。”

小金告诉他，小唯的母亲每天都会到仓持家帮忙。

“隔壁有小婴儿，一定很吵吧？”

“是有一点。不过，自己认识的婴儿再怎么哭，都不觉得烦。”

“你说的没错。对了，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回去？昨晚不是住在亲戚家吗？”

“我现在要去成田机场？”

人要去机场，却没带半件行李。

“你要去接人？”

“没错，我要去接未婚妻。”

“哎？小金，你有未婚妻？”

“要看照片吗？”

他们正好走到售票处，小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肤色白皙、五官清秀的女孩子。

“长得好漂亮啊。”

两人买好车票，一前一后通过检票口。电车刚到站，车厢宛如倾卸口一般倒出无数乘客，塞满了楼梯。他们穿梭在下楼的人群缝隙之间，闪闪躲躲地往上走。

“日本怎么样？”

世之介想问的是他对如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电车的感想，不过，小金给的答案却是“很悠哉”。

“悠哉？”

“嗯，韩国现在就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一堆人在搞民主化运动什么的。”

其实，世之介可以顺着话尾接下去，不过，身为悠哉国度的年轻人，世之介反而不知该如何回应。

晨光照进站台，楼梯口附近站满了人，越靠近站台两端人越少。两人往里面走，小金似乎这才发现世之介脖子上挂着相机。他指着相机问道：“你在拍照吗？”

“拍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世之介笑着回答。

世之介经过自动售货机，顺便买了一罐咖啡。站台上响起列车即将进站的广播，世之介要搭的电车马上就要来了。

一位戴帽子的女性站在他们前面，她戴的帽子就像祥子常戴的那种帽檐宽大的遮阳帽。追随着世之介的视线，小金的目光也移到了那位女子身上。突然一阵风刮来，瞬间吹走了她头上的帽子。

她急忙用手按住头部，但已经来不及了，帽子倏地飞落脚边，又被风吹得在站台上骨碌碌打转。

世之介反射性地向前跨出一步，小金也向前跨了一步，几乎和世之介同时，两人都想抓回被风刮走的帽子。而猝不及防的女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帽子飞走，双手仍按在头上。

那顶帽子聚集了附近所有人的目光，动作再不快一点的话，就要飞落轨道了。世之介和小金又同时行动，想去捡那顶帽子。

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伸出手，但轻飘飘的帽子又乘着风飞走了。

两人又向前冲出去，可是，站台到此为止，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啊！”

就在背后传来尖叫声的同时，世之介抓住小金的手，小金也抓住世之介的手，虽然不清楚谁先抓住谁，但他们确实互相拉住了对方。电车疾驰而过，两人眼前轻飘在空中的帽子被吹飞了。

完全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列车进站的风压又将飞在空中的帽子吸落地面，卷回两人的脚边。电车开始减速进入站台，世之介就不用说了，周遭的每个人都紧盯着掉在站台上的白色帽子。

最先行动的人是小金，他伸手拾起帽子，交还给受到惊吓的女子。女子接过帽子，脸上仍是惊魂未定的表情。

列车完全静止下来，车门一打开，车厢内的大批乘客蜂拥而出，站台顿时忙碌起来，完全看不出刚刚发生过什么事。

世之介和小金四目相交，不由得相视而笑。

“……世之介，你的电车来了。”

“啊，是呀，再见啰！”

“嗯，再见！”

年轻人挥了挥手，跳进车厢，他叫作横道世之介，今年十九岁，一年前来到东京上大学。如果问他这一年来在东京成长了多少，他应该会耸耸肩答道：“我也说不上来……”纵使如此，他的确在东京度过了这一年。

世之介一进电车，车门就关上了，发车音响起。载着世之介的电车缓缓驶离站台。世之介贴着车窗，不停地挥手道别。

与谢野祥子小姐

前几天接到你的电话，很高兴，也很谢谢你。那么多年没见，没想到还能听到你的声音，真教人怀念。在电话里也曾向你提过，世之介有一个包裹指名要给你，这就寄过去。既然是世之介的东西，应该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世之介已经离开三个月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尤其送的又是唯一的儿子，当然是悲伤到不能再悲伤，只是，总也不能一直这样哭下去。

每次眼眶一泛红，眼前就会浮现出世之介的脸，他那张总是悠哉游哉的脸。

祥子小姐，我最近常常在想，这辈子能够和世之介做母子，实在是我的福气。也许很少有母亲会这么说，不过对我而言，能够拥有世之介这个儿子，真的很幸运。

我还是忍不住会去想意外发生当时的情形。明明已经来不及了，世之介那孩子为什么还要跳下轨道呢？

不过，这几天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那孩子在事发的一刹那，脑袋里想的绝对不是“不行，来不及了！”，而是“没问题，我一定能把她救起来！”。世之介临危产生这种想法，我觉得他真了不起，连我自己都感到与有荣焉。

如果你有时间，欢迎随时来玩。我们一起聊聊世之介，一定会笑到肚子痛。

末了，祝你工作顺利，也请多保重身体。

世之介的母亲

[1]位于新宿站东口，流行小店汇聚的时尚购物大楼。——译者注，下同

[2]约十平方米。

[3]日本最大型的桑巴舞庆典，时间通常定在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4]江户幕府于1615年8月颁令规定各诸侯国只准留下一个城，作为居住及行政之用，其余城皆需拆毁，此为一国一城令。

[5]日本知名设计师上田稔夫创立的时尚品牌。

[6]1835—1901，日本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家、改革家，他的肖像被印在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的纸钞正面。

[7]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的别称，日本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带着两个随从到处打击犯罪、伸张正义。每当要惩奸罚恶时，水户黄门就会掏出印笼（装印信的小盒子），表明身份。

[8]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主要创始人。

[9]20世纪80年代初期，聚集于原宿步行街与代代木公园一带的年轻人，穿着宽松、鲜艳的夸张服装，提着录音机跳集体舞。虽然流行时间不长，但有人认为其穿着大胆、表现自我的精神影响了后来的Para Para舞跟Cosplay的热潮。

[10]日本知名的求才求职周刊，每周二出刊。

[11]代表女朋友的意思。

[12]丰田顶级的座车，为皇室、政商名流常用的轿车。

[13]日本各航空公司提供给学生的优惠机票，学生乘客可以在启程当天于机场柜台购买半价机票，优惠适用于国内与海外各航线，但有效期只到本人二十二岁生日。

[14]Gabriele Andersen-Scheiss，1984年代表瑞士参加奥运的选手，安德森忍受中暑的痛苦，拒绝医疗人员的协助，在最后阶段已疲累不堪，但她坚持走完最后一圈，在通过终点线后直接摔倒在地，为该届奥运会的英雄人物。

[15]在日本，参加告别式的学生一般均着学生制服。

[16]月刊杂志名，为男性专属时尚杂志。

[17]月刊杂志名，专门提供给男性的生活情报。

[18]即在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动物园、植物园等机关任职的专职职员，以及具有能够担任前述职务的国家资格取得者。

[19]1987年到1994年间的日本电视交友节目。

[20]《サラダ記念日》，日本诗人俵万智于1987年5月8日出版的短歌集，口语化的内容以及清新动人的风格，使这部作品在六个月内狂销两百五十万本。

[21]日本女性在情人节这天送给并非恋人或心仪对象，如同事、同学、朋友等人的巧克力。

YOKOMICHI YONOSUKE by YOSHIDA Shuichi

©2009 YOSHIDA Shu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MAINICHI NEWSPAPERS, in 2009.

Republished as paperback edition by Bungeishunju Ltd.，in 2012.

Chinese (in simplif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Horizon Media Co.，Ltd.，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DA Shu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新雨出版社授权


[日]
吉田修一
YOSHIDA SHUICHI
覃思远——译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续横道世之介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续横道世之介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YOSHIDA SHUICHI

［日］吉田修一　著　覃思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续横道世之介／（日）吉田修一著；覃思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ISBN 978-7-208-16448-2

Ⅰ．①找…　Ⅱ．①吉…②覃…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3723号

书　　名：找不到工作的一年：续横道世之介

作　　者：【日】吉田修一

译　　者：覃思远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廖婧　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448-2/I·188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四月　樱花落
五月　五月病
六月　梅雨晴
七月　游泳池
八月　冷夏
九月　美国
十月　二十五岁
十一月　冲刺
十二月　求婚
一月　这边的正月
二月　雪景
三月　启程

四月　樱花落

信号灯早已转为绿色。池袋站西口五岔路口的人行横道处，一大群人正穿过马路，其中唯独有一男子呆立不动，周围行人往来如织，于是他便显得格外突兀。

他倒也不像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停在那里，似乎就单纯只是在发呆而已，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信号灯已经由红色转为绿色。

当然，他既没有紧闭双眼，也没有看着脚下，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要去的马路对面，并且也留意到周围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在过马路。

下一瞬间，“啊”的一声，才反应过来的男子正想赶紧过去的时候，信号灯已经又变为红色了。

听到一辆正要起步的出租车按响喇叭，他又“啊”地叫了一声，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其实他退到哪里都无所谓，但此人性格似乎极为较真，偏要退回到刚才一直站着的那块砖石上，却一脚踩偏了。虽然也没有谁在看他，但他还是羞涩地笑了笑。

之后，似乎依旧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做起了小幅度的返回练习。

“这么一跳，再这么回来……”

他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把脚稍稍探出又立刻往后一收。

再说一遍：其实他退到哪里真的无所谓，也没有人会去关心这一点，在旁人看来，他的举动就像是刚踩到了狗屎。

信号灯又变了，这次男子顺利地往前走去。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差一分钟就到十点了。

在通过人行横道中途，他突然狂奔起来，似乎有什么要紧的事赶着去办。

在通往车站的巷子里，他忽地往左一拐，跑往罗萨会馆的方向。

这一带入夜后，到处都是喧闹的酒会、联谊会，走路稍不留神，就会踩到路边的呕吐物。但这个时段还好，还弥漫着清晨咖啡的香气。

男子一路飞奔，冲散了在路边堆放的厨余垃圾中觅食的几只乌鸦，速度丝毫不减地冲进了三十秒之前才刚刚开门营业的小钢珠店。

店里通常刚开门都会发生座位抢夺战，此刻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冲进来的男子也混进其他客人中，顺着台阶往夹层上跑，直奔今天刚购入的新机器。

“别跑了，别跑了！”

一名店员手执话筒高喊着，但每个人都在跑，怎么可能有谁肯停下来！

新来的机器通常都摆在夹层正对楼梯口的位置，这次或许是店长一时心血来潮，虚晃了一枪，大家要找的新机器并不在那里，而是给摆到了左手边靠里的位置。

就连那些常客也被这一通操作给迷惑住了，大家顿时挤成了一长串丸子，在狭窄的通道中狼奔豕突。

跑在队伍最末尾的就是先前那名男子。只听嗵嗵嗵一阵乱响，就像是抢椅子游戏一样，新机器前的椅子接二连三地填满。就在男子好不容易够到了最靠里那把椅子的那一瞬间，对面有人说话了：“我的了！”

抬头一看，是他在这家店里见过好几次的一个年轻女人，她正用黑色手包去抢占那把椅子。

“是我先来的！”

“是我！”

“明明是我呀！”

“你只是手指碰到，我可是把包放这儿了！包才算数！”

男子想把女人推开，以便坐到椅子上去。不料手刚一搭到对方肩膀，她就喊了起来：

“哎，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啊！”

这女人总在这里玩，可谓专业小钢珠妹。剃了眉毛，平日里总是眉头紧锁，叼着香烟，大马金刀地岔开腿坐着打游戏，此刻这位可完全没有半点要好好说话的意思。

男子不管不顾，一把抢过了椅子，那表情完全就像是使出吃奶的力气跟人抢椅子玩的小学男生。

女人可没死心。“哎，放手，快放手！”她像是个刚入门的相扑力士一样胡乱地挥舞着双手推他。而且，这个敌人又使出一招“上手技”，拼命想把攥在手里的一张千元钞票抢先塞进机器里。

这一招男子可没想到。他可没提前准备好千元钞票。这会儿也根本没机会去从屁股后头的口袋中掏出钱包来。

说时迟那时快，女人手里的千元钞票哧溜一下被吞进了机器中。只听叮叮当当一阵乱响，许多小钢珠滚了出来。

“好啦好啦，小哥你输了！”

说这话的是早已叼着香烟坐在一旁开玩的一个大妈，她傻呵呵地笑着，笑得还挺开怀。

男子想用因愤怒而颤抖的手去攥住眼前近在咫尺的摇杆，但这么一来就等于公然抢劫，以后这里指不定就禁止他出入了。

“好了，大哥您也辛苦了！……其他机器还有的是嘛！”

女人用手像赶苍蝇一样把他拂开。

“……真是的！这可是工作日，一大早就开始……真没事可干了吗？这个钢珠妹……”

男子竭力压住怒火，心有不甘地丢下这句话。同样从工作日的一大早开始、同样没有别的事可做、此刻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那台新机器的这个男人，名叫横道世之介。

大学总算毕业了，因留了一级，没赶上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如今已二十四岁的他就靠打点零工、玩玩小钢珠混日子。

既然新机器都被占了，也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为平复烦躁的心情，世之介到自动售货机处买了罐咖啡，在写有“小憩片刻”的休息区沙发上坐下。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在家多睡一会儿呢。

为了图个吉利，从家里出发时还特意绕了一大圈到这儿，现在看来，这举动真是够蠢的。

他正要喝一口罐装咖啡，就看到有一名店员飘过。

“浅贺酱，早上好啊！”世之介主动打了声招呼。

被他叫住的那名店员说道：“哎呀，这位客人，您没抢到新机器吗？”他做出同情的样子。

“抢不到呢！”

店员还戴着一副这个年代已很少看到的、镜片像牛奶瓶底一样厚的眼镜。要是在这家店里手风玩顺了，非买一副隐形眼镜送给他不可，世之介想。

“刚才看您跑过去了，还以为您抢到座了呢！”

“抢不到呢！……半路杀出个吉原炎上，给我生生抢走了。”

“什么吉原炎上？”

“你不知道吗？那部讲吉原花街花魁们的电影。哎，就是五社英雄导演的电影。他还拍了《鬼龙院花子》啊《阳晖楼》啊什么的。”

“知道是知道，不过……”

“里面不是有个剃了眉毛的花魁吗？还不知道？”

“啊！您说的是花名啊？”

这个被世之介叫作浅贺酱的，年纪似乎比他还大一点，总而言之，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男人，不管什么话题他最终都能把它聊死。

这次也是，话题以“吉原炎上”开场，似乎怎么聊都有意思，世之介原本期待双方能你来我往地聊个几回合，结果得到的居然是“啊，是花名啊”这么一个极其死板的回复，这么一来，他也就只能回这么一句了：“嗯，对，就是花名。”

只是，浅贺也有他的理由。

首先，他和世之介的关系还没好到能聊个热火朝天的地步。世之介之所以张口闭口就是“浅贺酱”，只不过是因为按照店里的规矩，他制服的胸前就挂有名牌的缘故；对于浅贺来说，世之介只是个“客人”，说得再直白一点，只是一个自来熟、让他有点烦的纯粹的“客人”罢了。

“啊，对了，浅贺酱！听说你在准备司法考试，真的吗？”

每次都这样，一旦被这客人逮着，就很难抽身去做事了。

“嗯，是倒是……不过我都连续挂了好几年了。这事您听谁说的啊？”

“哦，就是野边君啊！他不是辞了这边的工作，说要去做牛郎的

嘛！”

“哦，他呀。”

“你真的好棒啊！一边在小钢珠店工作还一边准备司考。要是我，可能一样都搞不定啊……”

看到这位客人竟真的开始为此苦恼了起来，浅贺只想赶紧脱身，于是随口扯了个谎：“啊，新机器那边好像有客人在叫我了。”然后就跑开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世之介由衷地感到敬佩：“真的好厉害！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啊！”

按说“另一个世界”这种词汇不适合用于这种场合，但如果不这么想，就显得在工作日一大早被人抢了新机器正郁闷的自己实在太窝囊了，甚至都没脸走出这个休息区了。

好在这一天，老天爷终究还是眷顾了被抢了新机器的世之介。

由于上午选的机器不对路，世之介很快就把身上带的一万两千日元输了个底朝天。正要乖乖回家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往店里瞟了一眼，发现从他手里抢了机器的那个吉原炎上已经赚翻了。他实在很不甘心，于是走出店门就往武富士的ATM机跑去，先借了一万日元，再跑到隔壁的吉野家吃了一碗牛肉盖饭，然后嘴里一边嚷着“牛盖能量补充完毕”，一边意气风发地杀回了小钢珠店。

不巧，还是没有新机器空出来。不过之前一直在旁边的机器上埋头奋战的一个新手一个劲地只顾着往机器里塞小钢珠，谁都能看出来再坚持一下就有收获了，可他却要鸣金收兵了。

这应该是个学生，怀着“小钢珠是不是很好玩？我还没玩过呢”这种心态走进小钢珠店的，在世之介看来，这不过是个傻小子。现在的情况就等于是好不容易花两个小时把咖喱煮好了，剩下的就是往盘里盛了，他却跑开了。

“拜托，对你来说这也许只是学生玩的游戏罢了，可对我来说，生活费就全指着它了。”他卷着舌头低声嘀咕着，在这份香喷喷的咖喱面前严阵以待。

果然，头一把就中大奖了。幸福来得太快，以至于他有点担心刚才那个学生会怒气冲冲地折返回来，于是回头看去，但那学生却似乎没有那么执着，反而是浅贺凑了过来，“哟”地喊了一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

下以示鼓励："天无绝人之路啊！"

世之介冲浅贺眨了眨眼。

但在眨眼的那一瞬间，一段不好的回忆涌了上来，啪的一声重重地砸在他的肩头。

天无绝人之路！……

世之介第一次吐出这句台词，也许就是在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他去了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大概看了看那些厚厚的公司招聘简章，觉得反正连自己都听过的公司就算大公司了，便从里面挑了一些申请。

他之前确实听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说什么经济状况不如以前了、卖方市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云云，但是就在没多久之前，在他刚开始考虑找工作的时候，还能看到大公司负责招聘的人搓着手求上门来的场景，所以他就在想，咳，大不了也就是没人再搓着手了呗，来肯定还是会来的。

但问题是，何止是没有负责招聘的人搓着手来求，就连之前那种对方很快就回复说"谢谢您应聘我们公司"的情况也没了。即便这样，他还是很淡定，只是等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最初他申请的那些"听说过名字"的公司全都在第一次面试时就给他拒了。

他是学经营学的，所以投的几乎都是和金融相关的公司。证券公司、城市银行、人寿保险，还有损害保险……去就业指导中心的咨询台介绍说"我是经营学系的"的时候，相关资料立马就被递了过来。

这就好比你在新宿站问"不好意思，请问怎么去涩谷……"，别人马上就回答说"去涩谷坐山手线"一样，根本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余地。

既然没得选，那就在其中挑一家呗，这么想是人之常情。当然了，既然要挑就要挑最好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或许这与当时那个年代的社会氛围有关吧，毕业生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肯定能进其中的某一家公司，以此作为就业的前提，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等待自己的居然还会有"哪家都进不去"这一选项。

基本上，有名的公司都是第一次面试就把世之介挂了。在就业指导中心刚拿到厚厚的资料时，他曾经满怀歉意地把一些公司从意向名单中排除掉，此时又慌里慌张地把它们找了出来。

“幸亏没扔掉啊……”

这些资料原本是要扔掉的，此刻却又被他紧紧地抱在胸前。

事后回想，当时正值找工作的混乱期，给所有那些所谓的名企投递简历并被淘汰时，世之介其实并没有多沮丧。

按说，应该会对自己的将来感到悲观，或对自己的实力感到失望……总之，会感觉自己竟是如此地渺小，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应该是其人生当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瞬间。但是对不知道算不算天性乖僻，反正脾气略嫌别扭的世之介来说，如果人家告诉他“还有还有”，他就会故作潇洒地说一句“那先不买了”；如果人家说“就剩最后几个了”，他就会急红了眼，跟那些抢打折商品的顾客没什么两样，此时别说什么哲学意味的瞬间了，根本就顾不上去想自己如何渺小。“那家伙都拿到内定了。”“那家伙也进了三面。”当这些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入耳中，他就被逼到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想就业，还是单纯只想多抄几份简历的地步。

当然，通过了简历筛选，进入到笔试、面试环节的公司也不少。

说起这个，大家或许会很期待，毕竟是世之介，在笔试面试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糗事吧？但神奇之处就在于，根、本、就、没、有！

世之介去面试？想想就觉得那应该是笑话集锦了。

“昨天我去参加面试了。”只要世之介一说起这个话题，无论谁都会想“哇，肯定搞笑，来呀来呀”，做好捧腹大笑的准备。

但是，从世之介口中说出来的事情却全然不好笑。

世之介这个人，哪怕只是从家走到小钢珠店，一路上都肯定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但就是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世之介完全不像世之介了。

败北之因，也正系于此。

但是，大家想想看：投了五十二家公司，最后都没被一家录用。一次次地被人拒绝说“我们不需要你”，还会有人有心情去思考一些很哲学的东西，大发感叹说“我真是一个渺小的人啊”之类的吗？

恐怕只会在心里呐喊：渺小不渺小的根本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总会有一个人需要我吧！

那始终紧绷的神经突然断裂的瞬间，是发生在他去一家中型零食公

司面试的途中。

那时已是夏季，不知谁在铁轨沿线种下的一大片向日葵正沐浴着阳光。平缓的上坡道上，世之介用手帕擦拭着额角的汗水。再次迈出步子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像是被猛地抽掉了脊梁骨，一步也挪不了了。

糟糕，腰闪了！

世之介抓着防护栏慢慢地蹲坐下去。哪怕只动一小下，一阵剧痛便猛地袭来。

汗全下来了。不赶紧的话就赶不上面试了。但实在走不了，沿途别说出租车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行了不行了……”

他无意识地出声道。

原是自我调侃，发出的却是哭腔。

“我真是弱爆了……”

接着蹦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承认这点之后，泪水便涌了出来，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他已经没有要去面试的想法了。

他决定就再也不站起来了。此时，当然心有不甘，不过他有点喜欢上这样的自己，真的就只是那么一小点。同时也隐约觉得，今后再也不会喜欢自己了。

“您好，这里是山二证券营业七科。”

电话打过去，立刻就接通了。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电话亭里，正要下嘴去啃一根法兰克福香肠的世之介有点慌了：“啊，那个……我叫横道，请问小诸先生在吗？”

“请您稍等一下。”

只听话筒那头女子喊道：“小诸君！”很快地，一声“在”之后，话筒中有个声音说道：“您好，敝人就是小诸。”

这个叫作小诸大辅的男人和世之介一样都留过级，要说关系，大学的后半段，基本上两个人每天都混在一起。幸运女神不知为何垂青了小诸，刚开始找工作，他就迅速地定下了一家“听说过名字”的公司。

“小诸诸，什么‘敝人就是小诸’啊！”世之介笑了。

“啊，世之介？”

“喂，刚才接电话的就是你说的那位美女前辈？”

“咦！你怎么知道的？”

“果然是啊！光听声音就知道是个美女了。”

“对吧？”

小诸虽然压低了声音，但听起来很得意。

“小诸诸，今天一起喝酒去呗！”世之介赶紧约他。

“可以啊！”

明明是“花样周五”，小诸好像也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安排。

“几点？”

“大概八点或八点半。”

“那就池袋老地方见啦！”

“收——到！”

挂断电话，世之介这才啃起了法兰克福香肠。由于贪心，放了太多芥末的缘故，他被呛得喷嚏都快出来了。

看看时间，才刚七点，离和小诸的约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回公寓小睡一会儿呢又不尽兴，去居酒屋之前还去吃乌冬面的话那也太没劲了，那小钢珠呢？都从早上一直玩到现在了。

走出电话亭，世之介开始在街上瞎溜达。

他搬到池袋这边差不多快一年了。从九州来到东京以后，他先住在花小金井站附近，在那以后的大学五年期间，先后住在祖师谷大藏、荻洼，最后搬来了池袋。

原本在荻洼租借的那间公寓，如果不是因其只限学生居住的话，他想一直住着的。但就算找不着工作也得毕业，哪怕穿着再学生气的衣服，最后退房通知还是无情地寄到了他手里。

从那时开始他租的就是位于池袋的这间房。在此过程中，世之介总算体会到了做学生的优势，光凭学生身份就能轻轻松松在社会上获得信任。

比如说，哪怕你每天净说别人坏话、为人小气阴险、半夜大声播放说唱音乐，但只要说一句“我是学生”，就能租到房子。而义务清扫公园、坐电车一定给老人让座、每天早上都用扫帚打扫公寓门前空地的人，只要说自己“目前在打零工”，就会被房产公司轰出来：“对不起，您能不能去找别的中介？”

于是他就去找别的中介，结果又被推给了其他中介。当世之介怀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情四下找了一圈之后，终于有一家救命神仙一样的房产公司出现了。

“找房费劲吧？放心，我们这儿有房间可以租给像您这样的客人！……不需要担保人，原则上谁都能入住。”

他找到的那家房产公司位于新宿某公寓的一间房里。社长留着小胡子，穿红色棉背心，就像会说腹语的玩偶小阿福突然变成了大人一样，笑眯眯的，让人心生好感，不过让人心生好感的玩偶往往也会让人觉得瘆得慌。

“谁都能住……比如说呢？”世之介警惕地问。

如果对方说什么黑社会、毒贩之类的，那么他会立马回一句“还是算了”，拔腿跨出店门。但这个阿福还真是会做生意，他爽快地说道：

“主要还是风月场的女孩子吧。”

“主、主要是吗？”

一听到这里，世之介瞬间感觉自己置身于高级化妆品琳琅满目的伊势丹商场一楼。对着阿福，忍不住连鼻子都在微微翕动。

“那好，那就拜托了！”

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连位置和租金都没问。

阿福拿出了两间房的平面图。都是单间，格局完全相同，房租也一样，而且都位于十楼。

“您看，这是歌舞伎町的，这是池袋北口的。”

经阿福这么一说，“住在歌舞伎町似乎有点……”他有点犹豫了。

“那就这间？”

“是在池袋对吧？”

“对！”

“有没有西武线、东武线之类的？”

“有，分别在池袋的东口和西口。”

“那北口有什么？”

“比较显眼的是情人旅馆，挺多的。”

情人旅馆林立的地方治安绝对不好。这世之介还是知道的。不过，住在公寓里的都是风月场的女孩子，总归和情人旅馆有关联。

“嗯，那要这个，池袋这间。”

定下来之后，因为也不需要担保人什么的，所以事情刷刷地就办好了。

实际上，当时选这里就是因为风月场的女孩子和情人旅馆这两点，后来他才意识到：“哦，对啊，池袋离小诸诸住的地方很近嘛！”

小诸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住在离池袋仅一站路的公寓里，从埼京线的板桥站徒步只需五分钟。进入一流证券公司后，他似乎没抽中入住市中心单身宿舍的幸运签，于是领着住房补贴依旧住在原处。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对一件事特别执着，那就是，无论谁问他“小诸，你住在哪里啊”，他都会回答：“池袋下一站。”

一般人对此也不怎么关心，回一句“啊，池袋啊，好方便啊”也就完了，但其中也有像世之介这样关注的点比较奇特的人。

“是哪条线的下一站？”

“什么哪条线？”

“是地铁还是西武线还是东武线，不是有很多吗？”

“是埼京线。”

“哦，那站名是什么？”

“板桥。”

“那不就是板桥啰，根本不是池袋嘛！”

偏偏要把特意强调自己住在池袋附近的小诸给惹恼了。

由于小诸住处的关系，世之介去过好几次板桥站，那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街区，以至于让人完全想象不到隔壁居然就是池袋站。

车站本身不在什么高楼商场里，站前的环岛附近又没有麦当劳、便

利店和银行等。不过和明治大道相连的主干道两旁都是樱花树，一到春天，可以独享樱花如雪漫天飞舞的美景，而不必去理会千鸟渊旁或是上野公园里摩肩接踵的游人。

在池袋西口的警察岗亭前，世之介一边吃着一个实在忍不住就买了的可丽饼一边等着。比约定时间晚了大约十五分钟后，小诸出现了。

“对不起对不起！”

“好慢啊你！”

“你吃的什么？”

“巧克力香蕉可丽饼。”

“看起来挺好吃的。哪儿买的？”

“啊，你现在去买吗？”

“肚子饿了啊！”

“那直接去居酒屋吧！”

“哦，也对！”

“你说去哪儿？”

“啊，我有鸡尾酒的免费券！”

“哪家的？”

“嗯——”

小诸从铝合金手提箱中掏出了鸡尾酒免费券。

“那个……你好不容易买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你说你好不容易买一个手提箱……就不能从里面掏出点别的什么东西吗？”

“有啊，给！”

“啊，是今天开始发售的呢！”

小诸从手提箱中掏出来的，除了鸡尾酒免费券，还有一本漫画杂志《周刊Spirits》。

这张免费券来自位于罗萨会馆背后的一家居酒屋，是一家以经营从九州直运过来的鲜鱼为特色的店，世之介没去过。

“你和谁一起去的？”世之介看着免费券问道。

“什么谁啊，就是你啊！”

“啊，我可没去过！”

“不会吧？那就是我一个人去的。”

“你答得倒挺快。到底和谁一起去的，你不用再仔细想想？”

“说起来话题可能有点沉重，我呢，除了世之介你以外，再没有其他朋友了。”

“不是有点，是真的很沉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心情大好，一起走进了要去的那家居酒屋。

店看起来还很新。一进到店里，就看到了环绕料理台一周的吧台座位，还有里面算是半个单间的地方摆着桌子。

“欢迎光临！两位吗？”

迎接他们的是一劲头十足的女声。世之介回了一声“对”，朝她看去。几乎同时，他“嗯？”一声疑惑地歪了一下头。

身穿背后写有“祭”字的半截外褂、头上缠着毛巾的这个店员也同时“嗯？”一声偏过头来。

感觉见过，却忘了是在哪里，也记不清对方是谁。

于是两人拉开了一段微妙的距离。

“吧台的座位可以吗？”

“嗯，可以的。”

三人朝座位走去。

世之介和小诸并排坐定，当那个身穿半截外褂的店员像故意惹事一样把沉甸甸的菜单递过来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啊”了出来。

“吉原炎上……”世之介出声道。

“哼，八墓村……”女店员说。

下一瞬间，两人几乎又同时“诶”了一声。

“什么吉原炎上？”

“什么八墓村？”

“你朝新机子玩命跑过来的样子，和那电影里边跑边喊‘是诅咒，是诅咒！’的人超像，特恐怖……话说，为什么我是吉原炎上？”

“你连眉毛都没有，你才恐怖呢。”

“眉毛？我有好吗，看！”

女人把头巾往上推，给他看那描得很清晰的眉毛。

就在这时，一个店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滨本，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柔和，眼里却没有丝毫笑意。

“没什么，我正跟这位客人介绍今天的什锦刺身五拼呢……”

女人盯着世之介，他不禁顺着她的话说：“那，那就要什锦刺身五拼，还有……”

“喂，我不要刺身！”小诸从一旁插嘴说道。

“那就三拼吧。”世之介说。

“我说了不吃刺身的！”

“我一个人吃！”

“好嘞，客人，那就是一份三拼，还有？”

“还有中杯扎啤和芋烧酒，加冰，这我一个人喝哦。”

这时候别说谁是敌谁是友了，就连谁给谁点了什么菜都搞不清楚了。

记好第一轮点单后，女店员先退下了。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公司里发生了一件事，那一幕让人心里特不舒服！”

小诸突然说道。他这是要抢先成为控场主角。

“喂，你没看到刚才的情况吗？……按照刚才的场面来说，流程应该是我先吧？要我先说：‘哎，今天遇到一个超级讨厌的女人！’”

但也许是遇到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他讨厌了吧，对世之介的抱怨，小诸并没有听进去。他开始莫名其妙地把吧台上摆得好好的酱油、沙司等从右往左重新排列起来。

“好了好了，听你说。”世之介认输。

小诸于是一边把酱油、沙司等放归原处一边说了起来。据他说，隔

壁部门有两个人，背地里分别被叫作“万年科长”和“万年副科长”，那科长在今年春季的人事考核中正式获得了升迁。

刚好今天就是那人整理自己的办公桌奔赴升迁职位的日子。之前被叫“万年科长、万年副科长”的两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被当成“一对”看待，在旁人看来关系也不错，不料到了最后的最后突然就互相谩骂起来。

两人的桌子似乎有近十年的时间一直是面对面挨着的。

起初当然是从对方的工作方式开始着手批判，可吵到一半的时候，两人都抑制不住兴奋劲儿，开始对喷说“你鼻孔呼出来的气都喷到我脸上了！”“看你吃东西时那嘴啊，我都忍不住想吐！”等等，像极了相伴几十年的夫妻临离婚前一晚的样子，搞得小诸等人也只能悄悄地抛下他们逃离现场。

“也就是说，这十年来他们俩一直都在忍着对方……十年哪！每天都这样，明明极不耐烦却拼命地忍受着对方的鼻息和吃相，真可悲啊……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世之介对当时现场的情形并不了解，但一想到两个中年男人老夫老妻般对喷的画面，就觉得好笑得不行，但见小诸一本正经，也就不忍心再逗他了。

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世之介别样的老实了：他绝不会不懂装懂地去附和对方，只是拼命地忍着笑，等待两个中年男人互相对吼的画面尽快从脑海中消失。

“可是吧，就算公司里有这些烦心事，只要一想到世之介，我心里就踏实了，觉得不用勉强自己也行。因为连世之介这种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想想也就坦然了。”

这绝不是在夸他，但只要小诸的心情能因此好起来，被人家拿出来想一想，他是无所谓的。

“继续继续，别客气哈，不嫌弃的话随便你怎么想。”

世之介“啪”地拍了一下小诸的肩膀，同时，一杯生啤也被“咚”地一声放到了吧台上。

闹钟突然响了。世之介不记得自己设过闹钟。

他翻了个身，在枕边摸索了一阵，突然想到了什么：“啊，对

啊！”于是把手缩了回来。

世之介住的这栋位于池袋的出租公寓有十二楼，每楼七户，都是一室户，排成一溜。公寓名为“池袋旭日升”，不巧的是所有户型都朝北，完全名不副实。

搬来的时候，首先最让世之介惊讶的就是房间的狭小。组合浴室和厨房都加上也才十五平方米。户型图上标的是6.2叠大小，但只要摆上两床被子，剩下的空间就呈基本什么都放不下的状态。

既然房间都这么小，墙壁就不可能厚。

只要不是很另类的人，床都会靠墙摆放。世之介当然也是如此。他把单人铁架床紧贴着墙壁。而隔壁住着的人可能也是把床贴紧了同一面墙的另一侧。

到了深夜，邻居的鼾声隔着墙壁都清晰可闻。有一次，当这位邻居打电话说：“女演员M好像又出裸体写真了哦！”世之介紧接着就忍不住回他一句：“啊，不会吧？”有时翻身的时候，世之介总感觉自己的脚好像伸到了墙那面，朦胧中便开始道歉：“啊，对不起！”

总之，现在耳边的闹铃声就是隔壁邻居的闹钟发出的。

世之介用被子裹住头，等着闹铃停止。听管理员说，隔壁住的是一个在池袋某间美发沙龙做美发师的人，名叫友永。世之介搬来几天之后就在走廊遇到他了，是对方主动开口的。

“那个，不好意思啊，有点不太好说出口呢……这间公寓的墙壁啊，很薄的……”邻居直接这样说道，连初次见面的客套话都没有。

“哦……”

“……嗯，怎么说好呢，我听到你放A片的声音了……这么说吧，其实我刚搬来的时候也被另一头的邻居提醒过。”

世之介瞬间脸红到了耳根。想起前一天晚上看的A片，他有点慌了：“嗯，那个……不是的，你别误会，我不爱好那种的……”

“啊……不是这意思。你喜欢什么口味都没关系，不过……”邻居接话很快，听起来他也很不自在。

“不不不，不是的。平常我看的都是比较正常一些的，怎么说呢，跟谁说起来都不会让人觉得羞耻的那种。”

“所以啊，我不是说你的口味问题。”

“不不不，但真的不是，昨天也是巧了，鬼使神差地就……”

越是着急，就越显得自己奇怪，这他也清楚。但如果就这样让对方离开，那自己就真要被当作有那种癖好的男人了，所以世之介现在骑虎难下。这辈子也不会再见第二次面倒也罢了，但想到在薄薄一层墙壁那头生活着一个认定自己是个变态的人，他甚至感觉到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认同自己就是一个变态。

但邻居丢下焦急的世之介，逃也似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等一下，请等一等！”

世之介想叫住他，但只听关上的门“咔嚓”一声锁上了。他差点就要按门铃，但又怕那样会给人留下更加糟糕的印象。

“不是那样的……”世之介嘴里嘀咕了一句，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屋子。

从那之后，每当在走廊或是电梯处偶尔遇到，世之介想主动和他聊几句的时候，他必定一本正经地做出劈掌的动作，制止他道：

“啊，没关系的！”

然后一溜烟地跑掉。

闹铃终于停了。那位似乎早上老起不来的邻居终于起床了。

由于一直在等着它停，不知怎的，世之介也在这个时候猛地坐起身子，坐起来了才意识到：“哦，对啊，我可以不起来的呀！”

但这时肚子饿了，就算想再睡也睡不着了。

世之介下了床，拉开了窗帘。马路对面的大楼是属于一所补习学校的，一排排的窗户旁边坐着的都是那些专注地听着课的学生。

世之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走到狭小的阳台边，从栏杆上往下看，只见管理员上原先生正拖着行动不便的左腿在打扫花坛。

这个管理员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住在位于公寓一楼的管理员房间里。他可能有六十多岁，已经退休了，但他妻子还很年轻，怎么看都不超过二十五岁。

一开始，世之介以为他们一定就是关系很好的父女俩。

但就算关系再怎么好，也不会休息日手牵着手外出；不会在傍晚的时候，到附近的赤札堂超市的食材区一边挑选大蒜，一边讨论“买一个就

行”“还是一次多买点吧”，然后还一边互相撞对方的肩膀。这样一想，除了说他们是一对年纪差距很大的夫妻以外，唯一可能的就是：他们是一对关系异常好的漫才搭档——这可能吗？

实际上，这个年轻妻子特别喜欢恶作剧。比如说，故意把垃圾丢在管理员好不容易打扫过的地方，然后就在那儿笑。每当这个时候，管理员就会朝她笑眯眯地用关西风格的吐槽语气说道：

“又开始了，你还有完没完了！”

世之介今天难得早起一次，而打工傍晚才开始，为了让这段时间过得有意义，他一洗漱完毕就走出了屋子。偏偏就是这种时候，电梯出了故障，只能走楼梯从十楼下到一楼了。

只见管理员就在一楼。

“又出故障了吗？”世之介问。

“维修公司那边说很快就派人来修。不过幸好啊，你是要出去而不是刚回来。”

他说得倒挺轻松。

在管理员目送之下，世之介说了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公寓。

马路对面的补习学校前面，几个学生聚成一堆，香烟点起零零星星的火苗，化为一股股青烟散去。

世之介穿过马路往巷子里走去。为扩建道路而实施的搬迁工程看上去也不知算不算进展顺利，总之这一带环境看起来很微妙。在被虫子蛀过一般的一块空地当中，一家拉面馆正在做着新装开业的准备，给人一种即将大干一场的感觉。

世之介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就在这一带。如果能对理发师长相吓人这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么它在这一带是最便宜的，客人不多，不管什么时候去都能很快轮到自己。

进理发店之前，世之介先进了那家新开业的拉面馆。在该店强力推荐的招牌盐味拉面和排在菜单最末尾的长崎杂烩面之间犹豫了一阵之后，故乡情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点了杂烩面，可就在喝下第一口汤的那一瞬间，“啊……”地叹了口气，垂下了头。

用过一顿令人失望的午餐之后，他朝着理发店走去。跨过拦在空地外围的绳子靠近理发店时，他看到门口有个女孩踮着脚尖正往里窥视着

什么。

想必是在等店里的男朋友或是老公出来吧。当他不以为意地走近时，女人听到脚步声便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咦”了一声。

那是池袋西口居酒屋里的女店员，小钢珠店里的吉原炎上。“咦——”世之介又摆出一副厌恶的露骨表情，对方也“咦——”了一声，皱起了脸。

世之介往店里瞄了一眼，想看看是不是有她的熟人，但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那个长得一脸凶相的理发师在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世之介稍微拉开一段距离和那女人对峙。女人留着短发，就像学校体育部的女生一样，显得相当乏味，不过，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也不会到这种理发店里来剪头发。而她的穿着打扮也是体育部女生常见的那种休闲风：一件只能让人觉得是在附近的赤札堂买的没牌子的运动衫，再加上一双由于穿了好多年、踩起来可能会咯吱咯吱惨叫的凉鞋。

“哦！”观察到这一步，世之介觉得自己总算明白过来了。

虽然年龄差距有点大，但那个一脸凶相的理发师大概就是她的男朋友之类的了。

女人一脸厌恶地瞪着自以为是笑容猥琐的世之介。她显然很好强，在世之介把视线移开之前，她自己是绝不会认输先移开的。真是幼稚又讨厌。

世之介投降了，只想赶紧进到店里去。这时，那女人发话了：

“你总在这儿理发？”

“正是如此，请问有何贵干？”

不知怎么搞的，一直以来世之介都是这样，一旦生气了就会说一些很奇怪的敬语。

“你要理发的时候，会怎么跟别人说？”

语气听起来还是那么盛气凌人，而且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问。

“啊？”

世之介在心里已经把她当成傻子，歪着头反问道。

“我是问你，平时让人给理发的时候你一般怎么说，你没长耳朵

吗？”

“你那是要问别人话的态度吗？”

“跟你说话真费劲！”

“啊？”

“算了！”

可能是听到这边有人说话，店里的理发师走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一瞬间，世之介心想惨了惨了，但凶脸理发师只问了句“请问有什么事吗”，从语气完全听不出是敬语，在他脸上也看不出半分与吉原炎上认识的迹象。

“啊，没什么。”世之介回答。

理发师又转向女人：“有事吗？”

“没有，没什么。”

就算对着凶脸理发师，女人态度依旧不变。

不能再跟她纠缠下去了，世之介抛下两人走进了理发店。在坐到自己经常坐的椅子上之前，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周刊。今天店主大婶似乎是休息了，因为她常穿的那件粉色工作服就在墙上挂着。

理发师在外面和女人说了一会儿话。在世之介看完周刊的彩页之后，他走了进来。

世之介向门外瞟了一眼，那女人已经不在了。

“跟以前一样吗？”理发师问他。

“嗯。”世之介点了点头。

他算是老顾客了，但理发期间两人从没有交谈过。以前，当只有店主大婶在的时候，她曾迂回含蓄地告诉他，凶脸理发师是在监狱里学会的理发技术。从那之后，世之介虽然知道自己偏见太深，但在修鬓角、刮颈后毛发的时候，他总被一种妄想所挟持，那就是，对方会用手里那把剃刀刷的一下割断他的脖子。

但实际上，哪会被割脖子，反而每次让这个理发师理完发，总会感觉神清气爽。还有一次，世之介让他把头发理得短短的——倒也不是因为看了拍摄年代很早的黑社会电影——出了店门之后，走起路来都觉得意气风发，霸气十足。

当他正闭着眼睛，舒舒服服地听着电推子美妙的声音时，突然响起了一个人声。平常凶脸理发师是不跟他说话的，所以他怀疑是不是幻听。

他听到对方说："想剃光头呢。"

世之介睁开眼，在镜中与理发师四目相对。

"啊？"

他不解地歪着脑袋问道，理发师立刻把他的头扳直了。

"说是想剃光头。"理发师重复道。

"啊？是说我吗？我就和平常一样……"

"不是，我说的不是客人您。"

"哦，是你要剃？"

看着已经是青茬儿板寸头的理发师，镜子中的世之介尴尬地笑了一下。

"不是，是说刚才那个女孩。刚才在外面的，您朋友。"

"啊，她啊！我们不认识的……嗯？"

他们在镜中第三次对视。又是一阵沉默。虽然平常也一直如此，但说过几句话之后再度陷入沉默还是让人觉得很尴尬。

"……好像是。她问我这发型叫什么，说要剃个跟我一样的……不过，她说了，还没下定决心。"

世之介直勾勾地盯着镜中的理发师。

剃得很清爽的青茬儿下面，是一张怎么看都像混过黑道的脸。他试图把吉原炎上的脸给安到上面去。

一个美艳的尼姑？

这样倒也不坏，不过不懂她为何想把自己搞成这副尊容。

理发师似乎也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驰骋，时而侧侧头，时而又像豁然开朗一般点点头。

"很多吗，这种女人？"世之介问。

"哪有，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对吧。我也没听说过。”

“您怎么看？”

果然理发师也和世之介一样，想要知道答案。

“我就只想到尼姑。”世之介说道。

“啊，我也想到了。不过要是出家的话，一般会在庵里剃度吧？怎么会到这种情人旅馆街里面的理发店来理呢？”

“对啊！”

这次该轮到理发师回答了，但他没有想好答案，于是又开始默默地工作。

世之介也无奈地闭上眼，像往常一样。

洗完头，理发师把爽身粉扑在他脖子上准备收工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欢迎……”

理发师手上的动作忽然乱了，而耳根被他扑上了爽身粉的世之介忍不住咳了起来。

进店来的居然就是吉原炎上！双方目光在镜中相触之后，对方竟破天荒地跟他点了点头，于是世之介也随之把头低了一下。或许是职业病犯了吧，理发师立刻就把他的头扳直了。

“欢迎光临。这边马上就结束。”

听理发师这么一说，吉原炎上抬了抬下巴“哦”地回应一声，坐到了沙发上。沙发上面搭着一块店主大婶手工制作的拼布。

“好了，您辛苦了！”

被理发师拍了一下肩膀之后，世之介这才回过神来。他想站起身来，但不知为何，理发师的手并没有从他的肩膀上挪开，相反地，按得更用力了。

“……她是不是要来剃板寸了？”心虚得不同往常的理发师在他的耳边轻声低语。

“……我、我怎么知道啊！”世之介也心虚地回应道。

“客人您留一下吧。”

“啊？……可是……我等下还要去打工……”

“几点开始？”

“五点。”

“那还有时间嘛！”

不知何时，他的表情又恢复到了平常凶脸的模样。

世之介透过镜子瞥了一眼吉原炎上。虽然他们几乎根本就是陌生人，但也能看出此刻是她迄今为止几次会面当中最为紧张的一次。

紧接着，他们的眼神又一次在镜中相遇。之前她的眼神总充满着挑衅，不知为何，现在眼眶却似乎有些湿润。

她应该也听到他们的对话了，然而还是把目光转了过来，这意味着她一定也希望世之介留在这里。人总有这种时候——希望有个人陪在身边，哪怕什么用也没有。

五月　五月病

“那，适合吗？”

小诸一边用筷子把鸡肉大葱串的大葱从竹签上剔到碟子里，一边问世之介，他已略有几分醉意。和往常一样，傍晚世之介发来“今晚喝一杯去”的邀请，小诸也跟往常一样满口答应。

世之介把小诸剔下来的大葱夹到自己嘴里。顺便提一句，每次点鸡肉大葱串的都是小诸。世之介总提醒他说，既然不喜欢吃大葱就别再点了，但小诸就是不肯退让：“吃烤串不就是吃鸡肉大葱串吗？虽然我不喜欢大葱。”

“哎，到底适不适合啊？”小诸又伸手拿起一串酱烤鸡肝，同时用略显焦急的口吻询问道。

“你关心的就是这个？”世之介有点无语。

“不关心这个，还关心什么？”小诸也毫不退让。

“欸，通常情况下，如果听说一个年轻女孩子当着你的面剃了一个板寸头，不是应该首先关心她为什么会剃板寸吗？”

“哦，对啊，她为什么要剃板寸呢？”

“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嘛！”

“那到底适不适合她啊？”

说到底，他好像还是更关心这个。

“哎呀，怎么说呢，嗯，适合……吧？”世之介倒也不是不愿回答。

“哦，适合啊！”

“嗯，她很适合那种发型。”

在那之后才只过了三天——不，都已经是三天前了，却感觉就像刚刚见过她一样。

还是在那家店，还是那个吉原炎上，世之介剪完头发刚起身，她就走了过来。两人擦肩而过时，她突然问道：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横道，叫横道世之介。”

抢先做出回应的是那位凶脸理发师。

“哟，好像浪人的名字哪。”他笑着说。

简简单单说像武士不就得了吗，世之介心想，但又觉得这时跟他较真也不合适，也就没吱声，只管坐到了沙发上。

实际上现场也弥漫着一种近乎决斗的紧张感——想剃板寸的女人，还有纠结于到底要不要给她剃的理发师，以及被要求见证全过程的世之介。

这个时候，如果把剃板寸换成“复仇”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容易想象。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之中，女人自我介绍了一句“我姓滨本”，便坐到了椅子上。他俩都等着，但她并没有要把自己的名字说全的意思。

坐上椅子之后，滨本似乎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来吧！”

这句话确实像是决斗前说的台词。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剃，不过，真的可以吗？”

对理发师的问话，她点了点头：“是。”

“不过呢，头发这种东西嘛，很快还会长长的啦。”

平常沉默寡言的理发师这时话有点多。

“那我剃了啊！”“好的！”“真剃了啊！”“好的！”“是用电推子哦！”“嗯！”对话反反复复，就在连世之介都觉得不耐烦了的时候，电推子终于带着声响钻进了滨本的后颈发丛中。

随着电推子自下往上推进，黑发哗哗地往下掉。推过之后，发青的皮肤就显露出来了，看起来很凉，惹人心疼。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最后剩下的前额的头发也被推掉了，镜中坐着的赫然是另一个人，和刚才走进店里的人完全不一样了。

或许是心理作用吧，眼睛显得比先前更圆更大，突显出来的耳朵反而使她更像个女孩子了。

“这位客人，你的头形不错，这发型很适合你！”

对理发师说的这番话，世之介也点头表示认同。

打上肥皂，剃完后颈和鬓角之后，除去洗头的时候需要保持不习惯的前屈姿势外，滨本终于顺利地变成了青茬儿。

付完钱，道过谢，她便离开了理发店。先前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店员的世之介见状慌忙也交了钱，紧随着她走了出去。

刚一出门，就看到滨本站在那里。

“刚才对不起。”没想到她也能说些招人喜欢的话。

“哪里，这也没什么。”

“有熟人在旁边，就没那么怕了。”

“我们也不算什么熟人。”

“我都犹豫好多年了。”滨本说着，摸了一把自己那发青的头皮。

“爽吧？”世之介笑了。

“嗯，很爽。”滨本也报以一个微笑，“那么再见！”说完就迈开了腿。

“嗯，再见了。”世之介挥了挥手。

滨本回过头来，冲他比画了一个玩小钢珠的动作。

“我想把工作辞了。”

坐在他面前的小诸往错点为酱汁味的鸡肉丸串上撒了点盐。

“小诸诸，我的话你有没有在听？”

“嗯？”

“嗯什么嗯？那个剃了板寸的女人的事，你没兴趣吗？你要这样也行，先说呀。害我白白浪费那么多口水！”

他恨恨地从小诸手里把盐瓶子抢了过去。

“啊，对不起！”

“不用，算了。”

“怎么说呢，黄金周结束后我就完全没心思干下去了。”

看来，青茬儿女人的话题当真是要结束了。

“小诸诸啊，这句话你去年不也说过吗，刚进公司不久的时候？”

“有吗？”

“有啊！说起来你也真是的，基本按日历来啊！”

“按日历来？”

“对啊，这不就是人家说的‘五月病’吗？”

“哦！”

“干脆就辞了吧。我之前也想过的，小诸诸，你不适合在证券公司干。”

“那我适合做什么？”

“嗯……要说和‘株’这个字有点相关的话，那就农业？[1]”

“哦……有道理。”

“你还真信啊？”

世之介重新打量了小诸一番。如果说每年都按照日历准时患上五月病的话，可以想象，他的身体和自然已经融为一体了。

“你这条领带的花纹，原来居然是青蛙？”

世之介突然注意到这一点，拉了一下小诸的领带。

“什么，你现在才发现？我一直都系这条领带啊！”

领带上，小小的青蛙左蹦右跳。

在居酒屋前与小诸告别之后，世之介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今晚是从生柠檬鸡尾酒开始喝起的，之后陆续搞定了朗姆、柚子、巨峰、香檬和果味鸡尾酒，然后依次是柚子蜂蜜、枇杷芒、玉露绿茶，至此，无限畅饮的时间就到了。种类虽然多，但都是小容量酒杯，一开始，点的东西刚端上来就又得点下一杯了。

就是最近，世之介他们的酒量明显见长。还好，虽然不像小诸那样，刚进公司时买的衬衫，扣子和扣子之间就像雏鸡在张着小嘴“叽叽叽”叫唤一样被撑开；但偶尔站在澡堂镜子面前的时候，还是会看到白花花的肚皮凸出来。

“明天开始练腹肌！”

每次世之介都拍着肚子这样发誓，但这一决心从来都没能延续到第二天。

此时的世之介醉得恰到好处，他心情大好地穿过依旧喧闹不休的周五的池袋西口欢乐街，朝自己的公寓走去。

在一栋商住两用楼的前面，有一群人在合力往上抛着自己的同事，也不知在庆祝什么。当他还在疑惑时，又看到一群男子搂搂抱抱地簇拥着几个一脸不情愿的女孩子进了一家卡拉OK店。

世之介一脸羡慕地看着兴高采烈的他们，直到走过了整条街。一走入下一条街，周遭就显得稍稍安静了一些。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上一小段，有一家已经落伍了的大型夜总会，还有怎么看都像是毒品交易点的大型停车场，再往前，就是霓虹灯闪烁的情人旅馆街了。

在停车场前面，世之介轻巧地往左一拐。一直往前走，就是虽狭小但欢乐的自家狗窝池袋旭日升了。

途中有一家便利店，设有店内就餐区。世之介进去兜了一圈。和往常一样，就餐区里坐了几个外国妓女，有的在吃杯面，有的在补妆。

每次世之介刚走进去，离他最近的妓女就会率先开口招呼：

“哥哥，玩不玩？”

但她显然干劲不足。假如世之介这时候回她说“玩”的话，她会先吸溜几口面，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懒洋洋地回他一句：

“嗯，要玩啊？”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尽管刚开始时兴奋得很。在阴暗的巷子里，当一个美女冲他招手的时候，他曾经毫不迟疑地就凑了过去。

“哥哥，有空吗，现在？”

对方话音未落，他立马忍不住欢欣雀跃。

咦，倒追搭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倒追搭讪？

“嗯，时间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

他还装出一副矜持乖乖男的样子。

只是，对方自然很快就开始进入谈价钱的环节。对刚刚因心疼七十日元而放弃豪华大肉包只买了普通肉包的世之介来说，对方开出的价码

当然不可能付得起。

“我没时间。”

他用刚刚还说“有”的那张嘴这样应付过去后，便仓皇而逃。

这天也是，在便利店买了香煎牛肉饼便当当夜宵，正要走出去的时候，又有别的妓女很程序化地问他：“哥哥，有空吗？”

“没空。”

世之介应着回过头去，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却已经不再往这边看了。

走出便利店没几步，只见从十字路口的牛肉盖饭店里猛地冲出一对情侣。

怎么回事？世之介惊讶地站住了。突然，一脸凶狠的男人狠狠扇了女人一个巴掌。

“啊！”世之介不由得大喊出声。

“为什么打我！”

“烦死了，再说打死你！”

女人扑上去想抓男人，男人毫不客气把她推倒在地，朝她的侧腹猛踢，而且完全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哎，哎哎……”

世之介惊呆了，完全手足无措。

很快，男人一把揪住了女人长长的黑发：

“喂，给我站起来！”

男人抓着她的头发四下乱拽，另一只手则揪住她的脸。

一阵惊慌失措之后，回过神来的世之介发现自己正朝那两人冲过去，一下挤到了两人中间，手上在便利店买的便当摇晃个不停。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哎……”

“干吗呢，你！”

男人这下又抓住了世之介的胸口。不知何时，从牛肉盖饭店里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一些看热闹的人。相反，便利店里的妓女们或许觉得警察快来了，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世之介从围观群众投来的视线中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

“这个，这个……暴力是……嗯，这个，那个……”

胸口依然被对方揪着的他几乎破音地抗议道，并下意识地换了一个站立的位置，以免那女人受到更多的伤害。

但男人还是伸出了腿，想去踢女人的头。

“住手！”

世之介不由得怒吼一声，推了一下男人的肩膀。便当从他的手中脱开，朝围观的群众飞去。刚好那个男人抬起一腿单腿站立，一下便失去平衡倒进了花坛。

“嗵”的一声，男人摔了一个屁股墩。

就在此时——

“住手！”

女人忽然吼道。她把前来帮忙的世之介一把推开，往跌坐在地的男人那里爬过去。

“你干什么呢！”

女人抬头怒视世之介，眼里满是恨意。

世之介只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所做的事情，怎么会招来女人的这种眼神？而旁边就是刚买的便当，底朝天地掉在那里。

.

从三十三岁时拥有自己的店到现在，这十五年来，除了固定节假日之外，一次也没有休息过。

开店第二年父亲就死了。一直以来我们关系就不好，可能是因为性格太相似了的缘故吧。彼此都很固执，自以为是，最讨厌被人呼来喝去。

当母亲从医院打电话来告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时，我正独自忙着给店里采购食材。如果当时就给预约好的客人打电话道歉并临时停业，再跑去赶乘新干线，是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实际上，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爸爸，你最讨厌的独生女马上去见你了，你要挺住啊。”

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我那傻女儿才不会来呢。她现在在银座开了一家那么好的寿司店。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人堆里学艺那么多年，被老板、前辈们又打又骂的，却一直含泪硬撑着，拼了命才开了一家自己的店，而且店还开在了银座。她那可是一流的寿司店。这么重要的店，我那傻女儿不可能丢下它赶来。我的傻女儿没那么软弱。”

回过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泪珠在扑簌簌地往下掉，一滴、两滴，掉在砧板上、菜刀上。

当我说想从高中退学去做寿司师傅的时候，父亲放声大笑。那笑声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父亲当时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一个搞笑节目，说的是大佛现世来振兴一个人口过稀的村落的故事。

“啊？寿司店？女人捏的寿司谁愿意吃啊？”

女儿纠结了好久之后才说出自己的梦想，而父亲的嘲笑声就像是他看搞笑节目时所发出的笑声一样。

于是我瞒着父母，去转了当地好几家寿司店，问人家能不能收我当学徒。

每家店一开始都很亲切地给出建议：

“如果你要做服务生的话，不要来我们家，应该去咖啡厅。”

但当我解释说自己是要当寿司师傅的时候，每家店负责人的脸上无一例外地流露出些许怒意。

“这不是女孩该干的事。不要小瞧了这一行，没那么容易的。”

高中一毕业，我便去了东京。

一开始进了一家学校给介绍的小型印刷厂，但很快就辞掉了。辞职后还是四处去找肯雇用自己的寿司店。

当然，如果不做师傅，只是给人倒茶，那还是有寿司店肯雇我的。虽然无奈之下找到了一家，心想至少这下离梦想多少近一点了，但当看到在我之后被招进来的男孩却能站到吧台后面的时候，心里就委屈得不行。

二十岁时，我和一个小混混一样的男人交往。那个傻瓜，以为靠着玩小钢珠和赌马就能够混日子。我并不喜欢他，但和比自己还悲惨的人在一起时，往往会忘了自己有多悲惨。

等醒过神来时却发现，仿佛是为了填补受挫的梦想，我自己也开始每天出入小钢珠店了。

自己的性格中原本就有粗俗暴躁的一面。这种颓废的生活很适合我。白天就在小钢珠店度过，一周会去居酒屋打几次工。

啊，就这样得过且过吧，未来什么样，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出——我甚至对这样的人生感觉很惬意。

啊，就这样吧！

“滨本小姐，我把这个拿回店里去了。”

当我站在小小的阳台上俯瞰着街区时，忽地想起了以前的事。

拥有自己的店已经十五年了，今天是第一次在非固定休息日休息。

徒弟内海正在狭窄的玄关处穿鞋，手里还一直抱着纸板箱。不知是懒还是性子急，如果实在穿不上，先放下纸板箱再穿也就是了，但他还是很勉强地扭曲着身体，把总也挤不进去的脚跟硬往鞋子里塞。

“内海君，你拿到店里以后记得全部放到冰箱里去。如果装不进去，就先整理一下冰箱里的东西。”

“好——！”

“好好回话，你得说‘好！’。”

“好好好！”

“就说一次！”

“哦，不是好好好，是……好！”

内海终于穿好了鞋，他抱着沉重的纸板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从三年前买的这间公寓到位于银座一丁目的店，骑自行车还不到十五分钟。这可是费尽千辛万苦贷款买的。人一旦发起狠来，似乎老天爷也会帮忙。自从搬到这里之后，我的寿司店就出现在了一些推荐寿司美食的正规杂志里，而不是以“女人捏的寿司”为噱头出现在一些意在猎奇的八卦报刊中。

再次回到阳台，看着内海从门口晃晃荡荡地离开。可能是他太沉不住气，又或者是重心过高，总之看上去很不稳当。那画面好有趣，我不由得看了好一会儿。或许是由于太放松，所以第六感爆发了吧，他突然原地站住并往这边看了过来。

“滨本小姐，等下的马拉松比赛你会去加油吗？”内海大声问道。

“会啊，我有个熟人参赛呢！”

“对哦，真的好厉害，你的朋友居然是奥运选手！”

“厉害吧！”

“你在哪里加油呢？我稍后也要去看！”

倒退着穿过人行横道的内海差点摔倒。

内海看了兼职信息杂志前来面试的时候，我曾想过：“嗯，这位不行吧？”也不是说他哪里不好、怎么不好，只是觉得没有哪儿好。当然，短短几分钟能对第一次见面的人有多了解还是个疑问，总之他身上没有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按照常规流程结束面试，到店门前送他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发现，拉门本来就是开着的，但内海却又作势要把它打开。

哦，我这才想到，这孩子太紧张了。或者说，由于太过于紧张，以至于让他看上去好像在生气。

目送内海抱着纸板箱走进巷子之后，我转过身正想回到屋里，金属门框上映出了自己的样子。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头发虽然不长，但如今当然不再是光头。

不知为何，我笑了出来。

这时也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蝉鸣声。

抬头看看天，云朵间隙中的晴空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展开来。由于清晨下过雨，早上还有几分凉意，如果接下来一直晴、气温不断上升的话，反倒会很闷热，这状况对于马拉松运动来说是很残酷的。

一直开着的电视机中，播放着临近开赛时间、位于神宫外苑的新国立竞技场的画面。

“啊，看到日吉亮太选手的身影了。那个……是肯尼亚选手吗？好像他在跟肯尼亚选手开心地聊着什么呢！

“真的！据说日吉选手今天早上也跟往常一样，吃了两碗米饭、两碗加了豆腐和油条的味噌汤，还有煎鸡蛋、烤三文鱼、羊栖菜、炒牛蒡丝，再加上甜烹海苔，早餐相当丰盛，看来他根本不紧张啊。总之，日

吉选手这个人，性格很开朗，很有趣，留意一下就能发现，大家都喜欢围着他转，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村里也是，他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有很多外国选手还在YouTube这些网站上发帖呢，都是一些他们和日吉选手笑脸相对的视频。”

女解说员特别热情地介绍着日吉亮太。她是马拉松选手出身，因解说细致、走心而著称。

画面中的他确实是在跟肯尼亚选手谈笑风生。光看到他笑，让人忍不住自己脸上也笑开了花。

这次东京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项目有三位日本选手参赛。

从完赛时间和成绩来看，日吉亮太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现在的日本纪录保持者、王牌森本淳司选手，接下来是从一万米长跑转型过来的年仅二十二岁的大野功辅选手，其最好成绩排在第二位。

本来接下来应该让道下公也选手作为代表参赛的，因为他在国内选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但不幸的是，在正式公布名单之前，他骑摩托车出了事故，摔成复杂性骨折，需要六个月才能完全康复，只好含泪退出了。

于是顺延入选的就是今年即将三十岁的日吉亮太。

“……关于日吉亮太选手，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他可是一个大孝子啊。他说了，这次首要目标就是要跑完全程，好让在终点等候的母亲高兴高兴。

“那么，他母亲此刻应该也在这个体育场里了，在为马上要起跑的儿子加油呢吧！

“日吉选手的母亲我也见过几次，特别漂亮。听说一直以来都对儿子练田径这事要求很严格。日吉选手进入中学以后，成绩提高得飞快，开始受到全国性的瞩目，从那时候起，母子俩真的就像两人三脚游戏一样，相互扶持着走过来的。”

我往电视跟前凑，想看看电视上有没有出现日吉亮太的母亲日吉樱子。

镜头拍了一会儿已经满员的观众席，然后就切换到了刚刚开始的田径比赛的画面。

仔细想想，和日吉樱子结识已经是二十七年前了。那是一段不可思

议的相遇，一段不可思议的交往，从那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了。

而这次，在亮太成为奥运会马拉松选手的报道中，也提到了他的母亲樱子。

出现在杂志上的樱子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不对，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变成了五十二岁，当然还是不一样的，但我立刻就认出了她。

我们不是什么亲密的朋友，只是一起度过某段时光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怀念、很欣喜地抚摸着她的照片。

临近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正打算把电视关上。

离日吉亮太参加的马拉松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而且就算开始了，从神宫外苑的新国立竞技场跑到银座这里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拿起手机一看，打电话来的是矶子直也。

“喂。”

想到这个电话可能会很长，我便先回到客厅再接。

“喂，我是矶子。非常感谢您，前一阵子那么忙还给我安排时间。请问现在方便聊几句吗？”

“嗯，没关系的，不过之后我要去看马拉松，给人喊加油去。”

“马拉松啊？哦，是奥运会啊。是今天比赛吗？”

“是啊。咦，矶子先生您现在是在……”

“我在纽约呢。所以你看嘛，好不容易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可是我这边昼夜颠倒，根本看不了啊！”

矶子是美国大型连锁酒店F的主管，负责管理整个亚太地区。

“……您朋友的孩子要参加马拉松比赛，对吧？”

“是啊，所以，今天从早上起来之后就一直很兴奋，心里平静不下来。”

“那可真令人期待。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不是，还有三十分钟左右。”

“那我也在这边给他加油哦！”

一年后，矶子负责的F酒店就要在东京的丸之内开业。这几年，为

了赶上奥运会，东京市内开了很多家高级酒店。据说无论是从时期上还是从概念上来说，这家酒店都和以前那些截然不同。

F这家美国的连锁酒店原本是作为机场酒店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坊间，其给人经济实用型酒店的印象很强烈。但这次，据说要在东京丸之内这一世界屈指可数的黄金地段建造一家豪华酒店，届时将完全颠覆F酒店的传统形象。而“滨本寿司”受邀在其中设立门店。

“……不瞒您说，之前我们本来已经决定让别的日本料理店来设立门店了。”

第一次见面时，矶子就坦诚相告。我原本对这件事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在去聚餐之前原打算一口回绝了的。

“……各方面都已经定下来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反悔对对方相当失礼。”

已经定下来的那家日本料理店，可是在米其林餐厅评选中已连续几年获得星级评定的著名餐厅，而且人气超高，据说提前两年都不一定能预约得上。

“……但是就因为我的个人意见，合约就完全作废了。”

矶子说完微微一笑。据他说，今后有可能会因此而被对方起诉。

好不容易定下来和那家超有名的餐厅合作，矶子却突然决定中止，据说是因为在这家餐厅里目睹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矶子和朋友在那家餐厅里用餐。吧台像往常一样坐满了顾客；对于一贯受到好评的菜品，客人们似乎也很是满意。

就在那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矶子他们隔壁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女服务员不慎把水泼到了那位妻子的手提包上。

还好，只是杯子里的水洒到托盘上然后再溅出来而已，量不是很多；不幸的是，那是鹿皮做的包，水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特别明显。

矶子对这对夫妇很有好感。他们像是为了纪念什么才决定奢侈一把来到这里用餐的，虽然显得有点紧张，但看来很享受在获得米其林星级评定的餐厅里用餐的过程。

水洒上去的那一瞬间，店里顿时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氛。店不大，吧台处只能坐下大约十个人，大家都在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理所当然地，把水弄洒了的女服务员一个劲地道歉。可能有一些水也溅到年轻妻子的脸上了吧，她慌里慌张地掏出手帕先擦了擦自己的脸，然后又去擦被弄湿了的包。

“没事吧？”

年轻的丈夫也慌乱得可怜。在不常来的高级料理店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似乎很过意不去。

矶子原以为当时在场的店主肯定会说点什么。但是，尽管店主确实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却一声也没吭。

“对不起，对不起，您没事吧？”

面对一个劲道歉的女服务员，年轻夫妇俩可能也想早点收场，于是慌忙说道：

“没事没事。”

但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事。这对夫妇说了，被打湿的包是刚买回来的，这句话矶子听到了，店主应该也听到了。

但直到最后，店主也没和这两人说点什么。当然，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套话“谢谢光临”是喊了的，但并没有涉及把水洒到包上的事。

在之后见面商谈的时候，矶子跟店主提起了当时的这件事，但店主似乎已经忘记了。

“有这事吗？”店主歪着头疑惑地说。

“有的，两周之前，当时我也在场。”矶子对此也毫不退让。

据说店主当即就笑了。

“这种事情嘛，你知道的，要是店主出面应对，对方肯定要索赔什么的，那就麻烦大了。人家会索要比本来的价格更高的金额。当然了，也不至于要你赔金斧头、银斧头什么的，哈哈！”

那一瞬间矶子就在想，哪怕自己被解雇，哪怕是被告上法庭，也要毁掉和这家店的合约。自己的团队费尽心血要开的酒店的餐厅里，可千万不能让这样的人进驻。

“……所以呢，今天给您打电话的意思是，关于前些天我们商量的请滨本小姐来开店的条件，我也和上司商量了很久，所以想把目前的结果先告诉您……”

听着回响在耳边的矶子的声音，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原本不打算接受这次邀请的。这事情当然很诱人，我也不是不想试一试，但说真的，就算那个店主很讨厌吧，但是，要让我取代连续多年获得米其林星级评定的餐厅，我还没有这个自信。

正因如此，我抱着拒绝的打算，开出了各种条件。当然，也不是有意为难矶子，我只是把自己的梦想说了出来。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的话，那该是多棒的一家寿司店啊！说着说着就停不住了。

“……然后，我直接告诉您结论吧：哪怕这次全部答应滨本小姐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滨本寿司’能进驻我们酒店。”

那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啊？可是……”

“您说不提供午餐什么的，哎呀，对一家酒店来说还真是很致命啊！还有就是，座位只有十个，都绕吧台坐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您来做。”

“这也太……矶子先生，这样是不是太为难您了？”

“我要是撒谎就显得太那个了，所以就照直跟您说吧，这相当地，不，应该说，这是我从事这项工作以来逼自己逼得最狠的一次了。”

听着电话那头矶子那开心的笑声，我忽地意识到一件事。

自己一定是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很信任矶子这个人了。

不知为什么，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特别怀念。

比赛就要开始了。一直开着的电视机画面中，出现了日吉亮太等日本选手的身影。三人表情都很放松，看来都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那我就做吧。为了不辜负矶子先生的期待，我一定会努力的。”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在这样回答了。

矶子沉默了一阵，然后长舒了一口气，说：“太好了……滨本小姐，谢谢！”

我从公寓出发，骑上自行车，赶往加油地点。自从这次马拉松比赛的路线公开后，我就反复斟酌，最终选了这个地方。

一开始想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新国立竞技场的票，因为那里是比赛起点，也是终点，但中途改变了主意。

因为想到自己为亮太加油的最佳场所，还非得是银座这里不可。

抱着誓死的信念理了寸头，好歹总算拿到了工作机会。在银座的店里，饱受欺凌，连泪水都要流干了。

对，饱受欺凌。

这句话说起来只有四个字。这仅有的四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冬日晴空下，骑着自行车，穿过架设在隅田川上的桥，赶往马拉松路线经过的银座四丁目的十字路口。

银座周边的路线已经拉上了管制线。离选手到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还没有什么围观的人。

我在离得稍远一些的公园里停了车，站到了之前早就选好的十字路口处。正如事先掌握的消息所说的那样，前方商业大楼的大屏幕上，正在滚动直播着马上就要开始的马拉松。

就在这个时候，刚才帮忙从我家把东西搬去了店里的徒弟内海打来了电话。

“您在哪儿呢？”他问道。

“在十字路口的大屏幕前面。”

“啊，看到了！”声音从马路对面传来。

仔细一看，不光来了一个内海，明明今天店里休息，安达、立野、阿真、由佳却也都穿着便服聚集过来了。

“你们不用特意来啊！”我用力地挥了挥手。

“滨本小姐的恩人，也就是我们的恩人啊！”安达大声喊道。

大家都想走到这边来，但中间拉了管制线，想要过来并不容易。

其实可以等大家过来再说的，但我已等不及了。

“喂——”我大声地喊道，“……我接到F酒店的邀请了，我决定接受啦！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安达他们互相对视着，满脸惊讶。从一开始听矶子说起这件事的时

候，大家都表态说，愿意接受挑战，请让我们试试吧之类的。但由于当时我自己没信心，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正式定下来了吗？”安达大声问道。

“正式定下来了！”我回答。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知是谁先开口喊了一声：“万岁！”

于是大家就都喊开了：

“万岁！”

“万岁！”

“万岁！”

对于在银座中央突然爆发的高呼万岁的声音，过路人都以为马拉松选手马上就要跑过来了，于是一阵骚动。

“万岁！”

我也跟着大家的节奏高举双臂。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刚才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矶子开心的笑声，我就想过了，自己一定是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就很信任矶子这个人。这种感觉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很亲切。

觉得亲切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是的。在和世之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在相遇的那一瞬间，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自己就认定了要信任这个人，而且相信这个人也肯定很信任自己。

就在此时，巨大的屏幕上鸣响了马拉松比赛开始的信号。汇集在新国立竞技场的六万八千名观众的欢呼声震天撼地，甚至传到了五公里外的银座这里。

我不由得抬头对着天空祈祷：“亮太，快跑啊！”

.

星期六晚上的池袋站北口处，和流向检票口的醉汉们方向相反，世之介正在轻盈地向外走。他这是刚从新宿歌舞伎町的波旁酒吧打工归来。临近打烊时来了一批喝醉了的团体顾客，其中有一人还在厕所里吐

了。此刻的世之介看起来满脸的不高兴。

这家波旁酒吧构造有点奇特。

店面位于歌舞伎町一座老旧的商住两用楼的四楼。至于到底有多旧，首先就得说那贴满了宾馆广告、上门推油按摩服务传单等等的狭小的电梯了。坐上去之后，就像是被老大爷背着走一样，没一点劲儿。注意了，不是背着老大爷，而是被老大爷背着，所以一开动起来就让乘坐的人很不安，就像是唯独自己的身体要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一楼一样。

四楼共有两家店铺，一个是世之介工作的波旁酒吧“肯塔基”，一个是日光浴沙龙“加利福尼亚”，但完全名不副实，哪家都小得要命。

顺便一提，打开“肯塔基”酒吧的大门，就能看到大约可容纳十人的座位环绕着圆形的吧台，吧台里就站着世之介和店长关哥。

酒水全都按杯销售，吧台上倒置放着一排波旁酒瓶。

每当有客人说“八年的‘威凤凰’，加冰”、“十二年的‘哈珀’，要twice up的”等等的时候，世之介他们就从倒放的瓶子往杯中注满一杯，递给客人。

所谓的twice up，就是按一比一的比例加入常温的水的喝法。

“波旁酒度数高，这样喝起来才不会抹杀它的香气。”

顾客对酒的这类专业品评，世之介至少每周都能听到一次。

这种感觉的店，单个的客人也多。有的人一手捧着一本文库本小书，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也有的人一进来就连干两三杯，喝到有五分醉意的时候就离开。

酒的喝法，似乎能道尽其人一生。

不巧，店长关哥不是一个能聊起这类话题的人。这对世之介来说倒是求之不得，因为你要是跟他说起这些，他也就回一句“是吗”而已。基本上，关哥只聊赌马以及什么类型的女人一看就是会和自己做爱的这样的话题。

即便如此在刚来这里打工时，世之介也觉得关哥这人颇有意思。他对马和女人的分析，也曾让世之介放声大笑过，但每晚都是这些时间一长也就腻了。何止是腻啊，他心里已经看得透透的了：

“说得倒好听，但自从去年的‘有马纪念赛马’以后，基本就没中过。说到女人就更加了，从我来这里打工之后，还没听说成功过一次呢！”

从池袋站走回去的路上，世之介步履匆匆，以便能拂去脑海里还时隐时现的客人的呕吐物。

先顺道去便利店打个转，虽然这出戏码每晚都会上演，但店内就餐区的站街女们今晚依旧跟他搭讪：

“哥哥，玩不玩？”

每晚都见到，至少也该记住哪些客人是不可能玩的吧，他想。等他买好当作夜宵的便当走出去的时候，女人又问道：

“哥哥，玩不玩？”

“买个便当的工夫就改变主意，有这样的人吗？”

他终于忍不住了，对其中一个看起来最怯弱的人问了这么一句，但对方似乎听不懂长句的日语，他反而又被额外赠送了一句：

“玩不玩？”

离开便利店，回到池袋旭日升公寓，乘电梯上到十楼。下了电梯，和之前因A片音量问题提醒过他的那个美发师相反一侧的隔壁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子。

两人在走廊擦肩而过，于是世之介先开口打了声招呼：

“你好。”

对方似乎听不懂日语，像是在微笑，又像是要刻意隐藏笑意，表情暧昧地走了过去。

不能说他和蔼可亲，但好像也不是个坏人。

正要打开自家房门锁的时候，世之介看到门上贴有一张纸条：

“我在‘大渔’喝着呢。小诸”

这是小诸留的字条，但他不记得今晚和他有约。打完工也累了，直接无视掉进门睡觉也行，却又不由自主地想喝一杯。论勾引人的技巧，小诸诸还真是很擅长。

得，那还是去呗！

世之介嘴里念叨着，转过身去，发现刚才那位邻居还在电梯面前站着。看样子时机不对，没赶上世之介刚才坐上来的那趟电梯。

“晚上好。”

世之介又一次和对方打招呼，这次对方冲他笑了笑。

“是最近刚搬过来的吗？”

他想，这可能是外国人吧，于是放慢语速说道，但对方还是没听懂。

他只好放弃，抬头去看显示着正从一楼往上爬升的电梯指示灯。这时，对方突然低声说了一句：

“中国。”

虽然算不上正确的一问一答，但两人的距离无疑因此拉近了。

“哦，从中国来的啊。”

世之介回了一句，但他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就没有接着往下说。

“……房间，小吧？”

他果断换了个话题，但，当然对方还是听不懂。

这时候电梯上来了，两人一起坐了上去，默默地下到一楼，走出电梯之后各自往左右两边离开。反正还会回到同一个地方，互相也没有道别。

走进小诸在等着他的“大渔”的时候，看到板寸头、头上缠着红色大绸巾的滨本正和已有几分醉意的小诸说着话。末班电车的时间已过，店里也空了。

“哟，小滨，快说说，怎么样了，之前你说的那家店的面试？”世之介一坐到座位上就问道。

“可能要正式录用了吧？”滨本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那就是工作定啰？”

问这句话的是小诸，仔细一看，他的碟子里又剩下了鸡肉大葱串上剔下来的大葱。

“那家店在银座也算比较大吧，所以呢，光给我面试的掌厨师傅一个人好像也没法决定。”

“但是面试感觉不错吧？那个掌厨师傅怎么说的？”

小诸的生啤似乎是刚端上来的，世之介拿过来喝了一口。

“他说‘嗯，你的诚意和决心，我充分了解了’，还说‘如果录用了，我

们也不会特别关照你。而是把你当男徒弟一样，出错了就揍你’。”

“哇，好正经的修行啊！”世之介震惊了。但小诸那头可不管他，兀自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那就是决定录用了。小滨，如果你自己开了店，要给我打折啊。记得啊，我喜欢吃鱼鳍部位的。”

“开自己的店还早啦！”小滨这头似乎也不讨厌他说的话。

“哎呀，话说，小滨你和世之介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小诸似乎此刻才注意到这一点，忽然问道。

“怎么认识的……应该是因为小钢珠吧？”世之介疑惑地歪着脑袋说。

“嗯，是吧。或者是因为理发店的事？”小滨也歪着脑袋说。

似乎理发店的事情发生之后没多久，或许还是有些在意吧，世之介就拉上小诸来了小滨工作的这家“大渔”居酒屋。当时小滨也是头缠着红绸巾在工作。

“习惯了吗？”世之介摸摸自己的头问她。

“不习惯呀。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摸到自己的头，都会吓得跳起来。”小滨苦笑着说。

“为什么？”

“因为梦到和高中棒球队的小子一起睡觉……”

她的语气像是在开玩笑，但确实有黑眼圈。

顺便一提，睡不好的那些夜晚，她还梦到结束训练之后的高中棒球队一整支队伍都躺进自己被子里的场景。

“看到我这发型，原本一起住的男朋友也逃走了。”

“是吗？”

“也不能怪他，自己的女朋友是高中棒球小子，谁受得了啊？”

听到这里，对两人的对话兴趣缺缺的小诸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记得在他们上回来“大渔”的时候，小滨就邀请他们说：“我这边打工快结束了，刚好我朋友在卡拉OK店工作，可以给打个折，我们去玩玩吧。”于是三人尽情地K了歌，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为止。

“我将来无论如何都要开一家寿司店。”

从卡拉OK回家的路上，小滨第一次向他们道出了志向。

三个人都已经醉醺醺的了，开始胡言乱语。

“寿司店？寿司店！寿、司、店——”他们在黎明时分的池袋放肆大喊的记忆还留在世之介的脑海里。

只是，在大喊的同时，他才意识到了她为什么要剃寸头的原因：“哦！哦！所以你才这样啊！”

旁边的小诸也像是终于明白了寸头和开寿司店之间的关联，重重地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

“可能只有你们两个吧，没问我‘为什么’。”小滨幽幽地说道。

“什么为什么？”

“问我为什么剃这个头啊！”

“哦。”

就世之介来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问。并不是不感兴趣，不过，他内心隐约明白的一点是：兴趣这种东西完全是自己单方面的事，和小滨本人本就没有一点关系。

(1) 日语中“株”是多义词，既指植物，又有股票的意思。——译者注，全书下同

六月　梅雨晴

“横道君，我们去吃午饭吧，午饭。”

世之介生生想要把一个大哈欠憋回去的时候，被社长抓个正着，于是他毫无意义地装出腿抽筋的样子。

“怎么了？你腿抽筋啊？”

社长也是眼尖，没放过世之介的小把戏。

“对不起，骗您的。”

世之介赶紧承认，跟他道歉。

社长叫玉井创一，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此刻他正用看自己孙子一样的目光盯着“坦白罪行”的世之介。世之介白天在他的公司做兼职。

说是公司，但包括兼职的世之介在内，总共只有五个人，是一家小企业。公司的业务主要就是把干燥处理过的海产品，比如裙带菜、海带等批发给超市或百货商店。

其中，由该公司自制的醋拌海蕴尤其受欢迎，数年前因减肥效果显著而广受瞩目。

“和当时的销售额比较来看，确实凄凉了些，但很多客人都说了，减肥产品，除了我们的醋拌海蕴以外，不作他想。即便是现在，好些百货公司都给我们设了位置很好的专柜。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有那么多回头客，也说明减肥没怎么成功吧。”面试的时候，略带点东北地域口音的社长也不知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一脸严肃地说道。

公司位于品川站的港南口。由于新干线站台扩建，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所以从车站出来时，需要穿过一条像后门一样的小路。走出来之后就是传说中的港南口了，广阔的蓝天下，一大片仓库连绵不断。从池袋、新宿那些人潮拥挤的地方过来便会豁然开朗。

不过，公司只有五个人，所以本身空间就很狭小。小小的预制装配厂房隐藏于一大片仓库之中，就像是一个最小的俄罗斯套娃装在了一个最大的俄罗斯套娃里面。

顺便一提，一起工作的除了社长外，还有社长的左膀右臂、负责会

计的早乙女，负责全部事务工作的美津子，以及销售兼配送司机阿诚。

“我们去吃午饭了。”

他们跟自带便当的早乙女说了一声后就往外走去，刚好碰上从邮局办事回来的美津子小姐。

“哎哟，是要去吃饭吗？”

这位美津子小姐已经年过花甲，据说原本是新桥地区的一名艺伎，所以，就算是穿着工作服走在仓库街上，也让人觉得十分妩媚。倒也没人说过她和社长有什么男女关系，但社长每次外出的时候，她会随手帮着把西装上沾着的线头扯下来。从这些举动来看，还是不太像一般的社长和事务员的关系。

“社长说要请我吃饭。”世之介嘿嘿地笑着。

“哎哟，那你让他请和泉屋的特级海鲜盖饭吧。”美津子怂恿着说。

已经往和泉屋方向迈步的社长笑着说道：“特级也行，什么都行，我都请。”

天上一朵云都没有，进入视野的景色有八成被湛蓝的天空占据。大型卡车在极其开阔的仓库街道路上穿行。

“横道君，你老家是长崎？”

“是的。”

世之介毫不客气地点了特级海鲜盖饭后，便急不可耐地等着上菜了。之前来的时候只吃过七百八十日元的普通海鲜盖饭，两千五百日元的特级可是第一次。从菜单上的照片来看，特级里面还有海胆和咸鲑鱼子呢。

和泉屋相当于品川仓库街的公司食堂，午餐时分便挤满了在港湾一带工作的人，排队吃饭的都是一些粗犷豪爽的男人。宽阔无比的大食堂，丰盛的美食与众多食客，仿佛“东京的胃袋”就在此处。

“长崎啊，我新婚旅行回来以后就没再去过了。”

社长像是陷入了回忆一般喃喃自语。他让世之介点了特级海鲜盖饭，自己点的却是烤青花鱼套餐，米饭也要得很少。

“哦，您新婚旅行去那儿了？”

“走的是宫崎、熊本、长崎这条线。”

“嗯，有点土。”

“是吗？可是那时候，要是以现在的标准来说的话，就相当于去了趟夏威夷哟。”

“啊，您这样说怪对不起夏威夷的呢……”

与社长的话相比，世之介更在乎的是海鲜盖饭。他始终心神不宁，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从厨房进进出出的大婶。

“你父母还好吗？”

“托您的福，都很好。”

“偶尔回家吗？”

“还没回过。”

“为什么？”

“原因啊，他们不欢迎我呗！”

“为什么？”

“因为……”

社长似乎猜到世之介要说什么，他立刻压低了声音说道：“嗯，好不容易供儿子上了大学，现在却还靠打零工生活，你父母肯定很担心的。”

要是担心倒好了呢……世之介心想。

如果是一般的父母，看到儿子混成这样，通常会苦着脸长吁短叹：“我们家那傻儿子啊……”但世之介不同，从他混成这样之前，父母就一直在说“我们家傻儿子”了。如此一来，负负得正，傻儿子乘傻儿子，答案不知怎的就变成“好儿子”了。

去年秋天，因为要给祖母办法事，他回家省亲的时候，每当聚在一起的亲戚、邻居们问起：“那个，世之介现在做什么呢？”“你家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在哪里高就？”母亲就不知道哪条神经搭错，回答得莫名其妙：“世之介嘛，从小就很懂事，对吧？我感冒的时候，家里的事情全都是他帮我做的。反正吧，嗯，他做什么事都很慎重，总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

问题是，首先，母亲一贯精力充沛，世之介就从来没见过她感冒；而在此之前不久，他“慎重”的性格总被她说成是“磨磨叽叽的”。

母亲的这种变化现在似乎也传染给了父亲。最近，一位据称在市内

居酒屋偶遇父亲的他某个高中同学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件让他感到极其难为情的事：

“世之介啊，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上，你全科都得了五分满分，光这件事，我就听你爸聊了有三十分钟吧。”

简单来说，父母之所以嘴上称自己的孩子为“傻儿子”，是因为实际上儿子并不傻。而现在，不管到哪儿，世之介的父母逢人就夸起原先的“傻儿子”来。

“这样还真是不好回家呢！”社长感叹道。

可不是嘛，任谁都会这么觉得。

“对了，这周日的BBQ你来不来？”吃完烤青花鱼套餐，社长问道。

“要是能免费吃肉，我哪儿都去。”

世之介本来是想这么回答的，但转念一想，又把这句话就着清淡的绿茶吞进了肚子里。

“嗯，怎么了？”

“哦，这个，不太方便呢……”

“有什么安排吗？”

“这个嘛，也谈不上安排啦……”

“怎么，横道君，你来不了吗？要是你不来，那多没意思啊。”

社长简直像小学生一样嘟着嘴，这份心意让世之介很感激。但社长对他的这种偏爱才是使他犹豫要不要去参加BBQ的原因。

一般说来，现如今的年轻人和世之介刚好相反，他们通常有这种倾向：对于这种说不清到底算是加班还是休闲，算是社长命令还是游玩邀约的东西，但凡模棱两可的，一概敬而远之。

在公司里也是如此，比如说销售兼配送司机的阿诚，尽管每次都参加，还带着两年前配送途中在加油站勾引来的可爱的新婚妻子，但看起来都不太开心，往往烤肉的铁板都还没冷，就露骨地表现出要回家的意思了。

另一边，比任何人都热衷此事的当然是社长，其次就是既像情人又像只是一般事务员的、艺伎出身的美津子小姐了。她好像也特别喜欢热

闹，经常把已经上中学的侄女和以前的艺伎朋友们邀请来，在埼玉县的河岸旁弄出一条小型花街。

问题是另一个社员，会计早乙女。

这人配上早乙女这个姓氏总让人觉得是什么惩罚游戏一样，他脖子短粗，身形壮硕得像柔道选手，留着寸头，倒显得清爽干练，但厚厚的眼镜镜片下，总是眯缝着的小眼睛让人感觉有些神经质。

在每个月社长主导的这段闲暇时光里，早乙女也总带着妻子、读中学一年级的儿子，还有一对上小学的双胞胎女儿一起过来。

而且他总显得很开心，在河岸边玩时兴致极高，让人感觉他也许比作为活动发起人的社长都要享受。

但是在上一次一起BBQ的时候，世之介看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张面孔。说起来有点夸张，那次在回家之前，两人一起在河边洗脏餐具时，他突然对世之介说：

“横道君，你啊，别光顾着自己高兴啊，大家聚在一起，可都是为了让社长开心啊。”

世之介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可是……要是都这么想，反而没法让社长开心起来呀。要想让人开心，首先自己就得先开心嘛。”

说完后，世之介心想，这局算自己破门得了一分。

“什么啊，你这说得倒是头头是道的，可是这在社会上怎么行得通？”

这下世之介的心被扎得更深了。

“……对不起，那我以后注意吧。”

“还有啊，可能你以为社长喜欢你，所以挺得意的，不过你要是觉得光靠拍马屁人生就能一帆风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可没这么想过！”

这下就连世之介也生气了，开口反驳他，不料早乙女更是气炸了。

“整天拍社长马屁，你不就是想骗社长吗！”

“什么骗？怎么是骗了？”

“你看你，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社长还挺吃你这套的。你这种把戏，我早看透了，就算骗得了社长也骗不了我。”

“什么骗？你等等！”

当然，怒气冲冲的早乙女是不会等他的。只见他把洗完的盘子叠起来之后，那才是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笑脸，回到了大家的身边：“社长，让您久等了。现在出发的话就不会碰上堵车，能顺利回家。”

在世之介看来，这简直荒唐极了。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顿BBQ，没承想却碰上这么荒唐的事情，简直就是天公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淋了他一个落汤鸡。如果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倾盆大雨，大家一起呜哇呜哇地尖叫着躲雨就好了，也不失为一桩乐事；可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想说点什么，还要怕被人说成是又在假装天真烂漫，这让他如何开口？

那天夜里，由于愤恨难平，他把小诸叫出来喝酒。

“这人真讨厌啊。”

他把小诸叫出来，自然是希望他能这么说几句，但是从还没喝醉的小诸嘴里蹦出的却是另一番话：

“他说的对啊！就算是我，如果站在早乙女的立场，也会觉得你碍眼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呀……我问你，早乙女多大了？”

“不太清楚，四十多岁？”

“他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和一对上小学的双胞胎女儿，可能还在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对吧。”

“房子我不清楚，不过他的孩子们性格挺单纯的，都挺好的。”

“那是肯定的。他的孩子们心里也清楚着呢。”

“清楚什么？”

“哎呀，你想想看，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日，哪个做父亲的愿意当着孩子们的面，在社长面前点头哈腰的？”

“你的意思是说……”

“对啊。但是早乙女已经想好了，他早就暗自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从今往后的生活。他的孩子们也都是这么想的。父亲的这种想法孩子们

都懂，所以都来参加BBQ了。”

小诸说话的语气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容置疑，回过味来时，世之介发现竟然无可反驳。

“横道君，喝杯咖啡再回去吧？”

离开和泉屋，一边闻着品川码头飘过来的海潮的清香，一边往公司走的时候，社长难得地邀他去喝一杯餐后咖啡。

“咖啡？这一带好像只有自动售货机里的罐装咖啡哦。”世之介笑着说。

社长却告诉他：“‘野村通运’的仓库里有公司食堂，那边卖的咖啡还挺好喝的。”

“谁都能进去吗？”

“人家的公司食堂，当然不行啦。”

“那不就不行吗？”

“是吧，啊哈哈！”

社长笑了，双脚却朝野村通运的仓库走去。

结果，也没人检查员工证，门口也不需要输入密码，世之介他们就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别家公司的食堂，坐到了将东京湾尽收眼底的窗边的座位上。

“哎，好喝吧，这里的咖啡？”

“我反正只要有一杯甜腻腻的罐装咖啡就能满足……”

对世之介坦率的感想，社长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兴趣。

“横道君，我今天有些话想跟你说。”

“好的。”

“横道君，你想不想在我们公司做下去？”

“啊？”

“哦，我说的可不是兼职啊，而是作为正式员工。”

面对社长这一突如其来的邀请，霎时间，各种想法在世之介的脑海中交织。

真的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让他在这种时候还有时间惊叹：我这脑袋居然也可以同时产生那么多想法啊！

他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父母欣喜的表情：我们家世之介终于解决就业问题了！但当看到他去的是一家像是私人开的小商店一样的公司时，父母的表情瞬间就浮上一层阴云。

接着浮现的，不知怎的，竟是早乙女。看不到他的表情，因为他一如往常地背对着世之介，敲着他的计算器。

然后，备受打击的那段找工作的日子，像走马灯似的在他脑海中闪过。

“横道君！”

社长的声音传了过来，世之介这才回过神来。

“我呢，一直想有一位像横道君你这样的年轻人。说到底，这人啊，就得看品性，看品性是好还是坏。只有这个，跟本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努力，品性这种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听着社长的话，世之介窥视起自己的内心来。

忽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就这样了吧。”

“什么这样？”世之介不禁反问道。

问出的同时，他自己也已经明白了个中意味。

“横道君，你是不是有什么目标啊？”又传来社长的声音，“比如说，演员啦，搞音乐啦，大概是这些吧？”

“我吗？”他勉强开口反问了这样一句。

因为他没有勇气坦诚回答：我哪有这种想法！

此刻他只想着，那就别辜负社长的期待，干脆就做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吧。这种浅薄的想法到底从何而来，他自己也不知道。

“嗯，梦想这种东西嘛，就应该默默地去追求。有些人说起来倒是滔滔不绝，想要这样，想要那样，但说说也就过瘾了。所以呢，我也不多问了。虽然不问，但我会在背后默默为你加油的。我不是说让你放弃梦想。只不过，我见过太多年轻人了。横道君今年二十四岁吧？要是糊里糊涂混日子，那可就太可惜了。这个时期的决断会决定你的一生，这点

毫无疑问，我很清楚。”

世之介又开始问自己。

“就这样了吧。”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什么这样？”世之介也再次反问。

等他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口中说出的是：

“那个，不好意思，能让我想一想吗？”

“当然啦，你好好想想，我不急的。”社长露出了笑容。

“不好意思，谢谢您。”

四下一看，野村通运的公司食堂显得空荡荡的。原本停靠在仓库里的大型拖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公司里开了出去。

这一天，世之介去了平常老光顾的那家理发店，看到里面居然罕见地挤满了人，于是就想，算了，还是走吧。

不过，就在他推开门又关上的时候，一直给他理发的那位凶脸理发师叫住了他。

“不好意思，这位客人，请等一下。”

一瞬间，他有点慌了，怀疑是自己开关门的动作太过粗鲁了。但手上拿着锋利刀具试图挽留他的对方的表情却异常温和：“马上就轮到你了，还是等等吧？”

说起来，他之前也有过几次由于人多而放弃，但从没被这样挽留过。

而在沙发上排队等候的常客们，平日里就拿不准该如何与这个一脸凶相的理发师打交道，这下齐刷刷地都惊了：“哟，他也能这么温柔啊？”

所以当世之介坐到沙发一角时，他们甚至投来了略显羡慕的眼神。人那么年轻，黑道模样的理发师却跟他细声细语地说话。果然人不可貌相，这小伙子胆子真大啊。

结果，虽然理发师说很快就轮到他了，但这句话很不可信，世之介足足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就在等得都有点不耐烦时，终于轮到他了，世之介一边伸着懒腰一

边走到空了的理发台前。

“之前又来了呢。”理发师突然没头没尾地说道。

“嗯？谁啊？”

他对着镜中发问的世之介说道：“客人您的朋友啊，就是那个剃板寸的女孩子。”

“啊，小滨？”

“最近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有一阵子没见了。她被银座的寿司店录用，就把‘大渔’的工作给辞了，所以有一阵子没联系了，在小钢珠店也没见到，可能太忙了吧。”

“什么大渔？”

这问话没抓住重点啊！

“是她之前打工的那间居酒屋的名字啦。就是歌里唱的那句‘今天又是大渔啦’的那个大渔，就在池袋北口。”

“你偶尔也去见见她呀。”

“啊？”

世之介不由得想转过头去，但被理发师把住了。两人的视线在镜中再次相遇，对方看起来一脸严肃。

“见谁，小滨吗？”

“……我不是说了吗，之前她又来了。”

“嗯，我听到了。”

“又让我给她剃呢。”

“哦，因为她正在寿司店学习做师傅呢。”

“那个……她好像还挺受宠的呢。”

“受宠？”

世之介立刻就懂了：他所说的“宠”，当然并不是宠小孩那种宠，而是相扑馆那种严厉管教的感觉。

“小滨这么说的？”

“那妹子什么都没说啊，不过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时候没什么客人了，于是店主大婶说要到对面的赤札堂买点菜做晚饭，然后就出去了。

或许是因为店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吧，理发师话也多了一些。

“本来，老板叫我不要跟客人多说什么。”

这个理发师叫坂内宪三。倒不是他此刻做了自我介绍，而是世之介瞄到了他考勤卡上的名字。

听坂内说，自己的理发技术是从监狱里办的培训班学来的。这和以前店主大婶委婉透露的一样。

“说到监狱里啊，不妨告诉你，一旦被当成靶子，可是得吃尽苦头的。像我们这些有组织罩着的人还好，否则的话，一旦被盯上可就惨了。被整的人起初是有反抗心理的，就算实际不能反抗，但眼神里也透出那个意思。可要是每天都这么持续着，慢慢地，眼神就变了。”

据坂内说，那双眼睛会一点一点显出绝望来。

首先是试图反抗那种残酷境况的意识消失，接着很快连忍受的念头也消失。

最后，接受一切。

“像我这种没什么文化的人，对一个人会如何绝望，也形容不好，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肯定存在一些让人绝望的气味。对有些人来说，是多人牢房里面的屎尿味；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自己那一身的汗臭。总之，肯定有些气味会叫人绝望……我在那个寸头女孩的脸上看到了同样的表情，就是那种已经闻过绝望气味的表情。”

话题突然就回到了小滨的身上，世之介猝不及防地一阵心慌。

只是，自己所认识的小滨，基本就是每天叼着香烟打小钢珠，何况刚刚成功进了心心念念想去的寿司店，怎么都想象不到，现在的小滨会和绝望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小诸诸，你有小滨的联系方式吗？”

这天，世之介离开理发店之后，立刻直奔位于邻站附近的小诸公寓。

恰逢星期天的傍晚，小诸正在煮一大堆的毛豆。

“哟，来得太巧了。要不要到露天阳台上喝一杯？”

小诸悠然自得地迎接他。

话得看怎么说，平面图上写着的确实是露天阳台，实际上却只是比较宽的晾衣平台一样的地方。不过，喜欢晚饭时喝一杯的小诸在那里放了一套带遮阳伞的桌椅，尽量使它显得像个阳台。

“先别说这个了，你有没有问小滨要联系方式？”世之介又问道。

“没有。你不知道吗？”

“知道了我还问你？”

说着世之介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罐啤酒。

“怎么了，那么紧张？”

“没什么，有点担心小滨。”

“担心？为什么？”

“这个嘛，说来就话长了。”

“那你等等，我去把毛豆煮了。”

“去‘大渔’问问呢？你说人家会告诉我吗？”

“不知道，可能不行吧。把员工信息透露给客人，而且还是把女员工的信息透露给男性客人，哎呀，绝对不可能啊。话说，你们没有互留联系方式吗？”

“啊，小诸诸，那家寿司店的店名是什么？你记得吗？就是小滨上班的那家？”

“啊，我记得。是，是，是……啊，是‘嘉六’……‘嘉六寿司’！”

“啊对，就是这个。厉害啊，小诸诸！”

“我记性很好的。小时候，学校老师的父母啦兄弟啦孩子啦亲戚什么的，只要老师提过的，名字我全都能记住。”

“哇，这也太瘆人了。”

世之介熟门熟路地从小诸的床底下，麻利地扯出一张画有银座地界的地图。

“嘉六，嘉六……”

他嘴里念念有词地开始找那家店的位置。

“到底为什么那么紧张啊？”小诸一边给毛豆沥水，一边问他。

“晚点我想去一趟。”

“去哪里？”

“就是那个‘嘉六’啊。”

“为什么？”

“嗯，有点事。”

“今天是周日，银座的寿司店基本都休息了。”

“银座是这样的吗？你挺熟啊，小诸诸。”

“公司有应酬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去银座的寿司店。”

“哟，真是大人了啊，去的还是不会转的寿司店吧？(1)”

“寿司是没转，听到价格之后我眼珠倒是转晕了。”

“就你能说。”

“哈哈，好啦，毛豆出锅啰！”

给刚煮好的毛豆撒上一层亮晶晶的盐，小诸看起来心情大好，走向了像是晾衣台一样的阳台。

“啊，找到了！”

世之介喊道。他找到“嘉六寿司”了。

它位于银座六丁目。那一带世之介一直没什么机会去，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小诸诸，银座六丁目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很有‘夜银座’的感觉。”

“那到底什么样？”

“这盘毛豆可以卖五千日元的地方。”

“怎么可能！”

世之介的第一反应是想笑，但以前他自己开车带来东京游览的父母出去兜风时，途中也在银座溜达过，那时把车停在停车场只有小半天，交的停车费却相当于他一周的饭钱。这件事让世之介重新警醒了：“可不

能小看银座啊！”

在亲眼见到小滨之前，世之介应该也没想太多，觉得理发师坂内可能说得有点夸张了。

这天，反正周日银座一带的寿司店也都休息了，于是世之介和小诸一起抓着毛豆就着啤酒开吃，基本把小滨的事丢到了一边。

更重要的是小诸搞到了一副双筒望远镜，说是某家杂志寄来的奖品。虽然世之介也知道偷窥很不好，但当他好奇地拿着望远镜四下里扫视的时候，发现了某间房里住着一个美女，美得让他眼睛都舍不得移开片刻。

小诸的公寓楼建在高地，三层楼高，小小的一栋。

据说住在一楼的房东大爷曾对他说过：“小诸君，你去上班的时候，我帮你把房间里的换气扇给换了。”

“我那时想都没想还跟他说了声谢谢呢。”

连一向漫不经心的小诸也都意识到了房东的这一举动属违法行为。房客不在家的时候，房东心安理得地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帮房客把坏的东西修好——小诸住的就是这样的公寓楼。

“我也抗议了，但房东大爷突然一下就蔫了，搞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于是最后补了一句说：‘哎呀，我也不是生您的气，其实没关系的，您这么好心，真的很感谢您。’结果呢，从那以后他就毫不客气地进进出出了。之前有一次也是，早上起来拉开窗帘一看，房东大爷正在我家阳台上抽烟呢，我都吓傻了，说：‘您、您在干什么？’他却回我说：‘我刚把这边这个雨棚修好了，在这儿歇会儿。’还一脸轻松地跟我打招呼，‘早上好啊！’”

顺便提一句，听说房东大爷后来是从屋顶上顺着梯子爬下去的。

总之，小诸住的就是这么一栋开放的公寓楼。它建在高地，可以将山坡下的那栋十层建筑物尽收眼底。

让人眼睛舍不得移开片刻的那个美女住在八楼的房间，当进入双筒望远镜的视野时，她正单腿支起坐在电视机前的矮桌前哧溜哧溜地吸着不知是乌冬还是拉面，举止闲散。

过了一会儿，应该说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世之介都一直没挪动过双筒望远镜。

“啊，世之介你也发现了吗？”小诸开口问道。

“这么说你也发现了？”

“嗯，像极了女演员对吧。偷窥她的时候，感觉就像在看电影，你不觉得吗？”

“确实确实！”

“画面呢不怎么动，像是专门在迷你小剧场放的那种欧洲电影。”

“是啊，东京的Cinema Rise、Cine Vivant这些电影院会放映的那种。”

“比如《新桥恋人》《巴黎野玫瑰》之类的。”

“我们去看过呢！”

“画面没怎么动，不过情感波动却很剧烈！”

“没错！”

那个女人确实没怎么动，只是专注地盯着电视，偶尔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去吸一口面。或许是因为想起那些讲述疯狂恋人们的电影的缘故，看似不动的她好像也有着强烈的情感波动。

“我先跟你说一声啊，她有孩子了。”小诸突然说道。

“啊？”世之介回头看他。

两人对视之下，他对小诸说道：“不对啊，我看着的是这个房间哦！”

世之介尽量保持双筒望远镜的位置不动，叫小诸来看。

小诸没挪动位置只是伸长脖子过来看了一眼就点头说道：“对啊，是她，有孩子了。”

世之介又往双筒望远镜里看。不知何时，女人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啊，不在了。”

他正嘟囔的时候，看到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坐回了原来的地方。她用嘴呼呼地把面吹凉了之后喂给孩子，但自己依旧只顾盯着电视机看。

就在那一瞬间，她忽然笑了。

“哎，笑了笑了！”世之介忍不住喊道。

电视上或许正播着什么有趣的节目。

她的笑容中有一种魅力，让世之介忍不住叫出声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从哪儿散发出来的魅力，他说不清楚，只知道那是一张特别不设防的笑脸。

“她在看什么呢？”

世之介兴冲冲地跑到房间想要打开电视，小诸惊呆了，直摇头：“做到这种地步，那可就是犯罪了。”

就算吓到小诸了，但在意的东西心里就是放不下，于是他打开电视机，不停换台，却没搜到看起来能叫望远镜那头的女人发笑的节目。

刚好看到某台正在播J联赛，是川崎前锋队和横滨水手队在踢比赛。

“我想起来了，小诸诸，你不是说下次要去看足球比赛的吗？你一直都很喜欢足球？”世之介问道。

“我不喜欢啊。上体育课踢过，那个时候，从头到尾我连一脚球都没踢到。”

“至少球有往你这边滚过来一次吧？”

“没滚过来过啊！”

“会过来啊。”

“没过来！”

“会过来……好吧，无所谓了……啊，不过，那个，为什么你不喜欢足球还要去看足球比赛？”

“我是不喜欢，但全世界都在聊足球，所以我也适当关注一下。”

“你还真是单纯得可爱啊，小诸诸！哟，紧跟潮流的男孩！”

说起来，日本第一次职业足球联赛J联赛首个赛季上个月刚刚隆重开幕。另外还需要补充的是，当年初小和田雅子被内定为皇太子妃这条紧急新闻刚刚开始流传的时候，小诸也是摇身一变，成了皇室关注者。那时完全跟流行搭不上边的世之介还是一头雾水，也不知小诸是脑袋进水了，还是身体哪儿不对劲，就看到他整天要么就是去参观小和田雅子的家，要么就是去买美智子皇后的写真集什么的。

世之介最终还是没找到那个电视节目，于是又单手拿着双筒望远镜

回到阳台上。

他站到刚才的位置，重新把望远镜对准对面的公寓，这时小诸突然念叨了一句：

“好想去看看啊！”

“去哪里，J联赛吗？”

“J联赛当然会去啦。”

“那你说哪儿？”

当他把眼睛从望远镜目镜前挪开，发现小诸正在注视着对面的公寓。

“你想去那栋公寓？”

世之介惊呆了，但他也并不讨厌这类冒险。

“就到那栋公寓楼下看看。”

小诸说着已经站起身来了。世之介也不甘落后，他放下望远镜，抓了一把毛豆塞到嘴里，就追了出去。

走出公寓楼，发现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黄昏。世之介和小诸并肩前行，顺着阳光下的坡路慢悠悠地走着，两人都觉得实在是太幸福了。

“小诸诸，我跟你说件事，我现在打工的那家公司的社长跟我说了，要我转为正式社员。”

下坡途中经过一所宅子，世之介揪下了墙根处的一片叶子。

“那家波旁酒吧？”

“不是，是做醋拌海蕴的那家。”

“那你怎么办？”

“嗯，怎么办好呢……”

下了坡，一抬头就是那栋公寓了。这里是背面，入口应该是在大马路那边。

“世之介啊，你对自己的将来担不担心啊？”

“当然会啦。”

“会吗？”

“会啊！”

虽然是一家很旧的公寓，但大马路这边的入口大厅里并排摆放着观叶植物，还有接待客人用的沙发。但大厅里没有管理员，大门也不是自动上锁型的。

当然他们是半开玩笑地来到这里，也没有真要进去的打算。公寓看起来通风很好，从后门穿堂而过的风，轻摇着观叶植物的叶片。

“世之介，还回我那儿吗？”

“不了，我这就回去了。”

“银座呢？”

“什么银座？”

被小诸这么一问，世之介才想起了小滨。

“那边有信箱哦。”

小诸往门里窥探。

“喂，要是越过这条线，可就是犯罪了。”

“我们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就已经是犯罪了好吗！”

这么说着，小诸轻快地踏上台阶，从门口走了进去。

“小诸诸！”

世之介开口喊道，但也不阻止，只是忽然明白了：“原来如此，小诸诸就是凭着这股行动力去看了小和田雅子的家的啊！”

看到站在信箱面前的小诸正在招手示意，世之介嘴里虽然在说“还是算了吧”，人却跟着进去了。

“是这层吧？”

小诸看着八楼排成一溜的名牌。

“……是一间位于角落的房间，所以要么是801，要么是805。”

801没有名牌，805的上面写着“日吉”。

“这里吧！”小诸指了指801那边。

“为什么？”

“虽然有小孩，但只有女主人住，不会挂名牌的吧。”

“有道理。因为要防一下像我们这种变态的人。”

在世之介的诱供之下，小诸也坦率地点了点头。

这时旁边的电梯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化了浓妆的老阿姨。

“你们好！”

因为人家开口打招呼了，于是世之介他们也异口同声地回应说：“你好！”

就在这时，眼看电梯门就要关闭，小诸急忙闪身滑了进去。

“喂，等一下！”

世之介本来想拦住他的，但他自己也不由得跟着钻进去了。门关上之后，电梯就爬上去了。

“你这样看起来好猥琐！”世之介嘟囔着。

“我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小诸表示同意。

“亮太！亮太！”

电梯刚到八楼，他们便听到一个女人的惨叫。尖厉的声音在走廊回响。小诸第一反应是要去摁“关闭”按钮。

“等等、等等！”

世之介猛地按住他的手。就在那时，又传来更慌乱更急促的声音：

“亮太……醒醒啊，亮太！”

世之介走出电梯，寻声走了过去。

最前面的那间就是那个女人的房间。走廊这面有一扇铝制框架的窗户，敞开的格子窗里面便是厨房，再往里躺着一个男孩，那个女人正在奋力地摇晃着他：“亮太……救、救护车……救护车！”似乎是男孩喉咙里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正躺在地板上翻着白眼。

“喂，喂！”

世之介隔着窗户朝里面大叫道，女人听到之后转过头。

“后背！拍他后背！”世之介喊道。

女人虽然听到了，但已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门，开一下门！”

世之介直拍旁边的玄关。这下女人反应过来了，她连滚带爬地朝玄关跑来，把锁打开了。

世之介鞋都没脱就冲了进去，把男孩的身体扶起来，让他趴在地上，用手拍他的背。他试图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但可能是太难受了，男孩狠狠地咬住了他。

世之介又单手提起男孩的双腿让他倒吊着，另一只手拍打他的背，粗暴地吼道：“用力，吐出来！”

下一瞬间，男孩猛地吐了起来。从那张小嘴里吐出的是一颗红色玻璃弹珠，带着响声在地板上骨碌碌地滚动。

此刻的世之介简直就像是自己吐过一样，肩膀一耸一耸地大口喘着气。男孩从世之介的手臂上滑落下去，盯着滚在地上的玻璃弹珠看，看着看着，他一脸惊恐地大哭了起来。

“没事了……”世之介有气无力地说道。

男孩没有去管瘫在地上的世之介，而是抱着自己的母亲，更大声地哭。

“没事了，没事了……”

女人抱紧男孩，似乎也是惊魂未定，只是拼命地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呆呆地看着滚到餐桌脚边停住的红色玻璃弹珠。

“应、应该没事了。”世之介对女人说。

“谢谢，谢谢！”女人呆呆地重复说着。

“小朋友，嘴里不疼吧？”世之介问。

男孩一边哭一边左右摇头。

终于回过神来的女人把紧抱着自己的男孩拉开，把他的嘴硬撑开，往里面仔细查看。

“是玻璃弹珠，喉咙应该不至于被划破。”世之介说。

“亮太，嘴疼不疼？没出血吧？”

面对母亲的询问，男孩又摇了摇头。

“啊，那个……救、救护车，还叫吗？”

从背后传来了小诸的声音。世之介看向女人，想等她确认。男孩的

哭声已经过了最凶的那阵，现在已经有些像干哭了。

“你怎么搞的！怎么把玻璃弹珠吃下去了呢！”女人现在才想起来发火，“……刚才还说他了呢。他把玻璃弹珠摆在那儿，然后把自己当吸尘器，一个个地吸进嘴里玩。”

“吸尘器？”

一看，隔壁房间的地板上确实排列着很多玻璃弹珠。

“真是的，拿他没办法。”

终于平静下来之后，女人又重新看了世之介一眼。

“嗯？”她表示出疑惑。

“啊，那个……”

世之介慌忙回身看向站在玄关处的小诸。

“嗯，啊……”

这下结巴了。本来可以说是来找住在隔壁房间的人什么的，但此刻卡在世之介喉咙里的倒不是玻璃弹珠，而是“双筒望远镜”这几个字，他险些猛地咳出声来了。

“请问你们来我家……有什么事吗？”

女人仿佛此时才意识到不对劲，一脸狐疑地看着世之介。

确实，此刻的实际情形就是，只有女人和孩子的屋里来了两个陌生男子。

“啊，这里是805吧？”从只会结巴的世之介的背后，传来小诸镇定自若的声音。

“是的，805。”女人重新抱紧了已经不哭的儿子，像是想护住他似的。那姿态里不见柔弱，反而像是处于临战状态。

“我们来拜访一位姓中上的朋友。”小诸开始一本正经地说瞎话。

“中上？”

“他是住在这里吧？”小诸转向世之介道。

世之介也赶忙慌里慌张地配合他演戏：

“嗯，啊，应该是……”

他一边努力接话，一边瞪了小诸一眼，心说，你怎么撒这么麻烦的一个谎啊。但这时女人看起来似乎已经放心了：

“哦，那可能是在我们搬来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吧。我们上个月才刚搬过来的。”

“哦，是吗？”

“我想你们要找的是先前住在这里的人。”

在知道了两个陌生男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之后，女人又转回了正题开始道谢：

“真的是太感谢了！多亏了你们，两位帮了我大忙！”

一切都源于那台双筒望远镜，偷窥最终却获得了别人的感谢，这终究使世之介感到无比尴尬。最后，在察觉到女人似乎正在犹豫要不要请他们喝杯茶的时候，两人颇有自觉地说了一句“总之，没出什么大事就好！”，摸了摸已经拿出卡牌开始玩的小男孩的头，离开了这个房间。

(1) 回转寿司店是半自助性质的、比较廉价的寿司店，高档料理店一般不会采用这种形式。

七月　游泳池

骄阳如火，时值盛夏。

品川的港湾区，堆放着集装箱的广阔地面承受着阳光的炙烤，热烘烘的空气随东京湾吹来的风涌过来。

首都高速公路高架桥下的阴凉处，世之介正在用小勺挖着刨冰吃。他从正午过后就一直和销售兼配送司机阿诚一起给仓库卸货，工作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们拿更大的勺子吗？”

见世之介抱怨的同时手一刻也没闲着，阿诚笑了：

“看你这吃法，就像拿着五个勺子在吃一样。”

说归说，他自己的吃相也并不雅观，刚才还按了好几次因为嚼得太猛而发疼的太阳穴。

喝下盘子上残留的草莓糖浆之后，世之介想着还了阿诚帮他垫的钱，于是从屁股后的口袋里取出了钱包。

“算了，我请你吧。”阿诚大方地说道。

“感谢盛情款待！”世之介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客气。

在他伸着一个大大的懒腰的时候，阿诚说话了：“要我说，你这个人吧……”阿诚说到这里就停下了，也把盘子里的哈密瓜糖浆给喝光了。

“我？我怎么了？”

“你呀，嗯……”

话说到这里又断了，他似乎有些难以开口。

“什么嘛！”

“也没什么，就是，你啊，是不是手不怎么干净？”

“什么手不干净？”

世之介不禁看了看自己那因为卸货而弄脏的手。

“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别介意啊！”

“不不不，我很介意。因为我手没什么不干净啊。”

“是，这我知道。”

说着阿诚就要走回仓库去，世之介可不肯轻易放过他：“别别别，这个我很介意，就你最后这句话。”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啦。最近事务所里丢钱了，不过呢，也就丢个一百五百的，都是小钱，我们不是有装小额现金用的小保险箱吗？”

“是一直摆在早乙女先生的桌子上、平常总是开着的那个吗？”

“对对，就是那个。说是里面的零钱不见了。当然，也可能是早乙女算错了，或是闹什么误会了……”

“啊？哎，难道你们怀疑是我？”

“不，倒也不是。”

“可是照你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也不光是你啊，大概每个人都被问了吧，看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可是没人问我啊。”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

“你可饶了我吧。虽然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可这辈子我还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呢。”

“我知道啊。”

“啊不对，就有过一次，是在初一的时候，在比我大一级的篮球队前辈唆使之下，我偷了学校附近一家点心店的关东煮，这倒是有过的。”

“关东煮？”

“对啊，就是关东煮。”

世之介极力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说着说着就有点恼火了，语气也变得激动起来。

“是煮得热乎乎的那种吗？那种东西怎么偷啊？”

“就说啊，所以马上就露馅了。在走出店门的瞬间，前辈催我说‘赶紧吃赶紧吃，消灭证据！’，于是我急急忙忙地就把关东煮塞进了嘴里，烫得我不停地喊‘烫死了烫死了’，正闹腾的时候，就被店里的阿姨给摁

住了。”

“你是不是傻？”

“但真的就那一次！除那之外，我没干过一件问心有愧的事。”

世之介挥舞着小勺子激动地说着，叫阿诚有些招架不住。

怒气未息的世之介回到事务所，美津子告诉他：“社长刚才找你来着。”

“我刚和诚哥在那边吃刨冰呢。”

“哦，难怪你舌头那么红啊。”

“红吗？”

他跟美津子借来了小镜子，伸长舌头一看，确实染成了草莓色。

“社长应该还在上面。”

美津子抬头看向二楼，那里是社长室兼储物室。

“那我去一下。”

他先出了事务所，然后顺着屋外楼梯跑上去。一边跑一边想，说不定会被问到失窃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被怀疑，果然是按顺序一个个确认的。

“社长！您在吗？”

“啊，横道君吗？进来进来！”门内传来社长的声音。

“打扰了！”他打开门走进去。

社长一边点着眼药水一边问：“货卸完了吗？”

“是的，全部搞定！诚哥已经出去营业了。”

“辛苦了！”

社长坐直了身子，眼药水从他的两眼滑落下来。

“美津子小姐说，您有事找我？”

世之介把待客用的沙发上堆放的纸箱挪到了地板上，腾出地方坐下之后问道。

“啊，对，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哦，这就来了。世之介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憋在他嘴边的那

段“长这么大除了关东煮以外没拿过别人的东西”的小插曲，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蹦出来了。

“……嗯，是这么回事。说了你也不要太在意啊。那个，嗯，是这样的。你看，先前我也跟你稍微提了一下，问你要不要在我们这儿做正式员工什么的。”

“啊……”从社长嘴里说出的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另一件事，世之介不由得脱口叫了出来。

实际上，在那之后，世之介也认真地考虑过社长的这一邀请。这是一件好事，就他的求职经历来说，他也很清楚有人愿意正式录用他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但是，考虑的最终结果还是拒绝。也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理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让他决定拒绝社长的邀请。如果非要给这种心情下定义的话，也许可以说，他这辈子还想再多扑腾几下？

他曾经以一种跌到谷底的心情开始现在这段打零工的生活。这种生活一旦开始，焦虑便一下子得以消除。嗐，已经无所谓啦！这一想法反而来势汹汹地逆袭，当他回过神来时，他开始觉得，在定下来之前，多见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不也挺好吗？

“那个，关于这件事啊……”世之介正了正身子说道。

“对，关于这件事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请你当作没听过啊。”

“……实在是抱……”世之介说。

现实中的对话和他心里设想的对话完全混在一起，话头对不上了。

“当然，是我们这边的原因，不是说横道君你不好。”

“那个……”

“不，对不起，横道君，我知道你现在有点混乱，这也很正常。我前几天才刚请你做我们的正式员工，现在又跟你说就当没这回事，任谁都会混乱的。唉，不好意思了！”

“不，那个……”

“真的不是说你的人品有什么问题。嗐，简单点说吧，现在公司不景气，没法再多招人，所以不好意思，真对不起。”

人品这个词都出来了，这让世之介愣住了。那次邀请明明正是因为社长当时认可他的人品啊。

天啊！

这下就连一贯迟钝的世之介，也联想到了刚才阿诚所说的偷窃事件。

“那个，难道社长……您真的在怀疑我吗？”他不由得把这句话吐了出来。

“嗯？什么？”

“我听说事务所丢钱了……啊不，好像是……”

“什么？”

“嗯，是这样的，如果是那件事的话，不是我做的。”

“到底什么事啊？”

“不，就是……”

就在这时，看到社长的眼神之后，世之介瞬间脸色煞白。那双眼分明是在说“不用说了”。社长显然已经铁了心了，那眼神就是在看一个小偷。

他顿时没了气力。同时，不知怎的，早乙女的那张脸浮现出来，他想起了上个月在BBQ时早乙女说的这句话：“可能你以为社长喜欢你，所以挺得意的，不过你要是觉得光靠拍马屁人生就能一帆风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还想到了当他就此抱怨时，小诸说的那句话：

“早乙女已经想好了，他早就暗自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从今往后的生活。”

说不定这次偷窃事件就是早乙女搞的鬼。为了不让世之介抢走他深得社长欢心的地位而故意设计的。

当他这么想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不，不是我做的！想要大喊出声的那股子冲动，还有对行事卑鄙的早乙女的愤恨情绪，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冷却，唯独一股恶意留了下来。廉价的会客用桌上，就摊放着某人的恶意。

如果真的是早乙女的阴谋，那这就是早乙女的恶意。

然而，世之介很快就放下了，将它放到了桌子上。放下的一刹那，

不知为何，已经看不出那是属于谁的东西了。

“明白了。承蒙您邀请一次，我已经很高兴了。”世之介说道。

这不是不服输，也不是讽刺，是他真实的想法。

“啊，那个，横道君你还年轻，接下来总会有好的前程。”

明白明白，世之介想。这也不是什么讽刺，而是他直白的想法，就只是明白了而已。

就在前几天，社长还跟他说过：“横道君今年二十四岁吧？要是糊里糊涂混日子，那可就太可惜了。这个时期的决断会决定你的一生，这点毫无疑问，我很清楚。”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对值得期待的年轻人，他们会忧心忡忡地说“你都二十四岁了”，而对已经放弃的年轻人，他们会安慰一句：“你不才二十四岁吗。”

世之介默默地鞠了个躬走出社长办公室。

他知道，恐怕做到这个月发完工资自己就要被解雇了，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生任何人的气。

对可能是这件事的主谋的早乙女是如此，对这么容易就上当的社长也是如此，还有，对阿诚和美津子也是。在后面这两人看来，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进了公司然后又辞了的故事，他们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而最神奇的是，他对就这么被人冤枉却只能默默离开的自己竟然也完全不生气。

他只是单纯地想：没办法，大家都得生活啊！

早乙女这家伙是很讨厌。但他变得这么讨厌也是没办法的事。社长呢，估计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讨厌的家伙也都一视同仁，而诚哥和美津子小姐当然没什么错。

回到事务所之后，看到早乙女背对着他在敲着计算器。世之介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埋头检查起醋拌海蕴的新包装，这是他在帮着卸货之前被交代的工作。

世之介身心俱疲地走过六本木ALMOND糕点店前的人行横道。

他本来要去往六本木车站的，但或许是因为太累了，简直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芋洗坂”就下去了。

而他本人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

等坡道走到一半的时候才“啊”的一声醒过神来，于是打算返回。由于是从上面走下来的，理所当然地，要折返就得爬上坡路了。

他已经不想往回爬了。

“反正总能走到某个地方去……”

于是干脆沿着熙熙攘攘的六本木马路背后的一条小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去。

走了一会儿，看到了一栋叫作“金字塔”的大楼，小诸学生时代曾经打过工的、怎么看都和他的身份极不相称的一家高档酒吧就在这楼里。

当时，世之介曾怀着几分看热闹的心态去过一次，但刚进到店里，光座位费就收了他两千五百日元，上了一个鸡尾酒的玻璃酒杯后还被恐吓说：

“这可是巴卡拉的，一个杯子就要四万呢。”

于是他拿起杯子后，手就再也不敢撒开了。那是一段颇有点苦涩的回忆。

好怀念啊！四下看了看，发现多了一间以前没有的咖啡厅，就设在开放的阳台上，或许是因为时间不早也不晚的缘故吧，看起来不是太拥挤，令人心情舒畅的风从沐浴在阳光中的遮阳伞下吹过。

这种店，一个人进去会比较胆怯。但由于刚刚收获了一份时薪高达一千五的优渥兼职工作，所以他想着喝个有六本木特色的下午茶也不过分吧，于是走进了店里。

一个长得像是混血儿的可爱女孩带他去了露天阳台的座位，他点了咖啡和一个名字听起来不怎么好吃的烤制点心“可露丽”。正歇着的时候，隔壁桌子客人们的谈话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他们可能比世之介年长两三岁。三人都穿着一眼就能看出并非化纤而是高级羊毛料子、制作精良的西装，空椅子上放着闪瞎人眼睛的铝合金手提箱。

如果有人要求以“精英男的咖啡时间”作画，那么首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这番风景。

而他们聊的都是这回的客户如何如何，明天上门拜访的会议上又该如何如何，从顾问角度来说应该如何提供咨询等等，说的都是除了在电

视小品里以外世之介从未听过的单词。

他一边嘬着刚端上来的咖啡，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应该是安达信或者普华永道的，总之是特大型外资经营咨询公司或者专业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的员工。

连世之介自己都惊讶于自己会知道这些，那是因为，他在大学好歹也学过经营学，虽然每天都忙于打工和跳桑巴舞，但同一个教室里也有好几个为了考注册会计师而拼命学习的朋友。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都是什么安达信、普华永道之类的，总之都是散发着金钱味道的外资经营咨询公司的名字。

细想起来也挺讽刺的，那些曾梦想那种未来的朋友，他们梦想中的身影此刻就坐在隔壁喝着咖啡，年收入恐怕有一千万；而他呢，当时也没想过什么将来，只是为了在“簿记论”这门大学必修课上取得学分，好歹总算是考到了被认为必备的“日商簿记二级资格证”。因为这个，刚才在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时下流行的派遣公司的面试中，人家跟他说道：

“呀，你既然有簿记二级证书，那就可以找会计一类的工作啊！”

时薪居然有一千五百日元，这和先前做醋拌海蕴的那家公司，还有波旁酒吧那家的时薪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当他得知这一点时，高兴得蹦了起来。

当然，虽然时薪一千五也算高薪了，但社会保险什么的都没有，和那些年收入一千万的比起来，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顺便提一句，新工作定下来固然让世之介很开心，但从派遣公司里面走出来之后，他却感到身心俱疲，这是有原因的。当初他做梦都想不到为了学校的学分不情不愿考下来的“簿记二级资格证”居然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帮助，所以他都没往简历上写，理所当然地，面试官就只有一种反应了：

“什么证书都没有啊，很难哦！”然后又说道，“那这样吧，先测测你打字的速度吧。”

被安排坐到打字机面前时，世之介展示了一种像是给猫按摩一样的“一指禅”打字法。

面试官惊得说不出话来。

“就算没什么证书，那你总该会点什么吧……”

两个人就这样长时间地抱头苦思。

学生时代自在悠闲的记忆和刚才面试时被逼到快发疯的记忆交替着在脑海复苏，世之介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咕嘟咕嘟地喝干了冰块已经完全化开的冰咖啡。就在他正要从阳台座位上离开的时候，蓦地察觉到了从邻桌投来的视线。

该不会是自己脑子里的画面被人看到，人家同情他了吧？他顿时坐立不安，想着赶紧离开，就在此时，精英桌那边有人说话了：

“哎呀，你是横……横……横道吗？”

“啊？”

世之介不由得扭过头去看他。

“果然是啊？好久不见！是我啊，我！”

说话的男人站了起来，显得格外兴奋。

“啊……”

世之介嘟囔一声，脸色沉了下来。

刚才复苏的学生时代的记忆中，那个在校期间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男人，此刻就站在他的眼前。

“赤水？”世之介弱弱地问了一句。

“哟哟哟，真的是横道啊。我根本没注意到，你一直都在那边吗？”

要说过分也真是太过分了，自己也没注意到他啊，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隔壁的精英男当中居然会有自己的老相识。

“横道，你这家伙现在在做什么呢？”

试图通过聊这些话题来大模大样地填满空白时间的，无疑是很有自信的人。

“啊？什么？”

而这么装傻充愣的，毫无疑问就是没有自信的人了。

“什么什么，我说的是工作！嗯，你，好像是在证券公司吧？”

这是把他和小诸给搞混了吧？反正以后也不会联系，想到这里，世之介便含糊地搪塞过去：“啊？嗯嗯。”

“下次一起喝一杯啊！来，电话告诉我一下！”

“啊？嗯……”

“好啦，电话号码！”

赤水赶紧翻开了记事本，世之介也没敢撒谎，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自己家的电话号码。

在念号码的同时，他渐渐想起了赤水的事。一直以来，赤水就和自己不对付。

忘了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赤水说起过把交往的女朋友给甩了的事。

对，那次应该就是在六本木这里。赤水在酒吧说完分手宣言之后，便一个人急匆匆地走出酒吧，往六本木车站走去。据说他女友紧随其后，哭着喊着说不想分手。在车站的检票口，他推倒了追上来的女友。女友倒在地上，朝着已经往站台走去的赤水不住地哭喊着：“小拓，不要啊，小拓！”

这本是一个极其凄惨的故事，但赤水却似乎发自内心地觉得好玩，跟人说起时都笑出了眼泪。

“那，横道，我再跟你联系啦。”

世之介逃也似地跑开，赤水的声音从后面紧追上来。

鬼才会见你！他想。

嘴里却说“那就再见了”，然后往六本木走去。

“工作日人还真是少啊。”

这是今年第一个酷暑日。嘟囔的是小诸，他穿着泳裤，露出了白生生的肌肤。在他们眼前，阳光照耀下的区民游泳池波光粼粼。

“这门票才两百，好值啊！”

旁边就是像烤螃蟹一样暴晒着雪白肌肤的世之介，他的脸和后背已经赤红一片了。

“我们来多久了？”

小诸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看向值班室的挂钟。

“哇，都中午了！”

他愣了愣神，然后猛地站起身来，扑通一声，脚朝下地跳进了眼前闪闪发光的泳池中。救生员随即拿扩音器提醒：“入水时安静点啊！”

小诸也无所谓，舒舒服服地靠在池子边缘，对世之介说道：“世之介，你还待一会儿吗？我可要回去了。”

“嗯，我想再待一会儿。回去也热，也没事干。”

“啊？那我不就得坐公交回去了……”

之前两人是坐世之介的小摩托来的，想到要走路去公交车站，小诸似乎觉得很麻烦，脸上露骨地显出不情愿的神色。反射着阳光的波纹映在那张脸上，摇来晃去。

小诸今天本来应该上班，但他说什么请了带薪假，请了就请了，按理说应该安排点活动，可却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一大早就来找世之介了。

“哎，世之介，说起来，小滨工作的那家银座寿司店，你后来去了吗？”

这话问得太突然了吧，世之介心说。他抬起头来，没什么大发现，只有一个小学女生套着虾形游泳圈在玩水。

“没，还没去……”

“还没去啊，你明明那么担心她？”

“一直想去来着，但老有乱七八糟的事。”

说着，世之介忽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正在区民游泳池里像烤螃蟹一样在做日光浴。

“哎呀哎呀，惭愧惭愧！”他诚恳地道歉，“……话说回来，会不会是理发店的那个大叔说得有点夸张了？”

“啊，又来了，世之介，你就这点不好，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乐观。”

“乐观不好吗？”

他们相视而笑，这时候，小诸说了句：“好了，回去吧！”然后就从泳池中上来了，浑身湿漉漉的，他把垫在地上的浴巾拿起来，朝更衣室走去。

世之介漫不经心地看着小诸沿着泳池边缘走去。正想翻个身再躺下时，他的视线刚好对上了写有“女更衣室”的那扇门，而就在他有意无意地看着的时候，从里面冲出了一个小男孩。

“别跑啊！喂！”

小男孩的母亲在后面追着他。

年轻的母亲很快就抓住了男孩，强行给他戴上泳帽。

“嗯？”

世之介不禁坐起身来。

年轻的母亲抬起头来，嫌阳光刺眼似的眯缝着眼睛扫视了一圈泳池周围，然后，视线一下子停在了世之介身上。

“啊！”

世之介虽然听不到她的声音，但看到她的表情确实变了。

他赶紧在浴巾上端端正正坐好。

没错。正在看着这边的正是那个他们在小诸房间的晾衣台（露天阳台）上用望远镜偷窥过的女人，她手里牵着的就是当时因模仿吸尘器而把玻璃弹珠卡到喉咙里的小男孩。

“你好！”

见端坐着的世之介点头致意，对方也牵着男孩的手对他点头说：“你好！”

小男孩迫不及待要进儿童泳池，小手胡乱地挥舞着。

尽管一开始是偷窥狂，但从结果来看，世之介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孩子的救命恩人，所以对方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过来打个招呼，一直待在原地没动。眼看泳池近在眼前，却还要被莫名其妙地晾在那里，这对小男孩来说，自然是毫无道理的。

见男孩闹腾的动作越来越大，世之介决定先采取行动。他站起身沿着泳池边缘跑去，这时救生观察台那边又传来了提醒：

“不要在泳池边跑动！”

于是他只得改用接近于竞走的步伐接近他们。

“啊，那个，之前真是打扰了。”

对主动前来搭话的世之介，女人也回应说：“哪里，之前真的是太感谢了！”

“来游泳吗？”

“是啊，来游泳。”

“天也太热了啊！”

“嗯，太热了。”

这些对话对大人们来说都可有可无，对小孩子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妈妈！”

等得不耐烦的男孩真的生气了，他怒视着自己的母亲。

这时简单说一句“再见”潇洒离开，是传统的“救命恩人”做派，怎奈世之介骨子里是偷窥狂，于是下意识地跟在两人身后，往儿童泳池走去。

“哎，下水之前先做做体操！”女人提醒想立刻进入泳池的儿子。

“那我就做《乌果乌果路卡》里面的那首《小熊》可以吗？”

孩子问道，然后就把那首有名的多声部合唱曲目《森林里的小熊》像快进播放一样唱了出来：“有一天，有一天，森林里，森林里……”同时配合着歌曲把身体奇妙地扭来扭去，看上去既像体操又像舞蹈。

“不好意思，这是我儿子最近在保育园里刚学的。”

看到儿子奇妙的舞蹈成为众人的焦点，女人难为情地解释道。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她也拦不住一心想要进入泳池而拼命扭动的儿子。

孩子终于跳完舞，冲进了泳池。这下女人显得比谁都轻松了，她跑到遮阳伞的影子底下躲了起来。

“刚才那个，是体操吗？”世之介好奇地问道。

“体操？不算吧？”女人苦笑着说。

这时，在遮阳伞下面的中年男子识趣地腾出了一张椅子，于是两人不由自主地就坐下了。她似乎穿着泳衣，不过外面还套了短裤和T恤。

“你家在这一带吗？”女人问他。

“在池袋北口。”

“那不近，不过也不远啊。”

“到这里骑小摩托十分钟左右吧。刚才小诸诸也在呢。就是上次一起去的。”

“嗯，小什么？”

“哦，小诸。先前去你们家时，和我一起的那个。”

“哦，对了，我姓日吉，日吉樱子。”

“樱子？听起来好像偶像明星的名字。”

“是吗？”

“我，横道，横道世之介。”

这时候男孩在泳池中催促道：“快来跟我一起游嘛！”

“我不要……太晒了！”女人皱着眉头说道。

“那我来带他玩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世之介说着站了起来。

一时间，女人脸上露出了想要拒绝说“不不不，太麻烦你了”的神色，但或许她突然想到，自己既不愿意走到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的泳池里，但要一直坐在这里和世之介聊下去又有点那什么，于是她干脆说道：“啊？真的可以吗？”

潜台词是，她已经接受了世之介的提议。

突然有一个陌生男子接近自己，男孩觉得很奇怪。泳池水很浅，当世之介像一条娃娃鱼一样幽幽地游近他时，他先是惊恐地踩了一下世之介的后背，接着“啊！啊！”大叫着在水里四下乱游。

突然出现的“娃娃鱼”给儿童泳池带来一阵骚动，或者应该说是大受欢迎，一看就能发现，不光是樱子的儿子，别的孩子也都欢呼着来回地逃。世之介就在他们中间左右游动，四下追逐着孩子们玩。

不知道玩了多久，实在玩累了的世之介从泳池上来了，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条“娃娃鱼”的樱子的儿子也跟在他身后上来了。他把孩子抱起来，回到遮阳伞下。

“累了吧！”樱子也不禁关切地问。

“没事，喝了几口水……”

“哇！”

世之介的这句话，令樱子毫不避讳地皱起了眉头。

“好了好了，没事，下面的话不用说了……”

跟慌忙打断她话的世之介道歉说“啊，真是麻烦你了”之后，也许是联想到什么了吧，樱子忽然说道：“哎，亮太，要尿尿吗？”

哎，真是拦不住。世之介对樱子的这个问题很是失望。

之后，他用浴巾帮已经完全混熟了的亮太把身体擦干，这时樱子从更衣室里的自动售货机上买来了“宝矿力水特”。

“啊，谢谢！”

“横道先生一直住在池袋吗？”

“不是，荻洼啦，世田谷啦，搬了好几次之后才到了池袋。我搬家挺频繁的，不过全部都在东京的西边。”

“西边？”

“对啊，东边你不觉得素质不太好吗？比如小岩那些地方。以前我打工的时候，负责给那一带配送，上午就老被一些醉鬼纠缠，这太常见了。我是九州长崎出身，我表哥住在福冈小仓那个地方，哦，不是有个漫画叫《高中生极乐传说》吗？那个不良少年漫画的故事发生地就在那边，唉，那地方也不好，不过我去小岩的时候，就觉得小岩比它还过分。啊，说起来，那个小仓啊，我表哥是初一的时候从长崎搬过去的，谁知道半年以后，我和爸妈一起去看他，那个曾经外号是昆虫博士的表哥留了个飞机头，两边剃得很光，当然也没留眉毛，把自己搞得像个昆虫一样……啊，对了，樱子小姐，你搬到现在的公寓之前是住哪里？你刚搬过来的吧？那之前呢？”

“住在老家。”

“老家是哪里？”

“小岩。”

一直被自己说的话逗得嘎嘎直乐的世之介这时才倏地回过神来。一般总是这样，每当世之介得意扬扬地说出一番话之后，总会踩到什么雷。

“啊……”

慌里慌张的世之介想把话题岔开，于是又去擦亮太的身体，这时樱子冷冷地甩了一句：“已经干了。”

“不不，小岩嘛，也是有很多面的，我负责的地区，怎么说呢，刚好是那一带最差的醉鬼一条街，听说那一带从小酒馆到低俗的卡拉OK店什么的都有，但是怎么说呢，小岩的话，要是去看看住宅区，还是挺有下町风情的，挺好的。”

听到这里，樱子又笑出声来。

太好了，她虽然在小岩，但出身应该是住宅区那一带，想到这里，世之介略感安心。但也就一瞬间，樱子紧接着给他补了致命的一刀：

“我老家，就在那酒馆街的正中间。”

她又说道：“不过，也不能怪横道先生，是小岩不好。”

说完又笑了起来。她虽然在笑，但那眼角却分明闪过小岩风格或者说是小仓风格、总之是那种街区特有的威慑力。

“不不不，小岩哪有不好，怎么会呢……小岩不差的，绝对不差。”

“不，差，绝对差。”

“我说了不差啊。”

“不，差的，所以才有了像我这样的女人啊。”

从樱子嘴里说出的“我”字，发音有些奇特，竟然像是特地练过的。

这下世之介明白了。

啊，这女人不好惹。

美国扬基文化在日本各地盛行时，世之介正处于青春期。那时有《积木倒塌》等高分好评的电视剧出现。现在可能难以想象，但中学时代的世之介周末和朋友去看的电影就有《把夜晚打飞》。

顺便简单说明一下这部《把夜晚打飞》的内容吧。故事从主人公、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转学到位于东京近郊的一所小城中学开始。主人公留着卷曲的红头发，剃了眉毛，穿着长裙，虽然在学校里没人搭理，但她很快就和地方上的暴走族混熟了。这部片子里有不良学生滥用私刑，有香蕉水，也有发生在医务室里的性爱，据说出演这个对这些震撼画面早已轻车熟路的主角的少女本人，在实际生活中就有吸烟、吸香蕉水、暴走、打架、滥交等恶行，且屡教不改，可以说是一部极为贴近现实的作品。

当然世之介本人是留眉毛的，也是篮球队队员，说起来在班里都属于阳光运动型的，但时代就是这样，他周末和那些剃了光头的队友们去看的就是这类电影。

当然，看看就好了，他并不想和那些不良少女有什么关联，在学校时，他尽量不和那一类学姐四目相对，当这些学姐坐在身为暴走族的男

朋友的摩托车屁股后面闯进学校走廊的时候，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直盯着黑板。

说起来，在这些学姐当中，有一个和被叫作“小埃曼纽埃尔夫人”的美国女演员波姬·小丝长得很像的人，名叫明美；当去了东京的世之介第一次回长崎省亲的时候，从机场到市内的利木津巴士的座席靠背置物袋里就塞有一本叫作《长崎导游》的薄薄的杂志，他随手翻了翻，看到有一页写着“长崎的晚上就交给我们吧！”，专门介绍市内的小酒馆和俱乐部，上面赫然印有那位明美学姐，她已经是“蓝蝴蝶酒吧”的妈妈桑了。

再顺便一提，有中学同学出于好奇去那家店喝过酒。想着虽然她以前是让人不敢靠近的学姐，但现在毕竟是客人和酒吧的妈妈桑的身份。进了店还好，妈妈桑明美当然也很亲切，但那眼角分明还残留着那时的慑人气场，害那个同学从头到尾提心吊胆，满脑子担心被她敲竹杠，最后也没敢说自己是同一所中学的同学就逃回来了。

当世之介终于回过神来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樱子的脸。

小岩→“我”→《积木倒塌》→《把夜晚打飞》→学姐，这一系列联想之后，出现了樱子的脸，只能说她在这一切的延长线上。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世之介突然说道，然后站起身来。

“那，我们也差不多回去了。对了，谢谢你陪亮太玩，作为感谢，让我请你到那边的荞麦面馆吃一顿吧。”樱子说着也站起身来。

对了，这种女人有一种本能，能嗅出哪个男人是天生的小弟。想到这里，世之介懊悔不已。

位于商店街的这家店去年还是荞麦面馆，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时尚的咖啡厅。世之介他们被领到窗边的座位坐下，打开菜单，上面展示的都是荷兰、德国、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啤酒。由于刚刚一直待在阳光毒辣的泳池边，世之介迫不及待地想畅饮一杯。

“横道君，喝点啤酒吧。”

“日吉小姐也要啤酒吗？”

“我今天是休肝日。”

休肝日——年纪轻轻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就小诸或者做风俗业的。

樱子好像也感觉敏锐，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性质已经暴露了。

“横道君是做什么工作的？”她问。

“啊，我啊，所谓的打工仔，白天的工作前一阵子刚被解雇了，晚上在新宿的波旁酒吧干。”

“哦，那我们都是做酒水生意的嘛。”

“要不是这样，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在区民游泳池偶遇呢。”

结果，处于休肝日的樱子意志好像也没那么坚定，她点了比利时啤酒。

“对了，亮太在吃东西的时候，简直是安静得让人吃惊啊！”

世之介脱口而出。在他的面前，亮太正在默默地吃着松饼。

“对吧？简直让人有点害怕。”

“这么专注吃东西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对吧？所以啊，老家的朋友老问我说：‘你呀，平常有让他好好吃东西吗？’”

这时按说有很多该问的，老是聊这个话题，谈话是没法深入下去的，可世之介接的却是——

“不过，真的是吃得津津有味啊。”

“啊，这个啊，托儿所的老师也表扬他了，说亮太吃东西的时候很乖。”

“说这句话的老师是个老奶奶吧？”

“是的，怎么了？”

“差不多能猜出来。”

“给他颗糖吃，他那眼神啊，感觉都要融化了，一脸幸福的表情。亮太，你这么安静，就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吧？对吧？”

亮太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甜甜的松饼，那表情确实是幸福得要融化了。

“……可能还是跟血缘有关系。这孩子的父亲嘴就很馋。”

“这样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说好听点，就是人渣。”

“说难听点呢？”

“去死吧！”

她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没有丝毫笑意，看来这个话题最好不要深入下去了。

吃完松饼，亮太说困了，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世之介点第二杯啤酒时，樱子也举起手说：“那我也要。”

“横道君，你有女朋友吗？”

“我？没有没有。要是有，我就不会和小诸诸来什么区民游泳池了。”

樱子似乎还是不知道小诸诸是谁，不过好像也没在意，说声“哦”，点了点头，又问：“横道君，你有驾照吗？”

“车的？”

“船的。”

“当然没有啊……”

“开玩笑啦。是车。”

“哦，那有的。”

“下次一起开车去兜风？我现在驾照被停了，也没有时间重新去考。”

“租车去吗？”

“车我老家就有。”

他瞬间就想到的是那种改装过的海鸥式车门，也就是所谓的“暴走族专属车”，希望真是她“老家的”吧。

“去哪里？”

有一阵子没开车的世之介也来了兴致。

“横滨呢？”

“哦，好啊，很有兜风的感觉。”

可能是睡得不太舒服吧，亮太这时候醒了，开始缠着要回家。

“自己走回去哦。”

对樱子的这句话，亮太点点头，“嗯”地应了一声，但两手却已经往前伸出，这显然是想要背的前奏。

因为说过要请吃饭以示感谢，所以樱子坚持要自己买单。于是世之介只能把亮太伸出的手往自己的背上搭了。

背起来之后，盛夏的暑热和孩子的体温很快使他的后背湿透了。但后背感受着亮太那令人舒适的体重，耳边听着亮太平稳的鼻息声，这让他走起路来都觉得很开心。

“我还是得找时间重新考个驾照才行啊。”

樱子在他旁边走着，手里拿着亮太刚才眼看就要掉落下来的凉鞋。

“驾照怎么停了，你做什么了？”

“稍微有点超速，违反单向行驶规定，还有就是违章停车。反正就是运气不好。只要一犯事儿，对面就有巡逻车嗖地跳出来。”

“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我可是出了名的安全驾驶。就连驾校的教练最后都被我惹毛了。”

“什么呀，啊哈哈。”

樱子似乎把它当成笑话听，世之介对此也没有多做解释。

八月　冷夏

这是一个冷得破纪录的夏天。七月末时忽地热了起来，眼看着就要以这种状态热情地迎来真正的盛夏了，可是进入八月之后，气温急转直下，有些日子最高气温甚至只有二十二度。

就在这仿佛泄了气一样的夏天里，和樱子开车兜风一事变成了现实。樱子让世之介先去取车，于是他去了位于小岩的樱子的老家。

虽然做好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但和樱子在车站前会合后走到离得稍远一些的停车场时，发现停在那里的竟然是一辆紫色的MARKII。

“哇，这也太夸张了吧？”

世之介惊呆了。

“颜色是有点花哨，但里面没那么夸张，你放心吧，没装一摁就能发射导弹的按钮。”

樱子说道。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这车居然没有搭载导弹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

“这是我哥的车。”

“啊？可以坐吗？”

“没问题啊，毕竟我也出了一半首付的。”

“你哥不在吗？”

“在啊。在家。今天他负责看亮太。”

世之介原以为要带上亮太三个人一起去兜风的，这么一来，就成真正的约会了，想到这，再面对着如此一辆车，世之介莫名地感到一阵紧张。

“真的可以坐吗？”

“都说可以啦！”

樱子“嘿”一声把钥匙递给了他。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他横下心坐进了驾驶座。真正坐进去之后看不到这车那奇特的外表，心情也因此多少平静了一些。

樱子立刻坐到副驾驶座上，翻出了像是她哥哥的CD盒。

“老样子，低级趣味！”她嘲讽道。

在她旁边的世之介先是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捣鼓着调了很久的座椅，又把内后视镜往右三毫米、往左一毫米地调整了一会儿，接下来又试了试加速踏板和刹车的状况。

“今天之内能到横滨吗？”樱子笑着问。

“我一握方向盘，性格就会改变！会比平时更仔细！”世之介说得唾沫横飞。

“真有人会这样吗？”樱子流露出认真的惊讶神情。

还好，也许是世之介说得很坦诚的缘故吧，在去往横滨的首都高速上，尽管他们不断被其他车辆超车，樱子并没有像起初世之介预想的那样嘴里高喊着“超他、超他”煽动他开快车；反而因为这车外表是紫色，却低速驾驶，导致很多车想超也不敢超，留神一看，后面已经堵了一大串了。

“搞得我们像巡逻车似的。”

就连樱子似乎也对其他车不能开快而感到抱歉。

他们在正午稍早一点之前按计划到达了山下公园。尽管是超低速驾驶，但窗户一直全开着，一路都吹着风，这让樱子心情大好。他们终于找到一处停车场停了车，在公园里的海边，她伸着懒腰，看起来格外明朗。

两人想先吹吹海风再说，于是坐到了长椅上，看到对面也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

虽然不知道对面的男子是开什么车来的，但他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给人感觉很单纯。

“高志君，你对庆子酱好冷淡啊！”

突然，一句撒娇的话从樱子的鼻子里钻出来。有一瞬间，他怀疑樱子是不是鬼上身了，但很快明白过来：她是在给对面坐着的那对情侣中的女生配音。

从这句话来看，高志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位男生了，而话语里称谓结尾带了“酱”的庆子是谁还不清楚。

“庆子酱是不是对高志君有意思啊？”

距离有点远，对面的声音听不到，但樱子巧妙的配音感觉就像是那女孩在说一样。

“啊，庆子酱吗？哪有的事！”

世之介也跟着演起了男生的角色，配合得相当完美。

“高志君，你真是迟钝啊！”

“是吗？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啊，是谁啊？是我认识的人吗？”

“嗯，你认识的！”

“啊，谁啊，是谁啊？”

模仿到这里，忽地回归本来身份的樱子说道：“等等啊，现在换我来演那个受欢迎的角色吧！”

“了解。我也不太习惯演一个迟钝的人气男生。”

很快地，换了角色之后的世之介说道：

“那里停有一艘‘冰川丸’，是一艘豪华客轮，卓别林也坐过。‘二战’结束后很多人从大陆撤退时都是坐的这艘船，很有历史呢。”

他开始诉说起冰川丸的历史，这下樱子可乐坏了：

“对，这种男人确实挺让人火大啊。”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歌声，就像是在叫嚷一样。

他不是在满怀欣喜地歌唱，而明显是在别人的命令之下不得不唱，声音听起来很急切，杀气腾腾。

“那是什么？”

世之介不由得站起身来。映入他眼帘的是，在享受夏日假期的家长孩子们、情侣们熙熙攘攘的花坛广场上，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正叉开腿站在长椅上声嘶力竭地高唱着。

“都是一些搞自我激励的培训班。”樱子一脸厌烦地说道。

“那是做什么的？”

“你不知道吗？他们被强制送到这种培训班里，被训练成一个彻底否

定自我、只知顺从的‘社畜’。他们会被关上十天左右，整天被灌输说自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彻底被逼进死胡同，到最后那天反倒会被表扬，说像你这样没用的人居然也撑过了这么残酷的培训，然后大家全都解脱了，一群大男人还会放声大哭。这你不知道？”

“不知道。”

“电车上不是也能见到吗，有人挨个儿跟乘客搭话之类的？”

“哦，要这么说，我是见过。人家还跟我做自我介绍。”

“那就是。跟那个一样的。”

听樱子特别详细地解释完，只见那个用完全嘶哑的声音高歌了一曲的男子喊着“谢谢大家”，从长椅上跳了下来。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料男子走开之后，花坛对面有十来个男女穿着新人面试西装已经排好了队，一个貌似排在第二位出场的男人正往这里全速飞奔而来。

世之介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在这个男人飞身跃上长椅上的一刹那，他不禁“啊”了一声，声音都变了。

这回站上长椅、神色极度憔悴的男人，居然就是小诸。

世之介说不出话来。在他眼前，小诸就像一个啦啦队员一样挺着胸，唱着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只是，也许是嗓子使用过度的缘故吧，他的声音已经沙哑透顶，听起来与其说是人类的歌声，不如说是一匹丧失活力的马的嘶鸣。如果他能郁闷地歪歪头，表示今天嗓子状态不太理想，清清嗓子后重新开唱，那也不至于给人多疯狂的印象，可他偏要继续嘶吼着，不管有没有声音从他喉咙里发出来。

心疼。

除此以外世之介再没有别的感想。从花坛广场上的家长孩子们、情侣们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简直像是被逼着看了一场令人心情压抑的霸凌现场，大家都默默地离开了。

发不出声音的小诸不知何时流下了眼泪。他应该很痛苦，抽噎着，吸着鼻子，脸都被泪水打湿了，却还在尽力地想唱出来。

世之介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很想跑到小诸的身边，可不知为何身体却动不了。

“那个人是……”

发现世之介不对劲之后，樱子似乎也猜到了破坏了广场假日气氛的那个男人的身份。或许是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与他们紧密相关的缘故吧，她的表情愈显凝重。

“要，要不去看一眼吧？”

想去只管去就好了，可双脚就是动不了。

正在这时，两个导师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一站到小诸面前就轮番训斥道：

“你声音太小了！”

“什么呀，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这家伙，是不是逗我玩呢！傻瓜！”

“不许哭！大男人哭什么！”

他们劈头盖脸地冲小诸骂着难听的话，把小诸进一步逼入绝境。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那些人的责骂，小诸还是一边吸着鼻涕，一边一个劲儿地给他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世之介所认识的小诸，是会在池袋的廉价居酒屋里幸福地喝着小酒的小诸，是结账的时候因为从钱包里找到了居酒屋的打折券而满心欢喜的小诸。当然他也是一个步入社会的人了，是在大型金融机构里工作的男人，想必每天都过得很累。即便如此，小诸从本质上来说是个好人，不管有什么缘故，他都不应该遭人如此痛骂。

“我还是得过去一趟。”

世之介的脚终于可以挪动的时候，小诸那既像唱歌又像是哮喘一样的表演刚好也结束了。

“不合格！明天再来一次。还真的是不管叫你干什么，你都不行啊！”

世之介耳中听着导师的这种话，沿着花坛边的步道继续往前走去。或许是感受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势吧，小诸终于留意到他了，立刻惊慌失措起来。

“小诸！你在干什么呢！”

最先从世之介嘴里蹦出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或许是早已习惯了在公共场所被人抱怨了吧，导师们一脸不高兴地回头看他。

小诸不安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挤到了世之介和导师们中间。

“你来这儿干什么？”

他一边吸着鼻涕，一边往世之介这边扑来。

“什么干什么……我和日吉小姐来兜风的……”

小诸顺着世之介回头的视线看过去，似乎立刻就想起了樱子，但他此刻哪儿顾得上去问两个人的进展：“总之，你先走。下次我再跟你好好解释。”

简直是把世之介当作碍手碍脚的人了。

“可是，小诸……”

“好了！总之你先走开好不好！”

自己鼓足勇气来帮他，却被这样对待。世之介如果稍微冷静一些且足够理智的话，或许就能推测出小诸现在的状况，但他此刻对敢于鼓足勇气的自己感到很兴奋，所以相应地生气得很。

“那好啊，我走了！”

他就像个闹脾气的小孩一样。

在他们身后，就好像世之介没有出现过一样，下一个受训者已经跳上椅子唱了起来，而被认定为不合格的小诸则被导师带回了队列。

小诸给他打来电话，是在他和樱子结束兜风回到小岩，把紫色的MARKII停在停车场回了自己家之后的那天晚上。小诸说自己还在继续接受培训，是利用睡前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给他打的电话。

世之介刚一接起电话，小诸便道歉说：

“对不起！”

“没事，没什么。”

世之介也立刻服软了。但小诸接下来告诉他的事情让他极为震惊。

小诸居然已经从好不容易入职的那家大型证券公司辞职了。

“唉，我一直想跟你说的，但仔细一想，要说的话，还是先跟乡下的父母说吧。”

总而言之，他已经辞了好几个月了，至今还没跟父母说，就连对一直为儿子能在一流企业工作而那么骄傲的父母都没说……

“可你不是每天都去公司上班了吗？之前我也是等你下班之后才一起去喝酒的。”

“其实啊，那个吧……是我特意换了套西装才出门的，实际上我那会儿在家。”

“真麻烦！”

虽然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一点，但这话还是脱口而出。

根据小诸随后更详细的解释得知，他也试过重新找工作，但现在是“就业冰河期”，根本不可能轻轻松松重新再找一份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厌倦每天大白天地就跑到露天阳台（实际上是晾衣台）上喝酒的自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买了一大堆最近流行的自我激励类的书来读。

“只要有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改变习惯，人生就会改变！”

“要相信自己的潜力！”

不管读什么书，里面都写有这三句话，或者说，只写有这三句话。渐渐地，当他开始变得乐观地考虑问题的时候，就主动申请了某本书的卷末介绍的这个培训项目。

“可为什么要辞呢？好不容易进了家一流企业。”

虽然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但对没能找到任何正式工作的世之介来说，这一点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

“我真的做不来……”

小诸吞吞吐吐地说道。但语气已经不像是平常的小诸了。非要说像谁的话，那就应该是白天呵斥小诸的导师的语气。

“……我自己也很清楚，和其他同期入职的新人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用。销售业绩也总是排在最末尾，我这种家伙，公司是不需要的。而且啊，世之介，你怎么可能理解我呢！像你这种一开始就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我的心情呢！”

.

发达国家的景象，就算二十五年的光阴流逝，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要是像越南那些国家，走惯了的巷子隔一年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过上五年，整个街道都能换上一副新面孔。

街道的变化体现在气味的变化上。

事实上，我已经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生活了近十年，刚开始来的时候街上弥漫着香辛料、汗水和石灰的味道。随着外资咖啡店在主干道边开业，行道树被砍掉，马路被重新铺装过，在一大片的空地上建起购物广场后，那些味道便从街道上、从人的身上消失了。

当然，我并不是对过去那些极其不卫生的日常事物恋恋不舍，只是总感觉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也都随同街道和人的味道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上一次回日本是在三年前，回来参加母亲的葬礼。那时从成田机场直接就回了乡下，仔细想想，像这样走在东京街头已经时隔十年了。

一走出池袋西口，我忍不住出声道：

“没怎么变啊！”

确实，从站前的转盘往罗萨会馆那边一路走过去，这一印象也没什么改变，“世之介常去的小钢珠店还有呢”，“啊，那时候常去的居酒屋也还开着呢”，在拉面馆的屋檐下还挂有“拒绝米其林”的牌子——“还是那个池袋啊！”这感觉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因一切都没怎么变而感到高兴。

这次来池袋是因为要参加在车站前某家宾馆举行的一个会议。想到离开会还有段时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东逛西逛，以慰思恋之情了。

四下走着，我想起了很多事。最先想到的就是当时自己住的那间公寓，从池袋坐埼京线往前一站就到了，现在回头想想，那栋公寓楼造型还真是奇特。

一楼是房东老夫妇俩自己住的地方，二楼和三楼都各有两间单间出租。我租借的是三楼的西侧，房间很小，有一个阳台，或者说是一个稍宽一点的晾衣台。

天气好的时候，我经常煮了毛豆，在那个阳台上喝啤酒。大三的时候，我在按说很难想象自己会去的六本木的一间酒吧里做兼职，在那里认识了优里，我们瞒着房东在那间房子里同居了半年左右，现在想来，

像优里那种说起来属于华丽喧闹的群体中的女人怎么会和像自己这样说起来很不起眼的男人交往呢？真的很不可思议。或许她也喜欢在那个晾衣台上度过的每个悠闲的黄昏？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优里已经有了喜欢的男人。或许对她来说，和我交往纯粹只是为了排解寂寞而已。但现在我可以挺起胸膛说，那半年才算是自己最为光辉灿烂的一段青春岁月。

和她生活的那段时期刚好和找工作的时期重叠了，也许自信这种东西会在不知不觉中萌生吧，幸运的是，在获得第一志愿应聘的那家大型证券公司的内定时，我甚至感觉从小就畏首畏尾的自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但一工作之后就碰壁了。我惊人地无能，整天萎靡不振。一萎靡，更是和身边同批进来的同事拉开了差距。每天在公司里眼睛都不敢看别人，别人也看不到我。

走在西口的商店街上，本来打算简单吃点荞麦面，但回国才第六天，已经开始怀念越南的味道了，留意到一家越南料理店门口贴着一张越南糯米糕的照片，我就被吸引了进去。

店里人很多，好在吧台一角还有唯一的一个空座。点了糯米糕和河粉，坐着歇了一会儿。这块地方似乎本来是供员工休息的，墙边还放着越南的报纸和私人的手机等。

为打发时间，我抽出了一份报纸。

上面刊载着本月末即将在东京召开的残奥会的相关报道。其中登了一张上个月在胡志明市的某家宾馆举办的代表团壮行会的集体照，穿了统一制服的阿坤也在其中。

阿坤上肢残疾，他代表越南报名参加残疾人五十米和一百米的仰泳比赛。他的最好成绩和热门选手的差距很大，恐怕在预赛中就会被淘汰，但他很喜欢游泳，起初学习游泳是为了缓解关节疼痛。最开始他的目标只是能游完二十五米，但现在既然被选为残奥会的越南代表，那么，他当然要咬牙努力，而他在东京奋勇拼搏的姿态能给迄今为止一直支持他的和平村的工作人员们、游泳学校的教练们，甚至是和他一样承受着“枯叶剂后遗症”的痛苦的孩子们增添多少勇气？考虑到这些，他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说成绩什么的根本就无关紧要。

但是，只要跟阿坤本人稍微提到这一点，他都一定会很生气。因为

他是一名运动员，是为了获胜而努力拼搏，绝不是什么受害者的代表。

仔细想想，和阿坤的相遇就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在一念之间辞掉了好不容易进去的大型证券公司，那时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喊：就这样逃走的话，今后的人生中如果再遇到什么糟心事，自己还会不断地逃避。但同时，我始终舍弃不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从头再来，再挑战一次。

当然，重新找工作也让我尝尽苦头。当时正处于所谓的“就业冰河期”，时机不好，却还能有哪怕是一次在大公司工作的经历，这让我觉得只能说是一个奇迹了。

情况发生改变，是在那次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去美国旅行了两周左右之后。

刚开始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就挺好，但也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腻，于是便邀请了世之介。我们先坐车巡游西海岸，然后横穿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之后又飞到佛罗里达，畅游了基维斯特岛，最后又逛了纽约。

我至今记得，旅途中，依旧和世之介像往常一样说着一些傻乎乎的话，但渐渐地，我觉得头脑越来越清醒。

回国之后，我就立即采取了行动，决定去美国的大学学习投资学。我的英语本来就不错，剩下的就看自己觉得在二十四岁这个年龄重新起步算不算晚了。

上了一年纽约的语言学校，然后考进了想报考的大学。什么也顾不上，每天待在教室课桌、图书馆的桌子前，一坐就是五年。

毕业之后，我获得了教授导师的推荐，入职于香港的某家投资公司，待遇相当好。工作并不轻松，十年里，因为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而多次去医院就诊，也住了好几次院，但也算赶上了好运气、好时代，在四十岁之前攒了一笔钱。

我在工作的第十个年头第一次休长假，接受了一位中国同事的邀请前往越南旅行。起初是打算和她两个人去度假，但到达后第三天就闹掰了，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四处溜达。

吵架的由头，记得似乎是因为空调温度的设置问题。

去拜访阿坤他们居住的和平村，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入住的胡志明市一家宾馆的游泳池中，遇到了一位在联合国工作、年龄相

仿的日本女性。

我们没有发展出任何感情关系，但我和这个爱笑的女人很投缘，一起吃过几次午饭后，我接受她的邀请，去参观了阿坤他们所居住的和平村。

一九六〇年代美军播撒的枯叶剂，其危害跨越几代依旧在扩散。当时只有十岁、正当顽皮的阿坤就是第三代受害者。

进入村子后，说真的，我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当然，之前对此也有所耳闻，但那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接触到那种痛苦。

邀我来的那位日本女性似乎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她很快就被认识的孩子们围在了中间，我本以为她还会过来和我聊一些工作上的话题，但她转身便进了办公室。

第一次见到阿坤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哭，拼命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

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阿坤的脚有很严重的关节痛。

“我们也想一直帮他按摩痛处，但也不能光顾着这个孩子啊。”

阿坤两只手臂都没有了，就算他想自己按也按不了。

我不由自主地就给他按摩那细细的腿。

一边提心吊胆地想，怎么按才能缓解他的疼痛？会不会反而让他感觉更痛？一边一直持续轻轻地按摩着他那细细的大腿、小小的膝盖和瘦瘦的腿肚子。

不知按了多久，阿坤把埋在枕头里的脸慢慢地抬了起来。

第一次见到的阿坤那黑色的瞳仁闪闪发光。

“Feel good？”我问。

那双眼睛都在微笑。

在悠闲地等待着河粉上来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从越南的奥运事务局打来的，询问在东京的视察是否顺利。

在阿坤成为竞技运动员时，我原本想跟在他身边，没承想每天在协会里进进出出之后，不知不觉竟然做起了类似于理事一样的工作。

这次和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东京，是为了给从这个月月底开始的

残奥会做最终的准备。住宿的地方已经分配好了，访日日程的确认，还有和越南大使馆以及相关人员的壮行会等事情的交涉也已完成。

“奥运会闭幕式是今晚吧？那边是不是很热闹？”

电话那头的人问。是吗，今天是奥运会最后一天了啊？我这才想起来。

当然，奥运会的日程已经记在头脑里了。只是来到日本之后，一直忙里忙外，几乎就没通过电视收看奥运会比赛。

挂了电话之后，河粉也上来了。

“您越南话说得真好啊！”

也许是听到我打电话了，一个店主模样的女人跟我搭话。

“我现在住在越南呢。”

“难怪了。”

她应该是日本人，但似乎也通越南话：“要看电视吗？现在刚好在播男子马拉松比赛呢。”说着，她打开了挂在墙上的电视。

我漫不经心地抬头去看电视。比赛似乎刚开始没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是二十人左右的先头梯队。

趁河粉还没凉，我吃了起来。耳边不断有播音员的声音传来。

“森本选手、大野选手、日吉选手，日本代表团的三名选手都进了先头梯队啊！”

“三名选手都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现在是三名选手一起跑，不过跑到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先头梯队可能会分为两组或三组，真希望他们那时还能紧跟先头梯队跑啊。”

“现在领先的三名选手分别是肯尼亚的穆太选手、卡尼亚塔选手，还有英国的史密斯选手。”

“史密斯选手从开场以后就一直以很高的步频领跑，其他人都被他带着跑。不过，要是按照每个人的最好成绩来算的话，史密斯选手很难就这么甩开其他对手。这样一来，所有跟着他高频步伐跑的选手，节奏肯定都会乱啦。”

“对各位选手来说，这种比赛可能很出乎他们的意料吧。”

“是啊！”

“这么说来，可以预见的是，比赛将波澜起伏，充满变数，那么，哪位选手最擅长这种比赛呢？”

“啊，波澜起伏也分各种类型，日吉亮太选手等人相对而言更有可能在这种预想不到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比如说呢？”

“比如说天气不好啦什么的，总之对于难跑的赛道，他都很擅长。”

“啊，现在梯队开始分化了！”

“是啊！果然史密斯选手的步频突然就降下来了。三名日本选手要是不趁机超越史密斯选手冲到前面的话……”

“啊，冲出来了！三人都超过了史密斯选手，留在了先头梯队里。”

我一边把盛在另一个盘子里的香菜夹到碗里，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解说。

“嗯？”就在这时，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只是此刻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把脸从碗里抬起来，四下看了看。

店里还是一片混杂，充满喧闹的笑声。

“……日吉亮太选手？”

留在耳朵里的解说员的声音猛然复苏。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又回想了一遍，没错，就是“日吉亮太”，我听得很清楚。

我赶忙把视线转向电视机。正如解说员所说的那样，屏幕上正播放的空中拍摄的画面显示，先头梯队分成了两组。

刚好店主这时候过来添水，于是我问道：“不好意思，刚才电视里说的，是日吉亮太选手吧？”

店主刚才似乎没注意听：“是马拉松选手吗？我记得好像是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对了，好像今天的体育报纸上还登了呢……”

她从一堆越南报纸下抽出了一份日本的体育报纸。

打开一看，《今日开跑》这一大号标题下面，是互相搂着肩的三名选手的大幅照片，没错，其中就有日吉亮太。

我不由得把河粉往旁边一推，把报纸摊开在吧台上。

一九九〇年出生，东京人，三十岁。

屈指算算，再把记忆中模仿吸尘器被玻璃弹珠卡住喉咙、眼睛都翻白了的那个男孩子和照片中出现的选手的脸进行对比。

确实有那时候的影子。当时应该是三岁左右，这样一来年龄也吻合。

画面切换之后，出现了在先头梯队中奔跑的三名日本选手的身影。日吉亮太处于其他两名选手身后，时不时能从他们的肩膀上方看到他的脸。

或许是性格的关系，又或许是习惯的原因，和两名一脸严肃的选手不同的是，亮太的表情显得游刃有余，一脸的超然。

“打扰一下，这个叫作日吉亮太的选手很有名吗？”我问还站在一旁的店主。

店主看着电视说道：“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森本选手特别有名。还有一个大野选手，我好像也见过。”

我抬头看了看回话的店主，又看看电视，坐在背后那张桌子边的一位男客人这时告诉我说：“日吉选手是临时选上的。因为那个叫什么什么的选手骑摩托车出事故了。”

关于那场事故，店主好像也听说过，她点头说道：“对对对，我看过这个新闻。”

在体育报纸的照片下方，登有这次的马拉松地图。路线从神宫外苑的新国立竞技场开始，穿过银座等地，然后又回到新国立竞技场。

地图中的各个地点上都周到地标注了先头梯队预计到达时间。我看了看手表，从池袋这里出发，如果稍微赶一赶，也能找个地方观战。

我猛地站起身，从钱包里掏出了钱：“不好意思，吃剩那么多。”

“没关系，怎么了？”店主关心地问道。

“现在正在跑的这个日吉选手……嗯，这个亮太，还到机场送过我呢，当时我要启程去美国，他还跟我说‘小诸诸，加油’呢！”

双脚已经急着要跑去给亮太加油了。

我跑到店外，不知道该坐出租车还是电车好，最终还是进了地铁的入口。这是年轻时经常随处游走的街道，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我很清

楚哪条是近道。

跑下台阶时，当时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

原本是要一个人寂寞地踏上旅途，而世之介和亮太却到成田机场给我送行。

世之介跟樱子的哥哥借的车子就是那辆紫色MARKII，果然不出所料，在机场的检查站那里被拦住了，当然，从仪表盘到后备厢就不用说了，就连旅行包里装的东西也被检查了。

“这孩子是谁的？你的吗？”

在被警官盘问时，为了省事，世之介撒谎说“是的”，但亮太忽然就闹起来了：

“不，他不是我爸爸！”

于是事态瞬间进一步恶化。

“不，我是说，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说得具体一些就是，他是我现在正在交往的女朋友的孩子，今天我负责看他，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这家伙，啊，我指的是小诸诸，这家伙要去美国留学了。要是让他一个人踏上旅程，那会很寂寞的……”

对于世之介的解释，警官也不是不相信，问题是，搞不好这也可能是一起国际性的诱拐案件。

结果在出发之前，我们三人被带到了检查站的询问所里，又是查身份证，又是跟樱子联系，本来时间很充裕，这样一来，等到机场时已经临近起飞了。

“那我走了。”

我紧紧握着机票，在安检处前和他们告别。

“去吧！”

世之介拍了拍我的肩膀。

正要走进安检处时，从背后传来了响亮的声音，甚至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小诸诸，加油！”

喊话的是亮太。然后，世之介也和亮太一起冲我喊了三次“万岁”。

·

在并不罕见的以沙砾铺就的月租停车场里，坐入很罕见的紫色MARKII里的世之介又神经质地不断调整着座椅。

他们这是要到前几天刚开通的“彩虹桥”参加“大家一起来过桥”的庆祝活动，因为知道世之介在出发前会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座椅和后视镜，所以樱子利用这个时间带着亮太到便利店支付电费单去了。

今天他还邀请了小诸和小滨。小诸是打电话约的，而小滨，则是他特意去银座的店里找的。

世之介算好打烊时间，在店门口等了一会儿，运气还不错，还穿着工作服的小滨出来关灯箱招牌了。

“小滨！”

看到世之介从电线杆后面跳出来，小滨吓了一大跳。

“你听我说呀。小诸诸辞掉了他好不容易才进去的公司，说是要重新寻找自我，迷上了一种很奇怪的培训。之前我偶然在横滨的公园里见到他，仔细问了一番才知道，他上了各种各样的自我激励课程，那培训已经是他去的第三家了，现在的他，完全成了一个受训狂了。”

世之介一说起来就止不住话头，小滨想躲都躲不掉。

“哎哎，我现在上着班呢！”

小滨想要阻止他往下说，可是世之介还是唾沫横飞：

“小滨呀，可能你现在也过得很辛苦吧，不过还是找时间开导他一下吧！”

“明、明白了，明白了。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不是没他电话吗！”

“嗯，那倒是，总之，现在不行。我得快点进去了。”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邀请你啊，一起去兜风吧？”

“不行不行，现在不行。”

“星期天不是休息吗？”

“是休息，不过不行。我现在根本没心情兜风。”

“我也没什么心情啊。去兜风吧，是紫色的MARKII哦！改装车，车门打开以后就跟海鸥的翅膀一样。”

说到这里，小滨看来是想着必须赶紧回到店里去，于是随口撒了个明显的谎：“知道了知道了。去。”

“太好了。那星期天十一点小岩见。”

“好好好。”

“从小岩站北口稍微往前走一段有一个‘丸福超市’，在它正对面有一个月租停车场。应该远远地就能看到。那个车特别显眼，就像是一只孔雀落到了住宅区里一样。记住是‘丸福超市’啊！”

“知道知道！”

孔雀那句话小滨基本上没听进去就回店里了。

结束了烦琐得只怕连驾校教练都会嫌烦的检查工作之后，世之介已经汗流浃背了。他这才像意识到了什么，“啊，对了”，说着打开了冷气，但是汗水可不会那么轻易就干。

首先准时出现在停车场的是小诸。在电话里，世之介完全不认可他那培训有任何的价值，这固然让小诸很生气，但与小和田太子妃、J联赛开幕的时候一样，他那颗必须紧跟潮流的追星族之心无论如何都无法克制，所以当世之介一提到“彩虹桥”三个字，他就满口答应了：“兜风我是要去的。”

进到铺着沙砾的停车场后，小诸四下张望。

“啊，才来我一个吗？”

世之介从驾驶座下来之后便表示佩服说：“果然还是小诸诸你厉害啊！看到这个车，居然没什么感想。”

“啊，真的……这什么车？”

“你反应好迟钝啊！”

两人正说着，樱子和亮太回来了。亮太似乎在便利店又缠着要买零食，被樱子呵斥了一顿，他尽管才三岁，此刻却以一名狙击手一样的眼神瞄着世之介。

此前小诸才见过樱子一面，这回他和樱子简短地寒暄过后，冷不防就把世之介拉到了一边。

“什么事？”

“这个是樱子小姐的车？”

对事到如今才表示惊讶的小诸，世之介回答说：“不是说了吗……说准确点，这是樱子哥哥的车，樱子也出了一半的首付……”

“那这么说，你和樱子小姐现在正在交往啰？”

“真是的……之前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聊过吧？我和她在泳池又遇到了，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去横滨兜风，之后就时不时约着见见面。”

“你说过这个吗？”

“我说啊，其实我也知道，小诸诸你真的是太不关心我了。”

听到这里，按理说他应该连声否认“没有没有”，但是他却只是单纯地感慨道：“嗬，你们好上了啊！”

而在车子的另一边，抢着要坐到副驾驶座上的亮太和樱子好像也结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没怎么认真听他们说了什么，但却听清楚了樱子哄骗小孩的一句话：

“副驾驶座本来就是女人坐的地方。”

亮太似乎轻而易举地被骗过去了，他乖乖地坐到了后座上。

樱子是母亲，按说一起跟着坐到后座就好了，但她似乎还是喜欢坐已经坐惯了的副驾驶座。

“你看啊，如果你能坐到小诸叔叔的膝盖上，还能观赏景色呢。”

她只想赶紧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小诸。

看看手表，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大约有十分钟了。小滨到底还是不来了吧！就在世之介正要放弃的那一瞬间，忽地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喂！”

一看，穿着运动衫、怎么看都像是休息日的小混混模样的小滨就站在那里。她的头发稍微长长了些，但也还是板寸。

因为事先跟樱子说明过情况，所以樱子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反而似乎是从她身上嗅到了与自己相同的气味，本能地判断她是自己的同类：

“后座是挤了点，可以吗？”

可也并没有要让出副驾驶座的意思。

“妈妈说副驾驶座是给女人坐的。”

亮太把樱子的话当真了，他似乎很高兴自己又多了一个伙伴。对这种误会，小滨似乎也早已习惯，而其他人谁都没有纠正，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兜风的路线是，从小岩出发，从京叶路进入首都高速，穿过刚刚开通的彩虹桥，往台场去。要说这次兜风有多愉快，倒也不见得。

坐在严守限定速度规规矩矩驾驶的世之介开的车上，与其说享受兜风的快感，不如说，唯独自己坐的车被人远远抛下而产生的焦躁感更折磨人。为转换心情而打开的音乐也是如此，各人口味都不同，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那个三岁小孩来承担起活跃气氛的任务，但他一坐上车就会睡着，出发没多久就躺在小诸的膝盖上打着鼾睡去了，这还算好的，不料那小诸也有同样的毛病，这就失算了。

但世之介还是全神贯注地在开车。樱子和小滨顾不上理他。她们果然性情相投，兴奋地互相聊着自己以前上中学时是什么样的。就听到她们说“我有个学长去了少管所了”“我的同学里面还有去了户冢帆船学校[(1)]的呢”等等。

开始通过此行的目的地彩虹桥时，亮太和小诸也醒了。虽说是桥，但这里可是高速公路，按规定是不能临时停车的，但也有三三两两的车子靠边停下，况且车上还坐着两个一提到要做违法的事就两眼放光的女人，所以世之介最终还是依照她们的吩咐，“在这儿停一下”了。

刚开通的彩虹桥散发着田园牧歌般的氛围。把车停在路边后，他们尽情饱览着东京湾的全景。

就连世之介也忍不住喊出声来：“哇，东京还真是大啊！”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了巡逻警察的广播，要他们别在路边停车，立刻返回行车道。广播似乎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播放一次，世之介他们当然也和其他的车辆一起都返回了主路。

小滨说第二天要早起，而小诸除了彩虹桥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于是在池袋让这两人下了车。剩下三人返回小岩时，刚好是晚饭时间。停好车子后，本打算去商店街的餐厅吃饭，但樱子说：“亮太有点困了，还是回我家吃吧。我做点吃的。”

话音未落，樱子便朝前面的丸福超市走去。

那么让她做点什么吃好呢？就在世之介慢吞吞地开始琢磨的时候，迟钝如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可是你家里不是有人在吗？”他问。

“有啊。我爸和我哥。做三人份和做五人的也没什么差别啊。”

樱子把话题转开了。

顺便一提，世之介听樱子说过她父亲和哥哥开了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而这台MARKII就是她哥哥的车。

“啊，那我今天先算了吧。”

见世之介犹豫，樱子便说道：“就是今天见还是下周见的区别而已。反正你也不会受欢迎的。”

樱子已经在超市门口开始挑葱了。世之介抱着还没完全醒透的亮太，手里拿着购物篮，对他来说，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逃跑的余地了。

樱子哥哥有个朋友在这家超市的鲜鱼柜台工作。

“阿樱，你现在住哪儿呢？”

站在透明的冰柜台对面说话的这个男人看上去也绝不像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店员。

“别烦我。先看这个，这段鳕鱼，便宜点卖给我。”

如此回话的樱子也绝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顾客。

这么做肯定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吧？世之介有点担心。

“喂，这位小哥，你都给这姑娘便宜了，也给我打点折呗！”果然其他顾客不乐意了。

他们买了大量的食材，然后走回樱子的老家。虽说这时是八月，可是今年的冷夏确实很异常，日落之后，竟感觉有些冷丝丝的。

樱子父亲的汽车修理厂就开在一个远离了密集住宅区的地方。前方有一道堤坝，夜空显得广阔敞亮。

卷帘门开着，厂里似乎没人在，但却还开着明晃晃的灯，很刺眼，待修的一辆出租车的车体被千斤顶顶了起来。

世之介忽地警惕起来，他想，一般这种情况下，樱子那暴脾气的父亲或是她那不像好人的哥哥会不会从这辆车子底下钻出来呢？

“晚饭吃什么？”

声音冷不防从背后传来，世之介一下子慌了神，回答道：“吃火锅。我们买了打折的鳕鱼。”

背向河堤站立的是樱子的哥哥，无论是谁、无论从哪里、无论怎么看，都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小混混出身的汽车修理工。他明显不怎么欢迎世之介。

“啊，今天太感谢了。借了您的车，不过，嗯，我们没怎么跑远路……”

樱子的哥哥走近语无伦次的世之介。世之介想，他可能会抓住自己的胸口，或是打自己的头吧，于是不由自主地把头伸了出去。但他只是拉开了世之介提着的超市购物袋，往里面看了看。

“柚子醋买了吗？”他问樱子。

“啊，忘了！”

“什么嘛。冰箱里都没了。”

哥哥很是失望，忘买了的樱子也异常后悔。

“啊，那，我去买回来？”

与其说世之介机灵，不如说他是想赶紧脱身。

就在他想拔腿往超市跑去的时候，厂子里面有人叫住了他：

“哎哎，小兄弟小兄弟。”

世之介回头一看，只见那里站着一个彪形大汉，应该是樱子的父亲。他和樱子哥哥又不一样，具有另一种威慑力，以至于让人感觉他手上没有拿一块带着骨头的猛犸象的肉反倒很不自然。

“小兄弟，啤酒也买点。让他们拿最冰的那种。”

看到樱子父亲想掏钱包，世之介赶忙回身朝超市跑：“不不，这些我来。”

离开樱子的老家之后，可能是先前太紧张吧，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使得他的膝盖险些打战。

“太好了！”

他不禁嘟囔着说。不过他很快又意识到了一件事：

“不不不，不好，接下来还得和那两人一起吃火锅呢！”

(1) 1974年设立，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一所主要教授帆船操作技术的学校，其在籍学生很多都是问题少年。

九月　美国

世之介熟练地擦着排成一长溜的波旁酒玻璃杯。店长关哥出门灭了入口处的广告灯箱后走了进来，他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说道：

“好闲啊！”

“啊，关哥，我说得可能有点突然啊，这次能不能跟你请两星期的假？”

“可以啊！”

“啊？是两周哦，不是两天。”

“不是说可以了吗。”

“为什么？”

明明是他自己提出来的，现在反倒有意见了。

“唉，还是告诉你吧，我们店这个月就要关了。我一直在想，也该跟你说一声了。你不是说找到了一份临时派遣的会计工作吗，时薪还很高？所以啊，嗯，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那种工作我怎么可能做得久。我说了，我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是考到了簿记二级证，但就算把我当成一个有经验的人派到会计部门去，一天就露馅了，因为我根本就没经验嘛。”

“啊，那是不行了吗？”

“我跟你说过啊！培训第一天就被开除了。怕光说一次你会忘，所以我特地跟你说了两遍！”

说起来，这家“肯塔基”波旁酒吧的老板是和歌山县的某个土豪。说得详细一点就是，该土豪用富余的资金在东京拿到了一家饮食店的特许经营权，结果一炮打响，于是成立的公司当即决定开几家站立就餐式的酒吧。这家波旁酒吧便是其中之一。但或许是因为站立就餐这种形式还是不适合日本人，或者是因为店里员工没有什么上进心的缘故，开业以来亏损不断。

“不是说这一带要重新开发吗，据说到时会有一笔搬迁费，所以也就趁机关门大吉了呗。”

听关哥说话的语气实在太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世之介有些担心，就问他有什么打算。

“我？千叶县的‘肯德基’把我挖过去了。不过你也说过自己找到了时薪很高的会计工作啊。”

人的耳朵啊，总是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

“千叶的是和这个一样的波旁酒吧吗？”世之介问道。

“不是。新宿都流行不起来的店怎么可能在千叶流行起来呢，对吧？是真正的‘肯德基’。”关哥说道。

“做炸鸡的？”

“你不知道吗？我们的老板就是拿到了肯德基的特许经营权，在全国有好多家店呢。”

“是吗？我不知道啊。哦，难怪我们这家店的名字叫作肯塔基啊！”

“不，我们这家是因为波旁酒啦。(1)”

话题岔得太远了，再说回世之介之所以需要两个星期的假期，其原委是这样的：

去彩虹桥兜风回来后过了几天，他立刻接到了小诸约他一起去美国旅行几天的邀请。

“不行不行。我可不像那些背包客那样富裕啊！”

他立刻回答道。但小诸表示路费和住宿费都由自己承担，如果他在旅程中表现好，还可以每天给三千日元零花。

“去！”

这一次他没等对方说完就抢答了，简直像要扑上去。

小诸说，这么长的休假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与其这样每天无所事事，倒不如趁机做点有意义的事。这是他在培训期间忽然萌生的想法。幸好，之前挣的奖金还没用，都还留着，原本想独自去旅行，但考虑到一个人去可能会很无聊，好不容易有这次机会，不如邀请同样每天无所事事的世之介同行。

“你听听，这话是不是说得太狠了？”

世之介想获得关哥的共鸣，不过关哥的注意点在别处：“啊，原来证券公司的职员做一两年就能拿那么多奖金啊？”

“反正是说得有点狠了。要照我那个叫小诸的朋友说的，我就是那个当他在马拉松比赛中跑累了，眼看着就要跑不动掉队了的时候在旁边瞎走的人。刚好让我先陪他走一段，等他调整好呼吸，顺了气，就丢下我再自己往前跑。你说过分吧？”

“那你不是满口答应要去了吗？”

“那当然得答应啊！人家又管吃，又管交通，又管住的，这是一趟像以前的大名出行一样奢侈的美国之旅啊。再说了，我还没去海外旅行过呢。”

“我想我能明白你朋友说这话的意思……还真是，在人生的低谷有你这样的朋友，谁都会把你当作宝。”

他当然不同意关哥说的，但快到末班电车的发车时间了，于是赶紧把酒杯收拾好，然后打卡下班。

他先坐山手线回到了池袋，这时已经过凌晨一点了。从车站走回自己家的途中，他去了那家提供店内就餐服务的便利店。当他混在几个外国妓女中间、喝着罐装咖啡等待的时候，下班归来的樱子化着浓妆出现了。

“辛苦了！”

他扔掉空罐子出了便利店。两人朝看管亮太的夜间托儿所走去，路上樱子提议道：“肚子有点饿了。‘阿部饼店’还开着，我们去吃个大阪烧再回去吧。”

从池袋车站到托儿所，托儿所到“阿部饼店”，“阿部饼店”到樱子的公寓，刚好步行各需五分钟左右。

在公寓式的托儿所门口，世之介轻轻敲了敲门，里美老师轻手轻脚地给他开了门。

趁樱子和里美老师在交接家校联系册的时候，世之介熟门熟路地进到里屋，亮太在地板上的被子上躺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字。把亮太抱起来时，他闻到了一股小孩在晚上散发出来的特有的难以形容的气味。

他留意着不吵醒别的小朋友，走到玄关。

“那明天见了！”

“辛苦老师了！”

世之介小声跟里美老师打了声招呼，就和樱子走了出去。

世之介第一次像这样来接亮太的时候，亮太睡出了一身的汗，而今晚夜风很冷，于是来到外面之后，樱子便把自己的披肩给亮太披上。据说世之介不来的时候，樱子就会硬把亮太弄醒，让他自己走。

不巧，“阿部饼店”里已经满员了。吧台倒是还空着，但又不能让亮太睡在吧台位子上，于是两人便决定去趟超市，回家做炒荞麦面吃，虽然这样会绕远一些。

“对了，我那件事，已经正式定下来了。”

世之介把眼看着要从手臂上滑落的亮太重新抱好。

“什么事？”

樱子边走边看里美老师给的联系册。

“和小诸去美国旅行的事。”

“啊，真的要去吗？”

显然樱子是反对的。只是由于工作太累了，她也没力气争论，于是马上又去看手里的联系册。

回到家里之后，他们先让亮太睡下。看来樱子确实饿了，她立刻开始做起了炒荞麦面。

世之介一边从后面不时地瞄她，一边开始偷吃亮太的“仙魔大战巧克力”。

“啊，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件事……你是要去两周左右吧？”樱子在炒荞麦面里放入酱汁。

“准确地说，是十五晚十七天。”

“小诸请你？”

“是的。”

话说到这里就断了，酱汁的香味飘散，闻起来就知道很美味。

“奇怪了，我是不是会分泌出一种吸引人渣的信息素啊？”

“人渣，是指我吗？”

“难道不是吗，你基本不工作，有一半时间专门玩小钢珠，还在女朋友家里偷吃她儿子的巧克力，这种男人，你让我用什么词来形容？”

世之介下意识地把巧克力包装纸藏了起来。

“嗯，可能真算人渣。”他自己也承认了。

“……另外啊，还有一个坏消息。”世之介想着至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于是站到樱子的旁边，从厨柜里拿出两人的盘子，一边跟她说道，“我现在工作的那家波旁酒吧，据说要倒闭了。”

“那可真是糟透了……不过，炒面倒是棒极了。”

弥漫着香气的炒荞麦面被盛到了白色的盘子里。早就摆好架势的世之介立刻撒上了满满一层的青海苔粉。

“你这人啊，难道是有钱的公子哥吗？”

樱子急不可耐地把盘子往桌子那边端，世之介在后面拿着盘子追着她说：“你看我可像是有钱的公子哥？”

樱子大致打量一番之后马上断定说：“你没有半点有钱人的光环。”

世之介对此倒是没有异议。可樱子紧接着又说道：“先说清楚了，我可不想养你啊！”

这话让他不由得抬起了头。

正吃着炒荞麦面的樱子看起来很正经。或许没有人会用不正经的表情去吃炒荞麦面吧，但是表情那么认真，就意味着，在她看来，世之介就是那种需要人养的男人。总之，她是真的觉得世之介可能会吃软饭，不知为何，这一点对他打击很大。

如果要让他自己来评价的话，他当然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能给人安全感的男人。但是，吃软饭的男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从根本上就不想稳定下来，或者说，他们会主动选择吃软饭这条道，并且一路走到底。

但世之介绝不是不想稳定，他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寻求稳定的男人，但不知为什么，别人偏不这么看。

如果把这种不求稳和求稳的关系换成小混混和本分人来看就容易懂了。世之介不但是本分人，甚至从本质上看应该属于小市民，可是却被世人看成小混混了。

按说这时他本来应该否认说：“不不不，我不是小混混，而是个小市民。”但麻烦的是，本质上越接近小市民，就越是会因被人看作小混混而喜不自禁。本质上越是求稳定的人，就越有可能因受到这种误解的影响而变得不想稳定下来。

这是一列长队。尽管在飞机上一分钟都没睡着，世之介在第一次海外旅行中困意全无，从下了飞机开始，就只顾拿照相机去拍眼前看到的一切事物，包括机场里的招牌、粗壮的警卫人员、厕所的标志，甚至是垃圾箱，结果，不时地被小诸连背包一起拽着走。

现在他们在排队。

他们排的是租车服务接待处，负责接待的小姐是一位很生猛的黑人女性。在世之介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有大约五组客人在排着，但这位小姐一直在打私人电话。

她毫不顾忌地讲着电话，还不时开心地笑出声来，一边又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租车接待工作，这样事情当然不会办得顺利。

在她终于办完一组手续后，世之介觉得应该有人会抗议，于是前前后后扫视了一番，希望有人出头催一下，但竟然没有，不但没有，每个人都很坦然。

窗外，是加利福尼亚碧蓝的天空。

要说这租车，其实，临出发前几天，小诸甚至愿意每天都给世之介补贴，以此作为条件邀请他一起来美国旅行，其真正目的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说起美国，给人的感觉就是景象壮阔，一条大路直达天边。问题是，小诸没有驾照。

“不行啊！不行不行！在美国开车，绝对不行。”

世之介当然全力拒绝，但小诸不肯让步。

“没事。美国和日本相比道路要宽一倍，绝对不会撞车的。”

“那不行，美国的车不也宽一倍吗？”

争论的结果就是，那天晚上，世之介被小诸硬逼着看了一夜的电影，看完了《逍遥骑士》《末路狂花》和《炮弹飞车》。

看前两部时，世之介不为所动，但最后看完《炮弹飞车》，不知怎的他就觉得可行了，于是同意了。

终于排到他们了。世之介诚惶诚恐地递上国际驾照。顺带说一句，接待小姐依然在煲她的私人电话粥。

她一手拿着世之介的国际驾照，瞟了世之介一眼。把不知是用来证

明自己什么的文件交给一个在工作中公然打私人电话的人，这让世之介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Yes! Vacation, two weeks!”

这是他预备好用来回复的答案，已经趴在嗓子眼，就等着出场了。这也是他在接受入境审查时一度使用过的句子，所以还比较溜。

但接下来他被问到的却显然是入境目的以外的问题。

世之介本能的反应是假装没听见。但对方正忙着打私人电话，明显很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问题。

“No！”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从一旁插嘴的是小诸。

世之介惊呆了。但小诸却没有理他，兀自在和接待小姐争论着什么。说英语的小诸就像是另一种人格附身了，那是从平常说日语的小诸身上很难想象得到的、一种很霸气的人格。

“All right, all right.”

结果，小诸把那位看起来就很难对付的接待小姐给说服了。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原先预定的那种级别的车子没了，对方想换成低一个档次的，对此小诸断然反对：

“那可不行。”

可不能违逆说英语的小诸啊……

终于走出了机场的世之介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广阔的蓝天下，是不输蓝天的、同样宽敞的停车场。世之介对着碧空伸了个懒腰。这里的天和日本看到的天应该是相连的，却仿若初见，他们显得怯生生的。

既然是一次为期两周的美国之旅，想必会是一段很悠闲的旅程，没想到，小诸制订的却是超密集的行程，就算是学校体育部的夏日集训与之相比都显得宽松了。在他递过来的行程表中，写着五点起床、十点就寝这种只有和尚、尼姑才会过的生活。

但世之介从一开始就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毕竟是他们俩凑一起，估计计划很快就执行不下去，变得拖拖拉拉。但总之说英语的小诸确实很强势，比如说，他们在住宿的汽车旅馆安排了让人五点叫早，

他往往提前五分钟就醒了，一过了五点五分，立马特意打电话去投诉：

“怎么还没有叫早啊？”

不过旅途实际开始后，世之介也发现了，小诸的计划倒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癫狂。

他们开车从洛杉矶出发，花了几天时间，去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大峡谷、死亡谷，相当于每天都必须往返于东京与名古屋之间，行程异常艰苦，而世之介做事谨慎得让人直想吐血。他很在意安全驾驶，所以消耗的汽油倒还好，就是去哪儿都很费时间。

不过既然是两个臭味相投的朋友一起旅行，没有理由不欢乐。两人的心态就好像是在小诸的晾衣台上吃着毛豆、喝着啤酒，将美国雄壮的景致尽收眼底，就算睡不够又何妨？他们笑那就算汽车跑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变的沙漠景色，笑那就像在追着他们跑一样的、像宇宙飞船那么大的大型挂车，也笑那流星划过的夜空，日子每天都过得很幸福。

世之介把这一切都拍进了他的相机里。他的相机这几年在壁橱里都要长毛了。所以他才会一顿猛拍，从沙漠中奔跑的蜥蜴到小诸错点的超大牛排。

在这次巡游美国西海岸国家公园的旅途中，在约塞米蒂那纯净的森林中穿行一天当然让他们感觉很新奇，而吹过大峡谷的风也令人心旷神怡，但要是问起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世之介的回答是“死亡谷”。

这个死亡谷，也就是所谓的“Death Valley”，是位于内华达山脉东部的一片广阔的沙漠，说起来就一个字：热。

同样是喊热，但这里的热和“受不了啦，我们去区民游泳池吧！”那种东京的暑热程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据说，一九一三年，这里曾创下过五十七度这一世界最高气温的纪录。

世之介他们去的时候，从上午开始就已轻松突破四十度了，小诸好奇地把车窗全部打开，这时，一股热风，或者说是体育老师抽来的耳光，总之感觉饱含杀气的东西糊到了两人的脸颊上。

“哇，太热了！”

世之介极其理所当然地喊了出来，这时他的嘴里也很快被热风烤得干巴巴的。

“这会死人的。这就是死亡谷啊！”

兜风的时候世之介是这么想的，但那天晚上世之介便忽然改变了想法。

确实是因为热得要死，所以叫死亡谷。不过，在廉价汽车旅馆里用水压很低的喷头冲浴的时候，被阳光灼伤的肌肤渐渐凉了下来，在这过程中，白天死亡谷的景象再次浮现脑海。

在沙漠之中跑了整整三个小时，景色却没有任何变化。遥远的地平线始终是那么远，连沙丘都没有丝毫要靠近过来的迹象，唯一在动的也就是车道两旁干枯的仙人掌。

啊……滴下来的洗发水使得世之介龇牙咧嘴，他却突然明白了。

不是因为热得要死就叫死亡谷，而是不管怎么跑景色都不会变化，所以才叫死亡谷啊。所谓的死亡，肯定是指这个，他想。

他赶紧跑出了洗澡间，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小诸，但似乎没能引起小诸太多的共鸣。

“关键是，伙食费还剩得挺多的，明天到了拉斯维加斯之后，我们买本非删减版的小黄书吧。”小诸笑嘻嘻地说道。

“我要在洛杉矶买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回到成田机场被没收了就白费了？”

“赌一把吧，不成功便成仁！”

这话听起来够壮烈，不过用在买小黄书上就有够傻的。

“听你说了这么多，玩得不是挺开心的吗，那为什么又闹翻了，最后还落了个被扔在纽约的下场呢？”

这里是樱子的公寓，世之介结束为期两周的美国之旅回来了。

星期天的午后，他和亮太躺在铺在阳台上向阳一侧的毯子上睡午觉。

“唉，就说啊，说英语的小诸，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一样，真的好严肃，甚至可以说恐怖。”

“这又不是什么《驱魔人》。”

“不不，要是惹他生气了，他马上就会从嘴里吐出绿色的液体来。”

樱子没兴趣配合世之介的玩笑，她点起了饭后的一支烟。

“我待会儿要回趟老家，你去吗？”

对樱子的邀请，世之介本想立刻回答说“去”，但他犹豫了一会儿。

那次彩虹桥兜风之后去樱子的老家，还是有夜蝉鸣声此起彼伏的夏末。那一天，面对着一看就知道极其顽固的樱子的父亲和一看就知道脾气很差的哥哥，他殷勤地陪他们晚酌，想等时间差不多了就撤。但彼此自斟自饮地喝着啤酒、一边吃着鳕鱼火锅的那顿晚餐，不知怎的，让他觉得异常自在。

樱子的父亲和哥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忙活同样的工作，回到家当然不会再聊得很欢。他们无需多言便能保持好微妙的距离，就像互相承认对方势力范围的两只野猫一样，而对世之介，他们也维持着同样的距离欢迎他的到来。他们当然不会说：

“哎，世之介君，你把这个炒牛蒡丝也吃了吧。”

而说的是：

“喂，从冰箱里再拿瓶啤酒来。”

两个人使唤人的方式都是那么粗鲁，但对一只饿着肚子的、新来的野猫来说，人家能像这样分食物给你本身就阿弥陀佛了。

“……要不，去吧……”

这种回答显得太过装腔作势，樱子原以为他想了这么老半天就相当于委婉拒绝了，于是很惊讶地问道：“啊？你真去啊？”

看着樱子呼出的烟，世之介想起了佛罗里达西礁岛上空飘浮着的夏日的云。在他还没和小诸闹翻之前，两个人在汽车旅馆后面无人的沙滩上听涛声的那些日子让他觉得十分怀念。

顺便说一下，西礁岛上就没车可开了，于是他们的生活节奏瞬间就乱了。小诸从白天开始就泡在岛上随处可见的酒吧里。喝醉后说着英语的小诸看上去外向得简直让人畏缩。在日本的时候，无论醉成什么样，他也不会帮隔壁的客人哪怕递个酱油什么的，而说起英语之后就神奇地变得非常友好。他和一对自称来自德国的老年夫妇热火朝天地聊华尔兹，请一对来自加拿大的新婚夫妇喝酒，醉得更厉害之后，甚至还和来自希腊的大学生们勾肩搭背地唱起歌来。

而吵架的原因就在这里。

世之介不会英语，所以就算在酒吧里也不会玩得像小诸那么嗨。

“什么？你们说什么呢？”

若真要一句句地问，也会打断他们本来很欢乐的对话，再说小诸也露骨地表示出不耐烦。

“所以嘛，还不如就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逍遥自在呢。小诸，你一个人去吧。”

可如果世之介这样说，小诸心情一下就变得很糟糕：“好不容易来了还不尽兴，太浪费了吧。”最后甚至开始说教，说什么“世之介，你就是没有上进心”等等。

人家管吃管喝、管走管住的，每天还给发补贴，所以不管说些什么，世之介基本都能忍，但每天被这样噼里啪啦一顿数落，他也生气了。

“那到纽约以后我们就彻底分开行动吧。”

最后也不记得是谁提出来的，总之，在从佛罗里达飞往纽约的航班上，还特意叫人把本来挨着的座位调开了。

傍晚，他们出了小岩车站，途中世之介和樱子一人一边拉着亮太的手，让他做了好几组的后空翻才终于走到樱子老家。虽说是星期天，但修理厂的卷帘门依旧开着，樱子的父亲还在里面工作。

明明是樱子邀他来的，但她似乎另有事要忙，迅速走进了里屋，留下世之介有一搭没一搭地一边陪亮太玩，一边看樱子父亲工作。

“喂，帮我把那个扳手拿过来。”从车子底下传出声音。

“是这个吗？”

世之介把放在圆形椅子上的扳手递过去时，对方说了句“谢谢”，然后又钻到了车底下。

亮太蹲在厂子前面的空地上，搭着专门放在这里供他玩的乐高积木。

阳光照在对面的河堤上，很是晃眼。河堤上还有眼看就要变色的芒草。

“喂，小兄弟，你很闲吧？那边有点螺栓，能按大小分一下类吗？”

一看，果然有一大堆装在麻袋中的脏兮兮的螺栓。

“那边有新的纱线手套哦！”

他正要去找时，亮太告诉他说：“在那个白色的盒子里。”

世之介戴好手套，把手伸进麻袋。对于这种简单的作业，他从小就不讨厌。

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刚好骑摩托车经过这里，主动跟正在玩乐高的亮太搭话。他穿着工作服，看起来也是在这一带开厂子的人。

“小朋友，在做什么呢？”他问，但沉迷于自己游戏的亮太没有回答。

也许这人也没指望孩子会搭理他。

“重夫，你知道信用金库的多部先生工作调动的事吗？”他对樱子父亲说道。

“啊，听说了。新换的那个负责人很跩、很讨厌，是吧？”

“可不是嘛，多部先生多有意思啊。就算不答应给我们贷款，好歹我们回家时还能有个好心情啊。”

世之介就在这有说有笑的两个人中间给螺栓分类，但这位邻居似乎对他毫不在意。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乌鸦的叫声。在池袋、新宿等地，乌鸦都是杀气腾腾的，但回响在河堤上的乌鸦的叫声听起来却很悲怆。

这人又跟亮太说了句话，但再一次遭到无视，他也没在意，骑着摩托走了。

把人叫过来，但在晚餐时间之前，樱子一次都没在工厂里露过脸。在此期间，世之介就理所当然地在工厂里帮忙。当然，因为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只能按樱子父亲的吩咐行事。在给雨刷换橡胶皮、洗车垫子的过程中，他忽然感觉到，和驾驶相比，自己可能更适合做修理之类的工作。

樱子准备的晚饭在六点半的时候做好了。此时他们已经劳动了三个小时左右，肚子刚好也饿了。

只是，上次就算没有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好歹享受的也是客人的待遇，而今天第二次来，就没有任何特别的待遇，桌上的腌萝卜都没有完全切开，几片都连在一起，洗完澡的樱子父亲也只穿了一条内裤，所以，这里居然不是自己的家，这反而让世之介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一晚他原以为他们会一起回池袋那边的，但吃过晚饭之后，樱子

突然说道：

“今晚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她说是见亮太已经很困了，再加上想在明天上午对凌乱的屋子进行一番大扫除。

“那我也住这儿吧”，这句话世之介实在说不出口。他跟已经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枕着坐垫看竞猜节目的樱子父亲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樱子家。

樱子给他送到门口，他本来想来个吻别什么的，但樱子把他推开了。

“我可能要辞掉池袋的工作回这边来了。”

“为什么？”

“和老板吵架，很难待下去了。”

“哦，是不是因为你帮那个被人挖走了的女孩子说话？”

“嗯，那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樱子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她说了声“再见”就转身进了家门。

世之介也挥挥手道了声“再见”，然后决定稍微绕点远路，沿着堤坝走到车站去。夜空高远辽阔，电车的窗灯就像流星一样从远处的桥上划过。

走下河堤，穿过通往车站的有着拱形天棚的商店街时，“喂！”，对面有人和他说话了。

一看，站在那边的是有几分醉意的樱子的哥哥。

“啊，大哥。”

“哎呀，别叫我‘大哥’。”

“哦，对不起，那，隼人哥。”

好在记住他名字了！世之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随便吧。你在这儿干吗呢！”隼人跨过护栏走了过来。

“一直在你们家打扰到现在呢。”

“这就回去吗？”

“是，樱子……小姐今天要住在这里了。”

“嗯……哦，你陪我找个地方喝酒去吧。电车还有吧？”

他被半强制性地带到了一家小酒馆，店名叫“如梦”，位于商店街背后的一条小巷子里，店面比较嘈杂，有一位眼、鼻、嘴的妆容全都化歪了的妈妈桑，带有几分下町风情，还有一个让人很难想象能在这里遇到并忍不住看第二眼的大美女，长得很精神，比起漂亮女明星，更像是美女替身演员。

吧台处全被常客们占据了，所以世之介他们就去了里间的包厢里落座。他们运气还不错，来到桌边的就是那个美女替身演员。

“啊，你是第一次来吧？”她很随意地问道。

“这家伙是那个，是阿樱的男朋友。”隼人介绍得很直接。

“阿樱找男人的口味变了啊！”她说话也很直白。

毫不客气的美女替身演员手脚麻利地给他们倒上兑水烧酒，然后立刻招待吧台处的客人去了。

“那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叫由佳里。”隼人说。

“长得好漂亮啊！”

“她家是三姐妹，三个都是大美女，但都特凶。”

据说最小的妹妹是樱子的好朋友。

“听说你去美国了？”

一口气把酒干了的隼人，以一种看着一个从月球旅行回来的人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是的，从洛杉矶入境，然后去了佛罗里达、纽约。”

“佛罗里达我倒是听过，不过今天可是第一次从我嘴里说出来。”

“算是给朋友当跟班吧。”

“我听樱子说了。他帮你出了全部的旅费吧？然后你们中途还吵架了，你身无分文，被扔在那里了。但是你也够厉害的，一毛钱都没有，还不会说英语，居然能活着回来呢。说说看，纽约是不是很恐怖？”

世之介也咕咚咕咚地一口喝掉了有点浓烈的酒。此刻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的情景。

特意调开座位乘坐的飞机到达纽约之后，虽想要分开行动，可毕竟那样花销更大，于是世之介很快就开始服软了，但小诸居然真的抛下他，迅速地离开了机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恐怕有三个小时左右吧，世之介一直困在机场里一筹莫展。事到如今分开行动也是可以的，问题是他没有资金。虽然这是一次小诸承担所有费用的大名式的奢侈旅行，但作为成年人，还是得准备点现金以防万一，问题是世之介完全信任小诸，而且他还说包出每天的零花，结果，世之介钱包里居然只塞了一百美元左右。

一百美元也就是差不多一万日元，必须要靠这点钱撑到五天之后的回国日期为止。

如果这里是日本的话，那怎么都好办。可这是纽约。单把一百美元分到五天里，一天就是二十美元，吃饭是不成问题，但纽约已经进入红叶季节，如果露宿街头的话是要被冻死的。不对，在冻死之前，肯定会被人拿手枪指着他喊“hold up”，然后恶狠狠地威胁他，让他交出根本不存在的钱。

于是世之介首先想到的就是，就这么待在机场五天，这样不用上街，公交钱就省了，也不用花住旅馆的费用，尤其是这里暖气和厕所都有。

实际上，在他一筹莫展了三个小时之后，基本上就已经定下了这个计划。但是——问题就在于还有个“但是”，在他想着赶紧去找一个躺起来舒服的长椅的时候，有人跟他搭话了：

“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跟他说话的是一个一看就不经常旅行的日本女孩。人感觉特别单纯，对于第一次海外旅行既欢欣雀跃又提心吊胆，就像是一首八〇年代的偶像歌曲，让人怦然心动。

这位“偶像歌曲”说了：“我一个人打车去曼哈顿有点害怕，能不能请你一起去？”

一瞬间，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他本想拒绝的，但“偶像歌曲”眼看就要哭了，还说自己来出打车费。

看她实在可怜，世之介查了一下导游手册，如果说去程的车钱由她付，那么回程坐地铁只需要花七美元而已。

好吧，就当帮助别人了，而且他也想在纽约的街区走走逛逛。想到

这里，他就得意忘形了，而这就是大错的根源。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清纯得就像是偶像歌曲一样的女孩，实际上是骗人付打车费的惯犯。当和只顾抬头目瞪口呆地观赏曼哈顿夜景的世之介一起坐车来到市里之后，她从出租车的后备厢中拿出行李，忽然喊了声“哎”之后，就像是看到了熟人一样开始追着某个人跑，还边跑边喊：“不好意思，能帮我付一下车费吗？”

然后她就消失了，再没回来。

世之介可就穷途末路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司机，等了很久很久那女孩也没回来，而且更糟糕的是，雨也下起来了。

即便如此，他也不相信自己就这样被抛下了（明明之前刚被抛下过一次），于是进了前方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里避雨。

当晚世之介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店面很大，出入的人多，没有人赶他，当然也没有人关心他。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才终于接受了自己被骗的事实。这一接受，马上就气坏了，一生气之后发现没钱，肚子也饿了，于是更生气了。

他决定自暴自弃，用身上最后的钱买了个巨无霸，然后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心中百感交集，泪水不觉打湿了脸颊。

不光是因为被那个女孩骗了让他觉得很不甘心，也有对就业失败以来这几年间一直都不肯面对的窝囊的自己感到悔恨。

眼泪流个不停，却还是一门心思地要吃下去，这让他被噎住了，看着叫人心痛。

“你是日本人？”

就在此时，有人问他。抬头一看，是一对坐在稍远位置的日本夫妇，他们实在看不下去，就走过来了。

“对不起……”

虽然店里没有什么客人，但他还是害羞地吸着鼻子。

女人的身形和妆容都异常夸张，当然也很华丽，就好像人们常说的那种完全美国化的感觉。而她旁边站着的那个男人，怎么说呢，总感觉和这女人不太搭调。

就像红木槿花配椰棕锅刷，或者说是漫画《凡尔赛玫瑰》中的女主角奥斯卡配赤冢不二夫漫画《猛烈阿太郎》中的“喵咯咪”。

二人可不管世之介怎么胡思乱想，“你是来纽约旅行的吗？”说完，他们径直坐到了隔壁的座位上。

在他们又问了一句“怎么了”之后，世之介就此打开了话匣子。关于怎么打车被骗、怎么和小诸闹翻，这些当然说了，从在佛罗里达、死亡谷的快乐回忆到最终找不到工作于是当了打工仔，再到打工的公司濒临倒闭等等也全都一股脑儿地倾诉了出来。

说完他感觉一身轻松，就像所有事情都已经得到解决一样，喝起了冰块化了之后味道已经变得很淡的可乐。

反而是听他讲完的那两个人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他本人倒是很满足地喝着被水稀释了的可乐，那样子，说白了，就好像是一个迷路的老人一样。

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的是，多亏了这两人，即直美小姐和阿护先生的帮助，世之介才总算撑到了踏上回国航班的那一刻，其实哪里是撑啊，简直可以说是尽情地饱览了纽约风光。至于直美小姐和阿护先生，很难说清楚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世之介原以为他们肯定是夫妇，但直美小姐坚决否认说“我们没有恋爱感情”。但在世之介的印象中，无论怎么看，阿护先生是有这个感情的。

据说两人同居于苏荷区的公寓里。直美小姐是艺术家，阿护先生则是她的经纪人。

“艺术家？”

自己身边可没有那么光鲜的人物，所以世之介追问道。

“也可以说是演员。在街上，当然也会有舞台演出，通过舞蹈来表现各种东西。去年登上过百老汇的舞台呢。”

总而言之，他们算是街头艺人，或者说是未来的演员。但从事这类艺术工作的人生活并不稳定，经纪人阿护先生帮她做一些就连好莱坞女星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经纪人也做不到那么细致周到的工作。

从二人所居住的公寓来看，阿护先生很有钱，这是一目了然的。随着同两人关系日益亲近，他得知，由于直美小姐在日本作为女演员出道之后一直没什么关注度，为了能引起世界的瞩目，她决定来纽约发展，身为栃木县大地主儿子的阿护先生当即决定跟随她，给她提供全力的支

持。

只要不站到街头表演，直美小姐就没什么工作，两个人就是闲着的。一直待着也无聊，而且，他们也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享受纽约的生活，想告诉别人自己有多么融入这个街区，于是在世之介回国之前的五天时间里，他们让他睡在高级公寓的沙发上，并且从早到晚都带着他四处逛。今天是自由女神像，明天是流行的意大利餐厅，外加纽约哈莱姆区的爵士俱乐部，这使得世之介开心得脱口而出道："哇，感觉我也变成纽约客了！"

"这世界上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这是听完世之介的纽约奇遇后的隼人的感想。身处小岩这种地方，在"如梦"这样的小酒馆里，确实很难想象在美国从事演艺活动的这对情侣是什么样的，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感慨不已，表情却一脸的迷惑。

"不过，要是他俩最后能成功的话，还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本以为纽约的故事翻篇了，世之介奇怪地问道："他们是指谁？"

"那个直美和阿护啊。但愿哪天我们去锦丝町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能看到他们出场。"

他似乎是很认真地在说这句话。

"是啊……嗯，确实，要是在锦丝町的电影院里能看到他们就好了。不过我一直没想过他们能成功。"

"你也真过分。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呢。"

不知不觉吧台边的那帮客人都走了。

"隼人，你们到这边来坐吧。"比直美看上去还要漂亮的由佳里在招呼他们，于是两人拿着杯子和擦手巾挪了过去。

"今天早些时候光司的父母都来了呢。"由佳里说。

"我知道。他们出门的时候，我还在光司家呢。"隼人说。

"啊，是吗？"

"他们说要去'扇屋'吃点东西。"

"嗯，他们说刚从那边回来的。两个人唱了好几首歌才走的。"

"那就是和他们前后脚错过了。"

一落座，两人就无视世之介，开始了老同学间的交谈。隼人拿起筷子吃了一会儿妈妈桑亲手制作的醋拌章鱼，之后去了趟厕所。

“再来一杯吗？”

“谢谢。”世之介一边把杯子递给由佳里一边随口问道，“你们说的光司，是你们同学吗？”其实他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

由佳里瞬间一愣，说道：“哦，对呀！你是阿樱的新男朋友，难怪不知道。”

世之介也很配合地摆出愕怔的神情。

“中学的时候，这两个傻瓜打架玩真的了，结果光司就从河堤上摔了下来，摔到关键部位，然后就一直是植物人的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吧。”

世之介还没从呆愣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表情就又凝固了。他有点急了，如果不早点调整表情的话就糟了，但是越着急脸就越是痉挛。

“光司是四中的老大，隼人是二中的老大。他们代表两所学校对抗，都拿着木刀，在江户川的河堤上决斗，现在想想，真是太孩子气了，不过那时候的我也是真心地给他们喊加油去了。”

“啊，那个……”

见由佳里的语气和聊起纽约奇遇时的自己没什么两样，世之介更加迷茫了。

“那个，你说什么植物、植物人状态？”

“嗯……专业的医学名称好像叫什么‘迁延性意识障碍’？”

这时正在招呼别的客人的妈妈桑很担心地插了一句嘴：“光司怎么了？”

“不不，没什么，只是阿樱的新男友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我跟他说说。”

先前听说今天早些时候，叫作光司的这个人的父母来这家店里喝过酒。这么说，这件事不光是这家店，想必这一带尽人皆知。

“啊，那就是说，是隼人哥把他……是吗？”

由佳里把新添的酒递到了支支吾吾的世之介面前。

“唉，是两人互拿木刀对打的，双方都有责任，只是从结果上来说，是光司变成那样了。不过呢，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连一点意识都

没有呢，但是家人没放弃，连续几个月都跟他说话，也给他采用电疗法什么的，现在好像是能听懂人说话，而且可以通过眼睛和手指来表达意思了，所以啊，光司其实也挺厉害的。”

“啊，那个……”世之介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但他又不想被这番话甩在后面，一心想拼命地揪住它不放，“也就是说，按你们刚才所说的，今天隼人哥去了那位光司先生的家吧？因为你们刚才说和他父母前后脚错过什么的。”

“是啊，何止是今天啊，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星期天一般都会去的。高中毕业之后的这十年里几乎每周都去的吧？”

由佳里的语气轻描淡写，使人难以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个一直躺在床上的人的样子。

“每周都去吗？”

最后他只问出了这么一句。

“那件事发生以后，隼人就被送到少管所去了。出来之后，他好歹念完了高中。不过我后来听说，他高中期间也一直去光司家。后来光司的父母总算原谅他、允许他见光司，是他高中毕业以后的事了。”

惭愧的是，她这番话中提到的任何一个出场人物的想法，世之介都不能理解。别说理解了，他甚至根本不能想象。包括从中学起就一直躺着的光司，失手把别人害成那样的隼人，以及每周都去看望光司的隼人，还有原谅了隼人的光司的父母。

“隼人哥每周都去看望他吗？”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也问他了呢，说每周都去做什么呀？他说一起看电视，看一些隼人给录的拳击比赛、职业摔跤什么的。真够傻的，在那种状况下还看什么格斗啊！”

世之介很想弄明白他们的所思所想，但隼人所背负的东西和眼下自己所背负的东西差别太大了，他发出了同刚才隼人一样的感慨，尽管这句话所包含的分量不尽相同：

“这世上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就在这时，隼人回到了几近惊慌失措的世之介的身边。

“什么嘛，厕所里那个芳香剂，味道也太浓了。”

确实，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了那种味道。

“你也觉得啊。妈妈桑说丸福超市打对折，所以买了三个呢。”

“玫瑰花香是很香，但就像是鼻子里被硬塞进了一朵玫瑰花，刚进厕所就直冲鼻子。”隼人说着夸张地做起深呼吸。

这话题和刚才说的那个卧床病人的故事落差实在太大了，世之介也忍不住做起深呼吸来。他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挑哪个话题来聊了。就算还回到光司的话题，他也觉得自己还没做好细听对方说明的心理准备。但就这么岔到玫瑰芳香剂上，自己简直像个逃兵，说没出息还真是太没出息了。

“对了……刚才我在河堤上走的时候，看到上面开满了花，那些是什么花呢？”

这就是他纠结了一番之后得出的折中方案。作为两人决斗地点的河堤，还有玫瑰芳香剂都包含在里面了。

“啊，那个啊，那叫大波斯菊。”

告诉他的是由佳里。

“现在正好是它的花期呢。”她说完，往空了的碟子里加了一把柿种。

(1) 波旁酒，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威士忌酒类型，于肯塔基州的波旁镇所生产。日语中“肯塔基”与“肯德基”发音相同。

十月　二十五岁

“你们中午要在河堤上搞BBQ？那把那边的安全带什么的收拾一下，早点去吧！”

樱子父亲的声音从一辆车子底部传来。这辆车是一位老客户的，说是昨晚马达突然不转了。

“那我差不多收拾一下。”

世之介把安全带的散件装到垃圾袋里，他身上穿的上周新买的连体工作服上已经沾满了油渍和灰尘。

“不过在河堤上搞BBQ，水怎么办？没有水龙头啊！”

大概是做完一部分工作了吧，樱子父亲从车底钻了出来。

“水我们提过去。装在那个橡胶桶里。”

“工作量很大啊。”

“隼人哥说要带光司先生过来。和那比起来，提水就不算什么了。”

“坐轮椅怎么下河堤？”

“可能背下来吧。”

“没事儿吗？”

“听说以前也这么干过。中途还滑倒了，摔得不轻。”

世之介把垃圾袋搬到工厂外面后，走到换衣间打开锁柜，脱下了工作服。出去买东西的樱子和亮太差不多该回来了，他决定在他们回来之前先把BBQ的用具搬到河堤上去。

今天的参加者和当初预计的相比，人数增加了不少。首先有樱子和亮太，隼人哥邀请了由佳里小姐，还要把光司先生带来。世之介这边试着邀请了小诸和小滨，小诸似乎是美国之行余怒未消，他说了不参加，但好歹肯和世之介说话了。根据他所报告的近况，知道他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这让世之介略感安心：“这比参加那些奇怪的自我激励培训要好多了。”

而小滨的答复是：“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去呢。”

和她平常一样，这种感觉，世之介理解为：她会来的。

另外，隼人哥的一个朋友还会带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这样，最终就是一支十一人的大部队了。

顺便说一下，樱子父亲不参加。他毫不客气地拒绝道："在阿猫阿狗经常拉屎撒尿的地方吃午餐，有什么好吃的？"

他打算下午就跟往常一样，出发去往位于同一条河流沿岸、江户川方向的赛艇场。

"那是什么？"

换了衣服的世之介正要走出工厂时，被正在门口吸烟的樱子父亲叫住了。

"照片。在美国拍的。"

世之介给他看了看大号的信封。

"那边有个邮筒吧？我想报名参加摄影比赛。据说奖金有一百万。"

"一百万？好多啊。"

"是吧？我也没什么信心，就是预感还不错。"

"对了，你经常带着的那个相机，很高级吧？是不是徕卡什么的？"

"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便宜转让给我的。我用它拍过一阵子，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完全把它给忘了，之前去美国旅行时才又翻出来的。"

正在这时，亮太的身影出现了。他故意穿了樱子父亲的拖鞋，屈着腿大步从超市走回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樱子催促道：

"BBQ用的东西都搬来了吗？"

"还没有，不过马上去。"

世之介先往马路对面的邮筒跑去，拜了两拜后又拍两下手，然后再拜了一拜，就像是在神社行参拜礼，之后才虔诚地把信封投了进去。亮太好奇地追了过来。

"哎，亮太你也来拍拍手吧。就说'哪怕是安慰奖也行'。"世之介让他也照着拜了一遍。

上午曾遮住太阳的云层散去了，午后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秋日晴天。世之介让亮太帮着把BBQ用具和水往河边搬，也很快就满身大汗

了。

这里离铁路桥很近，总武线的黄色电车在上面来往穿行。每次电车通过的时候亮太就挥挥手，但速度实在太快，根本无法看清车里的模样。

“喂，世之介，过来帮帮我！”

BBQ用品已经准备妥当时，他听见河堤上方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推着轮椅的隼人哥正对他招手。

坐在椅子上的应该就是光司先生了。说真的，他看上去比世之介想象的还要严重。

“好的！”

他答应着跑上了河堤。

站到光司的面前时，从他的眼里就可以看出他很期待这次秋日之行。

“你好，我是横道世之介。”

“你原来叫横道世之介啊？这名字怎么听起来像落语表演艺术家一样。”隼人现在才开始笑他，然后又说道，“我来背这家伙，你帮我拿轮椅。”说完就要把光司背起来。

说得简单，但这坡太陡，并不适合背一个人下去。

“没事吧？”

世之介不由得握住了只能任人摆布的光司的手臂。那手臂细得让他大吃一惊。

“没事，可以走的。不对，可能还是不行？那这样，你呢，待会儿再搬轮椅，我们下去的时候，你在旁边扶着点，别让我们滚下去了。”

隼人背起了光司。

“这样吧，后退着下，这样可能轻松些。”

听隼人这么说了之后，世之介立刻绕到他们背后，托住了光司的屁股。

“走了啊！”

“好！”

隼人一步步地走下河堤。光司细细的腿随着他的步伐晃来晃去。秋日晴空下，总武线的电车再次穿过铁路桥。

“一、二、一、二……”

世之介的喊声和电车叮叮咣咣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隼人给光司戴上了一顶耐克的帽子，把轮椅固定在一个能清楚看到河流的位置，这时，他们看到小滨从河堤上往这边走。

“老板娘！”

世之介这时正在生火，替他跑去迎接的是亮太。

上次去兜风时，知道她在寿司店工作后樱子就让儿子这么叫她了。

“亮太！你刚才在那边招手了吧？我在电车上看到了呢！”

小滨也冲他喊道。看来近乎偏执的亮太的辛苦终于获得回报了。

河堤上，亮太看了一眼小滨递给他的塑料袋，不禁发出了欢呼声。

“我带虾来了！”

“啊？是银座的虾吗？”

小滨的声音让世之介不禁站起身来。

“怎么会！是池袋的赤札堂买的。装了锯末在里面，现在还活蹦乱跳的呢。”

小滨边笑边牵着亮太的手从河堤上走了下来。

之后出现的隼人的朋友开着一辆把底盘改装得很高的铃木吉姆尼，上面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只见他把车子直接开到了按说禁止进入的河岸边。

和紫色的MARKII比起来，这辆车显得正常多了。不过，看他开着这辆车子在陡峭的河堤上忽上忽下，玩着一些像特技车一样的技巧，嗨得不得了，从这一点来看，不愧是隼人的好朋友。

从休息室的窗户往下看去，运河就像一只展开了翅膀的蝴蝶一样美，在它旁边是鳞次栉比的砖瓦结构别墅群和墨绿的树木，远处是模仿阿姆斯特丹街道建造的一片城区。

这是去年开放的位于长崎的“豪斯登堡”，其建造的理念是，在一片比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占地面积更大的土地上再现荷兰风情，多亏持续到

最近的泡沫景气发挥了作用，何止是再现，处处都透露出试图挑战荷兰本尊的舍我其谁的逼人气势。

当然，这不是正品，充其量只是仿品；所谓仿品，正因为是对正品进行了模仿，所以才叫仿品。“豪斯登堡”虽是仿品，但却洋溢着一种无意模仿正品的气势。

从再现了荷兰贝娅特丽克丝女王所居住的宫殿窗口，俯视洋溢着那种气势的主题公园时，世之介完全被震慑住了。

这个房间暂时被用作婚礼的休息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座再现了宫殿的建筑，光这间休息室就足以开一个小规模的婚宴了。其实，从刚才就不断有宾客走错房间，进了这里，并连连惊叹说：“今天的结婚会场真豪华啊！”

在这间休息室最靠里的角落处，世之介像是在躲着人一样站在了洛可可风格的厚重窗帘后边，耳边不断传来七大姑八大姨们那毫不留情的闲言碎语。

“听说世之介也从东京赶过来了，但是多惠子关照过，叫我们别问他在那边做什么，有没有对象什么的。”

多惠子就是世之介的母亲。

世之介本来不打算参加表哥清志的结婚典礼的。问题是，在清志半开玩笑地报名体验“豪斯登堡婚礼”时，他居然中选了。

虽然是以评测用户的身份去举行婚宴，但好歹是在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宫殿里。很快地，邀请函纷纷寄到了亲戚们手里。东京也好北海道也罢，三等亲以内的亲戚只要还能走的，不用多说，全都得来参加。如果这样人数还不够，据说清志的父亲所经营的小型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们也要全部出动来参加典礼。

“不不不，不行不行。告诉我要结婚了的时候，清志哥跟我说了，我可以不用去，再说我也没路费，没红包，也没礼服啊。”

都二十四岁了，这样确实丢脸丢到家了，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办法。

“就算他说过，但就你一个不来怎么行？何况我们亲戚那么少。”

“而且啊，我要是去了，肯定会被亲戚们各种数落说教，说什么你在东京又没工作，到底在干什么呢之类的。”

“那就由你妈我好好跟大家说明一下嘛。我会叫他们别问的。”

母子俩事先聊过的每一句每一字，现在原封不动地传入世之介的耳里。

也不能老躲在窗帘里，世之介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就从窗帘里钻了出来。七大姑八大姨们的视线一下子集中过来，所有人一看到世之介就咬住嘴唇不再说话。

“好了好了，有什么想说的你们就说吧。这么安静反而难受。”

世之介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这时有人立刻就来了一句他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沉重的话：“其实你怎么样阿姨们是无所谓的，大家担心的是你妈妈多惠子，就怕她想不开。”

“所以你怎么样？到底在东京做什么？”

“没借高利贷吧？”

“多惠子很担心你啊，都瘦了三公斤呢。之前她整天都去健身房也没见瘦下来呢。”

之后，话题便逐渐往减肥窍门那边转移了，于是世之介悄悄地离开了。

虽说事出紧急，但说集合就都集合起来了，休息室的一个角落完全成为出租车公司的休息室了。

昨晚很晚才到家，还没有跟今天的主角清志打过招呼，想到这儿，世之介便往新郎休息室走去。

休息室很豪华，走廊的装潢规格也很高。就算是开玩笑也好，如果此时世之介的行为举止能像个王子，那画面看起来也挺有意思，但他一不留神就没出息地挨着墙角走了起来。

世之介诚惶诚恐地打开新郎休息室的门，就看到了穿一身白色燕尾服的清志，他显得很紧张，正在镜子面前练习致辞。

“哟，是世之介啊，你来得正好，站这儿听听我的致辞吧。”

清志迅速打开了用于作弊的小抄。

“先别啊，清志哥，你好像不适合穿燕尾服啊，看起来就像以前的漫才师一样。”

“不不不，这种典礼就得这么穿。”

“你为什么会报名体验呢？”

“我这不是没想到自己会中选嘛！”

“那你别报名不就完了吗？”

“是倒是。”

据清志说，他原本计划在“豪斯登堡”举行一个小型的结婚典礼。他报的是乘坐游轮环游运河的同时举办婚礼，这在“豪斯登堡”这里算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方案了。

“这个先不提了，你在东京到底是做什么的？”

清志把白色的领结系得太紧了，看起来就像一个螺旋桨。

“就是打零工啦。”

“打零工？你也真是的……”

“清志哥你以前不是说要当小说家什么的，结果大学毕业之后不也吊儿郎当了一阵吗？”

“可我再不怎么样也有我爸的出租车公司啊。而且，我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写三年写不成就放弃。”

“光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的梦想压根儿没可能实现嘛！”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

“我说得不对吗？”

“不过呢，唉，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给自己设一个放弃的期限，这种家伙是不可能成为小说家的，对吧？”

曾经那么乖僻的清志，在人生一帆风顺了之后也变得这么坦率了。

“说起来，我在常去的那个写作培训班里认识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听说他二十五年前在某家杂志的小说征文比赛中得过安慰奖，从那之后就一直靠打工来维持生活，也没有人跟他约稿，但他规定自己说‘这个月末就是截稿日期了’，每年都坚持写两部小说呢。”

“哇，好厉害啊！”

“厉害是厉害，但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点恶心。”

恶心当中或许也有不甘心吧。没有人约稿还坚持写小说，这当然已经不算是兴趣，甚至已经超越了工作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接

近于业障、宿怨了。这么看来，对早就决定“如果写三年写不成，就回家继承父亲的公司”的清志来说，这职业无疑根本不适合他。

“啊，对了对了，世之介，你有没有什么适合在婚宴上表演的拿手节目？高雅一点的。”

“没有啊，下流一些的也没有。怎么这么问？”

“高中的同学们说要来个裸体舞助助兴，但看这个场地，他们突然觉得有点瘆得慌。”

“那是，在宫殿跳裸体舞当然不合适啊！”

这确实挺叫人苦恼，不过和裸体舞表演相比，清志似乎更关心自己的致辞，于是他又开始着手修改致辞稿。

世之介看了一会儿，看到清志在“我们二人都没什么经验”和“我们两人都没经验”之间来回反复地修改，他实在急了，插嘴说道：

“这两种都行啊，不都是说你俩没经验嘛！”

据说愿意收下这样的清志当丈夫的是在本地市民医院工作的一名护士，清志放“飞天精灵”爆竹被烧伤时承蒙她照顾，这是两人交往的契机。

“对了，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你也别让姨父姨母太担心了，认真地找份工作才好啊。”

最后，清志在“我们二人都没什么经验”上画了个圈之后，忽然转了一个话题。

“也就我老妈担心得有点过分了，我老爸倒是说没什么。还得说是男家长，这时候就显得很沉得住气，见我老妈寝食难安就安慰她说：‘不过是年轻时候耽误两三年，以后怎么都能扳回来。’”

实际上，世之介在这一点上真心地相信父亲所说的。

“不过听说姨父好像之前还来找过我爸呢。”

清志这时提了这么一句。

“做什么？”

“问能不能让我们家的公司聘你啊。”

“你们公司，当司机吗？”

“哪能马上就当上司机呢。”

虽然是出租车公司，但规模挺小。司机全部加起来也坐不满在这座宫殿里举办的宴会的一张桌子。社长是清志的父亲，副社长是他母亲，负责电话叫车业务。所以，管一个出息不大的儿子还凑合，如果还让他们关照出息也不大的外甥，哪有这份余力？

“我老爸居然会因为这事……”

世之介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石板铺成的细细的坡道尽头，有一家时尚的酒吧。站在这家酒吧前面，世之介瞪圆了眼睛。这是将老旧的洋楼重新改建过的建筑物，外墙上打着淡淡的灯光，令人感觉简直就好像迷失在了欧洲的名画里。

“最近刚建的，漂亮吧？”

站在他身旁的是他的高中同学栗原，栗原从本地大学毕业之后，就在福冈的一家法律事务所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这天刚好回老家来了。

“感觉只要把女孩带到这个酒吧来，接下来想做什么都OK了吧？”

栗原显得轻车熟路，当他正要进入店里时，世之介极其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种酒吧来？”

“确实……不过呢，嗯，是这样的，就是要跟你显摆显摆，让你看看‘栗原君还是那么受欢迎呢’。”

这个栗原，确实从上高中起就很受女孩子欢迎。虽然水平一般，但他是校足球队的队长，而且长得很像当时某位人气很高的男演员。这样一来，在同性中难免有点招人烦，但就像他如此淡定地说出这番话来，这人还是让人恨不起来。

进到店里、在吧台落座之后，栗原很快跟一个貌似认识的调酒师说起了之前从福冈带过来的那个女孩子，以及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始末。

这件事世之介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在一家叫作“云龙亭”的饺子馆里听他聊过了，所以趁这当口就去了厕所。

这是清志的结婚典礼圆满结束后的第二天。当时，新郎新娘自不必说了，出席婚礼的人全都被会场的气氛震撼到了。

好不容易回老家一趟，所以就在家住上两晚再回去？事实证明这么想是错的。只要在家，对儿子的未来感到悲观的母亲便一直不停地发牢骚，又没有老同学能在工作日陪他一起玩，正当他觉得无聊透顶的时候，听闻世之介回乡的栗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哎，我们一起出去吃饺子吧！”

世之介一边接电话一边想：“嗯嗯，栗原这家伙，就是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才让人讨厌不起来哪。”当场就像一个被人带到时尚酒吧的女孩子一样兴奋得脸颊绯红。

在两人都喝完两杯鸡尾酒后，栗原罕见地压低了声音说道：“其实啊，我正为我哥的事发愁呢。”

“你哥哥现在在做什么？”

世之介边问边把剩在酒杯底部的樱桃掏出来。

“唉，算了，这话题说起来太沉重，还是不说了吧。”

这话题是他自己说起来的，现在却想换了。

“别吊人胃口，赶紧说吧！”

世之介把樱桃塞进了嘴里。居然很酸。

“嗯……怎么说呢……”

吃了樱桃的明明是世之介，栗原却不知为何露出了酸掉牙的表情。

“你哥人很好啊。以前去你家里玩的时候，还给我们做什锦摊饼吃呢。”

“有过吗？”

“嗯，是广岛风味的。”

“你记得好清楚啊！”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广岛风味的。”

栗原目不转睛地盯着正一脸怀念的世之介。

“看什么嘛！”

“那我还是说吧。跟你可能能说出口。”

“那快说啊！你那善良的什锦摊饼哥哥，现在在做什么呢？”

“什么都没做啊！”

“什么都没做，那就是打零工？不就跟我一样？”

“不是，真的是什么都没做。”

“这什么意思？”

“对吧？你第一反应也是‘什么意思’，对吧？”

据栗原说，大他三岁的哥哥原本在本地的一家银行工作，看起来做得还挺开心的，但大约两年前他就经常以肚子痛为由告病在家休息，从那以后就变得不对劲了。

起初，全家人都没怎么担心，但他的言行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粗暴，缺勤也越来越频繁了。

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哎，要不让哥哥去精神科看看呢？”

就算是这样，栗原等人还是一笑置之：“昨天半夜看电视还嘎嘎地笑呢。不用大惊小怪。”

但他持续缺勤，最后在公司的建议下，办理了停职手续，从此更是连自己的房门都不出了。

“连房门都不出，那是什么意思？”

不论是谁嘴里都会先蹦出这样的疑问。

“不出房门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出房门啊！”

“那吃饭呢？”

“饭都是我老妈每次装在托盘里，放到我哥房门口的。”

“那上厕所呢？洗澡呢？”

“他占了二楼的厕所，我要用的话他就发飙。至于澡嘛，他基本不洗。不过好像偶尔没人在家的时候他会下楼来冲个澡。”

听着栗原的话，世之介感觉自己是在听一只凶猛的宠物的故事。

顺便一提，栗原家位于市里的一个新兴住宅区。房子不怎么大，但是整栋建筑的墙都是白色的，很可爱。在县政府工作的他父亲是一位豪爽的运动健将，就像是三十年后的栗原，他母亲年轻时像女明星一样漂亮，经她精心修整过草坪的院子中开着应季的花，白色的小狗在院子里

奔来跑去。

说真的，这种景象无论哪一角，都很难和那个几乎不洗澡的栗原的哥哥对上号。

“我问句不好听的，那个，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由于事情过于重大，世之介对措辞也变得谨慎起来。

“嗯……可能也不是吧。之前我因为太生气，还踢烂了我哥的房门，想把他拉出来。当时，我们俩还打起来了，怎么说呢，我哥当时的言行，或者说跟他打架时候的那种感觉，和之前他正常时没什么两样啊！”

世之介本想问他打架时的感觉指什么，随即又想，无疑应该是那种皮肤接触之后的切身感受吧。

“那，是不是他有什么不满啊？”

啊，对！世之介感觉自己问到点子上了。如果一个人心情不好的话，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满啊！”

“不知道？你哥什么都没说吗？”

“没说呢！而且公司那边好像也没什么事。”

“会不会是失恋了？”

“应该不会。”

“可他不是没出房门吗？没有什么理由就不出房门，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句问话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但其实世之介是严肃认真的。

“我觉得是我妈太惯着他了。所以我让她暂时先别管了，但我妈早午晚都给他端饭过去，每天都在唠叨说今天的饭他都吃完了，或者是今天又没吃完。”

“那是，天下的老妈都这样。在我们家啊，一说‘开饭了’，如果大家不马上坐到餐桌旁的话，我妈真的会生气的，说什么‘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做的，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总之，世之介想表达的意思是，对母亲来说，喂孩子吃饭是本能，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说的有点跑题了。不过由于栗原跟他有着多年的交情，似乎能理解，于是把话题拉了回来：

“我还是觉得，就算是强拽也要把他拽出房门，如果那样他还不工作的话，还不如让他死在外面算了。这才是办法吧。”

“那怎么行。一个自己连饭都吃不了的人，你硬把他拽出去，反而会让人很担心的。我爸也是，总挂念附近的野猫，明明不是他养的，哪怕两天看不到，就会在附近找上一两个小时呢。”

又有点跑题了。栗原却也感受到了世之介的那股认真劲儿。

“真的，这件事说起来太难为情了，我也只能跟你说了。求你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会跟别人说的……不过也只能先观察一下情况再说了。”

这时世之介想，这事最多也就是发生在最近这几周吧，但紧接着从栗原嘴里说出的话让他感到一股寒意：

“到这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呢！”

一年……那时候“尼特族”这词还没出现呢。

不知为何，此刻世之介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年前的自己。这段回忆之所以格外鲜明，是因为那个月是他的出生月份，他一有空就钻进小钢珠店。那时他已经有点自暴自弃了，想着，啊，这就是所谓的“厄运年”吧！但是如果有人让他把从那时到现在的一年时间全当没发生过，他一定会拒绝：“不不不，即便那样还是发生过一些美好的事情。小钢珠当然偶尔也会赢，至于生日礼物，小诸诸把自己不再听的麦当娜和B'z的CD送给了我。”虽然那绝不是一段可称之为充实的日子，但眼前总会浮现好些闪闪发光的回忆。

那便是一年时光所具有的分量。然而栗原的哥哥却说，这一年中的每一天他都不想要。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世之介莫名地感到悲哀。而这人就是那个给他做广岛风味什锦摊饼的哥哥，想到这里，他更加觉得忧伤了。

回到东京之后，天气骤然变冷。

世之介把旧毛巾塞到铝制框架门窗缝里，以防止风钻进来。池袋旭日升公寓虽然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造得廉价漏风严重。特别是玄关门下边漏得最厉害，让人只能认为明显是因为下订单之前弄错了尺寸。就因为门下方有这样一块称缝隙又显得过宽的空间，喝醉酒的小诸冬天曾在这里住过，当时让他睡在了地板上，结果第二天早上都快冻死

了。

把旧毛巾塞进去之后，发现隔壁又传来很大的响动。吵闹的不是以前因小黄片的音量过大而跟他抱怨过的美发师那头，而是住着中国青年的那间房。

世之介把耳朵贴到吵闹的那一头的墙壁上。

吵闹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语，它也分很多种。而隔壁传来的那种，不是电视、录音机的音量过大或是说话声音大，也不是脚步声或大力开关门的声音。

非要说的话，那就应该是有一大群默不作声的人挤在屋里的感觉。

但隔壁的房间也和世之介的一样，是六叠大小的一室户。实际上可能更小，说有六叠大都勉强。

每次小诸来时，稍微活动一下都会踩到你的脚或者撞到我的肩，而就在如此狭小的单间里，隔壁似乎多的时候有七八个、平常也总有五六个男人一起生活。

不，当然不能光明正大地住着。合同里明确写了，仅限单身人士，也不能养宠物。但房子建在一个治安绝非良好的地段，就连世之介这种没经过审查的无业人士都能住进来。对于正经人来说，这里不具备任何适合生活的好条件，但如果是对于来自外国、需要隐藏身份的非法劳动者来说，便全是好条件了。

顺便一提，他们并没有端着一盒点心上门来打招呼说：

“我是刚搬到你隔壁的小陈，这是小王，这是小李。”

世之介头一回留意到隔壁房间的异动的那天，天气似乎还不错，他走到阳台时，突然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于是转眼看向隔壁的阳台，发现好几个年轻男人活像一群麻雀似的排成一溜在抽烟。

之前在走廊里见过面且说过话的男人也在其中，于是世之介跟他点头致意。那男人也冲他点了点头，其他的男人则一脸不快地继续吸着烟。

在那之前，他也感觉到了来自隔壁的气压是如此强大。明明能感觉出墙对面住有一大帮人，但从没听见过他们的笑声，甚至也没有听到过长时间持续的对话。他们一大早呼啦啦地出门，到了晚上再呼啦啦地回巢，叮叮当当地一番就寝准备之后，鼾声便跟合唱一样此起彼伏了。

说到鼾声，隔壁的美发师也不是善类，所以世之介也习惯了，但对于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环绕立体声，他只能用纸巾堵了耳朵才能睡觉。

小诸是这么说的：中国这个国家真的很大，所以我们统称为中国话的语言实际上会因为地方不同而千差万别。那么，如果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你隔壁群居，或许相互间根本没法多交流吧？

原来如此，他想，既然来自那么大的地方，彼此间甚至没法靠语言交流，那为什么非得挤到这么小一个地方来呢……想到这里，他有点不忍心。

那天晚上，隔壁房间忽地变得吵闹起来。

世之介已经入睡了，又被隔壁男人们急切的声音吵醒了。

他当然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从薄薄的墙壁对面传来的声音判断，似乎其中有个男人在痛苦地呻吟，而其他的男人则慌乱地跑到厨房接水什么的。

世之介不是医生，此刻就算他主动凑上前去也于事无补。当然，担心还是很担心的，但也只能隔着墙观察事态的发展。

“啊！”

这时世之介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怎么叫救护车！”

他不禁叫出声来，紧接着他倾向于认为他们“肯定不知道”。

管不了这么多了，他走出玄关，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

瞬间，房中一片寂静。

“那个，我是隔壁的。”

他不觉得他们能听懂，好歹先试着问问看。好在这栋池袋旭日升公寓的每间房的玄关门下方都有很宽的缝隙，就算小声点也能听得见。

过了很久，门终于开了。

给他开门的就是之前曾说过话的那个男人。

“那个，我，隔壁的。”

世之介指了指旁边的门，男人“嗯”地点了点头。

“那个，怎么了？”

世之介先往屋里看了看。

从迷你厨房的布局来看，户型完全相同，只是左右相反而已。狭小的一室户地板上，能看到很多双男人的脚。

他把头又往里伸了伸，只见墙角有一个年轻男子，他正痛苦地咬着牙齿，并用手摁着自己的肚子。

“怎么了？生病了吗？”世之介问。

给他开门的那男子点头说：“生病了。”他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你们知道怎么叫救护车吗？”世之介问。

遗憾的是，没人听得懂。

“救护车，就是那个，‘哔啵哔啵’那个。”

世之介把手放到头上，模拟着救护车车灯的样子。这时有人在屋里说了句什么，眼前的男子也终于明白了他说的是救护车。

“电话呢？要打吗？”

他这回又比画起打电话的样子。

里面又有人说了句什么。眼前的男子不安地回过身去，看看那个一脸痛苦的男人，又看看他周围男人们的脸。

世之介当然也知道，如果去了医院，他们非法居留的事情就暴露了，但就算要非法居留，也得先能保住性命再说。

世之介对那男子说道：“我来打电话。”

那男子似乎也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点点头说了声“好”。

世之介跑回自己的房间，立刻拨打了119，告诉对方说自己的朋友病得厉害，又告知了这里的地址信息。

挂断电话走到隔壁房间时，其他男人竟然全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那个生病的男子和世之介认识的那个男子。

世之介大大咧咧地走进了房间。

地板上铺满薄薄的被子，感觉也不算脏，只是像在山间小屋里野营一样。

世之介仔细观察起病人的脸，发现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那张脸灰扑扑的像是被痛苦折磨得万分疲惫。

就在此时，世之介听到了鸣笛声。他正想迎出去，病人突然猛地站起身来，挣扎着往厕所挪过去。世之介不由得抓住了他的手臂，扶着他走了一段。

他一个趔趄倒进厕所之后，就试图从本就已经空了的胃里往外吐点什么出来。

门外有响动，于是世之介走到了走廊，看见急救队员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在这边，正在厕所吐呢。”

“他自己能活动？”

“能。”

世之介回答着急救队员的话。

由于担架进不了电梯，其中一名急救队员便背着病人下去了。世之介也顺势夹杂在他们中间跟着下到了一楼。

“那个，他是中国人，可能语言不通。”

有名急救队员镇定地回答他说：“没事，我们有会说中文的队员。”

确实，救护车里，那名队员已经在跟病人问话了。

救护车鸣笛开走了。世之介和那名还留在当场的隔壁男子对视了一下。

四下一看，周围已经围上了一圈人，池袋旭日升的住户们也都从阳台往这边看。

“回去吧？”世之介主动说道。

“好。”那男子又点了点头。

二人坐上了电梯。那男子想要说点什么，但却没法诉诸语言，结果到了十楼两人也谁都没开口。

他们在各自的门口准备分开的时候，男子用手比画了一下，像是让世之介稍微等等，然后就往自己的房里跑了进去。

等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很大的罐子走了出来。

“这是什么？”

世之介接过那男子硬塞过来的罐子，男子打开盖子，里面装了满满

当当的花生。

“这是给我的？”世之介问道。

“嗯！”

男子把罐子直往他怀里塞。

突然间，仿佛是天花板砸了下来。

“你在干什么！”

一同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还有樱子的哥哥隼人的声音，正把剩下的小钢珠一颗一颗往机器里塞的世之介终于意识到了：“啊，刚是被打了一下！”

“真没出息，你没其他事情做了吗？”

“等下去接樱子和亮太……”

这天是星期天，一个宁静的下午，地点是小岩车站前的小钢珠店。

“啊，隼人哥也玩小钢珠吗？”他忽然想起来，于是问道。

“偶尔吧。我刚从光司那里吃完午饭回来。”

隼人开始琢磨起了旁边的机器。

“那台机器不出小钢珠的。”

“我瞧着也是！”

隼人又走向隔壁的另一台机器。

“你要和阿樱他们去哪儿？”

“还没定呢！”

头部被敲的地方现在越来越痛了。

“听说你最近在找工作呢？”

“我打工的那家酒吧要关门了。”

“有什么意向了吗？”

“头疼着呢。也不能老打零工啊，可是要成为正式员工又……反正现在没地方招人。”

世之介看到最后一颗小钢珠在机子里艰难地挣扎一番后还是被吞掉

了，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站到隼人的背后正看着时，隼人说道：“确实不能老打零工啊！”

眼看又要被他一记暗拳偷袭，世之介赶紧躲开。

“这个我也知道！”

“要不你在我们家做一段时间试试？”

“啊？可是……”

“我们家怎么都好说，你一边做一边找工作不挺好吗？”

“可是……”

可是，可是，他一遍遍地重复，下面的话就是说不出来。“可是在正交往的女朋友家工作不太好吧？”还是，“可是怎么说我也是文科生？”总之，像样的理由是浮现在了脑海，至于是否适合拿来作为拒绝的理由，世之介本人对此也没信心。

“我问问老爷子看。别看厂子不大，其实最近有很多活儿，我们做不过来，就都给拒绝了。你如果能帮着干点杂活，也算帮大忙了。”

隼人的机器开始吞小钢珠了。

世之介没有说“好，那就拜托了”，也没有说“还是算了吧”，只是盯着这台有可能出大奖的机器。

也不知道看了多久，最终隼人的机器还是没出大奖，于是世之介先行离开了小钢珠店。在他去经常光顾的那条商店街买亮太喜欢的牛肉可乐饼时，店里的一个阿姨跟他说话了：

“啊，今天是孩子他爸一个人来吗？”

“啊，不是……”

他本想纠正一下，但觉得那样做也很麻烦，于是干脆一笑了之。

一边吃着刚炸好的可乐饼一边走的世之介想：“对啊，是这么回事啊！”熟食店阿姨的话语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这才意识到这一点。

顺便一提，亮太管他叫“世之介”。这是学他母亲樱子叫的，但樱子也没训斥他，让他“别把后面的尊称去掉”。

但如果有人问世之介“那怎么称呼你合适”，他也说不好。叫“世之介哥哥”或“世之介叔叔”也可以，但毕竟他和樱子正谈着恋爱，所以“哥

哥”和母亲谈恋爱会有点怪怪的，而“叔叔”和母亲也显得很不靠谱。

所以现在称谓就固定为“世之介”了。也许樱子想以这一称谓来巧妙地调整自己儿子和恋人的关系。

拿着可乐饼去到樱子家时，发现亮太正被樱子狠狠地训斥，看来又在哪儿闯祸了。

他自顾自地进了门，走到传出声音的厨房。

“就算你待在那儿不动，妈妈也不原谅你！快去好好跟小翔道个歉！”

在一边洗东西一边怒吼着的樱子的脚边，亮太双手抱膝缩成一团，就像是厨房里的一台家电。

“怎么了？”

世之介忍不住开口问道，亮太却并没有屈服于可乐饼的香味，根本没有要抬头的意思。

“怎么了这是？”

他转头问樱子。樱子一边刷着杯子一边怒气冲冲地说道：“在公园干坏事了。”

世之介蹲下来摸亮太的头。亮太或许先前一直在拼命忍着，当世之介温柔地抚摸他的那一瞬间，就忍不住哭着抱住了世之介。

世之介一抱住他，他就泪水鼻涕横流，贴在世之介脖子上的小脸蛋瞬间就把那脖子弄得湿答答一片。

“妈妈还没原谅你呢！”

世之介顾不上去理会樱子从背后发出的怒吼，带孩子离开了厨房。当他用挂在餐桌椅子上的毛巾擦拭亮太的脸时，樱子开始说起发生在公园里的事。

原来是在沙坑里玩时，亮太拿走了比自己小的孩子的玩具。

当然就樱子来说，这种事情毕竟是小孩之间的吵架，当场骂几句就算了，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回家还要严厉地责骂，但就是这次，当她在沙坑边责骂他的时候，亮太跟她顶嘴了：

“可是我比小翔强啊！”

“啊——啊！”

听完樱子的话，世之介不禁嘟囔道。他用自己的鼻子去蹭亮太的鼻子，同时又重复了一遍“啊——啊”。

世之介想把亮太放下，但亮太缠住了他的脖子。无奈，他只好就那样抱着亮太，穿着樱子父亲的凉鞋走了出去。

眼前的河堤上，一群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正骑着自行车大呼小叫地飞驰而过。

世之介不由自主地踏上了河堤的石阶，每登上一级，蔚蓝的天空都显得更加辽阔了。

“妈妈为什么那么生气，亮太你已经知道了吧？”

世之介用力晃了晃亮太的身体。

臂弯中的亮太也点了点头。

“妈妈辛辛苦苦地养你，是不想让你变成一个弱小的人啊。”

从河对面吹来的风略带点潮水的气息。

“……亮太，你听我说啊，从弱小的人手里抢玩具的人，才叫弱小呢！真正强大的人，会把自己的玩具借给弱小的人玩，你懂了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懂了，臂弯中的亮太又在点头。

“……强大的人没几个的。真的真的很少。不过妈妈就是想把你培养成那样的人，你懂吗？”

“……嗯。”

“那你觉得妈妈为什么会这么想？”

臂弯中的亮太摇了摇头。

“因为亮太你很有前途啊。因为她觉得，在那么多那么多的小孩子当中，真的只有一点点人能变强大，你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个呢，你知道吗？”

“……嗯。”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我第一次看见亮太的时候就在想了：‘啊，这小朋友也许以后能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人呢！’”

亮太被泪水打湿的睫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干了。世之介用自己的手指擦去了亮太的鼻涕。

十一月　冲刺

秋日晴空高远。

这是一个星期天，也是人们常说的适合游玩的好天气。樱子和世之介兴冲冲地走进了车站前的超市。

这两人无论谁怎么看都会觉得没有什么共同点，那为什么这两人能勉强凑成一对呢？对此谁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两人还是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都喜欢购物。

这里说的购物，不是指去银座或青山那一带去看名牌货这么高级，而是就像这样，就喜欢逛这种在车站前的超市。进门之后，两人立刻从品尝土特产柜台的商品开始，然后是生鲜食品、药妆柜、日用品，接着是熟食、面包，最后是文具、文创商品角等等。他们拿起各种各样的商品，不时相互说着“这个不买了”“那个不要了”，逛遍每个角落，从无遗漏。

今天也是，一进到店里，世之介就开始在土特产柜台品尝来自京都的山椒丁香鱼，樱子很快发表意见说：

“啊，这牌子的山椒丁香鱼不错，味道清淡，亮太也能吃。”

“嗯，我觉得不够好，山椒稍微再辣点可能会更好。”

“看不出来你居然是个爱吃辣的人啊。”

“这外表能看出来吗？”

“差不多能看出来吧。”

两人就这样无伤大雅地拌拌嘴，对商品试吃角的大叔表示了感谢后便往前走去。樱子很快就留意到了店里的变化。

“啊！那里面变成一律百元专柜了！”

“啊，真的！”

两人不禁加快了脚步。

“最近出现了一些一律百元的专门店呢。”

走到百元专柜后，樱子立刻拿起了指甲剪。

“专门店，是说店里的东西全都是一百日元吗？”手里拿着挖耳勺五件套的世之介问道。

“应该吧，因为都说了是一律百元啊。”

樱子这次又把手伸向了订书机。

“这么好的指甲剪才卖一百元，那谁还去买普通的指甲剪啊。”

“厨房用品一应俱全呢！”

“普通的杂货店这下可要全完了。”

“别说杂货店了，食品店也是……哎，你过来一下，这边的蒸锅也都一百元呢。”

樱子说着一挺胸，好像自己立了大功一样。

一看，咖喱块、汤料、意大利面酱等等排了一长溜。

“看这个，肉末咖喱呢，世之介你绝对喜欢！”

“看起来很好吃。”

“买吗？”

“买！”

“啊，对了，我爸交代我买蓋头了，你记得啊！”

“对，因为你爸不吃福神腌菜。”

说起来，这时候樱子父亲正在帮着看亮太，现在肯定是在河边被孩子骑着暴走的三轮车追着跑呢。

“真是的，一百块就能买这么多，搞得我都不想去对面的普通柜台了。”

说这话期间，樱子已经往篮子里装了十来盒咖喱块了。

“看来‘价格崩坏’要开始了。我之前看到两套西装才卖一万九千八呢。”

世之介现学现卖起了从杂志上看来的新词。

“你说的是什么？”

樱子追问道，眼睛却看向售卖糕饼糖果的角落。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消费者只买便宜货的话，企业不就会不断地降价

销售了吗？”

“这不是好事吗？”

“但这么一来，商品就要做得很廉价，公司就要节约经费来生产，这样员工的薪水就会减少。你想啊，要用一万九千八去做两套西服，这不可能吧？”

“确实！”

“工资一减少，当然就只能去买更便宜的东西了。这样一来，工资会更少。”

樱子似乎对这个话题有点厌烦了，开始在糕饼糖果售卖角试吃起散装仙贝来。

“啊，一百块给装这么多呢？”

世之介也不由得拿起了一包。

“就是这么多啊！”

“这么一来很多东西都会越来越便宜了，那最终会不会全免费？”世之介说道。

“怎么说？”

“你看啊，比如这个仙贝吧，算起来一块也就0.000　5日元吧，那会不会以后干脆就免费了呢？”

“哪可能！”

“为什么？”

“把免费的东西装到购物篮里，再去收银台排队，不是很奇怪吗？”

“确实。那就不需要收银台了。”

“收银阿姨也就失业了。”

“那店也就消失了，因为赚不到钱。”

“啊，真的，那在哪里买东西呢？”

“那可就买不了了，因为没有商店了嘛。”

“那仙贝就得自己烤了吗？”

“嗯，对啊，那就得自己烤仙贝、缝西服了呗。”

“没有布啊！”

“那就从养蚕开始。”

“别傻啦！”

两人一边聊着这些傻不拉几的话，一边往调味料售卖角走去。这时的他们也像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在做不良产品检测一样，从曲子大酱查到柚子醋，再到橄榄油，一一品评过来。

“这个很好吃。这个不咋地。居然有这种东西。这个最好是用盐味酱来烧。”

两人都显得一脸幸福。

结果是，从青花鱼块买到橡胶绳，两人装满了三个购物篮的东西后才心情大好地走出了超市。人在买完东西后通常会瞬间感到很疲劳，但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说，这疲劳感才叫人欲罢不能。

“你爸和亮太还在河堤那边吗？”

本来打算去接他们，但说完这句话之后，世之介发现拿着购物袋的两只手都勒得慌。

“哎！”

走在后面的樱子突然从背后猛踢了他一脚。

“怎么了？”

他回身看去。

“你啊，真的就打算在我们家这么做下去了？”樱子问他。

“怎么了，不行吗？”

“也不是不行……”

“然后呢？”

“我爸他们好像还挺喜欢你的。”

“那不就没什么问题了？”

“嗯，那倒是。”

一辆从前面开过来的小摩托突然按响了喇叭。他俩正疑惑的时候，发现来的是樱子的一个朋友，她的口红涂得很浓，就像只有一双红色的嘴唇正冲着他们飞过来。

“阿樱，我听说你回老家来了？”

小摩托停在了两人面前，女人把两条丰满的大腿往左右一分。

“你又胖了？”樱子的问候毫不客气。

“都怪车站前的‘绝味章鱼’，太好吃了，我每天都吃。”那朋友说道。

“光吃章鱼烧，就给你胖成这样？”

“可我光昨天就吃了五盒呢。啊，不过，我就不吃饭了。”

你爱怎样就怎样。除此之外，世之介没有任何感想。

他丢下两人，慢慢往前走去。以前每次这样很偶然地遇到樱子当地的朋友时，她们的样貌或是那种痞里痞气的感觉都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但习惯这东西还是挺恐怖的，自从每天都和一个开着紫色MARKII的男人在一起工作之后，对于这种女子专业摔跤选手中的反派角色一样的人物，他已经视若无睹了。

两人的对话很快就结束了。伴随着小摩托远去的声音，樱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等我一下！”

世之介没有停下来，只是以慢动作的姿态继续往前走。

“你是不是傻！”樱子又朝世之介的屁股狠狠踹了一脚，接着说道，“刚才那人说还是你比较好呢。”

“什么我比较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之前不管遇到谁，人家都跟我说，绝对是原来的丈夫更好。”

听到这里，世之介终于明白她的意思了。

“真的？那这算第一张选票？”

“是第一张，可能也是最后一张哦！”

“哎呀，刚才那女孩子，我应该多巴结她一点就好了！”

见世之介夸张地表现出后悔的意思，樱子纵声大笑。

“世之介，你从来不问我呢。”

“问你什么？”

“关于我前夫的事。”

“我一开始就问了啊！”

“是吗？”

“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说往好了说是人渣，往坏了说，去死！从那之后，我就不想问了。”

“原来是这样，聪明！”

路前方就是河堤了。在蔚蓝的秋日晴空下，附近某所中学棒球队的队员们正在河堤上跑步。

“是登山家呢……”

樱子突然甩出这句话，世之介在那一瞬间想纠正她说：“不，是棒球队吧？”但樱子紧接着补充说道：

“我说的是我前夫，他是登山家，或者叫探险家，一般做一些登山向导之类的工作，不过偶尔也会有人赞助他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

“就像植村直己那样？”

“对对！”

世之介迄今为止还没遇见过探险家这类人。不，何止是探险家，登山家也没遇到过。说实在的，超市店员和汽车修理厂员工给人感觉就挺能赚钱的，但如果说到探险家、登山家之类的，他所能想象的画面就是，只要一爬到山顶，就有无数钞票从天上飘落。

“哦，探险家啊！”

因此，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话可说。

如果总在这一带走，总有一天会碰到那家伙吧，对此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当然他脑子里设想的对方的形象是，披一件紫色开衫的曾经的小混混。他甚至有一点点希望这个人不会因为嗑药太多而掉了牙齿，至少是为了亮太。没想到是一个探险家。

“他不会已经去世了吧？”世之介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问道。

“活着呢。有老婆和孩子的人却觉得自己就算丢了命也无所谓，作为丈夫也好作为父亲也好，完全不合格。”

他不知道樱子和那个探险家之间到底经历过怎样反复的争吵与协商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显然，那个探险家还是选择了去体验惊险刺激，

而不顾樱子内心恳切的愿望。

世之介这时才突然明白了迄今为止自己一票都没得到的原因，真叫人伤心啊。

“你现在还和他有联系吗？”世之介问道。

“完全没有。”

在樱子的心中，这段感情可能已经完全结束了。她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任何的留恋。当然，因为她面对的是现在的恋人，不过如果真表露出来，世之介也不知该怎么办。但从性格上来说，她属于不会隐藏自己情绪的类型，所以这应该是真话。

“不过等亮太长大了，如果说要见他，就到时候再说了。”

“亮太知道吗？”

“差不多吧。我跟他聊过。但是，那人在他记事之前就不在身边了，所以再怎么跟他说他好像也不懂。”

回过神来时，两人已经不自觉地在朝河堤方向走。沐浴在阳光下的河面波光粼粼。

河边，当地老年人俱乐部的门球比赛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想必樱子父亲正带着亮太在广场前面的公园里玩，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到两人的身影。

.

“日吉女士，这边这边！”

出了新国立竞技场，马路对面很快就有人冲我喊道。马拉松选手们已经朝富久町方向跑去了，在他们再次返回竞技场之前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路上的管制线会暂时解除，所以在警察的指示之下，年轻的志愿者们正在拆除塑料桩和彩带。

“爸，你能去吗？”

我问坐在轮椅上的父亲重夫。

“我要走过去。”

父亲想要站起身来。

“别了，你还是坐着吧。反正都要带轮椅过去。”

我说着，推着轮椅穿过人行横道。

这次说要一直跟踪采访我们这一家子的电视台导演跑了过来，从马路中间开始帮着一起往前推轮椅。

“队伍在到达二十公里点的银座之前，会从皇居对面的马路上跑过，所以，我们完全能赶得上先头梯队的到来。”

“亮太在先头梯队里吧？我忙着从竞技场的观众席里走出来，一直没顾得上看直播。”

“没问题。现在还跟串丸子一样，不过他肯定是在里面的。”

我先把父亲从轮椅上扶起，让他坐到面包车里去，自己也跟着上了车。导演把叠好的轮椅放到车厢中，等他一坐进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摄影师就对司机说道：

“走吧！”

车子一开动，导演就立即用iPad给我看马拉松现场直播。不巧，出镜的不是亮太等人所在的先头梯队，而是排在从市之谷到饭田桥的护城河边的比赛线路两旁、正给选手们加油打气的观众们。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现在整个东京士气高涨，仿佛拧成了一股绳。

“爸，喝口茶吧。”

把水杯递过去时，父亲却说：“喝了就又想去小便了。”

嘴里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拿过去，咕咚咕咚地喝光了那杯冰镇的大麦茶。

从一开始，父亲就不想到现场来观战。

他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但身子骨还很硬朗，或许是精神太好了吧，食欲和酒量依旧旺盛，和年轻时候没什么两样，而且不再工作之后，也不怎么外出走动了，所以胖了一大圈，走个五分钟都会呼哧呼哧直喘。

“算了，我就通过电视观战吧。”

他担心自己去了现场会碍手碍脚。对此，这次要贴身采访我们的导演后藤一个劲儿地劝他说：

“去吧！这可是您外孙好不容易盼来的荣耀的大舞台啊！我们就是抬也得把您抬到现场去啊！”

后藤是亮太的中学同学。亮太和其他两名日本选手相比没有任何话

题性和成绩，所以当他提出要贴身采访亮太家人时，曾经颇费了一番口舌恳求他的上司。

他在采访中叫我“日吉女士”，但是一旦不安排采访了，就和过去一样，叫“亮太妈妈”。

车子在因奥运会而变得拥堵的主干道上往旁边拐去，在一条小路上奋力前行。

手上拿着的iPad中，亮太的身影一晃而过。

“啊，拍到了。快看啊爸，他跑在这里的最后面呢！”

听到这里，父亲用手抚摸着屏幕，像要把亮太和其他选手分开。

“还是肯尼亚的两名选手厉害啊！”同样正盯着画面看的后藤说道。

“这个叫作穆太的选手，今年状态很好，两次打破世界纪录呢。”父亲回应说。

先头梯队有十五人左右。根据播音员的现场播报，在我们从国立竞技场的观众席上挤出来的那段时间里，一开始就狂奔的英国选手史密斯早早地就后继乏力，降低了步频，大约五名选手像被他硬拖过去似的从先头梯队中掉了队，好在包括亮太在内的三名日本选手还处于先头梯队中。

由于途中道路拥堵，车子到达银座的声援地点时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十分钟左右。但先头梯队还没有到，我们便赶紧从车里下来站到路边，等着选手们跑过来。

旁边站着的是先行抵达这里的参赛选手团的教练们，另两名选手的家人也在，他们被很多电视摄像机包围着。

我和父亲被安排一同站到了队伍的最前列。十字路口的大楼上安装的大屏幕上，播放的是跑在队伍最前头的肯尼亚选手的大特写。很快，从平时总是很拥堵的银座的主路对面，渐渐传来了欢呼声，同时，选手们的喘气声甚至也隐约可闻。

“亮太！”

我等不及了，大喊了起来。旁边的父亲也喊道：

“亮太，加油！”

向导车刚开过去的那一瞬间，肯尼亚的两名选手就从我们眼前飞驰

而过，其他的选手也紧随其后。

选手们的喘息、体温、汗水、斗志和痛苦，瞬间就从眼前跑开了。亮太的脸也一晃而过。

“亮太！快跑！”

不知有没有听到我情不自禁的叫喊声，亮太的背影转瞬之间就远去了。那熟悉的后背上，浮现出令人莫名怀念的种种过往。

亮太的长跑特长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是他在小学五年级参加的那场马拉松比赛。他每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也算跑得快的，但毕竟是小学生比赛，就算排了名次也跟拿橡果比大小一样，都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虽然老能排在第一位，但并没有给人跑得特别快的印象。

可在第一次参加的江户川区马拉松比赛上，亮太居然在小学生三公里级别上夺了冠，在平均成绩十五分钟左右的选手里面，唯独他一个人跑出了十二分左右、遥遥领先的好成绩。

作为母亲，当时我几乎没时间照料亮太。从池袋搬回小岩老家后，我辞去了风月场所的工作，而在一念之间决定做起来的保险销售员的工作也才刚开始起步。

因此，很多时候需要早上比亮太去学校还要早地往公司赶，夜晚也因为要和客户一起吃饭什么的，经常在亮太睡觉之后才回到家。

当时我在小岩老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当然，有时候不方便了也会托父亲帮忙照看亮太，而那次江户川区马拉松比赛则是世之介替我陪孩子去的。

那一天，按时结束工作走出公司时，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等不及似的朝我喊：

“亮太夺冠了！三公里级别第一名！遥遥领先的第一名！”

世之介高喊着，抱起了脖子上挂着冠军金牌的亮太。

“真的？”

我顾不上等绿灯，冲到了马路对面。

“根本就不累。我还能跑得更快呢。”

亮太得意地向我展示金牌。

“那今天我们三人一起庆祝一下吧！”

世之介想往亮太的脸上蹭，他却一脸厌烦地拼命要躲开，同时催促道：

“寿司！寿司！今天金盘子里装的那些也要吃个够！”

当时我和世之介之间的关系应该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分的手了，只是不知不觉相互间的恋爱感情就没了。一般情况下，分手后两人可能就不会再见了，但世之介和亮太的关系似乎一直没有断。我们分手之后，世之介也是只要有时间就来看亮太，我也接受了他的好意，挺依赖他，工作繁忙的时候就任性地把亮太托付给他。

上中学之后，亮太加入了校田径队，作为长跑选手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他积极参加东京市和全国性的比赛，需要一边上学一边练习长跑，因此变得很忙，偶尔休息一天也是和学校的朋友开开心心地玩，当然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于是不知不觉中他和世之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了。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孩子上了中学，老托人家照看也不合适，于是不知不觉中也就断了联系。

“好像稍微被先头梯队拉开一点距离了呢！”

导演后藤忧心忡忡地看着拥堵的车流。

这是在我们决定放弃赶往下一个加油点、三十五公里处之后不久的事。自从马拉松比赛开始之后，市里的所有道路都远比预想的要拥堵得多。

放弃三十五公里处、返回新国立竞技场去迎接亮太，做出这一决定的就是我自己。但按照这个拥堵情况，就连能否顺利返回竞技场都悬了。

我和父亲一起专心致志地盯着后藤递过来的iPad看。画面上，领先的两名肯尼亚选手正迈开大步飞奔，他们已经甩开第二梯队大约三十米的距离。

亮太和日本纪录保持者森本还一起留在第二梯队。遗憾的是，另一名选手大野已经掉队了。

车流开始稍微往前挪了一点。打开窗，车里的冷空气一下子就散到窗外，相应地，柏油马路上的热气扑面而来。

现在的亮太正奔跑在烈日炎炎的东京，在很多很多人的声援之中拼

命地跑。

光想到这一点，心中便有一股暖意。我发自肺腑地觉得应该感恩。

回顾过往，一切仿佛发生在一瞬间。尤其是自从有了亮太这个最心爱的孩子之后，每一天我都在为怎样撑过去而竭尽全力。

小学四年级那个夏天，母亲出走了。

母亲出走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父亲之所以酗酒也是因为无法忍受整天唠唠叨叨的母亲，他甚至为此发过好几次飙。曾经，每到休息日的时候，夫妇俩总是一起外出；就算家业不兴旺，也没到需要考虑全家抱团自杀的地步；至于婆媳关系，也没什么特别的，普遍得就好像无论往哪儿丢块石头都能砸中的一家一样。

然而母亲还是出走了。

就是无论如何不知道原因所在。这对于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子来说是最痛苦的，心里的某个地方总怀疑是因为自己。

也许哥哥隼人也抱有类似的想法吧，我想。因为，他很快成了当地一个有名的小混混，在一场孩子气的争执中，毁掉了朋友的一生。任凭所有的一切都朝最糟糕的方向发展，学会认命，打算放弃这样的人生，大概是在我上初二的那个春天或是夏天。一向好强的我变成了一个众人眼中的不良少女。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像一个年过三十岁的阿姨了。

糊里糊涂地度过了高中时代，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到底算是小酒馆里的店员还是学生，在想着就这样混到毕业，然后就在本地做一名美发师的时候，我遇见了宫原雅史。他说他毕业于千叶大学，以登山向导为业，是一个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从没遇到过的男人。

雅史通常考虑的不是今天，而是明天；不是这周，而是下周；不是今年，而是明年；不是现如今，而总是将来。

他和迄今为止围绕在我身边的男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

和雅史在一起之后，我感觉活出了新的自己。这下终于可以和净给自己留下不好回忆的小岩这座小镇，还有老朋友们说再见了。

我开始和住在荻洼的雅史同居。我喜欢听雅史讲他所见过的山顶的星空、云海、山上的暴风雨。永远都听不厌。

也许亮太就是在听那些故事的过程中怀上的，是在稀有的鲜花和清

新的空气中孕育出来的孩子。

可是，当我将怀孕的事情告知雅史的时候，他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

“你想想看。”雅史说道。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早了？”雅史又说道。

早什么早？我真的不懂。

两人都是成年人了，回一趟老家就能发现，很多朋友都已经成家了。尤其对于一个初中毕业时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年过三十的阿姨的人来说，什么早了，怎么就早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

“我接下来还要走很多地方，我还想经历更多的事，那是我自小以来的梦想，不可能放弃的。”

那时我明白了，能谈论明天的男人是不愿谈论今天的。我并没有觉得很伤心，只是对于自己居然这么喜欢这种男人而感到很不可思议。

“你想活得自由一些，可以。我完全没有想拴住你的意思。”

“你这样对我已经算是一种负担了。”

“什么负担，什么意思？”

“对不起。”

我越是生气，就越不想失去他。越讨厌他，就越难以想象没有他的人生。因为不想失去而生气，也因为太重视，所以备感厌恶。

假如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冤家的话，那就是他了，我想。

车子一回到新国立竞技场，我立刻用iPad一边收看马拉松直播，一边往观众席走去。

选手们陆续通过三十五公里点，各自的差距拉得更开了。

“亮太现在排第几？”

父亲坐在后藤推着走的轮椅上，坐立不安地想要从我手里夺过iPad。

“等一下嘛。”

我用肩膀甩开他的手。回到竞技场观众席上时，听到六万八千名观众的声音仿佛地鸣般响起。

仔细一看，大屏幕上播放的马拉松直播画面中，日本选手森本已经摆脱了第二梯队，到达了跑在最前头的肯尼亚军团身后。

“森本选手开始冲刺了，他紧紧跟在了肯尼亚军团的后面。”

“是的。森本选手还留有余力呢。希望他能保持这个位置紧跟他们进入竞技场。”

竞技场中回荡着播音员和解说员兴奋的声音。

等父亲和后藤他们也一同落座之后，摄影师马上开始拍摄，周围的观众们都主动跟我们搭话说：

“日吉选手也好厉害啊！好拼啊！”

“谢谢！”

我和父亲一起对他们表示了谢意，然后以祈祷般的心情紧盯着大屏幕。

在离争冠三人组稍远一些的第二梯队中，亮太也在拼命地追赶。他的表情看上去很痛苦，但还是能持续坚实有力地抬腿。

“亮太现在大概在第九、第十名。”我告诉父亲说。

“加油，亮太！加油！”父亲念叨着。

“啊，马上要跑到新国立竞技场了！”

对于播音员的播报，六万八千名观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声。

“两名肯尼亚选手提速了！”

“希望森本选手能坚持住啊！”

我不由得站起身来，对着不可能看到的竞技场外的亮太，在心里喊道：

“亮太，快跑啊！”

大屏幕上还在持续播放争夺头名的画面，森本选手正死命地追赶着两名肯尼亚选手。

不知何时，观众们也全都站起来了，雷鸣般的鼓掌和加油声早已经将我包围。

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我真想告诉在下着连打伞都挡不住的大雨的那天、抱着还是婴儿的亮太去池袋的夜总会参加面试的自己，想告诉那个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哭诉、只是紧紧地抱着亮太的自己——

你行的，你们一定行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给你们加油呢。

加油声更大了。

在竞技场的入口，森本选手居然甩开两名肯尼亚选手，率先跑进了场内。全体站立的观众们拼命高喊着迎接他。

“加油！森本，加油！”

大家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

加油，加油，加油，大家都加油！

在像是要把东京的天空都给撕裂了一样的欢呼声中，森本选手开始绕场飞奔。他渐渐拉开了和两名肯尼亚选手的差距。很快，终点线被拉了起来。

“加油！”

身旁的父亲也在大声呼喊。

“冲啊！”

后藤也忘记了手头的工作，只顾着喊加油。

表情明媚的森本选手以第一名的身份触线的瞬间，竞技场上出现了第二梯队的选手们的身影。

我不由得四下去搜寻亮太。三人，四人……依次跑来的选手中并没有亮太的身影。

场内已经因森本选手夺冠而沸腾了。

九人，十人……

亮太还没跑过来。

“亮太！”

脱口喊出来的那一瞬间，入口处出现了亮太的身影。虽然表情看起来很痛苦，但他还是一步步拼命朝终点跑来。

亮太上小学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雅史的电话。

“我想见见儿子。”他说。

我当然知道雅史有多活跃。他虽然不是全日本家喻户晓的探险家，但也成就了许许多多伟业，比如曾独自徒步走到北极等等，每次去书店总能发现好几本关于他的书。

每次翻开那些书、看着那些北极的雪原和白熊时，我就在想，对于雅史来说，也许这些是比自己和亮太还要重要的东西吧。

当我和世之介商量时，他说：“让他见一见吧。”

他还说：“这可是你引以为豪的儿子啊。培养出了这么好的孩子，还不跟他显摆一下吗？”

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亮太显得特别冷淡。但他似乎也猜到了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隐约可以看出，对于父亲来见自己，他也有几分高兴。

从那以后，虽然一年到头几乎都在海外度过，但雅史一有时间就来看亮太。渐渐地，亮太也开始适应了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的那种相处方式。

“看啊，日吉亮太选手马上就要冲线了。全体观众都站起来等着日吉亮太选手冲线。森本选手也在终点等着呢。”

“我觉得日吉选手真的十分顽强。虽然名次只排在第十一位，但也足以引以为豪了。我们真的很为日吉选手感到自豪。”

亮太向着终点冲了过来。

那是刚进中学不久的时候吧，有一天他突然问道：

“哎，老妈，你为什么和世之介哥哥分开呢？”

对于和亲生父亲雅史分开的原因，他却一次都没有问过。

“嗯，简单地说，他不是妈妈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吧。”

我想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当时也有点害羞。

亮太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其实这就是真心话了，我至今这样认为。

但在眼前这海啸般的欢呼声中，拼命地朝着终点冲刺的亮太的身影，看起来不像雅史，而更像是世之介，这一点确定无疑。

“哎，小滨，快过来快过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在这儿呢！”

位于新浦安的一家日本大型超市连锁店“大荣”里，世之介他们正在兴奋地四下扫货。

他手里拿的是“密保诺”这种新密封袋，以前他在小岩的超市中看到时也买过。它带有拉锁，可以冷冻，也可用于微波炉，可以装固体和液体，非常便利，而且兼具可重复使用、经济环保这一优点。

“什么？这是什么？”

这下就连身为准厨师的小滨也不禁被吸引过来了。

“这东西很好的，洗起来也简单，还不会串味儿。”

樱子在旁边插嘴说道，就像自己发现的一样。

“啊，小号的也有了呢。”

说着，她又马上伸手去拿另一种型号。

“那个有点太小了吧？”

“用来装亮太的点心不正好吗。或者装点茶叶什么的。”

“嗯，可能很方便。”

樱子和小滨蹲坐下来，品头论足地比较着“密保诺”的大小。

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子。一般三岁的男孩子在超市的日用品角落待一分钟也就烦了，但亮太就能乖乖地守在两人旁边，还能时不时参与她们的讨论：

“这个能装巧克力吗？”

店内敞阔得让人感觉神清气爽。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说，这里无异于天堂。就算能否把这里称为天堂还是个疑问吧，但可以任意挑选洗衣粉的香型，可以买到价格很便宜的亲子、情侣运动服套装，可以试喝那边的咖啡，试吃这边的炸嫩鸡块，真是美得不得了。

今天是个难得的星期天，所以樱子提议开车外出。而世之介也已经完全习惯了驾驶紫色的MARKII。

“还去横滨吗？”他问。

“听说新浦安的大荣超市很大，东西特全。”樱子告诉他。

“那好，决定了，就是新浦安了！”

可谓一拍即合。

“哎哎，你真的打算就在阿樱家做下去吗？”

在品评了一番“密保诺”之后，沿着宽阔的通道走向冷冻食品售卖角时，小滨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他道。

“暂时吧。嗯，算是实习。”

世之介利落地把购物车拐了一个弯，亮太腿踩着站在购物车上。

“时薪多少？”小滨问。

“不是，是日薪……还包早午晚饭。”

“那就跟一家人一样了嘛。”

“不不不，吃完饭之后再累也得回我池袋的出租屋。”

“洗澡呢？”

“啊，有时也叫我顺便在那儿洗。”

虽然不像小滨说的那样，但其实也几乎算是一家人了。工作结束之后，隼人经常自己出去吃饭顺便喝酒，所以他比樱子真正的家人坐到餐桌上的频率还要高。

尽管他是被隼人邀请来修理厂工作的，但实际上似乎也真的是人手不足。

“如果你要做这行，那就好好学学怎么做吧。”

樱子父亲教起他来毫不客气，起初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答应得太轻率了，但当他渐渐地习惯了在厂里度过一天之后，他注意到自己的生物钟其实跟工厂惊人地合拍。

由于是从市中心去到小镇上班，所以不用担心早上的通勤高峰。他大概在工作开始前一小时到，和樱子父亲、亮太一起吃过早饭，再把亮太送到附近的保育园，回来之后就换上工作服准备干活。每天被交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但从河堤方向射过来的朝阳总是很温柔。

上午，他会打开调幅广播，一边听着《大泽悠里的悠闲时光》一边工作，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午餐有时是由开始在柴又街一家便利店做兼职的樱子准备的便当，但基本上是各自解决。只是樱子父亲三天两头都会去附近的“胜荣拉面”吃，必定会邀世之介一起去，结果就是他被请吃每天换花样的套餐或是各种汤面。

下午的工作大家都很有干劲。开始工作之后，樱子父亲和隼人都几乎不开口说话，但只要世之介出错了，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敲头。

越是专注于工作，心里就越感到充实。没有技术的世之介被分配的活儿大都比较简单机械，他倒不以为苦，虽然本人这么承认也不太好，但他觉得，这世上有像亮太的亲生父亲那样适合冒险的男人，也应该有像自己这样，就适合给螺栓和螺帽分类的男人。

午后的阳光慢慢地变幻着它的色彩。

世之介最喜欢的是日暮时分，明亮的工厂外面逐渐变得昏暗，而原本昏暗的工厂里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长时间的劳作之后，身心都会感到疲惫。乌鸦也回巢了。在送晚报的摩托车声中，传来了从保育园回来的亮太的声音。

“进门之前把那条虫子给我扔掉！”这是樱子发火的声音。

“歇会儿，我抽根烟！”樱子父亲跟世之介说。

鲷鱼烧，鲜奶油蛋糕，章鱼烧，竹轮。

樱子一般都会买点小点心回来。这时候肚子刚好也饿了。世之介便泡上茶，和亮太一起坐下来休息片刻。

工作有时会持续到八点。下班后，大家排队洗澡，围坐在餐桌旁吃樱子做的饭。

“啊，这个好好吃的！是百奇的草莓棒！”

世之介穿过糕饼糖果角的同时给小滨介绍货架上的商品。

“哟，这种都出来了啊！”

“对了，小滨，你喜欢吃甜食吗？”

“不太喜欢。要不买点尝尝？”

“你看，就是这样的吧，和别人一起逛街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世之介笑嘻嘻地往小滨的篮子里放了一包百奇。

如果把亮太带到糕饼糖果售卖角就会引起一阵小骚动，所以樱子选了另一条路线，去了熟食售卖角。

“说说小滨你吧，工作还顺利吗？”

没点心吃也挺可怜的，所以世之介给亮太拿了一些不二家的曲奇饼放到了篮子里。

“唉，各种事……”小滨说着也把手伸向了不二家的曲奇饼，“最近因为你不怎么在池袋，所以我老和小诸去喝酒呢。”

“是吗？小诸诸和小滨，这组合太意外了！”

“是吗？”

“嗯，有点。”

穿过糕饼糖果角，就是开阔的熟食售卖角了，光看上去就觉得养眼。

“哇，看这个散寿司，打八折呢，太棒了！”

世之介立刻把一个够五六人吃的大盒装拿在手里。

“哦，对啊，你那是一家子吃，挺合适的，没有一个人吃的量吗？”

小滨也开始找，但不巧，散寿司和握寿司都只有全家装的。

“不知道小诸诸找到工作没有？小滨，你有没有问过他？”

世之介的手上拿了一盒用于做刺身的虾。

“他说了，要去美国。”

“啊！怎么又去？”

“不是，这次说是去留学。”

“留学？原来上次他是说真的吗！”

但世之介又觉得小滨可能是误会了，因为他总是很难把内向的小诸和留学这个词联系起来。

“啊，那个我也买了！”

这时从背后传来樱子的笑声。一看，她的推车里果然装着大盒装的散寿司。

“小滨，今天就在我们家吃晚饭吧？”樱子邀请道。

“这样合适吗？”小滨问。

“当然合适了。这样的话，散寿司可能需要买两份。”

樱子把世之介刚刚想放回去的盒子又重新放回了推车里。

“那个，要是小滨来的话，要不烤个肉，最后再吃散寿司？”

听到世之介这么提议，亮太对于又可以在厂子前面搞BBQ而欢呼雀跃，但樱子这时候补了一刀说道：

“天已经冷了，就别在外面搞了，到家里吧。”

“啊，对了，那就把那个烤肉酱也买了吧。”

世之介想起之前试买过的觉得挺好的酱。

“嗯，那个很好吃，是盐味的吧？”

樱子也点头同意。

世之介他们立刻直奔调料货架，在他们身后，不知怎的传来了小滨的笑声。

“嗯？怎么了？”

世之介回头看去。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感觉你们俩都太接地气了。”

小滨说着又笑起来。

“哦，是说我们像是一家子了？”樱子半开玩笑地回头瞪着她。

“不是不是，是觉得你们已经冲过终点了。”小滨说。

“什么意思？”

世之介和樱子同时问道。

“就是说，你们看起来很幸福啦！就说我吧，还有小诸也是，大家不都还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吗？不过我觉得，说到底，我们的终点不就是像你们这样开开心心地在超市里买散寿司、挑选美味的烤肉酱吗？”

小滨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但问题是，人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

“说什么呢，看不起我们呢？”樱子说道。

“没有啊！”小滨有点慌了。

“不，你就是。不过无所谓啦，反正我们俩就是八折散寿司情侣。”

世之介别扭起来幼稚得像个小孩。

十二月　求婚

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

在吹过商店街的寒风中，世之介和樱子冷得缩起了身子。四只手上都提着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了明显买太多的东西，眼看都要撑破了。

“哎，这家店以前是卖什么的了？前不久是什么店来着？”

这条“繁花街”已经变成了一条有着拱形天棚、很气派的商店街，或许是因为泡沫经济之后不景气或者没有继承人，越来越多的店铺陆续关张。

“这里以前是化妆品店。”樱子立刻回答世之介的问题，接着又补充道，“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来偷东西呢。”

行，他就当作自己没问吧。

他们把沉甸甸的塑料袋从右手换到左手，再从左手换到右手，这时，一辆暴走的自行车就像是瞄准了空当，趁机从他们旁边飞驰而过。板寸头的中学生们骑车是在有意识地暴走，倒还算让人放心，而把车座调得很高的阿姨们的暴走可都是出乎预料的动作，那才叫恐怖。

“说电影几点结束了吗？”

同样把手里提着的超市塑料袋左手换右手的樱子问道。

这个时间，亮太被樱子父亲带着去了区民中心举办的儿童电影会。

“五点左右，但你爸还说了，回家路上还要带他去公共浴池。”

听到世之介这么说，樱子忽地停下了脚步。

“那我们去那边歇歇吧！”

说完就走进了一家老旧的咖啡厅。

这是一家所谓的怀旧咖啡厅，店门口布满灰尘的橱窗中摆满了已完全发黑的咖啡杯及那不勒斯意面、蛋包饭等食品样品来作装饰。

“她肯定又要说，上中学时她经常在这里吸烟了吧？”

在内心吐槽的世之介跟在樱子后面走了进去。

还好，店里没有像橱窗那么脏，柜台里面有一位戴领结的爷爷级老

店主在看马报。

里间摆放着观叶植物的一张桌子边还坐着一位客人，除此之外空空如也。世之介他们在靠窗的桌子边坐下，把像杠铃一样重的行李放了下来。

“吃点甜的东西吧！”

樱子开始挑选菜单上列出的蛋糕。

“我要热咖啡！”世之介对她说了一句就走向店里的厕所。

途中，他看到了坐在观叶植物后面的那位客人的脸。那是一个跟他处在相同年龄段的男人，枯瘦得可怕，头发一点光泽都没有。

在他上着厕所，并一边确认着放在架子上的芳香剂的香型时，忽然听到了说话声：

“阿达？……你在这里做什么？”

是樱子的声音。

戴领结的店主显然之前没见过面，这么说来，被她叫作阿达的人应该就是坐在观叶植物后面的那个男人了。

出了厕所，果然看见樱子站在那里。

感觉她好像不想让他问东问西，所以世之介只是给她递了个询问“没事吧”的眼神，就返回了窗边的座位。

这时，戴领结的店主很不合时宜地过来要他们点单，于是世之介随口说了句：

“啊，那个，来杯热咖啡！”边说边往里偷窥。

“我也是。”樱子在那边应道。

点完咖啡，世之介把隔壁桌上放的一本周刊拿在手里，哗啦哗啦地试着翻了几页，但耳朵却完全冲着樱子那边的方向。

“阿达，你小子现在到底住哪儿？”

樱子的毒舌他是知道的，但下面这番话算是迄今为止听到最凶的了。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樱子又问。

“没回！”

叫阿达的男人虽然也很抵触，但也算是回应了樱子的提问，只是有点口齿不清。

“没回？那女儿呢？女儿怎么办？”

“在老家。”

“你把女儿一个人扔在老家，你自己去哪儿了？”

“别问了。”

观叶植物有点碍事，世之介看得不太清楚，但那个叫阿达的人脸色极差显出病态，总觉得有些呆傻。

“你该不会还和那些家伙混在一起吧？”

“哪些家伙？”

樱子似乎不想配合对方装傻，她回到原来的话题：

“你女儿，你妈帮不帮带？”

“嗯，帮的。”

“她还工作吗？”

“还工作呢。”

“在哪里？”

“……我哪知道。”

这时候又有别的客人走了进来。是附近的两个阿姨，和店主似乎是老相识了，她们径直坐到了吧台边上。

樱子他们似乎不太方便再继续聊下去。

“你长点心吧！”

她撂下这么一句就回来了。

樱子气势汹汹，这使得两位阿姨都回头去看她，但也没怎么在意，又接着和店主聊起了附近的针灸院的话题。

樱子一脸厌烦地回到了座位上。

“没事吧？”世之介问了一句。樱子似乎不想再说这个话题，叹了口气。

这时那个叫作阿达的男人从里面的座位走了出来，倒也不像是追着

樱子出来的，只是把钱交给店主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咖啡厅。

“就这样可以吗？”世之介盯着阿达的后背问。

“什么？”心情糟糕的樱子喝了口咖啡问。

或许是觉得把气撒在世之介身上也不合适吧，她先道歉说：“啊，对不起。”然后又给他提供了一个他其实不想知道的情报，“那个，是我的发小……正在嗑药呢。”

“……啊？”

除此之外，世之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可不是他之前猜测的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里吸烟了那种程度的小事。

“唉，郁闷。换个话题吧！”

樱子说道。问题是，被这种重磅炸弹炸过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想到开心的话题。但世之介还是绞尽脑汁地想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可聊，居然还真给他找着了一个比较稳妥的：

“啊，对了。亮太他们保育园的圣诞节晚会的介绍你看了吗？”

那一天，世之介回到池袋之后，发现他的邻居在公寓入口的自动售货机前买了瓶果汁。这个邻居，指的是过着群居生活的那个中国人，前几天，得了急病的伙伴被救护车送走之后，似乎有一阵子没其他人住在里面了，但或许是风头已经过了的缘故吧，这几天，又听到了群居生活特有的响动。

“晚上好！”

两人四目相对，于是世之介先打了招呼。

“你好。”

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也应了一声。

他胸前挂着日本一家工务店的名字，看来他在建筑工地上班。

紧接着，男子又买了一瓶果汁，默默地递给了世之介。

“啊，不用的，不用的。”

世之介推辞道，但对方也不肯退让，于是他只好拿了，跟着一起坐上了电梯。

按了十楼的按钮，电梯“叮咣”一声，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之后慢慢地爬升。

“啊，话说，之前的那个人，没事吧？”

世之介问。但想到对方可能听不懂，于是先把手放到头上充作救护车上的警示灯，嘴里也“哔啵哔啵”地模仿着鸣笛声。

男子似乎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表情陡然暗淡下来。

“啊？”

世之介不禁喊出声来。

男子还是阴沉着脸，慢慢地把头往两边摇了摇。

“啊？嗯？不行了吗……怎、怎么回事？”

他有点震惊，身体动了几下，电梯也随之摇晃了起来。

“是的，死了。回去了，中国。”

“啊？”

世之介说不出话了。

到了十楼，男子推了一把还愣在原地的世之介的后背。

世之介于是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下了电梯。

两个比邻而居的人正要同时打开各自房门的时候，那男子拍了一下世之介的肩膀，像是让他等一等，然后急忙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世之介还没能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他就那样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在走廊里等着的那段时间，那天被救护队员背着离开这里的那名男子的脸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也许他比自己还年轻。被朋友和家人围坐在中间时，想必脸上也洋溢着迷人的笑容吧。但是，世之介只看过他那张痛苦的脸。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

男子从拿出来的背包中取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是一名胸前挂着金牌的少年，金牌的带子上有“田径”的字样，少年骄傲地微笑着。

显然这就是死去的那个人。

世之介对着照片双手合十。

不知此人来到日本之后，有没有经历过哪怕一件美好的事呢，他忽然想到。当然，说起非法就业这种行为，说不好确实是不好，这他还是知道的，何况，这人说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但即便如此，世之介也希望他能回答说，在这个好不容易才来到的国家里，起码遇到过一件让他开心的事。

“啊，真他妈冷啊。对了，世之介，你之前说的那种不甜的罐装咖啡有卖呢。”

隼人双手插在工作服的裤兜里，叼着烟，正瑟瑟发抖。跟在他身后走出工厂的世之介也穿着同样的衣服走到了最近刚设置在这里的自动售货机前站定。

“啊，这个很好喝的。”

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零钱。

到了下午，樱子父亲出去交还修好的车，他们便难得地有了些空闲时间。虽然还有一些活攒着，但一小时之后又有别的车辆要送过来紧急维修，如果现在就开始干其他活的话，反而效率不高。

正用热乎乎的罐装咖啡取暖的隼人说道：

“啊，对了，我们烤点红薯吃吧。”

说完，他就在大铁皮桶里开始生火。很快地，世之介也从厨房拿来了红薯和铝箔。

当他们正在铁皮桶里烧纸板箱和木材的时候，樱子从保育园接了亮太，沿着河堤走了回来。

亮太注意到前面有篝火，于是甩开了樱子的手，沿着陡峭的河堤滑了下来。

“哎，亮太，太危险了，不能靠近。”隼人一把抱起跑过来的亮太，“听我说啊，你可得注意了，要是碰到这种白烟的话，你就会变成野狗的。看，世之介已经接触过白烟了，他已经变成野狗了。”

他又开始玩起了莫名其妙的游戏。

但世之介对这种玩法也不讨厌，他立刻进入角色，嘴里喊着：“呜，汪，汪汪！”以逼真的演技四下追逐着两人。

亮太一开始也笑了，但世之介一直没停下他的表演，而隼人也表演得相当投入，渐渐地，小孩子开始真心害怕起来。

“停停停！怎么变回来啊？哎，怎么才能变回来呢？”

见亮太在自己的臂弯里焦急万分，隼人说道：

“你给世之介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他就能变回来了。”

“可我不知道给什么啊！不知道，不知道！”

“好好想想啊！想不出来的话，你就被咬死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妈妈！”

“呜呜呜！嗷嗷嗷！”

听亮太那么回答之后，世之介变得更狰狞了。

“不行了，他发狂啦！”隼人煽风点火。

“啊，布丁！牛奶布丁！”

“呜呜呜！嗷嗷嗷！”

“不行，再说些别的东西！”

“那，那，噼噼啪啪！”

听到亮太的回答，世之介顿时歪过头来表示疑惑，亮太于是补充说明道：

“就是那种捏起来噼噼啪啪的东西！”

世之介这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打包用的气泡膜。

“呜呜呜，嗯？”他略显犹豫便念着“咕、咕噜咕噜”，把他的暴怒收了回去。

在四下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三人旁边站着的樱子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兴趣，她转身走进屋里去了。

看看时间到了，他们便从桶里取出红薯来，发现烤得刚刚好。

三人围着火堆，世之介一边大呼小叫地喊着“烫！烫！烫！”，一边把亮太的那份撕成了小块。

“要是让这个水蒸气碰到脸，你就会变成鸽子的。”

见隼人又要开始玩了，世之介和亮太都表示拒绝：

“够了！”

“够了！”

因为点火时用了些汽油，所以红薯闻起来有点汽油的臭味，但吃起来很甜。

“啊，对了，你如果想开车的话，趁现在多开几次吧！”

一边“呼呼”吹气，一边用红薯把腮帮子塞得鼓鼓的隼人对世之介说道。

“现在？”

世之介也“呼呼”地吹着，一边问他。

“我想把它卖了。有朋友说想买。”

“啊，有人愿意买？”

世之介脱口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但隼人似乎并没有留意到。

“说起来，现在最喜欢开那辆车的就是你了，对吧？”隼人幽幽地说着。

“也不是啦，喜欢是喜欢，不过……”

实际上是因为他只有那辆车可开，听隼人说要把它卖掉，也许是出于一种穷人思维吧，他顿时觉得那是一辆罕有的、充满了魅力的车。

“我买完车后就改装了，开到了千叶那些地方，那时候还挺开心的呢。我的伙伴们也全都安定下来了，现在还留着那种车的也就只有我了吧。”

“你把车子颜色什么的改回原来的样子再开不就行了吗？”

“那就跟刺青一样，刺的时候简单，但要洗掉就得花钱，又得动大手术了。”

“是吗？看来那辆车要没了啊！亮太，你可就没法出去兜风了啊！”

亮太站在两人中间，一脸陶醉地吃着烤红薯。

“刚买车那会儿，就感觉身上像长了双翅膀一样呢。”隼人又拿起一个红薯剥起皮来，“只要握着方向盘，就感觉哪儿都能去。”

“可不就是哪儿都能去吗？”

世之介没怎么上心地附和道。

“去不了的，你看它那外观，每次过桥的时候就有警方的白摩托靠过来，要被警察盘问的。”

“哦，说的也是啊！”

“啊，对了，听阿樱说，你就算开着那辆车也不会被抓呢。”

“对啊！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开那样一辆车，还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可疑，你开车够可以的啊！”

“是吗？我只是按驾校教练教我的方法做罢了！”

“哦，我想起来了，你在过道口的时候，还把窗户打开，认真地确认铁轨的声音了呢，是吗？”

“是啊，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还没见过你这种人呢。”

“没看到电车来，所以就大意，这可不行。看不见的时候，就得用耳朵去确认。”

两人正闲聊时，可能是烤红薯吃够了，亮太想回家了。

“亮太，把这个拿给你妈妈。”世之介说着把一个烤红薯递给他。

“我妈妈不吃的。她说要减肥到正月呢。”

说是这么说，但他还是乖乖地拿着走了。

世之介漫不经心地目送着亮太的背影，这时隼人问他：

“你正月要干吗呢，要回九州老家吗？”

“不，可能不回去。”

“要和阿樱他们去哪儿玩吗？”

“还没什么安排。隼人哥呢？”

“我就老样子，睡着过正月。”

“那可能我也是吧……啊，说起来，我都三年没在正月里回老家了。”

“那之前是回的吧？”

“对。学生时代每年都回。不过现在也习惯在这边过正月了。”

在这边过正月，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在大年三十那天和小诸去附

近的一家居酒屋喝酒，等迎来新年就直奔附近的神社去参拜。

“世之介，你今年多大了？”

“上上个月满二十五了。”

“二十五啊。也就是说，按照平均年龄来活的话，你可能只有五十个正月了。”

“五十个……还不多吗？”

“多吗？不过，咳，每个人的人生观都有所不同吧。”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这样数自己的正月呢。”

“一般都会数的吧？比如，这个月的休息日还有几天什么的。”

“哦，这个是会数啦。”

“那么也数一数正月呀！”

“不，正月和这个月的休息日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怎么说？”

“因为，你之所以会数这个月的休息日，是因为这样充满着希望，要是数今后还剩多少个正月的话，那不就跟数自己还剩多少寿命一样了吗？”

“哦，这么说倒也是。”

说话间，铁桶里的火也快要熄灭了。

“我再去拿些东西来烧吧？”世之介问。

“别了，够了。村越先生的车差不多也该来了。”

隼人用火钳把火拢作了一堆。

“作为一家人，我这么说可能有点那个啊，不过你够可以的啊，居然敢和她那种人交往。”

这话说唐突也是挺唐突的。

“啊？怎么突然这么说？”

“不是，我呢，从小时候就觉得她像一个粗野的小弟弟。”

“弟弟……”

“你想啊，哪个妹妹会真的下狠手去踢自己的亲哥哥的？搞得我曾经

腰骨开裂呢。”

“啊？！”

“对吧？还是你更像小妹妹啊。”

“哪里哪里，这好像也哪儿不太对……”

两人正闲聊着，一辆车子极慢地开了过来，看样子新一单来了。

两人站了起来。车子应该是离合器片磨损了。世之介看了看工厂的时钟之后说道：

“好了，我们加油干到晚饭时间吧。”

剩了一些洋葱和肉的铁板锅上油乎乎的，大盘的鸡肉也已经只剩下骨头了，另外还剩下了樱子父亲喝的烧酒的整套酒具、空啤酒罐，还有由于大家都吃撑了而几乎没动一口的草莓蛋糕。

今天是圣诞节。

“亮太，你要是想玩乐高的话，就去那边拆开玩吧。在这里玩会弄脏的。”

樱子一边收拾着满是油污的餐具，一边提醒着。亮太抱着樱子父亲送他的圣诞节礼物乐高，乖乖地移到了沙发上。

樱子父亲又举起烧酒杯走向沙发，开电视看体育新闻。

隼人一开始就出去喝酒了，留下来的世之介帮着樱子收拾餐桌。

“这个真是买对了。”

世之介搬到洗碗池去的，是他前些天在家居用品馆纠结了好久才买的铁板锅。

价格是有点贵，但波浪形铁板烤肉不油腻，而且换掉铁板还可以做火锅和章鱼烧。

当他和樱子站在一起收拾餐具时，听到樱子父亲说话了：

“喂，亮太在这儿睡着了啊！”

世之介走过去看了看。亮太本来是情绪高涨地要玩乐高的，但也许是在刚才的圣诞节烤肉聚餐中闹得太疯了吧，他手里还握着积木，人却已经开始迷迷糊糊地前后摇摆，像在划船一样了。

“还好先让他洗过澡了！”

世之介轻轻把亮太抱到了二楼。

他迅速地给他换上睡衣，哄他说：

“你要是肯用力刷牙的话，在梦里还能得到乐高哦！”

然后把挤好了哈密瓜味牙膏的牙刷往他小小的嘴里伸了进去。

樱子和亮太住的二楼房间是由一间六叠大和一间四叠半大的房间打通的，带有简单的洗漱台。

他把已经睡着的亮太放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之后，情不自禁地在床边坐下，抚摸着亮太的头发。

亮太肥嘟嘟的嘴唇看起来很柔软，世之介忍不住捏了一下，但亮太没有要醒的迹象，嘟着嘴的脸看起来很好玩。

“我叫日吉亮太，最喜欢浇汁饭和乐高。”

他像在做腹语表演似的模仿着亮太的语气说着玩，或许是听到了吧，亮太的脸皱了一下，似乎露出了别烦我的表情。

之后，由于亮太也睡着了，樱子父亲也说会帮着照看，所以在收拾好餐桌之后，世之介罕见地邀请樱子两人单独出去喝酒。

他们要去的是站前酒吧街上突然开张的一家红酒酒吧。空间没那么大，但内部都是镀金装饰，乍一看，说它位于代官山也不稀奇。

只是，这里毕竟只是小岩，外表虽然很奢华，但一到吧台边坐定，店主就过来搭话了：

“啊，你是隼人的妹妹吧？”

和这位自称是隼人学长的店主追忆一段往昔之后，樱子问世之介说：

“哎，世之介，你对红酒熟悉吗？”

“我看起来像熟悉的样子吗？”

“不像。”

最后他们点了杯佐餐红葡萄酒，抿了一口之后，两人诚惶诚恐地相对点了点头，心说这应该就算是好喝了吧。

店里比较混杂，吧台边坐的净是结束了圣诞节晚餐之后出来的情

侣。

他俩隔壁那对看样子像是第一次出来约会。

“我呢，不喜欢不常和我保持联系的人。”女孩说。

“我啊，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不重视我朋友的人。”男孩说。

两人持续着试探性问答，但显然彼此对对方抱有好感。

“说起来，我们第一次去横滨兜风的时候，不是还给附近长椅上坐着的一对情侣配过音吗？”

世之介忽然想起了这件事。

“是，是给配过音。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什么时候呢？那时天气还很热。”

“是今年夏天吧？”

“确实。”

“哦，那就是说，从那时到现在还没过半年呢。”

“真的哎。我们一起洗铁板锅，我还给亮太刷牙，总感觉我们在一起都有十年了。”

“十年有点太夸张了，至少三年。”

“那也很长啊。”

两人尽量不去关注隔壁那对第一次约会的情侣的那种貌似甜蜜实则严肃的对话，无奈坐的距离实在太近，还是忍不住会在意。

而隔壁的那一对已经结束了以自我介绍为名进行的对彼此交往条件的试探。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想我会说有。”

“这个，怎么说好呢……你那回答我可以感到高兴吗？”

“什么意思？”

“意思是……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那人家可不知道啦。因为这是山本君你的想法啊。但是，你会高兴吗？”

“那是当然了，要是你指的是那样的话。”

听到这里，樱子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了，她问道：

“哎，世之介，你对红酒熟悉吗？”

“这问题你刚才问过了。”世之介说。

“那，去横滨是……”

“八月份的事。而且是今年的八月份。”世之介抢着说道。

说到底，无论如何都躲不开隔壁这一对情侣的对话，于是世之介他们喝了一杯红酒后就离开了酒吧。

就连店主似乎也看出了世之介他们的尴尬，他笑着安慰道：

“下次再来我们店，我一定让你们坐到外国人旁边去。”

“可不是嘛！”

走出酒吧街巷子的时候，世之介突然停下了脚步。一间小小的投币式洗衣房中，一个年轻男子在看漫画。

“……我倒不是想和刚才那对情侣较劲……”

世之介说道，而明显想在前方左拐之后就赶紧回家的樱子冷得直跺脚：

“你要说什么呀？”

“其实也没什么，我想说，如果有人问我‘你是亮太的父亲吗’，我想说，我是的……”

对于世之介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樱子停止了跺脚。

只是，从樱子的表情来看，并没有像刚才那对情侣你来我往地说着“对于这句话我可以说很高兴吗”“可以啊”时的那种兴奋劲儿。

“……啊，不过，我不知道阿樱你和亮太听到我这么说会不会高兴。”

这时候的世之介总归也想听到“当然啦，我很高兴啊”这类的话，但等了好久，樱子也没开口。

“……嗯，那个，这算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求婚！”世之介强调道。

樱子像是这时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样，她惊吓地大声问道：

“啊，就现在吗？”

“嗯，就现在。再说，你看嘛，整个世界都在过圣诞节呢。”

“什么圣诞节不圣诞节的，我还穿运动衫呢。”

樱子扯过裤腿处的三根线给他看。

“哎，跟服装没关系。嗯，当然，我也没有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膛求婚的资格。我又没有工作，现在还要靠向她求婚的那个人的父亲关照，只不过呢……”

“等、等一下，世之介，你是不是受刚才酒吧里的气氛影响太深了……”

“不光是因为这个。”

“不，我知道的。”在眼看就要突然冲过来的世之介面前，樱子就像斗牛士一样挥动自己的围巾，“你可能是有点受刚才那对情侣影响了。如果刚才那里坐的是一对外国情侣的话，那你现在肯定在说‘要不我还是学一下英语吧’。”

“我才……”

后半句的“不会”没有说出口就放弃了，世之介确实也有点心虚。

“哎，我们就这样保持一段时间，不也挺好吗？”

听樱子这么说，世之介也开始对自己的大胆感到难为情了。

“不过，刚才我是说真的。”

这句话很有男子气概。

“我真的很高兴。”

“嗯。”

世之介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受气氛感染才踏出这勇敢的一步。只是和樱子、亮太，还有樱子父亲和隼人一起相处的最近这段时光让他感觉格外值得珍惜。

“我送你吧。”

就这么分开也不痛快，于是世之介和樱子并排往前走。

“不用了，前面就是车站了。”

“没事，就当醒醒酒。”

“不是还没怎么喝吗？”

正说着的时候，已经到了河堤边的那条路了。十二月的寒风从缩成一团的两人中间吹过。

“住在我隔壁的人死了呢。”

世之介冷不防说起了这件事。

“怎么回事？”

“可能是突发急病吧，被救护车拉走之后就没回来。”

“你们关系好吗？”

“不熟。不过，跟和他同住的人打过招呼。”

“那么小的房子还住两个人？”

面对一脸惊讶的樱子，他本想详细说给她听：不，住的人更多……但天太冷了，他懒得再往下说了。

“是的，两个人。”

他随口撒了个谎。为什么要现在说这个呢？世之介对自己的言行也感到费解。

年末已经迫在眉睫了。

世之介一脸郁闷地走在池袋西口的转盘处。郁闷的原因是，今天早上他公寓楼下的邮箱中来了一封让他实在高兴不起来的通知。

邮箱里装的是他数个月前曾意气风发地投稿应征的摄影比赛的结果通知。

“啊，来了来了！”

他手忙脚乱地打开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很遗憾地通知您……”这半句。

反复读了三遍，结果都一样：他落选了。

说是为了一百万奖金才投的稿，其实这多少算是借口。对于在美国拍摄的那些照片，他还是有点自信的，“说不定呢”——要说他当时没有抱着些许期待的话，那就是说谎了。

只是，如果有人跟他说，他是因为没有做相应的努力才会落选的，他也只能承认对方言之有理。相反，当他发现自己这几个月心里居然一直都在期待着靠那些照片就能在那么有名的比赛当中获奖时，不禁感到

愕然。

虽然是年末，但池袋的热闹程度和平常并没什么两样，不过马路边出现了卖界绳[1]的露天摊点。穿着防寒服、臃肿得像是现役专业摔跤选手一样的一位大叔正在吃着作为下午茶点心的肉包子。

世之介一时心血来潮，站到了摊位前，他之前对于界绳之类的完全没什么兴趣，但想到如果把这个气派的界绳挂在厂里一定很酷，便问道：

“不好意思，请问这个多少钱？”

正在吃着肉包子、腮帮子鼓鼓的大叔面无表情地说道：

“五千日元。”

“啊？”

他本来以为这最多也就一千日元，所以掩饰不住惊讶。

“那，没有更小一些的吗？”

刚刚还想买那个气派的界绳，现在却已经迅速地变成了要买如今正流行的迷你版了。

“这是为了图个吉利，都这个价呢。其他的话，这个你看怎么样？”

大叔手指着的，是在一张薄薄的纸上象征性地粘了一棵稻穗的东西，这跟池袋旭日升公寓的玄关倒是挺配的，但对于工厂来说就显得太过寒酸了。

“那这个多少钱？”

“一千日元。”

“啊，这个就要一千日元啊！”

他心说，不好意思了，下次再买吧。就在他猛一转身的那一瞬间，他刚“嗯”了一声，背上就蹿过一阵刺痛，就好像是脊梁骨整个儿被抽掉了一样，全身的力气瞬间消失，紧接着就像是被现役职业摔跤选手玩了一招“拉臂颚顶折腰摔”，一阵剧痛袭来。

这是腰闪了，找工作时就犯过。他也听人说过，这会成为一种老毛病。

他在绝望之中倒下，四肢着地时，地面的冷气从手掌向他的全身扩散。

但是，他自己绝望也就算了，眼看顾客只问不买，却突然在自己摊前四肢着地倒下，这可把那位大叔愁死了。

“你、你怎么了？”

该不是为了能打个折就跪下叩头吧？但在人流如织的马路边突然就这么趴下了，大叔也想不到别的什么理由了。

“行行行，那就给你算三千日元吧。”

大叔不由得这么喊道。就在这时，世之介就像是发条已经走完的玩具一样，先应付着想要站起来。

“啊……哦……”他呻吟着。

这下就连大叔也意识到了，这不像一个新式砍价花招。

“喂喂，你没事吧？”

他想把世之介扶起来，但这位大叔可是像现役摔跤选手一样强壮的男人，所以那种剧痛就像是被人“拉臂颚顶折腰摔”之后又用了一招“眼镜蛇盘绕”。

这场面在路人看来无异于一场暴行。于是很快地，警察就从附近的岗亭赶来，把眼看着就动不了的、可怜兮兮的世之介用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在世之介的房间里。正如各位已经知道的那样，这里窄得并排铺上两床被子后就再没有其他空间了。哦，不对，当然像隔壁那样，硬来也能睡六七个人，尽管本来就是按刚好能住得下一个人的尺寸建成的。

“可是，这里连茶叶都没有吗？”

世之介的父亲把小小的整体厨房的柜子反复打开又关上，动静闹得很大。

“……我去那边的超市买点回来吧？”

父亲似乎也因为房间太过狭小而待得不爽了，就想找个理由跑出去。但世之介没注意到这一点，他躺在床上多余地说了一句：

“就算你买了茶叶回来，我这儿也没有茶壶啊。”

“那，茶壶我也买……”

“算了，我平时反正也不烧水泡茶。”

于是父亲只好在床和电视之间那狭小的空间里坐了下来。

当世之介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时，有人问了他的紧急联络人。他告诉对方自己老家的电话号码后，那人问道：“我帮您打个电话吧？”他本来想说“不用”，但是剧痛让他变软弱了，于是就说：“那就拜托了。”

当然，医院只是给打了止痛针。当他打了出租车、几乎是爬着回到自己住处时，很快地，老家那边就来电话了。他在电话中报告说：“腰闪了，动不了了，不过不用担心。”但不知怎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父亲就上京来了。

听母亲在电话里说，事情是这样的：

虽然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但毕竟只是闪了腰，有一阵子行动不方便罢了，而世之介也不是小孩了，怎么着也能应付吧。

“可是，孩子他爸，儿子到底在那边做什么呢？要不我也去一次东京吧，看看儿子现在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啊。说到底，那家伙老稳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现在就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啊。他在那边到底是怎么过的啊？”

“是不是跟坏人混在一起了啊。之前回来参加清志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眼神是不是看起来都有点凶了？”

这话说得有点离谱了，但夫妻间这种交谈的结果就是达成了一个决议：临近年关了，母亲总有事要忙，那就让休假的父亲去看看情况。

母亲电话里是半开玩笑的，但对于人生眼看就要跌落到谷底的世之介，二老是从心底里感到担心的，这一点他们的不肖子也很清楚。因此，如果是在老家的话，世之介是不会和他们共享一间房的，可是在东京这个狭窄的房子里，尽管待得很不舒服，但父子相互之间都很顾及对方的感受。

“我还是去买茶叶吧。”

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的父亲还是站起身来了。

世之介也觉得这沉默的空间叫人呼吸困难，于是让步了：

“那就顺便买个便宜的茶壶吧。”

“不过这一带的治安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啊！”

也不知道他从车站一路走过来都看到什么了，可以想象得到，从乡下过来的父亲受到了何等的惊吓。

“东京都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才说嘛，人这种东西，什么都能很快习惯，这才是最可怕的。”

说了去购物，却突然聊起了这次上京的关键话题，于是父亲赶忙坐回到坐垫上。

“不去了？”

“去去去，不过去之前……”

世之介当然知道父亲想说什么，而父亲也清楚儿子知道。

不能习惯这种自甘堕落的生活。不能习惯于命运的不公。不能丧失上进心。

这些世之介都知道。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一阵子你做什么都不成。

坐回垫子上的父亲最终什么都没说就又站起了身。

“这样就可以了吗？”

世之介也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问道。父亲嘴上什么都没对他说，心里却很关心他，甚至去求了清志的父亲，问他的出租车公司能不能接收自己的儿子。

“什么可以吗？”

“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说吗？”

世之介也一度想站起身来，但要站起来就得先把一边膝盖立起来，再把它往旁边一扳，然后慢慢地把身体横过来，接下来用肘部慢慢地把肩膀撑起来（以下省略），总之很花时间。

儿子身体这么不灵便，父亲却没伸手去扶他，也没有鼓励他，只是一直看着，然后说道：

“世之介，你要好好记住今天的样子。”

“今天的样子？”

世之介用手肘慢慢地把肩膀……最终他放弃了，一头倒在了枕头

上。

“嗯，就是今天的样子。你在这个年末因为闪了腰动不了，和从乡下过来的爸爸两个人在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很郁闷地度过，这件事你要好好记住，现在就是你人生的最低谷，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

说完父亲便走出房间，皮鞋的声音逐渐远去。

“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是吗？”世之介嘴里念着。

如果让世之介在这种状态下迈开腿就显得太残忍了，但如果只是要他闪了腰后从水里浮起来，他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

“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

世之介又在嘴里念了一遍，比刚才又多了一点信心，觉得自己可以浮起来。

父亲扔在地板上的包忽然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只合成皮革做的小旅行包是好几年前买的，但父亲好像一次也没用过。这次是因为难得来一趟，于是就带着来了。这是一个便宜货，年深日久老化了，皮已经开始脱落，破破烂烂的，光拿着就让人感觉丢脸。据说碎皮不仅粘到了西装上，在机舱内从头顶上的架子往下拿的时候碎皮也跟着满天飞。

父亲来找儿子自然不是为了告诉他这些。只是不知为何，在听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就清楚地明白了在听说儿子被救护车拉走后第二天就马上赶来的父亲的各种心思。

(1) 于新年或祭祀时摆放的稻草绳，作为神圣场所或迎神的标志。

一月　这边的正月

冷。真冷。太冷了。

这是一九九四年元旦的早上。世之介在池袋站前广场上不住地跺脚。他之前的腰痛现在总算暂时好转，但他还是很小心，跺脚时也很谨慎。

或许是因为要去神社拜新年第一拜吧，站前广场上穿着节日盛装的人很多，正在等候客人的出租车上也挂着车辆专用的界绳，俨然一派新年景象。

一个司机从出租车上走了下来，他踮起脚，心情大好地冲着冬日的天空伸着懒腰。世之介正看着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有人跟他说话：

“新年快乐！”

回头一看，是小滨，她戴着一个很大的口罩。

“怎么了，感冒了吗？”世之介问。

“摔了一跤，把嘴角摔破了。”小滨皱着眉头说道。

“在哪里摔的？脸着地吗？”

“嗯，差不多。不说这个了，小诸呢？还没来吗？”

小滨似乎不太想聊嘴角的伤。

正闲聊着，只见小诸悠悠然走了过来。他戴着大大的耳机，正在听着的肯定是英语会话教材。

“新年快乐！”

世之介一边往售票处走，一边很郑重地跟他打招呼。

“压岁钱！”

小诸一本正经地伸出了手。

“什么压岁钱？”

“你不记得了吗？去年过年我给你压岁钱了吧？”

“……啊，给了。”

“去年是因为我有正经工作而你没有。那时你说过的，‘如果我们俩情况反过来了，那就由我来给你’，你没说过吗？”

“……啊，是说过。”

“那就快点啊！”

小诸又把手伸了过来，连戴着大口罩的小滨这时候也趁机从旁边伸出了手。

“哎，等等啊，我可是打零工哎！而且是在女朋友家帮忙的。就这样你们还想来薅一把羊毛？”

两人把手伸得更长了。

世之介从兜里掏出了给亮太预备的压岁钱红包。还好，一百日元五个，给完这两个人之后还够用。

“去年我拿了你多少？”

“一万日元。”

“真的吗？你给我打点折吧！求你了！拜托了！”

他们吵吵嚷嚷地穿过检票口，跑上了站台。他们三人要去的是樱子的老家，准备围坐在一起吃外卖的年节菜、喝屠苏酒，大家一起庆祝新年。

就连开进站的电车看起来也很喜庆，就像是以过年的兴致喝过几杯了一样。

“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正月。”看着从车窗外流过的东京的街道，世之介忽然说道。

“是在一年之中吗？”小滨问。

“不，是指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的事物当中。”世之介笑道。

“其他好东西不也多的是吗？”小诸插嘴说道。

“比如说呢？”世之介问。

“钱啊，一亿日元。”

“不，还是正月最好……啊，对不起，我撒谎了。”

三个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时，他们乘坐的洋溢着新年气氛的电车正在慢悠悠地穿行于正月一日的东京城。

太热闹了。如果不抓住前面人的衣服，只怕很快就会被冲散了。这种拥挤一直从柴又站延续到艾草团子店林立的参道，接着又拥进了帝释天庙内。

尽管如此，新年里人们心情都很好，就算撞到旁边的人了，或是误踩了别人的脚，也会很客气地说道：

“啊，对不起！”

“不不不，没关系！”

心情好得就像是冬日的晴空。

在樱子家吃过年节菜、喝过屠苏酒，酒足饭饱之后，大家都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决定一起去参拜。

只有隼人打算和当地的朋友一起去光司家露个脸，然后再趁着去参拜的机会顺便开车暴走一圈。他意气风发地穿着带有家徽的和服裙裤就出了门。

在正殿门口那气派的香炉前面，小诸比任何人都虔诚地沐浴在白色的烟雾中。他和樱子父亲一样喜欢喝芋烧酒，今天或许是喝得有点多了吧，脸红扑扑的，一脸享受地长时间沐浴在烟雾中。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樱子和小滨拉着他的手站到最靠近正殿的地方，以樱子父亲为中心，樱子、世之介、亮太、小滨、小诸等人依次排好队，先把香火钱投入了箱子中。

“啪、啪！”

见世之介相当有活力地拍了两下手，大家对他发起了全体攻击：

“这里可不是神社呀！”

世之介于是从头来过，改为双手合十。见一旁的亮太正俯身往钱箱里看，便把他抱了起来，也让他把手合起来。

“请保佑亮太一生幸福！”

在许完愿的瞬间，“啊！”他意识到了一件事。

自己自出生以来竟第一次为别的人许了个愿。

睁开眼，发现大家都还在虔诚地祈祷。

世之介又一次合起手一边偷瞄着众人，不料他们久久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在此期间，樱子父亲终于先离开了，然后是樱子抬起了头，小滨

和小诸却还在继续。

“得了，像你们这么求法，对佛祖也是个负担啊。”

他正要这么说的时候，两人同时抬起了头，就像所许的愿都已经实现了一样，脸上看起来精神焕发。

“你们俩花了这么长时间，许什么愿了？”世之介无语地问道。

“当然是关于未来。说以后会拼命努力，请佛祖保佑我！”小诸一本正经地说道。

旁边的小滨也点头说道：“我也差不多。”

“……世之介你呢？”

小滨问道。他为亮太许了愿，如果说出来，一定会被看作超级大好人，所以他也想立刻公布，无奈他小心思又多，突然觉得这两人全心全意地信帝释天，却只有自己没有为自己许个愿，说起来真是可惜。

“对不起，你们等等我。”

世之介慌慌张张地作势就要朝正殿跑去。

“去哪儿啊？”樱子问他。

“我要再拜一次。我忘了帮自己许愿了。”

“别了，真丢脸。”

这样一来，别说是超级大好人了，根本就是丢人，让人觉得欲望深重、贪婪到家了。

到底是元月一日的夜晚，池袋西口繁华的街道也显得冷清了许多。但如果稍微找一找，还是能发现几家正在营业的居酒屋。

“咦，有Hoppy哎！”

新年初次参拜归来的世之介和小诸笑嘻嘻地走了进去。

樱子他们已经回了家，小滨也说想趁机给年底没顾得上清理的房间来一次大扫除，于是大家便在车站前分开了。

酒店里挂着绳暖帘和红灯笼，这种风格让店里独自一人的男性客人显得格外醒目，所以男人们心照不宣地在吧台边一人隔开一个空座地坐着。

“哎？”世之介首先注意到了什么，“这个地方，去年初一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过？”

没错。去年应该就是坐在对面那个厕所前面的座位上，讨论过什么“芳香剂气味太浓了”之类的话。

“啊，是的，我也想起来了。”

“怎么和一年前做的事完全一样啊。我们真是没什么长进啊。”

“怎么一样了？去年元旦我们都睡到傍晚，起来之后接了世之介你的电话，然后才过来的。”

“啊，是吗。那今年充实了一点啊。我抽签还抽到‘大吉’了呢。”

“不过，想想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年时间还真是……”

小诸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

“喂，什么？别吊人胃口了，一年时间是长了，还是短了？”

“唉，说着说着我也糊涂了……”

“又来，每次说一半就不说了。”

“嗯，可能还算短的吧？”

“当然短啦。我们在那边聊芳香剂，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呢。”

“是吗。啊，不过想想这一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感觉就像过了很长时间一样，不是吗？我呢，也辞职了，你也不知怎么就开上了小混混的车，还在汽车修理厂上班了。”

“那辆车是隼人哥的……不过，这么想来，聊芳香剂确实是很遥远的事了。”

在闲聊的过程中，生啤上来了，虽然在樱子家喝了很多酒，他俩还是一口气喝了半杯左右。

“要不要点些什么？”

小诸一边摸着肚子一边翻开菜单。

“你吃不下了吧。”

“可刚才的艾草团子……啊，对啊，去了美国就吃不上艾草团子了啊。”

“啊？那边吗？……首先新年参拜就没有啊。”

“啊，对啊，怎么办？”

“你回来呗，至少正月可以回。”

“哦，对啊。”

“对的。趁现在有时间，作为朋友我说几句，小诸诸，你吃不了苦，这一点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这还要有心理准备？”

“是的。因为你吃不了苦，所以如果在那边感觉太辛苦太寂寞了，别忍着，赶紧回来，懂吗？”

“这个我可不敢苟同啊。”

世之介是在很认真地提建议，但越是认真，小诸就越是心情复杂。

“对了，小诸诸，你现在每天在家都做什么呢？”

“就是学学英语什么的。”

“哇……不过，说真的，最近的小诸诸都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小诸诸了呢。怎么说呢，都这个岁数了还要去美国留学，从零起步，真的好有勇气啊。”

“啊，这个嘛，我也这么觉得。”

“对吧？你一向很没勇气的。”

“我知道。”

“可是却要去美国了，你不觉得很了不起？”

“嗯，是了不起……不过也多亏了你啊！”

“怎么说？”

“你呢，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一无是处，所以看着你就觉得，现在起步怎么都不算晚。”

这话听上去也不知道是表扬还是贬低，但世之介忽然想起几天前父亲对他说的那句勉励的话：“现在就是你人生的最低谷，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

小诸也打算从这里开始浮起来了吧？世之介真心替他高兴。当然，也不能老是光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小诸诸，这一年我们俩也确实是惨得不能再惨了，但回头想想，也挺开心的，不是吗？”世之介问道。

小诸下意识地“嗯”一声点了点头，但转瞬间又很困惑地“嗯？”了一声，罕见地发表了一句正确的言论：

“不不不，太惨了，怎么可能开心。”

高压清洗机的蒸汽还没散尽，隼人就从被顶起来的车体下方钻了出来。

冬天已经接近尾声了，浮现在橙色灯光里的工厂内部显得十分梦幻。

“歇会儿吧！”

像是一直在等樱子父亲说这句话，穿着儿童专用工作服在外待命的亮太便进了工厂。

他腰上一端缠有小孩用的工具腰带，上面挂了活动扳手、镊子、钳子等，沉甸甸地耷拉着。他蹲下来开始修理樱子父亲用废旧材料给他做的小卡车。

“对了，你那个奖金百万的比赛怎么样了？”

世之介正像往常一样用照相机给亮太拍照时，关掉了清洗机开关的樱子父亲像是忽然想起了一样问他。

“那个啊，我光荣地落选了。”

对于世之介的回答，估计原本也没抱什么期待的樱子父亲夸张地做出了一副失望的样子：

“什么嘛，还想让你请我们去泡温泉呢。”

世之介把镜头焦点对准樱子父亲的脸，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那满布油污和粉尘、脏兮兮的脸上皱纹很深。

然后他又把镜头对准了从车底伸出来的隼人的脚，并不由自主地往前凑了几步，就像窥视一样按下了快门。

通过取景框往外看时，和粗糙的车体及隼人的身体相比，他更能感受到地板传来的寒气。

“怎么还在拍？”

从带轮子的躺板上骨碌碌滚出来的隼人有点吃惊，但还是耍帅地看向镜头。

“啊，不用做这种表情。”

世之介毫不留情地移开了镜头。

“喂，隼人，歇会儿。”

樱子父亲说完就洗手去了。

“老爷子，要喝咖啡吗？我去给你泡。”世之介说。

“我喝。”隼人抢着回答道。

“有抹茶蛋糕哦。”亮太告诉他。

世之介进家里去准备抹茶蛋糕和咖啡，几乎同时，起居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樱子就在电话旁边，她立刻就接了。世之介从她身后走过，去了厨房。

他想烧点开水，于是往水壶里灌了水。

“等我一下！我马上、马上叫我哥来接。”

樱子急切的声音传了过来。

世之介拿着水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樱子光着脚跑到厂里，慌张地告诉隼人说：

“隼人，光司妈妈打来的电话！”

世之介看不到隼人的表情，但几乎就在下一秒，还穿着又厚又重的安全靴的隼人便跑到起居室拿起了话筒：

“喂，是我，隼人。”

世之介依旧拿着水壶，洗碗池上的水龙头还一直开着，发出哗哗的声响。

“阿姨，您先冷静一下！”

起居室里传来了隼人不同寻常的声音。

“救护车呢，叫了吗？……联系叔叔了吗？知道了。没事的，阿姨，您先冷静！我马上去！如果救护车先到了，你就跟他们说去五善会医

院，知道了吗？”

隼人“啪”的一声放下话筒，一眼就看到了还拿着水壶的世之介。

“没事的……没事的……”

他重复地自言自语着跑了出去。

世之介不由自主地从后面追他。

但隼人已经骑着小摩托远去了，工厂里只有担心地目送着他远去的樱子及其父亲的背影。

“光司突然病危，阿姨说的……”

樱子像是突然才回过神来，告诉了他们光司母亲打来的电话的内容。

“阿姨也很慌张，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说是没呼吸了还是什么的……”

樱子似乎吓坏了，这番话说得让人感觉云里雾里的。

樱子父亲似乎也冷静不下来，他一边用毛巾频频擦拭着根本没有出汗的脸，一边说道：

“总之，还是去看看为好。光司的父亲要从川崎的公司赶回来，要花很长时间。你和世之介先去医院吧。看看能不能帮着去他们家拿个行李，或者联系什么人，总能帮上些忙吧。”说着推了推世之介和樱子的后背。

“明白了。我马上准备一下。”

樱子往家里跑去，世之介也慌忙从仓库里推出了樱子父亲的自行车。

他在工厂面前正等着时，换好衣服的樱子就跑过来跳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

“喂，你们多少带了点钱吧？隼人那家伙可没带钱包啊！”

在他们马上就要冲出去的时候，樱子父亲拦住他们，把钱包里装着的纸币全都掏出来塞给了樱子。

“那我们走了！”

世之介站直身子猛蹬脚踏板。寒风中，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沿着河堤

边的道路冲了出去。

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星期天了，就像往常一样，世之介不期而至地来找樱子他们时，躺在沙发上的樱子父亲告诉他：

“她和朋友去迪士尼了，你没听说吗？”

经他这么一说，世之介想起来了，确实听樱子说过，她中学时代有一个叫雅美的朋友，也是个单身妈妈，她约好跟雅美和她女儿共四人一起外出。

樱子父亲面无表情地说完，又把眼光转向了电视机。电视里正在直播马拉松比赛。

好不容易来一趟，喝杯茶再走吧，或者没事的话你就回去吧，这些话都没说。

就那样和他一起看看马拉松直播也行，但外面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大晴空。

“那……隼人哥呢？”世之介问。

“去光司那儿了吧。”樱子父亲说。

他们在河边的BBQ上已经见过了，再加上也没其他事，于是他决定跟樱子父亲问清楚地址后也去看看。

光司的家离樱子家步行十五分钟左右的距离，同样是建在河堤边的一间老旧的独栋房子。

玄关门敞开着。

“有人在吗？”

他问了一声，看到同样敞开着的隔门里面的榻榻米房间里，光司的父母两人一起躺在地板上，也在收看马拉松直播。

“谁啊？”

光司的母亲懒懒地转过身来，她的臀部显得很有重量感。

“那个，隼人哥在这里吗？”

他没有报上自己的姓名就问了这样一句，但对方也只说了这样一句：

“可能在里面吧？你自己进来吧！”

她说完又翻过硕大的臀部看电视。

“不好意思，那就打扰了。”

脱了鞋后，看到右手边有楼梯，世之介又说了句“打扰了”，然后就嘎吱嘎吱地顺着楼梯走了上去。

和古色古香的一楼不一样，二楼经过了改造，这是一目了然的。但门窗和一楼一样都敞着，风从房间吹过，令人神清气爽。

这些恐怕都是为了瘫痪在床的光司而改造的，面向着河堤的东面和南面几乎都是玻璃窗，躺在设置得偏高的床上，也可以将绿意盎然的河岸和蔚蓝的天空尽收眼底。

隼人和躺着的光司一起在看电视。两人看的是《超级变变变》的重播，看着化妆成尼斯湖水怪的选手们正在表演花样游泳的身影，隼人不慌不忙地说道：“哟！好厉害！”

“隼人哥！”世之介喊他。

“哦，什么事？”他吓了一跳。

“其实也没什么事，听说樱子他们去迪士尼了。”

对于世之介前来拜访的理由，隼人似乎并不关心，又把视线转回到电视上。

“看啊，这个水怪好厉害啊！”他一个人在那里惊叹道。

世之介一看，发现光司似乎也很喜欢这个节目，他的眼睛正专注地盯着电视。

世之介跟光司打了声招呼：“打扰了！”而对方似乎也用眼神回应了他：“欢迎欢迎！”

“这个应该能夺冠吧？不过，刚才那个会飞的绘本也很有意思。”

隼人这话并不是特地对谁说的。

他没有因为世之介来了就怎么样。也就是说，他肯定一直就这样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和不能回应他的光司说话。

或许是因为通风良好，所以房间里待着怪舒服的。世之介自顾自地拿过一个坐垫，坐到了隼人旁边。

“你要是想喝可乐，就从下面拿点冰块上来。这是常温的。”

隼人说道。世之介也不客气，站起来就要下去拿。

“哎，下去的时候顺便帮我把这个扔了。还有啊，跟阿姨说一声，让她把刚才的可乐饼给我。”

刚站起来，就被塞了一袋垃圾，还被交代了任务，但世之介还是觉得在这儿待着挺舒服。

下到一楼，他把隼人交代的事告诉了阿姨。

“装在那边的盘子里了，你全都拿走吧。冰块从冰箱里拿。”

她说这话时并没转过身来，硕大的臀部依旧对着世之介。

世之介从洗碗池里拿了一个可尔必思的玻璃瓶，从制冰机中拿了一些冰块，然后端着那盘可乐饼回到了二楼。

可乐饼有点凉了，但很好吃，好像就是亮太喜欢吃的、在车站前的肉店里卖的那种。

隼人还在看电视，不过一放广告就把手伸到盘子里拿可乐饼吃。

“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去参加看看呢。”

隼人突然说道。世之介觉得这一定是跟自己说的，于是问道：

“参加什么？”

“嗯？……哦。”

原来隼人是在跟光司说话。听到世之介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但既然来了，他好像也不介意讲给世之介听。

“这种扮装，如果是事先就定好要做什么那就不好玩了。这个《古代罗马船》也是，它不是一开始就先想好要去做一艘古代的罗马船的，而是看到孩子们把脚并在一起，觉得这样很像是以前的船桨，于是设计出来的，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

他们看的是《超级变变变》，但隼人情绪很高，就像是参加了《讨论到天亮》节目，正在聊日美安保问题一样。

“……所以呢，就是先随便瞎玩……啊，对了！”

隼人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从楼梯上跑了下去。

世之介正疑惑的时候，没想到他拿着一只旧丝袜回来了。

“世之介，你戴上这个试试。”

这话说得蛮不讲理。

“我不戴！”

“哎呀，你快戴上吧，快快快！”

“这是阿姨的丝袜？”世之介边问边接过他递过来的丝袜试着戴了起来，心里居然有了去参加《超级变变变》比赛的想法。

世之介戴好丝袜之后，隼人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又把他的脸往上提了提。

光司好像也注意到了，他的眼睛按捺不住好奇地看着戴着丝袜的世之介。

“完全想不出什么像样的点子嘛。”

隼人是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他使劲地拉拽了一阵世之介的脸之后就干脆地放弃了。

世之介也站到镜子的面前想了想，到底也想不出跟电视里面出镜的其他杰作相比，能够压倒人家获得更高分数的更高明的主意。

隼人已经回到他一直坐的坐椅上开始看起了电视。光司好像也腻了，同样把眼睛转向了电视。

只有世之介还在那里纠结，他继续对着镜子往上提一提丝袜，又往旁边拉一拉。

总之这是一间待着很舒服的房间。

一定是很多很多人的心情，花了很多很多年磨合，才形成了如今这种待起来这么舒服的氛围吧，世之介想。

世之介和隼人从面包车的后备厢中拿出小冰箱。这个小冰箱去年夏天在河边BBQ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此时抱着它的两个人穿着不合身的丧服。

两人要把装有罐装啤酒和果汁的冰箱搬往的地方，是火葬场中一个叫作净化所的休息室，家人、亲戚和朋友都在那里等着光司火化完毕。

“世之介，别抱那么紧，会把衣服弄脏的。搬出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没来得及好好擦一下。”

隼人担心世之介会把租来的丧服弄脏。他两只眼睛在刚才的葬礼上

都哭肿了，看上去活像是电影《四谷怪谈》中的阿岩。

葬礼期间，隼人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像个孩子一样哭得稀里哗啦的。在光司父母的安排下，他坐在了亲人席上，所以他的身影出席葬礼的人都看在眼里了。

在主持人宣布开始、担任导师的僧侣进场后，意识到永别之际终于到来时，百感交集的隼人终于按捺不住呜咽起来，就连理应习惯了这种场面的僧侣都在念经的过程中好几次担心地看向他。

光司的父亲把手绢递给了隼人，但手绢很快就被流个不停的眼泪和鼻涕给弄脏了，于是光司的母亲把它夺了过去，塞到了手包里。

当然，光司的父母眼里也已满是泪水，但他们都担心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隼人，想哭也不能痛快地哭。

念经结束之后，光司的父亲站起来致辞。

直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出来烧香，隼人总算忍住了呜咽，但等大家开始往棺木里放花时，他又“光司、光司”地一边呼喊着死者的名字，拽住死者不肯松手；到了往棺盖上钉钉子的时候，他已经连站都站不住了。

在一旁的世之介立刻扶住了隼人。隼人似乎已经分不出是谁在扶着他，嘴里喊着“阿姨！叔叔！”，把自己的脸埋进光司父母的胸口放声大哭。

大家都感受到了隼人那痛彻心扉的忏悔和后悔，其厚重程度不亚于光司本人的悔恨和悲伤。

这其中当然有愚蠢的行为，有受害者，也有施害者。有绝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有无法治愈的伤痛。

然而，这种伤痛，所有人都拼命地想把它治愈，即使因此而伤痕累累。

这时所有出席的人都被他带动了情绪，哭了起来。就连在一旁搀扶着隼人的世之介，也无法控制住自己莫名的情感，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把冰箱搬到火葬场的休息室之后，世之介和隼人两个人给出席葬礼的人发放罐装啤酒、果汁等饮料。

光司家里没有太多亲戚。据隼人说，光司的父亲是北陆地区出身，年轻时离家以来，几乎就和家里人没什么联系。这次的葬礼也是，只有一个据说住在附近的表弟出席了。光司的母亲也差不多，她的娘家在与这里一河之隔的千叶县市川市附近，家里只有年老的父母和一个姐姐，那个姐姐没有孩子。

这样一来，在休息室里等着的都是近邻了。由于光司的父母是地方自治会的职员，所以人来得倒也挺多。

“出去走走吧。”

把饮料差不多发完之后，隼人邀世之介。

世之介拿上自己喝的罐装啤酒和用来下酒的芝士鳕鱼条跟着他走了出去。

走到火葬场外面时，发现外面点了一个很大的火炉，可能是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专用。于是连大衣都没穿出来的世之介他们就走到那里取暖。

“唉，刚才哭惨了。”

或许是因为害羞，隼人夸张地冲他笑了笑。只是，一想到光司，他的眼泪似乎又要涌出来了，所以虽然嘴里开着玩笑，却还是胡乱地擦着眼睛。

世之介把带出来的芝士鳕鱼条递了一根给他。

隼人很自然地接过去。

“光司这家伙，这十三年也挺努力的。”隼人喃喃着说道，“一开始，人家还跟我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三年呢。唉，那家伙，真的挺努力的了。”

隼人又伸出手，意思是再来一根芝士鳕鱼条。

“隼人哥，你这十三年也很努力啊。”

世之介说着把芝士鳕鱼条递给他。

“啊不，我和那家伙比起来……”

或许又有什么情绪涌上心头了，隼人的声音在颤抖。

“怎么说呢，既然都被你看到了我这么丢人的样子，我就坦白说吧。我在这十三年里一直在想呢，如果我处在光司的立场上，那会怎么样？

这十三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这件事。”

隼人开始一字一顿地、像挤出来似的跟他坦白。

世之介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慰他，只是等隼人每说完一句话就递给他一根芝士鳕鱼条，以示支持。

“不过，这样才了不起呢。小时候父母和老师不经常跟我们这么说吗，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什么的。说，那样就能成为一个好人了。隼人哥这十三年来一直都在这么做呢。”

隼人默默地听着世之介说话。

“哎……”

他突然压低了声音，第一次拒绝了世之介递给他的芝士鳕鱼条。

“……哎，世之介，你说……光司那家伙，是不是原谅我了呢？”

隼人脸上露出了害怕的神色。就算面对小混混或者警察，也绝不会害怕的这个隼人，此刻却露出前所未见的表情这样问他。

当然啦，光司先生肯定已经原谅你了，这么回答当然很简单，而且这么回答就可以让隼人放下心来，这世之介也知道。可是，不知为何就是说不出口。

“我不知道……”世之介老老实实地这样说道。

隼人瞬间脸色煞白。他一定是在期待着听到一些好话所以才问的世之介。

“也对啊，不可能知道的，对吧？”

“……嗯，对不起。”

“所以啊，以后我只能把自己当成光司，再继续去想这个问题了，对吧。”

隼人说着亲手从世之介手里抓过一根芝士鳕鱼条，一把塞进嘴里。

世之介也吃了一根芝士鳕鱼条。虽然不知为何感觉比之前吃的要咸，但还是很美味。

“辛苦了！好冷啊！”

就在这时，刚才不知去了哪里的停车场的男性工作人员跑了过来，世之介和隼人给冻僵了的他腾了点地方。

看他笑得挺开心的，于是世之介半开玩笑地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说我儿子刚刚出生了！”他眉开眼笑地说道。

“啊？”

世之介和隼人不由得异口同声地喊道。

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注意到了眼前的状况，赶忙道歉说：

“哎呀，对不起，在这个时候说这事。”

“不不不，没关系呀。恭喜你！”

隼人赶紧向他道贺，世之介也不由自主地把手里拿着的芝士鳕鱼条递给他以示祝贺。

久违地在上班日休息。

体谅从光司的葬礼到下葬期间比任何人都忙活的隼人，樱子父亲决定临时休业。

世之介想睡个久违的懒觉，然后再去理个发。临近中午的时候，他走出了池袋旭日升公寓的房间。他要去的当然是平常老去的那家理发店。实际上，最近为了省钱，他都是让樱子给他理的，所以真的是久违了。

“这位客人，好久不见了啊！”

一推开理发店的大门，凶脸理发师便招呼道。

“好久不见！”

今天是上班的日子，店里没什么人，店主大婶似乎也不在。

世之介被领到椅子边坐下后，扫视了一圈店内。

“还以为你搬到哪里去了呢。”

很快地，凶脸理发师就拿来了热毛巾，用力把他头发擦了几下。

“最近我都是让女朋友帮我理的。”

这时候，他和镜子中的理发师四目相对。他以前一直觉得他长得凶，但隔了很久再见到之后，感觉表情稍显柔和了。

要是对方是个孕妇，那他就要问一句了：“是怀的女孩子吧？”但对

方显然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孕妇。

樱子跟世之介说要帮他理发，是在一次像往常一样去购物的时候，当时他们正在挑选给亮太用的新推子。

“啊？算了吧，我又不是小孩子。”

世之介当即拒绝。但往旁边一看，脖颈发际剃得很清爽的亮太就站在那里，证明樱子的手艺不差。

从那以来，他就一直让樱子帮着理发了。

樱子虽然技术不错，但很粗鲁。事先在工厂前的空地上摆一张椅子，当然洗头需要自己解决，因此在浴室洗了头的世之介得趁头发还没全干就急急忙忙跑到外面来。

接着坐到椅子上，披上史努比图案的理发斗篷。这个斗篷缝有铁丝，做工精良，像一件喇叭裙一样，把底边折起来，被剪落的头发刚好能掉在里面。

接下来就是樱子理发的过程了：拽耳朵揪头发，最后脖子都快被扭断了。

整个过程看起来像是一种暴行，但最终脖颈发际都被安全剃刀理得露出了发青的发根，出来的效果不比附近理发店的差。

最近世之介也继承了樱子的技术，给亮太理起了头发。因为是剃光头，所以基本上很轻松，难就难在亮太一直动个不停。

每次世之介在这家理发店动个头时，头就会被这个凶脸理发师按住，所以他对亮太也有样学样。

“妈妈把我拜托的事情全给忘了，怎么办啊？”

不知为何，每次亮太一开始理发话就特别多。在家也好，在保育园也好，他属于那种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玩的类型，但不知为何，只有在理发的时候，他的话就是止不住。

“你妈妈忘记什么了？”

“全部啊，所有的！”

“所以我问你，她忘记什么了？”

“是……我忘了。”

也不知这小家伙是执念太深，还是心太大了。就这样在晴朗的午

后，他给亮太理发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这是一种说不出的奢侈。

居然还能在东京的下町河堤旁边享受这么奢侈的心情，说真的，世之介可从来没想过。

“说起来，还好吗？”

理发师很快就打开电推子给他理了起来。

“托您的福，挺好的。”世之介回答说。

“不是，不是客人你，是那个女孩子。”

说完，他就把电推子的开关关掉了。

“哦，你说小滨啊，嗯，挺好的。之前我们还一起去新年参拜了呢。”

“是吗，她还是那样吗？”

理发师画着圈地摸着自己的头问。

“不，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不过，也就跟排球队的女生一样长。”

唧……首先开始理的是脖子部位。

“感觉你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呢。”理发师冷不防从镜子中看着他的脸说。

“是吗？”

“嗯，有点，脸上好像能看出点责任感来了。”

“啊？……责、责任感吗？”

世之介慌忙摸了摸自己的脸。

“是责任感，不是荨麻疹啊。”

看到世之介如此震惊，理发师也有点慌了。

“不不不，嗯？责任感？不不不，我这人自生下来，唯独跟责任感这种东西完全无缘啊。你要说谁最没有责任感，那肯定就是我了。”

那个劲头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拼命地想要洗刷冤情。

“等等啊，这位客人，我可是在夸你啊。”

理发师着实呆住了。

“哦，对啊！被人说有责任感，不至于生气的，对吧？”

世之介这下也终于恢复了平静。

“哎呀，我以前总觉得你是一个轻浮的男人呢。不过这么跟客人说话是肯定会被骂的。”

“不，没事的，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不着调的。”

“不过呢，嗯，我感觉跟以前相比，你的人生稍微多了点厚重感。”

“真的吗？不过其实我有时候偶尔也在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这个意思了呢。但没有人跟我说过，所以就觉得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对于这下又变得很得意的世之介，理发师有点无语，把世之介的头用力地往前推了一下。

作为回礼，世之介也想告诉他说，你也有点变了，表情变柔和了，可是说“你”会很奇怪，说“理发师先生”也很奇怪。叫“哥”显得有点自来熟，叫“老板”年龄又不合适，当然，如果叫“小哥”的话，说不定会当场挨揍。

世之介又重新看了看镜中理发师的脸。

……啊，莫非他真的已经结婚，还有孩子了？他想，但就是拿不准该怎么称呼他，于是决定不说了。

理完发之后，世之介神清气爽地离开了店。

时隔好久又感受了一把专业的技术，果然跟外行不是一个级别的。脖颈发际用推子推过之后，感觉像是穿上了新衣服，涂了味道很香的肥皂剃过的脸简直好像不再是自己的脸。

离开了理发店，世之介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看着前方商店的玻璃上映出的自己。

感觉跟以前相比，你的人生稍微多了点厚重感。

想到理发师的话语，他不禁咧嘴笑了出来。

“我身上也开始显出责任感来了呢。”

说到底，跟以前相比也只是稍微多了一点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够他骄傲的了。

二月　雪景

这是一个周六的夜晚，从大陆吹过来的大寒潮赖着不肯走。

池袋的欢乐街虽然依旧霓虹闪烁，但路上的行人自不必说了，就连柏油马路、招牌，一切的一切似乎也都被冻僵了。

在这样的夜晚，何不来一顿火锅吃吃？有这种想法的似乎不只世之介他们。被他和小诸选为对饮场所的，是大约从去年开始火爆起来的牛杂火锅店，虽说是坐在了厕所前面的吧台的一个角落，但店里实在拥挤得很，让人觉得能有个座位几乎就算是奇迹了。

顺便一提，选择这家店的是就爱赶时髦的小诸，但点完菜之后，他的筷子动得就很不勤快了。

幸亏世之介在博多吃过这些，也很喜欢吃，但小诸看上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牛杂给人的油腻感，或者说是内脏给人的那种感觉。

“小诸诸，你不用勉强自己非得吃这些。”

“我没有勉强啊！”

“你点些别的不也行吗？刺身啊炸鸡块什么的。”

“我哪有勉强自己啊，牛杂挺好吃的啊。”

“不对，刚才我就没见你怎么动筷子。就算夹，你也只是从锅里夹点韭菜而已。”

“我也夹牛杂了啊！”

“你不用生这么大的气吧？”

“我没生气啊！”

说是这么说，但从表情来看明明就是生气了，不过他本人似乎还是觉得既然是时尚，那无论如何也要赶一赶，于是强忍着把牛杂往嘴里送，看着就让人不忍心。

正月以来这才是第一次见，本以为可聊的会多一些，但真正见了面之后，相互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但要说像以前那样一周见个两三次，话就说个没完没了了吗，那也不见得。世之介留意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有话要说见个面吧，这是世

间一般约人的情况，但有些朋友却是因为没话要说才想见面的。

最终，或许是这场时髦赶得太难受的缘故，小诸不想再待下去。

“明天我要去听准备去留学的语言学校的说明会，先走了。”

勉强撑到无限畅饮的时间一结束，两人就早早地离开了店内。

从位于地下的火锅店一走到外面，两人就不由得喊出声来。

池袋明亮的夜空中，居然有细雪飞舞。

“哇，下雪了！”

世之介忍不住叫出声来，在他旁边的小诸张开了双臂：

“哇，下雪了！”

“要是去了纽约，雪肯定更大吧！”世之介说。

“可能吧。我看了斯汀的录影带，里面雪下得真的好大！”

“可能到时候你也会穿着厚厚的大衣，竖起领子，走在弥漫着蒸汽的城市街道上呢！”

“听起来就觉得好冷！”

“啊，那临别时我就送你一条围巾吧！”

“不要，我有。”

“那一次性‘暖宝宝’呢？”

“啊，这个我想要！美国应该没有卖。”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在罗曼大街上，所有人都在抬头仰望着细雪飘舞的夜空。

“那再见了，小诸诸！”

“嗯，再见！”

两人在马路中间左右分开，世之介沿着往常的道路走回自己的住处。其间，雪下得越来越大，渐渐地开始在被丢弃的自行车车座、被扔在路上的空罐子上薄薄地积了一层。

明天，会不会有积雪呢？

一想到银装素裹的东京，世之介就忍不住想小跳步。

难得遇到下雪，干脆买点酒回家来点情调，在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

赏雪吧，他想。于是想去往常去的便利店转转，一看，通常总是这个时间在店内就餐区吃饭的南美来的妓女们，这时候都走到了便利店门口，因为这场罕见的雪，她们脸上都泛起了红晕。

她们似乎是在欢呼。“下雪了！”“我第一次见！”“我去年见过了。”“哇，快看快看，马上就化了！”“好冷啊！”“能不能积起来？”等等。等世之介一走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次跟他像打招呼一样问他“哥哥，玩不玩？”的女人们第一次对他说出了“哥哥，玩不玩？”以外的话：

“Snow!”

“Yes, snow!”

世之介也指着夜空微笑着说。此时天空就像裂开了一样，雪下得更密了。

雪下个不停的夜里，她们的“战衣”看起来太冷了。即便如此，在飞舞的细雪中欣喜地仰望着夜空的她们，侧脸看起来好美。

当然，有件事他早就预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樱子老家时，比他更迫不及待、早就穿得很臃肿的亮太已经在等着他了。

昨晚入夜以来一直在下个不停的雪，已经把东京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对不起，对不起，总武线因为下雪停了好几次了。”

世之介赶紧解释说。在他面前的亮太已经戴好毛线帽子和手套，做好了万全的防寒措施，像是觉得哪怕多等一秒都是浪费时间似的，把脚塞进了长靴里。

“那我们出去了，亮太就交给你了，三点应该能回来。”

穿着丧服的樱子把念珠交给父亲，两人就从屋里走到了玄关处。

“你和那个亲戚家的阿姨关系好吗？”世之介一边帮亮太穿长靴一边问。

“最后见面应该是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樱子侧着头说。

“她是个典型的坏心肠婆娘，我一直不想见她。”

说这番话的是樱子父亲，他把樱子给的念珠胡乱地塞到兜里。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合她心意，总之，她不管对什么事都会抱怨，那样根本就聊不起来。她总是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就完了。比如说，我说‘姐姐，不是这样的吧’，接着跟她讲道理，无论是谁都会觉得有理的话，可她却说‘但我不这么认为’。”

或许是当时不愉快的记忆在脑海复苏，樱子父亲一边直咂舌一边穿上了皮鞋。

“爸，穿皮鞋行吗？”

“对哦，这样走不到车站哎。”

“我是把鞋子装进这个纸袋里，然后穿运动鞋去。”

“是啊，那我也这样吧。”

亮太看着因为下雪而感到困扰的大人们，就像是在看一群不解风情的人。等了这么久还在讨论是穿皮鞋还是运动鞋的问题，就算不是三岁孩童亮太，也听烦了。

“对不起对不起，亮太，走，我们出发！”

世之介抱起臃肿的亮太，招呼一声“我们走啦！”，跑到了外面银色的世界中。

“钥匙放在老地方啊。还有，三点我们就回来了。”

樱子的声音从后面追来。

雪云完全散了。蔚蓝色的冬日天空下，工厂前的空地、马路，以及还没有留下任何人脚印的河堤，到处白茫茫一片，反射着太阳光。

看到亮太想要趴着爬上河堤，世之介说：

“啊，对了。等我一下。”

然后跑回工厂，把塑料桶的盖子拿来，想把它作为雪橇使用。

他和亮太肩并肩爬上陡峭的河堤。

被染成雪白的河岸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十分晃眼，或许雪景就是会让人难分远近吧，在远处的运动场上四下飞奔的狗的身影看起来很近，在不远处堆雪人的孩子们反而看起来很远。

“亮太，你用这个滑滑看？”

世之介说着把塑料桶盖放在了河堤上。

“可是很危险呀。”

亮太有点害怕。

“没事的，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吧。”

说完，世之介就坐到了里朝上的塑料桶盖上，灵巧地蜷曲双腿，用力往后一撑，屁股往前一蹭，原本哧溜哧溜地在斜坡上移动的盖子突然一下子就滑了出去。

斜坡很陡，无法保持平衡，桶盖猛转了一圈后，世之介的身体就被抛了出去。还好落在了还没被任何人的足迹玷污的、柔软的雪地上。

世之介一边发出哀号，一边像是为了享受雪的触感，在河堤上骨碌碌地滚了起来。等他滚到下面停住的时候，滑下来的桶盖“当”的一声砸在了他的头上。

一直看着他的亮太自不必说了，就连正在附近堆雪人的孩子们也爆笑起来。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亮太，你得在更下面的地方滑才行。”

他一边说着，一边单手拿着桶盖往白雪覆盖的河堤上方跑，亮太也从上面滑到了他的身边。

“你记住啊，就从这里开始往下滑吧！”

他让亮太坐到了放在斜坡上的桶盖上，然后就推了一把他的后背：

“小心了！”

或许是桶盖的大小和亮太的体重比例刚刚好的缘故吧，它顺着白雪覆盖的斜坡优美地滑了下去，看着都叫人赏心悦目。

“亮太，滑得不错啊！”

“好快啊！就一眨眼！”

或许是被亮太那华丽的滑法所吸引，之前一直在专注地堆着雪人的孩子们在世之介滑的时候完全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这下却全都跑过来了。

“让我也滑滑吧！”

“好！那按顺序来，排好队！”

在世之介的号令之下，穿得都很臃肿的孩子们迅速排成一队。

“喂，世之介！”

此时从河堤上方传来了隼人的声音。一看，穿着棉褂、显然是刚刚起床的隼人正一边发抖一边冲他不断地招手。

世之介把桶盖交给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女孩子。

“隼人哥，葬礼怎么样了？”他一边问一边走上了河堤。

“昨晚半夜去露了一下脸，应该没事了。反正她是一个心肠很坏的大妈。”

话虽这么说，但在别人去世当晚稍微露个面这一点很符合隼人的风格。

“不说那个了，给！”

隼人从棉褂中取出了一封信。

“这是什么？”

“嗯，其实吧，我擅自把你的照片寄去参赛了，然后呢，你看！”

信已经开了口，隼人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

“看，说是佳作呢！”

隼人打开的纸上，确实有着“佳作”的字样。

“这是、是什么？”

“哎呀，我不说了吗，我把你的照片寄去参赛了。你之前不是给我了吗。我和老爷子在工厂干活时你拍的照片。”

“啊？是那张？”

“对啊！据说奖金有三十万日元，然后我就寄出去碰碰运气了。然后呢，你看！”

“这这这，什么时候寄来的？”

“就刚刚。我刚刚查看邮箱的时候发现在里面的。”

世之介又重新看了一遍佳作奖获奖通知。尽管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小镇主办的摄影比赛，但毫无疑问，那里的某个人认可了自己的照片。

“佳作没有奖金。不过有奖品，你看，奖品是芥末腌菜。”

隼人有点失望。但在世之介看来，奖金有也罢没也罢，奖品是他不爱吃的芥末腌菜也好什么也好，全都无所谓，要紧的是，好歹自己拍的照片生平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太棒啦！太好啦！”

世之介喃喃地说着不由得举起了双臂。

一阵喜悦渐渐涌上他的心头。

“我终于第一次获得别人的认可了……”

之后，他发自肺腑地为自己连呼三声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世之介的声音在沐浴着冬日的雪景中回响。

.

今天早上的电视社会广角镜中也大张旗鼓地播报了正在举办的残奥会比赛的结果。残奥会相关人员原本都很担心随着先行举办的奥运会的结束，使整个日本沸腾的那种狂热会随之冷却下来，但开赛之后他们发现，别说东京了，整个日本都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了残奥会。

我站在电视机前面，看着昨晚举办的上肢残疾的运动员们的径赛结果时，妻子千夏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

“小亮，你这么慢行吗？”

“嗯，马上走。”

“小亮，你不是要去接安藤君吗？”

“不，安藤坐教练们的车去，我直接进竞技场。”

千夏一边抚摸着开始显怀的小腹，一边打开铝制框架拉门，走到小小的院子中，蝉鸣声一下子飘进屋来。

这是一栋建在东京郊外的小公寓，一楼的各道门都带有只够晾晒简单衣物的小庭院，房子对面是一个大公园，所以像现在这样，夏天虫子很多，好在幽静得就像是住在森林里一样。

“今天我也和婆婆他们一起去给你加油。”千夏边晾衣服边说。

“那我老妈又该担心了。”

我踩在铝制框架拉门的轨道上，往院子探出头去。

三周以前举办的奥运会比赛，千夏本来也要和母亲樱子、外祖父重夫一起去现场加油的，但因为既要应付电视台记者到家采访，又要顶着大太阳在赛程的二十公里处和三十五公里处之间移动，考虑到她有孕在身，而且正是最关键的时期，有必要以防万一，于是那天就让她在自家观战了。

据千夏说，当从众多观众的身影当中看到自己丈夫以第十一名的成绩冲线的那一瞬间，她的泪水就一直流个不停。

她并没有说谎，确实，在比赛结束三周之后的现在，她还是每晚都在看比赛的录像。

“看啊，日吉亮太选手马上就要冲线了。全体观众都站起来等着日吉亮太选手冲线。森本选手也在终点等着呢。”

“我觉得日吉选手真的十分顽强。虽然名次只排在第十一位，但也足以引以为豪了。我们真的很为日吉选手感到自豪。”

播音员的话语至今依然能让她流泪。

“你差不多也该看够了吧？”最近我实在感到无奈，便笑着说道。

“可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谈论夺得金牌的森本选手啊。所以，我决定了，我就一直捧小亮。”

她说的这番话不知道究竟是为了安慰人还是在开我玩笑。

实际上，从那天开始，夺得金牌的森本选手每天都会在电视上露脸。

“好，差不多了，我该走了。”看了一眼晾衣服的千夏的背影，我不自觉地对她说道。

或许是听到了说话声，隔壁邻居家的妻子从树篱那边探出头来，跟我打招呼说：

“今天是残奥会的马拉松比赛吧？我会看着电视给你们鼓劲的，加油啊！”

树篱上，千夏和这位夫人种下的蔷薇花开得十分灿烂。

我是即将参加今天举行的残奥会马拉松比赛的、安藤拓真选手的陪跑人，我的出场是先前就定下来的。

安藤有视觉障碍，却是一名才华卓越的选手，几年前听说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陪跑人，于是我就毛遂自荐了。

从那之后，我们就像玩两人三脚游戏一样，有时会就训练方法起争执，有时又出于运动员的自负与尊严而争吵，但最终，两人分别获得了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资格。

当然，当我正式被选定为奥运会代表选手时，协会那边提议让我辞去为安藤陪跑的工作。事到临头才进行调整，无疑会导致日程方面相当难安排。

“我想过了，就算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我也想陪你一起跑，不会去考虑因此会对自己的比赛造成什么影响。”我对安藤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在安藤好像也是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共同表达了要一起登上最高舞台的誓愿。

“那我走了。”

出了玄关，千夏还特意换上拖鞋来送我。

“走好，路上小心。”

她拍了一下我的肩，我笑着说：“知道啦。”

“咦？”

就在这时，千夏把塞在信箱里的信封抽了出来。

“给小亮你的。日吉隼人？是谁啊？”她把信递了过来。

“啊，是我舅舅啊，老妈的哥哥。”

“哦，就是那个在外国跑船的舅舅？”

“对对对……没时间了，我拿着路上看吧。”

我把拿到的信装进了包里。

不巧，去车站的巴士上人太多了，我没法读信，而去往新国立竞技场的电车里更是拥挤。

在拥挤的电车上，我拼命地抓住吊环，此时，很久之前，隼人舅舅、世之介哥哥在汽车修理厂前面的空地上陪自己玩耍的记忆朦朦胧胧地浮现在脑海。

我被扮成小狗的世之介哥哥追得四下乱跑、隼人舅舅给自己烤红薯的景象只怕出现在我只有三四岁的时候，非要说的话，相比真实过往的回忆，倒是留在手边的照片上的画面更令人印象深刻。即便如此，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隼人舅舅和世之介哥哥的声音，以及被两人抱起来时，变得很近的天空，还能看到远处的风景。

下大雪的日子里，我们在河堤上玩雪橇，好像也是那个时候的事吧？

或许是因为留有当时的照片，所以至今还记得。不知不觉间，附近的很多孩子都聚集过来，用世之介哥哥带来的塑料桶盖子作为雪橇，一次次地从斜坡上往下滑。

中途应该是隼人舅舅从工厂里面拿来了能充当雪橇的各种各样的道具，当时从河堤上以很快的速度滑下来的那种感觉，还有被从雪橇上甩出去摔在地上感受到的雪的冰冷，至今依然能够清楚记起，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的事情记得尤其清楚，也是有理由的。

那天，摄影比赛的结果通知寄到了世之介哥哥手里。那是一个在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小镇举办的一个小型摄影比赛，而且他并没有拿第一，只是得了一个尴尬的佳作奖，但世之介哥哥从那之后动不动就提起那天的事。

“被别人认可，真的是超级超级幸福呢！当时我正和你在河堤上玩雪呢，这时穿着棉袢的隼人哥就跟没睡醒似的拿着信来了，那封信里呀……”

“安藤，身体状态怎么样？”

当拄着白手杖的安藤和教练们一起出现在竞技场的选手休息室里时，我先打了声招呼，又摸了摸他的肩膀。

“嗯，感觉状态不错。”

正如安藤所回答的那样，他的脸色看起来也很不错。

“你先换个衣服，做做热身吧。”

在我的示意下，安藤立刻也开始换起了衣服。

在等待他更衣的过程中，就比赛中的气温情况，我和正在检查鞋垫

的真锅教练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天空阴暗，是比较适合跑步的天气，不过在比赛的最后关头有可能下雨。

来自各国的选手们开始聚集到休息室里。在一片欢笑声的平和气氛中，也能感觉到国际大赛特有的紧张感。

我陪更衣完毕的安藤走到了专供热身使用的跑道。在做准备运动时，安藤忽然开口说道：

“亮太先生。”

“怎么了？鞋子还感觉不舒服吗？”

“不，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问题？”

想着也许是出于比赛前的紧张，于是我故意用轻松的语气问道。

“那个，在比赛之前请允许我说几句。这次的比赛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很感谢亮太先生给我陪跑。”

“怎么了这是，干吗那么正式？”

“迄今为止，一路跑来，我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照，但只有亮太先生，只有你是为了赢而让我跑的。毕竟像我们这样的选手，能跑完全程就很让人感动了，或者说，别人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待的，但只有亮太先生你，怎么说呢，从一开始就很认真对待，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什么感动不感动的，我一定要跑赢在我前面的至少一个人。”

说着说着，安藤本人好像也害起羞来，频频地去摸自己的鼻子。

“那今天也是这样，你要超过你前面的那些家伙，哪怕跑赢一个也好。”

为了缓解安藤的难为情，我这么说道。这种心情似乎安藤也感知到了。

“我会超过的。就像以前一样，我会黏着他们一直黏到后半程，最后的最后再一鼓作气超过他们。”

他又恢复了平常的霸气。

我开始和安藤并排在练习用的跑道上慢跑。不知为何，我又想起了世之介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只在今天这么强烈地想念世之介哥

哥。当然，也不是因为今天是这位故人的忌日。

眼前浮现出世之介哥哥骑着自行车陪我跑步的身影。在江户川马拉松比赛的小学生组中夺冠是这一切的开端。

从那以后，在马拉松比赛相关人员及学校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参加在东京或千叶县举办的马拉松比赛。赛前总陪我练习的就是世之介哥哥。他会跟着一起跑，如果工作太累了，就骑着自行车给我陪跑。现在想想，小学生组的马拉松比赛其实只能算是玩玩而已，但他也总是很认真地给我喊加油，以至于只是在荒川的河堤上跑跑，却真的让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参加奥运会。

刚好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和亲生父亲见面了。虽然并不讨厌他，但也不是很期待相见。

那时，和世之介哥哥一起在河堤上跑步才是最最快乐的事。想着那个所谓亲生父亲的人所做的事，还有和他见面聊过之后，自己的内心总会百感交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自己也没法用语言表达，总之就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气愤，一会儿悲伤。

但是，每当和世之介哥哥在河堤上跑的时候，这些情绪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总感觉只要和世之介哥哥一起奔跑，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上中学时，我加入了心心念念的田径队。这所学校不以田径闻名，但队里也有一定的成绩，朋友们自不必说了，我还从学长们和教练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关照，最重要的是，之前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练习田径的，这下是动真格的了，而且能获得专业的指导，这让我每天都感觉很兴奋。

那是在初一期末吧，就像往常一样，世之介哥哥突然来找我，邀我去跑步。

“今天练习太累了，算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

世之介哥哥略显失落，但初中的田径队是怎么练习的，现在能跑多快，这一切他似乎都很想了解。

当时我到底是怎么想的，说真的，现在完全记不得了。当然，并不是开始讨厌世之介哥哥了。唯一清楚记得的一件事是，自己只是懒得回答他那一句接着一句的问题了。

“世之介哥哥，你不用再陪我跑了。要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练的话会养成一些很不好的习惯，而且光是队里的练习就让我筋疲力尽了……再说，这样很丢脸。你又不是我爸，要是我老和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一起在河堤上跑，会被别人笑话的。”

这是初中生特有的坦率。说这番话当然不是为了伤害对方。

“你说话怎么跟个大人一样啊？”世之介哥哥说着敲了敲我的头。

现在想来，我知道了，毫无疑问，那就是世之介哥哥特有的表达寂寞的方式。问题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被别人敲头是会很恼火的。

从那以后世之介哥哥倒也不是突然就不来了。那之前是一个月来一两次的，那之后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次了，又变成两个月也不来一次。只是，我在学校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间隔。

记得最后和世之介哥哥正正经经地见上一面，是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

妈妈问我：“毕业典礼，我可以叫世之介一起去吗？”当时自己倒是满口答应了：“当然可以啦！”

对世之介哥哥其实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被推荐进田径名校的事情也已经定下来了，那天毕业典礼一结束，我还要参加田径队的伙伴和学弟学妹们的答谢会，所以没时间和世之介哥哥好好地聊一聊。

我还记得，在含苞待放的樱花树下的校门口，我、妈妈、少见地穿着唯一一件好西装的世之介哥哥三个人一起合了张影。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或许也是因为手边还留有那张照片的缘故。

总之，我只记得在合了一张影后说了句：“答谢会要迟到了，我得走了。”然后便丢下两人，快步地去追自己的伙伴们了。

上高中时，我更是正式投入了田径练习中。每天早上都在课前晨练，下课以后就开始正式的训练，就算队里活动都结束了，也会在妈妈给找的私人健身房里努力锻炼肌肉。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中时我的成绩飞跃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也增多了：国民体育大会、全国高中综合体育比赛，还有一些国际比赛……

接到那个通知是大一时候的事了。那一年，我被选为在中国广州举办的亚运会田径比赛的强化选手之一，接到电话时，我正在美国一个叫作波德的小城参加集训，当时是在宿舍里。

打电话给我的是父亲宫原雅史。

别说见面，两人之间通电话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在通报姓名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

一开始我以为父亲又是因为工作到了美国。但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重，接下来他说的一句话是：

“横道世之介先生死了。”

我没反应过来，甚至觉得父亲刚开了一个很离谱的玩笑。

“你说什么呢！”

我忍不住笑了。但父亲接着又说：

“听说是因为电车事故死的。为了救一个掉到轨道上的女人，横道先生和一个韩国留学生一起跳下去了，但没来得及……”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对于世之介哥哥死了这件事完全反应不过来，但世之介哥哥为了救掉到轨道上的人而纵身跳下的身影却立刻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话筒那端的父亲后来又说了几句什么，但我完全听不进去。

当时自己确实在尽力地想去回忆世之介哥哥的一些事情，只是，尽管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尽管相视而笑了那么多次，尽管自己那么喜欢他，那个时候却偏偏连一次美好的回忆都想不起来。

唯一想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我告诉世之介哥哥“你不用再陪我跑了”的时候，我被敲了一下头，十分恼火。

“好了，选手们陆陆续续都回到了跑道上！现在我们看到了安藤拓真选手的身影！金牌虽然丢了，但他现在排在第七位，以强劲的势头回到了跑道！”

“安藤选手真的跑得很棒，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但在三十五公里处摔倒了还真是挺遗憾的。”

“补水处有点混乱，不过确实是一次很严重的事故啊。选手们速度都很快，再加上残奥会马拉松都有人陪跑，一旦互相纠缠在一起，就难免

会造成很大的事故。”

“确实是，在摔倒的四名选手当中，两名选手当场就弃权了，另外一名在又跑了大约一公里之后也弃权了，只有安藤选手又回到了跑道上。”

观众们的加油声充满了国立竞技场，听起来就像地鸣一般。

“安藤！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不由得大喊起来。

安藤看上去有点痛苦，但还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和安藤两人此刻与其说是处在竞技场的正中央，不如说是跑在加油的声浪中，就好像是被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推着后背、拽着手臂。

仿佛是为了掩盖摔伤的脚腕的疼痛，安藤一直在跑。那种痛楚通过两人握着的绳子异常的拉伸状况传了过来。

中途，我告诉过安藤，为了今后着想，也可以考虑弃权，但安藤固执地没有点头答应。

开始绕着赛道跑时，给安藤的加油声更大了。脚腕的疼痛只怕已经超过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但为了不辜负那些声援，安藤还是甩开手臂，一步步往前迈。

为了不输给现场的加油声，我也从旁边拼命地喊。

注意，很快就是直道了！

坚持到最后！

还剩一百米！

好了，冲吧！冲！

四十分十秒！

还剩八十米！

尽自己最快的速度，你可以的！

不错！很好！

还剩六十米！

我要松开绳子了！

直直往前冲！

直直冲！

还剩四十米！

四十分三十秒！

你可以的，绝对可以！

对了，直冲！

就这样，直冲！

安藤！

直直往前冲吧！

·

“我就说嘛，让你穿一般的衣服就行了。我不是说好几遍了吗！”

在世之介的耳边，樱子拼命克制着会让人想起她少女时代的怒吼。

此刻，包括亮太在内的三个人站在某间会议室的一角。这间会议室位于M市的地区振兴科，虽然不算小，但也绝不大。唯独今天，这里被布置成了每年照例由M市地区振兴科主办的摄影比赛的颁奖会场，被推到房间角落的桌子上摆了一点点（真的是只有一点点）三明治、点心等，当然饮料也不会达到香槟的级别，只是一些罐装啤酒、鸡尾酒，另外还备有一点五升超值装的乌龙茶、可乐等，并配上了纸杯。

这样一间略大的会议室里，作为主办方的M市的职员们似乎是利用工作间隙见缝插针聚到这里来的。但由于是工作间隙，所以他们脚上穿的都是适合在办公室随便穿穿的拖鞋、身上是开衫等，有的女职员还拿着外出休息用的小手包。

在这些人当中，唯一衣冠楚楚的是穿了西装的主办方代表、代理科长，但他似乎原本就生性怯懦，不知怎的，一直站在门口不动。

鉴于这些情况，一身正装的世之介他们三人不管怎么看都会很显眼了。

这一天被招待的是冠军、亚军和佳作奖获得者三人。获得冠军的那名男子衣着很随意，怎么看都像一名专业的摄影师；亚军是一名大学生，他的打扮看起来就像接下来要去便利店买东西一样；只有获得佳作奖的世之介他们的打扮就像要参加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或是小学开学典礼的家长和孩子那样精神头十足。

这里要说一句，穿着香奈儿风格（说到底也只是有一点那种风格而已）的正装，早上甚至还去了一趟美容院的樱子是最不合时宜的，而西装口袋里塞着方巾的世之介和穿五分裤、系领结的亮太则紧追其后。

“我就说嘛，让你穿一般的衣服就行了。我不是说好几遍了吗！”

所以，在主办方致辞期间，尽管樱子在世之介耳边怒吼，但也让人禁不住对她表示同情。

实际上，或许是觉得这三人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怜了，等主办方致辞一结束，之前聚集在一旁的职员当中就有几个人特意去取来了西装外套，或者把拖鞋换成了皮鞋，从这一点来看，很遗憾，三人认为的那种丢人现眼并非单纯出于他们的被害妄想。

一开始，樱子就说：

“规模这么小的颁奖仪式，穿平常的衣服不就行了吗？”

对此，世之介却毫不让步：

“不不不，这种事情，就算是礼数再周全也不为过。”

等主办方的致辞以及所谓的评委、一位爷爷级摄影师的长篇大论结束，进入“与获奖者畅谈”环节的时候，世之介他们三人也完全被周围人当作了“稍显特立独行的一家人”看待，这样一来，亮太朝着从进入房间以后就一度虎视眈眈的桌上的点心冲刺的身影，在别人看来也不觉得那么怪异了。

于是两人决定把根本顾不过来的亮太交给貌似很喜欢小孩的那群年轻女职员，此时世之介才终于得以缓一口气，和樱子拿起罐装啤酒干杯。

“这双高跟鞋，我从辞掉池袋店里的工作到现在一直就没穿过，脚好痛啊。”

“是不是你脚变胖了啊？”

“什么？啊？我胖了吗？”

“开玩笑，开玩笑的。”

“我说，为什么我们非得穿这么整齐来这领一罐芥末腌菜呢？”

“这可是因为获得佳作奖才得到的芥末腌菜啊，很特别的。”

正在说着这些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背后似乎有人。

回头一看，是那位点评时长篇大论的评委、那个爷爷级摄影师。

“啊，要来罐啤酒吗？”

世之介机敏地给他拿了过来。

“啊，谢谢！”

那位爷爷级摄影师接过来，“啪”的一声打开了瓶盖，泡沫喷薄而出，弄得他手忙脚乱。

樱子立即把手帕借给他。沾满泡沫的脸和胡须总算弄干净了，溅湿的衬衫就没办法了。但当事人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你是横道君吧？你的照片拍得不错啊。”

摄影师自顾自地说道，简直是教科书式地诠释了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这次还是第一次被人夸奖呢。搞得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参加《恶搞秘摄》节目呢。”

“哎，像你这种普通人是出演不了《恶搞秘摄》的，那节目只有名人才能参加。”

“嗯，那倒是……”

这位老爷爷好像不怎么给人面子。

“你的照片到底好在哪里，你自己明白吗？”

“好在哪里？嗯，我自己可能不太……”

“你的照片拍得很善良，对，是善良。”

“善良？”

莫非这是摄影行业的专业术语？如果真的想成为一名还说得过去的摄影师的话，多少应该读一些这方面的专业书——世之介自来到这个颁奖仪式后，才开始感到焦虑起来。

该怎么回答才好呢？或许是看出了眼睛正滴溜溜转的世之介的心思，这位爷爷级摄影师又拿了一罐啤酒，走向依旧待在房间角落的代理科长。

人家评委好不容易过来提点，自己却没答好，虽然有点丢脸，但另一方面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要是再聊一些那么难的话题，估计自己也应

付不来。可惜没容他放心多久，那位爷爷级摄影师又走了回来：

“啊，对了。”

这位想要的是鸡尾酒而不是啤酒吧，世之介想着说了声“请”，递上一罐鸡尾酒，对方毫不客气地接下，然后问他：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履历书上写着兼职来着。”

“是的，在打零工。就在照片里的那家修理厂里。”

“哦，在那里工作吗？”

“是的。”

“你都有老婆有孩子了还在兼职，真没出息。”

怎么，特意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世之介越来越觉得这老头讨人厌了。

“哦……”

这哪儿是评委和获奖者，简直是训人的教师和采取消极反抗态度的初中生。

“你那个兼职，时间上能不能通融？”看来他果然并不是要过来拿鸡尾酒的，老爷爷把罐子放回桌上问道。

“您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在池袋那边有一间工作室，你下次可以来玩玩。”

这算坏心眼还是肯照顾人，这老爷爷实在让人看不懂。

“哦，池袋吗？我现在就住在那里。在北口。”

“啊，是吗？在哪边？”

“从北口穿过情人旅馆街，有店内就餐区的一家便利店……”

“是不是从南美来的小姐们总在里面扎堆的那家？”

“对对对，我住的地方离那家便利店很近。”

“我的工作室就在那家便利店所在大楼的三楼哦！”

“啊？是吗！我几乎每天都经过呢。”

居然跟这老大爷是邻居，但这也并不是多值得高兴的事，他却兴奋莫名。

“哥哥，玩不玩？”

老爷爷说着突然送了一个秋波给他。

那一瞬间他不禁想：“嗯？这人是老年痴呆了吗？”但很快就意识到老爷爷原来是在学便利店里的那些女人。

“No, thank you!”

世之介断然拒绝。

三月　启程

立春后的第一次强南风吹过来了。

修理厂前面的空地上摆着一张旧沙发，世之介正在上面晒太阳。

风虽然有点冷，但倾泻而下的阳光让人觉得暖和无比。时间安静得让人感觉再这么坐下去，也许不多一会儿自己都要变成沙发的一部分了。

不光是世之介，河堤上的那一片绿也在陶醉地摇曳；抬头看去，是一片让人觉得独自仰望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晴空，云朵就幸福地漂在晴空中。

“真是幸福啊！”

咬了一口作为午后点心的鲷鱼烧，从他嘴里忍不住蹦出了这么一句。

“我回来了！”

就在这时，沿着河堤的马路上跑来了亮太，注意到了世之介坐着的沙发：“为什么搬到外面来啊？这个是家里的吧？”说着就绕着沙发转了一圈。

从牙医那儿回来心情还能这么好，果然像樱子所说的，亮太是喜欢上了一个最近刚进入牙科诊所工作的女助手。

“老爷子说要扔掉，刚才是他搬出来的。你看，这地方已经破了。”

这是在给破坏者本人展示他的犯罪现场，但那本人却似乎不想承认。

“不过，要是扔了它，我们坐哪儿？”

亮太换了个话题。

“说是要买一张新的。”

“能让我来挑吗？”

“恐怕不行。”

“为什么？”

“你的品位太孩子气了。”

说话间，晚到一会儿的樱子也回来了。

“这沙发摆在家里就觉得太大太碍事，可是一搬到外面一看，挺小的嘛。”

她说着，有点不舍地抚摸着沙发的扶手。

“啊，对了，你看过今天早上丸福超市的宣传单了吗？”

这沙发虽然陪伴了他们多年，但要告起别来却是那么干脆，樱子很快就把话题从沙发换到了报纸里的宣传单上。

“刚才看了。那个特价，太反常了吧？”

“是挺狠的，对吧？好像‘价格崩坏’真的要开始了。”

“啊，那个，你很喜欢吧，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崩坏’？”

“我对‘崩坏’这个词倒是不讨厌。”

“啊，一点都不好笑。”

“哎，不说这个了，明天去不去参加那个特卖会？你又要去那个爷爷老师的工作室吧？”

“去是去，不过傍晚才去，早上我先来这儿，等去完特卖会以后我再回去。对了，你别再说什么‘爷爷老师’了。你要是老这么说，下次见面的时候，它就会从嘴里蹦出来的。”

“没事吧，我还特地加了‘老师’两个字呀！”

两人话里说的当然就是在上个月的颁奖仪式上认识的爷爷级摄影师了，回家以后上网搜了一下才发现，这个老爷爷居然是叫作大路重藏的、日本摄影界的权威之一。

那么，为什么这么权威的人士会去担任一个在M市举办的小型摄影比赛的评委？原来，这位权威人士老爷爷是在M市出生长大的，也是那里的名誉市民。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世之介的作品多受这位老爷爷赏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给他冠军了，而给他的只是佳作，这就说明了原因，只不过，他觉得世之介很像他最近刚辞职的助手，反正要用人的话当然要用一个看习惯了的，所以从那以后，他频频地让世之介来给自己帮忙。

当然，世之介也很想走这条路，对于权威人士的邀请，他自然心怀

感激地接受。虽然他现在嘴里一直叫对方“权威人士、权威人士”，对对方千恩万谢的，但其实在颁奖仪式之前连对方的经历都一无所知，这股子机灵劲儿或说不着调当然已经在权威人士面前露馅了。

“世之介，我要泡咖啡，你喝吗？”

从后门传来了樱子的声音。

“喝！”

“我爸他们呢？”

“老爷子去看赛艇了，隼人哥我可不知道。”

他回答道。此时又有风吹来，空地上挺立的樱树的叶子随风摇曳。

在这里看樱花开，今年还是第一次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却觉得自己好几年前就已经坐在这张沙发上了，或者说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的一员了，这种感觉很不可思议。

啊，莫非是因为有这棵樱树，所以才起了“樱子”这个名字？

“哎！”

他喊樱子，但没有得到回应。

“喂——因为有这棵樱树，所以才给你起了‘樱子’这个名字吧？”

他试着大声喊出来，还是没人回应。

一定是这样啦。

认定这一点之后，他专注地仰望着樱树。尽管现在还是硬硬的花蕾，但只要闭上眼，就能轻而易举地联想到一树满开的樱花。

很快又是一个春天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这时看到隼人正沿着河堤走过来。他看了一会儿，发现对方一直站着不动，像是在盯着河对岸看。

见隼人站立的时间相当久了，他于是坐在沙发上大喊了一声：

“隼人哥！”

但实在太远了，对方可能没听到。

他渐渐对隼人在看什么产生了兴趣。

终于，世之介从他已经扎下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沿河堤朝隼人所

在的地方跑了过去。

“你在看什么呢？”

他站到隼人身边，试着学他远眺，但并没有看到有火灾引起的烟。

“哦，是世之介啊！”

“你在看什么呢？”

“看河。”

“这条河吗？”

“除了这条还有哪条？”

这条河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感觉比平常还显得多少浑浊了些。总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值得特意驻足观看的理由。

“你去哪儿了？”世之介问。

隼人穿着一条运动衫，外加一双拖鞋。

“光司家。和光司的爸爸一起收拾了一下他的房间。”

“哦，这样啊。”

你要是说一声我就给你帮忙去了。他想这么说的，但想想又算了。

“他之前一直躺在房里，没想到堆的东西那么多呢，真的难以想象。人啊，一旦活着，东西就会不断增多。就算躺着不动，只要还活着，东西就会越攒越多。”

隼人又往河的方向看去。

世之介很想说点什么合适的话，遗憾的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于是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哦，对了，阿樱刚才问你要不要喝咖啡。”

“嗯，要不喝一杯？”隼人回答他。

“那我去跟她说一声。”

刚要离开，隼人叫住了他：

“哎，世之介！”

但他的眼睛依旧盯着河看。

“……怎么说呢，给光司的房间做完大扫除，我突然一下子就泄气

了。”

“是有很多垃圾吗？”

其实应该还能有别的可问的，无奈对于这种严肃的场面，世之介并不擅长应付。

“嗯，有很多。租来的一吨装载量的卡车几乎都装满了。”

“一吨？”

“其实光司父亲他们本来也想就那样堆在那里的，但他们好像要搬家了。对两个人来说，那座房子有点大，房租也高。”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说是千叶。嗯，倒是想去随时都能去。”

隼人在草坪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世之介随手扯了一把手边的草，撕碎了四下撒。

“那家伙喜欢什么我全都知道。他啊，喜欢欧洲车，尤其是很宽的那种，还有就是喜欢动物。猫啊狗啊什么的就不用说了，还有兔子和仓鼠。和车不一样，他喜欢那种小小的动物。大家都觉得和他待在一起时很不舒服，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好。不过这只是因为他表达自己的意思要花一些时间罢了。有些事情，通常只需要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不是’就行了，但他做起来要花很长时间。只不过是一秒钟就能完成的回答，他要花一分钟罢了。所以只要给他时间，就没什么问题。真的不算什么。”

隼人慢慢地说着，仿佛在听他说话的人不是世之介，而是光司。

世之介只是拔起长得高的茅草不停地甩着，像是要把蔚蓝的天空切开一样。

“……哎，世之介，真的，我真的没什么。反正我又不急。”

“我大概能明白。”世之介终于开口说道。

“真的吗？你能理解？”

“嗯，差不多。我也是属于那种不着急的类型。”

对于世之介的话，隼人放声大笑。

“是啊。我感觉你确实不急。”

“对吧？”

“所以呢，这些话啊，对着你，我就能说出口。”

世之介忽地感觉到了什么，回头一看，亮太正沿河堤爬上来。

“怎么了，亮太？”世之介问道。

“妈妈让你们喝咖啡去。”

“啊，这样啊，谢谢！”

“你们在做什么呢？”

“嗯？什么也没做啊。就是和隼人哥一起看看河。”

“为什么？”

“刚才有个半鱼人从河里钻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守着呢。”

隼人突然紧张地说道，并一边往四下里张望，一边在草丛里爬行了几步。世之介也迅速地学起他来。

“刚刚就在那块草地里，我都看到它背上的鳍了！”

听他猫着腰这样一报告，亮太也慌了，赶紧把随身携带的假面骑士的手环从兜里掏出来准备变身。

在池袋西武百货的地下食品卖场里，世之介正在试吃首次登陆日本市场的美国甜甜圈。

往常这个时候，他应该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工厂后面的樱子家里吃上樱子亲手做的饭菜了，但今天傍晚樱子要去池袋接受某保险公司的面试，于是决定偶尔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吃顿晚饭。

所谓的面试其实并不是正式的，只是本地一个学姐、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在那家保险公司做销售，感觉薪水还不错，樱子觉得可能自己也能做，于是才决定拜访一下她的公司。

试吃完甜甜圈的世之介开始从欧式糕点、日式点心售卖角转战到腌菜卖场。在工作日的下午，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卖场拥挤得厉害，能和约好的人偶遇都近乎奇迹，但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点上，以世之介和樱子来说，无论楼层怎么大，他们要去的方向总是一样的，或者说，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就算是本人原本想随意去买点什么，很多时候都能发现对方不知不觉间就已经站在自己身边。

今天也是这样，毫无例外地，当世之介正在品尝京都特产的腌菜“千枚渍”时，樱子果然来到他旁边站着了：

“千枚渍好吃是好吃，就是保质期不长啊！”

“保质期长的腌菜，味道就太浓了。”

世之介乖乖地把超值装千枚渍放了回去。

“刚来？”世之介问。

“不是，我都转了三十分钟左右了。刚才我一直和学姐在上面的咖啡厅喝茶来着。”

“你的职场拜访怎么样了？”

“也许可以做。我不擅长计算，所以之前一直觉得要算保险费什么的，绝对不行，不过这些东西好像电脑都能做。还有，只要能拿到大客户的合同，到手的佣金还挺丰厚的。”

“可照那位学姐说的，好像时间被限制得挺紧的吧。”

“嗯。那倒是。不过上班时间比较自由。所以，也不算吃亏。”

“据说休息日还要陪顾客去打高尔夫、吃饭呢。”

“哦，那得看有没有大客户了。”

此时正在比对着生姜糖浆瓶子的世之介忽然死死地盯着樱子的脸看。

“看什么？”

“没什么，不过要是阿樱你的话，我感觉那些大客户可以手到擒来。”

“嗯，学姐也说了，说最终的决定因素是气势，她说我看着挺强势的。”

虽然有几样东西想买，但考虑到接下来还要去吃晚饭，行李太多不好，于是两人拼命地克制住购物冲动，在超市里走着。

在熟食售卖角，当打折的价签刚开始贴上去时，他忽然看到一张熟人的脸。

“啊！”

世之介一开口，住在隔壁的那个中国青年单手拿着一袋七折买的油

淋鸡，回应了他一声：

“啊！”

“晚饭？”

世之介说着指了指他的袋子。

似乎是听懂了，那青年做了一个用筷子往嘴里扒拉米饭的手势。

“老婆？”青年看着樱子，突然问道。

那一瞬间，世之介想纠正说“不，女朋友”的，但那样比较麻烦，于是只是“嗯”一声点了点头，然后也跟樱子介绍说：

“这是我隔壁邻居。”

走出地下食品卖场后，两人往离车站稍远的一家中华料理店走去。

他们是走着走着临时决定要去吃中餐的，落座点了餐之后才意识到，两人都是被刚才的那袋油淋鸡影响了。

他们先拿起冰镇青岛啤酒来干了一杯。

中餐最让人满意的地方就得说是上菜快了。在干过杯之后，凉拌海蜇、皮蛋豆腐、馄饨汤、干烧明虾、海鲜锅巴还有油淋鸡，转眼间就摆满了整张小小的桌子。

可能是两人实在饿坏了，几乎没顾得上说话，拿起筷子吃了一会儿后，樱子猛地停下来说要歇一歇。

“啊，对了，刚才的购物小票，我得算一算。”说着居然拿出钱包整理起来。

“不用非得现在吧？”

“可要是装进纸袋里的话，很快就会忘了，一不小心就给扔了。趁我现在还在记家用账。”

“那是什么？”

世之介注意到一张被塞在钱包里的纸巾。

“哦，这个啊，是亮太的牙齿。想把它丢到屋顶上的，忘了。”

“牙齿？”

“你看。”

樱子摊开纸巾给他看。

吃饭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去看一颗掉落的牙齿，可这不是虫牙，很白很光滑，就像是精心加工过的贝壳小件一样。

“好小啊！”世之介说着拿到手里。

“人家说掉得太早了。说开始换牙一般都在五六岁。”

“那不就是早了一年多？”

“但是个体差别一加一减可以相差两年左右，所以倒也不奇怪。总之，亮太的牙，我得给他好好保护。牙齿坚固的话，不但看起来赏心悦目，听说长大以后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好处呢。”

“比如说，超硬的仙贝，吃得比谁都快？”

“体育方面，还有脑筋好坏，不是说都跟咬合力有关系吗？”

“啊，是有这个说法。”

“反正看看地方上的朋友，总有种感觉，那些家伙不行了，往往首先是从牙齿开始不行的。”樱子说着又把亮太的牙齿收进了钱包里。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完全忘了点过的什锦炒饭上来了。

“哇，我可能不行了。”

“我就说嘛。算了，打包走吧。”

“冷了可就不好吃了。”

“这里的炒饭做得很好，粒粒分开，回去微波一下就好了。”

或许是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吧，店里的阿姨端着热茶走过来说道：

“回家后马上冷冻就没问题。等稍微冷一冷后我帮你们装袋子里吧。”说着就把炒饭和榨菜端了下去。

“啊，对了，也许刚才应该纠正一下？”

世之介也是突然想起来就说了，也不能怪他，但由于太过突然，樱子压根儿不可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刚才”。

“你说什么？”

“哦，我是说刚才在百货商场的地下超市……”

“啊？你这话题也太跳跃了吧？”

“……我们不是碰到那个隔壁的中国人了吗？”

“是碰到了。”

“那时，他问我是不是‘老婆’，我不是回答说是吗？”

“无所谓的吧。”

“是吗？”

“他不是你邻居吗？肯定知道我们没住在一起，不是吗？所以，很可能那个人就是把‘女朋友’说成‘老婆’了。”

“啊，这样啊，听你这么一说，可能还真是。”

这样一来，话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就世之介来说，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因为，有过那两句对话之后，无论走在池袋街，还是现在在这家店里看菜单时，他总觉得，难得两人一起度过，今晚或许正是好时机。

“哎……”

世之介坐端正了。

这绝谈不上是一家高级的中餐店，但店里的装饰很华丽，让人觉得很喜庆。

“……我们俩的事，你要不要再认真考虑一下？”

“怎么突然说这个啊。”

“我一直在想，要是能和阿樱和亮太就这样过下去，那该多幸福啊。”

瞬间，樱子的眼中露出一种想一笑而过的神色，但世之介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最终让她那才刚冒头的企图退了场。

“哎，如果我拒绝了你，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见面了？”

樱子也变得前所未有地认真起来。这让世之介不禁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说道：

“那怎么可能呢。”

他的眼中到底也露出了刚才樱子的眼中将要浮现出来的，那种想要一笑而过的神色。

“真的？”

“真的。那怎么可能？”

“……那，对不起了！”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再这么持续一阵子。”

也不知时机是好还是不好，店里的阿姨把要打包带走的炒饭装进袋子里拿过来了。

“……不过，谢谢你！”

等阿姨一走，樱子就羞涩地感谢他。

“谢什么？”

“你这么做不正说明你对我好吗。”

“对啊！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嘛。”

“不过，刚被你求婚就说这些可能有点那个……”就像是什么开关被打开了一样，樱子凑过身子来说道，“……说你对人好什么的，这算你的优点，不过呢，就现实问题来说，你这样完全不行啊。你说你，现在还在我们家打工呢。如果是真的重视我们的关系，你就该先找份正式工作啊。”

“这我也知道。不过，你看吧，要是真那样的话，就又得拖很久嘛。”

“世之介，你啊，如果别人告诉我有你这么一个人，那我还觉得听起来挺不错的，但真的在身边的话，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你极端地靠不住。”

“怎么还用上‘极端’这个词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当然了，这么说你也不全对，这也可以说是你的优点，我完全明白，我是以此为前提说的。啊，对不起，我又说多了。”

“咳，没事没事。”

如此一来，就算他两次求婚都被拒绝了。

就连世之介，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世上女子理想的结婚对象。只是，至少和樱子和亮太在一起，会让他由衷地感到幸福。

世之介想缓解一下现场的气氛，于是从包里取出了照相机。

他先把镜头对准了坐在正对面的樱子。

樱子以前很露骨地讨厌拍照，但最近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全然不在意照相机的存在。

之后，店里的阿姨免费端来了自家做的杏仁豆腐。尽管肚子已经很撑了，但为了不辜负这一难得的好意，世之介把两人份的杏仁豆腐猛往自己的嘴里扒拉。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

世之介原本打算带着亮太去水元公园玩，当他正在工厂前面的空地上伸着懒腰的时候，小滨沿着河堤走了过来。

“咦，小滨，有什么事吗？”世之介惊讶地问道。

“啊，果然是世之介，我就猜你可能在这儿。”小滨说着从河堤上跑下来。

“你要来的话，先告诉我一声嘛。”

“我是坐电车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我就想，没事，就算世之介和阿樱不在，天气也挺好的，我就在这一带的河堤上溜达一下也行。”

“我正要和亮太去水元公园呢，你去吗？”

“要不我也去吧。阿樱呢？”

“阿樱不去。其实是今天在水元公园有‘保护犬转让会’，我就想让亮太抱抱小狗。说起来，阿樱这家伙，那么喜欢狗，要是她去的话，绝对会让人给一只带回家来，所以她决定不去了。”

“带回来不行吗？”

“阿樱开始工作了，是做保险销售。”

“啊，那件事啊，看来进行得蛮顺利的啊！”

“嗯，她很有干劲。我觉得她很快就会到你那边去，拿着小册子逼你签约了。”

“是吗。我还没投保的，要不让她先跟我讲讲？”

像是有顺风耳一样，小滨正在这么说的时候，樱子带着亮太出现了。

“咦，小滨，你们有约吗？”

“没有啊，想来就来了。阿樱，听说保险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

“是的，定下来了，我得加油干了。”

夹在正说得热火朝天的大人中间，迫不及待想要早点出去的亮太急得抓耳挠腮。

“啊，对了，上周有件开心的事。”小滨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什么好事？我就喜欢听好消息。”世之介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第一次被允许拿菜刀了。”小滨说道。

就小滨来说这或许算是一件大事，但说真的，对于世之介他们却没什么感觉。世之介本来还以为是中了彩票之类的，这时也就只能说声“哇”了。

就在这时，亮太的忍耐到达了极限。

“好好，走走走。”

世之介“嘿”一声把亮太扛到了肩上。

“啊，别又闪了腰啊！”樱子立刻提醒他说。

“我觉得早就没事了。自从那次之后就好了。”他说得是那样地满不在乎。

这天，在水元公园疯玩到傍晚的亮太，在回家的电车上全身瘫软地睡着了，就像一摊液体一样。

尽情地享受着久违的休息日的小滨，又和保护犬赛跑，又被亮太缠着连续蹬了三趟小鸭脚踏船，显然应该已经很累了，但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那张侧脸上分明有一种充实感。

“小滨，就这么回去了吗？”

世之介就像把漏出去的水重新聚拢一样地抱起了亮太。

“是这么打算的，怎么了？”

“也没什么。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我们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要去车站前面喝一杯。”

“亮太怎么办？”

“我先把他送回去，让他睡下然后再去，你就在车站等我就行。”

小滨心领神会，她说下了电车会去久违了的小钢珠店玩一下，于是世之介知道稍微晚到一会儿也可以。他背着亮太慢悠悠地回了家。

他先让亮太在房间里躺下。

“我去和小滨喝一杯，阿樱你呢？”

他一问，樱子说等她父亲去看赛艇回来之后可能会去和他会合，让他稍后再联系。

回到车站前面，他看到小滨已经从小钢珠的机器上离开了，正在休息角里喝着咖啡。

“没出奖吗？”世之介问道。

“感觉要出了，但最近玩小钢珠的运气不错，怕要是出了奖，运气就都被用掉了，那多可惜啊。”

这么说才让人觉得可惜。

“啊，对了，隼人哥刚才一直在里面呢。”小滨看着眼前已经没人坐的机器说道。

“他玩出奖了？”

“没有。不过，隼人哥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嗯，他说最近好像浑身乏力。”

“生病了？”

“不是，你知道的，光司先生没了……之前因为光司先生的父母要搬去千叶了，他就去给光司先生的房间做了大扫除，从那天开始就萎靡不振。”

“唉，想想也是，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一起啊。”

“对啊。当然会萎靡不振了。对了，我们简单吃点东西，然后到由佳里小姐的店里去吧，就在附近的一家卡拉OK酒吧。隼人哥可能也会去的。”

此时才刚到傍晚，去的一家全年无休的居酒屋却已经近乎客满，那些老顾客也许从中午开始一直喝到现在，他们喧闹的笑声一直响起。

“啊，舒服。”

小滨对这种喧闹何止是毫无畏惧，简直瞬间就融入了店里的氛围。

在吧台点好生啤后，他们先去看了一下摆放小盘料理的食品货架。这家店的风格就像是学生食堂一样豪放，“只要你喜欢，尽管吃”，货架上从固定的日式冷豆腐到制作精细的辣味炖菜，齐刷刷排成一溜。

他们先拿起生啤干杯。

“你和阿樱进展得好像挺顺利啊！”小滨说道。

“这个嘛，前几天刚跟她求过婚，不过被拒绝了。”

“啊？你求婚了？”

“求了。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那就是被拒绝两次了？”

“对。”

“就这样维持着不也挺好的吗？其实吧，阿樱是有点害怕了。”

“害怕？阿樱吗？为什么？”

“嗯——我不清楚，不过要是一旦改变什么，可能很多东西就跟着变了，这时候不挺可怕的吗？”

“是这样吗？”

“是啊。要是这样的话，她说不想改变，就证明现在这样挺满足的。”

奇怪的是，听小滨这样说，世之介觉得挺受用的。

摆在吧台上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今年的樱花开放预期表。

“我们俩刚好是在一年前左右开始说话的呢。”

小滨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凝视着电视里的樱花预测。

“对，在小钢珠店，我们抢座位来着。不对，开始说话是在理发店。”

“对，是理发店。”

“从那时起到现在才一年呢。”

“真的是……感觉都好像过了三五年了呢。”

似乎陈列货架上摆出了刚炸好的天妇罗，客人们纷纷起身去取。

“这里的炸生蚝特别棒。”

世之介也不失时机地站起身来。

走出居酒屋也还没到七点。他先给在家里的樱子打了个电话，但樱子父亲还没回来。

世之介告诉她说自己先去由佳里小姐的店里，便邀小滨一起去了那家“如梦”酒吧。

一打开门，不出所料，隼人已经在了。他坐在吧台的固定位置，正一边吃着由佳里亲手制作的小菜一边喝着兑水烧酒。

“这么早就喝上了？”

世之介在他旁边坐下。这时拿来了热毛巾的由佳里一脸无语地跟他说道：

“他真的没其他地方去了吧。我一来上班，就发现他已经站在店门前了。”

“能去的地方有的是，就是不想去而已。”

说这句话的是隼人自己。

“要真是那样的话，你怎么还每天、每天都像个固定摆件一样坐在这里喝酒？”

“我要是不来，你这家店马上就垮了。”

这组对话如此流畅，一听就知最近每晚都在这儿上演。

那样的话，打扰他们也不好。想到这里，世之介带着小滨换到了包厢，开始肆意地唱起卡拉OK来。

等从町内会聚会回来的一群人在店里妈妈桑的引领下走进来时，世之介他们已经把会唱的歌差不多都唱完了，时机刚刚好，当小滨说要回家的时候，不知为何隼人也站起身来说道：“我也走。”

从感觉上来说，这里大概是新宿、涩谷、池袋一带深夜一点钟时候的状态，而在星期天的小岩，这才八点刚过。

小滨说明天上班要早起，就先坐电车回去了。世之介糊里糊涂地又被隼人拉去了另一家酒吧。他们去的是之前世之介和樱子去过的那家很时尚的红酒吧，店主是隼人的学长。

不巧这里也有团体顾客，于是两人在吧台一角各喝了一杯白葡萄酒

后就离开了。

就世之介来说，就这样回去也行了，可时间还早，于是不知不觉又跟着醉得踉踉跄跄的隼人往前走着。

隼人要去的是河畔的河堤上。一走起来，夜风吹在被酒气熏红的脸上，舒服极了。

隼人对着夜空伸了个懒腰。

“……我是不是该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啦！”

世之介也学着隼人伸了下腰，这时他突然听到了这句话。

“……哎，世之介……我是不是该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啦？”

隼人又说道，像是想让他自己也再听一遍。

“行啊，去看看吧！”世之介回答说。

“你也这么想？”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隼人哥现在可以去任何地方。”

“是吗？是吧！”

“不过老爷子，还有阿樱，大家可能就不好受了。”

“是啊……可能大家都很为难啊。”

隼人哥可能迄今为止完全没想过自己一直在忍受着什么吧，世之介想。

当他在光司先生身边时，那不算是一直在忍受着什么，只是他想那么做，于是就做了。

正因如此，光司先生肯定早就原谅隼人哥了。正因如此，光司先生的父母也早已接受他了。

能活成隼人哥这样，世之介觉得，远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更值得尊敬。

从去年四月开始、拖拖拉拉的这一年的故事，在没有等来樱花开放的季节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即将迎来尾声。

人生这东西，绝非全都是花好月圆。有好的时期，也有坏的时期；有最棒的一年，当然也有最坏的一年。

虽然总算大学毕业了，但由于留级而晚了一年，没赶上泡沫经济最

后的卖方市场，从依靠打零工和小钢珠活着而开始的世之介的这一年，毫无疑问，当然绝非属于那最好的时期。

但是不好也有不好的活法，人生也还是能继续下去，说不定，正因为它是一段很不好的时期，他才能够遇到这些人。

樱子和亮太自不必说，就算是和隼人、樱子父亲、小滨、小诸，如果世之介的人生过得一帆风顺，那或许就和他们擦肩而过了。

这么说来，人生不如意，万岁！

人生衰到底，万万岁！

扯一些跟这一年的故事稍远一些的话题吧。河堤樱花盛开，然后又跟往年一样只剩满树嫩叶的时候，在这期间的某一天发生的情景，我想拿来作为结尾结束这个故事。

那一天，世之介被樱子的电话吵醒了。

那天早上，如果是按照往常来说，五分钟后闹钟就会响起，他会像往常一样做好准备，然后去工厂。

“怎么了？”

电话很少会在这个时间段打来，所以，莫非是亮太出什么事了？瞬间他就清醒了。但是听到的却是樱子的这句话：

“隼人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隼人哥？说什么了？”

“他不在了。房间里留了一张条子，说‘我走了’。”

“留言条？”

“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世之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在微寒的风中，河堤上的隼人说的那句像开玩笑一样的话：

“我是不是该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啦？”

“不在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在的？”世之介问。

“今天早上。昨晚还在的，晚饭也吃了。”

“行李呢？”

“都还在。不过洗漱台边的剃须刀，还有他平常用的一些物品不见了。”

樱子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如果隼人真不在了，对她来说，那就是继母亲之后，连哥哥都出走了。

“我马上过去。”世之介说。

“嗯，不好意思了。我等你。”

在去往小岩的电车中，世之介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隼人真的是离家出走的话，那自己是应该满心欢喜地给他送行呢，还是把他一把拽回，让他再考虑考虑？

比往常要早一点，他穿过了往常的检票口，沿着往常的道路走向修理厂。他走得很快，一边想着今天的工作都有哪些安排。光想到这一点，就明白隼人不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他一方面想，就算出走，也没必要这么慌张；另一方面又在想，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下决心的时机呢？

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河堤上的路快步前行。

“世之介！”

感觉到有人在叫他，于是抬头向河堤上面看去：隼人居然就站在那里。

那一瞬间，他想，什么嘛，是樱子搞错了吗？但从隼人穿的衣服来看，明显这是要去别的地方，他的肩上还挎了一个大包。

“隼人哥……”

世之介往河堤上跑去。

“……樱子他们可急坏了。”

“啊，已经联系你了？”

“刚才接到电话了。”

“嗯……对不起啊，害你们担心了。”

“这些倒无所谓。”

附近中学棒球队队员们正在晨跑，从两人身旁跑过时，他们分成两列避开站在狭窄路上的两人然后又合二为一。

两人不由自主地目送着一队人离开。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少年们那像是刚洗过的队服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我走了！”

旁边站着的隼人望着少年们的背影说道。

世之介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办好。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老妈有一天也突然就离家出走了，你没听阿樱说过吗？”

“听说了，一点点。”

“我想，如果说那时候老妈的心情就像我现在一样的话，那老妈一定感觉很幸福。当然，和留下来的东西告别是很痛苦，但即使这样，她可能还是特别幸福地离开的。现在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你帮我跟阿樱、那老家伙都这么说一声吧。这样一来，那老家伙也会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点。”

吹过河流的风，温柔地抚慰着河堤上的新绿。

“……那，我就走了。”

隼人迎着风走去。

“……哎，你有没有什么可投奔的地方，比如做什么工作之类的。”

“没有没有，那种东西，根本没有。”

回过头来的隼人一边笑一边倒退着走。

“……我想先去坐坐船，坐那种能去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方的船。我还没离开过这个镇呢。”

“那，等你安顿下来记得联系我们啊！”

“啊，明白。”

“一定记得啊！”

“明白！”

隼人猛地转头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前走去。

“一、二、三、四！”

对着开玩笑似的冲自己喊着的隼人，世之介也大声地给予了回应：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两人的声音响彻河岸。

世之介取出照相机，把隼人远去的身影拍在了相机中。这个满怀希望的背影，让樱子和他父亲也看看吧，他想，同时也让不知哪一天也会沿着这条河堤远去的亮太也看看。

日吉亮太先生

你在奥运会上的活跃英姿，我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当这封信寄到的时候，可能你又要作为残奥会选手的陪跑人四下奔忙了。总之，作为舅舅，我总是为亮太你感到骄傲。

现在舅舅正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朝着阿拉伯海进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回忆起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像这样，把告知自己所在位置的明信片寄给你。然后你一定会给我回信。在你的信中，写了很多关于田径的事，还有世之介的事。

其实舅舅最近也不知为何总是想起世之介。也许比刚听到世之介在电车事故中去世的消息时更加想念，各种各样的回忆都浮现在脑海。

最后一次和他相见，是在舅舅离开小岩老家的那一天。从那之后，我们一次也没再见过。不过，至今还能够感觉他就在我的身边，肯定是因为亮太经常在信里告诉我的缘故吧。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弟弟，可是现在，每当想到世之介，我就感觉，一个人单纯只是善良，也会带来奇迹。

坐船环游世界的时候，我发觉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有时甚至想把自己的眼睛给蒙住。悲伤、痛苦、愤怒。我总在想，难道就不能有奇迹发生吗？每当那种时候，蓦地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那个不靠谱的世之介的脸。

就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荒唐，就算自己如何心有不甘，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虽然有点晚了，但是，等我下次回国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这次奥运会庆祝吧。哦，对了，那个时候亮太也当爸爸了！

期待着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日吉隼人

パレード

同栖生活

一场都市年轻人的灵魂检阅

一种找不到出口的交流渴望



吉田修一

[日] YOSHIDA SHUICHI

竺家荣——译

这房子住满了人，
却像一个真空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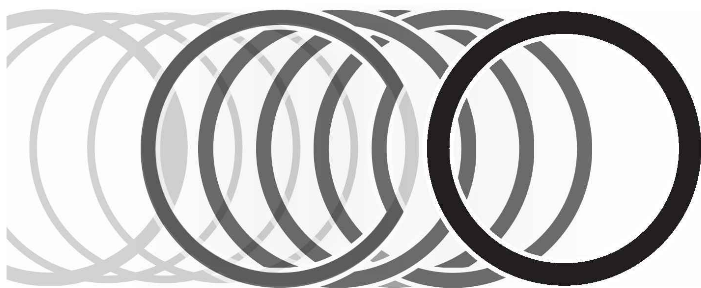


第十五届山本周五郎奖获奖作品
《恶人》《怒》《横道世之介》作者天才之作

藤原龙也　ふじわら たつや ———— 主演同名电影
山本裕典　やまもと ゆうすけ ———— 主演同名舞台剧

パレード

同栖生活



[日] 吉田修一 YOSHIDA SHUICHI

竺家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栖生活/（日）吉田修一著；竺家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925-1

I.①同…　II.①吉……②竺…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0122号

书名：同栖生活

作者：【日】吉田修一

译者：竺家荣

责任编辑：卢茗　田肖霞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925-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录

杉本良介

21岁，H大学经济学系三年级学生

现在在下北泽的墨西哥餐馆打工挣钱

大垣内琴美

23岁，无业

正处于和当红小生丸山友彦的热恋中

相马未来

24岁，插画家兼杂货店店长

正处于为寻求人生意义而酗酒的状态

小窪萨特鲁

18岁，自称从事“夜间工作”

正零敲碎打地出卖着徒劳的青春

伊原直辉

28岁，独立电影发行公司职员

正专注于预测第54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赢家

杉本良介

21岁

H大学经济学系三年级学生

1.1

我望着下面的景象，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从我所在的四楼的阳台上，能够俯瞰下面的旧甲州街道，可是，纵然每天有多达几千辆汽车通过，却没有一辆车发生交通事故。就在阳台的正下方有一条人行横道，每当信号灯变成红色，行驶过来的车辆便丝毫不差地停在停车线前。后面开来的车辆也跟前面的车保持着同样的间距停下来。当信号灯变成绿色后，最前面的车慢慢启动了，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车也保持着安全的间距，就像被拉动似的一辆接一辆地跟在后面开起来。

我开车的时候当然也不例外，前面的车停下的话，我就踩刹车，无论信号灯是否变成了绿色，在前面的车开动之前，我绝对不会踩油门。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会那么轻易地发生交通事故，不过，现在这样从上面俯瞰下面的马路时，还是觉得，理所当然的车辆的移动，非常不可思议。

在这么晴朗的周日下午，我怎么会站在阳台上呆望着下面的马路呢，理由只有一个——无聊。

这么百无聊赖的话，怎么说呢，我就会感觉时间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像两端连接着的一个圆环，让人感觉刚才明明已经过去的时间，又重新过了一遍似的。所谓没有真实感，或许就是这种状态吧。比方说现在吧，我从这个阳台跳了下去。当然，由于这里是四楼，就算运气好也会摔成骨折，运气不好就会当场死亡。但是，若处在圆环一样的时间之中，即使第一次当场死亡，也会有第二次。我会根据第一次当场死亡的经验，尝试一下怎样跳才会只受点轻伤。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已经厌烦了跳楼，连跨过栅栏都嫌麻烦了。如果不跳的话，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的话，还得回归最初的无聊时光。

在这个晴朗的周日，我并非什么都不想做，但如果问我“你想做什么”，我又回答不上来。我想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和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互相倾诉一些令人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对方不一定非得是可爱的女孩子。比如说像夏目漱石的《心》里面的老师和K那样，两个人一起为人生、为爱而烦恼。不过，倘若对方自杀[1]，就麻烦了，所以对方还是稍稍乐天一些的人为好。

像条鼻涕虫似的黏在阳台栏杆上的我，终于回到屋里，踩着还摊在地上的被褥，径直去了客厅。

一进客厅，就看到电视里正在重播《秀逗小护士》，小琴背对我正看得起劲。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穿着兼做睡衣的休闲服，在修剪开叉的发梢。也许是感觉到我从房间里出来了，她咯咯地笑着说：“学校一放假，大学生就没事可做了吧。”听口吻好像在嘲笑我。我真想把旁边的穿衣镜立在小琴面前，让她瞧瞧镜子里的自己，好好汗颜去吧。

“我现在去便利店，你有什么要买的吗？”我一边查看钱包，一边问道。

“便利店？干什么去？”小琴手里捏着头发，回过头来问道。

“我能干什么去……去那儿看会儿书呗。”我回答道。原以为小琴会嘲笑我一句“真是个闲人哪”什么的，没想到她小声嘟哝道：

“去看书啊。我也跟你一块儿去吧……”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你去的话，我就没法看杂志了。”

“你想看什么杂志啊？”

就在这时，电视画面忽然没了。穿着超短裙护士服、提着输液瓶从走廊远处跑来的观月亚里沙，眼看就要被雪花吞没了。最近，这台电视机总是出毛病，貌似在通知我们“差不多该换一台新的了吧”。

“啊，又‘扫台’了。”和我一样一直等着看剧情发展的小琴说道。

“哎，你知道不，人家说这种情况不叫‘扫台’。‘扫台’好像是用遥控器频繁地换频道的意思。之前我在大学里用这个词，可谁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应该叫什么呀？”

“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词只有咱们这儿能用。”

我正这么解释着，小琴嚯的一下站起来，粗暴地胡乱拍打起了电视机。电视机仿佛感觉到疼似的，画面扭曲着，紧接着在小琴的第三记右勾拳之下恢复了正常的图像。

“真有两下子啊。”

“你说什么？”

“不是，我是说你拍了下就能修好这电视机，厉害啊。”

“噢，这台电视机吗？这可是有诀窍的哦。”

小琴说完，就坐在地板上继续剪她的发梢分叉。

“哎，良介君，你最喜欢的三部电视剧是什么？”

“这个，前几天你不是问过我了吗？”

我紧盯着电视里又从走廊跑出来的观月亚里沙，回答道。

“前几天我问的是富士电视台周一晚九点的电视剧排行榜呀。这次我问的是TBS [2]周五晚十点的排行……顺便说一下，我最喜欢的是《变成回忆之前》《说你爱我》……第三名我还在《高中教师》和《人间失格》之间犹豫着呢……”

看到电视剧里的观月亚里沙已经换上了衣服，我走向玄关，小琴在背后喊着“你倒是好好回答啊”。看她这架势，我从便利店回来后，还会被她追问，只好停下来问她：“《长不齐的苹果们》是周五晚十点？”“是啊。”小琴在身后说。“那我就选《长不齐的苹果们》的一、二、三部吧。”说完我就走出了玄关。刚一出门，我就后悔刚才没问她一下修理电视机的窍门。一瞬间，我真想返回，但还是对自己说，“算了，算了，电视还是现在这样的好。”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

小琴好像是搞错了，现在大学还没有放春假，正是考试周呢。为了保养皮肤，每天在《NEWS23》节目播出时就已钻进被窝的小琴，大概不知道我这几周每天熬夜到很晚，趴在客厅茶几上把“《广场协议》之后的汇率变动图的曲线”描画成一条龙的形状，或是专心致志地在日法词典的书页边角上画翻页卡通画。

哦，对了，顺便说一下，我是开车去上学的。听起来还不错吧，不过，开车接女生去约会时，看到我停在她面前的车，没有一个女生高兴过。这辆东风日产二手车是我一进大学就花了七万日元买的。买下车后，我马上买了本鉴定姓名吉凶的书，给它起了个“桃子”的名字。书中的说明是：“杉本桃子，共25画，吉。性情犹如竹筒倒豆般直爽，特立独行，招人喜爱，有孝心，尊敬长辈。只是健康方面，会有支气管方面的毛病……”果不其然，这个毛病在买来后第三天就表现出来了：桃子差不多每走十公里就必定会熄火。

从千岁乌山前往市谷的大学时，由于这十公里的局限，有时候刚好开到新宿站，所以它曾经大白天在ALTA [3]前的人行横道上无情地熄了火。无论我怎样拼命地转动钥匙，我行我素的桃子就是不为所动。信号灯很快就变绿了，背后传来歇斯底里的喇叭声，万般无奈，我只好离开驾驶座，一手握着方向盘，一边“嘿咻、嘿咻”地推车。虽说只是一辆七万日元的车，但重量可不轻。等待信号灯的路人都笑嘻嘻地瞧着我玩命地往观光巴士站台推车的窘态。但是这个社会还是有好人的，正当我满脸通红地推车时，突然感觉车子变轻了，回头一看，有两位平时我不会想要打交道的小哥，正从后面推着桃子的屁股。

“喂，你快坐进去踩刹车！要撞上了！”

被其中一位留着小波浪短发、穿着红色羊毛开衫的小哥这么一提醒，我慌忙跳进驾驶座，赶在撞上护栏前停下车，总算保住了桃子的脸。我想要道谢，把头伸出窗外一看，那两位小哥已经走过了人行横道，正要跨越ALTA前面的护栏。我朝他俩大声喊了一句“非常感谢”，可是我的声音被新宿站前的噪声淹没了，他们没有听见。二人没有回头，潇洒地消失在了歌舞伎町方向。看打扮像是埼玉市或千叶县流山市来的年轻人，因为每当车子抛锚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伸出援助之手的，必定是他们这类小阿飞。

就是这样，每次驾驶桃子出门的时候，一开到九公里，就停一次车，然后接着走九公里，从不硬撑。当然了，我也因此从来没出过远门。由于有了自己的车，我的行动范围完全受到局限了。

学校里没有停车场，我只能沿着护城河的堤坝停车。不用问，那里是禁止停车的区域，如果运气不好，车会被拖走。不过，跟其他学生的车子不同，我的桃子不会被拖走。因为河堤旁有一家叫“Refrain”[4]的咖

啡馆，一有迷你警务车开始巡逻，老板就会帮我把桃子弄到他家的停车场暂时停放。至于咖啡馆老板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件事，那是因为，将稍微多跑几步路就随便让小阿飞摸屁股的桃子姑娘当作千金大小姐出嫁一般兜售给我的，就是他。

三天前，我去参加“贸易论”这门考试的时候，老板也帮忙照看了桃子。说起来，考试结束之后，我还碰到了好久不见的同学佐久间，佐久间又跟我说很想念小琴，想跟她见个面。

我和佐久间是在武道馆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认识的，当时他坐在我旁边，从那以后就成了朋友，也可以说他是我在大学里交的唯一的好友。仔细想来，我在东京的这套生活方式都是从佐久间老弟那里学来的。具体来说，怎么坐电车（我们老家是没有电车的），怎么穿衣服（当然，牛仔裤和运动衫的穿法我是会的），哪里有时尚的酒吧，怎样能找到比较赚钱的兼职……这些都是他教我的，不过并不是手把手地教。就比如说怎么坐电车吧，那时刚入学不久，我和佐久间两个人从学校出来乘上了山手线。自打来东京以后，有件事情我总是想不明白。

“喂，刚才那些人要去哪儿？”

我抓着拉手向佐久间询问的是，电车正在行驶时，那些人为什么向别的车厢移动这件事。现在的我当然知道他们只是在向离自己下车那站的出站口最近的车厢移动，可是当时我根本想不到这世上有如此高效省事的法子。

“你问刚才那些人？”

佐久间好像连我为什么这么问都不明白。我一直以为“也许在某节车厢里有洗手间吧”，就索性这么问了佐久间。他终于领会了我的意思似的，“哦，你说那些人啊，”他点头说道，“他们可不是去洗手间，是去餐吧、餐吧。”

如果当时佐久间说“车上有餐车”的话，就连我这么不开窍的人也会产生疑问，可如果他说的是卖罐装果汁或报纸的“餐吧”，我就觉得在山手线的车厢中可能真有。至今没好意思对佐久间说，后来我不知在山手线的车厢里来来回回走了多少回，寻找那个梦幻的“餐吧”。

三天前，考完“贸易论”之后，我和佐久间离开学校，去了位于饭田

桥的乐天利，打算吃完东西去打台球。

当时，佐久间边大口吃着芝士汉堡，边问我：“你家的那些人还好吗？”无论我怎么劝阻，他还是会盘腿坐在餐厅的椅子上。

我故意装糊涂地反问：“你说的那些人是谁呀？”

佐久间噘起嘴回答道：“那些人就是那些人呗。”

我接着问：“所有这些人当中，你特别想问的到底是谁啊？”

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的性格挺讨厌的。佐久间说了一句“没想问谁呀”，吸了一口甜甜的香草奶昔，吞下一大口芝士汉堡。

佐久间口中的“你家的那些人”，指的是现在和我一同住在千岁乌山的一间两室一厅公寓里的室友。而我很讨人厌地非要让佐久间亲口说出的那个名字，就是刚才提到的一边看《秀逗小护士》的重播，一边在修剪分叉头发的大垣内琴美，我们都叫她“小琴”。

“我不想多说什么，不过我奉劝你，对小琴还是死了心吧。”

我一边伸手去拿佐久间吃剩下的薯条，一边说着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劝告。

“我只是在等她和男友分手，也没给她添堵吧！”

佐久间还想吸几口杯子里的香草饮料，只听到哧溜哧溜的声音，没见吸出东西来。

小琴有个男朋友。不对，应该说她自认为有（正是由于这一点太模糊，像佐久间这种单纯的男人才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小琴岂止是个美女，简直就是个绝代佳人。当然这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偏见，一般的男人都会坦率认可我的看法，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证明。这位绝代佳人，从早到晚穿着一身兼做睡衣的休闲衫，被幽禁在千岁乌山的公寓里。幽禁小琴的人，是她上短期大学时交往的男朋友，也就是当红小生丸山友彦（在眼下富士电视台热播的爱情剧中，他饰演模特出身的人气女演员江仓凉的小男友）。小琴从早到晚守在公寓里，或是修剪开叉的发梢，或是精心制作她喜好的小点心，翘首以待地等着一个星期也未必能打来一次的男友的电话。

“喂，今天晚上可以去你家玩吗？”

走出乐天利，去台球厅的路上，佐久间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我。我笑道：“我无所谓啦。不过，你还真是不死心啊。”

“我也没有说要对小琴告白呀！”

“怎么着，你还想告白吗？”

“我不是说了不告白嘛！”

“上次的事，你不会忘了吧？”

“当然不会忘。不过，那次吧，说得太委婉了，所以……”

佐久间有些难为情地说着，用力抬高小腿去跨护栏。

“那样还算委婉吗……当面对她说‘小琴，我喜欢你。每天都在想你。一想到你就痛苦不堪’，算委婉吗……”

“对我来说，算是委婉的了。”

“还记得你说完后，小琴说了什么吗？”

“不记得了。”

“我帮你回忆一下如何？”

“好呀。”

佐久间在我们公寓的客厅对小琴发表一生一世的表白时，小琴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听着。在旁人看来她似乎听得很认真，然而，当浴室传来相马未来（也是合租人）的喊声，“小琴，你可以先来泡澡。”小琴下意识地大声回应，“稍等一下，马上就完事了。”

不用说，佐久间再怎么开朗，那天晚上还是垂头丧气地回去了。我毕竟很同情这唯一的好友，就对小琴表达了不满：“即便是出于深层心理，你刚才的做法也太过分了。”顺便解释一下，“深层心理”这个词即无意识的意思，是未来在一本有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的漫画书里看到后突然使用起来的，当时这个词只在我们几个中间使用。

1.2

我时不时做一下膝部屈伸运动，站着看了好多本杂志。最后实在没得可看了，就看起了女性杂志，拜此举所赐，我发现了《时尚》上刊登着丸山友彦的短篇采访。我决定买下这本杂志作为给小琴的礼物。采访中，丸山君说道："我很想和喜欢的女孩子永远在一起。我是不是占有欲太强了点啊（笑）。"滑稽的是，尽管小琴有这么个独占欲很强的男朋友，却依然可以一集不落地每天观看《秀逗小护士》的重播。

便利店就在我们住的公寓对面。我走出便利店，等到路上没车通过时才过了马路。走进公寓大门，看到电梯正在定期检修，就去走消防楼梯。刚上到二楼楼梯拐角，便听到上面传来有人在抽泣的声音。

为了让对方知道有人上楼了，我故意发出声响，嘴里还哼起了小曲。拐过三楼的楼梯平台，只见一个穿着校服的女高中生坐在楼梯上，脚呈大大的内八字；她用手帕捂住的脸刚好和站在楼梯平台的我的脸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楼道非常窄，我无法一声不响地走过去，可是又不愿意像几天前那样自讨没趣。那天我大发善心地问那个女孩怎么了，结果被她吼了一句"少管我"。但是，眼前这个女孩和几天前在楼梯上哭泣的那个女孩明显不一样，她的裙子不是超短裙，头发也没有染色。

"那个，那个……"我还是开了口。这句"那个……"很暧昧，后面既可以接上"请让我过一下"，也可以接上"你没事吧"。

女孩从手帕里仰起脸，一脸惊讶地盯着我，慌张地从楼梯上站了起来。这时，她膝盖上的皮包掉落下来，滚到我的脚边。我把皮包捡起来，小心翼翼地问她："请问，发生什么事了？"女孩子一把将皮包夺过去，回答"没什么"，然后推开我要下楼。我猛然抓住她的手腕，可能是我抓得太紧，她本来想用力甩开我，却慢慢地松弛下来了。

"其实，前几天我也在这里看到过像你一样哭泣的女孩……你是不是也到402来了？我就住在隔壁的401室。"

我说到402房间的时候，看得出她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我盯着她的脸说道："可以的话，跟我说说吧。"

她的睫毛被泪水打湿了，大概是因此才显得又长又浓密的。我慢慢

地松开她的手腕后，她小声回答：“不用了。”

“可、可是……”我一改平日的矜持，厚着脸皮纠缠不放。

“真的不用了。是我自己要来的，没有办法。”她平静地回答，然后从狭窄的消防楼梯跑了下去，制服裙子裙裾翻飞。就算我追上去，估计她也会像上次那个女孩那样，甩给我一句“少管我”吧。一想到这儿，我就无法迈开脚步了。

我心情郁闷地回了房间。小琴似乎厌倦了修剪分叉的发梢，此时正对着镜子一个劲地拔着眉毛。

“小琴，我刚才又看到了。”

“看到了什么？”

小琴回过头来问我，左右两边的眉毛明显粗细不一。

“就是402室的……”

“老头子？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不，还是个高中生吧。刚才坐在楼梯上哭呢。”

“哼，有的女孩子哭着回去，也有的蹦蹦跳跳地回去，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你还真说得出这样淡定的话来。她们是在隔壁房间里卖淫呢。”

“还不能这么肯定吧？”

“那还用说吗？你想想看，行为怪异的中年男子一个人住，出入他家的是一些貌似有钱的大叔和貌似没钱的年轻女人呀。除了卖淫还能干什么？”

“可是我看到的女孩子都是很有礼貌地鞠躬说一声‘谢谢您了’才离开的啊。卖淫的女孩子会行礼道谢后再离开吗？她们很可能加入了什么邪教吧。最好不要跟她们扯上关系。而且，万一她们加入的是奥姆真理教[5]，可怎么得了！那就完蛋了！完蛋了！”

我进厨房打开冰箱一看，一只玻璃瓶里冰镇着茶。

“这个，是小琴冰的吗？可以喝一点吗？”

我这么说着，已经拿出来倒进玻璃杯里了。

“啊，那个还是别喝的好。那不是我的，是直辉君的。好像是茉莉花茶还是什么，他今早特地沏的。”

得知这茶水是同居者之一伊原直辉的，我又把它倒回了玻璃瓶里。直辉那家伙，一定在瓶身上画线做记号了，好对剩余的量一清二楚。

“直辉说什么了吗，关于402的事？”我从厨房朝着正在拔眉毛的小琴的后背问道。

“说了呀。他说，‘咱们不是也像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一样，瞒着物业公司过群租生活吗？彼此彼此啊。’”小琴回答道。

“非法入境者吗……”我这么嘟囔着，往玻璃杯里倒了些跑了气的可乐。

至于我为什么在这里过这种群租生活，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我也不想解释。包括学校的朋友在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可是，我觉得越想好好解释，就越是偏离了那个所谓的理由。我曾经问过小琴同样的问题：“小琴，你为什么和别人一起住在这儿呢？”小琴的回答极为简单：“因为丸山君住在事务所的宿舍里，我们没办法一起住。”总之，小琴的选项只有两个，一个是“和丸山友彦住在一起”，一个是“和其他人住在一起”。

这个公寓的房间布局是这样的：进门右侧是卫生间，走过短短的走廊，左边有一间厨房——与一室户的那种小型整体厨房不同，在这里可以轻松地把一条金枪鱼切成三段；厨房旁边有一道拉门，里边是一个八叠[6]大小的日式房间，住着男生。我和直辉现在就住这个房间。男生房间里有一张组合式钢管床，直辉睡在那上面，我在那个床铺下面的榻榻米上铺床褥子睡觉。屋里虽然有张写字台，但大家都把它当熨衣架使用，所以最近乱放在上面的不是课本，而是些喷雾式胶水和喷雾器。打开男生房间的格子门便是阳台，阳台虽不算小，可若想布置园艺或户外木地板等装饰，地方就不够了。

返回厨房，我费劲地拉开安装有问题的玻璃门，便是一间十二叠大小的客厅。客厅南边是落地窗，窗外便是旧甲州街道，所以多少会觉得有些噪声，但屋子向阳，小琴的内衣一个小时就能干。小琴一般都待在这里度过一天。按说她有手机，在哪儿待着都行，但她就是喜欢在这里，还说什么“在客厅的时候，丸山打来电话的概率最大了”（可我倒觉得她整天都待在那儿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概率了）。客厅里摆着品味奇葩的淡紫色人造革沙发和玻璃茶几。

客厅前面是个十叠大的西式房间，住着女生。这并不等于男生止步，而且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未来总是喜欢躺着喝，因此大家常常在她们的房间喝酒。女生房间里放着未来用的小双人床，小琴也像我一样在地上铺褥子睡觉。一共两室一厅，我们四个人共同住在这里。

我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喝光跑了气的可乐后，忽然想起在便利店买的《时尚》，就说了声“给你，这个”，把杂志递给了还在拔眉毛的小琴。

小琴像是已经买了同一本杂志，毫无兴趣地哗啦哗啦翻着杂志，忽然对我说：“啊，对了，刚才有个叫梅崎的人给你打过电话。”

“梅崎学长打来的？他说什么了？”

“嗯……说什么‘想问他去旅游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梅崎是我以前社团里的学长，他前几天问我“下周末想不想一起去伊豆高原玩玩”。据他说，原本要和他们同去的一对情侣突然不去了，一时又约不到其他人，就打来电话，让我带着女朋友去。

小琴正皱着脸拔眉毛，我姑且问了她一句：“下周末有空吗？”

“如果丸山君不给我打电话的话就有空。”她的回答和我预想的一样。

“那你何时才会知道有空呢？”

“何时？下周末吧。”

“也就是说，等到下周的周六周日过完了才会知道？”

“差不多……是吧。”

“你还真有耐性啊。每天都在一心等待他的电话中度过。难道就没想过，没准这是在浪费自己的人生？”

我并不是非要带小琴去伊豆高原不可。只是，现在若不及时提醒她，眉毛说不定会被她全拔光的。

“当然想过啊。”

“哟，你居然也想过？”

“那是当然了。我一天到晚这么无聊地在这儿等待会不会打来都没谱的电话。”

“就是啊。没想到小琴也挺冷静的。”

“我吗？还用说吗？”

冷静这玩意儿真是可怕，我心中暗想。已经被自己抛弃的女人，却一直在痴痴等待自己的电话，还冷静地拔着眉毛……

“那么，你去吗？”

“去哪儿？”

“啊，对了……就是刚才那个电话，梅崎学长邀请我们下周末一起去伊豆高原玩。”

“等等，我见过那个人吗？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好久不见’什么的，我有点发蒙。”

“哦，他就是前几天给我送洗衣机来的那个学长呀。”

“啊，就是那个看上去文绉绉的大哥哥？”

“嗯，就是这个文绉绉的大哥哥，他问我们下周末要不要一起去伊豆高原。”

“高原？去高原干什么？”

“这个嘛……打网球吧？”

“和文绉绉的大哥哥，在高原，打网球？”

“是啊，是不是想去了？”

“你觉得？”

“不觉得。”

小琴又拔起了眉毛。真是没法子，看样子她是想要把两边的眉毛修到一根不差的程度。我对于邀请小琴不再抱希望，将买亏了的《时尚》卷成卷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问小琴：

“现在阳台有人晾着衣服吗？”

“应该没有……你现在洗衣服吗？”

“嗯。有什么想洗的东西？”

“有，有。”

小琴说着捏着修眉夹子慌忙跑进厕所，然后，把皱皱巴巴的坐便套塞进正要进男生房间的我手里。

“哦，这个不能加柔顺剂什么的，知道吗？”

我顺从地接过坐便套，走进男生房间关上门后，将那个坐便套使劲扔在墙壁上。

1.3

看着洗衣槽里越来越脏的水中，粉红色的坐便套和我的内衣、衬衫混在一起露出头来，我不由得想起了真也。

从初中起就是同学、高中又在同一个篮球社团的悦子某天打来电话告诉过我：“哦，对了，你知道吗，听说真也死了。”

现在离悦子上次打电话刚好过去了一个月。悦子打电话来说：“我和篮球队的典子、理佐约好了，在东京的‘迪士尼海洋’开园的时候，一起去东京。咱们也好久没见了，正好见个面吧。”我们在电话里相互问候了彼此的近况，最后她说：“等定下了日期，再联系你。”就在快要挂电话的时候，“啊，对了……”她把真也的死讯告诉了我。

悦子的口气很淡然，就像在谈论邻居家砌了墙一般，因此我也险些随意地应一声“是吗”。据悦子说，真也好像是骑摩托时自己摔倒而死的。悦子说“你和他走得不近呢”，我也顺着她回答“嗯，的确”。

真也是我的初中同学。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学校里，男生大多分为四个群体：首先是坐在教室最前排的头脑聪慧的优等生；其次是坐在他们后面打瞌睡的体育健将们（我大概也曾经坐在这儿）；再有就是在教室走廊上聚集在一起的学生，说得好听点叫亚文化爱好者，或者叫科学宅男群体，一到课间就热烈地讨论李小龙和职业摔跤比赛之类的话题；最后是占领向阳窗户的真也他们那样的不良少年群体。

实际上，我完全不记得在学校里和真也有过愉快的交谈。只有一次，因为我和他都是饭岛直子[7]的狂热粉丝，他把自己的饭岛直子写真集强卖给了我。

偶尔我会在闹市区见到没穿校服的真也，怎么看都觉得他不像个和我一样背双肩包的学生，说他是个已经漂亮地干过第一份差事的年轻的黑道小喽啰，才叫恰如其分呢。

这样的真也在初三暑假刚结束时，突然给我家打来一个电话：“喂，你好吗？”

什么好不好的，白天不是在教室里刚刚见过吗，我想归想，还是回

答他：“啊，挺好的。”

刹那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疑问：我莫非做了什么错事，他要把我叫出去揍一顿？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叫我去校舍后面，或是附近的堤坝那种地方吧？我自行扮演起了被人欺负的孩子的角色。

“你今天有空吗？”真也问我，听他口吻好像有些不好意思。

“什、什么事？”

我的脑子还执着于叫我出去揍一顿的想象，不禁这么问道。

“也没什么事，你要是有空的话，我想让你来我家玩玩……”

尽管听到真也对我说“来我家玩玩”，说实话，我还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所说的“玩玩”，说不定是不良少年圈子里使用的暗语吧。我一时回答不上来，正吞吞吐吐的时候，真也说道：“哎呀，怎么说呢……你现在，是在备考吧？”

“啊，嗯，算在备考吧……”

总算像是中学生的对话了，我暂且安下心来这样回答道。尽管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真也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但至少不像是叫我去校舍后面的样子。反正真也一直在说“有空的话就来我家玩”，我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就回答他“我知道了”，挂掉电话后跨上自行车朝他家骑去。

上楼进到真也的房间一看，桌子上竟然摆着草莓蛋糕和红茶，让我颇为吃惊，看样子是特意为我准备的，但是坐在桌前的真也脸上没有眉毛。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真也说出了一句比草莓蛋糕还令人震惊的话——“可以教我复习功课吗？”没错！真也就是这样说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了好几遍。“对啊，就是想让你教我复习功课嘛。”“教我做功课吧。”“我不是说了吗，教我复习功课！”他的语气虽然越来越粗野，却还是那个意思。真也解释说，因为自己想升高中，还说没什么其他可以拜托的人。

从那天起，一放学，我就会去真也家，每周去好几次。因为他不让我告诉别人，所以我始终是背着同学们去他家的。篮球队的同伴们传言我交了女朋友，还添油加醋地说：“听说那女生是邻街中学的，好像还是个超级丑女。”

我并没打算正儿八经地教真也学习，坦白说，我根本就没有教他的能力。尽管如此，我还常常去真也家，是因为我发现他并不像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坏，相反，由于我们都是饭岛直子的粉丝，越聊越发现这家伙跟我很对脾气。每当受到真也邀请，我就兴高采烈地去他家玩耍。我们会一直瞎聊闲扯，桌上堆积的练习册连摸都不摸一下，直到他父母在楼下骂我们“太吵了”为止。后来，就算他不叫我，我也主动去他家，在他房间里一待就是好长时间。虽说是毫无意义的闲扯，真也好像也乐在其中，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似乎并没有多么认真地思考过。与生俱来的热心肠而获得的好人缘反而害了他，使得他的人生远远落后于周围的人，我想，那个时候，他大概是想努力挽救自己的人生吧。当时的我，是间小寿司店的老板的儿子，一个健康的初中生，万万想不到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人正处于绝望的境地。

最终，真也说“即便报了也考不上”，连报考表也没有寄给学校。虽然我想跟他说“还是考考看吧”，但是，就连我这个家庭教师都不一定能考上那所学校，作为我的学生的真也就更没戏了。

真也绝对不是个笨蛋。我认为，假设班里的同学既不在家学习，也不参加补习班，仅仅凭着在学校上课就去参加考试的话，恐怕他会取得比所有人都要好的成绩呢。但是世间的事哪有那么简单。就像龟兔赛跑一样，乌龟并不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赢了兔子，而是因为没有让兔子看到它不懈前行的身影才取得胜利的。

初中毕业后，我跟真也的联系就中断了。由于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所以在旁人看来，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真也，是在下周即将迎来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好容易考上了那所高中），在公交车上偶然遇到的。也因为好久没见了，两个人聊了很久。“下周，我要去东京了。”我这么一说，真也不无羡慕地小声说：“真的？够棒的呀。东京的大学生啦。”快到车站时，他站起来往车门口走，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我说：“喂，你在东京好好学习。我是没指望了，也就是个小混混了。你要在东京把我那份也好好学了。”

从悦子来电话得知真也死了的消息后，这一个月来，晚上睡觉时，没目睹的那个车祸场面会在我的脑海里划过。也许是真也骑着摩托车在笔直的马路上奔驰的时候，那条路上有什么障碍物，他为了躲避而失去

了平衡吧。可是，他骑摩托车的技术那么好，应该可以找回平衡的，即使摔倒了，也不至于死掉啊。他特别有运动天赋，长得也够帅。若论短跑，老处女音乐教师说他跑得比那些田径部的人还快，甚至说他长得像詹姆斯·迪恩[8]。

我想起最后在公交车上见到他时，他突然很抱歉地对我说："我吧，以前，曾经骗过你老爸。"

"喏，我家前面不是有一座柳川家的大宅子吗？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给你家打电话，下过订单，说，'我是三丁目的柳川，请马上送四份上等寿司来。'那天雨下得特别大，你老爸冒着大雨，雨衣湿漉漉的，骑着摩托，雨点打在脸上一定很疼。只见他满脸湿淋淋的，骑上了我家门前的上坡路。我们吧，从窗帘缝里看到你爸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一点也不觉得内疚，只觉得他那湿淋淋的脸很好笑。那时候我真是个浑小子。你爸在柳川家门外停下车，从厨房门弓着身子进去了。我们等着看他会以一副什么表情出来。忘了多长时间了，你爸又以同样的姿势再三点头哈腰地从厨房门退了出来。我们以为他会悻悻地原路返回，以为他会意识到是通恶作剧电话而火冒三丈地回去呢。没想到，你爸在大雨中，盯着附近住户的门牌寻找起是否还有别的姓'柳川'的人家来。他在大雨中浑身湿漉漉地挨家寻找着。起初我们还在笑，不久看到你爸在附近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柳川家门前，骑上车又去了别的胡同。我们看不下去了，不约而同地离开窗边，回到被炉跟前，尽量不去想外面的你爸，东拉西扯起来。不知后来你爸找了多久，那天真是冷极了。"

到东京上大学时，我紧张得都快窒息了，就是这位老爸送我到机场的。当时，他对我说："说这话可能太过时了，不过，上大学后，你要结识人品好的前辈，要结识可以一辈子交往的那种值得尊敬的前辈。"我笑道："我可不愿意，那我不就得一辈子给人家当跟班了？"老爸却说："傻孩子，有好前辈照应的家伙，会有好后辈追随的。"还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脑袋。

梅崎学长给我送来这台洗衣机的时候，我抱怨说："既然送，就送台更好的呀。" "白给的，而且卡车送货上门，还好意思抱怨。"梅崎学长照例笑呵呵的。

梅崎学长给我的这台双缸洗衣机，一开始脱水，就嘎嗒嘎嗒震动着从阳台这头移动到另一头，也许是地板为了控水，稍稍朝排水口倾斜的

缘故。脱完水之后，绷得直直的电线和水管子紧紧拉拽着双缸洗衣机，就像揪着试图从项圈里摆脱出来的狗似的。

最近，我总是想和谁聊聊真也的事。说说他是个怎样的人，有些什么不为人知的可能性……他是怎样生活的，怎样死的……他在公交车上对我说了哪些话……我想认真地对某个人说说这些。可是，现在我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即便和佐久间再要好，这些内容也不是可以对他诉说的。就算对他说了，也会被他当笑话听，最后说句“咱们去打台球吧”了事。反之，倘若他严肃地倾听，并发表看法，我反而会难为情的。虽然住在一起，但在小琴和未来、直辉面前，我也不想暴露自己多愁善感、多思多虑的一面。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屋子里的共同生活，正是因为不谈论这些才得以成立的。只说些可以说的，而非想说的话，才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到现在。

我一边等着衣服洗完，一边又去俯瞰下面的马路。也许因为一直在想心事，刚刚发现公寓前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世纪。天已经黑透了，反射着路灯的黑色车身昆虫般油亮。回头一看，不知何时洗衣机已经脱完水了。

从玄关那边传来踢里踏拉的动静，只见小琴提着便当，大惊失色地跑进了男生房间。

“嗯？这是怎么了？”

我鬼使神差地从脱水缸里拿出内裤递给她，小琴也太惊慌了，顺从地接了过去。

“来、来了！隔壁，那、那家伙来了！”

“那、那家伙是谁？”

“喏，就是经常上电视的……”

“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可是，喏，就是静冈还是什么地方的议员，经常上电视，就是我特别讨厌的那个，前总理大臣的跟屁虫似的皮笑肉不笑的，喏……”

“谁呀？”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长得像横山knock[9]的，喏……”

“野口良夫？”

“没错，就是他！他来了。到隔壁402了。”

为了让过度亢奋的小琴平静下来，我手里攥着内裤，推着她的后背，把她推进了客厅。给她喝了一口水之后开始听她讲述。据说，在站前买便当回来的小琴，从电梯出来经过走廊时，突然看到402室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很像野口良夫的男人。我也想起刚才看到的那辆黑色小汽车。自从横山knock事件以来，小琴就不再吃章鱼[10]了，我觉得此时不能再刺激她，就假装不相信地问：“真的是野口良夫吗？”小琴浑身颤抖着说：“绝对没错。”然后气冲冲地又说：“赶紧报警吧！报警！一想到那个好色章鱼在隔壁和女孩子干什么，我就恶心得睡不了觉！”

“等、等一下。你不是一直说隔壁不是卖淫窝，是从事宗教活动的吗？……而且，报警没有问题，只是，连我们也一起接受调查的话，被物业公司发现了可怎么办？咱们会被赶出去的。因为这个公寓主要是租给新婚夫妻的。”

“为、为什么新婚夫妻的公寓会有色狼出入呀！”

小琴这样叫道，她自己也觉得可笑，紧绷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看样子仅仅是隔壁来了色狼让小琴感到污秽，而不是有人在隔壁从事卖淫活动。

小琴说不想吃东西，把特意去买来的“洋葱鸡便当”给了我。顺便说一句，这是站前便当铺的招牌便当——洋葱鸡，“洋葱”是“洋葱炒肉片”，“鸡”是“炸鸡块”，总之有两个菜，才580日元，很划算。洋葱炒肉片的味道很独特，有时候晚上八点一过，就卖光了。

1.4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从伊豆高原回来后，我老是觉得胸口特别憋闷。说到底，都是没有跟我去的小琴不好。不，就是归罪于小琴也不顶用。从一开始就知道她会拒绝去伊豆高原，明知梅崎学长邀约的是情侣旅行，却独自一人参加的自己，说到底才是最不对的。当然我在电话里也推了一次："没有伴儿，我就不去了。"可是，心地善良的梅崎学长说："那你就一个人来吧。反正是四个人一屋，而且眼下也找不到一起去的人。"

虽说如此，我如果依然婉言谢绝说"还是算了吧，太打扰了"，还算是个够酷的人，可是，我竟然说，"是吗？那我就去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厚着脸皮跟着去了。

去伊豆高原是坐梅崎学长的车。他说来家里接我太麻烦，我就开着桃子去了西国分寺。把桃子存放进学长的车库，坐进了学长的帕杰罗——那辆帕杰罗跑十公里也不会抛锚的。

跟学长一起去的女友贵和子小姐，好像头天晚上就留宿在学长家里了。我像以往那样，把桃子停在学长的公寓外面，按了好几遍喇叭，于是贵和子小姐出现在了一向是学长出现的阳台上。她摁住随风翻飞的头发，像在蔬果店里俯瞰土豆一般看着我。我从车里探出头，使劲点了一下头，贵和子小姐吓了一跳，也慌忙点了下头。突然被土豆问候，无论是谁都会吓一跳的。她好像不时对屋里说着什么。我不知该去房间迎接学长，还是待在原地等候为好。

说实话，那天早上和学长一起出现在停车场的贵和子小姐，我从初次见面的瞬间，就对她印象很深。估计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只不过，我是初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人们所说的"一见钟情"。一看到对方就会心神不定，或是甚至像快进录像带那样魂不守舍，那个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思索其中深意，比如提议"去散散步"什么的从那个人的嘴里说出来，我就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以至于很可能忍不住给家里打电话说出"老爸，我想我也快要成家立业了"之类的话——如果人们把这个叫作一见钟情的话，那就没错了，我对敬爱的学长的女友一见钟情了。

不巧，伊豆高原恰逢雨季。预约的网球场泥泞不堪，没有温泉的山间别墅旅店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等着在带屋顶的阳台里举办的烧烤晚餐开饭时，我们三个人在旅馆周围散步，或是进入湿漉漉的网球场，撑着雨伞空手打网球玩。说起来，你大概会描绘一幅当我和学长在雨中疯跑时，贵和子小姐面带安静的微笑在一旁看着顽皮的男人们的情景，但和想象的相反，在泥泞中跑得比谁都要疯的正是她。我们甚至被她敦促：“快点，再迈一步呀！”

我们变成泥人回到旅馆，傍晚，在阳台上吃完烧烤，又无事可做了。轮流在狭小的浴室里泡了澡，打开了放在冰箱里冰镇的夏布利。梅崎学长只要喝一杯啤酒，就会变成具志坚[11]。若是啤酒加乌龙茶，便成了Guts石松[12]。再喝葡萄酒的话，就能够轻松超越卡尔洛斯·吕蓓拉[13]，一下子变成章鱼八郎[14]了。明知这样还喝酒的学长当然不对，但是明知这样还让他喝酒的我也不怎么样。果不其然，学长立刻醉了，十点就在卧室里大打呼噜。留在有暖炉但禁止使用的客厅里的我和贵和子小姐，苦笑着听着不时从卧室传来的学长的鼾声，坐在三人沙发的两头。

贵和子小姐称呼学长为“那个人”。那天晚上，在我们的对话中，记不清她一共说了多少“那个人”。每当贵和子说出“那个人吧……”的时候，我就半是不服输地反击：“梅崎学长呢……”好容易有两个人说话的机会，净说学长了。仿佛学长就坐在三人沙发空着的正中间似的。

从伊豆高原回来，到今天已经一个星期了。尽管我控制自己不要再去回想，却忽然意识到我和她两个人在别墅旅店度过的那个晚上总在我脑中萦绕不去。那天晚上，自己为什么那么说呢？要是她以后说这话，我就得这么说，等等，总要细致入微地模拟着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的情景。

尽管和贵和子小姐只聊了一个晚上，但我觉得她真正追求的男人可能并非学长那样的类型。因此，学长和贵和子小姐过不了多久必定会分手。理由就是，学长对凯鲁亚克[15]或鲍里斯·维昂[16]完全没有兴趣，而且还坦然地对我说：“《洛奇3》我已经看了五遍。”

我还认为，贵和子小姐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学长也对他自己感到不自在，只是互不挑明而已。这并非企图横刀夺爱者的信口胡言。其证据就是，送来洗衣机时，我问他，“最近，有女朋友了吧？处得

还顺利吗？”学长这样回答，“还算顺利，只是有那么点，怎么说呢……”

“有点什么呀？”

“就是感觉有点太主动，或是太奔放吧……竟然说想为我口交，脸都不红。”

我到生日就二十二岁了，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主动说想要为我口交的女孩子。当时学长告诉我，贵和子小姐和他同岁（也就是说，比我大三岁），札幌人，是学长工作的大食品厂的派遣职员，现在和大学一年级的弟弟住在世田谷代田的公寓里。只是，后来见到贵和子小姐时，感觉和当时的印象（主动想要口交的女人）大相径庭。

从伊豆高原回来后，我已经给梅崎学长打过三次电话了。

“你好吗？”

“怎么又是你小子啊。”

“闲得没事干。”

“有何贵干？”

“没什么事啊。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吗！”

学长天真地哈哈哈大笑起来。除了跟学长要什么东西之外，以前我如此频繁地给他打过电话吗？对于学弟这显而易见的微妙心理，木讷的学长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贵和子小姐好吗？” “嗯，她很好。回来后老是提起你呢。”学长越是没有恶意，我就越是觉得对他做了特别残忍的事。

这个星期，我每天一想起那天晚上就长吁短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能对贵和子小姐做出一点点表示。坦白地说，那天晚上我很有自信。贵和子小姐也肯定意识到了我的心情，看起来不会拒绝我。尽管这样，性格懦弱的我却一直没有表白，总是在回忆大学时候和学长之间无关痛痒的往事。然而当她谈论和学长的关系时，我却只知道默默地听着。遗憾的是，我并非因为顾忌学长的感受。我知道，即便那天晚上，在那个沙发上，幸运地和她接了吻，自己也是可悲的角色。因为，在那里轻易地说出“我喜欢你”的话，很可能轻易地就被她当作情人接纳。从伊豆高原

回来一个星期后的今天，我依然心有余悸，因此才像个娘儿们似的这般烦恼不已，却一步也无法向前迈进。

说到底，我不想成为贵和子小姐的情人。但和她之间又没有确凿的爱情，可以让我满怀自信地说出“你和学长分手吧”的话来。只是这样见不到她的日子实在苦不堪言。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正伏在桌子上想心事，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抬头一看，是小琴站在男生房间门口。去伊豆高原之前，我俩为了弄清隔壁402室到底在做什么的真相，恨不得偷偷进去侦查一番，可以说是一门心思扑在这件事上面；可是自从伊豆高原回来后，我对于隔壁的事就提不起兴致了，而对于小琴来说，只要那个色狼不来，也无所谓的。

“有什么事吗？”我不耐烦地问道。

“也没什么事。只是看你关在房间里，很好奇你在干什么。”小琴说。

“还能干什么，想心事呗。”

“噢，想心事呀……”

小琴进房间后，我又趴在桌子上了。她突然走到身后，给我捏起肩膀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想问你，想不想去卡拉OK？”

“我不是说了在想心事吗！”

我有些粗暴地推开小琴的手，仰起脸，看到小琴的表情十分尴尬。

“怎么回事啊？”

“其实是别人拜托我来的，就是直辉君和未来。”

“干什么？”

“就是让我把良介君带到卡拉OK去，尽情唱唱浜田省吾[17]的歌。”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唱啊？”

“什么为什么……看来，是真的啦……”

“到底想说什么呀？”

“所以说，神经衰弱的人自己果然是意识不到的……”

小琴肯定是在说她自己呢。“不要每天闷在家里，等着电话来，偶尔也去卡拉OK玩玩吧。”她听了未来和直辉的这些忠告，还以为他们说的是我吧。

小琴走出男生房间后，我听到她大声嚷着：“钱不是问题，他们给了，在我这儿放着呢。”然后又说，“还有，穿了一个星期的衣服太熏人了，换一件干净的啊。要是顺便冲个澡什么的，我就更高兴了。”

1.5

昨天晚上，丸山友彦终于被江仓凉抛弃了。这当然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从一开始就猜到她会和当红演员（这位也是模特出身）小泽俊也重修旧好，可是，真看到在代官山的优雅餐厅里被甩了的丸山君，还是为他一喜一忧。我对旁边一起看电视的小琴说："江仓凉的男人品位太差。"等到开始播放广告时，小琴说："不是江仓凉品位差，是编剧差。"

"没错，这个剧作家编的故事一点现实感也没有。"

"肯定是年轻时没被人追求过，所以写出这套玩意儿。"

我和小琴在短暂的广告期间快速轮流去了厕所，当电视剧再次开始时，我俩都以同样的姿势在沙发上坐好了……电视剧实在是无聊透顶。

"杉本君！杉——本—君！"

背后突然传来吼声，吓了我一大跳。回头一看，是大堂女招待绫子哗啦哗啦地甩着点菜的小票，瞪着我。

"你发什么呆呀！我刚才报的菜名，你听见了吗？"

"啊，对不起。我刚才在想昨天看的电视剧呢……"

"真是的，还想什么电视剧！配玉米卷饼、墨西哥卷饼的奶酪和豆子，还有，科罗娜啤酒用的青柠断货了。"

这时，她背后的餐桌那边有人喊她，绫子虎着脸瞪着我，一边大声回应"来啦，马上就来"。宛如大原丽子[18]在给《驱魔人》配音一般。

我在下北泽的墨西哥小餐馆里，已经做了八个月厨师了。当然，起初我来面试可不是想当厨师。不用说，老板也没可能雇用我这个连柿子椒里面有籽儿都大惊小怪的人做厨师。我去买二手衣服时，看到餐馆外贴着招聘广告，就进去应聘了。最初干的是服务生和洗盘子的活儿，还没到半个月，店里唯一的厨师雅治突然辞工了。我知道他和老板不和，可是也不至于突然辞工啊。因此而倒霉的是我。"你一直在他旁边洗盘子，应该会做吧！"在老板的命令下（这简直是小看饮食文化），我即刻进入后厨做了厨师。第二周，终于找到了新厨师（他上个月还在中餐馆

工作！）。可是，由于此人酷爱铁人三项，要求每周休息三天（而且包括周六周日），不然就不干。在下北泽那地方，周六周日是客人最多的日子。结果，我不得不继续当厨师。

在这个室内装修十分可爱的墨西哥小餐馆里，中餐馆培养出来的铁人三项厨师和依葫芦画瓢的三脚猫学生在厨房里轮流操刀，年轻的客人源源不断，我不禁感慨，下北泽这地方就是不同凡响！

做完最后一批菜，收拾干净厨房后，一般就十一点多了。我把成堆的垃圾收集在一起，扔到外面，在后面的垃圾站抽了一支平时不抽的烟。

回到店里，看见把头发散开的绫子正喝着特卡特啤酒结算票单。我一边脱去烹饪服一边问："今天忙得要死，一定有十万了吧？"绫子摇摇头，没有说话。有时候关门时老板也会露个面，但一般情况下都是绫子去把每天的货款存入银行的夜间金库。

"我开车送你回公寓吧。"

我换完衣服后，在绫子身边坐下，这样问道。绫子一边在摇滚乐队里当主唱，一边在这个店里挣生活费。时年二十九岁，不知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她的艺名是"limit（极限）"。

"啊，对了，我有个事想问问绫子姐。"

我一边帮她结账，一边说道。绫子有些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事呀？"

"那个，打个比方说，绫子姐有男朋友吧？如果他的学弟对你表白说喜欢你，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呀？"

"就是感到为难，还是高兴啊？"

"那个学弟，有没有韧性？"

"韧性？……属于那种没有的吧。"

“那就会为难的。”

“什么？”

“我是说，要是表白的话，对方就会为难的。”

“那，那要是有韧性呢？”

“那么……那家伙喜欢听谁人乐队[19]或是奇想乐队[20]吗？”

“好像不听。”

“那么，喜欢披头士，还是古典音乐？”

我心里想，看来绫子的艺名不是在说笑，真的是“极限”啊。

离开餐馆，把绫子送回和车站反方向的公寓后，我返回了环七[21]。本来穿过小路走甲州街道最为快捷，可是，我这几天特意绕到拥堵的环七回家。从环七下去稍稍开进胡同的地方，有贵和子小姐和弟弟居住的公寓。据学长说，是一个一室一厅，贵和子小姐住卧室，她弟弟睡在客厅里。她的房间很少亮灯。或者说，自从我打工回家顺道过来看公寓的窗户以来，还没看到过亮灯。听学长说，贵和子小姐的弟弟现在经常住在千叶县柏市的女友处，几乎不回这里来。弟弟没有回来的话，我这样翘首企盼的黑乎乎的窗户，说明了今天晚上，他姐姐贵和子小姐也有可能住在梅崎学长那里了。

我把桃子停在公寓后面，下了车，走到公寓正门。自动上锁的玄关安装着带屏幕的对讲机。我站在马路对面的自动贩卖机前抽着烟等了片刻，看见一个白领模样的男人好像喝醉了似的，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公寓。就在男人摁完了密码，自动门开启的瞬间，我假装刚好赶到，跟在他后面走了进去。男人好像是住在一楼，没有坐电梯，一直往走廊里面走去。我目送着他的背影，他忽然回头看我，我赶紧对他点了下头，他哼了一声，又晃晃悠悠走起来。

我坐电梯上了三楼。上次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次没有出电梯就直接回去了。第一次只是来到公寓大门口，第二次是抚摸了公寓门口的邮箱，第三次碰巧一个女人从里面出来，我得以进入里面，第四次壮着胆子进入了电梯。而今天晚上是第五次，我终于站在了贵和子小姐的房门外。

门上挂着俨然夫妻一般的“松园浩志·贵和子”的名牌。我把耳朵贴在大门上听了听，里面没有一点动静。

昨天晚上，我去女生房间，端坐在已经躺在被子里的小琴枕边，向她坦白我的苦恼：“其实，我每天打工回来，都绕到她的公寓，在四周转悠。”尽管小琴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是破天荒地发表了看法：“真恶心，你这不是变态吗？”

“你也这么想？”

“自己没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

“我刚才说的变态呀。”

想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变态，你什么意思？我暂且避开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

“我，好像真的喜欢她呢。”

“是喜欢，还是好像喜欢啊？”

小琴常常在这种莫名其妙的细节上纠缠不清。

“我说‘好像’，是因为难为情呗。”我反驳她。

“良介君看似单纯，其实真复杂啊。”小琴说。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未来和直辉君这么说的呀……这个不说了，反正你最好不要在人家公寓四周瞎转悠，还是直接按门铃，告白好了。”

“怎么告白？”

“你就说‘我，好像真的喜欢你呢，我说好像，是因为难为情’。”

“告白嘛……还是做不到，因为她是学长的女友。”我颓唐地嘟哝道。

“那就没戏了。”小琴说完，飞快地翻了个身。

小琴连恋爱咨询方面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在恋爱咨询中，对咨询者说实话，是难以原谅的违规。这时，睡在旁边床铺上的未来抱怨起来：“喂，拜托，别在黑暗中说悄悄话好不好？反而让人睡不着。”

我没搭理未来，继续说：“她对我有好感，这点我有自信。问题是，这有可能是对于花心对象的好感。”

“要不你亲口问问她？”小琴的声音里充满困意。

“问什么？”

“就说……”刚听到这儿，从未来的床铺那边飞来一个枕头。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明天也得早起上班呢！”

被未来这么一吼，我立刻乖乖离开了女生房间。刚关上门，就听见未来气恼的声音：“真是的，你们就知道对色情感兴趣。”

第五次拜访，我终于紧紧趴在了贵和子小姐的房门上。当我把手指头伸进门上的猫眼时，听见背后电梯门开了。我慌忙回头一看，没想到是贵和子小姐。她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怔怔地瞧着我。贵和子小姐的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动到我的肩膀，又从肩膀移动到伸进猫眼的手指上。

“怎、怎么回事？”她问。

“什么怎、怎么回事……”我回答。

贵和子小姐慢慢朝我走过来。她的感觉与那天旅行时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穿着套裙的缘故吧。

“我弟弟也没回来吧？”

“是的，还没有……”

“你是来找我的吗？”

“啊，就算是吧……”

“到底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正好路过这边，所以就……”

万一碰见她，就这么说，这是事先编好的对白。贵和子小姐笑着打开房门，房间里好像有电话在响着。

1.6

我现在坐在教学楼534大教室的最后排，竟然不眨眼地盯着一个字没写的黑板看了三十分钟。教室里空无一人。由于整个教室朝黑板方向倾斜着，从我坐着的最后一排望去，井然排列的长桌犹如一排排巨浪涌向讲台。在这木纹构成的巨浪浪峰，我是在从容地乘风破浪吗？

我想，在把儿子送到东京的私立大学去读书这个问题上，二老一定下了很大的决心。小时候，老妈常常对我说："寿司店，当然是很不错的职业。不过，你爸觉得让你继承寿司店，不如让你成为到咱家这样好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的高贵客人。"我在东京还一次也没有进过寿司店呢。当然，回转寿司算不得真正的寿司。

我觉得，女人毕竟比男人现实。当初我报考东京的私立大学时，老妈是坚决反对的。出于母爱，自然想要把独生子留在身边，然而当老妈仔细看过我收集的大学资料和东京生活指南后，开始细致地估算起自己的儿子要去东京求学到底需要多少费用来了。作为寿司店老板娘，老妈自然习惯于算得比实际需要的多一些。

听了老妈告诉我的金额，说实话，我差不多打算放弃了。原本我的备考心态就是"不高明的枪手，多打几次也能碰巧打中"，所以光是计算一下报考费，其数额就以与我不稳定的学习成绩成反比例地如滚雪球般膨胀起来。报考的大学越多，住宿天数就越多，而且即便考上了，也将立刻面临缴纳入学金、学费的问题，接下来还有租房子的定金、礼金等，简直刹不住车。看着老妈给我出示的金额，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老爸捏金枪鱼腩寿司的样子。

让顽固不化的老妈突然改变主意的，是老爸随口说的一句话。老爸说："这孩子想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吧，管他是东京还是什么地方呢。"老爸这么说。老妈自然说了句"话是这么说"，就把那个估算单递给了老爸。可是老爸根本不看，对老妈说："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我问你，你的朋友都是这九州乡下的吧？"

"那是当然了。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呀。"

"是吧？我也跟你一样。所以，咱们自然希望良介能够去东京，认识

各种各样的人，对吧？比方说，土佐的能用一根鱼线钓鲣鱼的人的儿子，或是京都什么老字号人家的儿子，北海道养奶牛的农家女儿也不错啊，良介可以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不是挺好的吗？”

老妈说她当时默默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思考起了该给去东京的儿子带什么东西。老爸最后还说了这么句话：

“和当妈的不一样，当爸爸的能够对儿子做的事情，也就是踢他的屁股，把他踢出家门，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

我呆呆地望着黑板，突然，黑板旁边的门开了，一个男生探头进来。他一看见坐在最后排的我，就大声问道：“哟，市场交易论课，不是在这儿上吗？”我大声回答“不是”。这个学生看着面熟。原来是上次在学生食堂吃饭时，坐在我边上把自己看完了的漫画周刊《Big Comic Spirits》送给我的那个小子。“怎么搞的，我搞错啦？”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出教室时，我慌忙叫住那个男生，“等一下。”他不耐烦地回过头来：“嗯？”

“那个，不好意思冒昧问你一声，你老爸是做什么的？”

我的问话在大教室里回响。

“我老爸？”

“是的。”

“为什么问这个？”

“也没有什么原因……”

“是公务员啊。公务员。”

“在哪里工作？”

“石川县的金泽。”

这样回答完，男生很纳闷地走出了教室……老爸，我已经认识了一个金泽的公务员的儿子了。

看了看手表，离打工的时候还早。虽说可以开着桃子在都内兜风，

可是，这几天，每当开桃子时，我就感觉心情朝着阴郁的方向倾斜下去。原因当然是想起了前几天打工回家路上的跟踪狂行为被贵和子小姐撞见、慌乱之中跟着贵和子小姐进了她房间的事。

没想到贵和子小姐打开房门后，接起的那个电话竟然是梅崎学长打来的。她推着我的后背把我推进房间，一边跟梅崎学长打电话，一边示意我坐在沙发上，以及冰箱里有冷饮，但我仍然一动不动地等着她打完电话。

贵和子小姐放下电话时，我意识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尽管我就像租来的，确切地说是转租又转租来的猫儿一般端坐在她眼前，她竟然没有告诉梅崎学长我在这里。“瞧瞧，有戏，有戏啊。”我这么想也不会有错。

“你没说我在这儿啊。”我没有看着她的眼睛说道。贵和子小姐一边从塑料袋里拿出新奇士葡萄柚汁，一边意味深长地把视线投向我问：“你希望我说吗？”

“说一下也无所谓嘛。咱们都认识，再说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事嘛……”

贵和子小姐根本不搭理我说的话，专注于把塑料袋里拿出来的果汁和水果放进冰箱里。

客厅的沙发上堆着像是她弟弟使用的散发着发胶味儿的枕头和皱巴巴的毛毯，白色的门里面大概是贵和子小姐的卧室，从门缝里可以看见排列着化妆品的架子，上面还摆着个镜框，里面是未来曾经推荐我看的名叫《我要的不多》的法国电影宣传画。

“哦，对了，刚才梅崎君在电话里说‘问良介好’呢。”

“啊？”

我腾地从沙发站起来，“骗你呢，骗你呢。”贵和子小姐边笑边从厨房走出来。

“他怎么可能知道你在这儿啊。”

“我、我觉得也是。”

和贵和子小姐在一起，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弟弟般的孩子气。事后一回想，就恶心得想吐。原本自己就不属于可爱型，想要卖萌也没那么容易。尽管有自知之明，可是被她这么天真烂漫地一诈，我就会像刚才从沙发站起来那样，暴露出过剩的孩子气来。

先说一下结果吧。这天晚上，我和贵和子小姐同床共枕了。我们喝了啤酒，谈论了梅崎学长之后，觉得困了，就顺理成章地进了卧室。这就如同一回到住所，肯定会看到小琴在客厅里修剪分叉的发梢；桃子一跑到十公里就抛锚之类的日常生活一样自然而然。

小琴和未来，我身边的女孩子都属于那种极具个性的类型，因此更增强了我的这种感觉也未可知，反正和贵和子小姐说话时，总感觉自己的心情变得特别平稳。这肯定是因为她出身北海道的缘故，我擅自这样断定；可是再一想，同是北海道出身，也有像打工地方的老板那样恰似黄油骨汤拉面般的人。

总之，我喜欢贵和子小姐说话的声音。在床上，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时，感觉贵和子小姐身体很娇小。可以紧紧搂进怀里般娇小的贵和子小姐，会在我的胸前嗫嚅着什么。即便她说的是“发发慈悲吧，一元也行，两元也行……”，喷到我胸脯上的气息也是热乎乎的，温柔地传导到我的脖颈上来。实际上，这些话是在我求她“你就在我的怀抱中说点什么吧”之下，贵和子小姐笑着说的台词。

“你想想看，是不是有点像爱情电影里的情节啊，坦然地跟学长的女人睡觉的男人和坦然地跟男友的学弟睡觉的女人——”不知贵和子小姐出于什么想法，若无其事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自然是狼狈得不得了，根本找不出合适的话回答。

“良介君，你困了？”

“什么？为什么这么问？”

“不为什么，只是觉得你大概困了。”

“我要是想睡的话，马上就能睡着。只要一闭眼睛，五秒钟就睡着。”

倘若现代社会的阶层，取决于对此时气氛的敏感度的话，我肯定是

处于最下层的被剥削了再剥削的、丝毫没有被赋予人的尊严的阶级。

第二天醒来后，发现贵和子小姐不在床上。我捡起掉在床铺和墙壁间隙的内裤穿上，走向客厅，只见一个不认识的年轻男人坐在餐桌前，正往吐司上抹黄油。于是，我犹豫着要不要就这么穿着内裤进客厅，或是返回卧室，那年轻男人极其不客气地盯着我看。这时，贵和子小姐一手端着一杯咖啡从厨房出来了。

“早上好！”贵和子小姐带着最配早晨的笑容，把咖啡往那个年轻男人面前一放，笑道：“这位是早上回来的我的弟弟，对于姐姐带了男人来过夜，好像不爽呢。”

我朝正在把夹着煎蛋的吐司塞进嘴里的弟弟点了点头。由于自己率先表示了好意，对方也会回应某种程度的好意。瞪着我的弟弟的眼里，暂且消除了杀机。经过一番犹豫，我最终还是穿着内裤进了客厅。考虑到昨夜已经同床共枕了，起初我想坐在贵和子小姐旁边，可又感觉到眼前的弟弟向我投来冷冷的视线，可见这位弟弟对姐姐抱有某种特殊的情感。想到这一层，我就多此一举地在弟弟旁边坐了下来，结果搞得局面愈加尴尬了。不用说，弟弟以愈加冷淡的目光瞪着打算在他身旁坐下的我。贵和子小姐奇怪地看着并肩坐在自己对面的情人和弟弟。

就在这之后，发生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的状况。坐在弟弟旁边的我，一边往贵和子小姐烤的吐司上抹上厚厚的一层黄油，再抹上一层草莓酱后送进了嘴里，一边将凉凉的橙汁倒入干渴的喉咙。面前的贵和子小姐慢悠悠地喝着热咖啡，旁边的弟弟默默地啃着烤吐司。就在这时，“良、良介君，你，你怎么哭了？”贵和子小姐突然这样问，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哭。听到她的问话，身旁的弟弟也吃了一惊。

“这家伙，为，为什么哭啊？”

我想这姐弟俩一定都感觉很不舒服。在这心情大好的早晨，在摆着热腾腾的咖啡的餐桌上，在往微焦的烤吐司上抹黄油时，这个只穿一条内裤的年轻男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

“啊，对、对不起。”

我拼命想要忍住不知为什么流下来的眼泪。可是带咸味的眼泪还是

顺着鼻翼流进了嚼着烤吐司的嘴里。

“嘿，怎么回事啊，这是……”

我越是想若无其事地说点什么，发出的声音就越是带着悲痛的哭腔，眼看着马上就要号啕大哭出来似的。贵和子小姐赶紧抽出餐巾纸递给我，弟弟张大嘴巴瞧着我，随时准备逃走。

那天早晨，我吃着贵和子小姐烤的吐司，不知怎么，眼前浮现出了老爸的脸。那是做开店准备时的父亲的身影，店里充满了醋饭的酸味儿。接着又想起了真也的脸。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完“在东京，把我那份也好好学了”，挥挥手走下了公交车的身影。我喝着橙汁，拼命把这些画面从脑子里驱赶出去。可是，这次浮现出了送洗衣机来的梅崎学长的脸。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贵和子就蹲在我的大腿之间。我一说‘这样最舒服了’，贵和子就回答‘我也是’。”梅崎学长抱着不好拿的洗衣机，不好意思地笑着对我说。

蓦地想起昨天夜里在床上，我和贵和子小姐的对话。当时彼此的身体还是火热的，我紧紧地搂抱着贵和子小姐。

“这样感觉最舒服了。”我这么一说，胸前马上感受到了贵和子小姐吐出的气息：“我也是。”

在呆若木鸡的姐弟俩面前，我还在哭泣。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宛如与我完全分离的另一个我，无视面前这个我的意愿，在自行哭泣着似的。

大垣内琴美

23岁

无业

2.1

我觉得《笑笑也无妨》这个娱乐节目还真厉害。看了有一个小时，可一关掉电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所谓“一无所获”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关掉电视，我正琢磨中午吃什么时，良介君从男生房间走出来了。睡眼惺忪的，一只手插进内裤里，头发睡得一塌糊涂。良介君的睡相糟糕透顶。跟他一个屋子的直辉君说，倘若房间没有墙壁，良介君一夜之间滚到车站那边去都不在话下。

“良介君，中午吃什么？”

我冲着从冰箱里拿出牛奶，闻了闻之后才开始喝的良介君问道。

良介君一边打着手势让我等一下，一边仰着脖子喝光了牛奶。

“小琴呢？”

他一边打嗝一边问我。我看了一会儿良介君残留着白色牛奶的嘴角，反问：“去肯德基好吗？”

“肯德基吗……啊，对了，小琴经常去的那家美发店旁边新开了一家荞麦面馆，知道吗？想不想去尝尝？”

说着良介君又把右手伸进内裤里挠着什么地方，去了厕所。眼下，良介君应该正处于对梅崎学长女友的单相思之中，可是最近几天一句也不提她了。前几天，良介君居然罕见地外宿了，问他“住哪儿了”，“住她那儿了呀。”虽说他这么回答，可是，第一次留宿却没让他的样子显得有多么兴奋。说不定已经失恋了呢。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对于他那种学生的“轻恋爱”没什么兴趣。即便他在友情与爱情之间纠结烦恼，可他能把头发睡成那样，我想也不用担心。

在这个公寓里生活已经五个月了。第一次见到良介君时，我就感觉“不”这个字特别适合他。虽说他并非溜肩，脸上也没有写着“不”字，可是一看到良介君，就不禁想起这个字。“不安稳”的“不”？不高兴的“不”？不可思议的“不”？都不像。不，不，不……不争气的“不”？这

个还有点靠谱。

正好良介君从厕所出来了，我就问他：“喂，不争气的‘争’怎么写？”

良介君手也没洗就抓起桌上的饼干，一边说着“不争气的‘争’？大概就是睁眼睛的‘睁’吧”一边大嚼起来。我想象着良介君的身体里面变成了空洞，嚼碎了的饼干，犹如细雪一般在他的身体里飘落。[22]

直到傍晚去打工之前，良介君好像都无事可做。他又打开了我刚才以断肠之痛好容易关掉的电视机（我从早上的娱乐节目开始这个那个地一直看到《笑笑也无妨》）。午间娱乐时间已经开始了，大和田貘[23]的扁脸一闪而过。可是，最近良介君一开电视，就马上出现雪花。“又变成这样了。”良介君一边嘟哝着，一边要拍打电视机左侧，我慌忙教给他：“不要拍那边，拍右边三下。”良介君按照我的指示拍打了右边三下，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不行啊。”

“你拍得太温柔了。要强、强、弱，必须带着仇恨去拍打才管用。”

“对电视机怎么可能带着仇恨呢。我说，小琴，来帮个忙吧。”

“我可不愿意，好不容易才关上的。”

就在我和良介君你一句我一句的时候，电视机自然恢复了。良介君用手里的遥控器换了个台，问我：“今天《彻子的房间》[24]的嘉宾是谁呀？”

“喂，下午打算干什么？”

我冲着开了电视就转身回男生房间的良介君问道，他笑嘻嘻地回答：“给桃子洗车啊。”我真羡慕像他这样的男孩子，洗个车还这么高兴。还不是因为他根本没什么烦心事嘛！实在没什么可烦恼的，所以自寻烦恼吧。电视屏幕上的上沼惠美子[25]正在制作香喷喷的香草烤嫩鸡。

他俩（良介君和直辉君）住在这里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倒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亏心事，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让以培养了一个好女儿为荣的父母受这份刺激。我和良介君、直辉君之间非但没有什么可内疚的事，

简直可以说由于没有一点点可内疚的事而让人内疚呢。当然了，刚开始一起生活时，良介君坦然地盯着我的胸部的目光，让我有时候感觉如同火热的箭头一般刺激，但我每次都学着射靶子屋的老板娘那样，迅速将射偏了的箭一一拔下来，赶紧还给客人。客人也不是傻瓜，只要赶紧拔掉，他们就知道自己射偏了。尽管如此，这世上还是有很多女人就那么一直不去拔射偏的箭，客人也就一直在等着奖品，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世上根本无心经营射靶子屋的老板娘太多了。虽然胸脯中了无数的箭，嘴里却嚷嚷“我怎么就没有男朋友啊”的女人，一直在从醉醺醺的温泉客人那里搜刮钱财。

恐怕正是因为和我一个房间的未来不是那种女人，我才能这样在这里住下去。当然，良介君或直辉君并非警官或公务员那样喜欢在温泉的宴会上出丑的客人，也是原因之一。

我之所以会突然住在这里……对了，就像被雷劈到了似的……不对，是突然被狗咬了屁股似的……不对……反正是五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像往常那样在迪厅的舞池里跳舞的时候，突然音乐停了，灯亮了，看见一直在自己跟前跳舞的男孩子浑身是汗，我也和他一样汗津津的，“对不起，扩音器出故障了，请大家稍候！”这样惊慌的声音从音响那边传来。周围发出哄堂大笑，夹杂着抱怨，人们晃晃悠悠地移去了吧台。当眼前汗流浃背的男孩子问我“想喝点什么”的瞬间，我突如其来地醒悟到，自己或许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

并不仅仅指汗津津的男孩子，或没有想要喝的饮料这类眼前的事情，而是意识到，就像在本地女子高中教数学的父亲对自己的工作，母亲对每天的家务，一个妹妹对芭蕾社团的训练，另一个妹妹对SMAP的香取慎吾那样的兴趣，我对任何东西，就连那种程度的兴趣都没有。说实话，我呆呆地戳在舞池里，为这样的自己感到万分吃惊。突然之间，在这样的场所，没有任何人提醒，我意识到自己过着这样空虚的生活，实在令我惊慌失措，失魂落魄。

短大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某药品厂家的分公司当了白领，每到月底，工资都会准时打入账户。大概是由于内心深处有着空虚或是寂寞的感觉吧，一拿到薪水便和朋友们去吃法国菜，或是去蒂凡尼买戒指，当然这样微小的愉悦并不能让我满足。但是偶尔去书店，看到摆着一摞《那有什么，享受当下》，心里就想“啊，看来这样也挺好的”。

知道了自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之后，我觉得相当难熬。但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虽然急急忙忙设想了一下，比如学习外语，或是干脆去罗马留学什么的，或者更现实些，随便找个男人去国外举行婚礼等，反正自己想到的都是些如果产生兴趣的话，肯定会让周围人羡慕得要死的事，而不是有可能产生兴趣的事。别看我这样，高中时，在男生组织的选美比赛上，我年年拔得头筹。而女孩子们并不讨厌我，朋友里有个女孩子快要喝醉之前，对我说了一句叫人害羞的话："小琴不错啊。长得漂亮，性格又好。" "讨厌啦，我可不会送你什么东西的哦。"我嘴里这样说，其实很满足于这样的自己。

可是，站在因扩音器发生故障而亮了灯的舞池里，我听到了不知是恶魔还是天使对我发出的声音："你没有痛苦，所以，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你怎么了？"眼前汗津津的男孩子问我，我不由得喊道："讨厌死了！"当然不是回答他的问话，而是对"你没有痛苦，所以，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的回答。

男孩子不解地望着我，脸上写着："我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了？"这时，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就立刻问这个刚才对我献殷勤的男孩子："那个，你哥哥，好像是说明天开卡车去东京吧？"

"嗯，好像是这么说的……"

"那个，我能不能搭一下车啊？"

"去东京？"

"是啊，去东京。"

"去东京干什么呢？"

"去受苦。"

"什么？去受苦？"

"对，去受苦。"

那个男孩子疑惑不解地跟他哥哥联系了搭车的事。不过，从那以

后，他再也不接近我了。

去东京后做什么，早已决定了。或者应该说，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唯一受的苦，就是和丸山友彦的恋爱。

和丸山君是在刚进短大聚餐时认识的。认识的过程简直俗到家了。不言而喻，参加的五个女孩子全都首选丸山君。我自己这么说不免有炫耀之嫌（不过，如果心里这么想，不这么说更卑鄙），多半有几个男孩子对我表示出了兴趣（不，应该说是所有的男孩子）。只不过，我既不会起初扭扭捏捏地装模作样，而后突然发起进攻那套把戏，也不会扮演冰山美人般清高的女神，而是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地向丸山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以至于令周围的男孩子们退缩了）。反正是AA制结账，即便是最有人气的女孩子也有权利露骨地推销自己。

接到丸山君打来的电话是那次聚餐后的第二天。男女同席聚餐之后，自然而然地去了第二家酒吧，但之后是只有女孩子的第三次聚会，最终发展到了去卡拉OK飙歌的四次会。直到喝蓝宝石金酒喝得胃疼，唱森高千里唱得喉咙疼，凌晨五点才大醉而归。丸山君打来电话是四个小时后的上午九点之前。

记得去第二家的路上，大家去便利店买相机和口香糖的时候，只剩下我和丸山君等在店外。

“你也对别人的牙齿很在意吗？”

我随口这样问道。其他女孩们尽管知道攻下目标丸山君希望渺茫，但是只有那天晚上不急着赶回家去，因为另外几个男孩子，无一不是未来的牙科医生。

对我这个很随意的问题，丸山君像是在考虑用词，顿了一瞬间后回答：“那个，抱歉，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家居用品商场工作。”

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到庆幸，自己从上中学就一直爱看言情剧，真是没有白看，因为“不用抱歉啦，我不过是个短大学生呀”这句话，就像说台词一般脱口而出。皓月当空，在夜晚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我和他并肩伫立。超级畅销的温情电视剧主题曲仿佛即将奏响。

“不过，那几个家伙都是货真价实的啊。真正的未来的牙科医生。”

丸山君慌忙这样补充道。

“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是，健吾那家伙，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家伙，他跟我是发小，说什么‘没关系的，来吧’，非把我拉来了。”

“可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什么‘大家都是大学同学’的，不就是那个健吾吗？”

“可不得编吗？要是穿帮了，我不是很没面子吗？总之很抱歉。”

尽管表面上摆出一副“我们永远是天真少年”的表情，其实男人说不定嫉妒心特别强呢。

次日，接到丸山君打来的电话，由于宿醉得厉害，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把下次约会的时间、地点都约定好后，软软地躺倒在床上，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写着“七点，市民会馆前”的字条。

和丸山君走在街上时，我发现女孩子们无一不是非常露骨地打量这个擦肩而过的男人。她们几乎都是先看丸山君，然后看一眼挽着他胳膊的我，最后又将视线转向他。沾了和丸山君交往的光，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识了由于对男人的相貌看得入迷，手都哆嗦起来的麦当劳女店员。我真恨不得对她说：虽然丸山君说“打包”，但是想打包带走的可不是你，而是香草奶昔哦。

“丸山君很受欢迎吧？”

出了麦当劳，我忍不住说道。丸山君回了句让我很高兴的话：“小琴你也很受欢迎吧？”我意识到我们正在变成一对让人讨厌的情侣，可两人交替舔着吃的香草奶昔就是美味。

中午，我和头发睡得乱七八糟的良介君去了站前新开的荞麦面馆。由于开店优惠，一律打八折，店内满员。我们失望地正打算离开，正好空出了一个四人座。尽管店员的神色有些为难，我和良介君还是不管不顾地坐了下来。送冰水过来的大妈说：“对不起，回头可能需要拼桌。”原本坐对面的我站起来，坐到了良介君旁边。

两个人并排默默地吃着不怎么好吃的猪排盖饭，这时，正如店里大

妈所说，来了拼桌的客人。抬头一看，居然是住在402室的那个中年男人站在面前。和上次在公寓的走廊上见到他时一样，今天他也把背头用发蜡抹得光溜溜的，厚厚的嘴唇呈紫色，周围硬邦邦的皮肤留有浓密胡须刮去后的青痕。我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正埋头往嘴里扒拉猪排盖饭的良介君的侧腹。被突然捅了一下，良介君“嗯”了一声，叫着“干什么呀！”噘起了沾着米粒的嘴。这时他的视线似乎捕捉到了站在旁边的402室的男人，脸色骤然紧张起来。也许是为了掩盖紧张的表情吧，他随口叫起了店里的大妈。“来了来了。”面对立刻出现的大妈，良介君特意一口气喝干了那杯还满满的水，把玻璃杯递给她说：“请给我一杯水。”

402室的男人已经坐在了我们对面。由于在走廊上遇到过好几次，我们知道他是邻居，可是他就像根本不认识我们似的，眯着眼睛看着贴在墙上的菜单。就连他伸出脖子露出的喉结看着都吓人。他若无其事地要了“五彩面条”。一想到面前这个男人，每天晚上都给好色章鱼那样的男人们介绍妙龄少女，我就胃口全无，看着碗底的一摊鸡蛋，感觉就像好色章鱼头上的吸盘，大碗的盖子上的水珠，就像好色章鱼的汗珠似的，让人反胃。

我实在受不了，拉着良介君的胳膊往店外走，良介君的身体虽然要离开，可是舍不得特意留到最后吃的一块猪排，被我拽着胳膊，他还是吃掉了筷子上夹着的那块猪排。在餐桌上看《周刊实话》的402室的男人挑着眼皮，嬉皮笑脸地瞅着这么揪扯的我们俩。

我把钱使劲拍在收银台上，一走出店，就毫不顾忌商业街上来往的行人，叫嚷起来：“我说，那个男人的面孔，你看到没有啊？简直难以置信！”嘴里还在咀嚼猪排的良介君不以为然地说：“那家伙，是不是没认出咱们就住他隔壁啊？”我一听更来气了，又嚷嚷起来：“当然知道啦！知道还没事人似的说什么‘来一份五彩面条’呢！啊，气死我了。五彩面条，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良介君没理睬我的焦躁，很平静地迈开脚步。

“喂，你无所谓吗？”我慌忙抓住他的肩膀。

“那又能怎么样呢？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耕田的人，也有在站前卖唱的人，有卖烟的人，也有开新干线电车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说，有人靠着拉皮条生存，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哟，行啊……怎么突然变得懂事了？”

“直辉和未来不是说过吗，社会上也有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啊……再说了，都市里的邻里关系是需要距离的。”

“可是，你不是看到过有女孩子在楼梯上哭吗？”

“是看到了……不过，据说世上也有不少女孩子就是喜欢哭的。未来这么说的。”

“就算是这样，可她们就在咱们隔壁卖淫啊。”

“所以，这个还没有……”

“够了！你这人真是磨叽。我看，干脆把这事彻底搞清楚好了。”

“怎么搞清楚？”

“就是吧……啊，对了，良介君去假扮一下嫖客吧。”

“我、我吗？我可不愿意！”

“为什么？”

“还用问吗……不愿意呗。”

“担心钱的话，我给你出。如果摸清了他们确实在干那种勾当，咱们就报警，匿不匿名都可以。”

“你真的给我出钱？……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去。”

“难道说，你还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

“当然没去过了！”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就是没去过！”

结果我们从良介君没有去过那种地方，转入了推测，没有女友的直辉君会经常出入那种夜店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女

友，可是和前女友美咲至今仍然频繁约会，所以，那方面应该在她那里得到了解决吧，402室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回到公寓大门外，良介君问我："现在我去给桃子洗车，跟我去吗？"

"洗车？给工钱吗？"

"正相反，以后你肯定会给我钱，求着我带你去呢。"

既然他以为我是被他哄骗才会跟着他去的，那我假装是这样好了。反正回房间也无事可做。我坐在良介君的自行车后座上，去桃子所在的停车场。

后来，果然让良介君说中了。我甚至拜托他，什么时候再去自动洗车处的话，一定叫上我。我第一次知道洗车还有时间限制呢。首先是水冲三分钟，然后喷上洗涤剂刷洗车身，我刚歇了歇，就响起了"叮咚叮咚"的警报声，提示还有30秒钟到时间。"还有那儿没刷，小琴，那儿，还有那儿。"在良介君的指挥下，好容易整个刷干净了，最后又得再冲洗一遍。当然这个也有时间限制。我们被飞溅的水花滋得吱哇乱叫，满头满脸都水淋淋的，才算洗完了车。以至于我埋怨他，这么愉快的活儿，以前也叫我跟着来就好了。

开着焕然一新的桃子兜风之后（经过了两次九公里停车休息），回到家时已经快五点了。良介君出门去打工后，我还呆呆地想着丸山君的事。这一天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回想起来，五个月前，我搭乘在夜店追我的男孩子的哥哥开的大卡车，深夜到达东京筑地时，开着桃子来接我的就是良介君。开卡车的司机大哥和追我那个男孩子之间好像差了好多岁，是个近四十岁的有老婆孩子的好人。他笑呵呵地对我说："赶上我，算你运气。要是搭其他家伙的车，这会儿，肯定被摁在后座上干那事呢。"

途中，在静冈的休息点，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本来说是去跳舞离开家的女儿，突然说自己坐卡车去东京找过去的男朋友，母亲也许是太意外了，只说了句"什么，去东京了"，然后好半天没有说话。

"你就对公司说我生病了，随便编个理由。"我说道。"那你什么时候

回来呀？”妈妈问。我只能回答，“还不知道。”

“怎么对你爸爸说好呢？”

“真是对不起。这些就都拜托妈妈了，可以吗？”

“说什么呢！……你真的是坐卡车去的？不是飞机或是电车？”

“真的，真的是坐卡车去的。”

“哎呀，坐卡车呀……”

搭车到了筑地后，我当然马上给丸山君打了电话。可是，没有人接电话。响了十次、二十次，也没有转成语音留言。此时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流出了眼泪。然后才一边哭，一边给东京唯一的朋友相马未来打了电话。

“你老是这么吸溜吸溜地哭，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

听到未来熟悉的声音，我一高兴，哭得更来劲儿了。

“然后呢？你说什么？现在我只听明白了‘和善的司机师傅在休息处请我吃了面条’这一句。”

我花了十分钟说明了我的情况。“你脑袋有毛病吧！”未来连续说了好几遍。终于搞清楚了状况后她对我说：“现在已经没有电车了，我让同住的名叫良介的孩子，开车去接你吧。”

和丸山君取得联系是住进这个公寓后的第五天了。尽管可能是说客套话，丸山君对我来东京感到特别高兴。“你怎么来了！怎么突然来东京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开朗。“为了见你呀。”我实话实说，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以前我曾经去过一次丸山君工作的郊外家居用品商场，去看他的工作情况。他在盆栽部门，系着绿色围裙戴着手套，把一盆盆垂榕搬到顾客的车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男人干体力活感觉到心痛。我站在商场门口，朝着从停车场走回店内的丸山君招手，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还是马上跑到我身边，说：“是你呀，什么时候来的？”虽然稍微有些做作，表情还是挺愉快的。

总之，我和丸山君交往了一年零七个月。丸山君工作的家居用品商场全年无休，越是我们女大学生放寒暑假的时候，丸山君就越忙，即便是平日也很难请出假来。然而只要能挤出时间，我们就会约会。

我知道丸山君和他母亲两个人住在一起。我还隐隐约约感觉他母亲的身体似乎不太好。因为约会的时候，我看到他常常给家里或是房东打电话，而且无论我怎样撒娇，他绝对不会和我在旅馆里度过一整夜。

只有一次，和丸山君交往的一年零七个月当中，唯独有那么一次例外。那就是去海边住了一晚。我们住的是廉价民宿，连空调也没有，而且一楼房东家的小婴儿一个晚上的哭闹都听得清清楚楚。就因为在那样的民宿里住了一晚上，使我至今都忘不了丸山君。

从小我就认定，对于别人没有告诉我的事情不应该问。所以，在那之前，我一直克制自己，不向丸山君打听他母亲的情况。可是那天晚上，他说“咱们去放烟火吧”，拉着我去了沙滩。在夜晚的沙滩上，我请求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尽管说。”起初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手里举着烟火筒，问我：“你说什么？”

“……就是，你母亲。”

我的话音刚落，丸山君手里的烟火筒里飞出了紫色的烟火。

直到放完了烟火，我们挽着胳膊走在回民宿的上坡路上，他才给了我极富个人特色的回答。

“我们建材中心的老板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才十九岁，居然开了一辆宝马。那家伙偶尔会和老爸一起来各家商场巡视，比如大学放假的时候。我们店长和楼层主管都一把年纪了，可是他们都对那个小年轻点头哈腰的。当然了，这也很正常，职工对老板的二代那样低三下四，哪里都是这样。可是我有不同的看法。这难道真的是正常的吗？我脑子笨，表达不清楚，我承认老板了不起，可是他的儿子，就因为老爸是老板，就那么威风吗？休息时，我对主管说了这些话。主管说：‘他是老板的接班人嘛，当然了不起啦！’虽然他说的也有道理。”

我不知道丸山君到底想说什么，一边闻着海潮的气味，一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默默地听。

“你知道朝鲜吧？我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写了那个叫金什么的家伙的儿子的事。说他在瑞士的全寄宿学校里上学。大概是从小学开始上的。据说，那时候伺候那个叫金什么的家伙的儿子的，是一个和他一样年龄的男孩子，陪着他一起去留学。那可是全寄宿的学校啊。他是作为仆人啊。我吧，看了那篇报道，很受刺激，正好是吃中午饭时看的，结果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我说这些可能扯远了，我是这么想的，对老板儿子点头哈腰恐怕不是理所当然的吧。人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际上或许根本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慢慢地走在通向民宿的上坡路上，想象着在小学教室里，一个男孩子把橡皮掉在地上后，另一个男孩子立刻跪在地上，面无表情地捡起橡皮递给他的情景。

回到民宿后，我们俩轮流泡了澡。我泡澡的时候，在外面的丸山君，正要从浴室的窗户往里看来吓唬我玩儿的时候，却被民宿的老板一棍子打在后背上。他疼得大叫起来，大声辩解：“是真的，里面的是我的女朋友！”我为了替他解围，从窗户伸出头，对民宿老板说：“大叔，是真的。”当时我满脸通红，并非因为洗澡水太热，也许是因为他用传到沙滩那么远的音量大喊“里面的是我的女朋友！”的关系吧。

“我老妈一直给人家当保姆。小琴也知道吧，就是咱们第一次见面时也在座的那个健吾，一直在他家当保姆。”

丸山君辞掉家居用品商场的工作去了东京的事，我是听别人告诉我的。那时我短大刚毕业，已经和丸山君分手了。我觉得，最后是我从他身边逃离了。如果说“从他身边”不够准确的话，就应该说是从他所处的状况中逃离了。

第一次见到他母亲时受到的刺激，至今仍然无法消除。

他母亲下半身赤裸着坐在公寓的楼梯上。

丸山君看到后，一把推开我，奔到母亲身边，脱下自己的上衣遮住母亲的下半身，扶着呆望着夜空中的月亮的母亲站起来，抱着她的肩膀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了公寓的楼梯。

我一直木然站在原地，不知是否该追上去，还是转过身回家。一个我拉着我的手让我去追他，同时，另一个我威胁我“赶快回家吧”。我的

手被两个分身一左一右拉拽着，我陷入了恐惧之中，对它们问道：“谁才是我？谁才是曾经说过‘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尽管说’的那个我？”可是，此时不好意思地、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地举起手来的，是威胁说“赶快回家吧”的那个我。

次日一大早，电话铃就响了。“昨天，真是对不起。”丸山君向我道歉。我回答：“也没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只是有可能成为畅销金曲的电视剧主题歌已经不再响起了。

从那以后，无论跟他去打保龄球，还是喝香草奶昔，哪怕只是听到妹妹喊我“丸山君的电话”时，他母亲的样子都会在眼前闪过。和他交往，就意味着和他的母亲交往。提出分手的是他，但是让他说出分手的是我。那时候，我还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大学生，想要开心，才和人交往；想获得快乐，才活着的。我所希望的无非是善良的分身和恶毒的分身都围在我身边跳来跳去，问我：“下次去哪儿玩？下次呢？下次呢？”就这样天真无邪地过日子。

早的话，直辉君九点左右、未来十点左右回来。直辉君在一家小型电影发行公司工作，我曾经问过他具体做什么工作，可是实在太复杂，我根本搞不懂。倒是未来的工作明白易懂。她是进口杂货店的店员，有时也去国外进货。不过，据她说，干这个工作只是为了糊口，因为她的本职是艺术家。她经常在表参道的马路上、代代木公园的入口，甚至井之头公园的池塘旁边摆摊：在地上摊开一块布，向路人兜售自己画的插画。我都不记得被她拉去过多少次了。

和一打完工就直接回公寓的良介君不同，直辉君和未来回公寓的时间完全没有规律。并非因为工作忙，而是这两人尽管酒品不一样，但都是见酒没命的主。两人还互相夸口：“从银座赤坂六本木，到新宿歌舞伎町，就没有我不曾喝倒过的地方！”不同的是，直辉君喝醉回来后还好对付，只要在厕所里痛苦不堪地“哇哇”呕吐一阵后，倒地就静静地睡了。只有一点，他的梦话可非同一般。有时候我夜里去厨房喝水，躺在厨房地上睡觉的还穿着西服的直辉君，会突然说：“别踩！”我以为他是怕我踩到他，就柔声柔气地对他说：“放心吧，不会踩到的。”结果，他猛地坐起来，伸出拇指和食指，说：“大概有这么长的家伙，这么长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大概有这么长的家伙躺在那儿呢，别踩着。”

直辉君这么说完，眼睛来回瞅着我的脚看了半天，又躺倒了，闭上了眼睛。这么一来反倒把我吓了一大跳，到底是十厘米左右的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呢？到底在哪儿呢？我一个人在黑乎乎的厨房里跳来跳去地寻找。

第二天早上，良介君告诉我，那东西是直辉君梦中的小妖精。良介君说，他还曾经听到过直辉君呼唤那个小妖精出来的咒语呢。

不过，和未来相比，还是直辉君醉酒后的表现更可爱一些。未来喝醉了回来之后要折腾很长时间。她既不去厕所呕吐，也不是倒头就睡，而会醉醺醺地把自己在那个夜店里表演的节目在我们面前重新表演一遍。不用说，我也好，良介君也好，都是看见未来一回来，就立刻躲进各自的房间去。

即便如此，未来仍然一个人留在客厅里，连唱带演地一直练习世良公则[26]的《流浪儿》到天亮。我虽然不清楚她对自己的表演哪里不满意，但琢磨那些之前，我想的是如今那种歌早就没人知道了。

虽说如此，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在这里总觉得快乐无比。当然，因为与别人合住的缘故，有些适度的紧张感；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生了什么状况，随时都可以搬出去。如果我说“明天我要搬走”，估计谁也不会有意见的。假设未来搬出去的话，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眼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我拙于摆弄机器，所以能不碰就不碰，可是听了从事网络工作的短大校友一说，我觉得“网聊”或“BBS”之类的东西，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是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呢。我之所以不碰网络，当然首先是因为不懂机器，不过，一听别人说“每个人可以匿名谈论各种事情”，我就会想“啊哟，真讨厌，这么说，原来不敢说的坏话或是牢骚也可以随便说啦”，然后推论出“这就是说，既然我这么想，其他人也都会这么想的”，于是便得出了“真是的，大家一起说别人坏话，浪费时间，我可不愿意”的结论。不过，据朋友说，并非所有的网站都这样充满恶意，其中也有些网站，可以进行比较友好而适度的真诚对话。据说那里是“充满善意的场所”，互相倾诉烦恼，给对方送去真心的同情与支持。据说偶尔会出

现恶作剧般的言论。“我也有过伤感的时期，咱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你说的没错。”这样说着说着，对方会突然冒出“嘿嘿嘿，你是不是想跟我亲热”之类的话来——当然了，对那种下三烂，完全不必理睬。因为那里是只有善意才能自由出入的空间。

我想我们生活的这个房间，大概也是这样的地方。不愿意住的话，只有离开；住在这里的话，就只能笑。当然了，大家都是人，都怀有恶意和善意。未来也好，直辉君也好，良介君也好，在这里可能都是假装出来的善人。正所谓“只是表面的交往”吧。

不过，对我来说，这样的距离刚刚好。当然，这样的生活不可能过一辈子。正因为是暂时的，所以才能够相安无事，也更有意义吧。一打开电视就是互相谩骂；一打开报纸，便是争权夺利；和朋友一说话，便是抢别人的男人……说实话，对于人的，或是对于这个社会上的恶意，我实在是厌倦透了。当然，无论我是否厌倦，这个世上的恶意总是存在的，可能有人会这样嘲笑我吧：“闭着眼睛过日子，也太乐天了吧。”即便对于这样嘲笑的恶意，我也已经厌倦了。

2.2

香甜的睡梦被民主党的公认候选人渊野丰子的宣传车搅扰了。由于居民卡没有更改，所以我不能在这里投票，但是有可能的话，我绝对会写上“除了渊野丰子以外的人”去投票的。不知不觉间，我似乎也被单调的生活所埋没，居然关心起选举来了。

我穿着睡衣去了客厅，恰好浴室的门开了，一个腰间围着浴巾的不认识的男孩子走了出来，吓了我一跳。看他的样子肯定是良介君的学弟。“早上好！”我对他打招呼。“啊，早上好。”男孩子不好意思地问候道。

已经快十点了。今天早上四点多吧，像往常一样，未来兴奋地回来了，吧嗒吧嗒地走进房间，一边嚷嚷着“不行了！再也喝不动了！再也跳不动了！”从躺着的我身上迈过去，躺倒在她的铺上。我只记得这些。未来恐怕也醉得不轻，可是早上似乎照常起床去上班了。

我指着架子上，对头发湿漉漉、站着不动的男孩子说：“你要用吹风机的话，在那儿呢。”然后推开男生房间的门看了看，两个男的好像都已经走了。

“良介君呢？去学校了？”我回头问男孩子。

“啊，是的，一个小时之前出门的。”他一边拽出吹风机，一边告诉我。

“你今天没有课？”

“课？我吗？没有啊。”

“那我问问你，今天你有什么安排没有？”

“安排？没有什么安排……”

“那好，良介君回来之前，请你待在这里，可以吗？”

看得出男孩子的表情有些警惕，或许是以为我想纠缠他吧。

“不愿意？想回去？”

“……也没有不愿意。”

“真的？”

“嗯——”

“太好了。我也就是嘴里说些‘倒也不觉得无聊’假装坚强，其实，一天到晚一个人在这里，精神也是相当疲惫的。”

我突然间不受自己控制地絮叨起来，男孩子看着我的眼神里，似乎在说“那你就去哪儿转转呗”。看样子，他还没有听良介君介绍过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姑且先给自己和这个男孩子重新冲了咖啡。直辉君出门之前喝的香蕉蛋白饮料之类的，还放在水槽里没有洗。我先麻利地洗干净餐具，然后做了简单的早餐——烤吐司和荷包蛋。其间，男孩子穿好了衣服。他问我湿浴巾该放在哪里，我让他塞进装满了脏衣物的良介君的洗衣筐里。

大概是觉得特别新奇吧，男孩子一边喝着我给他新做的咖啡，一边说起了今天早上在客厅看到的混乱不堪的场景，就像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抓到独角仙的小男孩似的。

“我躺在这个沙发上，大概是七点左右吧，突然那个门开了，一个男的出来了，问我，‘你小子，是谁呀？’‘啊，我叫萨特鲁[27]。’我回答。‘有人在厕所吗？’不等我回答，他就飞快地进了厕所。出来之后，又问，‘今天星期几？’‘这西服配这条领带合适吗？’‘啊，快打开电视，看富士台，富士台，算命的节目开始了。’别人还在睡觉，他老兄却丁零当啷地一通折腾。我已经睡意全无了，虽说喝多了，头疼得厉害，也只好起了床。于是，他对我说，‘你喝醉了？那就喝香蕉果汁好了，喝香蕉果汁。’就用那个榨汁机嘎吱嘎吱地给我榨了一杯果汁，还说宿醉的话，一喝香蕉果汁就都吐出来了。”

“你不知道吗，直辉君住在这儿。”我一边添加咖啡，一边问。

“不知道啊。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人生活呢。谁知道，被迫喝了香蕉果汁后，她出来了。”

“未来？”

“是的，是未来姐。哎呀，真是太差劲了。她好像比我宿醉得还要厉害，或者说，醉得一塌糊涂的。‘你，谁呀？’她指着我问。‘我是萨特鲁呀！’我这么一回答，她反倒怒了，‘我问你是谁呢！你发什么火呀！’”

“然后，他们俩都去上班了吧？”

“是啊，去上班了。直辉哥先走的，一边说什么‘今天白羊座超幸运啊’，未来姐泡了大约三十分钟澡，不时发出‘噢——’的喊叫，把我吓得要死，就从那个门缝里问她，‘你，你没事吧？’她没事人似的回答，‘这样喊一喊，可以醒酒。’就在这个时候，良介君出来了。不知做了什么噩梦，跟我一对视，就嘟哝着‘反正我这个人算完蛋了’，一脸的绝望。‘说什么呢……’我赶紧移开了目光。这时，未来姐从浴室里出来了，央求良介君‘送我到原宿吧’，良介君似乎是觉得离去学校时间还太早，磨磨叽叽的，于是未来姐就开出了‘下次桃子的油我来加’这样没谱的条件，使良介君就范了。好像是九点多，两人一起出了门。”

萨特鲁君的描述对我而言不算什么新鲜事。这是每天都在这个客厅里上演的平凡场景。

“他俩走了之后，我想接着再睡上一会儿，可是已经睡不着了，没法子，为了醒酒就借用浴室泡了个澡，一出来，就碰见琴美姐你从房间里出来。今天这才第一次有人和我说‘早上好’。你们这里到底住了几个人啊？待会儿，还会有谁出来吗？”

我笑着说“不会了”，一边把两个沾了煎蛋蛋黄的盘子叠起来。

我冲完淋浴，就带着萨特鲁君去了站前的小钢珠店。因为我最近迷信起了“只要打小钢珠赢了钱，丸山君就会给我打电话”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想，而赢了一堆的却是萨特鲁君。

回来的路上，我和萨特鲁君两个人吃了香草巧克力口味的31冰淇淋后，在便利店寻找有没有登载了丸山君报道的杂志新刊（《anan》或是《JUNON》之类），萨特鲁君说：“我该回去了。”可是我想，要是现在就放他走，一直到晚上，我又得一个人了。就说：“咱们在房间里玩《生化危机2》吧，好不好？”强行把他带回了公寓。

就是在那时，丸山君时隔八天打来电话，发出“现在见个面吧”的约会邀请。对我来说，比起赢小钢珠，这才真是撞大运了。我挂断电话后，兴奋得一把抱住站在身后的萨特鲁君。抱着他时，我闻到了一股气味，应该是他脖子上散发出来的，既非甜味儿，也不像是柑橘类的气味，仿佛是汗味或泥土味那样奇怪的气味。

突然被我搂住的萨特鲁君，一开始有些发蒙，当我兴奋地告诉他“我现在要去跟男朋友见面！他说临时有了空当”时，他才露出微笑，对我说，“真、真好。”

我飞快地穿好衣服，仔细化了妆，刚走出房间，萨特鲁君就对我说，“咱们一起去车站吧。” “你接着玩《生化危机2》吧。”我把人家带来，自己却溜号，真是很抱歉，可是，我就连他还在客厅都给忘在脑后了。

“良介君也快回来了。你要不在这里等他？”我有些歉疚地说道。

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慌乱，回答：“不了，一起出门吧。”

由于见萨特鲁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就问：“怎么了？”

“你还是不穿休闲衫的好，就应该这样穿得正式一点。”这话我爱听。

从千岁乌山乘京王线去了新宿，在那儿和萨特鲁君分手，“以后再来玩啊。”我这么一说，“真的吗？”他高兴地问。“当然是真的了。下次一定一起玩《生化危机2》。”我们对彼此微微一笑，分了手。

和丸山君一般都是在惠比寿的某个小旅馆里约会。他的宿舍在涩谷区东三丁目，距离那里只有走路不到五分钟的距离。要说我想对他说什么……不，让我自己来归纳的话，往往掺杂着不必要的解释或是不安，会缺少准确性，因此，我还是借用了未来的话，“到底是付了钱才来的女人，应召女郎才更讨人喜欢。”的确，跟忙碌的丸山君只有短暂的时间在旅馆里度过，我们所做的不外乎那件事。在他去赶下一个场子之前的有限的时间里，几分钟淋浴，几分钟草草前戏，几分钟……我不由自主地会在脑子里计算起来。说我的心里没有浮现出未来暗示的“应召女郎”的身影，那是假话。“难道不是吗？当红演员把前女友叫去情人旅馆呀，”未来调侃我，“而且还说是因为突然有个空当。”

要说的确是这么回事，不过，应召女郎和我有所不同。“即便不付钱，只要支付了爱就足够了，因为是新入行的应召女郎啊。”即便被未来这样揶揄，我也有充分的自信断言，“他不是那样的人！”

首先，没有人会把应召女郎介绍给公司的同事或上司的。对于丸山君而言，他的同事或上司即是经纪人以及事务所的老板夫妻，迄今为止，我受老板夫妻之邀，去他们家吃过三次饭。那对夫妻特别像托尼谷[28]和扇千景[29]。丸山君当然介绍我是他的“女友”。尽管老板夫妻装作没听见，但吃完饭后，我在厨房帮着夫人洗碗时，酷似扇千景的夫人提醒我，“那可是韦奇伍德的瓷器哦！”还告诉我，“早就听他提到过你。‘我有个心里的女友。’丸山君是这么介绍你的。”哪有男人把心里的女友当作应召女郎对待的？

而且他把我叫到旅馆而不是自己的宿舍里去，是因为他母亲住在他的宿舍里。说是宿舍，其实是个三室不带厅的公寓。据说直到半年前，还有一个未成名的演员一起住在这里，由于丸山君先一步大红大紫，他像个女孩子似的气得不得了，回了岸和田老家。所以，现在公寓里只有丸山君和他母亲两个人住。如果我没有见到事务所老板夫妻，可能会奇怪丸山君居然愿意带着有病的母亲在艺人经纪公司的宿舍里生活。可是了解那对夫妻的人品后，我多少明白了丸山君信任他们，决心在东京打拼的理由了。

据说老板夫妻在丸山君还在上男子高中的时候就看中他了。因为他具有只凭着笑脸就能让麦当劳员工浑身僵硬的魅力。尽管是地方城市，但“那所高中里有个好看的男孩”这一女高中生们的传言进入了老板夫妻的耳朵也不奇怪。

遗憾的是，丸山君母亲的病情恶化了。据说医生诊断她为更年期综合征引起的重度躁郁症。

“她不犯病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棒的母亲。没有比她更好的母亲了。但是犯病的时候……怎么说呢，我就要做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儿子……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老板夫妻的亲切关照下，他母亲现在每周去一次医院，由专家进行心理咨询，接受可能范围内的治疗。当然，在丸山君工作的时候，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就住在公寓里替他照料母亲，接送去医院也一次不缺。

“倘若这样我还不争气，那我这一辈子，都得在老板夫妻的轻视下活着了。”丸山君笑称。不过，怎么说好呢，他已经找到可以赌上自己的一辈子，并能与之甘苦与共的人，这让我不禁有些羡慕。

不管我怎么央求，丸山君都不带我去他和母亲一起住的公寓。当然，我已经不说什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之类轻佻而傻气的话。尽管几年前的我，只知道追求轻松愉快，卑怯地逃之夭夭，但现在的我，不再只是想要帮忙之类那般傲慢的心态，而是会真心地去面对他母亲吧。每当我央求让我见见他母亲，丸山君就用“要是再被你甩了，我可就不活了”之类的玩笑话吓唬我。不过，我并没有道歉，说什么“那时候真是对不起”。因为我要是道歉，丸山君就必须原谅那时候的愚蠢的我了。

“你为什么还跟我见面呢？”

在东京重逢后的第二次约会时，我鼓起勇气问道。

“要说为什么……因为还喜欢你呀。而且，你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你在东京的时候，我别提多高兴了。”丸山君回答。

“那样分手，你也不记恨我？”

“那样分手？”

“因为……”

“你是说看见我妈，逃跑了？”

“……”

“见到我妈时，一上来就给好脸色的家伙，我从小就不相信的。这一点在演艺界似乎也是通用的。”

丸山君笑起来，就像对自己属于偶像派演员感到腼腆似的。

在新宿站和萨特鲁君分手后，到达惠比寿的旅馆，是在接到丸山君电话的整整两个小时之后。我在前台问了房间号，就焦急地跨进慢悠悠地下来的电梯，去了房间。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开，又返回前

台，打了房间电话。

时隔十七天见到的丸山君显得非常疲惫，刚才大概是没有听到敲门声，在床上熟睡吧，脸上还印着枕套的蕾丝印子。上次见面听他说，他的成名曲《泥土》（估计不可能畅销）终于进入唱片录制阶段了。唱片封面啦，宣传视频拍摄啦，杂志采访，深夜广播节目，加上已决定出演下一部电视剧的男二号的洽谈等，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是以分钟计算时间的。

就是在这样的百忙之中，他还打电话给我说“突然空出了半天”。无论未来、直辉君和良介君他们说什么，丸山君并没有和女主播之类的黏黏糊糊，也没有跟骤然激增的女粉丝们爆出什么绯闻。只不过，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自信不是来自我们之间的爱情，而是来自他给我看的日程表。他的日程表被照料母亲和工作排得满满的，无论翻开哪一页，仿佛都写着：别说是花心，就连看A片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拥抱着接了吻，然后立刻倒在了床上。还没等脱掉衣服，丸山君的性器已然硬挺挺的了。我半开玩笑地打趣：“劲头十足啊。”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是太累了。”他说实话当然好，可要是说“因为想你呀”，就更好了，我心想。

“这回的电视剧，你演什么角色？”

我在毯子下面一边脱衣服一边问。

“因胳膊肘出了毛病，而放弃棒球的运动员出身的体育摄影师。”

他也同样一边脱衣服一边回答。大概是刚才还在睡觉的缘故，不时碰到的他的肩膀热乎乎的。

“其他还有谁？”

“其他人嘛，有松岛菜菜子。”

“那个松岛菜菜子吗？已经见面了？”

“见面了呀。”

“怎么样啊？可爱吗？”

“何止是可爱，光是待在她旁边，就觉得可爱得胃疼。”

丸山君跟我长久地接吻。他喜欢接吻，不喜欢被我从背后搂抱。如果性爱有适合不适合这一说，我们俩也许可以达到及格水平。倒不是说想让别人看，不过绝对不是别人看到会感觉羞愧的那种。最近他热衷于一件说来不太有品位的事，那就是看看自己可以几秒钟套上避孕套。当然，他不会让我拿着表计时，但是他套上后，会瞅一眼表，嘿嘿一笑，此时我便知道他又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二人淋浴后，在床上一直待到他必须回去工作的时刻。他的身体还有些湿，头发散发出旅馆里的廉价香波的气味。

我一边揉捏着他的手指，一边呆望着两个人扔在椅子上的衣服，这时他说：“说起来，前不久，我工作之后回到宿舍，看见我的床上躺着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你瞎说吧。”

我吃惊得坐了起来，头撞到了他的下巴。

“疼死了……咬到舌头了，舌头。”

丸山君伸出红彤彤的舌头，我揪住他的舌头问：“是女粉丝吧？”

“大概吧……可是她身上一丝不挂。”

由于被我揪着舌头说话，他直犯恶心。

“后来呢？”

“当然做爱了呀。”

我知道丸山君嘴里转动着舌头。

“骗人吧？”我瞪着他。

“是真的。人家女孩子是粉丝呀。”

“借口是女粉丝，闯进你家里，光着身子躺床上的女人吧！”

“省得我帮她脱了，不是挺好的嘛。”

他一边这么说一边笑起来，于是我知道他在撒谎。我想再让他咬一次舌头，就从他的下巴下面顶了他一下，可他很灵巧地躲开了。

丸山君说，为了不吵醒睡在隔壁的母亲，他对这个随便闯进来、一丝不挂躺他床上的女粉丝，轻声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说服工作。丸山君开导她："你太单纯了。应该学得有心机一些。比如说，对心仪的男人故意不予理睬，来吸引他的注意。"幸好她是那种头脑清楚地做出格事情的女性，听了之后虽然嘴里说"我最讨厌在恋爱中耍手段了"，但两个小时后，她终于离开了房间。

丸山君也不理会我有多担心，还笑嘻嘻地说："她现在肯定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不看我的电视了。"而且还说，"我对她了解得太清楚了。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喜欢的颜色，喜欢看什么电影……"于是我问："她喜欢看什么电影？"

丸山君的表情微露紧张，小声说："好像是《小鹿斑比》。"他还不如回答我《危情十日》比较好应付呢。他表面上一笑而过，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害怕。

到了该离开房间的时候，丸山君的性器又精神起来了，他笑着："还有二十分钟时间就要去涩谷的拍摄场地，该省去哪一步？""最开始的接吻和最后的接吻不要省。"

最后他用剩下的时间只进行了最开始的接吻和最后的接吻。"是不是有点太做作了？"我取笑道。"我可是靠这一手来钱呢。"他得意道，逗得我大笑。

从房间里出来，在电梯里时，他突然表情怪异地说："上次我也跟你说过了，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得拼命干下去，以后的事，我现在什么都没法向你承诺，这样也可以吗？"我像上次那样干脆地回答："这样也可以。"

他继续问道："你平时在家里干什么？"我本想回答"等你的电话"，但他如果说"带上手机不就可以出门了吗"，我就被动了；可是，如果我回答"问题是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呀"，又觉得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就撒了个谎，"你知道的，一起住的不是有个画插画的吗？我现在给她当助手呢。"

“生活费呢？”

“我当过白领，攒下不少呢。”

“可是，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花光了，就去打工啦。”

走出旅馆后，正好停着两辆出租车，我们俩假装互不认识，分别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着上了前面出租车的丸山君，对我说：“那个人是不是上过电视啊。”我歪着头回答：“不知道。”“不对，肯定上过。就是前几天被‘江仓凉’甩了的那个男的。”

司机说完，才发动了汽车。看来丸山君逐渐成了不光是年轻女孩子，就连开出租车的司机大叔也知道的演员了。比以往都精神的丸山君的性器，不知怎么，突然间让我不安起来。

我坐在出租车里，想起了丸山君说的那句“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吧”。说实话，我的存款已经花光了。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的其实是被女儿蒙骗的二老，因为我对他们说：“我想要干成一件事。求你们相信我。”母亲知道我是为了追求以前的男人去了东京，所以经常在电话里对我说些“人吧，你越是追求，就越是远离你”什么的，但是，每到月底，母亲总是会说服父亲给我寄钱来。母亲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出于一般人的想法：“顺利的话，有可能会结婚的吧。”正因为如此，对方是个走红的演员，打死我都不会告诉她。父母要是知道了，不但会中断寄钱，明天就会从乡下派人来把我接走的。

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是由于突然有了空当才叫我去旅馆，并不是一起生活，而且今后也没有希望踏上教堂的红毯。因此，我现在最怕别人问的就是“你打算怎么办啊”，如果被问到，我只能装死。直辉君说，“没有什么希望。”未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只有良介君说，“我明白。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不过遗憾的是，我并不觉得高兴，我宁愿他这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不理解我。

回到千岁乌山的公寓是晚上八点多。一走进客厅，发现大家罕见地齐聚一堂。一看见我进来，未来就表情严肃地质问我：“那个男孩子是你带回来的吧？”

“那个男孩子？哪个男孩子？”

我一边这样轻松地回答，一边沉浸于小腹下面残留的丸山君的热乎气。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呢，可能的话，真想把这些热乎气保存到那个时候。

“怎么样，小琴没有看见他吧？”未来说。

“这么说小琴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吧。”良介君说。

“我还请他喝了香蕉蛋白饮料呢。”

三个人完全无视还沉浸在官能的残渣之中的我，面色凝重地互相对望。

“我吧，以为他是良介君的学弟呢……”直辉君说。

“我也这么以为。”未来说。两个人一起看着良介君。

“我不是说了不是嘛。从来没有见过他呀。我以为是未来喝醉了，带回来的……”

良介君慌忙将矛头转向未来，可是，未来和直辉君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话题。

“我说，咱们好好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即便我多么沉浸于官能的残渣，也渐渐明白了他们在谈论的是萨特鲁君。

“喂，等一下，你们说的那个男孩子是萨特鲁君吧？”

我这么一插嘴，三个人同时看向我，脸上立刻浮现催促的表情：“快点说！”“然后呢？”

“那个男孩子是萨特鲁君吧？”

我畏畏缩缩地又说了一遍。

“是你带来的？”

“什么呀！是小琴的朋友啊！”

“没想到啊，小琴也够可以的呀，居然找了个那么年轻的男孩子？”

见他们三人都误会了，我慌忙反驳：“听我说好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刚才不是连他叫萨特鲁都知道吗？”未来说。

“所……所以，我不是问你们吗，是不是在这儿过夜的那个男孩子？”我回答。

“对，就是他。”

“他不是良、良介君的后辈吗？”

我向良介君求助，他却避开我的目光，说：“我不是说了不是吗！”

“那、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他是谁呀，那个男孩子？我今天早晨还给做了早餐呢。然后一起去小钢珠店了。”

“小钢珠店？”三个人齐声惊呼。

刚才还置身事外的我挤入围坐在桌边的直辉君和良介君之间，迅速加入了几张严峻的面孔中间。

四个人吵吵嚷嚷的议论以“昨晚最后一个回来，忘了锁门的是谁”这样互相追究责任为开端，扩展到了平日防范意识薄弱，生活在犯罪都市的东京，应有的心理准备不足这样的问题。中途有好几次，不知谁一提到“真的没少什么东西吗”，大家便纷纷跑回房间查看，然后又嘀咕着“是没少” “五百元存款也在呢”，回到桌前。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时，大家又想到，万一以后发现少了东西可不好办，应该画出他的肖像画，以备报警之用。由于我和他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于是，我就像个罪人似的，仔细地给专业插画家未来描述他的面部特征。看到画好的肖像画，直辉君说：“在这儿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像一个人。”于是乎，大家又花了好多时间议论起他长得像什么人的话题来。

“你们看，像不像《两小无猜》那部电影里的男孩子？”最初这么说的是未来。的确，说起来是有点像。只不过，《两小无猜》里的演员应

该已经不年轻了呀。只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很一致。那么，他到底是几岁呢？大家议论了一番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萨特鲁君十七岁，高中二年级学生。

年龄的问题解决之后，大家又热烈地猜想起他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的问题。中途，直辉君和未来想要开一瓶红酒，被我和良介君夺了下来。

“一般来说，他应该趁我上厕所的时候，逃之夭夭吧？”直辉君发言。

“就是啊，盗贼为什么会继续睡觉，等到小琴起来呢？”良介君的意见千真万确。

“说不定还是未来喝醉了带回来的呢。”我发表了已经说过好多遍的意见。

“不可能！”未来坚决否认，“再说，十七岁的男孩子凭什么跟着我回来呢？”还不无自得地翘起了下巴。

“昨天晚上，你都去哪里喝酒了？”我问道。

未来就像回忆遥远的往事一般，结结巴巴地说起了昨天夜里的事。

“昨天是晚班，我一直在店里待到打烊，离开店的时候是九点。经理说‘一起去吃饭吧’，就去了赤坂的冲绳料理店，就是以前和直辉去的那家。”

“那个苦瓜不苦的店？”

“有不苦的苦瓜吗？”

“行了！什么苦不苦的，去了冲绳料理店之后怎么样了？”

“然后……哦，对了，在那儿喝了好多泡盛呢，是吧。那酒劲可大了。然后，和经理一起去了下北泽的酒吧，就是良介的朋友打工的那家……”

“‘布罗茨基’？”

“对，对，在那儿又喝了伏特加。大口大口地喝的。结果，玛丽奈妈妈桑偶然去了那儿，看见我们就说，‘啊哟，你在忙什么呢，好久没见呀。’于是，我们就直奔新宿二丁目的妈妈桑的店。”

“然后呢？”

“后面的事就记不太清楚了。刚才我给玛丽奈妈妈桑打电话问过了，她说，‘我店里没有那样的男孩子。两点多，你被拉乌拉和希尔巴那架着离开的。’”

“拉乌拉就是那个长得像织田无道[30]的人？”

对良介君的问话，未来训斥道：“不能这么说人家！他很在意这个的。”

“这就是说，我和窃贼一起去了小钢珠店？”

我渐渐感觉恐怖起来。难道我是对窃贼说了“有空来玩”？

说了半天车轱辘话后，大家终于灵光一闪，想到了“家宅童子”[31]，对这一话题多少感到厌倦的几个人，差一点陷入这个说法之中。好在有人提议今天先议论到这儿，大家轮流洗澡吧。就在这当口，门铃响了。

大家刚要站起来，又都坐了下去，四个脑袋聚到了一起。

“他不会又回来了吧？”

“不会吧。”

只有这样的时刻，才是让人庆幸“还好是和男生们住在一起”的瞬间。

“门，门锁了没有啊？”勇敢的直辉君一边跟大家确认，一边站起来领头朝门口走去，良介君跟在后面，我和未来紧紧挽着胳膊跟在他后边。

从锁眼里往外窥视的直辉君，回头对我们说：“就、就是他。在门外呢。”良介君顺手抄起一把雨伞，我和未来没有东西可抄，便摆出了空手道的架势。

“突然冲出去，能不能抓住他？”

直辉君压低声音问，良介君朝他做了个“冲”的手势。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萨特鲁君高亢的喊声：“未来姐——”

“咦，是在喊我吗？”未来不由自主地摆出了空手道的架势。接下来，“你们在吗？琴美姐！良介君！直辉哥！”萨特鲁君一口气喊出了所有人的名字。

第一个起身的是直辉君，他没有摘下安全链，打开门单刀直入地问道：“我先问问你，你今天早上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没有锁门呢？”

从门外传来萨特鲁君战战兢兢的声音：“什么怎么进来的，是未来姐开的门呀。”在门里边，我们一齐朝未来瞪眼睛。我当然甩掉了跟她挽着的胳膊。

“净瞎说！净瞎说！”

倒是新鲜，未来开始演话剧了。说起来，这类事以前也有过不止一次了。喝醉了的未来有时会把店里的客人带回来。

直辉君已经摘掉了安全链，打开了门。顽固不化的未来还在拙劣地表演着，“拿出证据来呀！你有证据吗？”

“让我拿出证据的话，可就……”站在门口的萨特鲁君说，“噢，对了，昨夜有个叫拉乌拉的也在一起。”

“拉乌拉长得什么样？”良介君问。

“就像化了妆的织田无道那样的人。”

“咱们到底在哪、哪儿见过呀？”未来似乎还打算继续她那惨不忍睹的表演。

“你问在哪里？就是昨天夜里，我站在公园里的时候，‘终于找到你啦！’未来姐突然这样大喊着抱住了我，我拼命地说，‘你是谁呀？放开我！’可你还是死拉硬拽地把我拉到酒吧去了。”

“拉乌拉也一起去了吗？”

“半路上他走了。”

“然后，我就带你回到这儿来了？”

“是的。”

“我强迫你来的？”

“你说，‘你要是不跟我坐出租车的话，我就大声喊叫。’你当时就站在靖国大道中央。”

大家听了，都无语了，纷纷扭头回了客厅。原来，未来从玛丽奈妈妈桑的酒吧出来后，在公园里揪住了萨特鲁君，带他去酒吧喝了酒，又不由分说地带回住处来了。

“好了，谁先泡澡？”良介君问。

“你是叫萨特鲁吗？到这边来吧。”直辉君对他招手道。

我没去搭理还在打算假装不知的未来，对萨特鲁君说：“这位还得继续排练一会儿呢，不用搭理她，咱们走吧。”领着他进了客厅。

相马未来

24岁

插画家兼杂货店店长

3.1

现在要是有两个星期空闲，周游世界也并非梦想。如果我是个与匆忙无缘的背包客，完全可以坐大巴去越南农村观光，望着农民们拼命干农活的场景，把“寻找自我”当作一种爱好。当然，我并不知道能够找到怎样的“真实的自我”，或许是找到后才发现，原来是迂腐得令人吃惊的“真实的自我”，然后夹着尾巴逃回日本，即便如此，我也无所谓。

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让人讨厌的女人。不过，我想说的是，只要有去越南农村“寻找自我”的背包客，我就会继续做个让人讨厌的女人。我还想说，正是他们让我成为这样的女人的。顺便，我也想替淳朴的越南农民说一句——

“正干活的时候，你们老是在地头转来转去的，我们还怎么干活嘛！”

在如今的日本，倘若想贯彻人道主义，非得做个让人讨厌的女人。

总之，有两个星期的话，可以干很多事。去书店瞧瞧吧，诸如《两周恢复视力》《丹麦式鸡蛋食谱两周轻松减肥》《你也能够两周给他织一件毛衣》《两周考过英语准一级》等比比皆是，甚至还有《通过人格形成医学，九成拒绝上学的学生两周内必定上学》这样大夸海口的书籍。

倘若能够这样自信满满地夸口，两个星期真是了不得。只要两个星期，就连我这样的人，说不定都能变成尼基·德·圣法尔[32]呢。两个星期……据说是我喝醉了带回来的那个自称萨特鲁的少年，生活在这个公寓里也快两个星期了。

3.2

快天亮时，我忽然发神经，爬起来给冰箱除霜，不知何时，良介站在了我的身后。我特别专注，良介从男生房间里出来，站在我背后，一直盯着我后背看，我都没有发觉。

“好吓人啊，在的话就吱一声嘛！”我提醒他，他便反驳道：“就因为你吓人，我才没法出声。”

的确，清晨四点半，在黑乎乎的厨房里给冰箱除霜的女人或许是够让人毛骨悚然的。可我觉得，如果觉得这样的女人就让你毛骨悚然的话，那还怎么结婚，跟女人过一辈子呢？就拿我的母亲来说吧，“今天晚上想吃什么”这句话，三十年间，她没有一天不问的！

良介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富维克矿泉水，咕嘟咕嘟喝起来。渴成这样子，他睡觉的时候到底什么样子呢？把那瓶水放回冰箱里后，他又问了一遍：“我说，你在干什么呢？”我回答：“你不是看见了吗？”继续弄掉附着在冰箱冷冻库深处的霜。

“给冰箱除霜？”

“是啊。不然像在干什么呀？”

我有些不快地回答。穿着睡衣的良介轻轻地给我揉了揉肩膀，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问道，但良介一边伸懒腰，一边回了男生房间，没有回答。也是，他要是回答“因为冰箱里发出怪声”，我肯定会更加不安的。

话又说回来，对一个凌晨四点半给冰箱除霜的女人，不但不问一句“发生什么事了吗”，当听到“给冰箱除霜”的回答后，居然还说什么“那我就放心了”，这个良介也真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傻到家了。唉，人生苦短，没工夫搭理这种笨男人。不过，对这种傻傻的男人我还真是一点也讨厌不起来，这才是最让我犯愁的。贴在侧面的一大块霜，这时候终于啪嗒一声掉下来了。

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没有看到萨特鲁出现。他自称小窪萨特鲁，十八岁，现在从事的是“夜间工作”。仅凭这么一点信息，大家便毫无疑问

地和他同吃同住，处得非常融洽了。

记不得是哪天了，萨特鲁不在的时候，正好其他三人都在客厅里，我就问：“喂，你们就一点也不介意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不是说夜间工作吗？”直辉说。“我就是想问这个，他干的是什么夜间工作呢？”我这么一问，小琴说：“大概是调酒师什么的吧？”

“在哪儿，哪个店？”

听我这么执拗地追问，一直盯着小琴涂指甲油的良介说：“在新宿啊。我开着桃子送过他好几次呢。”

后来，直辉出去跑步了，这个话题就中断了。

由于萨特鲁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也不应该乱说，不过，我是在新宿二丁目捡到他的。而且，他站着的那个公园，是勾引了客人后，趁着客人淋浴的时候把人家的钱包偷走的男妓们的巢穴。不过据玛丽奈妈妈桑说，并非在那个公园拉客的所有少年都是坏人，“其中有的心眼可好呢。”而且，我自己也认识好几个这样好心眼的男妓。有时候在公园附近偶尔遇见的话，还会和他们一起去轻松地喝一杯。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天真而快活的男孩子。

通过这两周的观察，我发现萨特鲁虽说是男妓，但似乎人并不坏。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有必要警惕。良介这种缺心眼的人，竟然毫不怀疑地把客厅的沙发提供给他睡觉，甚至开车送他去“工作单位”。

把冰箱里的结霜清除干净时，天已经亮了。早上五点，我打开窗户，让微冷的风吹拂着面颊，沉浸在惬意的成就感之中。这时，从大门那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萨特鲁提着一兜子便利店买的熟食回来了。他一边不过脑子地问我：“已经起来了？还是一直没有睡呀？”一边往外拿东西，摆放在桌子上。有羊栖菜、牛蒡胡萝卜丝、芝麻豆腐，等等，都是特别有拖家带口感的家常小菜。

“怎么回事？今天晚上赚钱了？”

我随口问道。萨特鲁瞥了我一眼，一时犹豫着要不要回答我，最后，浮出毅然决然的浅笑，竖起了三根手指。

“三个人的意思？还是三万呢？”我问。

萨特鲁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就是三根的意思呀。”

不是我自卖自夸，我这人很会看人。我觉得，即便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训人的话，这个名叫萨特鲁的少年，也是不会给我和直辉、小琴和良介添麻烦的。

3.3

我一般都是以男人的身体为主题画插画的。比方说胡子拉碴的下巴啦，肚脐眼底下都长了毛的小腹啦，上臂的肱二头肌啦，腰椎啦，脚背啦这类的男人身体的一部分，搭配以腐烂的水果或肮脏的雪等，完成插画。

绘画作业一向使用女生房间里的苹果电脑。有时候我一直非常投入地画到次日黎明。画得不好的话，就会拿打印机或鼠标撒气，或是抱着脑袋发出叫喊。在我旁边，小琴睡得十分香甜，即便播放性手枪乐队的《英国的无政府主义》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合唱部分，她多半也不会醒。可以说属于那种脑子里少根筋的人，总之我觉得她似乎缺少惧怕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无论是从她突然搭乘素不相识的男人的卡车来东京，还是跟两个男人刚刚认识，就毫不犹豫地搬进这间住着他们的公寓，都说明了小琴从小就一直生活在总是被人夸赞“可爱可爱”的环境里，在学校里则是全班男生都着迷的对象——只有这类女孩子才有的某种乐天的“不设防”，小琴身上确实有这种特质。

一天晚上，我和小琴谈论海藻面膜的话题。我躺在床上，小琴躺在地铺的被子里。快要睡着的时候，小琴说“关上电灯吧”。的确是我离墙上的开关近一些，只不过我得从床上下来，比较麻烦。

“我说，不是有那种系在日光灯上的拉绳之类的东西吗？回头也给这个电灯系上一个吧。”我这样建议。

小琴问：“你说的是那种把手上带个小海豚的玩意儿吗？”

“有没有海豚不重要，有它不是方便多了吗？就不用特地下床去关灯了。”

一向都只会说“挺好的呀”的小琴，却对这个建议罕见地表示不满：“不过吧，方便的东西，一般来说都特别低俗。”

能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和小琴和平共处，如果让我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那天晚上小琴说的话。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小琴曾经说过：“对我来说，在这里生活，就

仿佛在网络聊天室里似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她又在说莫名其妙的话，就没有搭理，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比起“在这里生活”来，倒是在客厅里待着似乎更像在网络聊天室。比方说，从女生房间到客厅的话，多数时候都会有人在。有时候是小琴和良介在看电视，有时候是良介和直辉在掰腕子，当然也有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的时候。只不过，在我发呆的时候，百分之百会有人进客厅来。

不同的是，在聊天室里被赋予了基本权利——匿名性，但是这里没有。不单是本人，连父母的名字都不是秘密。这个叫作匿名性的怪物……世上的人们大多相信，这种匿名的做法会暴露人的本性。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能够匿名做什么事情，我绝对不想暴露真实的自己，相反，我一定会扮演一个夸张得不能再夸张的虚假的自己。在当今世上，“真实地活着”这种风潮似乎变成了美德，对于那种真实的人，我的脑子里只会浮现出“慵懒而疲沓的活物”的印象。

说不定小琴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要想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只有自发扮演最适应这里的自己。恐怕这里并不要求具备严肃的演技。倘若想要从事严肃的表演事业，就只有离开这里，去文学座[33]或是剧团“円”[34]那样的地方了。

打个比方吧。

在这里生活的我，可以说是我创造出来的“用于这个房间的我”（“用于这个房间的我”不接受那种严肃的东西），因此，实际上的我，并不在这个房间里。我想，和住这里的房客（良介、小琴、直辉、萨特鲁）友好相处的恐怕是“用于这个房间的我”吧……同样，住在这里的他们（良介、小琴、直辉、萨特鲁），也很难说不是和我一样，在制造“用于这个房间的自己”吧。假设是这样，那么就等于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生活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人居住。倘若这是个无人居住的空屋子，就不必介意了，也就不需要特意制造“用于这个房间的我”了，我就能够作为我大大方方随心所欲地生活了……不对，之所以能够大大方方随心所欲地生活，是因为这个房间是个空屋子。不过，要让这里成为空屋子，就需要“用于这个房间的我们”的存在。换句话说，能够制造出“用于这个房间的我们”的，说到底只有我们自己，因此，最终在这个房间里，肯定会有睡相难看的良介、一天到晚看电视的小琴、一大早就喝蛋白饮料的直辉、年纪轻轻就喜欢吃羊栖菜的萨特鲁，还有这个我，构成令人窒息的满员状态。实际上，虽是满员状态，实则空无一人。不过，

正因为是空屋子，所以才是满员状态……我也说不清楚。

3.4

由于昨天上夜班，我快到中午才起床，冲了个澡之后，叼着厨房里剩的饭团，就那样走向玄关准备去上班时，看见小琴蹲在散乱的鞋子中间，从收信口的窟窿眼往外窥视。

“你干什么呢？”

我一叫她，她慌忙回过头，将食指挡在嘴上“嘘”了一声。

“干啥呢？外面是谁呀？”

“嘘——”

小琴嘘完，又把脸贴在收信口上了。我用屁股拱开小琴，蹲在她旁边，我也从那个窟窿眼往外看。只见良介和402室的那个男人在走廊上说话呢。

“那不是良介吗？干什么呢？”我在小琴耳边耳语。

“我让他去摸底呢。”小琴做出酷似“周二悬疑剧”里片平渚[35]的表情答道。

“什么呀，摸什么底？”

“就是让良介装作客人，潜入402室呗。啊，嘘！”

被小琴一推，我一屁股坐在了直辉的懒汉鞋上。

“那么，就定在下个月的四号了。”

从门那边传来良介的声音。402室的男人好像回了房间。小琴站起来，慢慢地打开门，把貌似悬疑剧里的新人警探良介迎了进来。

“怎么样啊？”

“搞定。”

“那么，对方老老实实承认了吗？”

“起初尽管我诈唬他说，‘我都知道的。’他也装傻充愣地问，‘什么事啊？’不过，我一说，‘要是物业公司知道了，可就麻烦了吧？’他才说，‘真拿你没办法啊……可是年轻的男客人，我们这里没有，而且营业时间只有满月前后三天，新月前后三天，这个月已经预约满了，不行了。’我就说，‘那么，下个月四号的话，可以吧？’于是，就预约在那天了。这样将会真相大白。”

“是啊，啊，对了……”

“什么？”

“我是说，对方已经承认了，所以，没有必要潜入了吧？”

“什么，不用了？”

我一直坐在玄关的地上听着小琴和良介的对话。这时候良介才发现地上的我，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拽着良介的胳膊站起来，实话实说：“你们俩是不是傻瓜呀。”

不过，两人都没有理睬我，一边往客厅走，一边说着：“那多少钱呢？”“本来应该三万日元，看在邻居的分上，只要两万日元。”“真的，那么贵！”

我穿完了鞋，对着里面喊了一声“我走啦”。没有人应答，只听见两个人在激烈争执，“太贵了！”“多便宜啊！”

天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认真的，换作我，才不在乎隔壁是卖淫窝，还是盗版录像带工厂呢。但是有一点，谁要是敢半夜转洗衣机，或者垃圾不分类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3.5

我工作的进口杂货店，主要经营蜡染或马来手织布，还有印度或巴黎的摆设和饰品等。原宿两间店，川崎和本牧各一间店，我被任命为原宿二号店的店长。

四年前，在表参道的咖啡店接受总经理慎二先生的面试时，他好像特别想跟别人倾诉自己的打拼史似的，居然谈了一个半小时之久。大学毕业后就职的服装公司倒闭后，他灵机一动，跟亲戚借钱开了一家墨西哥皮革制品进口公司，谁知，又被合伙人卷款逃走了。逃走的朋友是高中时代的好友，他说，曾以为会是一生的至交呢。他为了寻找逃走的朋友，在冬天的旭川走啊走啊，走不动了，就进了一家拉面店，一边吃着热乎乎的拉面，一边难过得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听到这里时，我也忍不住哭起来。“不要哭呀。”店长一边说一边哭，“不过，这也是好事。我现在干得不是很好吗？”我又哭了。

咖啡店里的人恐怕绝对想不到，我们是在面试。

我现在这样天天晚上出去喝酒，都是拜总经理慎二所赐。第一次带我去青山的“蓝色音符”的就是这位总经理。后来，什么银座高级夜店、新宿黄金街、二丁目，最后竟然去了箱根的“强罗花坛”[36]，让我这个小地方来的刚刚二十出头的女孩子，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玩法。只是，大家好像对我们有所误解，其实我和慎二先生之间没有任何肉体关系。当然了，如果他用这种手法诱惑我，我会坚决拒绝的；如果他是个遭到拒绝就怀恨在心的人，我会立刻辞掉杂货店的工作。

慎二先生最初带我去新宿二丁目的酒吧时，用个有些陈腐的比喻，我感觉仿佛来到了天堂，受到了巨大的震撼。现在回想起来，最初去的那家店就是玛丽奈妈妈桑的酒吧。店内的吧台或雅座旁，到处都是犹如时令水果般水灵的年轻男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注意我。那种解放感真不知该怎么来比喻。打个比方说，即便我现在脱光了，估计店里的男人们最多会瞅我一眼，然后就当一丝不挂的我根本不存在似的，不停地聊什么“前几天，去公司同事的家，还有纪梵希的海洋香榭呢”之类的。去了那样的地方，像小琴那样的人或许会大惊小怪地抱持无意义的警惕：“哎呀，真受不了，都是男的，只有我一个女的。”但在我的眼里，就如同来到了无论怎样的恶人都可以进入的门槛很低的天堂一般，丝毫谈不上警

惕心。

在这个门槛很低的天堂里，在入场时提交的申请书的性别栏里，并非只有“男”和“女”，还有一栏里写着“人”。

3.6

两三天前，我和难得休息的直辉去了站前的烤肉店。直辉搅拌着韩式生拌牛肉的蛋黄说：“我在电车里看到戴耳机听音乐的女人，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 “为什么呢？”我问。“怎么说呢……大概觉得有种女权主义的感觉吧。我真想站在与外界声音隔绝的女人身后，从她的耳根慢慢地一直舔到后脖颈。”他表情严肃地坦白。

“照这么说，淘儿唱片[37]或是维珍唱片[38]试听室等，在某种意义上对你来说，不就是后宫吗？”

我当然是当玩笑说的，但直辉一边用皱叶生菜卷着韩式牛排，一边兴奋地说：“嗯，倒也是。”

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公寓，原来是直辉和美咲租住的，当然，他们曾经是情侣，也有过蜜月期，但是我搬来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我和美咲是通过慎二总经理认识的特别合得来的酒友。

一天晚上，在玛丽奈妈妈桑的酒吧里，我发牢骚：“公寓的房间要续约涨价，可是前两天车又出了事故，哪有钱啊。” “是吗？要不来我那儿住吧，反正空着一个房间呢。”玛丽奈妈妈桑说。旁边的美咲也说：“去我那儿住也可以呀，反正房间空着呢。”玛丽奈妈妈桑家里有一只视我为眼中钉的狂野的猫，而美咲那里，有和我同样喜欢喝酒的、性格又温和的直辉。由于美咲常常带他来玛丽奈妈妈桑的店里，所以我和直辉已经见过面。

我记得当时玛丽奈妈妈桑问直辉：“要是让你和男人上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他回答：“这个嘛，要是必须上床的话，要是像罗兰·巴特或是像米歇尔·福柯那样的知性派，我倒是很乐意。”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直男，对于玛丽奈妈妈桑的这类问题，都会举出某个拳击手的名字，而非知性派。

“看样子，你在床上也得聆听说教了。”妈妈桑笑道。

“看来比起知性类型来，妈妈桑更喜欢肌肉男了？”直辉也笑道。“没错，就是因为老是和肌肉睡觉，所以才积存胆固醇呢。”妈妈桑回答。

“不过，我可听说，妈妈桑只挑选小鲜肉的，对吧？”我插嘴道。

“那是当然了，只不过，小鲜肉价格也高哟。”妈妈桑笑了。

“又来了。大把大把地赚钱，还好意思喊穷。据说妈妈桑不是论克，而是论千克买的呢。”

对说出这话的直辉来说，夜才刚刚开始。

虽说不是因为回想起了这个晚上的这番对话，但是将狂暴的猫和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的直辉放在天平上一比较，我便转身对着美咲而不是妈妈桑，嗲声嗲气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下个月搬到你那儿去住吧。”

在大型化妆品公司做秘书的美咲，在独立电影发行公司工作的直辉，和在杂货店工作、本行是插画家的我，开始了三人同居生活，超乎当初的预想，居然非常顺利。怪不得照相机三脚架才会稳当，两条腿就会翻倒。

起初，美咲和直辉住在女生房间，我一个人住在现在的男生房间里，但美咲说：“我受不了直辉夜里说梦话，太吓人。”以这么个芝麻绿豆大的理由，就把直辉轰到男生房间去，变成我和美咲一起住女生房间了。直辉把大学学弟的学弟良介带来，是三人一起居住大约半年后。按说我和美咲应该问问直辉为什么带他来，但是我们俩只是提了个可问可不问的问题：“嘿，真的是大学生吗？”便同意接受这个有些傻乎乎的大学生入伙。现在才意识到，那时候美咲已经在考虑和直辉分手了。

不久，美咲就和同公司的中年单身汉开始了交往，并且常常留宿在对方家里。当美咲几乎一个星期都住在那个男人家里后，我毅然开口问直辉：“没关系吗，她这样？”不料直辉反问：“我倒是没关系，你要紧吗？”

“什么意思？”

“可不是吗？美咲要是搬走，这里就剩下两男一女了呀。”

“拜托，不要这样计算好不好？”

“那应该怎么计算？”

“拜托，三个人难道不行吗？三个人？”

美咲真的搬走了。搬走的时候，直辉借来卡车，我和良介帮着搬东西。只不过美咲时不时地会突然跑来公寓。高兴的时候，她竟然会在客厅的沙发上住好几天。以至于连良介都来问我：“嘿，美咲和直辉，已经分手了吗？”反正现在两人的关系很难对别人说清楚。当然，容易解释的关系什么的，有没有都是无所谓的，即便这样，对于美咲偶尔跑来玩，单纯显得很高兴的直辉也够不可思议的。美咲这个女人，和别的男人同居着还跑来找前男友，说什么“还是在这儿感觉最放松了”，而且确实很享受，也同样让人无法理解。

3.7

由于严重的宿醉，我抱着一瓶富维克矿泉水，躺在客厅沙发上就睡着了。醒来一看，桌上有小琴留的字条："我去美容院了。"纸条背面还写了一段："闲着没事，我也跟她去了。萨特鲁。"

门铃作响，大约是中午刚过，我几乎是爬着去开了门，打开沉重的大门一看，两位警察站在门口。

虽说是大白天，但我的头发睡得乱糟糟的，睡衣也皱皱巴巴，而且脸色想必也不太好，看我这副样子，他们可能以为我卧病在床吧，很简短地说明来意后，同时举手敬礼，说了句"请多保重"，就走了。

据两位警察说，最近这一带陆续发生了两起案件，都是女性在回家途中突然遭到背后男人的袭击，被击打面部。第一个女性所幸伤得还不重，但是前天遇袭的第二个女性被打断了鼻梁骨。两起案件的犯罪现场都是在车站对面，所以警察提醒女性，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最好有男性陪伴。

我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放在桌上的留言，想着是不是也应该提醒小琴一声，让她注意？"啊，对了！"我叫出声来。"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警察当时这么问。"不是，和朋友一起住。" "两个女人一起？"警察又问。"不是，是两个男人，还有两个女人，一共四个人。"我回答。

我拿起桌上的字条，翻过来看背面，上面留有萨特鲁孩子气的笔迹："闲着没事，我也跟她去了。"

3.8

虽然也没指望多热销，我还是拉上小琴，在井之头公园的池塘边摆了个地摊卖插画。在地上铺一块黑布，摆上我最近的作品（以男性的肚脐为中心的插画），等着买主。一位头发花白的儒雅的中年人走过来，非常仔细地看起我的每一幅画来。只要让小琴坐在旁边，就会有数量惊人的男人被吸引过来，当然一般都是以看作品为幌子，来偷瞄小琴的；但这位大叔与众不同，对眼前的小琴视而不见，一心一意地观看我的作品。

“您有什么喜欢的吗？”

对于这个男人的过分热心，我也紧张起来，一向不询问顾客的我，也憋不住主动搭话了，可是，男人仍然没有抬头，一直盯着我的作品看。

最后，男人什么感想也没有发表，从我们跟前离开了。

“什么意思嘛，刚才那位。”小琴嘟哝着。“大概是没看上吧。”我逞强地说。

我是多么渴望被人认可啊，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让我感受深刻的了。其实他很可能是银座或青山的一位画商，或者是旅居纽约的美术馆策展人，是第一个看中我才能的人——我坐在公园冰凉的石头上，令人羞耻地这样期待着。

迄今为止，我没有在公园里或是路边卖过画作。偶尔有醉醺醺的大叔要买，每次我都郑重地加以拒绝。那时候，我总是会想，看来我的画作还差得很远呢。早晚有一天，我要画出那种醉汉不但不想买，甚至都无法直视的画来。

什么话也没说就离开的那个中年人，再次返回我们跟前，是一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我们面前，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低头看我的画。不知看了多长时间，忽然抬起头来，问道：“你画的这是，肚脐？”

我慌忙回答：“是的。”

“原来是肚脐呀。这么说，还真是肚脐啊。”

“他说，原来是肚脐呀。”小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也跟着笑起来。

除了大笑一通之外，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排遣这类难受的心情？

3.9

昨天晚上，良介突然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客厅。不用说，我和直辉自然是半醉的。小琴最近似乎特别热衷于游戏《生化危机2》，和出门上班前的萨特鲁两个人一边玩，同时听叉着腿站在客厅里的良介讲话。

良介说，这个周末，打算请送给咱们洗衣机的梅崎学长的女友来家里做客，大家一起聚个餐，请各位安排好时间，务必参加。

大家都说“没问题”，正要各回各的房间，良介赶忙叫住了大家，“啊，稍等一下，想要拜托各位的不光是这个事。”

“还有什么呀？”我不耐烦地问。

“你该不会是想要把梅崎学长的女友抢过来，让我们一块儿帮你吧？”直辉说完，小琴接茬道，“你大概是想让我们对他女友说点什么吧？比方说，良介君这方面可厉害了之类的，推销你的卖点什么的？”

见良介一下子蔫了，可见大家猜了个正着。

“那么，你想让我们说什么呀？”我笑着问道。

“比如说，别看他这样，其实特别男子汉，特别稳重可靠啦之类？”小琴笑着说。

“不过，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蒙骗的女人，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女人了。”

萨特鲁这么一说，大家都使劲点头。这小子虽然才十八岁，却很有看女人的眼光。

“想要让我们说什么，你就写在纸上吧。”直辉笑着说完打算回房间去时，“啊，要是这个，我有。”良介说着把写了一些字的纸拿了出来。

良介已经按人头复印了聚餐时演出的剧本。是长达五张A4纸的力作，开头是向大家介绍那位名叫贵和子的学长女友。在每一句台词前面，都写着发言者的名字。

“真够幼稚的。”不用说，我和直辉嗤之以鼻，回了房间，可是闲人实在太恐怖了，小琴和萨特鲁摩拳擦掌，非常自然地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显得太假了！” “刚才那句，再来一遍！”在良介的严格指点下，他们仨一直排练到深夜。

虽然我尽可能不去注意在客厅里进行的彩排，在女生房间里画插画，可是小琴翻来覆去地重复，“良介君这个人吧，有个毛病，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喜欢的人最喜欢的东西。”她的声音老是在我耳边回响，根本画不下去。所谓喜欢的人大概是指梅崎学长吧。即便这样，我对不得不坐在餐桌前，边吃饭边听着这些装腔作势的台词交错乱飞的那位贵和子小姐，还是抱有极大的同情的。

我好容易有一会儿把注意力集中于画画了，却传来了萨特鲁发出的宛如站在宝冢的舞台上一般洪亮的叫喊：“我有时想，只顾自己就可以了，想成为能够这样活下去的人。”与此同时，在男生房间里睡觉的直辉嚷道：“真烦人！你们就是这么想的才这么瞎折腾的吧！”两个声音重叠在一起。我记得直辉明天早上必须去成田机场迎接从法国来的导演。

我一边想象直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样子，一边把前两天拍的准备做插画参考的良介和萨特鲁的背影照片摆在了桌子上。

3.10

直到去年为止，一个叫“剑也”这么爷们儿名字的男扮女装者在玛丽奈妈妈桑的店里打工。我和阿剑特别要好，来这个公寓之前，我还一个人住在祐天寺的时候，曾经收留被有老婆的男友甩了的阿剑在我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昨晚，是阿剑的三周年忌日。

阿剑喝醉了，飞跑出店门外后，被恰好开过的出租车撞死了。据说他又像往常一样迷恋上了有老婆的男人，因被残忍地抛弃而深受打击。由于听到店外咚的一声闷响，妈妈桑和店里的客人都跑了出去。一看，停了车的出租车前面，女装打扮的阿剑躺在马路正中央。大家发出低沉的叫喊跑到他身边，阿剑只睁了一下眼睛，笑着说了句“没事的，没事的”，就昏过去了。“阿剑的红色高跟鞋，还掉在电线杆旁边呢。”玛丽奈妈妈桑回忆说。

在阿剑家乡仙台举行的葬礼，我当然去参加了。妈妈桑和阿剑的朋友们虽然也去了，考虑到其他参加葬礼者的感受，最终都没有进灵堂去吊唁，只是远远站在殡仪馆的马路对面，目送灵柩出殡。妈妈桑拜托我说：“那孩子对父母说是在广告代理店工作，所以，你一个人进去吧，也替我们给他合十祷告吧。”

我在大厅里抽烟，等待阿剑火化时，阿剑的姐姐主动过来跟我说话。我是唯一一个专程从东京来的女性，正不知该怎样向她介绍自己时，她先开口了：“我们什么都知道。”

“当然我爸可能不知道，我和妈妈隐隐约约意识到那孩子在东京做的是什么工作……刚才，殡仪馆外面不是来了很多他的朋友吗？我一直想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的……刚才，妈妈对我说，‘曾经有那么多朋友跟他在一起，阿剑很幸福啊。’”

我一直默默听着阿剑的姐姐说话，心里想，按说玛丽奈妈妈桑也应该在这里的。

葬礼过后正好半年，阿剑的姐姐给我打来电话：“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阿剑工作过的店里看一看？”一问，说是她和母亲两人来了东京。我立

刻和玛丽奈妈妈桑取得了联系。

伯母和他姐姐看见店里挂着的阿剑的护士装照片，起初也很紧张，但母女二人看样子都很能喝，大家一起喝着阿剑常喝的黑标四玫瑰波本威士忌的时候，气氛渐渐地缓和下来。

“那孩子吧，老是喜欢有老婆的男人，总是很快被抛弃，就是不长记性。肯定是脑子里的海马[39]坏掉了。”面对彻底没了顾虑的玛丽奈妈妈桑，阿剑的母亲也不示弱：“哎哟，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我家的传统哦。当年，我就是从别人那儿把这孩子他爸抢来结的婚呀。”

就这样一直谈论阿剑到深夜，伯母和他姐姐回仙台的时候，都对玛丽奈妈妈桑的店赞不绝口。

昨晚，在店里举行的阿剑三周年忌，他的两位亲人自然也出席了。我第一次带她们去店里的那天晚上仿佛不曾有过似的，这回，伯母干脆进了吧台，和妈妈桑一起给客人调酒；他姐姐也是一样，以前我经常和阿剑一起表演的Wink [40]的《男孩不哭》这首歌，她已经连跳带唱地学会了。

参加完阿剑在仙台的葬礼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不知该怎样排遣我的悲伤，就央求刚刚一起合住的良介，开着桃子带我去兜风。

我没有对良介说重要的朋友走了，只是请求他带我去兜风，哪怕十公里一停也没有关系。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痛哭流涕的我，良介什么也不问，依照我的请求，默默地开车。只有一次，在晴海的加油站加油时，他开了个玩笑：“这酗酒的人，连流眼泪都与众不同啊。”我很感激那天晚上的良介，只觉得此时有他在我身边，真是太好了。

说起来，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一天，良介罕见地邀请我去兜风，转来转去开了一夜。我问了好几遍默默握着方向盘的良介：“发生了什么事？”他只回答“没事”，反而问我：“嗨，你知道‘迪士尼海洋’什么时候开张啊？” “你想去？”我反问。“也不是，初中同学说要来。”他答道。我对那种地方没有兴趣，就回答不知道。“啊，是吗。”良介也没有再说什么。

3.11

在便当店买了洋葱鸡便当回家后，看见小琴和萨特鲁在客厅里为了站前商业街募集新名字一事，正绞尽脑汁想名字呢。据说，被选中的话，奖金一百万日元。

“既然是千岁乌山，干脆叫‘哑哑街’如何？”[41]

“这种名字，会有一百个人想到的。”

大概白天两个人老是在一起的缘故，近来萨特鲁和小琴特别近乎。

说起来，这个星期，老妈一直没有来电话。虽说不来电话才好呢，但是没有电话我又担心。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好像是在十天前。我下班回来，小琴告诉我：“今天白天，你妈妈来电话了。”

“她说什么了？”我问。小琴淡然回答：“没说什么，不过听声音好像有点喝醉了，一直呵呵呵地笑，似乎挺高兴的。”

下午两点，喝醉了酒，一边呵呵呵地笑，一边给我打电话的母亲，小琴说她似乎挺高兴的。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些画面都是在闹着玩就好了。比如说，一听见父亲粗暴地关门的声音，就浑身哆嗦的母亲；抓住满嘴酒气的母亲的胳膊就是一通臭骂的父亲；逃离他们，躲在二楼的房间里哭泣的我。应该给这种种记忆中的场景配上扮傻老爷的志村健[42]的出场曲那般愚蠢的背景音乐才对，我常常这么想。

记得好像是上高中的时候，我偶然下楼去厨房拿果汁时，隔着拉门听到父亲强迫不情愿的母亲就范的低沉的威胁声：“娶老婆不就是为了干这个吗？”

3.12

休息日的早晨，久违地从很舒服的睡梦中醒来后，我打算收拾收拾冬天的衣物。平日，小琴常常勤快地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所以，女生房间和客厅的地面都干净得可以用舌头舔。

打开壁橱，往纸箱子里塞厚大衣和毛衣的时候，从里面掉出一个旧包。包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用看也知道。在罗森的塑料袋里，就像垃圾似的装着一盘120分钟的索尼录像带。

在这个录像带里，我录制了自己知道的所有影片里出现的强奸镜头。就像《天堂电影院》这部电影的最后，主人公所看到的全是拼接起来的接吻镜头那样，我把几十部影片里出现的强奸镜头，都集中在了这盘120分钟的索尼录像带里。在《暴劫梨花》里，朱迪·福斯特在弹子机上被人强奸。在《发条橙》里，随着《雨中曲》的节奏，那个女人被人强奸。《布鲁克林黑街》《蓝丝绒》《末路狂花》里，每个女人都哀号着“不要”。《稻草狗》《学校风云》里的男主人公，为了表演英雄复仇故事，他们的女人也被强奸。还有彼得·格林纳威的《魔法圣婴》，英格玛·伯格曼的《处女泉》等。女人们令人作呕地接二连三被强奸。没有其他镜头。全都是没完没了的强奸镜头。光看这盘录像带，被强奸的女人都有着什么来历，比如说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喜欢什么花、有什么梦想、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等，一切信息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拼命扭曲着身体，想要从男人身下逃脱的女人们的身影。

和美咲及直辉一起合住在这间公寓里以来，我就不再看这盘录像带了。还是一个人住在祐天寺的时候，有时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我的手就会伸向这盘录像带。

看着拼接起来的录像带，我感到心情不可思议地平静下来。残酷、悲惨、可怜的感觉逐渐消失，甚至觉得被强奸的那些女人的表情，看上去犹如过节般飘飘然。我感觉到，自己总是无端地害怕什么因而常常失眠的恐惧渐渐地麻痹了。我长时间地看着那些被男人们用手捂住嘴巴，死死地按住手脚，胯下被大大分开，无法哀叫、不断挣扎的与我不相干的女人们的样子，甚至感觉她们仿佛在随着乐曲跳舞，令我十分快意。

3.13

“这个月底拿到打工钱，我肯定还你。”良介缠着喝得醉醺醺回来的直辉，跟他借三万日元。我和小琴坐在沙发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看热闹。

“你借钱干什么用啊？”

只听像是在男生房间里脱西服的直辉问道。良介好像在帮他把西服挂到旁边的衣架上，不依不饶地说：“所以才请你帮忙呢。”

“告诉我干什么用，就借给你。”

直辉这么说着，穿着内裤就来了客厅，良介拿着浴巾追了出来。

“真的吗？告诉你干什么用，就借给我？”

“嗯，当然了。只要不是干坏事。”

“怎么会干坏事呢。是约会费，约会费。”

“约会费？和贵和子小姐吗？”

“可不是吗，还能和谁呀。”

“良介君刚才还跟萨特鲁君借了钱呢。”小琴一边吃着抹茶冰淇淋，一边惊讶地说道。

我也忍不住数落良介：“跟一个十八岁孩子要钱？自尊心哪儿去了？”

“他可是个财主呢。”良介辩解。

小琴使劲点了点头，帮腔道：“没错。一起去打小钢珠的时候，他从兜里不断地掏出一万日元的票子呢。”

如今的男妓，真的都这么大手笔吗？我这么想着，“嘿”了一声。

“知道了，借给你。”直辉说着从良介手里夺过浴巾，进了浴室。被

关在浴室门外的良介，做了个夸张的胜利手势。

“你借三万日元，打算去哪儿呀？”

我这么一问，良介冲我做了个鬼脸，说着“这是秘密，保密”进了男生房间。“这也算是一种本事呢。”身旁的小琴说。“什么本事啊？” “会撒娇耍赖呗。”小琴笑了。

的确，良介有这个能耐。正因为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所以别人才会这么看吧。有时在他的纠缠下，人家不能不答应他的请求，怪气人的。就凭这个本事，说不定他一辈子都能过得顺顺溜溜的呢。

对了，前几天，良介带着传闻中的贵和子来了公寓。我下班回来的时候，良介创作的耍猴戏，由于小琴和萨特鲁鹦鹉学舌般翻来覆去地背各自的台词，已经被贵和子看穿了。她看见我走进客厅，就像见了救兵似的对我说：“饶了我吧，请不要再说那些做作的台词了。”

见到贵和子之前，我觉得她肯定是个特别让人讨厌的女人，身边有梅崎这么个男朋友，还勾引男友的学弟良介。谁知见到她之后，却与想象的相反，她是一个让人很有好感的女人，怪不得良介对她那么着迷呢。以至于我竟然对她抱起了期待——说不定，她有本事把老是长不大的良介调教成一个出色的男人呢。不用说，我所谓的出色的男人，其实是那种根本就不出色的“男人”。

那天晚上，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了晚饭后，良介去步行二十分钟远的停车场开桃子的时候，我和贵和子两个人站在公寓大门外说话。

贵和子给我讲述她那个梦想当音乐家、和她住在一起的弟弟时，突然问道：“啊，对了，很想问问未来小姐，良介君是不是有时候特别多愁善感……或者说突然哭起来什么的？”

“突然哭起来？”

“是啊，没有吗？”

“还真没看到过……你见过吗？”

“倒也没有……”

她支支吾吾的时候，良介开着桃子停在了她身边。他打开车窗，说：“让你久等了！”从良介这张傻乐呵的脸上，怎么看都想象不到他会有那样多愁善感的时候，会突然流下眼泪。

3.14

我带着公开宣称其一生的梦想是成为男子高中棒球队的女舍监的拉乌拉，去了新宿二丁目那个店喝梯子酒[43]时，发现像是没接到活儿的萨特鲁，和一个干同行的少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我打算吓唬他一下，就蹑手蹑脚地翻过公园的栅栏，绕到长椅后面，这一来就听到萨特鲁说得正起劲。我摁住想要从树丛中跳出去的拉乌拉，决定偷听一会儿两个人聊天。

“后来，我被那家伙捆住手脚，捆得像个茶巾寿司[44]那样扔在地板上。大概是事先躲藏在隔壁房间里的吧，突然冒出来三个跟他一样的自由摔跤选手模样的男人。”

“真的吗？那你被他们四个人干了？”

“何止被干了，还被他们拳打脚踢了呢，结果第二天早上，只好去了医院。”

“给钱了吗？”

“钱是给了，可是肛门出血，一个星期都没好。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也没有客人愿意要我了，好惨呢。”

“咱们早晚得被他们给折腾死。”

“反正不是被折腾死，就是揽不着客人。”

一直和蚊子搏斗的拉乌拉啪唧一声拍了下胳膊。听见声音，萨特鲁他们条件反射地回头一看，慌忙要逃跑。“不是警察，是我！”我笑着叫住了已经跑起来的两个人。

然后，我带着萨特鲁和另一个名叫阿诚的少年去喝酒。不记得去第几家了，认识了一个在神户经营点心厂的豪爽的好男人，为我们包下那个店，开起了卡拉OK大会。上了年纪的客人们起哄“脱了，脱了”，萨特鲁就在吧台开始表演脱衣舞。我在他旁边也不示弱，充满激情地演唱了最拿手的怀旧歌曲——河合奈保子[45]的《对我微笑》。

我猜萨特鲁他们大概是在和我们见面之前做过什么，他们跳得特别疯狂，光着身子跑到了外面，在店门前跳起了“叠罗汉操”。

我记不清在那个店里喝到了几点，只记得萨特鲁背着我又去了下一间店。

等我再次恢复意识时，已经坐在了出租车里，旁边坐着萨特鲁。“这儿是哪儿？”我问。“刚上车，是伊势丹附近。”他答道。

“讨厌，我还要喝！司机师傅，往回开！往回开！”

萨特鲁一直使劲按住发酒疯的我。

“今天晚上这么暖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吧。”

萨特鲁这么说的时候，车正要拐进甲州街道一带。“你说的好地方，有酒喝吧？”我问，萨特鲁没有回答。

在东京的生活进入第七个年头了，我还是第一次踏进日比谷公园呢。正如萨特鲁所说，春夜融融，走进公园，草丛残留着的白天的热气，传达到肌肤上。穿过黑暗树木围绕的广场，来到月光映照下的寂静无声的喷水池边。水面上倒映着我和萨特鲁两个人的身影。我学萨特鲁触摸了池水，从指尖扩散开来的水纹，微微晃动了月影。

萨特鲁带我来的是园内的野外音乐堂。

“是这儿吗？”我惊讶地问。

“是的。就是这里面。”他指着栅栏上部说。

“要翻过去？”

“是啊。”

萨特鲁推着我的臀部，帮我翻越了高高的栅栏。

围绕着圆形舞台，呈放射状排列着长椅。音乐堂是露天的，当然没有顶棚。头顶上是东京都中心一带的紫色天空。观众席大约可以松快地坐下五百人。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我后面翻越栅栏进来的萨特鲁问："怎么样？喜欢吗？" "明知故问。"我微微一笑。萨特鲁拉着我的手，沿着观众席往舞台方向走去，对我说："我曾经也在这里过过夜。"

"冬天很冷吧？"

"冬天可不行。要是在这地方露宿，会冻死人的。"

"来我家之前，你一般在哪儿过夜啊？"

"哪儿都有。桑拿室啦，朋友家啦……"

"或者客人的房间？"

"对呀。"

我躺在了舞台上。感觉好久没有这样无遮无挡地仰望夜空了。抱着膝盖坐在旁边的萨特鲁从牛仔裤兜里一样一样地掏出了好多东西，摆在自己周围。有皱皱巴巴的一万日元纸币、包着嚼过的口香糖的锡纸、军刀、铁丝、安全套……捏瘪的七星牌烟盒里，掺了几支大麻烟。我让萨特鲁给我点了一支，仰望着夜空抽起来。

"你在家里也抽吗？"

紫色的烟袅袅升上夜空。

"不抽啊。有一次刚想抽，就被直辉哥训了句'去阳台抽'。"

"那是当然了。直辉为了健康，连咖啡都不喝。"

两个人呆呆地望着夜空时，萨特鲁突然开口道："这种时候，最适合回忆小时候的事了，是吧？"

"你想回忆吗？"我逗他。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无法说出那种招人喜欢的回答。

"也不是特别想回忆啊。"

"没关系的。机会难得，说说吧。"我说着拍了一下萨特鲁的肩膀。

"说说也无妨，反正都是瞎编的。"萨特鲁笑着说。

我突然间意识到，也有人会说出“现在开始瞎编了”这样的瞎话的。

3.15

今天我一滴酒也没喝，下班直接回了公寓，好久没有这样乖了。听见男生房间里良介和萨特鲁在说话。看样子小琴时隔好几个星期后去赴和丸山君的约会了，客厅里，一整套化妆用具乱七八糟地摊在茶几上。直辉好像还没有下班。

我在洗脸间漱了口后，呆坐在难得空无一人的客厅沙发上，拾起掉在地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吃着连买两天的洋葱鸡便当，电视画面又开始乱了。我叼着筷子站起来，按照小琴教的“强、强、弱”地手法拍打电视机右侧面。前不久，即使出现雪花，还能听见声音；可是最近，画面一变形，连声音也出现了杂音。我再一次“强、强、弱”地拍打，画面猛然间一扭之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恢复了原状。就在这时，从男生房间传来良介的声音。

“跟你说这话，有点难为情，其实，我吧，还是挺尊敬我老爸的。”

我从来没听良介说过他尊敬自己的爸爸。

“以前好像跟你说过吧，我家是开寿司店的。唉，寿司店倒没什么可说的，反正吧，我老爸年轻的时候，好像特别不务正业。作为儿子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合适，大概是老爸的大哥范儿，或是会照顾人吧，他那些当年的小伙伴们，直到今天还‘大哥大哥’地叫着，对他可崇拜了。我在旁边看着这景象，怎么说呢，就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是没指望超越他了。在老爸的面前，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特别渺小，比方说，直到现在，我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个地方怎样回答老爸大概会高兴；怎么做才能让老爸认可。”

对于良介幼稚的话，不知萨特鲁是不是在认真听，反正听不见他的一点声音。

“所以吧，怎么跟你说呢，我千里迢迢到东京来，其实也许是无意识地为了超越老爸，可是即便来了，东京也没有一个家伙崇拜我。而且不管怎么想，自己都不可能成为受到别人崇拜的人。”

我听着良介貌似深沉的坦白，强忍着没有笑出来。那么坦然地跟比自己小的萨特鲁借钱去和女友约会的良介，居然还想让人家崇拜，一想

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笑。

“不过吧，我有那么一次，只有那么一次，我曾经怀疑自己说不定被那个家伙当成依靠呢。那家伙是我初中同学，名叫真也。那家伙，怎么说呢，只有一次特别依赖我过……或者说，我感觉那次他是有求于我的……”

“那么，为了什么事呢，那个叫真也的家伙求你帮忙？”萨特鲁这么一问，良介结巴起来，“什么？……这个嘛。”一阵沉默后，萨特鲁忍住笑说：“看来你还是帮不了他吧？”

“别笑哇！……我也想过，被别人请求帮忙的时候……被别人认真地请求帮忙的时候，被求的一方恐怕并没有意识到吧。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了，却没有意识到对方是怎样真心地、怎样迫切地有求于自己。”

我把吃完的便当盒扔进垃圾桶，打算冲个澡，就去女生房间拿内衣了。良介的话不知为何留在心头一隅。“被别人请求帮忙的时候，被求的一方恐怕没有意识到吧。”

拿着干净内衣再到客厅，这会儿是萨特鲁在说话。我去浴室的途中，站在男生房间门外偷听萨特鲁说话。

“我吧，你知道的，从小到大都是和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可以商量所有事情的兄弟。哪怕是平时老打架，看都不想看他一眼，只要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有那么个可以商量商量的家伙就行。无论他住得近还是远都无所谓，只要想到有这么个人存在，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一般的困难都能克服了似的。”

我觉得可笑之极，就去了浴室。我算是弄明白了这世上的男人们喜欢司马迁的《史记》或是东映的V电影[46]的理由了。话说回来，一直没看出来，这个萨特鲁真是个瞎话篓子呢。据说他对小琴说过“我父母即便现在还像在热恋中呢”，还绘声绘色地把热恋细节讲给她听。正值热恋中的小琴，听得热血沸腾的。他还说和直辉是小学到初中的校友，两个人聊起学校附近的一座旧医院废墟的鬼故事，更是不亦乐乎。简直弄不清他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我眼前浮现出前几天半夜三更带我去日比谷公园，在野外音乐堂笑着说“说说也无妨，反正都是瞎编的”的萨特鲁的样子。我想他并无恶意

吧。他或许跟我一样，是个对过去的事不怀丝毫敬意的人吧。不过，萨特鲁还是有些做过头了。他说给别人听的那些瞎编的过去，总是让对方深信不疑。

3.16

下班回来，我坐在地上揉着站了一天、累得硬邦邦的腿时，小琴格外兴奋地从女生房间出来，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走起来。

“看着眼晕。”

我提出抗议，小琴站住了，说了句“你还真沉得住气啊”，然后接着走起来。

“怎么了？”

“因为良介君，刚才去卧底啦。”

听小琴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早上，因极度紧张一夜没合眼的良介，眼睛红红地从男生房间出来了，抱怨说：“我还是觉得压力太大了。”按照他们二人的计划，对方只要给良介安排了女人，良介就算完成了任务。所以，良介将会不碰对方分毫就从隔壁回来。可是，看良介那极度紧张的样子，似乎他另有打算。

就在这时，听到玄关有响声。小琴第一时间从客厅跑过去，问：“怎么样啊？果然是坏蛋？”我很想看看刚刚搂过女人的良介是一副什么面孔，也朝玄关走去。

良介来回看着从客厅奔来的小琴和我的脸，喊道：“根本就不是什么卖淫窝！”

“错了？难道不是卖淫窝吗？”小琴惊讶地问。

“不是！不是卖淫窝，是算命馆！”

“什么？”

“那个人说他是算命的！而且算得特别准，对算命感兴趣的都知道他。据说他只在满月和新月的前后三天占卜，尤其是给十几岁的女性和六十多岁的男性算命，百发百中呢。”

听着没能用小琴的钱和女人睡成的良介那半是气恼、半是安心的声

音，我捧腹大笑起来。

据良介说，他神经紧张地走进402室，房间里非常昏暗，好像亮着红色的灯。良介被领进一个接待室似的小房间里等候。一走进房间，就看见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啊，绝对没错，肯定是和这个女孩子了。”良介暗想，努力按捺住狂跳的心脏。这时，那个男人出现了，递给他一张白纸，说：“请写上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良介感到纳闷，为什么买春还要填写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呢？谨慎起见，他决定填写虚假信息。但不知是由于他生性不会撒谎，还是心眼儿不够快，反正在男人的注视下，他好半天也没有想出假名字。焦急万分的良介不由自主地填写了直辉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写完后，跟着男人去了里间屋子。里面有张摆放着水晶的桌子，脚底下似乎还有五六只猫。

“怎么着，花了两万日元，结果算的是直辉的命？”我拼命忍住笑问道。

“就是啊！不是没办法拒绝嘛！难道说我会在那种情况下，跟人家说什么‘不对呀，快点让我抱女人’吗？！”

看旁边小琴的脸色苍白，我猜想她是因为那算命的两万日元是自己掏的腰包，觉得非常可惜吧。“这有什么法子。钱是要不回来了。”我安慰她。可是，小琴生气并非为了两万日元，而是另有缘故。

“就是说，那个好色章鱼到咱们隔壁来，是决定日本的政治来了？”

“也，也没准吧……隔壁那家伙可是个拉斯普京[47]呢。”

良介似乎也对小琴仅有的两万日元打了水漂多少有些反省，他趁着小琴对日本政治给予关心，而不介意那两万块钱，大着胆子这样回答。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这种愚蠢不堪，走出了客厅。客厅里，良介甚至开始宣讲沙俄统治崩溃的事了。

3.17

下班回来的路上，我顺便去涩谷的印刷中心取我之前送去印刷的作品。像以往那样，他们又是在不符合我要求的纸上，使用了不符合我要求的颜色，我照例抱怨了一番走人。为什么印刷中心的打工者，每次都这么切实地完成了要求他们千万不要那么做的事呢？

我心绪焦躁地回了家，看见好久没见的美咲来了。她好像是下了班直接来的，穿着套裙。客厅里除了她，还有小琴和萨特鲁。

三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正讨论着明天要提交的站前商业街的新名字。

“哎呀，今天真早啊。还以为你又会喝够了才回来呢。”

美咲起来迎接我，我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旁边坐着的萨特鲁摇晃着写有“K街”[48]“费尔南多街”的两张纸给我看。我用手指弹了一下“K街”，同时问道：“为什么叫费尔南多街呢？”

“据说此人是美咲小姐喜欢的葡萄牙诗人的名字[49]。”萨特鲁回答。

“为什么给乌山的商业街起一个你喜欢的诗人的名字呢？”我吃惊地问。

“因为萨特鲁君说，起什么名字都可以的。”美咲噘起嘴说。

美咲和萨特鲁今天晚上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居然已经脸凑得那么近，在一起比较着写在两张纸上的应征名字了。看他俩的样子，就像亲密的姐弟似的。

“你来这儿，直辉知道吗？”

我拿着写有怎么看都没希望入选的候选名的两张纸，这样问道。

“白天给他公司打电话了，大概这就回来了。”

“今天住下吗？”

“我是想住下的，不过，这个沙发，好像被萨特鲁君占领了。”美咲

半开玩笑地说道。

“不用在乎我。偶尔一个晚上，我可以住别处。”萨特鲁赶忙客气道。

“你去良介他们屋里挤一个晚上不就得了。”小琴插嘴。

“那个屋子，我绝对不去。”萨特鲁坚决地说。

“为什么呀？”

“还用问吗？良介君睡相难看，直辉哥爱说梦话，烦死人。”

对于萨特鲁的说法，美咲笑着说：“说烦死人，不如说吓死人吧。”

见面前的小琴歪着头，还以为她在干什么，原来是在看我手里那张纸的背面。翻过来一看，是写着“一个人走夜路，要提高警惕！”几个大字的警告传单；因为最近这一带接连发生专门针对单身女性的暴力袭击事件。

纸上画有车站周边的地图，在前几次犯罪的现场画了叉。前几天警察来访问时是两个叉，现在地图上已经是三个了。

“啊，这个呀，在站前发的。”

美咲这么说着，从我手里把那张纸夺走了。

“真是不安全啊。小琴和未来也要多加小心。”

“可是，凶手的特征完全不清楚，这是最可怕的。因为是突然从背后袭击，根本没有时间看清楚对方的脸啊。”

我又从美咲手里把那张纸夺了回来。

“啊，对了。据说第三个受害者，在西友前面不是有家卡拉OK店吗，说是在那里打工的女孩子。”我想起和小琴一起去过那个卡拉OK店，“你还记得吗，就是上次咱俩去的时候，那个收费的女孩子呀。应该找两千日元，她差点找了两万日元，就是那个女孩子，记得吗？” “有吗？那样的女孩子。”小琴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这么回答，不打算谈下去。旁边的萨特鲁问：“你怎么知道的？” “是便当店的小哥告诉我

的。”我回答。

听卖洋葱鸡便当的便当店小哥说，她是这三个人里受害最严重的。她昏过去后，被路过的人发现时，脸已经惨不忍睹了，眼睛、鼻子、嘴变形了，就像装错了位置似的，她旁边扔着一块被血染红的石头。

我们正说着，萨特鲁突然说：“啊，对了，上班前，我得冲个澡。”就去了浴室。美咲目送着萨特鲁的背影，问：“哎，他说什么‘上班前’，那孩子已经工作了？”“是啊，工作了。”我回答。

“做什么工作，这个时间出去？”

“好像是在酒吧那样的地方干活。”回答的是小琴。

“酒吧？他这么小就能在酒吧干活？”美咲夸张地瞪大眼睛。

“十八岁怎么不可以干活？”小琴说。

“啊？他有十八了？”

“我说，你以为他多大呀？”

我这么一问，美咲瞧着浴室的方向说：“我以为也就十五左右呢。”

“如果你觉得他只有十五岁，那么，对他能不能在酒吧干活产生疑问之前，你应该先想想他为什么会住在这儿呀。”

我这么一说，美咲大大咧咧地笑着说：“也是啊。”

3.18

半夜里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使我从睡梦中醒来。我拉严了毛毯，重新闭上眼睛，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总是听见从床铺下方传来小琴发出的轻轻的鼾声。

我下了床，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通往客厅的门，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的路灯灯光，照出了躺在沙发上的美咲的脸，微微泛白。萨特鲁今天没有在这儿睡觉。“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你在沙发上睡吧。”他这么说完就走了。

萨特鲁出门之后，等到直辉下班回来，大家一起去了烤肉店。大吃大喝了一通，回来后，良介已经从打工的地方回来了。大家一边吃着在烤肉店回来的路上买的草莓，一边喝红酒，闹到一点左右，然后轮流冲了澡，各自回屋睡觉了。

来到昏暗的客厅里的我，在熟睡的美咲旁边坐下，把好多张小琴和萨特鲁写了商业街名字的纸展开，就着路灯光重新看起纸的背面来。刚才在床上忽然意识到的事，或许只是我的臆测吧。自从二十二岁的女性在京王线旁边突然遭到男人从背后袭击，被殴打面部的第一个案件开始，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

我攥着那张纸，为免吵醒美咲，轻轻地穿过客厅，打开了男生房间的门。良介的睡相仍旧没法看，不但从被子里滚出来了，而且一直滚到门边；我一开门，他刚好在我的脚下。我跨过良介的身体走进了房间。直辉躺在组合式钢管床上，发出粗重的呼吸声。我凑近他的脸，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嗯？嗯？”发出好几声梦话之后，他才吃惊地睁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看看这个。”

我无所顾忌地拉了一下日光灯的灯绳。这样的灯光是不用担心良介会醒来的。明亮的日光灯晃得直辉眨了好几下眼睛，然后他才接过我递给他的纸。

“什么呀，这是？”

“你看看这个日期，没有发现什么吗？”

我对他这么一说，直辉的表情突然僵硬了。

“日期？”

“你看，从第一次事件到现在快两个月了。”

“两个月？”

“是啊。萨特鲁来咱们这儿，就是那时候。”

“萨特鲁？等一下，那家伙来这儿，不是最近的事吗？”

“是这样吗？”

“是啊。”直辉说道，“真是的，大半夜的，你这是抽什么风啊。”说完，他拉上被我掀开的毛毯，又闭上了眼睛。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五天前，第三次出事的日子，我也一直和萨特鲁在一起。我记得那确定是五天前，那天是店里的休息日，傍晚我带着萨特鲁去涩谷看了“西藏佛教美术展”之后，又带着不太情愿的他一直喝酒到凌晨四点才回来，而发生案件的时间是凌晨三点。

我有些不好意思，轻轻地关了灯，走出了男生房间。正要穿过客厅的时候，我以为在睡觉的美咲突然笑着对我说：“你是不是看过山村美纱[50]啊？”我猛地站住脚，回答：“没看过。”

“我想跟你说，如今这世道，并不会卷进‘周二悬疑剧’那样的事件里去啊。要不就是你想要把萨特鲁君当作凶手，从这儿赶出去吧？”

美咲说完，在沙发上翻了个身。

3.19

美咲从上午开始就情绪高涨，嚷嚷要去个什么地方郊游，拍醒了还在睡觉的良介和直辉，大家一起去了砧公园。难得大家聚到一起出去玩，应该一起去才对，可是小琴以“怕晒黑”为借口，坚持要留在家里，独自等萨特鲁回来。我们托小琴给萨特鲁带个口信，如果他中午之前回来，就让他去砧公园，然后大家坐进了良介的桃子里。我好久都没有享受星期日休店了。

蔚蓝的天空下，在砧公园绿得耀眼的草坪上，到处是一个个家庭铺开的野餐垫，幼小的孩子们在野餐垫四周跑来跑去。

出门之前，小琴麻利做好的三明治，还没到中午，就被良介和直辉吃掉了一半多。

我们四人并排在小地毯上躺了一会儿，有个球滚到脚边，美咲和良介不知什么时候跟来捡球的一对双胞胎男孩玩起投接球来。在美咲和良介之间，穿着同样衣服的两个孩子叽叽呱呱地欢叫着，追逐着皮球。躺在小地毯上的直辉，在我身边呆呆地望着他们俩。

“喂，昨天晚上的事，你没有对别人说吧？”

“昨天晚上的事？”

“就是我说萨特鲁是凶手的事……”

我说完，直辉瞅了我一眼，不屑地冷笑了一下，“怎么会说呢。”

“不过吧，我还是想不通，那件事的凶手虽说肯定不是萨特鲁，不过，不是这个问题，是另外的问题。”

“另外的问题，是什么？”直辉坐起上半身，从水壶里倒了杯有些浓的茉莉花茶。

“哎呀，你问我是什么，我还真回答不了，可总觉得不对头。”

“所以问你是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回答不了吗！”

“说到底，萨特鲁是你带来的吧？”

“那倒是，可是……”

假设有人就萨特鲁提出问题：“他是个怎么样的孩子？”我想小琴大概会这样回答：

“属于没有什么主见的那种人。看他有时候傻乎乎的，所以说不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呢。我一说‘去小钢珠店’，他就跟我去。不管是卡拉OK，还是打保龄球，只要我叫他，他从来不说‘不想去’。只是虽说跟我去了，可并没有兴奋的样子。在我说‘该回去了吧’之前，他一直闷闷不乐地等着。我问他‘你觉得没意思吗’，他回答‘不是啊’；可是问他‘你高兴吗’，他也回答‘不是啊’。据他自己说，他非常相爱的父母亲，对他倾注了极大的关爱，尽心培养他，所以，他恐怕向来不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强烈欲望吧。那种对什么都感到满足的人，大概就是像萨特鲁君这样无忧无虑生活的人吧。”

要是问良介，我想他肯定会这样回答：

“他还这么年轻，也太没有活力了。你看我，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和朋友们玩，勾引学长的女朋友，给桃子洗车，一天二十四小时根本不够用。可是，那家伙，二十四小时里差不多有二十个小时都是虚度的。只是，那家伙之所以没有活力，都怪他以前结交的朋友不好。听他说，他那些朋友几乎都没有固定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的，老是跟那些人在一起，他自然也就变成那样了。虽然有人说‘只要自己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无论在哪里都能活得很精彩’，我可不这么看。无论自己多么想要站起来，假如脚底下是一摊烂泥，也绝对会摔倒的。对于那家伙来说吧，怎么说呢，我觉得需要有个人把他从泥潭里拽出来。”

总之，我觉得无论小琴还是良介，都把他们希望待在自己身边的人，与萨特鲁重合起来了。而我感觉，实际上比谁都懂得人情世故的萨特鲁，早已看透了二人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迎合他们的想法而装作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人。毫无疑问，小琴和良介也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公寓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也一样，直辉也一样。只不过，我总是觉得只有萨特鲁，是混在这些角色之中的超级演员，或者说他的存在无从捉摸……就如同在水中形成的水洼似的。

在眼前的绿地上，美咲和良介跟那对双胞胎男孩还在玩投接球。

“直辉，你怎么看萨特鲁？”

“什么怎么看？”

在垫子上翻了个身的直辉脸上粘了些枯草。

“就是说，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没什么特别的，不就是时下普通的年轻人吗？”

“是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刚才就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想说的是……还是这么说比较清楚吧，我就是觉得萨特鲁既不是良介所认为的那样，也不是小琴所认为的那样，当然也不是直辉认为的那样，可也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

听完我的话，直辉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抬起头眯着眼睛瞧着从云间露出的阳光。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呢？”

我踹了直辉的屁股一脚，直辉揉着屁股慢慢坐起来，说：

“因为你只知道你所知道的呀。”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只知道你所知道的萨特鲁的意思呀。同样，我也只知道我所知道的萨特鲁。良介或是小琴都只知道他们所知道的萨特鲁。”

“完全不明白。”

“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大家所认识的萨特鲁。那样的家伙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直辉从午餐盒里掏出一个培根三明治大吃起来，吃得满嘴都是番茄酱。

“喂，你给了我这么个让人听不明白的解释，就完了？”我又踹了直辉的屁股一脚。

“你知道multiverse [51]吗？”

“不知道，什么呀？”

“那么，universe呢？”

“不就是宇宙吗？”

“对，是一个宇宙。那么，multiverse就是好多宇宙的意思。”

“哦……”

我很想反问：“那又怎么了？”可终于没有问出来。因为我似乎多少理解了直辉想要说的意思。我常常听到伪人道主义的那套“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主角”之类的大话。如果像那样，那么“这个世界”聚合起来的“这些世界”里的所有人就都是主角了。倘若所有人都是主角，说到底，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主角了，而且感觉世界因此而平等，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之近。不过，为了实现那种所有人都不是主角的世界，严格地说，在那之前，还是需要所有人都是主角的这个世界。嗯……还是搞不明白。

3.20

“最近智齿好像老是闹腾。”直辉躺在小地毯上张开嘴说道。看上去就好像在蓝天下的宽广草坪上陡然裂开了一个口子似的。

直辉的舌头被太阳光染得通红。“我看看我看看。”美咲、我和良介轮番探头去看直辉的嘴里，果然有个白色的凸起，快要顶破牙床了。

“疼吗？”

“有时候。”

美咲把手指伸进直辉的嘴里，无所顾忌地扩张开他的嘴巴，这时我忽然想起来，这二位曾经是恋人。

说起来，良介去402室卧底那次，用直辉的名字代替他自己算命时，占卜师说：“你在强烈地寻求变化。”还说，“你在寻求变化，与世界斗争。”在砧公园的草坪上，傻傻地张大嘴的这个男人，在和什么样的世界斗争不得而知，我只看见他在和智齿斗争呢。

隔壁的拉斯普京占卜到最后似乎还说过这样的话：“你即便想要从这个世界逃离，也只有一个更大一圈的同样的世界在等着你。在你和这个世界的斗争中，世界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占卜师把良介送到门口，好像顺便又对他说了一句：“要是有兴趣的话，下次我给你本人算算吧。”虽说占卜本身太抽象，搞不清是什么东西，但从他看穿了良介不是直辉这一点来看，隔壁的拉斯普京很可能不是冒牌的占卜师。

小窪萨特鲁

18岁

自称从事“夜间工作”

4.1

房间里收拾得很整洁。虽说枕头的位置有些奇怪，但床单铺得平整，挂在墙上的干花飘出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大概是跳了线吧，床上扔着一只肉色长筒袜，有一只耷拉到了地板上。屋里散发着烤吐司和黄油的焦香味儿，肯定是主人出门之前吃的早餐。这里是随处可见的有着白色墙壁和木地板的一室公寓。

我看了一圈屋子，回到小过道，锁上了大门，把手里拿着的运动鞋放到地上的黑色女式浅口鞋旁边。

昨天晚上，直辉前女友美咲来了。这就是说，在那个公寓里玩“找朋友”的那帮人里又多了一个人。她是个给乌山的站前商业街起了个“费尔南多街”的名字的脑残女。据说原来这个公寓，是那个脑残女和直辉两个人租住的。傻帽大学生、恋爱依赖女，自称插画家的锅巴女[52]，健康宅男跑步狂。不管怎么想，全都是那类如果不是在那里跟他们认识的话，绝对不会跟他们开口说话的家伙。尽管这样，跟他们住在一起之后，我过得很快活，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昨天晚上，我把客厅的沙发让给了那个叫美咲的新来的女人。然后，十点多钟去了新宿，像以往那样和阿诚两个人在公共厕所里服用了“飙”[53]后，心情愉快地站在了公园里。阿诚不到五分钟就被一个有着蜥蜴般长舌头的男人叫走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客人搭话。当我正想着看来今天夜里没戏了的时候，终于被熟客希尔维亚拉走了。自从住在那个公寓以来，总是招揽不上客人，愁死人了。

我去了希尔维亚的住所。她因注射了荷尔蒙而情绪不稳定，为她服务之后，终于把她哄睡着时，已经快天亮了。尽管睡得晚，我还是十一点就醒了，吃了客人给我的一根低卡路里营养饼干就离开了房间。我悠闲地朝幡谷站走去时，看见从一座有电子门锁的漂亮公寓里走出一个年轻女子。光看她的侧脸，觉得她有点像小琴。她看了看邮箱，扔掉了垃圾，然后朝车站方向走去。

我在便利店买了热狗和牛奶，坐在公寓门外的栏杆上等着。只见从入口走出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就在电子门快要关上的一刹那，我跑了进去。来到七楼那个女人的房门外，用随身携带的铁丝，不到两分

钟就打开了门锁。

在房间的正中央放着一张矮脚茶几，几上有一只马克杯，大概是长得像小琴的女人出门之前喝的吧，杯底还有少量的红茶。我小心地捏起那只杯子，拿到厨房去。拧开水龙头，把水流开得很细，以免溅水。洗净了马克杯，我从暖水瓶里倒了杯开水，也许是瓶里的水少吧，发出咕噜噜的讨厌的响声，开水溅到了拿着杯子的手指上。我不由得叫了一声“好烫”，声音酷似昨天夜里的客人希尔维亚发出的叫声，我不禁哆嗦了一下。

看见冰箱上面有立顿红茶，我拿了一包浸入杯里的开水中。左右摇晃着，透明的水变成了红色浑浊的水，发出了甜香。

说起来，那个公寓的那几个人谁都不喝红茶。小琴、未来和良介三个人喝咖啡，健康宅男直辉爱喝酒，却非常讨厌咖啡和烟，说什么那是“魔鬼嗜好的东西”。

我把泡了红茶的马克杯放在水槽边上，回了房间。从淡粉色的窗帘缝隙往外一看，远处是新宿的高楼群，楼前边是首都高速公路。前几天听良介说，千岁乌山距离新宿将近十公里。休息日，直辉有时专门坐电车去新宿，然后从那里跑步回来。

从七楼的这个女人的房间里，可以清楚地俯瞰高架路上堵塞的车流。也许是双层玻璃的关系吧，外面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仿佛整个城市只有声音被去掉了似的。

在窗户的木框上摆着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我数了数，只有六个。不会是我不小心碰掉了一个吧？我慌忙在脚边和床下寻找起来，但没有发现去向不明的那个小矮人。

我拿起戴着橘红色帽子的小矮人，对着窗外开阔的街景重合起来一看，小矮人宛如怪兽哥斯拉一般肆意践踏、破坏着林立的高楼大厦和铁塔。那些砖墙瓦顶的高级公寓、武富士[54]的招牌，都在笑呵呵的小矮人脚下被践踏着。

在床上的枕头边放着一个闹钟，时间定在上午十点。我把闹铃拨到了现在的时间，下午两点，“快起来！快起来！”愚蠢的声音喊个不停，之后，变成了“汪汪”的狗叫。我忍不住扑哧一笑，拨回了原来的时间，

把闹钟放下了。

我拿出溜进来之前在便利店买的热狗和牛奶摆在茶几上。便利店的家伙好像是在微波炉里加热过头了，热狗在袋子里收缩了。我咬了一口，嘴里立刻油香四溢，慢慢进入了喉咙深处。

在14英寸的电视机上面，放着一个宝丽来照相机。我一手拿着热狗，一手拿起照相机，透过镜头看房间里，恍惚觉得在四方取景框的外面站着个人似的，慌忙把照相机放了下来——当然什么人也没有。如果是24张胶卷的话，那就是第25张，如果是36张胶卷的话，那就是第37张，可能会拍到那个什么人。

电视机旁边有一个录像带出租店的袋子，是千岁乌山也有的连锁店。看了看袋子里面，有盘《粉红豹2》的电影。听说过，但没有看过。

我把录像带塞进录像机里，打开了电视机，调低了音量，然后上床靠在床头，伸直了腿，做好了看电视的准备。电影马上开始了。好像是在哪个博物馆里，一个留着胡子的阿拉伯冒牌导游，面对众多观光客，在讲解一颗发着蓝光的钻石。我稍稍调高了音量。

“这是阿库帕王朝以来，一千多年来作为我们这个民族象征的粉红豹。它的名字与大小堪称世界第一。是无价之宝。是无可比拟的宝石！”

“不用担心被偷窃吗？”

观光客这样问，导游慢慢地朝钻石伸手，突然间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博物馆窗户上的沉重铁门一齐落了下来。

“为什么叫作粉红豹呢？”

另一个观光客问。冒牌导游得意地回答：

“这是因为在某个角度对它打光的话，里面好像有一头豹子在跳跃似的。”

在导游讲解时，钻石被骤然放大，听到过的有名的电影主题曲响了起来，动漫版的“粉红豹”扭动着腰身跳动起来。

就在这时，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慌忙关掉了电视机。电话铃响了五声后切换成了语音留言。听到语音留言的应答时，我才意识到不必紧张了，撅着屁股瞧着电话机的我才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切换的语音留言开始录制打来电话的女人格外甜腻的留言。

“喂——我是牧——牧。上周六，我参加高桥先生他们的聚餐，放了你鸽子，真对不起啦。估计你现在在午休，本想给你公司或手机打电话的，因为害怕你在气头上，所以，胆小的牧牧就打到你家了。听了我的留言后，要是能原谅我，今天晚上我在家，请给我来个电话吧。不过，要是听了这个留言，更生气了，那就不要打电话了，我很害怕的。裕子一生气，我真的好害怕呢……”

不知不觉间，我像一只猫似的趴在床上盯着电话机。红色的灯一闪一闪的。

“……还有，上次去香港的录像带，我也想看，请快点借给我吧。我再提醒你一下，千万不要像在夏威夷时那样，随意录上SMAP什么的啦。赶紧抠掉防误抹片就得了……”

这时，只听“哔——”的信号音，录音突然停了。以为对方可能还会打来，我仍然撅着屁股像猫似的等了半天，但对方一直没有再打来。

我朝面前的录像带架子上望去。在“龙骸”乐团的演唱会录像带旁边，有盘写着《Hong Kong 2001》的带子。我立刻把《粉红豹2》退出来，把它塞了进去。于是，在一段风沙大作的场景之后，画面上突然间出现了这个房间。一瞬间，我下意识地想往门口跑。因为我以为这个房间里什么地方安了隐形监控摄像头，这就是那个监控突然启动的画面。但是，画面里的房间并不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证据就是，现在我像猫似的趴着的地方，摆放着一只很大的旅行箱。

画面转向窗外的风景，又转到了厨房。刚才从这个公寓里出去的像小琴的女人正在厨房里洗餐具。也许是刚刚洗完澡，头发裹着浴巾，嘴里叼着牙刷。

为了谨慎起见，我也朝着厨房扫了一眼，那里当然没有站着一个头发裹着浴巾的女人。

在画面里拍摄录像的女人好像在说什么，我就稍稍调高了音量。一

直调到16，才听见了女人的声音。

“没时间了，不要洗碗了，先把头发吹干吧。”

但镜头对着的长得像小琴的女人，仍然没有停止洗碗，朝镜头这边瞅了一眼，叼着牙刷，含含糊糊地说：“喂，把那边的脏玻璃杯拿过来呀。”沾着泡沫的手指指着这边的茶几，我也不由得看了眼前的茶几一眼，当然，桌子上根本没有脏玻璃杯什么的。

看了一会儿录像带，我知道了洗碗的那个长得像小琴的女人叫裕子，录像的是刚才打来电话的牧牧。牧牧把玻璃杯拿到厨房去之后，继续拍摄在洗碗的裕子的手部动作。

看着这个录像，我总觉得牧牧和裕子此刻就在这个房间里似的。扭头看向厨房，仿佛裕子正在洗碗，牧牧正在拍摄她洗碗……只不过，厨房里自然没有她们俩。不管怎么看，只有那个我沏了红茶，一直没有喝的马克杯放在水槽边上。

看了五分钟左右，画面突然从这个房间变成了香港的夜景。我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从窗边拿来那六个小矮人，朝着电视机方向，在茶几上摆了一排。

画面好像是从香港的高层酒店的窗户拍摄的，在电视或明信片里看到过的夜景倒映在海港的水面上。

这时，摄像机转换了方向，出现了蜷缩在沙发上的长得像小琴的裕子。不知她会说什么，我等了片刻，画面突然间在这儿中断了。然后听见“盖着盖子呢！”的声音，与此同时出现了画面，变成了华丽招牌鳞次栉比的大白天的街市风景，随即又中断了。

之后出现的画面也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裕子和牧牧愉快聊天的场面，时不时听见的声音与香港的风景交织在一起。“我累了”　“先回饭店休息吧”等，全都是没有丝毫活力的内容。而且只要谁一说这一类的话，画面就会中断。

实在太无聊了，我按了快进键。风景不断地变换着，到了录像机的时间显示超过24分钟时，画面变黑了。我一愣，突然又出现了穿着内衣的裕子。我赶忙摁了播放键。

场景回到了刚才的酒店房间里。倒回去一看，穿着黑色内衣的裕子，一边抗议着“别拍我呀”，一边从浴室里出来，开始穿摊在沙发上的散发着红色光泽的长裙。

“不是很合适吗？几美元买的来着？”录音里只有牧牧的声音。

对这个问题，裕子好像叽里咕噜地回答了什么，听不清楚。穿着红色长裙的裕子朝着摄像机这边走了过来。眼看着她就要跳出摄像机，出现在我面前似的。画面全都被裕子的长裙染得红彤彤的，由于离得太近了，画面这回变成了一团黑色。裕子在摄像机跟前缓缓转了一个圈，闹着玩似的摇晃着臀部，朝床铺那边走过去。

也许是看得出神的缘故，摆在茶几上的六个小矮人，不知何时被我弄倒了两个。

香港那盘带子到这儿就完了。不管我怎么快进，也没有新的画面出现了。没法子，我又一次倒回了裕子穿长裙的画面，在她冲着镜头撅起屁股趴在床上的地方，摁了暂停。可以窥见黑色内衣里的侧腹部有些赘肉，也许是暂停的缘故吧，那赘肉仿佛颤颤悠悠地晃动着。

我尽量不把床单弄出褶皱，躺在了裕子的床上。尽管昨天晚上被希尔维亚死命折腾，榨取了很多，可现在内裤里性器又勃起了，硬得发疼。连牛仔裤都要被撑破了似的血脉偾张，这感觉一直传导到了腰部。房间里依然很寂静。窗外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枕边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

解开扣子，性器猛地冲出来。我从床上拿起宝丽来照相机，对着自己的性器自拍起来。闪光灯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

不记得什么时候了，我曾经问过良介：“你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男生房间里有直辉，客厅里老是有小琴在。良介先说了句“绝对不许告诉别人”，然后告诉我，“后面不是有个儿童公园吗？我一般都是特意去那里的厕所解决。”即便是对于当下无法随意自慰的生活，他还是说“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的”。

黑乎乎的宝丽来照片里，渐渐地浮现出了性器的轮廓。勃起的性器的背景是空无一人的厨房。我把与照片相反，已经彻底萎缩了的实物性器放回了内裤里。看了看闹钟，我潜入这里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从床上起来，把床单拽平整，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关掉电视和录像机的电源，把《Hong Kong 2001》和《粉红豹2》两盘录像带放回架子上；把茶几上摆了一排的六个小矮人放回窗框上，又把空牛奶盒和吃了一半的热狗装进便利店的袋子里，最后我把宝丽来照相机放在电视机上面。

一口也没有喝的红茶，已经在厨房里放凉了。我把红茶全都倒进水槽里，只在杯底留了一点点，然后把马克杯放回房间里的茶几上。

环顾了房间一圈，和我进来时不同的地方一处也看不到。唯一的不同就是语音留言的信号灯在闪着。

走向门口的途中，我再次回头查看了一次，还是没有发现一处不同的地方。潜入时觉得很有魅力的房间，仅仅两个小时就变成索然无味的地方了。真是很难遇到我想要一直待在那里的房间。

我尽量不惹人注意地走出了公寓。去幡谷站的路上，我不知怎么就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果然是小琴接了电话。

“哟，没想到是萨特鲁君啊。”她露骨地发出失望的声音。

“其他人呢？”

“他们都去砧公园郊游了。”她懒洋洋地说。

“美咲小姐也去了？”

“是啊，美咲、良介君、未来、直辉君，都坐良介君的桃子去了。”

“小琴怎么不去？”

“怕晒黑呗，还用问？”

“你现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倒是萨特鲁君在干什么呢？现在在哪儿呢？”

“现在在幡谷。那个，美咲小姐今天晚上，也在咱们这儿住吗？”

“她说回去的。良介君说，去打工时顺道把她送回去。”

“……那，我就回去住了？”

“当然了。回来吧。一起看录像啊。”

“……看录像，看什么录像呀？”

“什么都行啊。你回来的路上顺便借盘什么带子来吧。”

“我还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录像带呢……啊，对了，小琴，《粉红豹》你看过吗？”

“《粉红豹》？没有……不过，这个也可以啊。萨特鲁君，今天晚上去干活吗？”

“今天晚上？……是啊，今天就休息吧。昨天干得太累了。”

“那你就借两盘带子来吧。”

我正要挂断电话，听见小琴喊道：“啊，在站前给我买个甜甜圈回来。”

4.2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裹着毛毯，正往小琴烤的华夫饼上抹草莓酱的时候，比平时起得晚了一些的直辉出来了，问我："萨特鲁，你今天，想不想去我的公司打工啊？"

我当然不想去，就说"不想去"，然后咬了一口热乎乎的华夫饼。开始烤下一个华夫饼的小琴说"去给他帮帮忙吧"，我才问了问去干什么活儿。据直辉说，他工作的电影发行公司要给客户送新电影的试映请帖，我要做的只是在请帖上贴地址的活儿。虽说是很简单的活儿，可是有几百份请帖，不是一两个小时能干完的，而且，现在其他职员都忙于准备戛纳电影节的影片购买事宜，没有一个闲着的人。

"你今天反正也是休息吧？"同样在旁边大吃华夫饼的直辉问道。

"还不好说呢。"我随口回答，但感觉这几天的疲劳不是到傍晚能够恢复过来的。

最终，也因为被小琴推动了一把，我去冲了个澡之后，跟着直辉离开了家。乘上拥挤的电车被挤压了一番，到了他位于四谷的公司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拥挤的电车里，直辉问我："你是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吗？"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又说，"辞掉也没什么，只是得好好跟店里的人说一声再辞，别老这么拖着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我问。

"我是说辞工的时机，因为老板也得物色接替你的人嘛，对吧？"

未来好像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工作。我使劲抓着吊环，支撑着靠向我的老大爷的体重，想起了希尔维亚和其他熟客们的面孔。我对希尔维亚说："这个月我都不会站在这里了。所以，下周算是关门大减价，全部对折。"

直辉的公司在商住楼的六楼。一打开门，里面是可能装着电影胶片的胶片盒，堆得老高，随时可能倒塌似的。为防止倒塌，捆起来的宣传

手册和宣传单等堆在旁边。

直辉一边对里面说着“早上好”，一边从空隙间穿过，走了进去。这时，从写字间最里面传来一声上年纪女人慌张的声音：“啊，是伊原君来啦。”

直辉又说了一句“早上好”，探头看里屋，问，“怎么了？”我第一次知道直辉姓“伊原”。

“什么怎么了，听说能采访到伍迪·艾伦！”里面传来近乎尖叫的声音。

“真的吗？在哪儿？”

直辉朝我招了招手，反问道。

“慕尼黑啊。”

“慕尼黑？什么时候？”

“下周。伊原君没有时间吧？百地君也没有时间，里子和阿米去旧金山了……这可怎么办哪？”

听她说到这儿，直辉拉了下我的手，推着我的后背走到了写字间的最里面。资料堆成山的四张桌子排成一列，在最里面坐着一个戴着华丽眼镜的中年女人。

“总经理，他是我的表弟，试映的请帖，必须今天寄出去，所以我想让他来完成，就把他带来了。”

直辉这样一介绍，我就点了下头。看长相很严厉，没想到女老板的笑容很温和。“真的吗？太好了。叫什么名字？”她问道。“叫萨特鲁。”我回答，马上又补充说，“啊，姓小窪。”女老板立刻又和直辉说起话来。狭窄的公司里，没有其他人。

我喝着女老板给我沏的咖啡，坐在入口附近的桌子前，按照直辉教给我的，一个人贴起了地址。是叫作《爱、荣誉和服从》的电影。在我的客人中间也很有人气的裘德·洛主演。从隔间那边传来两个人紧张的对话，不停打来的电话，干扰了他们的谈话。

“这个，是百地君负责吧？我听说了在纽约的专访被拒了……”

“他好像很执着地找过经纪人。可是，你也知道，由于下个作品已经开拍了……”

“是这样啊……还是希望采访到导演啊。”

“那是当然了。之前在百地君请求下，下个月的《CUT》[55]纽约特刊同意挤进一篇报道，不过，还是希望采访到导演啊。可是，为什么去慕尼黑呢？”

“欧洲不是这个月公映吗？说是配合这日期去慕尼黑，顺便度个假。”

“要是去采访，要花多少预算呢？”

“是啊，我打算申请派记者和摄影师去，可能的话，不带翻译。”

“咱们有些关系，我先联系一下试试，就是上次米兰电影市场请过的花轮先生，他也会英语……”

直辉一边和女老板说话，一边干脆利落地不停接着电话，有时候还使用流利的英语说话。我真想看看他说英语时表情什么样，就从隔板上偷看。仰躺在椅子上的直辉，丝毫没有紧张的神色，见我探头看他，就冲我打手势，让我“快点干活”。

说实话，我觉得穿西装的直辉特别帅。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想要系领带。恐怕未来、小琴和良介他们都没有看到过直辉此刻的样子吧？好像良介让隔壁的占卜师给直辉算过命，良介笑嘻嘻地说，占卜师说什么直辉“在和世界斗争”之类莫名其妙的话。不过，看现在直辉在这里工作的样子，这家伙似乎的确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在跟一个巨大的世界作斗争呢。

一会儿他说要摊开文件，让我挪个地方，一会儿让我去邮局寄这些文件，我一边干着这些跑腿的差事，一边好歹把地址贴完的时候，已经两点半多了。

直辉说请我吃午饭，带我去了附近的拉面店。我坦率地对直辉说了亲眼看到他工作状态的感想，直辉天真而快活地说：“我从小就喜欢看电

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养活自己，多好啊。”然后突然问我，“不过，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呢？”

被他这么一问，正吃海鲜炒饭的我，一下子噎住了。被人问到将来想做什么，这是中学毕业以来第一次吧。再怎么着，我也回答不出“想当飞行员或医生”这样的话来。

“什么？你问我吗？”

“应该有打算吧？你既然在小酒馆工作，就没有想过将来自己开店什么的吗？”

“自己开店呀……”

我说到一半沉默了。面前的直辉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在犹豫是说好，还是不说好。我就问：“怎么了？”“也没什么。”他含糊其词。一瞬间，我感觉他在犹豫要不要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挣钱。未来之所以没有告诉其他人，莫非因为我是他们不认可的人种？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心里觉得别扭，追问在吃担担面的直辉。直辉又回答“也没什么”，但立刻抬起头，直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对了，莫非你……”

“什么呀？”

“你现在是离家出走吗？”

“啊？”

“我觉得，你是因为离家出走，才居无定所的。如果是的话，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原因，但你至少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父母也一定很担心的。要是你觉得自己不好意思打，我也可以替你打。”

我看着吃担担面的直辉，心想，虽说平时以朋友相称，可实际上他还真是个二十八岁的大叔呢。尽管我内心抱有这样的不屑，但对于他表示“我也可以替你打电话”，还是真心在心底说了声“谢谢”。不过就是觉得不自在。不知不觉中，我似乎也成了在那个公寓里“找朋友”的合格成

员之一了。

我姑且回答，“我没有离家出走。”直辉只说了句“是吗”，就抱着大海碗喝干了浓汤。

回公司的路上，也许还是怀疑我是离家出走的，直辉给我讲了他十五岁时毅然出走的事。“真的？像直辉哥这样的人也出走啊？”我笑道。“你什么意思啊？”他也笑了。直辉离家出走是在刚满十五岁那年的冬天。大概是想要体验一下拦车的感觉吧，可是天生刻板的个性，加上受不了在寒风中站在马路上的痛苦，他说，最后还是坐电车去了八之岳方向。

“出走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因为十五岁了呀。”

“这是理由吗？这可不成为理由吧。”

“是吗？我觉得是理由。”

直辉说：“地址贴完了的话，你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想走，又跟着他回了公司。然后帮他整理资料或复印，一直到大约傍晚六点，直辉的前辈百地回了公司为止。

那一天，劳累一天之后，我心情超爽地回了家。正好良介要去打工，问我：“你今天干活去吗？我送你到新宿吧？”我让良介稍等一下，给阿诚家打了电话，他说手头好像没有“飙”了。我放下电话，对在门口穿鞋的良介说：“我今天还是不去了。”

今天晚上，良介下了班好像也要去贵和子小姐那儿。送他出门的时候，我顺便问他：“还顺利吗？”“还行吧。”良介绽开了乐天的笑容。

“什么还行吧。还在被人家脚踏两条船吧？”我笑他。

“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啊。”

“可这是事实呀。”

“我可不喜欢这个词。”

“哪个词？”

“就是‘事实’这个词呗。我从这个词里就是找不到真实感。”

说完，良介精神饱满地去打工了。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前几天，小琴问他：“喂，你和贵和子小姐，会不会偶尔谈论那个梅崎学长呀？”良介若无其事地回答：“谈论呀。或者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谈的全是跟梅崎学长有关的事。”

小琴好像是和丸山友彦幽会去了，未来还没有回来，现在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我并不是想查找什么，但控制不了老毛病，还是进了女生房间，打开了柜子和桌子的抽屉。果如听说的那样，小琴的东西只装了三个小纸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边。女生房间的墙上挂着好几幅未来的插画，装了画框。就在前几天，她还给我拍了好多照片，说是作为插画的参考素材，拍了我的下巴和耳朵，脊背，大腿，最后甚至还拍了屁股。

我打开女生房间的壁橱，拉出了叠放着的纸箱子。箱子里面装着未来前几天还穿在身上的厚毛衣。我拿起那件白毛衣时，从里面啪嗒掉出一个东西，好像是录像带。装在便利店的塑料袋里，结结实实地用胶带封住了口。我很好奇，小心翼翼地揭开了胶带。里面是很普通的120分钟索尼录像带。不会是带色的吧？这么一想，我迅速回到客厅，兴冲冲地把那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里。

可放出来一看却很模糊。重点是，似乎只是一般的电影，不是色情带。我又往下看了一会儿，突然变成了别的电影，然后又变成了，清一色女人被男人强奸的场面。我摁了快进，还是一样，都是各种电影里的强奸镜头拼接起来的。

“这嗜好可真不怎么样啊。”

我不禁自言自语道，按了停止键。莫非这玩意儿也是为了画画作参考用的，我这么思忖着，仍旧瞧着录像画面。看着看着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仿佛未来的那些插画突然间散发出难闻的臭味，飘到客厅来。那臭味毫无疑问是精液的气味。老是黏糊糊地黏在大腿、腹部和胸部，怎么洗也洗不掉的那种腥臭味儿。

刚开始站在公园里拉客的时候，我还不大摸门。完事之后，我还一直陪客人躺着，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客人常常给我讲故事，当然大多是吹嘘自己年轻的时候多么有魅力之类。其中有一个客人，长什么样我忘记了，但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讲的故事。他讲了一件从前法国乡村的杀人事件。

很久以前，在法国乡村，有个名叫皮埃尔的少年。少年和懦弱的父亲、恶魔般的母亲和妹妹，以及正在吃奶的弟弟五个人一起生活。皮埃尔常常跟田地里的卷心菜说话，有时候还和卷心菜吵架，用手杖和雨伞抽打卷心菜，就是这么个少年。但是他非常爱他懦弱的父亲。

皮埃尔的母亲平时总是欺负父亲。骂他“没出息，没志气，不像个男人”，像使唤牲口似的对待他。坏心眼的妹妹跟母亲一头，皮埃尔非常同情被母亲和妹妹欺负的父亲。

父亲每天都在拼命干活，皮埃尔也拼命地帮着父亲干活。父亲很溺爱皮埃尔的小弟弟。即便被妻子和女儿任意使唤，也毫无怨言地干活，都是为了这个可爱的小儿子。当然，皮埃尔也很爱这个小弟弟。

惨剧发生在父亲出门之后。皮埃尔为了把父亲从地狱中解救出来，杀死了在炉子上煮粥的母亲，他用锐器刺中了母亲的颈部和头盖骨。然后又杀死了逃到院子里的妹妹。他朝着手里还拿着正在编织的蕾丝的妹妹脸上和颈部胡乱捅了很多刀。从院子里回到房间里的皮埃尔，又把刀刺向了在摇篮里啼哭的他心爱的弟弟的后背。

据说，逃亡多年之后皮埃尔被逮捕归案，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杀死你爱的弟弟呢？”他无力地回答：

“如果我只杀死妈妈和妹妹，尽管爸爸对我的行为感到恐怖，可是如果后来得知我是为了他而被判处死刑，会觉得对不起我，我担心这一点，所以把我爱的弟弟也杀死了。这样一来，爸爸就会乐于看到我死，而不会为我的死难过了，就能够比以前生活得更幸福了。”

看了未来的录像带之后，我不知为什么会想起这个故事。只是随意想象出来的皮埃尔少年的影像，不知怎么在脑子里萦绕不去。

在未来睡觉的床边，摆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她和玛丽奈妈妈桑互相搂着肩膀，周围簇拥着一群男扮女装者的照片。曾有一天晚上，和未

来一起喝了好几家，未来一直喝到走不了路，我和几个男扮女装者搀扶着她，尽管我们都在说她“你这个女人也太差劲了”，可她还是大声嚷嚷“再去一家”。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张照片，心想自己能够为她做点什么。马上又觉得根本不可能。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自己能够为某个人做点什么事。

回到客厅，打算取出未来的录像带的时候，因为这里并排放着直辉和未来的两台录像机，我摁错了键，取出来的是前两天和小琴一起看的《粉红豹2》。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在未来的强奸拼接带上面，录制了好多遍动漫版的“粉红豹”扭动腰身跳舞的画面了。

倒带之后，再一次从头观看，被男人侵犯的许多女人不见了，代之以一遍遍地重复着“粉红豹”跳舞的镜头。只不过，每到“粉红豹”跳舞告一段落的间隙，有那么一瞬间，被侵犯的女人扭曲的脸就会在画面上出现。

4.3

昨晚，时隔多日，我去了公园。傍晚下了场雨，夜里非常闷热，买卖还挺顺利。早晨，本打算坐头班电车回家，可是莫名其妙地特别懒得回千岁乌山，就在歌舞伎町的桑拿浴室过了夜。出来进去地蒸了三次桑拿浴，每次只蒸七分钟，用搓澡巾洗了两遍污垢，最后浸泡了一下冷水，就在休息室睡了。

被睡在宽敞的休息室角落的一个男人的鼾声吵醒后，我离开了桑拿浴室，已经快到中午了，我进了乐天利，要了个虾肉汉堡包。恰好第一场电影要开始了，店里坐满了想在看电影之前先填饱肚子的人。我见吧台有个空位，就端着托盘坐了上去。旁边坐着两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边说什么“最近吃这东西会反胃一整天”，一边大口吃着照烧鸡腿堡。

由于店内很嘈杂，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他们的对话。旁边戴鸭舌帽的男人说：“你知道的，我家那位两年前走了。”这句话不知怎的听得特别清晰，“剩下我一个人后，觉得屋子特别大，而且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头，更觉得空荡荡的了。”他自嘲似的说。

“是这样啊。看上去好像高品先生一个人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呢。我吧，每天和老婆大眼瞪小眼地待在家里，如果不这样偶尔一个人到新宿来散散心，会憋死呢。”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转头朝身边那个被称作高品先生的鸭舌帽男子望去。他眉毛老长，两鬓花白，戴着皱皱巴巴的鸭舌帽，脸上有好多斑。

“我去年年底开始送早报了。”那位高品老先生说道。注意听的话，两人的聊天听得很清楚。

“送报？”

“反正醒得早，正好附近有家报刊亭，我就去拜托老板，他同意让我每天早晨只送三十户。”

“什么，三十户？”

“大概需要二三十分钟，不过，干上这个活以后，一天的心情都特别好。”

“冬天很冷吧？”

“下雪的早上，老板担心我会滑倒，就让我休息。”

呆呆地听着两人的对话，我吃完了虾肉汉堡包和薯条。正要站起来，碰巧他俩也站起来了。我不自觉地又坐了下来，目送二人走出店去。

他们在店门外聊了两句，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头走了。我走出店外，不知怎么想的，决定跟踪送三十户早报的高品先生。

高品先生抬头仰望着歌舞伎町电影街上的招牌，慢悠悠地把广场兜了一圈。我站在广场中央，眼睛瞧着高品先生，随着他原地转了一圈。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在工作日上午的电影街上，和他差不多模样的、独自一人转悠的男人竟然有这么多。

最后高品先生选中的是《汉尼拔》，我排在他后面买了电影票，跟在他后面走进了电影院。在还没有暗下来的电影院里，他从前面走到后面，又从后面走到前面，半天也选不定座位。我站在门口看着他选择，最后他在第一排坐了下来，一伸腿差不多都要碰到银幕了。

我在高品先生后面隔了两排坐下来，也许是在桑拿休息室没有睡好的关系吧，我打了一下盹。但正如宣传的那样，这片子有种怪异感，挺好看。最后莱克特博士打开男人的头盖骨，用勺子舀人脑吃的镜头，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偶尔朝前面的高品先生瞅一眼，他也跟我一样，向前探出身子，差点就碰到银幕了。

从电影院出来后，他径直朝新宿车站走去。只见他快速穿过人来人往的广场，走进了小田急线的检票口。

高品先生乘坐的是两分钟后发车的慢车。虽说不至于特别拥挤，但是车内已经没有空座了。还好在车门旁边有老年专座，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站起来给高品先生让了座。电车启动后，高品先生专心地看起了一本宣传册。

我拉着吊环站在他跟前，正好可以低头看他打开的宣传册。这期

间，高品先生只抬了一次头，斜了我一眼，他似乎不记得几个小时前在乐天利挨着我吃过汉堡包了。

记得第一次潜入别人的家，是我五岁的时候。当时我和失业的老爸住在多摩新区的某公租房里。那天是星期日，老爸在看电视里的高尔夫比赛实况转播，迷迷糊糊之中到了傍晚，忽然发现一直在身边玩耍的儿子不见了。他以为儿子会在小区的走廊里或台阶上玩，也没有当回事，出去寻找。可是在经常玩耍的楼梯平台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

据说当时焦急的老爸在晚饭飘香的小区里，大喊儿子的名字四处寻找起来。一听说孩子不见了，小区的主妇们聚集得非常迅速。听到老爸喊声的阿姨们立即集合起来，无视老爸的存在，快速组成公园搜寻组、河堤搜寻组、与各大楼防灾员联系组等搜索队，在夜幕降临的小区各处，晃动着手电筒的白光。

此时的我，正在我家下面那层的新婚夫妇的房间里。新婚夫妇不在家，大概是忘了锁门，我就自行进去了，看着电视睡着了。

找到我是在晚上十点之后。据说当时连警察都来了好几个，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当然，第一个发现我的，是那对从银座购物回来，提着大包小包的新婚夫妇。他们在停车场停完车后，发现小区里的人们都在高度紧张地寻找一个男孩子。年轻的妻子经常看见我在楼梯上和楼梯平台玩耍。也许是逛了一天商场太累了的关系，她对居委会干部说，“我先把东西放回家，然后马上就来。”之后快步回了家。

当年轻的妻子走上楼梯时，看见丈夫站在家门口，他对她说：“你没有锁门呀。”“不可能。”“真的没锁。”“最后出来的是你？”“不对，是你。”两个人一边争论着，一边走进了家门。只见昏暗的房间里闪烁着电视机的亮光，两个人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被发白的光照亮的地上躺着个男孩子，睡得正香。

高品先生是在祖师谷大藏站下的车，从京王线来说，就是千岁乌山一直往南去的方向。

出了站的高品先生，闲走在车站延伸出来的商业街上。他走进了一家超市，佛罗里达产的橙子在入口处堆积如山。我本想跟着他进去，又改了主意，决定在外面抽烟等着。二十分钟后，双手都提着塑料袋出来的高品先生看了站在门口附近的我一眼，脸上浮现出“咦？”的神色，但

也没有太在意，又继续在商业街上走起来。

穿过商业街，经过日大商学院门前，过了拥堵的世田谷路。前几天，我坐良介的桃子去过前面不远的肯德基。是去多摩川的堤坝上晒太阳回来的时候。

过了世田谷路，高品先生走进了小区。我心想，他大概住在这里吧。不时站住将塑料袋换手的高品先生，径直穿过了小区。道路通向高高的山崖下面，从崖上有铁丝网来看，上面大概是世田谷体育场。

高品先生的家就在那个山崖下面。是一座老旧的独栋二层小楼，外面围着水泥砖高墙。他打开了生锈的铁门，一次也没有回头，走了进去。

我从带孔水泥砖的墙窟窿往里窥视，看见了正在用钥匙开门的高品先生的背影。家里没有人气。所有的窗户都拉着窗帘，院子里的花坛中，枯萎的郁金香叶子层层叠叠地倒在土地上。

看着高品先生走进屋后，我从铁门缝隙间钻进去，轻手轻脚地靠近了玄关。写着“高品忠义·春子”的名牌有些歪斜地挂着。看来两年前去世的妻子叫春子。我把名牌扶正，又从铁门缝隙间钻了出去。看样子，这户人家，以后我随时可以潜入。

一看表，快到四点了。我打算沿着仙川，穿过成城，走回乌山。我觉得最近自己总是从某个地方走出来。从我站街的公园，从和客人过夜的旅馆，从被客人带回去的公寓，从睡不踏实的桑拿浴室，从因滥用“飙”最近开始在被子上遗尿的阿诚的公寓……从各种各样的场所走出来，我常常这样走出来，却没有可以走到的地方。

我想起了直辉十五岁时离家出走的事。记得去他公司打工那天，中午去附近的拉面店吃拉面的时候，他怀疑我是不是离家出走，以此为契机，告诉了我这件事。

直辉说，本想拦一辆车的，后来还是坐中央本线走到小渊泽，在那里换乘了某个什么支线，现在他连在哪站下的车都不记得了。反正是一个特别小的无人检票车站。一出站，就看见眼前高耸着的八岳山，好像站前有个叫清里的西式家庭旅店的招牌，“反正是那一带吧。”他笑着说。

在这个小站下车的只有直辉一个人。一走出检票口，有一条仿佛近年来没有任何人走过的通向森林的长长的坡道。十五岁的直辉漫无目的地走下了那条坡道，听到了树林里有各种鸟鸣声。

“不多久下起了细雪。起初是飘然而落，转眼间就变成了鹅毛大雪，呼出的气成了雪白的一团，用手都能抓住似的。从车站走了很远的路，而且一下雪，山里骤然黑了下来。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呢。”

直辉说他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写了些根本算不上是理由的理由。

“真是难为情啊。现在回想，我以为可以在老爸他们看到那封信之前回去呢。”

这时，直辉看到越来越窄的小路前方，有一个小木屋。直辉踩着杂草，踏入山野小道，朝小木屋走去。

“说是小木屋，其实是个小木屋风格的小别墅。敲了好多次门，也没有人开门，看来里面没有人。想想也难怪，八岳山是个避暑胜地啊。我失望了，打算回车站。这种情况该怎么形容好呢，突然间，好像有人对我说，‘你难道连眼前的一块玻璃都打不碎吗？’我也不是非要进入这个山间小木屋，可是，一听到那个声音，不知怎么搞的，我就觉得想进去看看，非得进去看看。当然，我头脑很冷静，知道那小木屋是别人的东西，打破玻璃进去是犯罪行为。可是怎么说好呢，也许是因为我正处于离家出走之际，心情比较亢奋吧，反正就是想要闯入那个属于陌生人的小木屋……或者说想要把自己的身体推进去，随心所欲地左右那个小木屋吧……就是被这样的冲动驱使的。”

直辉捡起脚边的一块石头，是一颗异常冰冷的石头。开始下起来的飞雪已经把周围的树木都染白了。

“那声音，那打破玻璃的哗啦一声，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从小木屋整体来看，我打破的玻璃窗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就在打破它的一瞬间，怎么说呢，我实在表达不好，我就已经完全了解那个小木屋了。而那个小木屋也是知道我的。”

直辉担心地瞧着我的表情，问：“你明白吗？”我老老实实回答：“不明白。”

直辉说，他闯入的小木屋里，储存着大量还没有到期的罐头和熏火腿等。他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变得更大胆了。他从地板下面拿出劈柴，第二天晚上烧起了火炉，在火炉跟前，裹着暖和的毛毯，生平第一次喝了威士忌。天亮之后，在银装素裹的森林里散步。在沐浴着冬天阳光的雪白一片的森林里。

“在那里度过的时间真是太棒了。虽说现在已经不用太棒了这个词了，但是，在那里度过的几天，简直太棒了……太棒了，嗯，真叫棒。”

我沿着仙川穿过成城，走回乌山的公寓，一共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打开玄关的门，我蹲在散乱的鞋中间解跑鞋鞋带的时候，听见从客厅里传来小琴的声音：“瞧瞧，萨特鲁君回来了。”我冲着里面喊了一声：“我回来了。”“磨蹭啥呢，快点进来呀。”随着小琴的声音，传来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良介来到玄关，劈头盖脸地质问：“你上哪儿去了？”我畏缩地问：“怎么了？”

“从昨天晚上就等你回来呢。”

“有什么事吗？”

良介抱着好几本习题集。我脱了跑鞋，刚一迈上地板，良介就一脸自豪地把那些习题集一股脑儿塞到我怀里，说：“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一看不就明白啦，习题集呗。”

“习题集？”

我绕过良介，进了客厅。从成城走了两个小时回来，想赶紧一屁股坐在软软的沙发上休息休息。刚一进客厅，像以往那样穿着一身休闲衫的小琴就笑着对我说：“太好了。我差点儿就代替萨特鲁君，被他抓差复习高考了。”

“高考？”

一坐在沙发上，从昨天晚上一直走到现在的腿上的肌肉，仿佛一下

子没了气力。

“前几天，去多摩川兜风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

抱着习题集的良介，凶神恶煞地叉着腿站着我面前。由于我一直在发呆，直到他踹了一脚沙发，我才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话呢。

“什么，你跟我说话呢？什么？多摩川？我去过吗？”

“就是那天你说想要晒晒太阳，我开着桃子带着你去的呀。”

“哦，就是回来的路上去了肯德基那次吧？”

“对对。那次你说过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说‘我也想上大学’。”

良介把抱着的习题集摊在茶几上。

“好了，你已经没有退路了。良介君现在可是斗志高昂呢。”

小琴说着，把封面写着“数I”的习题集推到我眼前。

“怎么？这个习题集，让我做吗？”

“你不做让谁做呀？不是你要高考吗？”

“等、等、等一下。”

我刚要接过习题集，赶紧缩回了手。

不错，在多摩川的堤坝上，我和良介两个人在太阳底下晒着白嫩的皮肤的时候，不知怎么说到了上大学的事。

“良介君毕业后打算干什么呀？”记得我随口问道。

“回乡下呗。”良介淡然回答。

“什么？回乡下？好容易来了东京，应该在这里就职啊。”

“算了吧。在这儿待了三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我这个人不适合在东京发展。即便现在，暑假和新年，我都是回去过的。”

“大家知道吗？”

“大家？”

“就是直辉他们呀。”

“没有必要跟他们说吧。”

“那么，你一毕业就要离开公寓了？”

我问了一句废话，良介什么话也没有说，点了点头。大概是在这之后吧，我记得自己确实嘟哝了一句：“要是上大学，我也多少会有改变的吧。”不过，嘟哝归嘟哝，如今我也没有真的想去那种地方的念头。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样说的时候，当时在旁边往身上抹防晒油的良介两眼放光，就仿佛看到猎物时那样锐利的光芒。

“你就放心吧。我会拼出老命好好教你的。”

“不用！不用！怎么能让你拼出老命啊。”

我把茶几上堆着的习题集，用脚一点点让人不至察觉地往远处踢了踢。于是，良介又给推了回来，说：“你小子就不必多虑啦。”

“我不是说了，我不是顾虑什么嘛！再说了，我只是初中毕业呀。”

“这个我知道。所以才有高考这玩意儿呀。”

“算了……算了，我真的不行。”

“这种事，不实际试试看，怎么知道行不行啊！”

听到过分热心的良介的声音，我不由得畏缩了，一直饶有兴趣地瞧着我和良介对话的小琴插嘴道：“好啦，你已经没有退路了。老师可是很有劲头呢。”

“不行，真的不行。”

我这么说完，想要逃离他们两人时，良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已经晚了，我已经决定让你去考了。”

“就算良介君决定了，我也不打算考啊。”

“那怎么办啊，这些习题集可是我特意买来的哦。”

“跟我没关系。”

我想要使劲甩开他，反而被他拽了过去，身体几乎成了被擒拿的姿势。由于脖子被他的胳膊勒住，喘不上气来。小琴看着我被勒住脖子直喘气的样子，小声劝说：“凡事要试一试。考一下试试有什么呀？”

“绝对不行！我连分数计算都不会呢。”

“我不是说了教你的吗！”

良介勒着脖子的胳膊加大了力度。

“别使劲啊，我快憋死了！”

“干不干？”

“说不行就是不行！”

“那我就不松开。”

良介越来越使劲了。我被勒住脖子，嘴里的舌头在膨胀。哗啦哗啦翻看着习题集的小琴说：“我也会帮你的。虽然学习上帮不了，不过，做做夜宵啦，给你的衣服里缝个护身符啦，还有嘛，对了，对‘不及格’‘没考上’这样的词汇变得敏感起来，就像你的慈母一般在身边管教你的。”说完咯咯笑起来。

“你干吧？干吧？”

大概是被良介的声音震慑了吧，连一直开着的电视机也出现了雪花。现在电视机并不怎么贵，可是这帮家伙，谁也不打算买个新的来，最近居然开始比起谁能更快地拍好它了。

我被良介勒着脖子，拖着他走到电视机跟前，照着大家的样子，用

拳头“强、强、弱”地拍打电视机的侧面。

“电视机就不劳你费心了。到底怎么着？干吧？”

为了逃离被良介勒住脖子，我只得回答：“知道了。我干。干还不行吗？”

良介松开了胳膊之后，我摁着嗓子猛烈地咳嗽起来，坐在旁边的小琴高兴了，天真烂漫地说：“家里有个备考生，气氛还真是紧张多了呢。”

说实话，我觉得在这里住的时间或许太长了。就这样陪着这帮家伙过家家下去，别说是高考了，不远的将来，说不定我还不得不进一流企业呢。

伊原直辉

28岁

独立电影发行公司职员

5.1

今天拔掉了智齿。不对，也许还没有拔掉吧。由于舌头没有感觉，所以无法断定。医生说：“麻药的药效好像不太好，所以给你多打了一倍的剂量。”大概是因为我在缺觉的情况下接受的治疗吧。

牙科诊所在车站对面。拔完牙后，我在挂号处领取了止痛药，摁着没有感觉的下巴结算医药费时，有个坐在等候室的人造革沙发上的男孩子，用非常害怕的目光看着我。我想要让他放心，就朝他微笑，可是男孩子浑身一抖，慌忙避开了视线。可能是过量的麻醉药，使我笑得很难看吧。

离开牙科诊所后，我走在站前商业街上。在道口等火车过去时，总是令人焦躁的警钟听起来很遥远。身体里的感觉仿佛都麻痹了似的。

回到公寓，刚打开大门，小琴就从客厅跑了过来。在她身后，站着因宿醉而睡眠不足、脸色苍白的未来。

“小琴被推销的给黑了，怎么办哪？”

问这话的是未来，小琴在她前面低着头。

“忒销的？”

我因为麻醉药，嘴张不开，想要再说一次，结果哈喇子从嘴唇之间流了下来。先听听怎么回事吧，我这么想着，推着两人的后背进了客厅。尽管是周六上午，在客厅里，良介却在让萨特鲁做数学习题集。

在中断了做题的良介和萨特鲁、吃着白兔牌美白祛斑丸的未来、摁着下巴的我面前，小琴说起了事情的经过。

昨天，小琴时隔十一天和丸山友彦约会去了。从惠比寿的旅馆里出来后，一个人悠闲地走在道玄坂一带的时候，一个年轻男人跟她搭话。她心想反正闲着没事干，就跟着男人去了美容院，被人推销了高价化妆品。由于旁边桌子一些客人在不断地签合同，小琴也觉得抹不开面子，就购买了分期付款的总额四十万日元的美容券和化妆品。虽说她自己今天早晨还认为“我买的那个是正经货，绝对不会上当受骗的”，可毕竟是

四十万的巨款，不可能一直憋在心里，于是就拍醒了因为宿醉哼哼唧唧的未来，跟她商量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拔牙回来了。

“昨天才签的合同，不用担心。”我费劲地说道，“给消费者中心打个电话，给对方寄一份内容证明，就OK了。放心吧，没事的。”

脸色苍白的小琴问道：“真的吗？”

“真的，真的。你先给消费者中心打电话问问吧。”

说完，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想赶紧去洗脸间看看牙现在是什么情况。

站在洗脸间的镜子前面，仿佛听到了被拔下来的牙扔进不锈钢盘子里时发出的“当”的一声。尽管医生没有给我看拔下来的牙齿，但沾满血和唾液的牙齿仿佛“当”的一声掉在了现在手扶着的洗面槽里似的。洗面槽里当然没有血淋淋的牙齿，倒是有一根长长的黑头发，大概是小琴的吧，以问号形状粘在上面。

我张大嘴，对着镜子正要好好查看的时候，背后的门开了。

“我打了电话，真的没事。我现在就去取一趟内容证明。”

镜子里的小琴说。我仍然张着大嘴，对着镜子点了点头。

我小心翼翼地漱了好多遍口，看着血和口水混在一起的脏水流向排水口。走出洗脸间一看，做题的良介和萨特鲁已经不在客厅了，只有未来一个人摁着脑袋在哼哼。我站在未来面前，未来问：“去拔牙了？”“你看看吧。”我张开嘴给她看。

“疼吗？”

“不疼，没有感觉。”

“麻醉过去后，会疼的吧？”

“大概吧。”

“那今天晚上，我陪你喝酒去吧？”

“干吗？”

“不喝酒的话，你会疼得睡不着的。”

自己因为宿醉，还在头疼呢，居然还这么说，我真是服了她了。不知她这是热心肠呢，还是单单因为自己想喝酒。

“良介他们呢？”

我这么一问，未来想了想，“大概是陪着小琴去了吧。”说完站起来，挠着屁股回女生房间了。

我根本不觉得小琴有什么大姐样，可是萨特鲁他们特别依赖她。

我从客厅去了厨房，大口喝起了富维克，就像在喝冲淡的血水似的。我进了男生房间，打算洗那堆脏衣服。看见良介站在阳台上的背影，看来只有萨特鲁一个人陪着小琴去了。估计是逃离斯巴达式家庭教师良介的借口吧。

我抱着洗衣筐去了阳台，对着良介后背问道：“你在干什么呢？”靠在栏杆上，俯瞰着下面的旧甲州街道的良介，没有回头，“啊？没干什么，就是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什么不可思议？”

我从良介旁边探出脑袋往下看，没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像以往那样，车辆在双车道柏油马路上行驶着，正下方的人行横道的信号灯一变成红色，那些车就会停下。

“什么不可思议？”我又问了一遍。

“当然了，绝对不会撞上呀。”

我搞不懂良介想说什么。瞅了一眼他的侧脸，自然没有写着答案。

“你看，那些开过来的车辆，一变成红灯，就会这样跟前面的车保持着同样的间距停下来，是吧？一天有几千辆汽车开过来，在信号灯这儿停下，却没有一辆车发生碰撞，你不觉得不可思议吗？”

下巴抵在阳台栏杆上的良介又说了一遍：“嗯，还真是不可思议

啊。”说得也是，不过，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栏杆，开始洗衣服，洗衣槽里面有一只不知谁的袜子。

看了一会儿洗衣槽里面上水的情况后，我去了厕所。觉得手里闲得慌，就拿起了放在脚边的芳香剂，把那个软乎乎的容器捏扁后，眼看里面的胶状物要流出来，我赶忙把它放下了。和芳香剂没有任何关系，我忽然想起了说好的要把旅行箱借给百地的事。下星期，总经理要和百地出差去戛纳国际电影节。

从大学时代算起，在现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整八年了。虽然还没有去过戛纳，但柏林和威尼斯已经各去过两次了。上个月，看了戛纳主办方送来的小册子，发现今年的参赛作品相比去年，有趣的影片更多一些。总经理和百地预测大卫·林奇[56]的新作会获得“金棕榈奖”，但热爱日本影片的我，尽管觉得《鳗鱼》或《肝脏大夫》不是特别有意思，却期待日本的巨匠今村昌平[57]导演成为世界上三次获得此奖的第一人。每次去各个电影节，当然都是为了购买影片。只有今年的戛纳，公司内部的意见是，由于资金问题，除非质量非常好的影片，否则不轻易购买。

从厕所出来，我去男生房间里打开壁橱，打算拿旅行箱时，看见还伏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下面街道的良介的背影，他旁边是发出夸张的轰鸣声音转动着的洗衣机。

我扒开良介的网球拍和滑板，从最里面拽出了旅行箱。最后一次使用它是去年去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AFM [58]的时候。我把箱子放在房间正中央，打开箱子盖，里面放着还带着吊牌的香蕉共和国[59]的衬衫。也许是买给美咲的吧，是一件女式衬衫。

箱子里除了衬衫之外，还有下榻旅馆的洗漱用品和来回飞机上看的三本书。三本书的封底都用圆珠笔写着看完书的日期。按时间顺序把书排列起来一看，先后读完的是J.G.巴拉德[60]的《撞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61]的《一万一千鞭》、池泽夏树[62]的《马西阿斯·基里的下台》。

我蹲在地上翻看着书时，听见洗衣机发出了蜂鸣。高中学弟梅崎送给他的学弟良介的这台洗衣机还是双缸的，不会自动脱水。

就在我把洗衣槽里的衣服移进脱水槽里的时候，下面的马路上响起了汽车相撞的声音。“啊——”下巴抵在阳台栏杆上的良介发出了一声短

促的尖叫，我慌忙把身子靠近阳台栏杆，趴在良介的后背上往下面张望，只见一辆白色的轿车撞上了一辆货用面包车。轿车的发动机罩有些破损，冒出了一些灰色的烟。而被撞的面包车的钢化玻璃整个出现了细细的裂纹。

良介回头看我，那表情宛如在牙科诊所里看到的那个男孩子一般。

“哇，撞、撞车啦！”

“就是因为你说了不吉利的话呀。”

当然，刚才良介说的话和撞车没什么直接关系。

先从车上下来的是被撞的面包车司机，他好像没有受伤，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白色小轿车跟前，坐在驾驶座上的中年女司机已经吓蒙了，面包车司机敲了敲窗玻璃，把她唤醒。女司机下巴抵在方向盘上，茫然若失地看着撞破了的发动机罩，似乎是被敲玻璃声音惊醒，才突然鸡啄米似的低头道起歉来。遗憾的是，听不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你，看见了？”我拍拍良介的肩头问道。

“看见了。全都看见了。”良介兴奋地回答。

“哎呀，它很平常地开过来，我以为会很平常地停下来呢，就听见‘咣’的一声……我虽然看到过交通事故，但从上面往下看还是头一次。我还不由得伸出手去了呢。”

“你从这儿伸出手去有什么用啊？”

“还真别说，差点儿就让它停下来呢！”

在白色小轿车后面停下来的车，绕开发生碰撞的事故车，重新形成了车流。对面方向已经像良介说的那样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即使有事故车，仍然是信号灯变成了红色就停下，变成绿色后就开动。

车流没完没了，我看得厌倦了，就回头继续洗衣服了。我正往脱水槽里加盖子时，良介又“啊”地大叫一声。我赶忙趴在他后背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围在事故现场看热闹的人群中，有小琴和萨特鲁。

“喂——”

身边的良介大喊。于是看热闹的人们一齐抬头往上看过来。我立刻躲在良介的身后。“你看到了吗？”清晰地传来小琴的大声喊叫。“看到啦！看到啦！”良介根本不顾忌看热闹的人们的视线，非常自豪地朝着二人挥手。

出现在事故现场的三位警察，很利索地开始勘查现场的时候，洗衣机的脱水也停了。

在客厅里，按照消费者中心的工作人员的说明，小琴正在抄写“内容证明”，她旁边是重新翻开参考书的萨特鲁，良介在教他解答三角函数的问题。起初老是找借口逃避良介的萨特鲁，最近，在良介去打工之后，他也一个人在客厅里做题。

晾晒完衣物，我回到客厅里，小琴已经去邮局寄信了，良介和萨特鲁隔着茶几对视着。“这道题昨天也做过！”“没有做过！”两个人都噘着嘴，绷着脸互不相让。我不由得摸了摸槽牙，牙床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只感觉嘴里有股洗衣粉味儿。

“得，那你就看答案吧！”

良介烦了，扔下一句去了厕所。萨特鲁顺从地打开答案，我关怀地对他说：“真不容易啊。”

“何止是不容易，每天都要做这些题啊！”萨特鲁反倒把我当作出气筒。

“你真的想考大学？”我哗啦哗啦翻着堆在茶几上的习题集，若无其事地问道。

“怎么可能啊。你觉得我有上学的钱吗？”萨特鲁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学习呢？”

“可你瞧他那样子，我怎么拒绝得了啊。”

萨特鲁抬起下巴，冲着良介去的厕所方向甩了甩。

“你是为了良介学的吗？”

“那倒也不是……”

很快就从厕所出来的良介瞅了一眼男生房间，看见箱子拿出来了，就问：“哟，直辉，这是要去哪儿啊？”

看样子刚才他从阳台回来的时候，由于看到撞车太兴奋了，没有注意到箱子。

“是公司的同事借用。”我答道。旁边看答案的萨特鲁问：“公司的同事干什么用？”

“下周，百地要去戛纳，所以借箱子给他。”

“去戛纳？百地一个人去？”

“不是，是和总经理两个人一起去。”

“那么，这段时间公司里人手又不够了吧？我可以去打工吗？”

“你还想去我们那儿打工？现在的工作，真的不想干了？”

我这么一问，萨特鲁慢慢躲开了我的目光，含糊地回答：“还没有想好呢……”我把手里的习题集往茶几上一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回头我问问总经理吧。”

这时，宿醉的未来从女生房间里出来去厨房，一边朝男生房间里看，“哟，直辉要去哪儿啊？”又问了和良介同样的问题。我正要同样回答时，身边的萨特鲁替我回答：“公司的同事去戛纳，所以借箱子给他。” “公司的什么人？”未来继续问道。“是个姓百地的人。”回答的还是萨特鲁。

5.2

尽管是星期天，上午我就去公司加班了。下星期，我公司负责宣传的韩国电影的女主角要来日本，所以在东京东急凯彼德大酒店进行的《时尚先生》或《ELLE》等杂志的采访日程，必须在今天之内进行调整。

昨天的麻醉失效之后，傍晚后牙果然疼起来了。我慌忙吃了两片止痛药，但还是被未来那句“不喝酒恐怕睡不着吧”给说中了。我等到她下班回来后，一起去了站前的豆腐餐馆喝酒。虽然医生说严禁喝酒，可还是酒管用，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只是，早晨虽然吃了止痛药，坐在电脑前，开始打键盘的时候，槽牙又疼了起来。

美咲往公司打来电话是傍晚六点之前。工作已经干完，难得公司里没有别人在，我正好从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借来了美咲推荐的台湾影片《恋恋风尘》，打算在公司用大屏幕电视看，然后再回家。

美咲在电话里说：“妈妈来我这儿了，昨天刚走。”说是给我带了什么礼物，今天晚上在哪儿一起吃个饭。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好几家饭馆，最后选定了四谷的一家很小的意大利餐厅碰头。美咲上周也到乌山的公寓里来玩了。她频繁地想跟我见面的理由只有一个。可是听她抱怨男朋友，不是什么舒心的事。

从公司出来已经七点多了。我关掉电脑，补充完复印机的纸张，正要离开公司，来了传真。我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写字间，等着传真出来。传来的是登载在下一期招聘信息杂志上的兼职人员招聘的广告校样，写着：“事务性工作（包括接电话），每周三天以上，时薪八百，学生也可。”我想起由于最近公司里经常没有人，所以总经理说也许会雇个接电话的人。我在接收的传真背面，草草写了一句话：“我有个合适的人选，请暂缓招人。”把传真放在总经理的桌子上，就离开了公司。

到了意大利餐厅一看，美咲已经到了。在红色格子图案的桌布上面放着个拉尔夫·劳伦的纸袋。美咲似乎心情不错，还没等我落座，就开始说起在新宿的饭店里住了两三天的母亲。拉尔夫·劳伦纸袋里装的是藏青色的夏季针织衫。

“你妈妈说什么了？”

我把针织衫比在胸前，问道。美咲故意拿着劲儿笑道：“当然说啦。说你怎么不来迎接她，真是没有礼貌什么的。”

“怎么样？适合我吗？”我问她。

“我先点菜了，没问题吧？”她回答。

美咲的母亲偶尔会打电话给我。当然，她知道美咲已经搬出去了。每次她都会唠唠叨叨地抱怨十五分钟左右，最后说一句“啊，痛快了！”就挂断了电话。而且，每次挂断电话之前都会问：“直辉君，差不多也找到新的女朋友了吧？”美咲母亲的抱怨仅限于三个方面：对经营伤害保险代理店的丈夫的抱怨；对和粗俗的中年男人开始同居的独生女的抱怨，以及对其女儿放任不管的窝窝囊囊的我的抱怨。

和美咲分手后，我们每个月都会见两三次面，所以一起吃饭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话题。虽然和美咲只交往了短短的两年，可我总觉得和她的关系以后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我想，至少她也是这么想的。有时候美咲还说这样的话：“只不过短暂的两年的回忆，却能够交往一辈子，咱们的效率可真高啊。”

美咲点的是名叫pasticcio的肉派。肉汁饱满的肉派，用小刀一切，就整齐地切开了。“喂，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美咲突然问道。的确，牙痛得要命，还得吃饭。“昨天拔了智齿。”虽然我只需说这么一句话就行了，可是不知怎么，我没把这事告诉她，只是回答“没有不好啊”。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就是不想以拔牙这个事实为由，简单地解释今晚自己在她看来是心情恶劣的态度。

两个人悠然地吃完甜点走出店门时已经九点半多了。我打算找个地方再喝一杯，所以才走出那个饭馆，可是，穿过小巷，来到大路上一看，却是地铁的入口处，说不清是谁的意思，总之感觉有些扫兴，今晚就此回家得了。于是，我俩心照不宣地直接走下了通向地铁的台阶。

美咲要搭乘有乐町线，我们在地铁的售票处分了手。她现在住在据说是同居的男人三年前买的晴海的高层公寓。我当然没去过那里，一个四舍五入后等于五十岁的单身男人到底会买什么样的房子，我根本想象不出来。只是听去过好几次的未来说：“和咱们住的，简直是一个天上一

个地下。如果他们的是伊丽莎白·泰勒，那咱们就是迪韦恩[63]了。”听得我莫名其妙。

到了千岁乌山站，迎着令人每天感受到夏日暑气的夜风，我走在商业街上。由于是休息日加班，没有穿西服，从POLO衫的领口吹进来的风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胸脯。

途中去了录像带出租店，站前的一个小店，没有《恋恋风尘》。我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就在店内转悠。在按导演分类的架子处，看见一对与萨特鲁年纪相仿的情侣，拿出一部《2001太空漫游》说，“这里面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外星人什么的？”我忍不住浮出了微笑，不由得盯着他们看起来。男的意识到我的视线，以厌烦的表情瞪着我，像是想说“干吗”。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在心里告诉他们：“那部电影里没有外星人，却有更加恐怖的东西。”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当然看的是老片重映了，曾经看过《2001太空漫游》。在那之前也跟着老爸去过很多次电影院，电视里放映的影片也比周围的朋友看得多。我还是个小学生，可是看到《第二个月亮》这部意大利电影里，索菲亚·罗兰跳上火车的离别场面时，会掉下眼泪。看到《阿拉伯的劳伦斯》，会想到将来的自己，感到非常苦闷。只是，那次在电影院里看《2001太空漫游》时的苦闷心情，是之前看其他电影的感觉没法相比的。看《驱魔人》时我很平静，但那是因为超越了痛苦，只感到了恐怖。看着那个著名的穿越悠久时光的片尾镜头，怎么说呢，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却直观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像我这样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无比巨大的异物，在它面前，像我这样的人宛如灰尘一般无足轻重。

拉着父亲的手走出电影院时，我感觉自己所有的骨骼都被拔掉了似的，身体仿佛变成了软嘟嘟的一堆肉。父亲问我：“有意思吗？有点不好懂吧？”我甚至不能够回答。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似乎感到愤怒，又好像感到悲伤。只是，这个感到愤怒和悲伤的人真的是我自己吗？现在就围绕在自己身边的这种愤怒和悲伤，到底是谁的情绪呢？我完全搞不明白。

最终一盘带子都没借就回了家。走进玄关，看见客厅里黑乎乎的，

女生房间和男生房间都没有人。已经好久没有回到这样黑暗的房间里过了。我把门在身后关上，一动不动地站在漆黑一片的玄关里。在黑暗中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之前遗忘的槽牙又开始隐隐作痛了。空无一人的家里寂静无声，只能隐约听到从窗外传来的马路上的噪声。

我脱了鞋，走进黑乎乎的客厅里，虽然不是有意识的，只觉得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能听到。就在这时，黑暗中响起了未来的声音：

“不会是你干的吧？”

我不由得“啊”地发出难听的怪叫。

“怎、怎么回事，你在家的话，把灯打开好不好啊！”

为了掩盖自己难听的叫声，我故意大声说道。伸出手去摸到墙上的开关，闪灭了几次之后，日光灯亮了，照出了脸色难看、端坐着的未来。

“你干什么呢？怎么在这儿坐着？”

一看她的样子，我马上知道她并不是想搞恶作剧吓唬我。

“不会是你干的吧？”

端坐着的未来又缓慢地问了一遍。不知为什么，她手里攥着一盘录像带。

“干什么呀？”

“你没有翻过我壁橱里的东西吗？”

未来盯着地板上的一点，视线纹丝不动。

“你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翻你的东西？”

我还是不敢靠近端坐着的未来。

“不是良介，不是小琴，也不是你的话，那么作案的就是萨特鲁了……把萨特鲁赶出去！现在马上！”

未来这样喊叫着把手里的录像带朝墙上摔去。咔嚓一声，录像带在

地板上跳动了一下，滚到了我脚边。我简直一头雾水。

5.3

今天在公司里整理了一天的发票。由于职员少，会计方面的工作几乎都是我抽空做的。下午，税代公司的女士来收发票，又和上个月一样，说了我一顿："想要一天都干完，才会这样被动的，每天做一点的话，根本不算什么事。"

在招聘杂志上登载的广告，总经理好像已经打电话取消了。"我说的就是前几天，我带来的帮着贴地址的那个男孩子。" "啊，是那个男孩子啊。如果小时工也可以的话，你就带他来吧。"总经理当场拍板录用。

税代公司的女士走了之后，我才和总经理一起去吃过了饭点的午饭。她说"好久没吃好吃的了"，带着我去了新大谷饭店里的石心亭，途中，她突然说起了最近看的一个NHK的节目。

据说是有关一个向生活在纽约的底层人们传播伊斯兰教的青年的纪录片，总经理讲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在节目中，青年对犯了毒瘾而痛苦不堪的黑人中年妇女说："只要信真主，以前的人生都会回归白纸的。"黑人中年妇女几天后改信了伊斯兰教，她从青年手里接过《古兰经》，说道："这样一来，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就变成白纸了吧。"她那吸毒者特有的血红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讲完之后，总经理问我："怎么样？"我回答："没觉得怎么样。"

石心亭的午市套餐只有千年鲷和菲力牛排两种，总经理要了千年鲷，我就点了菲力牛排。

吃完午餐走出饭店，我们漫步走上了纪尾井坂的坡路。走到坡路的尽头有条沿着河堤的散步路，上智大学的运动场呈现在眼前，远处迎宾馆的屋顶隐约可见。总经理说，在这儿坐会儿再回去吧。我就跟她并排坐在了长椅上。天空湛蓝，阳光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夏天的气息。我们呆呆地坐着，穿着相同运动衣的麴町中学的孩子们，迈着重重的步子跑过了散步路。一个个小脸蛋红红的，沐浴着初夏的阳光，额头冒出了汗珠。从跑过去的他们的脚下，泛起了干土的气味。

"啊，对了，有个女孩子想给伊原君介绍一下呢。"旁边的总经理突然说道。

“不用费心了。我自己会找的。”我慌忙拒绝。

“不会还和前女友藕断丝连吧？”总经理笑着说。

“这样藕断丝连，才是恋爱的真味吧。”

“你真是这么想的？”

今年四十一岁的总经理，在跟不知是从哪里找到的，现在和良介同岁的大学生小男友交往。不记得什么时候了，某次在酒席上，我问她：“您喜欢的男人是什么类型的呀？”她半认真半开玩笑似的回答：“我喜欢的类型，和方济各会的宗旨是一样的。”顺便说一下，方济各会的宗旨据说是“清贫、童贞、顺从”。

傍晚，我出席了试映会宣传册制作团队的会议。像往年一样，出资率最高的某商家的某部长提议的复古图案与策划方案得到了采纳。走出会议室时，我对一个方案都没被采纳的百地说：“作品以内容取胜！内容取胜！”还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的声音多少有些自暴自弃。

之后我没回公司，一个人去了青山的“翡翠鸟”喝酒。酒吧老板告诉我，“未来小姐马上也会来。”要是被她抓住，又得喝到明天早晨，我赶忙起身要走，可是未来已经陪着杂货店老板慎二进来了，看样子她来之前已经在哪儿喝了些酒。她一看见坐在吧台前的我，就跑过来，喷着酒气问：“你跟萨特鲁说了吗？”“说什么了？”我装傻。

“什么说什么呀？我不是让你把他赶走的吗？”

“那家伙到底干了什么呀？理由也不知道，就让人家滚蛋，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口呀。”

我就着酒吧老板放在吧台上的草莓，喝着白葡萄酒回答。可未来只是翻来覆去地说：“他随便翻看我的东西了！马上把他赶出去！”

我本想询问萨特鲁本人，可是他害怕未来发飙，这几天一直没有回家，所以没有问成。未来和我去上班后，他好像偷偷回来过，可是，小琴问他怎么惹未来生气了，他只是回答：“我没有恶意。不过，如果惹她生气了，我很后悔，请转告她。”最关键的到底做了什么，他还是没有说。“也许是偷看了日记什么的吧。”我这么说。“她从来不写日记的。”立刻被小琴自信满满地否定了。

我想起明天上午要开会，就站起来说：“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呀。”未来赶忙抓住我的胳膊。“那就快说吧。萨特鲁到底干了什么？”我重复问道。

“明白了。我告诉你。告诉你不就行了？不过，我告诉你了，你可得把那小子赶走。”

未来这样先垫了一句，然后才开始诉说谓萨特鲁犯下的罪行。

最终我还是甩开未来的手，离开了那个店。她说：“他居然把我最宝贝的录像带给录上了《粉红豹》……”要我说，其实得怪她自己不掰掉防误抹片；况且她所谓最宝贝的录像，不过是强奸镜头的剪辑，即便不是萨特鲁，别人也会这么干的。

我听见未来对着走出店门的我的后背大叫：“你怎么这样啊！”

未来有个坏毛病，一旦喝得大醉，就会不管什么地方，倒头便睡。有一次，大家站起来正准备要走，发现刚才还在嚷嚷的未来不见了。以为她一个人先走了，大家也就没有找她，开始穿堆在沙发上的各自的大衣。原来未来躺在这堆大衣下面睡觉呢。也不知做了什么梦，幸福地微笑着，甚至发出香甜的呼噜声。我心想，居然没有被憋死。有时候我很想问问她，究竟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喝成那样。

我在千岁乌山站前的31冰淇淋买了冰淇淋回去，客厅里没看见小琴，良介也不在，他去打工后直接去贵和子小姐家过夜了。看来萨特鲁仍然害怕未来，没敢回来。

我让表情有些暗淡的小琴挑选盒子里的冰淇淋，然后把那盒冰淇淋盛在刻花玻璃碟子里端给她。平日里小琴已经养成了客厅霸主的派头，最近，虽说也没有特别规定，但即便她不在，她平常坐的地方也没有人坐。一方面还因为比萨店的折扣券或放新餐巾纸的地方在哪儿，只有小琴能够立刻给出答案。

小琴只是呆呆地瞧着小勺里的冰淇淋，也不往嘴里送，我问了句“你怎么了”，然后也不等她回答，就回了男生房间，脱去西服。当我站在衣柜镜子前摘领带的时候，看见镜子里映着站在屋门口的小琴，不由得猛一回头。手里拿着小勺的小琴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后背。我不禁有些胆寒，下意识地布起了防线：“今天吧，我在‘翡翠鸟’碰见了未来，她又喝

醉了。”

“那个，直辉君……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瞧瞧，果然不出所料，我心里想。不过，我尽量面不改色地问：“什么事？”小琴要商量的事，除了丸山友彦没别的。虽然觉得对不住小琴，可是夜晚回来已是疲惫不堪，这一类商量很是成为负担。

“怎么啦？闹意见了？”

我顺手解开衬衫的扣子，尽可能不看她的眼睛问道。低着头的小琴依然映在衣柜的镜子里。

“那个，我还没有跟别人商量过……”

“嗯，什么事？”

我一边回答，一边在心里嘟哝：“没有跟别人商量过，最好也别跟我商量了。”

“就是吧，我其实也挺小心的，可是……”

听到这儿，我就猜到了。我扔掉衬衫，只是“嗯”了一声。

“我对丸山君也说不出口……”

我换上了阿迪达斯的运动衫，推着小琴的后背走出了男生房间，去了客厅，一起坐在沙发上。

假如小琴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那该有多轻松啊。“明天吧，明天再说吧。”我会这么对她说，关掉灯，赶紧上床睡觉；即便什么也不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遗憾的是，小琴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演员的孩子。再说得具体一些，即使是小琴本人，虽说这几个月的确是在一起生活，可对我来说，她只是一般的朋友。实际上这种距离感还挺微妙，既非亲近得可以胡说八道，又非疏远得可以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关心就完了。

“按理说，还是应该先和丸山君商量一下吧。”

不管怎么说，我决定先做好从这个商量之中逃跑的准备。

“话是这么说，可就是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就像你刚才对我说的那样不是蛮好的吗，我心想。茶几上的冰淇淋在慢慢融化。

“不过，我看你还是告诉他比较好。”

“嗯……是应该告诉他……那个，你如果不愿意，我绝不勉强你，能不能请你帮我问他一下呢？”

她这么一说，我不禁有些犯愁。当然心里面犹如通奏低音[64]那样响着“不愿意不愿意”的声音，可是，也许是懦弱吧，从我嘴里出来的却是“什么？想要问什么？”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就是问一下，如果我怀孕了怎么办？”

“如果怀孕了？不是已经怀孕了吗？”

“那倒是……可是从他的角度考虑，突然间被告知‘有了’，不如‘假如有了’，能够让他更冷静地对待吧。”

真不知是小琴看低了丸山君，还是她自己缺心眼儿。我没有回答，舔着薄荷巧克力冰淇淋，被辛辣的葡萄酒弄麻的舌头上，缠绕着甘甜的冰淇淋。

“去过医院了吗？”

“还没有。不过，用验孕棒试了一下……你想看吗？”

“算了吧。”

从小琴的言行来看，她是不想把孩子生下来的。只是不告诉男朋友就去做人流，有些不敢，可是倘若被丸山君面对面说“你去堕胎吧”，更让她受不了。因此，想让我这个第三者当中间人去问问，“这样做可以吗？可以吧？”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解决这个问题。

吃完冰淇淋，小琴仍然坐在沙发上不动弹，在这样沉重的气氛中，我想去厕所也没法去，只得忍着。最后我表示：“我知道了。好吧。我去见见丸山君。”我这么说，就是为了尽快逃离这样的气氛。

“既然这样定了，就越快越好。孩子不等人。”

我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就是因为自己老是这么爱多事，大家才一遇到什么事就来找我商量。

“可也是啊。”小琴说完站起来跑进了女生房间，拿来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写着丸山君的日程安排什么的。

“时间吧……下周的话，周二晚上，要不就周四上午，可以吗？”

小琴的语调听起来莫名很快活，怎么都不像是在挑日子去听男友宣告让自己堕胎。

这几年，我总觉得事情老是朝着与自己的想法不同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原本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事情，总是被周围的人误解为是经过了什么什么曲折的结果，或者是为了某某人才那么做的。举个例子吧，当美咲把未来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同意的。因为我俩当时每天晚上吵架，我想，有个第三者住进来，情况说不定会有所好转呢。尽管如此，无论美咲还是未来，就连“翡翠鸟”的老板都夸我有肚量。把良介拉来住也是这样。高中学弟梅崎说，他有个最近失恋的学弟，不看着，那人就有可能自杀。我的确说过，“那就带他来我这儿吧。”其实，那是因为对于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的美咲和未来两个人的嫉妒，才把那个想要自杀的男人放在她俩身边的，不过就是这种卑鄙的念头作怪而已。快要自杀的良介搬进我们这儿以后，完全恢复了元气，于是我得到了梅崎的尊敬，一口一个“不愧是前辈啊”。同样，让小琴搬来，是因为美咲走了以后，房间里总是乱七八糟，我觉得很不舒服。小琴长得再好看，如果她不爱收拾屋子，只知道整天守在客厅里等男人的电话，谁愿意跟她一起生活呀。

说来说去，我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则做事的，无论是小琴，还是良介、未来、萨特鲁，一旦遇到问题，不知为什么都理所当然地来找我商量。就拿今天晚上的小琴找我这件事也可以说明，即便是在给他们出主意，但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为对方考虑过什么。然而，我这种漠然的态度，对于他们这几个性格多少有些偏执的家伙来说，似乎令他们感受到某种体贴，居然导致了我的地位提高。对别人并不表现出体贴的我，不知何时反而被他们供奉为宅心仁厚的大哥了。就连我这样自私的体贴都能够让他们满足，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到底是怎样的对待呢？一想到

这个，我也担忧起来。不行，要是这么想的话，很可能又会给自己找事了。

5.4

这个星期我一天也没有间断地坚持了跑步锻炼，好久没有这样了。比起下班回来再出去跑步，还是早晨在凉爽的街头奔跑感觉更棒。连续两天，良介跟着我去跑步，可第三天早晨，叫他也不起来。当我身体情况好、适度疲劳的时候，就不由得想亲近别人。星期天，美咲偶尔来住了一晚。她穿着薄薄的花长裙，上身是凸显乳房形状的T恤衫。她所有的衣服里，这是我最喜欢的组合了。

美咲一边吃着自己买来的羊羹，一边建议："咱们去个奇特的地方约会一下好不好？"

"奇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比如良介的被窝吗？"我故意打岔。

"饶了我吧，谁会去那种全是哈喇子的被窝啊。"

"那是什么地方呀，你所谓的那种地方。"

两个人这么瞎聊了一会儿。"哟，美咲来了？"难得出门的小琴回来了。

三天前，我和丸山友彦在惠比寿的小咖啡馆见了面。尽管他深深地戴着帽子，店里的三个女招待还是请他签了名。丸山君比在电视上看到的显得年轻。我一直认为演艺界的人就没什么好货，再加上万一谈崩了惹麻烦，而且他还有一大堆事要做，所以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来意。他平静地说，"我知道了。"然后说，"让我考虑一下。" "其实小琴不打算生下来"这句话已经到了嗓子眼，但是在他那出乎意料的严肃表情面前，我实在说不出"你要是让她打掉的话，小琴也会觉得轻松了吧"。

"一个星期之内，我肯定会跟她联系的。"

丸山君这么说完，就离开了咖啡馆。要是他说"你生下来吧"，小琴该怎么办呢？我倒担心起了这个问题。大概就在这几天，小琴会接到决定她命运的电话。

我问从冰箱里拿出矿泉水瓶的小琴："你去哪儿了？"她若无其事地回答"选举"。

“选举？小琴把居民卡改到这儿来了？”

“还没有。因为未来说她不去，我就替她投票了。”

小琴说完就消失在女生房间里了。虽说她等丸山君的电话等得很疲惫，但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严重违法的事。

这时，旁边的美咲突然大声说：“啊，我想起来了，那种地方！”

美咲带我去的，竟然是成了投票所的一所附近的小学。

“就这儿吗？”

我不由得想逃走。“不用担心。悄悄进去就行了。”自信十足的美咲推着我的后背，我们跨过了“禁止入内”的绳子，偷偷进入了空无一人的校舍。一旦进去之后，的确不会被任何人看到了。我们弯着腰走在走廊上，上了二楼后，第一间是四年级一班的教室，我小心地轻轻打开了门。静悄悄的教室，窗户上拉着驼色窗帘，午后的光线微微射进来。好久没有看到过小学的桌椅了，就像玩具一样小。我和美咲并肩坐在了小椅子上。“喂，上小学时，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美咲问道。“什么样的？很普通啊。”我回答。把手伸进桌子里一摸，拿出一个干掉的面包。旁边的美咲打开了一本音乐课本。

我移到她前面的座位上，扭过身体，隔着桌子跟美咲接吻。“我怎么觉得怪紧张的啊。”美咲说道。我也觉得怪紧张的。

在小学的教室里，我们毕竟不能脱光了，美咲被掀起来的T恤下面露出雪白的乳房，简直淫荡极了，让人恨不得蹂躏它。重叠的嘴唇分开后，美咲突然问：“你还爱我吗？”

我想了想，回答：“你这样想的话，会让我有些负担……不过，也许还爱着吧。”她哼笑了一声，然后惊讶地说：“你还是没变。”

“没变是什么意思啊？”

“没变就是没变的意思呀。”

美咲一边把歪斜的文胸整理好，一边说道。这时，从走廊传来脚步

声，我们对视着屏住了呼吸。脚步声丝毫没有减慢速度，下楼去了。

“对了，你听未来说了吗？”

“什么呀？”

“我不知道她是认真的还是什么，她说要去夏威夷。”

“夏威夷？和谁一起啊？”

“不是旅行，是去那边住。”

“去住？”

“对。不过未来那样的人，很难说真是这么想的。据说是在哪个酒馆里，和萨特鲁他们喝酒的时候，认识了神户某个点心厂的老板。那个厂在瓦胡岛上有个疗养所一样的地方，问她想不想去那儿当管理人。”

“管理人，是干什么的啊？”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她给我看了照片，是个相当豪华的酒店式公寓呢。”

“那不过是酒桌上说说的吧？”

“谁知道呢。”

我一边听着美咲说话，一边从小椅子上站起来，去窥视走廊上的动静。长长的走廊延伸着，听不到一点脚步声。侧耳倾听，仿佛听到了孩子们的笑声在回响。

晚上我和美咲一起出去吃饭，邀请了小琴，被她冷淡地拒绝了，说是晚上十点有丸山君出演的电视剧，所以去不了。未来还没下班，良介去打工了，萨特鲁依然不见踪影。

我俩在站前新开张的牛舌餐厅吃了晚饭，又去法国人开的酒吧喝了葡萄酒。两人微微有些醉意地回到公寓时已经十点多了。一走进客厅，沙发上赫然坐着脸色凝重的丸山友彦。“啊！啊！”美咲吃惊地来回指着

坐在沙发上的丸山君本人和电视里正在樱花树下奔跑的丸山君。

我察觉到房间里的空气，拉着美咲的手退到了男生房间里。“看来小琴真的在和丸山君恋爱哪。”美咲傻乎乎地一边说着，一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我有些粗暴地拽了一下她的胳膊，“别偷听。”

有好一会儿，客厅只传来电视的声音。在上周播出的那集里，丸山君扮演的青年和江仓凉开始在旧公寓里同居，后者被好友抢走了恋人，受了伤害。“我抱着你，而你想着他，真让我难受。”他念出陈腐台词的声音从电视机的音箱传出，经过他本人所在的客厅，传到男生房间。“感觉有点奇怪啊。”美咲说。“怎么了？”我问。“好像是在那儿说话呢。”她笑着说。真是这么回事，应该关掉电视机才对，我想。

终于听到小琴和真实的丸山君的对话，是电视里开始放广告之后。尽管我不让她偷听，可美咲仍然把耳朵贴在门上。

在客厅里的交谈概括起来就是，小琴以“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为由，拒绝把孩子生下来，丸山君以“没有添麻烦，一定会顺利的”为由，说服小琴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表面的情况，他们的真实想法，恐怕是在拼命寻找可以堕胎的充足理由。“你必须打掉孩子！”当红演员这样告诫，“请让我生下来吧。”女粉丝这样恳求，这种情况很容易想象到结局。然而，倘若换作当红演员恳求“把孩子生下来吧！”而女粉丝说服他“请让我打掉吧！”这故事的结局，可就很难推测出后面的发展脉络了。

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二人谈话的美咲笑着说：“怎么像怀旧电视剧一样啊。”还说，“如果是西班牙那边的午间爱情电视剧，这样的剧情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虽然不知道什么西班牙的爱情电视剧，却想起了佩德罗·阿莫多瓦[65]导演的《我为什么命该如此》这部电影，在某杂志的采访里，导演说过这么一段话：“充满愉悦的表情，与充满痛苦的表情很相似……我拍电影一向都无视佛朗哥政权的存在。”

丸山君在自己出演的电视剧结束之后，对躲在男生房间里的我和美咲说了句“打扰了”，就走了。说是经纪人等在楼下。根据我们隔着屋门听到的内容来判断，他们好像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去客厅的话，我害怕小琴会再次找我商量，所以就没出去。美咲去了客厅，先对小琴说了一句“我不是有意想偷听的”，然后语气较为强硬地规劝她：“你要赶快作出决断，孩子可等不了。”见小琴沉默不语，她

接着说，“丸山君对你这样关心，你很开心，想要尽量拖着是吧？”这种话我绝对说不出口，这是只有女人之间才可能说出来的致命一击。

那天晚上，美咲没有留宿。喝得烂醉的未来回家是在深夜两点多。她进了男生房间，打开了电灯，我都知道，却继续装睡。无奈她固执地摇晃我的身体，让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干什么呀？”在刺眼的日光灯下，我眨巴着眼睛问。

“今天晚上，我一直在下北泽的‘布罗茨基’和良介喝酒呢。”

听未来这么一说，我才低头一看，良介的被子果然还叠着呢。

“他和贵和子在一起，他俩好像挺好的。”

我只“嗯”了一声。

“说是萨特鲁搬走了。带着行李走的。”

未来这么一说，我还真是不清楚这个家里是否有过萨特鲁的行李。

“你知道吗，那家伙今天晚上在哪儿过夜啊？”

“大概是朋友那儿吧。”

我冷淡地回答。我面朝着墙壁，未来根本不介意，继续说着。

“以前吧，萨特鲁曾经带我去过日比谷公园。深更半夜，我俩偷偷进入了野外音乐堂。没有地方睡觉的时候，那家伙就在那儿过夜。舞台四周排列着好多长椅，躺在那地方特别冷。夜里的长椅，冷得后背都疼。虽说在东京的中央，却只能听到远处的汽车声，安静得让人觉得寂寞……那家伙才十八岁啊。可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迎来无数次早晨。”

听着背后未来的声音，我忽然想起还没告诉萨特鲁公司打算雇他的事。上次让他帮忙贴试映会请帖地址的时候，我对他说，“你可以回去了。”可是他说，“让我再干一会儿吧。”我眼前浮现出了多次失败却仍在认真操作打印机的萨特鲁的侧脸。

“你困吗？”未来的声音听上去很寂寞。“不困。”我答道。

“你见过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时的萨特鲁的侧脸吗？他还是个孩子……虽然还是个孩子，却没有睡觉的地方，去那样的公园里睡长椅啊。”

我翻了个身，眼前就是未来的脸。不由得和她对视起来。一阵微妙的沉默。

“直辉，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讨厌男人的同性恋？”

“怎么了，冷不丁地。”

“你用不着这么害怕……啊，你大概以为会被我亲嘴吧？”

吹到鼻尖的气息，让我知道了她刚才喝的是伏特加。

“俗话说凡事都要试试看，你想不想试试？你看，占卜师不是说过吗，你在寻求变化。从明天开始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呢。”

“算了吧，也不必勉强改变什么。”

“什么呀，我好容易想帮你做点什么。”

未来说完，就关掉日光灯，离开了房间。

“你即便想要从这个世界逃离，那里也只有一个更大一圈的同样的世界在等着你……”

记得这是隔壁占卜师的话。

5.5

在公司接到小琴的电话，“刚才萨特鲁君来电话了，说是关于打工的事会给你打电话，已经打了吗？”她的声音显得很兴奋。“还没有。”正忙着的我冷淡地回答。

“啊，是吗？那你还没有听说？”

“什么事？”

“就是萨特鲁君现在在哪儿过夜的事？”

由于总经理和百地出差去戛纳了，一天光是接电话都应付不过来。我想尽快挂断电话，就粗声粗气地问道：“在哪儿睡的？”小琴有些故意炫耀似的笑了，“萨特鲁君说他每天晚上，是在桃子的座位上睡觉的。”

“他不是在朋友那儿吗？”

“开始好像是。但是据说最近朋友被抓走了。因为吸食大麻被抓了现行。”

这时候别的电话铃响了，“抱歉，”我正要挂电话，小琴说：“你今天晚上去停车场，把萨特鲁君带回来吧。”我回答：“哦，我知道了。尽量吧。”不过，在接起了插画家的来电，详细地告诉他宣传单的色调的过程中，我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之后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媒体询问试映会的时间，出版社来要彩色照片，杂志采访的申请，印刷厂的样张确认……四台公司电话，一个人应对，渐渐地手的动作和语调都变得机械起来，浑身感到一股奇妙的亢奋。刚放下一个电话，仿佛早已等候着似的，别的电话又响了。如果不拿起来的话，滑稽的铃声就会响个不停。另一部电话铃声也响了，两部电话的铃声犹如二重唱一般重叠起来。我大大吐出一口气，从心底发出了笑声。就在这时，后背一阵哆嗦：我并非在戛纳购买影片，也不是在策划会议的讲台上做演示，只不过是在空无一人的小公司的办公桌前忙于接电话而已，然而我却对这种状况感到某种喜悦，这感觉令我不寒而栗。

电话铃声还在响着。面对这些电话，我小声嘟哝道：“烦死了！”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实在很虚假。我再一次大声喊道：“烦死了！”可是，在狭窄的写字间里回响的声音，却仿佛在喊：“我太幸福了！”

今天久违地早早结束了工作下班回家，看见良介和小琴在客厅里亲亲热热地一起看电视剧。我以为又是爱情肥皂剧，没想到是NHK的纪录片。讲述的是几年前收购美国MCA的松下电器从好莱坞撤资的经过。结果，我也挤在两人中间一直看到最后。

看完节目，我去房间里换衣服，听见小琴在背后说了一句话：“下周二去医院。”我反射般地“嗯”了一声，刚要进房间，忽然停下脚步，慌忙回头问道：“你说去医院？还是打算打掉吗？”

对我的问话，小琴只是脸朝着电视机，使劲点了一下头。

“没问题吗，这么做？”

我对着小琴的后脑勺问道。她的回答是：“嗯，谢谢！”对什么说谢谢，我也不明白。不过，继续追问下去，也没有必要吧。我什么也没说，进了自己的房间，脱去了西服。一边换上睡衣，一边想，如果小琴是自己的妹妹，我也会这样做吗？但转念一想，她不是我的妹妹。

男生房间的日光灯快要坏掉了，一闪一闪地将我赤裸的上半身映照在窗户上。映在玻璃上的自己的身形随着灯光闪烁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消失。我凝视着不停闪灭的身影，渐渐地只有呈中间状态的朦胧的白色影子留在了视野里。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小琴肚子里的胎儿的样子，以及她刚才没看着我点头的样子。

我关掉闪个不停的日光灯，变得黢黑一片的房间仿佛被窗外无边的黑夜吞没了。

不知站了多长时间，我忽然发现客厅的灯光延伸到了脚边，从门缝里探进脑袋来的是小琴，她表情尴尬地瞧着一动不动站在黑暗中的我。我赶紧解释“灯管坏了”，还特意拉开灯来证明。看到闪灭的灯，小琴才放心了。

我一边系运动裤的抽绳，一边问：“什么事？”她说现在要和良介去

借录像带，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片子推荐，这时从玄关传来良介的喊声："磨蹭什么哪，走啦！"我说："很抱歉，一下子想不起来。"推着小琴的后背去了客厅。

两人出去之后，我关掉还开着的电视机，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觉得屁股底下有东西，我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良介的钥匙包，黑色皮革钥匙包一共挂着五把钥匙，一把是这个公寓的，还有一把可能是车钥匙，其余三把就不知道了。估计一把是贵和子房间的，一把是良介父母家的，第五把实在猜不出来是哪里用的了。我把钥匙包扔到茶几上。五把钥匙相撞，发出悦耳的声响。

也许是关了电视机的缘故，墙上挂钟的嘀嗒声都能听见。身子稍微一动弹，人造革沙发就吱吱作响。一向总有人在的客厅里，罕见地只有我自己。我有些心神不定，站起来打开了电视机，然后去了近来好久不曾踏入的女生房间，不知怎么很想进去瞧瞧。和美咲在的时候不一样，未来的床铺稍微移动了一些。我打开电灯，绕床走了半圈。地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的应该是小琴的地铺，上面遮盖着蜡染图案的罩布。墙边码放着三个纸箱子。里面大概装着小琴的衣物。小琴只靠这么点东西生活着。我不由自主地用脚推了推，发现纸箱子之间塞着几张快递单。揪出来一看，无论哪张快递单上，都用圆珠笔填写好了信息。寄信地址都是小琴的父母家。东京都的大垣内琴美，寄给广岛县的大垣内琴美。自己给自己寄快递。快递单一共三张。小琴装生活用品的纸箱子也是三个。

奇怪的是，我的心里没有涌起任何感情。小琴可能会从这里搬走。小琴可能会离开这里。虽然我这么想，却引不起任何情感的波澜。回想一下，自从小琴搬来这里，我大概就一直这么想吧。嘴里说着"欢迎今后一起住"，却仿佛同时在说"那就多保重，再见"似的……在开始的一瞬间即以结束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似的……我总有这样的感觉。或许小琴搬到这里来的那天，就已经从这里搬出去了。说不定这几个月来，我并非跟早晚会搬走的小琴住在一起，而是跟已经从这里搬走的小琴的残影愉快地生活到现在。

我估计小琴是不会那么心思周到地替我买日光灯回来的，所以决定自己去买新日光灯。一打开大门，恰巧隔壁402室的那个占卜师也拎着一袋垃圾出来了。虽说平时经常见面，但从来没说过话。由于和他四目

相对了，我就向他问候了一声：“晚上好！”但占卜师露骨地扭过头去。我竟然鬼使神差地说了句“对不起”。

从他关上的大门里传出猫叫声。好像不止一只，足有五六只猫发出焦躁不安的叫声，用爪子挠着门。

我实在不想和占卜师乘坐同一趟电梯，就从楼梯走了下去。背运的是，到了一楼，正好碰上他从电梯里出来，于是又和他四目相对了。这回我先避开了目光，虽然在视野的边缘似乎看到占卜师不得已似的点了下头，可是我避开视线的动作太露骨，没法再回过头去。

走出公寓后，我在车流之间穿行，过马路进了一家便利店。买了两支节能型日光灯管和一串有点发黑的香蕉。走出店门，正想过马路回家时，忽然看见便利店旁边的消防楼梯上下来一个穿西服的男人。这家便利店上面还有四层楼，二三楼是人寿保险公司的事务所，四楼是针灸院，五楼是便利店老板的住所。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走上了刚才那个人下来的楼梯。

来到四楼和五楼的楼梯平台，看到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公寓里，我们住的房间一览无余。房间是长方形的结构，男生房间的窗户、客厅的窗户，还有女生房间的窗户都面朝马路。每个房间都亮着灯，只有男生房间的灯管依然在闪灭。客厅里电视机还开着。有些昏暗的女生房间也没有拉窗帘，连墙上挂着的未来的插画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把装着两支节能灯管和一串发黑的香蕉的塑料袋放在脚边，下巴抵在铁栏杆上，眺望我们的房间。哪个房间里都没有人。从别的地方眺望自己平日生活的房间，感觉真是很奇妙。并非因为没有人在家，而是对我们原来就生活在那里面感到奇妙。我很想看看空荡荡的三个房间里有谁在的景象。再等一会儿的话，去借录像带的良介和小琴大概就回来了。

此时，不知怎的我想起了萨特鲁。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去了站前的拉面店，萨特鲁一边抱着盘子往嘴里扒拉炒饭，一边对我说：“我想求你一件事。”我漫不经心地听着。

“我有个名叫阿诚的朋友，我想把他也带到咱们这儿一起住，可以吗？”

据萨特鲁说，他已经跟小琴商量过了，也问过良介和未来的意见，但他们三个人都表示反对，所以想拜托我再说服一下他们。我一边听一边哧溜哧溜吃拉面，萨特鲁说完，我也同时喝完了汤。我把大碗往桌上一放，抬起头来，只见萨特鲁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几乎是无意识地说道："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萨特鲁脸上顿时没有了血色。我赶忙补上了一句，"啊，我的意思是说，已经没有睡觉的地方了呀。"萨特鲁只说："那倒是，可是……"就没有再说话。

我从消防楼梯的平台眺望着我们那空无一人的房间，茫然想起了这件事。

等了好半天也不见良介和小琴回来，我就想打道回府了。这时，忽然看见公寓前停了一辆深蓝色的宝马，从副驾驶座下来的竟然是美咲。我从铁栏杆上探出身子，刚要喊她，却看见她绕到驾驶座那边，把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硬给拽了出来。从驾驶座上被拽下来的是个没精打采的中年男人，他肯定是美咲的新男友谷津。美咲拉着不情愿的男人的胳膊，朝公寓的大门走去。我想要追上去，但又改了主意，很想从这里瞧瞧两人进入我们房间的样子。

美咲立刻出现在客厅里了。她像是在叫还站在玄关的男人，嘴蠕动着。美咲打开了男生房间的门。于是她从视野里消失了一瞬间，立刻又出现在闪灭的日光灯中。男人还没有出现在房间里。美咲关掉了闪灭的灯。三个亮灯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两个。从男生房间里出来的美咲穿过客厅，又进了女生房间，我使劲朝她挥手，可是美咲根本不往窗外看。

此时男人走进了客厅，一边四下打量着，一边朝美咲招手，看样子好像在说"快走吧"。回到客厅里的美咲，像外国人那样一摊手一耸肩，如同演技很差的哑剧表演。我从正面看到了男人的脸。看上去是个不起眼的男人。美咲使劲把他拉到女生房间里，指着原来有她的床铺的地方，可能是在告诉他"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就在这时，环顾女生房间墙上挂着的未来画作的男人的目光，透过玻璃窗，和我的眼睛撞上了。我感觉一瞬间，我俩的眼神都在闪烁。我没有移开眼睛，他宛如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似的，视线很自然地回到房间的墙壁上去了，然后拉着美咲的手回到了客厅里。

之后两人在沙发上坐了十分多钟，其间男人好几次站起来拽住美咲的胳膊。其他时候，只能看见面对面坐在沙发上的两人的脑袋。

望着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我胡思乱想着美咲现在多半住在那个晴海的高层公寓里吧。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疑问，不光是美咲，在那个公寓里生活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在别处生活的吧……就是说，如同美咲平时在那个晴海的高层公寓里生活一样，未来、良介、小琴、萨特鲁，说不定也都在别的地方有自己的住处呢。这就是说，真正在对面公寓里生活的，其实只有自己一个人。虽说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这样，但这奇怪的想象却令我非常困惑。

我记得未来搬进来之前，和美咲的同居生活变得不顺利的时候，美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住在这里的肯定只有我和直辉两个人，对吧？可是，我总觉得这里还住着一个人似的。反正说不清楚，那个人就像是我和直辉两个人之间生出的怪物那样的东西。”

虽然如此，美咲并没有说“就是因为这家伙的缘故，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只是说人和人聚在一起的话，无论喜欢或不喜欢，恐怕都会产生出这样的东西吧。

在良介他们回来之前，美咲和男人离开了房间。我也随之走下了楼梯，下到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平台，观察从公寓里出来的他们两人。在街灯下，谷津的脸比刚才看着更清楚了，依然是个平淡无奇的男人。

我等到他们的车开走，才过马路，回到了房间里。一打开客厅的窗户，正对着刚才自己站着的楼梯平台。我看见在对面的栏杆下面放着个装有两支节能灯管和一串发黑的香蕉的塑料袋，我啧了一下舌头，狠狠地踹了一脚美咲他们刚刚坐过的沙发侧面。里面的三合板咔吧一声破裂了。我又踢了一脚，这回脚趾头深深嵌入了那个窟窿里。

打开窗户，闻到了雨的气味。我来到阳台上，仰望天空，没有雨云，只有一轮白色的月亮。我忽然想起了隔壁的占卜师只有在新月和满月时才给客人占卜的事。湿漉漉的夜间空气抚弄着脸颊，穿过T恤衫的袖口，一路蹭到腋下。回头看，新换的日光灯很刺眼。

我从阳台回到房间里，换上了跑步时穿的运动衫，去了客厅。小琴和良介还没有回来，大概是借完了录像带，顺便去卡拉OK了吧。不知未

来今天晚上在哪儿喝酒呢，也没有回来。看看墙上的钟，已经十一点多了。

我在玄关一边把鞋带系得紧紧的，一边想着今晚往哪个方向跑步，沿着旧甲州街道往东去，越过环八，朝着马事公苑跑也可以，或是往北去，从首都高速的高架桥下面穿过去，一直跑到井之头公园周边，体力也是足够的。

我在玄关跳了两下，听见大门外有小琴和良介说笑的声音，打开门一看，从走廊上走过来的两人看向我脚下，一瞬间不知怎么，同时露出厌恶的表情。

“这么晚才回来。”我对他们说道。

“你现在去跑步？”小琴的问话和良介的回答同时响起：“回来时顺便去了吃了芭菲。”良介手里拿着录像带出租店的口袋。“最后借了什么带子啊？” “保密。”良介笑着回答我的问话。“难得你在家，本来想跟你一起看的。”小琴话里有话地说。

“我去跑步，看不了。”我说。

“是啊。”

小琴和良介进了玄关，我往外走，就像被推到门外似的。

“借的到底是什么呀？”我又问了一次。小琴一边脱鞋一边笑道：“是成人片呀。”良介立刻辩解，“不是我要借的，是小琴说她想看。”

我关上门，穿过走廊。进了电梯，在里面做了几次下蹲，地板因身体的重量晃了晃。

我在公寓的入口又进行了一遍准备活动。从塞在耳朵里的耳机里传来玛丽亚·卡拉斯[66]的歌声。是《安德烈·谢尼耶》[67]里的《我死去的母亲》，我慢慢地抻着跟腱，摁了倒带键，深呼吸之后跑了起来。

跑出公寓后，朝着旧甲州街道跑去，尽管没有决定往哪边跑，但腿很自然地就往左边拐去。我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白线上跑着。遇到电线杆时，白线就稍微朝着车道一边扩张一下，然后又恢复原状。我从站着说话的情侣和非法停车的车辆之间穿出去时，耳朵里面响起了玛丽亚·

卡拉斯的声音。一边听着原伯爵小姐恳求活命的这首不朽的咏叹调，一边在夜晚的街上一个人跑步，这样的感觉也不坏。我产生了仿佛正在从这个世界逃离的错觉，腿上自然就有了力量。合着自己的步幅调整呼吸。两只脚宛如擦着地面一般向前迈进着。当我稍微偏离白线进入车道时，感到后面的车灯越来越近了。汽车擦着我身边驶过，一辆接一辆地从我身边开过去了。已经逃离的世界又超越了我。我左拐上了松叶街，穿过这条小马路，就是国道二十号线了。

跑步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不自然的东西：人行道上有了裂缝的地砖、因车祸撞歪了的护栏、断成两截的广告牌、快要坏掉的街灯，以及从水泥砖墙里露出来的艳丽的紫阳花。

跑到国道二十号线了。人行横道的绿色信号灯在闪灭，我不管不顾地加快速度，跑上了六车道的宽阔国道。排列在停车线前的车灯，炙烤般照在我的脸上。一直隐藏在皮肤下面的汗水一股脑儿从毛孔里喷出来。在进入中央隔离带的时候变成了红灯，我进一步加速，全速跑过了剩余的反射着灯光的白色斑马线。就在我的右脚踏上对面人行道的一瞬间，汽车从我背后驶过去了。我感觉仿佛刚刚过去的桥，突然在背后崩塌了一般。

我追过了在我前面慢吞吞地走过人行横道的一对男女，继续沿松叶街往北跑去。随身听里的曲子中断，由《哈巴涅拉舞曲》变成了《我愿生活在美梦中》[68]。只有在音乐中断的间歇才能听到自己踏在硬地面上的脚步声。相反，音乐响起后，就感觉柏油马路地面变得格外柔软，如同啪嗒啪嗒踩着铺有因被腐蚀而起伏不平的亚麻油毡的地面跑步一样。仿佛不是跑在大地上，而是跑在覆盖大地的皮肤上。

此时，眼前呈现犹如洞穴般的一片黑暗。在高井户与国道二十号线分离的首都高速的高架桥，仿佛要压瘪街道一般架在夜空中。跑到高架桥下面时，我改为往左跑，沿着那条无机质的水泥桥跑起来。在电视里看到过同样的高架桥因阪神淡路大地震倒塌的场景。我忽然抬起头，看见桥上有几百辆汽车，正无声地驶过。

高架桥下面黑暗的辅路上空无一人，跑在空荡荡的柏油路上，只看到信号灯由绿变红了。在粗大的水泥柱之间拦着铁丝网，未经粉刷的水泥墙在路灯映照下白晃晃的。上面有黑色油漆的涂鸦。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反正画得不怎么样。记得以前在这里跑步的时候，遇到过一帮游荡

此处的滑板少年，发出杀气腾腾的怪叫。今天晚上，他们不在。

我保持着节奏跑着。跑了不久，忽然闻到了泥土味。同时，雨点打在了脸上。不知何时，天空布满了雨云，形成了仿佛把所有的图画颜料都混合在一起的色彩。雨点一滴滴落在裸露的胳膊和耳朵上，雨滴在街灯的光照中就像小飞虫似的。我忽然想起前面就是良介存车的停车场。说不定萨特鲁在他的车里呢。

每当经过路灯下面，脚下都会出现自己浓重的影子。每向前跑一步，影子就往前延伸一些，接近下一个路灯时就看不见它了。倒着跑的话，脚下会出现不同的影子，影子向着背后延伸。

虽说是世田谷区，这一带却残留着一大片田地。良介租用的停车场就在那片田地里。跑进停车场，脚底感觉到了碎石地。耳朵里依然是玛丽亚·卡拉斯的歌声。

良介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宽阔的停车场的一个角落里。进入停车场后，我逐渐开始减速，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慢慢走起来。停车场里很黑，我走近良介的车旁，看见雨滴沿着挡风玻璃往下流淌着。我把脸贴在驾驶座的玻璃上往里看，看见后座上堆着一条毛毯和枕头，还有几本漫画书。脸贴着的玻璃因哈气而变得白蒙蒙的。手触碰到的车身，也许是心理作用，觉得很温暖。落在脖颈上的冰凉的雨水缓慢地流进了后背，我不禁猛地一哆嗦。

我想在雨下大之前回家。我离开汽车，在停车场中慢慢跑起来。土味越来越浓了，雨当然是不会等我的。即使透过玛丽亚·卡拉斯的歌声，也能清晰地听见雨点打在地上的声音。我的肩膀湿了，T恤也渐渐沉重起来，顺着头发流下来的雨水，沿着额头流进了眼睛里，远处的信号灯变得模糊不清了。

跑回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面时，T恤已经湿透，紧贴着前胸和腹部。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慢慢地浸染了内裤的松紧带。我想要擦去脸上的雨水，可是连手心也是湿的。从高架桥下面跑过去的时候，我在中央隔离带停下了脚步，想要避避雨。我扶着生锈的铁丝网，弯腰喘气，一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的水滴从下巴掉下来落在脚边，在脚边的一块水泥片上留下了一个圆圆的水点。那块水泥片里露出了生锈的钢筋。远处开来一辆汽车，车灯照亮了高架桥柱子上的涂鸦，从我眼前开过，

溅起了飞沫。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什么人的脚步声。恰好是换曲子的间歇，我一直在听自己不均匀的呼吸声。抬头一看，一个撑着红色雨伞的女人慢慢地从人行横道走过来。女人好像还没有发现站在中央隔离带上的我，她光着脚穿着白色凉鞋，脚上沾满了泥水。我抓起脚边的那块水泥片，躲在柱子后面。由于全速奔跑之后的缘故，胃里仿佛痉挛了似的，想要呕吐。女人的脸遮挡在红色雨伞下面看不见。我从柱子后面猛地冲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一眼红色雨伞下面的女人的嘴，我总觉得她好像在笑。

我也不记得后来我是怎么出手的，反正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一只手捂住女人的嘴，把她按在生锈的铁丝网上。我听不见女人的哀叫。用水泥片击打女人的面部时，手心里只感觉到扑哧一下，水泥片已经嵌入了女人柔软的面部。我再一次挥起了胳膊，水泥片扑哧一下离开了女人的脸。从张着的女人的嘴里，流出了一股黑色的东西。在上牙和下牙之间仿佛还有一排牙齿似的。女人的两只眼睛不知怎么挤在脸中间。我又一次挥起了水泥片，耳机随着这个动作从耳朵里掉了下来。我慌忙把垂在胸前的耳机塞进耳朵里，塞进去后立刻挥起了水泥片。

我从骑着的女人身上站起来时，把手里的水泥片啪地扔在了女人的胸脯上。水泥片在女人的胸脯上弹了一下掉在地上，发出哐啷一声响。女人的脸看上去好像没有下巴似的，不停地从嘴里冒出黑色的泡沫。我正打算离开时，看见她的手微微在动，我弯下腰仔细一看，女人握着雨伞把儿，大拇指一遍遍地摁着雨伞的开关。

突然间有人从背后抓住了我的手腕。由于手腕被雨水淋湿了，一度滑脱，但马上又被对方抓住，非常用力地拉拽我。反作用力使得耳机再次掉下来，像鞭子似的打在胸前，晃荡着垂落在脚边。我失去了平衡，可能是踩在了女人肚子上，脚好像陷进什么里头去了。我抬起头，看见脸色惨白的萨特鲁站在面前。他手里倒提着打开的黑色雨伞。不知在颤抖的是我自己，还是抓着我手腕的萨特鲁。当我看到面部痉挛的萨特鲁的瞬间，浑身的力气便突然消失了。这是一种被人咯吱般非常舒服的感觉。

对面前站着的萨特鲁，我想要说什么，但又闭上了嘴。我差一点说出了“谢谢你”。

这时，萨特鲁说了句：“快点！”同时，他又用力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又踩了女人的肚子一脚。萨特鲁更使劲地拽我，又说了一次“快点”。我们从混凝土柱子后面跑向中央隔离带。萨特鲁一直没有松手，我顺从地被他拉着往前跑，因为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掉下来的耳机，好几次用手去揪它。可是由于正在奔跑，怎么都抓不住像尾巴似的耷拉着的耳机。

完全不记得被萨特鲁拉着朝良介的停车场跑去的时候，自己在想什么了。说不定一直在惦记拖在地上的耳机呢。

跑进停车场后，踩着湿漉漉的碎石地朝良介的车跑去。萨特鲁一把将磨磨蹭蹭的我推进副驾驶座。大概是怕我跑掉，还关上车门并上了锁，然后自己从车头绕过去，坐进了驾驶座，粗暴地关上了他那边的车门。外面的声音被阻断，只有打在屋顶上的雨声在车里回响。也许是这个缘故吧，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下来。“真是的，都湿透了。”萨特鲁说，扭过身体把湿雨伞扔到后座去了。我心想，现在到了该发生什么的时候了。虽然这么想，可我不由得预感将会发生的是很愉快的事情。我不够严肃，看着淋成落汤鸡的萨特鲁的脸，险些笑出来。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感到特别不好意思。

“放心吧。没有人看见。来这里的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人。”

身边正在脱掉湿T恤的萨特鲁说道。说实话，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萨特鲁从后座拽出一条浴巾，先擦了自己的脸和胸部，然后团起来递给了我。我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可不知说什么好。如果自己现在不说点什么，似乎一切都会就此结束。

萨特鲁从后座上的背包里拿出一件T恤来，好像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人放在心上似的。我差一点对这种不在意习惯了，忍不住慌忙抓住了萨特鲁的肩膀，开口道：“那个……你还等什么呢，快点吧！快点去找警察呀，该去哪儿去哪儿吧。”我颤抖的喉咙里感到一阵甘甜的疼痛。

“说、说什么哪。冷不丁地。别吓着我啊……”

萨特鲁被我突然的叫嚷吓了一跳，不乐意地说道。我等着他下面的话。只有当萨特鲁问出“你为什么做那样的事呢”，我才算得到说明的机会。可是萨特鲁把那件T恤递给我，只说了句：“快点换上吧！”我还在

发呆，萨特鲁伸出手，强迫我换衣服。“够了！”我拨开他的手。可是萨特鲁依旧伸手过来，“好了，快一点！”

“换衣服干什么呀？”

“还用问吗，你的T恤上有血迹啊。”

“那又怎么样！”

“那样怎么回家呀！”

不错，我现在应该回家的。应该被萨特鲁领着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萨特鲁从不再抵抗的我身上脱下湿漉漉的T恤后，催促着我换上他递给我的他自己的T恤。T恤有股乳臭味儿。我穿着稍微有点小。我想象着穿着这件T恤，被推到大家面前的自己的悲惨样子。“还轮不到你们来责备我！”然而一想到这样叫嚷的自己，便不由得心情畅快起来。

“好了吗？换上啦？”

萨特鲁一打开驾驶座的车门，外面的声音瞬间吞没了汽车。雨点噼里啪啦地落在碎石地面上。远方的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我把湿T恤塞进萨特鲁给我的塑料袋里。由于塞得过于用力，雨水汗水血水都从T恤里渗了出来，拳头变得湿漉漉的。

萨特鲁打起伞，绕到副驾驶座这边。他的脸抵在车窗上，看着正在系紧塑料袋的我。我一打开门，萨特鲁马上从身后将黑伞撑在了下车的我的头上。

“大家已经都回来了吧？”

混杂在踩着石子的沙沙声里，萨特鲁的声音有些过于漫不经心。我没有回答，从萨特鲁手里夺过了雨伞。

我和萨特鲁并肩默默地走了好一会儿，不知怎么感觉特别无聊。在雨中，打着一把伞，和萨特鲁并肩回家，令我感觉无聊至极。只求尽快被推到大家的面前去。途中，萨特鲁安慰了我好几次“没事的”。每次我都在心里反驳他：“什么没事的，你是没看见那个女人被打烂的脸。”我知道萨特鲁不时瞅我一眼，我故意不看他的眼睛。刚才被我用水泥片打

烂的女人的脸在我眼前忽隐忽现。还没有被人发现，靠在高架桥下面的铁丝网上的女人，大拇指可能还在摁雨伞的开关呢。

穿过住宅区的小路，就来到了国道二十号线。被雨水打湿的柏油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不断地溅起水花。长长的白色斑马线，犹如在黑暗的河水上架起来的桥梁。萨特鲁推着我的后背，我迈开了脚步。不知什么时候信号灯变成了绿色，等在停车线前的一排车灯照在我和萨特鲁身上。那些光束虽然照在身上，却止步于被雨水打湿的皮肤上，照不到身体里面来。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我快要走过人行横道时，问道。

“说什么……什么也不会说呀。”

萨特鲁的话，让我不禁停下了脚步。大概是我听错了吧。由于我停下脚步的缘故，只有萨特鲁从雨伞下面向前迈出了一步，萨特鲁回过头，在雨中皱着脸看着我。

“快点走吧！”

萨特鲁又抓住我的手腕，我甩开他的手，慌张地问：“什么也不会说，是什么意思？”

萨特鲁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有些厌烦地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吧。”

“知道了？”我抓住萨特鲁的肩膀。那肩膀单薄极了。

“好痛。”萨特鲁挣脱着。

“大家都包括谁呀？”

“大家就是大家呗。未来、良介、小琴他们大概都知道吧。我也不清楚，因为大家并没有在一起议论过。”他的说明非常啰唆。“快点走吧！”萨特鲁又一次抓住了我的胳膊。

“等，等一下。大家为什么都知道，却不问我呢？”

“这个，我怎么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问呢？”

“我也不知道啊。大家都不说……而且我也挺喜欢那儿的。”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今晚出去跑步时，出去借录像带回来的小琴和良介的表情，他们看到我脚上的运动鞋，不知怎么，同时露出了有些厌恶的表情。刚才一再安慰我说“没事的”的萨特鲁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我现在才明白，他说的“没事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脚底下湿漉漉的柏油马路被射来的一束车灯照亮，一辆摩托车突然从狭窄的胡同里的比萨店开了出来。红色的工作服，还有头盔下面露出的脸都是湿淋淋的。摩托车开过去后，留下了一股奶酪的甜香味儿。

一进玄关右边是厕所。穿过小走廊左边是厨房，打开厨房旁边的拉门就是男生房间，男生房间里有个组合式钢管床，良介就在那底下打个地铺睡觉。打开男生房间的拉门就是阳台。阳台上每天都有晾晒的衣服，双缸洗衣机里总是会残留着一只不知谁的袜子。走出男生房间，是一个十二叠大的客厅。朝南一侧，全都是窗户，由于下面是旧甲州街道，虽有些噪声，但日照充足，天花板也比较高。穿过客厅就是女生房间。原来这个十叠的西式房间，是我和美咲的卧室。但是美咲走了以后，我就很少进女生房间了。房间只有这些。这里既不是值得炫耀的高级公寓，也没有让人无法割舍的值得眷恋的东西。想要搬出去的话，随时可以出去。就是在这样的公寓里，我们五个人共同生活着。

我几乎是奔跑着回了家，听见萨特鲁在后面喊“等一下”，可一次也没有停下。

我等不及电梯，从楼梯跑上了四楼，正当我喘着气往家门走去时，靠这边的一扇门又打开了。伸出头来的还是那个占卜师，和我一对视，他故意装作想起什么来似的赶紧关上了门。我听见背后的电梯门开了，萨特鲁沿着走廊跑了过来。但我没有回头，就打开了401室的门。从客厅里传来未来的声音：“回来啦。”我在玄关蹲下来，开始解湿漉漉的鞋带，这时萨特鲁冲进来，推开我先一步进了房间。只听见未来对他说：“哟，是你呀，打算回来住了？”热情地欢迎好久没回家的萨特鲁。

“我估摸着你也该消气了。”

萨特鲁说完，一边随口问着“有谁在泡澡吗”，一边走进了客厅。由于被萨特鲁抢了先，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脱离了轨道似的。抬起头，看见未来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

“你来一下。”

我还有一只鞋没有脱下就被未来拽了进去。我一边被她拽着，一边脱掉另一只湿鞋，扔去玄关。

在客厅里有小琴，茶几上放着小镜子，她在拼命拔着眉毛。和平常的光景没有什么不同。我被扔在客厅入口，跑到电视机前面的未来摁下了播放键。

“你过来看呀。”

我一看未来指着的画面，是一个女人正在给男人口交的脸，这个片子好像是我去跑步时良介和小琴借来的成人录像。

“你还记得她吧？”未来问。

我还站在客厅入口，默默地摇了摇头。

“就是前几天在‘翡翠鸟’往我脸上泼水的那个女的呀！想起来了吗？”

我一直死死盯着那个女人的侧脸，虽然记得未来在‘翡翠鸟’被泼了一脸水的事，却想不起来泼水的女人的相貌了。抱着胳膊的未来，瞪着我，问：“想起来了？”我还是怔怔地摇头。

从背后的浴室那边传来萨特鲁的问话：“你刚进去？” “不是，马上就完了。”良介在里面大声回答。萨特鲁从更衣处出来，看见我还呆呆地站在客厅入口，不知怎么微微一笑。萨特鲁推开我，一屁股坐在了正在拔眉毛的小琴身边。“怎么样？”从镜子上扬起脸来的小琴，扭头问萨特鲁。“右边稍微粗了一点。”萨特鲁回答。小琴又去瞅小镜子。叉着腿站在两人旁边的未来用脚戳着萨特鲁的后背问：“嗨，你觉得这个女人漂亮吗？”抬起头看向电视机的萨特鲁说：“不觉得漂亮。你认识她？”

“老娘被这女人泼了一脸的水。”

“为什么事？”

“不知道啊。她在店里向大家显摆手上戴的钻戒，不知道是婚戒还是什么的，我告诉她说，‘你知道吗，为了你这个钻戒，会牺牲好多个非洲的小朋友呢。’结果，这个女人居然说我嫉妒她，我立马火了，抓起一把花生米扔在她脸上，所以她就泼了我一脸水。”

“你没有以牙还牙，也泼她一脸水？”

“当然想啦。可是吧，戳在那儿的那个正人君子直辉先生，抓住我两条胳膊，我动弹不了哇。”

未来和萨特鲁同时回头看我。这时，腰间裹着浴巾的良介从浴室出来了，对我说：“抱歉，让一让。”还没擦干的后背蹭着我的胳膊走了过去。良介对萨特鲁说：“可以去泡了。”“本来我想泡的。”旁边的小琴轻轻戳着萨特鲁。好像谁都不介意我在干什么。

就在此时，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些家伙真的知道我的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们是真的知道。

在沙发上坐下来的良介，拍了拍萨特鲁的脑袋问：“你的功课怎么办呢？”旁边的小琴伸着懒腰，叉腿站立的未来一只手拿着遥控器，仍然盯着电视画面。和以前一样，只要我向前跨进一步，一切都会过去的。

第一次殴打素不相识的女人那天晚上，一回到这个客厅里，正在敷面膜的小琴就问我：“良介君邀请我一起去伊豆高原，那个梅崎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尽量表现得镇定自若，只回答了一句“不错的人啊”。第二次的晚上，同样回到这里的时候，表情严峻的良介和未来问我：“今天早晨睡在这个沙发上的男孩子，是直辉你带回来的吗？”我要是回答“不知道”就好了。第三次的晚上，因殴打女人而内疚的我，在客厅里照料了喝醉酒的未来一整夜。第四次的晚上，我一整夜都没有合眼，早晨邀请在这个客厅里吃华夫饼的萨特鲁去公司打工。

和以前一样，只要自己向前跨进一步，或许一切都会过去。

我依然呆呆地站在客厅的入口。被我用水泥片打烂的女人的脸忽然浮现在我眼前。那个倒在黑暗的高架桥下面的女人，现在或许还暴露在雨中吧。倘若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东京，倘若那个女人倒在那里，我

肯定会立刻去救她的。

笑声在我眼前回响着。不知何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扭着腰肢跳舞的粉红豹。这似乎是未来的那盘带子。在卑劣的强奸镜头上面，为了覆盖它而反复录上的好多头粉红豹……笑着扭动腰肢，舞动着向前奔跑的粉红豹们。

在沙发上坐下来的良介，亲热地挨在一起的萨特鲁和小琴，站在电视机前的未来，都无视我的存在说笑着。他们既不裁判，也不饶恕，我只能成为“无”，一直这么站在客厅入口。看上去，仿佛他们已经替我进行了悔过、反省、谢罪了。“什么都不会给你。无论是辩解、忏悔还是谢罪，这些权利都不会给你。”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只有我一个人似乎被大家狠狠地憎恨着。

[1]夏目漱石的《心》里面的主人公老师和K是好朋友，最终因为一个女人，K自杀身亡，而老师深感内疚，二十年后也自杀而死。——译者注，下同

[2]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 Inc.的缩写，即东京广播电视公司。

[3]新宿站东口前的一家著名音响店。

[4]refrain，忍耐，节制。

[5]创立于1985年的日本邪教组织，曾一手策划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6]一叠榻榻米的面积是1.67平方米。

[7]饭岛直子（1968～　　），日本女演员。

[8]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美国男演员，曾主演《无因的反叛》等影片。

[9]横山knock（1932～2007），本名山田勇，单口相声演员、原参议院议员、原大阪府知事。1990年代在选举活动中，因被女大学生告发强制猥亵而被判刑。

[10]横山knock的昵称之一是“章鱼小子”。

[11]具志坚用高（1955～　　），日本殿堂级拳王。

[12]Guts石松，本名铃木有二（1949～　　），日本演员、导演，也是职业摔跤手。其名字由来是比赛胜利时必定挥拳做胜利手势（和式英语：guts pose）。

[13]卡尔洛斯·吕蓓拉，拳击动漫《明日之丈》里的出场人物。

[14]章鱼八郎，本名斋藤清作（1940～1985），日本演员，原职业拳击手。

[15]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者》《荒凉天使》等。

[16]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1920～1959），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是作曲家、翻译家、评论家、画家、电影演员、小号手、爵士乐及地窖酒吧爱好者和机械工程师。

[17]浜田省吾（1952～　　），日本老牌摇滚型创作歌手。

[18]大原丽子（1947～2009），日本著名女演员。

[19]The　Who，英国谁人乐队，1964年在伦敦成立。对摇滚乐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创作并主演的摇滚歌剧《Tommy》。

[20]The　Kinks，英国奇想乐队，成立于1963年，活跃于1960～1970年代。他们和披头士、谁人乐队还有滚石乐队并称英国摇滚乐坛四大家。

[21]东京都道318号环状七号线。

[22]原文出现“腑抜け（ふぬけ）”一词，直译为脏腑脱落，双关为没有志气，不争气。此处为小琴想象不争气的良介没有脏腑。

[23]大和田獏，本名大和田芳朗（1950～　　），日本著名演员、主持人。

[24]《彻子的房间》是黑柳彻子主持的电视节目。黑柳彻子（1933～），日本著名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受欢迎的电视人物之一。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

[25]上沼惠美子（1955～），日本笑星、歌手。

[26]世良公则（1955～），日本男演员、作曲家。

[27]亦有其他文本译为“悟”，但因原书中以片假名的强调形式表示，译为“萨特鲁”更合适。

[28]托尼谷（1917～1987），本名大谷正太郎，出身东京都银座的舞台艺人。

[29]扇千景，本名林宽子（1933～），日本政治家，从政前是宝冢歌剧团的女演员，后来在日本电视台担任过节目主持人。

[30]织田无道（1952～），日本僧侣、演员。

[31]日语原文是“座敷童子”，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精灵，常以小孩的样子在人们家中活动，戏弄家里的人，为见到它的人带来幸运。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里谈及此传说。

[32]尼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 Phalle，1930～2002），法裔美国画家、雕塑家、现代艺术家。

[33]岸田国士、久保田万太郎和岩田丰雄于1937年创立的剧团。

[34]圆剧团，芥川比吕志等人于1975年创立的剧团。

[35]片平渚（1959～），日本女演员、偶像歌手。

[36]昭和年代是日本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别邸，后被改建为高级温泉旅馆。

[37]Tower Records，连锁唱片店。

[38]Virgin Records，英国维珍集团旗下的唱片公司。

[39]即海马体，大脑里主要负责记忆和学习的部分。

[40]日本女子组合，成员是铃木早智子和相田翔子，活跃于1980年代后半到1990年代中期。

[41]千岁乌山的“乌”即乌鸦的意思，“哑哑”是形容乌鸦的叫声。

[42]志村健（1950～），本名志村康德，日本著名喜剧演员。《傻老爷》是他出演的一档电视节目。

[43]比喻一家接一家地喝酒。

[44]日本寿司的一种，用鸡蛋皮包裹寿司后再捆扎起来。

[45]河合奈保子，本名金原奈保子（1963～），日本女歌手、女演员。

[46]指的是东映制作的一些不在院线上映、只供录像带出租的电影，作为一个品牌从1989年延续至今。

[47]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沙皇及皇后的宠臣。

[48]K，即“乌山”日语发音“karasuyama”的字头。

[49]大概是指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

[50]山村美纱（1931～1996），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京城之死》《花之棺》《百人一首杀人事件》等。

[51]multiverse，多元宇宙。

[52]典出1992年上映的日本同名电影，该影片描写了与男同性恋者密切交往的女子。

[53]Speed，安非他明（一种中枢兴奋药）的隐语。

[54]日本消费信贷公司，已于2010年申请破产。

[55]《CUT》是日本著名电影月刊。

[56]大卫·林奇（David Lynch，1946～），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演员、摄影师、漫画家、作曲家。代表作《象人》。

[57]今村昌平（1926～2006），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作品两度获得戛纳金棕榈奖，日本电影学校的创办人。《鳗鱼》和《肝脏大夫》都是他的作品。《鳗鱼》获得1997年的金棕榈奖。

[58]American Film Market，美国电影市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

[59]Banana Republic，隶属于GAP集团的服装品牌，设计款式较为流行新颖。

[60]J.G.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英国作家，代表作《撞车》《太阳帝国》。

[61]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9），法国诗人。

[62]池泽夏树（1945～），日本诗人、小说家、翻译家。

[63]迪韦恩（Divine，1945～1988），原名哈里斯·格伦·米尔斯特德，美国歌手、演员、扮装女王。

[64]通奏低音是巴洛克音乐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旋律加和声伴奏构成，强调的是高低两端的声部旋律线条。它有一个独立的低音声部持续在整个作品中，所以被称为通奏低音。

[65]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1949～），西班牙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代表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66]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1923～1977），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

[67]《安德烈·谢尼耶》是意大利作曲家翁贝托·乔达诺（Umberto　Giordano，1867～1948）创作的一部浪漫主义歌剧，它以18世纪后半叶的巴黎为舞台，讲述了著名诗人和政治家安德烈·谢尼耶的生平事迹。全剧共四幕，脚本使用意大利语，1896年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举行首次演出。

[68]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著名唱段。

PARADE by YOSHIDA Shuichi

Copyright©2002 YOSHIDA Shu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GENT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 ,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GENTOSHA,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日] 吉田修一

Yoshida Shuichi

岳远坤——译

有多爱——————才敢说信任？

日本实力派作家
吉田修一
继《恶人》之后的又一力作

凶手留下血写的“怒”字，整容隐匿
三名男子出现在房总、东京、冲绳离岛三地，身份含混，来意不明
在那里和他逐渐亲密的人们，将有怎样的发现，又将怎样抉择？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怒

IKARI

[日] 吉田修一

Yoshida Shuichi

岳远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怒／（日）吉田修一著；岳远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700-4

I. ①怒…　II. ①吉…②岳…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315号

书　　名：怒

作　　者：［日］吉田修一　著　岳远坤　译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3700-4/I·151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IKARI

BY SHUICHI YOSHIDA

Copyright © 2014 by SHUICHI YOSHI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orizon Media Company,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目 录

上部
下部

上部

作案后，男人在现场逗留了六个小时。在此期间，他几乎一丝不挂。那天，东京白天的气温超过了三十七度，到了夜里，气温也没有降到三十度以下。作案现场尾木幸则家是建在八王子郊外新兴住宅区“榉丘”的一栋独栋洋房，南面没有什么遮阳的屏障，而且夫妇二人白天都上班，家里的窗子应该已经关了一整天，因此在作案时间——即下午六点半左右的时候，房间里的温度应该达到了近四十度。男人简直是在桑拿浴的状态中杀害了尾木幸则、里佳子夫妇。的确，现场的地板上检测出大量男人的汗水和尾木夫妇的血痕，以及这个男人在那些汗水和血痕上跌撞的足迹。即便如此，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开窗。只是有迹象表明，他曾试图打开空调，从客厅到厨房以及走廊墙壁的所有开关上，留下了他无数的指纹，表明他当时曾到处摸索寻找空调的开关，心情非常焦躁。

尾木家使用了一种太阳能发电的特殊供电系统，操作并不难，但如果不清楚操作的顺序，就连电视都无法打开。男人找空调的开关找了很久，最后多次捶打天花板嵌入式空调，弄坏了过滤器和主控板。

凶案发生在一年前的八月十八日。在立川市内的双叶托儿所当保育员的尾木里佳子于下午五点零六分离开托儿所。她像平常一样在立川站乘上电车，到达八王子站时已经过了五点半。从留在她钱包里的购物小票可以推断，她在车站大楼的超市里买了自制酸奶用的双歧杆菌等几种商品后，乘坐六点十七分发车开往桥本站的公交车回家。公交车几乎满员，但不巧的是，这辆公交车的司机和乘客都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既没有人清楚地记得里佳子，也没有人看到那个形迹可疑的男人。而且，其中有七八个乘客和里佳子一起在榉丘小区中央站下车，警方已经确定这些人全都是附近的居民，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从里佳子胃里残留的食物推断出死亡时间为下午六点半到七点之间。也就是说，她刚一到家就被杀害了。通过现场的调查取证，可以推断出回到家里的里佳子打开客厅的窗子不久，男人便按响了门厅的门铃。男人极有可能是伪装成快递员，等里佳子打开门后，便冲了进来。

里佳子的脸颊和下颌都留着被犯人用力捂住嘴时留下的瘀痕。现场

的迹象表明，男人在门厅里塞上里佳子的嘴，移动到客厅，在穿着衣服的状态下当场将里佳子勒死，然后将她搬到了浴室的浴缸里。

两个小时前，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在港区新桥的一家网页设计公司上班的丈夫尾木幸则提前下了班。从大约两周前开始，他就说自己胃不舒服，提前下班之后，在新桥站附近的野岛诊所看了病。大夫说有可能是胃溃疡，所以他就预约了下周二做胃镜检查。离开诊所的幸则从新桥站回家。至于里佳子是否知道这天幸则提前下班去了医院，这一点并不清楚。幸则在里佳子到家约一个小时后回到了家。他应该是像往常一样，自己拿钥匙打开门，走进门厅。也许是因为室内太闷热，所以他以为妻子还没有回家。

男人在从门厅通往客厅的短走廊里，从背后刺中刚进家门的幸则。他当时可能藏在幸则背后的楼梯后面，趁他转向客厅的方向时，突然对他发动了袭击。走廊上留下了幸则被刺伤之后依然做出了激烈反抗的痕迹，比如墙上的刀痕、四溅的血迹等。可以看出，男人这时也受了伤。他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刀长十八厘米的西式菜刀。这是里佳子在网上订购的，四天前刚刚送到。

浑身是血的幸则和里佳子一样被男人搬进了浴室。而且，凶杀现场走廊留下了血字。男人用被害人的血写下了一个字：怒。

与里佳子被放进浴缸不同，幸则的尸体被横放在浴室的地板上，扭曲成一个く字。现场的迹象表明，男子曾横跨在幸则的遗体上冲了一个澡，洗掉了自己身上的血污。

男人在那之后的六个小时的时间里具体做了什么，还不清楚。现场的狼藉表明他曾找遍所有的房间，包括一楼的客厅、厨房和二楼的卧室、书房，但是由于夫妇二人平常不把现金放在家里，结果男人只拿走了钱包里的一点现金。卧室梳妆台上的首饰和幸则的那块价值三十万日元的手表等，都散落在地上。

男人翻遍了所有的房间之后，可能在厨房待了一段时间。根据现场的迹象可以推测，他吃掉了当天里佳子买来的四片黑麦切片面包，吃光了冰箱里的火腿、碗装面条形豆腐和三个芒果，然后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

男人离开尾木家是在第二天凌晨一点过后。隔一户的邻居村山成子这时正巧遛狗回来，看到男人推着幸则的自行车出门。她跟他说了一声“晚上好”，对方轻轻点了点头。

男人骑着自行车前往八王子站的时候，因无灯驾驶被值班的巡警叫住。男人老老实实地下了车。但是，当巡警开始查询车牌号的那一瞬间，男人突然丢下自行车，朝京王线八王子车站的方向逃走了。

第二天，发生在尾木家的凶杀案被发现，那时巡警的经历和村山成子的证词构成了一幅精致的蒙太奇画面，警方立即下令全国通缉这个男人。然后，他们很快便收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不到两天时间便查明了男人的身份和住处。但是当搜查人员冲入那间公寓的时候，男人已经没有了踪影。

男人叫作山神一也。昭和五十九年(1)生于神奈川县川崎市，在当地的高中毕业后，换了多次工作，作案当时独自住在立川市的一间公寓里，无业，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六十八公斤。

自从山神逃走之后，到本月十八日就整整一年了。到今日为止，警察还没有收到有用的目击信息。

“爱子，没有时间啦。”

槙洋平喊了一声站在西点店的玻璃橱柜前不肯离开的女儿。他的声音里夹杂着焦躁与无奈，一方面害怕耽误发车时间，另一方面又觉得催促也没有用。

女儿爱子头也不回，只是“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买哪个。洋平仅仅是站在狭窄的通道上，就会被陆续走来的顾客撞到。这里是东京站内新开放的一个区域，许多日式和西式糕点的知名品牌都在这里开了店。每家店的门前都摆放着各种颜色的点心或蛋糕，有粉色的、红色的或者橘色的等等。在洋平看来，那些东西仅仅就像是钓具的浮漂。

“爱子。”

洋平又叫了一声。爱子这次回过头来，“爸，我还是决定买年轮蛋糕。”说着便要从好不容易排了半天的队伍中离开。

“爸爸去给你拿过来。”

“不用，我自己选。”

柜台前自然而然地排成了一列几个人的队。一心只想着挑选蛋糕的爱子可能原本并没有排队的意识，但是下一个就轮到她了。

爱子从队伍里走出来，朝稍远处放年轮蛋糕的架子走去。排在后面

的一个穿制服的女白领立刻当爱子压根儿不存在似的跟了上去，占据了空出来的那个位置。她大概与爱子年龄相仿。束在背后的头发很有光泽，连从高跟鞋后跟伸出来的小腿肌肉都很美。

洋平的视线追着脱离队伍的爱子。他们之所以顺道来这家糕点店，就是因为这家的年轮蛋糕有名。爱子将年轮蛋糕的盒子拿在手中，准备排在五六个人的队伍后面。

“爱子，没有时间啦！”洋平终于忍不住朝女儿招招手，然后拜托眼前的女白领：“对不起，我们赶车，能让她重新排在这里吗？”女白领马上向后退了半步，可是玻璃橱窗后面的店员却似乎觉得他在给别人添麻烦，插口道：“对不起，那位先生，请您按秩序排队。”洋平想解释自己有特殊情况。但是，从队尾传来爱子不好意思的声音：“哎呀，爸爸，你真是的……”

外房线特急若潮21号于十八点准时从东京站出发，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横穿房总半岛。外房线的站台与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等处的京叶线的站台在同一个地方，位于距东京站丸之内出口和八重洲出口最远的地方，虽然中途设有自动人行道，但是成年人紧赶慢赶也要十几分钟。

终于走出西点店的洋平，对小心翼翼地抱着年轮蛋糕盒的爱子说道：“快，跑起来，离开车时间只有十三分钟了。”父女俩在晚高峰拥挤的车站里跑了起来，每看一次表就加快脚步。洋平每超过一个人，都会回头看一下身后的爱子。爱子虽然步履不是那么稳健，却努力地跟在父亲的后面。

来到设有长长的自动人行道的地下通道时，上行的电车好像刚刚到站。拖家带口从迪斯尼乐园回来的乘客像逆流一样朝这边涌来。对面的自动人行道自不必说，通往站台的人行道也挤满了人。

“爱子，这边。”洋平没上自动人行道，朝女儿招了招手。“哎，现在是暑假啊。”爱子慢慢悠悠地说道。洋平听了，反问道：“啊？你说什么？”“迪斯尼乐园，今天人肯定很多。”爱子一脸开心，看着那些拖家带口、抱着米老鼠图案的袋子回家的乘客。

洋平又看了一下手表。只有五分钟了。

“爱子！”

洋平喊了一声，又跑了起来。甩下那些慢吞吞的行人，跑下长长的

自动扶梯。他已经顾不上确认爱子是否已经跟上来。想着实在不行，就自己先冲进电车，挡在门口不让车门关上，等爱子赶过来就可以了。虽然可能会被车站工作人员说，但有这一分钟的时间说不定就能帮上大忙。如果赶不上这趟电车，好不容易买到的特急指定券[(2)]就浪费了。

到了最后一段自动扶梯，洋平又跑了下去。铃声虽然响了，但幸运的是电车还没有开。洋平回头一看，发现爱子也拼命地跟了上来。洋平冲进电车，然后将半个身子探出门去，朝爱子招了招手，“快！”爱子冲进来抱住父亲，说道：“瞧，赶上啦！”

爱子跳上车之后，车门马上就关上了。洋平将手伸进裤兜里拿车票，准备看一下座位号。手心不知不觉间已经变得汗涔涔的。手掌贴住裤子口袋的内侧，取不出车票。因此，腋下出了更多汗。在一旁调整呼吸的爱子也是一样，她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被汗水打湿的刘海贴在前额上。

“爱子，二号车厢。”

洋平终于从裤兜里取出车票，说道。

“买了指定席啊。”

“对啊，所以才这么着急赶车嘛。”

洋平想让爱子走在自己前面，推了一下爱子，发现她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身体的火热与汗水凉凉的感触同时传递到洋平的掌心。

途中的自由席车厢尚有很多空座，终于到达的指定席车厢里也只有四五名乘客。

“爱子，这里。”

洋平在车厢的中间位置停了下来，叫住还要往前走的女儿。

所有的座位都朝向电车行进的方向，但不知为何，只有洋平父女的座位转了过来，变成了一个四人座。洋平想要将座位转回去。“算了，这样可以把腿伸开。”爱子一屁股坐了下去，喘了一口气，说道：“哎，好累呀。”

于是，洋平也在窗边的位置与爱子面对面坐了下来。电车仍在昏暗的地下行驶，浑身是汗的这对父女，在荧光灯的照耀下，身影映在玻璃窗上。

“爸爸，晚上吃什么呀？”

爱子脱掉鞋子，一边揉着小腿肚子一边说道。

“要不从‘胜鱼’叫点寿司吧？”洋平也脱掉鞋子，把腿搭在对面的座位上。爱子马上哼哧了一下鼻子，皱起眉头，“爸爸，你的脚太臭啦。”

汗流浃背地在东京的大街上走了半天。脚趾被袜子捂得热气蒸腾，痒得难受。正在这时，电车开到了地面上。夕阳忽然照了进来，车厢内被染成了橘色。洋平扭头朝窗外看去。人造陆地上有很多工厂，前方可以看到东京湾。大概因为光线的问题，漆黑的大海上白浪翻涌，就像水墨画一般。

这里和老家滨崎的大海完全不同。洋平出生成长的那个港口小城面朝宏大的太平洋，虽然有时也会波涛汹涌，却不像眼前的东京湾这样可怕，这样让人感到无力。

洋平的视线从白浪翻腾的黑色大海转向车厢内。背对着电车行驶的方向凭靠在窗棱上的爱子看着渐行渐远的东京，似乎有些伤感。

洋平想要跟女儿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他突然感觉自己似乎也看到了女儿眼中的风景。

这次，爱子突然离家出走是在四个月前。那天正巧是附近一所体育大学的开学典礼。每年，这所大学都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在校生为欢迎新生而制作的神舆在大街上行进。

那天，爱子像平常一样，在早市为三崎丸的店铺帮完工，之后就突然不见了。洋平见爱子到了晚上还不回来，开始担心起来，打电话给在三崎丸店里的船长太太。船长太太说：“平常那个点就回去了。”洋平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紧打电话给爱子的堂姐明日香，结果对方说：“我今天没看见她，她也没跟我联系过。”然后，感到担心的明日香马上联系了一个在滨崎站工作的朋友，十分钟后又打来电话，告诉洋平：“叔叔，她大概中午的时候坐电车离开了。”

外房线在滨崎站之后只有一个安房鸭川站。爱子去安房鸭川的话，总是开车去。那么，便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坐着上行的电车去了东京。

爱子失踪了四个月，杳无音讯。不，只有一次联络。那就是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她给明日香的手机发了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只有她当天吃的一款韩国点心的照片和短短的几个字“超好吃”。

爱子失踪后的第二天，洋平联系到以前曾经帮过他们的新宿歌舞伎

町NPO组织保护中心，希望他们看到爱子的话与自己联系。

然后，在洋平四十七岁生日的今天早晨，他接到了那个保护中心的联系。据称，他们找到了在歌舞伎町的一家肥皂乐园[3]工作的爱子。

一大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洋平打来电话，称爱子的身心受到了巨大伤害，住了三天院。当然，洋平立马诘问对方为何没有马上联系，电话那头的女工作人员却仅仅给了他一个非常官方的回答：我们要优先考虑您女儿的身体状况。

根据接到洋平电话的那个工作人员的调查，大体情况如下：爱子于四个月前离家之后，去了东京，看过即将竣工的晴空塔，在原宿购物之后，到了歌舞伎町。和上次离家出走时一样，她好像又在游戏厅打了好几个小时游戏。有个男人过来跟她搭讪，约她去吃饭，她便跟着去了。据说，爱子觉得那人“看起来人挺好的”。男人请她在歌舞伎町的昂贵铁板烧店吃了一顿沙朗牛排，又在一个高级酒吧请她喝了美味的鸡尾酒。“如果还没有住的地方，到我家来吧。”爱子答应了男人的邀请，跟着去了他家。她在那个男人家里住了两三天，被他的花言巧语蒙骗，去了肥皂乐园工作。

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发现爱子，是因为一个被坏人拐骗到另一家肥皂乐园工作的女人。她逃到保护中心时，跟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起这样一件事。“在另外一家店里，有个女孩子迟钝极了，好像快不行了。”经过仔细盘问，工作人员得知那个女孩来自千叶县，今年二十三岁，胖乎乎的，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客人，都拼命地提供服务，因此客人愈发得寸进尺，觉得好玩，把她当成一个不怕弄坏的玩具一样玩弄。

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即出动。据说中心的主任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说服那家乐园的经理，希望至少让他们给她做个体检，这才终于见到了她。中心的主任与爱子见面之后，便马上将她带到了医院。

“……即便是今天这个女孩，还是会变得空虚无聊，回到歌舞伎町来的。身体都已经不成样子了，真可怜啊。”

洋平今天早晨来到中心的时候，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主任的这番话。当然，他不知道主任说的是不是爱子。他立马攥紧了拳头。但是，他除此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太阳落山了。特急若潮号的车厢内飘荡着一种夏日的疲倦。洋平看向凭靠在车窗上听音乐的爱子。

爱子看着昏暗的窗外，侧脸清晰地映在玻璃窗上。

爱子发现了洋平的视线，摘下耳机，突然说道："晚饭我不想吃寿司，想吃爸爸做的饭团。"

"这太简单了，回去就能做。"洋平微笑道。

多撒一点盐，握成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饭团，用一片海苔包起来。虽然是没有馅儿的咸饭团，但是爱子却说"爸爸做的饭，这个最好吃了"。

爱子又准备将耳机戴上，这时突然停下手，说道："爸爸，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东方神起。"然后，将一只耳塞递给洋平。

洋平伸出手去准备接过耳塞。但是，手指就要碰到那个粉色耳塞的瞬间，莫名地打了一个冷战。他突然觉得那个耳塞很适合爱子，恐怕自己那长着脏兮兮指甲的粗手指玷污了它。

但是，爱子依然强行将耳塞塞进洋平的手中。洋平向前微微弯了弯身子，将粉色的耳塞塞进耳朵里。

"听到了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曲子。"

塞进耳朵的耳机里，只传来一个干涩的声音，沙沙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响起了男孩的声音。

"以前是五个人的组合，现在是两个人。我喜欢的两个人留了下来，太好了。"

爱子的声音与歌声从不同的耳朵传了过来。洋平闭上眼睛。仔细听的话，歌词也能一点点听明白。

It's time for love, Somebody to love
不谈同样的恋爱。全新的我，再次启程。
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寻找我的爱。
今年你一定在我身边，
想要紧紧拥抱我的真爱。

洋平摘下耳机，"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将耳机还给爱子。"怎么样？"爱子问了一句，又兀自苦笑，"爸爸只会觉得很吵啦。"虽然的确只是很吵，但不知为何，那甜美的歌词却突然让他感到一种揪心的痛。

晚上七点半刚过，滨崎站前的广场就已经人影稀疏了。八月份的这个时期，周末有很多人来海边，会有一些客流。但是，今天是上班的日子，车站附近的游客中心都关了灯，交通环岛上也没有待客的出租车，只有爱子的堂姐驾驶的那辆小汽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

今天傍晚，明日香收到叔叔洋平发来的短信，“平安见到爱子，坐今晚六点的特急带她回去。”从车站到洋平家，走路也花不了十五分钟。洋平并没有让明日香到车站去接他们，但是，她在家打发独生子大吾吃完晚饭之后，就自然而然地驱车来接站了。

明日香打开驾驶座的车窗，点着了香烟。日落之后，气温稍微下降了一点，外面吹来的风比车内的空调更让人惬意。刚点上香烟，手机就收到了邮件。她打开一看，发现是最近刚开始工作的一个年轻同事发来的。“只要金额对了就行，我明天再去核算，今天先回去吧。”她这样回了邮件，然后又发了一条，“回宿舍时自己要当心啊。”

明日香在滨崎最大的度假酒店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都是从东京调过来的大学毕业生，而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不良少女，能在当地被录用，而且现在又被提拔为管理层，她心中对酒店充满了感激之情。明日香刚刚入职的时候，在一楼的餐厅工作。她在那里受到领导的赏识，第二年就调到酒店的招牌机构——大型水疗馆工作。今年是第五年，她已经成为这个水疗馆的宣传主管。在这个港口小城，没有人不认识明日香。一些老人非常高兴，就好像当年征地的仇恨终于得报，瞎说什么“其实是明日香掌控着那间酒店”。

明日香将香烟在烟灰缸中揉灭，隔着挡风玻璃，看到两个穿着合气道服的体大女生抱着大袋子爬上通往车站的楼梯。她们好像刚刚训练完，步履沉重，仿佛袋子里装了石头。只是，两人消失在明亮的车站里之后，车站周围又只剩下海边吹来的风声了。

风刮得更大了。明日香关上车窗。已经打烊的饭馆前面，写着“营业中”三个字的幡子在风中剧烈摇摆，感觉马上就要被撕裂似的。在空荡荡的站前广场上，只有那幅红色的幡子随风飘荡。明日香目不转睛地盯着它。

车站广播里传来车站员告知电车到站的声音，远处传来铁道口的铃声。明日香依然盯着红色的幡子。那幡子应是在风中啪嗒啪嗒作响，明日香却唯独听不到它的声音。

特急电车慢慢地滑进站台。电车停稳之后，打开车门，乘客陆陆续

续地下了车。原本空荡荡的站台上挤满了行人，这才终于有了车站的样子。

从停在环岛的汽车上也能看到站台上的情形。明日香伸长了脑袋寻找洋平和爱子的身影。但是，从自己的车里正好看不到他们乘坐的那节车厢，因此没能看到他们下车。大概有三十个乘客从站台乘坐扶梯来到检票口。开车的铃声响起，电车再次缓缓地开动之后，便只剩下一对夫妇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站台那里又变得空荡荡的。

乘客们穿过天桥，下了台阶，朝站前广场走来。洋平和爱子较早地出现在明日香的视野中。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走下楼梯，也没在说话。洋平的手中提着爱子的提包，粉色玫瑰花纹，跟洋平一点都不搭。

明日香想伸手按一下喇叭，却又突然停了下来。视线前方的那面写着“营业中”的红色幡子依然在风中剧烈摇摆。不知为何，在风中啪嗒啪嗒地摇摆了一个晚上的那面红色幡子，和洋平父女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这时，两人正好下完台阶。其他乘客都走向公交车站，他们却朝相反方向的县道走去。明日香没有鸣笛，而是开动汽车，慢慢地跟了上去，然后开到他们的侧面，打开车窗。

“爱子！你究竟在搞什么啊，让叔叔担心！”

明日香脱口而出。

两人突然听到这个声音，停下脚步，战战兢兢地往车内瞧了一眼。明日香往副驾驶座那边探了探身子，似乎对自己刚才的急躁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继续说道：“叔叔，赶紧上车啦。我送你们。快，爱子也上来。”

“你是特意来接我们的啊。”洋平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问道。

“因为我今天上早班。”明日香冷冷地回答。

原本跟父亲洋平在同一侧上车就好，但是不知为什么，爱子特意绕了一圈，打开驾驶座后面的车门上了车。由于多了两个人的重量，车子一下子沉了许多。从座位上传来的感觉可以判断，爱子似乎比洋平还要重。

“爱子，你也要好自为之啊！”

明日香踩下油门，从几乎不起作用的车站红绿灯下穿过。

“算了，这事以后再说吧。反正我把她带回来了。”

明日香听到洋平有气无力地帮爱子说话的声音，就不由得顶了一句，“都是因为你这样宠着她……”但是通过车内后视镜看到爱子那张疲惫的脸，便没能把话说完。

即便如此，明日香依然对着镜子叫了一声，“喂，我说，爱子！”爱子抬了一下头，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完啦？明日香条件反射地想要反驳，但是这句话也堵在嗓子眼儿，没能说出来。

道路从车站延伸到海港前方，向左拐了一个大弯，然后有一段与码头相邻的路。旁边行驶着一辆载着集装箱的卡车，看不到那边的大海。苍白的路灯照亮凄冷的路，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在路灯下驶过。明日香记得那件印着狗熊图案的T恤衫，放慢了车速。

骑着自行车的青年叫作田代哲也，大约从两个月前开始在滨崎这里的渔协工作。自行车可能是从房东大婶那里借来的，那双长腿和脚蹬的位置一点都不搭，简直就像是在骑三轮车。明日香打开车窗。瞬间，鱼和海潮的腥味扑了进来。

明日香开车超过田代哲也的自行车，停下车。田代歪着脑袋靠近汽车的身影映在后视镜里。

“叔叔，你看，是田代君。”明日香对洋平说道。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洋平好像也看到了他，“嗯”了一声，点了点头，然后回过头去。

跟上来的田代停下自行车，明日香问了一句“去哪儿了”，他却低下头跟洋平打招呼，说了一声“晚上好”。

“下午有什么事吗？”

他听了洋平的问题，回答道：“不，没什么……啊，对了，新荣丸的船长联系您，关于对讲机的事情，希望您给他打个电话，明天就行。”

“他是讲过对讲机不怎么好用了。可是，都用那么久了，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是说要买一个新的吗？”

“不知道……”

明日香分别看了一下把自己隔在中间说话的这两个人。自从大概两个月前在海鲜市场看到这个田代以来，他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就没有任何改变。虽然不能说是阴郁，但也绝没有什么霸气。跟他说上几句话，自己也会变得浑身无力。据说他突然出现在海鲜市场，来问洋平招不招

工。洋平觉得好端端的年轻人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肯定有什么问题，便打算当即回绝他。但是，经过一番仔细的盘问，才知道之前他一直在信州的一家民宿打工，还带着简历和民宿的经营者夫妇的介绍信，而且渔协的同事也对洋平说“反正能濑辞了工，人手也不够”，于是洋平便答应让他给自己打打下手。这两个月以来，田代工作非常认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洋平和渔协的人们都很吃惊，权且把他当成一个“寻找自我的年轻人”，接纳了他。

田代与洋平说完话，依然跨在自行车上不动。车把上挂着便利店的购物袋，显然是刚去了那儿，但是明日香仍然问了一句“去哪儿了”。

“便利店。”

明知故问的提问，不言自明的回答。

“也是啊。那我们走啦。晚安。”

明日香踩下油门。待在原地目送他们远去的田代映在后视镜中。

她再次将视线转回前方，在车内后视镜中看到爱子的身影。停车期间，她没有注意爱子，现在发现她仍回着头，看着越来越远的田代。

“叔叔，晚饭怎么吃？”明日香故意让爱子也能听到。

“哦，家里有吃的。”

“炖菜可以吗？我用保鲜盒把我家剩下的盛来了，你们拿回去吃吧。”

“哦，谢谢。”

沿着码头的公路穿过一条短短的隧道之后，变成了陡峭的山路。洋平的家就在这条山路的中途。虽然离海很近，但是不知为何，过了长满青苔的隧道，这一带弥漫着大山的味道，而没有大海的味道。也许是因为隧道的阻隔。即便是盛夏，这里也总是凉飕飕的。感觉这里的气温可能要比周围低一两度。

汽车停在漆黑的家门口。洋平和爱子立即要下车。

“爱子，明天来我家住吧。”明日香对爱子说道。“嗯。”爱子也不看她，只是点了点头。后座上有一个蛋糕盒。

“爱子，你把那个落车上了。”

“啊，对啊。”

“那是什么啊？”

“年轮蛋糕。明天我给你带一半。”

洋平说了一声“谢谢”，不等爱子，直接朝大门走去。

明日香在狭窄的小路上倒了好几次车，才终于改变了方向。在此期间，她示意目送自己的爱子“好了，先进去吧”，于是，爱子便听话地走进了门。

再打一次方向盘就能调完车头了。但是，这时她突然感到浑身没有了力气。两人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家里的情形浮现在眼前。许多肮脏的长筒胶靴和爱子的鞋子堆在门厅，过道里塞满各种纸箱和衣箱，挂在墙上的两人的衣服遮住客厅里的佛龛，厨房里的餐桌上堆满各种碗装方便面、调味料和点心等，连放玻璃杯的地方都没有。

对面有一辆车从隧道里开了出来。明日香打了一下方向盘，那辆车在窄路上从旁边驶过。司机是车站附近一家洗衣店的店主。两人微微抬了抬手，互相打了个招呼。

这家洗衣店店主的独生女麻里与爱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关系很好。麻里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东京的一所大学，听说从去年开始在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上班。据说麻里离开家乡去东京的时候，爱子在车站大哭了一场。“我周末会回来的。”无论麻里怎么安慰，爱子都不停地大哭，喊着自己会孤单。

现在想来，自从一直待在爱子身边的麻里离开之后，爱子就好像慢慢变了。倒也不能说变坏了。大概可以说，这个在渔港长大、晒得黝黑的少女逐渐变得有女人味了。

正好是那个时候，在当地体育大学担任空手道协会会长的一个男生喜欢上了她。男生剃着短寸，肌肉发达，脸孔就像岩石一样棱角分明，身高足有一米九，总是穿着一双作响的木屐在附近走动。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很粗野，但是对爱子的感情却似乎很细腻。明日香曾多次看到两人在街上的咖啡馆喝茶。当时，在爱子的面前，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蜷起身子，吃起了可爱的小蛋糕。

体育大学的空手道协会会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爱子是这个男生喜欢上的女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对她另眼相看。

即便以亲戚的偏心来看，爱子也绝对算不上漂亮。胖乎乎的身材和温柔的笑脸虽然可爱，但也不会成为当地人心中的女神。但是，女人是

一种奇怪的生物，她们会因为自己男人的权威而变得魅力非凡。当时，只要爱子走在大街上，大学男生就会过来跟她打招呼。不管是在便利店还是在便当店，人们都会指着爱子窃窃私语："那就是空手道协会会长的女朋友。"这种时候，爱子就会冲他们微微一笑。明日香觉得那时爱子微笑的脸上甚至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明日香觉得那肯定是爱子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她现在还忘不了爱子为了给男友的比赛加油，一大早起来做便当时那一脸幸福的样子。

但是，虽然明日香能够清楚地记起爱子当时的模样，却想不起当时洋平的样子。那时洋平看到女儿被那些男生追捧，不管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明日香仅仅能够回忆起爱子和她的那个男友刚刚结束关系时的洋平的样子。她已经不记得具体情况，只记得那天一大早看到洋平垂头丧气地走在码头上的背影。

爱子和那个男生持续了半年的交往，突然结束了。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爱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男生的追捧，一下子忘乎所以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一个被人捧上天的女孩，轻飘飘地在天上待了半年，总会不由得自我感觉太好。

爱子跟另外一个向自己求爱的男生上了床。据说地点就在学生宿舍里。她劈腿的事情很快败露。空手道协会会长震怒，表现出他在爱子面前从来没有表现过的男人的一面。

他把爱子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早上，明日香在码头上看到的，是洋平从医院回来时的背影。

洋平和爱子没有起诉那个男生。他们与校方协商，决定私了。男生被开除学籍，离开了这个小城。

无论多么新鲜的水果，只要有一丁点伤痕，就会很快腐烂。男生离开之后，事情很快传扬开来。爱子从"空手道协会会长可爱的女朋友"变成了"早市的肥婆"。再加上她背叛了珍惜自己的男人这个事实，在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年轻男生眼中，爱子是肮脏的。

距今约三年前，当明日香接到洋平的联系，得知爱子突然离家出走时，心想"太好了"。她很高兴，因为她原本以为爱子不会主动做什么事，没想到她终于逃离了这个小城。所以，她当时还曾安慰洋平说"没有

任何联系便说明爱子平安无事”。直到几个月后，一个自称歌舞伎町NPO工作人员的女人联系了洋平，称他们“救了在肥皂乐园工作的爱子”。

暑假已经接近了尾声。拖家带口来这里垂钓的家庭在滨崎港的码头上排成一排。他们将汽车停在码头上，从车上搬下各自的钓竿或鱼饵，孩子们在父亲的指导下将鱼线抛进水中，害怕晒伤的母亲们将毛巾搭在头上，蹲在车子后面短短的阴凉里。

虽然滨崎港面朝太平洋，但是有防波堤的阻挡，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海浪。站在码头上往下瞧，能看到竹夹鱼在水中游来游去。运气好的话，还能钓到白梭或鲈鱼。

码头上，烈日当空，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回过头去，可以看到那边的海鲜市场。人们早早地收了摊，空荡荡的市场就像一个洞窟，形成了一片阴凉。当然，这里严禁垂钓者入内，但是由于外围也没有扯绳子围住，很多野猫在里面睡懒觉，垂钓者也毫不介意地在里面穿梭。

所有的港口都一样，走在码头上都能闻到一种独特的味道。湿热的海风、鲜鱼、猫尿以及夏日的阳光混杂在一起，舒适和疼痛的感觉交替着袭向人们的鼻孔。

爱子在歌舞伎町工作的时候，有时会感觉自己在那里闻到了与此相同的气味。当然，在大城市的中心位置不可能有海港的味道，但是，当她在肥皂乐园的等候室待客的时候，送客出门的时候，或者在宿舍里的上下铺上准备入睡的时候，就会莫名地闻到这种味道。

爱子一边看着那些垂钓者的成果，一边慢慢地走在反光强烈的码头地面上。从家里出来，走了才不到十分钟，脖子上的汗水就已经淌到胸口。这时，正巧一个男孩钓上来竹夹鱼，欢呼起来。爱子不由自主地走到他的旁边。难怪这么高兴呢。原来鱼钩上竟然挂着四条竹夹鱼。

男孩得意洋洋地向爱子炫耀，爱子对他说了一句“好厉害啊”，继续朝渔协的方向走去。从东京回来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她又开始在早市上班，中午之前会像这样给在渔协上班的父亲送便当。又开始了和以前一样的生活。

爱子看着停靠在船埠的渔船，离开了码头，朝渔协大楼走去。等一辆车开过去之后，穿过狭窄的车道。三层渔协大楼的外窗上贴着手写在旧纸上的六个大字，“储”“蓄”“请”“到”“渔”“协”，一个字占了一扇窗。爱

子看着二层的窗子，走近大楼。门口的右侧有一张长凳。她知道那个男人和往常一样坐在那里，却故意没有看他。这两三天，爱子一直采取同样的态度。

像往常一样总是坐在那张长凳上的，是两个月前来到这个小城的叫作田代哲也的男人，也就是爱子从东京回来的晚上，坐着明日香的车回家的途中，在码头遇到的那个男人。

每天这个时间，田代都坐在这张凳子上吃便当。爱子不解：干吗要跑到这么热的地方来吃便当啊，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吃多好啊。但是，既然对方不跟自己搭话，自己也不好过去跟他说话。

爱子看着二楼的窗子，准备像往常一样走进渔协大楼。正在这时，长凳那边传来一个声音。

“哎。”

爱子吃了一惊，没有将视线转向长凳，而是转向了海港的方向。

“哎，槙师傅不在。”

田代又对她说了一句。爱子扭着身子朝长凳的方向看去。田代一只手拿着便当，一只手拿着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边。

“我爸不在吗？”爱子的声音娇羞可爱。

“不在。槙师傅去胜浦还卡车去了。”

田代这样说完，又开始吃起便当。他使用筷子的动作十分粗鲁，看起来就像在戳便当盒。爱子觉得他的那种样子很奇怪，不由得盯着他看了起来。

田代抬起头来，歪了歪脑袋，就好像是在说：“什么事？”爱子自然而然地向前挪动了脚步。因为她觉得对方似乎在对她说：你可以过来说话啊。

“你为什么总是在这里吃饭啊？”爱子问了一个自己一直感到好奇的问题。她站在离田代稍远的地方，踮起脚尖看便当盒里的饭菜。

“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头疼。”

田代这样回答，又用筷子将煮海带刺穿。爱子又向前靠近了一步。煮海带、煮蔬菜、鱼糕、咸菜、羊栖菜——便当的色彩暗淡，米饭和菜肴散发出的凉意似乎传到爱子的口中。

“你认识我吗？”爱子歪了歪脑袋，疑惑地问道。

田代似乎有些吃惊，抬起头来，“啊”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那当然啦”。脸上好像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你别生气呀。”爱子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没有生气。”田代简短地回答。

就在这时，渔协的大门打开了，弓腰驼背的上原婆婆推着手推车从里面走了出来，那样子仿佛用车撑着腰。

“咦，爱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婆婆看到爱子，停下了脚步。

“啊，婆婆，天好热啊。”爱子微笑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概一星期前。”

“去哪儿了？”

“东京。”

“东京？你在那里做什么？”

上原婆婆一边问爱子，一边将视线投向她背后的田代，皱起眉头说道：“你又在那么热的地方吃饭。”

“啊，对啊，田代是住您家吧。”爱子说道。说完之后，她马上意识到让对方发现了自己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处，稍微有些慌张。

“你来干什么？”婆婆这次转问爱子。

“给爸爸送便当来。”

“你每天送来吗？”

“对。”

“那田代君的便当你也一起做了吧，反正做一人份跟做两人份也差不了多少。像我们这种老婆子做的饭，年轻人不喜欢。”

爱子回头看着田代，以为他至少会说一句“哪有的事”，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继续吃着便当。

上原婆婆推着手推车，穿过车道，沿着各家房檐下短短的阴凉，向

远方走去。

爱子目送婆婆的背影远去，突然转头对田代说道：“要我做吗？”田代好像吃了一惊，似乎马上又明白了她的意思，却不置可否。

爱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问道：“要不要看一下？”

“唉？”

田代抬起头来，嘴唇上粘着海苔。

“这是我家的便当。爸爸喜欢吃肉和油炸食品，所以我觉得应该比你那个分量足。”

爱子又看了一眼田代的便当。不知不觉间，便当盒里的米饭和菜肴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田代没有说想看，但爱子依然试图打开自己的便当盒。她站在那里解不开包裹便当的手帕，便在田代旁边坐了下来。坐下去的那一瞬间，感觉自己的大腿似乎一下子胖了一倍，赶紧用便当盒挡住。只是，坐下之后，才发现大海那边吹来的风很惬意，也开始明白田代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吃便当了。

爱子解开手帕，打开便当盒的盖子。里面有炸鸡块、炸海虾、肉丸子、鸡蛋卷，米饭上还洒着一些白色的小鱼仔。

爱子将视线转向旁边的田代。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却紧紧地盯着便当。

“这个，你吃吧。”爱子捏起一块炸鸡块，放进田代的便当盒里。

“可以吗？”

“可以啊。”

田代又粗鲁地用筷子插住鸡块，啪地塞进嘴里，口中发出咀嚼的声音。嘎吱嘎吱，肉和唾液搅拌在一起。

“明天我就给你做。反正一个人的是做，两个人的也是做。”

“那我付你饭钱。”

“你现在付给上原婆婆多少？”

“每月四千日元。”

“那你给我三千日元就好了。做两个人的便当，和做一个人的便当，

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爱子看了一眼田代的嘴角。他的嘴唇上泛着炸鸡块的油光。

明日香从自家车库里开出汽车，打算去给说是在码头钓鱼的儿子大吾送便当。她用手机打电话确认了一下，得知和儿子在一起钓鱼的只有他们足球队的翔太和亮，便姑且做了三份饭团和简单的菜肴，装进餐盒里。早晨让他带了一水壶大麦茶，但他好像已经喝完了。现在再煮一壶，也没有时间等到茶凉，便在中途的一家便利店买了一瓶1.5升的乌龙茶。

三人不在码头上，而是在防波堤的最前端。虽然明日香多次告诫他，如果没有认识的大人在旁边，千万不要进入那个区域，但是翔太上高中二年级的哥哥在那里，于是三人商量之后，便决定把高中生认定为“大人”。

防波堤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挡阳光。明日香走到最前端，额头上就已经出了很多汗。头顶烈日炎炎，脚底的水泥地面冒着热气。

明日香将便当交给在防波堤边钓鱼的那三个孩子，给了大吾五百日元。“要是乌龙茶喝完了，就去那边自动售货机上买点果汁喝。”

从防波堤回到停在阴凉处的汽车前，准备上车的时候，渔协大楼门口的爱子和田代哲也的身影映入眼帘。这么热的天，两人却并排坐在外面的长凳上。

明日香上了车，倒车离开码头。也许是提速太猛，钓鱼的人们齐刷刷地扭过头来，看着这边。

汽车倒行至车道，然后继续往后倒，停在渔协大楼的前面。

她踩下刹车板，打开驾驶座的车窗。坐在凳子上的两人盯着突然倒行过来的汽车，以为出了什么事。

“你们在这么热的地方，干什么呢？”明日香问道。爱子白皙的大腿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胖了。

“给爸爸送便当。”回答她的是爱子。明日香这才注意到田代的膝盖上也放着一个没有吃完的便当。她并没有别的什么特别要说的话，只是“哦”了一声，正要踩下油门。就在下一个瞬间，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恶心的感触，不知为什么，感觉自己就像是将手伸进了爱子那双滴着汗水的大腿之间。

“田代君，要是有空的话，这周六再来指导大吾他们踢足球吧。”

似乎为了打破这种沉默，明日香说道。田代慢慢地从凳子上站起身来，简短地回答：“好啊。”

“真的吗？大吾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

田代也不跟明日香和爱子打一声招呼，拿着便当盒准备回渔协大楼。“几点能来？”明日香冲着他的背影问道。

“几点都行啊。”

田代停下脚步，微微弯着腰，回过头来。

“那就上午九点左右过来吧。有的孩子中午就要去上补习班。”

田代默默地点了点头，走进了大楼。

明日香觉得这个男人像一个人，却又想不起来他像谁。打个比方，到了夏天，就会有很多游客来这个滨崎港的海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住在明日香上班的那家酒店里。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给钓客准备的日式或西式民宿、露营地。只有到了夏天，这里才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城市。或许，田代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这些来海边的游客。简单地说，就是外来者的面孔。明明人在这里，却又好像不在这里的那种感觉。是因为大家知道夏天结束的时候他便会消失，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呢？还是因为对方心中原本就有夏天一结束就离开这里的想法，才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呢？

明日香茫然地盯着热气蒸腾的车道，突然瞥见爱子站了起来，便将视线转了过去，问道：“你和田代君聊什么来着？”

“没什么。”

爱子手上也有一个便当盒。

“叔叔的便当？”明日香明知故问。“嗯，爸爸的便当。”爱子的答案在意料之中。

明日香目送爱子走进渔协的大楼。超短裙的腰部显出很多赘肉，圆鼓鼓的脚踝下面，那双镶着银线、小巧可爱的凉鞋似乎在哀鸣。

藤田优马单手拿着一个盛着莫吉托的酒杯，开始穿过拥挤的舞池。巨型音箱的音量开得很大，里面传来的重低音直接从脚底传到心脏。他赤裸着上半身，裸露的胸部和后背因海风、汗水和沙子而变得黏黏的。

每当从同样赤裸着上半身舞动着的男人之间穿过，身体就会密切接触，对方的汗水和体温都传递过来。

曲子换成了魔力红乐队的*Moves Like Jagger*（像贾格一样舞动），优马停下了脚步。去年也是在这个活动临近尾声的时候放的这首曲子，现场气氛变得热烈起来。

优马跳了起来，与周围的人相互碰撞，任由杯子里的酒溅出来也不管不顾。那些半裸的男人发出一种近乎尖叫的声音，但那声音完全被巨型音箱传出的声音吞噬。开始跳舞的优马恍惚感觉自己在无声中扭动着身体。

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镰仓海岸的特设海滨会馆举办的这个活动已成为夏天快要结束时的例行活动，每年的参加人数都超过一千人。

跳起来之后，汗水从全身滴落。后面跳舞的男人的汗水洒在自己的后背上，自己的汗水落在前面跳舞的男人的肩膀上。在那个肩膀的前面，可以看到刚才在海滩上过来跟自己打招呼的那个男人。他好像也注意到了优马，慢慢地朝这边靠近。两人几个月前便在推特上互相关注了，但是真正见面刚才还是第一次。好像是优马发了一条推特，贴上自己健身之后的胳膊的照片，写了一句“好想让胳膊再变粗一点啊”之类的话，对方留了言。然后过了几天，两人互相在对方发的美食图片下写了“看样子好好吃啊”“我知道那家店”之类的评论，不知是谁先提出“有时间见个面吧”，另外一个回复“好啊”之后，不知为何便没有了互动。由于那个男人在头像中使用的照片正好是优马比较喜欢的类型，所以今天对方过来打招呼的时候，优马还记得他。只是，虽然真人和头像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实际见过面之后，优马还是强烈地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失望，就像是原本以为那是冰镇可乐，喝下去却发现是常温的一样。

优马看到那个浑身是汗的男人走了过来，故意扭过头去背对着他。他手中酒杯里的酒已经洒落了大半，弄湿了自己的小腹和泳裤。

下一个瞬间，优马感觉到那个男人的胸部紧紧地贴住了自己的后背。他装作没有发现，走了起来。走出舞池之后，他朝海滩上的一把遮阳伞走去。那里坐着和他一起来的克弘等人。

太阳已经落山了。海面上吹来的风拂过海岸。优马脱掉沙滩鞋，光脚走在沙滩上，享受着沙子穿过趾间时带来的那种瘙痒的感觉。

海滩上撑着很多遮阳伞，每把伞下面都有几个男人，就像优马他们

一样，在一起快乐地说笑。在这种聚会上，不会出现那种骨瘦如柴或者挺着将军肚的男人。每个人都在炫耀自己性感美丽的胸肌和成块的漂亮腹肌，向大家展示自己如何享受当下。他们的身体和阳刚气息的确能够刺激优马的性欲，但是这种新鲜的感觉只有一瞬间。他们也都和自己或者克弘他们一样，平常都是用手机交友软件寻找男人，到了周末便找一个不坏的男人做一次不坏的爱，平常的生活不过是两点一线，往返于家与单位之间。因此，听到他们开怀大笑时，优马并不会把他们当成性爱的对象，而是不由得想要过去拍一下他们的肩膀，对他们说一句："我们彼此都要再放松一点。"

克弘他们的遮阳伞离水边不远。与其他遮阳伞下的男人们没有什么不同，大家正兴致勃勃地聊着几个月前他们一起去看的那场Lady Gaga的演唱会。

"阿明说要回去了。"

优马听到伞下的克弘这样对自己说，慌道："啊？这就要走？"

"他说累了，不能勉强在这里装作很享受的样子。"

"哎？！再待一会儿嘛。阿明的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就像我，像这样装作很享受的样子，最后达到了一种境界，单纯觉得很享受。哎，真的。阿明，再忍一下嘛。"

为了留住阿明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倒也真的不假。优马心想。

但是，最后阿明还是坚持己见，决定在马上就要进入高潮环节的八点之前回东京市区。他们原本可以让这个爱使性子的阿明先回去，但是他们都没有开车，若是那样就回不了东京了，所以，优马、克弘，以及正在舞池附近的泡沫喷射机前弄得浑身都是泡沫、跳得起劲的大贵也都被拉了回来，坐上了阿明的奔驰。

"优马，接下来你去哪儿？"

优马听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克弘这么问，反问道："什么哪儿？"

"阿明和我去新宿。"

这时，刚才跳舞跳得太累，正茫然地看着车外的大贵听到克弘的话，马上回答道："啊，我也去！"

"我就算了。"优马回答道。

虽然冲了一个澡，但是被空调吹得干燥的肌肤上依然残留着海腥

味。

“有约吗？”

克弘正用车里的导航确认到达时间，问道。“约啊，那倒没有。”优马回答。

“啊，你肯定在会场上跟谁勾搭上了吧？哦，是在IBM上班的那个家伙吧。”

克弘兴致勃勃地回头看着优马。

“你说真人啊？没有没有。我们现在的关系，也就是一起吃顿午饭，再去吃点流行的甜点什么的而已。绝无任何不正当关系……最近我天天都要加班，今晚想回家休息一下。”

一直在超车线上飙车的克弘这时放慢了车速，变换车道。

“优马君的工作，要经常加班吗？”

听阿明这么问，优马皱着眉头，说道：“最近经常。”

“原来大型通讯企业也是这样啊。可是，也没关系啦。你们公司的气氛对同性恋是很友好的吧。”

车内后视镜中的阿明这样问道。

“嗯，公司里倒是有一个举办这种活动的团体，不过我在公司里也还没公开呢。”

又在茫然地看着车窗外的大贵接过优马的话，说道：“真好啊！你们那儿。万一被发现了也没关系。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单单是被人看见像我今天这样满身泡沫的样子就会被开除的。”说完，他叹了口气。

中途下了高速之后，阿明说要把优马送回他在樱新町的公寓，但是优马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自己在新宿站西口下了车。下车的时候，克弘跟优马开玩笑说：“果然还是有约啊。”优马只是咧嘴一笑，目送汽车驶去。

已经过了九点半，新宿的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下车的那一瞬间，大街上的热气让体内的汗水一下子喷涌出来。优马走进开着空调的车站，给嫂子友香发了一条短信。

“还在医院吗？”

很快收到了回信。

“对不起，今天我有点事儿，没能去。护士跟我联系说不用太担心。”

优马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走向小田急线的乘车处。

母亲贵子现在住的那家临终关怀医院距小田急线狛江站走路不到十分钟。从医院出来走几步就是多摩川，但是里面的气氛却与多摩川的闲适迥然相异。

母亲贵子被医生告知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大概一年半之前检查出胰腺癌，之后进行了各种分流手术，切除了癌细胞扩散的胃、肠和肾等器官，勉强维系着生命。

大概在一个月前，一直以来负责给母亲治病的那家综合医院向优马他们介绍了这家在照顾终末期患者方面有着良好口碑的临终关怀医院。当时，母亲似乎以为转院即意味着死亡，坚持不同意。但是，由于两个儿子都要上班，大儿媳还要照顾孩子，三人很难二十四小时轮流待在病房里，最后在主治医生和责任护士的劝说下，她才终于同意转院。

现在，她有时会看着电视哈哈大笑，也有时在夜里备受病痛的折磨，不停地呕吐。病情看起来似乎稳定，只是有时会说出一些奇怪的话，让身边的人感到吃惊。据主治医生解释，肾衰导致毒素开始扩散，一般情况下都要开始使用强力镇痛药来缓解疼痛，这也就意味着母亲意识清醒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

优马在狛江站附近的超市买了些桃子，然后走向临终关怀医院。那家医院外观虽然古旧，却没有医院的氛围，让人感觉就像是避暑地的一家古朴的旅馆。这里基本上二十四小时允许探视，因此，里面虽然已经熄了灯，但是病人家属可以从正门进去，而不必像以前在那家综合医院住院的时候那样，要争分夺秒地赶到医院，在集中治疗室旁边的夜间探视接待处登记才能进去。

到了病房所在的三楼，走出电梯的时候，优马正好遇见了责任护士长饭野。“一直以来，承蒙关照。”优马鞠了一躬，说道。“哎呀，你母亲刚才还看电视来着。药劲上来了，现在睡着了。”饭野告诉他。这个女人长得很胖，手指什么的都圆鼓鼓的。

“是吗？”

优马正要迈步，饭野又问道：“啊，对了，我刚才跟你妈妈聊天来着，说你今年三十二了？”

“啊？”

“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才二十四五呢，真是意外。”

“我看起来有那么年轻吗？”

“有啊。说你是大学生都有人信啦。”

“哎，那怎么可能。”

优马不由得高兴起来，这时饭野笑道：“哎哟，我可不是在夸你啊。我的意思是你不够成熟啦。”

也不知道饭野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总之整个医院都洋溢着像饭野这样乐呵呵的气氛，母亲现在也开始为自己转院感到高兴了。

优马与饭野道别后，轻轻地打开病房的门。母亲的脸似乎又因为浮肿胖了一圈。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睡着。腹部和背部都装着人工肛门袋，好像只能以这样的姿势睡觉。

“妈。”优马轻唤了一声，但是母亲却没有要醒来的迹象，鼻息渐重，似乎很快就要变成鼾声。

优马坐在折叠椅上，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推特，“到家啦。今年的镰仓海滩聚会也很欢乐。”然后，他盯着母亲的睡颜，很快就收到了几条评论。“辛苦啦！”“一直在找你啊，你当时在哪儿来着？”“我朋友说你是他的菜哦。”

优马吃完两个自己买来的桃子的时候，母亲醒了。不知是否还没完全睡醒，她突然问了一句：“还再待一会儿吗？”优马便回答道：“嗯，还待一会儿。”母亲紧紧地盯着自己。也许是做了一个伤心的梦，眼角还流着泪水。优马拿起纸巾要给母亲擦一下泪，母亲却接过纸巾，说了句“没事儿”，自己擦起眼角。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吧。”优马致歉。

“什么时候过来的？”

“大概十五分钟前吧。”

“对了，十一月去泡温泉，这还是头一回咱娘儿俩单独去吧。”

“啊？嗯！头一回。”

“秋田吧。不对不对，是青森。”

“对，青森。”

优马点了点头，母亲也使劲点了点头，可是她的眼神却逐渐变得模糊，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优马从母亲手中拿掉纸巾。

优马不记得自己曾答应母亲和她一起去泡温泉。她不是在说梦话，只是意识糊涂了。

待母亲睡熟之后，优马坐在那里，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他环视了一下病房，发现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己打发时间的报纸或杂志。

为了打发时间，他又拿出手机，打开交友软件。只消动一下手指，各种男人的照片和信息就会出现在眼前。以年龄、体型、兴趣以及喜欢的做爱方式等条件对几万名注册会员进行筛选之后，范围逐渐缩小。有人上传自己半裸的照片，也有人列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每当优马像这样浏览这些网页的时候，总会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虽然能够与这里的所有会员见面，但是能见到所有人这件事本身，其实也意味着自己见不到任何人。

优马也打开了自己的个人资料页。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又有两个人申请添加好友。他马上看了一下对方的资料，遗憾地发现那两人都不是那种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类型。

这时，母亲翻了一个身。他也终于觉得不好在母亲旁边肆无忌惮地在网上找男人，就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里的长凳上，查询有没有那种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注册会员。

优马在走廊的长凳上待了两个小时，在此期间，母亲一直酣睡不醒。最后，他在母亲的枕边放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明天傍晚再来”，便离开了临终关怀医院。

从医院到自己租住的公寓，打车比坐电车方便一些。因此，他打算步行到狛江站打车回家。

到达车站时大概是零点十五分左右。优马来到出租车载客处，停下了脚步。

海滩聚会带来的兴奋还未消退。大概也是因为一直待在凳子上浏览半裸照片的缘故。优马听到广播里传来开往新宿的最后一班车到站的声音，奔向那边的站台。

他也不知道自己回到新宿做什么，大概是想与在酒吧里喝酒的克弘他们会合，也有可能只是不想回家。

幸好，赶上了电车。开往新宿的最后一班电车稍微有点拥挤。优马

靠着车门站着，看着车窗外流动的世田谷区的住宅，戴上耳机。耳机里传来阿黛尔[4]的曲子。

站站停车的最后一班车缓慢地开往新宿。成城学园前、经堂、豪德寺、下北泽、代代木上原、南新宿，优马虽然没在这趟电车的沿线住过，却在很多车站留下了回忆。当然，所有这些回忆都是和男人有关的。他记得自己在每一个车站下车，也记得对方住的公寓的样子、与他们见面的时期，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长相。我以前都和什么人做过啊？有时他甚至觉得那些人实际上只是一个人，只是自己没有发觉。自己仅仅是在不同的车站下车，以不同的方式与同一个人做爱。

电车到达新宿的站台时，优马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去处。他不想去克弘他们去的酒吧，如果去了那里，大概会一直欢闹到早晨。电车经过下北泽的时候，他收到海滩聚会时见到的一个男人发来的短信，约他见面。他也并不打算应约前往。

优马走出新宿站，走在散发着夏日气息的大街上，朝目的地走去。

每当优马来到这里，就打心眼里觉得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新宿的酒吧，交友网站或者脸书以及推特上，大家会谈论自己第一次约会时去的小资餐厅、续摊时在另外一家酒吧里喝到的鸡尾酒，或者互相试探对方，有人提出“去开房”，有人回答“好啊”或者“下次吧”之类的话。而在这里，所有这些费事的环节一概省略，大家永远是直奔主题。

优马在前台拿了钥匙，打开储衣柜，迅速脱光了衣服，将浴巾围在腰间。狭小的更衣室里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肥胖的平头男子。优马知道他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却故意避开了他的视线。

优马走出更衣室，来到走廊，往左右两边的小房间里瞧。每一个房间都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地板上传来男人蠕动的声音。

走廊的尽头处是桑拿浴室和大浴池。优马匆匆地冲了一个澡，走进一个看起来最大的房间。

入口处有光亮，而且眼睛习惯了之后，也逐渐可以看清室内的情形。地上铺满了垫子。不管是优马的脚边，还是房间的里面，到处都是赤身裸体的男人拥抱在一起。

汗水、精液与空虚混杂在一起，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优马觉得，如果性欲有气味的话，那么肯定是这种味道。

优马走进室内。除了那些抱在一起的男人，还有一些人在打着鼾熟睡，另外也有一些人装作睡觉的样子等人搭讪。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在漆黑的房间里，也大概能分辨出对方的容貌、体型和年龄。对方再怎么装年轻，他的呼吸和动作也都会泄露实际年龄。

就在这个时候，优马隐约看到最里面的角落里有一个男人抱膝坐在地上。看他的样子，既不是在睡觉，也不是在观察别人，而只是坐在那里。

优马踩着地上杂乱的浴巾，朝里面走去。那个男人并未抬头看一眼朝自己走来的优马，只是紧紧地盯着地板。

优马站在那个男人的跟前，低头看他。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由于他也只是在腰间围了一条浴巾，从他肩膀和后背上的肌肉可以判断出他与自己的年纪相仿。

优马轻轻地踢了一下男人的小腿。男人依旧不抬头，只是轻声叹了口气。不知他是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向，轻轻地扭了一下身子。这时，两腿间闪开一个空隙。优马将自己的脚塞进男人的两腿之间。但是，在下一个瞬间，男人用自己的胳膊肘使劲推开优马的脚。骨头与骨头相撞，发出沉闷的响声。疼痛使血液往头上涌。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临终关怀医院的走廊，想起了嫂子的短信：“抱歉。我今天有点事没能去。”谁都没有错。大家都不容易。优马虽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胸口却堵着一句话：“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

优马蹲下身子，看着男人的脸。男人试图用胳膊挡住自己的脸。优马强行掰开他的胳膊。男人抵抗，咂了下舌头，眼睛瞪着优马。那张脸既不特别好看，也不特别难看，而是一张随处可见的普通的脸。

男人试图挣脱优马的手。优马更加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腕。这时，男人朝优马刷地踹了一脚。优马被踢中脚踝，身体失去了平衡，扑倒在男人身上。男人继续抵抗，使劲推着优马的肩膀，试图逃脱。

“别装了。”优马伏在男人的耳边说道。

男人试图挣脱，优马抓住他的肩膀，用胳膊肘和膝盖将他按在地上。男人仍旧抵抗，但是优马的胳膊肘正好抵到他的喉咙，只要稍微一使劲，男人的喉咙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

优马更加用力地将自己的胳膊肘抵住男人的喉咙。男人试图挣扎，优马便抓住他的肩膀，用膝盖按住他的肚子。男人终于死心，放弃了抵

抗。两人的浴巾都已经掉在了地上。与优马不同的是，男人的性器没有勃起。

整个做爱的过程简直像是强暴，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中一方的性欲。优马摘掉安全套，将精液射在男人的肚子上。释放出来的精液冷却的同时，那儿的热情也冷了下来。男人默默地用毛巾擦掉优马射在自己肚子上的精液，就像终于完成了一项讨厌的使命，默默地起身，准备离开房间。

一般情况下，这就结束了。但不知为什么，优马这时突然抓住了男人的手腕。

然而，男人仍然试图用力甩开优马。

“你去哪儿啊？”优马小声问道。

“冲澡。”

男人厌恶地回答。

其实，男人的态度是对的。即便在浴室里做了爱，两人的关系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你今天住这儿吗？”优马问道。男人并不回答。

“要是回去的话，我们一起走吧。”

优马知道在这种地方不适合说这种话，男人听了优马的话也感到十分吃惊。

在这种地方见到一个人，马上跟他做爱。如果结束的那一瞬间不马上离开，很多模糊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对方平常说话的方式、笑声、喜欢的音乐、成长环境、身边有什么样的朋友等，这些与性爱没有任何关系的因素，只会变成性爱的阻碍。

优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两人离开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男人一言不发地去冲澡了。优马追了上去。他们分别用莲蓬头冲掉自己身上的汗液和体液，擦干身子，回到更衣室。两人并没有约好一起走出这里。他们只是默默地换上衣服，一起回到了闷热的夜。

两人并排走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最后一班电车早就已经开走了。闹市里依然人流如织。在街边与男人深情拥吻的女人露出了内裤。

“肚子饿了。”

男人忽然小声说道。他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向对方发出邀请。

“要吃点东西吗？”优马问。

男人似乎稍微有点吃惊，提议道：“饺子如何？”

他们走进了看到的第一家中餐馆。这家餐馆里只有猪排拉面和饺子。两人并排坐在柜台前，吃起了拉面。

“你住在哪儿？”优马吃掉叉烧肉，问道。

“我刚来到这里，没有固定的住处，轮着住朋友家。”男人回答。

“哦，那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想回答。”

“那你多大了？”

“二十八。”

“做什么工作？”

“正在找。”

在他们面前煮面的厨师一脸疑惑地听着两人的对话。

虽然只有这几句简单的对话，但是优马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男同性恋者，大概是将自己与这个社会的格格不入归咎于自己的性取向，总是将“反正”这个词挂在嘴边。老大不小了还没有固定工作，总是不愿稳定下来。在男同性恋的世界中，这并不稀奇。

“如果今天晚上还没确定住处，到我家住怎样？”

这是因为优马已大致弄清了男人的来历，也是因为明天是周日。优马一边用大汤勺喝着面汤，一边若无其事地说道。男人不回答，也用大汤勺喝着面汤。

走出餐馆后，优马准备打车。回头一看，发现男人默默地跟在自己后面。

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二十六日的晚上，设在八王子警察署内的搜查总部里，很多搜查员聚集在电视机前。两小时的公开搜查特别电视

节目已经开始了。

今天晚上，他们将会在这个电视节目中公开已经潜逃一年的“八王子夫妇凶杀案”嫌疑犯的最新通缉照片。

八王子警察署搜查一课巡查部长北见壮介在电视机前占好了位子，打开错过了最佳食用时机的烤鸡盖饭的盖子。盖饭已经凉透，盖子里面的水滴啪嗒啪嗒地滴落在碗里的饭菜上。

“山神那部分几点开始？”

在旁边点着香烟的南条邦久问道。北见一边搅拌烤鸡盖饭，一边回答：“分两次播放，一次是在九点半，一次是在节目的最后。”

南条比北见大一轮，是从本厅的搜查一课调来的警部补。但是，大概是因为四十多岁还在搜查一线的缘故，并不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

“要是收视率高的话就好了。”

南条叼着烟卷，准备换双袜子。北见似乎已经没有了食欲，一边移动到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回答道：“这次的通缉照片效果很好，应该会收到不错的反响。”

一年前，山神刚开始潜逃时，警署公布的那张通缉照片，是他在作案的半年前去千叶的一家建筑公司应聘时提交的简历照片。照片上的山神，单眼皮，眼神中泛着凶光，很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的肖像画。但是，在他的眼神深处，却似乎有一些忧郁。电视新闻中放过几次之后，这张照片便流传到网上，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山神的长相很有男子气概。

这次，节目将要公开与这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都是运用电脑作图技术做成的，一张剃着光头，戴着黑框眼镜。另外一张是女装照，戴着长假发，画着淡妆。

当然，在决定公布这张女装照之前，搜查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光头和黑框眼镜那张照片还好，但是公布男扮女装的嫌疑犯照片则史无前例。这两张照片都是根据此前的目击信息推测出来的样子。光头黑框眼镜的信息来自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京地区，女装的信息则主要来自这种酒吧较多的新宿一带，其实并没有真正看到山神穿女装的目击信息。搜查总部仅仅是因为得到了女装酒吧的目击信息，并且在他家发现一张纸条上写着一家举行同性恋聚会的酒吧的名字，便紧急制作了这张

照片。“只根据来自新宿二丁目的目击信息，就制作女装照片，未免有点过于武断。”

开会的时候，北见曾多次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年轻的搜查员大多明白北见的意思，但是南条这些干部们都只是惊讶得瞪大眼睛，认为“这次是在电视上公开通缉照片，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放上去”。于是，最终决定也放上这张女装照片。

嫌疑犯已经潜逃一年多，这让搜查总部感到丢脸。他们已经开始积极地与呼吁大家提供信息的电视节目合作了。

当然，搜查总部与这种类型的公开搜查节目合作其实也是有缺点的。这是因为，通过这种节目，犯人会知道警方现在掌握了多少信息。只是，即便如此，搜查总部依然选择与电视节目合作，无非是因为直到现在他们仍旧无法锁定山神的藏身之处。

北见吃完烤鸡盖饭的时候，有关山神案的部分开始了。主持人首先介绍了凶案的概要，然后就是被害人尾木里佳子的父母接受采访的视频。

北见将便当盒放在地上，朝电视的方向探出身子。

为了保护隐私，屏幕上没有受访者的面部影像。但是，从两人规规矩矩地跪在佛坛前的样子，可以感受到他们优越的生活品质。记者对女儿被害的父母提出的，无非是那些常见的问题。但是即便如此，这对夫妇依然忍住泪水，毅然回答记者的提问。就连北见看到他们这种样子，都感到揪心的痛。

“二位现在的心境如何？”

真是一点都不懂得体谅人家的心情。北见心里这样想，却也不知道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能问他们别的什么。

“我们现在每天只是在想，那孩子是幸福的……虽然遭此横祸，但是那孩子的人生是幸福的。”

听到那位母亲这样回答，北见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原来，痛失爱女的母亲的心情是这样的啊。从母亲的回答中，北见能够感受到一个绝不愿意承认自己女儿的人生不幸的母亲的坚强。

“……那孩子有很多她看重的朋友，也有很多看重她的朋友。她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去很多国家旅行，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当上了保育员，然后遇到了幸则这个温柔体贴的丈夫……那孩子在遇害一周前，曾突然

来到我家。她说自己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因为幸则出差，便过来坐坐，和她爸爸我们三人吃了一顿晚饭。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那天晚上，我开车把她送到了车站。那时，那孩子突然说道：‘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孩子们吗？’我问她：‘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她回答说自己刚读了一本儿童教育专家写的书。那里面写着什么‘自己身上的伤痛越多，越能理解孩子的伤痛’之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只是笑着应付：‘这么高深的问题，妈妈可不懂。’可是，当我们到了车站，那孩子正要下车的时候，她又说道：‘可是，妈妈，经历过幸福的人，肯定也能告诉孩子什么是幸福吧。’”

采访的视频播放结束之后，电视上的画面切回演播室。嘉宾们的眼中也都泛起了泪花。

“今晚，我们将再公布嫌疑犯山神一也的两张通缉照片。这两张照片很有冲击力。听完被害人里佳子女士父母的话，现在我们更加衷心地希望尽快将嫌疑犯山神一也捉拿归案，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给我们提供有效可靠的信息。”

下一个瞬间，电视画面上出现了山神一也的女装照片。演播室的嘉宾们和电视机前的北见等搜查员都“啊”地低喊了一声。

短短的几分钟之后，预备好的十部电话开始响了起来。在一边等待的搜查员们奔向电话。虽然其中也有马上就挂断的骚扰电话，但是当搜查员放下电话之后，铃声马上又会响起来。

反响超过了预期。据说电视台那边接到的电话更多。北见祈祷在这些电话中至少能有一条有用的线索，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山神一也。

新一周的星期一，明日香在酒店的会议室参加了一个总经理也出席的会议，然后利用午休时间回到自己家里，迅速为饿着肚子的大吾做完午饭，又马上走出家门，准备返回酒店。

做蛋包饭的时候，那之后看着正在吃蛋包饭的大吾，问他“暑假作业做完了吗”的时候，明日香满脑子仍然是今天会议的议题“户外泳池的关闭时期”。听到儿子回答“最后一天做汉字练习”，明日香也心不在焉，小声说了一句在开会时没能说出来的话：“即便开放到九月份的第二周，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也只是浪费电啊。”

大吾知道母亲只要工作一忙起来就是这样，因此也没再继续说话，他先吃完蛋包饭的蛋皮，然后就着大麦茶吃掉里面的番茄酱炒饭。

明日香在车库里正要打开车门上车，突然停了下来。她打开大门，朝厨房的方向问道：“大吾！刚才你说田代哥哥什么来着？”

“田代哥哥？”

“你刚才没有说吗？”

“噢，前天，就是星期六，练完足球之后，我们大家不是一起去吃野外烧烤了吗？完事之后，据说大人们留下来喝酒，一直喝到晚上。田代哥哥就醉倒了，大家把他扛到了爱子姐姐(5)家里。”

明日香听完儿子不紧不慢的解释，回问了一句：“是吗？”

“我刚才说过一次了呀。”

“抱歉抱歉。那妈妈走了啊。游戏只能玩一个小时哦。”

“好——”明日香关上大门的时候，里面传来大吾故意拉长的声音。

明日香坐进车里。回到酒店之后，还有一点时间，自己可以吃点简单的午餐。她没有选择沿海的公路，而是驱车驶入商业街，准备在途中的便利店买点三明治什么的。

早市已经结束，商业街上人影稀疏。明明才不到一点，可是就连提供午餐的咖啡馆也都早早地收了午市，挂出了“准备中”的牌子。

便利店前面有一个警亭。好像有人站在那跟前。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爱子。她站在警亭的公告栏前，歪着脑袋，不知道在看什么。

明日香停下车，喊道：“爱子，你干什么呢？”

爱子不紧不慢地回过头来，微笑着说道：“啊，明日香姐姐。”

“你在干什么啊？”

“啊？”

警亭里面没有巡警。

“啊什么啊呀。早市结束了吧？午饭吃了吗？”

爱子没有回答明日香的问题，再次将目光转向公告栏。明日香也跟着看了过去，发现这么偏僻的乡下警亭前也已经贴出昨天晚上电视上公布的杀人犯的通缉照片。

“啊，这个啊。”明日香说道。“姐姐你也看了？”爱子回头。

“真恶心，女装的那张。”

明日香告诉爱子自己的感想。她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照片时也是这样想的。

“这种男人化妆之后，戴上假发，原来是这样子。”

爱子说着，正要摸那张照片。

“啊，对了。听说星期六晚上田代君住你家了？”明日香问道。

“嗯，住我家了。”

“怎么不送他回他租的房啊？那边更近啊。”

“爸爸把他扛回来的。他说上原婆婆家的话，得把他扛上二楼。”

“那田代君和叔叔睡一个屋？”

“真是太大了，他们俩的鼾声，呼——呼呼——”

明日香看了一下手表。再不回去，就连吃三明治的时间也没有了。

爱子又将视线转向通缉照片。明日香跟她说了声再见，踩下油门。

明日香觉得爱子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见到她的时候，总会为她那缺根筋的样子着急，但是，若她不在身边，自己反而又会坐立不安。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担心爱子。对明日香来说，爱子就像一个不太顶用的护身符，虽说放在钱包里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运，但是一旦丢了，却又害怕自己遇到什么倒霉事。

回到酒店之前，明日香先去了一下便利店。她将三明治和蔬菜沙拉拿到收银台，搜刮出钱包里的零钱，结了账。收银台旁边的特设货架上摆着泳镜、救生圈以及烟花等海边的小商品。在夏季即将结束的这个时期看到那些绚丽的颜色，让人有些伤感。

看到烟花，明日香想到了她去世的丈夫辽。因为，挂在她家客厅的那张照片，就是在丈夫去世的一个月前，他们一起去看烟花的时候照的。照片中，两人穿着夏季和服，幸福地微笑着，身后绽放出美丽的烟花。

所有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会赞叹不已。“构图和用光都太完美。”其实，这张照片是辽用电脑合成的。他将两人在那天回来的路上拍的照片和烟花大会上照的漂亮烟花的照片完美地合成在一起。

现在想来，烟花大会的那天晚上，大吾其实就已经在肚子里了。也就是说，这张照片其实是家里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曾为这张合成照片的成功而高兴不已的辽，在东名高速的一次连环撞车事故中不幸丧命。到现在已经八年了。那天，辽开着自己的卡车，将点心制造商的赠品从冈山运到东京。据说，事故发生之后，几千个小丑形状的橡胶玩偶散落在高速公路上。

明日香已经完全记不清车祸发生之后那几天的事情。她还记得自己在家接到了联络，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去的医院，辽在医院里是什么样子。

那时，明日香他们住在千叶市的公租房里。他们申请了三次，才终于申请到一个朝南的两居室，从三层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下面热闹的小学校园。

“要是我们有了孩子，也会在这里上学啊。”

明日香还记得搬家的那天，辽站在阳台上小声说道。

“想要孩子的话，晚上你得更加努力啊。”明日香打趣道。

“我在努力啊。射的时候，我心里喊的都是‘快射’，而不是‘要射了’。”

明日香喜欢辽这样开玩笑的样子。虽然傻乎乎的，可是她就喜欢跟辽傻傻地待在一起的那些时间。

也并非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明日香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堕落了。她长期旷课，交到男友之后就离家出走，住进男友那里。

这些男人虽然都很温柔，但即便恭维，也称不上是那种可以独当一面、前程似锦的人。他们有的住在父母给自己租的房子里，一天到晚打游戏，有的虽然在上班，却把所有的工资都用在地下赌场，还有人靠贩卖失窃车辆的部件生活。

明日香隐瞒自己的年龄，去夜总会或酒吧当陪酒女。她原本要强，而且也许是因为聪明，不管在哪家店里，她都受到重视，赚了不少钱。但是，只要明日香赚了钱，男人就不好好工作了。一不工作，男人就失去自信，结果他们就开始怨恨让他们失去自信的明日香。

明日香十六岁的时候，开始跟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男人交往。虽然每天晚上都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但是对方的父母却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年龄和名字。男人将她称为“阿香”，男人的父母也只是将她称为“阿香”。那时，明日香经历了所谓的“夜奔”。这个男人的父亲经营的公司倒闭，四人趁夜逃到了东京湾对面的川崎。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男人和

他的父母都什么也不干，靠明日香在夜总会赚的钱度日。

在和这些男人一起过了十年像这样的生活之后，明日香遇到了辽。一次，他误打误撞地来到她上班的夜总会。直到现在，明日香还清楚地记得在辽开门的几秒前，自己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来了！”虽然她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却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后来，她跟辽说起自己当时的感受。“哎？我也是。”辽先是很吃惊，然后接着说道：“那天，我把卡车开回公司，原本是打算直接回家的。但是，走着走着，就看到了那家店的招牌。有一只猫在下面打盹。我走过去，那只猫就马上跑掉了。很可怜的，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我就远远地看着它，看它会跑到哪里去。结果它一下子跑到你上班的那家夜总会门口蹲坐在那里，然后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就好像在说：喝一杯再走吧。”

那是一只野猫，明日香每天都给它一些食物。它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可是在墙头上行走的时候，却比其他任何一只猫都优雅。

不到一个月，明日香便离开了当时正和她交往的那个男人，住进了辽的家里。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是这次似乎有些不同。以前不管在哪里生活，都感觉那里像是一个藏身之处，只有辽的家让她感到安心，感觉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种躲躲藏藏的生活。

“这里让人舒心。”辽笑道。

“你对这方面有研究？”

“完全没有。但是我明白。你也和这个房子一样，舒心。”

“我？哪跟哪儿啊。”

“反正我知道啦。”

辽这样说完，脸上浮现出自信的微笑。自从初中以后就一直不断地离家出走的明日香，突然感觉头顶的乌云一下子散去，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明日香离家的那段期间，独自一人把她拉扯大的父亲去世了。发现时，已经是晚期胃癌。叔叔洋平想要联系她，却不知道她人在哪里。结果，她连父亲的葬礼都没能参加。但是，因为那场车祸，明日香失去了她最爱的辽之后，茶饭不思。最后是洋平找到了她，将她带回了滨崎。

洋平之所以找到明日香，完全是出于不可思议的偶然。他有一个熟

人，正好在辽任职的那家运输公司上班。他听那个熟人说公司里有一个司机在车祸中丧生，他的老婆是滨崎人。

明日香被洋平带回空无一人的娘家。滨崎的每一个人都担心她的生活。女人们为她送来食物，男人们不辞辛劳，为她处理保险的事宜，收拾她在千叶的房子。

但是，明日香也已经完全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她只记得自己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边哭着一边一步步走进冰冷的大海。

她并不是想死。她只是想去见辽。仅此而已。但是，没有人告诉她，到哪儿可以见到辽。她觉得，既然如此，就只能自己去找。

海面上，月光闪耀。海水应该是冰冷刺骨的，她却完全没有感觉，只是感觉到海水没过了脚踝、没过了膝盖，然后没过了腰。自己在海浪中摇晃，却仍然拼命地向前迈出脚步。

她似乎听到辽在海湾呼唤自己。“明日香！明日香！”辽在呼唤。“我这就过去，这就过去！”明日香回答。当海水逐渐没过胸部的时候，她发现辽的声音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个声音不是从前方的海湾，而是从身后的海滩传来的。有人正叫着她的名字，朝她走来。

“明日香姐姐！明日香姐姐！”

身后传来的是爱子的声音。明日香回过头去，看到爱子挥舞着双手，迈动着双脚，走进了海水中。爱子的脸蛋在月光的照耀下看起来就像白纸一般。

“明日香姐姐！不要！不要！”

虽然双腿被脚下的海浪阻挡，但是爱子依然挥舞着她那胖胖的胳膊追过来。她身体失去平衡，几乎淹没在海水中，依然努力地追着。

明日香醒过神来，停下了脚步。爱子不会游泳。她明明不会游泳，眼看着就要溺水，却依然叫着明日香的名字。

最后，明日香抱着被海水呛得剧烈咳嗽的爱子回到了海滩上。

在那之后不久，明日香就知道自己有了身孕，那个孩子就是大吾。医生说，大吾没有输给冰冷的海水，发育一切正常。

“妈妈，这个花瓶，不带走吗？”

小宫山泉拿起放在洗漱台柜子上的威尼斯玻璃瓶，对着正在客厅里

将最后的行李塞进行李箱的妈妈真由说道。

“花瓶？”

“就是这个啦。”

泉从洗漱台那里探出头来，看到妈妈跪在大行李箱上。

“啊，那个花瓶啊，不要了。”

“是吗？这么好看。”

“反正也用不着了嘛。”

妈妈指着屁股下面的行李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哎——为什么要夜奔嘛。”

泉抱着花瓶，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什么夜奔啊。你应该说夜里搬家。”

妈妈跪在那里，灵巧地扭动身子，拉上行李箱的拉链。

“看，拉上了。”

妈妈天真地拍起手来，头发凌乱。泉将花瓶放回洗漱台的柜子上，拉出由她负责搬运的另外一个行李箱，说着“妈妈，快到时间了”，在门口换起了鞋子。妈妈慌忙站起来，大喊“啊，好重啊”，将行李箱拖过来。

“妈妈，灯，灯。”

“啊！关掉关掉。”

妈妈先将行李箱搬到门厅，然后兜了一圈关掉家里的灯。

“哎？泉，你又长个了？”

妈妈回到门厅，挺直身子。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啦。飞往冲绳的最后一班航班是八点吧？从这里到福冈机场要三十多分钟呢。”

妈妈在泉的催促下，赶紧穿上鞋子。

“喂，泉，我们在这个公寓里住了几年了？”

“我初一那年夏天搬来的，整三年。”

“三年啊。”

妈妈深情地看着昏暗的房间。

“没有时间感伤了！”

“啊，对不起……反正，承蒙关照了。”

妈妈对着昏暗的房间鞠了一躬。泉推着妈妈的肩膀，走出了门厅。

母女俩走下公寓的楼梯，发现刚才停在这里的搬家公司的卡车已经不见了，好像只留下了搬家工人的汗味。

没有时间了，得赶紧走。可是妈妈却依然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着公寓。

“妈妈！快点啦！真的赶不及了！你再这么磨磨蹭蹭的，那些人会找上门来，把你吊起来的。”

妈妈虽然没有时间观念，但是最后一句话似乎发挥了作用，她赶紧拉着行李箱跑了起来。“快走快走。”行李箱的轮子发出骨碌碌的响声。

她们突然决定移居冲绳，仅仅是在一周前。那天晚上，泉和朋友一起去看了电影，回到家之后，妈妈问道：“喂，泉，如果妈妈说你愿意住在哪儿，咱们就去哪儿，那你愿意去哪里？”

刚巧那天晚上看的电影是发生在冲绳的爱情故事，所以她便简短地回答了一句“那就冲绳”，然后准备去冲澡。可是，当她脱衣服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喂，妈妈，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我感觉十分不妙啊。”

泉半裸着身子回到厨房。正在煮晚饭吃的咖喱的妈妈说道：“那，我们就去冲绳吧。”

这一瞬间，泉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三年前的场景。慌乱中打包、名古屋站、味噌猪排幕之内便当(6)、新干线以及晚上的博多站。

泉那时虽然刚上初一，但也大概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突然逃离名古屋。她听了妈妈的解释，也知道在妈妈所说的情感纠葛中，并非只有妈妈的错。

当时，妈妈在一家建筑工程承包公司当文员。公司是一个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小企业，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过年的时候员工甚至还会到总经理家捣年糕。只是，这种像大家庭一样的公司，虽然让每个人都感到温暖，却有一个叫作“情人”的天敌。这个人就是泉的妈妈。简而言之，就是她和社长的儿子、在公司里担任专务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发

生了婚外情。平常越是和平美满的家庭，越会因为情人的出现而变得天下大乱。

于是，妈妈就逃离了。带着刚刚加入学校的网球协会、享受着中学生活的女儿。

“泉，先在这里坐下吧。”

妈妈抱着手提包，坐在福冈机场拥挤的登机口的凳子上。泉也在机场内跑累了，一屁股坐在妈妈的旁边。

来机场的路上，出租车遇到堵车，原本以为赶不上飞机了，但是这对母女似乎得到了神灵的护佑，飞往冲绳的最后一班飞机晚起飞三十五分钟，她们这才总算赶上了飞机。

“妈，给你。”泉递给妈妈一瓶茶。妈妈默默地接过来，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八月底，在登机口等待登机的人，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也有的全家都早早地以旅游心境穿上了嘉利吉衬衫[7]。

“喂，妈。”

泉看着登机口前面人们等待排队的地方，突然对妈妈说道。

“怎么啦？上厕所？”

“不是。这么看的话，其实普通的家庭有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家会变成这样呢？”

“也没办法啊。你没有爸爸啊。”

“哟，又逃避问题。没有爸爸的普通家庭也有啊。”

虽然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说出来之后，却觉得自己说得十分在理。

“哎，泉，对不起。”

“怎么啦，突然跟我道歉。”

“因为妈妈又搞砸了啊。”

妈妈的头发凌乱。泉替她整理了一下头发。

“那也是没办法啊。即便跟他们坐下来商量，被当成坏人的肯定也是妈妈你。所以啊，就走为上策。”

“可是妈妈也有不对啊。”

“那当然啦。你别这么简单地反省一下就完事了啊。搞得我都得转校了呢。”

“对不起……哎，对了，那些人现在应该到我们家了吧？他们看到空荡荡的房子，肯定会生气吧？”

妈妈故意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眼睛里却充满笑意。

三年前他们从名古屋逃出来，是因为妈妈和公司里的第二代继承人发生了婚外情。而这次，婚外情的对象竟然是泉同班男同学的父亲。

据妈妈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开学典礼之后的家长交流会上，当时他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几天后，他们又在博多站偶遇，对方约她一起喝茶。

泉不知道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根据泉的想象，无非如此：他们以大家都是学生家长为借口交换了邮件地址，男人发来一封邮件，说什么“前几天偶遇，真是意外啊”，然后妈妈回复“谢谢您请我喝咖啡”。然后，大概又以参加女儿或儿子的学校活动为幌子，发一些邮件装作聊聊孩子。最后，男人便向妈妈发出了邀请：“可以的话，下次一起去吃好吃的清炖鸡肉吧……”

作为女儿的自己这么说有点不合适，但妈妈很没有出息。用一句话概括，她基本上是那种“喝醉时就会喜欢上旁边那个人”的类型。很可能就是在这家清炖鸡肉的餐馆里（只是举个例子，不见得真的就是清炖鸡肉），对方看到妈妈醉酒的样子，认定“有戏”。

不知两人是否当天就发生了什么。也或许他们当天还守着大人的分寸，各自回到自己家里。然后对方发来一张漂亮的晚霞照片，妈妈也给对方发一张好吃的甜点照片之类的。当然，他们很快便约好再见，最终将大人的分寸抛到了脑后。

其实，泉之所以能够如此细致地在脑海中描绘出和妈妈交往的男人的样子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男人的儿子，也就是泉的同学后藤公平，正是这种类型的男生。

起初，他俩互通邮件，都是比较正常的，无非是说说班主任的坏话之类的。但是，慢慢地，对方的邮件内容就发生了变化。男生开始含糊其词地邀约，到了最后就直接邀请泉去看电影。只是，在这一点上，泉与妈妈有着本质的不同。泉对对方没有兴趣，便拒绝了邀约。她知道吊

人胃口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后藤公平却始终不肯放弃。

他首先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向泉道歉，说自己太心急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女孩也许会温柔地回一封邮件，跟对方说什么“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啦。我们以后还做好朋友吧”之类的。但是，泉并没有这么温柔。每当她看到朋友给喜欢自己的男生发这样的邮件，就会嗤之以鼻：“跟喜欢自己的人做朋友？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次她当然也没有回邮件。后藤公平似乎认为泉没有收到自己的邮件，又以“保险起见再次发送”为题发来一封几乎同样内容的邮件。

如此一来，即便是有点爱使坏的女孩，大概也会回一封邮件，跟对方说“邮件收到了”。但是，泉却没有这么做。

再然后，泉就不知道这个后藤公平怎么想入非非了。突然有一天，同班的朋友开始问泉：“泉，你跟后藤君发生什么事了吗？”泉问为什么这么问，对方回答：“后藤君说，‘因为自己太积极了，让泉陷入了混乱。’类似这样的话。”

其实，泉一点都没有混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她明确拒绝了对方。但是，后藤却认为是自己让泉陷入了混乱。

这种时候，即便是相当爱使坏的女孩，大概也会与对方交流一下，对他说：“我没有混乱，你别再纠缠了。”但是，泉也没有这样做。

过了一段时间，后藤公平又发来一封邮件。

我并不是要跟你约会啊。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喜欢你。以前大部分时候都是女生追我啦。

大概总结一下的话，邮件的内容就是上面这样。不知为何，他还以附件的形式发来晚霞的照片以及初中时和朋友一起在公园里打篮球时的照片。

当泉听说妈妈和后藤公平的父亲的婚外情通过PTA(8)的副会长泄露给对方的妻子的时候，她首先叹息，恨妈妈还是这样没有出息，然后脑海中便浮现出后藤公平的父亲的身影。他肯定在跟妻子辩称“不是我勾引她的”。

PTA的副会长目睹泉的妈妈和后藤公平的父亲从宾馆出来之后，嘴上说着“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却几乎告诉了所有认识他们两个人的学生的母亲们。

后藤公平的母亲为了寻找支持者，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也许是“家丑外扬”让她变得歇斯底里。她好像每天都在学校附近的丹尼斯[9]餐厅跟大家讲述事件的经过。

泉不理解后藤公平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更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其他同学的母亲。她们说什么“那周五三点我去听你讲啊”之类的，齐聚一堂。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们是团结一致的。在他们眼中，后藤公平的家庭无论怎么看都是“良好家庭”，而理所当然地，泉的妈妈便被当成试图破坏良好家庭的坏女人。

当然，妈妈也有错。但是，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将妈妈和后藤公平的父亲痛扁一顿，而不应该仅将矛头指向妈妈一个人。泉认为，在整个过程中，乐在其中的不止妈妈自己，后藤公平的父亲也是一样的。

平常和同班女同学聊天，泉有时会觉得自己对母亲的感觉多少也跟其他人有所不同。

十六岁的花季女孩，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这种感情里总是夹杂着爱与恨，或者说是无限接近于“恨”。

她们在自己原本当成母亲的那个人身上，看到了她作为“女人”的那一部分。妈妈作为“女人”的那一部分，让她们感到厌恶。

但是，泉却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和其他女生比起来，她的这种感觉近似于无。

一天，她的一个朋友这样说道：“整天装出一副好妈妈的样子讨好女儿，烦死了。”

听了这句话，泉大概明白了自己的感觉为什么会和一般女生不同。因为泉的妈妈绝不会试图讨好女儿。

远方传来婴儿的哭声。泉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又抱住了枕头。但是，她感觉自己抱住的那个枕头与平常不同，便睁开了眼睛。

平常这个时候，早晨的阳光会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房间，但是不知为何，今天房间里光线还很昏暗。这时，她才终于醒过神来。“啊，原来如此。”

泉趴在柔软的羽绒枕上，隐隐约约地看到睡在旁边床上的妈妈的肩膀在微微地上下颤动。

刚才婴儿的哭声，原本以为是梦，其实是从宾馆走廊传过来的。那哭声渐行渐远，被惹怒的婴儿还在哭个不停。

昨晚，经历了匆忙打包和搬家之后，泉和妈妈一起坐上了福冈飞往那霸的最后一班飞机。也许是因为有些激动，在飞机上一点也没有睡。但是，到了那霸机场，坐上出租车前往酒店的那一瞬间，忙活了一天之后的疲惫似乎突然苏醒过来，泉一下子就睡着了。被妈妈叫醒，进了一家酒店，然后被带进一个房间，迷迷糊糊地刷了牙，钻进了被窝。昨天发生的这一切，简直就像一场梦。

泉躺在床上，使劲伸了一下腰。大概是睡足了，昨日的疲惫一扫而光。

她看了一眼床头桌上的电子钟。现在是早晨七点二十分。

“难得去冲绳，起码开始的几天要好好奢侈一下。妈妈已经预订了一个高级度假酒店。”

出发前，妈妈这样说道。

泉下了床。光线穿过厚厚的遮光窗帘的缝隙。虽然只有一束，却很耀眼。

泉猛地打开窗帘。刺眼的阳光让她眼前一片惨白。她慌忙闭上眼睛。眼皮下面变成红色。即便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南国的阳光。

泉喊了一声“一、二……”，然后慢慢地睁开眼睛。一片碧蓝的世界出现在眼前。她打开窗，被那美丽的颜色吸引，走到了露台上。

“喂，妈……你看……”

她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眼前只有深蓝色的大海和碧蓝色的天空。

泉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她觉得自己之前生活的博多和眼前的蓝天大海简直不是同一个世界。在博多，自家蜗居的那间公寓位于烤肉店的旁边，每天都有烟雾飘进房间，单调的上学路，灰蒙蒙的校园……她也并非讨厌博多，然而当她面对这蓝色的大海与天空时，马上便将那里的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喂，妈妈，喂——！”泉又朝屋里喊道。

妈妈终于睁开眼睛，一边睡眼惺忪地说着“嗯，怎么啦？嗯？”，一边坐了起来。

“喂！”泉继续在露台上喊着。

妈妈擦了几次眼睛，朝外面一看，瞪大了眼睛。

“对吧，好漂亮是吧？真漂亮！”

泉回到房间，拉着妈妈的手，把她带到阳台。两人扶着栏杆，交口称赞。“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大海。”“这样的蓝天也是第一次见到啊。”

“我们是在这个酒店住三晚吧？”泉激动地问道。

“对，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们要好好地奢侈一下。”

“吃完早饭我们就去看海吧……啊，泳衣放进行李箱了吧？”

“当然啦。妈妈要穿比基尼。”

“比基尼？真的假的！”

“为什么？”

“也不想想自己的年纪。”

泉不知怎的想笑。海风轻轻地抚摸两人的脸庞。

“正好赶在你暑假逃走，挺好的啊。”

“妈妈你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着急……”

“可是，如果不是暑假的话，马上就得去上学啊。”

“啊，转校的手续你给我办好了没？”

“当然。从九月份开始你就是波留间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喂，那个波留间岛，离这儿很远吧。”

“坐船三十分钟。”

“我们真的能在那里生活下去吗？”

泉忍不住小声说了一句。妈妈拍了拍胸脯，说道：“有妈妈在，没问题。”

“因为有你在，所以才担心啊。”泉无奈地说道。

搜查总部在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公布了山神一也的通缉照片之后，反响之强烈超出了警方的预期。由于嫌犯作案手段残忍，再加上女

装通缉照片的特殊性，凶案很快带着感情色彩传遍了全国。

节目播放期间，搜查总部也收到了全国各地提供的很多信息。只是，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条特别重要的线索可以让他们找到山神一也。“昨天晚上和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男人有点像。”“两个月前，在咖啡馆里坐我旁边的那个男人有点像。”诸如这些，都是一些模糊的信息。当然，搜查员接到这些信息后，分头行动，逐一排除了这些信息的可能性。最终，搜查总部虽然没有得到重要的线索，但是可以预想，这次节目的播出，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潜逃中的山神一也的行动。搜查总部也认为此次节目的播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那天晚上，北见回到八王子警署的单身宿舍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他已经连续几天住在警署，筋疲力尽，连从口袋里拿出房间的钥匙都觉得累。一进房间，他就只脱掉外套，直接钻进了被窝。期间，违反宿舍规定养的一只老猫舔了几次他的耳朵，把他弄醒，但他却没有力气把猫赶走，很快又睡着了。

这只猫是他一年前在附近的儿童公园里捡来的，正好是在山神作案的几天前。那天，他不当班，去小钢珠店玩了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这只猫。看上去直到最近还一直被人养着，它亲昵地叫着，在北见的脚边徘徊。不知道是被人抛弃了，还是走失了。它的脖子上没有项圈。北见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看到这只失去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猫一副无助的样子，不知怎的心里感到难受。

他曾通过网络寻找猫的主人，但没有找到。带回家的那天晚上，猫吐了好几次。北见把它带到动物医院，医生告诉他，这是一只十五岁以上的公猫，想必活不了太久了。

最近，它开始经常在厕所之外的地方遗尿。北见只好给它穿上尿不湿。现在一年过去了，老猫依然坚强地活着。

深夜两点多的时候，北见睁开眼睛。虽然只睡了三个小时，但是由于睡得沉，浑身轻松了许多，他突然觉得饿得难受。他坐起身来，抱起睡在旁边的猫，闻了闻尿不湿，还不臭。

他拿出私用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又帮猫换尿不湿啦。一直以来多谢。”

很快便收到了回信。

“辛苦啦。今天午休的时候我顺便去了一趟。应该没有被宿舍的人看

见。”

北见离开被窝，抱着猫打开窗户。老猫有些不高兴，挣脱北见的怀抱，回到被子上。北见走到狭小的阳台上。开间的单身宿舍后面是住宅区，从四层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静悄悄沉睡的街区。深夜的住宅区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一辆自行车从对面明亮的便利店前面驶过。

北见将视线转向远方的八王子站，不由得小声说道：“在哪儿呢？在哪儿……”

即便体力已经达到极限，北见仍无时无刻不在想山神一也的事情。更何况好好睡了一觉之后，更加满脑子都是这种想法了。

一年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在记者的围攻下，八王子警署的新巡查失职放走作案后的山神一也这件事遭到曝光。那时的抑郁气氛，直到现在还残留在警察署内。

凶案发生后一周左右的目击信息都集中在东京都内。连接凶案发生的八王子与东京都中心的京王线和中央线沿线都曾有目击信息，比如网吧、桑拿房和便宜旅社等。每当警察收到这样的信息，就分头去调查。当时，搜查总部从来没想到自杀这种结果。嫌犯与受害者夫妇并不认识，而且从他作案的残忍与无计划性来判断，他基本上也不会选择自杀。

凶案发生两周之后，就像常有的情况，人们逐渐开始淡忘这件事。目击信息也就此戛然而止。

如果山神一也没有自杀，现在还活着的话，到九月就满二十八岁了。

父亲山神邦彦在神奈川县川崎市钢铁制品热镀锌加工厂上班，母亲景子在一家保洁公司做小时工。山神一也是他们的次子。比他大四岁的长子一彦患有先天性心脏疾病，在一也出生之前、三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父亲邦彦老家在福冈，从当地的一所工业高中毕业之后，来投靠一位在川崎市生活的亲戚，通过这个亲戚的介绍进入现在“东日总亚铅”[10]的前身“德田加工”上班，之后的四十年时间一直都在那里。

邦彦原本就沉默寡言。来到首都圈之后，大概是觉得自己说话一口九州口音，觉得不好意思，就更不爱说话了。而长子一彦夭折之后，他便几乎不再开口，就像是觉得自己一开口说话就会带来灾难似的。

邦彦每天都重复着几乎同样的生活。早晨七点半去上班，不需要加班的话就六点准时下班。下班回来的路上去经常光顾的酒馆喝一杯啤酒，吃三根烤鸡肉串，然后回家，洗澡，吃晚饭，看电视，十点睡觉。每周有一个休息日，几乎都在小钢珠店度过。儿子山神一也犯案之后，他的这种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母亲景子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女人。记者们唯一能够打听出来的有关她的情况来自她打工的那家保洁公司。“干活麻利。但是，在她负责的那家公寓里，住户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人家。所以，有人投诉过好几次，说她态度不好。”不过，据说，这个和丈夫一样寡言少语的女人，被工友邀请去唱卡拉OK的时候，却总是应约前往，唱一些七十年代的乡村歌曲。

凶案发生后，景子就辞了工。各种媒体蜂拥而至，电视上也多次播放过他们打着马赛克的影像。最近，媒体记者虽然没有当初那么多了，但还是会有一些定期前来采访的记者。景子有时会把一些变得相熟的记者叫到家里，说些一也小时候的事，都是一些与案件无关的家常。

通过这些家常话可以知道，山神一也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直到这次凶案发生为止的十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回过家。

大概两个月前，北见在一本周刊杂志上，读到了景子讲的一件往事。那是她生山神一也时的事。

那天夜里，景子独自一人待在病房里，正要入睡。生完孩子之后，她一直高烧不退，由于情况严峻，被分到一个单独的病房。那是川崎市内的一家老旧的医院。

终于要睡着的时候，房门好像开了。灯虽然熄了，但是月光下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室内的情景。房门紧闭。景子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正准备再次闭上眼睛。但是，这时却有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摇摇晃晃地从刚才那扇本应关着的门里跑了进来。景子说，虽然自己并没有真的看见，但是她却清楚地知道。

男孩蹒跚走到床尾，不可思议地盯着躺在床上的景子。景子说，她也并没有真的看见那个男孩，却能够感知他的存在。男孩站在床尾，紧紧地盯着自己。然而，奇怪的是，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

“怎么啦？”景子不由得问道，“怎么啦？怎么站在那里呀？”

男孩不回答，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床尾盯着景子。景子想要起身。

就在这时，男孩刷地转身，离开床尾，步履蹒跚地朝房门的方向走去。原本以为他会就这样离开，但是这时他却在门口回了一下头，一脸想让景子跟过来的样子。

景子下了床，穿上冷冰冰的拖鞋，去追那个走出门去的男孩。走到昏暗的走廊里时，男孩已经站在远处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的那头，等着景子。景子追过去。拐过去就是新生儿室。男孩这次站在新生儿室的门口。就在这时，男孩突然不见了。

景子就像被什么东西召唤着似的，走进了新生儿室。包括一也在内的五六个婴儿就睡在那面大玻璃的对面。

走进新生儿室的瞬间，景子发出了一声尖叫。玻璃的对面，一也睡在婴儿床上，几个模模糊糊的男人的身影站在他的周围。黑影一般的男人们正盯着在婴儿床上熟睡的一也。景子趴在玻璃上，大声喊道："住手！"她不停地敲打着玻璃，使劲喊着："住手，住手！"

那些黑影人齐刷刷地将头扭向景子。景子继续敲打着玻璃。一个男人抱起了一也。下一个瞬间，景子又喊了一声"住手！"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景子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病房的床上。早晨的阳光已经照进了病房。景子马上跑向新生儿室。护士吃惊地从护士站追了过来。

"山神太太，您怎么啦？烧还没退哪！"

背后传来护士的声音，但是景子没有理会，一路跑到新生儿室。

大玻璃的那头，一也好端端地在那儿。好端端地在小床上睡着。

据护士说，昨天晚上景子昏倒在新生儿室大玻璃的前面。值夜班的护士碰巧发现，在医院引起一阵骚乱，值班医生断定，她可能是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跑到了新生儿室，然后昏倒在这里。

当然，景子并没有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护士，也没有告诉丈夫。因为她觉得即便告诉他们也不会有人相信。

另一方面，即便在妻子景子的眼中，丈夫邦彦对小一也的爱也有些不同寻常。当然，这也许是因为痛失长子的缘故。他有时甚至不愿把孩子交给母亲景子。

一也是个可爱的小孩，爱笑且不认生。父母倒是那种腼腆认生的性格。不管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是附近商店的老板，亦或是在公交车上坐

在旁边的乘客，只要看到一也那双可爱的大眼睛，就会跟他打招呼。这样一来，作为家长的邦彦和景子夫妇就不得不和他们说话。景子从小就是个闷葫芦，不爱和陌生人说话。

一也上了小学之后，丈夫邦彦对儿子的爱依然如故。一也加入当地的一个足球队之后，邦彦明明没有任何经验，却非要去当他们的教练参加训练。

上了小学的一也不仅可爱，而且聪明。在班上好像也很受欢迎，因此被选为班长。有时景子还会接到同学妈妈的电话。“我家孩子好像喜欢一也君，正给他做饼干呢，一会儿可以拿给他吗？”当然，景子高兴地把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请到家里，晚饭做了些散寿司饭招待她们。

对于景子来说，这一切和她自己的童年时代完全不同。如果说童年时代的自己和母亲是配角的话，现在的一也和自己无疑成了主角。大概丈夫邦彦也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此前一直低着头溜墙角走路的他们，现在却不得不走到前台的中心位置。景子感到疲惫。简而言之，就是她根本不是“一也君的好妈妈”那块料。

这种感觉，丈夫邦彦应该也是有的。就因为太爱孩子，明明没有经验也要去当足球队的教练，这倒也没什么。孩子们刚开始学习踢足球的时候也就罢了。关键是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们就开始要求学习不输给大人的踢球技术。当然，邦彦也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不停地努力。但是，没有经验的中年男人的努力不可能赶上孩子们的成长速度。

结果，邦彦也和景子一样，最终没能成为“一也君的帅爸爸”，不久之后便辞去了足球队的教练职务。

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也的成绩开始下降。即便在父母眼中，也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孩子。

泉站在民宿“波留间之波”的院子里，急急忙忙地采着通红的扶桑花。民宿的老板林耕作已经将车停在大门口，准备载着客人前往轮渡码头。

泉摘了几朵开了五分的扶桑花，一边喊着“等一下”，一边跑向门口。

在这里住了四天三夜的小夏帆和她的母亲正要上车。小夏帆看到泉从院子里跑出来，也跑了过去。“姐姐！你去哪儿啦？”

“小夏帆，明年夏天要再来哦。”泉把自己摘来的扶桑花递给她。通红的花束遮住了才六岁的夏帆的脸。

“我肯定还会来的，姐姐，我给你发邮件哦。”

“你要加油学游泳啊。”

“我会加油的。等我学会了游泳，你要带我坐船去远方。”

夏帆的母亲微笑地看着两人依依惜别的样子，摸了一下夏帆的头，说道：“夏帆，我们该走啦。跟泉姐姐说‘谢谢你一直陪我玩’。”

强烈的阳光下，三人浓浓的黑影排列在脚下。围着民宿种了很多向日葵，在海风的吹拂下来回摇摆，仿佛也在伤离别。

“走吗？”

耕作打开驾驶席的车窗，探出晒得黝黑的脸。夏帆和母亲坐进面包车。刚才似乎在厨房的泉的妈妈和瑞惠阿姨也穿上木屐出来送别。

“小夏帆，再见。”泉挥了挥手。车子已经开动了。夏帆打开车窗，不停地朝泉挥手。泉他们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着车子消失在榕树背后。

“泉，一会要出门吗？”正要回去工作的妈妈问道。

“跟若菜约好去她家看《欢乐合唱团》的DVD。”泉回答。

瑞惠听到泉的回答，突然停下脚步，回头问道：“若菜的爸爸，脚伤好了吗？听说从屋顶上摔下来了？”

“若菜的妈妈说，虽然脚上打着石膏，但是嘴还是厉害得很，每天唠唠叨叨的。”

“有请人来帮忙吗？她妈妈一个人应该顾不过来吧。”

“若菜的姐姐从本土回来帮忙了。”

瑞惠听泉这么说，夸张地做出一副吃惊的表情，笑道：“本土？泉，你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岛民了。”

泉和妈妈两人来到冲绳的这个离岛、波留间岛已经过了三周了。如果说一开始一点都不担心，那是在说谎，但是当泉和妈妈在那霸的度假酒店住了三个晚上，坐着轮渡来到这个岛上的那个早晨，看到码头上挥

手迎接他们的瑞惠和她丈夫耕作的那一瞬间，心中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长这么大了。”瑞惠说着，紧紧地抱住她。旁边的耕作看起来沉默寡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瑞惠坚实的臂膀和耕作无言的欢迎，让泉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

现在，泉和妈妈住在西式民宿后面的一个厢房里。虽说是厢房，但是由于瑞惠夫妇之前一直住在里面，所以生活必需品都是齐备的，因此几乎没带什么行李过来的泉母女也不用为每天的日常生活发愁。

到了岛上的第二天，妈妈就开始快乐地在民宿工作起来。泉也只要一有时间就帮帮忙。但是，自从转入的那所高中开学之后，泉放学回家或者在休息日想要帮忙的时候，瑞惠就会把她赶到一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不要天天忙着晒被单，赶紧去找个男朋友啊。”

即便如此，比如有像夏帆这样的孩子来住宿的时候，泉仍会高兴地当孩子们的玩伴。和母亲两个人一起来的夏帆起初无精打采的。这也是因为碰巧同一天跟他们一起住进民宿的两个家庭都是仿佛画中的圆满家庭，有赖以依靠的父亲、温柔的母亲和孩子们。泉见夏帆一天到晚在民宿的客厅看电视，就把她邀请到自己的房间里来玩，摘下院子里盛开的鲜花做成花束，两人拿着拍照。

第二天，夏帆说想去看海，泉就和她母亲三个人一起去了海滩。碰巧泉同年级的男生也在那里。他们用脚和棍子将热带鱼赶到浅滩。别说夏帆，就连泉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在脚边游动时，都高兴地叫了起来。

泉转入的波留间高中是一所很小的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虽然名义上是普通高中，但是实际上一个年级的其中一个班叫作机电班，泉插入的另外一个班叫作旅游信息班，这个班的同学大部分都希望毕业后到酒店之类的地方工作。当然了，机电班的男生占压倒性的多数，旅游信息班则有三分之二是女生。

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上，泉一脸紧张地站在这个旅游信息班的同学们的面前。因为没有来得及买校服，她就直接穿着福冈的高中校服来到学校，但是没想到这身校服却颇受女生的欢迎。到午休的时候，女同学们就已经完全接纳了这个转校生。尤其幸运的是，班上女生的领头人大城若菜热心地告诉她这所学校与别处的各种不同。

若菜非常喜欢美国的人气音乐剧《欢乐合唱团》，准备在波留间高中也创办一个“欢乐合唱团”协会。泉自然想继续打网球，但是不巧这个

波留间高中不但没有网球协会，就连网球衣都没有。于是，泉虽然并不喜欢什么《欢乐合唱团》，但是觉得“反正也不讨厌卡拉OK”，再加上若菜的再三邀请，决定加入协会，成了这个协会的创办者之一。

最近，泉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若菜家里，和另外三个朋友，也是协会的创办者，一起看《欢乐合唱团》的DVD电影，背诵英文歌词和舞蹈动作，然后带着录音机去若菜家附近的海湾，一起在海滩上跳舞唱歌，直到太阳落山。

民宿“波留间之波”是一栋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白色墙壁，冲绳传统的石墙在四周围成院子，大门口有两尊冲绳狮子。泉走出大门，走在路上，放眼看去，前方是辽阔的海滩。沿着沙滩的路边也都是古旧的石墙，枝叶繁茂的大榕树挡住阳光，形成一片浓郁的阴凉。在这片浓郁的阴影中眺望就在近旁的那片美丽的大海，简直就像是同时享受着昼与夜。泉像往常一样爬上石墙，行走在昼与夜之间。

美丽的大海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碧蓝的海波无聊地冲刷着海岸。

这时，泉看到石墙的那头，与县道相接的地方有一个人影。他坐在榕树树荫下的石墙上，伸长了脑袋看着这边。泉认识那个男生。他剃着光头，皮肤黝黑。前天，泉带着夏帆去海滩玩的时候，为他们赶热带鱼的男同学当中也有他。他是机电班的同年级学生，名字好像叫作知念辰哉。他好像在等什么人，一脸无聊的样子，抱住一条腿，另一条腿垂在下面。

泉继续在石墙上走着，到了前面那棵榕树的树荫下，她喊了一声“喂”。辰哉抬起头来，答应了一声：“噢。”

“你在等人吗？”泉问道。

“船。”辰哉只答了一句。

“船？”

“前天你不是说想坐船吗？”

“带发动机的船？”

辰哉听了泉的问题，点了点头。

的确，泉前天曾说想开带小型发动机的船。只是，她并不记得自己曾单独拜托过辰哉。

“我家的船，今天没出海。”

辰哉只说了这么一句，站起身，在石墙上走了起来。

“等……等一下，你要开船载我吗？”泉冲着他的背影说道。

辰哉也不答话，继续沿着石墙往前走。泉犹豫了片刻，转念想，与其去若菜家看《欢乐合唱团》，然后到海滩上又唱又跳的，还不如乘船去看一看眼前这片蓝色的大海。

“喂。”泉叫住了辰哉，“……我给若菜发个短信，告诉她我会晚到一会儿。你等我一下啊。”

泉马上给若菜发了一条短信。她认为，这个岛这么小，即便说谎也很快就露馅，于是就照实跟若菜说了。很快，泉就收到了回信。“知道啦。可是，辰哉家的船可破了，会沉的哦。”

走到县道的前面，辰哉纵身一跃，从墙上跳了下来。泉也想学他的样子跳下去，可墙实在太高，她没能做到，就用手撑住石墙，慢慢地滑了下去。

“喂，辰哉，你家是渔民吗？”

走在没有阴凉的县道上，泉冲着辰哉的背影问道。辰哉脚下的白线在阳光下闪耀。白线顺着坡道向下，一直朝着大海的方向延伸。

“不是，民宿。就是若菜家附近那家叫作‘珊瑚’的。”

“啊，我知道，墙是粉色的对吧？”

“那个啊，原本是红色的。”

辰哉似乎不是为了逗泉开心，头也没有回。县道的下坡路穿过一片原生的椰子林。高耸入蓝天的椰子树叶被海风吹得大幅摇摆。泉学着辰哉的样子沿着白线往前走。路的前方，这条白线似乎连着云端。前方开过来一辆小货车，辰哉停下了脚步。

白色的小货车来到两人的旁边，停了下来。驾驶座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看着辰哉，也不打招呼。

“我老爸。”

辰哉努了努下巴，向泉介绍。泉赶紧鞠躬说：“你好！”

“啊，就是最近刚和妈妈一起来‘波留间之波’的那孩子？”

辰哉的爸爸虽然体格魁梧，声音却很高亢。泉点了点头，说了一声“是”。

“辰哉，爸爸离开两三天，家里就交给你了。”

辰哉的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对泉点点头，就开车离开了。辰哉又马上迈开步子，泉却扭头目送那辆车远去。

“辰哉君，你爸爸要去哪儿啊？”泉问道。为了缩短自己与辰哉之间的距离，她加快了步子。

“可能是那霸。”

“工作吗？”

“反对运动。据说在那霸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反对运动？”

“比如，反对基地，反对‘鱼鹰’运输机什么的。”

“你爸爸在做这些吗？”

“他本来是那霸人，和我老妈结婚后才来这里的。”

辰哉似乎自以为已经做出了解释，但是泉知道的信息太少，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总是这样，也不干活，突然一走就是好几天，让人着急。从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就这样。妈妈早就已经不指望他了。”

“这样啊。”

“他要是总不在也就罢了。关键是吧，偶尔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跟住在我家的从本土来的客人说什么‘冲绳的现实’啊之类的，让很多客人感到头疼。”

“这样啊。”

“嗯，一开始大家还会认真听。可是，人家毕竟是来旅游的，到最后都会表现出一脸为难的样子。”

泉不知道该如何应答，又小声说了一句“这样啊”。这时，辰哉加快了脚步。泉也跑了起来，想要和他并排走在一起。正要追上的时候，辰哉突然停下脚步，泉差点撞上他的后背。

“看，龟壳花。”

辰哉指着路边的草丛说道。泉隔着辰哉的肩膀往那边瞧。一条足有一米长的龟壳花扭动着亮晶晶的身体向前爬行。

“怕吗？”

辰哉回过头来，与泉面对面。他的鼻子下面流着汗。

“漂亮。”泉回答。

辰哉又开始走了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县道是一条沿海路，绕过一个小小的海岬，向前延伸。从这个海岬再往前走十五分钟左右，就是辰哉和若菜他们居住的村落，那一带也散布着很多蓝色的海湾。

辰哉的船停靠在空无一人的海湾上。小船在阳光照耀下的蓝色海面上孤零零地摇曳，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似的。

辰哉走到沙滩上，拉起粗粗的绳子。缠绕着海藻的那根绳子看起来有些扎手，但是辰哉却轻而易举地拉了过来。小船，不，或者说是大海那边的景色，似乎随着绳子被拉了过来。

“你先上。”

泉听辰哉这么说，便用两手拿着拖鞋，踏着海浪，坐上了小船。同时，辰哉收起绳子扔到船上，小船被绳子一压，剧烈晃动起来。

“呀！”

泉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不由得尖叫起来。她弓着腰站在摇晃的小船上，小心翼翼地坐下。辰哉对这些视而不见，粗鲁地用脚踢着小船，改变小船的方向，然后更加粗鲁地推了一下，自己也乘了上去。

泉坐在船上，抓住船帮，突然被眼前这逆转的景色迷住了。眼前只有蓝色的大海。

上了船的辰哉下半身已经湿透。当他在船上走动的时候，野兽一般的脚印清晰地留在船板上。

“要看看吗？”

泉听到辰哉叫自己，回过头去。辰哉已经将小型发动机的绳子拿在了手中。

“嗯，要看。”

泉爬到船尾。发动机虽然旧，但是似乎保养很好，里面的部件都油光光的。

辰哉没有做任何说明，按下操作杆，拉起绳子，然后又按了一个什

么东西。一次没有发动，反复弄了三次，发动机才终于发动。声音比想象的要大，泉不由得堵上了耳朵。同时，船头突然上扬，小船冲破蓝色的海面，开了起来。

“哇！”泉惊叫起来。辰哉坐下来，指着手中的舵，说道：“喂，这个。”

“让我试试吗？”泉慌道。

“我帮你。”

泉摆正姿势，握住舵，能够感受到发动机的震动。她拼命地握住舵，辰哉握住泉的手。他的手掌热热的。船眼看着离了岸。扑面而来的热风，不知为何却时而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转过那个海岬，向右行驶。”

听到辰哉的话，泉问：“怎么转？”

“慢慢往这边动，你看，就向右了。”

泉配合着辰哉的手，也开始用力。船体与头顶的积雨云一起向右倾斜。刚转入海岬的后面，前方的海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岛。

“那个岛上有人吗？”泉问道。

“没有。”

“那么，是荒岛？”

“有农田什么的。”

“谁家的？”

“谁家的？有我家的。若菜家的，应该也还有吧。”

“种的什么呢？”

“甘蔗啦玉米啦之类的。”

“能到那个岛上去吗？”

泉问道。辰哉也不答话，默默地将舵转向那个方向。

小船乘风破浪，在蓝色的大海上前行。那个小小的荒岛越来越近，慢慢地变大。五六只大鸟在小岛的上空盘旋，似乎在迎接泉他们的到来。

当船靠近原生椰子树生长的海滩，连树下生长的扶桑花都清晰可见

的时候，辰哉熄灭了发动机。发动机的声音倏然消失，只剩下船头拍打海浪的声音。

“这个岛还挺大的吧？”泉问道。

“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岛上还住着很多人。养猪什么的。”

泉松开舵。被辰哉握住的地方稍微有点疼。

美丽的海湾上有一座古旧的浮式栈桥。从白色的海滩上延伸出来的这座木制栈桥看起来既像一座没有完工的栈桥，又像是一条通往碧空的飞机跑道。

辰哉关了发动机之后，慢慢行驶的小船以让人惊异的准确抵达栈桥。准确地说应该是贴上，而不是撞上。

“好厉害。正好。”

泉不由得惊叹，辰哉只是轻声答了一句“习惯了”。

“我先下，你稍等一下。”

辰哉拿起盘在脚边的绳子，搭在肩膀上，跳上栈桥。船体剧烈摇晃，泉又一下子趴在船板上。她感觉似乎正在摇晃的不是自己，而是眼前的整座小岛。

“好了。”

辰哉把绳子系在浮标上，伸出手。泉拉住他的手，跳到栈桥上。栈桥也和船体一样摇晃着。泉抬头看着天空，转了一个身。只有海浪的声音。

“围着这个岛走一圈要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吧。”

两人并排走在浮式栈桥上，脚下的影子并列在一起。

“沿着那条路往上走，就是农田。没准有人来干农活。”

“除了农田之外，还有什么吗？”

“没了。都是废弃的房子。”

“我可以在岛上看一圈吗？”

“那我去那边睡会午觉等你啊。”

辰哉指着椰子树的树荫，说道。

“啊，你不跟我一起来？”

“一起也行……”

“也行？”

“我还以为你想一个人溜达溜达。”

离近一看，泉发现辰哉的眸子炯炯有神。浓密的睫毛形成的阴影让他那眸子显得更加乌黑发亮。

“你们这边的人都这样吗？”泉问道。

“哪样？”辰哉瞪大了眼睛。

“没有没有，算了。”

泉也说不上来。反正她听到辰哉刚才说让她随便去玩一下，便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被接纳，心里特别高兴。

辰哉真的一下子躺倒在一排大椰子树的树荫里。泉丢下他，独自沿着一条原生的羊肠小道，从海滩走了上去。小路没有任何修整，泉一边拨开两边伸展过来的枝叶，一边往前走。走上斜坡之后，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正像辰哉所说，上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田，万籁俱寂，只有风声。田间虽然有路，却没有铺设柏油，在强烈的日照下，路面上的土呈白色。远处有几间仓库模样的房子，却不见有人做农活。

岛上好像都是平坦的土地，但是左手边有一个小山丘。泉朝那座山丘走去。途中，她把一片甘蔗叶撕成条，像交响乐的指挥家一样挥舞着叶子。蓝色的蝴蝶撕开头顶的蓝天，在前方飞舞，似乎在为泉指路。

路上有轮胎的印迹。大概是拖拉机的大型轮胎在雨天留下的印迹，就像笔画很多的汉字一样，清晰地留在地面上。

泉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带一些饮料来。她没有戴帽子，也没有一点阴凉可以让她躲开强烈的日照。爬上前面的那座小山就回去。她这样想着，又开始挥动手中的甘蔗叶。

爬上小山之后，可以看到整座小岛。正如辰哉所说，岛上有几个村落，都是已经废弃的平房。大概是被台风刮过，所有的房子都已经没有了屋顶。

山上出现了一堵混凝土建成的墙。不知原本是什么建筑，现在只剩下一面墙了。墙上有一面窗，透过窗子能看到对面纯净的蓝天。泉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草丛里也有一些混凝土的碎片，可以判断出原本这里

有一栋很大的房子。走到那堵孤零零的墙壁前，泉看到前方还有一栋废弃的两层小楼，只剩下钢筋混凝土的外墙，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棱。

曾经有人在这里住过。泉心想。她想象着曾经住在这个废弃小楼里的人每天透过二楼的窗子眺望大海。不知为什么，在树荫里睡觉的辰哉突然浮现在脑海中。就在这时，她听到一个脚步声，不是自己的。在这个废弃的小楼里，的确有什么东西在动。

泉竖起了耳朵。废墟里的声音也同时消失了，只剩下吹过小岛的风声。

她以为是辰哉，认为他谎称自己在沙滩等，其实却抄近道先到了这里，想要吓唬一下自己。

她不由得笑了起来。搞这样的恶作剧，真幼稚。但转念一想，难得开个玩笑，干脆也假装被吓到好了。

泉继续挥舞着甘蔗叶，故意哼着小曲儿往前走。走到废墟的前面，做好了大吃一惊的准备，可是辰哉却怎么也不出来。

从没有门的门框里，可以看到废墟内的情景。天花板已经坠落，阳光从上面照进来，屋里很明亮。墙壁虽然脏，但由于是白色的，显得更加耀眼。

里面有篝火焚烧的痕迹。虽然样子不好看，却堆着石头，甚至还有烧焦的网子搭在上面。旁边有一个大背包。是那种随处可见的红色背包，还很新，东西装得满满的。再仔细一看，发现地上还有未开瓶的瓶装水和罐头之类的。

墙那边的确有人，但是泉开始觉得那人不是辰哉。“是辰哉君吧？你在的，对吧？”泉故意朗声喊着，慢慢地往后退。这时，一个年轻男子突然从窗框的那边站起身来。泉不由得发出一声尖叫，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个男人的头发脏兮兮的，好像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长着胡楂的脸庞晒得黝黑，可怜兮兮的。只是，看到他穿着一件印着米老鼠图案的T恤衫，泉突然觉得不再那么可怕。

“我还以为我朋友在那儿呢……”泉先说道。男子在窗户那边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身后，当然辰哉不可能在那里。“没事吧？”男子对泉说道。他好像在担心依旧坐在地上的泉。

“啊，没事。”

泉一边站起身，一边向后退。身子虽然在向后退，视线却还对着那个男人。男人似乎为了躲开她的视线，消失了，然后又从没有门的门框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吃了一半的香肠。

泉站直了，拍打屁股上的沙尘。男人站在没有门的门框前，看着这边。

“那，那个，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泉直接问道。男子也好像已经猜到泉会先问这个，说道：“到这边随便逛逛，就是那种一个人的旅行之类的吧？”他自己嘴上这样说，却又兀自歪了歪脑袋。

男子微笑时露出白色的牙齿，让泉进一步放松了警惕。

“这边？是指冲绳吗？”泉问道。

“嗯。”

“你是怎么到这个岛上来的？”

“从波留间岛搭便船。”

“岛上的人？”

“对，来这个岛上干农活的人。”

男人语调虽然沉着冷静，却也好像有些紧张，过分用力地握着手里的香肠，里面的肉似乎马上就要撑破塑料包装。

“什么时候？”泉问道。

“三四天前。”

“然后就一直在这儿吗？一个人？”

泉将目光转向男人的身后，地上堆放着瓶装水和罐头。

“你呢？干农活？”

“坐朋友的船来玩一下。”

“你朋友呢？”

男人看了看泉的身后。

“在沙滩上等着呢。”

泉这样说完，突然想了起来，问道：“啊，你要是回波留间的话，可

以一起坐船回去。”

男人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说道：“不，没关系。”

然后，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刚才那些蓝色的蝴蝶又开始在泉的周围飞舞。

“那我差不多该走了。”泉说道。“啊，嗯。”男子点了点头。泉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喂！”

泉走出很远，被男人叫住。

“请不要把我在这里的事告诉别人。”

男人低着头，阴影落在脸上。泉看不见他的表情，只是爽快地点了一下头，又转身走了起来。

回到海滩时，泉看到辰哉还躺在椰子树的树荫里。辰哉听到泉的脚步声，坐起身来，吃惊地问道：“这么快就回来了？”

从山丘回来的路上，泉一直以为自己会把那个男人的事情告诉辰哉。并非自己想说，而是感觉自己可能会说出来。但是，听到辰哉的问题，泉却只答了一句：“太热了。”

辰哉站起身，拍拍屁股和后背的沙子。由于后背被汗水打湿了，衣服上的沙子怎么也弄不掉。辰哉朝浮式栈桥旁边的小船走去。后背上，只有那块被汗水打湿的区域才留着沙子，泉看着那些沙子，追了上去。

泉拉住辰哉的手，乘上小船，然后问道：“哎，会有游客到这座岛上来吗？”辰哉一边打开发动机，一边回答：“没有人来。这里什么都没有。”

发动机发动之后，小船急转弯，朝大海开去。跟来的时候相比，泉可以更好地坐稳了。

“倒是偶尔会有怪人来这个岛上。”

辰哉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小声说道。“怪人？”泉回头。

“比如背包客之类的。对了，有个邻居说，前几天他来这里干农活的时候，就载着一个年轻人来这里了。”

“那他是怎么回去的？”

“应该是坐另外一个人的船回去的吧。”

泉转身，看着身后渐行渐远的那座小岛。不知道那个邻居载的那个年轻人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男人。但是，和辰哉想的不同，男人还没有坐别人的船回去。

“哎，那座岛上有水吗？”泉问道。

“有啊。因为有农田啊。”辰哉笑道。

荒岛离得更远了。泉开始想象那个男人在废墟中迎来夜晚的情景。冲绳的星空，比别处的更加立体和厚重，就像以前看到的星空像千层酥一样重叠在一起。泉总是想将自己的手伸进那层叠的星空。手臂深深地伸入夜空，触摸那里的繁星，就像在触摸沙粒。

南青山根津美术馆附近有一家叫做“O”的法式餐厅，专门经营各种野味。餐厅里有一个玻璃冷冻柜，里面挂着还带着肋骨的野猪肉和鹿肉之类的。虽然有些顾客看到这幅情景会感觉害怕，但是由于这里以非常实惠的价格提供精致的菜肴和精选的红酒，因此餐厅里总是有很多常客，生意兴隆。

优马坐在冷柜前的桌边，等着嫂子友香。他下班晚了，比约好的七点半到得晚，但友香比他更晚。

优马盯着一个看样子像是新来的服务生，打发无聊的时间。那个服务生大概还是大学生，头发剪得短短的，看起来很干净。他有时听不清客人的点单，脸颊羞得通红，显得十分可爱，让人忍不住盯着他看。

这时，门开了，友香一边夸张地说着“对不起”，一边走了进来。这时，服务生听错了红酒的名字，正羞得脸颊通红。也许是因为穿着一件璞琪的有着醒目大花的连衣裙，友香刚一进来，整个餐厅就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她落座后注意到桌子的摆设，问道：“哎？三个人？”

“还有克弘一会儿过来。”

“啊，克弘君？好久不见了。对了，今天聚会，不是小叔子要犒劳辛苦的嫂子吗？”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刚才碰巧克弘发短信约我。”

“听说是航让你请我吃饭的？”

“是啊。有这么一个疼媳妇的老公，嫂子你可真有福气。对了，这么好的老公，谁介绍你们认识的来着？”

“当然是善良的小叔子啦。”

“没错，我就要让你一辈子欠我这个人情哦……对了，花音呢？”

“今天晚上航看着呢。刚给她洗了澡。”

优马和友香原本是酒友，从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了，听哥哥说，你又要去工作了？”

友香叫过那个可爱的服务生，点了一杯香槟。优马向她问道。服务生离开之后，友香马上发问：“刚才这男生是你喜欢的类型吧。”优马老实承认，“嗯。”

“对，我想回去工作了。”

“原来那个公司？”

“不是。是一个朋友开的公司。对了，就是洋子，一直在纽约的广告公司的那个。优马，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啊。还是PR方面的工作吗？”

“对。”

“哥哥怎么说？”

“嗯，说是赞成我出去工作，可是考虑到妈妈的身体状况，就说了一句‘现在马上吗’。”

“是啊。”

“对了，今天妈妈的情况挺好的。她说想吃豆馅面包，我就去给她买了一个，结果那么大一个面包，她吃了一大半。”

“啊，今天你就别当自己是我嫂子，就当是朋友聚会好了。”

“真的假的？那我的牢骚可就多了。”

“那是肯定啦。刚生完孩子，却不得不每天照顾生病的婆婆。”

来点单的不是刚才那个服务生，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女服务员。长得好看，也就是看看可以，点菜的话，还得是经验丰富的服务员才管用。虽然现在还没到吃野味的季节，优马却点得相当丰盛，前菜点了棕熊肉冻，主菜点了炭烤北海道鹿肉。

友香已经喝完了一杯香槟，又看着酒单，考虑接下来喝点什么。每当优马看到友香这样，就想起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的样子。可是，是在

哪里，怎么认识的呢……大概是在酒吧之类的地方吧。这个女人虽然喝醉之后会跳萨尔萨舞，但是说话用词和笑的样子却十分优雅。优马与她相识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她能嫁给哥哥，成为自己的嫂子就好了。然后，优马当真把她介绍给了哥哥，如愿以偿。他觉得自己的眼光应该没错。

“最近工作忙吗？”

优马原本以为友香会开始发牢骚，抱怨照顾病人的辛苦，没想到她点了一杯有机白葡萄酒之后却改变了话题。

“不，工作还算一般了，就是这个夏天玩过头了，筋疲力尽。”

“在替你照顾生病老娘的嫂子面前，这种话亏你能说出口，脸皮真够厚的。”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当是朋友聚会啊。”

“啊，你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被你骗了。”

友香和哥哥航并没有谈起过小叔子是同性恋这件事。当然，优马也没有跟哥哥坦白过。他只是觉得哥哥大概知晓，也觉得友香应该也知道哥哥知晓这件事。哥哥和友香倒不是互相想要套对方的话，只是哥哥有时会突然说起“优马也该找个媳妇了”，此时友香就会故意岔开话题，说“他还想多玩玩吧”，于是哥哥就会一脸落寞的样子说：“是啊，那些家伙是没有终点的。没有终点，在各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没有开始。”

“你说你这个夏天玩得筋疲力尽，到底都干什么了？”

友香喝了一口白葡萄酒，满意地对侍酒师点了点头，问优马。

“无非就是像以前的夏天那样啊。到健身房健身，去酒吧找男人，去喝酒然后被男人甩掉，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野外烧烤，再找别的男人，然后再去健身房。”

“你们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呢。每年如此。”

“真的是不容易。每年都是这样啊。夏天结束，秋天到了。到了秋天就会有食欲，好不容易塑好身材又长出赘肉，不过想着反正冬天能穿厚衣服，也无所谓了，可是一不小心，下一个夏天又毫不留情地来到，然后又得赶紧去健身房。”

优马半开玩笑似的跟友香说了这些，然后突然想起哥哥说的那句“那些家伙是没有终点的”，问道：“喂，友香，结婚后有什么改变吗？”友香

疑惑了片刻，然后笑着说道：“可能变得受欢迎了吧。”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不必再努力去吸引别人了吧。”

“……这是在挖苦我啊。”

主菜端上来的时候，克弘华丽登场了。餐厅的大门是个玻璃门，但是，唯独克弘好像看不见这扇门似的，猛地撞到上面，餐厅所有顾客都将视线转了过去。

克弘一落座，就点了白葡萄酒，跟许久不见的友香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也不管之前优马他们谈了什么，就自顾自地说起了自己最近的恋爱经历。

原来，克弘有一个交往了九年的男朋友，但是今年夏天克弘却和另外一个男人好上了。对了，那个男人也有一个交往多年的恋人。简而言之，就是双重出轨。总之，双方都不打算与自己最爱的恋人分手。克弘也只是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性伙伴。但是，那个男人最近却突然说什么“感到一种罪恶感……”。当然，之所以感到罪恶感，是对他交往多年的那个恋人。而且，他还严厉地指责克弘：“克弘君，你对你家那位难道没有感到罪恶感吗？原来你是那么冷漠无情的人？”克弘倒是没怎么感到什么罪恶感，听到对方如此指责自己，特别吃惊。

友香默默地听完克弘的讲述，插嘴说道：

“罪恶感啊，其实是因为自己快乐，才有感觉。所以啊，也就是说，对方非常享受，而你却没有乐在其中。总之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听友香这么一说，的确是这个道理。优马深深地被友香的见地折服。可是，克弘在旁边却依然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为自己辩解。“哪儿啊，其实我也乐在其中啊，只是还不至于产生罪恶感……”

“对了，你和那个出轨的对象，都有交往多年的恋人吧？你们真是太奔放了。服了。”

友香夸张地叹了一口气，优马也不由得想要反驳。“不是啦，也不是所有的同性恋都像克弘他们那样啦。也有不少人想找一个长相厮守的伴侣。”但是，优马说到这里，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突然没有了气势，只好局促地说了一句，“当然啦，我还没找到这样的人。”

接下来如果再给克弘点菜的话，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克弘决定分食

优马他们点的炭烤鹿肉。“要这样的话，刚才点红葡萄酒就好了。”克弘说着，将刚端上来的白葡萄酒喝水般一饮而尽。

“我说啊，刚才听你们俩说话，我就在想，最近大家都在说的什么草食男，到底哪儿才有呢？”友香换回刚才的话题。“啊，那个啊。那是直男世界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大家岂止肉食啊，简直都是猎野味的，大家都在用最新的交友软件，你猎我，我猎你。”优马笑着说道。

“对了，克弘君，我要再问你一下，你有一个交往了九年的恋人，对吧？”

听到友香的问题，克弘点头道：“嗯，托您的福。”

“现在感情出问题了？”

“没有啊，好得很。或者说，爱他胜过爱自己。”

克弘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友香听了又一脸惊讶。

不知道为什么，优马这时突然停止了思考。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却无法很好地表达出来。克弘刚刚说的那句“爱他胜过爱自己”，搅乱了优马的大脑，不，是他的心。

“怎么啦？”

听到克弘跟自己说话，拿着高脚杯的优马笑着遮掩，“不，没什么，听你们俩的超级恋爱论，惊呆了。”

有关克弘恋爱的话题就这样结束，接下来大家谈起了友香再就业的事情，然后又说起了夏威夷。友香和克弘一边喝着饭后的甜葡萄酒，一边愉快地聊着天。但是，不知为何，优马还是忘不了刚才那句话，无法很好地跟上两人的谈话。

三人结了账，走出餐厅。一股劲风突然吹过大街。放在餐厅门前的手写招牌差点被风刮倒。优马慌忙按住招牌。在旁边抬头看着天空的克弘小声说道：“刮台风了。”

“……这次的台风很强，现在应该才到小笠原群岛附近。还有一个很强的台风正逼近冲绳。好像一个是19号台风，一个是20号台风。”

优马抬头看着天空。厚厚的云层飞快地飘过低沉的天空。空气沉闷，只有雨的味道。

“对了，接下来干吗？”

“友香呢？”优马听克弘这么问，将问题转给了友香。

“我还是回家吧。花音可能还没睡。”

“啊！再去喝点吧。”

克弘立马挽留，但是已经决定回家的友香根本不听。

“那我也回家吧。”优马也说道。

“哎呀，这算怎么回事啊。原来我就是赶着来分你俩的鹿肉吃了，而且还只分到那么一点点啊。”

克弘噘着嘴。“你也偶尔早点回家吧。”优马说道。“回到家里也没人啊。”克弘嘴巴翘得更高了。

“为什么？”

“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嘛？”

今年夏天，克弘的男朋友一直在国外工作，几乎不在东京。

“原来如此。怪不得过上了猎野味的生活呢。”

友香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点了点头。三人赶在下雨之前，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快到表参道站的时候，友香问道：“优马，今天你不会还去妈妈那里吧？听说你最近每天晚上都去。”

“不，今天直接回家。”优马回答道。

“啊，阿姨最近怎样啊？”克弘假惺惺地问道。“你真的想知道啊？”优马笑着说道。“对不起，我其实不想知道。”克弘老实承认。

三人并排走下通往地下的楼梯，然后分别走向不同的电车线路。优马独自一人走到检票口时，突然停下脚步，心里想道：“结果还是没说。”

今天决定和友香见面的时候，优马原本以为自己会说的。克弘突然要来的时候，也觉得干脆告诉他俩好了。但是，最后跟谁也没说。不知道是自己觉得那事不值一提所以没说，还是想说却没有说出口。反正，结果没说，只有这一点是既成事实。

三个星期前，优马认识了一个男人。就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说出口。遇到的那个男人也并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类型。心里也没有产生那种令人揪心的悸动。那个男人现在住在自己家里。但是，他却没能将这件事告诉他俩。也许是因为两人是在浴室认识的，他觉得丢脸，

所以没能说出口。但是，原以为在友香和克弘面前可以不用在意，应该可以说出来的。而且，他原本是打算跟他们说的：那家伙双手抱膝蹲在大浴场的角落里，自己跟他做完爱之后就把他带回了家。这本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故事，像克弘那样当成笑话讲出来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说出口。

优马平常总觉得自己“活得无拘无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感到痛苦”，但是，在这种时候，他的谎言就会被揭穿。从记事的时候起，优马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或心意会让家人和亲戚朋友感到不快。他不想让自己喜欢的人不高兴。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不把自己的想法或心意说出口，并逐渐习惯，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不爱表达的人。即便是对友香或者克弘，即便自以为自己在无拘无束地享受人生，但唯独这个习惯，他最不喜欢的这个习惯，却一直阴魂不散。

从表参道站上车，十五分钟后到达樱新町站。优马像往常一样走上楼梯，又像往常一样走到大街上。他一边朝驹泽公园的方向走着，一边想着去茑屋书店租几盘电影的DVD。但是，转念又想，现在都已经十点半多了，回家之后冲个澡，回回邮件和推特上的留言，再看完电影，就得两点多了。最后，他也没进书店。从书店门口经过的时候，优马忽然心想：我还不知道那家伙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呢。别说喜欢的电影了，就连他的名字大西直人，也是在把他带回家的第二天才知道的。因为那天是星期天，优马快到中午的时候才起床。那家伙也不说回去，优马也不说让他走。于是，两人就自然而然地说起去吃点东西，去了附近的乐雅乐家庭餐厅，回来的路上在药店买了一盒安全套，然后优马顺便问了一句：“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结果，那天两个人基本上就一直待在家里。肚子饿了就出门，回来就做爱。六只装的安全套在周一的早晨就已经用光了。

星期一的早晨，准备去上班的优马只说了一句：“我要准备出去了。”既没有让他跟自己一起出去，也没有对他说愿意待在这里就待在这里吧。直人只应了一句“知道了”，脱掉优马借给他的T恤衫，换上自己那身散发着汗臭味的衣服，和优马一起走出房间。走向车站的时候，优马问道：“今天晚上有住的地方吗？”直人说“没有”，于是优马告诉他“我晚上九点左右回来”。

他们的这种对话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优马回家之后，直人就像算好了时间似的回到这里。他不知道自己上班期间直人去了哪里，做了些

什么。他只问过一次，直人回答说：“基本上都是在之前的那家温泉浴池打发时间。”并且将盖了很多印章显示消费次数的会员卡拿给优马看。那是之前优马带他去的一家温泉浴池，虽然位于世田谷区，但是屋顶却有一个很大的露天温泉，屋内有各种温度的按摩浴缸。温泉里的休息室也很宽敞，而且干净，可以在里面悠闲地打发时间。

“一直在那里吗？”优马吃惊地问道。

“不是一直，不过会在里面待很长时间。”

“啊，是么。上次跟你一起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泡温泉的时间很长啊，而且总是在那种不怎么热乎的温泉里泡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不嫌烦？”

直人越来越习惯住在优马家里了。最近这几天的早晨，优马差点忍不住想对他说：“如果想待在这里，就在这里待着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这话还没有说出口。自己虽然没有多少存款，但还是担心存折被偷走。而且，自己不在的时候，万一他带坏人进来怎么办啊？万一他吸毒贩毒呢？优马心想，自己虽然每天和他一起吃饭，睡在一张小床上，却还没有信任他。不，或者说，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要了解到他的什么情况才能相信他。

优马正在等红绿灯，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个男人从路对面的便利店走了出来。帽檐压得很低，优马觉得他的侧脸和直人很像。只是，他已经告诉直人自己今天会晚些回来，直人不可能这么早就回来的。优马等红绿灯的时候，那个长得像直人的男人双手提着便利店的购物袋朝远方走去。他想喊一声，却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直人。突然，男人走进了巷子，优马看清了男人的后背。T恤衫的后背上印着一条鲤鱼图案，那是优马借给他穿的。风越来越大了。优马抬头看着天空。低沉的乌云在头顶迅速飘过，就像是在逃避什么东西的追击。

绿灯亮了。优马跟在直人的后面。跑起来才发现自己有些醉了。

优马跑进巷子的时候，发现直人就在前面。不知是他走得太慢，还是停下来歇过脚，现在才走到昏暗的坡道中间位置。好像不是因为上坡的缘故。他步子迈得很小，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在意自己手中的购物袋。

优马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仔细观察他的样子。购物袋中的便当好像没有放平，袋子开始倾斜。袋子一倾斜，便当里的菜肴和米饭就会混在一起。如果另一只手空着的话，还能马上扶一下，但是另一只手里也

提着购物袋，顾得了这边就顾不了那边。

优马跟在他的后面，小心翼翼地唯恐对方发现。直人在前面迈着小碎步，走几步就停一下，扶正倾斜的便当盒。最后，便当盒实在斜得太厉害，他就只好用膝盖顶住。

看到他的这副模样，优马差点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嘴。直人没有发现优马，依然慢条斯理地往前走。

优马突然想起刚才自己想到的那句话，“要了解到他的什么情况才能相信他呢。”一边走一边担心便当盒倾斜的直人就在眼前。“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吧。”优马觉得好笑起来，心想，“这个背影再搞笑，也不能因此就相信他呀。”

“喂，你干什么？”优马为了掩盖笑声而喊道。直人突然挺了一下腰，回过头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啊”。

“我不是跟你说今天我可能会回来晚吗？”

优马一边跑过去，一边说道。

“我想着在旁边的公园等你回来。”

“公园？要刮台风了。”

优马走到他的旁边，接过没有装便当盒的那个袋子，笑道：“喏，你可以好好地扶好便当盒了。”直人好像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啊”了一声，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两人并肩走在狭窄的夜路上。走上缓缓的斜坡，这条路就到了尽头，从那里再往右一拐就是优马的公寓。

“难道我回来晚的时候，你就总是在这个公园里等吗？”优马一边刷卡打开公寓大门的自动锁，一边问道。

“也不总是。”直人回答道。在门口灯光的照耀下，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看起来很累啊。”优马问道。

“浑身没劲儿，可能是感冒了。”

两人进了狭小的电梯，优马瞧了一眼便利店的购物袋。里面有牛奶、甜面包，还有安全套。

“啊，你买啦。”

电梯到了三楼。他们走过短短的走廊，打开最里面305号房间的门。优马踩着散落在地上的运动鞋走进房间，直人也跟着走了进去。

“光吃便当够吗？”

优马首先打开通往阳台的拉门，又马上打开空调。

“这个方便面我可以吃吗？”直人指着厨房的柜子，不等优马回答就把碗装方便面从柜子上拿了下来。

“我也吃点吧。”优马说道。滚烫的方便面，光是想象一下，就感觉浑身冒汗。但是，刚才和友香他们三个人分吃一份炭烤鹿肉，总感觉没有吃饱。直人已经拿了两个碗装方便面放在桌子上，正在用水壶烧水。

“啊，好累啊！”

优马扑倒在床上。凉飕飕的空调风和窗户里吹进的热乎乎的夜风混杂在一起，轻轻地抚摸他的脖子。

优马躺在床上，看着站在厨房里的直人的背影。他的脖子被汗水浸湿，在荧光灯下泛着油光。

“喂。”优马喊道。

直人一边用嘴撕开方便面的调味包，一边回过头来。

“嗯？”

“哦，没事。”

直人疑惑地歪了歪脑袋，又转过身去。优马闭上眼睛，看自己是否能够描绘出刚刚看到的直人的那张脸。之前一直觉得他长着一张大众脸，但是现在看来，大众脸也有其特点。

“明天我也会加班，回来晚。”优马又对他说道。这回他不再回头，只是答道：“知道了。”

“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白天你也可以待在这里的。”

优马看不到直人的表情，却看到他的手停了下来。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我可一点都没相信你。你要是偷了我房间里的东西逃走，我会毫不犹豫地报警。有好些人担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暴露，只好认栽不敢报警，哭哭啼啼的，所以很多傻瓜就看准了这一点，专门干这种事。可是，我可一点都不怕暴露身份。”

优马说完之后，直人既不回答也不回头。水烧开了，水壶哔哔地发

出呆滞的响声。

“你倒是说话啊。”优马说道。

直人回过头来，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说道：“说什么啊？”

“总有什么要说吧？我在怀疑你啊。把你当贼防着呢。”

直人听了优马的话，先是嗤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你其实不是在怀疑，而是已经相信了吧。”优马竟无言以对。

“我知道了。反正你就是想让我说点什么对吧？那我就说吧。‘谢谢你相信我。’这样行了吧？”

直人的手边，倒进方便面碗里的热水冒着热气。

或许真的正像直人所说，跟怀疑的对象说“我在怀疑你”，其实就等于跟对方说“我相信你”。

优马突然感到好笑，转换了话题。“据说再过几个小时台风就要登陆了。”

一直忙个不停的传真机和电话似乎终于告一段落。自从昨天气象厅正式发布台风预报，称19号台风将改变行进方向接近房总湾之后，洋平任职的滨崎渔协的电话和传真机的铃声就一直响个不停，工作人员全员出动，应对这个紧急情况。

从昨天晚上开始，洋平和田代哲也两人住进了渔协，告知渔协的会员：“非紧急情况，请各自应对。”虽然也有一些渔船赶在台风登陆之前出海打渔，但是到了清晨海浪开始汹涌的时候，所有渔船就都已经回到了港口，互相依偎着停靠在港口的内侧。在这种大型台风即将登陆的情况下，人们也顾不上船体会被划伤，将渔船停靠在一个地方连成一串，就像很多人在一起玩互推游戏。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难免会感到惊讶：原来这个港口竟有这么多船吗？

眼下暴风终于暂时停歇，从一大早就开始忙里忙外的渔协工作人员也走出大楼，到附近的餐馆吃午饭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洋平一个人。电视锁定的是专门播放气象信息的频道。洋平看了一眼气象厅发来的最后一份传真，关掉电视，扭动着已经僵硬的脖子，走向窗边。窗框被大风刮得咣当咣当响。现在虽然才中午十二点，但是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在房间里荧光灯的照耀下，洋平的身影映在玻璃上。看来此刻正在台风的中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外面下起了小雨。

大海的样子十分沉闷，远处的海面白浪起伏，乌云从远方的水平线上以迅猛的速度袭来。

洋平稍微打开了一点窗子。瞬间，大风如同野兽的嘶吼般呼啸着吹了进来，将身后桌上的文件猛地吹起。洋平赶紧关上窗子，但吹进来的风也很闷。刚停止出汗的脖颈又变得湿漉漉的。

洋平低头看了一眼下面的码头。没有一点动静，只有一个蓝色的塑料桶被狂风吹翻。不远处一家民宿的招牌在风中大幅摇晃，一只被狂风吓坏的野猫蜷缩在下面。就在这时，爱子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她正拼命地抓住差点要被狂风吹走的伞把，朝这边走来。

“这种天气还来送什么便当啊。”洋平咂舌道。

昨天忘了告诉爱子“明天不用送便当了”。真后悔上午没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

雨伞被大风刮走，爱子跑进了渔协大楼。洋平确定她进了楼之后，从窗边走开。

然后，他坐在办公桌前等了一会儿，却始终不见爱子上三楼来，于是走到走廊里，打算看一下情况。昏暗的走廊前方，有一个更加昏暗的楼梯。楼下传来爱子的笑声。

外面的风声也清晰可闻。破旧的渔协大楼本身也在狂风中吱嘎作响。

洋平慢慢地走下楼梯，蹑手蹑脚地压低自己的脚步声。不小心碰到的钢筋混凝土墙壁，已经被潮湿的空气打湿。

从三楼走到二楼，爱子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了。她似乎正在跟谁解释，从家里走到这里，就淋成这样了。

洋平沿着二楼的楼梯又往下走了几步，隔着楼梯的扶手往下一看，发现爱子和田代正站在一楼逼仄的大厅里闲聊。原以为田代和大家一起去饭馆吃饭了，没想到他在这里等爱子送便当。

“我还以为就是下点小雨，没什么关系呢。瞧，都湿透了。”

爱子用毛巾擦着被雨水淋湿的胳膊和小腿。

“今天也是卷心菜包肉。田代君，你爱吃的，对吧？”

站在楼梯上能清楚地看到爱子的脸湿漉漉的。

“哎呀，雨水擦掉了，汗水又出来了。”

爱子决定不擦身上了，直起身来，开始擦脸。

“哎，你今天在哪儿吃啊？外面不行吧。”

“就在这里吃。”

“在这里？干吗不到上面跟我爸一起吃啊。”

爱子突然抬头，洋平慌忙往后退。

但是，爱子好像还是看见了他，喊了起来。“啊，爸爸，便当！”

“啊，嗯，台风这么大，就不要送了嘛。”

洋平故作镇静，这回故意发出脚步声，走到一楼。两人抬头看着这边，狂风使劲推着入口处的大门，刮了进来。不知道从哪里刮来几片枯叶，贴在被雨水打湿的玻璃上。

“给，便当。”

洋平走下楼梯，爱子将田代手中的两个便当之一接过来递给他。

“你等我吃完了，开车送你。”洋平这样说完，又加了一句，“啊，田代，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能帮我送一下爱子吗？”

“噢，好的。”

田代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在大厅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在这种地方吃饭吗？”洋平吃惊地说道。“在哪儿吃不行呀。”不知为何，爱子在一旁插嘴道。

“对了，你好好擦擦身上的水，要不然会感冒的。”

洋平说完，转身走上楼梯。在拐角处转弯的时候，洋平看到爱子一屁股坐在田代的旁边。

爱子平安回到滨崎，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刚回来的时候，洋平夜里总是感觉有什么响动，一晚上醒好几次。实际上可能并没有什么声音，但是脑海中却总浮现出爱子偷偷跑出家门的身影，所以他就总是装作去厕所的样子，站在楼下听到在二楼睡觉的爱子的呼吸声才放心。然而，最近他不会半夜醒来了。自己也觉得奇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然，他并没有放下心来，仍旧担心爱子会离家出走。每当下班回到家，看到爱子站在厨房里的时候，就打心眼里感觉松了一口气。

现在想来，自己夜里不再醒来，是从爱子同时为自己和田代做起便当的时候开始的。虽然洋平并不认为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爱子那么高兴地为田代做便当，就基本可以确定爱子喜欢田代。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洋平很难看出田代对爱子有什么好感。

当然，他并不希望爱子和田代走到一起。对于一个独生女的父亲来说，女儿无论多大都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他们眼中，出现在自己女儿面前的所有男人都是有缺点的。虽然，这个田代不爱说话，干活认真，为人诚实，但这些仅仅是在工作上的评价。若作为爱子的男朋友，则实在不足以托付终身。只是，洋平最近只要闭上眼睛准备入睡的时候，爱子哭泣的模样就会浮现在眼前。虽然这种情景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洋平也知道爱子为什么哭泣。之所以哭，是因为田代不愿接受她的心意。每当洋平进行这种想象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太愚蠢。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有些许期待，希望有个男人能够接受爱子的心意，哪怕是像田代这样的男人也好。作为一个独生女的父亲，他又讨厌这样的自己，陷入一种近乎浑身发冷的自责。

爱子的堂姐明日香曾言辞激烈。“叔叔，你得把话说狠一点。就跟她说，下次再离家出走，就不要回来了！”但是，明日香也从来不提离家出走的爱子去了哪里，在那里做了什么。当然，洋平也觉得，打也好，骂也罢，只要能治好女儿这个毛病，自己做什么都行。但是，关键是爱子也并非自己想去那种地方上班才离家出走的。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回到三楼办公桌前的洋平，将便当放在桌子上没有收好的文件上。放下之后，才发现包着便当盒的手绢下面沾着汤汁，慌忙抽出底下的资料，但是好不容易印出来的那张“各种鱼类产量变化表”已经被汤汁弄脏了。洋平将弄脏的那份资料团成一团，扔进脚下的垃圾桶里，准备解开系得紧紧的手绢。洋平曾多次告诉爱子，让她下次找块大一点的手绢，但是爱子却总是使用大小正好的手绢，认真地系得死死的。每次解开那个手绢都要费很大力气，让人感到着急。

洋平用指尖扯着手绢的结，但可能因为手绢被雨水淋湿了，怎么也解不开。洋平为之咂舌，将便当盒放到一边，叹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伸长了身子。前方有一块白板，上面贴着标示近期渔场地点的点状图示。黑色的小点表示渔场所在的地点，就像飞镖的靶子留下的印子。

洋平再次将便当盒拉到手边，准备再解一下手绢。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却一下子就解开了。

打开便当的盒盖之前，洋平又朝白板的方向看去。

那是爱子上慈爱寺幼儿园的时候。应园长之约，洋平和当时还很健康的妻子聪美一起去了幼儿园。那时，园长拿给他们看的那张图表和眼前的这张渔场示意图很像。

图表下方三分之一处画着一条横线，上面也印着几个小小的黑点。那条横线好像是区分什么东西的界线。在图表前面开始说明的园长使用了很多专业词汇，洋平基本上没有听懂，但是只有那句“需要帮助的儿童”不停地在脑海中回响。

园长倒是没有明确地说爱子就是那个“需要帮助的儿童”。代表爱子某方面指数的黑点位于图表中的横线稍微往上一厘米左右的地方。洋平想知道那条横线是谁根据什么原则画出来的。他想去质问那个画线的家伙，他有什么根据在那里画了一条线。

回来的路上，洋平对妻子说道：“这种幼儿园，我们不上了。”妻子也只是答了一句：“是啊。”

“爱子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啊。而且，我觉得她反而比别的孩子更听话呢。”

洋平真的马上让爱子转到了别的幼儿园。妻子没有反对。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和妻子说起过那件事。只是，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从抽屉里发现了好几本学术书籍。都是关于幼儿时期的这种测试是如何没有根据的书。

洋平开始吃起便当中的卷心菜包肉，感觉好像听到楼下传来田代的笑声，赶紧竖起耳朵。

从刚才开始就偶尔能听到爱子的笑声，但是田代的笑声还是第一次听到。爱子的笑声有点夸张，从一楼也能传上来，一点也不奇怪。但是，田代的声音低沉，在三楼能听到他的笑声，则说明他笑得真的很大声。

洋平离开办公桌，来到走廊，再次蹑手蹑脚地沿着楼梯下到一个能够清晰地听到两人说话的地方，轻轻地坐在楼梯上。

“啊，真的吗？你住在屋顶上的阁楼里啊？民宿里有那么多房间，该不会每天都客满吧？”

“房间有是有的啊，只是客房归客房，伙计不能住。”

“所以住阁楼？而且要从老板夫妻的房间爬梯子上去？”

“爬上那个梯子，老板就把梯子拿掉，盖上盖子。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两个大男人住在那么小的阁楼里，可难受了。”

“盖子？”

“天花板上不是有那种啪一下子打开的盖子吗？梯子就从那里放下来。”

“噢。哎？那个要关上吗？那要是晚上想去厕所呢？”

“憋着啊。实在憋不住了，就喊一声‘对不起，请让我上一下厕所！’把老板叫起来。”

“简直跟监狱一样。”

田代好像在说自己来这里上班之前曾经工作过的信州那家民宿的往事。虽然也没说什么大不了的话，但是洋平却非常惊讶。平常沉默寡言的田代在爱子面前竟然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话唠。

这时，爱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大风好像把门刮开了。潮湿的风一直扑到洋平跟前。

洋平正准备起身，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慌忙按住。但是，即便按住手机，铃声依然会响。楼下的两人似乎也听到了，说话声突然停了下来。洋平取出手机，故意大声说道：“喂，喂！”打来电话的是明日香，电话那头马上传来她的声音。“叔叔？现在方便讲电话吗？”

为了掩饰自己刚才藏在楼梯上偷听他们说话，洋平仍旧一边大声说着“好啊，什么事？”，一边走下一楼。并排坐在凳子上的爱子和田代吃惊地抬头看他。

“刚才，自己在家的大吾给我打电话，说厨房的窗玻璃碎了。”

“厨房的窗玻璃碎了？怎么弄的？”

“可能是窗子外面的树被风刮倒了，砸到了。”

“大吾没事吧？”

“嗯，我跟他说了，让他不要碰碎玻璃。可是，你瞧，风和雨都刮进了屋里，他自己好像挺害怕的。我能回去一下最好了。可台风这么大，酒店这边也够呛，我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开啊。叔叔，你现在有时间吗？”

“大吾没受伤吧？”

“嗯，没有。”

“哎呀，我现在也是自己在办公室，没法马上……”

洋平站在楼梯中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田代现在在这里，我让他去看看情况。”

洋平说完，也不等明日香回答，就对田代说道：“田代，饭已经吃完了吧？对不起，得麻烦你……”

田代好像也听到了电话的内容，问道：“大吾受伤了吗？”洋平听田代直呼大吾的名字，问道：“你认识大吾啊？”

“我在指导大吾他们的足球队踢足球。”

洋平“噢”了一声，点了点头，重新说明了一下情况。田代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说道：“我马上就去。”

洋平再次将手机的听筒放到耳边，对明日香说道：“田代说他这就去。”

下午三点多席卷房总半岛的台风，以非常慢的速度移动着，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暴风雨刚刚停歇。

明日香瘫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凳子上。她已经筋疲力尽，如果就这样躺下，马上就能睡着。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一直忙着应对台风的酒店工作人员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次台风的风向不好，露天温泉和户外水疗馆里的树和篱笆被大风接连刮倒。男性工作人员顶着暴风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有可能被大风刮倒的东西搬进室内，并优先安排客人的汽车，指挥所有的汽车开到地下停车场。

得知台风即将登陆之后，有一部分客人取消了预定，但是由于办理入住的那个时间段电车还没有停运，高速公路也还没有封路，因此仍有不少客人按原计划住了进来。

当然，绝大多数客人看着窗外肆虐的台风，知道没有办法，就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客人抱怨，“我们是来享受露天温泉和水疗的，可是现在还让我们支付和平常一样的费用，无法接受。”每当这个时候，女性工作人员就不得不去应对。其中还有一些品行恶劣的客人，只是因为台风天待在房间里无聊，便以投诉为乐。在这种情况

下，对方也并不是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工作人员也只好不停地反复道歉，浪费时间。

最后，躺在凳子上的明日香对自己吆喝了一声“好嘞”，坐起身来，点上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忙活了一整天，连续十几个小时，连抽根烟的功夫都没有。现在终于抽上一支烟，突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明日香拿出手机，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儿子大吾马上接了电话。“没事吧？妈妈马上就可以回去了。”明日香说道。“没事啊。”大吾的声音里似乎含着笑，而且爱子好像也在旁边，电话那头传来她的笑声。

“爱子姐姐还在啊？”明日香问道。这时，大吾高兴地回答：“在啊。田代哥哥也在。”

“田代君还在？”明日香吃惊地问道。

白天，洋平拜托田代去看一下厨房被台风刮碎的玻璃。田代本人马上跟明日香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果然是外面的树被风刮倒，砸碎了玻璃。他已经把散落在地上的玻璃碎片打扫干净，并且用薄铁皮把玻璃碎掉的地方堵上了，不用担心。所以，明日香还以为田代已经回去工作了。

“田代哥哥从中午就一直待在那里吗？”明日香问道。

“回去了一次。爱子姐姐说给我做晚饭，他下班后又过来了。啊，等一下！下一个该我呀！”

三人好像正在玩什么游戏。

“那爱子姐姐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明日香问道。

“哎呀，都跟你说了，她中午跟田代哥哥一起来的，然后就没走呀。”

大吾好像有些不耐烦，不高兴地回答。

明日香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回去”，挂断了电话。

她本以为是田代一个人去她家帮她修理了窗户。爱子跟他一起去的，倒也没有什么，可是明日香总觉得哪里不对。

明日香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同时，副总经理岩井出现在她的面前，吃惊地说道：“哎，还在啊？行了。今天早晨五点就来上班了吧。”

“嗯，我刚把工作交给了松下君，这就回去。”

“是啊，你要是累趴下了，可比台风的危害大多了。”

“岩井先生，您真不愧是管理的高手。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更卖力地干活呀。真是个部下杀手！”

听了明日香的玩笑，岩井说道：“哪里哪里，我是说真的啦。绝不是恭维。”说完，又笑着走了出去。

收拾好东西走出办公室的明日香，从地下停车场里把车开了出来，朝自家的方向开去。暴风雨已经停歇，但是时而仍会刮一阵强风，车身就会差点飘起来。台风过后的公路上散落着椰子树叶、垃圾袋、纸箱子，甚至还有民宿的招牌等，一片狼藉。明日香听说沿着码头的公路从上午开始就已经封路，现在栏杆已经撤去，封锁好像已经解除了。但是，海浪依然汹涌，猛烈地拍打着码头，溅起巨大的浪花。

明日香加快了速度，迅速驶过与码头相邻的那段公路，然后左转驶入商业街。药店的老板正穿着雨衣，在门口覆盖蓝色的塑料布。他的脚下也散落着碎瓦片。

明日香将车开进了自家的车库，然后先去厨房后面看了一下。田代好像已经替她收拾好了，折断的树干整整齐齐地靠在屋檐下。正当她准备回前面大门口的时候，里面传来了爱子和大吾的笑声。

明日香回到门口，喊了一声“我回来了”。大吾马上跑了出来，骄傲地说道：“妈妈，有比萨哦。爱子姐姐和我一起做的比萨。从和面开始做的哦。”

“和面？”

“对，做了三种呢。”

明日香一边听着大吾说话，一边走进客厅。爱子和田代坐在电视机前，好像正在打游戏。这时，田代半弓着腰，准备起身致意。

“田代君，今天谢谢啊，多亏有你在。”明日香首先道谢。

田代半弓着腰，微微鞠了一躬。

“爱子，听说你一直在这儿帮忙啊。”明日香问道。

“嗯。啊，对了，有比萨，要吃吧？”

爱子站起身，走向厨房。桌子上有一个盖着保鲜膜的大盘子。正像

大吾所说，三种比萨各剩下一块。不知道为什么，田代也跟着爱子走到厨房，说着“我来拌沙拉”，打开了爱子旁边那个沙拉碗的保鲜膜。

明日香将视线转回电视机前。三个坐垫角对角排列在一起。

泉茫然地看着窗外，依然是万里的晴空和蓝色的大海。天空上没有一片云，大海在安静地闪烁。轻柔的海风也依然像往常一样，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夹着淡淡的花香。

昨天晚上袭击了这个波留间岛的台风，感觉就像是自己一个人做的梦。

当然，民宿“波留间之波”在台风退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乱成一团，耕作瑞惠夫妇和泉的妈妈三人忙着修理被台风破坏的露台顶棚，找回被大风刮走的椅子和招牌等，然后在维修工人来修理之前想办法遮盖一下剥落的外墙等。

泉现在还无法准确地用语言描绘自己在这个岛上体验的第一次台风。当然，在此之前她也曾多次经历过台风。但是，在名古屋和博多经历的台风与昨晚的台风不可同日而语。打个比方，如果说以前的台风都是从家门口经过的话，这次的20号台风则无疑像是从家中穿过去的。碰巧昨天晚上东京那边也遭遇了19号台风的袭击，电视里新闻报道的几乎全都是那边的消息，很少有关于这边的报道，从分量上来说大概只有九比一。泉看着电视里只有东京的高楼街区的大树随风摇晃的影像，不由得独自愤慨起来。“那种地方怎样都无所谓啦。倒是播一下这个岛上现在的景象啊。”

可能是因为害怕。瑞惠和妈妈不停地对泉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她却仍然感到心里没底，仿佛只有他们自己被抛弃在暴风雨当中，甚至罕见地差点哭了出来。她从来没有想到原来风会发出那么可怕的声音。她不曾知道雨会下得那么任性，也不曾想到原来天空会变得那么低。泉觉得自己昨天晚上或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台风。不是那种在天气预报图或者新闻节目中的影像，也不是那种从公寓的窗子里看到的台风，而是第一次直面有着身和心的“活”的台风。

泉依然茫然地看着窗外。她看到妈妈拿着垃圾袋走进狼藉的院子里。妈妈也马上发现了她，喊道：“泉，抱歉，麻烦你准备一下早饭。”

“嗯，知道了。”泉答应了一声，从窗户里探出身子，问道：“面包和火腿煎蛋什么的怎样？”

“好饿啊，再多做一点嘛。啊，对了，冰箱里有炖牛肉，和面包一起拿出来吧。”

“大早晨就吃炖牛肉？”

“妈妈和瑞惠阿姨从早晨五点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也是啊，那我再做点沙拉。”

“嗯，做点吧。橱柜上还有海味鸡肉罐头(11)。”

幸亏昨天有三对预订了客房的游客因为担心台风而取消了住宿，而且也没有住在这里没走的客人，因此今天早晨，民宿里罕见地只有泉他们几个人。

母亲开始捡散落在地上的各种垃圾，泉丢下她，走向民宿那栋房子的厨房。

在空旷的大厨房里，她打开工作用的冰箱。里面的确有一个盛着炖牛肉的大锅。泉吆喝了一声，抱起大锅放进微波炉里。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一瞬间，前几天在荒岛上遇到的那个男人的身影浮现在眼前。昨天晚上，被这猛烈的台风吓到的时候，她也突然想起了那个男人。不知道那个人是否还在那座荒岛上。但是，泉又担心，如果他还在的话，究竟能否平安扛过昨晚的那场台风呢？男人所在的那个废墟，沐浴着强烈的阳光，站在上面可以一览下面的美景，但是如果台风袭来，则无处可逃。男人是否会去农具小屋里躲一躲呢？不，遇到昨天晚上那样的台风，仓库什么的想必早就被刮走了。泉听说大海从前天就波涛汹涌，波留间岛已经没有船出航了。他还有剩下的食物吗？

炖牛肉在加热的锅中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泉抬头看了一眼橱柜，取下一个大点的保鲜盒。

幸好今天是周六，学校不上课。大家一起吃过早餐，大致收拾完是在上午，妈妈她们开始做迎接今晚住客的准备，泉带着装有炖牛肉的保鲜盒和一口小锅出了门。

她已经联系过辰哉。辰哉好像也在忙着收拾自家的院子，他说中午之后就可以开船出海。泉将民宿厨房里的露营用燃气炉拿了出来。如果那个男人还在荒岛的话，她想让他吃点热乎的东西。当然，她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想到那个男人独自待在荒岛上，挨过昨夜自己经历的那场台风，就单方面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泉坐着耕作的车来到辰哉等她的那个海湾。然后，耕作就驾车直接前往轮渡码头，去接今天来住民宿的客人了。

在车子里，耕作问："这边的学校怎么样？""比想象的要快乐十倍。"泉回答。

耕作不爱说话，是个稍微有些粗鲁的汉子，但是他身上却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给身边的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泉刚来这座岛的时候，还曾担心这个耕作会不会喜欢上妈妈，搞出什么麻烦事来。但是，和他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泉发现他是真心喜欢瑞惠阿姨，因为妈妈是瑞惠阿姨最喜欢的朋友，他才接受了妈妈，才对自己这么好。珍惜自己珍惜的那个人珍惜的人。这个道理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不容易，而耕作他们十分自然地实践着这个道理。泉认为自己在这个岛上与他们一起生活，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做人道理。

泉下了耕作的车来到海湾，看到辰哉已经把船准备好了。沙滩上留着因昨天的台风而被冲上来的海藻和垃圾，但是这些东西根本无法掩盖白色沙滩的美丽。辰哉看到泉的肩上背着一个大背包，过来问道："装的什么？""没什么。"泉回答，然后熟练地迈开步子，踏着浪花，乘上小船。

那么猛烈的台风刚过，如今呈现在眼前的景色却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泉蹲坐在船头，看着眼前的景色，感觉这片属于大伙儿的大海战胜了台风，一种喜悦感油然升上心头。

小船比上次更快到达荒岛。下了船之后，辰哉又说要在沙滩的树荫里睡一会儿午觉，泉告诉他"那我一个小时左右回来"，然后走上了荒岛。

她走上沙滩上的羊肠小道，发现阳光下的农田里有一些稀疏的人影。他们好像是来检查台风对农田的破坏情况的。

泉急匆匆地朝前几天那个男人所在的废墟走去。既然一大早就有这么多人来到这个岛上，说不定男人已经坐着别人的船回了波留间岛。不知道为什么，泉着急起来，沿着通往废墟的那条坡道往上跑了起来。

到达废墟时，泉发现那里也像是几乎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当然，这里本来就像是被台风破坏过似的，所以这次感觉没有受到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

泉故意发出脚步声，走进废墟。前几天放在墙角处的罐头之类的食

品，现在已经没有了。

泉叫了一声。“喂——”等了一会儿，没有人答应。

“不在了吗？”

她小声说着，转身准备回海滩。与此同时，她惊叫起来，“啊？！”男人就站在前方不远处。

男人也疑惑地歪着脑袋。他穿着和前些天一样的米老鼠花纹T恤衫，两手分别提着颜色不同的破塑料桶。

“啊，那个……”泉结巴着，盯着他手里的桶。桶里的水在摇晃。

“我想洗洗衣服。”男人说道。

“啊，啊啊，洗衣服。”

“嗯。”

“啊，对，对了，昨天的台风好吓人啊，对吧？”泉说道。

男人听了这句话，肩膀一下子耷拉下去，只有嘴角泛出笑意。“嗯，好吓人。”

他小心翼翼地将盛着水的桶提进废墟。泉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望着他。

“哎，你一直在这里吗？”

听到泉这么问，男人蹲在地上，回过头来，笑道：“躲进那边的仓库了。”仅凭男人的这句话，泉就能想象台风袭击仓库的情形。

“我一直待在家里，可还是很害怕。不知道是风的声音还是大海的声音，简直就像是人在尖叫。”

泉变得像昨天晚上一样激动。男人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啊，所以啊，对了，我住在波留间岛，那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如果还在，那个，我说你……”

“田中。”

“啊？”

“我的名字啊，田中。”

“啊，啊啊，田中。对了，我有点担心，想着如果你还在的话，肯定很糟糕。”

泉说到这里，那个自称田中的男人的表情明显变得温柔起来。

“所以你就特意来看我了？”

“也不是特意啦。嗯，你看，这怎么说呢，我一想，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在这里。怎么说呢，或者说，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泉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句话。田中听了，也不由得苦笑起来。

“谢谢。”

“啊？”

“谢谢你为我担心啊。不过，如你所见，一切平安。”

田中有些开玩笑似的摊开双手。泉也微笑着应道：“也是啊。”

“啊，对了，炖牛肉。”泉想了起来，说道。“炖牛肉？”田中重复了一句。

“吃的东西，没问题吗？从前天开始就不能出海了吧。”

泉放下肩上的背包。

她突然开始从包里拿出锅、保鲜盒和面包之类的东西，田中吃惊地看着她。“一直都在吃罐头吧？我想着你可能也想偶尔吃点热乎的。”泉这样解释着，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就开始准备起来。

“喂。”

当泉正要将炖牛肉从保鲜盒倒进锅里的时候，田中的声音落了下来。

“喂，你特意为我拿的啊？”

听对方这么一说，泉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太多管闲事了，连自己都开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嗯，是的……哎？仔细想想，是有点奇怪啊。”

“倒不是奇怪……啊，不，我很开心。”

“我也搞不太懂啦。可能昨天那场台风让我太激动了。”

越解释越糊涂。泉决定不再解释，将炖牛肉从保鲜盒倒进了锅里。

田中在她眼前蹲了下来，堆起脚边的瓦砾，将简易燃气炉固定好，点上火。蓝色的火焰燃起，发出微微的燃气味。泉将锅放在上面。

“我原本想着带点饭团来的，可是炖牛肉配面包更好吃。”

泉将一包还未开封的六片装切片面包递给田中。

“真的可以吗？”田中表示客气。

“当然可以啦。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吧？”

“可是，你看，怎么说呢，我们都战胜了台风，你就当是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收下吧。”

这时，泉忍不住笑了起来。虽然看似开玩笑，但是这句话却最接近她的真实想法。田中也表现出吃惊的样子，笑了起来。

“值得纪念。因为这个敌人太凶狠啊。”

“谁说不是呢！而且，咱俩都打败了它。”

田中听了泉的话，点了点头，啪地撕开切片面包的袋子。

北见穿着一件廉价的桑拿袍，坐在可以看到前台的用餐处的桌边，吃着不怎么美味的月见乌冬面(12)。大概煮的时间太短，面条在寡淡的面汤中团成一团。

纵贯日本的两大台风退去之后，早晚的气温骤降。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下午六点之后，这个叫做“萤火虫温泉”的温泉浴池也零零星星地有了一些客人。在吃着乌冬面的北见旁边的那张桌前，一个半老的男人穿着同样的廉价桑拿袍，一边吃着毛豆，一边慢慢地喝着扎啤。

北见正要往月见乌冬面寡淡的面汤里加点酱油的时候，同样穿着桑拿袍的南条回来了。他四十五六岁，可能因为一直工作在一线，身体仍旧结实无赘肉。

“您女儿怎么样？”北见看着他的脸色，试探着问道。

坐在眼前的南条先喝光了杯子里的水，生气地说道：“我家那位太夸张了，竟然说是车祸。”

“不是车祸吗？”

“对方不是汽车啊，是自行车。而且就是在拐角的地方碰了一下，手腕那里擦伤了一点而已。现在说是在家里待着呢。”

“那不是很好吗。”

北见知道南条话是这么说，但其实终于放下心来。南条的女儿今年刚上初中，好像在田径队练习短跑。

“这个乌冬面好吃吗？”

“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乌冬面。”北见听南条这么问，回答道。

南条看着手里的菜单，朝厨房喊道：“小哥，来一份猪肉咖喱饭。”

门开了，客人走了进来。两人马上将视线转过去，发现走进来的是一个带着小孙女的半老女人。

“南条先生，你知道吗？刚才我看了一下日历才发现，今年的四月四日、六月六日、八月八日、十月十日、十二月十二日全都是星期三。”

北见翻开手机里的日历，拿给南条看。

“和山神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南条板着脸问道。

“没有，我就是刚发现……”

北见避开心情不好的南条的视线，又开始吃起难吃的月见乌冬面。

猪肉咖喱饭端上来之后，南条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同时问道：“车呢？”“停在旁边小钢珠游戏厅的停车场了。”北见回答。

南条的吃相虽然不甚雅观，但是看来咖喱比乌冬面好吃。

北见看了一眼前台。那个叫作木下的“萤火虫温泉”的年轻服务员一脸紧张，像刚才一样微微点了点头。北见也冲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像在告诉他“没关系，不要担心”。木下微笑着回应，表情紧张。

这个木下是这次的信息提供者。警方跟他说好，等那个疑似山神的人进来，他就摘下自己的黑框眼镜向警察示意。此等重任，早已把他吓得面无血色了。

北见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六点三十七分。据说那个疑似山神的男人总是在七点出现，还有不到三十分钟。

“二号机，博报堂的久保先生来电。”

优马听到同事在一堆文件后面叫自己，手里拿着刚刚在确认的报刊广告样张，接了电话。

“喂，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收到了吗？”

电话的那头传来久保稍微有些担心的声音。

“嗯，这样就可以。设计部刚才也通过了。”

“是吗？太好了。”

“对不起啊。到最后的最后还给你提这么苛刻的条件。”

“哪里。我都嘱咐过他们，说贵公司的象征色黄色是很特别的，不同的纸张印刷出来的状态会不一样……”

“杂志的话，颜色相对比较好出来，但是报纸就需要调整啊。”

优马将手里的广告稿件举起来，对着天花板上的灯光照了一下。公司徽标的黄色背景比第一稿更加鲜艳了。

久保提出找时间一起吃饭，优马答了一句“乐意奉陪”，挂断了电话，然后看了一下表。马上就到七点了。

优马取出手机，看到推特里有几条短消息，没有理会，开始给直人发邮件。

“马上就下班了。现在在哪儿？一起吃饭吗？”

发出邮件，优马伸了一个懒腰。

就在不久前，每当到了周五的这个时间，就会浑身发痒，想赶紧找个地方出去玩。大概是因为季节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因为直人住在自己家里，他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推特上找玩伴了，而且看到别人发推特写快乐的今晚计划时，他也完全不会感到焦躁或者羡慕了。

直人好像还有以前工作时存下来的钱，仍旧没有去工作。当然，优马并不知道直人到底有多少存款。他觉得不管有多少存款，还是应该找个工作比较好。只是，这件事他没法面对面跟直人说。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住在一起才发现，直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朋友的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以前在哪里做过什么。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竟然没有手机，也太让人吃惊。关键是没有手机真的很不方便，于是优马就半强制性地给他弄了一部手机。手机号码并不是直人本人名下的。他坚持说自己不需要，于是优马就将自己新签约的一部手机给他用，仅此而已。但是，给直人置办了手机之后，优马突然想，自己真的想让直人拓展他的交际圈吗？自己莫非只是想通过那个只有自己名字的通讯录获取某种满足，而并非想要增加那个通讯录里的人名和联系方式？

优马这样想着，手机响起了邮件提示音。他赶紧打开收件箱，看到直人的回复。“接下来要去一直去的那个温泉浴池，不吃了。”看样子一个字都不愿意多打。

虽然这样比他勉强陪着自己要好，但是自己好不容易发出邀请，却只收到这样的回复，还是觉得很遗憾。优马只回复了一句“明白”，然后开始浏览推特，寻找今晚有可能陪自己吃饭的人。但是，虽然有一些见了面可能会很有趣的人，却没有一个自己特别想见的人。

“浴池啊。”优马小声说道。

直人掀开浴池的红色大门帘走进去的样子浮现在眼前。

“我一会儿也去。我们在那里见面，在用餐处喝点啤酒吧。”

优马发出邮件，就匆忙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公司。

前台墙上的钟指向了七点。北见给在自己眼前端着玻璃杯咕咚咕咚喝水的南条递了个眼色。南条放下杯子，压低了声音说道：“听好了，不要慌，等他进了更衣室再说。”

“反正也只是例行盘问，立即上去比较好。”北见反驳。

“不对，先让他进更衣室，等那家伙脱了衣服再跟他搭话。以前去卖淫店搜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人真的很奇怪，只要光着身子就不抵抗。穿着衣服的话，反而想设法逃走。”

坐在北见他们旁边桌前的那个半老的客人已经开始喝第三杯啤酒，拿着电视的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北见听不太清南条的声音。

北见正要探出身子的时候，听到了入口处自动门打开的声音。北见看了一眼站在前台的那个叫作木下的服务员。跟他说过，万一那个疑似

山神的男人到了，绝对不要往这边看。

木下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客人过来的方向。北见能够看出他的眼神十分慌张。

“好像来了。”北见仅动了动嘴唇。南条故意伸了一下懒腰，然后直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那个男客人站在前台前面。虽然背对着这边，但是背影的确很像正在通缉的山神一也。男人从牛仔裤后袋里拿出钱包，正在付钱。下一个瞬间，接过钱的服务员木下摘下了自己的黑框眼镜，放在柜台上。

“就是他。”北见告诉南条。

已经站起身的南条若无其事地离开用餐处。接过储物柜钥匙的男客人看了南条一眼，直接走进了更衣室。南条与他隔开几步，跟在后面。虽然只看到了一瞬间，但北见觉得，可以确定的是那人长得的确很像山神。他首先去了前台。“就是他，就是他。”木下接连点头，用剧烈颤抖的手戴上眼镜。

“请告诉店长，务必告诉他不要惊慌。”

北见这样嘱咐完之后，跟着男人和南条走进了更衣室。南条站在放着浴巾的柜子前面，努起下巴告诉北见那个男人的行踪。

北见拿了一条新浴巾，跟了过去。之前已经吩咐了服务员，男人的储物柜就在北见使用的那个储物柜的旁边。他已经脱掉了上衣，裸着上半身，拿着手机发邮件。

北见打开自己的储物柜，也取出自己的手机。他看到男人往这边看了一眼，却没有一点警惕的样子。

男人发完邮件之后，脱掉了牛仔裤。然后又脱掉了鞋子和内裤。全身赤裸的男人正准备将浴巾围在腰间的时候，北见迅速移动，说了一声：“劳驾。”正准备围在腰间的浴巾掉在地上。男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慌忙准备拾起掉在地上的浴巾，这时北见抓住了他的手腕。男人的右侧脸颊上没有山神的特征——竖着排成一排的三颗黑痣。但是，他也有可能在潜逃过程中想办法弄掉了。

男人转身看着从背后向他靠近的南条。这时他的表情出现了变化。他已经感到了危险。

南条将手放在男人的肩膀上。男人的肩头一颤，向后退，准备逃

开。

“对不起。有点事要问一下您。很快就会结束，您能配合一下吗？”

虽然说话彬彬有礼，但是南条那双充血的眼睛就连已经习惯的北见都觉得可怕。

男人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回头看更衣室的入口。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例行盘问，大部分人都会突然变得话多起来。“什，什么？什么事啊？”如果真的是嫌犯本人自不必说，即便是那些问心无愧的人也会突然啰唆起来。但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却一句话也不说。

南条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一瞬间，男人皱了一下眉头，不知为何又朝入口的方向看了一眼。他好像在找什么人。

“我们在调查一个案子，想要向您打听一些事。”

男人听了南条的话，面不改色。很快，那边浴室的门开了，水桶叮当响的声音随着蒸汽传了出来。

七点准时从公司出来的优马，在七点半过后才到达直人去的那家温泉浴池。不知道为什么，前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优马按了一下铃，才有一个染着棕色头发的女服务员懒懒地走了出来，然后又懒懒地向他推荐：“本周搓澡打八折。”

优马接过储物柜的钥匙，走进更衣室。更衣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来洗浴的人好像很多。优马拿到的那把钥匙的柜子不在上层，而在下层。旁边储物柜里的手机正在响，铃声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13]的主题曲，优马听了脸上不由得泛起笑意。他正要脱衣服，突然停下手。他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自己，可是回过头去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天花板上有监控摄像头。红色的灯在闪烁，就像是在眨巴着眼睛。

优马脱掉衣服，拿着浴巾走向浴室。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整个人一下子被浴室的蒸汽包围，视线瞬间变得模糊。

这个浴池虽然位于世田谷区的黄金地段，却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露天浴池，这是他们的卖点。

眼睛逐渐习惯了室内的蒸汽之后，优马的眼睛开始在室内浴池和冲澡处寻找直人的身影。今天客人很多，冲澡处赤裸的后背排成了一排。一眼看去，直人似乎不在其中。优马又去看了一眼桑拿房，可是直人曾说自己不喜欢桑拿，而且实际上这个桑拿房中真的也就只有一个长得像

布袋神[14]一样大腹便便的男人汗流浃背地坐在里面。那么，就只有露天温泉了。优马先简单地冲了一下身体，然后走上通往露天浴池的短楼梯。

四周有高高的墙壁，景色并不怎么好，亭子的下面有一个葫芦状的露天温泉浴池。前面有三个人，后面有两个人。优马在热蒸汽中眯起眼睛看过去，这时另外一个男人突然从岩石后面冒了出来，轻轻地朝这边挥手。那是直人。

“喂。”优马回应了一声，先走进温泉里。这里是东京市内的天然温泉，双脚踏入有些暗淡的温泉里的那一瞬间，肌肤有些酥麻的感觉。为了不打扰别人，优马站在温泉中，慢慢地向直人的方向移动。

“好快啊。”

直人打了声招呼。优马答道：“给你发完邮件马上就出来了。”

“不去妈妈的医院吗？”

“一会儿看情况吧。”

“最近工作不忙？”

“怎么啦？”

“总是回来很早啊。”

“是吗？”

优马暧昧地应着，洗了一下脸。

“是吗？不是吗？上周整个周末都待在家里。”

“是啊。和你在一起，就会很悠闲啊。我其实挺不喜欢悠闲的，反而计划满满的生活才会让我感到充实。可能被你的惰性传染了吧。”

优马只是开个玩笑，抬头看了一眼直人，却发现他板着脸。

“……喂，下次也带我去一下你母亲的医院吧。”

直人的话太意外，优马在温泉中滑了一下手，慌忙说道：“带你去干什么啊？”

“也不是要干什么啊……”

“……就不用了吧。”

“我白天闲着也是闲着。”

优马不知道直人是怎么想的，反正自己不知道为何突然感到很生气。那感觉就像是在做爱的时候听到对方提到自己母亲的名字。他原本只是把直人当成一个性伙伴，现在对方却似乎在说，“不，不是，我们已经是真正的生活伴侣了。”于是优马一下子心慌意乱起来。

为了转换一下话题，优马笑着说道：“对了，这里根本没帅哥啊。”

他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周围，开始装着品评之前那些他看都没看一眼的客人。自己与直人的关系是性伙伴还是生活伴侣？优马不由得想要好好思考一下，却又慌忙打乱自己的思绪，开始搜寻年轻男人的裸体。但是即便如此，这个疑问依然留在大脑中的某个角落里。

北见跟在南条的后面走出公共浴池“萤火虫温泉”，线索提供人木下特意出来送别。他们不停地回头向他鞠了好几次躬，走到了公路上。

国道20号甲府绕行公路上有很多汽车驶过。太阳落山之后变得更冷的风与加快行驶速度的大型卡车一起从公路上疾驰而过。这条大街上除了“萤火虫温泉”、旁边的小钢珠游戏厅和对面免下车餐厅的大招牌之外，再没有别的显眼事物，只有夜空在头顶延伸。

北见走到大街上，又回了一下头。木下这时正好走了回去，打开的自动门那头可以看到前台。

举报人木下听说北见他们在更衣室进行例行盘问的那个男人很遗憾并不是山神一也之后，突然变得惶惑不安起来。他等待的时候似乎也一直很紧张，听到北见他们告知询问的结果之后，答了一句：“这样啊……”声音里饱含着歉意，“对不起，我就觉得长得很像，所以……”木下不停地道歉。“哪里哪里，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协助调查。”北见向他鞠躬，同时也感到自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下来。

在更衣室进行例行盘问的那个男人的确很像山神，却不是他。他们大老远跑到山梨，结果令人失望。

“以前就有朋友跟我说我长得像一个通缉犯，可是没想到警察真的找上门来了……哎呀，真的吗？哎，是真的吗？”

当南条说出“八王子凶杀案”的那一瞬间，男子一边说着一边笑了起来。通过男子的笑声，北见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男子并不是在说谎。

而且，男子主动拿出驾照，还拿出工作证，表明他是供职于甲府市内一家半导体公司的正式员工。据他所说，就在前不久，他和同事在甲

府市内的一家酒吧喝酒的时候，一个醉酒的顾客还曾跟他纠缠，对他说："你这家伙，就是那个杀人犯吧。"

走进停车的那家小钢珠游戏厅的停车场，南条突然问道："到八王子要多久？"

"走中央道的话，用不了一个小时。"北见回答，抬头看着天空。这里的星空比熟悉的八王子的星空还要低。

"刚才那家伙的话，你怎么想？"

汽车开上中央道的时候，沉默了许久的南条突然开口问道。

"您是说他隐瞒了什么吗？"北见超过一辆开得很慢的轻卡，反问道。

"不是，那家伙没有隐瞒什么。我是说，他现在可能会跟很多人炫耀，自己被警察逮住问话了。"

"那您的意思是？"

"那家伙不是说了吗？他那些狐朋狗友也说他跟犯人长得像。去酒吧喝点酒都会被人当成杀人犯。总之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全国都在找山神这一个人啊。"

北见知道南条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也就是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已经整容了吧。"

听南条的语气，好像已经不需要北见回答了。

"但是，这方面的调查我们从一开始就做了很多了。如果山神出现在某地的整容医院，哪怕是北海道啊九州啊什么的，肯定会有人跟我们联系……"

"可是也不见得都是正规的整容医院啊。"

"是啊……"

车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我睡一会儿啊。"

南条这样说完就倒在了车座上。到八王子还有五十公里的标识牌逼近眼前。北见几次用力地握住方向盘，集中精力开车，凝神看着像箭一样从前方飞过来的白线。但是即便如此，发热的双手依然因为困倦而变得麻木。这两天他几乎没有合眼。虽然他并没有对调查的结果寄予过多

的期待，但是这次秘密行动成了无用功，仍然让他感到十分失望。不知道为什么，单身宿舍的狭小房间浮现在脑海中。前天出门的时候被子没有收起来。他开始想象回去钻进那个被窝的情景。北见咬住牙关与困意斗争。南条就像是故意使坏，倒在旁边鼾声如雷。

山神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了家。以后就几乎没有再回去过。他并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只是以一个打工仔的身份到了东京。此后山神的轨迹就少得可怜。快餐店、小钢珠游戏厅、卡拉OK厅、建筑公司等，虽然警方通过调查，查明了他在几个地方的打工经历，但是每次打工都只持续了短短数月。他在东京曾经生活了十年，要想将他的这些点连成一条线，描绘出他生活的轨迹，现在警方掌握的线索还太少。

警方查明嫌犯的身份之后，冲进山神的房间。他的房间也令北见他们感到吃惊不已。他曾经生活了一年的那个房间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生活的痕迹，里面就像是一间住过几天的商务酒店客房。

大约10平方米的开间公寓，地板上铺着一床被褥。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和家电，衣服和随身用品胡乱地塞进某知名运输公司的三只纸箱子里。狭小的厨房也是一样，别说做饭的痕迹，就连烧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水池里放着两盆已经枯萎的观叶植物。

在这个萧条的房间里，只有一样东西因其特殊性引起了搜查员的注意。那就是他们在房间里发现的各种广告纸。背面写着很多字，好像是山神的笔迹。

如果说是笔记，上面写的那些句子又没有什么逻辑。好像就是突然想起来什么就写在上面，而且那些广告纸也没有整理好放在一起。

其中数字最多。或许有可能是每天的生活费，上面列着从几百到几千的数字，有的还有总计的数目，有的在计算的过程中胡乱涂掉。除此之外，他可能想安装宽带来着，在一张广告纸上写着“ADSL、租赁、KDDI”和某宽带的免费拨号号码。还有一些纸片上写着像是从别的广告纸上抄写的名牌手表的品牌名或销售中的公寓名，还有成为警方制作女装通缉照片契机的新宿某酒吧的店名等。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这些信息当中，除了新宿那家酒吧的名字之外，没有一个是有用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警方还发现了两篇意思连贯的短文。

“电车晚点　恐吓车站员　脸通红　好玩儿　有人卧轨　那也没办法啊　中年大叔”

“在家庭餐厅跟店员抱怨　唧唧歪歪　唧唧歪歪　真难看　傻逼两口子　在自己家里吃好了　在家吃”

这些可能是山神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事情，然后胡乱写了下来。通过广告纸的寄送日期可以看出，这两篇短文不是同一天写的。他只是有胡乱记录这种事情的习惯。这些广告纸与别的不同，被他特意团成一团扔在房间的地板上。

当然，搜查总部的警察们将这两篇短文与留在凶案现场的血书“怒”字联系到一起，试图通过这些文章解读这个叫作山神的男人。两篇文章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用一种鄙视的目光看待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愤怒的别人。但是，有一点矛盾，那就是山神也在凶案现场留下了“怒”这个血字。

在搜查会议当中，一个年轻刑警的发言很有意思。

“山神这个人，觉得即便生气，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所以才觉得那些生气的人很愚蠢，自己不想变成那样……好像已经看透了一切似的……”

这个刑警有些紧张，他的话让整个会议室陷入一阵沉默。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跟破案没有任何关系。

“你该不会也是这么想的吧？觉得不管跟上司说什么也都没用。我们会认真听的哦。”

听到本部长的玩笑，年轻的刑警低着头坐了下来，使劲攥紧了拳头。

“但是，那样的话，留在现场的那个血字‘怒’，不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了吗？”

为了缓和一下会议室的气氛，北见特意问了一下年轻的刑警。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想到那一层，之后再也没有抬过头。

校服换成了冬装。学校规定可以有两个星期的适应时期，所以几乎所有的男生都还穿着夏装。但是泉却很喜欢新置办的这件夹克，从第一天开始就穿上了。不过，白天气温会上升到将近三十度，满怀期待地穿上这身校服走出家门，走不了多远就会觉得太热，又只好脱掉。

上午的补课结束了，泉正在教室里将书放进书包。这周的课因为上周举行的文化节而进行了调整，下午没有课。各协会的会员都已经离

开，只有几个没有参加任何协会的学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下午的时间，正在教室里聊得起劲。窗外仍是夏季的天空，阳光格外耀眼。站在泉窗边的座位前，可以看到下面田径队的男生正在烈日下的操场上踢足球。

“喂，泉。”

泉正茫然地看着操场，后面座位上的若菜拍了拍她的肩膀。泉回过头去，若菜问道：“我们去弗香吃个汉堡再回去吧。”

“很想吃，可是今天不行。”泉回答。

“傍晚来我家吧？”

“啊，对不起，也不行。”

“为什么？家里有我妈在网上买的神户冰淇淋泡芙哦。”

听到冰淇淋泡芙，泉差点动摇，但马上又表达歉意，“我今天要和辰哉君去一个地方，对不起。”

“又和他？喂，泉，你该不会跟辰哉……”

若菜一副欲言又止开玩笑的样子。泉反问道：“啊，若菜，你该不会对辰哉君有……”

“哎？我？怎么会啊。我跟辰哉从尿裤子的时候就认识。”

若菜豪爽地笑着，又转回刚才的话题，“那你和辰哉去哪里啊？”

“荒岛。”泉回答。

“你说的荒岛，是星岛吗？”

“原来那里叫星岛啊。”

“对啊……上次你不是也去了吗？有什么好玩的吗？”

若菜歪着脑袋，一脸无论如何也不理解的样子。“因为那是一座荒岛啊。”泉也纳闷了，不理解若菜为什么会不理解。

“哎，真不理解你们这些朴素的内地人感觉。去那里只会被晒黑啊。”

若菜一副无奈的样子，站起身来。

她正要离开座位，这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啊，你可能也已经发现了，我觉得辰哉喜欢你哦。”

“啊？”

“嗯，但是没关系，你别看辰哉那个样子，抗打击能力强着呢……那我们晚上见。”

“好，我给你发短信。”泉目送若菜走出教室。

正要站起身关上窗子的时候，走廊传来几个响亮的脚步声。她吃惊地回头一看，发现包括辰哉在内的三个男生正飞快地从走廊里跑了过去。两秒钟后，辰哉一个人回来了，朝教室里面看。

“今天几点？”

辰哉喘着粗气问道。“嗯，在家里吃完午饭怎样？”泉答道。辰哉看了一眼壁钟，又问了一句：“那是几点呢？”

“两点怎样？两点我去海湾找你。”

辰哉听泉这么回答，也不再应声，从走廊上跑开了。

即便若菜不说，泉也知道辰哉的心意。但是，辰哉自己也不往那方面说，而且即便他说了，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他的这份心意。他若问自己是否喜欢他，那么只能回答不是。但是，每当想到辰哉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和冲绳的蓝色大海重叠在一起。

泉看了一眼壁钟。现在回家吃完午饭，到两点还有一点时间。叫作田中的男人是否又回到了那个叫作星岛的荒岛呢？20号台风过后，泉坐着辰哉的小船前往星岛，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泉给独自扛过台风的田中带了炖牛肉。当时，田中给她讲了快乐的荒岛野营生活，让她感到心情舒畅。当时田中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岛，去那霸工作了。”“那不回来了吗？”泉问。“攒点钱，再过个把月，说不定还会回来。”田中笑道。

那之后，泉又去了两次星岛，田中真的已经不在那里，行李也不见了。

泉又将视线转向操场。辰哉正混在田径队的队员中，踢着足球。

泉看着船头劈开的白浪，不知不觉间就到达了星岛。辰哉本来话就不多，今天尤其沉默。

从船上下来的辰哉走向沙滩上的树荫，但是他的样子却和以前不同。

“总是让你陪我，对不起。”泉道歉。

听了泉的话，正要躺在地上的辰哉突然抬起头，脸上的表情有些惊讶。

“我再去溜达溜达，三十分钟左右回来。”

泉这样对他说完，沿着羊肠小道跑了上去。玉米田里有一辆拖拉机，一会儿开起来，一会儿又停下来。不知是不是因为离得太远，拖拉机的声音和动作不太一致。

泉又跑上通往废墟的那条路。和田中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泉预感他已经回来了。果然，她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的废墟中，发现了田中的身影。

“田中！”泉喊道。他吃惊地回过头，举手说：“哟，泉。”

“田中，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吗？今天是第三天了。对了，你一个人来的？”

“不是，是坐朋友的船。”

“你朋友呢？”

“在沙滩上。你在这里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田中听泉慌忙对自己解释，苦笑道：“啊？噢，谢谢。”

废墟里的行李变多了。有帐篷，有简易椅子，桌子上甚至还放着一个简易的燃气炉。

“田中，那个……”泉很吃惊。

“厉害吧。我这次打工赚了不少钱，就买回来了。啊，不过全都是二手货。喂，泉，你也坐啊，你是我家第一个客人，我给你冲杯咖啡。”

田中把简易椅子搬了过来。泉一点也不客气地坐了上去。布料可以随着身体伸缩，坐着很舒服。

“怎么样？”

“挺好啊。”

“对吧。就因为靠背破了一点点，竟然打三折哎。”

泉扭了一下身体，发现靠背上的布的确破了一个几厘米的口子。

“稍等一下，我现在烧水。”

田中把一个小水壶放到简易燃气炉上。

“哎，田中，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奇怪的是以前见面的时候泉没有问。

“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大概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吧。啊，不过，我非常欢迎你来这里玩啊，像现在这样。”

怎么说呢。泉觉得田中不爱逞强。“波留间之波”偶尔也会有一些独自旅行的年轻住客，但是他们和那些与朋友结伴或者拖家带口来旅游的人不同，总是让泉觉得难以接近。当然，这倒不是因为那些独自旅行的人故步自封，他们反而会比较不拘小节，主动跟泉打招呼。只是，泉跟他们聊上几句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人生观和旅游观，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原则。于是她就会觉得，像自己这种什么都不想的人，他们肯定会觉得没有意思，于是就在不知不觉间和他们保持了距离。

“对了，泉来冲绳之前住在福冈对吧？”

田中将开水倒进速溶咖啡的杯子里。

“对。就住了三年。”

“转校的时候没有觉得不情愿吗？”

“转校当然不情愿啦。再交新朋友，很难的。”

泉接过田中递过来的杯子。

“是你妈妈工作的关系吧，也没有办法……要糖和奶吗？说是奶，其实也就是植脂末啦。”

“都要。”

田中冲的咖啡有些淡，但是一边看着眼前的这片大海一边喝咖啡的感觉却很好。

“……我妈妈啊，很没出息的。”

泉说出这句话的那一瞬间，自己也吃了一惊。

这句话根本就是脱口而出。当然，这种话自己以前也说过，也面对面直接跟妈妈说过。但是，那时的语气总是会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虽然没出息，但是我喜欢”。而她今天的这句话里，却没有那种语气。

“没出息？”田中有点吃惊。

“哎呀，算了……或者这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妈妈的，但是我不想成为像妈妈那样的女人。”

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田中说这些话。或者说，把这些话说出口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很伟大。她把你养得这么好。一个女人自己养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哎哟，像我这种不去工作，一个人待在荒岛上的没有出息的男人，说这些话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为了改变一下气氛，田中笑了起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会这么说的！”

泉不由得反驳了一句，又马上道歉：“对不起。”但是，突然高涨起来的情绪没那么容易控制。

“……都不止一次了。从福冈来冲绳的时候是这样，从名古屋去福冈的时候也是这样。”

说到这里，泉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把妈妈在名古屋做了什么以至于跑到福冈，又在福冈做了什么以至于逃到冲绳，想都没有想，就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田中。

因为太激动，泉说完之后已经有些气喘。说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对妈妈做的那些事情竟然感到如此气愤。但是，田中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静静地倾听泉的讲述，听完之后将目光转向蓝色的大海。

“对不起，光跟你发牢骚了。”泉有些不好意思。

田中扭过头来，问道：“这些话，你都跟你母亲说过吗？”

“没有啊，怎么可能跟她说嘛。”

“为什么？”

“因为……”

泉一时语塞。

“……那是因为，我说了也没用啊。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改变她。而且，我现在又不能离开妈妈独立生活。所以，怎么说呢，我已经放弃了……对，已经放弃了。”

田中又将目光转向大海。

泉看到田中没有任何反应，心里一下子慌乱起来。妈妈是自己最重要的人，自己却说了她那么多坏话，而且说得那么过分。泉心里开始觉得过意不去了。

“对不起，我该走了。”泉站起身来。

田中也慌忙站起来。泉像逃跑一样迅速地离开那里。她一路跑下坡道，胡乱地拨开伸向羊肠小道的杂草，回到了海滩上。

在那棵椰子树下，泉看到了辰哉的身影。他正坐在岩石上，朝大海扔着石子。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泉道歉。

站起身的辰哉突然问道：“泉，这周六有事吗？”

“怎么啦？”

“我要去那霸。”

“那霸？去干什么？”

“看电影。”

“电影？什么电影？”

“还没确定。”

“自己去？”

辰哉沉默不语。走过来的辰哉的下巴尖上，像汗毛一样的胡子十分显眼。

“能当天回吗？”泉问道。

“晚上九点还有回来的轮渡。”

不知道为什么，辰哉不停地用右手拽着左手的食指。

跟田中说自己的妈妈很没出息这件事，依旧让泉的胸口隐隐作痛。她开始讨厌自己。

“如果可以的话，能带我一起去吗？”泉问道。

“可以啊。”

辰哉的表情稍微变得柔和了些，朝栈桥的方向走去。

优马正在洗手间刷牙，头发蓬乱的直人木呆呆地出现在镜子里。

“早上好。”

镜子里，直人将优马推到一边，拿起自己的牙刷，开始在优马的旁

边刷牙。优马茫然地看着镜子中的直人的脸。

“你睡醒起来的时候，脸可真难看啊。”

优马不假思索地说出这句话，直人却好像并不在意，仍在胡乱地刷着牙。

“肿得好厉害啊。眼皮都肿起来了……怎么说呢，到底要睡得多死，脸才能肿成这样呢。”

直人正在刷牙，任由优马嘟嘟囔囔地说着，根本也不理会。优马漱完口，正要走出洗手间的时候，直人说道：“我今天也要去你母亲的医院。反正也是闲着。”优马回了一下头，没再说什么。

“你在医院都和我妈聊些什么啊？”

优马一边在厨房冲咖啡，一边问道。

直人从洗手间探出头来，一边刷牙一边嘟嘟囔囔地说道：“也没什么啦……就是优马小时候的事情之类的？”

以前，优马和直人一起去附近的温泉浴池泡温泉的时候，直人说想去医院看一下优马的母亲。起初优马很生气，心想：“你以为你是谁啊。”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家庭，或者说自己的成长，更夸张一点说是自己的历史，被人赤脚踩了过来。

优马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带直人去了母亲住的医院。也许是因为看到直人很想去，又懒得劝他不要去，也许是自己改变了想法，考虑到所谓的交往，就是像哥哥航和友香那样，融入对方的家庭和历史。

第一次带直人去医院的时候，优马向状态良好的母亲介绍，“这是我朋友，直人。”母亲没有表现出特别惊讶，说道：“哎呀，劳你费心了，大老远的……啊，那边有友香刚拿来的糖汁炸地瓜，吃点吧。那家店好像挺有名的，很好吃哦。”母亲虽然有病在身，却仍摆出一副妈妈招呼孩子朋友的样子。

无需想得那么复杂。原来，只要跟母亲说是普通的朋友，就万事大吉了。

早晨，优马简单地吃了点烤面包片、香肠炒蛋和沙拉，一边看着时间，一边开始系领带。仍在嚼着面包片的直人对他说道：“今天很早啊。”优马简短地回答：“今天一早要开会。”

“优马，听说你从小就一直给人送报啊。”

优马正准备重新系一下打歪了的领带，直人突然说起这件事。

“是啊，我妈跟你说啦？”

“嗯。说从小学的时候就跟着你航哥哥每天早晨给人送报，直到初中毕业。”

“我爸死得早，妈妈拉扯我俩长大，家里穷啊。”

“这我也听说了。听说妈妈一直在新桥的一家料亭(15)当服务员，独自供两个儿子上大学。”

“对啊，说起来都是泪啊。”

“是吗？可是优马的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很高兴呢。”

正在打领带的优马不由得停下手来。他看了一眼直人，发现他一脸发自内心的羡慕表情。

“我一开始也觉得，优马现在虽然是这副德行，但其实人不可貌相，以前肯定也吃了不少苦……”

“这副德行，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啊，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花心大王，以为自己长得帅，就不停地换男人。”

“什么呀，太过分了。”

“可是，反正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吃过苦的送报少年就不能变成花心大王啊。人们总是用那种眼光看待穷人，觉得不幸的少年的结局也应该是不幸的，或者就应该追求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人生。这样的话，旁观者看了倒是会感动。可是，也没有必要在意这些啊。”

直人自顾自地说了这些，好像对自己的话很满意，又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优马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姑且回了一句：“什么啊，不幸不幸的。”可是，嘴角却泛着笑意。

优马又系了一下领带。这次领结打得很正。

“没时间了，我要走了。”优马对直人说了一声，就跑出了大门。直人喊的那声“路上小心”犹在耳际，可这时他已经沿着楼梯朝下跑了。

说完小时候的事，能如此心情舒畅，这还是第一次。一般人只要听说优马小时候曾经为了补贴家用而去送报，就会像直人说的那样，一脸

同情地对他说："受了不少苦啊。"当然，送报这个工作累得要死。下雨的日子，天气又冷，他有时候真的会想，如果自己在送报的途中蹲在地上大哭，没准就会有大人过来帮忙。有时去送报，听到温柔的母亲在家里叫孩子起床的声音——"某某某，赶紧起床啦。今天我们去迪斯尼啊。"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也会非常讨厌自己的境遇。但是，这个世界并非总那么糟糕，送报少年也会有送报少年的乐趣。比如，有个客户每年圣诞节都送他苹果。还有一个老奶奶，每天早晨都会在大门口等着他。有人会叫他一起来自家院子里和他们全家一起吃烧烤。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优马被选为接力队员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有一个老爷爷还特意到学校为他加油。因为小时候送报的缘故，他和哥哥得到的街坊邻居的爱，胜过其他任何一个孩子。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这么认为。他越是努力辩解自己的童年时代多么丰富多彩，别人就越会觉得他不服输。他不喜欢这样，因此慢慢地就不再跟别人说这些了。无论他怎么拼命地跟人说住在两室户廉租公寓的母子三人的家庭生活其实有多么精彩，也没有人理解。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的目光看他。

电车载着满满的乘客缓缓地开进站台时，优马发现自己的脸上绽放出笑容。他从停车的电车车窗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慌忙板起脸来。但是，当他想起直人一脸羡慕地跟他说"是吗？可是优马的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很高兴呢"，不由得又笑开了花。

在直人的心目中，住在两室户廉租公寓里的母子三人的生活肯定是丰富多彩的。这让优马心里感到高兴。

那天晚上六点多，室长和同事要和广告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们出去聚餐，优马撇下他们，独自走出了办公室。他一边走向电梯，一边习惯地打开推特查看消息，翻看着粉丝们在推特上写的快乐的今晚计划，突然发现，"今天从早晨开始还一次都没打开过推特呢。"今天工作是有点忙，但是自从开始玩推特以来，这种事还是头一回。几条短消息中，有一条是友香发来的。

"今天我在医院里看见直人喽。"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写。优马走出电梯，给友香打了一个电话。友香马上接了电话，优马问道："你什么时候去的医院？""两点左右去的，待到四点。"友香回答，然后接着说道："对了，直人君挺不错啊。我觉得跟你挺合适的。"

"哪里合适啊？"优马问道。

“从来没有过的踏实感？瞧，你总是心浮气躁的，稳定不下来。他的话，我感觉没准能压得住你。”

“是吗？”

“妈妈好像也很喜欢他。”

“妈妈这么说吗？”

“倒是没说，但是很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你们仨一直在一块？”

“没有，直人君来了我就回去了。”

优马走出公司，走向车站。路上与一个从外面回公司的同事擦肩而过的时候，优马指着他的包说：“哟，卡地亚的新款。”对方很高兴，说：“第一次有人发现。”

换乘了电车，到达母亲住的那家医院时，时近七点。朝病房走去的时候，在走廊里都能听到母亲的笑声。

直人还在病房里。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这时，两人都笑着转向优马。

“走廊里都能听到。”优马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我跟直人君说那件事呢。就是咱们买彩票中了一百万那时候的事。”母亲又笑了起来。

“辛苦了。”直人正要把椅子让给优马，他说着“不用不用”，坐在母亲的床尾。

最近一段时间，母亲的状况非常好。当然，胳膊上插着好几个吊瓶的针管。即便如此，妈妈的身体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些药物，不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中彩票的事，有那么好笑吗？”优马开始附和两个人的话题。

“好笑啊。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看到成捆的钞票，每天总想着把钱藏在哪里才安全。”母亲又笑了起来。

“有这样吗？”

“有啊。最后，你哥哥把钱装进盛黄油的盒子里，藏在冰箱里。”

“啊，这个我记得。”

直人一脸吃惊地听着两人的对话，这时突然说道：“对了，刚才大夫来，说让你在他回去之前去找他一趟。”优马见母亲好不容易这样高兴，害怕破坏她的心情，只微微点了点头，说了声“OK”。

母亲的脸色看起来很好。她自己好像也知道这一点，床头罕见地放着一个小镜子。“哎，直人君右边脸上有一排痣呢。”这时母亲突然说道。直人粗鲁地挠着那里，回答道：“右边脸上有痣，不吉利吧。”

虽然每天见面，可能因为痣的颜色很淡，优马没怎么注意。但是，仔细一看，还真的有三颗痣竖着排成一排。

于是直人和母亲就开始聊起了面相的话题。这时已经七点，优马想到医生要下班，撇下他俩，走向医务室。幸运的是，主治医生还在，让他进了医务室，说道：“啊，快坐快坐。”主治医生跟平常一样，说话依然简洁明了。他说，下周要增大药物的剂量。疼痛感会减轻，但睡觉的时间会变得更多。而且，很遗憾，可能撑不到过年。

优马听完这些话，问道：“这些事跟我哥哥说了吗？”

“他昨天好像来了，但是刚巧我不在。”

“是吗？那我告诉他。”

优马这样告诉医生，走到走廊里的瞬间，差点蹲在地上。母子三人中了百万彩票之后找藏钱之处的往事浮现在眼前。那些钱明明昨天还没有，可是一旦得到，却开始非常担心会失去。

冬天快到了，海风开始肆虐，让人看着都觉得可怕。洋平将圆珠笔的笔尖插进客厅咣当咣当响的窗框上。这是爱子发明的方法，父女俩每年都说“该赶紧换窗框了”，可是这个习惯却已经持续了十年。

洋平用遥控器关掉电视，然后直接用手从餐桌的盘子里捏起一块鱼糕。那是爱子早市打工的那家店里剩下的，蘸上生姜和酱油非常好吃。

有人打开大门的声音传了过来。门开得有些迟疑。洋平抬起头，发现田代站在门口。

“对不起。”

他大概是跑着过来的，有些气喘。

“进来把门关上，很冷啊。”洋平一脸不高兴地将他迎进门。二楼马上传来一个声音。“田代君？我这就下去。”田代抬头看着楼梯，“嗯”了

一声。

但是，爱子仍然没有要下来的迹象。沉重的脚步声在天花板上移动。甚至能听到她哼起了小曲。洋平一边用保鲜膜把鱼糕的盘子盖上，一边问田代："你们要去哪里？"

"啊，去看电影。船桥的，啦啦宝都。"

"坐下吧。反正她一时半会儿也下不来。"

田代坐在进门台阶上。洋平盯着他的背影。

"喂，田代，你也不能总这样打一个小时八百日元的零工吧？"

"啊？"

田代回过头来，一脸惊讶。

"我是说，你不能一辈子像这样打零工吧。比如，也可以转成正式工啊。当然，我只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知不觉地，洋平的语速变快了。现在自己是在担心田代的未来，而不是要把什么强加给在休息日带爱子去看电影的他。

"爱子还得准备一会儿。进屋来等吧。"

为了打破沉默，洋平说道。田代听话地走了进来，看了一眼杂乱的房间，在洋平的对面坐下，将带来的瓶装茶放在桌子上。

"最近你经常跟爱子出去啊。"洋平问道。

"对不起。"

不知道为什么，田代又把放在桌子上的瓶装茶拿了起来。

"没必要跟我道歉。我又没打算管你们。"

"嗯。"

"对了，还是刚才那个话题。"

早晨起来就一直没有出门的洋平还穿着睡衣，却仍然用一副领导的语气说道。

"……转正的事，有什么不妥吗？也不是逼你做你做不到的事……只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也不能一辈子……"

"那个……我再当一阵临时工不行吗？"

田代又把瓶装茶放到桌子上。

他开始在渔协帮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从来没迟到过，更别说旷工了。他每天早晨准时到达渔协，一声不吭地干领导吩咐的活。对他说一句“可以下班了”，他就老老实实地离开。也没有听说他在下班的路上找地方喝酒。听他的房东上原婆婆说，周末他也几乎整天待在家里，只有指导大吾他们踢足球的时候才会出门。

“你在东京上过班吗？”

洋平突然这样问了一句。田代抬起头来，似乎想探知他的真意。

“哎，我的意思是说，东京可能会有很多工作机会。”

“东京，没。”

“你去过歌舞伎町吗？”

洋平不假思索地问道。

“……您要说夜店的话，没去过。”

轻轻抛过去的球被对方以锋利的直球打回。

自己刚才是要问田代有没有去过夜店吗？他该不会是以为自己在跟他谈爱子的事情吧？洋平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哎？夜店？”

“我不太喜欢那个。”

田代低下头。爱子现在好像正在二楼吹头发。洋平准备转换话题，抬头看着天花板，笑着说道：“瞧，在吹干呢。”

“谢谢。”

田代唐突地道谢，洋平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您刚才说可以转正……”

“嗯，嗯嗯，是啊，你要是有这个想法的话，随时跟我说。嗯，那个，你既然跑到这么乡下的地方来找工作，肯定有难言之隐，我也不打算追究。只是，如果你有什么烦恼的话，随时来跟我商量。人在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地方更容易生活下去，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洋平一边说着，一边想象着自己和爱子在一个谁也不认识他们的城市生活的情景。

“嗯，比如说即便你是做了什么坏事逃出来的也好。人啊，要想重新来过的话，什么时候都不晚。尤其是像你还这么年轻……”

“……那个，我，知道。”

洋平话还没说完，田代就插嘴道。只是他的话跟洋平的话连不起来。

“什么知道？”洋平问道。

“……爱子离家出走的事……我知道……也知道在那期间她去了哪里。”

就在这一瞬间，楼上吹风机的声音停止了。爱子的脚步声又从天花板上传了过来。

“……在这种小城里生活，就会听到这样的风言风语。”

田代面无表情。

洋平慌乱极了。“你知道还跟爱子去看什么电影啊？”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只是他不知道这句话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焦躁。

嗓子干得要命。

“整个城市里的人都瞧不起我女儿，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沉默。你是觉得我这样的父亲很可怜吧？”

洋平故作平静，可是血却在往头上涌。

“那倒没有……”

“听到别人说闲话也不吭声的父亲，你觉得很可怜，对吧！”

洋平不由得抬高了声音，然后又道歉，说了声“对不起”。田代又要拿起瓶装茶。

“……跟人争执也没有意义。我越是想要拼命地保护爱子，就越会被人笑话。男人做什么都没关系。自暴自弃地跟女人鬼混也好，吃软饭也好，最后大家都会原谅他们。但是，女人就不行。我这个当父亲的再怎么跟人争，到最后受伤的还是爱子。我想如果放任不管，人们反而会慢慢忘记……”

洋平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突然想到，自己跟田代发这些牢骚，也没有什么意义。

田代低着头一动不动。洋平看着他，补充了一句，“不是爱子的

错。”

田代低着头“嗯”了一声，又点了点头。

“……我跟爱子在一起，就会感到放松。”

“哎？”

“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突然会有很多话想说……”

田代表情坚定地说道。洋平不明白田代的意思。他想起一件事，好像是在上次刮台风的时候，自己躲在楼梯上看到平常沉默寡言的田代在爱子面前开怀大笑。

“我没打算干涉你俩的交往。”

他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这时，楼梯上传来爱子噌噌噌下楼的脚步声。田代站起身来，鞠了一躬，说道：“我们走了。”

“爸爸，晚饭你用微波炉自己热热吧。锅里有烩饭。”

洋平见爱子盯着自己，为了掩饰自己的局促，板着脸说道：“嗯，回来不要太晚啊。”

两人走了出去。桌子上还放着田代的瓶装茶。

田代刚才虽然面无表情，但是或许他也挺紧张的。这样想来，刚才的对话可能并不坏。

洋平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甜腻糕点的广告专辑。

妻子聪美还在世的时候，逢年过节就会亲手做蛋糕。每年圣诞节，她都会把这个狭小的房间装饰一番，洋平还曾穿上为渔协酒会助兴而准备的衣服，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爱子从记事起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聪美叹着气说“一点都不像个孩子”。但是她却深信父亲就是圣诞老人，这一点让洋平觉得可爱极了。

明日香在二楼的阳台上收起晾晒的衣物，抱着走下楼梯。“妈妈，电话。”儿子大吾把手机拿了过来。电话是洋平打来的。明日香先把怀里的衣物扔在地板上，接了电话。

“什么？怎么啦？”

“啊，雅代那里，现在还做蛋糕吗？”

明日香无法将洋平和蛋糕联系在一起，又问道："是叔叔的同学雅代阿姨？邮局前面的那家'蒙布朗'？"

"嗯，是啊，就是那个雅代。"

洋平好像有点着急。明日香姑且坐在地板上，从洗过的衣物里拉出浴巾，一边叠着一边回答："蛋糕吗？在做啊。手工蛋糕是那家咖啡馆的招牌嘛。"

"那个，到了店里就能买吧。"

"没有大蛋糕。小蛋糕的话，随时都有。"

"那么没生意的店，竟然还没倒闭。"

"因为这附近只有那一家蛋糕店嘛。"

说到这里，明日香才终于意识到洋平像是要去买蛋糕。

"怎么啦？爱子要吃？"

"不是。"

"那是你吃啊？"

"我只是问问。"

"什么啊，这是。对了，要不然，我帮你买回来吧。一会儿我去银行，顺便给你带过去。"

"啊？嗯，嗯。"

"随便哪种都行吧？"

"嗯，随便哪种都行。"

明日香挂了电话，看到大吾仍在玩游戏。

"大吾，练字！"明日香捅了一下他的屁股。

大吾抬了一下屁股，手中依然拿着游戏手柄。明日香开始倒计时，"5、4、3……"

她叠好衣物走出家门，在银行的ATM机上取出这星期的生活费，然后直接去了"蒙布朗"，买了最传统的奶油蛋糕和蒙布朗各一块。

明日香朝难得想吃蛋糕的洋平家走着，担心出了什么事。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洋平应该没有心情吃蛋糕。于是，明日香又觉得洋平今天好像好像莫名地有些兴奋，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开始担

心起来。

“叔叔，在家吗？”明日香一边喊着一边打开大门，发现洋平正坐在椅子上抬着腿剪脚指甲。

明日香随意走了进去，抬头看着楼梯，问道：“爱子在吗？”

“去看电影了。”

洋平这样回答。咔嚓一下，一片坚硬的脚指甲从脚上飞落。

“剪脚指甲的时候好歹在地上铺张报纸什么的啊……看电影？爱子一个人？”

“不是，和田代一起。”

最近明日香经常看到爱子和田代在一起。大吾说田代来指导他们足球队踢足球的时候，爱子好像也会一起来，队友还取笑他们来着。

“我本不该插嘴，可是田代君，真的没问题吗？”

“什么没问题啊？”洋平又咔嚓一下剪掉一片脚指甲。

“虽然工作很认真，但是来历不明，总觉得有些可怕。哎，说可怕倒是有点夸张。”

听了明日香的话，洋平终于抬起头来。

“喂，明日香。”

“嗯？”

“……我这个当父亲的这么说可能不好，但是我想求你一件事，能替我帮帮他俩吗？”

“帮帮他俩？”

明日香正要坐在椅子上的那一瞬间，终于明白了洋平的意思，慌乱起来。

“帮帮他俩……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撮合一下他俩吗？这种事，不是爱子想怎样就能怎样的。爱子喜欢田代君，就连上小学的大吾他们都能看得出来，可关键是田代君如果没有那个意思，我做什么都没用啊。”

说完之后，明日香觉得自己说的太重了。但是，对太溺爱爱子的洋平来说，说到这种程度说不定正合适。

“……既然说到这个话题，那我就得说一下了。其实，我最近是有点

担心的。爱子越来越喜欢田代君，这倒没有关系，可是到最后受伤的还是爱子呀。而且，田代君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很可能又会因为这件事不得不离开这里……”

明日香觉得自己说这些话都是为了爱子和洋平着想，但是看到俯身捡着地上的脚指甲的洋平，突然可怜起他来。

“田代这家伙，他知道的。”

洋平蜷着身子，说道。

“知道什么？”

“爱子离家出走这件事。还有离家出走期间去了哪里。”

电视机前面也有一片脚指甲，但是明日香没有告诉他。

“……他说，即便这样，他跟爱子在一起还是觉得很快乐。”

洋平挺起身来看向这边，查看明日香的表情。

“……不，不是说在一起会很快乐，原话是‘在一起会很放松’。”

洋平板着脸，但明日香还是能看出来他很高兴。

“……最近我突然会想，万一我死了，爱子该怎么办？”

“你说什么呢，还这么年轻。”

明日香想要一笑而过，但是突然想到独自留在这个家里的爱子，就感觉喘不上气来。不，她能留在这个家里还好。如果她又去了那种地方，就没有人去救她出来了。

“叔叔，你对田代君满意吗？”明日香问道。

洋平脸上终于浮现出笑容，高兴地回答：“那家伙，靠不住。就是人好啊。”

周六的那霸市国际大道比想象的还要热闹。下午四点半，日照还很强烈。大路自不必说，两边的巷子里也都洒满了阳光。大商场的后面有一条拱廊商业街，昏暗的巷子里有很多卖冲绳风情的小饰品和衣服的商店，门前的招牌五颜六色。

泉在一家小小的鞋店前面停下脚步。

“这里我也想进去看一下，可以吗？”

泉的身后，站着两手提着袋子的辰哉。

“……对不起，让你替我拿那么多。”泉道歉。

“我没事，你拿的那些东西也很沉吧。”

泉自己也提着一个塑料购物袋，比辰哉手中的那个还大。

“……哎，要不把这些东西先放到姑姑那里怎样？接下来去看天象仪的话，也有些碍事。”

“那我在这里买了刚才那款凉鞋再去怎样？”泉听了辰哉的提议，问了一句，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商店。

泉和辰哉中午在辰哉的姑姑家吃了午饭。从这里到她家走路也花不了十分钟。

对于泉和辰哉两人一起去那霸这件事，泉的妈妈一开始有些担心。她虽然并非信不过自己的女儿，只是第一次听说女儿要出去约会，有些不知所措。

泉详细地向妈妈说明了他们在那霸的活动计划。十点乘坐渡轮前往本岛，上午看一部恐怖电影。中午在辰哉住在那霸的姑姑家吃饭，下午购物，傍晚去看天象仪，如果妈妈允许他们在那霸吃晚饭的话，就坐九点的渡轮回来，不行的话就坐六点半的回来。

和辰哉在他姑姑家吃午饭这个安排好像发挥了作用。最后，妈妈说着“在别人家里吃饭要有礼貌哦”，最终答应泉和辰哉去约会。

实际上，从上午十点坐上游轮开始，泉和辰哉的计划就一直很顺利。唯一一件在计划外的事情，就是辰哉去给在那霸参加抗议游行的父亲送换洗的衣服。据说，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他母亲非要让他拿着。不知道是不是泉的心理作用，她觉得辰哉给父亲送完换洗衣服之后，人就好像没有了精神。

泉从货架上拿下一双蓝色的凉鞋，回头看向马路。她本来想问一下“怎么样”，但是辰哉却目不转睛地低头看着地。

“这个挺好看的吧，而且还是高跟的。”

刚才一直在旁边的一个美女售货员上来搭话，泉说了一句“嗯，我要这个”，就把商品拿到了收银台。顺便把旁边的一双耐克牌男袜也递给了售货员。

泉走出商店，从包里拿出袜子。

“这个送给你。”

辰哉非常惊讶，不停地往后退，“啊？给我？不用啦……不用。”

“这是为了感谢你邀请我来玩。右脚的袜子是谢谢你邀请我，左脚的袜子是谢谢你替我拿东西。”

辰哉听了泉的解释，扑哧笑了起来，然后老老实实地接了过去。“那我就收下啦。谢谢。”

“呀，终于笑了。”泉松了一口气。

“啊？”

“啊什么啊呀。你好像突然没了精神。上午还那么精神呢……”

泉说到半截停了下来，差点说出：“去给你爸爸送了东西之后就没精神了。”但是，辰哉也似乎看出了泉的心思，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他又小声说道：“那么做，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勉强挤出笑容。

“你是说你爸爸？”泉问道。

“嗯。”辰哉点了点头。

当时，辰哉的父亲站在警戒线的最前面大声呼喊。他高举拳头，唾沫飞溅。一个曾经答应冲绳民众撤走美军基地的政治家来到了冲绳。当地新闻对这件事进行了大量报道，就连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泉也知道这件事。这个政治家最近的发言违反了之前的约定。辰哉的父亲他们正在举行示威游行，表达对这个发言的抗议。

泉听到辰哉小声说“那么做，真的能改变什么吗”，想要对他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波留间之波”客栈里，有为游客准备的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泉喜欢上面的四格漫画，每天早晨肯定要看一下。地方报纸上大肆报道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全国性报纸上仅仅被一笔带过。不，或者说那些一笔带过的还是好的，大部分情况下连一笔都没有。泉想起了之前刮台风的那天，电视上不停地播放东京街道两旁大树摇晃的影像，而不是暴风雨中的波留间岛。

结果，泉和辰哉都没能靠近游行的队伍，直到东京来的那个政治家走进大楼。辰哉抱着装着父亲换洗衣服的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喧嚣。

如果旁边站的不是辰哉而是妈妈的话，泉可能会握住她的手。现场

的气氛是那么杀气腾腾，喇叭里传来的怒吼声听着可怕。但是，她觉得不能让辰哉发现自己害怕。那样的话，辰哉就会认为自己嫌他爸爸那些人碍事。所以，泉拼命地忍着，站在那里。睁着眼睛，却不去看，没有堵上耳朵，却不去听，只是希望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政治家走进大楼之后过了一会儿，游行的队伍稍微松散了一些。辰哉想穿过人群走过去。泉也慌忙跟在后面，从大人们中间穿了过去。那里还残留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热气。这些示威的群众，和刚才在稍远处看时不同，每个人的脸现在都清晰可见。辰哉的父亲也在其中。当他接过儿子送来的换洗衣物时，眼睛里泛出淡淡的泪花，双手有些颤抖。

辰哉把东西交给父亲，从游行的队伍里走出来之后，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为什么？为什么道歉？”泉慌张起来。

“因为……那种地方，在不相干的人看来，会觉得很讨厌啊。”

被说成不相干的人，就相当于被人说“你不是冲绳人”，泉觉得深受打击。但是，她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理解辰哉父亲他们的心情。

“没关系啊。”泉用一种低到旁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自焚的新闻，当时心想，那种讨厌到要死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应该不是什么简单的‘很不甘心，伤心或者可怜’之类的。他们应该是想说，‘我是真格的，真的怒了。’但是，一定要通过死亡这种方式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吗？没有别的办法吗……可能没有吧。把自己真正的心意告诉对方肯定是最难的。真正的心意什么的，眼睛又看不见……”

泉和辰哉将买的东西放到辰哉的姑姑家之后，按照原计划去看天象仪。辰哉没有再提父亲和游行的事情。他怕泉担心自己没有精神，就不停地跟她讲故事，比如小时候在那霸迷路的事，同学在英语考试中写下搞笑答案的事等。

虽然有辰哉的父亲那件事，但是跟辰哉一起度过的这个休息日比想象的要开心。一方面是因为泉自从来到波留间岛，还是第一次从那里出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辰哉的无微不至让她感到开心。“我给你拿包。”“渴了吧？”“要不要去那边的阴凉休息一下？”泉只是说句“谢谢”，也觉得很开心。

那之后，她和辰哉一起看的天象仪很漂亮，但是放映结束之后，辰哉说了自己的感想：“岛上的天空更美。”泉也表示赞同：“星空果然还得涛声配。”

由于机械故障，放映时间延迟，走出天象仪馆的时候已经六点半多了。最后妈妈同意他们坐九点的船回去。

两人走在大街上，寻找便宜实惠的餐厅，这时泉看到一个男人从自己身边走过，吃惊地“哎”了一声。那毫无疑问是她在星岛上见到的那个田中。他背着泉熟悉的那个红色背包，棒球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混迹在大街上的人群当中走去。

“喂，田中？田中！”泉不假思索地喊了起来。但是，田中没有听到。泉跑了起来，很快追了上去，跟他打了一声招呼，“哎！”

“啊！”田中也惊讶地停下脚步。

田中停下脚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泉，而是先环视了一下周围。

“我，是我啊，我们在星岛见过。”泉解释道。田中连忙点头道：“嗯，嗯嗯，当然记得，泉嘛。”

由于太突然，田中仍旧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泉开始后悔自己冒冒失失地过来跟他打招呼了，赶紧转换话题，说道：“是这样的，我和朋友一起到这里来……”

辰哉站在稍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看着这边。

“约会？”

田中的脸上终于浮现出笑容。泉也老实点了点头，说道：“嗯，算是吧。”

“……啊，但是，我跟他也没有说起你的事情。”

“我的事情？”

“就是潜伏星岛的事情啊。”

潜伏这个词太夸张，连泉自己说出口之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田中，你在做什么呢？”

“我？嗯……我在这边打工。”

“那再攒些钱，野营用品又会增多吧？”

泉本来是想开个玩笑的，田中的脸上却也浮现出不全是敷衍的笑容。

“那你还回星岛吗？”泉问田中。

“还没决定……”

辰哉一直在那边等着。“我得赶紧走了。”泉说道。“今天晚上还要回波留间岛吧？”田中问。

“嗯，坐九点的船。”

“那还有时间啊。晚上我请你吃饭，当然还有你男朋友。如果不打扰你们约会的话。”

“不用啦……”

可能因为看到刚才一个人赶路的田中的背影有些落寞，泉不忍心拒绝，就回答道：“我问一下我朋友。”

泉跑向辰哉，同时想着应该如何向他介绍田中。但是，她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站在辰哉跟前的那一瞬间，她开口说道：“那个人，之前住过我家的民宿。”

当然，原本没有必要跟辰哉说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泉从心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田中曾经在星岛上待过。

辰哉也没有特别怀疑，说了句“啊，这样啊”，相信了泉的解释。然后，泉告诉他那个人要请他们吃晚饭，辰哉开始露骨地表示自己的担心。“那家伙身上有钱吗？感觉像个穷游的人啊。”

“他一直独自旅行……而且难得人家那么热心邀请。”

辰哉也并非坚持要拒绝对方的好意，结果就说了句“好啊”，答应了。泉带着辰哉，回到田中的身边。

“他是跟我同一个学校的辰哉君。”泉向田中介绍，辰哉微微点头致意。

“你好，我是田中……这么说，也是波留间的孩子？”

“哈？”

“嗯，辰哉君家也经营民宿。”

辰哉的态度多少有些孩子气，泉替他回答。

“……名字叫‘珊瑚’，粉色墙壁的那家。”泉继续解释，但是田中好像并不知道。

然后，三个人稍微商量了一下，晚饭的地点定在田中以前去过的一家居酒屋。当然，据说在那里即便不喝酒，也能吃到好吃的冲绳料理。

往那家店走的途中，田中迷了好几次路。田中让泉和辰哉先等一下，自己到前面确认。两人在十字路口的一角等待的时候，辰哉说道：“那个大叔，到底流浪了多久了啊？”

“哎，你怎么能那么说啊？”泉小声说道。

“可是，他已经三十多了吧？”

“是吗？也就二十多吧？”

“反正我经常看到这种类型的背包客。这个大叔，肯定已经漂泊了很多年了。”

“你别大叔大叔的说人家了。他会听见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漂泊了很多年呢？”

“怎么说呢，居无定所的家伙，眼睛就会变得跟野狗一样。那家伙就是这样吧？如果没有家，人的眼睛都会变成那样，肯定。”

泉想象不出野狗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但是，“居无定所”这个词却始终在耳边回响。自己之前一直单纯地认为田中是出于爱好才去那个荒岛野营的，但是，她这才意识到，其实他可能是因为没有住的地方。

田中带他们去的那家居酒屋，门口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泡盛烧酒。只有泉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田中能喝烧酒吗？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喝了。”辰哉突然装作一副老成的样子，推开泉走了进去。

垂帘后面有很多顾客，很热闹。他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泉他们三人。柜台后面的老板娘说了句“那边那张桌子”，招呼他们进来，然后那些好奇的目光一下子又转开了。

身材丰腴的老板娘过来点单。她首先提醒泉和辰哉，“你们俩可不能喝酒哦。”然后，又对胡子拉碴的田中说道：“你也不能偷偷地让他们喝酒。”但是，接下来老板娘却拿来了一瓶泡盛烧酒和三个杯子。

泉慌忙要点可乐，辰哉却忙着往杯子里倒烧酒。老板娘说：“小姑娘，你挺认真的，可是这小子有点坏啊。”说着摸了一下辰哉的头。

田中点的菜都很好吃。都是些下酒菜，所有的东西都是第一次吃。

泉连声说“好吃好吃”，结果田中取笑说：“泉以后肯定是个酒鬼。”

“田中，你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

泉将一片酱汁浓郁的罗火腿[16]放进嘴里，问道。

“工地啊什么的。都是日结，工资挺高的。”

泉盯着灵巧地夹起罗火腿的田中，注意到一件事，“哎？田中，你是左撇子啊。”田中瞬间停下手来，看着自己的左手，“啊，嗯，是的。”

“田中，你是哪里人啊？”

田中听了泉的问题，反问道：“你看像哪里的？”泉看了一眼旁边的辰哉。

吹嘘自己从小学就开始喝酒的辰哉，杯子里的酒还没喝一半，眼神就已经开始迷离了，“东京啦。”他小声说道。

“为什么？”

“因为他身上有那种城里人的感觉嘛。”

田中笑了，却不回答自己到底来自哪里。

“那你以前做什么工作来着？”泉改变了自己的问题。

“像这种背包客多半都是啃老啦。”

不知道为什么，旁边的辰哉朝桌子上探出身子，泉慌忙抓住他的肩膀，“喂！”

“辰哉君，酒品不好啊。”田中笑了起来。泉说了一声“对不起”。

泉这才发现，辰哉和田中两个人已经喝了半瓶酒。辰哉这时又想往杯子里倒酒，泉慌忙按住他的手，说道：“喂，别喝啦！”

“啊，别管我，泉。”

“可是……”

“我说啊，我啊，我喜欢你，所以，才在这里跟这个大叔喝泡盛烧酒啊。”

进来才不过四十五分钟，辰哉就已经醉得一塌糊涂。泉觉得不好意思，从辰哉的手中夺过泡盛的酒杯。原本以为他会夺回去，可是刚才还在胡说的他这时却一下子垂下了脑袋。

“真是难以置信。”泉无奈地说道。

“纯爱啊。”田中觉得有趣。

最后，泉搀扶着酩酊大醉的辰哉走出居酒屋。虽然好像还能赶上九点的船，但是还得先去辰哉的姑姑家拿东西。

走出居酒屋吹了吹风，辰哉好像稍微清醒了些。他拿着田中在自动售货机上给他买来的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然后“呼”地长吐了一口气。国际大道依然很热闹，霓虹灯和商店的招牌比白天更加晃眼。一辆装饰华丽的卡车放着声音很大的音乐，从三人的眼前开过。

“田中，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泉问道。

“我还会在那霸待一段时间。”

“星岛呢？”

“可能还会回去吧。”

“那我们没事儿，你先走吧。”泉说道。“可是……”田中看着蹲在自动售货机前面的辰哉笑道。

“辰哉君，你没事吧？”泉朝辰哉喊了一声，辰哉俯着身子举起右手。“嗯。”

“瞧，波留间的男人没那么弱不禁风啦。”泉故意让辰哉听到。

“是吗？那我就此告辞。”田中背上红色背包。

“承蒙款待。”泉鞠了一躬。身后的辰哉也几乎同时说了一句“承蒙款待”，与泉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再见。”田中挥了挥手，不等绿灯就过了马路，走进一条昏暗的巷子。最后，他又回过头来，挥挥手说了声“再见”。

田中的身影消失之后，泉回过头去，问道：“辰哉君，能走吗？”辰哉想要直起身，可是脚底不稳。

“哎，我去你姑姑家拿一下东西，然后我们再去码头，反正还有很长时间，来得及吧？你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我也要去。”

辰哉正要站起来，泉却已经跑开了，“行啦，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大路上的氛围和白天不同。前往辰哉姑姑家的路线，泉记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么多东西自己一个人能背回来吗？真是自作自受。干脆把抱枕和凉鞋装在一起，把盒子扔掉……她这样想着，沿着热闹的大街拐

到了左边。走进昏暗的巷子里的那一瞬间，泉以为自己走错了路，突然停了下来。这里和白天的印象太不一样。从点着红色或粉色霓虹灯的酒吧里，传出大音量的音乐，酒吧里的灯光也洒了出来。白天，到处都是那种在西方历史的教科书上看到的古旧建筑，搭着殖民地风格的露台，墙上的漆都已经剥落。如果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那就只有堆在电线杆旁边的大量垃圾。然而，天黑之后，巷子里有几家敞开大门的酒吧，几个体格庞大的美军士兵坐在柜台前面，吵吵嚷嚷地喝着酒。

泉听到一个瓶子摔碎的声音，停下脚步。但是，也不能站在这里一动不动，她赶紧振作起来，在路中间急匆匆地走了起来。

瞥一眼酒吧里的电视机，画面上映着女人的乳房。走到最大的那家酒吧前面时，里面有人用英语跟她搭话。泉深深地低着头，走得更快了。走出这条喧闹的巷子，然后再往右拐。男人们的声音和音乐越来越远，泉的呼吸也终于平静下来。在药房前面再往左拐，有一个儿童公园，从那里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辰哉的姑姑家。

泉稍微放缓了脚步。她有些害怕拿着行李从刚才那条路返回，心里想着一会儿让辰哉的姑姑把自己送回来。从药房前面拐过弯，就看到了儿童公园。

公园在橘色路灯的照耀下有些朦胧，里面有两个男人。他们都是白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一身休闲的打扮，但胳膊上却刺着刺青。两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泉，那明显是喝醉了的目光。

泉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快步跑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男人的脚步声和自己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男人的脚步声离开了公园，离自己越来越近。泉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下。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在害怕，她故意放慢脚步走了起来。还差一点就到姑姑家了。

突然，一双脏兮兮的耐克运动鞋挡在了前面。泉不敢抬头，试图躲开那双运动鞋。是公园里的那两个男人。但是，不管泉怎么躲，男人们又会站在她的面前。男人们听起来在笑。他们的声音似乎从很高的地方传来。

这时，右胳膊被对方使劲拉住。泉不由得抬起头来。两个男人的脸高高在上。泉不知怎的微笑起来。她以为，如果自己对他们笑，他们就会放过自己。但是，另一个男人却按住了她的肩膀。

“No……”

泉发出了声音。

“NO！”

这次，她喊了起来。只是，在她呼喊的同时，嘴就已经被对方堵住了。那是一双又大又湿的男人的手。

那天，北见回到宿舍时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

搜查总部虽然在临近深夜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了夜宵，但一个饭团和一碗猪肉汤根本不顶饿，所以北见一回到家就赶紧从冰箱里拿出三个肉包子热了一下，就着凉茶吃进了肚子里，然后终于脱下已经穿了三天的衣服。

手机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墙上钟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二点半。北见奔向手机。

“喂，找到了。”

南条顾不上寒暄，直接说道。

“是山神吗？在哪儿？”北见催促道。

“冷静。还没有找到本人。只是有消息称，那家伙果然整容了。”

“在哪里？”

“刚才大阪的一家美容整形外科诊所给警署打来举报电话。去年十月五日，凶案发生一个半月之后，山神在那家诊所做了双眼皮手术。”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大阪的医院应该也早就知道通缉的事……”

“哎，你倒是冷静一下，听我说完啊。”

“对不起。”

“这家诊所正好在去年夏天停业了三个月。据说是因为院长得了急性肾炎。我们向全国公布通缉照片的时候，以院长当时的身体情况，根本看不了电视或者报纸。后来，院长休养了一段时间，诊所重新开张，山神两个星期后到了那里。这时，媒体已经几乎不再报道山神的事情了。”

“那现在怎么又？”北见又着急起来。

“机缘巧合。他们最近新招了一个护士，那个护士在整理病历本的时候，五个小时前发现的。据说医生在举报之前也查了一下，登记的住址是大阪市内的一栋办公楼，名字也是假的。”

“当时的照片呢？”

“有。”

“坐第一班车去吗？”北见问道。

“嗯，新横滨发车，六点十分有一趟。”

北见看了一下表，马上就到十二点四十分。

挂断南条打来的电话，北见马上发了一封邮件。

“大半夜的抱歉。我突然有紧急任务，要离开东京两三天，明天不能赴约了。对不起。”

邮件发出之后，北见马上就收到了回信。

“明天的事，我知道了。我会抽空去看一下猫咪的。”

北见又回复了一句“谢谢”。

他还想接着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才好，就抚摸了一下睡在被子边的猫。

去年夏天，正好是在山神作案的那个时候，北见在附近的公园里捡到了这只猫。第二天，他就遇到了黑川美佳。傍晚，北见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她正往草丛中看。直觉告诉他，那时她正在找的就是自己昨天捡回家的那只猫。

“喂，对不起。”

美佳突然听到有人搭讪，赶紧将自己手中的那个小包藏在身后。后来北见问过才知道，原来包里装着猫粮，她误以为北见要指责她给野猫喂食。

“您该不会是在找这里的那只猫吧？”北见直接问道。

美佳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是在找那只猫，其实昨天我把它带回家了。”她似乎相信了北见接下来的解释，松了口气道：“原来是这样啊，太好了，我还以为它出了车祸呢。”

然后，两人就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其实，美佳也怀疑那只猫是被主人抛弃的。和北见一样，她遇到那只猫的时候，猫也紧跟在她的脚边，而且摸一摸它，它就惬意地躺在地上，露出肚子。但是，美佳住的公寓禁止养宠物，所以她没有办法，只好每天傍晚来给它喂食。

后来，偶然连续发生。北见和美佳在同一个公园里两次擦身而过。

第一次他们只是互相微笑致意，第二次两人又停下来站着聊了一会儿。美佳告诉他自己在附近的一家花店工作。当然，接下来应该由北见来做自我介绍了。但是，出于职业习惯，他终于还是含糊其词，躲了过去。

想必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喜欢上美佳了。后来，北见曾偷偷地去美佳工作的那家花店看过。他暗自决定，如果美佳在里面，就上去跟她说话，但是当他来到花店的时候，看到美佳那双修整百合叶子的白皙的手过于性感，最终没能上去搭话。

当时，他已经开始为山神的案件忙得不可开交。偶尔歇上一天，就会去花店看一看。然后，不知道是在第几次的时候，他终于鼓足勇气上前搭了话。因为当时花店里只有美佳一个人。

美佳很吃惊，两人很快就聊到了猫。北见说自己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所以很担心，还告诉她说自己养猫违反了单身宿舍的规定。

道别的时候，美佳说“给我发张猫的照片吧”，将自己的邮箱地址告诉了他。北见给他发了五六次猫睡觉的照片或在窗帘旁边玩耍的照片之后，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约会。

幸运的是，她接受了邀请。那个周末，两人在昭和纪念公园散了散步，然后在附近的鳗鱼老店吃了晚饭。回去的路上，北见告诉她自己是个警察。

当时美佳的反应和他迄今为止交往的女人都不同。警察的直觉告诉他，她的这种反应，是隐姓埋名的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事实上，从第二天开始，北见给她发邮件，她就再也不回了。

当时，北见因为山神的案子变得更忙了。但是，即便在睡得如同昏死过去的晚上，他的心里也有个角落总是在想着美佳，怎么也忘不了。

搜查的空隙，有时也会突然想起美佳。黑川美佳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真名。或许她有丈夫和孩子在别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女人为逃离丈夫的家庭暴力而出走，也有人因为自己的亲属犯了罪而选择隐姓埋名。她之所以选择隐姓埋名，有很多可能性。他可以通过警察的身份，查到她的真实身份。他觉得，只要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说不定就能打消对她的爱。

但是，北见最终没有跨越这条线。

她不再回邮件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北见还是无法放弃，就去找她了。

“我绝不打听你是什么人。我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希望你能偶尔见我一下。”

她的眼中泛起淡淡的泪花。北见再次低下头，说了一句：“求你了。”

“你能保证吗？”她说道。

北见只是点了点头，说道：“我保证。”

第二天，抵达新大阪站的北见他们，去了为他们提供信息的“北梅田美容诊所”。院长大仓和明和发现山神病历本的那个护士已经在诊所里等他们了。院长在做人工透析，面如铅色，但他的语调中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激动。

院长首先拿给他们看的是那个疑似山神的男人的病历本。原本显得锐利的单眼皮在这家医院里做成了双眼皮。

病历上附着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照片。明信片大小的两张照片都很清晰，手术前后的形象明显不同。光看手术前的照片的话，可以断定这个病人就是山神。可是只是改变了一下眼角，手术后的照片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用切开法做的手术，所以刚做完手术的这张照片眼皮还是肿的。现在的形象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院长看到北见和南条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跟他们解释。

“切开法是指？”北见问道。

“是真正的双眼皮手术方法，就是字面意思，把皮肤切开然后缝合的方法。”

“会留下疤痕吗？”

“会有一点点，但是会和双眼皮的褶重合在一起，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

仍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看的南条小声说道：“变化真大啊。”

“变成这张脸的山神走在大街上，恐怕没有人能认出他来。”北见也点了点头。

“那个……我用电脑画了一幅眼皮消肿后的照片……”

院长这样说完，又给他们看了另外一张照片。的确，眼皮已经消肿。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山神的特征——伶俐的眼角透露出来的锐气消失了，整张脸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那是一张没有特点的脸，更进一步说，是那种随处都能看到的脸。

山神的特征有三个，异常锐气的单眼皮，右脸上有竖排的三颗痣，以及左撇子。其中，最好辨认的这个特征就此消失了。

泉闭着眼睛，感觉到已经醒来的妈妈轻轻地下了床，唯恐床垫发出声响。早晨的阳光照了进来，房间里已经很明亮，泉的视网膜下面变成了红色。

妈妈努力压低声音，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走出房间。过了五六分钟，可能是端着温好的牛奶走了进来，温柔地问道：“怎么样？”泉决定今天就起床。她试着在被窝里攥紧拳头。自己觉得自己能攥紧，可又觉得自己以前能攥得更紧，最后还是没了力气。

泉在被窝里轻轻地翻了一个身。旁边还留着妈妈的体温。泉抚摸着那个地方。自己在这张小床上与妈妈相拥而睡已经过了五天了，而那个晚上才过去五天。

昨天晚上，妈妈去洗澡的时候，瑞惠阿姨过来看看情况。她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芒果，盛在琉球玻璃盘中，很美。“吃一块吧。”泉听瑞惠阿姨这么说，从床上伸出手去。芒果看起来那么甜，吃到嘴里却几乎没有任何味道。阿姨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我要睡了。”泉说道。于是，她就说了一句“啊，对不起”，慌忙走了出去。门关上之后，阿姨强忍着的呜咽声从门外传了过来，然后泉听到她快步跑开的脚步声。

昨天晚上，妈妈洗完澡之后，头发散发着一种甜甜的味道。

“泉，你要是不想在这里的话，我们随时可以离开这座岛，离开冲绳。”

这五天以来，妈妈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不知为何，昨天晚上才终于听进了耳朵。

“没有能去的地方了啊。”

泉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

“只要有你在，妈妈无论到哪里都会努力的。”

妈妈拼命地忍住泪水。泉装作睡着之后，妈妈就小声抽泣起来。妈妈一哭，泉反而忍住了泪水。

妈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门开了。泉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妈妈的手里像往常一样拿着那个马克杯，又像往常一样问道：“怎么样？”

泉做了一个深呼吸，掀开被子。然后又做了一个深呼吸，坐起身来。有些慌张的妈妈一边小心端着杯子不让牛奶洒出来，一边用手扶住泉的后背。

“我要起床。”泉说道。

“嗯，嗯，但是不要勉强。”

通过杯子里的牛奶可以看出妈妈的手在颤抖。

“请假到明天。但是，下周我就去上学。”

泉下了床，打开窗帘。蓝色的大海沐浴着早晨的阳光，闪闪烁烁，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先把这个喝了吧。”

泉听了妈妈的话，“嗯”地答应了一声，回过头去。就在这一瞬间，胸口突然感到乏力，就好像被某种力量按住一样，泉蹲在了地上。妈妈慌张地跑过来。这时她已经开始呜咽起来。两手捂住脸，也遮掩不住。身子再怎么缩成一团，也遮掩不住。被妈妈抱在怀里，也遮掩不住。她好像听到有人说：你已经无处可藏了。

“别怕，泉，别怕！”

妈妈的声音很远。泉慢慢地做了一个深呼吸。那天晚上看到的情景又差点浮现在眼前，泉赶紧抱住妈妈，“妈妈！”

“别怕，有妈妈在！”

妈妈用手抚摸着泉的后背。妈妈的手很小。这么小的手，肯定不是那两个男人的对手。想到这里，泉的身体又开始颤抖起来。她使劲咬住嘴唇。咬紧嘴唇，鼻子就能通畅。妈妈扶住她的肩膀，泉回到床上。床上还留着自己和妈妈的体温。泉用被子蒙上头。

“妈妈！我想换衣服！”

泉在被窝里喊道，然后听到妈妈慌忙打开衣柜抽屉的声音。泉蜷着身子脱下睡衣和内衣，踢到床下。然后拉过妈妈从被子下面塞进来的新

内衣和睡衣。手里的睡衣和内衣都有些凉。泉抱在胸前，一边小声说着“没关系，没关系”，一边不停地深呼吸。

妈妈隔着被子抚摸着泉的背。

“我做完早饭再回来。”

泉听了妈妈的话，在被窝里点了点头。妈妈这样说着，手却始终不肯离开被子。

那天晚上，泉一次也没能睁开眼睛。她最后看到的是公园里的秋千。不知怎的，秋千不像平常那般晃荡，而是两架秋千剧烈地碰撞。

妈妈的手放开了被子。通过床垫的晃动可以感知妈妈站了起来。泉差点想说“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可是那样的话，就又和昨天完全一样了。泉一直竖着耳朵，直到妈妈的脚步声走远，再也听不到了。

秋千撞在一起，绕在一起，秋千的绳索和座椅发出的声音。狠狠地按住自己手腕的男人的手。无论怎么挣扎，也完全动弹不得。男性香水。被一双大手堵着鼻子和嘴，却仍能闻见那刺鼻得让人想吐的男性香水。男人像恶狗一样的喘息。

两腿被分开的那一瞬间，浑身一下子瘫软。只有心逃离了那里。我的身子被弄坏了。男人们将我的手和脚从我的身体上扯下。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恢复原样了。我看到一条狗将我那条被人扯下来的右腿叼走了。尖利的牙齿咬住我的肉。唯有疼痛的感觉传递过来。鲜血和恶狗的口水一起，啪嗒啪嗒地滴落在公园的泥土上。当男人的手拽下我的内裤时，我咬紧了牙关。手和脚都已经不在，那里只有我的躯干。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男人的怒吼声。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按住我的那两个男人听到那个声音，突然丢下我逃跑了。我还没有睁开眼睛。那两个男人逃走了。我回到了我的身边，匍匐在地面上，要把散落在地上的手和脚捡起。我抱起自己的手和脚。秋千仍在不停地碰撞。“得赶紧逃走，赶紧逃走。”我心里着急，意识却逐渐模糊。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因为疼痛睁开了眼睛，看到脸色苍白的辰哉。他在颤抖，惶恐不安。我用胳膊肘撑着坐起身。胳膊肘上嵌着一块小石子，却感觉不到疼痛。手脚都在身上。下身盖着辰哉的衣服。

全身疼痛。就好像右腿和左腿安反了。于是我就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身体。

辰哉拿着手机想要打电话。可是他的手在剧烈颤抖，手机掉在地上

好几次。“救护车……救护车……”他小声嘟囔着，嘴角吐着白沫。不知道为什么，视野突然清晰起来。夜里的公园。秋千已不再晃动。

“不要……”

泉无意识地小声说道。

“哎，不要……不要对任何人说……”

身体突然颤抖起来。

“可是……可是……”

辰哉的声音也在颤抖，非常可怕。

“打给你妈妈……”

泉在哭泣。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压抑着。这种情绪不是从被男人们按倒在地的时候开始的，而是从更早的时候，从来冲绳的时候，去博多的时候，离开名古屋的时候。一直以来，她的心里都感到不安。就像忍了很久的泪水。

辰哉颤抖着给泉的妈妈打了电话。辰哉明明就在眼前，泉却听不到他的声音。

“还能赶上下一班船，阿姨马上就过来。”

听辰哉这么说，泉流着泪点了点头，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不要跟任何人讲，不要跟任何人讲。”

然后，辰哉把泉带到他姑姑家。“她身体不舒服。”辰哉说了谎。因为一直低着头，泉没有看到辰哉姑姑的表情。姑姑给她在客房铺了被子。躺下之后，闻到的是别人家的味道。泉知道辰哉就在门外，但是在妈妈来之前，他一次也没有过来跟她说话。那天晚上，她和妈妈住进了那霸的医院。接待她们的是一个半老的女医生。妈妈在帘子后面和女医生商量了很久。女医生强烈主张报警，妈妈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女儿的心情最重要！”泉听到女医生说，没有怀孕的可能性，还听到很多专业词汇。但是，泉却无法将那些专业词汇中的任何一个和自己身体上的疼痛联系到一起。

躺在床上从浅睡中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几个小时前妈妈拿来的三明治已经有些发干了。

泉慢慢地下了床。她想做一个深呼吸，打开窗子，看到扶桑花在洒

满阳光的院子里摇曳。民宿小院的石墙外，是同样用石头堆积起来的防波堤。辰哉坐在那里。泉慌忙关上窗子。辰哉也好像发现了她。听妈妈说，自从回到这个岛上以来，辰哉每天放学后都会过来，一直坐在防波堤上，直到日落才回去。前天，泉收到了辰哉发来的邮件。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你要相信我。”

他只写了这些。

泉在洗手间洗了一下脸。镜子中的那张脸，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

她回到房间里，打开一点窗子，从缝隙里往外看了一眼。刚才还在那里的辰哉已经没有了踪影。

泉换了衣服，走到外面。站在民宿门口的瑞惠阿姨慌忙追了上来。

“我刚让你妈去客房了，这可怎么办呀？”

泉看到阿姨慌了神，说道：“没事儿，我就到那边去看看大海。”

“是吗？可是还是等你妈妈回来再……啊，对了，阿姨陪你去吧？”

“阿姨，没事的。我真的只是去那边看看。”

自从那天晚上以来，泉第一次感觉自己微微笑了。脸颊上很久没有活动的那块肌肉突然有些刺痛。好久没有晒太阳了。头顶马上热了起来。泉丢下一脸担心地看着自己的瑞惠阿姨，走出了民宿的院子。为了让阿姨放心，她在刚才辰哉所在的那处防波堤坐下了。

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看到辰哉的身影。瑞惠阿姨回到民宿之后，大概马上告诉了妈妈，只见妈妈穿着拖鞋就跑了出来。

泉回过头去，也是为了让妈妈放心，微笑着说道：“我就在这里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

妈妈陪她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但是好像还有工作，反复问了几次“真的没事吗”，然后一步三回头地回了民宿。

那之后，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大海。等泉醒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夕阳已经染红了沙滩。泉站起身，准备回民宿的厢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双脚却沿着防波堤向前走去。

最后走到县道的前面，泉从那里下了防波堤。一辆农用卡车慢慢悠悠地从县道上驶过。卡车驶过之后，这里又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突然，附近传来一阵呜咽声。一开始泉以为是风声。但是，呜咽声却没有

停止。泉往县道踏出一步，在那边的草丛中发现了辰哉的身影。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用头叩着地面。那是忍了许久之后实在忍不住的哭泣方式。辰哉的呜咽声越来越大。他抽噎着，如果这样哭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哭断气。泉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哭。

泉盯着辰哉的背影。又一辆轻卡驶过。这时，辰哉使劲憋住哭声。他稍微抬起头来，又慌忙蹲下身子，僵在那里。泉几乎在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下走到辰哉的旁边，在他旁边蹲下身子。辰哉仍不抬头。侧脸已经被泥土和泪水弄花。他的后背一动不动。

“我下周去上学。”泉说道。

辰哉用袖口胡乱地擦了一下脸，点了点头，“嗯。”

“我没法抗争……因为，我没有那么强大……”

辰哉听了泉的话，蹲在那里不停地点头。

“所以，算了吧。辰哉君不是也说了么——那么做，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嗯……嗯……”辰哉又开始不停地点头。

“谁也不会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害怕，有多么伤心，对吧？不管我怎么向人倾诉……也不会有人理解，对吧？那样做只会让自己伤心难过，对吧？”

泪水差点夺眶而出。泉站起身来，跑着回了民宿。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洒落。

回到大阪梅田站前商务酒店的优马，也顾不上解下领带，就瘫倒在床上。他这次来大阪，是为了参加明天在大阪站前的一个活动大厅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今天一天都在忙着布置会场和准备设备。

优马翻了一个身，后颈陷进羽绒枕中。与此同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朋友克弘打来的。今天是三连休的第二天，他肯定是想说：“你在哪儿喝酒啊，我去找你。”于是，优马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电视上正在播出去年发生的八王子凶杀案的后续报道。被害人夫妇中那个妻子的母亲含恨去世了。大概是今年夏天吧，警方公布了通缉中的那个杀人犯的女装照片，这在优马他们中间也引发了话题。据说警方在犯人家里偶然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家举办同性恋聚会的酒吧的名字，所以他们就决定制作一张犯人的女装照

片。这种想法过于陈旧，没想到现在社会上对同性恋的看法还是如此。优马和他的同伴们感到无奈的同时，发现那个杀人犯的长相竟然十分性感，所以大家的话题都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电视上正在播报案件最近取得的新进展。据说犯人进行了眼部整容手术，警方公布了犯人整容后的新通缉照片。据说他就是在大阪的一家美容诊所将单眼皮做成了双眼皮。优马虽然有些兴趣，但是实在太累，以至于懒得翻过身去看电视。

之后，优马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起身准备去冲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原本以为又是克弘，可这次手机画面上显示的是“直人”。

“喂。”

优马又躺倒在床上。

“优马？我现在在医院，你母亲……你母亲的情况突然……”

优马腾地一下站起来，在心中小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这半年时间里，他曾不止一次想过这一刻的到来。

“联系我哥了吗？”

优马表现出来的冷静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还没有，接下来我就联系友香姐。然后我该做什么？如果有需要……”

电话那头的直人越是着急，优马就越是冷静。

“新干线已经没车了。明天第一班车是早晨六点整……不，我还是开车回去吧，租辆车。开快一点的话，五六小时应该就能到。”

自己竟然能不假思索地说出新干线的首班车时间和开车到东京需要花费的时间。

优马不记得自己曾经为了以防万一查过这些信息。他感到吃惊的是，自己竟然知道开车从大阪到东京需要多长时间。或许，自从母亲卧床不起，自己就一直在无意识地计算，万一那天到来，以最快的速度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回到母亲身边会花多长时间。

“反正我一会儿再联系你。”优马挂断了直人的电话，首先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出声地对自己说：不要慌，不要慌。预约租车，打电话给主任说明情况。活动的准备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事情可以交给部下。打包行李，退房。所有应该做的事情一件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只是他感觉自己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瞬间吸了一口气。

母亲要去世了，母亲要去世了！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忘记了最关键的这件事。这时，令人怀念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炒锅着火了。火苗很旺。在一家三口生活的那间公寓的狭小厨房里。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哥哥原本想做点什么东西来着。母亲看到厨房着火，从旁边的房间飞奔出来，从哥哥手中夺过炒锅，喊道："快到那边去！"母亲使劲推开呆若木鸡的哥哥，用手掌拍打炒锅里的火。母亲的头发发出烧焦的气味。但她依然在拼命地拍打炒锅里的火，同时大声喊着"别过来，别过来"。

母亲当时还很年轻。

为什么那些原本已经忘记的记忆会在这种时候复苏呢？

优马用一直握着的手机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马上接通，哥哥在那话那头说道："听说你开车回来？路上小心啊。"看来直人已经跟他联系过了。

"喂，那火，后来怎样了？"优马问道。

"那火？喂？"

"没事，没什么……喂，如果……如果我赶不上的话……"

差点哭了起来。

明明灭不掉，母亲还是在拼命地拍打着火苗。越拍火烧得越旺。

"如果你赶不上，我会替你对妈妈说的。"

耳边传来哥哥的声音。

"说什么？"优马不由得问了一句。而且，他也开始思考，如果赶上了，自己会对母亲说什么。

对了，那之后，母亲用剪子剪掉了烧焦的头发，右手缠上了厚厚的纱布。只是，优马怎么也想不起来，火最后是怎么灭掉的。

"我会对她说谢谢。"

耳边又传来哥哥的声音。

只有"谢谢"这一句话是远远不够的。但是，除了这句话之外，优马也想不出别的。

优马只记得自己在新大阪车站前的租车公司租了一辆汽车，然后开车上了名神高速，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就几乎都不记得了。途中一直开着收音机，却完全不记得广播里播放了什么节目。明明是自己在开车，却感觉自己好像是坐在副驾驶座上。

快到名古屋的时候，哥哥打来了电话。哥哥在电话里说："妈妈在努力撑着，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慢点开。"优马答了一声"知道了"，挂断电话的那一瞬间，踩着油门的脚突然没有了力气。然后优马打了一下方向盘，转向一个正好就在旁边的服务区。他把车停在空荡荡的深夜停车场的正中间。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大哭一场，却没有泪。大脑一片空白。他无意识地打开危险警告灯，听着那咔哧咔哧的声音。

优马侧目看着朝阳下的富士山，不停地踩着油门。母亲正在那家临终关怀医院里等他。早晨七点之前，他终于抵达医院，在走廊的长凳上看到了直人的身影。

"多谢。"

这句话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直人点了点头，拍了一下他的背。"快点。"

哥哥站在病房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他头也不回，告诉母亲。"妈妈，优马来了。"

优马抚摸了一下母亲的脸颊。母亲半睁开的眼睛缓缓地朝左右转动了一下。哥哥适时地走出病房。

"妈妈……"优马叫出声的这一瞬间，呜咽起来。母亲左右转动的眼睛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盯着优马。

"妈妈？妈妈？"

这时，眼泪已经充满了母亲的眼窝。流出来的泪水顺着脸颊，弄湿了优马的手指，消失了。

"喂，听说你把直人君赶回去了，是真的吗？"

友香站在殡仪馆的厕所门口，等优马一出来，就上去责问。

"我没有赶他回去啊。"

"你说了让他走，是吧？"

优马从丧服的口袋里拿出手绢擦手的时候，友香仍在生气。

“……妈妈生命垂危、最痛苦的时候，陪在她身边的是直人君啊。最近一段时间，他比我陪妈妈的时间还要多！你竟然不让他来参加葬礼，到底是为什么？！”

优马把手绢放回口袋，试图转换话题，问道：“我哥呢？”

“在等候室跟和歌山的舅舅喝酒呢。先别说这个，还是直人君……”

“你就别管了。而且，我要怎样向大家解释啊？”

“大家是谁啊？亲戚不就只有和歌山的舅舅吗？”

“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可能也会来啊。好像有人通知大家了。”

“优马！”优马话音刚落，走廊里就传来龙太和阿俊的声音。“哎。”优马推开友香，跑向那两个人。

“我们已经上完了香……”

“阿郁也说一会儿到。”

两人似乎在观察优马的样子。优马脸上浮现出微笑，说道：“百忙之中，对不住啊。”

“怎么说呢。优马和伯母对我们来说很特别。我们真的难受。”

听了龙太吊唁词般的话，优马笑着说道：“别说这些啦。”

“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伤心过度。”阿俊毫不掩饰地松了一口气。

“伯母生前总是照顾我们，课外活动结束之后，总是做饭给我们吃。”

“当时真的是总往你家跑。”

优马和这两个人以及要来的阿郁四人从高中到大学都是好朋友。工作之后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会有人张罗聚会，半年去喝一次酒。

“你哥在里面？我们去打个招呼。”

优马看着龙太他们离去的背影，目送他们到等候室。视线的前方还有友香的身影。

龙太他们走进等候室之后，友香又走了过来。“优马，你在龙太他们面前，总是拼命地装出一副直男的样子呢。”友香一脸不高兴，开口说道。

“……优马，平常总是摆出一副‘我就是同性恋，同性恋有什么不

好’的样子，但是就是害怕被龙太他们知道，对吧？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自信，对吧？”

她好像还在指责优马赶走直人。

“……优马，其实你是瞧不起同性恋的吧？所以，在自己最好的朋友面前总是拼命地掩饰。”

“好了，别再说这事了。”

优马有些不耐烦，跟在龙太他们后面走向等候室。“喂！”他听到友香在叫自己，却没有回头。

守夜结束之后，优马把喝醉酒的和歌山的舅舅送到附近的酒店里，然后直接回了家。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没有合眼，但是奇怪的是，头脑却十分清醒。

直人正在房间里看电视。优马穿着丧服就躺在床上，直人对他说道：“要在殡仪馆过夜吧？”

“嗯，我马上就回去。”

优马这样回答的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回来，其实是为了向直人道歉。

“不好意思啊。”优马说道。

直人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什么不好意思？”

“哎，就是因为我说让你离开啊。”

“没事啊。”

“但是友香说我很‘过分’。”

“友香是理解我们的，才会这么说。理解的人不说也会理解，不理解的人说了也不会理解。”

优马突然想起自己在大阪的酒店里看到的那条新闻。只是因为犯人在纸条上写了同性恋酒吧的名字，就被警方认为有女装癖。

“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不理解的人也理解呢？”优马问道。

直人沉默了一会儿，笑道：“这堵墙可不是一般的厚啊。”

优马盯着天花板。明明这么累，却根本睡不着。说是清醒的，却又无法思考。

“你好好哭了吗？”

优马听直人这么问，抬起头来，“嗯？”

“想哭就哭吧。即便现在忍得住，将来也总有一天要大哭一场。”

优马什么也没回答，站起身来，走向门口，打算回殡仪馆。就在这一瞬间，母亲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母亲不顾家庭条件，让他备考一所私立大学的附属高中。当时正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在打零工补贴家用。那时，优马正处于迟到的叛逆期，把自己成绩不好归咎于房间小，说是因为家里没有自己的房间。当时他好不容易有了考试的机会，却没有考上的自信，于是胡乱撒火，说自己拼命学习，母亲却在旁边织毛衣，让他无法集中精力。于是，从那天开始，母亲一到晚上就会出门。优马感觉一下子舒畅了很多。他完全不关心母亲去了哪里。然而，一天晚上，他终于知道了母亲去了哪里。那天，他去便利店买夜宵的时候，看到母亲坐在附近的神社里，在冰冷的石阶上织着围巾。

突然，一阵呜咽似乎要冲破喉咙。优马做了一个深呼吸，拼命忍住。但是，当他吐出一口气的那一瞬间，差点哭倒在地。

“对不起……我可能要哭出来了。”

优马这么说时，声音已在颤抖。他跪在那里，把头埋在地上。

“真的是个好妈妈，真的是个好妈妈。”优马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这些话也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直人扶住他的肩膀。优马感到不好意思，拨开他的手。直人要走出房间。

“你去哪儿？”

“我去外面待一会儿。”

妈妈在神社的石阶上织围巾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没事，陪陪我。”

为什么自己那时没能过去跟妈妈打声招呼呢？为什么自己没能向妈妈道个歉呢？当时自己其实是没有自信。被一个没有自信的儿子赶出家门的妈妈，看起来那么可怜。

每年的年关，这条热闹的早市大街就会变成一个临时的市场，买卖一些过年用的食材和七五三绳[(17)]之类的年货。

明日香已经几年没有在除夕和初一连休两天了，今年终于可以休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今天来到这个市场，打算偶尔也弄些简单的过年菜。因为在酒店工作，年末和年初不能休息，这也没有办法。即便如此，每年都把儿子大吾放到洋平和爱子那里过年，吃年夜荞麦面和过年菜，明日香还是觉得过意不去。

她看了一眼卖煮豆的小摊，发现爱子站在那里。爱子说道："姐姐，你要煮豆的话，我家里做了，给你送过去啊。"

"你跟顾客这么说不好吧？"明日香笑道。

这是早市的阿姨们出的摊，爱子昨天和今天都在这里帮忙。

"好几年没跟大吾一起过年了。"明日香说着，拿了一个盛煮豆的袋子。

"要做过年菜吗？"

"嗯，说是做，其实也不过是在这里买了，然后放进重箱[18]里。这也就是为了有个过年的气氛嘛。"

"别买啦，我把家里做好的给你送过去就好了。"

"要是那样的话，不就跟以前一样了嘛。"

姐妹俩这样说着，刚才出去休息的三崎丸船长太太回来了，对爱子说道："爱子，你去歇一会儿吧。"

"嗯，那我就出去一下啦。"

爱子从货摊后面走出来，说道："明日香姐姐，我有话想跟你说，有时间吗？"

刚才和爱子说着说着，明日香就开始觉得，干脆今年也不做过年菜了，就跟爱子要一点。现在听爱子这么说，就发出邀请道："好啊，那我们去喝点咖啡吧。"

两人离开市场，走进邮局前面的"蒙布朗"，在里面的餐饮区坐了下来。明日香点了咖啡和蛋糕，拜托道："我拿重箱去取，过年菜就拜托了。"

"嗯。"爱子点了点头，却好像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

"怎么啦？"

"……嗯，那个，我想跟田代君一起生活。"

明日香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爱子的话。和田代一起生活，到底只是爱子的一个愿望，还是田代也已经答应，爱子只是找她商量这之后的事呢？

明日香正在考虑如何回答。这时爱子继续说道：“田代君也答应了，他说那样也行。”

“田代君这么说吗？”

“嗯。”

“你们该不会是想离开这里吧？”

“不是啊。田代君还要在渔协上班，我还有爸爸。所以啊，车站对面不是新建了一栋公寓吗？那里据说还有没租出去的房子。”

明日香也知道车站对面那栋新建的公寓。孤零零地矗立在大路边上，白色墙壁搭着橘色的屋顶，外观很漂亮。已经有人入住的房间的阳台上，总是晾晒着孩子的衣物。

“……所以，我想拜托明日香姐姐，跟爸爸……”

“想让我跟他说？”

明日香不等爱子说完，就问道。爱子一边叹气一边点了点头。

“还没有决定跟田代君结婚，所以……爸爸不会答应的吧？怕人说闲话，不体面。”

明日香听到爱子一开始就这么悲观，突然想起洋平曾经一脸高兴地对她说：“能替我帮一帮他俩吗？”

“都什么时代啦，哪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咱们这里虽然是乡下，但是也没有人对这种事说闲话了吧。反正，这得看你俩的心意，不是吗？”

刚才一直没心思吃的爱子好像松了一口气，目的一达到就不管不顾了，马上开始吃起了那块戚风蛋糕。

“我可以跟叔叔讲。可是，在此之前，能不能让我先跟田代君聊一聊？”

“聊什么？”

明日香见爱子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突然改变了主意，心想：这两人再怎么靠不住，他们也都是成年人了。

之后，爱子回了市场，明日香与她道别后，自然而然地朝洋平家走

去。爱子和田代的关系进展比预想的要快，虽然这并不是自己的功劳，但是她仍想快点将这个消息告诉洋平。

洋平在家。好像好歹也做了大扫除，家里比平常干净。不过，大概是因为放假，他大白天就一个人在客厅里喝烧酒。

没有任何前奏，明日香单刀直入地切入正题。果然洋平一开始一脸严肃，义正词严地说道："不可能让他们那么做！"

明日香决定暂缓一下，走进厨房，尝了一下爱子准备的过年菜的食材。

"今年难得初一休息。我会带大吾过来的。"明日香对洋平说道。

"大吾今晚不来吃荞麦面吗？"

"偶尔我们也自己过一次除夕夜。夜里，我也准备带他去做新年首次参拜。对了，明天把田代君也叫过来怎样？他自己在出租房里过年，多可怜啊。大吾在的话，田代君也不会太紧张。"

"这家伙都想跟爱子在一起生活了，还紧张什么啊？"

明日香捏了一颗甜甜的煮豆放进嘴里，脸上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笑容。

"我觉得挺好啊。他们俩就住附近，叔叔你也不用担心啦。爱子又那么孝顺，还会像以前那样过来给你做饭的。"

洋平没有回答，也没有反驳。

明日香走出厨房，洋平又在往杯子里倒烧酒。

"叔叔，你可不能着急催他们结婚啊。顺其自然就好了。"

洋平停下倒烧酒的手。"我说……"他盯着酒杯，小声说道，"……爱子会幸福吗？"

"这种事……不试一下谁会知道啊……不过，刚才爱子跟我说的时候，可是一脸幸福呢。"

洋平抬起头来，无力地微笑。

"……我再也不想去那种地方接她了。难受啊。"

洋平这样说完，喝光了杯子里的烧酒。明日香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回去的路上，明日香正好看到田代在寒风中弓着腰走在码头上。

“田代君！你在干吗？”

明日香迎着呼啸的海风喊道。田代看到明日香，弓着腰走了过来。

“你在这里干吗呢？这么冷。”

“想去那边的‘荒矶’吃个饭。”

田代的鼻子和耳朵都冻得通红。

“今天‘荒矶’不营业啊。”

“哦，是吗？”

“荒矶”的招牌菜是金枪鱼盖饭，去年曾在全国的电视节目里介绍过。

为了躲避寒风，明日香靠在鱼市的卷帘门后面，若无其事地说道：“田代君，听说你要跟爱子一起生活？”

“不，我只是觉得能在一起生活就好了。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吧。”

“为什么不可能？有什么不妥吗？”

“我又没有正式工作，整天打零工……”

“田代君，你是离家出走的吧？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

明日香说话毫不客气。田代正要回答。“好了，好了，什么也不用说。怎么说呢，这方面我有经验，我明白的。”明日香阻止了他。

“……父母兄弟什么的，稍微有点什么事，关系就很难修复。如果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光是转个住民票(19)就很难啊。”

田代什么都没再说。明日香虽是连蒙带猜，但是也好像并非完全猜错。

“明天我们去爱子家，你也一起来吧。爱子还准备了过年菜。到时候，你要直接跟叔叔讲。在能说的范围内，多少也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这样的话，叔叔肯定也不会为难你。况且，他还是你的领导，说可以在租房的时候给你当保证人呢。”

明日香一口气说了这些，然后说了句“明天我们等你”，正准备离开，又突然停下脚步。

“……自己的人生跟父母没有关系，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父母

去世的时候自己不在跟前，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田代紧紧地盯着明日香。与其说是盯着明日香这个人，不如说是盯着明日香刚才说的那些话。

除夕聚在朋友家里吃日式火锅，然后去参加某个酒吧举办的活动，跳舞一直跳到天明。天亮后到了初一，带着昨夜的喧嚣，大家一起去神社或者寺院进行新年首次参拜。

最近几年来，优马都是这样过的年。当然，今年也有朋友邀请他。但是，直到去年为止优马还一直期待的聚会，现在在自己的心中竟然如此黯然失色，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连他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

“花音睡了？”

优马看到从卧室出来的友香，问道。

“嗯，终于。”

刚才友香为了哄花音睡觉，没能好好吃，一回到餐桌上就赶紧把鸡肉火锅里的料往盘子里夹。

“汤怎么样？好吃吧？是从博多的一家知名店铺买过来的。”友香说道。

“嗯，好吃。”回答她的是坐在优马旁边的直人。“啊，直人君，你喝烧酒吧？”这时，坐在对面的哥哥赶紧会意，给他倒酒。

“啊，对了，我都忘了！”

终于要把肉放进嘴里的友香放下筷子，踢踢踏踏地跑向客厅。然后把母亲的遗像拿了过来，放在餐桌上。

“哎呀，这种催泪的东西还是不要了吧。”优马笑道。“行啊行啊，放这儿。”哥哥说着，然后转换了话题，“对了，关于房子的事。”

“房子？”优马问道。

“妈妈的公寓。”

“啊，是啊，怎么处理？”

三年多前，优马和哥哥一起出钱付了首付，为母亲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人一起还贷，当时原定由他们其中一人和母亲同住，但是不久之后哥哥就和友香结了婚，优马还没有过够自由的单身生活，最后

一直是妈妈一个人住在那里。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想去那边住。”

听了哥哥的话，优马看了友香一眼。优马自己当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友香却一脸歉意。

“当然，之前你还的那部分贷款我会给你的。”

哥哥赶紧补充道。

“那些钱就算了吧。”优马听了哥哥的提议，回答道。

“亲兄弟明算账嘛。”

“我一直把还贷当成给妈妈付房租啊……”

“可是，房主的名字也要从妈妈换成我……”

这时，一直低着头的友香抬起头来，插口道：“喂，就这样定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住着也安心。”

“知道了，那你就给我吧。”

优马爽快答应。当初好不容易花那么多时间找到的房子，与其卖掉，不如让哥哥一家人住更好。

“太好了。”

友香像是终于卸下了肩上的一副担子，夸张地叹了口气。

“你们该不会为了说这件事练习了很久吧？”优马笑道。

“我倒不担心你会不同意，但是像这种话，即便是兄弟也很难说出口啊。”哥哥也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

优马突然发现，自己与哥哥和友香之间的距离比自己想象的要远。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失去母亲。

“对了，优马，你们还打算住在现在那套房子里吗？”

听到友香突然这么问，优马慌张起来。直人这些天一直在医院照顾母亲，因此直人的事情，也并没有特意瞒着哥哥。只是，他不知道哥哥会如何给直人定位。

“还会住那里啊。我喜欢那里。”

“两个人住不会觉得房间太小吗？”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醉了，友香罕见地步步紧逼。哥哥果然表现出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离开座位，走向洗手间。

“哎，哎！”优马小声责备。

“怎么啦？……啊，你是怕航听到啊。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发觉了吧？”

“可是发觉和公开说出来完全是两码事好不好啊。”

“怎么是两码事啦？”

“怎么……”

优马看着直人寻求帮助，可是他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看着优马。

“优马，你好像把你的哥哥当成一个老古董哎。别瞧不起人，我老公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古板。”

友香的语气好像很生气。

“好了，反正这事咱不提了。”

优马打断这个话题之后不久，哥哥就从厕所回来坐下了。优马正准备找一个新的话题，这时哥哥咳嗽了一声，开口说道：“那个，怎么说呢……直人君，谢谢你帮我们照顾妈妈。妈妈肯定也很高兴。还有，怎么说呢……优马就交给你了，请你好好照顾他。妈妈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优马看到哥哥这言不由衷的样子，慌了神，几乎喊了起来：“行，行了，这事咱不提啦！”

“嗯，嗯……”哥哥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低下头。

幸好这时电视上红白歌会开始了。“啊，开始了，开始了。”优马转过椅子。友香也机灵地附和他的话题，“今年有美轮明宏出场吧。”

最后，四人就这样一边说着感想一边看完了红白歌会，看着与午夜的钟声一起开始的“去年今年”[20]，迎来了2013年。

“新年快乐！”

哥哥大声喊了一句，友香慌忙责备：“喂，妈妈刚过世。”

“啊，是啊……对不起。”

“哎呀，算了，我们能聚在一起过年，妈妈肯定也高兴呢。”优马在一边帮腔。

“那就新年小快乐好了。”

听了哥哥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似乎惊醒了在卧室里睡觉的花音。

回去的路上，优马他们去了附近的寺院。如果不是在服丧期间，他本想再往前走几步去一趟松阴神社。但是直人告诉他“据说服丧期间可以去寺院”，所以他们就去了附近的一个寺院。到了春天，那里樱花盛开，是一处赏樱胜地。新年的钟声刚过，寺院里就已经排满了长长的队伍，到处是卖甜酒和炒荞麦面的小吃摊。

“友香刚自豪地说完‘你哥不是那么古板的人’，我哥就来了那么一段老土的讲演。真令人吃惊。”

正在排队的优马他们前面是一家人。两个女儿好像是双胞胎，她们手中各自牵着一条小狗。不知道为什么，那两条小狗都紧紧地盯着直人。

“……直男回家过年，肯定就是那种感觉吧。总是被催着‘赶紧结婚’！”

直人看着滔滔不绝的优马，脸上露出附和的微笑。

在寒冷的寺院里等了十分钟左右，终于轮到了他们。优马和直人并排站在佛像前，往赛钱箱里扔了一枚硬币，双手合十。优马正要和以前一样许一个相同的愿，却突然发现“啊，妈妈已经不在了”。这样一来，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了。优马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旁边，发现直人使劲闭着眼睛，眉间都挤出了皱纹，正在一本正经地许着愿。优马看到他的气势，不由得转开视线，觉得自己似乎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回家的路上，优马他们去一家便利店买东西。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克弘从酒吧里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新年快乐”的呼声和重低音的音乐。

“新年快乐。怎么啦？什么事？”

优马一边小声回答，一边走出便利店。

“真的不来啊？”

“不去啦。新年首次参拜也做完了，现在要回去睡觉。”

“是吗。我还以为你现在在家闲着无聊，正想出门玩呢，才给你打个电话。啊，对了对了，夏天海滩聚会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阿明，你还记得吧？”

“啊，记得，后来就没再见过。”

“听说他家被人偷了。”

“被人偷了？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而且，神奇的是，上周大贵家也遇到这事。”

“被偷了？”

“对。大贵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阿明家的损失挺惨重的。”

一阵寒风从店门口吹过。优马看了一眼店里。在收银台结账的直人正用手指着肉包子。

“……都是被小偷撬开了大门的门锁，据说手法都是一样的。品川和池袋离那么远，如果真的是同一个犯人的话，挺可怕的，对吧？说不定是两人都认识的熟人干的。啊，阿伸！”

克弘好像看到了一个朋友，自顾自地说了一通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从店里走出来的直人嘴里喊着“好冷”，打了一个寒战。“朋友家被人偷了。”优马告诉他。

“我买了肉包子，吃吗？”

“啊，嗯……房门自动上锁什么的，也不能放心啊。”

优马接过的肉包子上冒着热腾腾的蒸气。

知念辰哉的父母经营的民宿“珊瑚”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都天天客满，生意兴隆。说是客满，其实他家总共也就七间客房。但是由于大多游客都是拖家带口，一家人住一个房间，独生子辰哉也一天到晚帮着父母照顾家里的生意。到了这个时期，就连父亲也开始好好干活了。但是，因为这几个月他腰疼得厉害，所以所有的体力活都交给了辰哉。辰哉原本抽空就偷个懒，今年不知道为何，觉得干活的时候反而能够分散注意力。

学校放了寒假以后，辰哉就没有见过泉。听若菜说，泉母子寄居的那家“波留间之波”今年跨年也是天天客满，泉也和辰哉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帮忙打理民宿的生意。

那件事发生后过了一阵子，泉就回到了学校。缺课的原因是“身体不好”，包括若菜在内的很多女同学都很担心。泉休了一段时间学再次回到学校后，同学们见她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松了一口气。然而，只有在辰哉的眼中，泉和以前不同了。他觉得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泉就变了。

有一次，泉倚着一棵椰子树站在校园里。好像是在等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若菜。辰哉当时正在操场上踢足球。仿佛只有倚在椰子树上的泉没有任何色彩。而且，最令人伤心的是，当她看到若菜从办公室出来时，宛如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挤出笑容，和若菜一起跑着离开了。

泉从那之后就没有笑过。有时即便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笑，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笑过。

新年最忙碌的头三天过后，这天客人都走光了。辰哉一时兴起，独自去了星岛。他原本想约泉一起去，却没有勇气。

辰哉将船停靠在栈桥边，沿着以前泉走过的那条羊肠小路走了上去，看到一片广阔的甘蔗田沐浴在阳光下。他想看一下泉每次来这座小岛时看到的景色。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向儿时玩捉迷藏的那处废墟。

虽然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当时的影子，但辰哉听父亲说，在他出生之前，这里生活着一家饲养山羊、生产奶酪的农家。

走上山丘，辰哉看到有一个人影在废墟中移动。辰哉吓了一跳，停下脚步，看到坍塌的白墙对面有一顶野营帐篷。

“有人在吗？”辰哉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只有海风吹动脚边的杂草。辰哉正在疑惑不解，那天晚上在那霸见到的那个叫田中的男人突然从白墙对面露出头来，微笑着说道：“哎，原来是辰哉君啊。”

辰哉的脑子瞬间混乱起来，但是很快很多事情就在脑海中联系在一起。

“泉，一直是来见田中的……”辰哉脱口而出。

“啊，不是的。啊，不，确实是，但是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田中慌忙解释。“我什么也没有想象。”辰哉大声叫道。

“好意外啊。除了泉，还没有人上来过。”

田中走过来，手中拿着一个盛着咖啡的马克杯。

“泉来这儿了吗？”辰哉惊讶道。

“嗯，以前来过啊。但是，从上次在那霸见过之后，就没有再来过了。嗯？辰哉君，你来这里完全是碰巧？不是听泉说我在这儿的？”

“碰巧。”

“是吗。泉真是好认真啊。”

“认真？”

“啊，因为我之前拜托她不要把我在这里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啊，对了，上次在那霸好开心啊。”

辰哉不由地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当然，田中不可能知道那件事，但是即便如此辰哉也不觉警惕起来。

“后来，你平安把泉带回来了吧？”

辰哉听田中这么问，不觉语塞。

“……你那次可醉得不轻啊。”

“好丢脸啊。”辰哉见田中笑了起来，也附和道。

“反正不怎么帅就是啦。但是，泉不会因为那么点小事就不喜欢你的。”

虽然和他完全没有关系，说的话也完全不在正确频道，但是现在辰哉却非常感激田中能说这些话。夸张一点说，就像是终于遇到了一个人肯原谅自己在那天晚上没能救了泉。

田中问：“喝咖啡吗？”辰哉答应：“好。”从废墟里可以俯视蓝色的大海。泉以前总是从这里遥望大海。虽然辰哉没有想到她是和田中一起，但也许是因为刚才听到田中说了那些话，现在他的心里完全没有产生对田中的嫉妒。

田中为他冲了咖啡，然后开始跟他闲聊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到这座岛上来的，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而且他还猜测，泉之所以来这里，可能是她为了适应波留间岛的新生活，过来透透气。

“你跨年一直都在这里吗？”辰哉问道。“食物快没有了，正准备回一趟波留间。”田中回答。

于是，理所当然地，辰哉答应用自己的船接送他。

“可是，你不会觉得无聊吗？在这种岛上。”

“这一个星期的确很无聊啊。一直听收音机……辰哉君，你看足球比赛吗？”

“看啊，比起日本职业足球联赛，我更喜欢……”

“香川[21]？英超联赛？”

“嗯，好厉害啊。”

“是啊。在这个岛上唯一的不足就是不能看英超联赛。”

于是两个人就聊起了英超联赛。田中说，直到前不久，他一直住在那霸的一家便宜旅社里，那里装着卫星电视。明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会很难受，还是忍不住看到很晚。

田中想赶在日落之前回去，辰哉就载着他回到了波留间。他站在海湾指着从那里可以看到的自家的房子，告诉田中：“粉色墙的那个，就是我家的民宿。”

“你家在招工吧？我看那里贴着招工广告呢。”田中问道。

那已经是几年前贴的广告了。由于父亲一年到头不着家，所以也可以说一直都在招工。

“你在找工作吗？”辰哉问道。

“找到就干，没有就算，随缘吧。”

“那我问一下家里吧？之前也曾经短期雇过一个像你这样的背包客。”

“真的吗？”田中毫不掩饰脸上的喜悦。

“可以看英超联赛啊。”辰哉也微笑起来。

之后，这件事就马上定了下来。辰哉的妈妈不仅答应让田中过来帮忙打理民宿，而且由于她一直想把自家的院子改建成琉球的建筑风格开一家咖啡馆，准备借此机会试一试。

田中当天就去星岛把自己的行李取了回来，住进以前在这里打工的那个年轻人住过的厢房，现在成了仓库。

从第二天开始，辰哉就开始指导田中在民宿帮工。田中以前好像打

过不少工，经验十分丰富，不管是准备饭菜还是收拾碗筷，或是打扫客房，不管让他做什么，他都能做得很利索。唯一不足就是他没有驾照，不能接送客人。即便如此，辰哉的父母仍然非常感谢辰哉为他们找了一个好帮手。

明天就是第三个学期开学的日子。辰哉鼓起勇气去见了泉。说到底，最早认识田中的人是泉。田中本人笑着说："等工作习惯下来，我就去向她报告，吓她一跳。"但是辰哉仍然担心自己没跟泉商量就擅自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合适。

辰哉并不觉得泉会讨厌田中。但是，田中的存在可能又会让她想起那天的事。如果泉不乐意的话，他打算随时让父母把田中辞掉。

他像以前一样走在防波堤上，朝"波留间之波"走去。正巧泉正在送客人一家离开民宿。辰哉等待那辆载着客人的汽车离开。

泉好像瞬间犹豫了一下。她发现辰哉站在那里之后，本想马上转身回去，又突然停下脚步。

辰哉从石墙上跳下来。

泉虽然在朝这边看，却并不抬脚走过来。辰哉也不再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一直低头看着脚下的泉首先开口问道："听说田中在你家打工呢？"

辰哉吃了一惊，仍反问道："你知道啊？"

"这座岛这么小。"

"碰巧遇到的，在星岛。"

"对不起。"

"嗯？"

"我说了谎。"

辰哉慌了神。

"没，没事啊。你不用道歉。而且，我没跟你商量就擅自做主，对不起。"

"我第一次跟你去星岛的时候，见到了田中。"

"嗯，我听说了。田中说他拜托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还说你认真……"

泉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这边，然后又马上低头看着脚下。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把他在星岛的事告诉任何人。不是因为他曾拜托我，我觉得……”

辰哉等了一会儿，可是泉却没再说话。

“泉，你要离开这个岛吗？”

这种话未经大脑就脱口而出。辰哉着急起来，但是已经说出来的话又不能咽回去。

当然，辰哉并没有听到这样的传言。只是他自己这么猜测。他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件事。

“可是，已经没地方去了。”

泉正这样小声说着，院子里传来了喊声。那好像是泉的母亲。“嗯！马上就回去。”泉答应道。

“……我要走了。”

“……嗯。”

“喂，田中要在这里工作到什么时候？”

“应该还会做一阵子。”

“是吗。田中还要再待一阵子啊。”

“怎么啦？”

“他这种人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迟早会离开啊。”

泉就这样转身离开了。走到门口，又稍微停了一下，却没有回头看。辰哉想看一眼她的脸。他觉得如果看到她的脸，自己就能想起来刚才忘了说什么，那些一定要跟她说的话……

持续几天的年味也越来越淡，滨崎渔协的工作已经步入正轨。东京的一家电视台提出在这里拍摄一个边走边吃的美食节目，今天正好是采访的日子，所以洋平从一大早开始一直忙里忙外。结果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很短的节目。一个不太知名的搞笑艺人来到这里，参观了渔船在码头卸货，然后在“荒矶”吃了一碗金枪鱼盖饭，就这样结束了。

到了下班时间，田代正准备回家，洋平叫住他说：“哎，陪我喝一杯啊。”邀请他去了滨崎站后街一家叫作“彩”的小餐馆。他已经很久没去过

了。

车站后面那条街是一条酒吧街。说是酒吧街，其实只是两三栋商住楼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酒吧。小餐馆兼酒吧“彩”的老板娘是洋平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奥田彩子，直到几年前为止，洋平每周都会到那里去一两次。

洋平推着田代的后背走了进去，这时老板娘喊道：“哎呀，稀客。”

“还没倒闭啊。”洋平说话故意讨人嫌。

“洋平，你不会是寂寞难耐，找我约会来了吧？”

“谁会约你这种老太婆啊。”

“我要是老太婆的话，那你不就是糟老头儿啦。”

洋平接过热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喊道：“上啤酒，啤酒。”

“不是我也没关系啦。可是，聪美都已经走了多少年了？我知道你很爱她，可是你也正当年呢，不能总是这样整天愁眉不展地放不下啊。”

“我没有愁眉不展啦。别说这些废话，赶紧给我上点吃的啊。”

妻子聪美去世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板娘曾经约他去采草莓。洋平不好拒绝，而且他也明白老板娘的心意，知道她想安慰一下自己，就跟她一起去了。但是，人不是想开心就能开心起来的。

老板娘正要给田代倒酒，洋平介绍道：“这是我那里的年轻人。”老板娘笑着回答：“我知道啊。爱子的男朋友吧？”

“什么男朋友啊，没那么时髦吧。”洋平拍了拍田代的肩膀。他用力太猛，啤酒从田代的杯子里洒了出来。

老板娘做菜的手艺似乎越来越好了。过了一会儿，醋拌菜、炖菜和冷汤等爽口的饭菜端了上来，在渔民小城长大的洋平吃得津津有味。

洋平跟老板娘聊起了儿时的话题，两人有说有笑。田代在旁边默默地把食物放进嘴里，小口啜着冷酒，但好像并没有觉得无聊，偶尔会在两人谈论过往的空隙插上一句，比如“那一片地原来也都是大海啊”之类的。

“有这样一个爸爸，去找爱子约会也挺不容易的吧。”不知道说到了什么，老板娘突然问道。“好像是啊。所以他们要一起住啊。”已经喝醉的洋平透露了消息。

老板娘一脸吃惊，盯着田代问道："哎呀，是吗？"洋平继续说道："车站对面不是新建了一栋公寓吗？他们说要去那里住。"

老板娘不仅知道那栋公寓，而且那里的业主好像还是这里的常客。于是她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礼金[22]什么的，我让他算便宜点。"

"我想以我的名义租，让他俩住。"洋平说道。

"为什么？"

"当然，房租肯定让他们自己付。只是，这家伙现在还只是打打零工。作为父亲，这样我更放心。"

洋平想起前几天明日香跟他说的话，向老板娘解释。他有些希望田代这时能反驳一句，可是田代却低着头不吱声。

"田代君，来这里之前你在哪里上班来着？"

为了打破沉默，老板娘问道。

"呃，信州的民宿。"

"包吃包住？"

"……是。"

"干了多久？"

"直到来这里之前……大概两年吧……"

洋平也已经看出来，田代已经不想再多说了。

"吊儿郎当的没好好干吧。年轻的时候还行，不能一直这样啊。"

洋平帮腔道。

正要冷场的时候，碰巧走进来两个客人。他们不是滨崎人，洋平没有见过他们。老板娘走到那两人面前，这时洋平借机赶紧说道："我们差不多该走了吧。"田代答应了一声"嗯"，正要站起身来。洋平小声问道："公寓的事，我真的去办了，可以吗？"田代表示歉意："对不起。"

"为什么道歉？"

"不……那个……谢谢。"

走出餐馆之后，洋平与田代道别，顶着寒风回到了家里。可能刚才有些得意忘形，路上竟没有感到太冷。他突然发觉自己在笑。跟这个人

在一起喝酒一点都不好玩，即便如此，想到田代将是以后和爱子一起生活的那个男人，洋平开始觉得这种沉闷无趣的性格反而是一种优点。

虽然明日香告诉洋平不要催爱子他们结婚，但是他觉得有时只有采取结婚这种形式，生活才能稳定下来。在签订租房合同之前，干脆瞒着明日香和爱子，问一问田代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如果田代有心要给爱子带来幸福，那么想必他也能理解自己。洋平心想。

洋平回到家，爱子在洗澡。开着的电视正在播放介绍信州的旅游节目。

洋平突然想了起来，朝浴室的爱子喊道：“喂，田代之前工作的那家民宿叫什么名字来着？”

田代简历上写的那家民宿的名字，好像能想起来，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怎么啦？”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下来，里面传来爱子的声音。

“现在电视里的旅游节目正在介绍信州的民宿呢。”

等了一会儿，爱子没有回答，浴室里再次响起了水声。

洋平走到里面的房间，扑通躺倒在床上，伸脚推了一下电视的朝向。以雪山为背景的白桦林银装素裹，非常美丽。两个面熟的女演员单手举着味噌烤串，慢慢地走在路上。光看一下画面，就知道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洋平只是觉得那地方好美。

他感觉有人在叫自己，睁开了眼睛。刚才还在看的那个台已经开始播放体育新闻了。

“……爸！”

洋平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穿着睡衣的爱子正在吃冰淇淋。

“你这样睡着了会感冒的。”

“不，我不睡，去泡澡。哎？你什么时候洗完的？”

爱子听着洋平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笑道：“什么时候？都一个多小时了。”

洋平肩膀感到一阵寒气，打了一个冷战，站起身来。

“说是叫‘南方客栈’。”

爱子一边用勺子使劲挖着杯子里剩下的一点点冰淇淋，一边说道。

“啊？南方客栈？”

“就是田代君之前工作的那家民宿的名字啊。”

“嗯？他来过啦？”

“发邮件问的啊。”

把最后一勺冰淇淋塞进嘴里的爱子无奈地笑了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爱子。”洋平叫住了她。

“……真的要和田代一起住啊？”

爱子回过头来，稍微有些担心的样子，诧异道：“不行吗？”

洋平本来想好好地跟她说几句温柔的话，结果说出来的却是这样一句：“不是不行。只是你们两个人都要好好努力啊。”

爱子点了点头，上了二楼。

洋平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准备去洗澡。这时他临时起念，决定趁现在还记得，在网上查一下，就在搜索引擎的输入框里输入“信州、民宿、南方客栈”进行查询。

刚才在电视里看到的信州美丽的冬日景色浮现在脑海中。

洋平原本以为马上就能找到，不承想网上虽然有名字相似的民宿，却没有完全一样的。南方客栈，这是刚刚才问到的，不可能弄错。

洋平又确认了一次。但是，不管怎么查，也查不到田代来这里之前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叫作“南方客栈”的民宿。

(1) 1984年。——译者注，下同

(2) 日本的车票分指定席和自由席，类似中国火车的有座车票和无座车票，指定席仅限乘坐某辆车某个座位，但自由席则可以乘坐任何车次。自由席乘客不能坐指定席车厢，只要自由席车厢有空座即可随意落座。

(3) 一种类似于洗浴中心的色情服务场所。

(4) Adele Adkins（1988～），英国流行歌手。

(5) 爱子按辈分实为大吾的阿姨。此处称呼符合日本人的称呼习惯，照原文翻译。

(6) 这是名古屋站有名的车站便当，炸猪排配以红味噌。

(7)　冲绳的特色夏装。

(8)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父母教师协会。

(9)　Denny’s，一家美国家庭餐厅连锁店。

(10)　日语“亚铅”就是中文的“锌”。

(11)　日本著名罐头品牌，以鱼肉为原料，味道类似鸡肉而得名。

(12)　月见意为赏月，因乌冬面上面摆放一个生鸡蛋，蛋黄像月亮一样，因此得名。

(13)　高畑勋的动画作品，又名《小莲的故事》，根据瑞士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丽的《海蒂》改编。

(14)　七福神之一。

(15)　提供日本料理的高级餐厅，大多为包厢格局，有的带庭园。

(16)　冲绳传统料理的一种，类似东坡肉。

(17)　又叫“注连绳”，新年挂在门前的附有纸垂（一种特殊形式的折纸）的稻草绳。

(18)　日式多层食盒，多为木制带漆绘，近来也有塑料制品。

(19)　类似于我国的户口页。日本并无严格的户籍制度，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在居住的地方落户。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原籍地迁出又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去向，比较困难。

(20)　NHK电视台红白歌会之后的一档跨年节目，除夕夜23点45分开始，初一凌晨00点15分结束。钟声应在节目中间的零点整响起。

(21)　指日本著名足球运动员香川真司，2012年5月加盟英国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

(22)　在日本租房时，一次性付给房东的谢礼，这些钱不再返还租客，不同于押金。

下部

到了本周，目击信息戛然而止。自从警方从大阪美容诊所入手山神一也的术后照片和院长制作的眼皮消肿后的电脑合成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新的通缉照片，搜查总部连日收到很多目击信息，却没有一条信息对搜查起到关键作用。

当然，与电视公开搜查节目公布女装照片的时候相比，这次发布的新通缉照片在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太强烈的反响。即便如此，东京自不必说，全国所有的警亭里也都贴上了这两张新的通缉照片。

这次的目击信息有一个特点。以前的信息大多来自东京、大阪和名古屋这几个大都市圈，但这次除了这几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很多来自福冈的目击信息。

作案之前的山神本人与福冈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山神父亲的老家在福冈县与大分县交界的地区。那里虽然距福冈市区很远，但也算是福冈与山神唯一的关联。在搜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北见奉南条之命飞到了福冈。

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驶。雨刷擦拭着前窗的细雨，浓雾笼罩的森林在前方时隐时现。树龄超过三十年的杉树在雾中杂乱生长。笔挺的树干被细雨打湿，就像面无表情的人们伫立在那里。

结果，来自福冈市内的目击信息没有一个有用的。目击者或许真的看到了山神，但地点大多是在几个月前的街角或餐馆，警方无从验证目击信息的真伪。

北见坐在副驾驶座上，稍微打开一点窗。森林中冰冷潮湿的空气流进车内。

“这一带的杉树都还年头不长。往里走还有更粗的。”

一边咳嗽一边开车的是福冈县当地的警察岩永巡查长。每当北见盯着什么东西，他都要认真地做出说明。

北见简短地答一句“是吗”，又眯起眼睛看前方的风景。雾灯照亮渐浓的雾气。

“这一带虽然是福冈，但从文化上来说已经几乎属于大分县了。”

岩永好像是个话唠，从福冈警署出发后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不停地跟北见说话。

“……这座山对面有一座叫作由布岳的大山，从那里开始就进入阿苏国立公园了。”

北见不再答话，盯着雨刷截面上的雾中的森林。过了一个急转弯，唯独那里没有雾，能够看到谷底的村落。的确，那个村落周围的杉树比这一带的杉树还要粗。

山神一也的父亲在这个奥谷地区出生长大。据岩永的事先调查，该地区的居民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下五六户农家，山神家的亲戚也都已经不在，只剩一座荒废的老宅，无人居住。

原本以为汽车会沿着这条下坡路一直通往谷底的村落，没想到前面又出现一个上坡，车子沿着杉树林中的山路继续向上行驶。由于大雾和杉树树干的缘故，远近都分不清楚。

“那是？”

雾中突然出现一排石阶，然后那排台阶又迅速朝后方移动。北见盯着石阶问道。

“是一个供奉大蛇或者别的什么神的神社。这一带本来平常日子就阴森森的，这种大雾天更可怕。有那种活人祭祀的传说……不过，到了乡下，这种传说其实到处都有的。这里叫作道切峰，过了这座山峰就进入奥谷地区了。”

一路上都是岩永自己说话，现在他听北见主动提问，好像终于找到一个说话的切入口，两手重新握住方向盘，一脸高兴地说了起来。

“虽然这一带我不是太熟……”

岩永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开车兜风，到九州各地调查当地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据他所说，这个奥谷地区的传说并非特别有名，故事比较典型，缺乏趣味性。但由于这是他擅长的话题，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了。奥谷发生过一起凶杀案。跟这次的案子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九三三年，应该是昭和……反正是战前的事了。刚才我跟你说奥谷有活人祭祀的传说，据说这种习俗变换形式后一直延续到昭和四十年代[1]。奥谷每年夏天举行镇魂祭，从别处请一个

非本村的男人款待三天三夜，让他在祭祀当天扮演祖灵的化身。更久以前，款待期间可能长达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祭祀结束之后，也可能有人就此在那个村子里住下，不再离开……我说的那个凶杀案，就是这样在村子里住下来的一个男人突然用柴刀砍死七个村民的事件。据说那个男人的家原本在离村子稍远的一个排水不好的地方。一天，他突然从家里跑出来，杀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七个没有下地干活的村民。我以前对这个案件感兴趣，看过当时的卷宗。那时的卷宗都是手写的，可以说文章有血有肉吧。当时读的时候，仿佛看到盛夏烈日炎炎的午后在牛棚中被杀的女人和孩子、身上沾满鲜血和牛粪在村子里乱窜的男人、在广场上将男人围住的村民，仿佛能听到男人被村民按倒在地时发出的呼喊……”

北见一边听着岩永说话，一边看着远方雾气重重的大山。大概是因为心理作用，感觉被雾气打湿的那一棵棵粗大的杉树看起来就像那个男人和那些被杀掉的村民。

“……最后，警方简单定论，说那个被抓的男人有精神病。但奇怪的是，这里发生过这么大的凶案，后来却几乎没人提起。刚才我也说了，我喜欢到各地收集民间故事和传说。按照我的经验，这个事件应该是那种人们不愿提及的类型，事件结束之后，所有村民都闭口不提这件事。”

岩永继续说着。汽车开下山谷，天气放晴，北见的思绪回到现实当中。

休耕地上淋湿的红土有些刺眼，大山的斜坡上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人家。汽车继续在水泥小路上向前行驶。前方有一大片荒废的农田，丛生的杂草间有一座荒废的老宅。这里一看就是排水不畅的地段。

“那就是山神父亲的老家。”岩永对北见说道。

北见下车后打开伞，又马上合上了。雨雾打在脸上，很冷。

眼前有一座荒宅。与其说宅子荒废了，不如说这个宅子孕育出一片小小的森林。

岩永说，差不多距今三十年前，也就是山神出生的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他的祖父母相继去世，从那之后这里就无人打理了。

由于汽车的发动机也停止了运转，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风，冰冷的雨雾淋湿了森林。

“喔，好冷。”岩永打着颤走了过来，说话的声音在谷底徘徊。

这时，一辆汽车出现在山峰上，朝下面驶来。雾灯照亮的雾气随着汽车的移动越来越近。

汽车没有从他们身边直接开走，而是在北见他们所在的这条小路的入口处停了下来。副驾驶座的车窗很快打开，一个年轻男子从里边伸出头来。“你们怎么啦？”

北见马上跑过去。男人开的是一辆四驱新车，一个女孩正在副驾驶座的儿童安全座椅上熟睡。

“对不起，请问您是这附近的人吗？”北见问道。开着暖风的汽车里飘出带着奶味的空气。

“嗯，我家就在前面。”

男人指着山坡上的一栋宅子说道。

“是回老家吗？”

北见见男子穿着时尚，问了一句，男子却回答说：“不是，我就住在这里，低价租了这里的农田和房子。”

“啊，就是所谓的I TURN[2]吗？请问您从哪里来？”

“东京。”

“东京？”

“我想务农，辞掉了公司的工作。”

这时，男子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又问道：“你们怎么啦？”

北见将山神整容前后的通缉照片递给男子，“您在这附近见过这个人吗？”

男子似乎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分别看了一下北见和他身后的岩永。“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一脸担心，一只手抚摸着熟睡的女儿的头。

“不，不，不是在这附近发生的。”

为了让他放心，北见微笑着说道。

男子又看了看照片。

“哎？”

他歪起脑袋。

“……见过啊。怎么说呢，我还跟他说过话呢。就在这里。”

“什、什么时候？”

“去年，不，是前年……哎呀，不是，但感觉有点像……反正好像是在夏天，我来这边农田干农活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站在那里……这一带虽然经常有车通行，但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是这个人吗？”

“嗯……对不起，我不太确定。”

他说，那个男子当时站在那里，茫然地盯着山神父亲老家的旧宅。从七年前开始，政府将这里指定为有机蔬菜栽培示范区，鼓励人们到这里来创业。所以，他原本以为那个男子也是过来考察的，就跟他打了招呼。但是，当他问到“是哪个农业大学介绍你过来的吗”，男子回答“不，跟那没关系”，就离开了。

“我跟他打了招呼，他就马上离开了。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他说自己是坐公交车来的。山那边有一个叫作‘山雾温泉’的温泉旅馆，每天大概有四趟公交车往返这边。步行的话，从这里到那个旅馆至少也得两个小时。”

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睡觉的女孩醒了。“马上就到家了。”男人对她说道。

“是出什么事了吗？”

北见听男人这么问，对他说道：“是东京的案子。您不用担心。”男人虽然好像还是不太明白，但似乎也不愿多问。

然后，北见拿着山神的照片去走访村子里所有的农户。这里就五户人家，其中有两户家里没人，另外三户也没人见过山神。

北见与岩永决定离开这个村子，前往大山那边的山雾温泉。这个孤零零地建在大山里的温泉旅馆，被浓浓的雾气包围，里面弥漫着比雾气更浓的水蒸气，散发出强烈的硫磺味道。

这里虽然是一家小旅馆，但露天温泉景色优美，因此很受欢迎，据说最近还有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停车场里有一个可以蒸鸡蛋或红薯吃的区域，使用说明用日文、英文、中文和韩文四种文字书写。今天天气不好，没有客人，只有蒸煮器呼呼地冒着浓浓的蒸气。

北见给旅馆的老板和两个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山神的照片，但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印象”。

北见站在眺望台上，看着大雾笼罩的群山，心想或许山神也曾看到过这样的景色。但是，他却不明白山神为什么会来父亲老家的旧宅。当然，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和八王子凶杀案有什么关联。不过，山神确实有可能在作案之前来过这里，看到过这里的景色。

那天晚上，回到福冈市内，岩永带北见去了一家鸡肉火锅店。这是一家位于中洲的老店，岩永说只有没钱的本地人才来这里，但值得推荐。

北见和岩永坐在狭小的吧台上喝着红薯烧酒。店里客人很多，也因为这个，两人都完全没有提山神的事。微醺之后，岩永的话更多了。

“北见老弟，你家有孩子吗？”

岩永用粗大的手指搅着杯子里的冰块。

“惭愧，我还是单身。”

“这个年纪还单身，不好过吧。”

“啊，嗯。”

“有什么原因吗？干我们这行的，也不是和谁都能结婚。”

“就是自己没抓紧。”

二十几岁的时候，几个前辈给介绍过对象，去相过几次亲。虽然她们个个都很有魅力，但每次相亲都无果而终。

“我想带点礼物回去，福冈这边的特产有什么推荐吗？”北见改变了话题。

北见想起今天也替他给猫换尿布的美佳。

“我爱喝酒，让我推荐的话，那就是明太子啦。”

岩永回答完，叫住服务员，把杯子里的烧酒喝完，又要了一杯。

洋平挂断电话，回到被窝里。今天是星期天，爱子已经去早市上班了。车站后街小餐馆“彩”的老板娘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前几天聊天的时候，她说要给洋平介绍那栋公寓的房东。她大概是个急性子，说自己已经跟房东谈妥，房东答应不收礼金，房租也给优惠三千日元，让洋平现在有时间的话去看看房子。

“我去看也不顶用啊。”洋平笑着说，结果反被她嘲笑：“别装了，明

明想去看。”于是，两人约定三十分钟后在那栋公寓的门口见面。

洋平从被窝里出来。现在刚刚早晨八点半，但因为爱子刚才在厨房做饭，所以房间里不太冷。洋平走进厕所，解了很长时间小便。这几天心里的郁结还没有消除。田代说他曾在一家叫作“南方客栈”的民宿工作，但互联网上却查不到这家民宿的信息。原本直接问一下田代就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洋平问不出口。如果问一下，说不定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没准儿会回答，“啊，那里已经关门了。所以我才辞了工到这里来的。”但洋平就是问不出口。如果不问，就会胡乱猜测。该不会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南方客栈”吧？田代该不会在履历上造了假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田代为什么要造假呢？

忘了什么时候，记得明日香曾经这样说过：“田代君可能是离家出走的。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这种感觉。”如果只是离家出走也就罢了。但若是犯了什么案子逃出来的……当然，这可能是想多了。只是，他有时候又会想，这个男人对爱子有好感，即便他有什么隐情，也没有办法。他感觉爱子会抽到这种下下签。而且，想到只能用这种眼光看待女儿，又觉得自己这个当父亲的很没出息。

问一下田代，听他告诉自己“那里关门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了找工作而在履历上造假的人并不稀罕。但是，如果田代真的撒了谎，这个问题就会破坏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田代和爱子之间也会因此产生裂痕……

洋平梳洗完穿好衣服出门，开车来到他和“彩”的老板娘约定见面的公寓门前。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个房间还空着。这里采光很好。”

房东大概七十五六岁，面色红润。洋平听着他的说明，走进这个的确采光很好的房间。老板娘紧跟其后走了进来，一边说着“哎呀，不错啊，厨房里还有窗子”，四处看了起来。

进门后就是厨房和客厅，里面有两个六叠大小的榻榻米房间。拉开拉门，两个房间就变成一个房间。洋平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门。下面的院子与道路相邻，邻居家的年轻太太刚好出来晒衣服，一个小女孩骑着三轮童车在旁边玩耍。

“你好。”房东跟她打了声招呼。

“有邻居要住进来吗？”邻家太太看着洋平和老板娘。

“不不，是我女儿他们。”洋平慌忙回答。

“应该和您二位差不多年纪。现在住在车站对面的娘家。”

房东好像已经听老板娘说了，这样回答道。

“一个人吗？”

“不是，夫妻俩。啊，是将要结为夫妻，对吧？”

房东说完，看着洋平。老板娘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洋平，他这才说道：“啊，是啊。”

“是吗？我们刚搬到滨崎，什么都不懂，看来以后可以多问问他们啦。对吧，美由，太好了。”

邻家的太太看来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摸着女儿的头朝这边微笑。

洋平盯着邻家的院子，突然感觉那个一边晒衣服一边看孩子的女人好像就是爱子。

“你先生还好吗？”

“来到海边后，一到周末就去钓鱼。”

见房东跟邻家太太唠起家常，洋平回到客厅，对跟过来的老板娘微笑着说道：“这个房子不错，对吧？”

洋平在公寓前与房东约定过几天来签合同，然后与房东和老板娘告别，上了车。犹豫了很长时间，他才终于在导航仪上输入了一个地址——“长野县诹访郡下诹访町”。

田代当时应聘递交简历的同时，还附了一封“南方客栈”老板写的介绍信，上面写的那家民宿的地址就是这个。如果田代说了谎，那么那封介绍信肯定也是伪造的。也许是因为想到爱子在向阳的房间里幸福生活的情景，洋平感觉事情会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去一趟信州，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只要看到那里有一家已经关门的“南方客栈”，他就能衷心地祝福将要在这个公寓开始新生活的一对年轻人。

查好路线的导航仪屏幕上显示从这里到目的地需要四小时三十二分。现在刚九点半，紧赶慢赶的话，能当天去当天回。

洋平先去渔协拿了防滑链，放到车上，开车一路朝长野方向奔去。

到了之后，看到那里果真有田代工作了两年的“南方客栈”，然后哼着小曲儿赶回滨崎，签下那个向阳的房子。事情将会这么简单。

出了滨崎，洋平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想。在他的想象中，田代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明日香声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洋平拼命劝解。只有他知道田代的过去。

“这家伙虽然让人感觉很难接近，但其实从小受了不少苦。怎么说呢，就跟孤儿差不多。”

在洋平想象的世界里，田代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他像皮球一样被亲戚们踢来踢去，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拼命地讨好人家，想得到爱，可他的每次努力都适得其反。比如养父母问“想不想去游乐园啊？”他便回答说：“不想去。”其实他本来想去，却以为如果自己忍着，就会受到表扬。然而，养父母却把他的话当了真，说他不可爱，最后只带着与田代差不多大的女儿去了游乐园。田代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等着。到了晚上大家还不回来。肚子饿了，也不敢随便打开冰箱拿东西吃，就只好闷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一边哭一边说：我饿啊，我饿……

从东京湾跨海公路开上首都高速、中央道，然后在诹访出口下了高速，此时刚下午一点多，比导航仪预计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幸好，通往八岳山方向的公路已经除了雪，从渔协拿来的简易防滑链就足够用了。

导航仪提示已经到达目的地附近，洋平看到前方高耸的雪山和道路两旁稀稀拉拉的民宿。

地址应该就在附近，但汽车开过时看到的几个招牌中都没有“南方客栈”。若一直往前走，就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于是洋平先停下了车。停车的地方正巧有一条小路通到山坡上，路的那头好像有一家停业的民宿。

洋平有些不敢相信，但地址确实在这附近，于是他满怀期待下了车，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向那家民宿。那是一栋木屋别墅风格的建筑，覆盖着积雪的门柱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地皮出售”。洋平在稍远处盯着那栋房子，看起来既像是刚刚停业，又像是几年前就已经停业。他又看了一下周围。冬日的晴空下，积雪时而被风吹起，在阳光下闪烁。

停车的那条公路对面也有一家民宿，招牌上写着“小熊之家”。正好有辆像是坐了一家人的车从民宿开到路上。一对夫妻站在门口，好像是那家民宿的主人，朝车子挥手。洋平沿小路跑下去，穿过公路走到对面，向正要进门的老板夫妻打招呼：“请问……”夫妻俩回过头来，并不是因为听到洋平的招呼，而是因为附近一棵树上落雪的声音。他们大概

是以为出了交通意外，盯着洋平的汽车。

“对不起，请问……”

洋平一路跑来，气喘吁吁。

“……对面那家民宿……”

因为在雪地上跑的缘故，呼吸变得很不规律。戴着银边眼镜、看起来有些神经质的那个丈夫告诉洋平：“你说南方客栈啊，去年就已经关了。”妻子好像急着回去干活，确定不是汽车遭遇交通意外，就默默地鞠了一躬走了进去。

“南方客栈？”洋平重复道。

“嗯。”男主人点了点头。

紧绷的双腿突然放松下来。田代打工的那家民宿果然是存在的。

“大概是去年什么时候关的呢？那家民宿。”洋平问道。

“好像去年暑假的时候就没有开了，应该……”

男人推了一下半闭的门，朝妻子问道：“孩子妈，南方客栈是什么时候关的来着？”

“五月中旬吧。他们说黄金周之前都有预约呢。”女人回答道。

田代突然出现在滨崎是在六月中旬，时间上是吻合的。

“有个叫田代哲也的人在这里打工吧？”洋平问道。

“田代哲也？有吗？是短工吗？”

“不是，应该在这里干了两年。”

“两年？那家老板两口子很挑剔，来他家打工的都待不久。不过，如果在这里待了两年的话，我应该记得……”

洋平慌忙取出手机，找到以前渔协聚餐的时候大家开玩笑拍的一张集体照。民宿老板穿着屋里的薄衣服，冻得跺起脚来。

“对不起。就是这个人。”

洋平将照片一角的田代放大拿给老板看。

老板好像是老花眼，眯着眼睛，将手机放到远处。

“啊，啊啊。”

“有、有吗？”

“嗯，嗯嗯，是高桥君吧？”

“高桥？”

看到洋平一脸吃惊，老板又确认了一下，重复道：“嗯，高桥君。”

“……可是，他也没在这里待两年啊。去年五月民宿关门的时候他确实在这里打工，待了一两个月，顶多也不超过三个月……”

洋平感到无法理解的，并不是工作时间的长短，而是名字的不同。

“啊，那个，是高桥吗？”他又问了一句。老板仍旧重复：“嗯，高桥君。”

“南方客栈的老板夫妻很少夸人，却曾经夸过这个高桥君。所以我记得他呀。”

老板穿得很薄，说完之后，打了个颤，似乎在暗示洋平自己着急回家。

那天晚上，洋平回到滨崎时已经九点多了。心里着急归着急，汽车却开不动。赶上周末，遇上堵车，中途只在服务区吃了一碗天妇罗荞麦面，歇了一下脚，其他时间都在路上，一直开了将近九个小时。当然，期间他一直在想田代的事。田代曾经使用假名或者正在使用假名这个事实，和自己空想的那个悲惨童年时代在脑海中交杂在一起，完全理不清头绪。

南方客栈对面的小熊之家的老板说这个自称高桥的人工作很认真。据说老板夫妻二人都身体不好，决定关闭南方客栈，当时他们曾拜托小熊之家的老板，“如果有合适的职位，能否让高桥君到您家来打工？”

堵在中央道上的时候，洋平给爱子打了个电话。他感觉爱子从早市回来后肯定和田代在一起。不，若是田代还好。关键是他感觉爱子正和那个自称高桥的陌生人在一起。

结果发现，爱子在明日香家里，正和大吾一起打游戏。“一个人吗？”洋平问道。“都跟你说了，跟大吾我们俩啊。”爱子笑道。

洋平没有自信在电话里把情况说清楚，挂断电话，焦急地盯着堵在前面的车队。只是，说来也怪，只要车一开起来，自己就会对田代使用假名这件事往善意的方向解释，反而车一停下来就开始胡思乱想，觉得

田代可能有一段阴暗的过去。

田代是在被坏人追踪呢，还是做了什么坏事逃出来的呢？如果是被追的话，倒是可以帮他一把。可如果是做了坏事逃出来的……

结果，直到回到滨崎，洋平一直都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这种毫无来由的想象。

回到滨崎后，洋平将汽车停在田代租住的上原婆婆家旁边。事实真相如何，只有听他亲口说。但是不巧，田代不在，上原婆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时，他又突然觉得他可能和爱子在一起，就打电话给爱子。这时爱子已经回了家，不紧不慢地问道："爸爸，你在哪儿？吃饭了吗？"

也不能在上原婆婆家里等田代回来，于是他决定先回自己家。他知道这件事应该先向田代本人求证，但回到家看到爱子一脸高兴地对他说："爸爸，听说你帮我们看房子去啦？"就不由得着急起来。

"过来，坐下。"

洋平对厨房里的爱子说道。

爱子关上水龙头，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走了过来。洋平语气生硬地说道："我有话跟你说。"

爱子疑惑地歪着脑袋站在那里。

"是田代的事。"洋平说道。

爱子好像突然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微笑。"爸爸，听说你跟田代君说让他转正？他挺高兴的。"

"高兴？"

"嗯，他说你信任他。"

洋平见话题朝着一个意外的方向发展，咳嗽了一声，对爱子说道："今天我去了一趟他以前打工的那家民宿。"

"啊？为什么？"

爱子非常吃惊。

"那家伙在那里打工的时候叫高桥。什么干了两年啊，也都是说谎的。"

洋平的语气变得强烈。

“哎，哎哎，爸爸，等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查这个啊？”

“你问我为什么……”

“哎！爸爸真是的！”

爱子十分慌张，抓住洋平的胳膊连拍了几下。

“爸爸，你相信我说的话吗？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你会相信吗？哎呀，爸！”

“你知道什么吗？”

洋平忍不住吼了起来。爱子抖动了一下肩膀，说着“哎，爸爸！爸爸！”，又拍了一下洋平的胳膊。

“我知道啦，知道啦，你说来听听。”

洋平见爱子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抚摸着她的肩膀。“你相信吗？”爱子又问道。“嗯，爸爸相信。”洋平催促。

爱子做了一个深呼吸，说道：“田代君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才从老家逃出来的。用假名也是有原因的。”

“那田代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吗？”洋平问道。爱子脑袋垂得很低，点点头。

洋平感到浑身没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晨去看的那个向阳的房间浮现在眼前。

“那可是假名啊。不管有什么原因……”

洋平叹了一口气，说不下去了，抱住自己的脑袋。

“田代君是逃出来的。但是，他没做什么坏事。上大学的时候，他爸爸因为工作关系欠了债，一开始都是按期还的，后来就还不上了。于是贷款人就找了黑社会……田代君的爸爸和妈妈就自杀了。”

洋平抬起头来。爱子用手抻着毛巾，拼命地解释。

“……田代君本来不用替父母还债的，可是对方不答应。他也报过警，但是根本没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可那些人又找到公司里来。公司里没有人帮他，他就跳槽到了别的公司，可又被他们找到。不管躲到哪里都会被他们找到。所以他只能逃走，隐姓埋名。他说他不敢用真名。”

洋平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想象中那个被亲戚像踢皮球一样踢来

踢去的小田代，与爱子讲述的这个田代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哎，爸爸，你帮帮他呀，求你了。让他一直留在这个城市吧。你能帮他的，对吧。如果他被那些人抓住了，真的很可怕的。他就真的逃不掉了。我知道那种感觉。谁也不帮忙，哭也没用，真的很可怕。”

洋平马上意识到爱子想起了什么。去歌舞伎町保护中心接爱子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看到爱子一脸害怕的样子，洋平只好对她说：“知道了，爸爸知道了。”

“只要我和爸爸不说，田代君就能在这里住下去的，对吧？我自己知道，像我这种人不可能跟普通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是田代君这样的人……”

这时，爱子突然咬住嘴唇。

“如果是田代这样的人，怎样？”

洋平这样问，声音却显得有气无力。爱子想要说什么？她如何看待自己？只要想到这些问题，心里就难受。

“……如果是田代君这样的人，说不定会一直留在我身边。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啊。他只能留在这里。”

洋平想：说到底是我没把爱子照顾好。没有一个父母会接受女儿说自己只能得到非正常男人的爱。正常的父母都不可能接受这种说法。如果父母把女儿照顾得很好，都不会接受这种说法。

“你不介意？即便他是这种人，你也想和他在一起？”

洋平意识到，自己说话开始言不由衷。爱子耷拉着脑袋，柔弱地点头，小声回答：“没办法啊。”

“不可能！你和谁都能幸福……”

声音却显得苍白无力。

“爸爸！……我想跟田代在一起。和他在一起，我就能喜欢上这个城市。”

洋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然后，爱子说她希望洋平忘掉田代的往事。因为田代相信她才告诉了她，她也答应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爱子说，总有一天田代会主动把这

些事都告诉他，希望他等到那一天。

洋平听完爱子的话，洗了澡，吃了爱子准备的晚饭。这时，餐馆“彩”的老板娘打来电话，问他打算哪天签租房合同。对方似乎希望越早越好。

“爱子他们什么时候能去看房？”

洋平听老板娘这么问，回答道：“……爱子已经决定了。”

他说对方方便的时候就可以去签合同，向老板娘道了谢，然后挂断了电话。

洋平在剩下的米饭里加上味噌汤，呼噜噜吃下，拿出客人用的玻璃杯，打开以前下了大决心买的轩尼诗XO，自言自语地说着“今晚要庆祝一下”，把酒倒进杯子里，怀着对爱子幸福未来的信念，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优马离开办公室，坐地铁前往惠比寿站。他和朋友克弘等人约好在那里聚餐。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聚餐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拒绝他们的邀请，但这次聚餐说是为了安慰一下前几天被小偷入室盗窃的大贵，不好拒绝。据说犯人现在还没有抓到，也没有留下指纹。大贵家里没放现金，倒没有多少损失，但那栋公寓有五十家住户，唯独大贵的房间被盗，这让他感到害怕。正好赶上租赁合同也快到期，他现在好像正考虑搬家。海滩聚会时一起的那个阿明家里前不久也被盗了。克弘等人只要一见面就会说起这件事，他们假设那个犯人是两个人都认识的人，猜测那个人会是谁，似乎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乐子。

搭乘拥挤的地铁到达惠比寿站，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优马正准备走进车站大楼，去里面的书店看看书，不经意间在一家咖啡馆中看到直人的身影。

优马原本以为直人独自在这里喝咖啡，隔着路边的落地玻璃窗朝里面一看，发现直人并非一个人。他对面还坐着一个年轻女子。

瞬间，优马以为自己认错人了。他一时无法想象直人会和别的什么人在一起。

自从直人住进他家，他还从来没听他本人说自己在外面与什么人见面。工作日虽然白天会出门，但基本上都是去小钢珠店或者大浴场。优马偷偷地看过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除了“藤田优马”之外也没有别的名

字。看到通话记录的瞬间，优马有些担心，“这种生活不会寂寞吗？”但是，同时他也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的周末自己也都是和直人在一起，没有再去见过别人。于是他就想通了，心想：“是啊，也没什么寂寞啦。”当时劝直人好歹弄个手机的时候，直人曾对他说：“优马，你看重的东西太多了。”现在他感觉自己明白了直人的意思。

对了，当时优马给他列举了很多必须有手机的理由，比如推特啊LINE啊，没有手机的话简直没法活下去。直人看着优马拼命劝他的样子，似乎真的感到不可思议。

结果，有了一个重要的人，或许之前自己看重的那些东西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东西不是逐渐变多，而是慢慢变少。

优马在路上停下脚步。隔着玻璃窗坐在咖啡馆里的那个人的确是直人，他正和对面的年轻女人谈笑风生。当然，直人有熟人也是十分正常的，没有反而奇怪。但是，优马从来没有见过直人笑得这么无拘无束。他不知道那个女人跟直人是什么关系。虽然优马知道直人理所当然地会有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面，但他仍觉得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优马的双脚自然而然地朝咖啡馆移动。他想去打声招呼，却无法做到，就在收银台前面排着队，不停地往里面瞧。直人与对方聊得正投机，没注意这边。优马买了一杯卡布奇诺，坐到离直人稍远的座位上。店面一点都不大，但直人却没有发现他。如果被他发现，干脆就装糊涂，对他说：“哎，你在这儿干吗呢？”但时间慢慢流逝，自己反而无法做什么了。

正当优马后悔不该进来的时候，直人和那个女子先离开了座位。优马不由自主地低下头。直人用餐盘端着餐具走向回收台，那个女子在一旁等他。

优马看到那个女子说了什么，但声音太小听不清楚。下一个瞬间，放下餐具的直人答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唯独直人的这句话清晰地传到耳朵里。

两人直接走出咖啡馆。他们挨得很近，并排从落地玻璃窗对面走了过去。好像是要去车站。

优马目送两人远去，想起刚才听到直人说的那句话。

“所以啊，你看重的东西太多啦。”

毫无疑问，直人刚才说的就是这句话。

那天晚上，优马和克弘等人一起吃完饭，心情惨淡地早早回到家。这次聚餐原本是为了安慰一下大贵，但他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失落，说什么“现在什么都没心思做”。优马看着他的样子，甚至怀疑他是否得了轻度抑郁症。同时，他还惦记着直人。原本以为谁也不认识的直人原来也有熟人。也许是想多了，但优马怀疑那个女子是否也像自己一样，误以为直人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认识。当然，直人也从来没说过他没有认识的人，因此也不算是对自己撒谎，自己也不能因为他与自己想象中的直人形象不符就去指责他。话虽如此，优马仍无法释怀。

回到家里，优马发现直人已经回来了。像往常一样，正倚着床头看电视。

“不是说今天会晚回来吗？”直人问。“嗯？啊，我回来了。”优马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和往常一样穿着运动衫的直人。

“今天出门了吗？”优马一边脱外套一边问。

“怎么啦？白天去了站前的小钢珠店。小赢了点儿。”

“就这样？”

“怎么啦？”

“没什么……”

优马差点想说自己在惠比寿的咖啡馆看到了他，不知为何却没能说出口。

“那从傍晚一直在这儿？”

“对啊。怎么了嘛？”

直人好像真的着急了，抬高嗓门说道。

“下班的路上看到有个家伙和你很像。”优马撒谎道。

“在哪儿？”

“银座。”又撒谎。

“那不是我。从小钢珠店回来就一直待在家里。”

直人又将视线转回电视屏幕。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在撒谎。反过来说，他撒了谎，却没有表现出一点撒谎的样子。

优马没再说话，打算先洗个澡。往浴缸里放水的时候，嫂子友香打来电话。

“这么晚了，突然给你打电话，对不起啊。明天晚上来我家吃个饭吧。”

她说哥哥想好好跟他聊聊，商量一下母亲那套房子变更户名之类的问题。

“我哥在吗？”优马问道。

“在啊，等一下，我让他接电话。”

哥哥接过话筒，优马说起最近他正在考虑给母亲买墓地的事。他们原本打算将母亲的骨灰葬进和歌山本家的墓地里。虽然不走动，但外祖父母都葬在那里，因此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优马突然想到或许也可以在东京郊外为母亲买一块墓地。

“……我想着我们可以常常去扫墓，以后我也可以葬进那里。”

优马只是随口一说，哥哥却好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

“现在还没必要想那些吧。你现在一个人，也不见得以后都是一个人啊。”

见哥哥这么担心，优马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不是在悲观啦，现实就是这样啊。”结果，哥哥好像把事情想得更严重了。

“不要那么伤感嘛！”

“我一点都没有伤感啊。你看，现在到死都单身的人也不少。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别以为人家就会寂寞伤感嘛。”

“话虽如此，可是……”

“总有一天日本也会像英国那样……”

优马说到这里，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对自己来说，这些问题事关紧要，但稍微改变一下立场，对于不相关的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些事就像是下在别处的雨一样无关紧要。

“哎，算了。明天见面再说吧。墓地的事，早点问一下妈妈就好了。”

然后，友香又接过话筒，说道：“明天叫直人也过来。”优马嗯嗯啊啊地答应着，望向仍在看电视的直人。

等他挂上电话，直人问：“要买墓地？”优马暧昧地点头，“嗯？喔。”又说，“明晚去我哥家。”却没有向直人转达友香的邀请。

第二天，优马下班后去了哥哥家。他说直人不来，友香好像稍微有些遗憾。三人吃着寿喜烧，很快解决了母亲的房子更名的问题，接着就谈起了墓地的事。

哥哥好像也考虑了一整天，最后赞成优马的提议。兄弟二人决定，既然要买，就要选一处景色好的地方，郊外也没关系。

哥哥去洗澡的时候，优马和友香聊了一会儿。其间，说起大贵和阿明家遇窃的事，没想到友香原来的工作单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结果发现，犯人是他们都认识的人。A家和B家被盗，被抓的那个犯人是同部门的女孩C的男朋友。当然，C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但后来她回忆了一下，说自己曾把A和B出差的日子告诉他。”

跟友香聊天的时候，优马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只说了一句：“这可真可怕啊。”然而，在回去的电车上，他突然大吃一惊。

虽然觉得没有可能，但他仍慌忙打开手机的通讯簿。因为太慌张，不小心按错了地方，心里越发着急。只是，心里着急归着急，记忆却在脑海中复苏。联系人名片上大部分都只登记了电话号码和邮箱，其中也有的熟人登记了地址。去年夏天海滩聚会后，曾给阿明寄过玛丽亚·卡拉斯[(3)]的DVD。可能阿明原本是想和他约会，但阿明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便给他寄了聊天时提到的DVD，就当是委婉拒绝他的邀约。可是，当时自己登记过他的住址吗？他倒记得自己登记过大贵的住址。以前去大贵家喝酒的时候，因为自己可能会迟到，便问了他家的地址。他记得自己当时换手机的时候，为了在新手机的通讯簿里输入地址，费了很长时间。

优马查到通讯簿后，手突然没了力气。通讯簿里登记了几个人的地址，阿明和大贵的地址都有。

他刚要把入室盗窃和直人联系到一起，又差点笑出声来，赶紧捂住嘴。感觉自己简直就像在演悬疑剧，越发忍不住想笑。

不可能那么戏剧性吧？

为了忍住笑，优马在心里对自己说道。看了一下周围，没有人用异样的眼神看他。

结果，他完全没有把直人和入室盗窃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但转念又想，如果是刚认识直人的时候，又会怎样呢？如果是当时抱着膝盖坐在阴暗的交友角落里的那个直人，自己应该会怀疑他就是那个盗窃犯。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不仅是因为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肯定也不是因为什么爱啊情啊之类的。如果非要说出个理由，肯定是能相信或者不能相信这种非常主观的东西。那么，这种主观又因何而生呢？或许就是自己有没有相信直人的自信。总之也就是自己有没有自信。

优马回到家，看到直人站在厨房里。凑过去看他的手，发现他正在剥橘子。

“你回来啦。”

“不要用那黏糊糊的手……”

“知道，知道，不开冰箱门，不碰门把手。”

强烈的橘香飘了过来。

“吃吗？”听直人这么问，优马回答说“不，肚子饱饱的”，然后走进房间。

“墓地的事怎么样了？”

“还是决定买……哎，我说……”

优马脱掉外套扔到床上，回过头来。刚要将橘子放进嘴里的直人停下手。

“昨天在惠比寿的咖啡馆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的是谁啊？”

问得如此直截了当，就连优马自己都感到吃惊。或许是因为他在电车中已经确信，自己相信直人。

“啊？”

直人的眼神慌张游离。

“昨天我说谎了。我碰巧看到你在惠比寿的咖啡馆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在责备，优马故意走到他旁边，伸手夺过他手中的橘子，放了一瓣在自己嘴里。

直人盯着优马，小声说了句：“对不起，我不想说。”

“为什么？”

优马故意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

“倒是之前，你为什么要套我的话？”

“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优马的真实想法。

“……也许啊，比如我问了你，你回答了我……嗯，是也许啊，我应该是担心你的回答是我不想要的那种。”

“不想要的那种？”

“这个我也不清楚……对了，比如你告诉我你其实是双性恋，也在跟那个女的交往……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也会理解，就是那么回事儿嘛。不是这种啦，就是那种从根本上背叛我的事，怎么说呢……”

要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真的很难。自己或许只是想告诉对方一件很简单的事，却不知道那个简单的事是什么。就在这时，优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

我可以相信你的，对吧？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想告诉直人的事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话讲出来却显得特别沉重。他把橘子放回直人手中，说了一句“不想说就算了”，准备离开。

“是我妹啦。”直人突兀地说道，“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你妹？那，那你为什么还瞒着啊。”

优马反而感到吃惊，语气变得强烈。想起咖啡馆里的那两个人，现在只觉得他们是兄妹关系了。同时，他又意识到，如果刚才直人对自己说那是他“女朋友”，那么现在那两人在自己心中也就只是恋人关系。总之，优马担心的是，如果直人说“这个橘子不存在”，或许自己就看不到他手中的那个橘子。然后，又转念一想，觉得结果如何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怎么看。

然后，优马冲了澡从浴室里出来，直人进去往浴缸里放水，泡了一个澡。

当然，冲澡的时候，优马仍在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直人为何要隐瞒和妹妹见面的事，结果能想到的仍然不过是那种家人失散的平常故事。当事人也许处境艰难，但外人很难理解这种不幸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为了转换一下心情，优马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查询花多少钱能在东京买一块墓地。

网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炒作什么可以在网上扫墓的高科技墓地，所以优马原本以为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空地，投币储物柜式墓地什么的已经成为主流。但查了一下才发现，普通的墓地还是有的，综合考虑面积大小和交通情况，好像还有一些可供选择的墓地。总而言之，同样的价格，市区的墓地距离近但面积小，郊外的墓地距离远但面积大。

随便搜索了一下，发现叶山有一个能够看到大海的陵园。那个陵园面积广阔，绿树环绕，想到自己和母亲葬在那里，就感觉神清气爽。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也不能经常去扫墓。优马继续查询，脑海中产生一个不太严肃的想法，觉得自己这样选墓地的心情有点似曾相识。那是友香和哥哥结婚的时候，友香来拜托他，于是他为他们选了婚礼场地。此刻和那时的心情很像。想到这里，优马差点笑起来，心想：原来我们这些同性恋会跳过结婚这个环节，直接担心葬身之地啊。这时，看到直人正巧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就叫住他，说道："哎，你看一下这块墓地，价格实惠，而且据说能看到富士山。"然后，又笑着对正在用毛巾擦头发的直人说道："反正你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不如我们一起葬在这里好了。"

当然，他只是开个玩笑。但直人却停下擦头发的手，垂下眼睛点点头，说道："嗯，好啊。"

他的侧脸一脸认真，优马急忙掩饰，"开玩笑啦。"于是，直人也笑着说道："我知道啦。"

然后，优马又说道："不过，就算葬在一起，我也不介意啊。"直人又笑，说道："我知道啊。"

辰哉吃着从厨房里拿出来的冰淇淋派，躺在床上，准备看一下漫画书。这时，楼下传来田中的声音。"辛苦了！"他好像已经干完了活，脚步声紧接着上了二楼。

"我进去啦。"没有敲门声，门直接打开了。刚洗完澡的田中将毛巾搭在脖子上，探着头往房间里瞧。

"比赛开始了吗？"田中问道。"还没有。"辰哉回答。

"今天第二十三轮赛程要开始了吧？"

英超联赛在十一点开赛的日子，田中就会在打扫完浴室后上楼，到辰哉的房间和他一起看比赛。辰哉觉得田中看比赛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五点半还要起床干活，一定很辛苦，但田中却笑着说："我随时随地都能

睡着。白天得空儿就睡一会儿。”

辰哉打开电视，田中像往常一样枕着靠垫躺在地上。辰哉迈过他的身体回到床上。

“啊，明天只有一家客人，可以放松一下了。”

田中在地板上伸了一下腰。

“我妈夸你来着。说你干什么都干得好。”

“我很努力啊。不过，能来你家打工真的太好了。我都惊讶自己那会儿能在星岛露宿。虽然自己常常扮酷，说什么喜欢一个人悠闲自在，但其实到了最后，真是闲得要死……啊，我去拿点啤酒。”

田中轻轻跳起来，跑下了楼。

以前家里也有包吃住的打工者，但辰哉和他们关系并不亲密，唯独田中不同。他不知道自己喜欢田中什么地方，一点也不介意他随意进自己的房间。感觉就像放学后和朋友一起踢足球，回家后又在家里接着踢。

对了，好久没和辰哉说话的泉今天又和他打了招呼。踢足球的时候，足球滚出球场，辰哉追着足球跑向校门，泉正巧站在那里，对他说道：“田中还好吗？”自从上次辰哉去她家告诉她田中开始在这里打工，两人就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过面，在学校里也没说过话。

“挺好的。他好像喜欢上客栈的工作了。”

当时，辰哉听到朋友喊“快回来呀”，对泉说了一声“回见”，泉也答应了一句“回见”。

辰哉终于又和泉说上话，跑回足球场的时候感觉脚步轻了很多。两人的对话就像普通的高中生，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这简直是个奇迹。只是，泉不可能忘记那天晚上的事。泉越是微笑，辰哉就越觉得自己窝囊，恨不得抓挠自己的全身。

“怎么啦？阴沉着个脸。”

辰哉一直在想泉的事，连田中上楼都没发现。

“有什么苦恼，跟我讲，跟我讲啦。不过我可什么也帮不了你啊。”

田中一边笑着，一边打开罐装啤酒喝了起来。

“对了，美国兵经常在冲绳欺负女孩子吧。”

“啊？”

田中嘴里的啤酒一下子喷了出来。

“……就是那个嘛，这种事经常会发生的嘛。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办法？”

“就是不管跟警察讲，还是跟政府讲，都没有用，他们都不会帮忙。所以，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怎么啦？”

田中就像变了个人，一脸认真地盯着辰哉。辰哉翻了个身，田中不再说话。房间里只剩下电视里播放青春痘药膏广告的声音，十分刺耳。辰哉意识到如果继续沉默下去，田中就会猜到是自己认识的人遇到了那种事。

“哎，不是啦。班上有个叫佐久的同学，他表哥住在那霸，好像是他表哥的朋友的妹妹被人欺负了……佐久今天在学校里悄悄告诉我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田中好像相信了辰哉的谎言，将啤酒罐放在桌子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轻率地给什么意见。反正不好受啦，遇到这种事。”

田中说完，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辰哉不解其意，看着垂下眼睛的田中，问道：“不好受？”

“这种事，听了心里就难受。如果那个当事人是认识的人，就更不好受了。但最痛苦的还是那女孩本人……”

田中盯着地板。看他的侧脸，感觉就像是他亲妹妹被人欺负了。

“据说她不想被大家知道。”辰哉继续说道，“……无论如何也不想被人知道。但是，佐久表哥的那个朋友说，如果那样妹妹就太可怜了，虽然遇到这种事注定会成为输家，但他还是不想让她这样忍气吞声。”

辰哉不由得抬高了嗓门。

“注定成为输家？”

田中疑惑地抬起头来。

“对啊，以前也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可能大家心里都觉得这种事根本没办法解决，可最终还是要解决的……人们多次鼓起勇气站起来抗争，但只在开始的时候受到关注，渐渐地就没人再关注了。要是觉得起来抗争很简单，可就大错特错了。大家真的是鼓足勇气站起来抗争了……可到最后根本没有人肯帮忙。”

辰哉的声音在颤抖。不知不觉间用力攥紧的拳头使劲抵住了床。

他看得出来，自己的激动让田中感到不知所措。田中的眼神游移不定，大概以为辰哉并不是在说特定的某个事件，而是在说整个冲绳的现实。

“对不起。”辰哉道歉，为田中的窘迫解围，“……今天第一次听说这种事，就……”

“哎，辰哉，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说什么和冲绳人民站在一起，但我敢保证，我任何时候都会和你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辰哉在心中自言自语。原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却像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

然后，田中开始盯着电视看比赛，像往常一样简单地谈了一下观赛感想，跟辰哉说了声晚安，回了他住的那间厢房。

看比赛的时候，辰哉仍在想泉以及以前在冲绳发生的那些同类事件。以前总觉得那种事离自己太遥远，更没有想过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是，泉离自己并不遥远，田中说的“任何时候都会和你站在一起”那句话意外地打动了他的心。他觉得，虽然自己只是离岛上的一介高中生，也做不了什么，但没必要从一开始就放弃。即便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开动脑筋，或许也能为泉和那些受害女孩做些什么。

田中离开房间后，辰哉关上灯，躺在床上。此时已经深夜一点多，他却奇异地没有一点困意。他突然想到曼切斯特联队的香川真司，好奇他十六岁和自己一样大的时候在做什么，立即拿出手机查了起来。结果不用说，人家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大放异彩，高中毕业前就已经史无前例地与职业球队签约。

辰哉将手机扔了出去。自己在学校里连足球协会都没加入，和人家世界级球员香川比，比了也白搭。他又翻了个身，准备入睡。这时，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把手伸进书包，从底层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复印纸。那是波留间岛定期举办的半程马拉松赛的通知，其中有一项高中生也可以

参加的十公里赛。

明天就是报名的截止日期。辰哉突然想，他对自己的双脚并非没有自信，好好练一下，十公里肯定能跑下来。对，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放弃。

冬天的一个周六，天气格外晴朗，让人感到神清气爽。八王子警署的北见在以前他捡到猫的那个公园里，坐在长凳上看着孩子们在公园里跑来跑去。离与美佳约定的十一点还有十五分钟左右。这几天一直待在采光不好的搜查总部，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一天，坐在长凳上沐浴着阳光，感觉阳光竟也如此清新。

最近之所以一直待在搜查总部，不是因为查到山神一也的行踪，而是因为去年夏天播放的那个公开搜查节目将于明天播放续集，每天都要忙着进行最后的准备，给节目组提供相关的资料。

那个节目第一次播放后，山神的女装电脑合成照片引发巨大反响，从节目播出的过程中警方就收到很多信息，但结果还是没有查到山神的行踪。仅就通缉照片来说，后来警方又接到大阪梅田一家美容医院提供的信息，公布了山神做了双眼皮手术后的照片。但是，因为没有通过电视发布，同时也是因为上次的那张女装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因此这次的照片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节目将于明天即周日晚间播出，之后北见又要住进搜查总部。因此，只有这个周六是个难得有空的假日。

北见正悠闲地看着孩子们在滑梯上玩耍，这时美佳走进公园。北见站起身，举起手来。美佳看到他，一边从脖子上摘下米色围巾，一边跑了过来。

“我预约了两点十分那场。”北见说道。

由于美佳摘掉了围巾，北见看到她脖子上戴着一条细细的项链，在白衬衫下紧贴着性感的锁骨。

“新宿的电影院？”

“嗯，我想着可以一起吃顿午饭。”

“吃什么呢？”

“天妇罗怎样？”

听到北见的提议，美佳微笑着点点头，朝车站的方向走去。

两人之前通过邮件商量，决定去看一部讲述一个少年乘船遇上海难的电影，叫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猫咪怎么样？”

走向车站的途中，与北见稍微保持着一点距离的美佳问道。“今天早晨吃了食。”北见回答。

前天晚上北见要做资料，没能回家，美佳又去他宿舍帮他喂猫，发现之前放在盘子里的猫食几乎一点没动。她在担心。

“给它取个名字吧。”

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美佳突然说道。

“取了名字就会产生感情。”北见像往常一样回答。

“原来还没产生感情啊？”美佳脸上浮现出稍微有些伤感的笑容。

然后，在新宿看的那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打动了北见，使他久久无法平静。原本把这部电影当成一部少年和老虎乘船漂流的奇幻故事就好，可北见看了电影后，却仿佛感觉自己跟着主人公漂流了一番，品尝到了那种绝对的孤独。听到美佳对他说“好有意思啊”，他甚至未能微笑着回应。

现在还不到五点，吃晚饭还太早。新宿的嘈杂与电影中少年漂流的那片大海在北见的脑海中重叠在一起，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去旅馆吗？”北见提议。美佳没有回应，稍微迟疑了一下，等北见过了人行横道，她也跟着走了过来。

两人去了上次的那家旅馆，房间也还是上次的那个房间。

“还是上次那个房间？”

美佳好像也意识到这一点，正要打开窗帘。北见抓住她的手，告诉她：“窗子打不开。”

美佳仿佛是在逃离这扇窗，走向浴室，但北见却抓住她的手腕不放。

“我们一直这样下去吗？”北见说道。

美佳不吱声。

“……我们这样偶尔见面，到同一家情人旅馆的同一间房，就只是……很痛苦的。每次见面都会变得更痛苦。与一个自己不知道底细的人交往，很痛苦。”

“你不是说没关系吗？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嗯，我知道。”

美佳试图挣脱北见的手。

“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的。”

北见放开美佳的手。

周日的早晨下起了暴雨。幸好雨在正午前就停了，爱子和田代下午按原计划把行李搬进了新租的公寓里。但下过雨搬家毕竟费事，搬完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快要落山了。

明日香上小学的儿子大吾也来帮忙。洋平没跟着去新家搬行李，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家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他原本以为爱子的东西搬走，家里会多少有些冷清，但爱子真的按自己说的“只带走需要的”，只带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因此尽管洋平努力进行了一番大扫除，家里却并没有太大变化。

爱子和田代说想在今天之内把打包的行李取出来归置一下，直接留在了公寓。大吾也跟着忙活了一天，洋平决定请他吃顿晚饭，提议道：“叫份上好的寿司怎样？”在渔港长大的大吾好像已经吃腻了这些东西，坚持说：“我不要吃寿司，想吃比萨。”

洋平原本打算先让大吾去泡个澡，然后自己也泡个澡，喝点冰镇啤酒，没想到大吾洗澡的时候比萨就送到了。比萨凉了不好吃，于是洋平就带着一身灰尘，与刚洗完澡的大吾一起吃起了比萨。

“爱子姐姐和田代哥哥要结婚了吧？什么时候生小孩啊？”

大吾下巴上沾着番茄酱，少年老成地说。

“现在还不清楚啊。”

“为什么？不会生小孩吗？”

“我是说啊……”

“我想让他们生个男孩。这样我就能教他踢足球啦。”

洋平听到大吾天真的话语，突然想到自己或许也能抱上外孙。

“喂，沙拉也要吃啊。”

洋平打开盛沙拉的大盒子。盒子虽大，里面的沙拉却很少。

“你妈今天几点下班啊？”

“说要加班，到九点。”

洋平看了一下表，发现马上就到六点半了。他随手打开电视。经常播放的公开搜查节目刚刚开始。

大吾又切下一块比萨，大口吃了起来。

“大吾，今天住这儿吗？”洋平问道。“嗯，好啊。”大吾马上回答。

“哟，好难得啊。”

“妈妈说爱子姐姐搬走了，姥爷[4]会寂寞，让我偶尔来陪着住……啊，对了，今天不行，和妈妈说好回家打游戏呢。明天呢？明天放学我就能马上过来。”

刚才洋平绝不是因为感到寂寞才让大吾住下的。所有的一切都仿佛被明日香看穿了，他只好苦笑。

“啊，吓我一跳！”

这时，大吾突然惊叫起来。

“怎么啦？”洋平慌忙问道。“我还以为电视上那个人是田代哥哥呢！”大吾指着电视机说道。洋平扭过头去，看到电视画面上显示出一张杀人犯的通缉照片。好像是前年的八王子夫妻遇害案的嫌疑犯，记得以前电视上曾经公布过这个犯人的女装照片，影响很大，因此洋平也还记得。

“田代哥哥？”洋平问道。

“嗯，猛一看以为是他呢。”

大吾用脏手拿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着可乐。据说犯人潜逃时整了容，电视屏幕上显示着犯人整容后的通缉照片，还有改变发型和体型的另外几种照片。

“就刚才头发短的那张照片像。”大吾见洋平盯着电视机，对他说道。

“可是田代的头发没那么短啊。”

“是啊，可我们足球训练的时候，他头上系着毛巾，就像那张照片。”

洋平等电视屏幕上再次出现那张照片，可照片再也没有出现。节目刚刚开始，主持人正在介绍本期节目中所有的案子，简单讲完这个案子的概况，马上又开始介绍下一个案子了。

洋平转向大吾。他好像已经没了兴趣，一脸认真地问道：“姥爷，冰淇淋可以和比萨一起吃吗？”洋平笑着说道：“可以啊。尽管吃，尽管吃。”

大吾马上去冰箱里拿了水果冰棍，另一只手拿着比萨吃了起来。

“哎，好累啊。明明一路都在坐车。”

刚回到家，优马就躺倒在床上。直人似乎一直憋着尿，冲进了厕所。

“……从那里看到的富士山确实很美，陵园面积大，环境也好，就是地方太远，真的不能常去呢。要不还是在市区买个小点的吧。”

优马朝厕所里的直人说道，但那边没有回应。

今天是星期日，按照原计划，优马去御殿场市(5)看了一个可以遥望富士山的陵园。他原本是想和直人两人一起去的，但哥哥和嫂子也说想去看看，于是他们坐着哥哥的车，哥哥、嫂子和侄女花音，总共五人一起去参观了陵园。

从东京市区出发的时候还在下雨，下高速的时候雨就停了，到了陵园的时候，乌云已经慢慢散去，偶尔还有几缕阳光从云间洒落。

在那里可以遥望富士山，缓缓的斜披上立着很多新墓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非常漂亮。回来的路上稍微堵车，优马他们便纷纷开始表达自己的感想，“来扫墓的话，好远啊。”

然后，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就顺道去了箱根的一家不提供住宿的温泉。因为花音也在，所以哥哥和嫂子去了家庭包间，优马和直人去了露天温泉，在里面看到了富士山，又突然觉得：“嗯，一个月来扫一次墓，顺便泡泡温泉也不错啊。”泡完温泉，几人在米其林星级餐厅吃了法餐，回来的路上又遇上堵车，到家之后，又开始觉得逢每月忌日(6)去扫墓还是太远了。

“我去便利店买点东西。”直人从厕所里走出来，说道。“哦，那给我买点饭团，除了梅干馅儿的不要，别的都行。”优马说道。最近吃完法餐和意餐就特别想吃白米饭，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腹肌又开始长起赘肉。

直人出门后，优马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在播出公开搜查节目，很多女工作人员正在接观众打来的电话。换了几个台，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节目，就只好换回这个频道，放下遥控器。

现在这个时间好像是在搜捕一个电信诈骗的犯人，电视屏幕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站在ATM机前。

优马下了床，到厨房烧开水，准备沏点茶喝。这时，他突然想起友香的话。

“直人君说他要去找工作了。”

当时在温泉的休息处，碰巧只有优马和友香两人。友香说，在去程高速上的停车区，优马一个人去了厕所，另外三个人在车里聊起这个话题。起因是哥哥一句单纯的疑问：“直人君，还没开始工作吗？”直人回答说自己很快就会去找工作，之前辞职是因为生病。友香说，从他说话的样子来看，“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病。”

水开了，优马关掉煤气炉。电视上的节目变了内容，开始播出前年八王子的那起凶杀案。以前电视上公布过嫌疑犯的女装照片，优马记得好像是在接到母亲病危通知的时候，曾在大阪的酒店里看到过有关这个案子的新闻。

优马正要把开水倒进茶壶，手突然停了下来。他听到电视里的播音员正在播报犯人的特征。“除此之外，右脸上有三颗竖排的黑痣。”

“啊？”优马诧异地走到电视机前。据说犯人做了双眼皮整容手术。电视屏幕上显示着通缉犯的电脑合成照片。

以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忘了什么时候，那是在母亲的病房里，当时母亲对直人说：“哎，直人君右边脸上有一排痣呢。”直人回答说：“右边脸上有痣，不吉利吧。”

优马坐在电视的正前方，盯着那张通缉照片。若问那张照片像不像直人，其实倒也不像。不过，脸型也并非完全不同。这时，传来打开门锁的声音。优马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找遥控器准备换台，可刚才明明还在手边的遥控器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关掉电视机的电源。

“我回来啦。饭团现在要吃吗？”

优马听直人问，回答了一声，“啊？嗯。”于是，直人从塑料袋里拿出饭团，扔给优马。是一个鲣鱼干饭团。

“这个，茶沏好了？”

直人拿着优马刚才只放了茶叶的茶壶，问道。

“啊，嗯。哎，以前你和我妈说过脸上长痣的事，对吧？”优马问道。

他似乎依然惊魂未定，声音稍微有点颤抖。

“啊，你说这些痣？”

直人摸着自己的右脸，转过身往茶壶里倒热水。

优马并不觉得直人会是犯人，可下一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咕咚咽了一口唾沫。

“你这家伙……应该不可能是杀人犯吧？”

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勉强说出的这句话，有些开玩笑的意味。

“啊？”

直人回过头来，有些滑稽的表情和声音瞬间消除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哎，刚才啊，电视上播了一个公开搜查节目，里面说那个杀人犯脸上长着竖排的三颗痣。”

这回，优马脸上露出自然的微笑，一点也不勉强。

“那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直人一脸无奈地从鼻子里笑了一声，转起台上的茶壶。

“怎、怎么可能嘛，对吧？”

优马想起自己刚才紧张兮兮的样子，越发感到好笑。

“富士山很漂亮啊。”直人转换了话题。

“可还是很远啊。”优马也开始附和他的话题。

“远是远点，可如果能葬在那种地方，死也值了。”直人小声感慨。

“那么喜欢啊？”

直人将茶分别倒进两个杯子，走进房间。优马接过杯子，喝了一口

热茶。

“之前你问过我要不要葬在一起，对吧？就算不能葬在一起，挨着也可以啊。”直人好像是认真的，但对于优马来说，死亡什么的还太遥远，根本没有现实感，所以只是随口附和了一句：“那倒也是啊。”

公开搜查节目九点就结束了。洋平最终也没有去泡澡，一直盯着电视。吃完比萨的大吾说要在这里等到妈妈九点下班，一直在旁边打游戏。电视上开始播放八王子凶杀案的搜查细节，屏幕上又出现了嫌疑犯的照片，可大吾此时已经没有了兴趣。

洋平认真听着凶杀案的来龙去脉。任何时代都曾发生过残忍的凶杀案，但这次的凶案尤其残忍。电视画面上出现了几次嫌疑犯的通缉照片，洋平只问了大吾一句：“和田代哥哥像吗？”大吾正在打游戏，只朝电视屏幕看了一眼，回答道：“仔细看不像。”

说实话，洋平也不觉得通缉照片上的这个嫌疑犯长得像田代。但电视上说这个犯人整了容，从凶案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即便如此，洋平也不觉得这个犯人和田代会是同一个人。心里越清楚这个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事件本身的残忍，就越无法将刚刚从爱子的房间搬走纸箱的田代与这个犯人联系在一起。

明知如此，洋平依然没有把电视关掉，是因为田代与普通人不同。他的确是受害的一方，但他却在使用假名。

“我要走啦。”

听到大吾的声音，洋平突然回过神来。

“姥爷送你。”

洋平关上电视，对一边穿外套一边走向门口的大吾说道：“田代哥哥足球踢得好吗？”大吾回答道：“很好啊。”

“你喜欢田代哥哥吗？”

“怎么啦？”

“那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怎么了嘛？！”

洋平在无意识中认真起来。也许他是觉得孩子的眼睛能看到真相。

“是好人啊。变成亲戚也行啊。”

大吾好像误会了洋平的意思，爱答不理地答了一句，走了出去。

洋平把大吾送回家，双脚自然而然地朝爱子他们的公寓走去。他穿过车站。车站里的商店已经关门，灯光照亮空无一人的站台。这里虽然离海港较远，但仔细听也能听到一点微弱的涛声。汽车和卡车在公路上奔驰。每当有车从洋平身边驶过，就会带过一阵冷风，扑打他的脸。

周围什么都没有，老远就看到爱子他们住的那栋公寓。一层和二层一共住着六个家庭，窗子都亮着。

等一辆大型卡车开过去之后，洋平过了马路。走上缓缓的斜坡，看到公寓面朝马路的院子。虽然路上有车，但或许因为很少有行人经过，一楼的三个房间都没有拉上窗帘，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最前面的那个房间的厨房里，站着前几天和洋平交谈的邻家太太，年轻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中间那间是爱子他们的房间。纸箱还堆在那里，爱子和田代坐在餐桌前吃着晚饭。洋平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就像是在祈祷。“拜托了！”他不由得说出声来。

田代正在吃面条。

脑海中浮现出公开搜查节目里提到的八王子凶杀案嫌犯的容貌特征：整容前眼睛细长有神、单眼皮、右脸上有竖排的三颗黑痣、左撇子……

洋平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盯着他们看了多长时间，醒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跪在地上。他抓住栅栏拼命地想要站起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劲。

在明亮的房间里，田代正大口吃着面条。左手拿着筷子。

“左撇子的人很多。”

洋平对自己说道。同时心里又想，自己要再像这样视而不见几次才能放心呢？无论原因如何，田代都是一个隐姓埋名、躲避追债的人。当然，他并非真的认为田代是杀人犯。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多少次像这样对这种事视而不见，才能确定爱子的未来能够幸福。

节目的反响超过预期。由于增加了通缉照片的数量，传播范围广，从节目还在播出的时候开始到节目结束之后，搜查总部为此准备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

当然，和以前一样，警方收到的大部分信息和山神一也都没有直接关联。即便如此，巨大的信息量仍不可小觑。“感觉见过一个挺像的人。”“好像是春天的时候。”等等，即便这种模糊信息，两条、三条、四条，一点点积少成多，也自然而然地能锁定一个地方。

节目播出结束后过了三个小时，大约夜里十二点过后，电话铃声暂时停了下来。已经结束电话接待的电视台也送来了资料，接来下就轮到抱着通宵干活的准备来上班的北见等搜查员上阵了。

“电话记录都已按地区分好，请各小组按照刚才传达的指示，根据目击时间进行分类整理！”

北见发出指示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负责的北陆地区的资料。只是，这个地区提供的信息很少，而且目击时间和地点似乎也都比较分散。

整理完一个地区，就帮着同事整理信息较多的其他地区的资料。整理的时候也会发现比较重要的线索，忍不住想要叫出声来。但是按照规定，他们要将所有的信息整理完毕，才能一起商量讨论，因此所有的搜查员都在默默地整理笔记。

虽然大家都在默默地整理，但一些有用的信息还是口口相传。据说埼玉县西部的一家建筑公司有个员工疑似山神，从去年一月份开始在那里工作。他的几个同事均证实该男子与山神“长得像”。

最后，直到深夜三点多，大家才终于将大量的信息资料整理完毕。北见指示，让大家稍事休息，十五分钟后集合，自己一屁股坐在搜查总部的简易沙发上。

“埼玉的建筑公司，去年一月到三月，这么算来，是在案件发生半年后？那是在整容之后啦。”

北见回过头去，看到上司南条正站在旁边吃着仙贝，慌忙站起身来回答道：

“嗯，他住员工宿舍，据说后来那间房一直空着，或许能采集到指纹。”

十五分钟休息时间过后，大家开始开会。会上大家首先讨论的还是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提供的信息。

节目播完，电视台立即接到了这个电话。由于信息的可信度很高而且非常具体，搜查总部的负责警官立即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那里接过电

话，向信息提供人询问详细情况。

“这个建筑公司叫向井建设，位于埼玉县东松山市。信息提供人是该公司的老板向井正雄，现年五十七岁。那个疑似山神一也的男子自称小林贤二，于去年即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三月五日供职于该建筑公司，约两个月。因看到在该地区发布的报刊广告中的招工启事而应聘。当时递交的简历还有存档，过后可以确认。”

根据负责警官的报告，这个叫小林的男子工作态度良好，独自住在公司院内的员工宿舍。虽然跟同事的关系算不上太好，但节假日收到同事的邀约，也会和他们一起去附近的娱乐中心打打台球什么的。不过，他下班后从来不去喝酒。一个同事称，这个小林把按周支付现金的工资装进一个厚厚的钱包里，用一块像包袱一样的布裹在腰间，随身携带。

“虽然为人不怎么和气，但也并非傲慢无礼，感觉像是一个能慢慢融进这个集体的人。”

这大概就是老板和年轻的同事们对小林的印象。他们有什么事都会叫上这个容易陷入孤立的新人小林。另外，据说那期间有个同事结婚，正式婚宴过后，那个同事邀请大家再去喝酒热闹一下，当时也邀请了小林。

“……只是，过了两个月左右，三月五日那天深夜，小林突然在宿舍里发起疯来。详细情况还要去当地询问，反正据说他突然在宿舍里大闹一场，然后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老板说，那次骚乱之前他和同事之间也没有发生过矛盾。因此，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从埼玉县的东松山站向北走五公里就到了向井建设公司。附近有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片广阔的农田。

公路沿途稀稀落落地分布着一些工厂，向井建设就位于这个区域的一角。提供信息的人是现任老板。据说，他的父亲通过打拼将公司发展壮大，以前主要承包一些单门独户的建筑，最近因为这附近也开始建住宅楼盘，现在则主要承包公寓等建筑的内墙工程。

向井建设公司总部是一栋气派的三层楼，对于一个只有五十名员工的公司来说，似乎有些太大了。

北见等人的汽车进入停车场，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子和三名青年员工已经在那里等候，看到北见等人从汽车上下来，就迫不及待地赶过来，

似乎有很多话不吐不快。

互相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北见便迅速切入正题。他先对昨晚收到的信息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期间老板和员工都迫不及待地点头，说着“对啊，对啊”。

搜查员去确认工作记录和简历，北见跟随老板几人前往院内的员工宿舍。途中，老板又迫不及待地问道：“那小子真的是山神一也吗？”

员工宿舍是一栋两层楼的预制板房。一楼有小食堂和浴室。一楼有三个单间，二楼有八个单间。据说这个小林以前住在二楼的三号房间。

“小林住的那个房间后来一直没人住。不好意思，也没有打扫。所以，检查一下，说不定还有指纹。”

老板说完，与两个青年员工对视点头。

上了二楼，从走廊的窗子里看到阳光下的农田。三号房间没有锁，老板打开门，“就是这里。”

房间里的情景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里面只有一张铺着薄垫子的钢管床，别的什么也没有。墙壁、床和窗子都呈现出无机灰色，只有印花的垫子显示出一点生气。

“那个小林辞职的时候说过什么吗？能否详细跟我说一下。昨天您在电话里说，出过一次不小的乱子……”

北见站在走廊里问道。

“哎呀，当时真应该报警的，我也和这几个小子商量过。如果小林真的是犯人，当时我们真应该报警啊。”

老板先做了一个长长的铺垫，然后讲了起来。他说那个小林毫无预兆地在宿舍里发起疯来。

“好像是夜里十二点前吧？他突然在房间里大叫起来，跑到走廊里，对吧？是十二点前，对吧？”

老板一边向年轻的员工确认，一边接着说道：

“……他从房间里跑出来，嗯，然后去了那边的201，就是这小子的房间，他是队长，叫永仓……”

老板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他点了点头，就像自己前不久刚做了什么坏事一样。

“……突然跑到这小子的房间里，还拿着一根球棒。”

“球棒？”

“嗯，木头的。员工们正巧在那边的广场上玩棒球。”

“那么，那个叫小林的男子拿着球棒来打你？”

“嗯，嗯嗯。”那个叫永仓的队长接过话头，“他突然大吼着跑进来，见我就打。我本来已经睡着了，第一下打到我大腿上。我赶紧钻进墙和床之间的缝隙里，藏到床底下，才算躲过一劫。”

小林仍然大叫着，使劲捶打床板，跑出房间后，又去逐一敲打一楼房间的门。这时候其他员工也都闻声赶来。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先把那小子团团围住，对他喊：‘冷静，冷静。’小林这家伙被大家包围之后好像更激动了，挥舞着球棒乱打一气。”

永仓队长说得很轻松。据说当时几个彪形大汉都没法靠近他，可见现场的气氛相当紧张。

最后，小林打破窗玻璃，打伤了上前阻止他的两个同事的手腕和肩膀，大叫着回到二楼，逃回自己的房间。永仓他们当时也群情激奋，使劲踢他房间的门，大声叫他出来，但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大家踢开门的时候，小林已经从二楼的窗户逃走了。

北见听着永仓的讲述，心里不由得担心起来。

山神能在逃亡中生活下去，一定是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帮助，现在肯定也是这样。不知哪一天，山神又会像这样突然发狂。到时他肯定又会伤到别人。

北见变得面无血色，永仓等人继续讲述小林的故事。

“打电话的时候忘了说，体貌特征也完全一致。左撇子，右脸上长着三颗痣。”

北见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哎，说是三个，其实有一个被刮掉了，只剩下两个，对吧？那应该是他自己刮掉的，对吧？”

老板问年轻的员工，他们也点头表示同意。

北见想象着黑痣被刮掉后留在脸上的疤痕，向几人确认道：“总之，

他从二楼的窗子逃走之后就失踪了，是这样吧？”

“那小子的行李只有一个旅行背包。他背着背包从二楼的窗户逃走了。然后，我给老板打了电话请他过来，是吧？”

这回老板接过永仓的话头，说道：

“然后，我赶到现场，先稳住这几个小子。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况且也没人受重伤。大家还说没准儿他第二天早晨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悄悄回来呢……”

“所以你们就没报警？”北见问道。

“嗯，嗯嗯，对。”

“可是……”

这时，永仓似乎还有话要说，插嘴道：

“……我们公司里全是老爷们，大家说话都直来直去，跟一家子似的。大家也都挺关心那小子的。那件事真的很突然。他是英超足球联赛的超级球迷，每天早晨早起很痛苦，可他还每天在居民活动中心看电视到很晚。前一天晚上还看呢，没什么异样。第二天就突然变成那样了，是吧？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永仓显得诧异，好像直到现在还无法理解。

这时，北见的对讲机收到通知，说“鉴证员到了”。北见决定先和老板等人一起去办公楼，换个地方继续询问情况。

那个小林不明原因地突然拿起球棒殴打同事。北见也想不明白个中原因，唯独永仓刚才说的那几句话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大家跟一家人似的。”“大家也都挺关心那小子的。”

到了晚上，鉴定结果出来了。他们在向井建设小林贤二的房间里提取到的指纹，与八王子凶杀案的嫌犯山神一也的指纹一致。

辰哉跑了起来，岛上的景色似乎变得与往常不同。从通往海岬的下坡路上看到的大海、吹过原生椰子林的风、在柏油路的白线上移动的自己的影子以及心跳逐渐加速的身体，都仿佛变成这个波留间岛的一部分。和走路不同，和坐父亲的车的时候也不同，打个比方，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乘船航海。对，坐着船乘着风在岛上而不是在大海上前进的那种感觉。

最近，辰哉不再像以前那样放学后和同学一起踢足球打发时间，而是换上运动服，将制服和教科书装进背包，开始跑步。路线每天都是固定的。从学校的后门出来，转过绵羊牧场，穿过原生椰子林，然后直接来到沿海路。沿海路上零星散布着一些经营乘游艇游榕树林的旅游服务机构。跑到这里就开始气喘吁吁。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这样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尝试前几天在体育杂志上看到的呼吸方法，“呼呼哈哈”地大声喘气。跑过通往海岬的很长一段下坡路，转过县道，就到了海滩。入口处有几个卖星砂的货摊，前方是狭长的白色海滩。虽然在沙子上跑起来累脚，但辰哉最喜欢的一段路线就是这里。跑过海滩，脚步就会突然变得轻快很多。踩过沙子的双脚再次踏上坚硬的地面，感觉非常舒服，仿佛整个岛都在为自己的跑步加油。

跑步的时候就不会想泉的事。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泉就总是躲在若菜身后，看起来有些萎靡不振。辰哉看到她的那个样子，心里难受极了，总是想：那自己又能做什么呢？明明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像这样跑起步来，就不会再想那些事。不，不对，不管跑得多么上气不接下气，还是会忍不住想泉的事。不过，只有在跑步的时候，才感觉自己能拯救现在的泉。

今天，辰哉按照往常的路线跑完步回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累得差点趴在那里。头上就像顶着一块蒸过的热毛巾。他双手撑在膝盖上，挺直上身调整呼吸。然后，他正要去后院喝水时，一个旅行背包被人从里面扔了出来，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扬起地面上的尘土。

辰哉不知道怎么回事，往门口看去。这时，又有一个行李箱被粗暴地扔了出来，落到刚才的那个旅行背包上。

“不可以的！那是客人的行李啊。”辰哉不由得责备道。

“对不起，手腕有点疼。”

田中为自己辩解，可明显是在说谎。

“你不可以这样……”

这时，辰哉发现自己的眼神太冷，于是稍微降低了说话的声音。

“……我爸他们呢？”

“老板去榕树游船码头接客人了。老板娘去买东西了。”话题转换后，田中说话时有点战战兢兢的。

所以，也就是说，他以为家里没人看见，就开始乱扔客人的行李。

辰哉觉得自己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到的，又重复了一句：“反正不可以这样。”

讨厌的沉默在持续。田中低着头，大概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辰哉有些尴尬，打算换个话题。田中的右脸上有两颗竖排的黑痣，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疤痕。辰哉看到那个疤痕在阳光下泛着油光，十分突兀地问道：“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田中用手遮住疤痕，不知为何显得有些慌张，“青春痘。年轻的时候把青春痘挤破留下的。”

疤痕虽小，但肉往外翻，怎么看都不像是青春痘留下的疤痕。

两人又陷入沉默。辰哉受不了这种氛围，走到后院，直接用嘴对着水龙头喝水。

刚才看田中扔行李的态度，不像嫌搬行李麻烦那么简单。明显是有恶意的。

莫非田中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享受这里的生活？辰哉心中突然想道。

他用凉水浇了一下头，湿着头发直起身，看到田中站在那里。他把搭在脖子上的毛巾递过来，辰哉说了一声“啊，谢谢”，爽快地接过毛巾。

“其实我是心里不舒坦，自己也没办法，心里窝囊。所以刚才就忍不住拿客人的行李撒气。对不起。”

“可是，不行就是不行啊。”

“……对不起。”

田中的表情变得更加阴郁，甚至让人怀疑这个大男人就要哭出来了。辰哉觉得自己的话可能稍微说得有点重，便问道：“你说自己也没办法，发生什么事啦？”

田中犹豫了半天，抬起头来刚要说，又马上低下头。

“……我，其实……知道的。泉的事。在那霸发生了什么事。”

辰哉不由得屏住呼吸，攥紧手中的毛巾。但毛巾太软，没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

田中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然而，他怎么会知道呢？

“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我，我全都告诉你。”

辰哉突然感到双膝无力，不由自主地扶住墙，但还是支撑不住，就蹲下身去。

“……那天晚上，我和你俩分开之后，本来打算回旅馆，但想起之前去过一次的酒吧有活动……那个酒吧就在那个公园附近。”

突然，那天晚上的事又浮现在眼前。公园里的一切在眼前复苏。辰哉抬不起头，紧紧地盯着地面。一只黑蚂蚁想要搬走虫子的尸体，但那条虫子比它的身体大几十倍，无论它怎样努力也搬不动。

“……路过那个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有两个美国兵按住一个女孩。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双腿打颤，根本动不了。但是，我发现那个女孩是泉……我本来应该先去救她的，真的应该先去救她。双脚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很快，那两个家伙就脱掉了泉的衣服……我拼命地喊了起来。好像喊的是‘Police，Police’。那两个家伙听到喊声，慌忙逃走了。我本该先跑到泉身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追那两个家伙，想着不能让他们逃掉。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想。总之我就拼命地追那两个逃走的家伙……他俩很快打了一辆出租车，我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后来，那俩家伙的车开进美军基地。直到那时我才醒过神来，现在不是追他们的时候，我得回去救泉。等我回去的时候，发现你已经在公园里了。我听到了泉的声音，她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一次又一次地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始终没敢走进公园，始终没……”

最后，那只蚂蚁放弃了虫子，离开了。地面上只剩下一只大个的虫尸。

田中结束了告白。时间在沉默中流逝，已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田中开始讲述的时候，辰哉就不停地重复一句话。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救泉？为什么把泉一个人丢在公园里？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却不说？……为什么那天晚上会见到你？为什么我会邀请泉去那霸？为什么我会喜欢上泉？为什么？为什么？

“上次你在房间里跟我说过，对吧？那时你谎称是别人，其实说的是泉，对吧？当时，我拼命地假装不知道。”

这时，辰哉刷地站起身来。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辰哉突兀地说道。

“我也没有对任何人说，以后也不会对任何人说。”田中也当着辰哉的面说道。

只是，辰哉不知道是否这样就好，不知道这样是否就能拯救泉。

“……我什么也做不了吧？什么也不能为泉……”

泪水涌进眼眶。辰哉怕田中看见，低下了头。泪水流下来，落到地面上。

“我们肯定能为泉做些什么的。”

田中用力搂住辰哉的肩膀。

“泉一直萎靡不振。那件事之后，她在学校里总是强装笑脸。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如果那天我没约她……”

“不是你的错。”

田中摇晃着辰哉的肩膀，说道。这时，辰哉突然吼道：“那我们到底能为泉做什么呢？你说啊！”

以前那些对谁都不能说、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突然脱口而出。他想找个人倾诉。

“看到你最近和我一起看足球比赛，报名参加马拉松，开始天天练习跑步，我就有点放心了。当然，你肯定没忘，但我感觉你稍微平静一些了。”

辰哉听着田中的这些话，使劲擦着脸上的泪水。

“看球赛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怕自己在家里和学校整天阴沉着脸，会被人发现，就拼命地装着和以前一样！报名参加马拉松也是……”

辰哉说到这里，泪水又涌了上来。

隔着田中的肩膀，看到父亲的面包车载着客人回来了。

“我爸回来了。”辰哉告诉田中。田中也改变脸上的表情，准备回到大门口。辰哉又拧开水龙头，洗了一下脸。

刚才那只虫子的尸体开始在脚下移动。不知什么时候，地面上出现了无数的蚂蚁。它们正一起搬运那只虫子。

周日的时候，洋平看了那个公开搜查节目，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天

了。警方根据节目组收到的信息，查明犯人作案后曾在埼玉县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住员工集体宿舍。昨天和今天的新闻广角栏目都请来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和员工，他们在节目中讲述了犯人当时的情况。有的电视台还制作了“情景再现”的短剧播出。今天午休的时候，渔协办公室里的电视上也在播放新闻广角。洋平马上扭头去看电视，而田代则背对着电视机，默默整理洋平上午交给他的资料。

田代如果真的是犯人，不可能在播出这种节目的时候还能如此若无其事。据说犯人的右脸上有竖排的三颗痣，其中一个被他自己刮掉了。当然，田代脸上既没有痣，也没有痣被刮掉后留下的疤痕。但是，洋平虽然白天会这么想，可等到晚上独自待在家里，钻进冰冷的被窝，心里就会想：“可是，时间久了，伤口应该就会愈合吧？另外两颗痣该不会也刮掉了吧？”于是又开始坐立不安，想象自己去拯救与杀人犯一起生活的爱子。接着，脑海中又浮现出爱子瞪大眼睛的样子，转念认为“田代不可能是犯人”，然后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说到底，自己并非不相信田代，而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内心总隐隐地觉得女儿不会获得幸福。

傍晚，洋平离开渔协，沿着寒风凛冽的码头往家走，想起刚才自己与田代的对话。正准备回家的田代走到洋平身边，突然向他发出邀请，“今天来家吃晚饭吧？”

洋平拒绝了。田代似乎也没有一定要请他去的意思，只说了句“那我就先告辞了”，鞠了一躬，离开了办公室。

洋平正往自家的方向走着，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去。他突然想去找一下明日香。当然，他并不打算跟她说田代为躲避父母的债务而隐姓埋名的事，也不打算说自己怀疑田代是杀人犯这种荒唐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他今晚只是不想回那个空荡荡的家。

到了明日香的家，她的车停在车库里。洋平按响门铃，听到大吾跑过来的脚步声。门开了，大吾抬头看了一眼洋平，朝屋里的明日香报告，“是洋平姥爷！”

洋平摸了摸大吾的脑袋，走了进去。明日香好像正在吃饭，拿着饭勺走了出来。

“怎么啦？”

洋平听明日香问，“嗯嗯啊啊”地含糊不答。

“我们刚吃饭呢。叔叔呢？”

“嗯？还没吃。”

“在这儿吃吗？”

洋平没听清对方问什么，就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明日香似乎以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爱子搬了出去，他感到寂寞。她让洋平坐在餐桌前，拿出罐装啤酒，把啤酒倒进杯子里，同时笑了起来，“瞧，突然变成一个人了，寂寞了吧。”

大吾好像已经吃完饭，拿着游戏机上了二楼。洋平喝了一口啤酒，突然说了一句：“爱子和田代在一起了。”

明日香似乎觉得都这种时候了还说这个有些好笑，笑着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啤酒。

“不要跟爱子说。”洋平说道。来的时候，原本没有打算对明日香说田代的来历和他自己怀疑田代的事，可现在嘴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明明知道自己答应过爱子，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可又觉得如果跟明日香说一下，她也许会安慰一下自己：“别担心，爱子会幸福的。”总之，他其实就是想找个人倾诉。

“什么？怎么啦？”

明日香见洋平欲言又止，催促道。

“上周日我看了电视。”洋平一点点地讲了起来。

“电视？”明日香歪了歪头表示不解。

“哎，我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很荒唐啦。”

“到底怎么了嘛？”

“就是那个啊，电视上播出了一起凶杀案的公开搜查节目，不是有嫌疑犯的通缉照片么，哎，我知道是自己心理作怪啦。感觉那张照片跟田代有点像……”

“啊？啊！”

明日香惊叫起来。

“……你说他是杀人犯？”

见明日香如此吃惊，洋平慌了神。

“哎，我只是说有点像而已啦。”

“怎么还能这么不急不躁的呀，赶紧报警啊……爱子呢？爱子在哪儿？”

“冷、冷静一下。”

明日香这就要站起来去找爱子，洋平按住她的肩膀。

“田代不可能是犯人的嘛。”

“那为什么特意跑来跟我说这个？”

明日香一语戳中要害，洋平突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来了。

“我也看那个节目了，田代君右脸上有痣吗？”

“没有。可也能弄掉啊。”

“那田代君是左撇子？”

“嗯，左撇子。”

明日香听到洋平冷静的回答，突然慌张起来。

“那就是有可能啊！我们原本对田代君就一无所知。他从哪里来？是个什么样的人？谁也不知道。”

明日香或许又想起了爱子的事，猛地站起身说道：“总之得先告诉爱子。”

不知道为什么，明日香越是慌乱，洋平就越发冷静，开始觉得田代根本不可能是杀人犯。他明白了，自己想要对她说的并不是这件事。

“哎，明日香，答应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

他将要背叛爱子。下一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什么啊，快说啊！”

“我知道那小子从哪儿来，是什么人。”

明日香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又好像非常吃惊，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你知道啊，搞什么鬼嘛……”

“反正你要答应不要对任何人讲。”洋平重复道。

明日香大概认为不管田代是什么样的人都比是杀人犯强，略显疲惫地点了点头，“知道啦，我不说。”

洋平讲了田代来这里之前的经历。他首先说起田代只在信州的民宿打过一段时间短工，然后又把爱子告诉他的那些事——比如父母的债务、逃亡、隐姓埋名等，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明日香。明日香听后一脸惊讶，但大概总比杀人犯容易接受，听完洋平的讲述，说道："我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也遇到过这种人。警察也会认为这种人性质恶劣，非但不帮忙，还会公开他的藏身之处。"说完，明日香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想？"洋平忍不住问道。他没有信守对爱子的承诺，虽然感到过意不去，但将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明日香后，心情变得比想象的还要轻松许多。

"什么怎么想啊？"

"就是田代的事啊。"

"爱子自己不在乎，我们也管不了啊。反正只要他不是杀人犯，我也就……"

"可是我们能相信田代说的那些话吗？如果这些都是田代自己瞎编的……"

"哎，叔叔，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到底是想说什么啊？一开始说怀疑他可能是杀人犯，把我吓一大跳，过一会儿又拿出证据来对我说他其实不是杀人犯，现在又说那个证据可能是假的？拜托你严肃一点好不好嘛！"

明日香的指责合情合理，洋平只好向她道歉。然而，说实话，刚才的这些反复正是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真实内心活动的反映。

"这只能去问田代君本人啊。要我去帮忙问吗？"

"不、不用啦。我自己……反正今天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讲就好了。"

"哎，叔叔，你该不会是不相信爱子会幸福吧？"

洋平突然感觉自己的内心被明日香看穿，不知所措起来。

"……真难以置信，你该不会是认定喜欢自己女儿的男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吧？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替爱子回答你：'别瞧不起我！'"

归根结底，自己对女儿缺乏信任是这一切的元凶。我想相信爱子，我想拍着胸脯自信地对别人说：像爱子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幸福？

直人曾说："……就算不能葬在一起，挨着也可以啊。"他说这些的时候，表情是认真的。

那天，优马和哥哥嫂子一起去参观了那块能眺望富士山的墓地。直人说他喜欢那儿，即便不能与优马合葬，葬到旁边也行。对，那是在周日的晚上。

优马觉得那块墓地安静闲适，但扫墓的话太远了。回来的时候，优马与大家一起去泡了温泉，在法式餐厅吃了饭，然后与直人一起回了家。直人要去便利店买东西，优马就让他买些除梅干馅儿之外的饭团。直人买回鲣鱼干馅儿的饭团，优马吃了起来。这时直人对他说："……就算不能葬在一起，挨着也可以啊。"

然后，两人也没有吵架，也没有拌嘴，各自刷完牙上了床，还做了爱。

第二天早上，优马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出门时对他说："我走啦。"他也像往常一样送优马出门，对他说："路上小心哦。"那天晚上优马下班回家，发现直人不在。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出去吃饭了。但是，过了末班车的时间，直人还是没有回来。自从直人住进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与直人相遇的那个地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优马气嘟嘟地喝了点酒，然后睡下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直人还是没回来。优马尽量不往深处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就早早回了家。直人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曾经回来过的迹象。

优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分手？新欢？各种想象和猜测在优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随即又被他否定。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直人上次说过的那句话："……就算不能葬在一起，挨着也可以啊。"

"你这家伙……应该不可能是杀人犯的吧？"当时优马这样问。直人"啊？"地答应了一声，回过头来的时候，表情和声音都有些搞怪。可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他的表情和声音与当时的印象有些不同。

优马看着没有直人的房间。直人先回家的时候，必定坐在那边的坐垫上，靠着床沿看电视。他喜欢卫视频道的外国纪录片，有一次要录一个昆虫纪录片，结果搞错了，录成了欧洲的足球比赛，非常失望。优马

不理解用高速摄像机观察昆虫的孵化过程有什么有趣，但直人却很喜欢这类节目，总是不知疲倦地观看那些介绍宇宙生成或南美洲植物的纪录片。

优马盯着地上的坐垫，突然想起一件事，打开衣柜。但直人的背包果然不在了。他拿起直人总穿的那件灰色卫衣。住在这里这段时间新买的衣服和内衣也都还在。

优马将他的卫衣扔到床上，趴在上面，正想叹气，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赶紧拿出来。原本以为是直人打来的，但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却是友香。优马又叹了一口气，接通了电话。

“直人君有消息吗？”友香省去问候，直接问道。“没有。”优马简短地回答。

“这样啊，好担心啊。”

原来，今天早晨优马给友香打了一个电话。他怎么也想不出直人出走的原因，就想打电话问一下前天一起去参观陵园的友香或者哥哥航是否有什么线索。而且，虽然没有任何来由，但他觉得直人可能在哥哥家里。直人在哥哥家的时候，虽然还是那样不爱说话，但看起来总是非常随意和放松。

刚开始的时候，友香听优马讲完情况笑了起来。当然也是因为优马说话时故意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所以友香当时还打趣说：“哎哟，男朋友才一个晚上没有消息，就这么担心啊。我们的优马也变成这样啦。”

“自从住进我家，他就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优马对友香说着，心里又想：感觉好像只要有我在，他就挺幸福的样子。

“喂，喂。”

友香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优马突然回过神来。不知不觉间，优马又盯着直人的坐垫愣了神。

“你今天早晨打电话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去参观墓地那天，直人君和平常一样，没表现出什么异常。你也别太担心，如果万一遇到意外什么的，医院会跟你联系的。”

听到友香的安慰，优马情不自禁地抬高了嗓门，“我们又不是夫妻，如果直人真的出了什么事，人家也不会跟我联系的！他们怎么知道直人跟我生活在一起啊！”说完，又赶紧道歉，“对不起。”

短短的沉默之后，友香说了一句“明天我再跟你联系”，正要挂断电话。这时，优马叫了一声：“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要把那件事说出来，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荒唐，同时又感到毛骨悚然。两人之间最后一段对话是关于八王子凶杀案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怀疑直人是杀人犯，他怕露馅儿就逃走了。

“怎么啦？”

“不，算了。对不起……其实归根到底，可能还是那个，有了新欢吧。你想啊，我俩是在哪儿认识的，你知道吧？我和他都经常去那种地方呀……”

“可你心里明明就不是这么想的……”

友香打断了优马的自嘲，语气严厉。

“哎，痣这东西，即便强行刮掉，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对吧？”

“啊？”友香听到这个突兀的问题，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附和他的话题，“……那个，是很奇怪的。应该是色素的问题吧。”

“直人的脸上也有三颗痣。正好有三颗。如果之前刮掉了一颗，那么还会长成三颗吗？”

友香似乎实在不明白优马的意思，担心地问道：“怎么啦？”

“我感觉不是意外。我想，他是自己决定出走的。”

优马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田代自从在渔协上班，今天第一次请假。他自己打来电话说感冒了，想请一天假。浓重的鼻音听起来好像很痛苦。洋平回了一句“好好休息”，挂断了电话。

午休的时候，爱子像往常一样送来便当。“田代怎么样？”洋平问道。爱子一脸担心的样子，回答道：“吃了药睡下了，但烧得厉害。”

“带他去看医生啊。”

洋平原本只是话接话说到这里，可马上想到田代没有医保，又加了一句：“光是感冒的话，去趟医院也花不了几个钱。”

爱子离开后，洋平开始闷闷不乐，迟迟未能打开便当盒吃饭。他突然意识到隐姓埋名的潜逃生活绝非那么简单。即便他们无所谓，这个社

会也不会允许，仅保险这一项就很棘手。想到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洋平愕然，呆呆地盯着田代的办公桌。

“今天辛苦了。”

听到同事打招呼，洋平慌忙回了一句“你也辛苦”。不知不觉间，天已经黑了，门口那盏坏掉的白炽灯闪烁着。

洋平决定再去叮嘱一下爱子，让她带田代去医院看看，便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渔协。刚出来，停在前面的一辆汽车鸣了一下笛。洋平往车里看了一下，发现坐在驾驶座上的是明日香。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说道：“我一直等在这儿呢。”

“怎么啦？”

“是要回去吧？上来啊。”

洋平没有理由拒绝，坐上副驾驶座。

“我今天歇班，刚去和爱子聊了聊。”

车刚一开动，明日香就说道。

“聊？聊啥？”

洋平猛地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

“什么聊啥啊……”

“你难道？”

“哎呀，叔叔你冷静一下嘛。”

明日香踩了一下刹车，看了一下左右两边，然后开到马路上。

“跟我说了那些话，还指望我说‘是吗，好啊，那我就当没听过好了’，怎么可能嘛。叔叔你想想看，田代君也在指导大吾他们的球队进行足球训练呢。和我也并非完全不相干。”

明日香不停地辩解。洋平着急想知道她到底跟爱子聊了什么，根本听不进明日香的解释。

“你到底跟爱子聊了些什么嘛？”洋平急了。

“就是田代君的事啊。你应该也希望搞清楚吧。”

“你到底跟爱子说了些什么啊？难道……”

“对不起，我全都跟她说了，说听叔叔说过田代君为什么隐姓埋名，

还对她说咱们觉得那个杀人犯长得像田代君，很担心。”

洋平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父女之间，违背承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次的承诺与以往的那些承诺有着本质的不同。

“爱子怎么说……”

“她全都告诉我了。田代君遇到什么情况，为什么从家乡逃出来，和叔叔说的那些一样。”

明日香答非所问。

“……所以啊，我就问爱子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啊。爱子说她虽然没有证据，但知道田代君去信州的民宿打工之前在哪儿上班，以及更久以前曾在哪里上班。她都一清二楚。她说田代君全都跟她说了。他俩相互信任，关系比咱们想象的好得多，爱子一点也不糊涂。”

汽车已经停在洋平家的门口。洋平盯着自家那栋没有亮灯的房子。

“……八王子凶杀案是发生在前年夏天吧？我问爱子是否知道田代君当时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她说她知道，说自己答应过田代不跟任何人说，但她真的知道。”

“那爱子怎么说？”洋平又说道。明日香瞪大了眼睛，一脸无奈，“就是说田代君不可能是杀人犯啊。”

明日香盯着洋平，似乎在对他说：好啦，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但她始终没有回答洋平问的“爱子怎么说”这个问题。

明日香没有告诉洋平，爱子如何看待这个违背保密承诺的父亲，如何看待这个怀疑她心爱的男人是杀人犯的父亲。

“我就直接回去啦，不进去了。”

明日香见洋平迟迟不动身，对他说道，好像要催他赶快下车。

“啊？嗯。”

洋平说着，打开车门，目送明日香的汽车远去，然后走进昏暗的门厅。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跟爱子谈谈。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但他还是感觉应该去找一下爱子，哪怕只看她一眼也好。

洋平还没来得及脱鞋，又直接走出大门。他一边朝爱子租住的那栋公寓走，一边为自己去她家寻找合适的理由：就以探望因感冒卧病在床的田代为借口，劝她带他去医院。

冬天的港城是大风的奴隶。海面上吹来的寒风刮进城市的每个角落。洋平抓紧领口。

从与码头平行的环海路拐进一条有名无实的商业街。商店都已经关门，朦胧的路灯照亮了周围。白天在码头上觅食的那四五只野猫，现在在路灯下依偎在一起。

也许是因为一直盯着那些猫的缘故，洋平走到爱子附近时才发现她站在那里。

“爱子？”

洋平喊了一声。爱子站在那里，好像在盯着什么东西看，听到洋平的喊声，吃惊地扭过头来。她所在的那个位置是警亭前。再往前走一点，就知道爱子在看什么了。

“爱子……”洋平又小声喊了一声。

爱子刚才盯着警亭公告栏，那里并排贴着几张通缉犯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山神一也。

爱子望着这边，一言不发。洋平一阵混乱，将脑海中盘旋的念头说出来。

“田代身体怎么样？”

爱子似乎这才意识到父亲站在自己的面前，脸上露出微笑。

“你这孩子……”

洋平转向公告栏的通缉照片。爱子也跟着将视线转到那边，语速很快地说道：“没事了。已经退烧了。明天就能去上班。”

“不用那么硬撑着……”

“我是来看照片的。”

爱子突兀地转变了话题。

“……明日香姐姐说过后，我就想来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像。”

洋平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不像的，对吧？”

又将视线转向照片的爱子这样说完，微微一笑。

“爱子，对不起，爸爸违背了对你的承诺，跟明日香……”

“没事啦。田代君，没事的。”

爱子打断了洋平的道歉。

“你知道田代来这里之前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是吧？”

“嗯，知道。”

“那……”

寒风吹过商业街的路，商店的卷帘门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

“爸爸，你其实还是反对我跟田代在一起，是吧？”

“没、没有啊。”

“那你担心？”

“担心肯定会……”

“是我的原因？”

洋平语塞。爱子没等他回答，又将视线转向那张通缉照片。

“被杀的人好可怜啊。他们又没做错什么事。”

公告栏上并没有对案件的详细经过进行说明。爱子自己查过了。大半夜的，天这么冷，爱子却穿着凉鞋。虽然穿着袜子，但她的脚尖似乎依然很冷。

“爸爸，你要去哪儿？”爱子突然问道。

“去那边的餐馆‘彩’喝点。”洋平撒谎。

“那我回去了。爸爸，别喝太多。”

爱子轻轻挥了挥手，转身离去。凉鞋踢踏地面的声音在昏暗的大街上响起。

公司里今天贴出了工作调动的内部通知。公司新设了一个第三宣传部，任命优马为该部门的经理，算是升职。虽然下属的人数不会增加，但以前他主要负责国内的各种宣传活动，调入新部门后，便主要负责公司去年成功收购的一家英国手机公司的宣传工作，因此去国外出差的机会就会增多。

优马梳洗整装准备出发，这时又突然想起来，于是喷了点香水。

虽然今天是周三，但由于是公司规定的不加班日(7)，所以六点多优

马就回了家，准备去新宿和克弘聚餐，然后参加酒吧举办的活动。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一会儿，优马就坐在床上。在他的脚边，直人经常坐的那张坐垫突然映入眼帘。

结果直人还是没有回来。优马决定今天尽量不想直人的事，但在他决定不想的那一瞬间，其实就已经开始想了。忘记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想起好久没跟克弘等人聚会，便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优马认为直人其实是主动出走的。虽然他还是不明白直人出走的理由，但两个男人的交往，而且是从那种地方开始的交往，能持续半年已经算是一个奇迹。心烦也无济于事。这种形式的分手简直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稀松平常。道理虽然都明白，心里还是忍不住感到失落。失落并不是因为直人出走。两个男人住在一起，让他对未来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期待。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荒唐幻想，不由感到愕然。

今天优马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人，是他年轻时经常光顾的一家同性酒吧的妈妈桑。那家酒吧当时很受欢迎，还经常有一些演艺界人士光顾。听说后来那个妈妈桑因为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弄垮了身体，只好关了酒吧。他性格直爽，有时喝醉了还会模仿中森明菜。

优马今天看到那个妈妈桑在道路的施工现场当保安。他戴着安全帽，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向过往的行人鞠躬。

当然，优马并非瞧不起保安这种工作，只是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当年妈妈桑跟大家谈论梦想时的情景，想起他半开玩笑似的对大家说自己想过女王般的生活，就不由得快步离开了那里。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仿佛妈妈桑正被世人嘲笑，没可能就是没可能。而现在，优马突然感觉世人正在用嘲笑的目光看着自己，笑他曾梦想与直人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于是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

这两天优马都没怎么睡。直人为什么出走？自己说了什么让他生气的话吗？他是不是又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别的什么人？思来想去，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时，脑海中又浮现一个想法，那就是八王子凶杀案的犯人也许真的是直人。当然，他并非真的这么认为。但现在嫌犯的确还未落网。假设正好碰到一个笨蛋在昏暗的同性浴室跟我搭讪……这笨蛋还邀请我到他家，为我提供了一个藏身的地方。我没钱的时候，就趁这个笨蛋的朋友不在家去他家偷东西。笨蛋的朋友肯定也都是笨蛋。这个笨蛋被骗了都不知道，真的喜欢上了我。我随便应付一下这个

笨蛋，想做爱的时候就去找以前的女人，露了馅儿只要对笨蛋说一句“是我妹啊”，笨蛋就会信以为真。太好笑了。这个笨蛋还想着死了之后跟我合葬呢。我附和他一下，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那表情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呢。

优马仿佛听见直人在尽情地嘲笑自己。“笨蛋，笨蛋……”这个声音不停地在耳边回响。为了消除这个声音，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像这种人，多亏他主动离开了。”

这么大的案子，万一他真的是杀人犯，不仅会给自己，而且还会给哥哥、友香甚至侄女花音带来麻烦。如果哥哥被人知道他的亲弟弟不仅是个同性恋，还窝藏杀人犯，在保守的职场工作的哥哥肯定会被开除。友香和花音也会流落街头。这样弟弟会遭哥哥嫂子怨恨。这个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弟弟，这个同性恋弟弟，将遭哥哥嫂子万般痛恨。

不知不觉间，优马又想入了神，将视线从坐垫上转开。墙上的挂钟即将指向七点四十五分，再不出门就赶不上约定的时间了。

从床上起身的瞬间，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原以为又是克弘打电话说他“要迟到一会儿”，但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个隐藏号码。

“喂。”

优马一边往门口走一边接通电话。瞬间还有点小期待，心想会不会是直人打来的，但这个期待马上便落空了。

“请问是藤田优马先生吗？”

对方传来一个年轻男性的声音。好像并不是推销电话，声音没有那么和蔼可亲。

“嗯，我是。”优马冷冷地回答。

没时间了。优马穿上鞋，关掉房间里的灯。

“藤田优马先生，请问是您本人吗？”

“嗯，是的。”

“我是上野警署的，叫作……”

优马没有听清对方的名字。同时，握着门把的手僵在那里。刚才不停在耳边回响的那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正好碰到一个笨蛋在昏暗的同性浴室跟我搭讪……这笨蛋还邀请我

到他家，为我提供了一个藏身的地方。我没钱的时候，就趁这个笨蛋的朋友不在家去他家偷东西。”

“喂，喂？”

电话那头又传来男人的声音，优马慌忙答应：“啊，嗯嗯。”

“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问您一件事。”

“什、什么事？”

“请问您认识一位叫大西直人的先生吗？”

呼吸变得急促，双腿开始打颤，手紧紧握住门把。不知为何，初中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当时班上有一个叫安井的男生，有点娘娘腔，总是被同学欺负。同学们都骂他“恶心、去死”，还脱光他的衣服在他身上乱写乱画。每当看到安井被同学欺负，优马就感到失魂落魄。他怕大家把他和安井归为一类，心里总期待安井离开这个班级。

“那个，大西直人……”

耳边又响起男人的声音。

“不认识……不认识。”

优马回答道。

“啊？啊，这样啊。”

电话那头的男子听优马说不认识大西直人，似乎很吃惊，就像原本还有很多话要说却被人强行打断，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这样啊，您不认识？”

“嗯，不认识。”优马重复道。握着手机的手颤抖得厉害。

“您是藤田优马先生，对吧？”

“嗯。”

“大西直人……”

“不认识。”

还没等对方说完，优马就急忙否定。心里瞬间产生一种冲动，想问一下“那个人做了什么”，但另外一个声音却告诉他“不要卷进去”。

“是吗，您不认识？”

“嗯。”

“打扰了。”

对方正要挂断电话。

优马想问一下。想问直人做了什么。但如果问了，就会卷入其中。

对方挂断了电话。

优马将手机放回口袋。就在这一瞬间，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脱了鞋回到房间，在昏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

直人被捕了。好，这样很好。可能是因为入室行窃被抓的。然后在调查中被发现他是杀人犯。直人说他这几个月住在这里。即便自己在电话中死不承认，警察可能也会找上门来。——我根本不认识大西直人。不，他的确曾住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他是杀人犯，也不知道他去朋友家偷东西。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没有太深入的交往。他也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只是偶尔在这里过夜。我们在某个地方碰巧遇到，他说自己没有住的地方，我就让他住我家了。某个地方是哪儿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种地方全是男人吧？有什么问题吗？那又有什么问题啊？！

优马在昏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知不觉间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他突然感觉自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待在家里，应该按原计划出门才显得自然。对，要自然。自然一点就好。绝对要自然一点才好。

优马慌忙回到门厅，穿上鞋子。

优马到达约定的新宿小酒馆时，克弘也已经到了。优马特意表现出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的样子，克弘喝起白葡萄酒，像往常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优马也装作一直在听他说话的样子。但其实自从他接到警察的电话然后慌慌张张地出门以来，就开始在脑海中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想象直人被捕的情形。

打电话的那个人自称是“上野警署的”。凶杀案发生在八王子，不是上野警署的管辖范围。如此说来，直人果然还是因为入室行窃被捕的。在审讯的过程中，警方得知他是那次凶杀案的犯人，而且在调查他的逃跑轨迹的过程中，直人说出了我的名字。我要坚持说自己不认识他吗？当然，我确实不知道直人做过那些事，那就不能构成窝藏逃犯罪吧？所以，就干脆不说他住在这里，说他只是偶尔来一次？

“喂，你在听吗？”

优马听克弘问，慌忙点头，“啊，嗯嗯。”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到一件事，赶紧拿出手机。

如果逃犯被抓，雅虎新闻上肯定会有消息。优马已经顾不上克弘，开始操作手机。但是，打开雅虎主页后，头条新闻中并没有犯人被捕的消息。优马觉得消息或许还没有上头条，又开始查找最新消息，但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相关消息。

“怎么啦？”

克弘终于发现优马有些不对劲，一脸担心地问道。

“啊，没什么。”

优马仍旧继续搜索，打开各大报社、通讯社甚至CNN的网站，都没有发现犯人被捕的消息，甚至连一条与八王子凶杀案相关的报道都没有。

“我们走吧？”

听克弘这么说，优马看了一下时间，发现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时间还早，咱们去黄金街逛逛呗？”

克弘起身说道。优马点了点头，“啊？嗯嗯。”

不管是在黄金街喝酒的时候，还是在之后去的那家酒吧，优马每隔十分钟，不，是五分钟，就会看一眼雅虎新闻，结果直到深夜，网站上都没有出现相关报道。

那么，也就是说，直人还是因为入室行窃被捕的。只是入室行窃的话，不会成为新闻。不，可是警察不可能没发现直人右脸上的那三颗痣啊。之后，警察没有再打电话。优马也确认了一下家里的座机，也没有收到留言电话。

酒吧里播放着大音量的音乐，优马坐在酒吧柜台的角落，又打开了手机。在大厅里跳舞的克弘拨开人群走了过来。

“大新闻！大新闻！”

浑身是汗的克弘搂住优马的肩膀，优马稍微闪了一下身。

“据说去阿明和大贵家偷东西的那个人被抓住了。”

优马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克弘看到优马明显变了脸色，重复了一句：“去阿明和大贵家偷东西

的那人抓住了。”克弘一嘴酒气扑在耳边，令优马感到不快。

脑海中浮现出直人站在大贵家的情形。警车停在公寓外面。警察已经乘上了电梯。赶紧逃啊！可直人还是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激烈的敲门声响起。直人还是不动。警察破门而入。直人还是不动。最后直人被警察按倒在地。优马仿佛听到他在喊自己的名字，差点叫出声来。

下一个瞬间，脑海中又浮现自己站在自家房间里的情形。敲门声响起。刑警站在门外。自己想赶紧藏起来，趴在地上，然而根本没有地方藏身。敲门声还在继续。身体逐渐萎靡。自己在地上胡乱爬来爬去，拿起直人常用的坐垫挡在头顶。

“优马？怎么啦？”

克弘的声音与剧烈的音乐声回到耳边。

“听说阿明刚才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

克弘一脸担心地盯着优马，优马抱住头。并非音乐太吵，酒也没有喝太多，头却如炸裂般疼痛。

“叫什么名字？”优马问道。

因为音乐的声音太大，克弘似乎没听清，一嘴酒气又扑到优马的耳边，“什么？”

“我是说啊，被抓的那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倒没问……啊，对了，说是他俩都认识的人。”

克弘打电话给阿明。

“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优马站起身，猛地推开克弘，就像是要逃开。

“阿明怎么不接电话啊。”

克弘小声说着，抓住优马的手腕。

“真的要走啊？”

“对不起。”

优马甩开克弘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吧。

不管是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还是回到家之后，一直都在头痛。明明感觉很冷，可盖上被子又会出一身汗，非常难受。汗味和很久没喷的香

水味夹杂在一起，弥漫在被窝里。

马上就到凌晨两点了。优马在被窝里看了好几次手机，雅虎新闻上还是没有犯人被抓的相关消息。

心情郁闷极了。就这样等警察上门吗？警察迟早会找上门来。“不认识”“跟我没关系”，这种话到底能坚持多久？早知道直人是这种人，就不会让他住家里了。在一起时也不会感觉那么幸福，更不会那么喜欢他。不，真的是这样吗？和直人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幸福。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跟他在一起时的那种感觉都是真实的。和直人在一起之后，优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人生只要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即可。只要有他在，自己就很幸福。警察迟早会来。而且，直人曾住在这里，这件事毋庸置疑。

优马在被窝里抓住手机，在屏幕显示的按键上逐一看了一下“1、1、0”这三个数字，可是当手指碰到“1”的瞬间，他又害怕起来，将手机扔了出去。

一大早开始，全国范围内下起了冷雨。八王子警署的北见和南条走出静冈县三岛市内的一家超市，并排撑起伞，对出来相送的超市店长和工作人员鞠了一躬，朝停车场走去。

雨下得更大了，雨水毫不留情地敲打着北见撑起的那把便宜雨伞。

“三岛有家好吃的鳗鱼店哦。不那么贵的。”南条避开地上的水洼，说道。

“正好也该吃午饭了，去吃点吗？”北见答道。

自从电视上播出了公开搜查节目，警方便不断地收到有关山神的各种信息。只是，现阶段他们仅查明山神曾于去年一月到三月间潜藏在埼玉县的一家建筑公司，除此之外有关他行踪的调查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最近，北见和南条搭档前往提供目击信息的地方，逐一对那些信息进行排查。他们今天到访的三岛这家超市也是其中之一。据说有一个疑似山神的男人每天中午到这里来买促销的便当。但北见他们实际看到那个男人后，却发现他并不是犯人。

南条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查询鳗鱼店的位置。北见站在旁边，冷得打了一个寒颤。本以为上身的颤抖传递到大腿上，却原来是手机响了。

北见刚把手机放到耳边，部下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里。“喂，听说刚才有人打来电话。有个人打来电话说，直到最近都和山神住在一起。”

“冷、冷静！”北见吼道。

南条听到北见的吼声，手里的手机一下子掉在地上。

“啊！”

南条的脚瞬间往前一伸，脚尖碰到手机。手机掉进水洼里。

北见转身背对着南条，对电话那头的下属说道：“喂，冷静一下，慢慢讲。”手机里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个下属的呼吸声。

“对不起。我是大友组的芦田。我这边还没有接到确切的消息，但刚才总部好像接到一个110报警电话。通话时间很短，对方很快就挂掉了电话，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对方说：‘直到最近还和一个疑似山神的男人住在一起。’地址和打电话那个人的名字均已查明。”

“等一下！”

北见回过头去。南条已经从水洼里捡起手机，握在手中。他好像也已经感受到北见的紧张，催促道：“快说！”

北见把刚才下属说的那些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南条。

“地点呢？报警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听南条追问，北见又慌忙将手机放回耳边。手在微微颤抖，北见这才意识到自己也非常慌张。

“在哪里？哪儿打来的？”北见问道。

“稍、稍等……啊，对不起，我这边还没收到详细消息。刚才我听一个同期的同事说的，觉得应该先给您打个电话……”

“我知道了。有了进一步的消息马上跟我联系。我们这就回警署。现在在三岛，开车应该两个小时，不对，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知道了。我马上去确认一下就回来。”

挂断电话之后，北见他们踏着地上的水洼跑向停车场。猛烈的雨打在脸上。北见嫌麻烦，干脆合上雨伞。南条也合上雨伞。两人一起在瓢泼大雨中跑了起来。

电视一直开着，这时电视机里传来新闻速报的提示声。中午正吃着

炒面的洋平停下手。由于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屋里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因此新闻速报的提示音显得格外响亮。

从提示音响起到新闻速报开始大概有两三秒的时间。洋平猜测可能是八王子凶杀案的犯人落网了，因此这两三秒对于他来说显得格外漫长。

然而，其实是北陆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速报结束后，电视屏幕上紧接着显示出各地的震级，最后主持人说本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洋平想起那场地震(8)已经差不多过去快两年了，又吃起了炒面。

炒面是他周日的午餐，是自己做的。但做得有点稀，一点也不好吃。他吃了一口面，拿起遥控器调低电视的音量，这时听到门口有动静，便回过头去。

房门的毛玻璃对面有个人影。外面这么大的雨，那人却没有打伞。雨棚也挡不住那里的雨水。也许那人穿了雨衣。

等了一会儿，那个人影既不走过来敲门，也不说话。

洋平从椅子上起身，右手拿着筷子走向门厅。门没有锁，因此洋平仅踩落一只脚，用拿着筷子的那只手咣当一下打开了门。

站在外面的人是爱子。她浑身都已湿透。

“爱子……”

“爸爸……”

天这么冷，她的头发、脸、衣服和鞋子都湿透了。爱子叫“爸爸”的时候，呼出的气息都是白色的。

“干、干什么呢……”

洋平光着脚跑了出去，揽着爱子的肩膀要将她推进门。可是，爱子却用力站住，不肯动弹。

“爱子，怎么了？”

“爸爸……我……我给警察……打……打电话了。”

洋平一时没明白爱子想说什么。比起“警察”、“电话”等这些词汇，女儿伤心地呼唤“爸爸”的声音更让他感到揪心。

“先、先进去啊。”洋平更加用力地推了一下她的后背。

她哭肿的红眼圈说明打湿她脸颊的不仅有雨水，还有泪水。不知她在大雨中站了多久，洋平握着她的手却感觉不到她的体温。

洋平用力推她进门，可她依然站在原地不肯动弹，两手握得紧紧的。脚下眼看着形成一个水洼。

“爱子，怎么啦？”洋平问道。

爱子挺直身子站在那里，就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两眼无神地盯着前方。

“爱子，冷静一下，跟爸爸讲。你如果不跟爸爸讲，爸爸也……”

“我说了呀，我打电话了！爱子、爱子给警察打电话了！”

爱子抬高嗓门，双腿似乎变得瘫软无力，蹲在地上抽噎起来，后背痛苦地起伏。洋平慌忙蹲下身，抚摸女儿的后背。

“就是说啊，你打了什么电话啊？”

“可是，那些人是无辜的啊，他们又没做错什么，可是……”

“那些人是谁啊？爱子你究竟在说什么啊？”

“那位太太在托儿所工作，心地善良，孩子们也都喜欢她。没做错任何事……”

洋平这才知道，原来爱子说的是八王子那对被杀害的夫妻。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明白爱子给警察打了什么电话，脸色刷地一下子变得苍白。

“……我小时候离开那所寺院附属幼儿园，转到别的地方，对吧？寺院附属幼儿园里有一位很温柔的老师。我吃饭很慢，不能很好地跟大家交流，那个老师也总是对我很好。我不想离开那个老师，可爸爸非要我去别的幼儿园。”

洋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袜子已经湿透，双脚冰凉。

“爱子……”

脑海中突然又浮现出当时的情形。幼儿园园长的那张脸也浮现在眼前。记得当时她说爱子的智力比同龄孩子稍低。

“……被杀的那个太太肯定也是那样温柔善良的老师。可是……她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

洋平强行扶起蹲在地上的爱子。

他先叫了一声“爱子”，又问道：“你给警察打电话说了什么？”

“说他可能是电视上正在寻找的那个犯人。我打电话说，田代君可能是那个犯人！”

“可是你……”

突然，在洋平的脑海中，田代的脸和那个杀人犯的通缉照片重叠在一起。他不由自主地蹲在女儿旁边，因恐惧而浑身颤抖。

“可是……你不是知道吗？田代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逃出来不是因为他父亲欠债吗？……而且，你还说你知道田代以前在哪儿做什么……你说你都知道的……你跟明日香这么说的啊。”

敞开的大门外，瓢泼大雨猛烈地击打着地面。寒风吹进门，堆在门廊里的报纸发出沙沙的响声。

“……你都是在说谎吗？爱子！你说啊！”

洋平使出全身的力气摇晃女儿的肩膀。

“不是说谎！不是……”

“爱子，这很重要！好好说！”

“田代君的确跟我说他是因为父亲欠债才逃出来的。他真的是跟我那么说的……他说他相信我，才对我一个人说……”

“那你说你知道田代来滨崎之前在哪儿做什么，这一点……”

还没等洋平说完，爱子又抽噎起来。

“可是田代君什么也不告诉我啊。我让他告诉我，无论我怎么求他，他也什么都不跟我说。”

“那就是你编的啦？你根本不知道田代之前在哪儿做过什么，对吧？”

洋平又摇晃爱子的肩膀。爱子好像为了摆脱他，蹲得更低了。

“你什么时候给警察打的电话？”

“刚才，来这里之前。打了电话，害怕起来，就来这里了。”

“田、田代呢？那小子现在在哪儿？”

洋平突然想起最关键的事，大声吼了起来。爱子听到这个声音，越发缩成一团，哭着说道：“不在了，不在了。”

“不在了，是去哪儿了？喂，田代去哪儿了！”

爱子像个孩子似的哇哇大哭起来，洋平已经没有力气去摇晃她的肩膀。就在这时，远方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正朝洋平家门口跑来。他抬起头，看到两个穿着雨衣的年轻警官站在那里，气喘吁吁地呼着白气。

“啊，你好……我们是那边派出所的……”

警官一边喘着气，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

“……请、请问您是、一丁、一丁目、阳、阳光公寓的、10、102室的……”

气喘吁吁的警官盯着蹲在门口的爱子的后背。

“是、是您女儿吗？是住在阳、阳光公寓的您、您女儿吗？”

警官两手扶住膝盖，调整着呼吸。雨水打在他的雨衣上，流下来打湿了脸颊。

爱子还在哭。洋平不知道怎么回答，不停地搓着她的后背。

“您是报、报警的、槙、槙爱子吗？”

爱子听到警官的声音，后背打了一个寒颤。

“……我们刚刚接到联络，去了那边的公寓。可是那边家里没有人，我们就联系了房东，得知是您女儿住在那里……”

警官终于调整好呼吸。这个警官刚到这边的派出所工作不久，洋平还没跟他说过话。

“啊，对不起，和您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现在去哪儿了？”

“已经不在了。”回答警官问题的是洋平。

对讲机收到信号，警官慌忙接通。雨水啪嗒啪嗒地敲打着雨衣，洋平听不清对讲机的那头在说什么。

洋平把手伸进爱子腋下，想要扶她起来，对她说了一句：“爱子，快，起来。”

警官挂断对讲机，又回到洋平家门口，对他说道：“现在负责这起案件的刑警正往这边赶。能否请二位先到派出所等一下？”

洋平把爱子扶起来，点了点头，“嗯。”然后慌忙从家里拿出自己的羽绒服，给爱子拿了两条浴巾。

警官在前面带路，洋平紧紧搂住爱子湿透的肩膀跟在后面。爱子根本没有力气撑伞，洋平只好把她拽进自己的伞下。冰冷的雨水淋湿了两人的肩膀。

名不副实的商业街像往常一样人影稀疏，只有沟渠中的雨水哗哗地流淌。

走进派出所，警官让浑身湿透的爱子坐到火炉前，自己也赶紧脱掉雨衣，用毛巾擦拭湿漉漉的脸庞。爱子还在微微发抖，目不转睛地盯着警官，眼神中似乎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刚才打110报警的是您吧？”

爱子听警官问，点了点头。洋平站在那里，用浴巾擦拭爱子的湿发。

“您说直到最近都和那个男人住在一起，那么能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

洋平听着警官的提问，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但爱子却抢先回答道：“今天早晨，九点多。”

“今天、今天早晨……今天早晨吗？”

“爱子，你按顺序好好说，要不人家听不明白。为什么田代那么着急离开？”洋平忍不住插嘴道。

爱子抬起头来微微点头。

她没有面向警官，而是面向洋平，一点点地讲起今天早晨发生的事。中间虽然几度哽咽，但她努力地按照洋平说的，一件件按顺序讲了起来。其间，对讲机不停地响，警官忙着应付，洋平则认真地听女儿讲述。

爱子说，今天她和田代原本打算去船桥市新开业的家居中心买些餐具架什么的，但她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九点的时候田代独自出了门。三十分钟后，爱子给田代打了个电话。当时田代还在电车上。

“到十二点我就打电话报警。”爱子说道。

田代大吃一惊。他不知道爱子在说什么，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的情形，重复了一句：“为什么？”

据说，前一天晚上爱子问了田代，他来滨崎之前在哪里做过什么，对他说：“请相信我，全都告诉我。”但田代没有说。爱子相信，如果他

说出来，自己就能判断出他有没有撒谎。但是，他不说的话，自己就无从判断。那天晚上爱子彻夜未眠，一直在想被杀害的那对夫妻，尤其是在托儿所当保育员的那位妻子。

她到底也没敢问田代“是不是那个案子的犯人”。她害怕田代在自己面前点头说“是”。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年纪相仿，长相打扮也相似。上次明日香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撒了谎。“他都跟我说了，来滨崎之前在哪里，做过什么。”当时她心里就非常矛盾和痛苦，一方面觉得田代根本不可能是杀人犯，可另一方面又觉得其实也有可能。

爱子认为只要让警察鉴定一下指纹就能真相大白，确定田代不是那个犯人就好了。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即便田代因为这个原因被在找他的坏人发现，爸爸也会保护他。

“田代君，你是不是杀了人逃出来的？”爱子问道。“你说什么呢？”电话那头的田代大吃一惊。

“我不知道。可是，你什么都不跟我说。那就让警察查一下吧。如果有人因此发现了你藏身的地方，爸爸也肯定会保护你的。”

“你这都是在说些什么呢，爱子……”

田代一味地惊慌失措。

“你是不可能杀人的！所以，快点回来，我等你。我等你到中午。中午之前我不打电话报警。喂，不是的，对吧？你没有杀人，对吧？那就快回来吧，求你了，我相信你，中午之前一定要回来！”

爱子说完，挂断了电话。到十二点之前的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爱子一直在家里等田代回来。她相信田代如果没有杀人的话肯定会马上回来。她等着田代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一脸困惑地对她说：“反正我不是什么杀人犯。相信我。我怕警察来查，不想又因此泄露自己的行踪，再吃苦头。我会用别的方法证明我不是杀人犯的。”

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田代还是没有回来。差五分不到十二点的时候，爱子给田代打了个电话。她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电车开不了了，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但是，电话打过去，田代却没有接。紧接着，他发来一条短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这段时间承蒙照顾。”

爱子讲完之后，表现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洋平也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派出所的警官好像是个新来的，仍旧忙着应付对讲机，一会

儿跑到门口，一会儿跑到里间，进进出出的，完全没有关注爱子的讲述。过了一会儿，警官又跑到门口去接人了。

“爱子。”

房间里只剩下父女二人，洋平唤了一声。“爸爸，田代君没回来。我等他了，可他没回来。”爱子抬起头，重复道，“……我往田代包里塞了钱。田代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偷偷地给他塞了四十万日元。那是我的全部积蓄。”

洋平吸了一口气。

爱子是害怕田代真的是犯人，故意要放他走，才做出这么周密的安排。

如果爱子报警的时候田代正巧在家，那么他肯定被捕。但如果在报警前两个小时告诉他，他就能逃走。

听到爱子的坦白，洋平顿时感到双膝无力，差点蹲在地上，慌忙坐在钢管椅上。

“钱的事不要跟警察讲，明白吗？”洋平小声说道。

爱子抬起头来，转向洋平，一脸茫然。

“听好了，爱子，不要跟警察讲。”

洋平又说了一遍，这时年轻的警官回来了。

“刚刚收到总部的联系。能否请两位跟我去趟公寓？那边的刑警马上就到，希望两位能在公寓那边稍等片刻。”

警官说话时依然一副毛毛躁躁的样子。洋平只是“嗯”了一声，点了点头，站起身拍了一下爱子的肩膀。爱子也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警官再次穿上雨衣，洋平他们先行一步到警亭外面等候。猛烈的雨水击打着两人互相扶住的伞，握伞的手冰冷。

在警官的带领下，三人朝公寓的方向走去。街市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邮局的屋檐下有几只野猫在避雨。它们听到洋平等人的脚步声，喵呜一声叫了起来。途中遇到几个熟人，洋平像往常一样和他们打招呼。擦肩而过时，他们看到洋平父女与警官走在一起，都好像有些诧异，但也只是寒暄几句“下雨了啊”“好冷啊”，而并不多问。

到了公寓，洋平和爱子走进房间。浑身湿透的爱子去里屋换衣服。

其间，洋平对警官说：“外面冷，到里面来吧？”可不知为何，那个警官却坚持站在狭窄的门厅。

爱子换好衣服，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洋平代她沏好茶，递给警官。但他却说“不用”，没有接过去。隔壁传来邻家女孩的欢笑声。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刑警和鉴证人员到达的时候，洋平手边的茶都已经凉透了。

洋平有生以来第一次看鉴证员进行现场勘查，感觉有点像在看电视剧。洋平明明知道自己和女儿窝藏了杀人犯，理应更加震惊和慌乱，然而现在整个身体却像放空了一样，没有任何感觉。

对刑警的任何提问，爱子都认真回答，把她在警亭里跟洋平说的那些话，又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从刑警和洋平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可以看到鉴证员在餐厅采集指纹的情形。田代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找个指纹根本不必如此兴师动众，然而穿着同样制服的三四个搜查人员却在那边忙个不停。

当然，警察并不只是在这里悠哉游哉地搜查公寓。他们也在追踪前往船桥家具中心的田代。每当爱子说到某个时间点或经过，刑警就会发出通知，对讲机不断响起一些田代可能选择的逃跑路线、道路名称，还有下令大范围搜索等。

“详细情况，一会儿负责的刑警还会再问一次。再过三十分钟差不多就能到了，请稍等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叫田代的人到这个城市来的时间和经过、在这里的生活情况等，到时还得请您再重复一遍。请您配合。”

洋平这才发现胖胖的警官不是在跟爱子说话，而是在跟自己说话，慌忙从餐厅转回视线，点了点头。

“之所以觉得住在一起的那男人可能是山神一也，是因为看了电视上播出的公开搜查节目，对吧？”

“嗯。”

洋平以为对方在问自己，点了点头，但刑警的视线却在盯着爱子。

然后，本案的负责人、八王子警署的刑警北见到达时，鉴证员的勘查已经结束。

洋平以为自己又要重头开始一一回答对方的提问，顿时感到浑身乏

力。但是，这个叫北见的刑警只说了一句："等指纹鉴定结果出来再说吧。"然后，他细心地发现爱子一脸憔悴，马上带着其他刑警一起离开了房间。

刑警们出去后，爱子依然紧紧地盯着地板上的一个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洋平尽量什么都不想，可是又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自己也曾怀疑过田代，虽然心里怀疑却还试图相信爱子编造的谎言。记得自己还曾觉得爱子是有可能抽到这种下下签的。连自己的女儿都无法相信，洋平觉得自己非常悲哀。

洋平从地上站起来，稍微打开了一点窗帘。瓢泼大雨中，刑警们正坐在路边的车里等候。邻居家似乎已经发现隔壁不太正常，出门去了。院子里有一辆被雨水淋湿的儿童三轮车。

低矮的乌云绵延到海上。洋平想起去年初夏田代突然出现在渔港的情形。听到他说"能不能让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而现在已经悔之晚矣。而且，从那之后，自己明显对田代产生了好感。虽然知道他的来历有问题，却感觉他那双眼睛特别有神。

这时，洋平看到被雨水敲打的那辆汽车的车门打开了，那个叫北见的刑警下了车。他没有打伞，冒着大雨跑了过来。

"来了……"洋平不由得发出声来，紧紧地将颤抖的双手握成拳。

敲门声响起。洋平走向门厅，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打开门。

"刚才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

那个叫北见的刑警拍了一下被雨水淋湿的肩膀。洋平只是点头。

"……我只说一下结果，住在这里的田代不是山神一也，也没有任何前科。"

听了刑警的话，洋平一下子瘫倒在门厅。地上有一双爱子的凉鞋，他伸出手去紧紧抓住。原来她的脚竟然这么小。

就在这时，里屋传来爱子的哭声。声音渐渐变大。那哭声似乎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懊悔。女儿的哭声，就像婴儿在拼命地哭喊："我还活着！我要活下去！"

应该告诉他们的就是这一点。

在这里住过的叫作田代的男人与逃犯山神一也的指纹不一致，也没

有任何犯罪前科。

身后，大雨如同瓢泼。北见站在门口，也能听到报警的那个女人号啕痛哭的声音。她的父亲依然瘫倒在脚边。

女人的哭声非同一般。那惨烈的哭声让人感觉原来人竟然能哭成这样。

“多谢您的配合。”

北见对蹲在脚边的那个父亲鞠了一躬。那个父亲蹲在地上，应了一声“嗯”。不知为何，北见没能马上离开，对他说道：“因为那个田代没有犯罪前科，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即便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因为警方有义务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北见只是想跟他们说句话。那个父亲又无力地点点头，“嗯。”

北见又鞠了一躬，把手从门上拿开。门缓缓地关闭，蹲在门厅的那个父亲消失在视线里。

北见正要跑回车里，又突然停下脚步。门里面的父亲好像站了起来。北见将耳朵贴在门上，听到那个父亲走向里屋的脚步声。哭个不停的女人嗓音已经嘶哑，但她仍在号啕大哭。

“爸爸！爸爸！”

门里面，女人的哭声更大了。

“哎，爸爸！我……田代君他……哎，爸爸！我背叛了田代君。我背叛了他。田代君那么相信我，可是我却违反了约定……哎，爸爸！”

“爱子……”

“可是，那个托儿所的保育员确实没有做错什么啊，为什么会被杀啊！怎么办？田代君再也不会回来了。是我的错。我……”

“你没有错……你没有做错！你为被害者……做出了努力……爱子，你没做错……”

北见离开门口，在瓢泼大雨中跑回车里。脚下的水洼溅起泥泞。

途中，北见只回头看了一次。这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家庭式公寓，并排的三个小院子里，其中有一家放着一辆三轮童车，被大雨淋湿了。

据说刚才的那个父亲在滨崎的渔协工作。北见不知道这对父女和那个叫作田代的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背负着债务四处潜逃的年轻男子和在渔村的早市工作的年轻女子相识，一起住进了这栋公寓里。父亲守护着他们。

然而，女人开始怀疑男人，报了警，说他可能是杀人犯。但调查结

果却否定了她的怀疑。男人其实不是杀人犯。

共同生活的男人可能是杀人犯。不得不做此怀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和女儿共同生活的男人可能是杀人犯。不得不做此怀疑的父亲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

北见坐到驾驶座上，副驾驶座上的南条对他说道：“又扑了个空。”

“她说直到今天早晨还在一起，我原本相当期待的。”北见也说道。

“怎么办？先回警署吗？”

“不，反正回去顺道，去查一下千叶市内的那条信息吧。”

“千叶的话，啊，就是公寓里有个人说住在自己楼上的那个人跟山神很像的那个？”

“对，虽然不太靠谱，但还是去查一下吧。”

“光今天就三件了。三岛的超市、这个滨崎的同居男，接下来又是公寓楼上的邻居……”

南条叹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北见踩下了油门。

北见并不知道刚才那对父女和那个叫田代的男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他们看来，这件事也不过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做的许多无用功之一。接下来要去调查的那条千叶市的消息，到最后说不定只是因为楼下的居民受不了楼上邻居的噪音，为了吓唬他一下才报了警。

“到滨崎花了好长时间啊。”南条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

“房总这半边的高速大巴太少。”北见回答道。

又到了周一，优马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乘地铁去公司的路上，他又开始担心起来，猜测警察可能给公司打过电话。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如果公司接到警察的电话，不可能不跟他联系而等着他去上班，于是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像往常一样就好。

这个周末，优马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房间。不开电视，也不放音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公寓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楼上的脚步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小孩在走廊里玩捉迷藏的嬉闹声，以及自己的心声。

结果，整个周末也没有出现八王子凶杀案犯人被捕的消息，警察也没有找上门来。

但是，警察的确打电话来问过直人的事。紧接着，到阿明和大贵家行窃的那个小偷被捕也是事实。

优马让克弘联系阿明和大贵，问他们犯人是谁，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两人的回复，也没有勇气去追问。

被抓的那个小偷果然还是直人，所以警察才打来电话。但是，他可能并不是八王子凶杀案的犯人。也就是说，直人只是一个入室行窃的小偷，而不是杀人犯？

连日来心中的这些疑问，在上班后依然没有消除。

“午饭去哪儿吃？”

优马茫然地盯着电脑屏幕，这时同部门的梅原问道。

“我先把这个做完。”优马撒谎。

梅原也并不坚持，说了一句“那我自己去吃西西莉亚的女士套餐吧”，走出了办公室。

优马目送梅原离开，离开自己的办公桌，走进一个没人的小会议室，将百叶窗拉下一半，挡住自己的脸，不让外面的人看到。

然后，他给克弘打了电话。响了三声之后，克弘接听。

“阿明和大贵有回信吗？”优马省去寒暄，直接问道。“抱歉。有，有，昨天阿明给我发邮件了。”

优马赶紧把百叶窗拉得更低。

“阿明说什么？”优马战战兢兢地问道。

胃疼，差点吐出来。

“等等，我出去一下。”

优马能清楚地感觉出克弘离开喧嚷的办公室，走向一个安静的地方。

“喂。”

克弘的声音回到耳边。

“……果然还是认识的人。太可怕了。”

优马下意识地扶住椅背，蹲下身去。

“认识的人？”

优马声音嘶哑。

“据说是去年在网上认识的，在他家住过一晚的大学生。啊，那个字，怎么读来着？”

“大、大学生？”

优马不由得抬高了嗓门。

“据说是啊。嗯，名字吗，水下面一个日，然后是挂起来的挂。”

“KUTSUKAKE？[9]”

“啊，对对，叫沓挂隼人。优马，你认识？”

没有印象。原本一直以为对方会说出大西直人这个名字，因此当他听到另外一个名字的时候，反而感觉好像是对方完全跑了题。同时，自己的声音在心中响起：“原来不是直人，不是直人。”

“……阿明说，可能大贵也曾经留那个大学生过夜。不过现在完全联系不上他。”

优马听着克弘的讲述，又陷入混乱。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打电话给我呢？

直人不是入室行窃的犯人。可是，警察却打来电话，这么说果然还是和八王子凶杀案有关。但是，现在还没有犯人被捕的消息。即便现在还在嫌疑阶段，但这么大的案子，嫌疑犯被捕的话，也不可能没有任何报道。

“喂？”

“喂，我能听见。”听到克弘的声音，优马勉强答应了一声。

那天，优马在下班之前努力不让自己想直人的事。当然，虽然尽量不去想，但各种疑问还是在脑海中盘旋。他刚刚调动职位准备走马上任，大家都羡慕不已。因此，同事们看到他坐立不安便对他冷嘲热讽：“表面上不露声色的，可调动工作还是好事儿吧，瞧这高兴劲儿。”

优马准时下班，像往常一样乘上地铁，中途在涩谷站下了车。自从听克弘说入室偷窃的犯人不是直人后，脑海中就产生了一个最大的疑问：那么警察为什么会打来电话？他打算解开这个疑团。

在涩谷站下车后来到地上的优马，戴上口罩穿过五岔路口。仔细看了一下，因为季节的关系，很多人都戴着同样的口罩。

从车站走了两三分钟，来到一栋大楼前，一层有个银行，前面有个公共电话亭。路上行人很多，现在已经比较少见的公用电话也并不那么引人注意。

优马走进公共电话亭，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在公司里查到的上野警署的总机号码。他怀疑附近可能有监控摄像头，尽量把头垂得很低，然后开始按号码。

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更紧张，但由于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各种方法，决定扮演一个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人，所以按键的时候手指甚至都没有发抖。

“喂，这里是上野署。”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忙，优马心中顿时产生一种挫败感。

“啊，喂，你好……”

“嗯。”

“啊，那个，前几天贵署给我打过电话……”

“嗯。”

“嗯，那个，说起一位先生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

“嗯。”

“嗯，那个，当时我一时没想起来，就回答说不认识。可是后来好好想了想，又想起来了。只是啊，我不知道他姓什么，所以啊，一开始没想起来……”

“嗯。”

电话那头的女性工作人员见对方始终不说自己的目的，着急起来。

“嗯，我想起了那个人，所以就想问问您，贵署打电话找我是什么事？”

“您知道给您打电话的人是谁吗？”

“啊，不知道，我没听清……我只清楚地听到上野警署……啊，对了，是一位男士。”

“那我们这边打听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啊，嗯，大西。大西直人。当时我一时没想起来……”

“当时打电话给您的人还说了什么？”

“啊，没有。上来就说这个名字，问我认不认识。”

“如果不知道联系人的名字，我们这边很难查询。而且，如果联系人没有跟您说过别的，原则上我也不能告诉您详细情况。”

“为、为什么？”

“这是规定。”

对方立即说道。优马无言以对。

“……总之，我先查一下，然后让联系人给您打电话，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

虽然优马在心里进行过各种模拟练习，想象自己被问各种问题时应怎么回答，可一旦真的打通电话，嘴又不听使唤了。

“喂，您的联系方式是？”

“啊，不用了，我回头再给您打吧。”

优马刚说完，那个女性工作人员的态度就立马转变，只是敷衍了一句：“那我查一下。”可是听那口气，也许根本不会真的去查。

“拜、拜托了。”

除此之外，优马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对方挂断了电话。优马迟迟未能走出公共电话亭，心里产生再打一次电话的冲动，想问一下八王子凶杀案的调查有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总机话务员不可能对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讲案件的进展。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说是意外，说直人可能遇到意外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勇气再打一次电话。

优马走出公共电话亭，又打开手机上的雅虎新闻主页，依然没有发现八王子凶案的相关消息。

银行的百叶门已经拉下。优马坐在银行前面的石阶上，想静下心来好好想一下，可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太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

不知不觉地，最近一直都在网上查询有关八王子凶杀案的信息，到各种报纸和杂志的网站甚至各种论坛寻找可能与直人有关的消息。只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相反，对山神一也的了解越多，发现他和直人的形象越来越远。

有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是对一个曾与山神一也同居的女人进行的访谈。当时两人好像都刚刚二十出头。

报道内容如下：

“最近我因为山神的事备受困扰。我们的确曾住在一起半年左右，但我们并不是恋人关系。当然，对于他犯下的杀人案以及犯罪动机什么的，我也完全不知情。

“我在六本木的一家酒吧当陪酒女郎时认识了山神。当时他在一家餐馆打工。一天，他跟那家餐馆的老板来到酒吧。后来他就自己来了。感觉他和一般的客人不同。至于哪儿不同，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我们开始在酒吧外面见面。虽然也会发生肉体关系，但他跟我见面的主要目的好像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要我陪他一起去小钢珠店或温泉健康乐园。当时，有些客人会向我示爱。我也经常找山神商量如何摆脱这些人的纠缠。

“后来，山神就住进了我家。与其说住在一起，不如说他只是在我家留宿更合适。我那些女同事都以为他是我养的小白脸，但其实不是。他自己也在工作，从来没有开口向我要过钱。

“我们只是因为脾气合得来才住在一起的。真的，只能这么说。山神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感觉是，他有趣，搞笑，感觉只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好，从来不想未来怎样。

“如果稍微往坏处说，那就是有些贼痞子性。山神离开这里之前不久，我身边有两三个朋友接连丢了钱包。她们的钱包在餐馆、酒馆或夜总会丢失的时候，每次都有山神在场。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钱包是山神偷的。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孩，但我心里却怀疑他。

“山神突然离开了我家。我觉得他可能是找到了别的和他脾气相投的人。以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

“当时的生活状态吗？我俩当时都是上晚班，中午过后才起床，在家看新闻广角，懒懒散散地过日子。有时候兴致起来，就去小钢珠店打打老虎机，然后各自去自己的店里上班。一起生活的那段期间，我俩都换了几次工作。山神曾在池袋的雷鬼音乐酒吧和涩谷的法国餐厅打工。

“有一次，山神和隔壁的邻居打了起来。一对年轻的恋人搬到隔壁。他们经常开大音量听音乐，叫朋友来家里聚会欢闹。如果太吵，山神就

踢墙，很用力，有时我都怕他把人家的墙给踢穿了。还有，如果隔壁传来笑声，他也会大笑，笑得比对方更大声。有时还特意跑到阳台上去笑。

“我还记得，后来只要隔壁稍微有点声音，山神就去跟人家大吵大闹。对方可能害怕，就搬走了。他平常是个很温和的人，但一有不如意的事马上就会不高兴。他心情好的时候说话就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他也挺受欢迎的。

“山神说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谁会喜欢自己。见到那种人，他就会投怀送抱。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不只是女人。有像我这样的陪酒女，也有像黑帮的男人。有一次他还跟我说有个男人在叶山有栋大别墅，让他随便用，约我一起去。

“我感觉他应该也吸过毒，不多，也就是玩玩的程度。我没吸过。

“我还偶然看到山神的手机里有几张所谓的床照。当时我以为，他是个男人，所以才傻乎乎地向我炫耀他睡过的女人有多少。他打工的工资并不高，可是花钱却大手大脚的。

“我虽然不认为他曾向女人伸手要钱，但也不敢断言他没伸手要过。”

优马闭上眼睛。车道上响起激烈的鸣笛声。好像是一辆奔驰差点撞上前方突然停车的轻卡，正在拼命地鸣笛。

记得有一次，和直人一起从附近的一个警亭前面走过时，旁边的直人曾闭上眼睛，持续了几秒钟。看他不像是在眨眼，就问了一句：“怎么啦？”于是，他指着警亭前面的公告栏，说道：“瞧，那个。”公告栏上贴着一个布告，写着这段时间因交通意外丧生或负伤的人数。

“这是我的习惯。死亡人数栏的数字如果是0的话还好，如果是1或2的话，我就会默祷。死者人数是几个，就默祷几分钟。”

直人说得很轻松，当时优马也只是敷衍了一句：“哦，很少见啊。”但是现在想来，当时直人那么为别人的死亡担忧，与现在优马脑海中想象出来的直人简直不像同一个人。

下一个瞬间，优马突然站起身，跑回刚才的那个电话亭，走进去，再次拨通上野警署的电话。

这次接电话的不是刚才的那位女性，而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对

方言谈中依然透露出很忙的样子。旁边还有别的电话在响。

“对不起，其实我最近联系不上一个朋友，担心他出了交通意外什么的。不知您能否帮我查一下？”

与刚才的吞吞吐吐不同，这回优马说话非常流畅。不知为何，他现在确信直人遇到了交通意外。

“请问尊姓大名……”

优马瞬间以为对方是在问自己的名字，便回答：“啊，我是受他家人之托……”这时对方纠正道：“不是，请问您朋友的尊姓大名是？”

“大西。大西直人。”优马说道。

“请稍等。”

对方的声音远离耳边。室内的嘈杂传了过来。说话声、电话声、敲击键盘的声音……

“从多久前？”

对方的声音突然回到耳边，优马慌忙应了一声：“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的？”

“啊，哦，大概一个星期前。”

“没有这个人啊。”

“啊？”

“至少最近东京市内发生的交通意外死伤者名单中没有这个名字。”

“啊，哦。”

对方的回答过于直白，优马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如果是东京以外的地方，查起来可能要花些时间……”

打来电话的是上野警署。如果是交通意外，不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

“请问，会不会不是交通意外，而是别的什么案子或者……”

“要是那种的话，在电话里就不方便……”

虽然都是理所当然的回答，但对方说话时依然吞吞吐吐。优马道谢，挂断了电话。

直人遇到交通意外，受了重伤。身上没有能够判明身份的证件，手机通讯簿上唯一的联系人是我的名字——优马打电话前在脑海中产生的这种想象瞬间烟消云散。

优马再次走出公话亭，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车站。

以前，有个五十多岁的客户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据说他死于下班回家的途中，但警方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连他去世的具体地点都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当时是周五的晚上，也许他仅仅是去某个地方喝了一杯，或者也有可能是在夜店迎来了死期。虽说个人信息保护是警方的规定，但是妻子和女儿却因此无从知道他死于何地，她们的痛苦可想而知。

优马茫然地走在路上，不知不觉间闯入一个情人旅馆林立的区域。

他又思考起来：还有别的什么可能性吗？警察打来电话，问及是否认识大西直人。他不是去阿明和大贵家偷东西的那个犯人。八王子凶杀案的调查也没有任何进展。而且，他也并非遇到了交通意外。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优马停下脚步。旁边有两个年轻男子正在被警察例行盘问。虽然优马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可以看到警官正在搜查年轻男子的包。

会不会是吸毒呢？可是，两人天天生活在一起，如果直人真的吸毒，那么从他的言谈和眼神中肯定能发现。从日常的表现来看，他是不可能吸毒的。那么，直人会不会是去参加什么淫乱聚会，结果被警察抓了呢？淫乱聚会时有人吸毒。想到自己和直人相遇的地方，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脑海中想象着直人半裸着身子被警察按倒在地的情景，优马马上加快了脚步，从不停进行盘问的警察身边逃开了。

越想就越不知道直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可能是杀人犯，不可能是入室行窃的小偷，不可能是吸毒惯犯，不可能是那种参加淫乱聚会的人。那么，直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离开？

优马又加快了脚步。他越发肯定直人是因为犯罪被警察抓了。于是，心中的某个声音也愈发强烈："所以，不要管了，不能管了。"

他开始扪心自问：和直人相识以前的生活是否那么无聊？当时自己虽然没有和任何人认真交往过，但也过得开心快乐。而且，即便自己和直人有未来，那么谁会祝福我们？哪里会有人祝福我们？不会有人祝福我们这种不被祝福的人。这样的世界会有什么幸福？所以，算了吧，就

这样算了吧！

稍微打开一点窗，东方的大海逐渐亮了起来。天边有很多云，看不清日出，只有被朝阳染成浅红的云和海面缓缓地朝海湾的方向移动。

“起来了？”

泉听到声音，回过头去。起身坐在床上的若菜像个孩子似的用两手揉着眼睛。

“对不起，冷了吧？”泉正要关上窗子，若菜说道：“不，没事儿。”然后又钻进了被窝。

原本泉打算进行期末复习迎考，昨天晚上住到了若菜家里，却几乎没怎么学习。

“现在几点了？”

泉听若菜问，看了看墙上的表。

“六点十五。”

若菜又抱起枕头，准备再次入睡，泉正要转过头去看朝晖中的大海，这时若菜又说道：“啊，辰哉他们也快出现了。”

“辰哉君他们？”泉问道。

“一直在坚持呢，马拉松赛的晨练。他好像真的要参加马拉松。在辰哉家打工的那个田中，最近也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在家门口和他一起做准备运动，然后去跑步。”

泉从窗子里探出头，在海湾路的前方看到辰哉父母经营的那家民宿“珊瑚”。

“还没出来？”

泉听若菜问，回答道：“好像还没有。”朝阳还没有照到辰哉家门口，只有自动售货机的灯光照亮门前的路。

“他俩关系好得出奇。”

背后传来若菜的声音，泉佯装糊涂，“他俩？”

“就是辰哉和田中啊。跟哥俩似的。辰哉以前从来没有跟家里的帮工这么好过。来打工的那些人大多是从东京什么地方来的，辰哉好像不太擅长跟那些人打交道……”

这时，辰哉走了出来。泉小声说了一句："啊，出来了。"一下跳到路上的辰哉马上做起了伸展运动。

泉能清楚地看到辰哉站在自动售货机前做膝关节屈伸运动。紧接着，田中也走了出来。他一脸疲倦地打了个大哈欠。

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看到他们正在说说笑笑。辰哉突然跑了起来，田中叫了一声"哎"，慌忙骑上自行车跟在后面。

朝阳依然没有照过来。自动售货机的灯光又照亮了两人离开后的马路。

泉关上窗子，回到地板上的被窝里。

"已经跑起来了？"

泉听若菜问，答道："嗯，但田中骑自行车。"

被窝里还残留着自己的体温。泉将被子拉到肩膀。"喂，泉……"若菜的声音从床上落下来。

"……毕业后准备做什么？"

泉没有回答若菜的问题，而是盯着稍微亮了一点的窗子，过了很长时间才反问道："你呢？"

"如果能在那霸的酒店找个好点的工作就留在冲绳，不行的话就去东京或大阪。"

"啊，要离开这座岛吗？"

"一般都是这样啊。"

"为什么？"

"这里没有工作啊。"

"这样啊。"

"对啊……那你呢？有什么打算？"若菜又问了一句。

"我……"泉刚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

她虽然并非没有考虑过未来，却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上大学吗？"

泉听若菜这么问，回答道："上大学有点难。如果那样，妈妈就太累了。"

“可是你也不能一直跟妈妈在那个民宿帮忙啊。”

若菜的父母好像也起了床，楼下传来一些响动。泉像是为了转换话题，问道：“辰哉君会去做什么呢？”

“不知道啊。就他那学习成绩，考大学应该是不可能的吧。以他的性格，估计可能先去大阪或者东京找个工作，然后很快又厌倦了，最后回到岛上。”

窗子又稍微亮了一点。

“什么时候回来？”

泉本来想问和田中一起跑步的辰哉多长时间能跑回来，但若菜好像误解了她的意思，回答道：“顶多也就一年吧。”

“不是啊，我是问辰哉他们每天早晨跑多长时间。”

“啊，你说这个啊。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吧。他妈妈说，周末跑的时间更长一些。”

一番聊天之后，两人都完全清醒了，离开被窝。洗完脸，刷过牙，若菜开始为两人准备早餐，泉走到外面。

在路边蹲了一会儿，听到一阵狗吠，接着前方出现辰哉跑来的身影。他的身边有一条不知谁家养的小狗。小狗跟在辰哉的脚边，一边跑一边欢叫。田中骑着自行车跟在辰哉后面。

泉站起身，辰哉好像也发现了她，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早。”泉喊道。

辰哉跑到她面前，一边原地踏步，一边答了一句：“早。”

“我昨天住若菜家。”泉说道。

“早。”田中也在辰哉的身后打招呼。

“……我先回去啦。”

田中稍微有些慌张，回了辰哉家。

“田中每天早晨都陪你吗？”泉用眼睛追着田中的背影，问道。辰哉依旧气喘吁吁，勉强露出笑容，说道：“累死我了。稍微一松懈，他就在后面踢我屁股。”

泉又蹲下身，冲着在辰哉脚边吐舌头的小狗招了招手。小狗立即跑

过来，将两条前腿搭在泉的膝盖上，要舔她的脸。

“谁家的狗？”泉问道。

“下平那边一个叔叔家的。”

“下平？从那边一直跟过来？”

“对啊，每天早晨都这样。”

“它自己能回去吗？”

“能回去啊。岛上任何地方，这家伙都能自己去。”

小狗好像知道自己被夸了似的，高兴地摇起尾巴。

泉摸着小狗的脑袋，抬起头来。大海那边的朝阳照过来，辰哉流汗的双颊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辰哉君，那个……谢谢。”

泉的话过于突兀，辰哉吃了一惊，“啊？”

“你毕业后打算离开这里吗？”泉改变了话题。

“还没有任何打算……”

“我一直在想，得找个机会跟你说一声谢谢。”

泉跑到外面来等辰哉，本来不是为了要说这些。她原本只是想出来跟两人打个招呼，说声“早上好”，可是那些未曾想过的话却不停地从口中流淌出来。

“……虽然时间还早，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离开了这里，就没有机会正式地跟你说一声谢谢了。我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声谢谢。”

“怎么啦，突然说这些……”

辰哉明显慌了神，但泉觉得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也无法将这些话说出口，于是继续说道：“……我必须努力。”

“你、你已经很努力了！”

辰哉突然抬高了嗓门，小狗受到惊吓，又叫了起来。泉温柔地抚摸它的脑袋。

“可是，我原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努力下去了。我有理由可以不再努力生活，也觉得自己不必再努力活下去了……可是，这样是不行的，对吧？”

“对，对啊。你一直在努力啊，也能努力活下去。”

泉抚摸着小狗，点了点头：“嗯。”

突然传来一个响声。泉和辰哉抬起头，看到辰哉家的大门打开了，田中从里面探出头，喊道：“辰哉，你妈喊你吃早饭。”

“马上就回啦！”

大概是感觉被人当成了小孩子，有些不好意思，辰哉高声嚷道。

“若菜也说了，你跟田中好得跟哥俩一样呢。”

辰哉像是很高兴，也笑着说道：“他这人挺有意思的。”

福冈机场。上次带北见去山神一也父亲的老家做调查的岩永巡查长前来迎接。

北见和南条乘坐早上第一班飞机飞到福冈，在到达口与岩永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坐着他的车前往县警署。

昨天深夜，北见接到岩永的联络，说博多中洲的一家夜店员工打人致伤被捕，其中一人供称自己认识一个疑似山神一也的人。

夜店的员工殴打辞职的员工，这种事件本来并不稀罕。然而，三名肇事者中有一个叫早川贵明的，刚来这家店上班不久，审讯中突然对警察说，自己去年十月和一个疑似山神的男人在同一个工地打过工。

据负责调查的岩永巡查长说，这个早川三十五六岁，骨子里就是那种痞子流氓习性。他在老家埼玉的高中没毕业就退了学，之后不停地换工作，来到九州之前曾因伤害和恐吓以及盗窃等罪两次服刑。

这个早川和那个疑似山神的男人一起打工的地方是鹿儿岛市内的一个建筑工地。据说工程很大，工地的劳动人员都是从九州各地招来的。

早川和那个疑似山神的男人同住一屋，虽然两人只在一起住了三个月，但他们脾气相投，节假日还会一起出去玩。

据早川本人说，他辞去工作回到福冈开始在这家店上班后，才意识到当时和自己同屋的那个人可能是山神。但岩永根据调查中的感觉，认为早川可能早在和那个人一起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早川虽然还没说太多，但他供称，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山神，那么他认为山神当时来自冲绳。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来自哪里，但那人用的打火机、装衣服的方便袋上都印着那霸市内的店名和地址。

另外，这个疑似山神的男人也与早川一样，在十月底辞工离开了那个工地，以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山神，那么对山神的追踪又会取得新的进展。春天在埼玉县的建筑公司工作，用球棒打伤同事消失后的行踪就可以查明。而且，如果是去年十月辞工，距今也就三个月左右，而且来自冲绳这个信息也将成为查案的重要线索。

北见和南条跟着岩永走进警署内的审讯室。早川坐在狭小的房间里。

看到这个叫早川的人懒洋洋地抬起头的瞬间，北见立即郁闷起来。虽然他心里明白自己应该习惯这种类型的脸，可道理归道理，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也许是因为光线昏暗的缘故，早川的脸色呈现出一种病态，他的眼睛、鼻子、嘴和耳朵简直就像捡来的废品，被人胡乱安在脸上，缺乏整体上的统一。人在粗野的生活中，心自然也会变得粗野。现在看来，面相也同样会变得粗野。那张脸猛一看并非一副凶恶的面相。进一步说，如果这个人微笑一下，也能做出一副不错的笑脸。但是，惯犯的脸上都会表现出诸如厌世、贪婪和幼稚之类的情感。这些情感就像被缝在脸上的线，留下起伏不平。北见想象着，如果用剪子把这些线一根根挑出来，这张脸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许，拔掉线之后变得光滑平整的脸又会呈现另外一种丑陋。

北见怀着沉重的心情坐在早川面前，早川使劲叹了一口气，气急败坏地说道：“饶了我吧。”

“想早点结束的话，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北见冷冷地说道。

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审讯的早川听到北见的这句话，似乎马上看出北见是哪种类型的刑警，马上改变了态度。“八王子凶杀案跟我没关系啊。但是，我肯定犯人是那家伙。”早川开始讲了起来。

“……我蹲过几次班房，清楚得很。真正崩坏的人，就长那个样。猛一看那张脸挺普普通通的，可就是那张普通的脸，会面不改色地杀人。”

听早川也突然说出了长相的问题，北见感觉自己的内心仿佛被别人看穿了。他吃了一惊，仍旧勉强保持着面无表情。

“你为什么认为那个人就是山神？”

北见问了一句，引导他继续往下说。

“首先是脸啊，长得很像。忘了什么时候在哪儿了，看到那张通缉照片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哎，当然一般人看到的话可能不会发现，可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张杀人犯的脸。另外，就是通过他说的话。啊，当然他没有说过杀人的事啦。只是，忘了什么时候，记得有一次，跟我同组的一个小子自杀了。上吊死的。然后，我就说，‘我从来没想过死。’那小子说‘我也没有’。只是，他又说了一句：‘有时候觉得死了也无所谓。’”

据说那个疑似山神的男人接着这样说道：

“我虽然从来没想过死，就是偶尔，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候，比如早晨起来拉屎，看电视里演综艺节目，就突然会想：‘哎？我就这样死了也行啊。这样也不错哦。’也不是因为厌世，也没什么不愉快的，反而是心情还不错的时候，就会突然想：‘就这样死了也不错哦。’”

早川好像原本是个爱说话的人。他想到哪儿说哪儿，把那个人说过的话都说了出来。

“……总之，怎么说呢，他这种无所谓生死的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自己无所谓生死，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无所谓生死，觉得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和别人消失是同一回事。所以他才会说‘杀了我啊’。就这样的家伙，要是着急起来，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啊，现在想来，感觉他好像跟我说起过自己在八王子作案那天的事。啊，当然也不一定是啦。只是后来我看电视上讲凶杀案的现场情况，感觉有点像。”

据早川说，那天，那个疑似山神的男人走在东京郊外的大街上。烈日炎炎，浑身疲倦，脚下的柏油路冒起的热气让人窒息。前一天，男人接到之前登记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电话，说今天有个日结的建筑活，要求从傍晚干到第二天早晨，工地那里有备好的工作服之类的，还能当场拿到工钱。

男人到那处电车站是在下午五点多。虽说是郊外，但那儿有一栋车站大楼，站前环状路上排列着开往各个方向的公交车。

头一天电话里说坐公交车需要二三十分钟，因此男人从电车站出来后就开始找公交车站。车站里吹着冷风，可刚踏出车站，汗水就一下子冒了出来，身体就像被雨水打湿了一样。

男人乘上公交车前往指定的地点。下车的地方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新开发的小区。他按电话里的指示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哪儿有建筑工地。他仍旧找啊找啊。途中，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了几次冰镇水和茶。住宅区

盛夏的炎热，和这里的风景一样，静止不动。与其说是在出汗，不如说像穿着湿衣服到处走。

离集合时间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男人还是没有找到施工现场，终于给那个劳务派遣公司打了电话，一说对方指定的那个地址，结果对方却笑道：“那里啊，是上周的工地。”原来，前一天的负责人搞错了。“如果你现在想去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就是有点远啊。”对方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说。男人挂断了电话。

不停地出汗。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汗水也不停地从下巴落下来，啪嗒啪嗒地落到地面上。放眼望去，周围全都是一样的房子，已经不知道公交车站在哪儿，自己从哪儿如何走来的了。

男人马上坐在旁边一户人家门口的台阶上。弯起的膝盖内侧黏糊糊的，难受极了，但也已经没有力气起身走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么多房子，偏偏就这家的主人回来了。那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她手里拎着一个超市的购物袋。

男人希望她直接走过去，不要理他，可那个女人却在稍远处停下脚步，跟他打了招呼，“您好……”

男人心里烦极了，心里小声念着“好吧好吧”，心想：为什么偏偏就这家人回来了呢？

他原本打算就这样离开，可女人又问道：“请问，您来我家有什么事吗？”

“不，没有，只是迷了路而已。”男人爱答不理地回答。

女人嗯嗯啊啊地点了点头。

“这附近有自动售货机什么的吗？”口特别渴，连唾沫都没有了。到处都是同样风格的房子，周围看起来不像有自动售货机。

“这附近啊……”女人陷入思索。

男人离开她家门口，女人与他擦肩而过，打开大门，走上石阶前往门厅。男人若无其事地看了女人一眼。女人关门的时候也往他这边瞥了一眼，于是男人装作迈开步子，等门关了，又在原地蹲了下来。

这里有那么多房子，可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只有房子、道路和酷暑。

这时，背后响起开门声。男人蹲在地上，回过头去，看到女人走了

出来。男人心烦气躁，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要起身。

“不介意的话，请喝点东西吧。大麦茶。”

仔细一看，原来女人手中拿着一个杯子。女人提防着杯子里的茶水溅出来，小心翼翼地走下石阶。门关着。女人站在门边把杯子递了过来。男人站起身接过杯子。大麦茶很凉，手里的杯子上形成一层雾气。男人没有说谢谢，就在女人面前一饮而尽。大麦茶真的很凉，非常好喝。喝光那一瞬间，刚才电话里那个人的笑声突然在耳畔回响，“那里啊，是上周的工地。”是那种耍弄人的语气。

男人把杯子还给女人，女人又问了一句：“还要一杯吗？”男人拒绝了。

“……接下来的故事，我觉得应该是那家伙瞎诌的。”

早川讲完男人喝光杯子里的大麦茶，发出一种淫荡的笑声。

“女人先进了家门，那家伙也来了劲儿，跟在后面敲了门。那个女人给他打开门，他一下子把她推进去，在门厅强奸了她。”

早川说完，又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充斥着一种恶臭，北见忍不住转开视线。

“是他亲口说的吗？强暴了那位女性？”北见问道。

其实现场并没有迹象表明被害人尾木里佳子曾受到性侵害。

“嗯，他是那么说的。可是那肯定是说谎啦。我以前跟他说过女人的事，他一定是在逞强，为了面子啦。”

“然后呢？之后他又做了什么？”

“说强暴了那个女人之后，肚子饿了，就去冰箱里找吃的，吃了些火腿和水果什么的，就逃走了。”

北见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南条。两人都已心知肚明，早川刚才描述的这些景象和八王子被害人家里的构造是一致的。

“你刚才说那个人是从冲绳来的？”北见转换了话题。

“哎呀，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昨天跟另外一个警官也说过了，他随身携带的东西上有冲绳的店名和地址……”

“离开你们一起干活的那家工地时，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没说什么。在那种工地上，大家都闷头干活，连招呼都不打的。

啊，但是……”

“但是什么？”

“好像说要攒些钱买点露营用品什么的。帐篷啊、睡袋啊、饭盒啊之类的。所以我就问他，‘买这些东西，是要去流浪啊？’他回答说，‘算是吧。’”

男人自称“田中信吾”，在这个建筑公司登记时，留的是横滨的一个地址，据查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啊，我这种人虽然也没资格说三道四的，可是，真的，如果你们不快点把他抓住，他肯定还会杀人的。可能是在外人看来他还挺开心的那种时候。”

北见又对早川审讯了一个小时后，与南条一起到走廊里。

“还没有冲绳的目击信息吗？”

刚从审讯室里走出来，南条便问道。

“嗯，来之前我查过，没有发现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只是，也许有那么一两条错过的。我正让他们查。刚才抵达机场的时候又问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发现。”

过了一会儿，岩永也从审讯室里走了出来，过来问道：“接下来怎么安排？”

“原本应该去一下早川他们干活的那个鹿儿岛工地，可时间关系，还是先回东京吧。”北见回答。这时，南条插嘴道：“哎，山神父亲的老家远吗？”

“开车两三个小时。”

回答他的是岩永。

“那来回要一天时间啊。”

南条似乎放弃了这个打算。岩永说他去安排送机的车，然后就离开了。这时，南条突兀地转换了话题，“北见，你看那边的那位老婆婆，有什么想法？”北见往那边一看，看到一个老婆婆坐在走廊前面的长凳上，样子十分可怜。

“嗯，跑到这种地方来，应该是来接不争气的儿子吧，而且已经来了几十次了。也许，这就是那个老婆婆的生活。”

北见回答完，南条说道：“总之，地点很重要。比如，如果山神现在在冲绳的度假区，有谁会怀疑他是杀人犯呢？对了，这个老婆婆之所以来这里，其实是因为上大学的孙子开摩托时摔倒了，她跟着过来。刚才还在那边骂她那个不争气的孙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开那么快。’”

北见又看了老婆婆一眼。知道真相后，从老婆婆身上竟再也看不出什么可怜相了。

“你认为山神回冲绳了吗？”

听南条这样问，北见虽然毫无根据，却马上回答了一句：“是的。”

那天晚上，北见和南条回到东京，重新在以往的目击信息中寻找与冲绳相关的信息。最后只发现了一条。

唯一的一条可能与冲绳联系上的报警信息来自大阪的一位女士。在大量的报警信息中，最终真正成为刑警们的调查对象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当然，其中有些信息委托了当地警方进行调查。但是，从委托当地警方调查的那一刻起，其实就意味着搜查总部已经否定了该信息的有用性，这些报警信息中其实没有一件与山神产生关联。

这位住在大阪的女士提供的信息埋没在众多资料中，搜查总部甚至没有委托当地警方进行调查。

报警人是一名二十四岁的女子，叫作种田优里，在一家全国著名的西点店心斋桥分店工作。她报警称，大概一个月前，她和同事两人一起去冲绳旅游时见到一个人，感觉他长得很像山神一也。

幸好当时警方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北见立即打了她的手机。对方大概正在工作，连着打了两次都没接通，只好留了一个语音留言。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她本人给北见打来电话。

偏偏不凑巧，这时北见正在厕所小解。他慌忙应了一声“我马上给您打回去”，顾不上洗手就从厕所里飞奔出来。

稍微聊了几句他就发现，这名女子之前并非出于好事而打来的报警电话。

“……听说您曾见过一个长得像山神一也的人，请问能否跟我说一下具体情况呢？”

“那个，我也不能确定那人一定就是犯人……”

“当然，那也没关系。”

“哦，那我见到他那天的日期您都知道了，对吧？”

“是的。这边的资料上有记录。”

“哦，我看到那个人的地方，不是冲绳本岛或那霸。”

“哦？不是那霸？”

这一点资料上没有写。

“对。当时我和朋友虽然住在那霸的酒店，但最后一天去了一个叫波留间岛的离岛玩了一天。”

已经回到办公桌前的北见慌忙拿出地图，打开冲绳那一页。

“那是一个小岛，从那霸乘游轮大概三十分钟左右。在那个小岛的码头上，看到一个人，感觉和那个犯人很像。”

北见已经在手头的地图上找到波留间岛。粗略一看，虽然称不上小岛，但确实没有石垣岛或宫古岛那么大。

“……我猜那个长得像犯人的男人可能在那座岛上的客栈或民宿打工。我们抵达那里的时候，他到码头来迎接和我们坐同一艘船的一家旅客，乘船回去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当时他来送一对年轻恋人，站在码头上，不停地笑着冲他们挥手道别……”

“对不起，恕我冒昧，请问您从什么地方看出来那人可能是山神一也呢？”

“以前电视里说那个犯人曾在大阪的美容诊所做过整容手术。那个诊所离我娘家很近，所以印象深刻，啊，对了，通缉照片上的那张脸，我还记得比较清楚……但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当时在码头上看到的时候，他晒得很黑，而通缉照片上的那个人皮肤较白……可回到大阪之后，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就决定报警了。”

这是一个月前的信息，如果信息属实，那么现在山神可能还在岛上。虽然现阶段还不能断定那个人就是山神，但由于小岛不大，即便对岛上所有的住宿设施进行排查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只是，不能给所有的设施打电话询问，因为山神本人可能接到电话。

北见挂断报警人的电话后立即接到部下的电话。他们刚才奉命对八王子凶杀案的现场再次进行勘查。

他们已经在门边的花丛中找到滚落在地上的大麦茶杯子，证实了早川在福冈的供述。只是，遗憾的是，还是未能从上面提取到犯人的指纹。

或许被害人尾木里佳子确实曾为山神端出一杯大麦茶。但事实即便真的如此，这些信息对破案也无所裨益。

北见想象着山神一也在冲绳的蓝天下站在码头笑着送别游客的情景。下一个瞬间，耳边响起早川在福冈说出的那句话。

“……如果你们不快点把他抓住，他肯定还会杀人的。”

放学的路上，泉和若菜一起回家走到平常两人挥手道别的地方，泉刚举起手来准备说再见，又突然说道：“啊，对了，我今天要去狮子民宿借辆自行车的。”

“客人用的自行车吗？”

“嗯，明天有一家六口客人，说自行车还少一辆。”

两人一起走在通往海滩的路上，看着变得有些灰暗的冬天的大海。然后，泉在“狮子民宿”前与若菜道别，走进兼作咖啡馆的院子里，正好这家民宿的阿姨从门口走了出来。

“请问，您家的自行车……”泉问道。

阿姨好像一时间没想起来，张大了可爱的大眼睛，“啊，想起来了！那里，那里，都放那里了，随便推走哪辆都行。”阿姨指着杂货间说道，“什么时候还都行，不着急的。”

以前这个阿姨天天系着一条围裙，不知为何今天却换上了工作服。

“您这是要去哪里吗？”泉问道。

“星岛，去除草。”

“您家在星岛上有农田？”

“也算不上农田啦。可如果放着不管，地就会荒掉的。”

“能带我一起去吗？”泉问道。

“可以啊。只是我得在那里待一两个小时。”

“我也帮您除草。”

“好啊。不过地也没那么大，其实用不着怎么帮忙。”

阿姨走向通往海滩的后门，泉也将书包放进杂物间，跟着走了出去。

从银滩上延伸出去的栈桥上拴着“狮子民宿”的小船。可能有时也载客人，船体崭新，比辰哉的船约大两倍。

泉跳到船上。船果然比辰哉的大，比较稳当。泉蹲下身子的时候，阿姨已经解下绳子，打开了发动机。

“跟辰哉的船比起来，我这船可算得上豪华客船了。”阿姨豪爽地笑了起来。

果然船大速度也快，从眼前流逝的风景与以前不同。泉一边找着平衡一边站起来，用整个身体迎着扑面而来的海风。船开到大海上，云已经散去，冬日温柔的暖阳洒落下来。

然后，小船停靠在星岛的栈桥边，泉跳上栈桥。

“泉，从那边上去往右走一点，有一道破旧的石墙，那里有三间仓库，你知道吧？”

泉听阿姨这么问，点了点头，“嗯。”

“阿姨就在那附近等你哦。不要去太危险的地方。当然，这里也没什么危险的地方啦。”

“我就去那边的山坡上看看大海。”

“山坡？上面有废墟的那个？阿姨最近都没去过那边，那里变成什么样了啊？”

“还是普通的废墟啊。”

阿姨大概觉得泉的回答很有意思，又豪爽地大笑起来。

泉先走了起来。她像往常一样走上那条羊肠小道，右手边稍远处有古旧的石墙，三间表面上还挺新的仓库在那边依次排开。

好久没来这里，心情顿时变好了，泉不由得朝有废墟的山坡走去。爬到山顶，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阳光从云间洒落，海面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泉正要坐在以前坐的那块岩石上，突然想起一件事，走进废墟。当然，里边已经没有田中的行李，阳光照着破败的白墙和脚下的瓦砾。

泉在里面看了一圈。那个门框还在。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田中突

然从里面探出头来，吓了她一跳。那个门框就像一个大大的画框，透过画框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色。这时，泉突然想到自己还没去过废墟的另一面，便走到了里面。

从原本是门的位置向外走一步，便是一块空地，以前好像是个内院，再往前是坡度和缓的山崖，通往下面的海滩。

泉往前走了几步，小心翼翼地往山崖下看。雪白的沙滩在下方延伸，成为小岛和大海的分界线。岛上长着茂密的野生椰子树，大海上白色的波涛起伏。蓝色的大海一望无际，白色的沙滩看不到尽头。椰子树的树叶在海风中摇摆着，坚韧有力。

泉叹了口气，看着眼前的景色入了迷，不由得朝山崖的方向迈出脚步。南国特有的树根在地上盘根错节，原以为自己轻轻地放下了双脚，可突然发现还悬在半空，又慌忙收了回来。

在美景面前，泉长长地伸了一个腰。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也不枉今天来到这里。

伸完腰，泉突然想看看背后有什么，于是回过头去。就在这一瞬间，泉“啊”地一声惊叫起来。脚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又踩到柔软的树根，待在原地动弹不得。

前面有一堵白墙，大半已经坍塌，但有的地方还残留着二楼的断壁。白墙上用红漆写着一个“怒”字。

虽然只是简单的涂鸦，但那里却飘散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泉感到一种恐惧。她想穿过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回到对面，却感觉那个红色的“怒”字挡在面前，根本迈不开步子。转开视线，就感觉那个字朝自己扑来，双腿开始颤抖。

泉屏住呼吸，与那个字对峙。仔细一看，原来那个“怒”字的周围，还有一些用红漆写的小小的“怒”字，笔画扭曲，就像在地上爬行的蝶螈。

泉感到恶心，一下子蹲在地上。只是，蹲下身子的时候，视线仍无法从墙上转开。她感到毛骨悚然，感觉就像有很多叫作“怒”的小虫子吸附在自己的身上往上爬。

那些叫“怒”的红色小虫仿佛不断地从白墙里涌出来。涌出来的小虫子从墙上爬下来，爬到地面上，爬到泉的脚边。

泉拼命地用手擦自己的胳膊和脸。但不管怎么擦，那些红色的小虫

子仍旧执拗地向上爬。

泉发出一声尖叫，逃进废墟，跑出那片地块。原本想就这样跑到“狮子民宿”的阿姨所在的地方，但这时她突然停下了脚步。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明显与墙壁那边的氛围有所不同。

泉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当然，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红色小虫子。就在这一瞬间，她差点又尖叫起来。应该早点发现才对，可是由于刚才受到太大惊吓，根本没来得及思考。

写字的人是田中。

脑海中浮现出田中的背影。他正面向白色的墙壁，用红漆在墙上写着“怒”字。只是，那个背影是陌生的，并不是泉以前认识的那个田中的背影。

泉想直接跑下山坡，可不知为什么又停下脚步，站在稍远处回头看。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自己刚才在那堵墙后面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从这边只能看到一堵残破的白墙。但那堵墙后面的确写着“怒”字。

泉突然觉得，虽然田中平常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开心，可其实也许他有时也会想逃离这个社会，到这种地方来露营。

当然，她并不知道田中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独自生活。以前她总认为这里对田中来说并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过程，并没有想太多。比如以现在的自己来说，就相当于断掉与妈妈、“波留间之波”的叔叔阿姨、若菜以及辰哉的联系，独自待在这里。简而言之，就是切断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田中曾经这么做。这种人心中肯定是有烦恼的。但是，人生烦恼这种程度的理由，还不足以消除从白墙上的红字中感受到的那种毛骨悚然。

太阳落山了，又起了风。海上吹来的寒风敲打着玻璃。洋平放下筷子，茫然地盯着电视机。电视上正在播出一种游戏形式的娱乐节目，非常热闹。虽然听到了电视中的声音，但洋平却不知道在演什么，为什么那么好笑。

洋平放下筷子，正在等茶泡饭用的茶汤。爱子去了厨房，电热水壶的水好像还没有开，所以她还没有回来。不，或许她是刚刚离开餐桌。

洋平离开餐桌，往厨房里瞧了一眼，看到爱子盯着已经在冒热气的电热水壶。

“爱子，茶。”

爱子回过神来，刚要说“水还没……”，却发现水壶已经在冒热气。

洋平回到餐桌，用筷子切下一大块明太子，放到碗里的剩饭上。

田代离开其实是在一周前，但那仿佛就在昨天，可有时又感觉已经过了一年。

那天，爱子一直哭到精疲力竭。洋平当时真担心她再也站不起来，强行将不情愿的爱子拖回了家。原本以为爱子会待在房间里，有一段时间不再出来，但第二天早晨她又像平常一样去早市打工，工作结束后，回到田代已经不在的那个公寓，中午到渔协给洋平送便当。然后，等洋平下班回家时，她又在做晚饭，和父亲一起吃完晚饭，刷了碗，回自己的公寓。

自从那天后，田代就没有音信。爱子也没再提起田代。洋平想问也问不出口。爱子既然每天都回公寓，说明她或许还在期待田代回来。洋平看到爱子这样，不能对爱子说：“田代不会回来了。”而且，更不能对爱子说，“总有一天田代会回来的。”

“爸爸，茶。”

洋平突然听到声音，慌张起来。爱子站在他的面前，转着茶壶。

吃完饭，洋平去泡澡。厨房传来爱子洗碗的水声。水声停下时，洋平突然无法平静，“爱子！”本来没什么事，他却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听爱子问“怎么啦”，就随口说了一句：“哦，一会儿我要喝点烧酒，给我留点下酒菜啊。”

泡完澡，在更衣处换上睡衣。爱子说了一句“晚安”，传来她走向门口的脚步声。

洋平离开更衣处，追上爱子，对她说道：“这就要走吗？”

爱子正在穿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冰箱里有土豆沙拉。”

“啊，嗯。”

洋平见爱子这就要走出去，又赶紧叫住了她，“哎，喂！”

爱子回过头来，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

“……啊，那啥，光睡个觉的话，住这里也行啊，没必要特意回那边。”

这时，洋平停了下来。他原本还想说：“一想到你自己住在那个公寓里，爸爸就担心啊。”可话却堵在嗓子眼，说不出口。

“……啊，那个，也不用一直在公寓里等，田代，他嘛，也知道这里啊。”

爱子原本茫然地看着洋平，就在洋平说出田代这个名字的瞬间，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眶，差点就要流出来。

“会、会回来的。他又没做什么坏事。等他平静下来，会跟咱们联系的！”

洋平语速很快。他知道自己不该说这些话。这时，爱子已经泪流满面。

“他不可能回来了！他不可能回来了！爸爸你明明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谎！”

爱子也不擦一下脸上的泪水，歇斯底里地喊道。

“田代君让我相信他，我也说自己会相信他，可都是因为你不相信我们。因为你不相信我！”

爱子抽噎起来。洋平走下冰冷的门厅，想安慰一下她。但是，当他将手搭在爱子的肩膀上时，爱子在狭窄的门厅爆发了。

“爸爸……如果爸爸对我说，即便像我这样的人，也会有人喜欢我，对我说那个人很善良，很伟大，跟我说我会幸福，那我……我根本就不会打电话报警！”

洋平架住差点哭倒在地的爱子。想到这一个星期以来，爱子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给自己送便当，做晚饭，洋平就觉得可怜极了，泪水也不由得涌上眼眶。

“爱子……”

田代会回来的，田代会回来的。这种谎言又差点脱口而出，洋平使劲用手堵住自己的嘴。如果自己能对她说，爸爸一直相信你啊，一直都相信你能幸福的，那将会变得多么轻松。可他不想用这种谎言欺骗痛哭流涕的女儿。自己的确是一个未能相信自己亲生女儿的父亲。

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爱子。她一边抽噎，一边试图爬向客厅。洋平也跨过她的身体，回到客厅，拿起话筒。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年男性的声音。他好像非常激动，说的话有些听不太清。

“……槙师傅？不、不好啦！你租的那个房子，很多流氓都找上门来了，好像是黑社会的，乱打乱闹的……喂，喂，你在听吗？我是阳光公寓的房东。”

洋平终于理解对方的意思，回了一句：“喂。”

“喂，你赶紧去瞧瞧吧。就是那个吧，你女婿欠债逃走了，人家来追债了，对吧？这件事在这里已经没人不知道了。我刚报了警，反正你也赶紧去瞧瞧！”

旁边的爱子看着这边，眼神中含着一种期待。洋平摇了摇头，对她说道：“不是田代。”

挂断电话之后，洋平勉强装作一副平静的样子，一脸严肃地叮嘱爱子：“爸爸回来之前，就待在这里。听好，一步也不能离开！”

爱子自然表现出一副想知道原因的样子，但洋平吼了一声：“不是田代。总之，你待在家里！”说完，洋平换上衣服就从家里飞奔出去。

坐进车里，插进钥匙。手在剧烈颤抖。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勾结，警察将田代的地址泄露给了黑社会。田代说的是真的，他相信了爱子。田代……田代真的爱着爱子。

洋平迷迷糊糊地开着车，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的，从哪里开过。汽车在公寓门口停下来，洋平看到三个长相凶恶的男人站在门口。他们朝这边走来，好像正准备离开。其中一个人又突然转身，跑向爱子和田代的那个房间，朝房门用力踢了一脚。坐在车里的洋平也能清晰地听到对方踢门的声音。

男人们走过来，瞧着车里的洋平。洋平抱着豁出去的心情下了车。

“跟102那家人有关系？”

年长的那个人走近洋平，站在双方能感到对方鼻息的地方，说道。洋平点了点头。

“警察来了就麻烦了，我们今天先回去。你应该知道情况吧？欠债就得还钱！”

踢门的那个年轻男子又跑了回来。这时，年长的男子突然朝着年轻男子的脸打了一拳。他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只留下一个血腥的声音，好像牙齿被打碎了。

“这个混蛋竟然跑去踢门，真对不起啊，太没礼貌了。”

年轻男子从地上站起来，用手捂着嘴。鲜血从手指间喷涌而出，顺着下颚啪嗒啪嗒地滴落，染红了他身上的那件白色羽绒服。

男人们上了车，疾驰而去。洋平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这一切。心中的恐惧早已超越普通的限度。不知为何，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个奇异的场景：滨崎的大海一望无际，然而已经干涸，没了海水。

从脚下到远方的水平线，都是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海水晶莹剔透，让人不由得屏住呼吸。低下头，可以看到蓝色的热带鱼在脚边游来游去。北见乘着游轮抵达波留间岛的码头，下船后站在那里，盯着大海。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地方。”

北见不由得感慨。南条不理会他的话，扬起下巴，对他说道：“瞧。”原来穿着制服的巡查正骑着自行车朝这边骑过来。

“不是说要低调吗？”

南条小声指责。但北见知道，南条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在指责自己工作的失误。

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北见和南条都穿着便衣。但，两人身上透露出来的氛围好像是遮掩不住的。巡查下了自行车，在稍远处向两人敬了一个礼。

“跟你说过要低调的！”北见一边走近，一边严厉地指责。年轻的巡查听了他的话，一副气馁的样子，只答了一句：“是的。”

“你先走，我们跟在后面。”

幸好乘船过来的游客都已经离开码头，准备坐上旅馆派来的接送车。

“昨天我们问的那件事查得怎样了？”

北见看着在前面不远处推着自行车的巡查，问道。巡查刚要回头，又忍住了。

“是的。岛上的大小旅馆共计六十三家。尊您吩咐，我没打电话，直接找各家老板确认过的一共十九家。现在还没有发现那个疑似山神的人。不过，倒是经常会有年轻人突然来到这个小岛，在民宿等处打工。在已经调查过的民宿中就有两三家在这半年内雇了帮工。”

“那几个人有可能吗？”

“是的，年纪和体格都相仿。”

接到客人的面包车陆续从码头的停车场驶离。乘坐返航游轮的游客也都已经上了船，码头上瞬间变得空荡荡的，甚至能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

这里虽然是码头，但附近并没有什么设施，只有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和游轮工作人员用的小办公室，以及一间用简陋的水泥墙建成的游客候船室。前方有一片椰子林，一条柏油路通往前方的村落。

“派出所远吗？”北见问前面的巡查。“用不了五分钟。”巡查一本正经地背对着他们回答。

北见看到候船室里没有人，就叫住巡查，走进候船室，想跟他商量一下走访调查的顺序。

但是，进去之后，发现空荡荡的候船室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北见刚才在码头上看到过她。她好像是来为乘坐返航游轮的朋友送行的。

“你好。”北见打了声招呼。女孩似乎有些吃惊，抬起头来，也打了声招呼，“你好。”

“本岛人？”北见问道。

“嗯。”女孩点了点头，视线转向后面跟进来的南条和巡查。她好像是个机灵的孩子，两人走进来之后，她便知趣地走了出去，为他们腾出地方。北见对她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女孩没有回答。

三人坐在凳子上，巡查立即打开这座岛的地图，对此前走访调查的情况进行说明。

“昨天没有人搭游轮进出啊？”北见问道。

“对，没有。和游轮公司联系过了。”

北见抬起头来，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波留间岛半程马拉松赛。”

“这是？”北见问道。

“马上就要在这个岛上举办的马拉松赛。对了，还好是现在。如果比赛开始了，就有很多游客来这里，到时山神就更难找了。”

北见朝打开的窗外看去。碧蓝的大海就像蓝天落到了地上，游轮渐行渐远。

“请问，我要不要也一起……”

“你在派出所等着就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会马上联系你过来支援。”

巡查听了北见的话，表情变得更紧张了。

离开栈桥出航的游轮越来越远，在风平浪静的蓝色大海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白波。

泉出了候船室，走到屋后，蹲在窗下望着大海。她今天是来送若菜坐游轮去那霸的亲戚家的。

窗子开着。与泉擦肩而过走进候船室的那几个人的声音清晰地传进耳朵里。另外两人身后跟着一个警官，起初泉还以为游轮中发生了什么意外，但听着他们的交谈才逐渐明白，原来另外两个穿着便装的人也是从东京来的刑警。

他们认为此时附近已经没有人，所以说话无所顾忌。泉原本没有打算偷听他们说话，可事已至此，也不能再站起来了。

泉准备等他们离开候船室走远之后再起身，便一直蹲在那里，抱着膝盖，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响。

她逐渐听明白那几个人在说什么。他们之所以来这里，好像是为了寻找一个人。虽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派出所的警官列举了一些村落和民宿的名字，看来他们要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岛上的居民，而是来岛上旅游的游客。

她再次将视线转向大海。若菜乘坐的那艘游轮已经转过海岬，消失在视线当中。

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紧接着，三人走出了候船室。刚才说话的那人是问泉是否本岛人的年轻刑警。

等他们走出候船室，稍过了一会儿，泉才站起身，骑上孤零零地停

在停车场上的自行车，踩起脚踏板，朝着县道的方向骑了过去。这条路穿过椰子林，椰子树的叶子从路两旁伸展过来。泉骑着自行车，怕撞到那些叶子，缩起脖子。

县道这边的路上出现三个人的背影。警官推着自行车，走在最前面。年轻的刑警看到泉，闪开身子为他让路。他好像有些吃惊，也许是觉得：原来她还在附近啊。

“劳驾。”泉打了声招呼，用力踩下脚踏板。超越那三个人的瞬间，泉才突然意识到，两个刑警大老远从东京来到这里，肯定是要调查一个特别重要的案子。

来到县道上，男人们向左转弯，泉向右转弯。她直起身子，用力蹬起脚踏板，沿着缓缓的斜坡朝自家的方向骑去。

泉心里明白他们是在追查某个案件的犯人，而他们并不是犯人，但还是想尽早躲开他们。可是，像往常一样，骑到坡道的中间就用尽了力气。泉下了自行车，回过头看时，那三个人已经拐过弯，没有了踪影。

泉看着空无一人的县道，不知为何，心里砰砰直跳。直觉告诉她，那几个人正在寻找的是一起恶性案件的犯人。

他们要寻找的那个犯人，应该不是昨天或今天才来到这里的人。如果那个犯人不是本岛人，那么他就可能已经在这座岛上潜藏了一段时间了。

泉想要快点回家，推着自行车加快了脚步。下一个瞬间，她又停了下来。怎么才想起来啊！昨天在星岛的废墟看到的红字“怒”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田中一定也有他的苦恼。看到涂鸦之后，泉试图以这种想法来忘掉当时感到的冲击。

只能说是直觉。她感觉那几个人要找的人可能就是田中。但是，产生这种想法的同时，脑海中又浮现出田中骑着自行车跟在辰哉后面陪他晨练的情景，就再也无法将那两个刑警和田中联系到一起了。

泉匆匆忙忙往家赶，上了坡顶，又骑上自行车，沿着通往海湾的下坡路滑行下去。

回到家后，泉先去了厨房。妈妈站在那里。听妈妈说了一声“你回来啦”，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

“妈妈，刚才……”

泉要跟妈妈讲刑警的事。但是偏不凑巧，这时有个住宿的客人叫她。“对不起，先等一下。”妈妈这样说着，就走出了厨房。“没事儿，一会儿说也行。”泉看着妈妈的背影，回答道。

心里莫名地感到焦躁。她走出厨房，打开手机，在输入框里输入“犯人”“波留间岛”，却没有找到相关的消息。

“泉？哎？不在吗？”

里面传来妈妈的声音。泉也不回答，又骑上了自行车。

骑上自行车的泉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她只是用力地踩着脚踏板，心中感到焦躁。

最后，泉去了辰哉家的那个村落。到了之后，她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

泉将自行车停在辰哉家门口。他家好像没有住宿的客人，昏暗的大厅里空荡荡的。她没有叫门，只是在外面盯着看了一会儿。这时，突然有人在身后喊道：“泉？”

泉一惊，回过头去，看见辰哉站在那里。他好像刚跑完步回来。

“怎么啦？”

辰哉疑惑地问。

“啊？没怎么……”

“是来我家对吧？”

“啊，嗯。”

“找田中？”

“他在吗？”

辰哉热心地要去叫田中。泉慌忙把他叫住，“啊，不是！对不起，我不是找田中，是找你……”

“我？”

辰哉回过头来，显得稍微有些紧张。

“嗯。那个……那个，如果你一会儿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带我去一趟星岛？”

辰哉好像非常吃惊，“好、好啊，可是……”他一边这样回答，一边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对不起，你如果忙……”

“完全没关系啊。我去换件衣服。在海滩等我。”

辰哉说着，在门厅脱了鞋走了进去。泉把这个请求说出口，才感觉自己的确是想让辰哉看一下那里的涂鸦。她认为辰哉跟田中更熟，看了之后也许与自己感想不同。

泉将自行车停在门边，从后门来到海滩。从脚下延伸出去的绳子前端系着辰哉的小船。小船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悠悠地摇摆。

辰哉也很快跑下了海滩。

“对不起，突然叫你来。”泉向他道歉。

在小船到达星岛之前，泉都没能跟辰哉说出涂鸦的事。

辰哉将小船停靠在栈桥边，正要像以前一样到那边椰子树的树荫下休息。这时，泉问他：“跟我去一下山坡上的废墟好吗？”

辰哉好像又有点吃惊，应了声“好”，朝前方走去。泉鼓起勇气，冲着他的背影说道：“喂，废墟的墙上有涂鸦。”

“涂鸦？”

辰哉扭着头，仍旧快步向上走。

“我是说可能啊，可能是田中写的。”

“田中写的？什么样的涂鸦？”

辰哉爬上山顶，站在那里。泉吞吞吐吐地说道：“什么样的……怎么说呢……”

“你想让我看一下，对吧？”

“嗯……怎么说呢，今天我去轮渡码头送若菜，在那里遇到两个刑警……”

“刑警？”

辰哉的表情瞬间紧张起来。听到刑警这个词，他好像又联想到那天晚上的事。

“不是，不是我的事。我也说不清楚，感觉他们好像是到岛上来找什么人。派出所的巡警也跟着呢。”

泉慌忙解释。辰哉又走了起来。泉跟在后面，走上通往废墟的坡道。

“刑警从东京过来，肯定是在调查案子吧？”泉看着辰哉的背影问道。

“可能吧。”辰哉只是歪了歪脑袋，也不回头。

泉想跟辰哉说她怀疑田中就是犯人，不知为何，却说不出口。

到了废墟。周围的椰子树叶在海风中剧烈摇摆。

“在哪儿？”

辰哉在废墟前面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泉指着废墟里面说道：“那里面，最里面那堵墙的背后。”辰哉听了，一个人走了进去。

泉看着辰哉的身影消失在废墟里，站在原地闭上眼睛，听到海风吹动椰子树叶的声音与涛声。她想象着自己和辰哉一起走进去，脑海中描绘废墟中的情景。穿过废墟的门，走到背后。辰哉首先看了一眼下方延伸的海滩，然后回过头来。

这时泉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听辰哉有没有说什么。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辰哉踏着地上的瓦砾回来的脚步声。泉只是用眼睛盯着从废墟里走出来的辰哉，说道：“有吧？那是田中写的，对吧？”

也许是心理作用，泉看到辰哉脸色苍白。

“辰哉君？”

泉担心起来，叫了一声。

“……那是田中写的，对吧？”

辰哉点点头，只突兀地说了一句：“泉，你不用担心。”泉不明白他的意思，反问道：“啊？什么？”

于是，辰哉这次又像是自言自语，重复了一句：“泉，你不用担心。”

辰哉的样子明显怪怪的。他丢下泉，就要一个人回海滩。泉慌忙跟在后面，可无论如何也没能冲着他的背影对他说话。

在回程的船上，辰哉也一直没有开口说话。他好像在故意躲避泉的

视线。

回到波留间岛之后，辰哉的态度也没有改变。泉像往常一样看着他将小船拴在栈桥上。这时辰哉才开口说道："你先回吧。"结果直到最后，辰哉都没有直视泉的眼睛。

夕阳染红了门柱上的狮子。北见叠上摊开的地图，站在敞开的门口，朝里面喊了一声。

这里是由冲绳传统住宅改建的一家民宿，一尘不染的琉球榻榻米通往里间。过了一会儿，里面走出一个系着围裙的中年女人。她大概误以为北见是要投宿的游客，慌忙说道："啊？请问您有预约吗？"

北见简短地答了一句"不"，像之前一样向女人解释来访的理由。女人只是摘下围裙，仍旧站在那里。她在认真地听北见的说明，但和前面几个人一样，也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表现出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

北见首先告诉对方，他们这次是在进行机密调查，然后让她看了一眼山神的通缉照片。这时，女人才好像终于明白过来，但还是跟之前的几个人一样，一会儿低头看看照片，一会儿抬头看看北见，一会儿又低头看看照片。

"啊，啊啊，这个人……"

北见听女人发出声音，着急地问道："您认识？"

"不，不，只是感觉以前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对啦，就是那个嘛，打扮成女人模样的那张照片……啊？这个犯人现在在波留间岛吗？啊？啊？……"

女人连声惊呼。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北见慌忙否定："不，还不确定。"

然后北见告诉她这个人现在可能在波留间岛上的某个旅馆打工。这时，女人也和之前问到的几个人一样，对他说道："我家没这个人……倒是经常有年轻人来这里打工……"

"……你们在全岛挨家挨户走访吗？"

北见点了点头。

"至少我们村子里没这个人。这里总共就五六家民宿，谁家有什么样

的人打工，我都知道。”

实际情况正如这个女人所说。北见他们已经问遍了这个村里的民宿，这里是最后一家。他们在所有的地方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北见向她道谢，然后离开了。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落山。刚才被夕阳染红的狮子现在已被门口的街灯照亮。汽车停在路上，南条站在车边。北见冲他摇了摇头，回到驾驶座上。

北见在方向盘上打开巡查预备好的地图。南条已在他们这半天时间里走访过的地方打了叉。他用脚碾灭地上的烟头，正要回副驾驶座，这时刚才的那个女人又从里面跑了出来。

北见打开驾驶座的车窗。

“喂，我想起来了，最近有个年轻人来这个岛上打工。在一家叫‘珊瑚’的民宿，不过那个村子离这里很远。沿着这条路开车大概得十分钟。”

为了表示礼貌，北见下了车。

“……大概从过了年之后吧，有个年轻人开始在‘珊瑚’打工。可他的样子和刚才的那张照片好像又有点不太像。”

“他现在还在那里打工吗？”

“还在啊。今天还跟那家民宿老板的儿子一起跑步呢。”

“跑步？”

“嗯，听说那孩子要参加马拉松大赛。两人一过来，我家的狗就跟着走。还是条小狗。有几次，那个打工的年轻人又帮我送了回来。”

北见扭过头去，看到院子里有个小小的狗窝。

“长得不像？”北见问道。

“嗯，我觉得不像。怎么说呢……简直无法想象那个年轻人会是那种凶杀案的……”

北见再次向女人道谢，回到车里。南条指着摊开的地图，对他说道：“反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查访的村落。就去那个叫‘珊瑚’的民宿。”

北见发动引擎。

不知何时，房间里已经变得昏暗。辰哉坐在地板上，抱着膝盖，盯

着直到刚才都被夕阳染红的墙。

窗外传来男人们的声音。旅客刚刚吃完晚饭，现在好像正在外面抽烟。

“哎，你也逃出来啦？”

又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外面的那些男人跟他打招呼，然后大家哄堂大笑。

“哦，你俩也在这里啊。太过分了。还以为你俩去厕所了呢。”

“哎哟，真受不了。”

“哎呀呀，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男人们又大声笑了起来。

“我也理解老板的激愤情绪。美军基地之类的问题，对于他们这些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事关紧要的切身问题啊。”

“那是自然。我呢，老板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而我也知道，这是需要全日本一起来解决的问题。”

“哎呀，可跟我们这些游客慷慨陈词，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听得挺认真的嘛？”

“那是啊，一开始我也是稍微有点兴趣……”

“可是，说那么长时间谁能受得了啊。反正根本和我们没啥关系嘛。不，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可我们是来旅游的，跟我们讲这个就有点……”

“那个老板真不适合做生意。”

“不过，一开始是我引出的这个话题。”

“然后，你就把火给人点着了。”

“老板还在餐厅激情演讲呢？”

“不是有一对学生恋人吗？那个男生好像都不知道冲绳曾被美军占领。”

“哎哟，那可不得了……咦？你夫人和孩子呢？”

“我妻子已经先我一步带着孩子逃回房间了。”

大约三十分钟前，辰哉下楼去了一趟厨房。田中出去做事还没回来。餐厅里传来父亲的声音。他正在像以前一样，跟喝醉的客人讲冲绳的问题。辰哉想去阻止，往餐厅里瞧了一眼，发现几个人正围着父亲，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们说曾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父亲参加的那次游行示威，也都在强烈谴责政治家们的诡辩。辰哉没有去提醒父亲，回了房间。当时夕阳还没有落山。他蹲在地板上，盯着洒满阳光的墙。

男人们仍在外面聊天，但此时他们已经转变了话题，开始聊起各自的工作。

辰哉站起来，走出昏暗的房间，又走下更加昏暗的楼梯。途中，他突然停下脚步，原地坐了下来。

在星岛的废墟里看到的东西又浮现在眼前。废墟墙壁背面的涂鸦变成田中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白色的墙壁上写着一个红色的“怒”字。直觉告诉他，那就是田中写的。当时，他应该感觉到了什么，但是现在却完全想不起当时的感觉。他正要回去找泉，又突然停下脚步。白色墙壁的左下方，杂草掩盖的地方也写着一些字。那是一篇短文，不是用红漆写的，而是用黑色油性笔写的。

辰哉慢慢走近，用手拨开丛生的杂草。

“看到美国兵干一个女的　那女的我认识　好玩儿　有个老头喊了一声Police　就结束了　别跑啊　美国兵　干到最后啊　女的晕倒了　好玩儿”

过了好长时间，辰哉才终于理解了他看到的那些内容。当时，泉倒在地上的样子浮现在眼前。“不要……不要对任何人说。”泉一边哭着一边说的这些话又在耳边回响。

辰哉从楼梯上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厨房。田中还没有回来，餐厅里传来父亲寻找客人的声音。辰哉坐在冰箱和洗碗机之间的缝隙，被水弄湿的地板在荧光灯下闪闪发光。

父亲大概听到了动静。外面传来父亲走来的脚步声。他往厨房里看了一眼，脸有些涨红，看到辰哉蹲在那块狭小的区域，吃惊地问道：“干什么呢？”

“等田中。”辰哉答道。

“喂，你看到咱家的客人了吗？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呢，你说这……”

父亲正要去找。“爸！”辰哉喊道，“……行啦，不要啦！”

父亲好像没有听清他的话，回问着：“嗯？什么？”仍旧去了外边。

田中坦白自己曾看到公园里发生的那件事时，他说自己喊了一声“Police！”，他说自己曾拼命地追赶美国兵，他还曾说：“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这种词虽然经常会听到，但辰哉当时却感觉自己仿佛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就在这时，后门打开了。

“我回来了。”田中朝里面大声喊道，然后看到蹲在地上的辰哉，瞬间吸了一口气，吃了一惊，“怎、怎么啦？干吗呢？”

田中抱着买回来的食材走进来。他一边歪着脑袋表示疑惑，一边打开蹲在地上的辰哉旁边的冰箱，将食材放进去。

“你挤在这里干吗呢？”

“……什么也改变不了。”辰哉小声说道。

弄湿的地板反射着荧光灯的光，有些耀眼。外面传来父亲的声音，他还在外面寻找逃离的客人。

“……不要装着同情的样子。”

辰哉站起身来。田中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菜刀，慌忙往后退了一步。辰哉伸出手，扑进田中怀里。

“……什么也改变不了……够了……够了。”

他一边重复着这句话，一边扭动着手腕。田中的身体重重地压在辰哉的身体上面。

手湿了。菜刀从弄湿的手中滑落。但辰哉依旧扭动着手腕。这时，他又听到父亲的声音：“在哪儿呢？”一遍又一遍……

太阳落山后，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给妈妈打下手的泉突然感到心里乱糟糟的。起初她以为自己感冒了。头昏脑涨，而且也听不清旁边的妈妈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心脏又怦怦地跳了起来。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泉哼着歌极力掩饰。

她知道原因。辰哉看到涂鸦之后变成那样。泉看到涂鸦后感到毛骨

悚然，但辰哉的感觉或许不一样。若菜说辰哉和田中看起来就像哥俩。如果自己哥哥的阴暗面被人看到了，那么弟弟会怎么想呢？

泉在厨房里给妈妈打完下手，走出来准备回厢房。这时，厨房里骚动起来。泉站在外面，与其说是听到人的说话声和别的动静，不如说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里面的气氛。

不知为何，下一个瞬间，泉没有跑向厨房，而是跑到大门外。与海滩平行向前延伸的石墙沐浴着月光。泉盯着以前辰哉经常坐的那个地方。这时，背后传来妈妈紧张的声音。

“泉！”

泉回过头去。妈妈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泉……刚才，辰哉君他……”

泉紧紧地盯着从家里跑出来的妈妈。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妈妈要对自己说什么。虽然还什么都不知道，但双膝已经在颤抖。

“刚才，若菜的妈妈打来电话，说辰哉君家里……”

妈妈欲言又止。

“没关系，你说啊……妈！没关系，你说啊！”

妈妈抚摸着女儿的肩膀，想让抬高嗓门的女儿冷静下来。

“妈妈也还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听若菜的妈妈说，辰哉君他……他家不是有个叫田中的吗？辰哉拿刀捅了他。”

泉感觉自己好像知道妈妈要告诉自己的就是这件事，但又感觉妈妈说的与自己的预感完全不同。但是，事到如今，脑海中只有辰哉用刀捅田中的画面。明明没看见现场，却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两人叠躺在地上，就像抱在一起。

“不对……”泉不由自主地小声说道。只是，嘴上虽然这样说，至于什么不对，哪儿不对，自己想要说的不对是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泉？”

听到妈妈的喊声，她才发现妈妈就站在面前。

“不管怎样，先进去。”

妈妈正要推她的后背，她却拨开妈妈的手，沿着石墙跑了起来。

“泉！你要去哪儿！泉，你得在这儿待着！泉！”

泉听到妈妈的声音和脚步声追了上来，也没有停下脚步。

快走到县道的时候，她感觉到妈妈不再追了。月光下的椰子林在风中剧烈摇摆，就像要把天上的星星扫成一堆。

泉沿着县道往下跑。途中，经过她在这座岛上第一次看到龟壳花的地方。当时她和辰哉走在一起。辰哉问她怕不怕，她回答“好看”。她觉得或许从那一瞬间开始，自己就已经喜欢上了这座海岛。

沿着昏暗的县道往下跑，转过海岬。呼吸越来越困难，但双脚还在向前移动。汽车的前灯越来越近，瞬间把泉照亮，又疾驰而去。

泉一口气跑到辰哉一家居住的那个村落，途中从未停下脚步。站到坡道上方时，她看到那个小小的村落包裹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中。警车停在辰哉的家门口，红色的灯光照亮周围人们的脸。那里有很多人，却没有声音。每个人都不说话，在旋转的红色警灯的照耀下，伸长了脖子往辰哉家里瞧。

泉下了坡，到达人墙的后面。人们将辰哉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踮着脚尖往里面看。

虽然呼吸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但泉还是一边喊着“对不起，让一让”，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前面。但是，每一个后背都一动不动，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这时，救护车鸣着警笛从背后开了过来。前方那些看热闹的人同时朝左右分开，在泉的面前闪开一条路。

还是平日里的风景，没有什么不同。亮着灯的民宿的门厅。月光下的庭院。只是，今天那里站着一个警官。

救护车抵达，急救队员从车里走了下来。

“闪开！”

泉被他们推了一下肩膀，打了一个踉跄。就在这一瞬间，队员停下脚步。人群中发出一阵唏嘘声。

辰哉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深深地垂着头，几个男人在两边架着他往前走。泉看到他的模样，吸了一口气。辰哉走到街灯下，他的脸、手腕和T恤衫上都沾满了鲜血。

男人们推着辰哉的后背，想让他坐到警车的后座上。泉跑了过去。

有人抓住她的手腕，她使劲挣脱了。

“辰哉君！”

辰哉听到泉的喊声，微微抬起头。

“辰哉君！”泉又喊道。

警官立即制止，推了一下她的肩膀，“让开。”泉仍试图往前走。但是，这时辰哉已经被推进车里，一起上车的男人关上了车门。

载着辰哉的警车开了起来。泉想追上去，又被警官抓住手腕。

这时，一个男人从民宿的大门走了出来。泉还记得他。是那个年轻的刑警。白天在轮渡码头，他曾过来问泉是不是本岛人。

那个刑警拦住正要往里面走的急救队员，对他们说道：“被害人已经死亡。没有别人受伤。”

刑警的视线转向泉。泉张开口想跟他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刑警好像还记得白天的事。他的眉毛稍微动了一下，又转向那些急救队员。

“鉴证人员正从那霸赶来，请保护好现场。”

“我们要在这里等吗？”

“不用。他父母在里面，能否请你们把他们带到一个稍微安静些的地方？”

刑警回里面之前，又转身看了泉一眼。泉仍旧拼命地试图甩开警官的手。

刑警和急救队员走了进去，泉听到那些来看热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听说这家老板的儿子杀了他家的帮工。”

“太太发现的时候，尖叫起来，听说连客人都听见了。”

“厨房。就是那扇窗子里面。到处都是血哦。”

“他俩关系好像挺好的，怎么会……”

急救队员搀扶着辰哉的父母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人都面无血色，空洞的眼睛里没有映出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的身影。

优马明天一大早要去伦敦出差，收拾好一星期用的行李。他现在下班回来之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期待直人回到这个家里。但是，这次要出差一个星期，心里又忍不住产生一丝期待。

优马合上鼓鼓囊囊的行李箱。行李箱正好压在直人平常坐的那张坐垫上。他正要把坐垫抽出来，这时打开的电视机里传来新闻速报的提示音。

他停下手，屏幕上首先出现“新闻速报”几个字，紧接着，又出现了速报的内容。

“冲绳十六岁少年将一名男子刺杀。警方验明被杀害的男子是前年八王子凶杀案的嫌疑犯山神一也。”

铃声再次响起，屏幕上又显示了一遍新闻的内容。不知为何，优马将手伸向电视机，试图阻止那条速报消失。但屏幕上的文字还是消失了，电视里又开始播放一般的娱乐节目。

优马趴在地上，抓起遥控器换了台。换的第三个台正好在播放晚间新闻，播音员正在播报山神案的新闻速报。

直到现在，优马还不知道直人为何突然离开。进一步说，就是无论怎么想，也找不出直人出走的理由。如果说心里还有一个疙瘩，那就是在直人突然消失的前一天，两人曾说起这起八王子夫妇被杀的凶杀案。当然，他并不认为直人是杀人犯。但在那个犯人被捕的现在，听说那个犯人在冲绳与一个陌生的少年发生口角结果被杀的现在，也就只能认为，直人死了，直人被杀了。

屏幕上，重复播送速报的播音员这时说道：“本台刚刚收到最新消息。”然后接过一张纸条。

“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八王子夫妻凶杀案的嫌疑犯山神一也在冲绳县波留间岛被杀。据称，山神自今年一月起在该岛的一家民宿工作至今。本台暂时还没有收到详细信息，不知道山神遇害的地点是否在该民宿。再次播报。前年在八王子发生的凶杀案的嫌疑犯、持续潜逃约一年半的山神一也于冲绳落网。本台暂时没有收到详细信息，疑似被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刺杀……据少年供称，他并不知道那个人是山神嫌犯。”

播音员一口气读完新闻，电视里开始插播一则保险广告。优马发现此时自己已经停止了呼吸，慌忙吸了一口气。

从今年一月开始？在冲绳的民宿打工？

脑海中浮现去年除夕的景象。那天，受友香之邀，与哥哥、侄女花音和直人五人一起在哥哥家吃饭。一起看红白歌会，听了美轮明宏的歌，迎来了今年的新年。

回家的路上，他和直人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寺院。两人在冰冷的天气里排了十几分钟队，终于来到佛前合掌祈祷。当时，他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一下旁边的直人，发现他双眼紧闭，眉间甚至挤出皱纹，认真地合掌祈祷。

当时，那家伙许了个什么愿呢？

下一则广告开始了。优马回过神来，无意识地小声说了一句。“不是……”

直人过年的时候还跟自己在一起，不可能到冲绳的民宿打工。直人果然不是杀人犯。

就在念头产生的那一瞬间，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涌上心头。明明知道直人不是那种人，可直到最后自己还是没能相信他。上野警署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背叛了他，说自己不认识什么大西直人。

那么，直人为什么突然消失？警察为什么会打来电话？这一切都还没有答案，只有自己背叛直人的那句话沉重地压在心头。“不认识。”那时，我选择了逃避。我背叛了他，选择了逃避。

洋平觉得自己仿佛听到爱子的喊声，从被窝里跳出来。原本以为现在还是深夜，起来后才发现原来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放在枕边的表，指针指向六点。他以为自己刚才是幻听，正要回到被窝，但拉门外又响起爱子的声音：“爸爸。”

“怎么啦？”洋平慌忙打开拉门，以为逼债的人又来了。但是，客厅里的电视上正在播放洗衣液广告，爱子盯着电视屏幕。

上次之后，那几个上门逼债的男人又出现在爱子的公寓。虽然洋平把爱子带回了家，但好像还是给邻居们带来了麻烦，当天房东就打来电话提出解除租房合同。邻居家有小孩，不能给人添麻烦，于是，当天晚上洋平就把公寓里的行李全部搬回了自己家。爱子起初不同意，坚持说这样的话田代就无家可归了，可是当她看到那些逼债的男人跟在搬家公司的卡车后面的那一瞬间，就不再坚持了。其中，头一天被老大打了一顿的那个人也在。他的脸肿了起来，撕裂的嘴唇上还沾着血迹。

从第二天开始，那些男人就开始来洋平家逼债，而且经常在夜里一点多过来踹门。当然，洋平也报了警。可是警察一来他们就消失，过几个小时又回来。警察盘问时，他们就说："我们只是在这里等朋友啊。"他们也没有对洋平父女提出什么要求。而且，前天晚上，门厅的玻璃门被他们打碎了。洋平慌忙跑到外面，那个老大说了一句："这小子捣乱，打碎了，也没钱赔你……"接着又朝着那个脸还没消肿的男人打了一拳。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又发出撕裂的声音。洋平没吱声，关上了门。

这会儿洋平走到客厅，与爱子坐在一起看起了电视。广告结束，新闻节目开始的瞬间，洋平知道了电视上正在报道的内容。知道归知道，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出什么反应。

那个杀人犯被抓了，在冲绳被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刺杀。播音员说那个杀人犯被捕了。

爱子似乎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则新闻。因为这个叫作山神的男人四处潜逃，爱子背叛了田代，然后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咎于这个男人。但是，冷静想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男人以及凶杀案本身与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件事让洋平感到愈发混乱。

正要叫一下坐在旁边盯着电视的爱子，突然门厅那边响起了敲门声。爱子猛地缩了一下肩膀。洋平将爱子紧紧搂在怀里，竖起耳朵，依然听到有人敲门。

"洋平！在家吗？是我啊，茂夫。对不起啊，一大早的。"外面传来荣海丸船长的声音。

洋平拍了一下爱子的肩膀，冲门口说道："我马上开门。"

洋平赤着脚下到门厅，地冷得扎脚。他打开门，看到船长站在外面，正低头看着被打碎的门玻璃，盯着洋平临时糊上的胶带和纸箱。

"这么早来找你，对不起。这是怎么啦？"

洋平听船长这么问，简短地回答："没什么。"

"大早上你也挺忙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你说了。"

寒冷的空气里，船长搓着厚厚的手掌。

"……明日香找我商量过了。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大家都很生气，说你这人太见外，说你不相信我们……你家的事我都听说了。总之，你和爱子都没有什么错。管他黑社会啊什么的，你都没有必要自己

一个人闷着。我们不能让这些家伙在我们的地方肆意妄为。我们能做的都会做。”

客厅里的电视正在播报案件的后续消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杀了人逃走，到了洋平他们一次也没去过的冲绳岛上，被一个同样根本不认识的少年杀害，终于被捕。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信州的民宿、假名、左撇子、田代的成长经历、爱子的谎言……

自己一直不愿直视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许，其实并不是这个凶杀案，而是自己和爱子这看不到未来的人生。

北见走出那霸警署的审讯室，正想在走廊里的自动售货机上买瓶茶，这时一个女警过来问道：“午饭怎么办？”

“这个时间，那孩子也会吃点东西，给他送点饭吧。”

女警听了北见的话，点点头，正要离开时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那您呢？”

“哦，我自己随便吃点就好。”

北见喝了一口茶，坐在坚硬的长凳上。

审讯一直在持续。刺杀山神一也的那个叫知念辰哉的少年，从被捕后就一直老实交代问题，但他的身体却在不停地颤抖。他不逞强，也不流泪，只是身体一直在颤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见接到报案时，正是他们刚要开车去凶杀现场的时候。在码头迎接他们的那个巡查打来电话，北见听他说到凶案现场在民宿“珊瑚”时，不由得叫出声来。直觉告诉他，被杀的那个人就是山神一也。他认定一定是山神又发疯闹事，岛上的少年为了阻止他，把他杀了。

北见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那个现场异常安静。巡查的自行车停在大门口，旁边站着一个当地的消防员。甚至能听到附近传来海浪声。

北见走进凶杀现场即那家民宿，看到巡查搀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他的脸和衣服沾满了鲜血，父母瘫坐在他的脚边，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地面。

另一方面，山神的尸体躺在厨房湿漉漉的地板上。洗碗池的水管一直开着，溅出来的水弄湿了山神尸体的脸。到处都是血。鲜血流进排水

沟。北见想起八王子现场留下的那个血字，那个“怒”字仿佛一点点被水冲走。

北见跨过山神的尸体，先把水管关上。山神睁着眼睛看着他。这就是他一直在追查的那个人。由于躺着的那个地方空间狭小，因此尸体看起来比想象中还要大一圈。

“起来啊……”北见不由得在心中小声说道，心想：你死了，我们就再也没法弄清真相了。

岛上唯一的一辆警车终于赶到现场时，外面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北见丢下山神的尸体走出厨房，走向巡查旁边的那个少年。他在颤抖，甚至能听到槽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能告诉我经过吗？”北见例行公事地问道。

少年颤抖着，老实地点头“嗯”了一声，然后说道：“把我惹怒了……把我惹怒了，我就把他杀了。”

北见一直认为这个少年是为了制止发疯的山神，才刺杀了他，觉得可能是正当防卫。但是，少年讲述的事情经过却离北见的猜测越来越远。

“……田中来这里打工之后，我们关系就不好。看到他我就生气。今天吵了起来……我就杀了他。”

北见原本以为少年认出了山神，脑海中浮现这样的画面：山神被人认出来是杀人犯，生了气，发起疯来。但是，这与少年的话不一致。

“你知道那个人是杀人犯，对吧？”

北见忍不住问道。南条立即瞪了他一眼。少年本人似乎根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旁边的那个巡查却好像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了一声。

“山神，不，那个田中闹了起来，对吧？然后你就杀了他，不是吗？”北见等不及他回答，着急地问道。

少年好像越发不明白他的意思，说了一句：“吵架了，我一生气，就……”然后犹犹豫豫地看着周围，又颤抖起来。

“所以，也就是说，山神先闹起来，所以……”

北见正要重复，被南条严厉制止。

只是吵架那么简单？山神就这样被卷进来，死了？

简直难以置信。但是，眼前的这个少年也不像在说谎。瘫倒在脚边的妈妈带着哭腔，一直重复一句话："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妈妈一直以为你们关系很好。"

北见走到外面，想要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前来看热闹的人群已经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北见看到女警从审讯室走出来，问道："那孩子有没有吃点东西？"

"我劝他好歹吃一口，他就真的只吃了一口。"

女警说完就离开了。北见看着她的背影，喝光了杯子里的茶。眼前是审讯室那扇薄薄的门。

直到最后，知念辰哉都没有改变案发之后的证言。证言从一开始就对不上。他说自己看不惯山神粗暴对待客人的行李，而且总想着偷懒。说自己不记得直接原因是什么。就是像往常一样又吵了起来，一下子气打不一处来，就拿起手边的菜刀捅死了他。本人的证词前后一致。但是，在另一个房间接受审讯的父母均异口同声地说："两人像兄弟一样，每天早晨一起跑步，晚上一起看足球看到很晚。"这与少年本人的证词完全不同。据那个母亲说，山神来到这个岛上，遇到了少年，少年将他带回家，问父母能否让山神在这里打工。她不知道两人是在哪里遇见的，但岛上这样的年轻人不少，并没有觉得奇怪。

北见从凳子上站起来，正准备回审讯室，看到南条从走廊里走过来。

"我这边已经与山神曾经打工的那个建筑公司确认过。跟那孩子说的一样，山神在那霸或者之前那个鹿儿岛的工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回了这个波留间岛。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他还去过别的岛。"

"南条兄，你也称他为'那孩子'啊。"北见忍不住插嘴。

南条看了一眼审讯室的门，一脸难受的表情，说道："虽然已经上高中，但十六岁毕竟还是个孩子啊。"

"……现在我们掌握了山神的逃跑路线，但八王子发生了什么还是个谜。"

北见听了南条的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唯一的线索，就是被杀害的尾木里佳子曾热心地为蹲在自家大门口的山神端了一杯茶。但这一点，也只有因故意伤害罪被捕的福冈那个夜

店工作人员的供词。这样的结局，被害人夫妇也无法瞑目。现在北见甚至开始怀疑，他们一直追查的这个男人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过。

泉藏在坡顶的树荫下，看着下面的村落。辰哉家门口依然围着很多媒体记者。泉只能通过电视了解辰哉被警察带到那霸后的情况。她虽然心里明白，即便待在这里也见不到辰哉，但依然离不开这里。

“你好，请问。”

突然听到有人从背后跟自己说话，泉吓了一跳，回过头去，看到一个记者模样的女人站在那里。对方问道：“你跟知念辰哉君是一个学校的吗？”泉答了一句“不是”，慌忙离开那里。然后她没有跑向村落，而是朝海滩跑去。

直到现在，泉还是无法将凶杀案和田中联系在一起，更无法想象辰哉跟田中吵架后杀了他。了解他俩的人都知道，别说动刀子，甚至很难想象他们会吵架。但是，辰哉确实杀了田中。他供称自己和田中吵架，一生气就杀了他。

辰哉捅了田中，是在两人前往星岛看到涂鸦后的那天晚上。或许辰哉在那之后知道了田中就是杀人犯山神一也。泉告诉他警察来到岛上，辰哉去向田中确认。于是田中就想逃走，辰哉想抓住他，结果就发生了这件事。这种可能性也并非没有。如果这样，辰哉就是正当防卫。但是，辰哉却说自己不知道田中是杀人犯。他也没有什么理由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也就是说，辰哉是真的不知道。但是，辰哉不可能因为吵架杀了田中。如果他没把田中当成杀人犯，就更不可能了。

现在回想起来，泉感觉辰哉看到涂鸦后就开始变得奇怪。当时他为什么会说“泉，你不用担心”呢？

泉走下沙滩。大海上风平浪静，辰哉的小船静静地浮在海面上。

她打量了一下周围，拉了一下绳子。一开始手掌感到一种沉重的拉力，但试着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去拉绳子，辰哉的小船就很快靠了过来。

泉不顾一切地跑进大海。原本以为海水会更凉，把脚伸进去才发现海水比自己的脚更暖和。她学着辰哉以前的样子，首先改变小船的方向，然后爬上去，解下绳子团成一团扔到海滩上。因小船摇晃，扔得没有想象的那么远，但绳子还是落在了海滩上。明明自己一个人操作不了，但身体却自然而然地学着辰哉的动作，打开发动机，握住方向盘，小船开始慢慢地前行。船开起来之后，就很难再停下来。泉用力抓住方

向盘，半蹲着身子集中重心。

船头切开蓝色的大海，风景向后流逝。泉一边回忆着海岬的风景，一边小心翼翼地转动方向盘。船在自己的掌控下，感觉很小。小船绕过海岬，星岛出现在眼前。

泉将船靠在星岛的岸边。当然她不像辰哉那样熟练，靠岸时将船撞到了岸上，一屁股坐在船上。她学着辰哉的样子，将绳子扔过去，半蹲着拉近栈桥，然后跳上去，按照辰哉教给她的方法，将绳子系在栈桥上。

“成功了……”

嘴里不由得冒出这句话。

泉跳上栈桥，从沙滩沿着羊肠小路跑上去，直接爬上山坡，站在废墟前，想起田中在东京犯下的杀人案、浑身沾满鲜血被警察带走的辰哉，心里感到恐惧，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跑到里面。穿过废墟，走到有涂鸦的那堵墙的背面。

回过头去，泉看到白墙上的那个红色的“怒”字。和自己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想到辰哉也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泉攥紧拳头，克服内心的恐惧，挺住颤抖的双脚。

她看着眼前的白墙。目不转睛地从上看到下，从右看到左。下一个瞬间，泉皱起眉头。白墙左下方杂草掩盖的地方也写着字，上次没有发现。那好像不是用红漆写的，而是用黑色油性笔写的，从这个位置往下看，好像是一篇短文。

泉慢慢走过去，用手拨开丛生的杂草。杂草掩盖的地方果然写着字。

她看到了。

醒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地上爬行。爬着逃离墙边，膝盖和手掌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她想大声喊，又拼命地忍住。如果现在喊起来，可能再也回不到原地。感到恶心，想站起身，却站不起来。但是，就是爬着也要离开这里。

那天晚上的感觉瞬间在全身复苏。灵魂想要抛下肉体，从这里逃离。

“泉，你不用担心。”

这时，辰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然后，她明白了他的意思。

泉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星岛回来，又是怎么回的家。应该是自己开着船回到波留间岛，然后沿着县道走回了家，但是身体上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回到家之前，泉的心里一直重复一个想法。

辰哉不会对警察说他为什么杀了田中。他不会对任何人说自己杀田中的理由。如果说了，大家就会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辰哉答应过我，说一定会为我保守秘密。而且，田中当时也在现场。他明明在那里，却不出手相救，而是在笑。辰哉不会说，说出来的话，我的事就会泄露出去。所以他才对我说："泉，你不用担心。"

只是，心里越是这样念叨，就越不知道自己是想让辰哉说出实情，还是想让他继续保持沉默。

门口站着住宿的客人。泉冲他们点了一下头，准备回到自己的厢房。

"……听说平常是挺老实的一个孩子，可是这杀人……"

"这么美的地方原来也会有这种孩子啊。我还以为暴躁的孩子都在城里呢。"

他们正在谈论辰哉。泉跑回去，原本想冲他们吼一声"不要信口乱讲！"，可最后还是努力忍住，逃回了厢房。

妈妈好像从厨房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叫了一声："泉！"

泉马上关上门，妈妈追了过来，打开门，问道："去哪儿了？"泉回答："没去哪儿。"

"刚才若菜来了，你见到了吗？"

"没见到。"

"若菜好像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一直哭，脸都哭肿了，怪可怜的。"

若菜听说事件后每天以泪洗面。泉知道后，想跟她联系，却做不到。她强烈地感觉是自己把辰哉从若菜的身边夺走了。

"妈妈。"

泉叫住正要出去的妈妈。

“……是因为我。辰哉君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

妈妈听到女儿突然大声喊了起来，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怎么了？”

“是因为我……辰哉君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

泉想大声喊，但声音嘶哑，喊不出声。

妈妈惊慌失措地抱住泉的肩膀，扶她坐到床上，抚摸着她的后背，问道：“突然说这些，是怎么啦？”同时盯着她的脸。

“我得说。为了辰哉君，我得把实话说出来。”

身体又开始剧烈颤抖。那天晚上的恐惧又复苏了。

“泉，怎么啦？”

“辰哉君不是那种一生气就会杀人的男孩。是因为我。辰哉君是为了我……”

话还没说完，泉就扑进妈妈怀里，泣不成声。妈妈什么都不说，只是轻轻地抚摸她的后背。

不知道哭了多久，呼吸逐渐变得均匀，泉将所有的一切告诉了妈妈。在星岛发现“怒”字涂鸦，在轮渡码头看见刑警，看到刑警联想到涂鸦，带着辰哉去了星岛之后发生了这起凶案，然后自己又回到星岛，看到田中留下的另外一个嘲笑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的涂鸦，辰哉肯定也看到了那个涂鸦，才一直说“泉，你不用担心”。

妈妈什么也没说，一直听泉讲到最后。泉说完之后，等待妈妈开口，等她对自己说：这样下去，辰哉就会被人当成坏人，赶紧去跟警察讲。她以为妈妈会对她说，只有说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才能救辰哉。但是，妈妈却低着头，说出的话令泉感到意外。

“妈妈不想让你再难过。你把妈妈当成坏人好了。是妈妈不让你说的。你为辰哉着想，想说出实话，但是妈妈不让你说。妈妈求你了，就这样。”

妈妈的话与期待完全相反，可不知为什么，泉却松了一口气。而且，她想原谅自己松了一口气。她不想再离开这个地方。“我没那么强大，我没那么强大。”泉在心中不停地重复着。

八王子凶杀案以嫌犯死亡这种意外的结局告终，电视新闻连日对这

件事进行了报道，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优马仍旧试图从这些信息中寻找直人的影子。他心里明明清楚直人跟八王子凶杀案以及波留间岛上发生的杀人案没有任何关系，但还是忍不住寻找，因为直人的失踪事件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直到现在，优马还不知道直人为什么突然失踪，上野警署为什么会打来电话。在一个与自己完全无关的地方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因另外一起凶杀案告终，仅此而已，但优马仍忍不住试图从中寻找直人的蛛丝马迹。

每天怀着这种没有答案的疑问过日子，优马已经感到疲惫。最近几天以来，他都在努力让自己忘记这件事。

若把这件事当成因对方突然变心而导致的失恋，那就不过是一个随处可见的笑话。

若有朋友邀请，优马就去同性酒吧。前几天，他和朋友一起喝酒玩闹到早晨，在那个酒吧里认识了一个男人，与他去酒店开了房。他觉得只要自己回到与直人相遇之前的生活，就能忘掉一切。但是，遇见直人以前的生活与不认识直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只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既然已经遇见，就无法当成未曾遇见。

虽然心里清楚，可是今天晚上下班后他又约了克弘等人一起去玩。下班后，优马直接赶往约定的惠比寿的一家法式酒馆。即便在满员的地铁车厢里，优马仍会在不知不觉间寻找直人的身影。

下了电车，车站大楼的一楼有间咖啡馆，就是以前直人和他“妹妹”来的那家。明知不可能有，偏忍不住往里瞧。就在下一个瞬间，优马停下了脚步。

一个女人坐在上次直人坐的那个位置上。通过模糊的记忆，优马感觉那就是当时和直人一起喝咖啡的那个女人。虽然觉得难以置信，但优马还是继续盯着那边看，越看越确定她就是当时的那个女人。

女人一个人喝着咖啡。

优马像被什么东西吸引着一样，走进咖啡馆，没去点咖啡，直接走向那个女人。他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只是站在她旁边。女人发现了他，表情有些变化。

“对不起，请问……”优马用沙哑的声音打了个招呼，问道：“以前您是不是和大西直人来过这里？”

下一个瞬间，优马发现她脸上的表情有些紧张。

“你好，冒昧打扰，我叫藤田优马……”

语速不由得变快。但是，接下来的话却没有说出口。

她只是盯着优马，“嗯，我听直人说过。”在一段不可思议的沉默后，她微微点了点头，异常平静地说道，“……坐一下吗？”

“不好意思。”优马拉过椅子，避开顾客的视线，坐在座位上。

“那个，我……一直在找直人……突然就联系不上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优马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激动地问道。他不知道她和直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可能如直人所说，真的是他妹妹，也有可能是直人瞎诌的。

她坐在优马面前，低着头，然后又经历一段长长的沉默，小声说道：“是吗？你果然找过他。”

“你知道吗？直人现在在哪儿？你能帮我联系上他吗？”

优马现在已经不再在意周围的视线。哪怕现在让他下跪都心甘情愿。

“请冷静一下。我说，我全都告诉你。”

优马闭上眼睛。虽然优马还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直人，突然松了一口气。

然后，她真的把一切都告诉了优马。直人是谁，他来自哪里，为什么会突然从优马面前消失，以及上野警署为什么会给优马打电话……

优马没能插嘴，他只是在桌子底下拼命地握紧双手，努力保持着勇气，让自己听到最后。

等她说完，优马向她道谢，离开了咖啡馆。迈出步子，眼泪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流。车站附近行人很多，他躲到电线杆后面，拼命忍住声音默默哭泣。

直人出生在千叶县。父亲是丙烯加工厂的工人，与同工厂的女工结婚。直人是他们的独生子，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但是，直人四岁的时候，父母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双双丧生。直人被舅舅接到自己家里。但是舅舅家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孩，直人没能融入他家的生活，几个月后

就被送进了孤儿院。

他在孤儿院里认识了她，就是以前直人说是自己妹妹的那个她。她说，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情同兄妹，直到现在她也还把直人当成自己的哥哥。

中学毕业后，直人离开孤儿院，一边在静冈县的一家汽车工厂上班，一边上业余高中。高中毕业后，他跳槽到东京都内的一家小旅行社，在主要负责国内巴士旅游的部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上电大，还准备考国家资格证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检查出心脏疾病，不是那种通过手术就能治好的病，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

“……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见面的时候，直人才告诉我他和你在一起生活。他说跟你在一起，就感到非常有自信。”

据说，上中学的时候，直人是同性恋的事被孤儿院的其他人发现，被欺负得很惨。

“……他说，以前觉得自己不得不偷偷摸摸地生活一辈子，但现在一起生活的优马就不那样。他说你总是光明磊落，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感觉自己也变得坚强起来。”

直人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开始经常请假，不能去旅行社上班。虽然公司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为他安排倒班，但他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他手头上好像有两百万日元。那是去年夏天的事。紧接着，优马就遇到了直人。在那种地方，以那种方式与直人相遇。

上野警署给优马打来电话的前一天，倒在上野公园草丛中的直人被人发现。当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司法解剖的结果表明，直人的死因是心脏疾患导致的呼吸停止，死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据说当时他的钱包和手机等随身物品都被抢走了，不知道是谁干的。唯一的线索是口袋里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优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以及她的联络方式。

上野警署打电话给优马的同时，也给她打了一个内容相同的电话。当然，她回答的是：“我认识直人。”

她立即前往上野警署，在太平间里确认死者是直人。

当时警察告诉她：“我们也联系了一位叫藤田优马的先生，但他说不认识。”

“起初，你的反应让我感到意外，以为可能什么地方搞错了，因为直人跟我说的你不是这种形象。所以，我本来想再跟你联系一次，但转念一想，觉得你可能也有什么苦衷……猜你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和直人的关系……就没再联系。”

优马躲在车站附近的电线杆后面痛哭了一场，然后跳上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目的地——直人猝死的那个公园。

下了出租车，优马在寒冷的公园里走着，寻找直人猝死的地方。走着，寻找她说的那个地方。

走进一条大路。春天赏樱的季节，这里非常热闹。他没有和直人一起赏过樱花。路灯的灯光朦胧地照亮一条无人的长凳。以前，是否曾和直人一起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呢？

前方出现一条昏暗的小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苍苍。优马突然感觉直人可能在那边，不由得跑了起来。

两个并排的长凳后面，有一片杜鹃花丛。优马仿佛看到直人躺在那里，仿佛在那里看到不可能存在的直人。

优马奔向花丛，拨开叶子。然而，那里只有冰冷的地面。

“干吗呢……喂，直人，你在这种地方干吗呀。”

优马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为什么要相信我这种人嘛……为什么要相信我这种胆小鬼啊……”

优马跪在地上。

“对不起……对不起……”

优马想摸一下直人，可是他却不在这里。只有冰冷的土从指尖滑落。

从冲绳回来已经过去几天了，东京依然寒冷彻骨。走出八王子警署的北见在寒风中弓着背，匆匆返回宿舍。

北见从冲绳回来后第二天，那只老猫就越发不吃食了。一直拉稀，肛门红肿。北见不在家的时候，美佳一直替他照顾它，也给在冲绳的他发了几封邮件。“不怎么吃食。”“拉稀很厉害。”“带它去医院了。”“医生说‘最后多抱抱它吧’。”

都是些伤感的邮件。北见以工作为借口，几乎没有回信。

一年半前把它捡回来的时候，医生就推断它已经超过十五岁，说它活不太久，或许能活到现在就已经是个奇迹。它明明动不了，却还总是拼命地翻过身来，让北见抚摸它的肚子。每当看到它这样，北见就不由得想对它说：“加油，你还能做到！”

回到宿舍，北见顾不上脱鞋，直接跑到猫的身边。躺在靠垫上的那只老猫两眼无神地盯着地板，只有肚子在微微地上下颤动。

“我回来啦。我会陪在你身边。”

老猫听到北见的声音，耳朵微微动了一下。北见看了一下它的脸，瞳孔发散的眼睛是湿润的。

“喂。”北见唤了一声，将手放在它微微颤动的肚子上。

“喂。”这次北见又贴在它耳边轻声唤道。

他将老猫抱在怀里，想到它硬撑着等他回来，不由得眼眶发热。

最后也没给它取个名字。它在公园里跟在自己脚边的情景浮现在眼前。或许，那时没遇见它就好了。不，肯定是遇见了更好。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老猫的身体在怀中逐渐变冷。北见将它放进准备好的纸箱里，里面放着它喜欢咬的那个靠垫。

北见一屁股坐在纸箱旁边，给美佳发了邮件。

“猫刚刚过世了。直到最后它都很努力。谢谢。”

山神一也案以一个意外的结局落下帷幕。北见和南条不仅受到媒体的攻击，也受到总部的指责，理由是那个叫作知念辰哉的少年刺杀山神的时候，两人就在波留间岛，且正在赶往那个案发现场的路上，却未能阻止杀人案的发生。而且，前往那霸和波留间岛进行调查是南条擅自做出的决定。

北见和南条都会因此受到相应的处罚。明明就差一步，却未能活捉山神，揭开凶案的真相。当然，北见本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他在内心对自己的谴责比任何人都强烈。

从冲绳回来之后，他也几乎没回过家。期间，美佳一直帮他照顾那只奄奄一息的老猫。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拜托美佳帮他照顾老猫，偶尔有个假期就一起去新宿看电影，吃个饭，去旅馆开房。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又重复今天。他与美佳之间的交往没有进展，也不结束。唯独

两人一起看的电影变多了。

北见觉得如果美佳告诉他自己的过去，或许会有什么改变。但他又害怕对方说了自己的过去，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会结束。到目前为止，他曾无数次产生调查一下美佳身世的冲动，但最后他还是没那么做。因为他愿意相信自己能相信她。

那天，对知念辰哉的调查即将进入尾声。警署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孩。他还有印象，马上想起她就是那天自己在波留间岛的轮渡码头上看到的那个少女。

北见跑过去，问道：“有事吗？”少女面色苍白，说道：“我有话要说。”

“什么事？”

“知念辰哉君的事。”

“现在还不能探视。”

北见以为她是来看少年本人，对她说道。但少女紧闭双唇，仍不肯离开。

女孩说自己叫小宫山泉。北见让她坐在走廊里的长凳上，她一口气把憋在心里很久的话都说了出来。

北见紧紧地盯着女孩。那是一副稚气未脱的天真脸庞。她不停地说啊说啊。那种说话的方式，就像是知道如果自己一旦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勇气继续说下去。

她对北见说起自己在那霸差点被美国兵强暴。山神当时在现场。一个叫作星岛的小岛上有个废墟，那里有山神的涂鸦，是一段嘲笑那件事的文字。知念辰哉看到涂鸦，然后杀了人。知念辰哉在证词里说了谎，是为了保护她。而且，自己不打算告发那次在那霸发生的强奸案。

北见听了她的证言，当天就去了星岛。废墟的墙上果然有涂鸦。只是让北见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山神一也嘲笑少女的那段文字，而是用红漆写的“怒”字，和八王子现场留下的那个血字一样。

北见不由得跪在地上。红色的字和山神死去的脸孔重叠在一起。他最终没能看到活着的山神。但是，山神在这里，在废墟的墙上。

因为小宫山泉的证言，警方对知念辰哉的调查方针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虽然杀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因其动机可以酌量减刑。

当北见将她的证言告诉知念辰哉本人的时候，他第一次哭了。在严格的调查取证期间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这个少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女孩明知如果讲出来，自己被强奸未遂的事就会泄露出去，但她仍旧毅然决然地坦白了事件的真相，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少年试图保护女孩的人生，那心情又是多么殷切。

这些北见也都清楚。他们拼命地实施了自己认为正确的行动。但是，从一个追踪山神的刑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勇气对山神案的解决也没有任何裨益。

北见盯着死去的老猫的脸，想着冲绳的那个女孩。正在这时，门口响起了门铃声。直觉告诉他那是美佳。

打开门，看到她站在外面，一副马上就要哭起来的样子。

“对不起。”不知为何，北见向她道歉。美佳脱掉鞋子，跑到猫的身边。

她弯下腰，蹲在地上，抚摸着纸箱中的猫，重复着一句话。“你努力过了，你努力过了。”

北见盯着她的背影。

心里突然想，她究竟是谁？

现在在自己面前哭泣的这个女人是谁？

愿意相信这个背影，愿意相信这个哭泣的女人。不管她是谁，我的感情都不会变。我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我能相信面前这个我爱的女人。

“……喂。”

北见冲着她的背影喊道。

美佳回过头来，泪水濡湿了脸颊。

“……我受不了了。”北见说道。

并不是他想说的话，也曾以为自己不会说出口。

“……喂，和我结婚吧？”

美佳不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查过了。关于你。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受不了了。我想在此基础上，在了解了你的全部的基础上，跟你结婚。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他当然是在说谎。他根本没有查过她的过去。他只是想告诉她，不管她是什么人，经历过什么事，他都相信自己会一直爱她。

美佳站起身来，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是认真的。所以……”

美佳的表情逐渐消退了感情。北见伸出手去，仿佛想要将她的感情掬在手中。但美佳摆脱他的手，要离开房间。

“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我都无所谓。”北见继续说谎。

穿上鞋子的美佳正要飞奔出去，北见想要追过去。

“……别过来。”

冰冷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声音也是冰冷的，让北见无法再靠近。

门关上了。美佳沿着走廊离开的脚步声越来越小。脚步声完全消失后，北见来到走廊里。长长的走廊已经空无一人，寂寞地向前延伸。

北见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他认为自己说出的话其实是“我爱你”“我相信你”“请相信我”。

走出渔协大楼的洋平将视线转向码头。温柔的阳光照着码头，上面有很多拖家带口前来享受垂钓之乐的游客。春天快到了。

“对不起了。周六把你喊来。”

洋平对旁边的信用社负责人说道。那个负责人也盯着码头，说道：“今天我的工作到这儿就结束了，回去喝点啤酒。”说着，做出一个端起扎啤酒杯的手势，离开了。

洋平正要回办公室，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洋平”。皮肤晒得黝黑且肤色不均匀的荣海丸船长吃着冰棍走了过来。

“后来怎么样了？”

洋平听船长问，含糊地答了一声“嗯”。

“只要田代本人回来，我们就能帮着你打官司。有胜算的。”

船长吃着冰棍，一脸担心的样子。

“……嗯，谢谢。”

山神一也案已经落下帷幕。之后，电视上连日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此期间，那几个逼债的男人依然不分昼夜地来洋平家逼债。

不过，荣海丸的船长和其他渔民都打了招呼。他们每天晚上都住进洋平家里，有时还会做好与那些人厮打起来的心理准备，跑出门去。

最近，那几个人也许觉得田代不会再回这里，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了。但有时仍会出现在爱子打工的早市，或者深夜到洋平家附近游荡。

船长将开始融化的冰棍放进嘴里，踏着木屐离开了。“回头去唱卡拉OK吧。”洋平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明日香也和船长他们一样，抽空就来看一下爱子。而且，明日香还从洋平家门口的那几个人口中打听出他们之所以追着田代不放的原因。

据他们说，田代原名叫作柳本康平，果真是他父亲向他们借了三千万日元，结果还没还钱就去世了。

作为独生子的田代被迫不情不愿地签下了代父还债的书面承诺。只是，当时已经利滚利，他要还的金额已经不再只是三千万。那几个人之所以追着田代不放，是因为田代领取了父母的寿险赔偿金。当然，那些钱远远不够归还连本带息的借款。田代拒绝支付，选择了隐姓埋名，躲避他们的追踪。

正像荣海丸的船长所说，如果光明正大地打官司，田代是有胜算的。他不是一个人去战斗，洋平他们也都会支持他。但是，如果最关键的田代本人不出现，一切都无从谈起。

最近，洋平不知道自己是想田代回到这里，还是想让他就这样消失。爱子依然在等田代与自己联系。她坚持说，如果田代打来电话，她会告诉他荣海丸的船长等人也会帮他，田代就肯定会回来。但即便田代真的回来了，如果他不想跟那些人作对，那他肯定还会逃走。这样的话，受伤的还是爱子。

洋平从渔协走回家，也许是因为穿得太厚的缘故，稍微出了点汗。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听到爱子的叫声：“求你了！”

洋平慌了神，顾不上脱鞋就跑了进去。原本以为是那几个男人来家里闹事。但是，进去后却发现家里只有爱子一个人。她将手机的话筒贴

在耳边，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怎么啦？”洋平喊道。

“啊，爸爸！田代君打来的！他在东京站！他说他现在在东京站！”

慌乱的爱子正要把手中的手机递过来，又放回耳边。

“田代君！求你了，别挂电话！真的！爸爸和荣海丸的船长他们都会帮咱们的！”

洋平不由得从爱子手中夺过手机，放到耳边，听见车站站台的喧噪声。

“田代……”洋平喊道。

长长的沉默之后，那头传来田代弱弱的声音，“……对不起……之前对不起。”

“田代，你……没事吧？”

“对不起，”田代继续道歉，“……我本来没想联系的，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对不起。”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已经很努力了。被那些家伙追，无论谁都会害怕的。我也害怕。可是啊，田代，被那些人盯着不放的人，都是没有自信的人。他们知道你没自信，才盯着你不放。喂，你这样逃来逃去也不是办法。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尽力而为。田代，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请让我再相信你一次。”

洋平回过神来，发现对方一直沉默不语，而自己则一直说个不停。一个个无眠的夜晚，这些话都在心头时隐时现。他没有听到田代的声音，只听到车站站台的噪音。

“田代……你没有地方去吧？求你了，回来吧。”

这时，一直在旁边观望的爱子夺走手机。

“喂，田代君！求你了！回来！别担心，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的！我去接你回来。我现在就去接你！银铃！东京站的银铃！你知道那里吧？我现在就过去！我会等你！我会一直在银铃那里等你来！喂？喂！”

对方好像挂断了电话。爱子内心慌乱，又开始在房间里走了起来，说道：“我要去，我去看看。”说完，跑上二楼拿了包，又马上跑了下来。

“爸爸也跟你一起去。”洋平慌了神。

这时已经开始在门口穿鞋的爱子说着“我自己能行，我会跟你联系的”，跑了出去。

“爱子！”

爱子的脚步声沿着坡道跑了下去。洋平没有追。

爱子跑出去之后，洋平坐在门厅的台阶上，等醒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一直盯着爱子的凉鞋，想起去年夏天的事。当时，他去歌舞伎町的保护中心接爱子，回来的时候，在东京站，告诉她没有时间了，可她还是非要买一块年轮蛋糕。最后，两人在车站里紧跑慢跑，在电车即将开车的瞬间跳上了车。那天，车窗外的东京湾的海面为什么那么黑？白浪在海面上起伏，宛若水墨画一般。看着在对面的座位上听音乐的爱子，问她晚饭想吃什么，她说想吃爸爸做的饭团。自己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那时的大海看起来一片漆黑？

当洋平发现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夕阳已经照到了脚边。

“喂？”

洋平将手机听筒放到耳边，爱子的声音与车站内的噪音一起传了过来。“爸爸，是我。”

他在心里祈祷着，等着下一句话，觉得自己会听到“田代君不在了”，做好思想准备，闭上眼睛。

“……我刚买了特急车票。勉强能赶上六点整的那趟车。”

“……嗯。”

“田代君也在。我们一起回去。”

“……嗯。”

洋平吃力地点了一下头。脑海中浮现出爱子和田代两人一起在车站里飞奔的样子。他仿佛看到他们正从去年夏天自己和爱子一起跑过的那个中央大厅朝自己跑来。

“爸爸，我带田代君回去。”

“……嗯。”

爱子说，她将要把自己深爱的男人带回来。洋平拼命保护的这个女儿说，自己以后要保护她爱的这个男人。

“……田代，他还好吗？”洋平问道。

“嗯，没事儿，已经没事儿了。”

“爱子……”

“嗯？怎么啦？”

“不，没什么。路上小心……回来时注意安全。”

洋平说完这句话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忘了拉上窗帘，早晨强烈的阳光照了进来。优马挠着发烫的脸醒来，在床上使劲伸了一个腰，下了床。

今天是星期天。优马打开窗子，盯着旁边公园里的树林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电视，正要去厕所，看到电视里正播放一个山神案总览类的节目。优马本想仔细看一下，但最后还是关掉电视走进了厕所。

一个叫作山神一也的人在八王子杀害了一对夫妻。作案后，他在大阪做了整容手术，在埼玉和九州各地的建筑公司打工，最后逃到冲绳。对整个事件的过程进行梳理的这类节目，已经播出过好几次了。一名生活在叫作波留间的美丽海岛上的少年杀了山神，关于其原因，各大电视台和报纸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或者查查周刊杂志，就会发现故事里还有一个被美国兵强暴未遂的少女，当时山神目击了施暴现场，少年为了堵住山神的口，将他杀害。现在这一点已几乎成为定论。只是，少年不承认这一点。他自始至终坚持说因为自己和山神之间一直有矛盾，所以才犯下杀人案。同样，山神为何要残忍地杀害八王子的那对夫妻，其动机至今还是一个谜团。就像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犯人与被害者夫妻并不认识，因此大多论调倾向于将此案定性为无差别杀人。

优马再一次想到，不管原因是什么，这都是一起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案子。只是，心里虽然这样想，却又真实地感受到这个事件从自己身体中走了一遭。

从厕所里出来的优马打开推特，看着利用连休到曼谷旅游的克弘等人发的他们在海滩或帕蓬巷游玩时的照片。

他们也曾约优马一起去，但优马最后还是拒绝了邀请。

看了一遍推特，冲了个澡，开始做出门的准备。这星期哥哥和友香带着花音去了关岛。有了车，所以他打算一个人去扫墓。和哥哥商量之后，最后还是买下了御殿场的那个能看到富士山的墓地。

东名高速的下行路一路通畅，从御殿场出口下了高速，旁边就有一家花店，优马在那里买了上供的花束。这是友香告诉他的，上次她来的时候发现这家店里的东西比较实惠。

然后又开了十五分钟，将车停在陵园的大停车场。今天的车比上次来的时候还要多。

温柔的阳光让人感到舒适。斜坡上草坪间立着一排排墓碑，优马慢慢地从中间穿过。无论从什么地方，都能看到雄伟的富士山。

他们买下的那个区域位于斜坡的上方。这个区域的墓碑还很少，大部分墓地都还没卖出去。优马走到小小的喷泉广场上，用水桶在水龙头上接了些水，然后走向孤零零地矗立在前方的一块黑色石碑。

优马站在墓碑前，唤了一声。

“妈……直人……我来看你们了。”

说完，他蹲下身子，抚摸墓碑。墓碑上并排刻着母亲和直人的名字。然后，他抚摸着两人的名字，又小声说了一句。“我来看你们了。”

优马在惠比寿的咖啡馆听那个女人说，没有亲戚的直人葬进了公墓。她已经结婚，优马也理解她别无选择。优马没有任何犹豫。哥哥起初反对，说道：“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啊。”

“假设友香跟你结婚半年后死了，你会怎么做？”优马反问，“直人之于我，就相当于友香之于你。”

优马插上买来的鲜花，点上香。烟随风飘逝。

直人从未说起自己得病的事。据说他曾对那个女人说，他觉得一旦说出来，一切都会结束。优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怀疑也许只有母亲知道直人得病的事，猜测直人曾在母亲的病房里对母亲一个人坦白过自己的病情。

“妈，你要保佑哥哥他们啊。直人，妈妈就拜托你了……还有，我已经没事了。这一切都多亏了你。谢谢……直人，谢谢啊。”

优马在墓碑前双手合十。

炸土豆的油腥味弥漫在狭窄的更衣室。泉脱掉脏兮兮的工作服，换上校服。

“咦？怎么穿校服了？今天不是周末吗？”正在身后做事务性工作的女经理问道。

“今天要上补习班啊。”泉噘起嘴来答道。

“啊，对了，泉，下周的周末，真的可以拜托你吗？”

“嗯，放心吧。”

“对不起，这里都靠你顶着。寺内君他们也真是的，去旅行也不早点跟我说。”

“寺内先生他们要去冲绳，对吧？”

“好像说是石垣岛吧。寺内君他们在玩什么水肺潜水。对了，泉，你老家也是冲绳的吧？”

“不是老家。来这里之前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妈妈工作的关系。”

经理听到厨房里有人叫她，走过来对泉说了一声：“回去路上小心啊。”泉笑着说“您辛苦了”，从店里的后门走出去。

春天的夜晚，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泉迈出步子，很快摘掉围巾。她一边往车站走，一边给妈妈发邮件。

“打工刚结束，现在就回家。”

辰哉的事件发生后，“波留间之波”的耕作和瑞惠夫妻想尽各种办法为妈妈找了一份新工作。工作单位就是横滨市内的一家二手车专卖店。这家专卖店的经理是“波留间之波”的常客。他答应收留母女俩，说“如果不介意兼职的话……”。妈妈当然一口答应下来，一边在那里打工，一边找正式工作。

泉也想尽快离开那座小岛，只好听从妈妈的安排。她也答应找一份兼职，尽自己能力所及补贴家用。

搬家十分匆忙。泉在警署向刑警讲出真相的第二天，很多媒体都跑到星岛进行拍摄取材。当天，岛上的所有居民都知道了辰哉杀害田中的真正原因。当然，大家也开始谈论辰哉要保护的那个女孩，知道了她的名字。

很多人来劝妈妈去告发美国兵。那个叫北见的刑警也说自己可以提

供咨询建议。他几次三番地特意跑来见泉，说这也是为了辰哉好。当然，泉也知道自己应该那么做。但是，最后她到底还是没能鼓起勇气。

她和妈妈准备悄悄离开海岛的那天晚上，若菜到码头为她们送别。

“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对不起。什么忙都没帮上，对不起。”她不停地哭，泉也控制不住泪水。

泉知道自己应该对若菜说：“辰哉做出那种事都是因为我。”而且，她还期待若菜对自己说：“不是你的错。”

但是，两人只是相拥而泣，到最后谁也没将这些话说出口。

泉从位于闹市的工作地点坐上公交车，换乘之后，回到自家租住的公寓。打开门，看到妈妈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她说了一声“我回来了”，一边从妈妈背后穿过，一边问道：“今天吃什么？”

“花式炒饭和猪肉汤。马上就吃吧？”

“嗯，肚子都饿瘪了。”

狭小的饭厅的桌子上放着两封信。好像是前几天妈妈应聘的公司寄来的未录用通知。

“妈，好歹也记住几个车名了没？”

泉带着开玩笑的语气问道。

“别小瞧你妈啊。”妈妈在厨房里笑了起来。但是，在现在打工的地方，她好像还是不太舒坦。狭小的饭厅的餐桌上放着一张没写完的简历。经理擅自决定雇她来打工，可是据说他妻子从一开始就反对，说：“咱家根本没钱雇帮工。”

泉打开拉门，走进里间。正要打开电灯，突然感到浑身无力，直接坐到了榻榻米上。

“因为我曾相信他，所以才无法原谅他。”

据说辰哉这样回答警察。

看到星岛废墟中田中的那些涂鸦时，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认为田中有一天会将泉的事泄露出去？

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辰哉都缄口不答。据说，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因为我曾相信他，所以无法原谅他。”

泉上周偶然看到了那个叫北见的刑警。很久没去新宿，那天泉和妈

妈两人去新宿的一家手工材料专卖店。途中，那个叫北见的刑警正站在电影院前查看电影的放映时间，然后他看了一下手表，走进剧场。独自一人。

“妈，在这里等我一下。”泉不由得追了上去。虽然没有勇气上去搭话，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动。

刑警正在售票处排队。轮到他的时候，他买了一张票，乘扶梯上了楼。

刑警周末独自来看电影。仅此而已。但是，泉却觉得这个场景十分残酷，觉得所有人都已经把辰哉的事抛到脑后了。

在昏暗的房间中，泉又打开了辰哉的信。信的内容早已熟记于心，即便在昏暗的房间里，那些字也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泉写了三封信，才终于收到辰哉的这封回信。

小宫山泉小姐

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是否应该给你回信。但是，有一句话无论如何我都想对你说，因此最后还是决定写这封回信。说法可能稍微有点失礼，还望见谅。

我这次做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你。所以，希望你能尽快忘掉这件事。

知念辰哉

泉将信放回信封，盯着昏暗的窗，感觉窗外是波留间岛上那片广阔的大海，爬了过去。她感觉打开这扇窗，前方就是耀眼的蓝天与大海，辰哉坐在阳光下的石墙上。

泉心中祈祷着，打开窗。

窗外是一家小小的投币式停车场。一辆汽车正要开出去，车灯照亮狭小的停车场。因为停车场太小，要倒好几次车才能改变方向。每倒一次车，车灯就照亮水泥砖墙、柱子和地上的白线。

(1) 1965～1974年。

(2) 指原本住在城市里或出生在城市的人移居乡下。

(3) 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

(4) 日语原文为叔叔，是以明日香的口吻说的，这里按照中文习惯从大吾的角度翻译成姥爷。

(5) 位于日本静冈县东部，富士山脚下。

(6) 在日本有每月的忌日扫墓的习俗，当然实际能做到的人并不多。

(7) 在日本，很多企业将周三设为不加班的日子。

(8) 指发生于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

(9) 沓挂的日文发音。